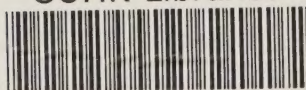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4226414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C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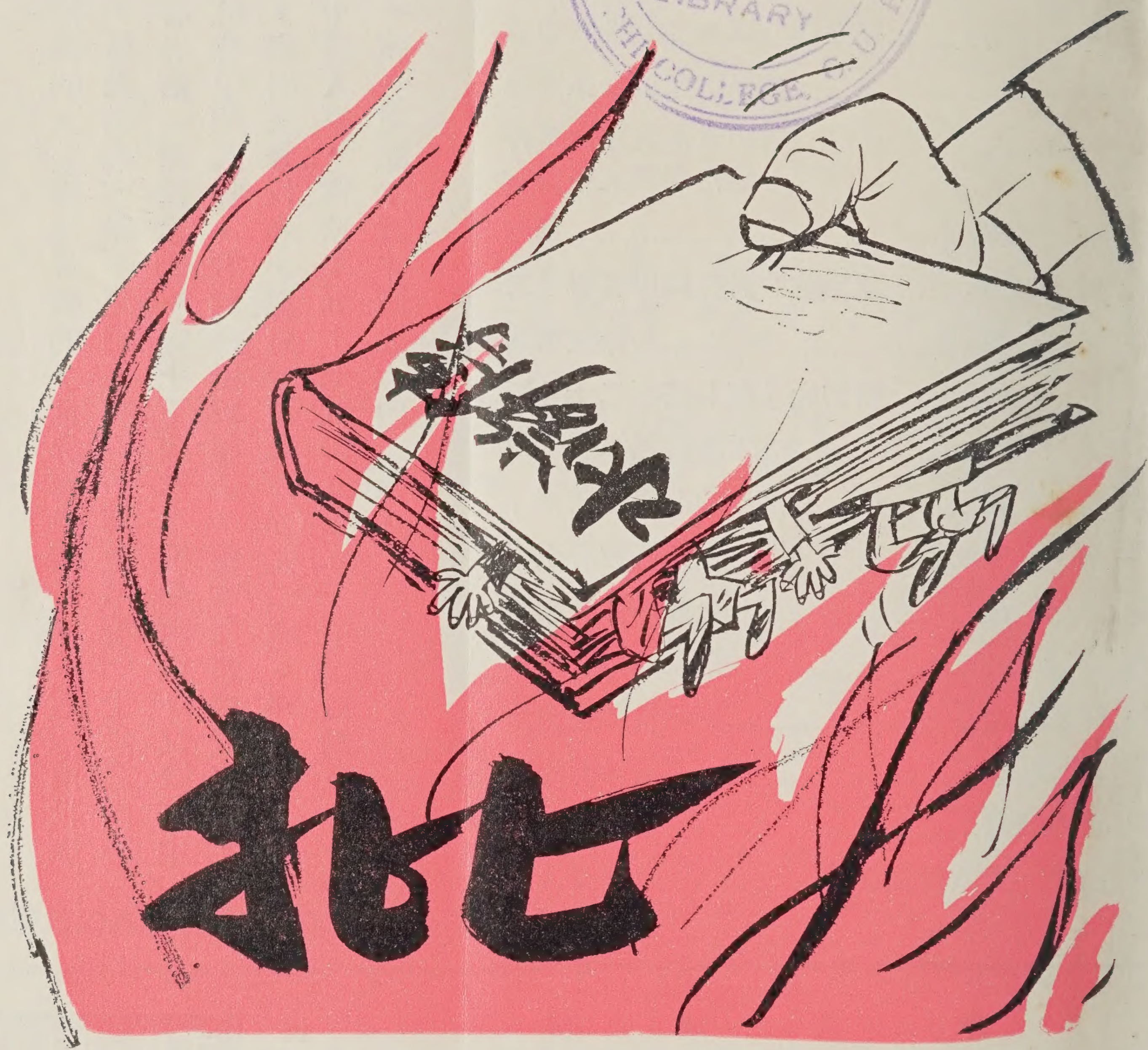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一四期 新117期）

CHUNG CHI COLLEGE LIBRARY 20 OCT 1975

「誰被夾在裏面？」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一四四(新117)期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從下流到上流」出版

左拉說：「下流是髒的，上流也是髒的，世界都是髒的。」這種憤世嫉俗的說法，未免太過。馬森亮的「從下流到上流」，卻是本着「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而構思的。從上下流社會的黑暗面，反映其中的光明面；將此兩種社會中的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在本刊連載發表時，曾獲得讀者普遍歡迎，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五元二毫。經售處：香港禮頓禮道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 雜誌 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一四四(新117)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支持留美中國同學會正義行動



自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倒運政棍尼克遜經過中共走狗基辛格的牽針引線到北平「朝聖」後，大批「美籍華人」趁着所謂「中國熱」的浪潮紛紛「回歸」表示「認同」。待「訪」完大陸出來經過香港或返抵美國後，爭相寫那種昧着良心罔顧事實往中共臉上貼金的「文章」，如河南活「墮子」趙浩生、死「墮子」史誠之都是例子。由於「回歸」的人越來越多，離開大陸後發表的「談話」和所寫的「文章」，豈止是胡說八道，簡直是令人作嘔。因爲這種數典忘祖的投機分子被北平烤鴨等油膩迷住了心竅，被「人民幣」幪住了眼睛。除了侯榕生女士等極少數人出來還說了良心話外，絕對多數是「好字當頭」，把屠殺中國同胞、壓榨中國百姓，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中共政權，捧得天花亂墜，完美無缺。因那是百分之百的謊言，並係出之於來自美國的什麼「學人」、「教授」、「作家」、「記者」之口或筆，欺騙性自然又大了一些。就因爲這樣，絕對多數反共愛國華僑，對「美籍華人」無不產生一種強烈反感，不少人一聽到「美籍華人」這個名詞，首先就表示反感，至少要弄清他們的立場才敢和他們說話。

一篙子打死一船人的說法和做法，都是不客觀的，其實，在「美籍華人」和留美學生中，是有不少人愛國家愛民族，並且堅決反共的。前讀留美中國同學會二十一位理事日前於華盛頓集會，對國內同胞在動蕩不安的世局中，能上下一心共體時艱深表敬意，並公開發表一封給全國同胞的致敬信。他們代表旅美的留學生，共同發出了這樣誠摯的呼聲：「我們有一共同體認：我們的前途，完全依存在中華民國政府上；我們的希望，也完全寄託在中華民國政府上」。這種血濃於水的情感，眞是任何力量都無法分割！疾風知勁草，國難顯忠貞，凡我海外僑胞，只有一致體認到：中華民國不存在，我們均將死無葬身之地！必須有鐵樣的信心，誓死擁護中華民國；更必須有犧牲的決心，堅決反毛反共到底；全國上下一心一德，海內海外凝成一體，中共即或眞的是「鋼鐵長城」，也必在我們正義的無比的巨大力量下被打得粉碎。

讀了留美中國同學會的那封充滿反共正義、民族感情和愛國赤誠的對全國同胞的致敬信，不僅令人感奮，更覺得絕對多數旅美中國學生的可愛、可敬！

信中於痛述一些亞洲國家懼共媚共的引狼入室行徑，終必惹火燒身後指出：而我們「引以爲傲的是我中華民國屹立不搖、中流砥柱的精神，我們可以想見，在慶賀高棉、越南赤化而以『領導者』自居的毛共匪酋，思及近在咫尺，卻難越雷池一步的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其內心之羞愧、痛恨，眞是無以名狀，而中華民國之令毛共如骨鯁喉，如芒刺背，無更是無庸置疑，這也就是其分化、滲透、離間、挑撥、打擊、孤立，無所不用其極，但求置中華民國於死地的原因，然而在其黔驢技窮，一籌莫展之後，中華民國不但固若金湯，而且愈挫愈奮，不但不爲其『統一』、『和談』的糖衣毒藥所迷惑，亦且枕戈待旦，整軍經武，隨時準備迎接反攻的號角，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能不令全世界所有具良知的人們喝采？能不令短視的美國當局『汗顏』？」

好！這段文字不僅抓到了中共的痛處，也觸到了美國朝野的癢處。就因爲中共一直視我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揚譽於世界，特別是蔣經國先生擔任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主席後，豈止是「如骨鯁喉，如芒刺背」，直似如索勒頸，如刀刺心，所以才出盡各種惡毒手段，繼續進行分化，滲透、離間、挑撥等陰謀。如繼表演十名「戰俘回台」澈底失敗後，又搞什麼「釋放武裝特務」把戲，都是中共狗急跳牆的醜惡表演。對此，我當局應一本「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根本就不必理會，這樣中共的醜劇必是自導、自演、自己下幕進而以失敗終場。

該致敬信中還說：「雖然留美學生中，有少數數典忘祖、恬不知恥的跳樑小丑，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學，都是心繫中華民國的。我們在發起一項運動，除了全美中國同學外，更聯合反共的美國地方人士，上書福特總統，請其取消訪匪之行」。

這是一項有意義的愛國行動，相信，國內及海外同胞一定支持他們。希望同學們克服阻力，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你們說的是偉大黃帝子孫的聲音：「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更引以爲傲」！



港大中大新左派活動受注意
政治部監視十六名頭頭活動

港大、中大左派學生，不斷煽風點火，製造事端，社會安寧備受威脅。港府透過有關部門，滲透左派學生組織，深入調查，列有一張十六人新左派學生頭頭的黑名單，特別監視其活動，以防羣眾受煽動而引起暴亂。港府此舉，顯示對安定社會的決心，值得讚許。

萬人傑

港大中大．左派學生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左派學生組織，相當活躍，不少教授、講師和助教等，因遭受政治壓力而悄然引退。

究竟這些左派學生組織由何方組織，目的何在，頗爲社會人士關心。一來，不少人有子弟在這兩間香港最高學府求學，誠恐他們受到感染；二來，這些左派學生組織發動的一些運動，直接影响社會安寧。香港地位特殊，對政治非常敏感，這些運動，隨時可能成爲燎原之火，一如六七年的港共暴動一樣。

每次學生運動，似乎都搞得「有聲有色」。這種種活動，必須有「經費」支持，譬如一次「控訴大會」，單是遍貼港九的海報，已花掉不少金錢，絕不是一些學生哥經濟能力所能負擔；又如「認識祖國」，也花了很大數字的一筆，雖然說有紅色大肥貓一張支票頂順，可是他們的運動是否眞的爲港共或中共支持，倘成疑問。因爲，有時左派報紙又把這些「搞屎棍」學生哥稱爲「托派」，顯然他們並非一條陣線。

除了在港大、中大內的左派學生，還有在外面互相呼應的刊物。

他們的態度，很難令人捉摸。說他們和港共有關連，又似乎彼此間並不一致；說他們沒關係，其「鬬爭」目標卻是一樣。

左傾也者．有奶是娘

有一本以大專學生爲對象的雜誌，歷史算得不淺，時出時輟，卻一貫是散播新左派論調。時出時輟的原因，看來是由於經費，可能不固定地有人給予支持，拿到錢時便出；拿不到便停。不過在左派學生眼中，倒相當重重這份雜誌。

最近雜誌會攻擊一個左報老總，這老總是負責在香港搞文化統戰的，在港共中地位算是很高。雜誌攻擊他曾企圖「收買」他們，把彼此間的談話內容也發表了。大概雜誌發表這些消息，是表示並非獲得港共的支持，以示他們的「獨立」地位。

可是這位具有豐富文化統戰經驗的老總信心十足，結果另闢蹊徑，終於就把這份雜誌搞掂，目前雜誌的言論已有所改變，一派親毛理論，被「收買」的事，也絕口不再提了。

照老萬觀察，左派搞學生運動，不是單方面的，左派中也有很多不同派系，譬如，毛派、托派、蘇修，或者又是劉鄧餘孽的反毛派，因此，他們雖都是左仔，但立場、態度有所不同。在港大、中大的左派學生，屬於那一類，不易弄清楚。正如那份雜誌一樣，他們隨時會「變」，要看誰能給予足夠「支持」而轉移。

滲透大學．揪出頭頭

有關左派學生在港大、中大的活動，不但香港居民注意，港府當局也漸漸關心了。

據悉，政治部爲了解這些左派學生組織眞相，派出幹員，滲入中大、港大學生組織內，作深入調查，對他們的活動情形，已漸漸弄清楚。他們調查所得的結果，認爲港大、中大左派學生活動，和港共沒有「直接連繫」，至於他們眞正的支持者，還須作進一步調查，始能確定。

港府對這些左派學生並不打算採取行動，只是暗中監視，防止難以控制的活動，或過份挑動市民情緒的言論行動，以免演成暴亂。

經過多時的偵查，認爲兩大學裏的眞正左傾學生不多，參與這種活動的，大部分是盲從附和，搖旗吶喊之輩。他們在這些人中揪出居然領導地位的頭頭只有十六名，這十六名大學生，列入偵查黑名單內，對他們的一切行動，都予以嚴密監視，如發現他們發動煽動性的活動，則及時予以遏止，以免造成不安。

這一切暗中進行的工作，可能左派學生搞手還未清楚，其實他們最近的活動，已逃不過當局耳目

。這十六名左派學生頭頭被控制，大規模活動便不經能再有，這也是安定香港的要着。

青年學協・最爲活躍

近來最爲活動的，是一名在港大念中國文學系的女生，叫崔××，有一個學生組織叫「青年學生協會」，由她領導的這協會發展得很快，據說現在已有千多名會員，他們搞的活動很多，不過表面上還只是搞些旅行、遊河之類的康樂活動。

這會發展迅速的原因是用「原子分裂」方式去吸收會員。譬如，成爲會員之後，必須介紹（說服）另一個親友加入，因此很快便發展到目前狀態，且繼續發展下去。

港府當局正注視它的發展，也注意到他們的活動是否含有政治性。更要摸清楚崔××是不是一名職業學生，她背後支持人是誰，相信，她可能已被列入十六名學生的名單內。

不過，左傾學生的活動不限於港大及中大，人所共知，在浸會活動尤甚於兩大，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書院，也有同樣活動。不過，這屬於私人的教育機構，政府不便直接干預，因此政治部的滲入調查，僅限於港大及中大。

兩大學生每年花掉香港納稅人不少金錢，如果還成爲香港人安全的威脅，那是「貼錢買難受」了！

日托份子・建立基地

據「萬人日報」記者採訪所得消息：港大、中大左派學生陣營呈現分裂，一批自命爲新左派的分子在「美帝」、「蘇修」與「日托」資助下，向「毛派」爭權。「毛派」爲此已做好防禦準備，不讓新左派奪權成功。

「美帝」、「蘇修」大家瞭解了，「日托」是什麼東西？就是日共分裂出來的「托洛斯基」派。他們與日赤軍的作風，大致相似。激進、衝動，像日赤軍做的事，他們也會效尤。

據說：「日托」已在香港建立基地，吸收了一批學生，除了港大、中大外，還有其他專上學院的學生。不過，到目前似乎還沒有演變成日赤軍的可能性。

引起香港政府關心的原因，他們的活動，多半針對港英政府。譬如，不久前，當英女王伊利沙白蒞港訪問時，他們想乘機製造事端，可是這種活動得不動羣眾同情，同時警方防範週密，搗亂分子無所施其技，因而英女王在訪港期間，得以安然渡過，未發生紛亂事件。

不過，經這次事件後，香港政府對學生的活動也不能再熟視無睹，透過有關部門，深入偵查他們的活動情形，作好防範。同時，收買了一些左派學生，作爲他們的內線，因此對左派學生的活動情形，香港政府其實瞭如指掌。

安定社會・具有決心

港大、中大十六名被列入黑名單受到當局監視的左派學生，並非「無產階級」，他們中不少出身富有之家，且擁有私家車。也許，他們之成爲新左派學生，是缺乏家庭教育及家庭溫暖所形成。

這些新左派學生與日本的「赤軍派」，美國的「共生解放軍」，巴勒斯坦的「解放陣線」間有沒有聯繫，不得而知；但他們的作風卻相類似，如果由目前的活動演成暴力，會幹得更激烈了。

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們的活動情形，而是背後支持者，其爲「蘇修」、「日托」或「毛派」有很大的分別。深入調查後的港府人員認爲他們與港共沒有直接聯繫，相信這報告無非用來應付港共。

如果這些左傾分子與港共無關，他們可以用較嚴厲的手段應付；如果他們由港共撐腰，便不免有所顧忌。

如上文所述的那一家雜誌，本來不是毛派，卻禁不住「人民幣」的誘惑，終於成爲中共馬仔，這和港共又怎能說「沒有直接關連」呢？

不過，港府注意到兩家大學的左傾活動，表示港府對安定香港具有決心，港大、中大左派學生的活動，自然會受到相當限制了。



出現大陸的反毛漫畫

論中共批判「[…]」

中共報刊借題批判「水滸」小說

中共於旬月前開始，突然大肆攻擊我國古典小說「水滸」，其重點在於所謂「投降主義路線」上。北平「光明日報」、「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都在這方面大做文章。

「光明日報」八月廿三日，於其增闢的「文學」雙周刊創刊號中，全版刊出了如下多篇文章：「致讀者」（發刊詞）、「『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共軍某部劉禎祥、聶敬華作）、「『聚義廳』與『忠義堂』」（北京汽車製造廠工人文藝評論組作），及「近年來『水滸』評論簡介」（晚黎作）。香港「文滙報」與「大公報」於八月廿六日，迅速分別轉載了其中部份的文章。

「紅旗」雜誌九月一日出版的一九七五年第九期，也闢出了包括下列六篇文章的「用『水滸』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專欄，刋出了「魯迅・論水滸」、「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短評）、「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學習魯迅對『水滸』的論述」（方言亘作）、「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作）、「評『水滸』的投降主義路線」（鍾古作）及「叛徒的頌歌」（山東利津縣回鄉知識青年趙安亭作）。（以上作者姓名，係據大陸電台播音錄寫）。

北平「人民日報」於八月卅一日，亦以第一版全版篇幅，撰文攻擊「修正主義」及「投降主義」的宋江。

玆就所獲八月廿三日「光明日報」有關攻擊「水滸」的四篇文章內容，先予簡析：

該報「文學」雙周刊創刊號發刊詞「致讀者」一文，一開頭卽說明批判「水滸」這部書的作用及意義所在。說這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極好的反面教材」，「教育人民羣眾懂得什麽叫投降派，劃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對於學習論理反修防修」，把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極爲重要意義。」

他們批判「水滸」的立場準繩，最高指導原則爲毛的一段講話：「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至其主要觀點引用了魯迅的一段文字：「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爲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因此，現在中共特別重視宋江把梁山泊上的「聚義廳」改爲「忠義堂」的一回事，據稱雖只一字之差，卻代表着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聚義」是要造反到底，「忠義」則蓄意歸順，「一詞之易，把這個投降派（按指宋江）的醜惡面目暴露無遺。」

中共文章將「水滸」中的人物，劃分爲兩大類：一類是以宋江爲首的投降派，「多數是混進農民起義隊伍裏來的中小地主和失意官吏，甚至還有像盧俊義那樣的大地主，他們同以高俅爲代表的大官僚統治集團

農民戰爭限制在只反貪官的範圍以內，絕不允許反皇帝。」這類人物在投降之後的下場，是被皇帝招安去打另一農民起義軍的方臘，立功歸來受到御賜酖酒而殺身。另一類是李逵、吳用、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他們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堅持革命，不願投降，他們痛恨貪官、惡霸、官府、官軍以至大宋皇帝這些壓迫人民的『鳥』東西。」只因李逵錯用濫用「義」字上面，改變了立場跟隨宋江去打方臘，最後在宋江自酖之前，被宋江先行酖死。中共文章指出：「投降主義者是得不到羣眾的。在梁山農民軍中，當下辭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跟着宋江去招降的卻只有五七百人。」

中共文章舉出了一九七三年以來，大陸對「水滸」小說的批評，數量雖不多，但其觀點尙未能統一。分歧如下：㈠在對該書全部內容的批評上，其不同的觀點，計有(1)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它不是一部好書，(2)揭示了官逼民變，亂自上作，對明清兩代農民起義，起過積極作用，是一部好書；(3)旣一面歌頌農民起義的反對封建行動，卻又一面通過宋江形象宣揚孔孟之道（忠義），是一部情況比較複雜的書。㈡在對宋江形象的不同評價上，計有：(1)「水滸」中的宋江，與歷史上的宋江不同，是儒家的信徒，農民起義的叛賣者，封建統治者的忠實走狗；(2)宋江是個正面人物，雖然他有妥協，動搖的一面，把忠君招安思想帶進革命陣營，但仍不失爲農民起義領袖的形象；(3)宋江的思想性格充滿了深刻矛盾，因而塑造成其旣是梁山農民起義事業發展興盛的關鍵人物，又是起義軍變質的關鍵人物。是以中共今天要肯定宋江是投降派，而投降派只是羣眾中的少數，其下場也是死路一條；要「革命派和投降派劃清界限。」

至於「紅旗」雜誌九月號的六篇文章，及「人民日報」第一版全版的文章，其立論當與此不相上下，下面再行介紹分析。

「水滸」故事開始流行於南宋。宋史載：北宋末徽宗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巨盜宋江嘯聚山東梁山泊，侵擾十郡，爲知州張叔夜所招降。至浙江方臘之亂，在宣和二年，經名將韓世忠所討平，此後，宋江等沒有替官軍效力。宋元之交坊間流行的「宣和遺事」稗史，描述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泊聚義始末。其後此一故事大大發展，而人物也增至一百零八條好漢之多。

「水滸傳」傳世版本所知有六，明末清初文壇怪傑金聖歎，刪定元末施耐菴所作正傳七十回及楔子一回的版本，以之與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紅樓夢等，稱許爲「天下六大奇書」。自是三百餘年來，此書家喻戶曉，成爲我國最暢銷的古典小說之一。中共過去對此小說尙無惡意批評，毛澤東等且常稱道「三打祝家莊」的故事。「文革」暴亂起後，此書與其他古典小說，同遭無形被禁的厄運，至一九七二年，中共始作有限度地恢復印售，但購書者要結合自己的思想作書評，雖均遵循所謂「毛澤東思想」爲立論根據，不少觀點無法一致。

一九七五年二月以後，中共掀起了「限制資階級法權」運動，北平各大學隨卽出現了「批判宋江」的小冊。此次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相繼大肆攻擊宋江，借題叫罵混入共黨內部的「資產階級」分

，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從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面目。」這等叛徒乃當前毛江「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敵，必須和他們「劃清界限」，把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堅持到底。

中共此時突然大舉批判「水滸」，並且提出了「現代投降派」的名詞，當有其深刻的現實意義，究竟所指對象為誰？目前雖尚未明朗，但可約略反映出中共當前內部存在着路線鬭爭和黨內反毛反共轉向國府的投降派的事實。

毛澤東批判「水滸」的意圖

茲將中共批判水滸傳的發展情形，分述如次：

㈠北平光明日報於八月廿三日，增闢「文學」雙周刊，在其創刊號中刊出批判「水滸」的四篇文章後，復於八月三十日，提前刊出第二期，稱為「文學」雙周刊增刊，仍為批判「水滸」的專號，內容計有梁效所作「魯迅評『水滸』評得好——讀『流氓的變遷』」，「首都鋼鐵公司」高彬所作「『反詩』不反」和勞樟所作「解放以來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水滸』評論簡介」等三篇。

㈡八月卅一日，北平人民日報於第一版提前轉載了九月號「紅旗」雜誌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以及以第二版刊出的『魯迅·論水滸』短文，與竺方明所作「評『水滸』」長文等兩篇。

㈢九月一日出版的九月號「紅旗」雜誌，以「用『水滸』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專欄，刊出了短評一篇，及方岩梁所作「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學習魯迅對『水滸』的論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所作的「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評『水滸』」，鍾谷所作的「評『水滸』的投降主義路線」，和山東利津縣回鄉知識青年趙安亭所作的「叛徒的歌頌」等五篇。

㈣九月四日，人民日報復發表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社論，經新華社於前一天發出電訊，由各地共報於四日同日刊出。

㈤中共此次大肆批判「水滸」，係出自毛澤東本人之意。各省（市）區，已開始進行羣眾性的學習毛澤東指示運動。

據「人民日報」九月四日社論稱，遵照毛澤東指示，該報及其他報刊開始了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社論引述以毛澤東最近對批判「水滸」的兩段「指示」其一是：「『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其二是：「『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鬭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鬭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我們於此可獲知中共批判「水滸」的眞正意圖所在。現將「人民日報」該篇社論的重要內容再行介紹如後，其內容即可作是中共對此事的立場。

該社論首即明白指出：「對『水滸』評論和討論，這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鬭爭……，希望廣大工農兵理論骨幹，專業理論工作者，廣大幹部和羣眾，積極參加這個討論。」該社論要求澈底弄清「把宋江這個投降派

「滸」的意圖

項楚

說成是革命派；把歌頌宋江的修正主義說成是『歷史唯物主義』；把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同堅持農民起義的路線混為一談」諸問題。

該社論進一步稱：學習和領會毛澤東的指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對於我們黨和人民，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

該社論肯定指出：「我們黨五十年的歷史證明，凡是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劉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們都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

至於九月號「紅旗」雜誌的短評，其重點在於說明幾個重要關鍵問題：第一、「水滸」極力歌頌宋江，而把晁蓋排除於一百零八人之外。這完全是為了宣揚投降。第二、「晁蓋死後，宋江竊取了梁山農民革命的領導權，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強行通過了爭取『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宋江對晁蓋起義路線的『修正』，是對農民革命的背叛，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是搞修正主義。」第三、「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吳用、阮氏三兄弟不願意投降，堅持了農民革命的立場。但由於領導權掌握在宋江手裏，終於使這支農民起義隊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臘，做了反動統治階級鎮壓其他起義軍的幫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證明，搞修正主義要當投降派，出賣革命，充當反動派走狗。」第四、「宋江同高俅的鬭爭，其實質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鬭爭。宋江是地主階級內部一個派別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對皇帝這個地主階級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對貪官，不過是為了效忠於皇帝，維護反動的封建統治，在統治階級內部爭得一席地位而已。」第五、「為什麼高俅殘酷鎮壓不能打垮梁山農民起義軍，而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卻能很快瓦解這支隊伍？這是因為鑽進農民隊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鬭爭』，掩蓋了他們同地主階級的實質，掩蓋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只不過是地主階級的內部一派反對另一派的矛盾。這樣，宋江就有機可乘，使投降主義得逞。」第六、「李逵由於缺少階級分析的觀點，雖然沒有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卻讓宋江用毒酒斷送了性命。這個慘痛的教訓，是值得革命人民永遠記取的。」

我們從「人民日報」社論及「紅旗」雜誌短評中，可以充分看出毛澤東攻宋江為「投降派」的用心所在。原來毛澤東自比為晁蓋，他最耽憂在他死後，其接班人宋江一類，修改了他的左傾的政治路線，使其遭受鞭屍之厄運。他一方面指罵企圖修改其政策的人，為「搞修正主義的投降派，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他們和劉少奇、林彪一樣，都是向「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投降」的；其最後結局，只是充當「反動派走狗」，像宋江一樣不得好死。他另一方面警告中共內部，不要給這些「鑽進農民隊伍，掩蓋其地主階級實質」的宋江一類所矇蔽，因為他們把「領導權掌握在手裏」，便要背叛「農民的革命」，替「反動派」充當幫凶，大家最後「雖然沒有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卻讓宋江斷送了性命。」毛澤東自認此乃「現在和將來，本世紀和下世紀」的重大問題。可知其殷切寄望於藉批判宋江所能產生的政治作用。

越南撤僑引起的風波

岳騫

本刊三九八期刊出拙文「由越南撤僑論我國外交」，當時是爲越南死難陷共僑胞聊作不平之鳴，不免對失職外交人員有所批評，寫過之後，自以盡了個人責任，也就算了，我輩小百姓又住在海外，無權無勇，總不能去台北同許大使打官司。誰知偏有好事的張羽竟根據拙文向監察院提出訴狀，監察院不得不派出兩位委員進行調查，既而中國時報報導此一消息，刊出部份拙文，台北新夏雜誌又全文轉載，對此事知道的漸多。也就因此引起許大使方面的反擊，日前又收到讀者顏韓庚先生寄來九月三日出版之「工商導報」有一位榮廷俊先生對本人提出攻擊，又有朋友寄來六月十日出版之台北「展望雜誌」，亦對許大使有所指責，九月二十五日越南僑選立委阮樂化神父又在立院提出質詢，經次日「中國時報」刊出，此案鬧得如此之大，確非始料所及，茲將各方文章刊出，俾讀者明瞭眞象，先刊出榮先生大文，有關榮先生對本人攻擊各點，當逐點提出答覆。

許紹昌辦理撤僑工作未能盡職 是耶？非耶？

監察院進行調查・真相有待澄清

榮廷俊特稿

（本社訊）頃閱報載署名「岳騫」者，以「由越南撤僑論我國外交」爲題，在香港「萬人」雜誌周刊第三九八期發表，其主要內容，乃在對我前駐越南大使許紹昌，處理有關撤僑未盡理想，有所指責，香港僑民張羽其人，影印該文據以函請監院調查，而監察院外交委員會亦經開會決定，推請劉耀西、葉時修兩位委員，就上述問題之經過情形及責任，進行調查。

前駐越南大使許紹昌，從事公職多年，諒必具有「聞過則喜」之涵養，監院正在調查期中，相信許大使不致對外界擅作辯駁，更相信許大使必將以冷靜而理智的胸懷，熱切的歡迎監院，以嚴正的立場，來澄清事實眞相。

姑無論許大使所持態度如何，亦無須對監院之調查有所置喙，僅以客觀的立場，對此一問題，畧述管見於後：

一、「撤僑」二字，值得推敲：該文署名「岳騫」者，所謂「撤僑」二字，就其字義解釋，應指凡是華僑都應撤離越南，接運回國安置，然就越南現況而言，中華民族旅居越南者約一百五十餘萬人口，其中取得當地國籍之華裔約佔百分之九十八，僅有百分之二的華僑，如在戰亂逃生的狀況下，華裔與華僑，能否予以明確劃分，實在是值得斟酌的大問題，既言「撤僑」，百分之九十八的眾多華裔，自必皆以華僑自詡而要求撤回祖國，能拒絕乎？不可！能准予所請乎？不僅許紹昌大使礙難照辦，就是動員更大力量，似乎亦難週全，牽涉問題之廣，豈能輕言「撤僑」？無已，似以救僑援僑較妥。

二、檢舉動機，首應查明：我國處境與舉世友邦不同，面臨共匪強敵，正以各種不同陰狠方式，打擊政府威信，動搖民心士氣，我們贊成舉國上下，對國務時事，有善意且有建設性批評檢討等言論自由，但反對假自由之名，捕風捉影，惡意中傷之言論，原文作者所提各節，曾否循正當途徑函詢外交部？有否列舉事實，函請監院調查？如果捨這些正途而不由，信筆爲文，在海外雜誌任意披露，動機何在？如果原作者，確是無法回祖國而因愛生恨，此種下意識作法，殊堪同情，否則，別具用心，以似是而非之論點，表面對許紹昌個人作人身攻擊事小，實則間接損傷政府之威信事大，原作者此舉之眞實動機究竟何在？似應首先予以查明，以免親者痛而仇者快。

三、證明規費，事出有因：據多方瞭解，本（六四）年三月下旬起，越南局勢緊張，越籍華裔，蜂湧至大使館，請求發給「華裔證明書」，俾便必要時，持此證明，向我駐外使領館或國內機關，申

辦我國護照或其他佐證文件，駐越使館奉政府指示，權衡發給越籍華裔證明四千餘件，均遵政府規定，每件收行政規費美金二元（折合越幣一千四百元），全部依法繳入國庫，外傳有「三、四萬人」前來大使館繳交「登記費」，而將「行政規費」誤為「登記費」，「四千餘人」誤為「三、四萬人」，豈非捕風捉影而何？果眞如所言為「三、四萬人」，從時間上分析：概定每辦一份證件用時五分鐘，四萬人則需廿萬分鐘，計三千三百卅小時，合為一百卅餘個晝夜，在時間上不允許，另從人力上分析：該使館總人數究有多少，無法得知，要為四萬人服務，要收四萬人之「登記費」，試問需要多少工作人員，才能勝任完成「收費」任務？原文批露不實，無須多贅，其理自明。再從空間分析：若三、四萬人至使館繳登記費，彼等需要排隊站立之空間，越使館駐地，有無容納三、四萬人集結待辦手續之廣場？相信頗成問題，此種事出有因，而又不明眞相之指陳，似不值一評。

四、中美撤僑，不宜併論：據瞭解：美國當時在越南，可以大聲急呼「撤僑」，一則美僑在越不多，居住集中，另則美在越南有大批之飛機與船艦可作交通工具，三則因美僑集中居住，聯絡通知方便，四則美在越南居於主宰地位，進退出處，瞭如指掌，而我之駐越使館，不能與美國相提併論，一則華裔與華僑人口太多，另則居住分散，且多持等待觀望態度，三則在該國居於客卿地位，必須尊重所在國之法律，例如，百分之九十八的廣大越籍華裔，越南在法律上已不承認我國華僑，故對其出境管制極嚴，尤以戰爭惡化之時，該國為維繫民心士氣，更不宜對越籍華裔有所例外。

五、座車空船，訛傳失眞：傳言許大使未盡心竭力援救僑胞，卻將座車先行運回台灣，而有一船僅撤僑十人返台，事實是否如此，監院定會明查，不過，據多方瞭解，使館曾有僚屬私有汽車，尚在越南並未惡化之時，按規定繳納稅金運費後，交商船運回台灣者，是許大使之僚屬個人合法之商業行為，並非許大使之座車，此乃訛傳之一，另則傳言我海軍的接運僑胞工作，除了第一批十名是直接從西貢撤出之外，其餘的都是自己買了漁船自行逃生，在海上由海軍救起，這不是海軍的軍力不夠，因為他們無法登陸，而是大使館在陸地上沒有給他們較多的「人」，以儘搶運載運之責等指陳，據多方瞭解：我國政府曾於四月間，應越南政府情商，先後派出登陸艇四艘赴越，擔任協助運送戰區難民及救濟物資至富國島之任務，四月中旬以後，戰事吃緊，該項任務，無法繼續執行，我艇兩艘，先行航返台灣，另有任務，其餘兩艘，留泊頭頓外胞，以備最後救援難胞之用，使館自四月上旬起，即分別口頭勸告僑胞，早赴頭頓，以便屆時攀登我艇或美方船艦逃生，所謂第一批船僅接運僑胞十人，亦係不明究底之誤傳。

總之，越南失守後，該國人民（包括一百五〇萬華裔僑胞）的心情是流淚逃命，何去何從，多感茫然，在此種亡命的心境下，當時皆難把持，諒許紹昌大使亦將無能為力，我們「要以聖人相勉，勿以聖人相責」為着眼，故走筆至此，對淪陷越境的華裔僑胞，表示無限關懷外，亦對歷經戰火驚擾的許大使及其從員，謹致慰問之忱。（工商導報）

一、榮文指責「撤僑」二字用的不當，這個名詞當不當，我不願浪費筆函解釋，因為台北報紙刊物皆是如此說，如果不當，其過不在我，榮先生應當質問中央日報才是。

二、榮先生指責我為什麼不函詢外交部與監院，如果事無大小都要函詢監院、外交部，要輿論幹什麼？報紙刊物絕對有權力對某種不合理事件提出報導，榮先生應當去問外交部，為什麼輿論紛紛提出批評時，外交部對許大使無一言相詰，榮先生不問外交部而問我，未免找錯了對象。

三、榮先生說：「如果原作者（指筆者），確因無法回祖國而因愛生恨，此種下意識作法，殊堪同情……」

對於榮先生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但是，還請榮先生收回這份同情心，這不是我不識抬舉，實在是用不着，政府遷台北之後，我究竟回去過多少次，自己也記不起，只記得十年來經政府專函邀請回去就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底，九月四日且蒙 故總統蔣公召見，第二次在六十一年元月，曾參加當時嚴兼院長、蔣副院長在行政院主持的會議，第三次是六十三年底，由新聞局派專人陪同去南部參觀十大建設。

本年我已回國兩次，第二次是四月十三日，專誠回國奔喪，十五日至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十六日在國父紀念館參加追思禮拜，去慈湖謁靈，十七日參加新總統嚴公茶會便返港，最近幾個月沒有去過，因為窮忙走不掉，但我有入境證在手，榮先生如有何指教，我隨時可以到台北聆教。

對榮先生上面這段話，我還有一點請教的，我國是民主國家，政府是根據憲法成立的政府，只要不是匪諜，任何人皆可隨時返國，每年國慶總回去一萬多人，可見回國不是難事。榮先生懷疑我不能回國，是不是以為我國也有道「鐵幕」，還是以為我是匪諜，二者必居其一，此點本人考慮要請台北治安機構有所澄清。

四、榮先生說：「原作者此舉之眞實動機究竟何在？似應首先予以查明，以免親者痛而仇者快。」

這明明說我是「匪諜」了，萬人雜誌也是「匪刊」了，榮先生既然要查明本人，本人倒願意供給幾條線索。

第一件事，五十四年九月四日 故總統蔣公在總統府召見時，老先生詢問有何意見，我率直說：「希望總統多多保重，少管些不當管的事。」老先生滿面笑容，連說好！好！陪我謁見的是陳建中先生，現任國民大會秘書長，在中山堂辦公，榮先生不信，不妨勞駕去問問陳先生。

第二件事，六十一年在行政院開會，區區曾向嚴蔣二公指名道姓攻擊行政院一個單位主管，不久這個單位就撤銷了，不必再舉其名，此事在台北參加會議的大員總有十人以上，榮先生一問便知。

榮先生若問以上兩件事動機為何，一句話說完，為了愛國。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任何時代的中國人比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再需要愛國了，宋明亡國，只要甘心作亡國奴，留條辮子便成了，不肯留

（下轉第二十二頁）

評美國地區左右

余秋人

目前美國地區出版的中文刊物，不論左右中或台獨，觀其內容，大多立論不高明，措詞粗魯，潑婦罵街，難登大雅之堂。標榜中立的，實質傾向左派；台獨刊物，思想混亂，一場糊塗；右派刊物，自揭瘡疤，親痛仇快。香港出版的所謂「中立」刊物，恣意歌頌共黨，存心挖苦台灣，尖酸刻薄，無與倫比。

中立期刊・恣意貶褒

美國地區左、中、右、台獨四派中文期刊中，以中立性刊物，不受政治立場拘束，可恣意貶褒，任所欲言，復以參與此類刊物如「聯合」、「野草」等之工作者多已學成業就，且對若干國事亦有研究，其內容素質比之他派自較為高，且常為轉用。以第五卷第三期之聯合季刊言，標榜中立實則左傾之「橋刊」(七月號)固引其記「國家建設研究會」一文，期以攻擊國府，由美國反共愛國聯盟所發行之「美國通訊」(十月號)亦引其「大陸逃港難胞與台灣『留學』」一文指斥左派妄將難胞逃港與我學子留學相作比擬。

台獨刊物・立場紊亂

台獨刊物內容除高談共產社會主義理論外，多以描述彼等被捕同謀分子在台灣獄中情況等攻擊國府言論為主。自美毛勾搭，部份台獨分子轉附共黨之後，各刊立場有益趨紊亂之勢，不但彼此攻訐——如由台灣獨立聯盟總部編印之「台獨」月刊第三十一期「自救的呼聲，堅強的運動」一文指責中共稱：「他們(中共)明知，這種手段遏止不了台灣人民的力量，為什麼現在他們也自甘下流採取同樣的手段對待台灣人民呢？說穿了是『大中國主義的思想在作祟』。本年十月創刊的「統一」則對販賣台獨觀點的刊物表示將予鬬爭，其創刊號「編者的話」稱「目前有些打着『左』的旗號，販賣台獨觀點的論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有必要在提出討論後，針對這種落後思想作堅決的鬬爭。「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而奮鬬」是我們學習報告，我們認為還要繼續深入地作思想鬬爭的工作」——即其本身同期刊物亦有彼此相左之論調如「台灣人民」第八期「對修正主義的鬬爭和台灣革命」一文稱：「中國正在和蘇修進行嚴肅的鬬爭，捍衛無產階級的革命大眾，只要中國繼續堅持對修正主義的鬬爭，台灣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就應該認識到和中國的革命鬬爭緊密的團結，對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是有根本的利益」。

在「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係」一文則反稱「他們竭力主張，等待中國來解放，等十年二十年都無所謂，反正他們的父兄輩們既不受壓迫，

集團取得協定，這樣他們名正言順合法地再在人民身上騎上幾年。」

右派期刊・措詞雜亂

右派期刊在數量上比之他派雖不遜色，但在內容上並未能擔負當前對左、中、台獨等派之反擊工作，其一般缺點如下：

一、未能針對敵對諸派攻擊國府之論據予以駁斥，所談多為反共理論或簡介、文藝之類。由創刊於去年六月之「海外雜誌」第一期內涵可知概要其要目如下：㈠時間與空間——反共政畧析論㈡行行談——A近代工程科學內容——B談談國際法的一些基本觀念——C嬰兒營養可適而止㈢我從天津來㈣美國人壽保險淺說㈤孔子大厦連雲起㈥代溝㈦大陸農民生活觀感㈧美國各州禁止針灸原委㈨短篇小說——遺產。

二、有者，不但未能嚴分敵我予以反擊，反而刊出敵我不分，視同一類或對其措施予以揚讚之文。如由美國反共愛國聯盟編印之「美南通訊」十四期「肯薩斯州丹心來鴻」稱在海外不少關心國家，肯犧牲的人，他們辦成了這些刊物，試想在這麼多刊物中，有幾本可容於中共？又有幾本能容於國民政府——他們在本國沒有發表的環境，只有在海外發表，雖然未必有一方政府肯聽，但是他們並不拘束這項努力。能說中國人對國家不關心嗎？他們的關心沒有受到重視與接納，反而受到種種的打擊，使他們無法在自己國家的領土上來關心，只得在別人的國家來關心，這又是誰的錯？」紐約地區愛國聯盟所辦「自由人」第二十一期社論「論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更稱：「但是中共能夠放下屠刀，不殺吾同胞，能夠槍口對外，收復失地，保衛國土，帶罪立功，將功折罪尚差強人意」，文末復稱「——呼籲各黨各派各階級及國內邊疆同胞團結一致，抵抗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畧，誓死保衛領土，維護主權」。同期署名郭義明所撰的「西南沙事件的政治意義」其實剽竊自郭仁孚撰於「人與社會」雙月刊四月號「西南沙事件的政治意義」一文，但卻逕加「大陸上的中共與台灣的國府，都是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局，根本無強力反對黨存在之餘地，因此才能各行其是……」字眼，其忠奸不辨，立場不分之說法，如非見之於其本身之刊物，實難相信竟出自全美反共愛國聯盟之手。

三、美國對中共關係之改善及中共國際聲望之增減對我僑心之趨向

，美國有識之士已深深體會到，美國插手台灣問題保護那些腐化的蔣幫分子而與中國八億人民爲敵，對美國只有害處，而無任何好處。對台灣的縮手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方針，這樣蔣家政權的最後一個支柱也倒掉了。台灣解放就在不遠的將來，讓我們大家共同準備吧」。「橋刊」第四十六期更以整期半數篇幅報導尼克遜辭職消息，「尼克遜未蓋棺而論定」一文於尼克遜之言而稱：「尼克遜向美國人民的臨別贈言中說到：「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我們的敵人」。另以中共曾參加的第六屆海洋法會議言，刊載該會經過的左傾雜誌除有「密西根日報」（第二十五期）「橋刊」（第四十八期）外，並有「釣魚台快訊」（第一一三期）由對中共「鋤強扶弱爲未開發國家主持正義」敍述頗詳。其用意自在昭告旅美華僑，中共不但是今日世界之強者，且爲正義之維護者。反觀右派刊物對此問題卻未提及。或謂美國與中共已協妥勾搭乃爲事實，從無駁斥，惟美方之所以與彼等修好究係爲「拉一派、打一派」以期在諸如中東，限制核子武器發展等問題取得讓步，抑或眞認爲共黨赤化世界之政策確已改變，而願與美帝和平共存？如爲後者，其中央情報局又何以在尼克遜、基辛格之指使下在智利製造反共政變，其聯邦調查局又何對訪大陸歸來之遊客苦苦查。至中共所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如糧食、人口、海洋法會議等，國府雖未參加，但右派刊物未嘗不能揭發中共自任第三世界之魁首並對該等會議所作諸項破壞活動之猙獰面貌，以使海外僑民有所認識而不致爲其表面假象迷惑。

五、右派刊物除少數在紐約出版者外，多爲手抄，字跡潦草，且由多人抄寫，既不悅目，閱亦不易。「留學生評論」（第十期）連同封面，不過十六頁，卻有五種不同筆跡，亟待改進。

五、措詞雜亂，不知所云。「長城」第卅一期「三等國家、一等國民」稱：「咱們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凡是自以爲聰明一點的，你爹槍桿子出政權，都對不起，老子再用陽謀幾網打盡，聰明反被聰明誤，這眞是一個悲劇的收場啊！」「方向」第八期「現時代知識分子的心態與天命」稱：「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個沉痛帶血的眞理，眞正的知識分子，只能在錯置（Dislocating）的挫折後，浮游地出現在社會電場電力不足的Discontinnous Interval中，在此疏離（Alienated）的向度下，時期的有效跨度被輾成幾近恒久，不定的扁平在此向度下，磷光閃現……」其措詞之偏澀實爲常人所難理解，而紐約區之「海外雜誌」竟刊出該刊「擬轉載貴刊大作『現時代知識分子的心態與天命』一文，敬請允許是幸」誠然怪哉！

六、言詞過份易滋反感，「長城」第二十五期「訪問團及一定要用武力解放台灣及其他」文稱：「那就是烏龜王八畜生不如了，這個社會欠你什麼，那個人得罪過你？他媽的！還要大義滅親，請你老頭老母吃槍子，狼心狗肺，眞不是人！罵他幾句，心神爽快些……」，由台籍同胞所辦之「鄉親」第六期「相煎何太急」一文稱：「台灣人口直心快，極可能報之以『幹×娘』之外對實際問題不會有一絲好處！」另「波士頓通訊」第三十三期「贈人民解放軍」文

獨中文期刊內容

秘密做愛，遲早下床把你們謀害」。

上述措詞粗魯，潑婦罵街式的論事方式亦可見於左派及台獨刊物，惟彼等常能因時制宜針對問題或製造問題，與風作浪，創造有利彼方形勢，而右派刊物則鮮有此爲，復以左派刊物極少自揭瘡疤，倒戈相向，而右派則以此見長。如波士頓通訊第三十一期「談外留人員」一文稱；「目前，少數害羣之馬更將從事外交工作當作出國定居的跳板。因此在外放前極盡吹牛拍馬之能事以求調派環境較佳，居留謀生較易之國家，一旦外放則六親不認，工作馬虎，不但毫無工作熱忱，且將領館作爲在當地謀職定居前之臨時避難所……」縱然所述諸節容有事實，但究爲親痛仇快之事。以立場分明言論一致之左派刊物與之相較後者自居優勢。

台灣刊物·主觀性強

台灣之刊物如「海外」、「中國」、「人與社會」及「大學雜誌」等，此間亦常有售，如其主旨正確，且能針對左派謬論予以反擊自能輔助右派刊物之缺失，惜「海外」及「中國」偏重文藝，所談國事及國際問題又嫌主觀，而「人與社會」及「大學雜誌」又多着重國內問題之探討且與國策亦常有不符之處，如「人與社會」去年四月所載，由該副社長郭仁孚撰成之「西南沙事件的政治意義」文稱：「從海外看中國，國家只有一個，但政府則有二個，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了。海外中國人如果要想對中國政治有所貢獻，便應當在國府與中共之間採取公正彈性立場……根據中國國家的利益，而非任一政府的利益，在兩者之間作不斷的取捨，使雙方都覺得我們勢在必爭，依我們所代表的國家利益標準而平行競爭……」。該文刊出後爲左派之「七十年代」五十五期轉載，編者並加按語稱：「本文原載今年四月在台北出版的「人與社會」雙月刊，作者郭仁孚是該刊的副社長。本文大抵反映了一部份親國民黨人士對西南沙事件的意見」。至「大學雜誌」渲染者多爲社會之病態面，經復刊後內容雖較改善但仍時有反面的報導，以其七十七期爲例，「自由與正路」文稱：「一個國家最怕的不是有話大家說，最怕的是利用種種力量，種種藉口使人們不敢大膽說眞心話，不敢大膽說老實話。……許多人一天到晚躲在書堆裏不問國事天下事。他們對自己未必不關心，但他們將目光放在未來，對未來非常肯定。至於現狀政治、社會教育，他們覺得非常心痛，由心痛而感到失望或絕望。……有的人喜歡黑暗姑息，他們看準了歷史社會中的許多未變項，便拿來做爲姑息的理由。比如「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會黑暗、委屈、不公平、不合理」。比如，我們不要忘記，社會的不完美，社會上的黑暗痛苦，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特產……很多很多。」同期「爲什麼中國人會這樣」，一文更認爲中國人的思想已被封閉，其因則在尊崇儒術。內稱：「到了漢武帝，他的宰相董仲舒，我敢斷言他爲個人的利益才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人民的思想，定於一依當時的情形來看，我想他的說詞大概是這樣的，當然沒有歷史的依據，只是我個人的

……想法」。「啓禀皇上……天下已定，惟人民之思想太多恐對皇權是一種威脅，以臣之見，人民之思想應定於一向儒家思想與皇權相合……」這一建議被漢武帝採納，於是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管怎麼說，當漢武帝下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命令時，中國人的思想就正式被封閉」。期其對抗左派刊物，實難可能。

香港刊物・譁眾取寵

在此行銷之香港刊物如「明報月刊」、「南北極」及「七十年代」等，無論編排內容皆較此間刊物水準高出甚多，但觀其立場多標榜中立譁眾取寵或逕爲共黨執言，對此間僑眾影響甚鉅。以「明報」月刊第一〇三期言，飽溫和之「國是罵談」文稱：「有一位台灣同鄉花君舉出台灣婦女賣淫的具體數字，以及蔣先生禮聘屠殺中國人的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任高級教官事，證明國府不是一個爲人民謀利益的好政府。右派人士不能在這一點上反駁左派，只能指出花君每次在座談中都引用這些數字，已經聽得多了，沒有什麼新奇，博得右派同道轟然一笑。其實問題不在引用次數的多寡，而在於引用的是否爲事實，如果是事實，則不論左派右派，只要有做中國人或「台灣國人」的自尊心都應話反對台灣的賣淫風氣才對。至於岡村在台灣任高級教官事，更非右派所願談所敢談的，只有避而不談。阿財如果是右派，就會坦然承認台灣的社會風氣確實靡爛，崇洋媚外確無骨格，禮聘中國大仇人來任教確實不當……。」第一〇五期「國共和談之癥結及中華聯邦之獻議」又稱：「近年來所有海外華人報刊雜誌，都討論過國共和談問題，但國民黨當局對此很冷淡，非特嚴拒，且視爲中共統戰的陰謀，或指倡議者認識不清，受中共利用而不覺……。現在東西德自動談好了……何以國共深仇大恨，毫無解凍之象呢？對愛國人士的呼聲何以毫無所動呢？……國民黨深知處於劣勢，論談論打，都是吃虧，不談不打，在美國保護之下，尙可生存……。所以一再強調國府對美如何忠盟，台灣地位對美如何重要。……」同期「安東尼奧尼：『中國』之風波」文更稱：「有一個也是剛看完『中國』的意大利人拉着我……他說他最近到過中國大陸，看到的完全不是這樣，他碰到的當地人很友善，和你握手……。他說完後還叫我不要放在心裏，言下有以意大利人身份代另一個做了錯事的意大利人致歉之意。我對他說：觀點不同不說，存心挖苦不說，攝影過程中劣行不說……。」

「南北極」以不容於國共而自詡，對我抨擊矛頭除針指吳國楨、柏楊等案外，即爲我駐美大使館，第四十九期「侯榕生『北京歸來』台灣統戰」一文稱：「『嘿！你們不知道我爲侯榕生的改變不知對他唸了多少遍總統訓詞，曉以多少大義。』說到高興處，口沫橫飛，嗓門拉得特別高，滿臉神秘的笑容。『總統訓詞』有這麼大的功效嗎？這類鬼話，連在台灣說，都不會有人輕信，何況是在美國。……但是信不信由你，陳衡力因此升了官政治無事改掛公使銜，大概是獎勵他的『忠貞』，國民黨政治的糊塗把戲，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但卻是眞人眞事。」第五十二期：「我所知道的沈劍虹大使」文稱：「做官的法則，多請示少負責，有功則搶，有過則推，一切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爲首要。沈是從中國舊官場的大染缸裏訓練出來的……。使館是新館長老陣容，低能朽木如文化參事張仁家，照樣的尸位素餐，據說沈曾說過，張之無用，好比前淸的舍監督學，此人眼不能看，耳不能聽，手不能寫（指語文能力），放在使館，最多能辦點總務，買賣油鹽醬醋，他手下的專員助理，不僅不聽命，有人且曾指着他鼻子公開教訓，但是沈聽說他跟嚴家淦有關係，和救國團有淵源，投鼠忌器，便和他和平共存。經參處的胡祖望，和那位只認外國人不認中國人的公使王蓬顢頇透頂，也糊塗透頂，經參處等於使館的獨立王國，這兩個人長期留美一個仗着是胡適的後人，一個自稱是前內閣閣員的身份（美援會秘書長）尾大不掉，大使退其次，不聞不問，武官處向來不鬪不斷，爲了錢，武官副武官面和心不和，那個是蔣堅忍女婿的陸軍武官和海軍武官失和，雙方電話冷戰居然鬧到FBI。在軍資組任上發了財的胡旭光，居公使地位，在外投資開飯店、工藝品店……。政治參事陳衡力來美將近十年……不僅沒有調，且由沈提他爲公使，陳的缺點暮氣沉沉，但歷屆大使喜歡他的原因無它，名廚哲學，大行其道」，尖酸刻薄，莫此爲甚。

「七十年代」內容包羅小說、雜文、隨筆、生活小品、人物思想、科學、社會、國事問題專論，堪稱萬象。究其主旨則莫不在貶台揚共，並經常譯載外國報章作品將國府與蘇聯相連，期在僑界製造我方串通民族敵人的「漢奸」惡像。如第四十八期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前年十二月七日所刊「莫斯科稱讚台北打擊北京」一文稱：「外事評論員G. Galina在這篇文章中說：『事實上存在兩個中國，這長期以來是一個現實，現在仍然是個現實。新聞社正式從來是個獨立的新聞機構，事實上它是蘇聯政府的一個重要宣傳工具。總書記布里茲尼夫的女兒也叫Galina在新聞社工作，蘇聯一些最有名的評論員也在這裏工作，布里茲尼夫小姐和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不是同一個人，這是一個有待查淸楚的問題，這使這篇文章更令人感到好奇」。同期「從蔣經國談話看美台關係」文引「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馬丁先生訪蔣院長之一篇「從台灣看——中國問題的另一面」報導稱：「似乎蔣經國先生極力要爲他俄國背景再次辯解……，但是在國民政府與俄國已經有不少勾勾搭搭不可告人的關係之後，似乎使蔣經國先生愈辯愈不清，尤其，許多來自台灣的人士的口中屢屢透露蔣經國夫人，已經在近兩年回俄國的娘家探親了！因此之故在這個階段這種『聯盟』並無可能，然而這麼一遭倒可以告訴華盛頓：『台北有聯俄的選擇，不可再向台北施以壓力，而造成國內和平之局』。這樣好讓中國繼續分裂，中美仍然陷於對立的緊張關係，可以使台北與美國兩方面來牽制中國。」

第四十九期譯巴黎世界報記者Patrice De Beer 撰於前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台灣如何在挫折中應變」文稱：「去年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的試探宣稱準備與無敵意的共產國家建立非正式的關係』——然而，莫斯科還是試圖與台灣取得接觸，今年五月有一支小型的俄國艦隊通過台灣海峽。根據外交方面的消息，它會向台灣要求在澎湖停留，但被拒絕。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會有位密使建議俄國駐日本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Troyanovski）接見當時在日本過境的南韓大使，但是他認爲『時局尚未成熟』而拒絕了。相反的，他卻會經問那位密使，看看是否能安排與台灣方面接觸。聽說台北的答覆也是『時局尚未成熟』。根據中國的資料，俄國卻與台灣在日本的難民方面有關係。時局或許會成熟，如果有一天台灣懼怕自己被美國拋棄的話。只要蔣介石在世一天，台灣也就不會改變其政策（或國策——根據台灣報紙的用語）。然而，台灣的居民目前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前途不再以其統治者爲依靠了，而是要以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胞和幾個大國爲依靠。這也許是國民黨統治者最失敗的一個地方了」。

該刊在此銷路頗廣似爲港台出版雜誌中惟一有航空版者，且購買稍遲即有向隅之慮。其所以爲此間知識分子所好閱者除其能把握讀者關懷之問題如西南沙問題爆發後，該刊在三至六月份之各期中卽有專稿六篇外，每期並有針對當時之重大國際問風，以「中國」之觀點詳細評編，製造亂象並欺人褒己，向以第三世界魁首自居，俾在僑界造成扶弱鋤強，祖國偉大印象。

去年該刊其他專題尚有「在踏入一九七四年的時候」「能源危機中的各國經濟動向」，「中美關係與多邊國際政治」，「政治動盪中的西方國家」「福特上台以後」等都萬餘言，爲此間中文期刊對當前國際問題唯一有詳盡報導的刊物，該刊之爲此間知識分子重視與此不無關係。



餘孽

林定

大陸兵火，人爲因素很多，但令人齒冷者，是吃裏扒外的「民主人士」。他們替共黨搖旗吶喊，攻擊國府，高唱唯有共產黨上台，才能改善民生。結果，共產黨上台了，人民至今、還是一窮二白。而爲虎作倀的「民主人士」，也相繼被毛澤東一一宰掉。這班投機傢伙，若不得此現眼報，老天也不開眼了。

二十六年後，此間出現一批替周恩來搖紅旗的人，這些人，有的是左派叛徒；有的是看風駛𢃇新變色蟲；有的是過氣第三勢力「民社」人馬。他們也像以前大陸的「民主人士」一樣，認爲大陸唯有讓周恩來穩健派上台，人民才能過好生活。可惜他們若在香港，否則必步「祖師爺」後塵，縱使不被共產黨烹掉，也遲早會被大陸人民剝皮。因爲他們呃人騙鬼的訣竅，其陰濕可鄙處，比當年祖師爺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班戴上假慈悲面具的傢伙，表面上似乎替大陸人民設想，宣揚健穩派比極左派如何如何重視人民生活，關心國家前途。實質上，這是老八「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論調的翻版。他們越俎代庖替共黨開下的空頭支票，目的是要大陸人民不要反抗，逆來順受，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最近希斯、黎筍訪平，北平說周恩來因病不能接見，一個自稱「親台」的捧周派便如喪考妣，哭喊着什麼「如果周恩來比毛澤東先逝，激烈急進派可能得勢，前景可憂」。「倘若周先逝，形勢所示會起一次大鬬爭，再鬬爭是很亂的」。「倘若再有一次大鬬爭，中國大陸人民會多受一次苦。」接着便畫「蛇」點睛，露出其親共嘴臉說：「權力鬬爭的亂，是共產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爭不論激烈急進或者溫和，總是共產主義，免不了！」他們若受共黨錢財，替人消災，無話可說。但他們打着中立招牌，義務做共黨吹鼓手，在右翼報紙上鼓吹宣傳，眞正實踐了毛伯伯「從敵人的堡壘裏，最容易攻破敵人」的語錄，這便不能不對他們撻伐了。

捧周派是加零一的精仔，他們雖拾「民主人士」的餘唾，照辦煑碗，替共產黨宣傳，但不肯以身作則，效法他們當年身留大陸，北上回去分享「穩健派上台後，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的「仁政」。在人格上，論言行一致，捧周派實替「民主人士」挽鞋也不配！

捧周派盲目大拍周伯馬屁，也確夠可憐，他們自以爲主動替周伯塗脂抹粉，其實是隨毛伯的指揮棒跳舞。

毛澤東叫周、張主持「四屆人大」，他們叫喊穩健派勝利；毛澤東叫鄧小平復出，他們狂呼周鄧權力鞏固；杭州事件平息，他們說「王洪文打敗了，鄧小平奏了凱歌」；當江青一連數月豹隱時，他們沾沾自喜說，極左派失勢了；可是江青與鄧小平突然在昔陽露臉，他們無法自圓其說，只好稱之「這是一台戲」，並馬上轉移對象，胡說什麼「權力鬬爭焦點在鄧王二人」，「王洪文久已不露面了」以掩飾周派的末路；當毛澤東下令批判「水滸」，在大陸各地全面如火如荼展開，他們卻躲在自己冷氣間閉眼說瞎話：「看人民日報近來動向，這一運動又被穩健派勒制了。」而對希斯、黎筍訪平，周恩來被醫生「勸止」接見；張春橋率代表團訪韓；姚文元在昔陽大出風頭，他們不敢正視毛江集團勢力，只好死鷄撐飯蓋說，「鄧小平是周恩來穩健派的接班人，如果鄧小平接班，則江青無立錐之地。」自我安慰，自欺欺人，信口雌黃，以曲作直，不去做訟師而舞文弄墨，眞是埋沒天才！

他們擁戴周恩來，甚至一廂情願把鄧小平拉進周伯伯帳幕，稱譽「鄧有周的衣鉢傳人相」，替周派增強實力。說穿了，一句話：「慌死江青上台」。因爲一旦江青上台，大陸便可能出現亂局，共產制度也隨之發生變化。那麼他們便不能像目前這樣寫意，享受資本主義生活，坐在冷氣間，唱唱高調，說說風涼話。因此，他們希望周派上台，希望大陸「小休」，只要保持香港現狀，大陸人民的死活，管他娘！「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捧周派受之無愧！



認識中國

對「現代中國探討」的期望

柳以青

上篇談到了香港大學學生所預備在十月中，在校內所舉辦的「現代中國探討」會。其中包括了資料展覽、講座、電影介紹、公開論壇和書籍展覽。

同時，從他們所發表的消息中可以看出：這一「現代中國探討」會是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有關台灣和大陸兩方面的資料與書籍以及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來一個討論和研究的。大概是在學術性與知識性上做一次客觀性的探討。

研究、分析與說明

相信目前港大的同學們，正在很積極的籌備中。究竟到時的情形如何，現在當然無法預測。但是，我可以在這裏提出我對這一活動的期望。

首先談「資料展覽」——這是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牽涉到台灣與大陸兩方面的情形和發展。當然，這四方面都會用到很多圖片與資料的。

這既然是一個由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學生們所主辦的展覽會，就不妨在收集備多資料中，做一番研究、分析和說明的工作。這樣的話，會產生更大的展覽效果的。

例如在政治方面，可以把兩方面的政治思想、政府組織、政治運用和政治現況和效果方面，加以研究分析和說明。

在經濟方面，又可以從土地、人口、農業、工業、商業以及國民所得等加以研究、分析和說明。這裏，萬人雜誌最近有幾篇關於「台灣與大陸經濟情況的比較」的文章，可以照這樣的方式來研究、分析和說明。

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恐怕更需要以年代的不同而所產生的不同變化來給予研究、分析和說明。例如在社會方面所產生變化是什麼，在文化方面，又經歷了什麼主題的運動，對文化上的影響和改變是什麼。

這一研究、分析和說明，當然是需要更大、更多的人力與物力。但是，如果不做這一種工夫的話，似乎是在實質方面有所欠缺的。同時，假如這一工作做的不好的話，恐怕也會影響到其他同時舉行的探討項目的。

話雖如此說，但是爲做這一工作的人士，並不是簡單和輕而易舉的工作。對台灣，這種資料的獲得，搜集與查訪，比較容易的多了。然而對大陸則就困難重重。

誠如嚴靜文（司馬長風）先生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綱」的「附錄」裏，有關「中共政權二十年」的開頭的一段話，就是這樣寫的：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政權，屈指已經二十年。二十年是相當長的歷史，說明一個政權二十年的歷史是一件大事。

「共產黨政權的活動特別難解。一因它有一套與自由人完全不同層次的世界觀、政治經濟理論，而每一政策和措施，都與它的理論教條交織在一起，在了解上多了一層障蔽；共黨的統治比自治國家多了一層黨的組織，又因採行集體主義制度，人民的一言一行皆屬統治範圍，所以特別多事，繁複苛細，不但難解，亦使人難耐。第三它嚴格有效的新聞封鎖制度，加上政治領袖故作神秘，許多重大決策，我們僅能從連篇累牘的官式文件摸索事件的眞相，很難完全知道統治者的動機。在上述情況下，欲對中共二十年來的政策，作一脈胳清晰的說明，乃痛感工作的艱鉅。」

像嚴靜文先生幾十年注意中共的發展，同時又不間斷地搜集有關中共的資料，以及對這些資料做研究、分析和說明工作，仍然還是覺得爲了了解中共仍是困難重重，那麼，像由青年學生，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要搜集資料而作展覽，如果要求他們再做研究、分析和說明工夫的話，那卻是一件困難的事。然而，我並非不知道這方面困難，可是，如果只是搜集了些資料，來展覽一下的話，似乎不會給人們更深刻的了解。能夠在不斷地的研究、分析和說明中，對青年本身來說也是有用的。

同時，我所謂的研究、分析和說明，當然不要求最詳細和最完善的，起碼該是經過一番研究的。而不該是幾張圖片及簡單說明而已。

我以爲：這可研究、分析和說明的「資料展覽」，又可以做成一個繼續不斷地的長期性的學術研究與分析工作。相信這樣方有較大和較深的意義。

演講及公開論壇

再次是演講。

提到演講，很多人都有太豐富的經驗，往往是爲了怕聽眾太少使主辦及主講者難堪。於是在忽畧了演講對聽眾的本質意義，而做成了怕人少而難堪的演講形式義。

因此，在很多的機構或青年組織，所安排的演講節目多是與新聞及新聞人物有關的。

當然，有關時事新聞，可以做成聽眾的一個參加聆聽的驅使力。但是，不要僅注意到這一吸引聽眾的驅使力，而忽畧了聘請眞是對這一方面有專長的

講者。

新聞人物之所以請之爲講者，除卻新聞價値外，更重要的還得有客觀求眞的知識修養。否則的話，這一演講會，不是做成了偏見的散佈；便是情感式的鼓動了。

當然，也許有人就以爲「偏見」是正見，就高興情感的鼓動，藉以影響聽眾——或是羣眾。這方面我無話可話，因爲那卻是主辦者的主旨——要知：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呢！然而，至於這主辦者一廂情願的目的是否能達到呢？那就要有見仁見智的分別了。

會有不少的青年們，在參加了不少次的這類演講後，告訴我：這不啻是浪費時間，散佈偏見和有某種作用和目的的。

請想：聽眾們在聽後有這一類的反映，不知道主辦者有什麼感想呢！

因此，對香港大學「現代中國探討」中的演講，我以爲最好都是有關現代中國各方面的專家們的研究成果的報告。這一方面可以配合資料展覽的研究、分析和說明；另方面可以給人以更深一層的了解。

至於參加人數的多寡，必不該做成舉辦演講會之成功與失敗的測驗標準。

再次是公開論壇。

公開論壇，每每我們會在公開發表意見之前，給一些導言，同時，又訂立一個共同遵守的規矩。但是，導言不能長，只是對着所要引起公開論壇前的主題引導而已。自此以後，作導言的人，不能再以優先的條件來答覆問題，只可做爲參加公開論壇之一員，而恪守公開論壇發言的規矩。

我曾參與過「公開論壇」，先由導言者做了不同的導言。然而，在公開論壇開始後，而作導言的人，還不停地在爲別人對自己的不贊同的意見做解釋，做答覆，那已經不是屬於所謂公開論壇的範疇了。那不是「公開論壇」，而是導言者，藉了好聽的「公開論壇」，而加強發揮自己的思想，並企圖以自己的思想來強行做說服或征服聽眾們的思想。

這方面我們可以用演講會的情形來做比較。任何的演講會，講者在講完後，都得對聽眾們所提出的有關他演講內容的問題來解答。這情形，說是他的責任也行，說是演講會進行的方式亦可。然而，公開論壇就沒有這樣的責任和方式。

爲了這一極端不合公開論壇的情形能夠發生，做爲主席的人，一定要先宣佈規則，並且也要嚴格執行規則。如此，才能使公開論壇發揮其本有的效力。

爲主席的人，不僅要公正，同時也得能隨機應變呢！否則的話，很容易成爲混戰呢！

所謂「公開論壇」者，就是有容納不同思想和意見的表達的。大家只可在理性上或事實上來贊成或反對不同自己思想和意見的人，不能只是情感上的，抑或是由情感而粗口爛舌起來。

同時，所謂「公開論壇」，並不需要也不應該在這一論壇上做出什麼結論的。所有的結論只可結在每一位參加者事後的反省上。但是，我卻見過不少的「公開論壇」，在最後總有人試圖作結論呢！這是公開論壇的利用與誤用。

書展、書目及書評

最後，談到了圖書展覽。

舉辦一個圖書展覽，普通來說，可以有幾個可行的辦法。一是打電話或與各有關中國現代的書局或出版社，讓他們提供出來他們所出版或代理的書籍，放置在展覽會場供人參觀。

如果可行的話，也可以給他們售買這些書籍。因此，人們在看了這五花八門的書籍後，如果高興，又可以立刻購買。

有的，除了展覽了他們的一些書之後，還送給你一份精美書目或宣傳單。

我當然不知道這次香港大學學生會所舉辦的「現代中國探討」的圖書展覽如何作法。

不過，我以爲：如果一個圖書展覽做得好的話，必該是下過一番工夫的。至於會場的設計與安排等，都似乎是次要的問題。當然，如果把主要的關鍵解決了，會場的設計愈美愈好，會場的安排愈醒目愈好。

什麼是我所說的主要關鍵呢？

我以爲：在任何有意義的圖書展覽中，除非生意眼光的「意義」外，都該有主辦的機構，寫書評。同時，又爲相信起見，這書評該註明撰寫書評的人。

寫書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如果只有圖書而沒有書評的話，這一書展強調某種形式的意味大，而達致閱讀書籍效果少。

書展，一方面固然要參觀者知道：有關這一類的書籍出版的情形是如何，同時，更能使觀眾們，在閱讀上有所了解。以便使他們更進一步的去研究。因此，書評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而這一書評，當然不該是由出版機構來做的，而該是由主辦的機構成員們來做的。

我曾讀到很多報章雜誌的書評，姑無論他們做書評的人有無偏見，但總比出版機構的書目介紹客觀的多了。相信香港大學學生會，既然是要辦「現代中國探討」，想必對有關現代中國所出版的書籍是知道得不少的。因此，就請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同學們，來做成一個個的書評，然後，在圖書展覽的同時，分給前來參加的人，相信這一工作是相當有意義的。

除此之外，無形中就又鼓勵和推動了「現代中國探討」在香港呢！

最後，我對香港大學學生會這次所舉辦的「現代中國探討」，在從報章上所見到的消息內容，頗爲欣賞。盼望其眞正進行的情形，更能使人滿意！

事實上，目前面對今天中國的分裂，如果我們不能平心靜氣地加以探討的話，所有的行動與言辭，可以說是無根的。特別是對目前的年青的一代中國人，這一求知、求眞的探討，確實是不可或缺的。

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努力吧！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報壇怪傑

魏玉



在赫斯特系報業中有一位永遠不能被人忘懷的怪傑，赫斯特王國能夠開創出更偉大的局面，和路達侯威就相當於它的中興名臣。美國報界人士都承認他是個非凡人物，一齣以侯威半生事蹟為經緯的舞台劇——「頭條新聞」在紐約的百老滙上演，非常賣座。侯威最擅長於發掘足以引起讀者共鳴的頭條新聞，如果沒有的話，他索性自行製造，而且從來未有過「撞板」。現在王國的繼承人赫斯特小姐卻製造出了一宗空前怪異的頭條新聞，九泉之下的侯威，若然有知，也當自愧弗如。不過侯威一生的行逕在報界從業員而論，亦可算是空前絕後的怪異。請閱下文，便知在下所言非妄。

在美國的新聞界中，和路達‧侯威被稱為「一個偉大的編輯，一個更偉大的騙子」。他一生的行徑確是前無古人，到現在為止，仍然可說是「後無來者」。一八八二年，侯威誕生於埃奧華州的道奇堡。一九五四年病逝波士頓。

在美國新聞界中，他已被公認是推廣報紙銷路的第一位能手，他所用的手段都表現出他那有非常堅強自信力的內心。對於一個「扭計祖宗」而言，看着別人墜入他的陷阱時，內心的痛快，難以言喻。侯威是一個天生的鬼才，不少聰明才智之士都被他耍弄到不亦樂乎，而又無奈他何！

侯威一生的事業成就，在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這三個集全國精英，在龍蛇混雜的大城市，非有出類拔萃的頭腦和才能，甚難出人頭地。威廉‧蘭道夫‧赫斯特的報紙能夠闖出天下，終有報業大王之譽，侯威實在是有最大貢獻的功臣之一。這個來自埃奧華的鄉巴佬，竟然能夠自製一條又一條的頭條新聞，哄動社會，而又不致被人拆穿西洋鏡。侯威把千千萬萬的讀者騙到了，不是一次，而是無數次，的確是天才——「偉大的騙子」！

侯威所用來增加報紙銷路的手法，不僅是製造新聞故事這一套。對於眞實的新聞故事，侯威所得到的也遠勝於其他的報紙，為爭取新聞，他不惜用被人目為「不法」的手段——用錢收買政府官員，儘快供給侯威新聞線索。在這方面的競爭，其他的報紙也不是他的對手。不過在他那個時代所推行的電版，冷光相片制度，無線電傳眞及高速密碼發報制度，都是由他建立而後被廣泛地採用，對新聞界技術方面的貢獻，侯威也是值得紀念的卓越人物。

在百老滙公演，哄動一時的名劇「頭條新聞」，劇中主角就是侯威的化身。兩個編劇人之一的查禮‧麥克阿瑟曾在芝加哥當記者，與侯威共事多年，親身見聞過侯威在那個紅極一時時期中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在他的劇本中的主角「和路達‧貝恩斯」是一個粗聲大氣，出言俚俗，經常酗酒的人物，其實，侯威本人並沒有他的化身那樣粗野，嗜愛美酒則是事實，而且對於酒不沾辱之輩，他認為是最不可靠的。

侯威很注重個人的服裝，他所穿着的都是手工上乘的西服。他身裁中等，愛戴銀框的眼鏡。嗓音高亢，晚年時鼻尖變成紅色，據他的「敵人」說，這是他中了酒毒的象徵。他非常健忘，但當他專心泡製一個頭條新聞故事時，一絲一毫的事物都不會被遺漏。在冬天時，他試過有許多次沒有穿大衣而進入餐室用膳，但在吃完餐走出餐室外時，身上卻穿起了大衣，這當然是別人的大衣了。

侯威的事業中最得意的時期是他離開「芝加哥論壇報」，就任「芝加哥前驅——檢驗者報」的執行編輯職位的時候。不管究竟是論壇報炒他的魷魚，抑或是自動辭職的也好，侯威此後對這張自詡為

評「十三

在本期的國片中，「十三不搭」的導演唐書璇與「大刧殺」的導演楚原，都曾經拍過一些有份量的出品，尤其楚原，更拍過不少賣座的作品，這次唐書璇拍的「十三不搭」及楚原拍的「大刧案」拍攝態度仍然是嚴肅的，所不同者是「十三不搭」所反映的現實比較有深度，「大刧案」的楚原，雖然有反映現實的好心腸，好惜走錯了反映現實的方向。

唐書璇曾經以「董夫人」一片揚威國際，此片曾經在本港公映，在公映時熱心分析的都是雜文作家，反而職業影評人卻因為它是藝術片而用冷嘲熱譏的態度對之，在影評人中有一部份是「見錢眼開」主義者，寧可去捧收得而意識壞的片子，據說唐書璇拍第二部片子叫「中國的背後」是一部反共片，除了國外與台灣之外，香港是不能上映的，該片成就如何，我沒有看過。現在拍的「十三不搭」，此片雖然有藝術質素，但本質上是商業電影，用打麻將的角度來概括了中國社會空虛的一為了賣好友林翠面子而接受下來的，但不得不承認，電影藝術匠人拍攝此片態度是相當嚴肅的。

打麻將的確是中國社會由最下層至最上層普遍存在的消遣方式，它有娛樂性，也有賭博性，可以滿足人們逃避現實及滿足貪念兩方面。國片中以此為題材拍電影的的確沒有過，有的只是情節中的生活插曲而已。麻將成為電影主角這還是第一次。

骨，到他死時仍然如此。所以，當侯威不是絞腦汁去爲「前驅——檢驗者報」泡製頭條新聞時，他就用其過人的頭腦，想出些詭計來作弄「論壇報」。

以下就是侯威所使用的詭計的實例之一，「論壇報」上了大當，吃了個大啞吧虧。侯威花錢請了男女演員各一，男的扮成一個印度小邦的君主，女的扮做他的十四歲女兒。服裝和飾物都齊備而無破綻可尋。他們跑到市政府辦公室，拿出一些文件來要求那裏的職員替他們做證人，並紀錄在案。

據那印度王爺說他這次從東方而來的目的，是爲他的女兒在十四歲生日的那天揀選到一個丈夫。遲或早都不行，必須在生日的那天成婚，才能繼承數不盡多少千萬的財產。否則就喪失繼承權。

侯威已有精密的安排，他吩咐那兩個來自東方的印度貴族，須在市政府辦公室將要停止辦公前的一刻方才到達。因爲在這個時候，「前驅——檢驗者報」的記者已離開市政辦公室，但「論壇報」派在那裏的記者則仍在那兒，結果當然是他得到了這頭條的獨家新聞。此後，這個記者就一直跟隨着那「印度王爺」父女走遍了芝加哥，直到他們在一個地方找到了侯威所安排的一名男子，他答應立刻與那位「公主」成親，條件是得到二萬五千元酬勞，與及婚後儘速辦離婚手續。

後來，侯威有一天對一位朋友談及這個惡作劇時說：「實在說來，整個計劃都是顯淺易見，絕對所不合情理的。不過，在那個時代的芝加哥，我們所做的一切又何嘗不是很明顯地荒謬而不合情理的呢！」

結果，「論壇報」把「印度王爺」父女的故事，當做獨有秘聞而刊登在第一版上。同一日的「前驅——檢驗者報」也在它的第一版上大字標題，向「論壇報」道謝後者之刊登那個由頭至尾都是假的故事。並且說明那個與「公主」成婚的男子其實是「前驅——檢驗者報」的僱員之一。替他們主持婚禮的是一個假牧師。

侯威後來與高采烈地對人說：「那天，論壇報的頭頭們眞是成殼眼淚。這不是一件令人笑破肚皮的事嗎？」

【一】

對老千，專門混進結婚喜筵中冒充賓客，大做老千，這的確是現實社會常見的事，還有麻雀館的風光，大老板的以百萬爲單位的大賭，各聘專家企在枱後替老板分析牌章，打牌成癮，有如着了魔的不理家庭子女的爛賭客，藉打麻將逃避現實的老人等等，可說是五花八門，電影所涉及我們文化社會的空虛、浪費，以及這將利字掛帥的所謂社交生活，在電影中的確揭露得淋漓盡致。

唐書璇在賣弄喜劇效果時，也犯有不少不應該誇張的大大誇張，應該誇張的反而不誇張，譬如寫梁醒波與羅蘭一段，寫上海人打無奇不有的狂充作風，再誇張一些觀眾也會接受的，至於寫沈澱霞一組爛賭女人，卻未免誇張得過火，最好仍是鄭少秋的一段，那段劇情雖是浪漫的，但只要思想一個人走投無路時，藉賭博來作救命符，本質是可憐亦可笑的。鄭少秋在這短短的一段戲中，可以獲到他從影以來最佳演技的紀錄。

拍商業電影，應該是戲劇效果先於藝術效果，甚至編導必要時可以犧牲一些藝術構思去遷就戲劇效果，對於這一門學問，看來唐書璇尚未能掌握純熟，因此，電影中不少

與「大劫殺」

林巽

唐書璇仍然是很重要的。

楚原的「大劫案」可以看出是因爲程剛的「天網」不但賣座也得到好評，於是便打算循着這個成就風格，再拍一部同類型的電影。

但，程剛的「天網」不但有三狼故事的眞人眞事作號召，而且在寫現社會各階層方面的生活層，程剛的確比楚原豐富，楚原所抓到的只是倫理觀念與一些社會各階層的膚淺概念，對於眞實生活內容他的體驗是有限度的。

「大」片電影開首，完全與報章敍述恒生七百萬元大劫案情節相同，編導如有意反映現實，可以寫五個劫匪，都有正當職業，毫無所謂生活壓力，但因這個社會，物質生活引誘太大，迫使某些青年不安於現狀，想求發財捷徑，以爲做了一二單打劫生意可以置樓收租，做一個舒服的物質享受者，誰知打劫得手後，生活開消越來越大了，於是弄到無法收手，因此越做越大膽，直至悲劇收場爲止，這就有反映現實作用及有教育作用了。

可是「大」片卻走錯了反映現實的方向，編導塑造七個劫匪中的五人都以正面人物方式處理，盡量誇張他們犯行劫罪都是現實社會迫成的，我們只要思想香港有四百萬人，多數人部是眞正善良的人，要是每個人都像電影中的人那種想法，香港大約有超過二百萬人非去幹劫匪不可了。導演如果將劇中人當不幸走入歧途的反面人物處理，像「大」片這種演員陣容與製作，大可以拍成相當有份量的片子。亦可拍出對走入歧途青年有教育性的電影。

電影中有一點突出的是凌雲這個賽車英雄，突出凌雲從影以來沒有發掘的潛質，據所知，邵氏過去一直當凌雲飾演憂鬱小生的角色，這部電影當他成百分之百陽剛角色處理，可有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女星中，可以看出林珍奇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演員，可惜編導「大」片中塑造她這一角色，只是從美國電影橋段套過來的，在中國社會，像林珍奇與李修賢這樣的故事是沒法使人產生眞實感的。至於照戲論戲，處理得最有風格的是陳觀泰一段，這段戲可說是爲一個過氣明星的發洩。宗華父子一段佔戲不多，但卻是最具眞實感的一段，劇力也相當強烈，岳華、王鍾、井莉一段顯而易見編導是最偏愛的，但這段戲卻拍得最爲造作。所榨出的眼淚都是廉價的。不過可以看出編導的用心都是好的，在整齣電影中也如「天網」一樣，愛多於恨，不失爲意識健康的作品。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

向晚

普通人往往把涿鹿當做涿州，這是大錯特錯。涿州位於河北中部，而涿鹿則是位河北北部，即內外長城之間，平綏站經過居庸關山洞出口入延慶縣境，再西行，到懷來新保安，再進即涿鹿縣。

黃帝蚩尤

一般史書，大抵皆把黃帝視爲我國開國始祖，又稱軒轅黃帝。在長城內外，凡富有人家祖墳，在東北角多植「軒轅黃帝之位」石碑，以紀念其原始祖先。

但據考據家說，黃帝並非帝王名號，那是太古時代圖騰社會的一種標誌。每一圖騰（部落）皆各有一標誌，我們最早圖騰的標誌，必是尙黃，即以黃色旗幟爲誌，酋長穿黃色服，故後世遂以黃帝稱之。復因他發明了馬車（騾車），故又加上軒轅兩字，稱「軒轅黃帝」。

我華人究竟從何處而來？過去多從西方史家主張，是從中亞也即是阿拉伯的西北部的兩河流而來，因爲兩河流域，西方史家皆認爲是世界人種發源地，當然也就是人類文化發祥地。又因中國人自古以來皆尙玉，喜以玉做裝飾品，人死裝殮亦然。但中國不產玉，玉實產自中亞。可是自從我國河北、西北等地，屢次發掘出五十萬年前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後，史家觀

、文化、軍事中心，城牆周圍約十里，也許建於秦代，稱北郡，也稱上谷郡。據史記載秦始皇、蒙恬皆曾至此地。此城歷代皆有修葺，故到民國依然還很完整堅固。

唐末東突厥（土耳其）在我西北建立的「沙土國」，即以宣化城爲首府。沙土國李克用之子李存勗打倒後梁朱溫，遂自立爲帝即後唐莊宗。到了明初朱元璋做皇帝，分封諸子爲王，有一子即封於宣化。清代即以宣化爲直隸（河北）省北部首府，稱宣化府，轄十縣，設府尹、鎭守使。這裏有貢院，即鄉試科場，後改稱柳川書院。

入民國宣化府改稱口北道，民政首長稱道尹，軍事首長稱鎭守使，柳川書院改爲直隸第十六中學，另外又增設直隸第五師範。所謂宣化故事，即發生在柳川書院內。

據先父告：當他到宣化鄉試時，親聞一大掌故，多年前，有一江南讀書人方觀承落難宣化，貧乏不能自給，只好賣字爲生，他寫好了字持以向各處求售，柳川書院是最高文化機關，當然也成爲他求售出路，他寫了「柳川書院」四個大字匾額，書院執事自輕視其人，於接收後便隨便塞在書櫥了事。不料，多年後方觀承因治愈某太后痼疾，得膺直隸總督大位，時在乾隆時代。方於接任後不久，便欲

何，只得把打理乾淨的豬頭還人家。方太太自然異常難過，不免哭涕起來。方觀承乃安慰太太道：「賢妻賢妻你別哭，只怨自己太貧窮，一朝丈夫得了志，天天爲妻買豬頭。」

方太太聽後，破涕爲笑回道：「但願你成呂蒙正，妻則不是朱賣臣妻呀。」今方太太已成爲方總督夫人，也比呂蒙正地位不相上下，大可以揚眉吐氣了。直隸總督地位遠較他省總督爲高，袁世凱即由直隸總督爬上去的。方觀承桐城人，工詩詞書畫，且爲治河道大臣，辭海有傳，但上述事未載。

博王府的風光

寒梅

部隊繼續向內蒙古的博王府推進，在沙漠行軍作戰，別有風味。內蒙古的地方團隊全是能征慣戰的騎兵隊伍，平時以對抗土共，保衛家鄉爲主要任務。算是地方上的子弟兵，沒有戰鬭情況時，就放下刀槍，從事畜牧又恢復老百姓的本來面目，亦兵亦民的凝成一個堅強的戰鬭體。

我們部隊開進博王府的那一天，博王府的騎兵首領事先已接到情報，於黃昏時分，從遠處的山頭閃出兩隊騎兵，高舉旌旗和我們的尖兵連取得連絡的信號後，好像風馳一般奔下山來，距離二百公尺地方，訓練有素的同一個動作翻身下馬，很有秩序的肅立馬旁。爲首的一位是他們的騎兵司令，含笑前來相迎。我們的營長連忙迎上前去，握手寒暄。那位騎兵司令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東北話，只是鄉音重一點，營長是東北人，算得是大同鄉，當然是「相逢何必會相識」了！

部隊指揮官和指揮官相見歡後，部隊與部隊之間也互相行禮致意。跟着就由他們的騎兵前導，部隊浩浩蕩蕩的開進博王府。

顧名思義，博王府是當地一位旗王的府第所在地，可惜部隊紮營停當，已進入警戒狀況，我們連上是住在一座喇嘛廟裏，既沒有機會出來參觀博王府第，也沒有機會瀏覽這個府城，深感遺憾。卻意外的一開眼界，見到喇嘛廟內的風光。

喇嘛廟裏安裝的神像，都是牛頭馬臉，三頭六臂的形狀，看來十分恐怖駭人。更妙的是在每一座赤體的神像，都是左擁右抱着兩個赤裸的女體

[illegible]



「存在主義」的沒落

霍雲霄

一個人長期地感到生活枯燥、苦悶、疲倦，容易出言開罪別人，這種越過情理普通界線的言行背後，都由於這個人長期潛伏着對他生存的環境的厭惡，不幸的是他雖然厭惡了，但又不得不在那一個可惡的環境中活下去，並且無法找到一道使他感到愉快的縫隙，吸到一點愉快清新的空氣。這個人如果他是有寫作天才的，那股在他心中長期磨煉的創造智慧，可能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諷刺文學作家。當然等到他的作品受到歡迎，他的怨氣已經淡退，但那種文字風格及洞察世情的敏感功力，也可以使他保持着那股酷辣的文字風格。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曾經考據莎士比亞開始寫「哈姆雷特」時，正是他的父親逝世不久的事，又考查出他本是私生子，父親為了他的緣故只得移民到英國，因此證明「哈姆雷特」在父親被害後，對一切人和事的看透，出言有如匕首那樣鋒利，對人生絕望，以佯瘋態度來自我發洩，那創作力量，正來源他的痛苦心境。

每一個知識分子，都重視自己的生命價值與生存價值，對人生有很多渴求，另一方面，現實社會的種種並不能與他的心在起調和作用，那種經常的羞恨鬱結的情緒，便很容易將他磨煉成一個充滿心理病態的佯瘋者。有時覺得越是唱反調越使內心感覺到痛苦。

然而一個知識分子精神的可能走到偏狹境界，那並不是絕對的。譬如差利卓別靈的諷刺喜劇，都有一個同情在苦難中的失意者這一個基點，如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的重視理性與人道，並不是他們的生命前半段沒有受到冷酷現實的打擊，而是同為他們先行培養起對生命之愛及人類之愛這一個基點，那是說：他們是能夠從自身恩怨感受以外去體驗別人的人，所以才不將自己圍困在自己的生命之內作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但是作為一個太重視自己的生命價值的人，所以突出自我便成為最困難的問題。

「明報月刊」九月號刋出一篇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訪問譯文，我才知道這位哲學家已經盲了，於是我想這一篇短短的訪問文章應該是一個失掉了視覺的學者心裏的話，有好些談話是很有意義的。有一段沙特這樣說：「曾經有一段時期我相信我是不朽的，直到我六十歲左右。但現在，我知道我是會死的，我從不去想它……」我想，如果沙特今年只是四十歲，他所說的「不去想它」可能隱含着逃避的意思，可是現在他是一個七十歲的盲人，生命對他已經無可逃避，他的「不去想它」要不是像在老人院中的老人平靜地等待最後的日子，就必是打算從自身的痛苦感受之中超脫出去，重新回溯他在強壯的日子那樣體驗人生，否則如果他的感受，只困在一個七十歲的盲人生命之內，他能說什麼才可以使人共鳴呢。當然這並不是只指一個七十歲的盲學者，即使他只三十歲，而他與他的生存社會那麼不調和，他要想使人對自己了解，除非能超越自己的感受，擺脫在困境中的感受，他是無法有所作為的。我想沙特晚年的痛苦，並不是因為他盲了，而是他曾經轟動整個歐洲文化界的「存在主義」哲學，到今天已為大多數人鄙棄，知識界再不重視它。想當年，他曾經為了突出自己，特地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奬，也不惜向當權派挑戰。可是當時的當權派戴高樂卻視他如無物，沒有理睬他，使他沒法成為一個殉道者。今日談人的生存，並不是孤立的生存，人必保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保持自身的的生存，「存在主義」並不重視這些，它是驚世駭俗的，但消失得也快。

蚩尤是另一圖騰部落酋長，大抵來自中南半島或東南，他們北上與黃帝爭地盤，終至會戰於涿鹿，蚩尤大敗。到民國據涿鹿友人告，該處尚有黃帝廟宇云云。此史蹟我想可從「宣化府志」查出之。

宣化故事

宣化是長城內外區域的一個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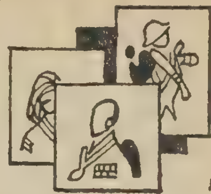
商店凡存方觀承字者，也皆如法泡製，引以為榮，足見世態炎涼，到處一樣。

此外，方還有一故事。當過大年時，賒了一個豬頭，提回茅舍準備以此豬頭享受一番，不料方太太剛把豬頭打理乾淨，肉舖伙計來了，說「有人欲以現錢購買，你們是賒欠的，所以堅持要收回豬頭。」方觀承無可奈

安。這段歷史我們無法求證，連告訴我們的那位長老也說是相傳下來而已，不過，當地老百姓路過門前時，一定下跪叩頭，叩在地上三響有聲，的確表現出他們信奉這一種宗教的虔誠！以上所寫喇嘛的出來，只是追述三十年前的路聽途說，三十年來也未進一步去了解求證，如有錯誤差偏，就算是傳說之過吧！

小啓：本欄所寫的「青年軍大兵生涯」，已拍成「血染山河」電影，定十月八日起在香港大舞台獻映，以慶祝國慶，敬請讀者轉告親友，熱烈支持，屆時踴躍觀賞為感。

寒梅敬禮



黃梨洲忠孝兩全

胡蓑之

在明末的忠貞之士，除了鄭成功、張煌言等人之外，尚有偉大的愛國者、思想家、歷史家及教育家如黃宗羲、顧亭林、王船山等人，也多半抱着義不帝秦的決心；特別是黃宗羲先生，於張煌言死後，更曾替他撰寫墓誌銘，銘中把煌言比之文文山（文天祥）。他認爲煌言較文山更有毅力，畧謂：「文山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而戎航海，甲辰就執，三渡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老人，又號南雷，另號雙瀑院住持，浙江餘姚人，生於明萬歷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〇年），卒於清康熙卅四年（一六九五），得年八十有五。據說明朝中葉時，梨洲有個祖先名叫廷璽者，本爲兄弟二人，其兄伯震外出經商，十餘年杳無音訊。而廷璽手足情深，也出門去訪尋哥哥，並將伯震的容貌、身材、年齡、籍貫等等，用紙寫上，沿途張帖，但走了近萬里路，仍沒有下落。

說來也很湊巧，廷璽有一天輾轉到了九疑山附近的道州（今湖南道縣），一時便急，就跑進了路旁的厠所去，順手將自己的雨傘置放在路旁。不料其兄伯震四處經商，這一天也正經過道州地，見路旁有一把雨傘，認出係家鄉的產物。因爲離鄉日久，思鄉心切，見到故鄉產物，便捨不得輕易放過，於是拾起拿在手中賞玩一番；且無意中見傘柄上刻着一行小字：「姚江黃小雷記」，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小雷正是他弟弟的別號，這傘難道不成是弟弟的東西嗎？就在這一剎那，廷璽已從厠所出來，兄弟二人，他鄉意外相逢，驚喜交集，畢竟失聲痛哭起來了！

這時道旁的人，問明原委後，也無不大受感動而歎息不已！後來兄弟二人返家團聚，鄉里也傳爲美談。因此，直到現在，餘姚黃族，仍舊以孝友傳家。

黃宗羲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他所受到的家庭教育，自然是不同尋常的。相傳他自幼就不歡喜讀死書，當他隨其父黃尊素在甯國府推官任上時，曾於天啓二年（一六二二），以十三歲的童子，由甯國赴餘姚應童子試，偶然從一所空樓下經過，他上得樓去，見有五六人在那裏，看他來了，慌慌張張地一溜烟便散去。他毫不畏懼，緊跟在後面去追，追到後來，把人追丟了，卻見有五通神的神傳供在那兒，他絲毫沒有迷信，只感覺到奇怪。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自幼就是一個大膽的孩子，所以後來才能以一介儒生而兼游俠之行，做出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來。

天啓三年，梨洲隨父親去到京師，那年他僅十四歲，卻已補博士弟子員了。他父親拿了些應考的書籍給他讀，可是他的志不在此，課餘之暇，卻喜歡讀些諸子百家經史等類的書籍，並且暗中還私自買了許多小說來看。看小說，在當時的世家子弟，顯然是一種不正當的嗜好；所以，他起先瞞着家人，爲的是怕受到責備和禁止他閱讀。但日子久了，終給他母親姚太夫人知道了，去告訴他父親。好在他父親是個極開通的學者，不僅未曾去責備他，反說道：「由他去吧，多看小說也可以啓發他的智慧的！」

梨洲的父親黃尊素，在熹宗時任御史，當時閹官魏忠賢得勢，妄作威福，一般小人都依附他，因此，他更專恣無忌，唯所欲爲。此時黃尊素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覺得小人當道，非國家之福。他既身爲御史，自以爲負有言責，就毫不客氣地奏上一本，對魏忠賢提出彈劾。其時魏忠賢炙手可熱，一手遮天，朝廷上根本就沒有是非可言，彈劾魏忠賢，無異以卵擊石！結果反受到削籍爲民的處分。過了不久，又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謝德繆昌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蘇撫周起元等同時被逮捕，終於庾死獄中！

黃尊素被捕之後，梨洲送他父親到郡城。其父尊素在路上對他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古今史事，家裏的書架上，存放着的「獻征錄」，可以翻出來畧讀一下。」梨洲自受此教益，便發憤讀史，自明代十三朝實錄起，一直上溯到二十一史，每天看一本，隨時用筆加以圈點。每天從天亮看到深夜始止，費了兩年的時光，才把這些史書讀完。所以，他後來才有那樣的偉大成就。

回頭再說他送父親到了郡城，他父親的好友劉念台在蕭寺中，給他父親餞行，劉念台是明朝的理學大家，他父親要他執業劉念台的門下。自此，他成爲劉念台的學生，也是劉念台最有成就弟子。

自他父親被害死的消息傳到餘姚以後，梨洲就下定決心，要去報仇。十九歲時，他草就了一份頌寃疏，袖藏長錐，離別家門，啓程入京，等他到達北京時，熹宗去世，思宗繼位，魏忠賢已被誅死，而閹黨餘孽，也都變成了一批喪家之犬！梨洲認爲父仇不共戴天，現在元凶雖已伏誅，然而那些羅織寃獄陷他父親於死地的走狗他，都不能輕易放過，讓他們逍遙法外，於是他告了曹欽程、李實、許顯純、崔應元、葉咨、顏文仲等六人一狀。曹欽程是當初迎合魏忠賢論劾他父親而至於削籍的人；李實是造成黨禍，置他父親於死地的人；許顯

純、崔應元是承審拷問他父親的人；葉咨、顏文仲則是獄卒，亦卽下手害死他父親以及其他死難諸忠臣的人。

當時，曹欽程已被牽入和魏忠賢勾結謀叛的罪名，定了死刑；只有李實力辯當初劾疏黃尊素等人的原文，並非是他自己所作，而是由魏忠賢取其蓋好印信的定本填寫的，所以墨在硃印之上。可是李實又恐怕黃梨洲鬧得他脫不了身，所以暗中又派人送了三千兩銀子給梨洲，請他不要再跟他爲難；誰知道梨洲反而以此欵項作爲他枉法買放的證據，上疏皇帝道：「李實在今日猶能公行賄賂，那末，他的辨詞爲揑造，可想而知，怎麼可以相信呢？」並在會訊對簿時，以錐子錐李實。但當初疏劾黃尊素等人的原本，是由空本填寫，乃是事實，因此，李實得以免死。

崇禎元年五月，刑部會訊許顯純、崔應元。黃梨洲在出庭對簿的時候，他又袖出長錐，刺得許顯純皮肉破碎，渾身是血。許因忍痛不過，便大叫道：「我是李定皇后的外甥，按律有議親之條，不應該受慘刑待遇的。」黃梨洲當庭抗辯道：「許顯純和逆閹當日互相勾結，造成寃獄，以致忠良盡死其手，應該和謀逆之罪同樣受刑事處分的。至於講到謀逆，則雖以親王如高煦（明成祖次子，後以謀逆爲宣宗所殺）、宸濠（爲明太祖第十七子寧王權五世孫，後徙封江西南昌，武宗時舉兵反，被王守仁所敗），尚且不能免於罪，何況區區皇后的一個外親呢？」於是庭上終於判許顯純、崔應元處斬，妻子則流徙充軍。這時，黃梨洲又以拳毆打崔應元，並把他的鬍鬚也揪了下來，帶回家去獻祭於亡父的靈前。

至於葉咨、顏文仲兩個獄卒，一天，黃梨洲也邀約了死難諸忠臣的兒子周延祚、夏承同等，一行前去錐擊葉、顏二人，致使他們受傷結果死於梨洲的手裏。事畢，他又邀約了受害的各家子弟，一同去天牢中哭祭，由魏大中公子魏學濂撰祭文，朗誦未畢，各家子弟都一個個的嚎啕大哭，旁觀的人也大受感動。其哭聲遠聞大內，連皇帝聽了也爲之潸然淚下，不禁歎息道：「忠臣孤子的哀號，使朕的心裏也爲之感傷萬分！」當時梨洲以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孤身萬里，慷慨進京，報殺父之仇，以大無畏的精神，做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舉措，不獨奸黨餘孽爲之膽戰心驚，不敢露面，就是當時一般朝野上下，也無不震驚於他的俠義之名。

由於明朝的科舉關係，當時的讀書人爲便於研究文章起見，很喜歡組織文社來互相研究，互相標榜。這般讀書人常以詩酒集會，其酬答唱和的作品，往往刻印公開，名爲社稿。倘若作品被人讚許推崇，那末連主考的試官，也會另眼相看的。所以，江南一帶，便文社林立了。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太倉名士張溥，集合了江區的匡社、中洲的端社、萊陽的邑社、松江的幾社、浙東的超社、浙西的莊社、黃州的質社、江南的應社合改稱爲復社，其規模聲勢，都是明代各地最大的文社。

復社的組織是依當時府縣的區域，每地推選一人爲首，管理邀約之事。它所標榜的宗旨，爲「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從這些看來，復社已自學術團體而進之爲政治性的組織了。崇禎六年，張溥在蘇州虎邱召集大會，「山左、江右、晉、楚、閩、浙等地，以舟車至者數千人，大雄寶殿不能容；觀者亦衆，無不詫嘆以爲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之後，復社的勢力更爲浩大，不但地方政治受其左右，卽中央政局，亦常受其影響。他們的勢力曾經做到可以影響朝中大吏的去留地步，稱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組織的政黨。而黃梨洲不僅是復社的社員，而且是主要人物之一。

因爲復社的勢力日大，不免受到閹黨餘孽和政府的猜忌，於是閹黨餘孽和當政者不惜用種種方法來攻擊復社。其時閹黨之一的阮大鋮蟄居南京，也組織了中江社與祥社，大事招搖，賄賂公行，置酒高會，以金錢與女色來收買天下士，名爲講學論道，以掩飾其劣跡，實則爲政治活動張本，並以對抗復社。那時一般君子受它牢籠的，也有一大半了。梨洲預料如不適時予以打擊，則阮大鋮將會成爲第二個魏忠賢的，於是他便在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七月，聯合了顧杲、吳應箕、陳貞慧，以及復社分子等一百四十八人，發表「南部防亂公揭」，以揭發阮大鋮的陰謀及罪行，從此復社便與閹黨餘孽結下了不解的黨仇。有一次，梨洲邀約了天啓忠臣死難諸子弟，大會於桃葉渡口，恰逢阮大鋮在秦淮河游船，梨洲一羣人少年氣盛，一擁上前，立在渡口，對着阮大戒破口大罵，使到阮大鋮又羞又憤，直把這一羣青年深深地恨入骨髓！

到了崇禎十七年，阮的機會來了，他因爲與馬士英共謀迎立福王有功，受馬援引，做了弘光帝的兵部侍郎，不久更爲兵部尙書。阮既上台得勢，就一意要報復前耻，便按照南都防亂揭中所列姓名，造成蝗蝻錄，以東林爲蝗，以復社爲蝻，想把他們一網打盡；並上疏請搜捕社黨道：「照得東林老奸，如蝗蔽日；復社小醜，似蝻出田。蝗爲現在之災，捕之欲盡；蝻爲將來之患，滅之勿遲。臣編有蝗蝻錄，可按而收也。」黃梨洲既爲復社重要分子，因而被逮捕入獄。不久，清兵南下，南都淪陷，獄中囚徒四散，他始乘機出獄，逃回浙江餘姚故鄉。其時，前吏部給事中熊汝霖，和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已起兵抗清，於是黃梨洲就跟他的兄弟宗炎、宗會，毀家勤王，並糾合了當地青年數百人，組成一枝抗清的義軍，稱爲「世忠營」，爲保家衞國而戰，他們並曾徒步到萬壠去迎接魯王來監國後，梨洲首先被任爲監察御史。

黃梨洲認爲當時掌握軍權的方國安、王之仁等人的防禦計劃錯誤，便致函王之仁：「公等不從赭山（浙江蕭山）進軍，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勸他：「崇明地位在長江之口，乃是江海的門戶，何不派兵去擾亂崇明？像這樣去做，也足以分北兵跟我在江上相對的勢力。」但大權在握的方國安與王之仁，則以梨洲年青不懂軍事，置之不理，因而反清義士遂處於不利地位。





火種

〔十一〕

林學政

有三位同學，在隊伍離開學校時落了隊，聽說被黨委會抓了去。學生得到消息，立刻前往佔領黨委會，要求釋放被捕同學。他們並派出一部份人馬下鄉，向農民宣傳，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告武漢同胞書」，號召大家共起響應。同時派遣代表到漢陽二中、三中和武昌、漢口各學校，請求支援。

這時候已到下午，縣的共政領導鑒於情勢愈演愈爲嚴重，就調動了六七百名工人和退役軍人，手持木棍鐵尺，以自動的愛國者的姿態，衝進爲學生所佔領的黨委會。一場混戰，毫無作戰經驗的十多歲的孤子們，被打傷了一百二十六人，其中有一個被擊碎頭蓋骨，另外一個胸部被鐵尺貫穿。學生們被迫退回學校，他們帶走了五個工人，七個幹部作爲人質。工人和退伍軍人尾追不捨，但學生堅守校舍，雙方相持不下。縣長又趕到學校裏，不但是談判沒有結果，差點又給憤怒的學生綑綁起來。

這天晚上，學生們一面在校內組織了起來，配備刀子、標槍、木棍作爲武器，放哨戒備。一面準備攻擊縣廣播站、電廠，等全市電燈熄滅，就計劃搶軍火，刼監獄。

很明顯的，這是有政治企圖的暴動，省當局立卽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沒有等學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前，派出人民解放軍，把這場紛亂敉平了。後來王建國、楊松濤、鍾毓文幾個領導分子，查明是國民黨潛伏的特務，在武漢人民鬬爭大會中被鎮壓了，附從的學生們，陸陸續續的接受了黨的幫助，在勞動教育中改造自己。

也許是這「小匈牙利事件」使黨提高了警覺，不過一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事實眞相並非全然如此。總之，從這次事情之後，黨對雙方方針的政策作了一個一八○度的轉變。

漢陽一中學生鬧事是六月十四日結束的，同一天，由中央直接派來的工作組組長李邦延同志，到達了福州師院。

夜已很深，黨委辦公室裏燈火輝煌，李邦延同志正在向校黨委委員和各系支部書記，傳達中央指示。

「黨指示我們，這次鳴放運動使很多階級敵人暴露了出來，現在，我們應該起來剷除毒草了。毛澤東同志說：『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有了政權便有了一切』。同學們，槍桿子在我們手裏，政權也在我們手裏，我們不怕那些右派分子鬧事、造反；讓他們吵翻了天，也絲毫改變不了黨的決策。我們不必要把他們全部消滅，只要把他們鬬臭、鬬倒、鬬垮，給他們戴上『帽子』，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同時更可以留着反面教員來教育廣大人民。

「至於怎樣開展運動，怎樣發動羣眾，同志們只要掌握住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所指示我們的話，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但在一個時間內只有一個主要矛盾；我們要集中全力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等主要矛盾解決之後，次要矛盾又變成主要矛盾，這是黨歷次鬬爭的基本理論。在這次反右鬬爭中，黨的策略是：分化瓦解，孤立爭取，利用限制，多個擊破，殘酷鬬爭，無情打擊。我們不能放過一個右派分子，寧可寃枉好人，不可錯放壞人，這是十分重要的。

「各位同志散會回去後，跟支部委員好好研究，訂出具體措施，明天晚上再來這裏開會討論，決定步驟。黨要求全國一盤棋，我們學校也要全校一盤棋，所以在支部與支部之間，要互相呼應，行動一致，不讓敵人有利用間隙的機會，中央對工作組的指示中，特別強調和剖析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普遍是反動的，各位同志務必要注意到他們的細微末節，要知道我們這次的敵人，比以往歷次鬬爭的對象，要來得狡猾與惡毒，不把這些毒草連根拔掉，我們就會亡黨、亡國、人頭落地。」

各系的黨支部在第二天開了一連串的會議，製訂具體可行的作戰計劃，在晚間由工作組召集的黨、支委會議上，提出討論，並作了決定，積極的展開工作。

物理系的問題比較嚴重，因此，系黨支委會鳴顯得特別賣力。

物理系反右運動的步驟，是以系裏黨團員學生爲基幹，要他們個別的找一些想爭取入團入黨的積極分子漫談，告訴這些人，這是效忠黨團最好的機會，只要表現積極，勇敢鬬爭右派，那麼組織會加

強對他們的信任，以後會有更好的工作崗位，前途當然也是黨的美好的；一句話，他們是否能成爲毛澤東同志的子弟兵，關鍵在於這次反右運動作爲。

打擊敵人，當然要先做輿論上的準備，標語和大字報，是輿論的先鋒，筆墨紙張，黨可以無限制的供應，號令一響，大家必須對準了目標，開始猛攻。

曾鳴早就跟支部委員，關在辦公室裏，圈定右派分子的名單了。經過研究，初步確定鬪爭江朵英；她，就是擎起而攻之的目標。

保證第一次鬪爭卽獲全勝，挑選江朵英頗爲適合，她是個女生，比較脆弱，她的家庭狀況很曖昧，同時是她先挑起其他學生對黨產生仇恨，言論和筆鋒都很毒辣，把她鬪倒，旣可造成形勢，鼓舞士氣，又可以給所有的右派來個下馬威。

曾鳴向工作組彙報以後，就開始調兵遣將，着手佈置。由一個支委組織黨團學生，專門翻江朵英的家庭歷史檔案，這部份工作必須深入她家長的工作單以及戶籍所在地公安政保部門；一面責令物四的黨小組和團支部，運用突襲和分化，收集她在學校中的生活材料。這是一件大事，黨必須有妥善的準備，才能馬到擒來。

工作在秘密中加速的積極進行，只兩天時間，一切順利成完；江朵英的家庭和她生活與思想的黑暗面，完全在黨掌握中；他們偷到了她的私人日記，爲黨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系黨支部立卽動員，採取行動，有專職寫大字報批判她的，有的置會場的，有組織積極分子分佈會場中活動的。

一天之間，物理系風雲變色，到處貼滿了批判江朵英的標語和大字報，而且還在不斷貼出。

「打倒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江朵英！」

「澈底批判江朵英的反動謬論！」

「爛透了的江朵英是不折不扣篡黨陰謀家！」

「請看江朵英的罪惡世家——

江朵英的老子，是個混進革命工人中間的王八旦，他在國民黨時代，出賣階級同志，討好國民黨，自己升官發財。解放後，投機取巧，混進革命伍隊，想遮掩手上兇着的鮮血，被黨一腳踢出工人隊伍……」

「江朵英是不要臉的右派腐化分子，一天到晚想勾搭男生，在宿舍裏搽脂抹粉，看黃色小說。」

「……………」

爭看大字報的熱況，已大不如前，只有少數學生擠在那裏嘻笑着說些猥褻下流話。

這時，江朵英已被傳喚到黨支委會曾鳴的辦公室裏，要她檢查自己的反動思想。

「書記同志，我有什麼錯誤？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才寫大字報、才發言，完全是基於一片愛黨，愛國的熱忱，你應該檢查中央方針指示！」

「朵英同志，因爲你是團員，黨特別照顧你，希望你跟我們合作坦白的交代。不錯，這次運動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但毛主席並沒有要你攻擊黨。不管怎樣，我已經警告過你了，你自己考慮。」

「謝謝你的照顧，書記同志，我沒有攻擊黨，我只是提供了事實眞相，至於陳正東汚辱女助教，女同學的事情，眞憑實據，被害人願意出面作證。……」

曾鳴勃然色變，猛的一拍辦公桌，厲聲說：

「江朵英，你眞是執迷不悟，回去好好準備，明天要坦白向同學們檢查交代！」

「我沒有什麼可以交代的！」

江朵英實際上已被看管，她搬出原來宿舍，被安置在一個單獨的小房間裏。

曾鳴又找幾個和江朵英比較接近的同學，進行談話，幫助她們認識江朵英的錯誤，要她們在開會時出來揭發。

第二天，系辦公室和黨支部聯合通知物理系全體師生，集中到系的小禮堂開會。

會堂裏貼滿了標語，台上橫懸大幅紅布，綴着白紙剪起來的幾個大字：

批判鬪爭右派分子江朵英大會

大會開始，首先由曾鳴講話：

「同志們，今天我們批鬪右派分子江朵英，我們都知道江朵英在鳴放期間，不斷的利用黨的寬大，極其惡毒的攻擊黨，汚衊黨，陰謀打擊黨的威信，爲復辟資產主義打頭陣。如果我們讓右派分子篡奪了政權，那麼無產階級專政就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中國就要變色，千萬人頭就要落地。現在，正是考驗大家是否忠於黨，忠於國家的時候了，大家要拿出勇氣來，跟與黨，與國家爲敵的右派分子，作你死我活的艱苦鬪爭。

「同志們，我們對敵人千萬不能心慈手軟，千萬不能存有溫情主義，千萬不能有不劃清敵我界線，無原則的感情。我們一定要記住，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現在，我們把江朵英帶進來，叫她向大家坦白交代反動思想！」

江朵英在兩個有黨員身份的女同學的護衛中，被帶進會場。

她一走進來，經過組織的學生，立刻拉開嗓門喊口號：

「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江朵英鬪臭、鬪垮、鬪倒！」

「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江朵英向人民低頭認罪！」

江朵英略顯憔悴，神情也有點萎頓，大概是澈夜未眠。她站在台上，先是愕然的會場掃視一眼，然後抿緊嘴，雙手緊緊的互握着，懍然的面對着狂風暴雨似的叫囂。

曾鳴向台下做了個手勢，會場復歸靜謐，江朵英開始了她的檢查。

「我，江朵英，一九三六年出生，福州市人，家庭成份是工人階級；我在一九五二年入團，我是黨的忠實信徒，全心全意忠於黨。鳴放運動中，我寫過大字報，我首先發起創立民主，並且第一個上台發言。我承認對黨的批判有過激的地方，但我是站在愛黨的出發點上，愛之深，責之切。毛主席要我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做了。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別的錯誤，我願意接受羣眾的幫助，指出我錯誤的地方。」

江朵英說得很簡扼，口氣也很肯定。她檢查完了之後，曾鳴就宣佈讓大家自由發言。

於是，同學接二連三的登上台。

（上接第七頁）

辮子，還可以出家當和尚，在毛澤東統治下，成嗎？爲什麼越南撤僑問題引起海外人士的激憤，因爲彼此環境太相同了，越南十家反共華文報社社長，全被越共殺掉，如果毛幫佔了香港，則十家華文報社社長的今天，便是我們的明天，此種蒼涼悲壯的心情，豈是身處在全世界最平安地方的人所能想到的。

越南事件發生後，在香港的反共文化人，很少人相信香港眞到淪陷的一天，政府有辦法把大家接走，於是中立者變左，反共者變中立，這種情況在香港的人有目共睹，請問榮先生，眞正愛國人士矢志同共黨拚到底的人，有沒有權利向許大使提出指責？許大使所誤者又何止越南而已。

其他榮先生指責拙文不盡不實之處，若逐條駁斥，文字太多，茲將六月十日台北出版之展望雜誌一文錄後，此文發表在拙文之前七十日，我如果當初看到這篇文章，我就不會再寫了，因爲展望這篇文章，語氣比我激烈，內容也比拙文豐富，同時自立晚報也發表類似消息。榮先生身在台北，大文又一再說到「據多方瞭解」，何以未看到展望同自立晚報，獨獨找上我這個海外的人，是不是向我頭上戴帽子比較容易。

拙文發表之後，又見到阮樂化神父在立法院所提質詢（附後），與拙文內容大致相同，阮神父僑居越南，成立「海燕特區」，自組華僑子弟兵與越共戰鬪，蜚聲世界，政府特遴選爲立法委員，他的說法應該是最可靠了吧！有阮神父爲拙文作證，我也不必再同榮先生爭論其他了。

許紹昌愧對越南華僑

江左散人

□揮淚話西貢撤僑□

大使館館員及眷屬，直接間接關係的親友，全部有計劃的安全撤出；大批傢俱電器設備，連四輛法國名牌轎車也運回來了，可謂寸草不留。

然而，僑胞逃出來的卻寥寥無幾，所謂已撤出忠貞僑領五百人，完全一派胡言，不知道許紹昌大使的臉會不會紅？

中南半島易色，越南悲劇迅速發展，越共於三月八日向邦美蜀發動攻勢後，越南節節失利，戰局全面惡化，以迄四月卅日楊文明投降，西貢淪陷爲止，短短五十二天，越南共和國便消失了，如今已成爲歷史。

撤出僑領屈指可數

這是七十年代人類的大悲劇，多少人無家可歸，多少人流離失所，越南華僑（華裔越籍）一百五十萬人，而撤出來的只有千分之一，那些忠貞愛國的僑領與華僑父老不幸淪入竹幕，究竟是誰責任？

許紹昌大使兩度向民意機關報告（立法院及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舉行兩次記者招待會（中廣公司及外交部），自圓其說，都是一派胡言。我海軍共派出了四艘艦艇，第一批接運回來的只有十人，第二批撤出的難民一千三百餘人，其中華僑八百五十五人，大部份爲漁民及「愚民」，由大使館發給護照者僅九十六人，換言之，撤出的華僑一千人不到，這個數字，經過嚴格分析，除了半路上檢到的漁民及糊裏糊塗上船的「愚民」外，實際人數不及百人，所謂已撤出忠貞僑領五百餘人，不知道許紹昌大使臉會不會紅，越南華文報負責人、華僑中小學校長、教員、各幫幫長、總幹事及秘書，究竟有幾人？直到目前爲止，逃出的忠貞僑領屈指可數，寥寥幾個人而已。不過，大使館的同仁及眷屬，直接間接有關係的親友，近兩百人之衆，全部分批安全撤出，這是許紹昌唯一的貢獻。

使館撤退寸草不留

大使館的眷屬及關係人員，早在一個多月前便有計劃的撤退了，到了四月廿二日，第二批百餘人乘美國軍用飛機，飛往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再由我空軍接運回來，除了朱陳造、許步雲、杜予賢及張文和等少數僑領外，均爲使館人員，從海空兩路撤出的，包括正式館員、雇員、眷屬及使館人員的親友等；許紹昌大使、新聞參事羅輔聞等少數館員爲第三批，他們於四月廿六日乘「華航」最後一班班機飛離西貢。

大使館的撤退，從容不迫，工作人員及眷屬，直系旁系親友，甚至越南籍的下女、工友、司機都沾了光，統統撤得一乾二淨。還隨身携帶大批的傢俱、冰箱、電視機、汽車及電器設備，有的人連熱水瓶也帶出來了，可謂寸草不留，一乾二淨。然而，成千成萬的忠貞華僑，無錢無勢，消息又不靈通，只好坐以待斃，聽任越共清算、鬪爭宰割了。

不顧華僑搶運財物

四艘海軍的L·S·T登陸艇，先後駛往越南，老早停在距離西貢一百一十公里的頭頓（泳槽）了，卻不見有人上船，由於大使館事先未作妥善安排，華僑們壓根兒不知道政府派船撤僑，海軍健兒在艦艇上遙望擁擠的人潮亂成一片，卻愛莫能助，基於國際公法的規定，海軍不能上岸去拉人，否則便有侵犯領土之嫌。

當第一批兩艘登陸艇駛抵高雄時，諾大的艙位

，僅僅載運了十位難胞，其中七人爲大使館眷屬及小孩，忠貞華僑只有三個人，那就是越南聞名的富商翁家的老七翁業祺，陳敦敬及劉義旺（崇義中山中學董事長），他們都是個人花錢想辦法逃出來，然後上了船，兩艙L·S·T型登陸艇，裝滿了許紹昌大使以次館員及有關親友們的財物，包括全部傢俱，電器設備，法國名牌PEGEUT 504豪華轎車四輛（每輛美金五千五百元，但運到台灣價值高了三倍，據說，已經脫手賣掉了），及日本豐田牌等其他各型大小轎車；西貢淪陷前，一片混亂，電化品一文不值，一輛賓士汽車只賣兩百元美金，大使館搶運電器設備，由海軍的登陸艇免費運回來出售圖利，實在令人失望。

發照萬本撤僑百人

第二批兩艘登陸艇接運的難民，也不過一千三百餘人，其中華僑八百五十五人，大部份是在海上遇到的漁民，與一些毫不知情的「愚民」；一項鐵的事實不容否認，那就是越南華僑親友在台北代爲申請護照，外交部發了一萬多份，而安置在高雄九曲堂的第二批難民八百多人中，大使館給予護照的只有九十六人，其他七百多人沒有護照，不知許紹昌大使作何解釋？

許大使一再強調，「發給護照只能表示其返國抵台手續合法，並不能一厢情願表示其能合法離開越境」，這未免太「外交詞令」了，美國大使館利用美軍電台廿四小時不斷廣播，提醒美國僑民撤退，到指定地點報到，我國大使館卻並未採取此一措施。

華僑到館使打聽消息「一問三不知」，大使是僑民的褓姆，並非發了護照就了事，何況政府已下令撤僑，派了船接運，許大使不僅未認眞執行，甚至根本未通知衆多忠貞華僑，外交部臨時撥交美金一萬五千元作爲撤僑的經費，許大使分文未動用又帶回台北，所謂撤僑，究竟撤出了幾個人，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何以向國人交待？

越南華僑早已集體入籍，依照規定，越南人非經批准，不得離境，但華裔例外。遠在阮文紹總統四月廿一日宣佈辭職以前，華僑們請領華裔證明書及護照，以便早日逃出西貢，據說，申請手續不單純，甚至傳出「出賣護照、證書圖利」（每本護照暗盤美金一千元），我們絕不相信這一事實，然而以中越邦交之篤，雙方傳統關係而言，站在大使館立場，有主動向越南當局爭取的義務，爲了權宜之計，相信越南政府會考慮放寬華裔越人出境的，可是許紹昌並未試探過；退一步說，陳文香上台後，解除了此一限制，距離西貢淪陷還有九天，大使館仍然可以把握最後時間，安排忠貞華僑撤退，至少不致於如今日之狼狽，置衆多忠貞愛國僑胞與僑領而不顧，當四月廿六日許大使返國時，很多僑領與僑胞，還被矇在鼓裏，頭號僑領如李頁臣者，早就自行離去了，二號以下的也是自掏腰包雇船，用盡各種方法逃亡，使館未助一臂之力，僅有總幫長朱陳造等是在兩次主動探聽消息後，許大使才臨時通知他們乘飛美國軍機撤出的，越南十個幫長半數未撤出，無數忠貞僑胞淪入越共魔掌，許紹昌大使何以向國人交待呢？

前駐越使館人員撤僑未善盡職守

僑選立委阮樂化提質詢

致許多反共人士遭殺害

（本報訊）僑選立法委員阮樂化昨天在立法院質詢時，指責我前駐越南使館人員，在這次自越撤僑中，顢頇無能，有虧職守。

阮委員說：最近西貢傳出，不少反共報人及僑領被槍斃或者服毒自殺。而所有過去參加反共工作人員都一一被迫向共黨報到，聽任宰殺。但是許紹昌大使卻說：「五百名忠貞僑領，已分批接運回台，其餘忠貞僑胞，亦已有妥善安排」，顯屬自欺欺人之談。

他表示，越南僑胞逃不出來，並非完全由於越南政府的阻撓，而是他們來不及逃出。我駐越使館眷屬早於西貢淪陷前一個月左右，便先後撤出。但是大使館到了情勢惡化時，竟對僑胞之請問「一問三不知」，特別是使館撤退前幾天，辦公室即空無一人，僑胞數百蹲伏大使館門前，惶急如喪家之犬，許大使卻謂已盡全力護僑救僑，誰能相信？

這位曾經在越南領導反共的立法委員沉痛地說，我海軍出動的登陸艦四艘，至少可載八千至一萬人，這四艘船在頭頓海外停泊待命，我使館竟封鎖此消息，不讓僑胞知道，因此，第一批回來的兩艘船只載回僑胞十人，汽車四部，第二批救出八百五十五人，都是自費購買漁船逃出公海，由我回程兩艦救起的，這是怎樣的救僑護僑，難怪僑胞切齒痛恨！

他建議應對此次救僑護僑之失敗，檢討策進，懲前毖後，挽回僑胞對祖國的向心，而慰枉送性命的僑胞於九泉。

（中國時報九月廿六日）

中國抗戰實錄 【46】

辛亥革命與日本

民眾反清呼聲沸騰

清廷的統治，已經墮落到絕望的深淵，由於「八國聯軍之役」（義和團事件）敗北的結果，而在一九〇一年九月簽訂了包括爲擔保賠欵乃將關稅、鹽稅管理權出讓給列強、簡直是和殖民地同等地位的「辛丑和約」。還有，聯帶地發生了俄軍以義和團騷亂爲藉口、進入東北地區盤據不走的事故。

更且在一九〇四年爆發了「日俄戰爭」——雙方爲了爭奪在中國的權利，而把中國的領土當作了演出全武行的舞台；至於清廷則連面對如此的情況也都失掉了自主國家的發言權。

民眾對於清廷的反對呼聲，沸騰而又沸騰，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一些主要革命運動，則有如下述：

由吳敬恒等人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在上海結成「愛國學社」。這個學社是以中國教育會的名義所發起的組織，而實際則爲在東南亞各省的革命團體。

接着，是吳敬恒、馬鏡如（黃賓華僑，曾接應孫先生組織興中會）等人爲要求俄帝自東北撤軍，而於一九〇三年四月在上海舉行的「拒俄大會」。

由黃興、宋教仁等人於一九〇四年一月在長沙組成的「華興會」。

由胡瑛、呂大森、宋教仁等人於一九〇四年六月在武昌組成的「科學補習所」。

繼之，有蔡元培等人於一九〇四年八月在上海組成的「光復會」。

科學補習所曾經和黃興等人結合，策劃起義；雖被查封鎮壓，但是後來成了在武昌對清軍進行滲透工作的中心，對於辛亥革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留日學生活動積極

在另一方面，形成革命根據地的日本，以中國留學生爲中心的革命活動，也相當地積極。

早在一八九九年，就有楊廷棟等人以住在東京、橫濱的留學生爲對象，刊爲「譯書彙編」、有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見」、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等著作，以中文介紹給留學青年，啓發思想。在第二年，又有馮自由（馮鏡如之子）等在橫濱創辦的「開智錄」（旬刊），專事發揮自由平等的學說。

一九〇一年春季，由兩廣留日學生在橫濱組成「廣東獨立協會」，孫先生也曾參加。緊接其後，又有沈翔雲、楊廷棟、張繼等人創刊「國民報」，爲最早在日本發行的「革命機關報」。

面對着這一些革命運動，日本官方接受了清廷的要求，開始嚴加監視。

一九〇二年四月，爲紀念漢民族國家——明朝的滅亡，由章炳麟、秦鼎彝、馮自由等人發起在東京上野精養軒舉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以及次年四月爲抗議俄帝佔據東北而結成的「拒俄義勇隊」（後改爲「軍國民教育會」）等活動，都有過被日本官方命令中止或解散的痛苦遭遇。

由吳敬恒等中國留學生責問清廷駐日公使蔡鈞的事件，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一九〇二年七月。吳敬恒在此一事件之後，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回到上海，盡力於組織前述的「愛國學社」。

曾經密設軍事學校

還有一件爲孫先生所親自進行的活動，就是一九〇三年七月在東京青山開辦的「革命軍事學校」。由於清廷公使館恐懼留學生參加革命運動，而將私費學生摒絕在日本陸軍的大門之外，於是孫先生乃以這些學生爲對象，開辦了這麼一個秘密學校。入學學生十四人，聘請由犬養毅介紹的日本騎兵少校小室友次郎、步兵上尉日野熊藏擔任教官，躲過警察的注意，實施一種游擊戰術的軍事訓練。尤其日野熊藏，就是日野式自動手槍的發明人。

開始的時候，學生們在東京牛込租賃房屋上課，後來遷移到青山練兵場附近，白天觀察日本近衛師團的訓練，晚間則在日野的寓處學習戰術。然而，在不久之後，孫先生一離開了日本，學生們之間意見分裂，只進行了六個月便解散了。

組織同盟會

一九〇五年夏季，孫先生由法國乘法輪 TONKIN 號，於七月十九日抵達橫濱。



先烈史堅如

這個時候，在孫先生的腦子裏已經規劃好了以三民主義建設中華民國的藍圖。

歡迎國父盛況空前

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達到了八千人。自第一次廣州起義以來的十年之間，革命運動的幅度日見擴展，留學生們都在延頸跂望着領導者孫先生的到來。八月十三日，東京的留學生在麴町區飯田河岸的富士見樓餐館爲孫先生舉行歡迎會，蜂湧而來的聽眾約有一千三百人，會場擠不下去，有幾百人待在場外，一時使交通爲之阻塞。孫先生舉出以獨立精神而強國的日本和在清廷統治之下日趨衰弱的中國作比較，同時呼籲「要憑我們的力量，使中國成爲共和國；使中國重建。」

這個時候的情況，日本警視總監安立綱之會向內相、文相、外務次官、神奈川縣知事以甲秘字第二四八號公文作了如下的報告：

「昨日（十三日）一時開始，在麴町區飯田河岸富士見樓舉行清國亡命者孫逸仙的歡迎大會。發起人爲清國留學生程家檉、田桐、彭啓策三名，到會該國留學生約一千一百名，四時三十分宣告開會，孫逸仙站起來，發表了如左的演說：

「『我曾在五、六年之前來遊日本，（中畧）目前的境遇，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已爲各位之所了解。我深切盼望於各位的，是要奮勉力學，使今後脫離列強干涉，而保持獨立國家的體制。』云云。」


參加惠州起義被清軍捕殺日人山田良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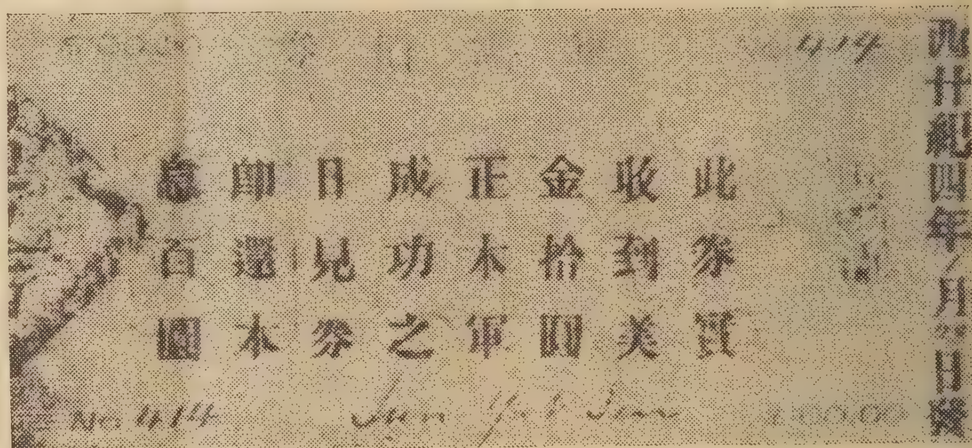
結識黃興宋教仁等

孫先生這次來到日本所結識的人們，有華興會的組織人黃興、宋教仁……都是革命同志，不僅參加了後來的辛亥革命，而且是孫先生的左右手，都成了領導中華民國的得力人才。

黃、宋兩人，曾經計劃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舊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歲的「萬壽節日」，在長沙祝壽會場萬壽宮安置炸彈，炸死全省祝壽文武官員。但因計劃被洩漏而失敗，乃亡命日本，發行革命雜誌——「貳拾世紀之支那」。

黃興後來在辛亥革命時，成爲戰時總司令，擔任前線軍事作戰的總指揮。革命成功，孫先生出任臨時大總統，組織政府，黃興就任陸軍總長，擔負一部門的責任。及至第二次革命，起兵討伐袁世凱，失敗後，遂亡命美國。

宋教仁於辛亥革命時，以督戰身份和黃興等人併肩作戰；在革後的臨時政府，以留學日本所得學識受到重視，而被任爲法制局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大部份內容，都是採用他的提案。其後，爲了封鎖袁世凱陰謀，乃提倡將同盟會和其他革新黨派合併改組爲「國民黨」（和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名稱有別），並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八月組成國民黨時，擔負了主要任務。但及至一九一三年三月，竟被袁世凱所派遣的刺客在上海暗殺；而此一事件，遂成爲第二次革命的導火線。


在美國發行的革命軍需債券。

汪兆銘（字精衞）也是在這個時候和孫先生結識，他後來在一九三八年膺選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一九四〇年卻背叛了中華民國，和日本軍閥勾結，在南京製造傀儡政權，擔任主席。

在當時，孫先生曾對黃、宋兩人強調：「現在的中國，內部紛爭比列強瓜分更值得憂慮。如果每省各自任意發動革命，則反而予各國以干涉之機，是則中國將必亡無疑；故而目前革命同志必須聯繫合作。」黃、宋等人也同意這一論點，所以這一次談話，便成了導致建立中國革命同盟會，領導革命成功的起點。

日本治安機關，對於孫先生等人的積極活動，並沒有怠慢其警戒工作。八月十六日，神奈川縣知事周布公平以秘甲字第二〇四七號公文向內相報告：「未見有客人訪問來往，但屢屢上京（由橫濱到東京），只不過是與在東京的本國留學生聚會。然而，其本人（孫先生）最近頗爲意氣昂揚，似乎是自己感覺到貫澈宿志的時期業已接近，而甚爲得意。」

又在八月三十日以和十六日同一發文號碼報告：「昨日（二十九日）所發行的二六新聞雜報欄內，載有廣東陸軍提督派遣刺客要暗殺孫逸仙，經秘密調查結果，並非事實。」

號召各派組同盟會

孫先生號召各派聯合的主張，很快地得到了收穫。七月三十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舉行由各派統一組成新秘密革命團體的籌備會。


國父（右）與馮自由（左）在日本。

我的回憶

李漢魂

予所歷八年的軍事教育過程中，以陸軍小學所留的印象最深，而受益亦大。蓋不特黃埔的環境幽美，令人留戀；而校中管理周到，學術教授，鞭辟入裏，其內務之淸潔整齊，及課外運動之活躍，每一作息言行，俱寓有教導上進的意義，而於潛移默化中，養成軍人的精神與確立軍官的基礎。同時以人數無多，師生間之關係及感情甚為親切，除規定正課外，每因教師之特長與學生之興趣，而特加教授。如予之對於史學稍有心得及詞章畧知門徑者，即幸拜楊果庵及陳伯任先生之賜也。

武昌陸軍預備學校

該校位於武昌城外十餘里之南湖，予於民國三年冬與粵省陸小第五六期及三四期同學之一部共約二百人升學，同時來此肄業者為西南各省籍，對校務措施，雖未盡能滿意，唯一般科學上的教官，多屬各有專長。文史方面，亦不少科甲遺老，課程則與高中相若，埋首研讀，亦堪共慰，所惜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發生，本校被解散者數月，學業與時間俱荒廢不少耳。

因武昌為辛亥首義之區，袁氏特加注意，督軍王占元既嚴行防範，本校之子彈刺刀亦全被收繳，並派將軍孫武來校監察及全體舉行效忠宣誓，羣情憤慨，反袁的情緒日增。時湖北方面之反袁運動，以居正先生為中心，而田桐、蔡濟民兩先生則在漢口租界秘密活動，與本校切取聯絡。予即於此時以田桐、張孟兩先生介紹，在日租界某醫院由田代居正主盟，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已而袁氏之進行愈急，對校之防範亦愈嚴，例假不許外出，且有同學數人被扣留，予亦嫌疑甚大，乃假裝吐血，承本連素喜詩學而畧通醫術之排長陳惜逝特加保證，准赴城裏醫院檢查，復賴聖公會美籍老牧師韋德新殷勤掩護，得以安全過江；旋被校命開除，乃遄赴上海，寓法租界淮河路，聽候黨命。迨陳其美先生突被行刺，上海活動稍停，而反袁護國的軍務院又在廣東肇慶成立，表兄龐玉輝奉命返高州招兵，電邀偕行，當即南回相助。未幾帝制失敗，預備學校復課，凡因反袁而被開除者俱召集返校，予遂繼續上課，以至民國六年畢業。在此三年中，國事及校務固然變化很大，而在予生活及意向的過程中，亦有一些頗堪記述者，即「雪梅影」事是。

予幼好文藝，時軍校亦重國文，教師大身一都上選。李蓉舫先生乃福建的前淸進士，在本校素負有「國學大師」稱號，於第一學期稽核全校國文卷時，原已給一蘇籍同以一百足分，迨閱及予卷，大加欣賞，乃特加二十分，並提出校務會議通過，遂開一百二十分之特例，各同學作為談資，且每多慫恿逕向各報館及短期出版社投稿，卻亦迭有所獲；復以當時對於六朝文體，異常風靡，年少好勝，乃竭了一年許的節約操課時間，並承閩桂籍同學施淨甌、黎民柱之多助啓廸，及廣東鄧養光、韓漢英、林廷華等亦樂為抄錄，卒成一部十萬餘字的「雪梅影」俠情小說，而透支精力亦多，適以袁氏帝制事發，帶稿匆匆赴滬，欲圖自行出版，既感絀於印費，至若出售版權，則對方條件亦苛，乃迭訪素慕之某一作家商談，亦復未獲熱誠襄助；時予生活窘苦，險阻亦多，頓悟是固可為而不可為，不復再作文壇之夢，當將稿件封存，對索閱者殆俱辭卻，嗣雖卒告喪失，固不追悔，所費精神並亦終虧友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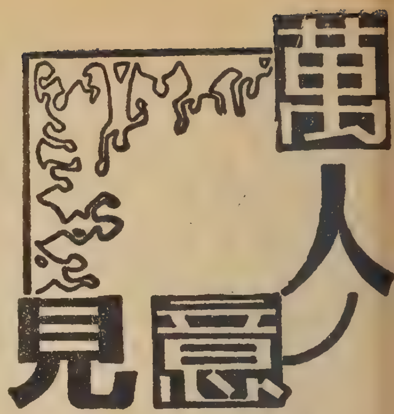
陸軍軍官候補生隊

預備學校於民國六年春間畢業，時以軍隊復員未久，無適當部隊足資入伍，乃於保定軍官學校附近特設軍官候補生隊，俾得實習士兵生活，一切組織規章，雖與正式部隊無異，惟隊上官長，悉由軍校調來，仍脫不了原來的習氣也。查預備學校係一般的軍事基礎教育，迨進候補生隊，然後分為步騎砲工輜五科，於預備學校畢業時，即由各人自行選定，計分三個志願，即每人任填三科，聽然上級決定其一，但步科額數最大，而砲科則人多爭入，蓋當時部隊的分科，未若今日之精細，一般同學不特認為砲科今後在戰場上的重要性，且以為砲科畢業，可任騎科，亦可酌任步科，故許多人填第一志願是砲，而第二第三亦是砲也。予則分填砲步，結果終入步科。此為部隊的主兵，中國並素以此為重也。

入隊後，前半期習兵卒動作，後半期則練習軍士，當時頓覺有趣，於軍校畢業負責帶兵以後，更感受益；蓋此事責任重而情況復雜，非親臨閱歷，終不易徹底了解也。日常業務中，所留下印象最深者，則南人初到北市，當在駐棚上值日勤務時，對老羊皮的大衣，穿之既有奇臭，不穿卻受不了風雪的交侵，又在感情上固無南北之分，惟以生活習慣之不同，不免有些蹩扭，例如南人夜寢每慣開窗，北人則塞之惟恐不密，不免每有爭執。至若一個大池塘，大家一齊洗滌，北人更不免笑南人的扭扭捏捏矣。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保定軍校為淸末建軍最完備的軍官教育，設備力求完善，負要責者多屬一時上選，首任校長蔣方震（百里）才德冠世，眾所共推。受任伊始，即以創辦一完備之軍事學校自矢，嗣以扼於環境——陸軍部對彼每多掣肘，很難達成素願，乃開槍自殺，幾以身殉。此一壯烈校史，所刺激於後輩精神者甚大，自鼎革後，軍校雖以迭經兵災，器材散失，人事亦有倖進。



流寇狂妄倡亂的毛澤東思想
集古今中外旁門左道之大成

「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的由來，就是劉少奇在中共「七大」造孽想出來的，而且寫入「文憲」，曾幾何時，老劉已被這個「思想」所吞噬。文革期間，曾被「紅衛兵」闡揚得世界週知，說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要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一些外國人爭着搶「語錄」，以爲「毛夫子」已經取代了「孔聖人」（孔子的「論語」也是語錄式的）。一瞬間老毛成爲玄之又玄的人物，林彪也大吹「幾千年中國才出了這樣一個毛主席……」簡直是「五百年而有王者興」的奇跡了！總參謀長楊成武發表一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不久又被打倒了，據說：「毛澤東思想不能叫做絕對權威，這是違反『列』原則的『相對』，是有意諷刺『毛主席』的（此人被『關』到今年才出來見陽光）。

究竟「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否戰無不勝，在下不揣譾陋，聊與讀者諸君慢慢討論。

流寇的「思想」

老毛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旌表，崇拜的祖先是：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方臘、張獻忠、李自成：：所謂的「農民起義首領」。因此，從他早年在湖南的「秋收暴動」、「井崗山落草」，都受到過去讀書所崇拜的這些人物「鼓舞」，而付諸「實踐」了。後來總結了古代的戰術，掣起「游擊戰」的「法寶」，所謂「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進我退，敵圍我走」……嚐到了一些甜頭，從而組織了「小米加步槍的正規軍」，直至遠竄陝北，鳩佔劉志丹的巢穴，養成氣力，始建立了毛派的「山寨」。

這種「流寇思想」，雖然在竊據大陸後，表面上有「棄邪歸正」，實際上其野蠻作風，尚在上中下級幹部中普遍蔓延着，（從他所寫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批評存在的十一種作風，各個運動中都反復學習）。這種「思想」，在二十六年來所指使的各項「運動」：對其殺人無數，搶刼財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文革中全國受「抄家」的何止千萬？因爲這是「革命傳統」）。

既是這種「寇性」出身的，必然是「厭治思亂」，縱坐「龍庭」要走向長治久安的道路豈可得乎？（用「迷信」的話來說，「天罡星是不能代替紫微星的」。）

狂妄的「思想」

所有中國歷史上正統的人物：偉人、名人，盡皆是在老毛打倒之列。他認爲自己是空前絕後的「人物」，只有番邦四個馬、恩、列、斯當做祖宗！

請看他所寫的詩詞：「秦皇漢武，畧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他認爲這些歷史上都不在話下，眞是狂妄至極。

不用比別的方面，就以他那種「蛇形書法」，與唐太宗的「蘭亭筆法」就相去千里了；唐太宗對魏徵的「十漸不克終疏」（批評他腐敗變質的「奏疏）」，非常感動，令大臣貼在金鑾殿，每日「點卯」時談一遍！老毛在一九五九年「盧山會議」，彭德懷提出「三面紅旗」在全國招來的「陰暗面」，立卽罷免「國防部長」。其狂妄的本性，敢眇視唐太宗的崇高人格，誠然可笑矣。

倡亂的「思想」

老毛從他的「馬祖宗」搬來了「階級鬭爭」學說，再加上其殘忍本性的發揮，已達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地步。從延安的「窰洞時代」，對幹十多年的文化工作者王實味，只因寫了一篇「野百合花」：直言暴露「人分五等，榮分五色」的不平等待遇，以男及女間之「苟且成風」……嗣後被「鬭爭，當場活活打死！可見其凶殘的「寇性」了？「解放後」老毛未嘗安坐於「席」，年年「運動」，步步倡亂，二十六年來，表面上「戰無不勝」，實際上「倡無不亂」，正如：當行軍中的旗杆插到山頂上後，回頭一看後面的隊伍已經是零亂、散漫不堪，能說是「戰無不勝」嗎？

且看：從他竊據大陸後，年年倡亂的「運動」：「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鬭胡風」、「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教」、「文化大革命」、「批孔揚秦」，現在行將就木還想搞「清黨運動」。每次「運動」，全國不知有多少人身首異地、財散家破……而今已弄得四海鼎沸，民怨天怒了（今年春節前，遼寧省大地震：一夜之中六萬人多沉入海底作遊魂之鬼）。

且夫「暴君治下的臣民比暴君更暴」：只要老毛說一句，下面的暴臣、暴民就發揮十句——殺人如麻也就是不用刀了。其倡亂的目的，就是要達到「以民殺民」，來實現其最殘忍的報復。試看毛掀起文革的全國大武鬭，貧農殺貧農，工人殺工人，哀鴻遍野，血肉橫飛，老毛卻輕鬆愉快地

說：「這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鬪爭的繼續……」（清理階級隊伍中的「指示」）。他認爲，「文化大革命是給紅衛兵一個鍛鍊和演習的機會」！他還狂妄的說：「八年抗戰，日本帝國主義給我們幫了大忙——因爲給我們壯大了『新四軍』。」這種話設使出在其他中共幹部身上，一定被鬪得死去活來？老毛一生的「黑話」甚多——所以說他這種「思想」的淵源，是出於「左道旁門」的「哲學」。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馬克思是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階級鬪爭是一種社會病態。」老毛從「馬祖宗」學來的「病理學」中的「病理現象」，強當做是「健康人」的「生理現象」！老毛大倡「階級鬪爭要日日講」，因此使大陸整個社會帶來了「病態」，直至目前的「後遺症」已臻於不治了……。

「左道」騙術的「思想」

說老毛是「左道」騙術的思想，是否言之過份？請看：他早年是提倡馬克思的「造反有理」，擾亂無罪；到晚年卻又提倡秦始皇的極權專制。當他在延安窰洞演講時：是用美麗的謊言騙說，「將來革命成功了，大家過着共產主義的美滿生活：按勞取酬，按需分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當他「造反」成功了，在中南海、頤和園重溫那慈禧太后的「清宮殘夢」中，演了二十多年的「左道」騙術：一會兒說是「新民主主義階段」，一會兒又說是「社會主義階段」，有些共幹又認爲已經是「共產主義」萌芽，刮起了「共產風」……現在，[illegible]導農民、工人受騙，[illegible]了——管他娘的食不果腹，鶉衣百結？糧限斤、布限尺，這就是使人民過的「美好生活」。

一個人的歷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寫成的。說老毛是「左道」騙術的「思想」全有歷史根據的：「解放前」共幹歌頌的「人民的救星」——「解放」就算是騙成功了；那末且看「解放後」二十餘年來的鐵證，能否騙得過去？「土地改革」時：鬪地主、分田園，農民歡喜得屎滾屁流，不久又是什麼「高級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將農民的土地、私有財產「收歸國有」；對「反革命份子」，叫他們儘量交代，政策是「坦白從寬」……等他們將無作有了，才按輕、重判刑；「反右派」時，通告官吏民眾，「對黨有缺點盡量幫助，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不滿現實的知識份子都跳出來了，然後來個「一網打盡」——打入勞改場！「大躍進」、「人民公社」——首先也是騙大眾說是要實行「十五包」（從生包到死），待刮起「共產風」，全國弄成不可收拾，民不聊生時，老毛又出面騙民眾起來「反右傾」，結果又打倒了全國大大小小的「彭德懷」！「社教」騙全國說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結果最後變成共幹、社員「人人下水」、「人人過關」！「文化大革命」，受騙最慘的就是知識青年的「紅衛兵」：當老毛感到「極左派」人手缺乏之時，忽從賬算到這些年輕人身上，估計他們易於上當。老毛在天安門聲嘶力竭的叫：（指紅衛兵）「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結果這些無法無天的「忘八」，大幹特幹：打、砸、搶、抄，民間不計其數的美鈔、黃金、槍枝彈藥、密件電碼、古典珍籍、藝術貴品、歷史文物、「藏龍伏虎」的人士，都被這些傢伙成群結隊的挖掘出來獻功，或加扼殺，或加燬滅……這場「文革」，老毛出此「借紅衛兵之刀以殺政敵」的「絕招」，實是極毒矣哉？試想這場天翻地覆的大浩刼，單靠老毛身邊幾個「極左派」以及「解放軍」是無濟於事的，絕無可能搞得這樣「深」而且「廣」（其慘也就不待言了？）全國「紅衛兵」是起了老毛、軍隊所不能起的作？照理說，老毛應該對「紅衛兵」記上第一大功，可憐恰恰相反，「恩將仇報」矣：等到文革後期，「紅衛兵」被騙得差不多了——老毛一聲令下，將他們送去勞動改造，美其名曰：「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些人在山區拿鋤頭，吃地瓜還算是幸運的，最可悲的還是那些「誓死捍衛江青同志」——死在冷槍熱彈下血肉橫飛的「紅衛兵」，文革後期還得將「烈士紀念碑」遷去——眞是死得「輕如鴻毛」矣。

萬人協會慶祝國慶
雙十聯歡聚餐通告

本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雙十國慶，謹定於十月十日假座銅鑼灣波斯富街二十四號醉瓊樓飯店舉行國慶聯歡聚餐（詳情列后），敬請各位會員携眷偕友參加，並歡迎萬人日報、萬人雜誌讀者參加，同申慶祝。

參加辦法：

㈠日期：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㈡時間：下午七時開會，八時聚餐。
㈢地點：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二十四號醉瓊樓飯店三樓。
㈣費用：每位港幣二十元。
㈤售券日期：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八日（請及早購券，以便預定酒席）。
㈥售券地點：①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

萬人協會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矛盾百出的「思想」

老毛的「思想」是前後不一致，矛盾百出的。就不必說「內部講話」的前後自相矛盾，按「毛澤東選集」一書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方，日後自有賢達專門撰文批判。在下且舉幾例，以供諸君噴飯：

老毛說：「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這種「思想」是很野蠻又不講人道的！「政治敵對」是另一回事，只要是進步的人類，世人的善德所產生的美好事物，不管敵對的程度如何，總是要擁護它的。比如：反抗異族入侵的民族英雄，誰反對不就是漢奸、忘八蛋嗎？殺人放火的罪犯，儘管政治如何對立，都是要一致反對，誰敢擁護，豈不是與禽獸無異？這句「語錄」，共幹居然恬不知耻的當做「口頭禪」！嗚呼，「聖賢有道」，「盜亦有道」！——古人言一點無錯。老毛這種野蠻霸道的「思想」，不只是要霸全國、霸中國歷史，而且要與「蘇修」爭霸「紅色世界」——即將招來難免的「匈奴入侵」之蒼生塗炭？

「毛著」的「矛盾論」一文中，拾取「馬列」的餘唾：「矛盾的對立又統一，是宇宙間存在的普遍發展規律」。言下之意就說，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存在着(對抗性)的，但最終還是統一，這樣「往復」來推動事物的發展。當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在「明史」中找到「合二爲一」一詞的根據後，發表哲學性的論文，一時博得高級知識份子的共鳴，其洋洋大文，也是根據老毛之「矛盾論」——「對立又統一」這個前提去發揮，結果刺中老毛的隱諱，提出「一分爲二」來批判，嗣後來個「反右傾」——將全國大大小小的「楊獻珍」都送去勞改場了。

老毛抱定「一分爲二」的思想極端，所以大陸永遠沒有「統一」的希望：且看文革以來，全國到處「一分爲二」，現在從「宮廷中央」到市縣農村，都是分成兩派，劍拔弩張永無寧日？也證實其「一分爲二」的哲學已「自食惡果」。其實，楊獻珍的「合二爲一」，是對老毛的忠告、獻策。照理說，「合二爲一」才是正確的，誰知老毛昏庸，竟將他打成反革命：「一分爲二」只是哲學範疇的一部份……是從政治上看，「社會病態」的鬪爭現象，是給人類帶來災難和痛苦；只有「合二爲一」——將對立化爲統一，才是「健康狀態」的太平氣象，給人民安居樂業……。如果按老毛哲學看：我國永遠是處在「三國」、「五代十國」的環境中，那末漢、唐、宋、明從那裏得來啊?!只准「一分爲二」，看問題，不准「合二爲一」，(老毛認爲「地主」與貧農是永遠不能「合二爲一」的；可是貧農的兒子，很多與地主的女兒結婚——「色不迷人人自迷」？)老毛「哲學」，誤盡蒼生也。

在「毛選」中，老毛曾大言不慚云：「從孔夫子——至孫中山，這段歷史我們應當好好總結……。」這是老毛「解放前」的騙術；現在他居然「批孔揚秦」，以極權勢力掀起全國的大批判，以秦皇自居，鞭孔子的屍，以「毛語錄」暗代孔子的「論語」？照理說，毛詩詞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應改作「毛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眞乃大盜竊國，盜跖之「道」的化身也。

「中共中央」唯有開「黨外會議」時，始肯掛出國父孫中山的肖像。要是民間誰敢貼上國父的肖像，馬上抓去勞改了。文革後，「人民日報」廣告，已出版「孫中山全集」，恐怕只有「北京團書舘」始有排列，「省委幹部」都未必能買得到啊?!從以上的片鱗集爪，則可見「毛思想」的荒謬，若打開「紅寶書」詳讀，「沉渣」自然俯拾皆是矣。

小結

「毛澤東思想」是欺騙「無產階級」的「私想」，已充分證實不是人類的「公想」，其安得不朽乎？孔子的思想，歷二千年而不衰，是經過中華民族二千年考驗，愈久而彌新的至理，豈是邪惡之徒十年內所能抹煞得了的?!

老毛的思想淵源，總之是集：馬、恩、列、斯、陳勝、吳廣、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方臘、秦始皇於一身，以及繼承了商鞅、韓非最「極權法治」的哲學，一向以八億百姓爲芻犬——這或許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來黨去脈。

毛氏否認孔孟的「中庸之道」(其實這是天下之至理)。在「紅朝」史上：不管是反對陳獨秀、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或是反對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綫，老毛都是抓住當時的「機會」，用「左」去糾正「右」，或用「右」去糾正「左」，結果都是「毛思想勝利」？其實，「毛思想」的體系，也是集：「左道」、「中間」、「右」、「形左實右」、「極左」之「大成」？從他的著作中及「內部講話」都歷歷可取爲證。

因此，遠則不必多贅了，就以近十年爲例：在指導「共幹」的「革命」、「運動」中，已經不是什麼「戰無不勝」？反之，得到的是「戰無不敗」鐵的事實！

快報刊登半周時評 莫名其妙一場糊塗

(雁聲)

編輯先生：

頃讀貴刊四一二期古鶴翔先生寫「快報的馬彬希望的是什麼」一文，令我有許多話要說。

第一、快報是一有名大報，而且又是用中華民國年號的，爲何刊載馬君那樣的稿子？不給報社丟醜嗎？

第二、寫文章誰都知道，先要命意，次要佈局。思想固然要正確，縱然不正確如傾共之，然也要自圓其說，不可自打自己嘴巴。從此常識看來，馬君程度頗可懷疑，小學生乎？是否夠得上知識分子？

第三、從開首看，馬君像郭文丑的追隨者，馬仔的馬仔(馬者克思也)，但看到最後又像什麼「中立派」

。頗得再往下想，總括說，我有以下幾句批語：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一塌糊塗，毫無政治常識，……最後勸告：……馬君請你虛心入學校再多讀十年二十年書吧！

一讀者中秋前夕

評狄娜的自白書——這個社會

嚴正

近半個月來，最吸引讀者的港聞，可算得是「四角戀愛」的鬧劇了，奇情曲折，高潮叠起，初有剃鬚棄命，（李志中出院後即將唇上的鬚剃去。）復有拋妻離兒，繼有「運筆如刀」以傷人，終有自爆內幕以求存。精彩百出，眞令人大嘆觀止矣。

本來嘛，四角戀愛是他們四個人的私事，站在第五者的立場，實不應妄加評論，但讀了她的自白書後才曉得，「人生下來，就呼吸政治的空氣，我們的衣食住行，無一不關乎政治。」原來這鬧劇也不例外，竟然會關乎政治，那就不簡單了，非加以一評不可，否則我的「呼吸」就會被窒息下來。

『從自己所遭遇的事例，可以看得出，這個社會是怎樣廣泛地壓迫着和束縛着婦女們，一條條鎖鍊，一口口棺材釘，都加到婦女們的身上來了，她說：「個人的不幸我自然感受得很深切，但我一想在這個社會裏，還有很多比我更爲不幸的婦女，我不能不表示極大的憤怒，並且向着鞭子打下來的方向伸出我的反抗拳頭，我不怕孤獨，而且我也不孤獨，我確信和我在一起的婦女很多，我們將會滙成一種力量，摧毁這些鎖鍊，箍碎這些棺材釘，我相信比我更堅強的婦女一定很多，她們將予我無限的精神鼓舞、壓迫、束縛、苦難，算得什麼？多來一些，我們更覺醒一些，也更堅強一些，哼，等着瞧吧！」』

上面引述了一大段「慷慨陳辭反迫害，更應堅強在今朝」，就是狄娜自白書的開場白，當我在第一次簡畧地看過之後，我以爲是狄娜在覆述劉太太莉莉的講話，後來我再三仔細地讀過才知道在「慷慨陳辭」的是狄娜自己，不過仍然感覺得眞正受迫害的是莉莉，更應堅強的也是莉莉，這番憤世疾俗的話，應該由莉莉的口中說出來。

狄娜說：「這個社會是怎樣廣泛地壓迫着和束縛着婦女們。」講到廣泛地壓迫着和束縛着婦女們，這個社會老遠趕不上狄娜所嚮往那個社會了，會經到過中國大陸的人們，都會見過當地的婦女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他們被迫着要梳同樣的髮型，穿同樣的服裝，結婚要得到組織的批准，婚後被調離丈夫地區工作，（只有高級幹部才不受此限。）每年會面的時間只得三兩天，假如丈夫不幸被扣上帽子的話，那就算怎樣恩愛，也需要宣告離婚不可。但，在這個社會裏，起碼沒有那些無人性、無理性的壓迫和束縛。

狄娜生活在這個社會，不論是在「紀園」時代，或者是在「破產」時代，衣食住行，都是豪華舒適，自由自在，是這個社會的一般大衆所羨慕，更是那個社會的婦女們所夢寐難求，究竟誰在壓迫她、束縛她、鞭打她呢？希望她能夠詳詳細細的指證出來，否則，她左一句受這社會壓迫，右一句這社會不健全，只不過是空口講白話，無病呻吟，或者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用心。

也許她因爲鬧四角戀愛而被這個社會各階層人士，大加指責，透不過氣來而大發牢騷的話，那麼，我可以告訴她，在那個社會，亂搞男女關係的人，所受懲罰，比這個社會嚴重得多多，小則被鬬批，大則解往邊疆勞改，不知道她願意接受那個社會的後果？

「我和我的小女兒，闖蕩江湖，相依爲命，因爲她沒有父親，我更應身兼父母之職，有時是很吃力的，但我知道我爲她所流的血淚，是會成爲她生命的支柱，爲了這小生命的成長，我是不惜流盡最後的一滴血。」從這段文章可以看到母愛的偉大，不過我得提醒狄娜，假如這個社會的政治地位沒有改變的話，她一定可以把她的女兒送到全世界最佳的學府接受良好、先進的教育，將來可以一輩子過自由的生活，假如她眞個認爲這個社會是廣泛地壓迫着和束縛着婦女們的話，那麼，她爲着她的女兒將來不受壓迫、不受束縛，就應該立刻把她的女兒送到那個社會去接受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和充滿讐恨的教育，中學畢業後就要被下放鄉間執猪屎，一輩子過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醜的生活，狄娜言行一致，或者是口不對心，只要看她的女兒的去留便可以知道。

「因爲社會制度的不健全，所以產生了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有責任把用以容身的社會改革好，這就是政治。」全篇自白書，我最讚賞的就是這幾句話，我希望她不會參加那些改革行動，會把這個四百多萬人寄居的社會，改成每戶只准點五支燭光的燈泡，每人每年只配七尺布，每月只配二両油。如果她眞是有如她所講的「要求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的建設上留下我們的足跡。」她應該加入那些改革行動，把只准人民點五支燭光燈泡和不足夠的配給社會制度推翻，那麼，她崇高的要求一定會實現。

堂堂陣容迎國慶

威風八面看閱兵

巨片勢必爆滿請先訂座

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爲背景的抗日戰爭，愛國倫理巨片「血染山河」，決定在雙十國慶期間隆重獻映。自十月八日起，一連三天在香港大舞台首映。

觀眾可在銀幕上，見到國慶大閱兵之壯觀場面，強大機羣震撼長空之雄姿，千軍萬馬，戰車排山倒海之戰爭實況，劇力萬鈞，扣人心弦，光看閱兵之威武場面，就使你嘆爲觀止，值回雙倍票價。

香港觀眾對閱兵場面渴望已久，屆時勢必大擺長龍，爲節省觀眾輪隊時間，特自即日起開始預售入場券，票價定五元及四元兩種，票欵請逕寄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厦二樓B座萬人日報讀者服務部收。註明回郵地址及姓名。以便寄發收據，上映期間憑收據到院換票劃位入場。（歡迎社團學校預訂團體票）。

劇中有一支氣壯山河的主題曲，由「廣東才子」梁寒操撰詞，音樂大師名教授黃友棣配曲，雄渾激昂，動人心弦。

羣星閃爍 光芒萬丈

「碧」片是由影帝楊羣領銜，會獲最佳演技獎之一流紅星張冰玉、范家玲，玉女紅星方芸芸、鄧美芳、江楓、銀壇新秀英俊小生龍隆等五十多位紅星携手演出，羣星閃爍，堪稱鑽石陣容。片中有一座耗資千萬的「佛光山」寶景，佛門聖地有一百多位高僧法師，爲救苦救難現身說法，感人至深，佛門子弟及廣大善男信女，更可感受佛光普渡。

岳騫著「瘟君夢」第二集
「毛澤東走江湖」已出版

岳騫著在工商日報連載之「瘟君夢」第二集「毛澤東走江湖」，已由激流出版社出版，總經銷：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均有代售。每册定價六元。

李煥主任主張行政人員

建立現代化觀念

全心為民族服務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認爲，行政人員應建立服務等現代化的觀念，並主動發掘問題，爲民族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務。

李煥二十六日上午在台北市行政會議中，以「現代化」爲題，發表專題演講，他認爲，現代化包括有政治的、教育的、行政的等等，而現代化的基本前提，是根據社會不斷演進的需要，經過選擇所作的決定，包括下列幾個特點：

一、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

二、以不斷改進，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

三、是創造，不是模仿。

四、是對傳統的一種挑戰。

李主任認爲，由於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知識水準不斷提高，現代基本政治觀念的改變，我們必須講求現代化。

他指出，行政人員必須嚴格做到下列各點：

一、因爲社會結構的改變，正由簡單的工業社會邁向複雜的工業社會，必須提高工作效率，方能適應民眾需要。

二、建立服務的觀念，過去，政府爲人民做事是施惠性質，今天完全是應盡的責任。

三、主動採取各項措施，解決社會各項問題。

李煥強調，除了基本觀念，工作做法外，必須特別重視人的問題，當做自己的問題，當做自己的問題去解決。

特別是領導幹部，應使所屬有參與意見的機會，瞭解其工作重點及機關的全盤工作計劃，並注意所屬工作人員的心理狀況。

雙十國慶其間

請看抗日影片

編者先生：

閱讀「萬人日報」及「萬人週刊」，知道有一部抗日戰爭愛國巨片「血染山河」定在十月八日起在香港大舞台上映，影片中可以見到國慶閱兵的盛況場面，這眞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在香港上映的打鬬色情胡鬧影片太多了，此時此地有題材健康的電影上映，實在難得。因此，我希望萬人讀者熱烈支持「血染山河」這部電影的上映，大家告訴大家，屆時踴躍前往大舞台觀賞，以掀起慶祝活動的熱潮，區區意見，敬請賜予發表爲禱。

敬祝

編安

萬人讀者張忠艮敬上

（九月二十三日）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蔣院長答立委質詢指出
國府前途充滿光明
中共暴虐註定失敗
共產理論不為中國人接受

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答覆程烈委員的質詢時說：中華民國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他從立國的歷史、思想和目標三方面論列國家的前途時肯定的說，我們的前景極其開朗、充滿光明。

蔣院長從歷史、思想和目標三方面論列中共的命運與我國家的前途，作了精闢的析述。

他說：

中共的歷史是從蘇聯移殖來的，它以馬、恩、列、史為基礎，是背叛中國的歷史。

中共的思想也是外來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所謂世界革命，所謂消滅私有財產，這些共產黨的理論，都不是中國式的，絕不能為中國人接受。

中共的目標在消滅中華民族文化，否定中華民族的存在，並進行其所謂世界革命，以達其赤化世界的目標，而這目標，註定是要失敗的。

蔣院長指出中共的前途暗淡無比，反觀我中華民國的前途極其光明，因為：

以言歷史，我繼承中華五千年的悠久歷史道統，自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建立民國迄今，八十多年是堂堂正正的中國歷史的延續和發揚光大。

以言思想，國父倡導的三民主義，是承襲了堯舜禹湯文武和周公孔子的文化精髓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的思想，深植於中國的人心，為中國人所接受。

以言目標，我中華民國立國的目標在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大同社會，與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平相處，絕對不同於中共的暴虐性和侵略性。

蔣院長說：根據以上的論述，中華民國的遠景毫不模糊，中華民國的前途無限光明，有如水清見底，明淨透澈。

大陸工潮仍然蔓延
中共全面實施軍管

大陸各地，個別工廠極度混亂的局面，雖已進駐廠內的共軍控制，但仍有不少大城市工廠還在醞釀工潮，由於羣情洶湧，情勢異常緊張。

中共為了穩定局勢，避免騷亂擴大，已決定對各城市較大規模的工廠重新實施「軍管。」據指出，中共恐全面實施「軍管」，導致軍人勢力壯大與地方黨政「領導班子」發生新的矛盾，乃採取逐步實施的步驟，按實際情勢的需要，分別實施「全面軍管」和「半軍管」。

日前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大工廠已實行了「半軍管」，其中包括上海、杭州、南京、旅大、北平、天津、武漢、瀋陽、哈爾濱、廣州、廈門、福州、青島等市，不過這些派進工廠的部隊，是藉「參加勞動」和「向羣眾學習」等名義。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近看電視台播映金葉菊故事適爲十兄在海豐被土共擄害廿七週年愴然有賦

寧士

世傳苦情戲。咸推金葉菊。故事是否眞。恕我未研讀。近者見播映。驚心交駭矚。男子歸途中。兇徒預埋伏。猙獰出白刄。有理難說服。倉皇欲奔逃。舉步遭殺戮。棄屍山谷間。任從風雨曝。倚閭望不歸。慈親日夜哭。妻兒失憑依。哀哀此煢獨。痛心念十兄。遇害如一轍。時時作冥思。迷糊見血肉。雖經廿七載。縈迴在心曲。父仇不戴天。昔人重報復。今也時勢移。孝思多麻木。況處樊籠中。未能脫桎梏。可歎自由人。幾許記車覆。更憐後生者。誤認禍爲福。或如隔岸觀。漠視燎原酷。庭呼賴父兄。救亡相勉勗。

嘆七夕

雪梨　林哲齋

牛女今宵又渡河，一年一會似無多；
勝他毛土夫和婦，聚散由人受折磨！

幽居得句

雪梨　蘇伯楷

幽棲獨樂子雲居，板屋荆扉傍海隅；
心境漸隨老境變，俗緣爭似世情疎。

東山吐月

前人

東山吐月破黃昏，路上寂寥不見人；
入夜沉沉羣動息，燈光閃閃滿鄉村。

盆栽數樹

前人

幾樹盆栽燦爛開，多情蝴蝶引春回；
縱然艷得人憐愛，惟恐明朝風雨來。

同舟共濟

前人

舴艋揚帆雲外邊，排山巨浪湧江天；
高歌擊楫艱難際，共濟同舟逆水前。

雙飛鳥

前人

翠鳥雙雙映日紅，翱翔隨唱遠相從；
此情有感孤零客，晨裏參商永不逢。

荒村卽事

劉紹進

石徑行來樹影斜。荒村臨水竹籬遮。
老翁向晚閑修網。稚女乘涼學插花。
映月秋霞天布錦。依人鷗鳥海爲家。
何年擺落塵勞事。側臥榕陰一夢遐。

荔歎

前人

廿載離枝夢更頻。老饕今歲未嘗新。
一聲清咽情無限。幾處紅雲跡已陳。
久客漸忘天北路。此身虛作嶺南人。
香魂銷盡春來雨。悵望東官陌上塵。

憶荔

陳琳

夕照芳林擁紫煙。虬珠似火綠叢巔。
映山躑躅無顏色。消夏晶丸勝露泉。
坡老每憐尤物遠。君謨曾譜狀頭鮮。
嶺南人作南來客。萬里鄉音冷月絃。

向西重渡大西洋

劉德聞

凌霄快意便狂歌，回首前塵感慨多；
紅日飛機爭賽跑，青天水色兩融和。
茫茫洋海波濤湧，渺渺雲霞夕照過，
一夢醒來千里外，雄心尙未覺蹉跎。

乙卯春初感賦

前人

久客蠻邦意緒惺，故鄉風物總難忘；
紅棉梅菊凋零甚，綠圃田園拋棄荒。
世事紛紜無淨土，桃源空說究何方？
一番飛雪吹寒過，舉目胡天暮色蒼。

贈譚全、黃露露弄瓦之喜

劉德聞

譚、黃兩夫婦留學維也納，並有兼職，近來信說已育一女，日中兩夫婦輪流撫兒，輪流上班上學，因成一絕贈之。

弄璋弄瓦兩堪珍，巾幗英雄更出人；
可是爹娘忙不了，從今無術再分身。

郊行經修院聞晨禱

雪梨　林康

柳迎鳥逐早郊程。霞煥晴空露馥坪。
清越琴風穿樹幕。柔和詩韻靜心旌。
牧傳主喚迷羊返。道近步忘策杖行。
渡盡世人人不渡。浮沉魔海事紛爭。

獨夫獨　回文

前人

暴肆獨夫獨。猖披極八荒。
覆巢風陣陣。流血鬭場場。
族與邦仇復。予偕汝日亡。
戮千刀碎寡。肉骨剉灰揚。（回讀）

寫詩

前人

㈠
偏尋煩惱事吟哦。搜斷枯腸自折磨。
心似飛絲游碧落。神回幾度夜光訛。

㈡
童課重溫四載工。偶加檢點數雷同。
自憐筆謝文思窄。酸氣騰編醉酒風。

㈢
四韻據靈臺。困人幽思摧。
傳聲賦興比。未筆稔敲推。
一字窮機杼。成篇去塊壘。
還經貼壁改。心血染多回。

長壽詩歌　一九七五年，港土重光日

林復生

歲數定額

歲數安排百二分。一分等是一年人。
隨時加減因情慾。有減無加壽乃貧。

壽康要訣

前人

誰人不欲壽而康。檢點生平自有方。
苦樂兩途皆任擇。能安天命少驚惶。

浣溪沙　贈游瑞璋先生

劉祖霞

春去秋來意獨閑。不憐鶯老任花殘。自成風景儘人看。
幾棵高椰生紙面。一灣流水出毫端。遠帆飄蕩夕陽間。

夜遊花市

邵鐵鴻

華燈初上惹遐思。點翠飛花弄玉姿。
好趁元宵春漏永。漫遊記取惜芳時。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鬪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四一五期 新118期)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從下流到上流」出版

左拉說：「下流是髒的，上流也是髒的，世界都是髒的。」這種憤世嫉俗的說法，未免太過。馬森亮的「從下流到上流」，卻是本着「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而構思的。從上下流社會的黑暗面，反映其中的光明面；將此兩種社會中的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在本刊連載發表時，曾獲得讀者普遍歡迎，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五元二毫。經售處：香港禮頓道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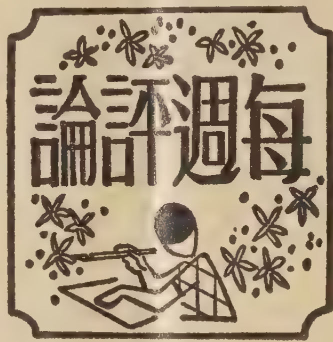
第四一五(新118)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華民國萬歲！

這一期本刊與親愛的讀者見面時爲十月九日，明天就是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雙十國慶節。回顧自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民族革命，推翻滿清肇造民國以來，中經護法和前總統蔣公領導北伐統一中國及八年浴血抗戰，才使中國躋身於強國之列。多少仁人志士和愛國軍民拋頭顱洒熱血，經過前仆後繼的艱苦奮鬪，爲中華民國實現民主、自由和富強、康樂奠立了良好的基礎，然這一切都爲賣國的中共奸黨所斷送了！它利用全民抗戰的機會，以「抗日」爲名，施用種種無恥手段擴大地盜、發展武裝力量。抗戰勝利後，復利用全國軍民久亂思治心理，在蘇聯支持下掀起了攪國賣國的叛亂，終至赤化大陸，把大陸七億餘同胞推進了水深火熱之中。

中共政權成立二十六年了！在這二十六年中它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致使大陸同胞普遍覺醒，反毛反共怒濤此起彼伏，已使中共統治小集團陷於「莫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相反地我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後，痛定思痛，人人奮發，經過二十多年的慘澹經營，把寶島建設成爲自由民主、兵強馬壯、經濟繁榮的反攻復國堅強基地。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蔣公逝世國內外同胞同聲哀悼，街跪巷哭；這證明中華民國深得人心，領袖德澤永存世間。這也爲我們反共復國奠定了精神基礎。同時，也爲中共注定了必亡的命運。所以，在蔣經國氏繼任中國國民黨領袖後，中共想盡辦法妄圖打擊他的聲望；這些事實都告訴人們：中共已面臨毀亡，而我中華民國必定復興。可以肯定：邪惡的中共政權在中國人民面前倒下去的日子已不遠了。

中共政權已來日無多，這從今年「十‧一」已可看出端倪。正在中共強打精神「慶祝十‧一」之時，也是大陸各地反共行動風起雲湧，中共內部傾軋日甚之際。毛周二人即將「翹辮子」的消息，不斷由訪問過大陸人士傳出。毛周之外，中共頭頭康生、葉劍英、鄧小平等人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朽，只有王洪文較年輕，然他卻因處理「工人民兵」問題造成嚴重武鬪犯了錯誤，所以，一直「蹲」在上海無法回北平。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等於是一個「老人俱樂部」，而這批「老人」卻又各懷鬼胎，爾虞我詐，除了吸百姓的血他們意見一致。他們一直在不停頓地進行着爭權奪勢的派系鬪爭。目前，大陸正在評論「水滸」，而暗中卻是醞釀着一個新的更爲慘烈的搏鬪。

以晁蓋自況的毛澤東，耽心死後被摒棄一百零八人之外，所以，他利用有限的活着期間，大力扶植以江青爲首領的宮廷派。周恩來一「病」不起，相信其「病源」係來自政治，將來死亡的「死因」當然還是政治。接着，誰都不敢保證「投降派」的罪名不加在鄧小平之流的頭上。總之，當前的中共上層那一小撮牛鬼蛇神中，正在醞釀新的政治風暴。

過去，除一九七一年因林彪事件的發生「十‧一」北平「兩報一刊」沒有聯合社論外，每年都要發表一篇「政策性」很強的社論。照理今年「十‧一」這篇社論更不可少。因爲「第四個五年計劃」即將結束，「五五計劃」由明年開始，在這個所謂「重要的歷史關鍵時期」，而中共中央在「十‧一」，卻連一篇全面性的闡明「政策」的社論都無法發表，可見中共內部分裂之嚴重。

俗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對早被「架空」而臨死又無法安排接班人的毛澤東很適用，當然對殘民以逞的中共血腥政權更適用。

中共政權已瀕臨滅亡是可以肯定的。而我們中華民國卻正在反攻復國這個不變方針下進行着不懈的鬪爭。行政院長蔣經國，九月二十三日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強調：「不論過去、現在、將來，我們所走的道路，永遠都是領袖以其超人睿智爲我們規劃的自救救國之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決心要爲實行三民主義，弘揚民族文化奮鬪到底；決心要爲光復大陸國土，拯救苦難同胞戰鬪到底；決心要爲維護民主自由、摧毀共黨暴政奮戰到底」。

這是中華民國的不變國策，深值愛國家愛民族的海內外同胞所擁護。讓我們共同爲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鬪！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鬼佬脾氣・官僚作風
曾恩波搞的什麼海外宣傳？

萬人傑

中央社發電訊大捧媚共畫家趙无極的場；「萬人日報」訂一份中央社稿，曾恩波卻下令「停稿」！對敵人一副友善面孔，對自己人卻是一副冷酷面孔。我們不禁要問：中央社辦的是什麼海外宣傳？政府既重視港區，應當先把人事搞好，否則永難收效！

「交際」與「海外宣傳」

每一年雙十國慶，希爾頓酒店都有一個盛大酒會，台上有一位操英語司儀的，他就是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兼香港時報社長曾恩波先生。他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由他擔任英語司儀，非常恰當。

老萬曾跟曾先生同席多次，他非常健談，酒量更驚人，這兩個條件，表明他是「交際」的傑出人才。相信他跟外國人應酬，一定很成功。

聽說他在外國記者俱樂部當過主席，不但擅於跟外國記者打交道，且居於「領導」地位，的確難得。他卸任後，曾於六七年暴亂中鬧事的左報「社長」胡棣周便獲准入會，成爲該會成員之一，與曾先生彼此會友，相信有不少機會杯酒言歡了。

不論其爲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也好，香港時報社長也好，基本任務是擔負海外宣傳工作。因此，他的精神心力，應完全放在爲國家宣揚正道，打擊共產黨謬說，不必過份以其寶貴精力，虛耗於交際上。

今天，共產黨在香港搞的宣傳工作，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除新華社外，三家正統共報、五六家外圍左報，還有數不清的雜誌、專書、畫報等等，在海外宣傳上，確做得有聲有色。

「人事」重於「金錢」

當然，人家搞得好，我們搞得不夠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一點，是敵人有龐大的宣傳經費，我們卻是「有限公司」。如果有人批評我們的海外宣傳，擔負這責任的一定會拿這個做理由。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並非全部。更重要的是有責任的人太官僚化、也太愚昧。

我們沒有足夠的宣傳經費，原可盡一分錢，發一分力。香港有許多不花政府一分錢而盡力爲國家的反共政策服務的自由報刊，這些報刊，是發揮海外宣傳有力工具，如能善爲運用，比政府花一百幾十萬辦一家報紙有用得多。可是由於擔負海外宣傳重任的人愚昧和官僚作風，以致不但未能發揮力量，還把友人化作敵人，這種海外宣傳負責人，應當痛自檢討，這樣做是否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良心。

老萬發這牢騷，並非針對曾恩波先生。縱使中央黨部換一個人，也須以之爲鑑。要搞好海外宣傳，人事比之金錢還重要。

近聞行政院將成立「海外五人小組」，這小組是鑒於海外宣傳工作落後，要在這方面急起直追，因而設立這個小組。可見政府也終發覺海外宣傳工作不如人，特別是在香港這一重點上。

不是「敵人」便是「朋友」

老萬六月間回國，曾在台北報上發表一篇長達五千字的專文，報導香港文化鬪爭近況；最近中央日報副刊文壽先生也在專欄中發表專文，同樣指出香港是海外宣傳輸出總站，因此海外宣傳應以香港爲中心，因爲所有海外華僑的中文讀物，都由香港運去；當地出版的，也取材於香港報刊，因此，只要把香港的宣傳工作搞好，便成功了一半。

行政院成立五人小組，相信與策劃這種工作有關。但在開始進行之前，希望能注意到一些實際問題，如果仍像目前的黨社、黨報那樣，用人不當，不過是一個徒耗金錢的計劃。

共產黨搞得有聲有色並不徒是金錢充足，而是他們除利用本身的宣傳刊物外，還盡力統戰，拉攏別的報刊。老萬認識一位寫影評的作家，他擔任幾家報紙的專欄，但對左派電影，從不置評。中共透過一些同業，希望他談談，批評批評。可見他們對「不完全同路」的人，也十分重視，盡力拉攏。我們的宣傳黨官又怎樣呢？明明是同路人，因「一時之氣」，視之甚於敵人，用這樣的人搞海外宣傳，有什麼辦法搞得出成績來？今天弄到唔湯唔水，這種人應當負責！

「社長諭：停稿！」

老萬舉出一個身受的例子，讀者由此可聯想到其他，也可知道他們搞海外宣傳工作的是怎麼一回事。

七月七日「萬人日報」出版後，可香港中央社

訂一份電訊稿，第一個月是「試用」，以後每月付稿費三百元。在試用期間，「萬人日報」發表一則新聞，附共畫家趙无極在巴黎開畫展，中央社竟發佈新聞，爲他大吹大擂。這惡迹昭彰的畫家，中央社居然如此烏龍，必須叫他們認清事實，分清敵我，本漢賊不兩立的精神，予以打擊才對。中央社爲他宣傳，不會改變他媚共的態度。因此「萬人日報」作出評論，不料忠言逆耳，竟因此激怒了曾恩波先生，把「萬人日報」的評論用紅筆圈出，貼在社裏，大有「此仇不報非君子」之慨。當天晚上，「萬人日報」派人到中央社拿稿，據說：「社長諭：停稿！」我們的人，只好空手而回。

目前，「萬人日報」出版已滿三個月，中間只有兩天登過中央社稿。

如所週知，中央社除發趙无極這類矇查查的宣傳稿外，大部分是反共八股，或宣傳性十分明顯的新聞稿，這類稿而要付出三百元稿費，除了「捧場」，找不出第二個理由。可是，「社長諭：停稿！」就把「萬人日報」撇開。他沒有想一想：這究竟是「萬人日報」的損失，抑或是國家的損失？

一筆勾銷「萬人日報」

「萬人日報」沒有了中央社的稿件，一樣出版，一樣有讀者買；當然，中央社沒有「萬人日報」刊用，也不會關門，經費照樣可以領到。但身爲主腦的曾恩波先生應該冷靜的想想，中央黨部派你主持中央社香港分社，主持黨辦的「香港時報」，是不是要你跟「共同站在反共立場」的報刊鬬氣？原則上，中央社的宣傳稿件多一家報紙登好過少一家，那怕「萬人日報」出一千幾百份，也有一千幾百份的效力；何況「萬人日報」還算能夠站穩，我們的讀者又百分之百熱愛國家的，曾恩波先生不但一筆勾銷了「萬人日報」，更勾銷了「萬人」的讀者！

使老萬感到非常痛心的是：中央社對媚共的畫家趙无極如此吹吁捧場，對我們出錢反共的報人，卻吝嗇於一個月的「贈稿」，何其對敵人友善；對自己人冷酷一至於此！論到私交，老萬與曾恩波先生雖談不上有什麼交情，也不敢謬稱老友記，至少也有過幾面之緣，給老萬留下深刻印象；現在因「停稿」而更多了一個「火氣十足」的印象。

當然，老萬不會搖尾乞憐地去要求這份稿，但也絕不會花三百塊錢去買。老萬要做到，我們純粹是民間的反共，以示與官方的反共有別。所以，中央社的稿子，以後我們不會再用。

這是什麼道理？

曾恩波先生擔負的是海外宣傳任務，理應盡力爭取刊登中央社稿件的報刊，才算不負政府所托。「萬人日報」肯登，他鬧意氣「不給」，任用這種人做海外宣傳工作，是國家的不幸！

老萬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掏腰包辦「萬人日報」，冒虧折危險，還要把全副精神心血放在上面，最大目的是與左派對壘，打擊「大勢所趨」的投機份子，完全是自動自發的。和曾先生由國家供給洋房、汽車、拿高薪，在香港過資產階級生活，不可同日而語。

照老萬估計，曾恩波先生拿的薪水，多過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政府待他總算不薄，他不該搗國家的蛋。試問：除了每年在雙十節酒會中聽到他的英語司儀外，他做過些什麼對國家海外宣傳有利的工作，有人自願出錢出力，他反而視之甚於敵人，老萬不禁要問：這是什麼道理？

老萬曾經希望曾恩波先生在「氣」過了便會回心轉意，我們還是維持「官」「民」合作的關係。可是等吓一個月，等吓一個月，「中間人」告訴老萬的「很快就會恢復」，卻三個月未見恢復，使老萬不能不放棄最後希望。想到十月十日酒會中又聽到他的英語，便忍不住寫了這篇「新聞以外」。

「番鬼佬脾氣」

曾恩波先生有時做了一些「不近情理」的事情，他的親密朋友會說：「原諒他吧，愛迪是番鬼佬脾氣！」

老萬不知道曾先生的歷史，也不知道他怎麼變成番鬼佬脾氣。在老萬看來，除了他喜歡人家叫他「愛迪」的英文名外，看不出他有什麼像「番鬼佬」，他的面皮還是黃色，他的頭髮和眼睛還是黑色，一點不像「番鬼佬」；即使他在雙十節酒會中用英語司儀，英語再流利，也仍然和眞正的「番鬼佬」發音有一點點分別。中國人絕不可以硬充洋鬼子，儘管你手上拿的是英國護照。

中國人而有「番鬼佬脾氣」是絕對不可饒恕的，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血管裏流的每一滴都是中國人的血液，即使頭髮可以染黃，皮膚可以漂白，也不能把中國人的血液全部抽出，換上番鬼佬血液。

「萬人日報」還未出版，便有人造謠，說「萬人日報」接受津貼，誰知道連揩一個月中央社發稿的油也不成，還有什麼條件拿政府津貼？

老萬要辦報賺錢其實不難，只要放棄頑固的原則，狗馬掛帥，副刊落足鹽味，大登架步廣告，起碼一個月可賺十萬八萬，而且會成爲一份銷路很廣的報紙，撈到盤滿砵滿！

「有自唔在，攞苦來辛。」

而且，辦鹹報不必因要一份中央社稿而受辱，還有機會在外國記者俱樂部和會社長共叙一堂，杯酒言歡，不會因「新聞」而「寃家」。

政府既已覺悟到海外工作之重要，老萬特地將「停稿風波」的前因後果加以報導，藉此引起政府決策者注意，要搞好海外宣傳，首要愼重人選，如果不是派一個「官」來香港，一定會辦得更好。

「萬人雜誌」出版八個年頭，每月平均賠二千元，已賠了十九萬二千元；「萬人日報」出版了三個月，仍在賠本階段，如果老萬不辦「萬人雜誌」，更不辦「萬人日報」，省下的二三十萬，大可環遊世界多次，即使不出外旅行，也可以留在香港，過曾恩波先生同樣寫意的生活。

但老萬從不後悔，也不同意別人對我的批評：「有自唔在，攞苦來辛」。老萬覺得每天捱到雞鳴報曉也有價值，因爲老萬做人有目標，爲了達到目標，付出勞力，和從別方面賺來的錢，也是心安理得。老萬十分高興政府今後更重視香港這地區的海外宣傳工作，但必須提醒決策當局——人事重於一切，沒有適當的人選，不會有理想的效果。

中共「農業學大寨」運動面臨困境

十多年來，中共發動所謂「農業學大寨」的羣眾運動，原來就是製造假「樣板」，欺騙農民，意圖達到不須耗費共黨財物，卽可增加農業生產的目的。

從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號召以後，到目前已經完全失敗，不但農民的思想覺悟提不高，農業生產也上不去。相反，大多數農民由於被共黨榨取過多，政治迫害沒有止境，可能正在醞釀一次新的大變亂。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中共中央在河北石家莊地區，召開了「中共中央農業專業工作會議」之後，又於九月十五日，中共「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兩次中共黨、政高階層的農業會議中，暴露了不少問題。

據九月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透露：今年在四川、雲南地區，都發生過農民騷動，農民不僅反抗過份的徵收，並且對不給他們帶來實際收入的工作，也不表現出熱情。毛澤東集團，非常擔心農業減產，和農民反抗，現在派遣軍隊，去鎮壓不滿的農民，並召開規模空前的推廣所謂「大寨經驗」的會議。如果不是農業極緊張的狀況，那末，用什麼來解釋這麼多高級官員如鄧小平、江青、姚文元、陳錫聯、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等人都那麼緊張地出席了會議，並且都作了秘密講話？這不就清楚的證實了中南海頭頭對農業生產的憂慮嗎？

這一會議，在公安部華國鋒主持下開幕，不也說明了秘密警察對大寨經驗和收穫莊稼非常關心，大寨的所謂高產典型，根本不是人民「自力更生」的辦法創建，而是花費了「國家」大量資金和用軍隊來創建的。

江青供認農業面臨困難

共黨「中央」今年七月在石家莊召開了「全國農業專業工作會議」，並派王洪文出席了會議。江青則以「中央領導人」身份，寫給出席會議代表一封信。她說：

「們們面臨着不少困難，一些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我們估計得到的。但是對共產黨員來說：應該有信心和能力去解決困難。這個會議的召開，無疑表明這個態度承認困難、認識困難、歡迎而上去解決它」。

這些所謂困難的癥結，就是「思想第一、政治領先」還是「工分掛帥，生產第一」無法解決的老問題。也就是農村中的兩條路線鬭爭。農民對中共政權的有形或無形的反抗鬭爭。

江青又說：「要能在一個會議上逐一解決幾個問題，那末成績就很好。要做到這一點，希望了解到，發展大好的形勢。最主要的條件是不斷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去武裝我們的領導班子。並深入調查、研究，用主席思想的矢，射問題的癥結，要反對那種『革命與生產相衝突時，民以食爲先』，抓革命要鬆一樣；一遇災情、農業生產跟不上時，『運動先放一放』的思想和作法，只有在正確思想的指示下，才有正確有力的革命行動和克服困難的辦法……」。

其實江青所講的形勢，早在「三面紅旗」失敗的時候。就已出現農民反共的根本原因，是由於「生產成品不能爲生產者所享有和支配」，於是對生產就漠不關心，甚至於破壞生產，正如赫魯曉夫所說的：「沒有物質刺激，會得不到生產」。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都是中共妄想用政治壓力改造人的思想以轉變「人性」。毛澤東叫嚷農民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爲中共生產行不計任何報酬。「這是學大寨」的主要目標。「人性」終究不能改變，所以「學大寨」也始終沒有成功。

可是，中共卻仍想不顧困難，蠻幹到底。江青說：「許多時候們們都想讓一讓，但我們的願望再好，也不能讓得使劉少奇、林彪一類的政治騙子得逞。階級鬭爭是尖銳的，一切共產黨員都不能喪失警惕性。我們不希望農業上的難題，造成蘇聯變修的歷史在我國重演。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不是沒有，但赫魯曉夫的人物未嘗不在身邊，『讓賢』就是『讓權』，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鬭爭，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鬭爭。所以不要利用農業作爲戰場，挑起對抗性的人耍手段，討價還價，否則革命就要推遲幾十年或一百年，損失更大」。

江青在這裏明白指出不能「讓權」，而使劉少奇、林彪一類的「政治騙子」得逞。所以，今後大陸農業上的「階級鬭爭」，必將又有一番更爲激烈的情況出現。

大寨式農業典型全係騙局

中共對外宣傳大寨式的農業建設，是農民憑雙手雙肩改造窮山惡水，各種生產年年有所增加。事實上全是騙局。所謂「大寨」是在山西省的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而山西省的「學大寨」活動，比其他的省份顯得積極，可是山西省的產量還比不上其他各省。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山西省的「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縣召開。「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曾出席講話，內容要點是：

第一：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有比較才有鑒別。舉兩個例子比比看。一是同冀、魯、豫比，最近這三、四年，三個省都把「供應戶」的帽子甩掉了。我們山西呢？「解放」以來，不少年度我們是「餘糧戶」，可是現在怎麼樣呢？還是把「缺糧戶」的帽子戴在頭上，就說今年吧，總產量是歷史上最高水平，可是還得吃「供應」，二是同西藏比，西藏十四萬畝冬小麥，平均畝產三百三十斤，爲什麼我們有的地方小麥畝產量只有一百多斤？二百多斤？爲什麼「解放」後四分之一世紀有些縣至今還和「解放」前差不多？

第二：爲什麼我們省有些地方，農業上得不快？是執行路線有問題。問題在縣委、地委，責任在省委。有些地方不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把人放出去，把車放出去。搞投機倒把……有的地方小塊地擠集體地，有些地方又在走文化大革命前的舊路。

第三：有的地方並不是眞上，是假上。有的地方增產的竅門是：土地年年少，產量年年增，搞減畝增產，併戶增產……有的地方增產的竅門是：秋收時水漲船高，征購時潮落船低。」

陳永貴所講的是老實話，可見「學大寨」運動和農業生產搭不上必然的關係，山西就是例子。山西學大寨的縣、社、隊，不但比不上冀、魯、豫，也比不上農業生產最落後的西藏自治區。其中的原因是共幹們存心抗拒毛澤東路線所致。

陳永貴說「有的地方小塊地擠集體地」，就是說農民熱衷於「自留地」的培育與種植，對集體的社隊耕地漠不關心。因此，中共自今年以來，在農村中又着力批判「小生產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足以反證農民千方百計排斥「集體生產方式」的傾向也已有所發展。

共幹誇大產量是自欺欺人，陳永貴指出增產竅門是玩「減畝增產」和「併戶增產」的花樣。是基層共幹圖謀「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甚至同情貧苦大眾多給點糧食，而故意製造數字，上下其手。目前大陸共幹與農民之間，各級共幹相互之間，已形成了上下交相騙的局面。

中共農業發展前途一片黯澹

中共「國務院」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以後，僅僅經過十個月時間。現在又再度以同一名義在同一地區召開會議，可見當前大陸農業問題的緊迫與嚴重。

據「新華社」本年九月十五日透露：此次在昔陽縣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共黨中央首要分子及各單位代表和共軍有關單位一共三千七百多人參加。陳永貴在開幕詞中說：「這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以來的一次很重要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將參觀大寨和昔陽抓革命、促生產的成就，學習大寨和昔陽的經驗，總結交流各地十一年來特別是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以後，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建設大寨的經驗，研究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儘快普及大寨縣的問題。同時，總結交流農業機械化的經濟、討論一九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任務。」

概括的說，中共確是企圖發展農業，就是所謂「要以農業爲基礎，工業爲主導，按農輕重爲序來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雖然吹噓「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機械化」，然而任何措施都不外是以「人的因素第一」。前面說過，大陸農民由於集體勞動成果，不爲勞動者所有，對生產自然產生消極情緒。所以即使實行「機械化」也不能解決根本困難。

據「紅旗」雜誌本年第七期一篇題爲「照毛主席的思想辦農業」的文章指出：「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在各方面還帶着舊社會的痕跡，存在着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存在着資產階級法權。現在實行的商品制度，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能取消。這仍然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這些東西必然腐蝕一些人的思想，使某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邪路，甚至蛻化變質成爲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因此，在農村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鬪爭，並沒有因爲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而結束……。」

這不僅一般農民如此，就是中下級領導共幹也正在蛻化變質。據「紅旗」雜誌本年第七期「抓好農村黨員的思想教育」和第八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兩文透露：

「有小生產者思想的黨員，往往在革命的某個階段，會從自身利益出發，表示贊成，並積極參加，但是當革命繼續向前推進，轉到另一個階段時，他們卻容易動搖，產生停車退坡思想……」例如北平平谷縣許家路大隊，有人主張減少糧食用地，擴大種菜，把菜拿去賣高價，或者分給社員，讓社員跑自由市場。農民固有的「小生產者的某些特點還有表現，尤其是一些富裕農民在他們身上仍然保存着強烈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

中共暴力統治大陸四分之一個世紀，用「屠殺」與「改造」雙管齊下來控制人民，其結果恰好相反。可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邪惡思想，到現在並沒有被人民接受。中共提出「以農業爲基礎，工業爲主導」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等等口號，也依然是「政治口號」。中共的農業前景，只是一片黯澹蒼茫。

中共在這幾次較大的農業會議中，看不出什麼新的挽救辦法。無非是借「農業學大寨」這個題目，對農民施加精神壓力，爲基礎不穩的人民公社制度灌續命湯，把死馬當活馬來醫而已。

項林

北平「十・一」的現象

岳騫

本年十月一日毛幫二十六屆「國慶」，在北平的慶祝會上，有許多人的出席與缺席，引起了外界的揣測，缺席的大頭目毛澤東之外，有周恩來、王洪文、康生。江青則參加了九月三十日的晚會，未參加十月一日的園遊會，可能與她身體不適有關，最近半年來已逐漸證明江青身體也不佳，有時一去數月不見其人，即是有病休養。

王洪文未出席事後證明是在上海，其他三人大概都是因病了。

毛幫這次公佈的名單，除去未出席的，只有幾個出席的人，引起了注意。

牛鬼蛇神・陸續出籠

最引人注意的無疑是羅瑞卿，羅瑞卿被放出，已有幾個月，但都是放在閒人一欄，這次卻擠入「軍事負責人」裏面，這是一個很大關鍵，就證明羅瑞卿重掌軍權，最少可以說恢復了軍人身份。這一行列共計七十九人，羅瑞卿暫時排名在二十三，前四人楊成武、王尚榮、何正文，伍修權已知皆是副總參謀長，而在全體七十九人中，取銷軍階之前有「大將」階級的只有羅瑞卿一人，而且也只有羅瑞卿擔任過「總參謀長」，照這樣遞升法，不久將來，羅瑞卿重任總參謀長的可能性甚大。

其次就要說到蕭華了，一般皆知蕭華是林彪親信，「文革」前羅瑞卿任共軍「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蕭華是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兼軍委副秘書長。羅瑞卿之垮自由於反林彪，接近劉鄧。彭、羅、陸、楊成為「四家店」，黑幫之首。蕭華不久又垮台，至今仍是一謎。但有一點似可以確定的，即蕭華與羅瑞卿之間原處於對立地位，此次蕭華又排入軍人人員行列中，排名六十三，距離羅瑞卿差四十人，但其後尚有王新亭、滕海清、傅崇碧都是獨擋一面的軍事頭目，尤其傅崇碧曾叱罵江青「你算老幾」？在毛管區更是盡人皆知。

羅瑞卿與蕭華目前可能正式職務，只是擔任一名「國防委員會」的「委員」，但無論如何，兩人既然恢復了軍人身份，以後再擔任正式職務就比較簡單了。如果有一天，羅瑞卿又當了「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蕭華又當了「總政治部主任」兼軍委副秘書長，恐怕連毛澤東都要問問自己，「文革」到底是爲的什麼？

教育界方面陸平重新出現，也頗惹人注目，陸平是「文革」前的北大「校長」，文革一開始雖然是鬬的「三家村」，但事情眞正鬧大，還是自聶元梓鬬陸平始。毛報刊當時對陸平攻擊之重，罪狀羅織之多，也僅次於彭眞，現在陸平又出來了，十之八九可能仍是北大「校長」。

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是胡耀邦，此人擔任中共青年團第一書記十多年，八屆又當選中委，在二級頭目中也是一個紅人，文革時也莫名其妙倒下。他被放出牛欄較陸平爲早，但一直放在「還有」的那一欄，遇到了開追悼會，就可以看到胡耀邦的名字，現在胡耀邦也擠入「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人」一欄，名次在陸平之後，似乎不是青年團的系統，可能會在「國務院」某部擔任一名「副部長」。

另外還有兩個女人也很特殊，一個是陶鑄之妻曾志，一個是賀龍之妻薛明，前者是「人大常委」，出席尚有可說，後者就是「還有：」了，薛明何以要出席，當是賀龍已死，把薛明拉出來間接表示昭雪賀龍，同樣情形，拉曾志出來不是眞因爲曾志是「人大常委」，而是昭雪陶鑄（陶鑄可能也死了）。

現在算起來，文革倒下去的大頭目，除去劉少奇、林彪，也只有彭眞、陸定一、楊尚崑、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還未出來了，這七個人都是江

青的死對頭，也許因此，短期尚難出籠，至於林彪已死，劉少奇可能已死，另外沒有人了。

在最後一欄「愛國人士」中，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人，最後三人赫然竟是由港回毛管區的所謂十戰俘中之張海商、楊南邨、趙一雪。對毛幫的宣傳而言，不能不算是一大敗筆了。

毛幫這次「慶祝十・一」，有幾點特殊現象，引起海外人士注意，第一件是周恩來未出席，因此，謠言周恩來已死，周恩來的生死也確實是一謎，周恩來「住醫院」雖然住了二十個月，但一直把醫院當作「官邸」，在內辦公，會客，因此，外界就推測周恩來避難是眞，養病是假，因為「醫院」設在軍營，可以藉槍桿子保護，不怕別人暗算。但最近兩月來，周恩來健康確實極端惡化，到了上月未能會見希斯與黎筍，證明周恩來已經陷入彌留之境。

周恩來不能見希斯，尚有可說，奇怪的是他何以不見黎筍，如果不能起床，就在榻前相見，也沒有關係，大家都是自己人，又何必拘禮。周恩來未能見黎筍，若非當時在彌留狀態，就是剛施行手術，不能見客。但無論那一個原因，對於一個七十八歲的人來說，總也是一大危機。

周恩來若死，毛澤東又不能再理政事，誰來接班呢？現在大家都看好鄧小平，這次毛慶的晚會與園遊會也都是鄧小平主持，鄧小平儼然成為「當家人」，但就在毛報公佈的名單上，卻有一個不尋常現象，卽排名是葉劍英第一，鄧小平第二，兩次排名皆是如此，筆者對此會作研究，覺得其中大有文章。

葉鄧排名・內鬨激烈

毛幫十大選出的中委會共計五個副主席，依次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當時鄧小平連中委都不是。以後鄧小平被放出，補選為中委，副主席，李德生則失掉副主席頭銜，但鄧小平排名大概在葉劍英之後，成為「第五副主席」，到了今年元月「四屆人大」開幕，選出了十二名「副總理」，鄧小平排名第一，葉劍英雖任「國防部長」卻未兼「副總理」，此亦異數，因為以前的彭德懷、林彪都兼任「副總理」。

葉劍英何以未兼任「副總理」，此事暫不研究，只說在毛幫黨政部門，葉、鄧之間地位便不均衡，就黨方面而言，葉在鄧前，就政權方面言，鄧是「副總理」，葉只是「國防部長」，葉應受鄧領導。因此，在兩次會議時，葉劍英一直排名第一，鄧小平第二，此等處亦可看出鄧小平尚未坐上第三把交椅，一旦毛周斃命，上面還有三個黨的副主席，鄧小平想越過他們逕坐上第一把交椅，恐怕相當困難，例如這一次鄧小平以代周恩來主持「國慶」為名，尚不能越過葉劍英，足見毛幫內部爭權情況更加激烈，彼此均不肯讓半步，到了緊要關頭，更不會善罷干休。

其次再說王洪文去上海，大概與東南動亂有關，今天北平方面情況，對江青日漸不利，支持江青的人，已佔少數，尤其是「黑幫」大量出籠之後，江青一系人馬的比重越來越輕。毛澤東又朝不保夕，毛澤東一死，在北平的大頭目如何對付江青及其一系，實在難料，江青不能不早作打算，最近兩年來，江青一系佈置重點在民兵，準備一旦有變，民兵便可以派用場，民兵裝備最精良的是上海，據說上海民兵裝備訓練均與正規軍無異，上海又是江青的根據地，文革之初毛澤東便以上海杭州對抗北平，江青必要時仍然還會作此打算，派王洪文鎮守上海，未嘗不是經營後路。

但王洪文此時去上海，有兩個臨時因素，第一是杭州方面發生動亂，工人罷工，此事可能是工人自發，要求提高待遇，但也有可能有人策動，滬杭皆江青根據地，兩地工人更是江青的基本力量，杭州工人罷工，自對江青不利，江青當不願事態擴大，更不能任其亂下去，變得越亂越糟，王洪文去杭州處理亂局，自是奉江青之命，但王洪文杭州之行顯然失敗，最後還是出動毛軍鎮壓，開入工廠監視復工，始把工潮鎮壓下去。

但在杭州已經有人貼出「打倒工賊王洪文」的「大字報」，此是王洪文之失敗，也是江青系一大挫折。

第二是今年北平「十・一」，由鄧小平主持，往年周恩來出面，王洪文跟在周恩來後面，還無所謂，此次鄧小平出面主持，王洪文排名在鄧小平之前，自不願追隨鄧小平之後，不便留在北平，便溜去上海。

毛周雙亡・軍閥割據

照毛幫今年「十・一」情況看，江青一系的力量大加削弱，由於過去文革被鬬垮的黑幫大量出籠，有些更官復原職，江青一系雖無人被整肅，但並未擴張，比重便日漸減低，毛澤東一死，江青系接班之事將告落空。

江青系所以從全盛之局滑落下來，實在因為缺乏人才，十年來未看出江青培植出了什麼人，只有一個王洪文，而是揠苗助長硬拔出來的，完全沒有根，不但在毛幫中央沒有聲望，就在工人中間也沒有基礎，只看這次處理杭州工潮，便知其不濟。還有一個姚文元只是一個書生，寫文章還可以，要他去勾心鬬爭同高級頭目進行鬬爭，就差得太遠了。如果時光倒退五年，毛澤東還可以發起一個運動，整掉這批與江青敵對的人，但此時顯然無能為力，批林批孔批得無疾而終，此時又弄出一個「批宋」，題目更小，章法更亂，無論毛江如何打算，但想藉「批宋」打擊某一方面，將又要落空。

毛澤東、周恩來都不會活得太久，兩人在目前也都奄奄待盡，對政治鬬爭已無力參與，目前能看到的是江青系與舊頭目（很難說是什麼系）之間的鬬爭將陸續展開，這只是第一階段，如果江青系在毛澤東死後一敗塗地，或者退守上海，負隅頑抗，北平完全落入舊頭目手中，也還是要鬬爭，鄧小平絕無力控制全局，而各地方的紅色軍閥也不會再聽命中央，分崩離析之局將逐漸形成，毛澤東生前毀掉了共產主義，把共產黨變成了一個幫會組織，以「毛澤東思想」為「清規戒律」，毛澤東一死，「毛澤東思想」也如爆炸的肥皂泡，頓時無影無踪，到時只剩了一批割地自雄的軍閥，他們為害國家民族的時間，就不會太久了。

有所不談集

送財神

此「有所不談」之第一篇也。以「有所不談」做集名，似不妨先說幾句話。人說他自己「有所不爲」，表示他做人有原則，非放邪入僻，無所不爲者可比。現在我在這裏只可說是有所不談，用意卻不是標榜自己清高，堅持什麼原則，只不過要向人表示：有許多問題我是談不來的，沒有談說資格的。譬如，教人如何落狗馬纜，那間茶館的茶式好，那齣影片值得欣賞，以至那間夜總會裏的女郎漂亮……，都不是我所能談的。是故，以「有所不談」作集名，等於先宣佈了自己是間有限公司。至於有關反共復國的大問題，在本刊中自有其他專家去應付。除此之外，剩下來的便屬於不上也不下的東西。以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經歷到一些可笑、可歎或可怒的事情，或得自朋友間的故事，或於閱書讀報發現有什麼特別的問題，都不妨作野人之獻曝，拿出來在這裏談個飽，填填篇幅。這是我第一遭承允在刊物上作定期性的供稿。自許下了諾言，十多天來都未寫過一字。這種心情仿似以前做學生時代第一次提筆寫週記，整天對着新簿，不曉得怎樣下筆。一時間既焦急，又生氣，焦急是恐怕有負所託，生氣是因爲自己不濟事。正感爲難之際，忽然想起朋友轉述的故事，何不以之敷衍爲不長不短的雜文，作應急之用？於是，跑到廚房，爲自己倒來杯濃茶，然後順筆寫下「送財神」三字作篇名。

我國人大多數都知道有這樣的一種習俗：於每年將盡的最後幾天，舉行送灶儀式。灶者指那司命定福灶君爺也。在那一天，家庭主婦們買備美酒嘉餚，送別灶神回天述職，並且酬謝他一年來保佑家中大小平安的功勞。灶神之去也，畢竟還要回來的。這裏所談說的財神，卻是一去不再來。又，財神本爲人人所歡迎，豈有要送出去之理？其中緣故，且聽在下道來。

話說在窮髮之北，海南之濱，有一個地方叫沙甸。沙甸裏有一所大學，叫沙甸大學，論大學的結構，是聯邦式的。這所大學是聯合了三家大專教育學院而成。所謂山上有山，人上有人，三家學院的院長之上，復有校長，此即沙甸校長。所有職位，差不是一賣開四，而且都以沙甸大學本部的位置最高。就以管財務的人來說，財務主任也有四個。

大學本部的財務長是位外國婦人，嫁夫名范克夫。她先世祖籍是天國選民的後裔。到了她的一世代，她卻得天獨厚，她的祖國人民正在西奈沙漠和敵人爲生存立國作殊死戰之際，她已經貴爲美國公民，以強國子民資格入主大學中樞。她受的是文科教育，而主管財政。這種破格錄用的慷慨，大抵只有沙甸大學的校長才辦得到，此中是另有一段因由的。范克夫太太早期是在沙甸大學其中一所學院內任普通職員，後來因爲遊說成功，海外部分祖國天選之民，募集了一筆欵子，蓋建一間名叫富蘭克林大厦，捐予沙甸大學作行政大樓。大學校長爲了酬情，便叫他豐學過來，畀以高位。范克夫太太屬意於財務長一職，交制度非驢非馬，太不像話，心裏有氣，加以背後老板不斷暗示要改弦易轍，於是，才堅定了他改革大學的雄心。此中種種跡象，范克夫太太都看在眼裏，而且正中心意，乃一馬當先，致力統御三家學院的財政，把他們的總務開支控勒得緊緊，反正她管的財政，是直接向政府報銷和負責，三書院的錢，多樽一文，大學本部便可以多花一文，何樂而不爲？所苦的自然是三家書院的人，他們都背地裏賜她一個綽號，「沙甸雌虎」。

講到這裏，岔開一筆。某學院中一位叫吳辛的理學教師要辭職出國。按規例，服務滿十年的，可以申領十足的公積金。這位吳先生一時大意，辭職日期僅差一個星期才滿足十年的資歷，目前他只可拿到八成的公積金，二者差距聽說有數千元之鉅。他愈想愈不值，乃向管事的職員請求，把辭職日期改延七天。那職員一向深受范克夫太太薰陶，只曉公事，不懂人情的。她反問吳先生懂不懂合約的英文。吳先生碰了軟釘子，只好向主管范克夫太太請求。

范克夫太太先是滿口客氣話，但當講到正題，連忙擺手擰頭，說：「親愛的吳先生，我怎可以朝令夕改？難道不怕廉政公署嗎？」吳先生沒法可想，只好耍出攔輿告狀的一招，在校園裏守候大學校長外出散步，向他申訴。校長也是客氣萬分，說這件事他不清楚，請轉問董事會秘書。吳先生便依言要求約晤那秘書。秘書卻是絕頂聰明的人，以此事不關己，乾脆不予接見。吳先生被迫得走投無路，最後才想起自己學院的院長。那院長剛巧輪值出任大學的副校長，有的是讀書人剛正的脾氣。他聽了下屬的申訴，怒不可遏，認爲此舉分明是上級藉故刻薄屬員，乃立刻搖電話與校長交涉，聲言要開會研究此事的責任。校長不欲事情鬧大，只好吩咐范克夫太太照吳先生意思修改辭職日期。這故事蓋聞自在下的岳父，渠轉述自家中佣人阿金的結義姐妹的男朋友，此男朋友乃吳先生之妹倩也。有人說，沙甸校長自詡辦了一件德政，向政府爲普遍教師爭取來房屋津貼，使他們的地位與公務員相等。詎料等到甄別接受津貼資格的事兒落到范克夫太太手中，亂子出來了。據范克夫太太意思，教師已有自置物業的，便不得接受津貼。此議一出，羣情嘩然，不甘願吃眼前虧的教師，紛紛賤價沽樓，狼狽萬分。後來此議終不見實行，而「雌虎」之名更是不脛而走。

到了後期，范克夫太太和沙甸校長的合作蜜月漸漸變壞了。一來因爲她到底不是理財人才，二來由於校長爲人鴻才偉畧，又好大喜功，揮金似土，許多事情都不按預算進行，幾年間便把錢財掏空了，在認眞計算之下，不敷之數竟達六七百萬。在情急之下，互相推諉是難免的，於是齟齬頻生，終而掀起節約和裁員的滔天大浪。政府當局劍及履及，聲言以後要由公家核數，一應總務開支，不必煩勞總務機構，由公家物料供應處全部供應。

事體演變至此，即使至愚之人，當亦浩然有志志的。更兼范克太太年已過六十，猶事戀棧，何以服眾？財神此一去也，如后羿之攀弓射九日，使萬民有清涼舒暢之感。沙甸自此一役後，是否得救，仍是個未知數，有人卻認爲，只求不要如以前的惡劣，便於願已足。每年十月，是沙甸園新舊人物來去匆匆的日子。交園內人物之更迭，十年來未有如范克夫太太之賁受生目。偶然記起毛

快報的怪現象

古鶴翔

我們生存在這世界上，必須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要麼，公開投共；要麼，公開反共；只要自覺所作所爲問心無愧。

近五十年來，我國曾有一些人誤入歧途的，那便是初期的共產主義者，例如陳獨秀、瞿秋白等。他們之成爲共黨，乃由於愛心所驅使，他們以爲共產主義是救世濟民的光明大道；結果他們覺悟了。陳獨秀在臨死前，公然讚美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而反對斯大林式的共產政權，認爲那是獨裁政體。瞿秋白臨終時也坦白地承認自己的一生只是「一齣滑稽劇」，承認自己「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認爲「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無論陳獨秀或者瞿秋白的錯誤如何大，可是他們臨終前都能夠老老實實地懺悔，這眞誠的懺悔實在並不容易，那是需要巨大的面對現實和歷史的勇氣的。他們懺悔的勇氣，實在比他們做共產黨人需要更大的決心。

我們佩服他們能以「今日的我」來批評「過去的我」。他們初時以爲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救星」，於是他們成爲共產黨了，可是當他們發覺共產主義竟然如此醜惡之時，他們便表示悔改，這實在是一種勇氣，也是一種良好的品德。

可惜得很，近來本港有一些墮子，竟然不惜違背自己的良心，發出不少動搖人心的、媚兵的胡言亂語。

知識分子之所以值得重視，首先在其人格，在其品德，而不是文辭。郭沫若之媚共求「榮」，已被中國人列爲「四大不要臉」之首，這兒不預備說他。馮友蘭、謝冰心在壓力下胡言亂語，自然不是我們所樂聞之事，因爲他們實在太污辱了，也丟盡讀書人之臉。

在大陸生活的知識分子被逼胡言亂語，自然不對，但還值得我們憐憫。最可恥的卻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投機分子，這些人或者自命「中立」，或者自稱「親台」，可是卻爲中共塗脂抹粉，爲中共的統戰陰謀大吹大擂！他們究竟爲了什麼？是要「人民幣」還是預備賣身投靠？

其實中共早已聲明：沒有所謂「中立」，「非左」卽「右」。在二十六年前，人們被中共所迷惑還有可說；在二十六年後的今天，竟然還有人幻想「投統戰之機」，那實在不但無恥，而且是無知！

在九月二十二日，快報的馬彬又配合中共的統戰活劇，大發「民亦勞止，迄可小休」的謬論。這個馬彬曾說自己「親台」，可是他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章上卻稱故總統蔣公爲「蔣介石先生」，更將共黨詆毀中華民國領袖的字眼引述出來，表面上對國共雙方各打五十板，實質上希望「不必相煎太急」，希望「永不重操室內戈」，卽是響應中共的統戰運動！

馬彬的希望是「現狀維持」，這希望自然適應危機四伏的中共政權，可是中國人民是決不同意的！

馬彬生活在自由地區，生活在豐衣足食的香港，可能還有不少「收入」，自然樂於「現狀維持」。可是，馬彬啊馬彬，你可聽見七億同胞的怒吼？你可聽見七億同胞的哭聲？馬彬希望「現狀維持」，中華民國政府及生活在暴政下的大陸同胞是決不答應的！馬彬啊馬彬，你的「中立」稿可以收到多少錢？我不知道，可是大陸同胞「日夜苦鬭」的報酬卻是「欠公社債」！

必須指出：近日蔣院長正加速光復大陸、挽救同胞的進程，而中共政權已四分五裂，滅亡在卽，甚至周恩來也表示要逃回延安打游擊了。

在今時今日，馬彬竟然胡說什麼「民亦勞止，其可小休」，那分明是妄想爲中共注射「強心針」，使中共能夠繼續奴役大陸同胞！

在馬彬的謬論發表後不但我們感到不滿和憤怒，值得注意的是：快報的「快語」也發表了一篇眞正大快人心的文章，題目是：「『小休』論幻想」。對「小休」論者的「風涼話」加以抨擊，並指出：「大陸同胞不但『勞』，而且『苦』，更而且『悲慘』，極權暴力統治下而言『小休』，不是在發白日夢嗎？」

「快語」問道：大陸同胞「爲什麼不斷冒死逃亡」？

近來的快報，往往發生自相矛盾的現象。我曾看見快報的第一版中，一則電訊將共都譯作「北京」，另一則譯作「北平」，究竟快報承認政權是「中國政府」，還是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同樣，「快語」中也有時稱赤都爲「北京」，有時稱爲「北平」，而且言論中有極愛國的，也有媚共的。

人有人格，報紙也應有報格，絕對不應騎牆，更不應首鼠兩端，切勿報頭上印着「中華民國」年號，卻爲中共做統戰工作！

言論自由自然是需要的，但在滅共復土的大業尚未徹底勝利以前，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經常警惕自己，必須不停地檢討一下：縱容某些人假「言論自由」之名，實行媚共之實，那是否國家民族之禍？

必須指出：快報的「田雲」和「馬彬」確實很有「文才」，寫得一些「好文章」，可是我們切勿忘記：郭沫若也是著名的「才子」！

快報必須認眞的檢討一下了，否則必將被熱愛自由民主的中國同胞所唾棄。

「中立」之路卽使可以「左右逢源」，到頭來只是禍國殃民，而且還會被赤潮淹死！

時事評論

周·江·兩·派·勢·力

林定

十月二日洛杉磯時報刊登駐港記者艾利根的報導：「目前中國大陸的『有效權力』存在於各省，而不是在北平，同時周恩來的『統治時代』事實上已成過去。」

艾氏這番評論相當中肯，不像其他外國人，爲討好「笑臉外交」，老是宣揚「穩健派」權力支配大陸。

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風雲變幻無常，派系鬬爭複雜，人物浮沉不定，動向模棱兩可，加上嚴密新聞封鎖，所以對大陸現狀分析評估，局外人確感頭痛棘手，無所適從，因而產生許多似是而非的論斷。以故駐平的外國觀察家，只能根據北平一些表象，加上個人好惡，替周派抹粉，而香港的捧周派則乘機推波助瀾，吹棒穩健派權力鞏固。像艾氏不拾北平洋鬼子的餘唾，提出獨特見解，雖不一定十分正確，但能觸及實際邊緣，已是難能可貴了。

事實上，毛江集團的權力並沒有削弱，由文革到現在，一直佔據主動地位，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妥協或讓步，但很快便掀起反擊浪潮，例如「自留地」，在「人大」的「新憲」出現，不久便展開反「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可見毛江勢力，並不眞像洋鬼子或假洋鬼子口裏所說的「屈居下風」。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來與毛澤東合謀把林彪烹掉後，北平高層曾一度陷入混亂狀態，當時毛江集團眼見危機四伏，不敢再強逞下去，稍爲縮手，讓官僚集團出面收拾殘局，待局面穩定下來，官僚集團便賴死不放手，於是出現了所謂「周恩來時代」。然而這時期並不長，隨着批林批孔運動展開，周派權力已逐漸開始削弱。特別在地方上的各級黨政機關，一批一批「新生力量」擔任重要角色，他們的權力直接威脅老油條的安危，迫使周派大量解放「牛鬼蛇神」，重返原地方基層單位，復任要職，以抑制江派勢力擴張。目前，這兩派所謂新舊勢力正在劇烈的明爭暗鬬中。不過，有許多組織單位

「十大」後，毛江集團在「政治局」佔上風，官僚集團僅把持「國務院」，國務院是行使政治局所制訂的方針政策，故掌握政治局大權，實不難左右國務院。由於黨的權力與威信在劉少奇垮台後已被澈底砸破，依仗黨權未必能鞏固自己權力，唯有「槍桿子」才最可靠。而目前，眞正掌握槍桿子，只有毛澤東一人，其他的人都缺乏力量調動地方軍閥。所以說，毛澤東生存一天，毛江集團絕不會屈居下風，任由官僚集團主宰。

今年七月的杭州事件眞相大白，起因絕不是「極左派煽風點火」，而是官僚集團唆擺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據中共駐某外使館人員說：「此次浙江杭州變亂的主因在於姚文元、張春橋等『文革派』與現存當權的幹部派之間的鬬爭。」當杭州暴亂發生後，王洪文曾親往杭州調解，結果失敗，王洪文且被工人譏爲「他算老幾？不久會看他打回原形」，最後調動軍隊才能平息。因此，杭州事件決不是什麼「實是鄧王爭奪繼承權的殲霸戰，結果鄧小平勝利了！」的妄論。捧周派直至現在，都堅持把它說成是由穩健派的鄧小平調動軍隊敉平由極左派煽起的杭州工人暴亂，這種死牛一便頸的固執，令人五體投地。

與杭州事件開始進入高潮的同時，江青以中共中央領導人身份，於七月二日給在河北石家莊召開的「全國農業專業工作會議」出席代表一封信，該信指出：「但我們的願望再好，也不能讓使劉少奇、林彪一類的政治騙子得逞」，「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不是沒有，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未嘗不在身邊，『讓賢』就是『讓權』」，「所以不要讓利用農業作戰場，挑起對抗情緒的人耍手段，討價還價；否則革命就要推遲幾十年或一百年，損失更大。」

時杭州動亂局勢，提出警告。馬林科夫式好好先生，相信不是指周恩來，雖然周恩來一向有「和稀泥」之稱。這可能是指鄧小平，因爲鄧小平復出後，便一改「劉鄧」時代的作風，處處耍兩面手法，既不得失江派，也不拒逆周派，儼然周江夾縫裏的和事佬。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顯然是指周派了，所以提出「讓賢」就是「讓權」，其中「讓賢」的賢，不單是指周派，而且還包括解放的「牛鬼蛇神」，爲了防止在農業戰線上出現這種現象，特別要王洪文參加會議。由此可見，「極左派失勢了」，這是捧周派一廂情願而已。

在毛劉時代，黨組織控制一切，個人權力大小，是依據其在黨的地位決定。但現在則是槍指揮黨政時期，誰掌握軍權，誰便可保持權力。所以周江兩派都各出奇謀拉攏控制軍隊。據九月「解放軍報」所報導「北京衛戍區」某部黨委舉辦「政工幹部和理論骨幹學習班」，證明江派勢力已滲入軍隊基層，因爲學習內容是毛江所推行的理論指示，其重點爲：㈠鎮壓國內階級敵人的反抗，防止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顚覆和侵略。㈡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逐步消滅三大差別；改造小生產，戰勝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和資本主義傾向。㈢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倘若江派控制了軍隊的下級基層單位，那麼不難運用造反精神，鼓動下級士官把各級山頭的軍閥反掉，正如當年紅衛兵把黨委書記拉下馬一樣。

最近的批判「水滸」運動，已廣泛深入大陸各地各階層全面展開。這一運動，更加顯出江派在地方的勢力，確實凌駕周派之上。在中央，江派對周派尚存一點顧忌，不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或「紅旗」雜誌，對水滸的批判，只是藉宋江的投降主義暗喻影射。但在地方上，則毫不留情，一

展壯大到走向失敗的全過程中，使我們看到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封建統治階級的武裝鎮壓撲滅不了梁山的革命烈火，而宋江的投降主義卻瓦解和葬送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上虞夏管公社中西大隊幹部社員」說：「林彪則大搞順我昌，逆我亡，排擠打擊革命幹部，對地、富、反、壞、右一律給予政治上解放，收集牛鬼蛇神，結成死黨。通過學習和對照，使大家清楚的看到，不論現代和古代，在革命隊伍中總會出現叛徒投降派，隨着歷史的變北，他的投降的對象是會變的，但他們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搞陰謀詭計不會變的」；「浙江省軍區某團幹部戰士」說：「在毛主席這一重要發表的當天，就立即組織水滸評論組，運用黑板報、牆報、批判、專欄等各種形式對水滸中所宣揚的反動觀點，聯繫現實的階級鬪爭和路線鬪爭進行分析批判」。讀了地方上的「批水」刊物，才知道現代宋江的投降主義，並不是投靠蘇修或美帝，而且排擠打擊革命幹部，解

字，但明眼一看，分明是指周恩來。

此外，九月十五日，鄧小平、江青、姚文元、陳錫聯、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在山西昔陽出席「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些人，除鄧陳（錫聯）外，清一色是江派人馬。九月卅日在北平出席招待會的是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等。十月一日參加遊園大會的是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等，而張江姚紀華汪吳陳等是江派人馬。王洪文則在上海主持十一，其身份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捧周派說王洪文與鄧小平惡鬪，王洪文吃了敗仗，王洪文在上海有知，不笑甩大牙才怪！又陳錫聯率領毛遠新等前往新疆參加十一，以及上月華國鋒率領代表團前往西藏等等活動，在在都顯示出，江派在紅色政治舞台上並沒有逐漸消失的跡象。

以上不厭其煩抄錄這麼多資料，無非爲了證實

無視大陸各地情況，單靠一份「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便斷言「今春以來，經過資產階級法權和批水滸批宋江兩個回合的較量，極左派又屈居下風。」以及假借洋鬼子一些資料而亂發囈語：「除了那些爲奪權而不擇手段的極左派之外，所有的人都希望這個國家穩健而溫和地發展。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穩健派，那麼就是除了一小撮極左派之外，全大陸的人都是穩健派。因此極左派即使在私相授受之下承繼權力，也必定無法久保。」（以上兩種捧周謬論均刊登在右翼報紙上）都是自欺欺人。

捧周派在海外賣力替周派打氣，目的是希望共產主義制度安定地在大陸存在下去，他們清楚知道，江派上台，必然帶來大動亂，而動亂的結果，可直接影響共產制度的存亡，正如他們說，極左派即使當權，也無法久保。因此，不惜一手遮天，把全大陸人民都說成是穩健派，歡迎共產主義，以達到欺騙海外矇查查的人。這種人渣，總有一天，大陸人民會跟他們算賬的。

中共內部文件實錄

致「全國農業專業工作會議」出席代表的信

江青

—本年七月初，中共中央在河北省石家莊召開了「全國農業專業工作會議」，江青以中共中央領導人身份，致該會議出席代表一封信，該信內容如下。—

石家莊河北省委轉出席全國農業專業工作會議代表同志們好：

我們面臨着不少困難，一些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我們所能估計得到的；但是對共產黨員來說，應該有信心和能力去解決困難。這個會議的召開，無疑表明這個態度，承認困難，認識困難，迎難而上去解決它。

「要能在一個會議上逐一解決幾個問題，那麼成績就很好」，要做到這一點，希望同志們了解到，發展大好的形勢，最主要的條件是不斷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去武裝我們的領導班子，並深入調查、研究，用主席思想的矢，射問題的癥結，要反對那種「革命生產相衝突時，『民以食爲先』，抓革命應鬆一鬆；一遇災情，農業生產跟不上時，運動先放一放」的思想和作法；只有在正確思想的指示下，才有正確有力的革命行動和克服困難的辦法；「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對我們來說，站高、看遠、確立信心，找出方法，思想上的方法，是一條捷徑。

四川省委提出「在抗災中學習大寨擺在前」，這辦法很好，大寨的經驗是全國農業戰線二十幾年來與天鬪、地鬪、人鬪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它在大寨生根發芽而在全國開花結果；學不學大寨，走不走大寨路，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是堅持不堅持走社會主義農業道路鬪爭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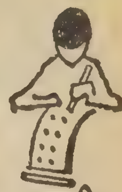
許多時候我們都想讓一讓，但我們的願望再好，也不能讓的使劉少奇、林彪一類的政治騙子得逞；階級鬪爭是尖銳的，一切共產黨員都不能喪失警惕性，我們不希望農業上的難題，造成蘇聯變修的歷史，在我國重演，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不是沒有，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未嘗不在身邊，「讓賢」就是「讓權」，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鬪爭，不是什麼爭權奪利，而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鬪爭；所以不要讓利用農業作爲戰場，挑起對抗情緒的人耍手段、討價還價；否則革命就要推遲幾十年或一百年，損失更大。

考慮到這個原因，中央讓洪文同志親自參加會議，我也在這裏向同志們表示對你們會議勝利召開表示祝賀。

江青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

觀點・態度與立場

柳以青



認識中國

似乎是我在這一欄中，曾經討論過「認識中國」的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同時，也不是一次、兩次，而是不少的次數。但是，最近讀到了不少的大學生們的文章，似乎又掀起了討論「觀點、態度和立場」的問題。因此，就想借這個機會來討論一下。

事實上，這篇的討論，只是我目前所想到、所感受的問題和答案而已。並不想它會有什麼影響，只願本了言論自由的原則，發表一下私見而已。

何以會不斷產生這問題

在沒有談到這一題目的本身時，我想首先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在討論「認識中國」這一主題上，總是會掀起了「觀點、態度與立場」的辨析問題？這一問題的產生是從什麼因素所引起？相信這該是先求解答的問題。否則的話，所謂的「觀點、態度、立場」等等，都將是混淆不清的。

我可以這麼說，在這一時期所產生的「認識中國」主題前的「觀點、態度、立場」等的問題，純是來自政治因素影響所致。當然，也是這一政治宣傳上所必然會波及的問題。因此，幾時在目前提出了「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其所引致的是來自政治，同時也必具有目前政治的色彩呢！

如果讀者不相信的話，讀者們可以自動地去分析所有討論目前「認識中國」主題所掀起的所謂「觀點、態度與立場」的文章，所有的分析、舉例等，有那一篇不是與現代政治有關係；又有那一篇不是充滿了政治色彩？

這裏，我並不是說，文章討論中有政治色彩就是不可取的，或是不應該如此的。而我只是要讀者們說明的是：現階段的所謂「觀點、態度與立場」問題的產生，本質上是含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同時，又可以這麼說，舉凡這一「觀點、態度與立場」問題的討論都會帶有政治色彩的，也更是政治問題影響到這一「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出現。

假如我的這一說辭獲得肯定的話，那麼，我們就知道目前所謂「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並不一定硬拉到求知識與做學問的研究工作者的「觀點、態度與立場」上。這一強硬亂拉亂湊的結果，會使不明所以的讀者們，對求知識、做學問的研究方法產生頗大的懷疑的。

假如真有這樣的反應或影響，那我恐怕所產生的結果更是悲哀的呢！基本上會損及了人類求知的客觀本能呢！

不少的大專學生卻是爲了這一「觀點、態度、立場」問題感到對「認識中國」的困惑，而才發文成章的，長篇累牘的來討論；這也卻是一個他們所面對的一個難題。但是，假如他們真的是做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話，即使是囿於政治層次，仍然還可以摸索到一些可靠的線索。這方面還是值得鼓勵。

然而，我所最怕的是，他們只會「大膽假設」，以「假設」做成了「事實」；或是，他們也會「小心求證」，而所得的「證據」只是政治集團方面的宣傳資料而已。

究竟能夠做「假設」的人有多少？這「假設」當然不是憑空的幻想之謂；再者，究竟能夠做「求證」的人又有多少？這「求」的「證」，是如何驗證的呢？這種種切切，絕非只懂得看「走馬燈」的人士所可掌握的。

或許，在這裏我該舉一兩個具體的比方。或者，更好說講幾個有趣的故事吧！一位藝術家，一位獵人和一位木匠，同時走入了一個青翠的大樹林中，你可以說出他們每個人對同一的青翠樹林的感受是什麼嗎？我可是簡單告訴你：

這位藝術家對這青翠的樹林，產生了美的感覺，這不啻是他藝術創造上的靈感。這位獵人，卻滿懷希望的，因爲這樹林中一定有許多他想獵獲的野獸，於是欣喜以待。

這位木匠，根本沒有看到樹木的青翠，只看到了樹幹的高大壯碩，這些不啻是他建築的上好材料。

好吧，讓我們來看：樹林的青翠存在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事實，但是，面對了事實所產生的了解和感受，竟是那麼的不同。

但是，這問題還沒有完結，在這裏，我要問你：你知道什麼共同的因素使以上的三個人的了解和感受不同嗎？記住，我所問的是「共同因素」，不是「行業的不同」？你能解答嗎？你能告訴我嗎？假如你不能在這一問題上發現什麼是他們的「共同因素」，致使他們有不同的看法；而只會用不同行業，不同「階級」的觀念來解答我的這一問題，請相信我，你的認知能力，研究經驗，還差一大截呢！在這裏，相信虛心些比什麼都好！

讓我再來舉另外一個比喻：

一位法國人，盛讚法文是全世界最富詩意的文字；一位德國人，盛讚德文是全世界最能表現力量的文字；一位英國人，盛讚英文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文字；一位中國人，盛讚中文中的每一字，就是全世界上最美的藝術品。

究竟以上的法文、德文、英文和中文，那一種文字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文字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或者你的答案並不屬於上面所列的四種中任何一種。

但是，你千萬不要忘記，任何文字都是在表達內在的情感與意義的。如果沒有

情感、沒有意義的話，任何文字都是形同虛設的，本質是無用的。

我之所以用以上的兩個故事，只是說明一件事？在目前所掀起的「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是在政治氣候下產生的問題。

這問題所牽涉的實質

那麼，我要進一步的去分析，何以目前的政治那麼大，而使我們產生了這一「觀點、態度與立場」問題呢！最主要的是：目前的政治情況，使這一代的中國人產生了不滿意所致。

假如我們對一個政治制度贊成的話，大概不會產生目前這麼強烈的「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

假如我們對大陸政權的一切都感滿意的話，也就不會曾有一個時期的「回歸」、「認同」運動！這方面的事實是任誰都不能否認的！因為在不「歸」的情況下，才能發動「回」「歸」；在不「同」意的事實上，才會發動「認」「同」。

假如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中國人，對大陸的政權，根本是「歸」的和「同」的，那裏還會在這一代的中國青年裏，大量發動「回」歸、「認」同的運動呢？

有時候，我們不必為海外的青年羣中所發起的什麼運動而大驚小怪，無論什麼運動，都會有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而為達到某一目的，在對象上，就是這方面最欠缺的。我們都該從「反面」中找「教材」，增加我們的了解。

很明顯地，「回歸」與「認同」搞了一大段日子後，顯然是失敗了。這一運動失敗的原因，或者說這一運動成功的障礙，不是別的，而是這一運動對象羣眾的聰明、冷靜與客觀。

因此，我們隱隱可見的是：「認同」轉向「認識」；「回歸」散成了「服務」。這裏，我並不是說：提倡「認識」和「服務」的同學們，一定會是有了某方面的「政治」問題。我只是指出：這一運動最高設計人卻是由此而轉了向而已。但在這一風氣的影響下，海外的青年人，似乎也最是容易被波及的。同時，也並不固定了一定會產生某些人們所預期的「好」或「壞」的影響。這影響的「大」、「小」、「好」、「壞」，不決定於掀起運動的人，而取決於這一運動的對象——羣眾的態度與意向。也可以這麼說：「認識」不同於「認同」；「回歸」不同於「服務」；「認識」本身是中性的；「認同」卻已經是有了主觀的取捨；「服務」是一種開放高尚的情操，「回歸」只是倒一方面的封閉而已。

何以我會做出：一個運動的成功，取決於運動對象——羣眾的意向者為多、為大呢？而不取決於掀起運動的「少數人」——更好說是最辛苦，最犧牲的少數人呢？

最大的原因之一，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這一開放性，使到任何的運動都會受到開放性的考驗。經過了這一考驗，才能真的使人看出金是金、土是土的。用泥做成的各色各類的形象，在經過這一開放性的社會河流時，什麼鉛華也會洗得一乾二淨的！

因此，就報章雜誌來說，就是五花八門的，任何一方的「獨語」和「斷語」；都會在「大家談」與「交談」中得到沖刷的。

金銀的真假，在開放性的社會中都能一目了然，無怪乎所有以假亂真的情事，總是先給我們把社會封閉起來的。

這種封閉式的社會，姑無論憑藉什麼美好的藉口，起碼，可以做成「以假亂真」的勾當而已。

所以我說，在香港如此開放的社會，任何運動的成敗，都會取決於運動對象——羣眾的意向與態度。

然而，如何去掌握對象——羣眾的意與態度呢？

有的人以為大量地霸佔傳播陣地；有的人以為大量的金錢支持；有的人以為……。

這些都是可行的方法，但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以前，在傳播沒有普遍和繁榮以前，憑借了傳播工具，卻是可以左右一部份人的思想的；現在，這方面已經在被節節突破；同時，目前所有接觸到大眾傳播工具的人士的知識水準已經大大的提高了。有時，頻頻地發生這樣的現象：不是報章雜誌在向讀者灌輸什麼，反而是讀者們在大量批判傳播工具的不㴲與不德呢！

在香港似乎是一個以金錢掛帥的地方，但是，有錢的人不要忘記，香港人都知道如何運用金錢；也都知道如何使金錢為我來用，似乎並不能做成誰拿金錢就可以控制一切的，事實上，這是一個正常人的看法與作法：金錢該是我的工具，而決不能把我做成金錢的奴隸！

如果以為有錢就能使「鬼推磨」的話，把時間拉長，可以體會到這句話該是多麼的荒唐！

那麼，究竟該是以什麼觀點、什麼態度和什麼立場來「認識中國」呢？

首先，我覺得先和經過大陸政權統治，而生活了一個長時期的人士談談！特別是那些屬於這一世代的年青人談談！起碼，他們都是經歷了不少的事情的呢！親身體驗到很多事情的呢！

或許，你可以從他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上，會對你或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有所裨益吧！

這裏，我並不鼓勵你一定用他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不過，我總覺得，他們的經歷卻是這一時代中不可或缺的見證呢！

否則的話，從報章雜誌上所得的鮮明對比的文章，以及就是到過偌大塊土地上的一角，一線，就侃侃而談其好壞的話，似乎是太那個了吧！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有所不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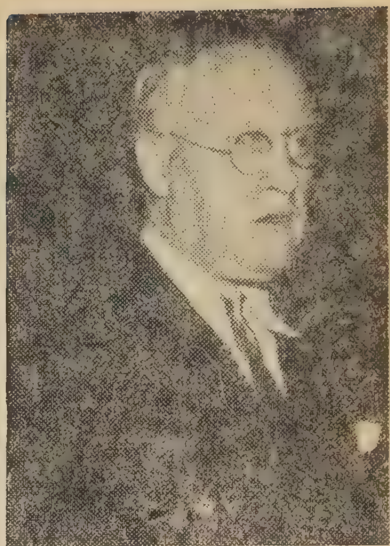
旅客與「主人」的身份，所了解和感受的不啻是天壤，相信你一定會同意我這一意見的！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報壇怪傑

魏玉

在赫斯特系報業中有一位永遠不能被人忘懷的怪傑，赫斯特王國能夠開創出更偉大的局面，和路達侯威就相當於它的中興名臣。美國報界人士都承認他是個非凡人物，一齣以侯威半生事蹟為經緯的舞台劇——「頭條新聞」，在紐約的百老滙上演，非常賣座。侯威最擅長於發掘足以引起讀者共鳴的頭條新聞，如果沒有的話，他索性自行製造，而且從來未有過「擅板」。現在王國的繼承人赫斯特小姐卻製造出了一宗空前怪異的頭條新聞，九泉之下的侯威，若然有知，也當自愧弗如。不過侯威一生的行逕，在報界從業員而論，亦可算是空前絕後的怪異。請閣下文，便知在下所言非妄。



靠災難新聞起家

侯威除了有過人的頭腦外，運氣也非常之好。一九〇三年，他才廿一歲，在芝加哥做記者。做了記者後不久，有一天他信步而行到市區中心，並無任何目的，只是希望碰到一些有新聞價值的突發事件。忽然他看見路面上一個通往下面溝渠的圓洞，冒出了一個全身盔甲作古代武士裝的男士，接着爬上三個作天使打扮的男人。侯威連忙問他們究竟搞的什麼鬼？原來他們都是在伊魯古斯劇院演戲的演員，劇場突然失火，很快就蔓延到不可收拾，人們只能靠從地下的隧道逃生。

思想快如閃電的侯威立刻趕到那劇院附近。目覩一場大災難的發生，遇害人數達幾百名。他立刻找到最近災場的一具電話，付出十元，由他獨佔使用，他用電話通知報社，馬上派數十名記者來現場採訪。他們把所見到的，或從生還者口中所說的，凡是現場的一切消息，轉述給侯威，然後他從電話中報告給報社中的編輯。

結果，對這場火災的報導，侯威那張報紙最為詳盡出色。侯威的才能顯露出來了，立刻成為當時芝加哥報界中的知名之士，可謂少年得志了。

剛入行不久的侯威，伊魯古斯劇場的慘案對他有深刻的影響，使他從此之後特別着重有關人類的災難和悲劇的新聞，他認為它們才是對讀者最有吸引力的頭條新聞題材，可以增加報紙的銷路。有一

正被颱風蹂躪，做成嚴重災難。但在颱風剛才吹離了那個地區後，一列滿載救濟品的火車就接踵而來，列車兩旁懸掛着巨型的「芝加哥前驅——檢驗者報」的布條。

侯威連續數日盡量發掘災區的一切新聞。後來，他靈機一動，索性利用這場風災，製造一件新聞。於是他立刻動筆寫一篇社論，但卻是準備在「論壇報」刊登出來的社論！「社論」說「論壇報」對於「前驅——檢驗者報」派火車運救濟品到風災地區的了不起工作，極為敬佩，衷心地向該報致敬。

侯威把他所寫的「社論」用打字機打好，然後做傚「論壇報」那位至高無上的出版人羅拔·麥可米克上校的筆蹟在「社論」上簽名和寫下「必登」一字。然後把它交給報社內最聰明伶俐、詭計多端的一名後生。他依照侯威的指示，偷偷地混進了「論壇報」的排字房，把「社論」交給負責排印社論版的工人。

翌日，侯威早已派了一個人等候「論壇報」出版，把一份新鮮出爐的「論壇報」飛快地送到侯威的手上，這份報紙在它的社論中大事讚揚其死對頭。侯威把它的「社論」讀了一遍又一遍，笑得前仰後合，得意萬狀。

當麥可米克上校發現當日「論壇報」上那篇可惡的「社論」時，已經有超過一半的「論壇報」給

評「車馬炮」

本期電影中值得一談的兩部西片：由德西奧達沙利導演的「車馬炮」與李湯遜導演的「再世風流刼」，那裏每一個劇中主人翁的塑造，都是由深刻的心理因素迫出來的。兩部電影都是商業電影，但看了電影，不得不承認導演都有極高的藝術技巧功能功力。

芝加哥一間銀行發生百萬美元刼案（用暗場交代），一個警長史提芬因在同一時間給女友一個救命電話調走，落得個擅離職守罪名革職，這個警官後來才知道給女友利用，因為他被革職後，女友也從此遷居，另一個保險公司的探員林白因調查銀行刼案被暗殺，林白是個虔誠的教徒，查里神父視他如兒子，而這個神父的背境也很奇特，青年時他曾經打刼入獄，坐了四年牢，在獄中歸信宗教，出獄後成為神父。因此他憑着過去那份精明的頭腦與身手，決定要查出自己心愛的教徒為什麼被殺，史提芬也想自己去破百萬元刼案好洗脫自己失職之罪。還有芝加哥內黑手黨因刼

順水推舟的委托查里神父與史提芬幫他破案，事成之後，可獲一萬元獎金，這是「車馬炮」的全部情節，編導說故事的技巧很高，他開首一大段並不浪費時間敍事，神父、警長、保險公司探員，全以神秘人物出現，彼此在紅鷄夜總會各自摸索，等到史提芬救了查里神父回家，以熨斗煎蛋把待，才三言兩語，托出了整個故事，再又在查案中發生刼匪互相殺害留下線索，一切是水到渠成。在電影中的查里與史提芬，沒有多大動作的戲。但觀眾感受上可處處為他們擔心，如消加

咆哮如雷，幾乎整個美國中西部都可以聽到他的吼聲！他下令停止印刷餘下的「論壇報」，把印刷版上的「社論」除去。麥可米克對他的編輯說：「經過一番思考之後，我想我無須再把這件事幕後的主謀人的名字說出來了。」他們都知道十九是侯威的傑作！

侯威出生於中等階級的家庭，在道奇堡的公立學校就讀。他的父母有能力讓他繼續接受專上學校的教育，但他卻決定無此必要。他對朋友說：「人們太高估學院的價值了。有許多學院的畢業生在完成學業之後，發現他們所具有的應付生活的本領一如他們在未進入學院前一樣。有不少人原本可以在那時開始在生活中搶先一步發展他們的事業，但卻浪費了四年光陰接受大學教育。當然，科學家、醫生和律師是必須具有大學教育的資格才行。但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所見過最出色的那些都是未完成中學教育的。」

侯威在中學畢業之後，進入芝加哥藝術學院修讀了一個時期。吸引侯威的不是這間藝術學院，而是在本世紀初的芝加哥，它那種粗獷、強悍、充滿刺激性，在發展中的城市所具有的氣氛，完全合乎侯威的口味。在那時他就立下了志願，變成為一個偉大的報紙編輯，當然是在芝加哥，對這個偉大都市的成長，獻出一份力量。但當他初到芝加哥時，完全沒有在報紙工作的經驗，以致無法在芝加哥的多間報社中謀得一個職位。

於是他返回故鄉的道奇堡，在那裏與一個最了解他的女郎結婚，他的妻子一直安守家中做個典型的賢內助，可惜到一九三五年就病死了。他的第二任太太是在前妻喪後一年娶來的。侯威只有一個兒子，為了表示他對「前驅——檢驗者報」的老板威廉・蘭杜夫・赫斯特的敬意，他將兒子取名為威廉・蘭杜夫・侯威。

侯威在故鄉埃奧華州的道奇堡和狄士蒙尼斯的報社工作，得到這一行的經驗，然後重返芝加哥。首先在「洋際報」當市聞版編輯。一九〇七年，他是廿五歲，被「論壇報」聘用為市聞版編輯。在該報一直幹了十年。

【二】

。他們所面臨的困擾已不是職業性的，嚴格說來只是為了要消除自己的心理癥結而作。

電影中由連奴杜納飾演的查里神父，由伊薩濟斯飾演的史提芬，不但造型好，對角色內心的掌握也很成功。這部電影娛樂性很強，但並不為了表現什麼而故意拖長一場戲，幾乎每一場戲都是恰到好處，也不過份強調暴力。並且在閒場地方，配上很自然的風趣情節，起調劑作用。

電影的反面人物祖史力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刼匪，他殺人時從不露出來面目，在一個黑社會集團中他是很得手下信服的人，在與他的爪牙相處時，像很夠義氣，這類型的危險人物，想像中是相當真實的。

雖然，你也不能給這類電影太高的評價，它拍得最成功也不過是商業電影，它的藝術魅力來自編導的說故事本領，除此之外，並不反映什麼，可等於一部沒有毒素的白開水電影。

李湧遜導演的「再世風流劫」從情節看，它是一部匪夷所思的寫一個人死後投胎轉世的電影，但從故事構思看，叫它靈視偵探電影並不為過，電影中兩個角色的特殊心理

「再世風流劫」

林巽

電影主人翁，一個三十五歲的哲學教授，時時發一惡夢，夢見自己在一湖中游水，被一女子用木槳打死。他受這種惡夢困擾多年，請教不少精神分析醫生及心理學家都沒法解答這夢的隱謎，後來無意在一家車行發現一架設計特別的汽車，又從電視上看到一個小鎮與他夢境所見的一樣，於是便從電視片的來源追查起，化了幾個月的功夫，終於查到夢中的小鎮，並查出他自己是死於四十年前當地一個富家子，因為虐待他的妻子，妻子在忍無可忍將他殺死。他未久找尋到前一生的他的女兒，又看到殺死前一個他的妻子，劇情發展到這裏，好像煞有介事的證實了人是有靈魂的。

故事本來應該結束了，故事發展下去卻又出現了另一個心態奇特的人物——那個曾經殺死丈夫的妻子，她於丈夫死後，一直深居簡出，過着懺悔生活，丈夫生前的房間，一切保持原狀，丈夫的母親憶子成瘋。她將母親送到最昂貴的醫院去長期療養，可是有一天突然出現一個女兒的男朋友，她從種種奇異的談吐中，早感覺到這個人是丈夫的再世，一時耻恨鬱結，加上女兒與這個再生丈夫戀愛，使她有亂倫的恐懼，一時神智紛亂下，將那個再生的丈夫也殺死了。

電影實在是借用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來表現兩種特殊人物的心態，作為再生人的彼得以及殺夫的妻子瑪茜。前者表現一種迷失心境，後者表現一種沒法向別人伸訴的內疚的痛苦。至於彼得愛上前生的自己女兒，只是編導為他安排一條死路而已。愛情故事在整部電影中只是一個點綴，份量很輕。

我想如果這部電影拿來參加奧斯卡金像獎，那個飾演瑪茜的瑪高潔德，大可有機會獲最佳女主角獎。她那種半生過內疚生活的凝重情感，的確演得入了化境，反而那個飾演彼得的米高薩拉辛不見如何突出。導演的功力也不錯，夢境與現實的對比，也得夠詭秘，猶其是選擇那個富有中東建築色彩的長橋以及形象可怖的雕像，給戲劇魅力增加了濃重的神秘感。雖然它與「車馬炮」一樣同是商業電影，但比起「車馬炮」倒多些藝術性的東西，它寫出內疚心理對一個人的磨折是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開的，可惜電影中的再生情節太過眩眼了，使瑪茜的內疚作用成為次要，那是美中不足的。

作為人類，對於死亡問題的確是一種困擾，電影的另一魅力是它暗示了靈魂不滅，這一構思，相信這是觀眾所喜愛的。因此最後彼得雖然死了，但並沒有悲劇氣氛，因為從電影構成的理念看，再過三十五年後，他仍然可以成為另一個人再回來尋求自己生命的隱秘。





愛·恨·與·孤·獨

霍雲霄

與一位結識較多文壇新一代的朋友聊天，偶然談起本港新一代作者的文字風格，朋友認為新一代作家中文筆柔美的較多，文字辛辣的較少，另一方面，新一代作者生活圈子較單純，人生經驗以及分析人生論點一般都是比較老前輩弱，但比老前輩作家是清新活潑的。由文字風格談到作家的出身，朋友談起一位出身富家子的作家時說：只要與他交上朋友，他的缺點與優點都赤裸裸呈獻在你面前，像個水晶人。但可惜他缺乏一個恨字。

作家需要恨嗎，這問題引起我很多思索，於是想到一個人生來是富家子，自小都在愛護中長大，他沒有保衛自己的體驗，沒有體驗到惡的滋味是什麼。我想他對於愛這字眼可能也是糊塗的。人生是那麼矛盾的，沒有魔鬼便不能顯明出上帝，沒有吃過受引誘的苦頭，使不想到如何抗拒引誘。沒有黑，便不體驗到白的純潔。拿起一部成功人物傳記，所有成功人物，出身雖然不同，但在成功的過程，幾乎是從受種種阻抑中掙扎出來的。

人對人的同情與憐憫，除非有過切身的感受，否則那同情與憐憫的基礎是脆弱的。有時我們讀到一些寫愛情故事那麼美，那麼狹窄，那麼多重覆，那麼容易走進傳奇的框框的作品，可以想象那些作家心中是沒有恨的，沒有恨的體驗，連愛也是膚淺的。他的知識可能來自書本加上自己的幻想，因為他的幻想基礎太過脆弱，所以在構思方面不得不借重情節，鑽進傳奇世界去為他的故事中人找尋奇蹟，找尋奇逢偶介。

所作的一切，都受到讚美，他會充滿自信，但，當他成為成功者的時候，對於是非觀點的敏感也是脆弱的。反之如果他從惡作劇中長大，或許懂得更多如何適應，如何持守的道理。

記得曾經陪一個富有的青年喝酒，那青年的出身是幸福的，他有愛他的父母，又是獨子，但當他喝的半醉時說了一句怪話：我並未覺得我應該去愛什麼人，我認為愛只是快樂。當時我以為他在說笑話，現在慢慢回味才知道那並不是笑話，他所以心中沒有愛，可能是有生以來沒有過恨的滋味。忽然想到古代暴君的暴，本質並不是兇惡，只是從尋求刺激生活中無節制地養成蹂躪生命的惡習而來的，暴君型人物，除了開國君王，必須從排斥不少能力權力大於自己的人才達到坐龍庭的地位之外，輪到他的太子太孫，生下來就後人跪拜到長大，心中當然沒法有恨，當他想到只要為了刺激，可以隨便拿一個人來虐待開開心時，他當然也沒法有愛心的存在。至於他被人尊為仁君，可能只是奴才替他宣傳的。當然也有仁君存在，那只是自小養成不隨便殺人的一種皇帝的好習慣。仁是什麼，恐怕皇帝本身也沒法體驗到的。

粗獷豪邁的騎兵

寒梅

內蒙古的人騎馬本領，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一樣。別說成年人騎着沒有鞍的馬可以翻山越嶺奔馳如飛，十歲八歲的小朋友，隨隨便便也可以表演幾套馬上的功夫。

除了騎兵部隊有馬鞭的裝配外，平時都是騎裸馬居多。

離開博多府的前一天，一組騎兵部隊配合我們連上出去搜索，他們是第一次和國軍併肩作戰，感到特別的高興。路過「王后屯」時，叢樹上有一羣飛鳥停留，八位蒙古騎士很鬆輕的舉槍一瞄，鳥羣剛飛起，槍聲一響，竟有十二隻飛鳥應聲落地，比八顆子彈還多了四隻出來。他們為了是誰一彈兩鳥之爭，幾乎要跳下馬來比比過。我們連長笑咪咪的對他們說：你們個個都是英雄好漢，不用爭了，十二隻飛鳥之中，有四隻中了八槍的，鳥身都打得稀爛了，證明你們人人都是神槍手。他們戴上了連長的高帽子，高興得哈哈大笑，鞭子一揚，又向前奔馳了，蒙古騎兵那一種粗獷豪邁的氣概！的確不凡！部隊通過一處牧馬場時，兩個十歲左右的牧童，分別騎着兩匹裸馬飛奔前來，揚起雙手向我們打招呼，雙腿橫夾在馬背上，搖搖欲墮，同學們急得高聲大叫他們「小心點呀！」想不到他們不但不小心

北平與「北京」

方劍雲

北平與「北京」，大陸陷共之初，本港自由報章刊物一律稱北平，第一個把北平稱為「北京」的，是一位投奔自由的義士辦的一份刊物，當時有許多人感到詫異，但大家都原諒他在那邊停留太久，習慣成自然，加之這份刊物銷行太少也，未受到普遍注意。

到了尼克遜去北平之後，本港自由報章皆改了名稱，雖然大家立場未變，卻一律將北平改為「北京」，目前仍用北平的報紙，連同一家新辦的報紙在內，日報應不超過五家，晚報大概只有一家。

此事決非小事，不能不作一詳細說明，如果沒有毛幫政權竊國僭號，則「北京」北平可以隨大家的習慣，怎麼叫都成，如果毛幫政權成立後，不公開聲明改北平為「北京」，則我們今天隨便怎麼稱，仍然無所謂，但此時萬不能再含糊了。

在北伐成功之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建都在北京，那時是叫作北京。北伐成功後，政府遷都南京，六月二十日明令改北京為北平。

所以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日以前之北平是北京，是日之後，「北京」就是北平，此事非弄清楚不可，一字之差，關乎個人立身大節。因為更改地名，並非小事，由內政部方域司擬定，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呈請國民政府主席明令發表，更改地名，變更皆

蝦~~蟆~~陵~~考~~

白居易著琵琶行，說到那位琵琶歌女曰：「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京城易懂，當然是長安，但蝦蟆陵呢，便費解了。照舊註解，說法不一，有說在臨潼，有說蝦蟆陵在萬年縣南，古萬年縣卽今陝西咸寧縣。琵琶歌女旣「自言本是京城女」，何以又跑到咸寧縣呢？咸寧縣距長安相當遙遠，依文意講，「本是京城女」，當然就是長安籍人，爲何又說家在咸寧？古代交通非常不便，不比今日歌女可乘飛機，隨意遊埠，如奚秀蘭從香港可以飛到美國演唱。故如說蝦蟆陵在咸寧，不僅在文意講說不通，依交通說豈非也不合事實。

那麼，蝦蟆陵究竟在何處呢？抗戰時，一日獨自到西安南城角漫步，忽見有一丈餘高碑石，上刻「奉　旨　軍民人等到山下馬」。碑石後有一大院，再追有北房數間，經過北房串堂門，再前走，看見一墳墓，高約五六尺。墓前有一石碑，上刻「漢董仲舒先生之墓」數字。看後我仍肅然起敬，對墓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大禮。董仲舒是西漢大儒，著述頗多，不必講。我們以爲他的著述，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兩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主張注重誼（義），瞭解道（眞理），而反對功利。

我從董仲舒墓走出後，再看看大門外的碑石，忽然回憶到白居易琵琶行那兩句話：「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自語道：「蝦蟆陵」眞非卽「下馬陵」？因「蝦蟆」與「下馬」音相近，陵卽墓也。焉有葬蝦蟆處稱陵之理。自以爲新發現，新考據，然仍不敢自信，願質之高明。



向晚

外國人重視外國人的觀察，我們中國人卻也重視外國人的觀察。其實，中外人皆上了大當。中共准許遊覽地區，是只限於他們指定地區，如廣州、桂林、杭州、上海等，須知這些地方皆是經過中共特意化裝、整容過的，而人民也更是經過一再訓練如何說話、動作、衣着無一不是在做戲給遊覽者看，根本看不到眞實面目，外國人常紀錄遊覽區情形，多說道路清潔，一點紙屑也不見。人民衣着皆一致，治安良好，不見娼妓、打刼……

我讀了不少這些外國人報導，令我滿心歡喜。可惜這些報導，皆是中共放映的「樣板戲」，而非眞相。我是工廠工人，常聽從大陸回港工人告，從一村到城市各機構大小主管人說起，都是小皇帝，不，是小希特勒，個個都那麼蠻橫殘暴。例如一鄉村村長吧，過去稱村正、村副，現改稱村長、副村長。村正、村副，過去是從本村大眾推舉出來的公正廉明的人充之，然後向縣政府呈報。現在不然，村長、副村長，則是由上級（縣共幹）派下來的。這個村長就把一村當做一國，他卽國王，橫征暴歛，無惡不作。本來他是一小偸無賴，今一朝得志做黑幫小頭子，不僅成爲暴發戶，也是西門慶。

又從其他年輕男女回港報導：南京巴士破而爛，老百姓棉襖竟露出棉花，街道異常骯髒。京滬路火車，沿途擁擠不堪，大抵皆是跑單幫男女。在上海馬路上所見，正和港九一樣混亂，骯髒，打刼時常發現。各大公司所擺出貨品，但只准看，有錢也不能買到，因爲那是陳列品。

中國工人與外國紳士，所見如此相反，究竟該相信那方面呢？我還是相信我們中國工人的話爲是，因爲他們看到的是眞相，外國人看到的，只是在看演戲吧了。演戲只表演美好的一面，而會把醜惡一面掩藏起來。

外國人筆下的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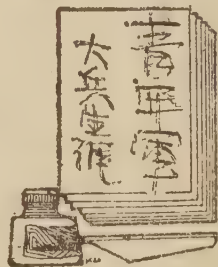
偉大的藝術與文學，都是從痛苦的體驗中磨煉出來的，藝術匠人在那磨煉時期，一切是由自己孤獨地摸索，孤獨地承受的，否則個人風格是很難培養出來的。因此，當他的成功到被他的社會肯定了，當他感覺自己的確與眾不同的時候，那內心體驗到的自傲，都必然與他在痛苦磨煉時期的體驗有密切關係的。

一個孩子喜愛惡作劇，多因爲他的表演得不到別人的欣賞而產生出來的反動行爲，反之這個孩子如果自小

可以日行幾百里，野性一發作，任何人也不容易騎上去，牠會半步不行，雖是脾氣壞，卻是博王府的名馬，留在騎兵部隊太委屈了，希望加入國軍行列後，得到更好的照顧。

也許是有緣吧！營長和四位連長過去牽馬時，五匹戰馬竟不約而同擺動尾巴，不斷的點頭，純良得一點野性都沒有。騎兵指揮官堆滿得意的笑容說：這一下我可放心了，人與人有緣，人和馬也要講「緣」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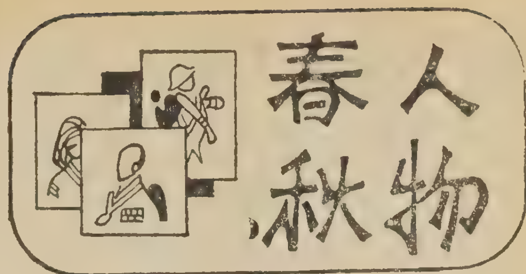
後來，這五匹駿馬，一直隨同我們征戰在內蒙古的沙漠戰場上，出生入死，和全營同學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每次見到自己的部隊完成任務回來，五匹戰馬就會仰首長嘶，尾巴舉得高高的，顯得十分高興的樣子，戰馬，的確是很懂人性的！



翻毛幫政權的殘暴統治，拯救大陸同胞，自覺理直氣壯，因爲我們所對付的是僭僞政權，是亂臣賊子，每一個中國人有義務，也有權力去消滅它。

但如果承認了毛幫政權便是中國「合法政府」，則身爲中國人，去打倒中國合法政府，這個話如何說得過去？

所以北平與「北京」，一字之差，有泰山之重，千萬不能裝胡塗，昭烈帝劉備訓後主，「勿以惡小而爲之」，小惡尚不可爲，況此乃「大惡」乎？



黃梨洲的學術思想

胡蒼之

自清兵破南都後，馬士英、阮大鋮要求覲見魯王，魯王不許，並由羣臣議處，都以爲弘光朝的失敗，馬爲罪魁，多數主張把他二人處死。熊汝霖怕他們挾方國安以禍國，乃向大家解釋道：「現在不是殺馬、阮等人的時候，可以教他戴罪立功以自贖啊！」黃梨洲聽了頗不以爲然，卻說：「馬士英不是不應該殺的，而是咱們沒有殺他的力量罷了。春秋時代的孔子眼見陳恆弑其君，自己沒有力量去殺陳恆，但總不能說陳恆是不應該殺的啊！」熊汝霖聽了梨洲的這番議論，認爲頗有見地，內心大爲折服。

魯王逃亡海上後，梨洲也跟着在海上流亡。永曆五年（一六五一），魯王命他偕同侍郎馮京第，澄波將軍阮美東航日本乞師。原來魯王監國之後，曾三度遣人赴日本乞師，日人雖答應派兵，但始終未見有一兵一卒派來。永曆五年冬，有中國僧人湛微歸自日本，來向蕩湖伯阮進國都說日本不派兵的原因是：「多予以金帛，不足以動其心；如能以普陀山慈聖李太谷所賜藏經作爲禮物，則日本將必發兵。」於是阮進國和定西侯張名振等上疏監國，奏明此事，監國逐派馮京第爲正使，阮美爲副使，而以黃梨洲同赴日本乞師；並於同年十一月出發，舟行十日抵五島山。這五島山與長崎相距不遠，詎料就在這一夜，海上忽起颶風，波濤洶湧，船行不能自主，只好隨風飄盪。過了兩天，風平了，浪靜了，才發覺那船已隨風飄到高麗地界，再轉帆南行，到第十三天才抵長崎。

長崎王聽說是黃梨洲等前往獻經請兵，覺得高興；但聽說船中同來的還有湛微和尙，卻又下令不准登陸。原因是湛微前在日時，長崎有三大寺：一是南京寺，中國北方僧人住持；二是福州寺，中國福建、廣東、浙江一帶的僧人住持；三是日本寺，由日本僧人住持。南京寺的住持名文定，頗通文墨，爲日本所重視；湛微則拜在其門下。湛的學問雖不及乃師，而他生性機詐，狡獪非常。心想在長崎爲其師之盛名所掩，難有出頭之日，就自己另到一個名叫裴泉的島上去求發展。

裴泉島上從無中國人往來，所以島中人物，愚昧無知，對中國詩文的好歹自然也不能分辨。於是湛微便妄自尊大，常寫些惡札鄙語，滿紙塗鴉，自署金獅子尊者，在島上大出風頭。久之，他的文字流傳到東京，爲大將軍看見，大驚道：「這必定是西洋的天主教人，偸入日本做些下流勾當！因而下令逮捕，隨後又查得他是一個江西僧，卽把他驅逐出境。倘若再來，則同船的人皆殺無赦！這次湛微的回國，運動贈送藏經，其用意卽在想重新結好日人的一種手腕；至於明朝的興亡，根本就不會放在他的心上。到了這時，黃梨洲等人才知道大家做了一次傻瓜，爲湛微所騙，只得廢然載經而返。

從日歸來後，梨洲眼見明室諸臣，雖避居一隅，仍互相傾軋，不知團結以禦強敵，坐失良機，知大勢已去，而心灰意冷，改姓換名，潛返故里，以奉老母。此後他雖未嘗稍忘亡國大恨，常與反清復明的會黨往來，然於實際的抗清軍事行動，至此已告一段落，而以後則一心一意潛心向學。

本來梨洲一生好學，當他父親被害前，叮囑他「讀書人不可不知古今之事」，他就花了兩年工夫，把二十一史讀完了。後來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他都力學不倦；當他逃亡海上，流徙不定之時，也是如此。回到家鄉之後，他更是心無傍騖地致力於著述了。他家是世家，藏書不少，但他將家裏的藏書讀完了，仍嫌不夠，於是江浙一帶藏書極富的人，如常熟錢牧齋家裏，携李化鹿寺的藏書、寧波范友仲家的天一閣、崑山徐健菴的傳是樓，他都去讀遍了。他對讀書，不論冬夏，不分寒暑，都是很勤的。如他在六十歲時，還跟少壯時一樣。冬夜讀書，因爲天氣寒冷，身上就蓋一條棉被，腳下便踏着火爐，爐中生火以取暖，手中拿着書，危坐而讀。他每天訂有課程，每日限讀若干卷，卷數沒有讀完是不去休息的。當夏天氣候炎熱時，他則用痲帷蔽其身體，以取其涼爽，每天也限讀多少卷，不完不止。

黃梨洲的晚年生活，先後曾在紹興證人書院和寧波廣濟橋，海昌北寺等地講學。他講學大都以四書五經爲課本，司講者，手捧課本，向眾宣讀，然後任由聽講者起來質疑問難。當時他曾對聽講的人說：「學問必須以六經爲根底，先是游腹空談，終歸無所撈摸的。」又說：「諸位之中，很有些是廊廟之器，朝廷命官，只要能夠愛民盡職，就是時習之學；並不僅是到此聽聽，才算是研究學問啊。」又說：『所謂學問云者，必須是各人自用得着的才是。如其只是尋數行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傳賢經的研究，不獨不能增長學問，反會成爲迷糊心竅的東西了。這正如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就障了一路光明」了。』

從以上的引述，可知梨洲是一個主張經世以致用的人。他以爲要做學問，必先讀經，要不使自己陷溺其中，成爲一個迂腐的人，還必須兼讀其他書籍。

黃梨洲本人學問非常淵博，對曆、數、音樂等也無所不通。到了晚年，他的學問更趨精純，而且充滿了民主思想，在他所著的明夷待訪錄中，他就說帝王是應該爲天下人服務的；他甚至說過：「天下的治亂，不是以一姓的興亡爲標準，而是以百姓的苦樂爲標準的。」他這種超越時代的進步思想，在那個時

侯是很少聽得到的。梨洲一生的著述甚多，茲畧予介紹如下：

㈠文學的著述：最初就是自訂的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及蜀山集。至清康熙九年冬天，梨洲在家，因雨雪十日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淡，閒來無事，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此選定題名叫「庚戌集」。因為他自己生於庚戌，而這回自編文集又適逢庚戌之年，故特以之名集，藉資紀念。後來，他因為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所載的文字，都是一時脫稿，便由門人分刻，並未經選擇，所以晚年又刪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編次為南雷文案，計分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三卷，但到後來，仍嫌其太濫，乃又為之刪削，成為南雷文約四卷。至於詩集，原有窮島集、老柳集、杏殤集、金瞿集、露車集、心斷集、吳艇集、吾悔集等。其後門人萬以擇見他詩稿零落，願代為謄清，於是他又汰除其三分之二，取蘇東坡行記之意，題其集名叫作南雷詩歷，所以，現在黃宗羲的詩足以歷集其大成。

㈡史學的著述：梨洲是一位大史學家，更是清代的史學開山鼻祖。他的史學著作很多，有創見也極有價值。其中尤以學術史的著作，在中國為空前的創獲。因為在此以前，中國只有記載朝代的興亡史；至於學術思想的記載，不過是附帶一筆而已。到了黃梨洲，他首創了一種獨立的專門敍述學術思想，變遷源流的歷史，在中國史學界中開創一個新的紀元。例如：

⑴行朝錄所記載的，都是南部淪陷之後，明朝宗室藩封在西南一帶對清兵抵抗的史事：甲、隆武元年，為記遊唐王聿鍵在福建即帝位起兵的始末；乙、贛州失事記是記述江西省奉隆武正朔和清兵相抗的始末；丙、紹武爭立紀是記述唐王聿鍵在廣州即位，和在廣西即位的桂王由榔（永曆帝）互相爭執，以至於動兵，興起內亂的始末；丁、魯紀年是記述魯王以海監國海上，和清兵相抗的始末；戊、舟山興廢是記述舟山安將黃斌卿敗亡的事蹟，以及魯王駐蹕舟山為清兵所敗的始末；己、日本乞師記述自周鶴塞、馮京第等，到日本前後四次乞師復仇的始末；庚、四明山塞記是記述王翊孤守四明山以者清兵抵抗始末；辛、永曆紀年是記述桂王由榔即位於肇慶府，後在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緬甸等播遷流離以迄於亡國的事跡。壬、沙定州紀亂是記述雲南蒙自土司沙定州作亂平定始末。此外，尚有記述鄭芝龍、鄭成功、及其子孫在福建、台灣奉明正朔與抵清的興亡始末；張元箸事畧是記述張煌言反抗清軍，而殺身成仁的始末。

⑵中國學術史，梨洲對於文學界，還有一種新貢獻，即學術史的創造。他著的明儒學案，是記述明朝二百餘年以來，儒林的門戶淵源，共六十二卷。其體裁則為每一學案的敍述，先及師說，然後附及子弟：以吳康齋居首，次陳白沙、薛河南、王石渠、王陽明；又因為陽明學派的分枝流衍最廣，是以又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以附屬於下；再次為李見羅、王心齋，也是由姚江分出的學派；再次為湛甘泉等諸儒；而於諸儒學案，則以方孝孺居首，孫夏峯居末；其次則為顧憲成、劉念台等。另外，他還寫了一部宋元儒學案，未及脫稿，後由其子黃百家和全謝山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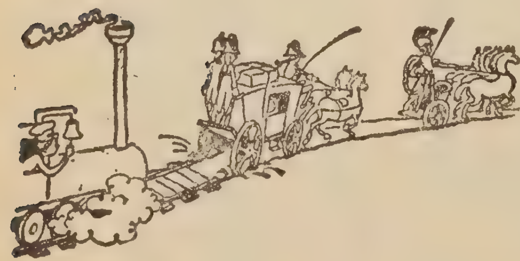
⑶史學的見解：梨洲對清廷開館纂修明史所貢獻的意見也很多，例如歷志、本出於吳任臣檢討之手，但史館總裁卻不遠千里，寫信到南方來，請他審正，然後定稿；而於道學傳，則反對載於明史。

其他著述尚有：易學象數論六卷、卷書隨筆一卷、春秋日食曆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四卷、授時曆一卷、大統曆推法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曆假如一卷、回回曆假一卷、大統曆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卷存錄一卷、思舊錄一卷、明夷待訪錄一卷、留書一卷、海外痛哭一卷、今水經一卷、匡廬遊錄一卷、病榻隨筆一卷、歷代甲子考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台岩紀遊、姚江瑣事、自著年譜、冬青樹引註一卷、西台痛哭記注一卷、補唐人詩傳、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子劉子行狀二卷、忠端祠神立曲一卷、破邪論一卷、金石要例一卷等。

梨洲的一生，以研究學問和從事著作為其終身事業。而其政治生活則在他卅六歲前，亦即清兵南下時，他在明黨鬬爭中討生活，換言之，他是以排斥奸黨為事；三十六歲至五十歲前，即清兵南下以至統一中國之時，他仍在抗清運動中討生活。他出生入死，冒險往來於萬里波濤之中，以反清為能事；至五十歲後，他眼見大勢已去，恢復已無能為力，便從此不問政治，只以治學、講學、著書或遊歷以渡餘年，立志做一個大明遺民，終身不做清朝的官吏。如康熙十七年清廷選他為博學鴻儒，辭不應征；其後又拒絕任修明史顧問，結果改征其學生萬斯同主持其事，並把梨洲所有著作為參考，遇有疑問，還派專人去向他請教。

康熙二十七年，梨洲預築了一個生壙在他父親的墓隴之旁，中置一具石床；他自己並寫了築墓瑣言一篇，以說明如此築墓的原因，當時他已七十九歲。到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他自己知道病將不起，告訴家人道：「我死之後，次日即將我葬於壙中，殮以時服，並用一被一褥，安放於石棺之上，不用槨葬。」他又恐怕家人不明白他的用意，作葬制一篇，以解釋其原因。他這番用意，大概是援趙邠卿、陳希夷的故例，以明朝的遺民自命；並以為身遭家國之變，所以只期望尸體迅速腐朽，而又願意把這種道理明明白白地說出來。

除此之外，他又寫了「梨洲末命」一篇，中有遺囑，將其生前所備石條兩根，移到壙前，作為望柱；柱上刻有一副聯語，上聯是：「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下聯則為：「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梨洲死後，全謝山著梨洲神色碑文，中有銘辭，也是以明朝的遺民稱呼他。銘曰：「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為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二十〕

林學政

「江采英是個大騙子，她說她的家庭是工人成份，這完全是謊話。我們今天要揭開這個右派分子家庭醜史，讓大家看清她的眞面目，她老頭子是工人階級的叛徒，國民黨時代靠出賣階級同志起家，一個工賊，甘心做國民黨的幫兇，殘害階級弟兄。解放之後，黨給予自新的機會，但這老王八旦卻故意歪曲黨的政策，惡毒的攻訐黨對階級敵人的專政。有其父必有其女，這就是江采英爲什麼要混進團來的動機，她想跟她老頭子一樣，投機取巧，培養勢力，等時機到來，替資產階級做開路先鋒！」

「右派分子江采英很不要臉，日記上記的都是想男生的事，那個男生好看，那個男生長得不好看，她想男生想瘋了，造出一個夢中情人，整天他呀他呀的嚷，夢裏也看到他，還擁抱接吻呢，還全身顫索呢，還醒來之後全身懶洋洋的發熱呢。她這種行爲，就是跟娼妓一樣無耻，心裏充滿了資產階級的鬼，不個十足思想腐化了的反動派，大右派，可能還有一條反革命的黑線，我們一定要把它澈底挖出來，把她打入十八層地獄裏去！使她反黨篡國的陰謀，連根拔掉！」

發言的人很多，有男生，也有女生。

「右派分子江采英非常腐化，她的箱子裏有很多胭脂花粉，晚上就寢以後，時常把自己打扮得妖妖嬈嬈，跑到我們宿舍來出鋒頭，問我們她漂亮不漂亮？她怕我們說出來，用胭脂花粉來賂賄我們，星期天，她打扮得特別時髦，穿燙過的列寧裝，穿皮鞋，頭髮上還搽有香味的生髮油，噴花露水，走起路來一扭一扭，完全像個不正經的女人；我們總懷疑她一定到什麼地方勾引什麼男人去了。還有一件很噁心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她光着身子鑽進一個同學的被窩，把那個同學嚇壞了，大聲叫喊起來，她才像小偷一樣的逃到自己的床上。我們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這個右派分子爲什麼會這樣不知羞耻！」

江采英眞是難堪極了，她對每個揭發她的人都準備辯駁，但她一開口，台下的人就吼叫起來。

「右派分子老實一點，低下頭來！」

「不准認罪，不准強辯！」

會鳴也禁止她不得打斷別人的發言，她幾乎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江采英又羞又憤，氣得哭了出來。

「同學們，現在你們看到了，右派分子江采英因爲自己的奸藏被揭發了出來，知道罪有應得，就裝出可憐相，想用眼淚賺取同學的同情，竟敢用糖衣砲彈繼續向黨猖狂進攻，企圖矇混過關，她不坦白交代，不低頭認罪，我們絕不放過她！」

除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鬬爭大會一直繼續到下午六點。

江采英沒有吃中飯，她一口飯都不想吃，只喝了一杯開水，在台上站一天，感到非常疲乏，雙腿在不斷打顫，但她很堅強，始終不讓自己倒下去，她哭了一次之後，不再哭了，她知道自己沒有申辯的機會，就抿緊嘴，像木頭一樣，臉上毫無表情的站在台上；最多，只是稍稍挪動一下雙足的位置。如果她想活動活動四肢，台下又會大聲吼叫斥責；她從在父親的工廠和別的地方，看到過人家被鬬爭，她不願遭到更大的侮辱，盡可能的支持着。

這一天的大會結束時，會鳴沒有做總結，只是宣佈暫時休息，明天上午再繼續開會。

江采英心力交困，悲憤、痛苦，不過她也有一點値得自慰的事情，沒有人知道她在日記中寫的他是誰。

對她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她在疲憊中透出一絲苦笑，輕輕的呼喚着：

「啊，周崗！」

你還沒有回校正好，她不忍心他看到自己可怕的遭遇。

十

今天的夜晚，特別寂靜。

還不到熄燈的時間，卻很少有人在外邊走動，也許是開了一天會，使大家都感到疲倦；他們沒有心情像前些日子那樣大聲笑，大聲說話，毫無忌憚的亂跑。

三〇二宿舍裏的林宇民，周振宗，應文龍，幾乎是同樣一個姿勢，雙手交疊的墊在後腦下面，和

衣仰躺各人自己床上，誰也不說話，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關振宗弩不住了，一骨碌的坐起身，像煞有介事的問林宇民道：

「喂，傅黛有信沒有？紫金城裏的情形怎樣了？」

「還不是一樣，那邊也在開始搞反右派鬬爭了。」

應文龍橫了關振宗一眼。

「你是怎麼搞的，一些頭腦也沒有，全國一盤棋嘛！」

「我以爲那邊不會搞得這麼凶。」

「當然不一樣，那是一個反革命的窩！」

「怎麼會是窩呢？」

「你多想想就明白了。」

關振宗嘆了一口氣，又躺回床上。

「唉，我對政治這玩意是一竅不通，眞不相信開始時，他們一再說言者無罪，一再鼓勵大家提意見；怎麼一下子就變成言者有罪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不就是失信於民嗎？」

應文龍冷笑道：

「同志，民有兩等，你是國民？還是人民？打諒你也混充不了人民的。你要知道，這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專國民的政。如果失信國民而有利於人民，那又有什麼關係……」

關振宗坐起身，不服氣的說：

「這也不是理由，不管國民人民，話是毛澤東親口說的……」

林宇民伸了個懶腰，起來做和事佬。

「你們沒有看到前幾天人民日報上，郭沫若寫的文章，是用大標題刊出的，『有罪者言之有罪，無罪者言之無罪』，這就是言者無罪的註腳。

「這流氓！」應文龍憤憤的說：「放他娘的臭屁，怎樣叫做有罪？怎樣叫做無罪？標準在那裏？誰能斷定誰有罪？」

「你們知道天主教嗎？上帝親自挑選出來的人是選民，這些人沒有罪的，可以進天堂，一般人都有原罪，那是由於遺傳，是生與俱來的。現在，我們的人民，就是選民，其他的人都有原罪，是國民。」

「什麼國民人民，你們把我的腦筋都搞昏了。」關振宗用手拍拍腦門，半響，語氣很沉的說：「死狗逃不過熱湯，恐怕我也快要倒霉了，事到如今，也只好憑我的良心去做。不過我很躭心家裏的爸爸媽媽，解放之後，他們吃夠苦頭了，我知道他們活着受罪全是爲了我，如果我有一天被點到名，出了什麼差錯，他們的日子眞不敢想像。」

林宇民安慰他說：

「別這樣洩氣好不好，說不定你完全是杞人憂天。」

「今天江采英的事情就是個例子，誰也不敢說江采英之後要輪到誰了，這不是杞人憂天，宇民。我今天一進會場，心裏就感到不舒服，有時候就好像覺得站在台上的就是我自己。」關振宗雙手蒙住臉，揉擦了一會，他沒有把憂慮的神情拭去，「我怕我們的命運都會落到同一個地步……」

大家不再說話了，狐死兔悲，他們在江采英事件上，都或多或少的感受到無形的壓力。

林宇民想到了他體弱多病的母親，和寡居多年與母親相依爲命的大姊，這兩個可憐的女人全部的希望，放在他一個人身上；正跟關振宗的父母，完全是爲關振宗活着一樣。

林宇民的父親在對日戰爭結束後就死了，他那時只七八歲。他們原在東門開一家小雜貨舖，因爲人口簡單，生活還過得不錯。一九五三年黨的三大改造運動開始，他們的小店就併到合作社裏去，搬了家，住進東門外政府分配的幾間狹窄的小木屋。基本上，他們的生活沒有什麼改變，母親跟姊姊參加了勞動，日子還可以過得去。

林宇民印象最深的是他哥哥，他是家中老么，是父母的老蚌子，跟哥哥的年紀差一大截，大概是還沒有出生，哥哥就到國民黨部隊中去工作了，一九四六年，正是內戰最激烈的時候，他放學回家，突然發現家中多了一個陌生的軍官。

「小民，這是你哥哥，你不是時常在嘀咕要去當兵找哥哥嗎？你看，哥哥眞的回來了，讀四年級了，還怕呢！」

自從父親過世之後，他從沒有看到母親如此快樂過。從小，他對未曾謀面的胞兄有着一種十分深刻的思慕。哥哥每次來信，總是談起他作戰的經過，他立過好幾次戰功，對日戰爭最後一年，已經升到營長了。他的想像裏，哥哥一定很神氣，騎着高頭大馬，威風凜凜；他很希望自己長大之後，也能像哥哥一樣去當軍官。但是哥哥這次回來，沒有騎馬，也沒有穿馬靴，很使他失望。

兩天的時間，他跟哥哥混熟了，但是那天下午放學回家，哥哥不見了。

「媽媽，哥哥呢？」

「他到台灣去了；小民，他說過幾天再回來看我們。」

哥哥一直沒有回來，解放之後，家裏絕口不提台灣兩個字，母親跟姊姊一再叮囑他：

「要是有人問你哥哥在那裏，你要說不知道，懂嗎？什麼都不知道！」

他不懂，也沒有什麼人問他。

這是一個家庭的秘密，也就是母親爲什麼對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幹部特別順從的原因。

但是到後來，他去師院註冊，在塡寫身家調查的表格時，發生了頗爲嚴重的問題。起初他沒有把哥哥的名字塡進去，據他所知，解放之後市、區政府整理戶籍時，母親故意漏列了哥哥的名字，搬了家，鄰居更不知道他還有一個哥哥。她們總以爲這樣一來，可使家庭成份變得好點。

「喂，林宇民同志，你怎麼不把家裏的人都塡進去？」

人事科的幹部立刻提出質詢。

「沒有啊，我全寫了。」

「你的哥哥呢？」

「哥哥？我不知道，同志，聽說他很早就死在華北的對日戰爭中了，我從沒有看見過他。」

「眞的沒有看見過？一九四六年他不是回到福州一次？」

「同志，我眞不知道，那幾年我住在鄉下舅舅家裏，他們是個農……」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國內簽署了「政治協商會議五項協議」，國際上早已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兩項談判，中國政府都作了極大的讓步。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文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中華民國政府願以同盟及戰後善鄰合作，加強蘇聯與中國素有友好之關係；又決定此次世界大戰抵抗聯合國敵人侵略之戰鬥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對日作戰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止，又為兩國及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人民之利益，對於維持和平與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堅定不移合法之志願。並根據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同國共同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簽字之四國宣言及聯合國國際組織憲章與宣佈之原則，決定簽訂本條約，各派全權代表訂定條約如左：

第一條、締約國協同其他聯合國對日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為止。

第二條、締約國擔任不與日本單獨談判，非經彼此同意，不與現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停戰協定或任何和約。

第三條、締約國擔任在對日本作戰終止以後，共同採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及破壞和平之可能。締約國一方如被日本攻擊，不得已而與之發生戰爭時，締約國他方應立即盡其能力，給予該作戰之締約國一切軍事及其他援助與支持。

第四條、締約國之一方應擔任不締結反對方之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方之任何集團。

第五條、締約國顧及彼此之安全及經濟發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後，依然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條、締約國為便利及加速兩國之復興及對世界繁榮有所貢獻起見，同意在戰後彼此給予一切可能之經濟援助。

第七條、締約國為聯合國組織會員之權利及義務，不得因本條約內所有各項之解釋而受影響。

第八條、本條約應於最短可能時間批准，批准

本條約於批准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間為三十年。倘締約國任何一方不於期滿前一年通知願與廢止，則本條約無限期繼續生效，協約國任何一方，得於一年前通知對方，終止本條約之效力。

為此兩國全權代表於本條約簽名蓋章，以昭信守。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繕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的效力。」

雙方簽字首席代表中國是外交部長王世杰，蘇俄是外長莫洛托夫。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本來是外交部長代行政院長宋子文負責談判的，因為美蘇之間有了雅爾達協定，宋子文雖然費盡唇舌，也只能在文字上作一些修正，挽回少許顏面，實質上並無改變，宋子文對此自然苦惱，談妥之後尚未簽字，回到重慶在家中長吁短歎，認為在這個條約上簽了字，將來必受國人指責，但身為外交部長，又不能不簽。宋子文的外甥女在旁看到，說道：「舅舅，你既然不願簽字，何不辭去外交部長兼職，想作官的多得很哩！」

一句話提醒了宋子文，次日即請辭外交部長兼職，並舉王世杰自代，王世杰欣然接事，去莫斯科簽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重心不在正文而在另外的四條協定，即：

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全文十八條，規定將原來之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合併為中國長春鐵路，由中蘇共營二十年。

港。

關於旅順之協定，全文九條，規定中蘇合用旅順軍港。

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蘇聯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共計八條。

此外還有一條是外蒙古經過投票後，決定是否獨立。

中國政府雖然對內對外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所得到的則等於零。

共軍在勝利後迅速展開，準備奪取政權，在蘇俄支持下，毛澤東更增加了信心，當時共分十路進攻國軍。

一、林彪、呂正操、張學詩、李運昌、萬毅等率眾約八萬人，並糾舉韓共軍，分由山西、綏遠、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等地，齊向東北急竄，以配合俄方進入中國境內之行動。

二、蕭克糾集所部約六萬人，由晉西北強行接收綏包，竄擾平綏路西段。

三、聶榮臻糾集所部約八萬人，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出發，強行接收察哈爾，竄據張家口、向平、津進攻；進而配合外蒙軍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區作戰。

四、賀龍糾集所部約六萬人，由晉西向太原攻擊，企圖接收山西全境，控制正太、同蒲沿線，及汾河流域；進而配合外蒙軍，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區作戰。

劉伯誠糾集所部約十萬人，由太行山區強行接收平漢路及豫北地區。

六、陳毅糾集所部約二十萬人，由山東、河北現地出現，強行接收膠濟路、津浦路，及隴海路東段兩淮區，與江南蘇、浙、皖邊區，伺機襲取京、滬重要城市。

七、李先念糾集所部約六萬人，由大別山挺進豫、鄂、皖，控制江漢地區，襲取津浦、平漢南段間之廣大地域。

八、王震糾集所部約五萬人，由九嶺山地挺進湘、贛，強行接收兩湖及贛北地區。

九、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及其他交通要道兩側之共軍或共諜，積極進攻，或破壞，阻撓國軍之運輸。

十、另由蘇北、山東、華北及晉綏一帶抽調大批各級徒手共幹，從各方面偷運東北，準備利用東北人力，及俄軍所繳日本關東軍武器，擴編新軍。

蘇俄對日本宣戰時其右翼兵團，沿張庫大道（庫倫通張家口的公路），經烏得二連、德王府、德化、張北、指向張家口，當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時，已進抵德化以南地區。日原在張北與張家口之間萬全壩駐有重兵，準備抵抗俄軍南侵，確保張家口，等待國軍接收，但因俄機在張家口轟炸，且散發外蒙總理喬巴山恐嚇傳單，日軍乃被迫由張北撤到張家口，再撤到南口，共軍得蘇俄騎兵的掩護，從容進佔張家口，日在張家口儲備多年大批軍用物資包括服裝械彈等等，全部作爲裝備聶榮臻、賀龍及林彪基幹部隊之用。

當俄軍進入東北之初，對於共軍在東北發展勢力是採取分劃地區方式：長春以北由「華籍紅軍軍官」負責，其中李兆麟（原名張壽籛）負責哈爾濱松江區，王明貴負責齊齊哈爾、黑龍江地區——這許多「華籍紅軍軍官」的來源，是「九一八」後兩三年日軍竭力清除東北游擊隊，除被擊潰消滅以外，最後一股，即李杜將軍所統率的「抗日聯軍」，在東北無法立足，遂退避俄境，俄軍將其繳械後，即有計劃的予以集中訓練，並陸續徵募僑俄中國工人入伍，經過十年的充足訓練，全部俄化，加入蘇俄國籍，成爲俄方「以華亡華」的優良工具；而今這三萬餘眾遂隨同俄軍進入東北，爲俄軍擔當侵畧東北基本的任務。至於長春以南，則劃定由中共發展：一部藉察、熱走廊通入洮南、王爺廟等地爲基地，一部由山東海運經大連入安東，佔據營口、錦州等要隘，使關內共軍徒手兵員源源運入東北。

中共軍的徒手兵員，自華北分途陸續滲入東北以後，很快的就領到俄軍當局繳收日本或向日本方面擄獲的武器彈藥——關於俄軍與共軍間長法交收日本武器的情形，根據我國政府的資料報告：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的一個月期間內，俄軍在東北，曾擄獲日本戰俘五十九萬四千名，飛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車三百六十九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野戰砲一千二百二十六門，機關槍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槍三十萬枝，無線電機一百三十三座，汽車二千三百輛，拖車一百二十五輛，騾馬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彈藥及補給品倉庫七百四十二所。此外日本關東軍在投降時尚保有野戰砲一千四百三十六門，機關槍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手榴彈一萬一千零五十二顆，卡車三千零七十八輛。馬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補給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特種車輛八百一十五部，指揮車二百八十七輛。這許多擄獲的裝備和補給品及受降所獲的物資，都未按照中蘇條約移交中國政府，而是陸續非法供裝備中共軍之用。

俄方扶持共軍擴軍的方式，除開發給日軍軍火物資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公開協助共軍就地收編僞滿洲國遺留的各種武裝部隊，並實際幫助共軍與我國政府軍隊作戰，直接以武力保護共軍勢力的擴張，據舊「東北光復軍」遼南地區司令鄧國慶的報告說：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中旬，「共軍」代表崔喜峯、王英等十一人，由遼寧而來，據稱係「共軍」冀熱遼軍區所屬，奉令組織人民武裝保安隊，余當即將其行動報告當地蘇軍司令卡茲洛夫，而該卡茲洛夫認爲彼等係屬中國軍隊當予以協助，「共軍」代表在蘇方庇護之下，遂得公開編軍，旬日之內，誘集五千餘人，主體多係工人。

「蘇軍司令並對新編之軍隊發給收繳日軍之武器，撥發敵僞倉庫物質，並勾結每日開會。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共軍」（約四萬人）於海城以東吉洞峪、隆昌州等地向政府軍圍攻，激戰三日，「共軍」受創退去，同月二十四日，於遼陽、南千山、八盤嶺山、印子一帶，「共軍」以六萬餘人反攻，蘇軍三千人以砲兵戰車爲主，予以協助，並有蘇空軍助戰；激戰七日七夜之久，政府軍傷亡過巨，遂向海城、岫岩轉移山區地帶。

中國抗戰實錄【47】

辛亥革命與日本

當時的參加者，有孫先生、馮自由、梁慕光等橫濱興中會同志，黃興、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以及汪兆銘、朱執信（大符）、李文範暨日本人內田良平、宮崎寅藏等全體約七十人；以籍貫而論，除未派留學生來日的甘肅省缺席之外，其他十七省的代表都齊集一堂。

有這麼一個小插曲：由於盛況過於熱烈，會議中途，室內有地板坍倒。孫先生很高興地說：「這就是顛覆滿清的預兆。」

新秘密組織，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對外則省畧「革命」二字，只簡稱「中國同盟會」。

繼之，決定了同盟會的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族），創立民國（民權），平均地權（民生）。」表示出三民主義的思想。

全體會員簽名之後，孫先生領頭舉右手向天宣誓，全體依照宣誓畢。接着孫先生將每人叫入別室，教以獨特的握手方法，及三句問答暗語：㊀「那裏人？」「漢人。」㊁「什麼物事？」「中國物事。」㊂「什麼事？」「天下事。」

民報宣揚革命

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大會，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的別邸舉行，到會三百多人。

國父任同盟會總理

同盟會會章，經討論而作部份修正之後通過；繼之，由黃興提議：「推舉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全體舉手贊成。並決定執行部人員爲黃興、陳天華、程家檉、廖仲愷等；評議部爲汪兆銘（議長）及馮自由、胡漢民（衍鴻）、朱執信等；司法部爲鄧家彥（部長）及宋教仁等人。

同盟會的成立，對於革命運動，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大的轉捩點。貫徹革命使命、肩負新中國責任的主要領導人物都滙聚在一起，具有了擔當政權的基礎準備。

在這次大會中，本已決定以由黃興等人前在五月發行了第一號的月刊「貳拾世紀之支那」爲同盟會的機關報；不料在預定八月二十八日出刊的第二號上載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被日本政府檢查而惹上了麻煩，剛印好的雜誌被全部沒收，並且由警察追查經辦人員。這是由於同盟會成立，使非常敏感的清廷，策動日本政府加強彈壓措施的影響。

民報發刊由張繼負責

然而，孫先生和黃興、宋教仁等並沒有放棄發行機關報的意圖，經過多次召開幹部會議之後，定名爲「民報」，改頭換面，重新發刊。

民報創刊號的發行日期爲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行所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第一任編輯人兼發行人爲同盟會司法部判事張繼（註）。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孫先生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揭櫫了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當時稱爲三大主義）。扉頁並刊有被推崇爲三民主義先覺者的黃帝、盧騷、華盛頓等人的畫像。胡漢民、廖仲愷、陳天華、汪兆銘等同盟會重要幹部都揮舞健筆，擔任撰述。

宣示民報六大主義

民報的任務，在宣揚同盟會的革命理論，並爲革命同志的行動指針，流傳下來以孫先生在創刊號揭櫫三民主義爲首的重要論文多篇。在一九〇六年四月發行的第三期上，更經胡漢民明白地宣示「民報六大主義」：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㊁建設共和政府。㊂土地國有。㊃維持世界眞正和平。㊄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㊅要求世界各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在這六大主義之中，特別值得注目的是在第五項觸摸到了中、日兩國基本關係的應有狀態。

胡漢民指出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有兩派，一派爲憑藉武力的「侵畧主義」，一派爲通過清廷而謀取利益的「吸收主義」。相對地，在中國方面也有一味拒斥日本的「排日派」和希望依賴日本助力的「親日派」。

胡漢民認爲這些態度都和中、日兩國國民眞正的友誼聯繫不上，他的主張大致如下：

「吾人所謂兩國國民的結合，則爲兩方之交誼。爲中國者，講求實力，以保其對等之資格；而日人亦當泯厥雄心，推誠相與……中國國民非滿洲（清廷）也，如大隈（當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之論，滿洲政府既不可信，而日本亦不樂爲以狐猾手段爲目前之外交，然則捨政府而結國民。」

早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預感到了中、日之間「不幸歷史」的陰影。而且胡漢民更認爲像這樣相互尊重的關係，其必要性不僅是中、日之間的問題，於是乃在第六項中提出警戒的意見說：列強之中，也有很多有意幫助中國革命的，但如是則恐反將徒然造成對中國干涉的藉口，並進而有招致瓜分中國領土的後果之可慮。所以我

們所希求於外國人的，只是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宣告中立。

革命思潮日益壯闊

民報問世之後，她的讀者、共鳴者、着實不斷增加，未到一年之間，發行量已超過了一萬份。翌年——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在東京神田錦輝館舉行民報一週年紀念會，到場留學生達六、七千人，爲空前未有的盛況。這個刊物並且被秘密帶進中國國內，革命思潮，日漸壯闊，成爲在各省組成同盟會秘密分會的原動力。

孫先生後來在「孫文學說」中對於民報的功績作了極高的評價：「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各地宣傳革命的報刊

當時，在民報之外，宣傳革命的報刊甚多。東京有「復報」、「雲南雜誌」、「洞庭波雜誌」、「漢幟雜誌」、「漢風」等類；至於海外各地，香港有「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有所謂報」；新加坡有「中興報」、「圖南報」；檀香山有「自由新報」、「民生日報」；溫哥華有「大漢報」、「華英日報」；舊金山有「少年中國晨報」；緬甸有「緬甸報」；檳榔嶼有「光華報」……



宋教仁

在中國國內，亦復如是，上海有于右任發行的「民呼報」（後名「民立」）；廣州有「平民報」、「齊民報」；北京有「國民報」；天津有「大公報」……對於傳播革命思想都有所貢獻。

（註）張繼（一八八二——一九四七年）河北人。十六歲東渡日本，曾和留日同志組織「勵志會」，發行「譯書彙編」，介紹西方思想，其後負笈早稻田大學。在擔任民報編輯人時，並兼任留學生總幹事。後赴巴黎，創刊「新世紀」。辛亥革命後歸國，晚年任國史館館長，及民國大學、輔仁大學董事長。

制定國旗國名

中國革命同盟會的重要議題，有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名」。

提議用「青天白日」徽誌的人，是孫總理。這個青天白日徽誌，是早在興中會成立之後舉行的第一次起義——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犧牲的陸皓東之所設計；並且在第二次起義——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已使用爲「革命旗」，是有相當來歷的旗幟。

天青的底色表示澄澈的大空，白色的太陽放射出十二道光芒（義光），天青色象徵平等，白色象徵博愛，十二道光芒表示一年十二個月、一天十二個時辰。

最初將國旗提案列入議程時，是在同盟會組成的第二年——一九〇六年冬天、爲研討「革命方略」而舉行的幹事會中。



國父在東京與何天炯（中）、黃興（右）合影。

實則，孫先生在向此次會議提出這個議案之前，就已經於這一年的元月在橫濱印刷的「革命軍債」（英文）券面上，印有這個徽志。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在孫先生提案之外，還有其他不止一個提案——諸如表示田地的「井字旗」，表示武器的「金瓜斧鉞旗」，象徵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等等。對於「青天白日」的提案，黃興提出「和日本國旗有點相似，而且太樸素」的意見，議論相當激烈；於是，孫先生乃將之加上紅底，成爲「青天白日滿地紅」，再行提出。紅，是表示爲爭自由而灑下的鮮血——現在中華民國國旗的原型，就是在那個時候最初出現。

在那一次會議中，作爲國旗的提案雖因意見不一，未作正式決定，但是在革命時的軍用票（軍用紙幣）上，已經採用。而且，在一九〇七年春天，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馮自由的夫人李自平便依照孫先生所繪圖案縫製了四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送給革命軍東軍都督許雪秋和東軍惠州區司令鄧子瑜各前面。而在潮州黃岡的第三次起義時，且曾高揚過其中面一的；自此之後，便在這個旗幟之下，聚集革命志士。這一年的十二月，在黃明堂率領的第六次起義中，有一位少年爲了取回遺留在砲台上的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就曾勇敢地單身冒險衝進敵軍陣地。

還有，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孫先生在美國爲籌集軍費而由「中華革命軍籌餉局」發行的「中華民國金幣券」，表面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背面印有青天白日旗，都是孫先生親自所繪製的圖案。

不過，在當時倒也並不是所有的革命團體都採用同一旗幟——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共進會在湖北用的是「井字旗」，陳其美等在上海用「五色旗」；及至南京政府成立之後，各省也都還不能統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在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等省被當作國旗使用。

直到一九二〇年，孫先生才正式制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爲國民政府的國旗，而陸皓東最初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則成爲中國國民黨的黨旗，一直到今天。



「民報」第一任編輯人張繼。

我的回憶

幸以遺規尚在，依然大致不差。予爲第六期，當時校長楊祖德，同時畢業一千四百餘人，計有步科十二連，騎砲科各一連，工輜各科半連，而北伐及抗日諸役，於報效國家者亦較大，惜從此以後，不特陸小及預備學校停辦，並且擾亂紛乘，軍制迭變，至幹部造就，則亦益臻龐雜矣。

校中主要功課，爲戰術、兵器、築城、交通四大教程，各有專任教師，典範令則由隊上長官講授，復多圖上作業，並重實地演習；而受益最大所留印象特深者，當爲三個月的野營演習，及兩個月的實地測量。至實施地點則俱在長辛店附近，此爲一富有歷史意義的區域，歷代陵寢的遺跡甚多，碑坊翁仲等類則隨在皆是，雖時在青年，未能領略滄桑滋味，對此銅駝荆棘，亦爲之激發思古的幽情，惜當時攝影尚非普遍，未能收入鏡頭，以供檢覽，際此大地變色，古塚俱被發掘，他年遼鶴歸來，當亦江山不可復識矣。

全期教育：爲校內功課一年半，校外實習五個月，因其需求，亦有若干伸縮。予於八年秋畢業，以連得幾項獎品，並奉當時的模範省山西督軍閻錫山指名電調赴晉見習，自然很覺高興；惟軍校兩年，絕無親友探訪，畢業儀式隆重，親屬亦未獲約參加，不免感覺孤寂，其實以當時之交通及經濟狀況，亦絕少親友所能遙臨，以視美國軍校之平時門禁既寬，不斷有人探望，每見雙雙儷影，以嬉以遊，尤其畢業時的偌多親朋紛集，狂跳大飲，軍帽亂拋狀況，則更不免羨而生妒矣。

六載銷磨（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民國九年至十四年）

山西見習及返里任教

山西軍政，號稱當時模範，其督軍兼省長閻錫山，尤爲世所推崇之人物，玆承電調，欣然就道，前赴太原，於面承詳訓後，奉派陸軍學兵團見習，並助辦「軍事雜誌」。時商震兼任學兵團團長，李務滋則同時承閻電調，每多接近，甚表興奮，所惜夙患耳疾，日見加重，勉於冬間請假前赴北京就醫。時有同鄉而肄在吳川高等小學之同學，至友林立羣適在北京大學肄業，偶聚欣談，至所快慰！惟耳疾終難愈速，旋即返里省親度歲，聊慰離情。詎立羣在北京竟以病重聞，當於次年一月，遄行赴京照料，不料度過一月有半，彼卒病逝於中央醫院，殊深痛悼！旋以棺柩交由火車及船轉輾運回故里，俾其至親收葬，予亦頓時心灰意冷，遂赴吳川縣立中學校勉授地理及體操，藉以稍資事母與休憩也。

初嘗警軍苦味

在本邑中學只一學期，暑假仍赴廣州及汕頭，期能有所進益，嗣雖迭任連長參謀粵漢鐵路警分巡及兵站分站長等職，無殊種種蹉跎挫折，難以繼續支持，當於民十年秋隨母親在廣州灣停留數月，越歲乃赴桂林充兵站守備營營副。迨民十二年陳炯明敗退東江，予亦赴江門任大本營少校秘書及軍需處處員，旋調充駐四會之陸軍第三師第六旅司令部少校副官，時師長爲鄭潤琦，旅長則張祖榮，並於四月下旬，隨隊驅敵佔領四會，本旅並續抵清遠，適友軍俱紛紛撤退，旅部亦爲散亂，當勉於涇口涉水過河，幾遭沉沒；幸賴隨身衛士李琳游水救援，得獲生還。

民十二年五月本師決進攻肇慶，張旅長留守四會，十一團團長何彤則以支隊司令名義，率領三團，於月底進抵都城，予亦樂於隨進，當被任中校參謀，而鄧龍光則任十一團中校團附，陳芝馨、陳公俠並來就少校副官，同學相處，尤多欣慰。已而較強之敵陳方太部由封川東進，於五月五日逕向都城進攻，予隨何司令在風南嶺督戰，殆爲初出茅廬之首次用兵，至爲興奮。嗣以都城終歸失陷，而中央之援隊亦到，予則仍返四會，旋調充十一團第二營營長，於十二月進駐羅定縣，並擊敗呂春榮於羅鏡，當在羅城加緊訓練。詎於次年七月，呂春榮聯合龍榮煊部千餘人再來進攻時，本營適一連另有任務，當即親率三連，固守東門與三四倍數之敵激戰，連長張維新、李廣林陣亡，陸德重傷，士兵亦死傷大半，予所綁軍衣上之紅色認識領帶，並於彈穿前後兩孔，幸衣服身體，叨尚安全，刻苦堅持，卒獲最後勝利。並於數日後移防四會廣寧，並佔領廣西之懷集。所惜次年孫總理竟在北平逝世、國軍內部凌亂，第三師在東莞縣城突被黨軍繳械，予雖請假適在廣州，未免心灰氣悶矣。

續隸革命同盟

上述偶被繳械挫折之前三年，予以耳疾稽時未復，注意心神調養，經誠心進入風靡一時而儒釋道三教同歸之「同善社」，早晚多作靜坐，並於駐防四會縣城時，邀請湖南教師，建立地方分社，而本身靜功，亦逐漸進至第三層，再進便可參加傳道；此次所部名義既被取銷，故鄉亦遭匪徒大刼，公私兩失，內外慘傷。十一月乃隻身攜帶書籍，前赴順德縣西樵山白雲寺之修養所素食入靜，誠篤自修，計每方靜坐三次，每次約二小時，所披覽者，除同善社及陳哲梅居士所貽贈的各種書籍外，則特注意孫中山總理遺著及曾文正公日記與家書，詎歷時月許，每靜坐則心輒疾跳而震，血脈亦爲猛動，不宜長此支持。

李漢魂

萬人意見

尊師重道是中國人優良傳統 中共則對知識份子趕盡絕殺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迫害、奴役、屠殺教師的血跡未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又猛烈攻擊師道尊嚴，對教師採取更殘酷的手段，妄圖徹底毀滅中國文化，繼續施而愚民政策，爲毛家法西斯王朝統治大陸七億同胞服務。中共對知識份子從來就是刻骨仇恨的，在每次運動中，總是先拿知識份子開刀，其手段是一次比一次毒辣，以達到中共趕盡殺絕知識份子的罪惡目的。中共惡毒污蔑師道尊嚴是「等級制度的產物」，是「爲克己復禮服務」；說什麼「孔孟之道在教育界的流毒」。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是中共敵視教育工作者的醜惡的流氓面目大暴露。

偉大教育家孔子曾經說過：師不嚴，道不尊，學則不固。正確地指出對於學生必須施行嚴格的教育，不能馬馬虎虎，得過且過；受教育的人，必須尊重老師，才能虛心接受知識，提高教學質量。千百年來，我國廣大人民對老師的極爲尊重的，正因爲這樣，我國的文化教育工作才能有光輝的成就，才能一代一代的傳受下去。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說明了老師的重要性，說明了老師是發展我國科學文化，培養具有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優秀人才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既然老師對國家民族、文化教育有這樣巨大的貢獻，這就不能不使人肅然起敬。可是背叛國家民族的中共，卻反其道而行，把一批一批教師進行迫害、奴役、屠殺，或送「五七幹校」再教育，或送山區、邊疆、農場勞動改造，充分證明了他們是一群毀滅固有文化的罪人，是我們的死對頭！

在批林批孔運動時，大陸各階層，特別是文化教育界方面，影響最深、最廣。許多教師成爲批判、鬥爭的對象。「紅旗」刊登北京市第一一二中學黨支部的文章招認：「搞批林批孔，在人民內部，在革命教師裏頭，主要是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提高思想覺悟。」也就是要教師進行思想檢討、批判，和每個政治運動一樣，總會有一些教師成爲整肅的對象，被送勞動改造。中共狠批師道尊嚴，其實質，是動搖教師的地位，破壞人倫關係，使大陸成爲一個人民無教養的、禽獸的社會。

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各級學校的招生制度廢除了入學試，改由選拔、推薦的方式進行，使大陸各級學校成爲中共工、農、兵幹部的訓練班，嚴重地破壞了傳統教育，使教學質量日益低劣；培養不出優秀的科技人材。中共不尊重教師、不信任教師的另一個罪惡就是所謂開門辦學。經常指派一些知識水準低劣，無眞材實學的工、農、兵幹部來校上課，和工廠、街道、農村挂鈎，要學生經常參加勞動，使學生的課程出現混亂的情形，影響學習。

爲了加緊推行奴化教育政策，中共在各級學校展開批判「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的孔孟之道，和劉少奇、林彪的「讀書做官」、「變相勞改」、「讀書無用」等理論。強迫青年學生畢業後回到農村，上山下鄉，過一輩子農奴的生活。凡是教師們鼓勵學生多做學術研究工作，從事專業性的技術研究，就會被指爲受了孔老二的思想影響，遭到批判和鬥爭。

今日的大陸教育已經被中共搞得烏烟瘴氣，一場糊塗，四、五十歲的老工人和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坐一張枱上課；有三個孩子的婦女和二十多歲的青年小伙子坐一個位置上課；還有穿着軍裝的共軍、地方基層幹部等等，各行各業，年齡差別大，智能也有高低。學校不像個學校，學生不像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痳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卽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玆爲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個學生，非騾非馬，而大批適齡的青少年卻被趕到農村參加勞動生產，沒有入學讀書的機會，嚴重浪費人才。被中共選拔到學校裏來的工、農、兵學員，對教師的教導極不尊重，不虛心學習，經常批評教師，考試時作弊，甚至打開課本照抄，或偷看別人的考卷。他們只不過是來混日子、混資格，以便將來爬上更高的地位。

尊師重道是我國人民的優良傳統，也是學生接受教育的基礎。幾千年來，我國教育的光輝成就，就是通過這種禮節來維繫師生關係的。中共批林批孔，破壞傳統教育制度，污蔑尊師重道，恰恰證明了他們是不要民族文化的流寇集團，妄圖使中國人民變成文盲，變成奴隸，其險惡的用心，是昭然若揭的。我們必須認清中共的醜惡面目，絕不容許中共污蔑尊師重道，保衛我國固有道德，發揚孔子學說，為光復大陸美好河山，消滅邪說暴行而奮鬪到底。

（鹿鳴）

通儒、腐儒、假儒

——與李文浩先生談共黨，說「法」「理」。

古鶴翔　袁暘照

事有經權之別，理有正邪之分，法有明闇之判。自古以來，有通儒、有腐儒、亦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儒。

孔子、孟子，極矣、至矣，難幾及矣；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左光斗，高矣，大矣，宜為萬世所尊崇；國父孫中山及故總統蔣公，德業巍巍，其言行有如長江大河，昭如日星，且將歷萬古而不廢。

上舉諸聖賢，均為通權達變，明理守法之精英。於至於嬴政、王莽、毛澤東之流，或以焚書坑儒為榮，或偽作謙恭下士狀。毛澤東兼有嬴政及王莽之「長」，於是吾民苦矣！

必須知道，毛澤東在竊踞大陸以前，最擅長於偽裝。他冒充尊崇孔子，冒充愛國，冒充尊重民主主義，還冒充講理守法之士。事實是：一朝權在手，便把孔子、愛國、民主，以至「理」和「法」都踏在腳下。他所尊重的不再是「理」和「法」，而是權力，而是「萬世一系」的毛江紅色政權！

中共在國內之無法無天，大陸同胞全都清楚地了解，但他在國際上仍然冒充講「理」講「法」的一員。直至今天，中共仍然提出所謂「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來欺騙世人，而上鈎者竟然不絕。

肯定的，無論中共、蘇共、越共、韓共、棉共，都是一丘之貉，它們的祖師爺給它們的教訓便是：對資本主義者的鬬爭，必須運用一切奸險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表面上可以和敵人講法講理，而暗中則進行顛覆和破壞！

共黨口中的「資本主義者」，自然指的是整個自由世界，決不單是資本家，甚至國父孫中山先生，也被共黨包括在內，更不要說李文浩先生。

李文浩先生表明其本身之反共立場，那是我們十分歡迎的，我們也願與李文浩先生共同進行反共的正義鬬爭。

李文浩先生正當年青有為之日，暘照、鶴翔則垂垂老矣；當然，我們的年齡雖老，卻不放棄滅共復土的鬬爭，直至勝利，直至死亡！

在這裏，我們想和李文浩先生談一談「八股」和「法理」。

何謂「八股」？八股者，咬文嚼字，不通權，不達變也。

必須知道：共黨表面上以「法」和「理」來束縛自由世界的手足，而暗中進行破壞和顛覆；於共黨有利時，共黨講「法」、講「理」，於共黨不利時，共黨則視「法」「理」如無物。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共黨便以或明或暗的手段來蠶食自由世界，結果自由世界在共黨的騙術下，束手無策，於是世界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共黨政權。

當共黨的實力不如自由世界時，它便高呼「和平」、「民主」；當共黨的力量充沛時，它便要獨裁，要戰爭。南越及高棉之淪亡，便亡於美國及自由世界被「法」、「理」和「協定」所束縛，而共黨則根本不理會什麼「法」和「理」，什麼「協定」！

李文浩先生是否知道南越淪亡的事實和緣因？必須知道：美國救船事件，分明遏制了韓共南侵，振奮了自由世界的鬬志。我們深信，高棉人民也必須歡迎這樣做！當然，棉共、中共及其同路人則必然反對。

目前已到了自由世界最危急之秋，我們認為，只要對共黨不利的，能振奮自由世界鬬志的行為便是正義的，便是合理的，便是合法的。我們尊敬「百萬人委員會」，我們尊敬華萊士，可是李文浩先生卻認為他們「在美國沒有地位」。

我們對一個人或組織的尊重與否，決不視其地位之高低，而察其言行之是否適當。基辛格、尼克遜、毛澤東的地位何嘗不「高」，但我們只視之如小丑，如惡魔。

萬人傑、岳騫、張贛萍、緒山、蘇辛尼津之地位並不「高」，他們都流亡於異域，決非權貴，可是由於反共鬬志之堅決，遂得吾人擁護。希望

李文治先生不苟以美國某些青年人的意見為意見。必須知道：就由於某些美國青年人之「反越戰」，遂使南越淪亡！

賜照、鶴翔深受共禍之苦，確信對付共黨絕不能被所謂「法」或「理」所拘束，倘若美國執政諸公明白這道理，則南越怎會淪亡？

要戰勝共黨，要保衛自由與民主，就要打破「法」或「理」的框框，就不能被「民主八股」所限。

當然，對民主人士，對自由人，我們必須守法，必須講理。

對共黨講「理」，講「法」，正如對虎狼講仁義道德，必將成為共黨口中肉！

遊台散記

容無量

渴望了多年來的願望終於達到了——我乘搭了韓航班機於八月二十日下午抵達祖國的松山機場。

安頓好住宿的問題，即驅車由中興大橋，渡過淡水河，直達三重市，眼中所見的橫跨淡水河的大橋，便有三、四座，其建築壯濶宏偉，蔚然大觀，於祖國對建設的積極性，首先得一個好印象。

車由台北大橋重入市區，台北市許多巨型的建築物，觸目皆是，我要司機開車子到台灣大學去，因為那是海外學子們，時常引領企翹的我國高級學府。車子祇能繞轉一個弧形，便要折返西門町，在外觀祇匆匆一瞬，實在談不到了解，可是一股喜悅的情緒，卻使我無法自己！於是便和司機娓娓談起祖國的許多事。

我問及祖國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形和精神、物質的各種享受；司機是一個很老實的四川人，綜合他的話說，那便是：一切都十分美好，國家對人民的照顧，可謂合情合理，無微不至。而這一切都是故總統費盡心血的成果。現在故總統蔣公已逝，又能交託給最理想和合適的接班人，那簡直是國家和人民的福氣和幸運。

車子剛好駛到信義路紅燈停車處，他就地述說二十多年前，此路祇是一條石板小街道，現在已擴展至廣濶康莊的大馬路了！

我看見司機一臉滿足的微笑，和為祖國的善政而自豪的表情，也不自覺地心中泛起無窮的安慰和喜樂。

在台北一住三天，已瀏覽過不少名勝地區，雖猶未窺全豹，也已能得一大概輪廓了。對祖國同胞的熱誠、親善良，深深受到感動。政府愛民、親民，人民必自愛以報國，於是人人守法，不願辱及國家，進而爭相為國爭光。以視那暴虐政權，不願給人民多吃一口白飯，多穿一件好衣裳，人民怎不百計張羅，冀得一溜一飽？於是不知出現了幾許變態的寒酸相，弄至人人皆存有一股難以宣洩的惡毒心腸。渴望逃出國門，便慶重生！

香港政府的現行法例，多以利為歸，與道義相違遠甚，因此居民之有歸屬感的佔極少數——除非是小部份已得利益者，因此市民的守法程度，極堪虞慮。這是我自踏進祖國土地後唯一得以證實的感覺。

第四日中午，我乘坐了莒光號火車南下台中，轉乘公路汽車抵日月潭，因涵碧樓客滿，轉宿於明滋飯店。

憶在莒光號車上，邂逅卓德光君，他是一航空公司客務部的負責人，我們的談話曾有深入的討論。卓君熱誠正直，見地正確，幫助我了解祖國情況不少。雖是萍水相逢，竟覺意猶未盡，因此分手時，相約重見於涵碧樓，希望剪燭西窗，續傾積愫，奈何又因此失諸交臂。

自台中午飯後，我獨個兒，携着簡單的行李，取道南投縣境，過濁水溪，經水里、埔里，輾轉而抵日月潭。從火車上所遠眺的沃野平疇，已令人覺得台灣雖只一島，而其產量豐饒程度，使人對國家復興的潛力之龐大深具信心，而進入南投縣境，更使人有不勝訝異之感！

南投縣在台中東部山區，本屬窮鄉僻壤，復有濁水溪，濁流滾滾，為患至巨；而現在，經政府多方設計，打通了許多天然障碍，交通得以會阻，吊橋、隧道，隨處可見。又經農業專家指導，祇見滿山果熟，處處蕉香，滿眼芳套，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禁套用了一句基督徒的慣用語：「山區的居民有福了！」用以形容我內心的感受。

途中不禁想起三十年前蔣院長經營贛南，日夕奔跑於窮山惡水之間，不斷與大自然搏鬬的往事；聯想到前幾任的南投縣長，必然也是終日帶着許多水利、交通、農業等助手，席不暇暖地，在山巓水涯，不斷策劃，施工……然後才有今天豐富得有如天府的南投縣。

從埔里至日月潭，中經魚池鄉，那兒地勢頗高，可是想不到這竟然是物產豐饒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祇見茶葉滿山，竹木修茂，池魚肥美，稻浪澎湃；牡丹花與百香果更為該鄉著名土產；居民勤勞純樸，是世外的桃源，也是清雅的仙鄉。但願他年退休之後，有緣重來斯土，結廬雲際，一享清福。

在日月潭的涵碧樓吃過晚餐，我認識了當地一位青年黃瑞添君，他是一家土產店「新建」號的少東，為人誠懇，他邀我回家品嘗凍頂茗茶，和他家人一許傾談，相處甚歡，使一個孤單的旅客，有如回到家中一樣。

由黃君的帶領，我暢遊了日月潭一匝，於慈恩塔逗留最久，由於故總統的孝思不匱，致令湖山增盛，若能由此而令天下赤子，皆有反哺之心，其功德，則直非七級浮屠可能限量了！

下午，循黃君指點，乘車至竹山，入鹿谷鄉，夜抵溪頭，住明山別館，受到黃君未婚妻陳小姐的熱誠欵待。

溪頭，是台大農院植林實驗區，地區遼濶，有望不盡，數不清的林木，正是萬木森森，清陰滌暑，步入小徑，令人忘懷塵俗。是夜適逢風雨，山風呼嘯，雨聲淅瀝，中宵不寐，內視清明，想昔日陽明先生治學，創致良知之道，莫非就是置身於類此的自然境界，始克助其大成？

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別陳小姐，由鹿谷鄉的吳石麟君送我至竹山，間道赴斗六，截乘莒光號，南下高雄。

高雄於日治時代已具規模，於今則更為繁盛。市區有河，以「愛」名，別具雅緻。市郊有澄清湖，登復興

塔，遠眺湖光山色，但覺平湖如鏡，周遭林木葱蘢，風景不讓西湖專美。展望高雄市區，亦頗有重遊滬上之感。其中九曲橋、荷花池、三如亭、得月樓等處，均各擅勝場。據謂每年的中秋之夜，此處遊人甚眾。我以為，是政府有意與民同樂，人民始能得其真樂，否則，血腥處處，餓殍纍纍，批鬪不休，人人自危，則雖有湖山勝境，亦將如處煉獄，又何從而獲遊樂之情呢？與語同遊友好，莫不感慨繫之！

午後，登壽山公園俯瞰高雄港，得高雄一青年朋友伴遊，歷歷指點遠處旗津倉庫、碼頭及我國海軍基地，獲益不淺。信宿，代乘莒光號快車，趕返台北。

二十六日上午遊烏來，下午赴中央新村，拜訪世好國大代表李老先生，蒙推心置腹，告以政府整飭官常之措施，對退役、現役各文武官員之照顧，莫不優渥周全，因此所有公務人員，都能公正廉明，一心一意為民眾服務。

憶及於莒光號車上，自高雄出發時，即與一從業獸醫的青年某君漫談，該題集中在討論「政府對民間基層組織的改善」方面，某君力舉現任內政部長林金生的事蹟，說林部長在任縣長時，如何苦心孤詣去建設那些荒蕪的地區，盡力改善了好幾縣份的人民生活；又於部長任內，改造和提高了若干萬個赤貧的家庭，使他們有田可耕，有屋可住，有事可做，漸至豐衣足食，生活無虞——好一個偉大的父母官！說到他便不由人不肅然起敬。由此也可推想到，林部長今天的地位，絕不是靠什麼背景得來，而是由其斐然的政蹟，輝煌的表現，累功積德而至有此高位。也由此可知政府用人的標準，就是那麼大公而無私。

因韓航班機期次不多，我迫得於二十七日下午七時，便要離台回港。計逗留於祖國的時間，祗匆匆的八天，而我所得到的好印象，卻比我原有的期望超出了不知多少倍。

親愛的本港自由人士們，在雙十國慶來臨的前夕，我謹以此忠實的報導，寫出來，願你們也來分享我內心的快慰，同時也可證實，我們所堅持自由、民主的信念和原則是多麼正確，我們所擁護的三民主義，是多麼地偉大而健全！如果還有什麼懷疑，那麼就請你趕快親自去觀察，體驗吧！

工人抗暴共軍鎮壓無效
農村不安森林嚴重破壞
中共政權日暮窮途·大陸天亮將快來臨

目前大陸地區動亂的發展，已由杭州、武漢等地蔓延到各省的城市和農村逐漸形成普遍性。

據九月八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說：「美國情報人士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大陸目前的動亂，實為毛、周死後潛在大變動的前奏。」由此可見這次動亂對中共政權的[illegible]

工人抗暴最為激烈

根據中共的各種報導統計，發生動亂事件的地區，除了由杭州蔓延到浙江各省各地，由武漢蔓延到湖北省各地之外，上海、南京、福建、廣東、廣西、安徽、甘肅、湖南、黑龍江、青海、新疆、四川等省、市的部份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動亂。

在這些地區的動亂中，以中共「株州火車機車製造廠」、「衡陽機械廠」、「柳州八一軍需工廠」、「汕頭農藥廠」、「汕頭港務局」等單位工人所掀起的抗暴活動，最為激烈，其時間都在杭州、武漢兩地工人抗暴行動之後，例如「株州火車機車製造廠」的工人在八月六日所發動的一次大規模抗暴，曾使粵漢鐵路株州段的火車，數日不能通車。

湖南省動亂事件的嚴重，由中共採取嚴厲鎮壓的手段，也可以獲得證明。中共「湖南省廣播電台」八月二十六日播出一篇當天中共「湖南日報」的社論，曾要求共幹對工人的抗暴行動，要以「敢鬪、敢抓、敢管」的手段來「抵制」。四天後，這處電台又播出一篇「湖南日報」三十日的社論，作出類似的叫囂。它說：「我們要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武器，及時排除干擾，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農村呈現普遍不安

在大陸各地工人抗暴行動影響之下，大陸的農村，也呈現普遍的不安，現以安徽省為例，據中共「安徽省廣播電台」八月二十三日透露，「當前階級鬪爭的嚴重情況，除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總是企圖復辟，千方百計拉攏、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進行破壞和搗亂以外，特別要警惕滋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總是打着某種社會主義的招牌，善於偽裝，一時不易識破。他們往往從經濟上打開缺口，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拉攏腐蝕幹部，拖人下水。他們又往往和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子子互相勾結，由外進攻，危害極大。」它並指出：「在農村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限制與反限制的鬪爭，主要是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分配上，二是在勞力支配上，三是在爲誰勞動的問題上。」這就供認了大陸農民在上述「三個方面」與中共鬪爭得十分激烈。

贛州共黨「南方日報」八月二十

九日在社論中強調：「對現有公社、生產隊作業，要認眞進行一次整頓」。這也無異供認了「公社」、「生產隊」已有不尋常的事故產生。

另一證明大陸工人、農民普遍抗暴的事例，就是中共「農林部」、「公安部」最近在哈爾森召開全大陸的「森林防火現場會議」。據中共「黑龍江省廣播電台」八月二十七日報導：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有中共十二個「省、自治區革委會」的頭目，二十三個「省、自治區林業局、公安局」的頭目，並有中共「國務院」的「領導同志」，以及中共「空軍」、「鐵道兵」、瀋陽、成都、昆明等「軍區」的「代表」參加。

森林破壞情形嚴重

關於森林被破壞的情形，這次會議會指出「破壞森林資源的現地，在各個林區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森林火災的發生，不僅使『國家』財產受到嚴重的損失，而且給工、農業生產帶來很大的影響。」

這次會議並對中共「農林部」、「公安部」所屬的地方共幹進行了批判，它說：「有的幹部看不到森林火災是階級鬬爭的反映。……工作不落實，育林防火流於形式，這些都是影響林業建設和森林防火工作的巨大障礙。」

從這次會議出席「代表」所具有的職位，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地區來看，中共森林資源被破壞的程度，一定十分嚴重，其面積也幾乎遍及整個大陸，否則，中共不會召集這些重要頭目舉行如此規模的「森林防火現場會議」。這種破壞中共森林資動源的行，顯然是林區的工人和林區附近的農民所進行的抗暴手段之一。

今春以來大陸各地的動亂，在實質上就是工人、農民所掀起的反共抗暴運動，也是中共長期奴役工農羣眾所導致的必然惡果。因此某一地區的抗暴行動，都不是局部性、突發性的孤立事件。如杭州工人首先抗暴，武工人繼之，已遍及整個大陸。

軍隊鎮壓無何效果

這次工人、農民抗暴所採取的方式，與上次「文革」初期工農羣眾抗暴的方式頗多相似之處。那次工農抗暴的結果，使大陸造成持續三年此起彼伏的大武鬭。最後中共依靠林彪集團的部隊，用「軍管」的手段，才勉強恢復了秩序。這次工農抗暴時，毛澤東就缺乏像林彪集團那樣的武裝力量，對工農羣眾作全面性的鎮壓，由於毛澤東先後的處境不同，而且目前軍隊內訌日趨嚴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的人事仍不健全。因此，大陸工農羣眾抗暴行動，今後還會持續下去。

（馬以順）

八月中秋在韓國

尖鋒　寄自漢城

韓國是一個尊孔、崇孔的國家，而道德、風俗與曆法與中國差不多，八月中秋也是韓國一個重要的節日，政府法定放假一天，工商業也照例休假以事隆重慶祝。

但韓國人的八月中秋卻不像我們中國人一樣，拜什麼月娘，更沒有廣東人的「迎月」、「賞月」、「追月」，也沒有什麼月餅好吃。韓國人民的中秋節卻是祭祖掃墓，八月十五日清晨各家各戶在家拜祭祖先之後，合家大小全部出發到郊外掃墓，而他們祭祖掃墓，也不似中國人家家劏雞殺鴨豬頭五牲，他們拜祭祖先，是不殺雞與供奉豬肉的。

據韓國人說，祖先是鬼，怕雞會叫嚇祖先不敢來吃，對於豬肉，說豬太髒、太下賤，不能尊敬祖先。

他們祭祖只用牛肉、魚、海蚌以及生菓，他們各家也有用米粉做成各種鹹甜的角子，有如北方的餃子一樣，各親友家互相贈送。

他們在山上祭完祖先之後，合家大小在墓地上歌舞一番，然後才回家，也有一些到各親友家互相拜訪一下。

但在韓國的華僑，由於他們大多都是山東與東北的同胞，他們雖然拜月、賞月，也吃月餅，月餅也有棗蓉、水晶、豆沙、八寶等品種，但都沒有什麼油水，硬繃繃，正如廣東人說的「擲死狗」，除了甜之外也不知什麼味道了，雖然如此，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中，總比較身陷在共黨殘暴的鐵籠內的人民幸福多了。

雙十國慶聯歡聚餐

萬人協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雙十國慶，謹定於十月十日假座銅鑼灣波斯富街二十四號醉瓊樓飯店舉行國慶聯歡聚餐，敬請各位會員攜眷偕友參加，並歡迎萬人日報、萬人雜誌讀者參加，同申慶祝。

㊀日期：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日。
㊁時間：下午七時開會，八時聚餐。
㊂地點：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二十四號醉瓊樓飯店三樓。
㊃費用：每位港幣二十元。

抗日影片血染山河
故事感人可歌可泣

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爲主題，曾獲蔣院長書面嘉許之愛國戰爭巨片「血染山河」，鐵定十月八日起一連三天，在香港大舞台隆重獻映，以配合慶祝雙十國慶活動。該片有國慶閱兵之壯觀場面，有強大國軍軍事演習之實況，有動人心絃之戰鼓笳聲，有感人肺腑之劇情。廣東才子梁寒操、音樂大師黃友棣，親爲該片撰寫主題曲詞，雄壯激昂，予人有先聲奪人之感受，特誠懇推薦，敬請愛護我們的讀者支持，轉知親朋戚友、轉知反共之忠貞僑胞屆時踴躍參觀，同申慶忱，敬請鼎力支持爲感。

（寒梅）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洋人投書指責西報

曲意宣傳大陸實情

編輯先生：

中共在其內亂自顧不暇之際，爲掩飾外間口舌，兩年來在本港「統戰」了多張報紙，出版無數所謂軍事知識小冊，進行新的「統戰」詭謀。一如大家所知，有些被它收買的報紙，是因其有些讀者，被中共看中。至於有名的「日月報」則根本是外圍報。

最近，本港半政治性的英文「南華早報」也顯示了使人懷疏，其所謂「大陸焦點版」充滿偏見，一如左派幼稚觀點，直如一九四八年香港的自命「前進知識分子」一般，對中共的觀點簡直奉如綸音。但自從中共得一些外交關係自以爲得計之際，因外國人去大陸多了，其內中黑幕、實情、慘象，卻瞞不了眼睛雪亮的國際人士和民眾，在該早報九月十九日讀者版上，就有一個洋人讀者去信指責這家西報編輯對中共消息處理不當抗議，現剪附該信英文原稿，並譯述如下：

我需要提請你（西報編輯）注意有關貴報九月十六日「大陸焦點版」一段題爲：「穩定與團結」的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該文流露出一種特奇的意味，這樣寫道：「北平否認如外國觀察家所指派一萬一千軍隊前往杭州之事與黨政爭執有關。」這眞是滑稽，派一萬一千共軍去杭州駐進上打計的各廠工廠中，竟是與其派系爭鬪無關者！全篇上述的文章隱露一種企圖和意向，在於回國際解釋軍隊入廠是全然爲了生產（而些軍隊根本沒有工廠生產技能，不能有裨益於工廠裏生產的啊）。

本港位於非常複雜與奇特的環境，讀者可以讀到各種立場的各種奇怪文章，但上述文章則極似有意輸送一種「統戰」的宣傳口吻，從其消息報導方式觀之如是。有崇高聲譽一如貴報者，今後應該愼爲選擇這種報導。理由簡單，讀者係依靠你的忠實報導。讀者Gullible。

該西報編輯慌忙解釋：「來信之讀者應留意那報導的註解。該報導係美聯社所供的，報導記者亦表示他對北平的這種解釋不滿和存疏。」

那麼，西報編輯爲什麼卻刊出一段存疑的消息呢？人們常常在該西報上看到「西藏農民收割的笑臉」、「鞍山工廠的冒烟烟囱」、「共軍拿着槍着坐沙地群背毛咒」、毛澤東和施漢諾握手的笑容」……全部出自「新華社」的第一手底片。請問：該報派出過多少記者到大陸去？有過多少報導？出過多少本圖文並茂的英文書？比之中共的「中國建設」更親共？

這張報紙後台大股東是一家英商洋行」，它做着不少中共生意，如飛機零件等，但也根本不被中共看得起，年前其大老板訪北平，有什麼收穫？還不是失望而返。請人們留意：他們前身是運毒來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中共早已將他們列入「清算」目標！

邵振光上

釵頭鳳

吹折並蒂蓮　趙國峯

同相守，結髮情，青梅竹馬過堤柳。逍遙樂，歡情濃，一任西風，夕陽斜索；哀哀哀！

春心老，人消瘦，淚濕青衣情苦透。鵑花落，琴台閣，鳳影猶在，留言遺託；孤孤孤！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印尼紀遊詩四首

陳居霖

椰加達

爲印尼首都，印尼唐代稱訶陵國，人口逾億，但賦惰性，有鹹魚白飯，便覺滿足，華僑約四百萬，握經濟權。其地臨赤道，氣候酷熱，物產豐富，日本人稱爲天府之國，醫弟子吳郁文七十高齡，久旅椰城執業，屢來相叙，盛意可感。

揮戈退日更誰能。赤道由來熱欲蒸。
車馬揚塵成鬧市。宋唐斯土號訶陵。
生涯但解鹽魚米。坐臥唯思雨雪冰。
難得白頭醫弟子。殷勤相過勝亘朋。

萬隆

自椰城行車四小時抵達，途經前總統蘇加諾行宮午飯，在萬隆晚飯後開車往避暑別墅渡宿。萬隱以種治瘧之金雞納樹著名。

群妃散盡賸行宮。且駐遊車眺碧穹。
到此欲尋雞納樹。曉來蕉雨又椰風。

泗水

從椰城乘機飛此一宿，風貌恍如昔日之廣州。

山川渾似越王城。夜色迷離百感生。
深院月明還共照。擾人淸夢是蚊聲。

巴里島

自泗水乘機一小時抵達，宿海濱酒店Bali-Beach-Hotel面臨太平洋，晝夜濤聲，風光明媚，誠世外桃源。店伴以竹節杯盛菓汁酒欵客，遊客幾全部來自歐美。土人多務農、擅木刻、油畫、村婦以頭頂物而行，仍有無上裝者，生活悠然自得。晚飯後，驅車往一古廟看土人演猴子舞。島上多植紫胡姬花，在港則屬珍品。

濤聲拍枕岸迂迴。地盡南溟眼界開。
削木雕蟲眞有價。塗鴉滿紙亦奇才。
群猴爭舞衣冠夜。酸酒初嘗竹節杯。
閒踏紫胡姬畔路。名心端欲委蒿萊。

怨賦

封淑英

馬蹄踏去幾經秋，雲外空無一雁郵，
放鶴人亡遺宋句，乘龍壻渺剩秦樓！
成塵碎麝香猶在，到死殭蠶絲尙留；
欲化子規啼泣血，猿腸斷盡怨方休。

憂患餘生

雪梨 蘇伯楷

憂患餘生我自悲，敢將遭遇說君知；
丁年過海投南去，皓首留匈入國遲。
弟妹親朋人四散，田園廬墓夢常窺；
年來大半無消息，是歿還存孰證之？

樂道安常

前 人

几淨窗明覽勝樓，山光水色入淸眸；
披襟坐挹雄風爽，登閣眠聽細雨幽。
道卷靜看生上慧，絲綸閑釣放中流；
此番喜得離塵網，世外逍遙萬慮休。

「詞」鷓鴣天 乙卯送春二首

許筱明

㈠ 一去江南趕上難。無多春色在人間。梨花有幸榮金屋。楊柳何須怨玉關。
天縹緲，月彎環。千重雲水萬重山。深紅落盡傷時節。誰倚東風十二欄。

㈡ 欲別鶯啼怨恨聲。所思人在短長亭。情深潭水粼粼綠，痕感春山冉冉靑。
雲未散，淚先零。東風何處問歸程。當年十里揚州夢，枕上尋回不肯醒。

小樓春曉

李撫虹

醒來聞鳥語。啁啾入簾櫳。掩耳思幽獨。憑欄望翠空。
龍蛇分起陸。黼黻孰憂農。天象陰晴異。炎涼變古風。

荷叢晚棹二首

蕭勁草

放歌泛棹過橫塘。襲袂荷風陣陣香。
四面綠雲籠暮色。宛然人在水中央。

一池淨綠碧於秋。向晚斜陽未忍收。
翠蓋搖空波影動。吳娃輕蕩木蘭舟。

又

張震圖

新柳吐絲拂曲檻。嫩荷如蓋泛平瀾。
晚風徐送眾皆暢。首夏淸和客盡歡。
一棹小舟載伴去。四周大塊耐人看。
獨憐寰宇有汚地。遯世船邊把釣竿。

又

余纘庚

荷池粉露溢芬芳。一葉輕移夕照旁。
少女相嬉爭畫槳。玉人無語曳羅裳。
霞飛欲染長天色。風動猶存半面妝。
魚躍更闌歸去也。荔灣頓憶白雲鄉。

又

胡景石

向晚荷塘泛小舟。了無塵事繫心頭。
淸香已却如焚暑。爽氣還同落葉秋。
魚戲淺波搖翠蓋。月移曲沼上朱樓。
此身樂得閑中過。一滌煩襟大白浮。

又

李撫虹

炎炎長夏晚涼生。乘輿翻爲泛棹行。
鼓枻恰逢湖水漲。臨流時挹好風迎。
須臾更見幽叢近。便爾微聞逸韻淸。
亘夜月明堪一醉。醒來不覺滯歸程。

「詞」憶秦娥 憶羊城

朱濟川

簫聲徹，珠娘低唱珠江月，珠江月，長隄楊柳，送人離別。
五層樓上端陽節，呼鑾古道車塵絕，車塵絕，雲山夕照，趙佗宮闕。

又

呂錦洲

經年別，夢魂常遶珠江月，珠江月，風光勝舊，雙虹峙列。
羊城自古多人傑，黃花岡上英雄血，英雄血，沖霄浩氣，千秋難滅。

又

呂偉東

思疇昔，羊城夢斷無消息，無消息，美人何處，空長相憶。
枝頭杜宇啼聲戚，小樓驚醒天涯客，天涯客，栖遲江嶺，欲飛無翼。

最有意義的十月禮物

「四海一家」**贊助** 亞細亞影藝有限公司恭製八米厘

總統 蔣公紀錄片

全長約八百呎，分第一第二兩輯

第一輯（黑白）內容：偉人誕生、革命北伐、戡亂抗戰、勝利還都

第二輯（彩色）內容：逝世移靈、瞻仰遺容、舉國哀悼、奉厝大典

售價（港幣）：第一輯九十九元，第二輯一九八元。全套二七八元

每購一輯或全套均奉贈精美旁白書一本及卡式錄音帶。

歡迎個人、社團、外埠預約訂購

凡十月份訂購者，一律九折優待

另有袖珍放映機發售，每架港幣四十元

預約處

「四海一家」

地址：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厦二樓B

電話：H－七九六四七八　H－七九六八四八

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大道中萬宜大厦五三一室

電話：H－二二八八一四　H－二二八八七五

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室

電話：K－六六八六九五　K－六七〇二一一

最有價值的歷史珍藏

萬人週刊

雜誌

（總第四一六期 新119）

當心小爬虫？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一六(新11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六(新119)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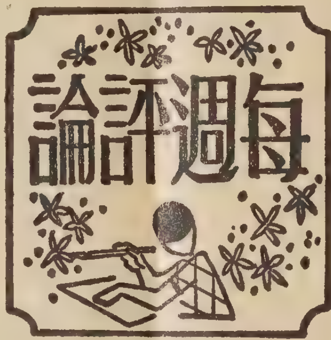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爲周恩來診病



周恩來所患的到底是什麼病？相信，除了他的老婆鄧穎超和北平上層那一小撮首領知道外，包括大陸上的高、中級幹部在內，誰也弄不清楚。

以一個七七高齡的老人，又是一輩子投機取巧用盡了心機，加上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大陸連續進行派系鬥爭，而他又一直處於微妙地位，因積勞成疾或積「慮」成疾，一旦由病而死亡本是極爲正常的事。問題是老周病得奇怪，如果不久死亡，無疑死得也不明不白。

看來，周恩來已接近末日。據十月九日法新社發自北平的電訊稱：「鄧小平在前幾天對前往大陸訪問的外國貴賓說：周氏的『情況不大好』，已不能再接見訪客了」。本來，共黨的大頭頭，包括斯大林、胡志明等人在內，只有死後才公開發表，從來「沒有病」。而在北平坐二把交椅的周恩來卻完全例外。自去年五月九日因「病」入「院」以來，爲時已達十七個月之久。但既未死亦未離開「醫院」，此外，他在「病」中可能是因「革命責任心重」的關係，也未停止過活動。除不斷接見外賓外，在中共召開「四屆人大」時，居然還「帶病」作了冗長的「政府工作報告」。

這些事實都證明：老周的「病」屬於政治方面的多，屬於生理方面的少。簡單地說，可能就是毛澤東認爲他不可靠，他所坐的二把交椅必須在毛死前交出來，讓江青坐上去，不然，老毛不僅要像梁山泊的晁天王一樣，死後被摒棄於一百零八人之外，還會被鞭屍。本來「身後是非誰管得」，可是老毛卻不能不考慮自己受鞭屍後，「孤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伙和他的寡婦江青也必被迫而爲他殉葬。

這就是林彪事件和即將發生的周恩來事件發生的原因所在。林彪的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和周恩來的「纏綿病榻」，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但若詳細研究毛澤東「生前死後」的「遠景規劃」，值得懷疑之處實在太多。

眞正的中國人，相信無人爲林周喊冤叫屈，因爲他們儘管是受迫害者，然他們又有誰不是毛澤東這個殺人魔王的幫兇？這批劊子手只有死得乾乾淨淨，中國人民才能過上自由民主的生活，中國傳統文化才能復興。

在這裏還是談周恩來的「病」。

去年一月末毛江集團發動「批林批孔」。所謂「批林」只是表示那次運動是「批林整風」的繼續，也可以說是一種表示「順理成章」的藉口，眞實目的當然也不是孔夫子，而是「現代孔老二」周恩來。當時，江青手下文化打手紛紛上陣蛙鼓齊鳴，鬥爭矛頭或明或暗一律指向了周恩來。如指他是「巧僞人」、「見面三分笑」、「笑裏藏刀」和「只述不著」，講究吃穿，專門投機等等。甚至指他曾經插手林彪軍事政變，後見風頭不對，又「反正」告密。總之罪惡纍纍，應該殺頭。周恩來在這樣的「四面楚歌」惡劣情況下才告「病」入「院」的。即或當時眞的有了病，那也是被嚇出來的或被逼出來的。大陸的政治行情眞可以說是波詭雲譎忽高忽低。在周恩來躲進「醫院」後，他又以「老資產階級分子」的身份「躲在幕後出謀劃策」，利用金錢收買工人搗毛江的亂。毛江所搞的「批林批孔」半途而廢就是這麼造成的。

中共「四屆人大」召開前，毛江被迫退居二線，周恩來突以「支離病體」而「意氣風發」，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幸虧他於「四屆人大」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蟬聯「國務院總理」後，未敢冒然出院，否則可能早已由「病危」而死亡。

中共「四屆人大」後開展的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提倡「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等，如果參考今年三、四兩期「紅旗」雜誌上姚文元、張春橋的文章，就不難看出，那是毛江的「反撲」，主要目的當然還是周恩來。可能，因爲「穩健派」擁有頗大的抗拒力量，所以搞了幾個月，始終弄不出頭緒。可是，到了評論「水滸」批判宋江的現階段，已可明顯地看出：毛江已下定決心，非把周恩來幹掉不可。

周恩來的「病」是這麼產生的，其「病危」以至不久將來的死亡，是一路發展下來的。看來，主要原因，是他繼林彪後坐上第二把交椅。



從「統戰」與「反統戰」看國共兩方宣傳工作的優劣

萬人傑

中共釋放六十五名前武裝特務工作人員返台，繼十名「釋俘」後大搞統戰。大公報每天提供資料，服務十分週到；中央社繼續停稿，要知道政府態度，只能通過同業，從電話中抄錄冗長的電訊。從這一樁事情，可看出國共雙方宣傳工作的孰優孰劣。

共黨宣傳・無孔不入

六十五名前國民黨武裝特工人員，繼十名「釋俘」後，被中共利用為統戰工具。其中五名送到香港，六十名送金門。當中共發動這一統戰攻勢之時，我們報社便接到大公報一位姓黃叫子平的記者電話，問「萬人日報」需要不需要這六十五人的資料。這些資料我們當然用得着，整套拿了回來後，詳細檢視一遍，六十五人的年齡、籍貫、官階及詳細身世，一一備載，還附有照片。這份資料拿到手，對這夥人便可瞭然。

大公報不會毫無目的地給我們提供服務，雖然明知「萬人日報」有堅定立場，但不管如何批評，如何的罵，只要把消息給登出來，他們的宣傳目的便達到。

當五名特工到港時，黃子平不斷給我們提供消息，可說是達到「知無不言」的地步，並再對我們表示：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可以找他幫忙。

並不是左仔轉了性，他們這樣做，無非要配合統戰宣傳。儘管你是敵人，有可利用的地方，他們不惜展露笑容，表示友好。

老萬當然明白這種笑臉是虛假的，但如果要搞海外宣傳，能夠這樣做十分成功。無可否認，中共的海外宣傳工作做得比國府成功多多，除肯花錢外，更重要的是無孔不入。

敵我宣傳・優劣立見

在這期間裏，大公報又緊密地和我們「合作」，提供無線電傳眞照片，無條件提供，不由使老萬想起中央社「停稿」的舊事。兩者相比，使老萬明白到：為什麼人家比我們辦得好，因為人家做得認眞，做得負責。為了達到宣傳目的，全力以赴，搽了「面懵膏」，絕不怕你笑。

老萬非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說到辦海外宣傳的人，我們的黨官確要向人家學習，如果負責海外宣傳的人能做到共產黨的一半，甚至十分之一，也比現在好得多。「萬人日報」和他們是明顯對立的，可是他們無條件給我們一切稿件、資料。我們當然不會照樣登出，即使用他的資料，也必站穩立場，說我們要說的話。

老萬說出這不為外界所知的秘密，並非希望我們負責海外宣傳工作的官老爺效法左派，為左派報紙服務；即使如此，左報也不會用，他們的編輯老爺未得「指示」，不會輕舉妄動，不似我們自由報刊可以自決取捨。

但，為了對抗左派無孔不入的宣傳，我們至少也該盡量利用同一目標的報刊，藉收廣泛宣傳之效，可是中央社並沒把我們視為「自己人」，也不希罕有多少報紙刊登，反正經費都是一樣，多印一份便多花一點紙錢。

有信為證・不辯自明

中央社突然下令停止供稿「萬人日報」，說實在話當時老萬十分驚奇，還不相信拿稿的人，親自打電話給認識的編輯查問，才證實了這回事。

其實，不打電話也該相信的，因為拿稿的人拿不到稿子，卻拿回來一封停稿的信，這封信仍存在我們檔案中，可證明這事不是老萬「生安白造」。

在希爾頓舉行的雙十國慶酒會中，「新聞天地」社長卜少夫先生顯然要調解這「誤會」，在酒會中拉攏我和社長先生握握手，不過社長先生的不高興，可從他面上看得出，一句話沒說便顧而之他。

這難怪的，很少人肯擔承錯誤的責任，事後他還自辯說沒有「停稿」的事，中央社一直有供稿「萬人日報」。其實，這不必爭辯，檢視一下「萬人日報」九十幾天來，有過幾天有中央社稿子，便知我們拿過多少天；再者，中央社停稿「公事公辦」的給我們的信件，也許社長先生貴人事忙忘記，有了這封信，是否「停稿」，不辯自明。

反共一致・官民有別

當老萬接到停稿的「公函」，心裏的確很氣，雖然我們「反共」目標相同，但「官」與「民」有很大分別。「官」的反共需要「民」支持；「民」的反共，基於人性，不講利益，不一定需要「官」

的幫助，有多少力便盡多少力。

因此老萬想通了，也不再生氣。反正我們每天都不缺稿，只有排隊登不出，中央社供稿，對我們影响不大，每月節省三百元稿費開銷，可移作別用，以三百元作爲車費，找個滿腔熱情的青年，幫我們做很多事，比拿一份中央社宣傳稿有用得多。

對中央社停稿的事，老萬不再管它，不過有些雙方有關的「中間人」叫老萬繼續去拿，「最後」一定拿得到。老萬和中央社老編聯絡了幾次，因爲社長沒有吩咐，老萬就不能不放棄了。

可是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上，中央社老編忽然來了電話，叫「萬人日報」去拿稿，老萬頓時無限高興，以爲社長先生終於網開一面，恢復了我們的稿子，吩咐拿稿的人「坐的士去，坐的士回」。可是稿子拿回來，老萬啼笑皆非，那裏是中央社的稿，原來是兩段「大蟮」，簡直開玩笑！

當他們想到要「宣傳」的時候，便記起「萬人日報」；我們需要稿子時，卻吝嗇於加印一份，老萬無法不「仰天長嘆」！

兩相比較・令人感慨

經過此事，老萬忍無可忍，寫了上期那篇文章，也明知道這篇文章會令人生氣，但老萬覺得要搞好海外宣傳，顧不得一兩個人的生氣，如果老萬不把實情說出，中央黨部不會知道他們的海外宣傳失敗在什麼地方，要「改善」也無從着手。

更有一事使老萬深爲感慨的，當中共把五名「武裝特工」送到香港，六十名按照國府宣佈的四個接待站，送去金門。左派方面，給予我們充份資料，但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政府的態度，對這方面的消息，我們多方打聽，到處採訪，毫無頭緒，只得透過同業，看看我們中央社有什麼「官方的報導」。有一晚，據說政府已有表示了，一條長長的電訊，要我們在電話裏「抄錄」，老萬辦不到，只好放棄。

同是對一件事，「萬人日報」這麼一家立場鮮明的反共報紙，左派消息，源源供應；政府反應，毫無所知。這實情，老萬不說，恐怕連台北當局也不知道。雖然「萬人雜誌」沒有內銷，但官方可能有人看到，希望看到的人向負責海外的有關部門反映一下，使我們的海外宣傳不要永遠處在「捱打」地位，着着給人佔上風，這責任應當由誰去負，事實顯明。

改善服務・輕而易舉

官報官社最失敗的地方，他們只敷衍塞責，並不把自己作爲一個戰鬥單位。其實，在海外搞宣傳工作，尤其香港這麼一個短兵相接的地方，處處被動，跟着敵人的音樂跳舞，怎辦得有成績？

老萬非針對個人，其實老萬認識不少辦海外宣傳的人，他們的作風，大同小異，據說有過一位社長，從到任至魂歸天國，只到過報社兩次，試想想，這樣辦海外宣傳，那有半點戰鬭精神？這種作風，在大後方還可以見不到敵人的；一旦面對強敵，便注定失敗。



老毛重提「理論問題」，是以共產黨的話來攻擊所謂「資產階級反動[illegible]」，其攻擊的對象，就是[illegible]現[illegible]肯定的個體勞動、人民公社社員可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業和自留畜，這是把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正式處予「憲法」保障，自非老毛所願。不過這只是一招花槍，還不是真正「回馬槍」。

老萬在香港雖從沒離開過新聞工作的崗位，但除了擔任電訊編輯的幾年外，一直沒和中央社有關係，未曾有過任何交涉，中央社作風如何，不得而知。今回領教了「停稿」這一招，使老萬懷疑，政府每年花那麼多經費設立這麼一個分社，究竟有什麼作用？

雖說香港政府是承認中共的，新華社在香港憑其特殊政治地位，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中央社絕不可以作同樣活動，許多事情也受到制肘而無法活動，但改善對此間自由報刊的服務總是可以辦到的。唯其在艱困的環境中，才更能表現力量。



老毛衰廢到什麼程度呢？最近合衆社有一條電訊說，根據某些訪毛要人的隨員透露，毛某健康實已大爲退化，耳朵差不多全聾，目力微弱，口角流涎，說話不清楚，多半只用哼哼之聲表意，而且肌肉控制失調，不能隨心意行動。夠廢啦！

美國會議員

——德文斯基及勃德等談觀感

自一九七二年四月起，美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德及共和黨領袖史高特應邀訪問北平以來，接着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巴格士（已在阿拉斯加州乘飛機失踪）和共和黨領袖福特（現任總統）亦相繼應邀往訪。到上月為止，三年半來，已先後有九批美國參眾議員，應北平政權邀請，前往訪問過。算起來，平均每約五個月，就有一批美國參眾議員，應所謂「人民外交協會」之請往訪。九批參眾議員的總數，將近五十人。其中固然有一廂情願一面倒者；如曼斯菲德，亦有一心切盼聯毛制俄，譁眾取寵者，如賈克森，但大體而言，多數參眾議員，卻能不失美國傳統政治家的風格，冷靜探討所見所聞，不失身為美國國會議員的基本立場。八月份國會休會期間，往訪的兩批國會議員（第八批和第九批），大多屬於此類。

多數議員採取審慎態度

這兩批訪問團，因適值國會休會期間前往訪問，在新聞報導上所受到的注視，並不下於以往七批，除了兩家主要電視網——美國與全國電視公司，在早晨新聞節目中訪問了具有代表性的議員外，通訊社與報紙的報導，自不在話下，而最受矚目的，當然是賈維茨參議員與國務卿季辛格在國務院的密談，以及福特總統九月十日在白宮接見中共貿易代表團後，迅即與這兩批議員的晤談。據稱，福特總統會聽取了這些國會議員對中共的印象，以及他們個別對美毛關係「正常化」的意見。這類話，或多或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參眾議員，都曾在記者訪問中，電視新聞訪問中，或參議院院會的演說中發表了。

多年來一直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現已易名為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的伊利諾州眾議員德文斯基，就對美毛關係，採取極為保留的態度，他甚至對雙方關係進一步正常化為明智與否，表示懷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第三資深的共和黨參議員賈維茨認為，台灣問題固然為美毛關係正常化的主要問題，但是要美國不履行對台灣的防衛承諾，是不可能的。參議院民主黨副領袖勃德指出，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努力，固然要繼續下去，但其過程卻是要緩慢而漸進的，不能操之過急，這才合乎美國的利益，至於台灣問題，是個困難重重的問題，需要時間才能解決，而且由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自己去解決，在解決以前，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是無法完全「正常化」的。

同聲表示未獲深刻印象

德文斯基眾議員這次訪問中國大陸，是和第九批國會議員訪問團一起去，同行的議員共六位，另五位是肯薩斯州參議員皮爾遜，喬治亞州參議員納恩、西維吉尼亞州參議員勃德、伊利諾州眾議員安德森和西維

華府後，在他的辦公室接受記者電話訪問。他說，他們此行到了北平、上海、西安、昆明和桂林五個城市，參觀了一些「公社」，名勝和工人示範住宅，也會分別和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及「外長」喬冠華分別會談。他的綜合評論是「印象不深」，因為中共當局以公社及工人示範住宅向他們炫耀，但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也可看出，當前中共最迫切的問題，顯然仍是：生產足夠的糧食，養育龐大的人口。至於他們看到的住與穿，可說是文明社會最低的要求，所以他說「印象不深」，原因即在於此。

沒有機會與一般人交談

在北平期間，他們曾和鄧小平及喬冠華分別會談各一小時五十分鐘。會談的內容，中共方面會要求不要直接引用或轉述，也就是，不能透露。主題當然不出美毛雙邊關係以及北平當局對世局的看法，這三小時談下來，他們的印象是，一談到國際問題，北平當局先入為主的觀念是，蘇聯的威脅，因而無論是鄧小平或喬冠華，都從這個角度來談國際問題，鄧、喬兩人都強調北平絕不發展為另一超級強權，對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或不結盟國家，表示極度的關懷與同情。關於台灣問題影響美毛關係「正常化」一事，德文斯基說：「這不是我們會談的主題，但在會談中是難免觸及的，我們只提到一次，但是因為雙方對這問題的本質，都認識很清楚，同時各有各的立場，所以並沒有專就台灣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至於他們訪問期間所接觸一般中國人的想法，德文斯基說，「我們根本無法和一般人交談，即使沒有語言上的隔閡，也沒法交談，因為我們的訪問日程，一分一秒都被控制得很緊，那有機會和一般人接觸或交談？」

談到經過這次訪問以後，他對美毛關係的看法時，德文斯基告訴本報記者：「我看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無需承認北平政權，因為在眼前的情況下承認中共，美國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而所獲得者極少」。

強調對我國的道義責任

德文斯基說，美國自立國以來，凡是承認一個外國政權，總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立場，來考慮這問題，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不過美國承認外國政權，每一個案子都有其特殊的情況，就中共問題言，他認為有三種特殊情況必須顧慮到：一是美國對中華民國的道義責任，一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貫性和可靠性（也就是不能今天承認一個政府，明天又改變主意承認同一個國家的另一個政權），另一是美國承認中共，能否增加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的問題。關於道義責任與政策一貫性的問題，德文斯基說，有人認為在現實外交下，無關緊要，但他則認為，這是美國傳統作風的象徵，即使這兩樣不談，光從現實外交與勢利的眼光來談承認與貿易的問題，他認為，承認依然不會導致貿易額的增加。他說：「這理由很簡單，我訪問中共以後，更覺得他們根本不要我們美

素以穩健與勤奮著稱，訪問後，他於九月四日在參院院會中，代表訪問團的其他人士，在參院發表了半小時許的演說，報告他們此次訪問的經過和感想。他提醒參議院同仁說，給予中共以任何評價，要隨時記住的要事是，那是個共黨和極權的國度，否定美國社會所珍惜的一切個人自由，雖然過去廿五年來，中共極度專制，控制和集體化的制度，一直維持着，但是這種制度究竟能再持續多久，以及中國人民究竟還能接受多久這種完全的控制，還有待觀察（見九月四日國會紀錄參院部份第一五三六二頁）。他認爲今天的中共政權已不再覺得，美國對其領土與生存，具有任何威脅，而反過頭來，完全不信任蘇聯的任何動機、言談和行動，視蘇聯正想盡辦法要控制北越，在中共南疆一帶要建立軍事基地，在內蒙及中國少數民族之間製造不滿情緒，並圖在葡萄牙擴大其影響力，擴充蘇聯的海軍及核子武裝。

美毛關係「正常化」問題

勃德參議員說，中共領導人還告訴他們，蘇聯是個不講信用的國家，從不履行任何協定或承諾；最近正在大規模舉行世界性海軍演習；在中蘇邊境上部署了一百萬軍隊……且還提到了不久以前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會議，從這些話題，中共領導人認爲，這是蘇聯尋求世界霸權的計謀。

與中共領導人晤談後，勃德個人的看法和研判是，只要蘇聯與中共繼續敵對下去，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無需恐懼中共會對美國構成任何威脅。只要蘇聯不放棄尋求霸權，統御其他各國民族的意念，他看不出蘇聯與中共會有修好的日子，而要蘇聯改變其現行政策，是難以期待的。

談及華府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勃德參議員說，固然「正常化」的努力，還要繼續下去，但其過程，卻必須是緩慢而漸進的，「我們不必過份熱心去加速正常化的過程，也不必去推動，而要聽其自然發展，只有這種漸進的作法，才合乎美國的利益」，從長遠的眼光看，也合乎中共的利益，特別是在蘇聯目前正處心積慮，擴大勢力範圍時，美國更犯不着急着與中共從事關係正常化。當然，正常化的關鍵，是在台灣問題，不過，中共目前並不在逼着要解決這問題，儘管有時他們還叫叫口號，但顯然他們是在等待時間的發展。

勃德指出，在與鄧、喬兩人會晤中，雙方都未提出台灣問題，美方所以未提出，是因爲大家對中共的條件知道的很清楚，第一，美國必須中止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第二，美國必須從台灣撤出軍隊與軍事設施，及第三，美國必須廢除與台灣所訂的防禦協定。所以在訪問之前，美國會議員訪問團即決定在先，在會談中不提出台灣問題來，因爲此時談這一問題是徒費口舌的。是故，台灣問題對雙方而言，是困難重重，但是就勃德參議員看，希望有一天會有解決方案出現，在這以前，談關係完全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在結束演說前，勃德參議員特別又提醒參院同仁，中共那一套，搬到美國來，是絕對行不通的，大家也不要把他的報告，視同爲對中共體制的認可，因爲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

陸後

施克敏

美國無法容忍的事實

演說後，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赫姆斯對勃德演說，特別加了些評語，然後問勃德，是否會訪問過中華民國，勃德答是的，不過是廿年以前的事了，赫姆斯特別指出，他去年剛訪問過中華民國，勃德在報告中提到中國大陸夜裏街上很安全，在台灣也一樣，而那裏無需以自由爲犧牲以獲致安全。在勃德及德文斯基等訪問前，以紐約州參議員賈維茨爲首的另一批國會議員，也是第八批，先在八月上旬往訪，同行的還有參議員柏西（伊利諾州）、裴爾（羅德島州）和眾議員麥克勞斯基（加州）及芬德列（伊利諾州）。賈維茨八月廿五日在全國電視公司接受訪問後，並於九月四日在紐約應亞洲學社中國委員會之邀，以美國亞洲政策爲題，發表演說。在電視訪問中，他表示對中共的印象是「整齊化一」，因爲他們在訪問中所接觸的每一個人，可說是異口同聲，沒有不同的意見，這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並不是好現象。至於中共在國際間的問題，賈維茨的看法是：第一，今後中共也許不會像過去那麼好戰，雖然目前毛俄雙方仇視，但這兩個共黨巨強如果一夜之間突然修好，美國人也不必大驚小怪；第二，如有機會，中共一定會想領導第三世界，鄧小平雖然矢口否認，但他們的意圖，不難從其言談中窺探；第三，北平固然不致慫恿北韓南侵，但一旦戰事發生，支持北韓是沒問題的，至於台灣問題，「我想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與毛、周所訂的上海公報，好像已經造成一種空氣，但是每個人都可以感到，這需要時間才可以解決，同時你也不能期待美國不去履行對台灣的防衛承諾，這也要很長的時間，因而這是一種情勢，不像是東、西德的情勢，而像是東德和柏林的情況、這即使再有個布蘭特出現，也要多年才能解決」。

美在亞洲的當務之急

賈維茨參議員在十天後，應亞洲學社之邀，在該社中國委員會發表演說，題爲「美國在亞洲政策的當務之急」，席中曾提到北平目前似乎不急着要解決台灣問題，軍事上目前主要爲蘇聯所困，至於台灣問題，賈維茨說：「我認爲美國應該在上海公報範圍內想辦法，以解決我們的軍隊在台灣以及美國與中華民國安全條約在亞洲的問題。一個非常成功的非共經濟及社會制度，已在台灣建立了，當然，一大部份是因爲美國的支持和鼓勵，因而在台灣的人民，有權來期待美國不參與任何在軍事上征服他們，或在經濟上削弱他們的一方，但是他們對美國的要求也要明智且切合實際，並開始想辦法，以使與北平相對之間的政治關係，有令人滿意的演變。」

賈維茨並肯定認爲，自從美國的勢力在中南半島被逐出後，中共當局基於防備蘇聯乘虛而入的考慮，現在倒反不希望美國是個「紙老虎」了，就美國的利益着眼，美國委實不宜退出亞洲，但美國今後在亞洲，必須是個以海權及空權爲主的國家，而不靠陸權在亞洲維持其原有地位。（九月十五日於華府）

時事評論

送*終*名*單

林定

據「新華社北京」十月八日電，中共中央委員、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昆明軍區政委、雲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周興，於十月三日病逝「北京」，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張鼎丞，致送花圈。這張八寶山送終名單，乍看起來，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像過往所有的送殯名單一樣，僅象徵一下北平頭頭悼念一個地方頭目而已。此間左報也只用小標題刊在首版的最下角，粗心閱讀，很容易把它遺漏。

其實，這張送喪名單，比起十月一日中共發佈「國慶」名單還重要，從這張名單，可窺見中共最高層的人事動向，及其權力的消長。

自今年初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以來，中共便沒有正式發佈黨內最高層的排位名單。僅是不正式透露免去了黨副主席李德生職務，補上了鄧小平。然而，鄧小平的排位如何，一直成謎，當時很多人揣測，鄧小平可能緊接着周恩來之後，坐上了第三把交椅。現在，這張送喪名單無異向世人公佈，鄧小平是名副其實遞補了李德生的空缺，即是坐在第六把交椅上。

至於王洪文，從「七一」建黨節後便一直盛傳失勢，特別是經杭州工人暴亂一事，外間更繪影繪聲說他一敗塗地，銷聲匿跡。同時，又根據「新華社」對王兩次不同稱謂，首次稱之爲中央軍委副主席，其後取銷，更推斷王洪文丟了黨副主席烏沙帽，甚至可能擯出政治局。在此期間，北平一直無王洪文訊息，怪不得此間捧周派頻說鄧小平把王洪文打敗了。直至九月卅日及十月一日的「國慶」名單，王洪文仍榜上無名，局外人紛紛推測，王洪文完蛋了。孰料，王洪文帶着江青錦囊，悄然跑到上海去經營東南半壁，他在上海參加十一，十月二日外電報導，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雖然沒有失勢，但人們已懷疑他的職權下降，僅能保持末位。因爲近來鄧小平風頭之健，無不使人對他有兩人（毛周）之下，萬人之上之感。不知是否中共故弄虛玄，有意讓人瞎猜，還是世人愛跟紅頂白，附旺不附衰，把鄧小平捧上了天，說他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有的甚至天眞地說：「彭眞在中共幹部中，向來有威望，極有組織才能。假定他恢復活動，相信會逐步接管重要的權力，如果鄧小平是毛的『接班人』，彭眞說不定會成爲周恩來的『接班人』？」這是單相思的高度表現，簡直覷毛江集團如廢柴，不要說彭眞能否繼承周位，他現仍在牛棚裏，十劃有一撇，是否能復出也成問題；即使紅透半天的鄧小平，前面還頂着康生、葉劍英，跟王洪文則差兩個馬位，繼承毛位，談何容易。當然，以王洪文的資望跟鄧小平相比，簡直是蚍蜉同牛髀，但王洪文並不靠自己的聲望去跟鄧小平抗衡，王洪文只不過是江派的傀儡，正如外國的元首，是大資本家、大財閥的代理人一樣。跟王洪文相爭，即是跟整個毛江集團鬭爭，除非毛江集團把王洪文棄之如敝履，一如江青把李德生的毒牙拔掉，否則，官僚集團是不輕易把他推下台。

十月一日以前，中共大量解放「牛鬼蛇神」，上自「四家店」的老二羅瑞卿，下至文教黑幫北大校長陸平，陸續走出「牛欄」。倘若他們重掌實權，把「文革派」一一轟下台，「穩健派」眞的勝利了。可是，他們復出亮相後，大多一直投閒散置，並沒有恢復以前的權力，甚至有的像無主孤魂般，僅在送殯行列裏亮亮相。此種情景，好如「五七」年黨內的右派分子，在六〇年後相繼摘掉帽子後，雖然給一份工作，但政治前途永遠斷送了。

所以，大量的「牛鬼蛇神」解放，除非他們也像鄧小平一樣，不但恢復職權，而且步步高升，掌握實際權力，否則，解放了只能在送殯行列裏亮相，或到文史館掛個「研究員」名堂，跟拿一份養老金度餘年沒有兩樣。

是故，復出並不一定得勢，我們絕不能單看走資派亮相，便斷言文革派失勢，像胡耀邦，過去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在青年心目中威望極高，也是第二代最有希望的中共接班人。胡耀邦被放出牛欄多時，除了在八寶山送殯行列亮相，沒有實際職務可擔，即使給他一個副車之類的閒職，也是無足輕重，跟以前的叱咤風雲，眞有霄壤之別。又如陸平，他復出後能否再擔任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之職？假若只擔任校長一職，則談不上什麼權力了，頂多像馬寅初一樣（六〇年前馬是北大校長，因提倡「新人口論」免職，由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陸平扶正）掛個空名而已。因爲高等院校的權力是掌握在校黨委第一書記手裏，校長無實際權力，如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是許崇清，但實權掌握在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長馮乃超手裏，許崇清與另一副校長陳序經，只能唯唯諾諾，比起當年在中大與嶺大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再以傅作義來說，拱手把十幾萬大軍以及整個北平送給中共，得到的是無權無勢的「水利部長」空銜。對於一個沒有權力慾的人，尚可苟且偷生，得過且過終其餘年便算，但對一個具野心的人，這種閒職，委實一大羞辱，比把他們的頭砍掉還更痛苦。而中共所有牛鬼蛇神，沒有一個是信男善女，全是水滸中的天罡星與地煞星托世人馬，他們能安於現狀嗎？他們勢必找尋機會進行反抗，奪權，這是一大好現象，只要大陸處於動亂狀態，大陸人民才能夠起來，即使混水摸魚，也總比在「安定」下受共黨恣意宰割好。

當中共陸續解放「牛鬼蛇神」之際，此間的捧

打救他們。其實這班無惡不作傢伙，不知欠下了大陸人民多少血債，凡是在他們當權時嘗透過苦果的人，都感到他們是死而有辜，只有魔鬼才希望他們復活，再度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從「昔陽大寨」到「十．一」乃至「送殯」的首列名單看，「文革派」均佔多數，即是說北平高層權力是掌握在他們手裏。目前周恩來已病入膏肓，沒有什麼奇跡出現，相信必死在毛澤東之前，毛澤東對周派絕不會手下留情。樹倒猢猻散，周系勢力必然隨着周恩來死亡而衰退。在周恩來死後，「國務院」總理一職自非鄧小平莫屬，鄧小平雖由王海容攙扶復出亮相，並不死心塌地為江派效勞，但也決不是周派的死黨，他是依靠兩派勢力來平衡自己。鄧小平不是蠢才，倘他走周恩來老路，便坐不

恩來差一皮，又沒有形成自己派系，即使得周系支持，也很難跟毛江集團抗衡。

以筆者的觀察，鄧小平的主要職責，是調解各派系之間的鬬爭，使中共政權能得到暫時的「安定團結」，以便在毛周死後，避免產生分崩離析局面。鄧小平已七一高齡的老人了，來日無多，即使有野心登上毛澤東的寶座，但必須冒比林彪還大的風險，把江派一一芟除，才能達到目的。不過，曾嘗過「劉鄧」倒台滋味的他，即使想要報仇，也不敢輕舉妄動。況且，他比彭眞幸運，能夠死裏逃生，重掌大權，全拜毛澤東之賜，能想念及此，對以往羞辱之事，也會一筆勾銷。

在「劉鄧」時代，鄧小平與毛澤東同住在中南海，且近在咫尺，半年也不到他那裏去請示，把毛

中存着嚴重分歧和對立。他協從江派，在推行由毛澤東指示而制訂的方針政策上，當然比周恩來來得順攤，這對毛江集團來說，是相當有利。在目前各派系激烈明爭暗鬬的混亂局面下，由鄧小平出面領導周江兩派組成的「國務院」，可避免發生一面倒傾向，消弭內鬨，暫時取得妥協。

不過，這種調和假象，只能起治標作用，且為時不會太長，近代史上這種事例屢見不鮮，不論北洋軍閥或南方革命軍政府，都會出現過這種局面。當兩派勢力互不讓步時，便把一個有資望的元老或政客推上領導位子，但由於本身無派系勢力支持，往往位子還未坐暖時，已被人轟下野了。看來，鄧小平也逃不了這種命運，最後走上「狡兎死，走狗烹」之途。

鄭棟材代校長的「愛國」論調

青冥

今天，滿口「愛護祖國」的「學者」實在不少。他們心目中的「祖國」，自然是擁有核武器的中共。自由中國正在受到世界逆流的冲擊，願意和它共存亡的人，不是傻瓜，便是呆子！

中文大學代校長鄭棟材是個典型「學者」，當然聰明透頂。他任聯合書院校長，現在又兼任中大代校長，眞是春風得意，憑他這樣的履歷，實在是很有資格向毛伯伯獻媚的。

今年九月的「中大學生報」刊出了鄭代校長對「中國週」的意見，他說：「中國的進步之速度，實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幾乎每天都有新發明，新資料……同學是可以跟新華社、大公報、文滙報及華潤公司等聯絡，邀請他們當顧問，相信他們的資料中心裏關於新中國的今天資料一定不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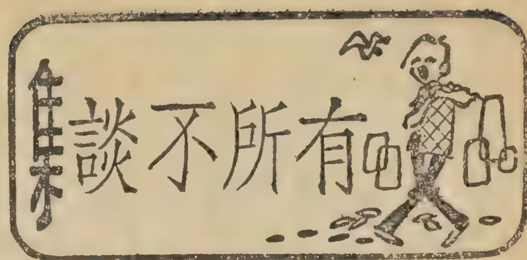
鄭代校長要「中大學生會」跟「新華社」等組織勾結，這一點，「學生會」必定可以辦得非常妥當，不勞他費心。我也相信「新華社」並不缺乏「關於新中國的今天資料」，但「新中國」的「昨天資料」，恐怕所存不多罷？不然，我們倒想看看毛澤東和劉少奇熱烈地握手的照片，倒想看看他和林彪「副主席」親密地站在一起的照片！鄭代校長認為中共「每天都有新發明，新資料」，這話一點不錯。中共的把戲層出不窮，昨天要擁蔣，今天便要倒蔣；昨天是「香花」，今天便成為「毒草」；甚至由愛國學生發動的五四運動，也要說是列寧號召的！中共「每天都有新發明」，誰保得住毛澤東明天不會宣佈：周恩來是「蔣幫」的間諜！他自己在三小時內攀上了額非爾士峯！鄭棟材又說：「香港人對於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是十分不了解的，這還導致了一些誤解……得注意把舊中國的貧困與新中國的溫飽，豐足，穩定作比較，這樣是會減低對新中國的誤解的。」

鄭棟材似乎很關心「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但中國大陸離我們太遠了，何不就地取材，訪問一下從大陸逃港的難胞呢？他們對「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自然瞭解得比誰都要深刻。當然，這些難民不少住在破陋的安置區內，鄭校長的汽車可能駛不進去。那麼，就讓我把一些事實寫出來，供鄭校長在冷氣房中參考罷：在某安置區內，住着一對廿多歲的夫婦。他們從大陸偷渡來港不足一年，故此不能夠領取公共援助金。近來經濟不景，丈夫失業了，妻子又得照顧三個小孩，不能出外幹活，於是頓時陷入飢餓恐怖中。幸而鄰居盡力幫助他們，一家五口才不致於餓死。為什麼他們不要「新中國的溫飽、豐足、穩定」，卻要在香港熬下去呢？為什麼今天堅決反共的人，多是貧苦的難胞，而不是高度享受資產階級奢華生活的富人呢？

鄭代校長還建議「中大學生會」把「中國週」圖片展覽的內容「製成紀錄影片，在各院校巡廻放映，更可廣泛地借給外間團體及學校……廣泛地散播開去……（還）可搞些較為小型的展覽，而且該是巡廻式的，這會使更多香港人踏上關心祖國的路途。」鄭棟材讚譽中共，可謂「先意承志」矣！可是「中大學生會」的經費來自同學，應該用在同學身上，鄭代校長竟然要拿來辦紅色的「小型展覽」，改造思想，這未免說不過去罷？

談讀閒書

丁冬



閒書的定義很難確定，因人或因時而不同。一本書，甲說是閒書，乙說不然，此時對某甲爲閒書，他時又未必然。由於有所謂「小道」的觀念，一般人多根據書的性質，叫小說爲閒書，且進一步認爲讀閒書是不對的。這一說法，以小說研究爲一生志業的學者，自然要起來反對。如果以書的效用、價值來決定，則爭執更大。因爲在朝廷之上講經世濟民的，固然是有效用和價值，閭巷之間的說書彈詞，到底也是少不了的。至於我自己，讀閒書讀了這麼多年，卻另有一個見解：以閒情讀書，不抱定博取分數、學位、寫分析文章……等爲目的，就叫做讀閒書。換句話說，書之爲閒或不閒，要由讀書的人的態度去決定。

例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自言寫書的目的只不過是要記述幾個女子的事跡，供人茶餘酒後笑談之資。如果我們讀者也同樣地抱住這種「無所作爲」的態度開卷，那麼，讀紅樓夢便是讀閒書，但是有些人卻是很認眞的，他們早就認定，紅樓夢是一位有民族意識的漢人隱者，爲宣揚反清復明大義而寫成的。所以，讀者應該要細心從字眼行間探求其中的「微言大義」。設若我們於開卷時抱住這樣臨深履薄，戰戰兢兢的態度，自然不好說是讀閒書。

記得梁任公在一篇文章會經說過，他的一身，徹頭徹尾都是「趣味」——讀書的趣味，除此之外，再無他物。對我來說，這句話只用得上一半。因爲我先要看看，他所讀的是什麼種類的書。任公在別的地方也說過，他每讀一本書，開卷時往往先打定一個研究，寫文章的目的。這樣看來，他所讀的也不全是閒書。至於我自己，卻全然缺乏像他那種「上進心」。現在這裏要說的，全是閒書，是挺脊樑研讀的「正經書」以外的閒書。

講到讀閒書，眞是一日一夜也講不完。我眞正覺得讀書有趣味，不是從學堂裏得來，更不是由課本中獲得，而是由一般看不起，或故意不屑提及的屬於「小道」、「稗史」的芸芸小說中得來。記得在日軍陷港以後，我便沒上學，一家人避戰禍，住了一所停了工的大工廠裏，輕易不敢外出。在百無聊賴中，終於讓我翻出廠內工人們遺下的一點書籍，其中有楊家將、羅通掃北、薛丁山征西、濟公傳、說岳傳等的章回小說。在饑不擇食的情況下，不管懂與不懂，都一一由頭到尾讀完。後來又跟別人借得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這位不肖生的小說，一筆宕開去，如瓜蔓之愈攀愈遠，了無方所，不見根株。在初讀之下，簡直不知所云，但仍願意讓它牽着走，四厚冊耐着性子一一讀畢。想起來當時所讀的書，以他寫的最好，最有魅力。時下流行的什麼新派武俠小說，其詭異、荒誕處，可以說都比不上不肖生的。那套大書我現在還懷念着，一直要訪尋。我知道以前是由世界書局印行，現在想已絕版、毀版了。

等到戰後升上學，讀閒書的趣味從未稍減，但漸漸地學會摸索，由此竟然走上專讀歷史章回小說之路。由三國演義開始，反溯至前後漢演義，而東西周列國演義，並再旁及封神榜而止，彷彿孫悟空的觔斗雲來到了盡頭。往下趨則由兩晉演義至說唐、殘唐五代。二十多年後，最近又發現台灣一出版社有系統地進行影印罕本通俗小說，其中一種是洪楊豪傑傳，爲一般小說目錄所未嘗著錄者，亦取來讀完。

此外，又曉得另闢新徑，接受慫恿，遇到別人在文章中講論他讀書經驗時，提到讀過的閒書，我也一一模仿着讀下去，如綠野仙踪、兒女英雄傳、聊齋等，都先後讀完。由是開始懂得分辨文章的高下，而所謂五大才子書，至此才認眞的慢慢地讀畢。由水滸傳的粗獷一路，再衍生讀武俠小說的意趣，上焉者是唐人小說中聶隱娘一類，下趨而至七俠五義、小五義，以至七劍十三俠。對愛情小說，胃納則較遜，覺得自紅樓夢以來，都屬「自檜以下」無足當意，所謂醒世姻緣，濂艷得簡直化不開。

在中學時代讀過的閒書，其中還有少數是淫書、淫畫。可幸的是，那時純粹只是縱任好奇心，不安於「不知不識」的怕吃虧的心理，不久後終於衝破了這一下墜關口。總之，當時讀過的閒書，是如此夾雜，薰蕕同器，兼收並蓄，高級低級一把抓。好比在家裏既要敬重端麗的妻子，在外邊又難免逢場作興，挹取野花香。

有一個時期，會興起過一點勢利主意，要開闢外國知識界域，充充場面，乃聽從朋友勸告，兼讀外國小說。預計如讀外文原本，所耗費的時間定比讀本國文多四五倍，於是改讀翻譯本。可是，所碰到的譯筆總是不成，與一向習慣了本國傳統的小說筆法，簡直是兩個極端世界。這樣地沉住氣讀過幾個譯本後，發覺竟然連最粗淺的印象都沒法抓得住，甚至於終卷後，書中幾個角色的佶屈聱牙的古怪譯名都記不牢。於是只好只難而退，戛然而止。

翻譯小說中，只對福爾摩斯偵探案留有印象，只恨譯筆太過不好，使閱讀趣味打個折扣。唯一可記的，是由鄭振鐸等人迻譯的泰山野人記。這套書大約有十冊，譯者非一人，譯筆也算流暢。泰山的先世是貴族階級，他於未出世前，父母爲仇家設計謀害，當他們所乘的船駛近非洲海岸的時候，以武力把他們驅逐離船上岸。可憐他夫婦二人就在人跡全無，野獸充斥的原始大森林中，爲生存而奮鬬。他們在森林中架了間小屋，小泰山也出生了。不久，母親在恐懼、抑鬱中去世——慘苦得使人爲之下淚，父親也跟着爲入侵的猿人所害，小泰山便這樣的由文明人手裏落到猿人羣中，吃猿人乳長大。森林中那唯一象徵文明的小屋，卻像在天意主宰之下，於猿人入侵後的那個晚上，自動反鎖起來，以後

十多年來都沒打開過，風雨也沒有摧毀它。等到泰山長大以後，很偶然的回到舊居，經過多次往返，留連，從一些嬰兒相片，簡單的圖畫，竟然慢慢地認識了字母、單字，進而瞭解兒童書籍，而且又能用正楷寫字……。故事是荒誕的，又是娓娓動人的，最後使人深信不疑。後來，泰山憑藉到非洲探險的白人幫助，回到文明世界，並承襲了爵位，跟一位叫琴痕的美女結婚。但仇人依然不放過他，等到他與夫人再度投荒，驚心動魄的經歷又開始了。

當時讀書至此，一度陷入歇斯底里，疑幻疑眞的境地，居然躭心自己也有身陷森林，無以自存的一天！因此，有一個時期很熱切的練習游泳，體育，彷彿要爲將來在一空依傍中的環境中求生存而準備着。電影中的泰山片，無論是怎樣的窳劣——往後的愈拍愈差，都一一跑去看過，沒有一齣能夠表達書中的眞象，及爲生存而奮鬪的艱難和淒苦。上面說的那套大書，現在也很難找到了。我也一直在懷念着它。

請天下有心人為歷史作證

一霸天下的盟主

宓琴

現代所謂領導國，卽中國歷史上所說的盟主。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霸天下，那便是盟主。

但盟主必有其抱負，也必有其條件，而且更具言出必行的氣魄，才能使萬邦咸服。絕非像今日的蘇聯，先以武力佔領別人的國家，然後培植其國內的共黨份子，建立赤色的政權，表面是獨立，但不能自主——而是蘇聯的附庸。這種是兼併式的征服者，而非領導式的盟主。

齊桓公能任盟主，不是僥倖的得來，而是以鐵血，果敢、正義而建立。齊桓公的政治號召，是以濟弱扶傾爲己任。他提出的政治號召：㈠攘夷狄；㈡尊周室；㈢繼絕世，以發皇正義而使天下歸心。所以，以強悍的楚國，也不能不在召陵低頭。這是齊桓公的首相管仲的傑作，使齊國的軍隊，成爲仁義之師。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是受之無愧。

不論那一個結盟國家，如果受到了夷狄侵犯時，齊國就起來給它保衛；同時也糾合盟國一致起來驅逐夷狄，使這個結盟國獲得安全；而且也不斷的爲小國作屛障，向夷狄進攻。

當時的王室，是天下共主的周朝，王權早已沒落了，但仍是天下的偶像——相當於今日的聯合國。管仲認爲這個偶像的共主，支持它，可以藉之來解決天下的糾紛。由共主的仲裁，不是盟主的干涉，這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法，每每能合理的來解決國際間的糾紛。另外積極的表現出見義勇爲的行動，凡是弱小的國家，受到強國的欺凌，齊國便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或有給人覆滅了的國家，扶助她的國人，使她復興過來。以行動實踐其攘夷狄，尊王室，繼絕世的口號。所以，孔子對管仲的偉大，會以無上的歌頌說：「如無管仲，吾其左衽矣」！

在英國外交人員的手册上，印着幾句很鮮明的話：「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這是英國的外交，乃以利益爲至上。就憑着這些原則，張伯倫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前夕，在慕尼黑的秘密外交中，就犧牲了波蘭、捷克、立陶宛……等國家，企圖滿足侵畧者的慾念，以保存英國的苟安，慷他人之慨，受苦的卻是他人，如意算盤打得挺响亮，怎知到頭來，還是以肉餵虎，虎慾無窮，倫敦受了無限災難的大轟炸。

一百年的大英帝國已趨沒落，一代不如一代，乃有此糊塗的枱底交易，爲謀自保，絕不足爲奇。但身爲自由民主集團的領導者，其國勢正如日方中，昨日才公佈大西洋憲章，今日便從事於黑市買賣，在雅爾達又重演歷史的悲劇，犧牲中國的利益，而換取蘇聯的進攻日本。

當時，中國正在與盟軍并肩作戰，列爲四強之一，雅爾達會議竟不與會，而由其他三強去做黑市買賣，盟主竟出賣友邦，正義何在？以今之盟主，視古之盟主的齊桓公，眞是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史達林取得了中國的利益，還不肯火中取栗，受了盟主慷他人之慨，竟然按兵不動，以一世之雄，上了別人的大當，一氣而逝，才是可悲的故事。現代的無形共主——聯合國，盟主本可以藉之以申張正義，爲天下的弱小民族作保障，爲天下的受侵畧國作保護。怎知現代的盟主國，竟無一個像管仲的雄才偉畧，盟主的雄風，維持不到十五年，已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聯合國大廈已成群魔亂飛，群小鬧事的場所；而負擔經費最多，支持共主最力的盟主，拿不出一點辦法來應付，較諸齊桓公興師以臨悍楚，侃侃問罪：「召王南征之不返，包茅之不入」？那種氣魄，又豈可同日而言呢！



談毛澤東的詩詞

岳騫

世間有許多問題，本來是不會發生的，但由於社會不安，人心浮動，少數人爲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標新立異，指鹿爲馬，多數人不察，加以渲染，於是鬧出了意料之外的笑話，最近發生了討論毛澤東詩詞的事，便屬此類。

毛詩提名・諾貝爾獎

毛澤東爲人一生不務正業，搞政治如此，讀書亦如此，讀史專看演義小說，作詩則從「鼓兒詞」入手，對詩稍窺門徑的人，對毛澤東某些「名句」能不能算作詩，都不能無疑，但最近在本港開了一次翻譯會議，竟有兩個「隨子」大贊毛澤東的詩，引起兩位自台北來的詩人反駁，由翻譯弄得翻臉，白費了主人的心血。可能因爲有了因翻譯而翻臉的事發生，本港一位報紙的主筆更提議以毛澤東詩去提名「諾貝爾文學獎」，雖然這是有心挖苦，但許多人不察，以爲主筆先生眞有此意，對中國詩人來說，實在是極大侮辱。

毛澤東的詩詞究竟如何，本刊讀者可能未會看過，也許以爲毛澤東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以他這種年齡的人，會作詩應當不算太奇怪，至於能否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則是另外一回事。

筆者對毛澤東詩詞全看過，而且不止看一遍，其中有些「名句」、套句郭沫若的話，且能「暗誦」，茲將個人研究結果提出來，供大家一笑。

先說毛澤東最負「盛名」的「送瘟神」兩首七律，錄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這首詩有兩個特色，第一是鼓兒詞體。鼓兒詞是北方一種唱本，七言一句，一直唱下去，也十分順口，中原地區有這種小唱本到處出售，筆者兒時經常被親友長輩捉去唱鼓兒詞，所以對此「造詣頗深」，毛澤東家鄉是荒僻山區，過去交通不便，民間沒有娛樂，每到農暇時間，也只有唱鼓兒詞，說三國爲消遣，毛澤東在其家鄉爲傑出知識分子，十三歲便能說三國，唱鼓兒詞更是看家本領，也就因此，對鼓兒詞有了偏愛，到老作詩不脫此調，如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便是道地的鼓兒詞，此之謂詩，李杜元白地下有知，都要痛哭流涕。

毛詩不通・郭唐註疏

第二，不知所云。

毛此詩惹起最大問題的是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二句，究竟作何解，大家都不懂。於是以頭號文學侍從之臣自居的郭沫若攘臂當先加以註疏，據郭沫若的意思這兩句詩是罵一個懶漢，每天躺在房裏睡覺，隨着地球的自轉，一日就行了八萬里。不料郭文發表之後，毛澤東卻透露這兩句詩不是咏的懶漢，而是他自己「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時的自況，這一來郭沫若苦慘了，又在報紙發表文章，狠狠地打自己嘴吧！承認自己未能學好「毛澤東思想」，其實這兩首詩要毛澤東自己去解，擔保他也解不清楚，正如劉伯溫的燒餅歌，怎麼解都可以，可是怎麼也解不通。

與郭沫若同時還有一個唐弢註毛澤東送瘟神詩，硬說「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典故是來自「神仙傳」，「本起經」，可憐毛澤東幾時見過「本起經」。「神仙傳」也許聽說過名字，本起經可以擔保連名字都未聽說過。

毛澤東的詩所以解不通，就因爲他一開始便從鼓兒詞入手，只求順口，不問意境，爲了謅的順口，有時連自己說的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毛詩毛自己未必能解，遑論他人。

再錄一首「蝶戀花」詞：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爲忠魂

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首「詞」顯然可見的毛病有二：

悼楊毛詞·牽強輕佻

第一、信口開河，如「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這闋詞本是神話，不必指責其唯心、迷信，但是就詞論詞，幾無一句可通。如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意思就不通，毛澤東可能把重霄九硬作九重霄，其實這一句是顛倒不得的，因為九重霄的重是層的意，等於說九層天，經毛澤東一顛倒，變成了天九層，就無法解釋了。毛澤東何以會將九重霄改為重霄九，說來還是韻腳害了他，他大概提起筆來寫了我失驕楊君失柳，再杳韻腳，可用的字太少，於是就來了一個直上重霄九，那知這樣以來，下面更難了，終於引出了借問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的笑話。

因為吳剛在月宮，楊柳去的是重霄九，與吳剛渺不相涉，怎能去「勒索」吳剛，而吳剛只知伐桂，又從那裏來的桂花酒呢？我每次讀到這首詞就有一個想法，假使蝶戀花能押平聲，而又恰用的是「尤」韻，毛澤東可能會寫出「借問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油」的，因為兩位「忠魂」一男一女，楊開慧正需要桂花油擦頭也。此而謂之詩詞，說唱鼓兒詞豈不全是上等風騷了。

或者有人以為這是「游仙詩」，不應當予以考證，不知「游仙詩」亦自有體，不能信口開河，如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是道地游仙詩，但中國神話中確有西王母，西王母又有侍兒董雙成，所以讀來毫不牽強。如果把人名寫錯了，別人也會指為不通。何況毛澤東把月宮與九重霄都分不清，硬派吳剛捧出桂花酒。

第二、輕佻狂妄，這一點也是毛澤東的特性，凡是知道他的人皆了解其個性，即以此詞而論，開首「我失驕楊君失柳」，失字用時就透着輕薄，毛與楊，李淑一與柳直荀皆是夫婦，夫婦是對等的，此處用一失字，好似失去了一個玩物一樣，試看元微之悼亡詩「同穴杳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今眼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是何等的眞摯，毛澤東卻把楊開慧當成玩物，所以得與失皆看成等閒。

其實楊開慧被捕繫在長沙監獄尚未被殺前，毛澤東在井崗山已經同賀士珍同居了，一般人皆以為何鍵殺了楊開慧，毛澤東續討賀士珍，不知情形並非如此。楊開慧被捕在一九三〇年九月，被捕之前住在長沙板倉外家，毛澤東卻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已在永新把賀士珍弄到手，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楊開慧被殺。在楊開慧被殺之前的兩年半，毛澤東已和賀士珍同居。如果毛澤東有心接楊開慧出來，最少也有兩年時間，當然可以接上井崗山，但毛澤東從未作此打算，就因為有了賀士珍，沒有辦法接楊開慧上山，楊賀之間即使能相安，但毛澤東正在革命，卻娶有姨太太，究竟說不過去，所以就讓楊開慧留在長沙，終於被殺。

毛澤東作了這麼多的「詩詞」，沒有一個字悼念楊開慧，直到李淑一寫了一首詞寄給他，毛澤東才寫了「我失驕楊君失柳」。通篇只有四字是悼念楊開慧，驕字又用得輕佻，其餘滿篇不知所云。

再錄：憶秦娥婁山關一首。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眞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這首詞形式則完全仿自李太白之「憶秦娥」，但太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何等雄渾，毛澤東結句則是「蒼山如海，殘陽如血。」視大地為一片血海，以後屠殺全國同胞之念已肇於此，可與張獻忠「七殺碑銘」參看。

但這首詞最大毛病還是前後矛盾。照字面來看「西風烈，霜晨月」自是秋天的拂曉景象，可是接着是「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滿山蒼翠，斜陽將墜」的風景，又變成了春天的黃昏，一首詞竟然從秋寫到春，拂曉寫到黃昏，眞不如他是何時動的筆，毛澤東以熟讀紅樓夢知道林黛玉哭多少次傲於儕輩，大概這篇大作靈感又是得自林黛玉的眼淚「怎禁他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吧！

以上是就舉出的毛澤東三首詩詞而論，再說毛詩詞一般通病是隨意剽竊，這一點也是共產黨人作詩的特性，最擅長者是陳毅，陳毅去緬甸時，竟然把宋人李之儀的詞「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恨，同飲一江水」說成是自己作的，江是指的流經中緬兩國的薩爾溫江，經翻譯譯成緬語，頗得緬人叫好，陳毅居然洋洋得意，在中共報紙上發表，以顯示自己也是「風流人物」。

毛詩毛詞·偷自古人

陳毅處處向毛澤東學習，偷詩自然也得自毛澤東眞傳，毛澤東更是隨時把古人東西抓來據為己有，毫不臉紅也無須下註腳。如咏共軍陷南京一首七律，偷了李長吉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這本是一句好詩，可是被毛澤東偷去在下面接了一句：「人間正道是滄桑」又變得驢頭不對馬嘴了。

再如浣溪紗和柳亞子，其中有一句「一唱雄雞天下白」，卻又偷自李長吉「雄鷄一聲天下白」，本來引用古人名句並非絕對不可，但總要說明出處，不能據為己有，否則古今好詩皆是我的作品，不是「六億神州盡詩人」了嗎？

可笑的是，雖然毛澤東胡說霸道，一竅不通，但還有許多幫閒要跟着吹捧，郭沫若口口聲聲說主席的詩得力於三李（太白、長吉、義山），實際上只有上面舉的兩句眞正與三李之中的一李相似，歸根到底原是偷來的。

總之，毛澤東此人決不能躋入「詩人」之林，其詩較黃巢尚不如，勉強從古人中找到同樣水準的人，只有史思明差為近似。若說毛澤東的詩才代表了中國詩的風格，實在是對中國人的一大侮辱。

恭維毛澤東可用方法甚多，不必從詩詞着手，因為毛澤東自從患了腦迷症之後，久未作詩，甚至說話已不成句，遑論作詩。而且毛澤東的詩基本是「燒餅歌」，郭沫若尚能解錯，何況根本未見過毛澤東的人，若是譯失了原意，被指為「反共反華」，不是變成了兩頭不到岸，枉作小人的事，還是要愼重考慮。



認識中國

「表姐」．她與中共

柳以青

在沒有給予意見之前，我想先抄錄一篇短文，那是刊登在九月六日明報「自由談」上由署名「曾敏人」所作的「表姐」。

「這次回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竟然又見到了表姐，使我又驚又喜；驚的是擔心她下放了，喜的是我們再見面了。

「『表姐，你怎麼回來啦？』我開門見山的問她：『是否不能加入戶口？』表姐苦笑笑，搖搖頭，說：『我喜歡家鄉。』我看着她那無可奈何的神情，曉得她的話裏包含着許多悲哀。我憶起那逝去的日子——

「六四年夏天，表姐考入了中山大學數學系；翌年，我也考入中山大學，唸物理系。我們都為理想而埋頭學習，刻苦鑽研。不料文革的狂潮，像洪水般氾濫到我們的學校來了，表姐是共青團員，身不由己捲入了慘酷無情的權力鬪爭中去了；我則黯然返鄉。

「文革的後遺症實在厲害，學校混亂不堪，我感到理想難於實現，決定逃來此間。我問表姐有沒有意思？她說那兒不是她理想的地方，於是我單人匹馬來到香港。

「紅衛兵解散後，表姐回到家鄉，積極參加勞動生產，希望學校復課時有機會再唸書；但事實令她失望。他並未心灰意懶，依然幹勁冲天，樣樣工作起帶頭作用，常常得到公社書記的表揚。她也曾對幹部說出自己的願望。可是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幹部和貧下中農都沒有選她上大學，頓感絕望。她四處託人介紹愛人，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進城，恰好去年初張君放假回鄉探親，和她重逢（他們都是石龍中學校友），遂生情愫，他們便結了婚。幾天後他帶她回東北的工作單位去。他是共產黨員，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是東北一間石油化工廠總工程師。

「表姐結婚時，我接信後就匆匆回去，相聚幾日便各散東西了。我暗暗祝福她。不料相隔年多，今次回鄉竟又見到她。她告訴我，那裏雖然給她安排工作，但完全不適合她。那裏又寒冷，又乾燥，生活很不習慣，生了一場大病，不得不回來。

「『你還打算回去嗎？』我問。『待孩子將要出世時我便回去，那兒有免費醫療，孩子出世後便是國家的「戶口」，同時我已要求他回到南方來。』

「我想起村裏下鄉的知識青年，十之九九回到城裏過無戶口的挨餓生活，他們當初幹勁多麼十足，思想多麼進步，他們漸漸發覺理想和希望不能達到時，就不再受騙了。此刻，我感到自己的幸運。」

這篇寫得很樸實，樸實到可以深入地感覺到這一時代青年心靈深處的脈。

這篇短短不到一千字的短文，從九月六日我讀到之後，就剪存下來夾在日記簿中，在今天提筆寫這篇文章時，我已經很仔細地讀過了五次。

首先，我很能掌握由「表弟」或「表妹」筆下所坦白烘托出「表姐」的清晰、深刻的形象。這形象使我反映到目前不少的青年人身上。

——為理想而埋首學習，刻苦鑽研；

——身不由己的捲入慘酷無情的權力鬪爭中去了；

——幹勁冲天，樣樣工作起帶頭作用，思想多麼進步；

——自己的願望落空，頓感絕望；

——漸漸地發覺理想和希望不能達到時，就不再受騙了。

當然，曾敏人所描繪的「表姐」是在大陸，由於她是「共青團員」，同時，着了共產黨欺騙所有大陸青年的迷，到最後，這才從共產黨猙獰的本來面目中，覺醒過來，可是，已經是在其手掌之中了，於是只有「苦笑笑，搖搖頭」，為了給自己將來的孩子拿到「國家的戶口」，也只有再到共產黨給她安排的「完全不適合她」的工作，和她不能生存的「又寒冷，又乾燥」的地方去。

「表姐」的形象，在十年中就有了判若兩人的不同。

十年，在人生中確是太短了，雖然有人會問：人生中能有幾個十年呢？但是，在十年短短地歲月中，都看到了一個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變化，那麼，這十年雖短，卻啓示了一個人的整個人生。

問題恐怕還不是十年長短的問題，只是，這十年是在一個人的所謂黃金的青年時代，因此，並不能因為短就不重視了。事實上，這已經從「量」上轉到「質」上了。

讀了這段樸實的描述，我有着以下的感想：

似乎是，在目前的七十年代中，時間不饒人，特別是身為青年的人，要迫使或催逼着一個青年在不停地轉變一般。目前什麼似乎都是在轉變不居中；什麼都似步調快速的進行中，而青年人身上的血液，正配合了這一快速的步伐，在不得已的情勢下，打滾、打轉一般。

似乎是世界要在黃金期中的青年時代，讓青年人嘗盡酸、甜、苦、辣、鹹一般。真成了一個青年的五味架，使他們難以分辨是酸、是甜、是苦、是辣、是鹹！

似乎世界是讓這一代的青年人，只在短暫的任意發洩裏，消耗他們的精力

，埋葬他們的青春，使得他們將來的歲月黯淡無光！

如果用歷史來爲他們解說吧，他們不是覺得那實在是太久遠、太久遠的事了。如果用十年時間的前後轉變的不同來具體說服吧，他們卻又以爲那是個別不同的遭遇而已。他們在目前，似乎不會相信歷史還會有鑒往知來的作用，同時，他們目前似乎只是相信個人的個別性，而忽畧了全體人類所共同具有的人性。然而，歷史教訓的鑒往知來，並不因爲你相信與否，它就會存在與否；並不因爲你知道與否，它就會存在與否。同樣，一個人的個別情況和個別性，除了質諸於一個人的本身條件外，還得看有無客觀具體的條件所限制。同時，這一客觀具體的條件有無對共同人性上有無抵觸。如無的話，那麼我們就很欣賞每一個人所表現出的個別性；如有的話，那麼，個別性的遭遇只是看每一個人的容忍耐力之大小而定，以及這一耐力反應出不同幅度而定。

面對了「表姐」的形象，我們如何去了解這一形象所表達出來的普遍性與個別性呢？何以充滿希望、理想、幹勁和衝力的「表姐」，變成了「頹喪」、「失望」、「苦笑搖頭」和「具有受騙感」呢？

首先，我們要看的是：「表姐」這一類型的大陸青年人，他們的希望與理想，不正是共產黨人所宣佈主張的嗎？而「表姐」的事事帶頭，幹勁冲天，不是也得到「共幹們的表揚」嗎？何以會產生了「頹廢」、「失望」和具有「受騙感」呢？

很明顯地，共產黨所強調的理論與事實不合；何以理論與事實不合呢？那一定是理論是不切實際的，是錯謬的，總之一句是違反了普遍人性的。

是人，人所共同嚮往的事物，可以解釋成爲人性所共有的部份。如果在求知上無法了解到天花亂墜的理論，沒有關係，最主要的這一理論用在實際人生中的實驗上，就會立刻驗徵出這理論的可靠性、徵驗性和正確性如何了。

「表姐」之所以在十年間變成了前後判若兩人，就只由於在把中共所不斷講述的理論，一遇到自己的實驗人生的體驗中，就出了問題的證明而已。特別是遇到講這一套理論者，在他的具體的行動上，就完全與他所講的是絕緣的。也就因此使「表姐」類型的大陸青年人，必會走上失望、頹喪，具有被騙感的人。

事實上，何止大陸上所有的青年被騙呢？所有的人也都是被騙者，而共產黨人也都是在自欺欺人的情況下過生活的。

只有毛澤東，在相信了這一謬論是讜言；這一毒藥是良藥，也就是因此二十多年來，大陸上的運動就一次次的掀起了。而人民呢？也就一次次地在痲木中。

這些事實，這些內情，任何人只要留心的話，就會看了出來，但是，大陸上的共幹們，卻更一次次地在機械性地做着自欺欺人的勾當。而偏偏地，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在相信着中共所聲稱的理論與事實是配合的。眞是天下之大奇聞呢！

然而，我們再回到「表姐」的形象上來談問題。

「表弟」或「表妹」見到「表姐」時，又喜又驚。

喜的是他們見面了，重逢了。在大陸上人與人的見面；人與親友的見面，是一樁可「喜」的事。爲什麼呢？可以了解的是：人與人；更好說熟人與熟人是很難有機會見面？爲什麼？請在這裏想想大陸中共統治中國老百姓政策吧！

驚的是擔心她是被下放了。「下放」怎樣會驚起來？這又得考驗一個人對中共在大陸所實行的專制毒招了。否則，何以人在念「下放」感到可驚、可懼、可怕呢？這幾句簡單語句，是要在了解了中共統治下的情況才能深入了解。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出另一個大陸上所有老百姓所關心的問題就是：「表弟」或「表妹」所提出的問題：

「你怎麼回來啦？是否不能加入戶口？」

以及「表姐」在答覆「表弟」或「表妹」的問話時，「你還打算回去嗎」的答覆說：

「待孩子將要出世時我便回去，那兒有免費醫療，孩子出世後便是國家的戶口。」

「戶口」——在大陸卻是很重要的，可以說是極端重要的。沒有「戶口」，可以解釋成「黑」戶口，不是「白」戶口；沒有「戶口」，就是沒有「糧食」來「配給」；沒有「戶口」，在某種義義上來說，就不是中共所謂的「人民」。因此，「表姐」不但需要戶口，同時，「表姐」爲了下一代，爲了孩子也得要個「戶口」，於是要「回去」她所被「安排」了的地方。

這一代的大陸中國老百姓要向中共登記，爲了要有「戶口」來吃飯；同時，身爲「表姐」這一代的人，還得爲了自己的孩子——下一代，要向中共登記要「下一代」的「戶口」。

以前「表姐」的理想、希望，幹勁到那裏去了，而現在似乎只落到「戶口」、「要戶口」，爲自己和爲自己的下一代！

這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

姑無論中共在宣傳上鼓吹如何強大，如何偉大，但是，我們可以從「表姐」形象上來看，這強大與偉大從何而來呢？

有朝氣、衝勁的一代青年人，如果「表姐」一般，到現在，只是十年的光景，她的理想、希望只落得了一個要「戶口」上，不但爲自己，同時也爲她的後代！

我不知道中共所說的「中國」，會如何發揮其「強」和「大」與「偉」和「大」。

驀地，我又翻出了「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年詩文選」的「敢有歌吟動地哀」的集子，其中有一篇「思人」寫的「告別」。其中似乎是有「表姐」的形象：我不妨抄來做本文的結論：

「你的姐姐是我尊敬的，這是她說的話：『一個人，如果他痲木了，也就等於死了，因爲他的心已枯死了。』她——一個親歷風暴的女子，心頭浸漬有親人的血……；她咀嚼了人間的不幸，吐出殘渣，卻咽下苦汁……。」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報壇怪傑

魏玉



在赫斯特系報業中有一位永遠不能被人忘懷的怪傑，赫斯特王國能夠開創出更偉大的局面，和路達侯威就相當於它的中興名臣。美國報界人士都承認他是個非凡人物，一齣以侯威半生事蹟爲經緯的舞台劇——「頭條新聞」，在紐約的百老滙上演，非常賣座。侯威最擅長於發掘足以引起讀者共鳴的頭條新聞，如果沒有的話，他索性自行製造，而且從來未有過「撞板」。現在王國的繼承人赫斯特小姐卻製造出了一宗空前怪異的頭條新聞，在九泉之下的侯威，若然有知，也當自愧弗如。不過侯威一生的行逕在報界從業員而論，亦可算是空前絕後的怪異。請閱下文，使知在下所言非妄。

論壇報主腦握殺侯威傑作

侯威在「芝加哥論壇報」幹了十年，但並不開心，因爲他不歇地要求該報的領導階層聽從他的意見，採取他那用聳動人心的新聞路線，但報社當局卻堅決地保持一向的莊嚴肅穆風格，拒絕侯威那種花樣百出，加油添醋式的「製造」新聞手法。於是在一九一七年，侯威終於和他的老板麥可米克上校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衝突。結果侯威便離開了「論壇報」。

在「論壇報」工作時期內，使侯威最氣憤的一件事情是發生在一九一四年的一個晚上。一則來自巴爾幹半島沙拉依伏市的新聞說，一個名叫居羅比連轟士的青年，刺殺了奧地利的大公爵費廸南。侯威恰好是當夜班編輯，同時也是對歐洲事務有相當研究的人，他根據謀殺案所發生的地區與及死者的重要身份，從而推斷到這事件有觸發一場大戰的可能性。當他發現刺客的名字「居羅」原來是從斯拉夫名字「甲布里爾」衍化過來的時候，他更加肯定戰爭的爆發已是指顧間的事了。

於是他並沒有與報社的任何一位高層人物磋商過就在第一次版發表了他稱爲世界最大的新聞，當時其他的報社似乎都不大重視這則消息。只有侯威在「論壇報」指出這件刺殺案將會引起世界大戰，整個歐洲，甚至美國也無法避免被牽涉進戰火之中

那一個晚上，侯威似乎運氣不錯。該報最早版已在街上發售，同時亦已在運往郊區的途中，那時，該報的高層人物方才發現侯威在報上所說的是什麼。於是報社內頓告天翻地覆起來，當權人物怒火冲天。立即下令停印餘報，百數十名職工被派出外，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務求收回已賣出了的報紙。侯威這則獨有新聞報導給腰斬了，而代之以其他的充滿和平氣息的東西，侯威本人則聽候報社當局的處分。兩個月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正如侯威所預言的一樣。但他永遠不會忘記「論壇報」的主腦人物握殺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傑作。

威廉赫斯特對侯威這個人注目已久，有一天他應約前往加州赫斯特的宮殿般豪華的住宅，與主人作一席深談。當三十五歲的侯威口若懸河指出「先驅——檢驗者報」應如何才能站起來與「論壇報」爭一日之長短時，五十四歲的赫斯特大有深得我心之感。他立刻聘請侯威出任該報總編輯，所給予他的薪金——據後來侯威對人說：「是任何人所無法拒絕的。」

侯威接掌「先驅——檢驗者報」的編輯大權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論壇報」那些王牌記者挖過來。他所用的手法頗爲簡單。他把心目中要奪取過來的人，邀請到他的公寓內共進晚餐，用酒灌醉了對方。翌晨，當那位記者醒來的時候，他會發

評「誰」

在本期電影中，西片當奴華萊導演的「誰之過」是一部有嚴肅內涵的倫理文藝片。國片中由張美君導演的「長青樹」由故事構思到劇本都是失敗之作，但從意識方面看，可不失爲一齣白開水，電影並無什麼不健康的東西，但在整齣影片的結構上，值得拿出來分析的地方可多，所以也選它來作爲本期評論影片之一。

如果用情節劇的觀點去分析「誰之過」它無疑也是一部失敗的電影。「誰」電影寫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她勤力讀書，力求上進，品行也好。不幸她的父親性情暴戾，時時虐待她，母親多病脆弱，也許受暴戾的丈夫欺負太多，變成被虐狂者，由於這個勤奮向上的少女不能忍受父親的暴戾，便離家出走，她離家出走後，暴戾的父親立即去報警，警方找到她時，她的父親竟要求將她送到感化院去。

當你看電影時，可不要想一個十四歲少女並不是生出來是十四歲的，她應該是由出生起就受到暴虐的父親虐待下長大的，被虐待久了，至少她應該像她的媽媽一樣麻木了

的父母都只是假做人物，電影匠人的最大目的，只是爲這個十四歲少女製造一個品學兼優的少女，被她的父母炮製成問題少年，然將她送進感化院去，將她放在一班被感化的問題少女羣中，看她如何適應，電影才由此發掘出今日的感化問題少年的制度的毛病在那裏。

覺侯威這一套手法時，不禁大怒：「你竟有膽把我的職業弄掉了！」

「別緊張，」侯威說：「你已經有了一份新職，所得的薪水遠遠超過麥可米克所給你的。」

「眞的？」

「千眞萬確！」

「頭條新聞」的劇作者之一的查禮·麥克阿瑟就是在當年自願離開「論壇報」而追隨侯威的記者。他是協助侯威把一個年靑的女社會工作者珍妮·狄姬失踪事件，特加渲染使之成爲哄動一時的動人新聞故事的得力助手。

年青美麗的珍妮愛好在半夜漫步街頭，只穿一件薄薄的睡袍，外面則蓋上一件皮大衣。散步的地區就是在她所住的荷爾樓和芝加哥河之間的地方。有一夜，她竟然一去不回。侯威獲悉她的失踪消息時，已是在幾日之後了。當侯威進一步查悉珍妮的父親在第一次大戰時期曾做過間諜的工作時，則不啻是天賜良機，平空給他一個理想的新聞故事，可以讓他大做手腳，製成動人心弦的頭條新聞。把一件簡單的失踪案，弄成曲折離奇的陰謀事。

「先驅——檢驗者報」的讀者們完全受落侯威和麥克阿瑟所製造的故事。他們報導珍妮如何被她父親的敵人——國際間諜綁架。她的手腳和嘴巴都被綑縛住，然後被拋進芝加哥河中。芝加哥的其他報紙和「論壇報」卻不管侯威如何報導這宗事件，把它當作是尋常的少女私奔故事處理。侯威則始終懷疑它並非如此簡單。

珍妮是在秋季末的時候失踪的。整個冬天，侯威都不停地對他屬下的職員們囉唆着說，珍妮的屍體照理應該已被發現才對呀！

他查核過芝加哥河的漲退情形與及流水的方向，然後估計珍妮的遺體應該在春雪初溶時份在伊利諾州中部伊利諾河出現。

到了四月的某個午夜，一個披奧利亞的副警長打電話通知侯威說，河上發現了一個婦人的浮屍。這個副警長是接受侯威津貼，經常提供消息給他的公務人員之一。他告訴侯威說屍體暫被縛在一棵樹下，等候翌晨警長到來查驗。【三】

「長青樹」與

林巽

題父母」的家庭，今日西方國家的感化院制度，在形式上除了設備管制問題兒童外出的自由外，他們在感化院中並不如監牢那樣可怕，感化院內部完全像一間學校，有課室、運動場、宿舍、還有一個家庭式的大客廳，有設有一名女家長，晚上像母親與兒女在一起一樣，照顧她們的生活需要，聽她們談心事，在她們做得不對時督責她們。但電影通過這個本來不是「問題少女」的人物，放在這種感化家庭中，不但感化院不能對她感化得更好，反而將她感化壞了，壞得可以騙導師信任她，然後她可以偸偸地學會過起自己的墮落生活，成功地做一個雙重性格的人。

由這部「誰之過」我們看到了感化院的失敗，只是因爲它是一種空洞的形式，感化院導師是職業性的，她們因爲經驗豐富，懂得如何去應付那些反叛的少年，如何運用權力，施行阻嚇，將好些問題少年弄的貼貼服服，其實那些貼貼服服的反叛少年也不過是學會了，用說謊與作僞去對待他們的導師。電影顯示出問題少年與導師之間，最缺乏的是愛，沒有愛便沒法彼此信任，問題少年家

蓮黛白莉雅，在此片的成就比「驅魔人」更突出，不過爲了劇情所限，電影格調畧嫌重覆與單純。

「長青樹」的導演張美君在「女兵日記」中曾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長青樹」似乎是創作劇本，看了電影，我有一個想法，張美君今後仍是走改編文學作品路線好一點，「長青樹」最乏力的一點便是故事架構過於牽強。所有人物只爲電影情節而存在，活得像工具人物。

「長」電影在台灣的森林區拍攝，我想用這樣的背景拍災難電影是很佳的構思。電影寫一森林木工場的老板，因爲年老寂寞便與一名叫金如花（貝蒂）的女人搞不正常的關係，羅老板有一女兒羅亞男（林青霞），大學畢業後到森林去幫父親處理森林工場的業務，途中與一被聘來的工程技師路長榮（秦祥林）邂逅，羅亞禁對路長榮的態度大爲不滿。他們到了森林工場不久，羅老板心臟病發作逝世，金如花成爲無人同情的棄婦，便在木場工人朋友之間，大作破壞工作，弄到運木火車出事，金如花又將破壞之罪轉嫁給路長榮身上，使路長榮被驅逐，最後因金如花險墜山崖，爲路長榮救起，她良心發現，才認出一切，爲路長榮洗冤。

電影的壓力，全由金如花的妒忌、險毒，自私造成，觀眾看電影，雖然對金如花沒有好感，但對其餘正面人物的智慧也不會欣賞，國片文藝片故事的失敗，通常最爲顯著的毛病有三：一、正面人物頭腦簡單，容易給旁人搬弄是非產生誤會，由此，造成虐人或被虐。二、反面人物不但工心計，而且比正面人物聰明得多，他們做出來的壞事，每都得心應手，萬無一失。三、劇情進入困境，編劇人束手無策時，只得借重奇逢偶合來解救。不幸得很，「長青樹」電影對上面舉列的三大毛病都齊全。所以在觀眾席上，成爲連廉價眼淚也榨不出之作。我想如果編導大膽些，將林青霞與貝蒂二個角色對調，可以寫秦祥林與貝蒂是同學也是愛侶，畢業以後貝蒂帶秦祥林來到森林工作，及羅父死後，林青霞受盡歧視及欺負，她過去因爲欠了人家的債，才逃來森林，後來她爲秦祥林同情，秦祥林愛上了林青霞，不惜放棄做木場老板的大好機會，與貝蒂鬧翻，帶林青霞離去，並鼓勵他面對一切不必逃避，這樣故事藝術魅力將大大增強。事實上像電影中的金如花，才是一個眞正可憐的女子，要是她有較好的生存條件，必然去找尋正常的幸福，何必到原始森林去，做一個老得可以作她的父親的人的無名夫人？





意象的藝術境界

霍雲霄

讀南宋詞人張孝祥一首念奴嬌過洞庭：「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怡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鬢蕭騷襟袖冷，穩汎滄浪空濶，盡挹西江，細傾北斗，萬象爲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何夕。」

這是金兵進侵南宋，岳飛被害死，多少主戰派的忠肝義膽之士，都受到無情貶謫或自動掛冠而去，張孝祥先是入獄，後被貶謫，這守念奴嬌過洞念，正是被貶謫途中的作品。

從詞人心靈意象捕捉這詞意的構思，是寫詞人在黑夜中，藉中秋月，澄清的湖水，天上的星星，秋天的勁草，一艘沒有風的孤船在飄蕩，表示悶局的難熬，最後詞人將心靈與宇宙混和，進入以天地之心爲心的最高境界。

意象的藝術手法，是可以使人會意而不可言傳，當時的知識分子，讀到這首詞，都知道詞人心中的意與恨是什麼，但如果這首詞落在當權者手裏，也沒法將他入罪。

意象的藝術更有一層妙處，是可以任憑不同的主觀的人，用自己的主觀去解釋，使它能夠化入自己的感受。如意象詩，印象派畫、音樂，都是沒明顯的意境的，它可以憑各人不同的感受去捕捉它，將它作爲照耀自己心靈隱密的鏡子。

一個被貶謫的人是孤獨的，往日

是憤怒還是恨，但憤怒也好，恨也好，都是莫可奈何的，不過秦檜至少有一個難以擺脫的感受，那是覺得自己的心胸比張孝祥狹窄，覺得自己比張孝祥渺小得多。

大自然所以很容易成爲藝術的意象，就是它的光明面與黑暗面，它的茂盛蓬勃與凋零，它的狂風聚雨，它的陰鬱沉悶，它的驚濤駭浪，完全可象徵成個人的命運，時代的衝擊，人心的險惡，以及善良可愛等等。由於這樣，無有明顯表明意思的大自然，它像是一幅含有千萬的不同的活的心靈的隱語，這隱語是因人而述意的，只要你心中有愛或有恨，都可以從它獲取到詩的材料，來表現你的不平衡情感。

想到音樂的偉大與奇妙，同樣是它沒有明確語言，但卻能使有明確語言的人心靈震憾，從它撩起千萬感慨或得到安慰，引起思索等等，我們也由此明白生命的語言之外，還有一個廣濶無涯的心靈境界，它與大自然是那麼關係密切，它是屬先於語言的靈明的智慧。

西方電影藝術匠人，在很久以前，已嘗試用意象的表現代替說故事，這在一般看慣了說故事的觀眾是難以領會的，但久而久之，他們也漸漸領會了。

烟袋烤肉・羊奶

寒梅

在沙漠地帶行軍，不但速度慢，而且「吃力」辛苦得多了。

通常在陸地行軍，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每天推進八、九十里路，等於是家常便飯的一樣，沙漠地帶就大不相同的。每行一步要陷一步，舉步旣費力，腳皮和鞋子的磨擦也會多起幾個水泡。天熱時，那一股熱沙熨腳的滋味更不好受，刮起狂風來，眼睛雖有風鏡的保護，而飛沙迎面撲來，就夠人忍不住雪雪呼痛。

飲水的補給，在沙漠行軍作戰是一種頭痛的事。在推進內蒙古地方作戰之前，同學們的水壺都是裝酒的，到了沙漠地帶，酒無法代水止渴，只好改裝開水了，酒癮來時，怪難受的！

內蒙古的老百姓，從事畜牧的多住在露營的帳蓬裏，所謂「處處無家處處家」，今天住這裏，明夜此身又不知何處去了！這種流浪生涯，似乎他們已過慣，從來不爲上無蓋頂之瓦擔憂過。

一些住在部落裏的人家，生活簡單而樸素，十之八九是溫飽有餘的。最奇怪的是普遍都抽旱烟袋，連婦女人家也有抽烟的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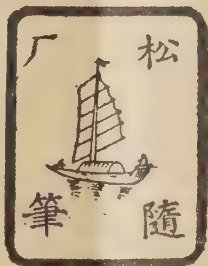
內蒙古同胞抽的旱烟袋，是用竹桿做成的，竹桿有一、二尺長的，也有五、六尺長，竹桿尾端有一個烟斗，短桿的抽烟時，是自燃自抽，長桿的就要別人代勞點火了。

大致說來，抽長桿烟袋的，都是長一輩的老人，他們閒來無事，要抽烟時，自己先從烟袋裏掏出切烟絲，慢慢塞滿烟斗之後，便用烟斗輕輕的地面敲幾下，他的兒孫，或者是老伴，或者是媳婦，就會聞聲前來，滿懷孝心敬意的，替老人家劃火點烟，老人家悠然自得的，長「嘆」一番，算是很有福氣的享受！

一些沒有晚輩在身邊的老人，也是要抽長桿烟袋才過癮。只是無人侍

拿破崙的母親

向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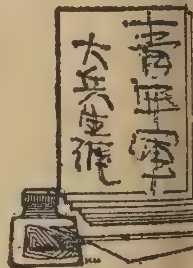
近日報載科西嘉醞釀獨立，因而回憶到拿破崙的母親，勇敢機警，逾於常人，足證遺傳之如何重要。

科西嘉位於地中海意大利之西，是一小島，該島在拿破崙未出世前，使醞釀過獨立，游擊隊四處活動。一日一隊游擊隊，突至拿破崙家，這時拿破崙父親不在家，只他母親一人獨留守家中。她當時二十八歲，已有孕約兩三個月，胎兒即旁那帕・拿破崙，她見游擊隊來，知事不妙，遂乘隙騎上游擊隊一匹馬，加鞭而逃。游擊隊見少一馬大驚，但見一女子騎馬從後門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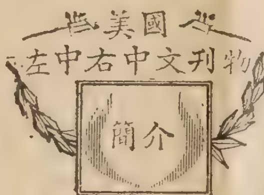
，自己便成爲以天心之心爲心的一分子。

想像中如果當年秦檜的情報人員暗自抄了這首詞給秦檜看，秦檜不知

喝一點」，別有一種風味。大概是羊奶產生量太豐，過路客人要討茶水止渴時，主人家總是奉上滿碗的羊奶，其味道新鮮有餘，可能是未經加工調製的關係，羊味十足，很難入口。在渴不擇飲的情況下，當然是又當別論了。



只穿過身邊，爲何不穿我肉體，以致受此被俘大辱。」他被俘後，由英軍監視送他到大西洋聖赫連拿荒島，四年後逝世。據後世史家說，他是中慢性砒霜毒藥而死的。



橋刊(The Bridge)

余秋人

創刊於一九七〇年十月，首期十六開本十二頁，約五千字，印四百份。嗣改八開，卅餘頁，約二萬五千字，印二千餘份。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起改手抄爲打字印刷，字數近四萬，編輯爲陳立家、萬其正及吳兆雲。

內容以評析當前與中國有關事務，報導國共近況及專訪爲主，另有新聞簡報、華埠新聞、活動與服務等專欄。

該刊以「橋」爲名，顧名思義原有博採正反意見並予疏通融合之意，實則每日則對中共阿諛不遺餘力，對國府之污衊則極盡其能事。

去年四月二十日刊出「退除役官兵到那裏去了？」一文中，指政府輔導退役官兵在台省各地就業乃是因爲他們可「隨時可以拿起槍桿，又因爲他們分散在山區，不與台灣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負有監視台灣人的潛作用。」同期「爲什麼『一貫道』是『邪教』並破獲扣押？」並將之與嚴副總統在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拈香爲民祈福一事相作比擬稱：「嚴副總統拈香爲民祈福，虔誠祝禱蔣總統政躬康泰。這是『仁王護國息災法會』不是『邪教』，也不是『迷信』。而『道義疑問解答』涉及『爲人處世』等問題，結果『線民』向派出所報告，出動大批警察，逮捕『邪教徒』偵訊……。一貫道該打屁股，創教之初教義上如果也加上『恭祝蔣總統政躬康泰及解救大陸苦難同胞』，可能嚴副總統也要去上香的。」

九月廿日期『台灣滴點』更稱：「今天在台灣法律之前，並不人人平等，王正誼案情雖大，但因爲是『皇親國戚』所以只判個無期徒刑，白慶國雖只是包庇走私受賄，但因走私的是大陸出產的國貨，所以處以極刑。『司法配合國策』眞正發揮了極致。台灣反對大陸的批孔揚秦而高唱崇儒反法，儒家說是『仁民愛物』，法家說的是『治亂世用重典』，但台灣當局在司法上的表現，那一點是『仁民』，那一點是『愛物』動輒指出『總動員法』來處以極刑，連法家的大宗師恐怕也要自嘆弗如，嗚呼『總動員法』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該刊若對中共亦採此一抨擊方式，則自不失其標榜之中立立場，但觀其內容，不是爲其吹噓即是爲其辯解，類如上述對國府之批評堪稱闕如。在去年七月二十日期「看中國武術表演」一文稱：「開始的幾個節目包括拳術及刀術等，只覺得表演的人，手腳俐落，動作敏捷，與京劇上的武打動作頗爲接近，繼續下去，節目愈精彩，觀眾們個個聚精會神地看着，不時發出一些讚美的嘆聲。……表演在十點半和觀眾熱烈的掌聲中結束，隨着人潮步出麥迪遜廣場，只聽到大家連聲讚美節目精彩，

「筆者也感覺到一些類似的中國傳統文化如能經常到美國各地表演，不但可增進中美兩國人民間的互相瞭解，對居留在美國的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大眼福」。

自安東尼奧所攝「中國」一片事生後，更以「影片『中國』在台灣」爲題自三月號起以大量篇幅分三次爲中共辯護，並對國府惡意攻訐。

五月二十日之該文引聯合報二月二十三日社論「……在螢光幕上看到故國山河依舊而同胞面目全非……二十餘年來共黨……對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僅未加改善，反而迫使耕者不能自保其糧，織者不能自用其布」所言竟駁稱「以前一次荒災就死掉一千萬人，今天即使碰到荒災，大家頂多平均地苦一點，可是還不致於活活餓死，難道說這種成就不是一種改善嗎？

「當年餓死的千千萬萬人中，有能自保其糧的耕者，也有能自有其布的織者，最後不都是一樣兩眼一翻，餓死了」。

關於省籍問題，該刊四月二十日期的「台灣現存的內部危機」一文稱：「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一點台灣人早就明白，其所以有省籍之分是國府刻意製造的。」

八月二十日期「尼克遜未蓋棺而論定」文稱：「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國力之強大，居世界第三，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和任何一個人，不論是反共或非共都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麥加錫時代的反共反華狂潮，除了暴露部份美國人的愚昧無知以外，實在不能代表任何意義。中國有句老話，『知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以反共起家的尼克遜先生，過而能改，既對中國解除大部份禁運於先，又復專程登門拜訪於後，這種改過的勇氣和卓越的見識，不僅值得中國人喝彩，對中美兩國本身和世界來說，中美仇視有百害而無一利，中美攜手有百利而無一害」。其立場傾向，不言自喻。

人物春秋



不事二朝的顧亭林

胡蓑之

跟黃梨洲同時代的另一位身兼經學家、史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及文字音韻學家的顧亭林先生，也是一位不甘做滿清順民的忠貞學者。

先生爲江蘇崑山人，乳名繼坤，後來更名峰，字忠清；明亡以後，再改名炎武，字寧人；又曾叫作圭年，自署蔣山傭，又號涂中，學者稱他爲亭林先生。他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卒於清康熙廿一年（一六八二），得年七十歲。

顧氏爲崑山大族，先生的家在崑山縣南鄉二十四里的千墩。其父顧同應老先生，在東南一帶頗具聲望。因爲他爲人慷慨，好行善行，相傳同應先生死時，一般親友族人去弔祭他的人數之多，幾乎使到崑市罷市！但是亭林先生於週歲時，卻已過繼給他的堂叔顧同吉爲嗣。原來他的堂叔同吉，正當英年有爲的時候，就已病逝了。而同吉的未婚妻則很有來歷，她是太僕寺卿王字的孫女，節烈可嘉，她雖未嫁，但自未婚夫死後，就矢志不再嫁人，藉口弔喪來到顧家之後，便不肯再回娘家去了。堅謂自己既受顧家之聘，卽顧家之婦，夫婿雖不幸早逝，她卻義無他適，誓死守節。

顧家是崑山大族，在當時能得到這樣一位節婦，引以爲榮，並尊重其意，在喪事中卽以鼓樂迎娶，於是這位名媛王小姐，亦當仁不讓地以顧家少奶奶的身份，住在顧家，恰好這時亭林尚未週歲，便過繼給同吉爲子，承祧歸宗，交給王氏撫養，以使王氏乃能安心守節。

據說這位王夫人賦性賢慧，敬上慈下，頗能獲得全家敬重。一次，她的婆婆生了病，王氏竟仿割股療親的方法，把自己手指斷下一截，去醫治婆婆的病。她的日常生活很有規律，日間紡紗績麻，夜裏則讀書至二更才去睡覺。她最喜愛讀的是史記、通鑑，以及明朝政紀等歷史書籍。當亭林四、五歲的時候，她就開始把歷史上那些忠義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蹟，講解給他聽，希望自己的兒子有所成就，庶不負自己一番苦守的志節。她娘家給她五十畝奩田陪嫁，每年的收成，她都拿來分給顧氏貧苦的族人，自己決不留蓄。亭林在他嗣母這樣身體力行的嚴格教導之下，果然成爲一代學人。

顧亭林先生出生世家，家裏藏書甚多，計有五六千卷；後來經過喪亂，雖有所散失，卻仍保存二三千卷。由於書多，他讀書自然容易得多了。當他六歲那年，他的嗣母就叫他讀「大學」；七歲入私塾讀書；九歲便讀周易了。當他十歲時，天下亂象已見，一日，他嗣祖以手指一庭對亭林說：「天下就要大亂了，到那時節，你要能得着這種東西吃，就算是好的了。」因此，就教他孫子、吳子等兵法，以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等書，以備將來身臨軍事，好去應用。十一歲時，開始讀資治通鑑，這樣到了十四歲時，就入學考中了秀才。後來他見國事日非，知道普通詩文不足以救國，他便進一步的留心經世致用之學，遍讀二十一史和明朝十三朝實錄，以及一切有關國計民生與興利除弊的書籍，並開始寫作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可是書還沒有寫成，明朝的天下已經瀕臨傾覆了。

弘光元年五月，當南京被清兵攻陷時，先生已三十三歲。同年七月，清軍東下抵崑山，亭林一面參與守城之事，一面把嗣母送到常熟與崑山交界的語濂涇去避難。當崑山淪陷時，他恰巧到語濂涇去了，因而未曾遭難，過了兩天，清兵又到了常熟，他的嗣母知道大勢已去，乃決心殉國，絕食了十五天節死，臨終時遺命亭林說：「我雖是一弱女子，但已受國恩，國亡，則身與俱亡，是義所應當的。你切莫做異國臣子，莫負世世國恩，莫忘先祖的遺訓，那我死後亦可安心瞑目於地下了。」其嗣母之死，給予先生的傷痛和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卻也益發堅定其民族意識，此後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復國機會。

儘管滿清的勢力已達到江南，而江、浙、閩、粵的義士們，都相繼擁立了明朝王室後裔，在東南沿海地區繼續反清鬪爭。在福建卽位頗有中興氣象的隆武帝，曾遙授他兵部職方主事。他因爲有志於北方活動，沒有南去就職。他號召明朝的遺民，和海上的鄭成功保持連繫。當時的漢奸們跟他有私怨的人，曾屢次陷害他，告他「通海」（卽指內地人暗通隆武帝、魯王監國及鄭成功而言），所以他在崑山和山東都被拘捕過，好在有人營救，倖免於難。

在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亭林三十五歲時，他家有個老僕人名叫陸恩的，眼見顧家門祚日衰，而亭林又經常出遊，不事生產，又因偶然把事做錯，乃叛而投向里豪葉方恆家。葉方恆是崑山的一位土豪劣紳，因田產糾紛而與亭林不睦，見陸恩來投，便唆使他向官告發亭林通海，準備一舉致亭林於死地！可是計劃還沒有實行，就洩漏了消息，被亭林知道了。於是他就帶了一批親友把陸恩捉住，打了一頓，將他拋落海裏去！陸恩死後，生前的一批狐羣狗黨，大起恐懼，奔告葉方恆，葉曾挺身而出，親自控告亭林，並以千金賄賂太守，企圖將亭林非法殺害！亭林的友人如路澤溥等大抱不平，便去代他四處奔走。

當時名重一時的錢牧齋已降滿清，權勢依然震赫；路澤溥等就輾轉託人轉請錢牧齋代爲說項。錢牧齋希望亭林拜在他的門下，便說：「此人與我毫無淵源，無法替他申辯，他若能拜在我門下，我才好有所藉口。」路等知道錢是因

亭林頗有聲望，後將他收歸門下，以光門楣；又認爲此事如給亭林知道，錢已投靠了滿清，他斷然不肯拜在錢牧齋門下的；再想想以錢氏當時的年齡聲望，亭林卽拜他爲師，也不爲過。因之就瞞着亭林而代寫了一張門生帖子投到錢氏門下，果然沒有多久，亭林就被釋出獄了。

亭林知道路等假借他的名義，拜在錢牧齋門下，非常懊惱！且去錢家索回拜帖，錢牧齋不肯退給他，於是他乃親自寫了許多張揭帖，大街小巷遍處張帖起來，申明他沒有做錢的門生。錢牧齋見了，啼笑皆非，只好說：「寧人的性子太躁急了！」其實，這是亭林認爲拜錢牧齋門下，顯然玷辱了自己的人格。

經過這場風暴後，亭林不願再待在家鄉，決心北上，到處遨遊，他的足跡遍歷山、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及塞外邊陲之地，交結不少反清志士，勘查全國的地勢險要，民生疾苦。他旅行的時候，照例是用兩匹驢馱着書跟在後面走的。他走到任何地方，對當地的山川形勢都很留意，並隨時拿出當地的地理圖籍來核對，有不明瞭的地方，就去找些老兵退役者，向他們請教，發現有與書本記載不合的地方，就立刻加以修正。可見他雖已遭遇離亂，長年奔走於反清復明運動，但卻不曾一天不讀書。他的學生潘耒讚美他說：「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而談到學問，必歛衽推亭林；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心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口誦手畫，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其時，他所研究的範圍，極其廣博，舉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地理、軍事、水利、金石、文字、音韻等，無所不包。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將歷史知識，與直接見聞並重，最後的目標在「致世致用」。於空談心性的理學、吟風弄月的詞章學，支離破碎的考訂學以外，獨創了新的學風。這也是清代考據學興起的開始。

亭林於四十四歲離開家鄉後，便一直未回去過，因爲故國河山未復，他又無家室之念。當他六十八歲在汾州時，他的原配夫人則在家病逝，他也只能賦詩遙相哀悼。他的悼亡詩五首中，茲摘錄兩首於下：

其一：「獨坐寒窗望藁砧，宜言偕老記初心；誰知遊子天涯別，一任閨蕪日夜深。」

其二：「貞鶯鬣在江邨，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亭林係研究地理的人，所以他最了解地理形勢。他在「形勢論」中說：「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他是熟讀中國歷史的，他想到歷代英豪，像馬伏波（援）等人，都是自塞上立業的，於是他就「願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去展開他的政治活動，立下穩固的經濟基礎。所以他先在山東章邱的長白山下大桑家莊，廣置田莊，與辦農場，結交當地豪傑，稍成局面，就交由他的學生經營，而自己又去山西的雁門，置業從事畜牧與墾荒。由於那種有水而不能用，故當時還派人來南方徵求能造水車、車碾、和水磨的人去合作，從事開墾工作。

至於亭林自己，因年老不能耐寒，故將此一規模龐大的畜牧與墾荒工作，交與他們的門人繼續經營，自由便抽身往各地遊歷去了。以上是順治十三年和康熙五年的事，最後他又在康熙十六年到陝西華陰購買五十畝田，以供其自給之用。而在山東章邱西雁門等地開墾所得，則將之貯蓄以備將來恢復明朝江山時所需的費用。他當時曾向朋友：「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又與侄書說：「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餐之計。」

亭林在南北奔走那些年中，曾六次去南京拜謁明太祖的孝陵，六次到河北昌平拜謁明朝末代皇帝的恩陵；而於六次謁恩陵時，他又有五次是同時拜謁明成祖以下，至明嘉宗十二代皇帝的陵墓。他這種行動，正足以表示他的一腔孤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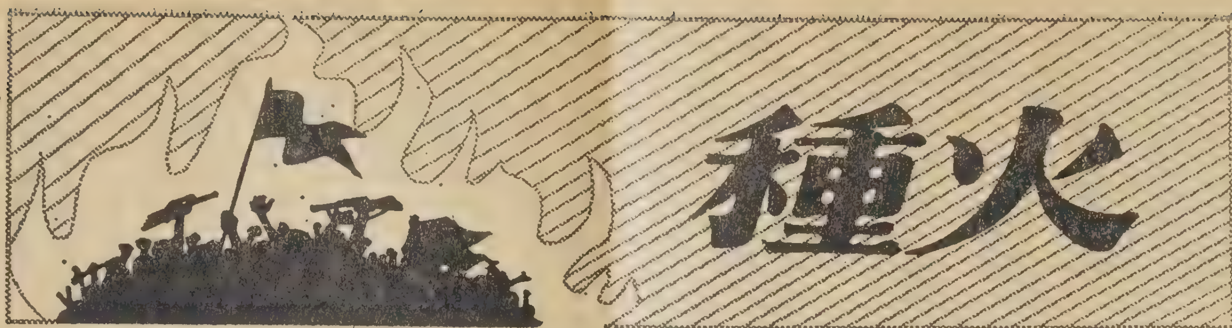
事實上，他一生未做過清朝的官，至晚年更珍惜晚節，嘗自比爲歲寒霜雪。康熙十七年，清廷開館修明史，主其事的大學士熊賜履，想推荐他纂修，特設宴招待他，詞意懇切；亭林當堂婉拒道：「如新朝果有此命，則惟有以死相拒，不然，則惟有逃命而已。因先妣遺命不事二朝，我只有終身遵守不渝了。」後來有人對他說：「你何不讓他們去推荐呢？等荐過之後，再去辭，你的聲名不是顯得更高了麼？」亭林答道：『這種沽名釣譽的事，我怎可以做？譬如一個婦人，夫死之後，守節不嫁，他的用心何嘗要教人知道呢？假如有人勸她：「你何不去唆使一個人出來做媒呢？那時節你再去拒絕再醮，以表明你的貞操美德，豈不好麼？」試問這婦人會有心去做這種沽名釣譽的事嗎？」

當時亭林並寫詩給他的學生潘耒道：「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稜，孤跡似鴻冥，心尙防弋繒。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同登？爲言顧彥先，惟辨刀與繩！」大家見他的意志如此堅決，也就不敢再相強了。

亭林在金融方面還有一次創舉，卽在山西時，他曾與傅青主開錢莊，創立滙票，經營各地往來滙劃銀錢之事，這種制度創行的結果，雖然便利了商賈，然其設立的本來目的，卻在使金融流動，藉以便利政治革命事業的進行。從此山西票號，操縱天下金融，在有清一代，成爲一種極大的勢力。

亭林十九歲時，娶妻王氏，後因無子，又在三十七歲時納妾韓氏，生有一子取名貽穀，但不幸早夭；因此，在四十一歲時，又納妾戴氏也沒有生子。後來在五十九歷那年，他在太原認識了傅青主——後者是名醫——他因無子嗣，乃請傅診脈，認爲還有生子希望，於是在六十三歲時又買了一妾，終於大失所望。最後收養了族子衍生爲嗣，在六十九歲時將衍生帶到山西曲沃，給他完了婚，翌年正月，亭林亦因病死在曲沃。

亭林一生可說著作等身，有二百餘卷之多，計有「亭林可集」六卷、詩集五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廿卷、「歷代帝王宅京記」廿卷、「昌平山水記」二卷、「廿一史年表」十卷、「京東考古錄」、「山東考古錄」、「音學五書」等。其中流傳最廣的是「日知錄」，這是他的讀書筆記，積久分類始編次成書，爲其一生精力的結晶。



火種

〔三十〕

林學政

「你舅舅家裏的情況我們了解，現在是你哥哥的問題。這張表格要重新填，告訴你，不要企圖篡改你的家庭歷史，別以爲有什麼事情可以瞞得過我們。」

林宇民只得塡上他哥哥的名字，註上了「離家多年，生死不明」字樣，結果，還是過不了關。

「喂，林宇民同志，你眞的不知道你哥哥在那裏？」

「眞的不知道，同志。」

「那麼我告訴你，他在台灣國民黨的軍隊裏面，做美帝的幫兇奴役自己的同胞。不過我們可以原諒你，也許你眞的不知道，這是黨對你的恩惠，你應該特別注意，用你的積極態度去洗刷家史中的汚點，向黨表現出你是站在那個立場上的青年！」

這才使林宇民明白，黨對他家裏的事情，比他自己更清楚；他也知道了他不能被分發更好的大學裏去讀書的基本原因。

這些家庭歷史的檔案，是由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移送到學校人事科來的。從那個時候起，他了解了一件事情，以後不管他到什麼地方去，不論在那個工作崗位上，這份人事資料也必定跟着他走。他的前途，可以確定地是被限制在他家庭歷史的成份裏面了。

林宇民雖然沒有像關振宗那樣，把惶恐和憂慮，毫無掩飾的表露了出來，但在心裏，他有更爲深刻的不安，他除了老母寡姊外，還要牽羈傅黛。

感到前途憂慮的不止他們三人，凡是寫過大字報，上過民主台的同學，都被發生在江朶英身上的所嚇倒了。

江朶英連續被鬬爭了兩天，第二天快要結束時，她已經支持不住，昏倒台上。她被扶持着到禮堂外邊走了一會，又回到台上。

曾鳴冷峻地問她。

「你承認你的錯誤嗎？」

她雖然很疲困虛乏，卻十分倔強。

「我沒有什麼可以承認的，他們全在說謊，血口噴人；我要求拿出證據來！」

「同學們！」曾鳴在台上大聲的說：「右派分子江朶英堅決的拒絕羣眾的幫助，不肯坦白交代，大家說怎麼辦？」

台下鬨起一片叫囂聲：

「鬬她！」

「江朶英，誰死誰活沒有用，不低頭認罪，決不放你過關！」

「不勝利，不收兵！」

曾鳴做了一個手勢，會場中的怒吼立刻靜止下來。

「現在我們繼續開會，發言的同學請上台！」

但是沒有好久，江朶英又倒下去了，人家把她扶起來，要她規規矩矩的站好，一鬆手，她像是患了癱瘓症似的，又倒了。

台下又叫了起來。

「江朶英，老實一點，別裝死！」

「你耍什麼花槍，你以爲這樣就逃得了？起來呀，大右派！」

江朶英起不來了，癱在台上，眼睛翻白，口吐白沫。

這天的鬬爭會在混亂叫囂中告一段落。曾鳴在宣佈散會前，告訴大家，明天再繼續鬬爭江朶英，他說：

「右派分子愈狡猾，愈執迷不悟，我們愈該加強火力，無情的予以揭發，必須堅持到底，絕不中途撤兵妥協。」

江朶英被扶持着回到宿舍裏，校醫來給她注射了強心針，又服了鎭靜劑。

第二天一大早，林宇民剛起床，聽到走道上有一陣嘈雜的腳步聲。

關振宗急忙打開門，探頭張望一下，一位同學匆促地向宿舍外邊跑，他問道：

「什麼事呀，你們？」

那位同學頭也不回的說：

「外邊出了事情！」

應文龍到門口問道：

「喂，出了什麼事？」

走道裏已經沒有半個影子。

關振宗扣好衣服，對林宇民、應文龍說：

一走，我們也去看看。」

他們走到宿舍外邊，看到很多同學都朝女生宿舍那邊跑。怪啦，那裏是男生的禁區，怎麼大家朝那裏走呢？

「走呀呆什麼，人家可以去，我們怕怎的！」

關振宗帶頭，他們三個就跟着別的同學朝女生宿舍方向跑去。

穿過一個廣場，就是幾棵很大的榕樹，女生宿舍就在那個榕樹叢中。

遠遠的就可以看到一簇人圍在女生宿舍前面，奇怪的是這麼多人卻沒有一點聲音。

他們是在幹嗎，林宇民心裏感到疑惑，加快腳步，想道：一定是件不尋常的事情。

他們三人擠到人叢裏面，突然，他們怔住了。

的確是件不尋常的事情——

一個女生躺在宿舍前面水泥走道上的血泊中，顯然，她已被摔死。

林宇民皺皺眉頭，喃喃說道：

「這會是誰呢？好慘！」

傍邊一個不認識的同學告訴他，那是江朶英，她從屋頂上跳下來自殺的！

江朶英！

林宇民倒吸一口冷氣，凝視着那具血肉模糊的屍首。

她的頭顱已經碎裂，白花花的腦漿混在殷紅的鮮血中，色彩是可怕地鮮艷。她的上身沾滿血，面目不可辨認，側身蜷縮着，好像是由於過度的驚嚇，戰慄着想躲避什麼。整個形象，予人以一堆被扔棄了的動物遺屍的感覺。

林宇民怔怔站在那裏，一陣初發的驚怖過去，心裏變成出奇的平靜，意識是一片空白，茫茫地凝視着面前的屍體，突然產生一個奇異的想法，那不是江朶英……

不，不單單是她，不單單是她……

他的手，被另外一隻冷冷的手握住，轉過頭，他看到關振宗流露出駭懼的眼光。很清楚的，那不是同情，憐憫的眼光，而是駭懼，還有無告絕望。

林宇民用力的反握他的手，緊緊地。

「回去吧？」

「好。」

關振宗笑了一下——比哭還更難看。

「要看的都看到了。」

應文龍說着領頭往外邊擠。

他們沒有走好遠，會鳴陪着劉凡和李邦延，匆匆的向那邊走去，同學們立刻讓開一條路，讓他們進去。

會鳴扳着臉在詢問一個女同學，劉凡用腳尖踢踢江朶英的屍體，大聲的在嚷叫着什麼。有一點距離，林宇民他們聽不清楚。

關振宗推推林宇民和應文龍，說道：

「是吧，再看下去，我受不住！」

「他們勝利了。」

應文龍自言自語的喃喃地說。

關振宗突然站住，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怎樣，我有一種可怕的感覺，我覺得躺在那裏的是我……」

他的話好像被什麼東西拗斷了，臉上露出被扭曲的神情，看着他們。

林宇民攙着他的手，繼續向他們自己的宿舍走去，柔聲的說道：

「振宗，我也有跟你同樣的感覺，但我覺得躺在那裏，不只是江朶英，不只是你或者是我。我說不出我的感覺，那是一種夢魘，你可以感覺到，但你說不出來，我們要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檢查一下自己……」

應文龍不以爲然的看了林宇民一眼。

「省點點精神吧，人家弄得精密得很呢，何必勞你自己的駡。」

當天上午，系的鬭爭會擴大爲全校師生聲討右派分子江朶英會師大會。

大會由校黨委劉凡主持，他說：

「物理系右派分子江朶英的問題極爲嚴重，組織早就全部掌握了她的材料，希望她在同學們幫助下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的機會。但是她的態度極端惡劣，狡猾地使用詭計，妄想矇騙組織，僥倖過關，當她發現掩飾不了自己的罪狀時，就畏罪自殺，企圖以死亡逃避鬭爭，來威脅組織，這種頑固到底對黨瘋狂的進攻，更使江朶英罪加一等。

「同志們，我們千萬要提高警覺，要認清右派分子惡毒的手段。卽使江朶英已經死了，我們依然不能放鬆她，必須更加強、加深的批判鬭爭她的反動言論和行爲。」

接着，系支委對江朶英不清不白的家庭狀況和她本身投機、腐化，和平時極端反動的言行，向大會師生作了個交代。

最後，中央工作組的領導李邦延傳達了中央的指示，鼓勵大家在毛澤東的教導下，做到「有反必肅，有錯必糾」，不要「草率收兵」，要「殘酷鬭爭，無情打擊」，澈澈底底的把右派分子從革命的隊伍清掃出去。

到下午，物理系又在小禮堂裏召開批鬭右派分子江朶英的大會。

江朶英的屍體一直不准移動，在現場停放了三天，屍體傍邊用石灰寫了「死有餘辜」四個大字。很明顯的，組織的意思，是讓全校的右派分子有所戒惕。後來屍體發生強烈的臭味，無數蛆蟲在那上鑽動，才要她的家屬前來收殮。她那白髮蒼蒼的反動父親，自己正在工廠裏接受檢查，是由廠方的警衞人員陪同着來的，他沒有流露出感情，因爲江朶英家裏還有一個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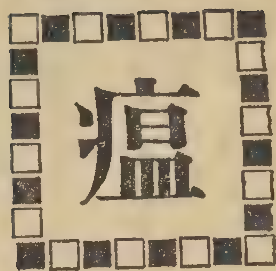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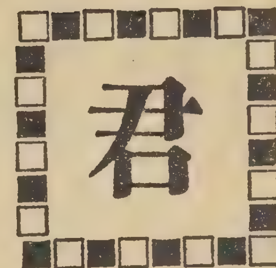
江朶英自殺後的第二天，有位個子頎長白皙的男同學，不時的從她屍體傍邊走過，看來好像他無意路過那裏的。

他是周崗，剛從福建鄉下的家裏回來。他母親的一場大病，使他沒有機會參加師院雖然短暫、卻是多采多姿的鳴放風暴。

周崗在鄉下只知道有個新的運動開始了，但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他一回到學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女生宿舍前面，在靠近廣場的一棵老榕樹底下的石櫈子做一個記號。

那時，各系歸各系的都在開會，整個校園裏空蕩蕩的，顯得特別寂靜。

「周崗同志，現在學校裏正在進行反右派運動，你放好行李後，馬上歸隊。」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事實上，早在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六日（蘇俄軍隊進入東北後二十九日）中共軍「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分林，及政委唐凱，即已率部眾六百餘人，自錦州乘火車抵瀋陽，次日，蘇軍司令官即令地方維持會及保安司令部，均受共軍之管理及指揮，於是共軍即將日僞軍武器繳收，同時大事收編招募，旬日之間，在瀋陽市內，即擴充至五萬餘人，旋即以本溪爲據點，更散佈於遼東、遼南地區，九月十六日，共軍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又率隊抵瀋，由蘇軍警備中的倉庫內取得補給。

在蘇俄軍方對日軍武器軍火撥交中共軍的同時，蘇俄當局，又對共軍公開施行軍事訓練，協助其在東北各地設立軍事學校，並派遣俄籍教官到校任教——尤其是砲兵與機械化部隊方面，全是蘇俄教官——其主要的軍事學校設於佳木斯，大批蘇俄軍官都集中該處，同時黑龍江省齊齊哈爾與俄境的伯力，則爲蘇俄軍方訓練共軍空軍人員的中心，此外，共軍在徵選大批東北青年學生送往俄境的史巴斯克接受海軍及水陸兩棲作戰訓練後，又在河北、山東、察哈爾各省，誘迫大批青年，送往庫倫轉蘇俄受訓練。

關內共軍第一個與國軍接觸的是山西「上黨區戰，白起坑趙卒二十萬於長平，戰事就由上黨引起。因上黨區爲晉、冀邊區之鎖鑰，東屏太行，西障太岳，出東陽可以瞰制冀南，扼天井可以攫取冀北，形勢險要，利於攻守，在交通方面東面是平漢鐵路，西有同蒲鐵路，北有正太鐵路，南臨黃河，佔了上黨區便可控制晉、冀、豫三省。日軍侵入中國，首先便攻佔上黨區。上黨區是因襲古名，現在並無上黨地名，這一專區首府是長活，所轄縣有襄垣、屯留、長子、壺關、潞城。

在日軍侵畧中國期間，共軍不敢同日軍碰，尤其抗戰進入第二年以後，共軍更決不同日軍作戰。日軍佔了上黨區，共軍就佔了周圍山區，把這一區定名爲「晉、冀、魯、豫邊區」，以劉伯承爲「司令員」，鄧小平爲政委，劉伯承的官銜仍然是國民革命軍一二九師師長，上黨區東邊是太行山，西邊是太岳山，共軍在晉、冀、魯豫邊區之下，設太行軍區，由劉伯承兼任司令員，太岳軍區，由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副司令員，薄一波任政委，抗戰勝利時，又加王近山爲副司令員，陳賡對外仍稱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

日軍宣佈投降時，劉伯承已有心奪佔上黨區各縣，但由於日軍奉到命令一定要向蔣委員長指定部敢硬來，只得等待。第二戰區奉命接受山西全境日軍投降。司令長官閻錫山乃派十九軍軍長史澤波推進上黨區受降。

閻錫山當時轄四個集團軍，即第六集團軍楊愛源，第七集團軍趙承綬，第八集團軍孫楚，第十三集團軍王靖國，每集團軍兩軍六師，共計八軍二十四個師，另外還有一個十八集團軍朱德，名義上也歸第二戰區建制，朱德且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但此時卻成爲閻錫山的大敵。

十九軍屬第六集團軍，轄六十八師郭天章，暫三十七師楊文彩，暫四十二師閻俊賢。這次去上黨區受降，除本軍之六十八師，暫三十七師，尙有第八集團軍四十三軍劉效曾部之暫三十九師周志仁，六十一軍梁培璜部之六十九師周建祉。佔總兵力六分之一，尙有一個游擊部隊第二挺進縱隊白映蟾部。

史軍長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前，全部接收上黨區完畢，史軍長即進該區首邑之長治，並作部署：

一、派暫編第三十八師之第一團，配屬地方團隊，守備襄垣。

二、派暫編第三十八師之第二團，配屬第五團之一部，守備屯留。

三、派挺進第二總隊，守備長子。

四、派保安第五團主力及第六十九師第二零五團之第三營，守備壺關。

五、派第六十九師第二零三團之第一營，附重機關槍一挺，守備潞城。

六、派第六十八師（欠一營），第六十九師（

……暫編第三十八師之一部，守備長治。

八月三十一日拂曉，共軍太行軍區所屬第一二九師之一部，及第一零七師之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團，約七千餘眾，向襄垣進犯，迄晚城牆多處被共砲所毀，共軍突入巷戰，國軍官兵傷亡慘重，縣長翟大昌，率警察隊奮戰被俘，第一團李團長率部突圍，轉進屯留，襄垣遂陷。

九月六日，共軍續向屯留圍攻，以一部進出漳河西岸，截斷國軍後方交通；經兩晝夜鏖戰，國軍退守城垣。迄八日拂曉共軍集中五千以上兵力，先後爬城三十餘次未逞，國軍乘機遴選奮勇官兵五百員，由第二團李團長文山率領出擊，追至漳河左岸歸還，斃共軍千餘。十日共軍再度進攻，戰鬪益烈，國軍官兵傷亡慘重，乃於十二日突圍，翌日屯留遂陷。同日，壺關亦被太行軍區之另股共軍攻佔。

九月十三日，共軍攻陷壺關後，另以四個團續攻潞城。竄陷屯留之共軍，亦以五個團進犯長子；國軍長子守軍第二挺進總隊，與共軍相持三晝夜，共軍陸續增援，城關相繼陷落。國軍增援之第六十八師，中途復遭截擊；守軍退據城垣，共軍卽由南北兩關秘密挖掘坑道，於十八日將城牆多處炸毀，突入巷戰，白司令被俘，城遂陷落。潞城方面，國軍亦國寡不敵眾，早於十六日被迫撤出，至是史軍殘部，退守長治孤城。

閻錫山已到太原，接到十九軍受挫消息，大為焦急，當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派兵往援。以第七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為總指揮官，率領第六集團軍第二十三軍許鴻林部暫四十師武世權，暫四十六師郭溶，暫四十七師王維楨。第十三集團軍之八十三軍孫福麟部第六十六師李佩膺，暫四十九師張宏，暫五十師雷仰湯。砲兵司令胡三餘，配屬大砲二十多門。全部共計兩萬三千人，由祁縣東關鍾出發，增援上黨。

共軍圍攻長活未下，聽說彭麟毓率六個師來援，也大吃一驚，劉伯承、鄧小平、陳賡、謝富治、王近山找到一起開會，決定仍用老辦法，圍點打擾，以部份兵功圍困長活，集中全力迎擊彭部國軍。

彭部大軍因山洪暴發，火車不能通行，於九月二十六日始行抵沁縣，續向關上推進。十月一日，抵達關上、交川間老爺山，猝遭劉伯承及陳賡所部、約兩萬餘眾夾擊，國軍急向磬盤瑙、王家曲、交川、狼窩溝、白龍坡之線展開迎擊；激戰至四日拂曉，共軍續有增加，國軍傷亡慘重，無力增援，乃決於五日夜撤回沁縣整頓，行抵號亭鍾附近，復受共軍伏兵截擊，彭副總司令受傷，部隊失去掌握。

當長治外圍國軍逐漸失利，祁縣援軍尙在推進之際，共軍續於九月二十三日發動長治區核心攻擊？是日，共軍以三十五個團兵力猛犯，守軍僅有完整之五個團主力迎戰。孤軍浴血，四面重圍，外援斷絕，糧彈不繼，乃於十月八日晚分三路突圍，向高平轉進，沿途復遭共軍襲擊，至十月七日，殘部始到達襄陵，上黨之戰，至此結束。

是役，共軍傷亡約萬名，國軍史軍長澤波、師長李佩膞、張宏、郭溶、楊文彩、郭天章、砲兵司令胡三餘等八員被俘，損失官兵達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九員，機槍一千八百零八挺，野山砲二十一門，迫擊砲六十門，衝鋒槍八百九十二挺，步槍一萬零八百三十五枝，手槍六百零九枝。

彭副總司令負重傷退回沁縣，檢點部隊連傷病在內退出的不到三千人，嘆息道：「我沒有臉再回太原，當晚就舉槍自殺。」

閻部共計二十四個師，此次參加上黨戰役的共計十個師，實際損失達八個師師被俘五人，將級軍官被俘二十七。約為第二戰區總兵力三分之一。這一敗使晉軍之氣大傷，以後太原之戰不能扭轉敗局，也就由於兵力損失太重，不敷分配。

由於上黨之敗，予共軍回竄平漢之機，使華北、華中陷於分離，國軍之北上受降，大受阻撓；而黃河以北晉、冀、豫地區之共軍，自此連成一片，獲得兵力運用之自由，使豫東、魯西時受威脅，晉南、豫北無法開展，影响爾後之作戰，實至深鉅。

是役國軍之失敗，實因共軍絕對優勢，兵力徹底集中，組織嚴密，情報靈活，地形熟習，慣於設伏，故能遂行其各個擊破之企圖。反之，國軍情報不靈，協同欠佳，尤以史軍兵力部署過於分散，而對控制部隊又未能靈活運用，以致外圍據點遭受共軍攻擊，卽無法出擊增援；處處形成孤軍應戰，被敵各個擊破。赴援部隊之行軍，對搜索警戒過於疑忽；於山地作戰之要領，亦未能把握。故中途遭共軍襲擊，部隊猶多在集結狀態中，倉卒應戰，無法發揮戰力，以致陷於挫敗。

上黨戰役是勝利後政府軍與共軍第一次接觸，抗戰期間共軍雖然經常與日軍配合夾擊國軍，但除去黃橋之役，被陳毅打於由蘇北地方團隊改編的八十九軍，正規軍被共軍吃掉要以這次為首次。尤其是晉軍團結力強，武器配備也不差，居然一交手遭此大敗，影響人心士氣甚大。

當戰鬪進行時，毛澤東尙在重慶，聽到消息異常焦急，十月十一日回到延安，戰事尙未結束，但已近尾聲。劉伯承、鄧小平去電延安報捷。彭德懷拿着電報去見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看看電報，說道：「德懷同志，誰下令要劉瞎子攻上黨。」

彭德懷說道：「不是主席以朱老總的名義下的命令。」

毛澤東問道：「下命令時我在什麼地方：」

彭德懷說道：「主席當時在延安。」

毛澤東追問道：「劉瞎子攻上黨，我在那裏。」

彭德懷明白了，不再開口。

毛澤東說道：「劉瞎子之壞，古今第一，他一心一意想整死我，我剛離開延安，他就造謠說我投降國民黨，等到我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他又發動攻上黨，把閻老西打得這麼慘，你可以推想閻老西氣無可出，一定去電重慶要蔣先生扣留我。」

彭德懷點頭道：「很有可能。」

毛澤東說道：「何止可能，實在是百分之百的事，幸而是蔣先生，換換任何人都不會讓我回來，劉瞎子將我這一軍未將死我，慢慢再說吧！」

彭德懷問道：「劉、鄧打來這封報捷電報，應當怎麼回復。」

毛澤東冷笑道：「嘉獎他，要他繼續建功，遲早總有一天會碰到對頭，被國民黨打死，或者捉去剝皮熬油，我才出了這口氣。」

彭德懷勸道：「主席也不必太生氣，他打得天下還是主席的。」

中國抗戰實錄【48】

辛亥革命與日本

保護這個旗幟

自從陸皓東先烈到今天，我們無數同志與前方將士慷慨赴義，蹈死不顧。現在他們的軀體雖已犧牲，而他們的靈魂是寄託在這個旗幟上面，得以永垂不朽。我們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子孫，都要永遠不忘先烈爲這個旗幟犧牲的歷史，因而尊敬這個旗幟，保護這個旗。（註：蔣總統——「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的感想」，一九四三・九）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確是民族的鮮血所染成，爲守護中華民國的自由和獨立，而一直升起晴空，迎風飄揚。

不惜與日斷航

日本政府，在今年（一九七四）春天和中共締結航空協定的時候，由外相大平正芳發表談話，公開表示對於代表中華民國的中華航空公司飛機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不認爲是國旗；中華民國認爲這是對國家的最大侮辱，而於四月二十日以新設航空路線爲報復。

在這個時候，中國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揭載了如下的社論：

「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爲革命先烈的丹心熱血所染成，代表國家的獨立主權與光榮的革命歷史，神聖莊嚴，實爲立國精神的具體表徵。現在，大平公開對我國旗加以侮蔑，嚴重損害我國家尊嚴；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華文化普被各族

「中華民國」的國名，也是在那個時候所決定。

中華是中國的古稱，是指以黃河流域爲中心而發展的漢民族；亦稱爲「中原」、「華夏」，都是含有「文化中心」意義的詞彙。關於這一點，在一九〇七年七月發行的第十五號民報，章炳麟曾有大致如下的說法：

漢民族自稱中華，視其周圍的異族爲蠻夷戎狄，這些異族因漢民族的伸展，而吸收其文化；又因被漢民族的文化所同化，而被同一語言文字和共通倫理觀念所薰習，不久便超越了種族的界限，奠下了文化共同性的根基，形成走向中華民族成長發展的途徑。——這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是包容文化相同的各種族的國家。

編訂革命方略

成爲革命具體指導方針的「革命方略」，也是在這個時候編訂完成。這個方略最初明確地規定了在革命起義時的組織型態和運行方法等事項。

革命活動制度化

在此之前的革命活動，並沒有統一的規定爲其基準，而是由各地的革命組織各自爲政，所以發生過一些意想不到的錯誤和混亂。孫先生於是乃制定這個「革命方略」，用以使之制度化。革命方略於一九〇六年年底完成，頒發給中國各省的同盟會會員。

「革命方略」分爲下述十五個項目：

(1)軍政府宣言，(2)軍政府與各處國民軍之條件，(3)軍隊之編制，(4)將官之等級，(5)軍人之俸給，(6)戰士賞卹，(7)軍律，(8)招軍章程，(9)招降清朝兵勇條件，(10)略地規則，(11)因糧規則，(12)安民佈告，(13)對外宣言，(14)招降滿州將士佈告，(15)掃除滿州租稅釐捐佈告。

軍政府宣言

軍政府宣言，是在革命成功的同時，用革命軍政府的名義發表，預防人心動搖。其內容爲首先確定革命的定義是國民革命，明白表示出三民主義的理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及變更國體，改革民生。並且在具體政治型態方面分爲三期，第一期（三年）爲「軍法之治」，由軍政府指導國民掃除舊污。第二期（六年）爲「約法之治」，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人民。第一、二兩期都是過渡時期的政治型態，到了第三期則爲「憲法之治」，和國民約定在共和憲法之下，達到由國家機關分掌國事的最終目標。

對外宣言

對外宣言，是爲防範預料得到的外國干涉，故而表示對外國承諾：(1)清廷和各國曾經締結的條約繼續有效。(2)清廷應該賠付的債款和外債，由新政府負責繼續支付。(3)保護外國人的一切既得權利。同時並宣言如有幫助清廷妨害革命軍政府者，則視同敵人。

國民軍條件

國民軍條件的各項規定，是對於軍隊的組織、規律、活動、管理方法等的細節。

步兵八人一排、三排爲一列、四隊爲一營。每營在列兵之外，有營長以下的指揮官員和軍樂長、營旗手、號兵、信號兵、及主計、書記等員額，合計四百四十八人（相當日本今大

隊），並另設砲隊、工兵隊、輜重隊。軍餉則規定列兵每人每月由十元起，最高為標統（相當日本聯隊長）月薪五百元。軍紀嚴格，不要說是違反命令，就連強奸和搶刼等情形，也都要處以死刑。

招降佈告

此外，還在招降佈告上宣佈：(1)携械投降者，紀錄其功績，並按值價的四倍收購其武器。(2)投降後和革命軍同等待遇，每月薪餉十元，並供給被服、食糧。(3)揭橥論功行賞、升職加俸、革命成功終身給養的條件，以號召來歸，削弱清軍，策動對革命向心的內應關係。這個革命方畧，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肇端的武昌起義中發揮了相當威力。

一九一一年國父在倫敦手繪青天白日圖案。

這次起義，最初預定在宋教仁等同盟會領袖策劃之下，由孫武等人指揮發難；不料，被清廷官署事先察覺，以致在當地的領導人孫武等或被逮捕，或已逃亡，加以宋教仁等又未能如期趕到，以致革命軍不得不在沒有人領導的情形之下蜂起，而此時的革命軍，就是依據「革命方畧」的規定，才能夠迅赴機宜，號召國民，並向外國領事館發出宣言，成功地防止了社會混亂。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組成後，國父提示胡漢民之妻陳淑子所繡成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向華僑籌集革命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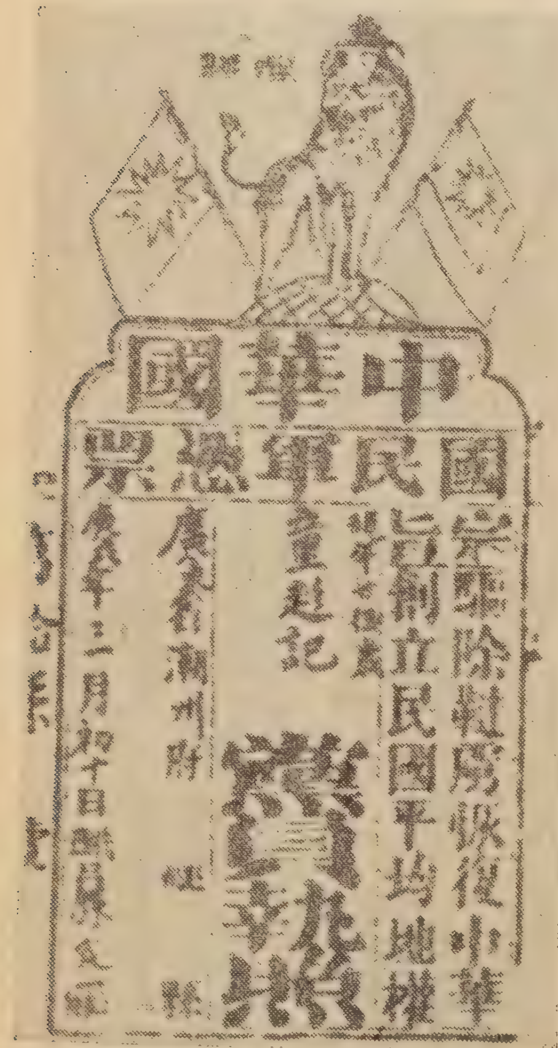
由於同盟會的組成和展開活動，在革命資金方面也跨進了一步。

同盟會初期的經費來源，以每人十元的入會費為主。

但是，不管怎麼說所能期待的多額援助，還是在華僑方面。同盟會為此特發行「革命軍債券」，其條件是待軍政府成立，在一年內四倍償還；又如有提出希望者，還可以給予特別權利，藉以加強向華僑籌集資金。孫先生本人並立即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前往西貢，進行勸募。

在這個時候，所發行的債券，係假託「廣東債券總局」的名義進行，不使用任何具有革命軍資金意義的名稱。債券的面額是「公債本息一千元券」（實際只付二百五十元），並有孫先生署名；背面說明：「中華民務興利公司」經協議結果，「為獲得大利，利益均沾，決定特向外界募集公債二百萬元，以充資本。自公司開辦生意之日起，五年之內償還本息……」所謂進行新事業的公司，只不過是一種偽裝，實際則是以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作為「開業之日」。

孫先生用這種債券，在大約兩個月之間，募到了一百三十五件。



革命方略中規定的「國民軍憑票」

明白地記載着這些資金使用途徑的重要文件——「收支決算書」的一部分，直到現在還留存着。

馮自由保藏決算書

這是馮自由在一九一〇年辭卸同盟會香港分會長而離港時，為避免被官方所注意，乃將這個文件放在枕頭裏帶出來。這一分決算書載明自一九〇八年開始的兩年之間，募欵收入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支出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兩訖尚有赤字五百四十二元五角二分。

支出的項目是：付萱野長知購買武器價欵及旅費一萬二千元為最高，許雪秋兩次支領起義費用七千元，余紀成訴訟費六千元，余紹卿起義費一千二百元，鄧子瑜起義費三千一百元，曾儀興等人起義費六百元，鄭耀南五百元，滙黃興一千元，滙宮崎寅藏三百元，池亨吉九百五十元，電滙孫先生四千三百元，滙越南海防的毛瑟槍和製彈機價欵九百五十元等項。

我的回憶

而對曾孫二位言行，則此際益增景仰。年杪適母親思勞患病，各方對予激勸亦多，乃返廣州侍母度歲，並就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校中校教官，着手助籌校務，蓋於民國成立之前一年，經已進入「同盟會」，嗣並參加中華革命黨，茲雖迭遭挫折，而對於前盟信誓，殆亦永矢弗諼也。

瓊崖準備參加北伐

於參加第四軍軍校籌備兩月後，以其將併入中央軍官學校，並應攻佔瓊崖之第四軍十二師副師長張發奎（時陳可鈺任師長，以常病多由張代理）之約，即行乘船前往，經過硇島時，曾停宿一宵，該島本為吳川縣屬，橫直約二十哩，鄉人之在此經營者頗多，但現經同廣州灣割歸法人，殊堪痛恨也。於三月初抵海口，即赴瓊就師部中校參謀職。時師政治部甚為活躍，適值孫總理週年紀念，予承該部主任廖乾五之約，代起「全師官兵告各界書」，殆為語體文的平生初作；嗣後代擬「師黨部成立宣言」及「告本師同志書」，頗獲各方贊許。此後責任漸重，工作亦增，除兼任軍官教導隊隊長外，對於黨務及政治活動，尤感費力稽時也。

予對當時的地方現狀及古跡，特加留意，除常圖接近民眾及教育機關外，所有該島素極著名之五公祠（唐之李德裕及宋之胡銓、李剛、胡鼎、李光）東坡祠（蘇軾）、伏波祠（一為邳離侯路博德、一為新濟侯馬援）、三公祠（蘇文忠、邱文莊及海忠介）及邱文莊公瓊山故居、海忠介公故里等，俱一一訪遊，風景頗饒佳趣，邱居尤多遺物。所惜者海公無一後代，房舍亦復無存耳。旋並請假返里一行，於四月初經廣州灣轉吳川縣，本鄉以去年被匪慘刼殘破，至堪傷感，所幸母親經同眷屬寄寓廣州，爰同胞弟仲才逕赴有關城市及各親友處，籌商善後，並祭掃先人各祠墓及故室陳金，胞弟軒等墳；同時遄赴較遠之鑊蓋嶺，一拜故友林立羣之墓，對此永別親友，木多已拱，殆不勝感慨繫之而為愴然泣下也。

計奔走兩週，夙願終難解決，以部隊行將參加北伐，當即返瓊崖，並於五月底結束教導隊，及應第三十六團團長黃琪翔之約，轉就團參謀長職，張發奎則業已晉升師長矣。

攻克武昌再破贛軍

六月初隨師赴廣州，準備北上，嗣進抵韶關，此時第四軍由李濟深兼軍長，陳可鈺副之，並由陳統率陳銘樞之第十師與張發奎之十二師出發。七月向湖南前進，於安仁、醴陵與敵開始接觸，再向瀏陽推進。

八月本團克復平江，其守軍混成旅長兼平通防禦司令陸澐吞槍自殺，所部悉被繳械。再沿粵漢鐵路續進，大捷於汀泗橋，次月復大破吳佩孚主力的賀勝橋，追進特急，斬獲亦多，隨即圍攻武昌城。本團初駐湖南之陸軍預備學校，旋即赴洪山，並對城加緊進攻，犧牲及冒險亦大，嗣於雙十日克之，計經四十一方，彼第八軍長兼守城總司令劉玉春及督軍陳嘉謨俱先後就俘，軍官被俘者七百餘人，士兵將及萬眾，本團則官兵死傷約三百人。

南京之孫傳芳利用時機，調兵入贛，第七軍圍攻南昌時，孫主力集中南潯鐵路，相與對抗，武昌既下，第四軍奉命自鄂入贛，參加作戰，由張師長率領所屬，並指揮第十師（由副師長蔣光鼐率領），於十月二十一日由武昌乘船東下，在石灰窰登陸，進至白水街集中，旋奉命於十一月二日，四七兩軍及獨立第二師賀耀組部，以主力向德安馬迴嶺方面施行總攻，隨於孤山駱駝山大獲勝利，而三十六團第二營長陳特亦於此役陣亡。三日拂曉，向馬迴嶺進攻，並用刺刀格鬪，旋即佔領。時敵由涂家埠反攻德安，與第七軍激戰於九仙嶺，黃團長奉命統率一部往歸李軍長宗仁指揮，餘向九仙嶺繼進，卒將敵全線擊潰，我軍隨亦回師武漢，第一期北伐至是告一段落。

比承各界錫以「鐵軍」之號，當地民眾且以鉅重的「鐵軍」鋼牌相贈。予於十二月升第四軍幹部教導隊軍官隊上校隊長，旋調充二十五師參謀長，仍兼教導隊職。次年三月則調充十二師三十六團團長。

二次北伐苦戰臨潁

民十六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組織成立後，決分三路實施第二次北伐。張發奎升第四軍軍長，旋並兼第十一軍軍長，下轄十、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師，旋並擴編第一縱隊，張軍長任縱隊司令，第二十軍軍長賀龍亦受指揮；黃琪翔則任第四軍副軍長而兼長第十二師，於四月底在南湖誓師，五月初於駐馬店集結候命。是月十四日，本師向黃埠上蔡方面前進，時敵軍趙恩臻部約三旅，集結於上蔡一帶，我二十五師進克一部，次晨，敵人反攻，七十四團團長張弛受傷，官兵死傷甚重，幸三十五團即將敵人擊退，三十六團並向上蔡城之十里舖西洪橋前進，與敵約二團遭遇於十里舖，戰鬬頗烈，卒擊破之。十六日分向東西洪橋進攻，竟日苦戰，敵勢較強，砲火尤多掩護，本團沉着守禦，相持至十七日曉，則反守為攻，向西洪橋猛進，激戰至十時，敵始竄退，東洪橋方面敵亦潰退。此役與敵苦戰三晝夜，激戰六七次，即將奉軍號稱最強之第十一軍全軍擊潰，而我軍之決心堅固，協同一致，亦為北伐各次戰役之冠。全軍傷亡兵約二千六百餘人，而三十團則死傷官長三十六人、士兵七百餘眾。

（第一章完）

李漢魂

毛澤東口誅筆伐孔老二 無異搬起石頭砸自己脚

毛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原址是孔廟

中共「紅旗」雜誌一九七四年二月號的短評「廣泛深入開展批林批孔的鬬爭」說：

「爲什麼把批林和批孔結合起來呢？因爲林彪同歷史上的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一樣，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擊秦始皇。他對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體投地，把它視爲信條，奉爲經典，貼在和藏在那些陰暗的角落裏。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的反動思想。」

從這個批林批孔的運動看來，凡尊孔就是反動，就要打倒。陳獨秀、王明、陳伯達、劉少奇到林彪，都被指爲尊孔的代表人物，成爲批判的對象。去年二月以來，批林批孔運動已在大陸各階層深入普及持久地開展。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大隊的報導稱：「現在，全村的幹部、黨員、青年、婦女、學生和老人，都普遍發動起來了。廣大群眾懷着對林彪、孔老二的深仇大恨，到處擺起了戰場，口誅筆伐，人人參戰。大隊、生產隊已經召開批判會六十多次，在會上發言的有六百多人，辦批判專欄十八處，寫批判文章二百六十多篇。」可見，這個運動已經像火把一樣在各地點起燃燒。玩火者必自焚，這是歷史的規律。毛澤東搞批孔老二的結果，必然將會葬送毛家王朝。

如果說劉少奇、林彪引用了孔孟的話就是罪惡，那麼毛澤東自己也引用孔孟的話，同樣是罪惡，同樣要受批判。

究竟毛澤東引用了多少孔孟的話呢？根據現有的資料，他比劉少奇、林彪還要嚴重得多，所謂批判林彪效法孔孟之道，實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現在摘錄有關資料如下：

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指菩薩）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自「孟子」），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古人說：「春秋無義戰。」（引自「孟子」），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畧」（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正是這種情形。（引自「孟子」），見「論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否則，「吾恐季孫之擾，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反動派必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引自「論語」「季氏第十六」），見「爲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一九四一年一月）

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然還在抗日，其對我黨既然還在一打一拉，則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引自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文），見「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用處，因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引自「論語」開頭的一句話），見「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引自「論語」「公冶長」及韓愈「進學解」），見「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日）。

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引自「孟子」卷三，「公孫丑下」），見「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孟子說：「心之官則思。」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引自「孟子」卷十一，「告子上」），見「學習與時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欲速則不達」，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必然失敗的。（引自孔子「論語」「子路」篇），見「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中國有句古話說：「黎明卽起，灑掃庭除。」（引自明末朱柏廬「治家格言」），見「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馳。」現在馳一下，同志們就清醒起來。（按指周文王、周武王，引自「禮記」「雜記下」），見「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爲知，「要不耻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引自「論語」「公冶長第五」，「敏而好古，不耻下問。」），見「黨委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引自朱熹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見「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上面的話，都是用來作爲理論根據。也都是毛澤東引用的孔孟之道，充分證明了毛澤東也是尊孔派，所謂批林批孔，其實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吧，引火燒身而已。只要隨便翻閱一下「毛澤東選集」，尊孔的話到處可見。在批孔運動的激烈鬬爭中，中共幹部，大陸人民讀到這些語句，不知作何感想呢？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搞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遭了可耻的失敗，受到了劉少奇一伙的批判。可是毛澤東卻編了一本「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書，大駡劉少奇曾到曲阜朝聖。其實毛澤東也經到過山東曲阜朝聖。在紅色作家史諾執筆的「毛澤東自傳」有這麼一段：

「……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仰孔子的墳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曾經洗過腳的那條小溪邊，也到了聖人渡過幼年生活的小鎮。曲阜大成殿旁邊有一棵古樹，相傳是孔子手植的，靠近後代爲他建立歷史上有名的廟宇旁邊，我居然看見了這棵樹。我也在孔子有名的弟子——顏淵曾經住過的河邊停留過，並且也去探訪了孟子的生長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東的聖山……」

這是一九一九年毛澤東二十六歲的時期，他因受不了在北京大學圖書舘當助理員每月十八元低微薪水辭職回鄉的旅途經過。從這件事看來，毛澤東駡劉少奇眞是含血噴人。

一九二四年七月，毛澤東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這個農所的所址就是孔廟，他在這裏訓練幹部。當時有些學生戲弄孔子的牌位，曾被他關了幾天禁閉。這又一次證明了毛澤東的尊孔。

四角戀愛鬧劇煞科
紅才子出賣女同志

（鹿鳴）

四角緋聞大鬧劇，由四位角色自先後上演一場的四幕劇。雖然誰都十分落力演出，可惜謝幕的時候，只得到觀眾一片喝倒彩的聲音，他們的上演可以說得是「陸雲亭睇相」唔衰攞嚟衰，唔演好過演。

由李志中帶頭上演一幕「欲死還休」的諸劇，他既有勇氣把八十多顆安眠藥吞下去，卻沒有勇氣等救護車來，要召計程車趕去求救，不知他到底是要死還是要生，跟着由韓「才子」上演一幕「運筆如刀」的諷刺劇，結果把隱蔽的身份暴露出來，原來他是一大喊「解放」香港和叫「打炮迎賓」的左口鹹魚，劉家傑「愛的宣言」，做成大家對他拋妻棄兒，感到不滿，女主角狄娜的「自白書」，自認受到這個社會壓迫、束縛和鞭打，同時把一切過錯都推到別人頭上，但這並不能改變觀眾認爲她是鬧劇中最佳女主角的觀念。

四位角色都出過場，鬧劇演到這裏，本應落幕煞科，可是韓「才子」節外生枝，發表一篇「炮轟劉家傑」，一方面極盡挖苦劉家傑之能事，另一方面把同路人——狄娜的私隱暴露出來，爲報劉家傑譏諷他是「酸丁一個」的一箭之仇而要「炮轟劉家傑」，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他在這文中竟然提到狄娜和一名隱形朋友，於九月七日，在巴喇沙酒店的二四××號房內，躺在一條不屬於劉家傑的臂膀裏，而且棲息在溫柔的夢鄉。」登明時間、地點、對手、旁證、還有所點的菜式，林林總總，看來是要誓死（借用新左派的慣用語。」指證狄娜確有別的男友，繪影繪聲，用一杯水主義來形容「同一鍋子吃飯」的戰友，爲的是什麼？一字咁淺，只不過爲着要增加他所辦的雜誌的銷路，其實，這雜誌早在上幾期利用狄娜發了一大筆緋聞財，這是全港人所有目共睹，有數得計，不容否認，他應該心滿意足，就此收手才是。如今，爲着要再多賺幾枚無產階級所鄙視的「臭錢」，竟然不惜用汚穢的詞句來汚辱「革命同志」的形像，這就是沒有人性，沒有理性的左口魚的典型作風，所謂「才子」。揭開了畫皮，原來是一頭青面獠牙的紅皮大豺狼。狄娜醒醒吧，迫害你的、束縛你的、鞭打你的不是這個社會，而是口口聲聲喊「解放」這個社會的那頭豺狼，假如香港眞個不幸被「解放」了。他這篇文章的證據，足以使狄娜頸上掛着像紅線女所掛過的木牌，在灞敦道上

、桑濮之行，有如厚黑學教主李宗吾所謂：「入做得唔講得個類」，只有缺德的男士才會趙完唱，沒有一個女人會把她的勾搭行爲當眾宣揚。韓豺子自謂是個中能手，當然不會不明白這點，如果他眞個酷場爲心，豺狼成性，強以爲狄薏會因「躺在不是劉家傑的臂膀裏」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値得當眾宣揚的話，狄薏當還就在她主持的「蒙太奇」電視節目裏，興奮不顧一切，講個暢快淋漓，或者在她的自白書（筆者按：該書刋印日期是在九月十八日）親筆發表，言無不盡，事無不詳，何必留到十月二日才去了她這份「無上光榮」。

我無意把韓豺子的發緋聞財美夢打碎，只不過照事論事已矣，四角緋聞，是四個人的私事，與大眾無關痛癢，僅可作茶餘飯後的閒談，高潮過後，就算出盡九豺二狼之力。也再難引起讀者興趣，韓豺子想他的雜誌增加銷路，應該曉得四百多萬香港人連他自已在內都不希望過着要糧票、布票的生活。因此，只要他能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爲四百多萬喊出打倒糧票、米票制度，保證他雜誌會有穩定性的增銷，韓豺子，你以爲然否。

（嚴正）

僑胞目覩國軍強大
反共復國倍增信心

一萬四千多位海外各地專程回國的僑胞，都帶着興奮的心情參加了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雙十國慶大典，參觀後備軍人動員校閱，對於中華健兒的高昂鬪志，精良的訓練，表示由衷的讚佩。

他們一致指出：海外僑胞絕大多數都是忠貞愛國的，願意追隨政府獻身反共復國大業，看到這次校閱的壯大軍容，大家對於光復大陸都增加了無限信。

這次率領日本九州華僑祝賀團回國的翁城墻說：僑胞們看到祖國國力的強大，軍事力量的雄厚，都非常高興。我們會把這些情形轉告海外僑胞，相信他們一定會很興奮。

他指出：慶典中學生們用排字方式排出蔣總統像，僑胞們都非常感動，有無比敬意。蔣總統的偉大人格與領導，永遠存在每一個海外華僑的心中，我們一定要貢獻自己的力量，共同努力，來完成蔣總統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未竟志業。

旅居美國洛杉磯的僑胞江祈門說：他曾經在電視上看過國軍檢閱盛況，這次回國能看到國軍的精良裝備與全民的高昂鬪志，極感欣慰。海外華僑與國內同胞是一條心的，都希望早日打回大陸，重光國土。

旅留尼旺僑領謝達壽表示：他們這次組團回國，原不知道有校閱大典，每位僑胞看了後備軍人的傑出表現對祖國軍力的雄厚，都感到很興奮。

他說：僑胞們曉得校閱的絕大部份精良武器裝備都是我們自己製造的，非常高興。

加拿大多倫多青年僑胞王應全說：祖國經濟繁榮進步，海外僑胞都很清楚，今天看到了祖國軍事力量的強大，全民戰志的高昂，增加了僑胞反共復國勝利的信心，實在是這次僑胞回國的最大收穫。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冊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華青社」慶祝國慶
舉辦各項文娛活動

本港「華青社」爲積大慶祝雙十國慶，現正積極籌備慶祝雙十國慶大典的各項活動節目，包括出版國慶特刊，電影晚會，國慶叙餐聯歡晚會，旅行宿營，蔣公誕辰紀念會等，歡迎各界愛國僑胞參加，共申擁護自由祖國的熱忱。其詳細如左：

一、國慶特刊——怒吼文刊第十六期定於十月十日出版，報導自由祖國各項進步近況，大陸消息，評論及你都想知的報導，圖文並茂，免費贈閱。

二、電影晚會——十月七日星期二晚上八時正在該社放映四套紀錄片，㈠進步中的農業。㈡自由中國的工業。㈢曾文水庫。㈣愛心與信心。免費招待。

三、國慶叙餐聯歡晚會——定名爲大陸留港青年慶祝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雙十國慶大典聯歡叙餐，席設九龍彌敦道六二〇號瓊華大酒樓二樓，大會將於國慶日下午六時開始至十一時止，餐券每位港幣二十五正，大會並有豐富助慶節目，歡迎各界愛國僑胞參加。

四、旅行宿營——十月二十五日前往離島大嶼山寶蓮寺宿營，費用爲每位港幣二十五元正，集合地點爲中環康樂大厦正門，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出發，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回程。

五、蔣公誕辰紀念會——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晚上八時正在該社舉行，紀念會包括講述蔣公的豐功偉績，放映珍貴的蔣公生前紀錄片，播放蔣公遺訓講詞。

以上各項活動均爲該社專誠爲十月慶典而舉辦，歡迎各界僑胞參加！如欲參加者，請向左列聯絡號領券或購券。

一、九龍彌敦道六二〇號地下，

瓊華大酒樓營業部，祇限國慶叙餐券。

二、九龍青山道三四九號八樓華青社晚上服務，電話：三——一五四五二。

三、荃灣老圍村公所同和學校全日服務，電話：一二——四三二八五四。

四、九龍山東街德明夜中學十二號信箱（函購）。

廣東地區普遍不安

工人抗議農民怠耕

廣東江門、新會地區各工廠職工待遇，自「文革」後僅象徵性調整一次，而大陸物價則連年上漲，工人的工資不能維持生活。故自一九七四年起，該地工人即經常要求增加工資，同年底各工廠且已進行「工資評級」討論會。但因中共一九七五年初發動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要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非但「評級」討論會流產，相反地中共卻發動工人在例假日實行義務勞動，無酬加班，致引起工人普遍不滿，故怠工事件即普遍發生。同時再加上當地各較大工廠復員退伍軍人經常與廣州市各工廠共軍復退伍軍人互通消息，致事態擴大，紛紛張貼大字報，要求調整級別，增加工資，形成大的工潮。

廣東江門市有復退和轉業軍人的工人五千多人，他們部份入伍前曾就讀中山大學、江門醫專等學校，一九六二年入伍時，共黨答允於退伍時與在該等大學畢業生享同等待遇。現在，其工資與其同學比較要低很多，因此，於本年七月底就工資和附加工資等問題，向江門市當局提出交涉，未[illegible]報攻擊共黨，並實行怠工和集會抗議，又組成「工人聯合總部」反對取銷附加工資（每月人民幣六元），復因與老工人組織發生衝突，雙方在廠內打鬪。共黨從海軍南海艦隊唐家灣基地派來海軍部隊二千多人，進駐各工廠鎭壓。廣州各工廠一般工人，由於對共黨計劃壓縮工資政策不滿，工作情緒普遍低落，而廠中共幹爲達成上級減少成本，增加生產指示，仍要求工人加班做義務。工人拒絕接受，即勉強到廠，亦中途曠工。中共縱發動批判，亦置之理。

廣州地區物價上漲，而工人工資仍停留在人民幣三十多元至七十元之間，工人不足糊口，故怠工情形甚爲嚴重，最近更發展成爲工潮。現在共黨圖挽救此一險惡情勢，已允對工人畧作讓步。

廣東共黨爲貫澈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澈底消滅「資產階級歪風邪氣」，現計劃廢止自由市場和自留地政策，並指示各階層進行討論，引起人民很大不安。討論亦難獲結論。六月中旬江門市兩個先進[illegible]進行討論，結果，部份贊成取銷而另一部份則認爲有調節物資供應之效用，目前不宜全部廢除，並應納入「國家」經濟體系。廣東番禺江村公社農民每人每月的油糧限購量爲每人每月米二十四斤，油二兩，不敷食用，只有購自黑市，目前黑市各物漲價，農民生活日困。因此，要求增加食米限購量爲三十六市斤，油六兩。共幹不允，農民怠耕抗議或加強自留地耕作以資彌補。本年六月間，廣東省共黨令各縣派出三人督導小組下鄉向農民勸解，農民提出物價漲，工分少，無法生活，請其解決，督導小組斥農民「受人指使」，令民兵將發言者逮捕，農民羣起喊打，共幹帶被捕者鼠竄，事後全體農民罷耕以示抗議，此事件迄八月中旬尚未解決。

廣州「南方日報」並於九月十一日發表了一篇標題爲「堅定不移的抓緊抓好農村運動」的社論。該社論強調「把大批和大幹結合起來，要用大學、大批、促大幹。」該社論還主張要「認眞抓好整頓領導班子的工作，而要抓好領導班子的革命化建設、必須認眞搞好整風整黨。」並且要「把在鬪爭中湧現出來的優秀分子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這篇社論不但將刺激農民羣眾的抗暴鬪爭，並且預示各級共幹將有大批遭受整肅的命運。

「廣州軍區」最近舉辦了兩期學習班，專門解決團級以上老幹部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問題。該軍區原屬四野出身的老幹部，大部存有轉業思想。因此，在學習中，各人均坦白交代，認爲自己「年紀大了，萬里長征已走過了不少路程，該歇一歇了，讓青年人要捧吧？」有的則說：「革命幾十年吃苦在前，該回老家了……」因此中共要他們在學習中攻克「後半輩子革命關」，要求他們「趕上形勢的需要，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本年八月間，「廣州工業局」所屬第二重機械廠某民兵營率領所屬武裝民兵約一百人，攜帶機槍和半自動步槍，以演習爲名，搭乘火車直赴深圳，企圖逃往香港，不幸被人告密，計未成功。事後爲首者被共黨殺害，餘眾亦受處分。

九月九日廣東電台播報：潮陽縣連城鎭閥門廠民兵營長史金石的錄音講話，「有少數人認爲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鬪爭，是不務正業的分外事，是開磨擦冲床，整天磨擦，得罪人。」

廣東省曲江、英德等地山區反共武裝游擊組織活躍，經常襲擊粵漢路火車。其詳情如下：

(1)廣東曲江、英德及清遠縣之潛江一帶山區，藏匿有許多被共黨下放後逃亡知識青年，彼等組成若干小股反共游擊組織，經常下山襲擊民兵，奪取武器，附近對不滿之共幹、農民亦紛紛投效，聲勢日益壯大，該等游擊組織主要活動爲搶刼糧食物資，並提出寧願打死，不願餓死口號，每次行動多以二、三十人爲一股，本年六月底某夜，曾暗中將粵漢鐵路路軌破壞，迫使火車停駛。此類刼車事件，已先後發生三次。

(2)近月來，廣州共黨經常派有軍隊隨車護運。目前粵漢路南段治安不靖，時常發生武裝羣眾破壞鐵路事件，曲江市內情況極爲緊張，居民大量搶購黑市米糧，米價已漲到每市斤人民幣二元，打鬪及搶刼事件更是屢見不鮮，並有民兵加入刼掠，派系不明

之武裝羣眾，時常在郊區出現，人心惶惑不安。

以上情況顯示，共軍和民兵不但已經不是保衛中共政權的工具，而且還天天想叛離中共政權。此種情形，在大陸早已存在，不過於今爲烈。

日本片集好勇鬥狠
電視播映慎重選擇

編輯先生：

首先我要聲明：我並不是主張希望學生被訓練似一頭馴順羔羊；而要求每一個學生，從小就養成自由發揮意志和才能的家長。不過，我有個要求：切勿讓學生產生暴力取勝的觀念。這一點，對於客觀環境的感染，不能不特別注意的。

在過去，李小龍的好勇鬥狠影片，早已引起反感。美國與東南亞各地，禁止上映，本港也輟映已久，連帶其他的武俠片也加上「兒童不宜觀看」。但是，日本的若干片集，對本港來說，多少會毒害兒童心理，尤其描繪學生對待老師的不禮貌態度，在日本人心目中固無所謂，但是，對本港甚不合適。首先我要說：日本人多數是雜種，多數是妓女們生下來的子孫，即使在最近的一兩代純屬一脈相承，上幾代的祖先之中，多數是來自國外的妓女產下的孤兒，他們的上一代，不是無賴，便是盜匪的血統，存在的劣根性，養成了野蠻不拘的性格，再渲上後天的培養的「武士道精神」，使日本的學生野性難馴，殺害教師，社會暴亂，這些眞實性的故事，在日本俯拾即是。但在世界任何地區，絕無日本青年那樣亡命的心理。因此，日本學生搞事的故事比較突出。

這種「暴力輸出」，儘管沒有政治作用，對社會危害，影響極大，希望「電檢」當局注意，我個人認爲：這比「黃禍」危害影響更大。

在平時，我甚少有耐心看電視的。因爲：「歡樂今宵」實在已經看到使人厭倦，誰不知道從頭做到尾，大同小異，周而復始，可以說「天天如此」。

「港視」的節目可能主持無人，不易讓觀眾換下口味。奇怪得很，有人愛看的節目，偏偏很短促，例如：「聖劍千秋」如果佔去了「精打細算」時間，也記還可以爭取多些觀眾；有人說：「星期日的「保鑣」再延長一小時，取消了「港聞一周」，應該改爲星期六晚上，因爲大部份工人及學生多數例假，吸引力會更強；「包青天」的時間佔有了「歡樂今宵」，廣告會更多，這些議論並非沒有道理，「包青天」播映時間確實太短。

「佳視」雖然新開辦，節目編排得很不錯，「武當弟子」的叫座極強，而且對兒童的啓示也很大。因此，有人認爲：「佳視」將會後不居上；「無綫」（港視）漸見落後，唯一特徵是它擁有的「觀眾」，多數不是電視機前的看客。這話從何說起？

㊀港視的三幅廣告太過分誇張，例如：某一洗粉，做節目主持人暗示參加這個節目的人，需要買這洗粉；某一雪櫃，也是如此，似乎接近壟斷，教人勿買其他的牌子；和另威士忌廣告，雖未犯上同樣毛病，不夠爽朗明快。

㊁過分擴張、渲染，不求內容精彩，同樣的，一如那些不實的廣告詞令，惹人反感，失去了觀眾的愛護。

「麗視」與「佳視」的新聞報告，似乎都曾受過專業訓練，演員陣容求精、求進，確很不錯，反映了誇張宣傳爲號召，純以忠誠服務姿態見長，而且前者以偵探片能夠把握群眾心理。

雖然「麗視滿香江」比較上說起來好過「歡樂今宵」，多看還不致使人怎樣討厭，問題是「麗視」變化多，不像「港視」的流爲庸俗，變不出什麼東西來。

但是，就上所說，僅屬個人之見，要求也許嚴苛，但無偏見，平情而論，教育性的節目，三家中文電視台都有，問題在多少與有無強烈的啓示而已。就過去而言，「麗的」以偵探片見稱，如麥卡羅警長、戈倫布探長甚獲各方面佳評。

星期三的「女偵探」，表演得也很精采，羅碧華沙展出生入死的反罪惡決鬬，確能值得全世界的女警效法，這一個片集，極具啟力的啓示。其餘的，容後再談！祝快樂！

讀友梁兆雄拜草

海外讀者迷萬人
訂閱日報每月十三元

人傑先生：

自貴刊創刊至今，我按期在此地書店購買，從未中斷，正如先生所說，不看則已，看後上癮，難怪貴刊在這裏這麼暢銷。老實說，貴刊雖不是篇篇可讀，但卻旗幟鮮明。尤難能可貴，在這個充滿妥協、認同、回歸邪道當行裏，貴刊及眾多作者，能堅守立場，正義懔然，爲鋤奸揚善而努力，以救國救民爲壯志，區區在此謹向貴刊及所有作者致以無限敬意，將來在我國文化史上，貴刊必佔一席位。

兩月前，萬人日報未出版時，已在此讀報，知道萬人日報已於七月七日出版。及至最近，一連讀了貴刊數期，先生的新聞以外及岳騫先生的文章，說及出版後令人興奮的現象及將來計劃的情形，唯獲未提及海外讀者郵訂辦法。先生擁有眾多海外讀者，先生是明白的，唯其如此，敢請先生早日訂定海外讀者郵訂辦法，或爲讀者訂購任何書籍的服務部，或托吳興記每次寄些報紙到這裏書店出售，（據說這裏的書店所經售的書報雜誌，都是吳興記寄來的）。此致

敬禮

加國蒙城黃光敬上

（訂閱「萬人日報」辦法，每月報費連郵費共十三元，每週付平郵一次。空郵太貴，最好還是訂平郵，逕寄本刊，便會代辦。）

一萬五千海外華僑回國參加雙十國慶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毛松年說：預計今年回國參加十月慶典的僑胞總數，將超過一萬五千人以上，打破歷年的紀錄，顯示僑胞對自由祖國的強大向心力。

毛松年在舉行的記者會說：僑胞回國人數在明後兩天將達到最高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年一萬號的報到時間是在十月二十六晚間，去年是在十月十一日下午，今年一萬號報到時間可能提前到九日。

他說：這次回國的僑胞們遍及全世界各角落，包括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五大洲，他們分別來自香港、澳門、日本、琉球、韓國、越南、寮國、緬甸、高棉、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沙巴、沙勝越、婆羅乃、帝汶、印尼、加拿大、美國、關島、千里達、哥斯大黎加、阿根廷、巴西、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奧地利、南非、大溪地、留尼旺、模里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馬拉加西、荷蘭等四十餘個國家地區。

毛松年指出：今年僑胞踴躍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活動，有以下幾項特點：一、顯示愛戴領袖的赤誠。二、不向邪惡低頭，擁護自由政府的決心。三、體驗祖國突飛猛進，欣欣向榮之實況。他說：今年僑胞參加雙十國慶活動，在節目編排上，有幾項突出的重點：

一、參觀後備軍人檢閱大典及軍事演練，顯示中華民國神聖不可輕侮的團結力量，我們強大的三軍與堅固的國防，隨時可以殲滅侵犯的敵人並且有充份的戰力，隨時適應大陸變化的情況，拯救大陸苦難的同胞。

二、恭謁總統蔣公陵寢，除向一代偉人致崇高的敬意外，並喚起海內外同胞一致團結奮起，化悲痛為力量，務求貫徹蔣公遺訓，完成救國救民的偉大志業。

三、參觀國家建設，促進海外僑胞對復興基地日見茁壯強大之瞭解。

他又說：本年的活動節目，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由十月九日至二十二日，以參觀國慶閱兵大典，軍事演練，國家建設，恭謁蔣公陵寢，慶祝華僑節等為主要內容，第二階段由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初，包括參加總統蔣公誕辰紀念等活動。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中秋前後

胡漢陽

中秋前夕夜，會景巡遊塘；
獅象麒麟舞，管絃鑼鼓揚；
萬人眞塞路，百世亦稱昌；
未料天開玩，叟童皆沐湯。

× × ×

佳節人歡樂，迎追月耀煌；
民心貴激盪，物態自光芒；
容易百年過，艱難千載嘗；
自由在香港，莫把大陸忘！

× × ×

都話血濃水，不容鐵幕關，
羅湖橋兩岸，苦樂界森嚴；
呼救聲悲切，赴援太頻繁；
中天皎皎月，寧忍袖旁觀！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一一至四一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慈母生朝 雪梨 林康

臨牕獨醉團圓節。慈母來朝欣帨設。
曷滾庭階萊舞衣。白雲恒月思親切。

八月十五晚 前人

交輝日月照西東。玉宇微雲潑色工。
影錯光流庭苑滿。人疑身處畫圖中。
虬飛素壁盆栽勁。霞擁碧枝䕺蕚叢。
蠻地春宵無限好。瞿望故國正秋風。

懷土二首 前人

㈠

零丁願復處零丁。萬里家山一水縈。
雲嶺漢秋珠海月。雷溪元道石岐城。
倒瀾澎湃風潮惡。斷目瀟湘竹幕橫。
別久倍深香故土。乘機有日遂歸征。

㈡

歸去來兮息遠征。海鮮村釀潔茅衡。
飯牛西牖還初服。牽犬東門覓舊盟。
幽壑碒岈鉤杖穩。中流容與葉舟輕。
漁樵歌聽遙相和。白日靑天唱太平。

東封壇主淑英女士粲正 楚雁

漫云巾幗不英雄。筆掃千軍氣貫虹。
慧眼掄才天下士。删詩妙思正民風。
蕙心道韞吟飛絮。博學文姬顯父功。
愧我識荊緣未遂。登堂有待購葵衷。

秋節有感 林復生

節前一日掛風球，估量良宵一筆勾，
卻喜風平還浪靜，居然雨散亦雲收，
更添月亮淸輝照，頓使陰霾黯氣休，
天意示人多吉兆，堪期返國渡良秋。

一剪梅可憐宵 封淑英

月未殘時花未凋，舞罷雲翹，歌罷烟綃；
蠻腰瘦比沈郎腰，夜也遙遙，恨也迢迢！
心疾難求心藥療，琴爲誰調？魂爲君銷，
可憐人度可憐宵，玉鳳慵描，迯鴨慵燒。

「詞」憶秦娥憶羊城 洪餘水

波光綠，漁舟欸乃漁珠曲，漁珠曲，鳴蟬處處，荔紅瓜熟。　芳邨來去生涯足，東隄醉罷西郊浴，卅年情景，白雲蒿目。

又 許邇良

潮聲咽，夢魂曾記珠光月，珠江月，羊城景色，廿年相別。　還鄉省墓淸明節，兵荒馬亂遙途絕，遙途絕，登樓王粲，故園思切。

又 鄧玉山

亂離苦，天涯歲久懷鄉土，懷鄉土，泮塘春色，六榕僧侶。　閒登粤秀評今古，海珠夜月談心緒，談心緒，行吟澤畔，不知歸處。

又 蕭君亮

天涯別，年深夢斷珠江月，珠江月，狂濤汨沒，幾多城闕。　暮春又値靑年節，黃花碧血懷先烈，懷先烈，不堪回首，五羊遭刦。

又 潘學增

羊城廣，觀音山上公園敞，公園敞，珠江風月，輒思神往。　荔枝灣上搖雙槳，粥名艇仔非凡響，非凡響，雷池難越，令人惆悵。

又 盧玉池

談經史，佗城古號，紅棉市，紅棉市，黃花碧血、落紅如此。　五層花塔雄相峙，荔灣泛棹朱欄倚，朱欄倚，前塵棖觸，舊遊已矣。

又 衞燕山

當年也，紅樓倜儻珠江夜，珠江夜，金樽金縷，燕脂裘馬。　廿年蓬轉駒光乍，煙湄寄跡情難罷，情難罷，瓜灣梅雨，客牕初夏。

又 藍戒三

珠江曉，梅花村裏風光好，風光好，春花秋月，是何時了。　西關一擲千金少，千金買得佳人笑，佳人笑，長隄歌舞，荔灣殘照。

「詩」啖荔思鄉 區季子

應知口味有懸殊。蘇蔡同稱宋碩儒。
殉嗜未妨尊籍改。行文但作盛鄉諛。
梯航似織唯供外。風日相煎長守株。
有啖便須隨份飽。蟬嗟淸露沫相濡。

前題 劉允中

盛夏紅雲宴月明。昌華回首草萊生。
薔薇鴨綠繁枝少。蓮步蹄塵笑口迎。
蘿洞丹砂饒桂味。虬珠亭榭擘晶瑩。
桑田滄海風雲際。鄉荔登盤樽酒傾。

前題二首 蕭勁草

㈠

蘿崗桂味色彌鮮。喚賣聲聲到耳邊。
市得幾斤供口腹。杖頭還賸買魚錢。

㈡

痛啖晶丸快朵頤。順蟬鳴荔憶兒時。
陂塘一望紅於火。丹顆纍纍挂滿枝。

前題 陳香圃

連理枝頭顆顆香。龍牙虎爪濺瓊漿。
凝紅炎夏花開日。擘綠畢村核出場。
譜譔蔡襄殼價重。詞成蘇軾品精嘗。
相逢同是秦時客。莫再傾心慕故鄉。

前題 陳溢淸

綠綺紅羅碧玉肌。生成閩粤故山微。
愁眉喜得宮妃笑。快足能追驛使飛。
誰說紅顏情易過。定知白髮影相依。
鄉關已作三更夢。何必晨昏惹是非。

前題 余纘庚

書樹繾綣幾春秋。香荔凝紅映白頭。
目覩河山成板蕩。看誰柱示砥江流。
枝頭慧慧思鄉邈。樹上纍纍望欲愁。
最是懷人傷故國。不殊風景怯登樓。

最有意義的十月禮物

「四海一家」贊助　亞細亞影藝有限公司恭製八米厘

總統 蔣公紀錄片

全長約八百呎，分第一第二兩輯

第一輯（黑白）內容：偉人誕生、革命北伐、戡亂抗戰、勝利還都

第二輯（彩色）內容：逝世移靈、瞻仰遺容、舉國哀悼、奉厝大典

售價（港幣）：第一輯九十九元，第二輯一九八元。全套二七八元

每購一輯或全套均奉贈精美旁白書一本及卡式錄音帶。

歡迎個人、社團、外埠預約訂購

凡十月份訂購者，一律九折優待

另有袖珍放映機發售，每架港幣四十元

預約處

「四海一家」
地址：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廈二樓B
電話：H－七九六四七八　H－七九六八四八

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大道中萬宜大廈五三一室
電話：H－二二八八一四　H－二二八八七五
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一室
電話：K－六六八六九五　K－六七〇二一一

最有價值的歷史珍藏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一七期 新120期）



「謀財害命」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一七期(新120)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〇。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七期(新120)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揭穿中共的統戰把戲

最近，中共在香港利用一羣小嘍嘍搞什麼「中國週」活動，並「重金禮聘」無恥「墮子」趙浩生之流，由他們的「祖國」——美國到香港來作「演講」。這類由「匪情專家」一變而成爲「愛國學人」的傢伙，在世界任何一地的華僑社會中，都騙不了人，但在香港居然還有些人聽他的「講演」。當然，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爲香港環境特殊，有中共自己辦的報紙，更有一批被它收買的並絕對聽從主子指揮的小爬蟲。

香港是中共向海外販賣政治假藥的重要市場，不少騙人的宣傳都是以香港爲基地的。如繼十名「戰犯回台」統戰把戲失敗後，又利用「釋放特務」爲藉口，對中華民國極盡其歪曲誣衊之能事。這次「釋俘」，實乃爲今年三月間「釋放」所謂「全部在押戰犯」的延續。三月中旬中共「人大常委會」決定「釋放戰犯」二百九十三人時，江青手下特務頭子之一的「公安部長」華國鋒在說明「釋放戰犯」時就會指出：「這對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和「促進台灣人民的反蔣愛國鬬爭，都具有重大意義」。四月間，總統蔣公逝世後，中共把十名「戰犯」送到香港，口口聲聲說讓他們「回台」去「與家人團聚」。

在中共來說，對大陸同胞進行敲骨吸髓的壓搾，對所謂「階級敵人」不僅「不許亂說亂動」，復爲「提高階級鬬爭警覺性」，不斷進行鬬爭、逮捕、判刑或殺頭才算「正常」，因中共政權成立前夕毛澤東就聲明「絕不施行仁政」。

根據這個「原則」來看中共的一連串醜惡表演，實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從所謂十名「戰犯回台」到「釋放特務」，其目的無非是使中華民國處於拒受兩難，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如果中華民國不接受，它就指「冷酷無情」、「不人道」和「無自信」。對於此點，直到今日中共派在海外的特務和用錢收買的小爬蟲，仍以這些作爲他們叫囂的主要調子。

日前，美籍華人「墮子」趙浩生在香港「中國週」上所作的「講演」中就曾照唸他的衣食父母中共的老調，說什麼「蔣政權恐共的愚民政策和特務統治已經失去效用，他們不敢允許大陸釋放的戰犯回台灣，就是最好的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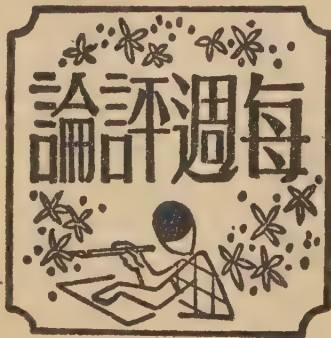
用趙浩生「講演」中的話說：他才眞是由國民黨人一變而爲「愛國學人」，由反毛反共而頌毛媚共的「雙料漢奸」。自己「已經賣身給美國大少爺」當順民，居然以「愛國」姿態，大罵哺育他成人的中華民國，這不才眞是「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嗎？

實行「愚民政策」是中共，搞「特務統治」的也是中共。毛澤東提倡對人對事要「一分爲二」，那麼他和由他任「主席」的中共，爲什麼只能說「英明」、「偉大」，而不許老百姓稍有懷疑或批評？如果有人說毛是殺人暴君，中共是血腥統治集團，不被殺頭才怪！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二十多年來，殺害大陸同胞六千多萬人，並奴役着大陸七億餘人民的中共政權，絕對反對「人性」、「人道」和「博愛」，它們所主張的是「階級鬬爭」、「無情鎮壓」，那麼，又爲什麼「釋放」「戰犯」和「特務」呢？目的正如華國鋒所說「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和妄圖「促進台灣人民的反蔣愛國鬬爭」。由中共中央到省、縣級黨委內均有「統一戰線部」，從事拉攏，收買和利用如趙浩生這類「雙料漢奸」的工作。趙浩生的「老前輩」如章伯鈞、羅隆基和衞立煌、李宗仁等人，都是受中共的「統」而幫共，捧共和投共的，結果呢？又有那一個不是纔身敗名裂後而家破人亡？

所謂「革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在「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目的下，採取的各種騙人措施。「釋放」「戰犯」和「特務」就是在這個目的下進行的一種戲劇式的表演。然這一切，只能給趙浩生之類小丑一些「講演」的資料，對中華民國絕對起不到一星半點的作用。因爲，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人民享有一切應有的自由。台灣省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而中共卻完全相反，既無自由民主，人民長年生活在恐怖和飢餓之中。

中共妄圖利用「戰犯」和「特務」問題困擾中華民國已完全失敗。至於出動趙浩生一類「墮子」上演欺騙孩子的猴戲，還不是浪費刮自大陸老百姓身上的「人民幣」？



新聞以外



紅貓經濟支持「中國周」開鑼
請美國人教中國人「認識祖國」

萬人傑

學聯今年搞「中國周」從美國邀來了趙浩生，在開幕之夜，發表了題為「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使命」的演講。趙是美國籍的假洋鬼子，既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反「中華民國」，是徹頭徹尾如假包換的反革命份子。讓他教中國人「認識祖國」，實在是「入錯門口」，應該在「美國雙週」講才對，那才是他的「祖國」嘛！

紅貓出錢・爬蟲出力

由左派支持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每年搞一次所謂「中國周」，這「中國周」是教人如何「認識祖國」。在這運動中，舉行晚會、展覽會，請一些回歸的學人講話等，一切活動，只有一個目的，替中共的「成就」大力宣傳。

「中國周」經費來源，是靠大陸海砂等發達的紅色大肥貓老霍一張支票搞掂。初兩次似乎還有點顧忌，不敢太露骨；今年的「中國周」，也許受到「中文大學副校長」鄭棟材、港大校長黃麗松等的「鼓勵」，公然的為毛共塗脂抹粉了。

今年的「中國周」十月十五日在大會堂音樂廳開幕，接着一連串活動，十六至二十二日，港大學生會舉辦一項「認識中國」活動，名為「現代中國探討」，十月十八日在陸佑堂舉行「資料展覽」，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研究「現代中國的發展問題」，由港大校長黃麗松主持展覽會開幕禮。

十五日晚上舉行的「開幕典禮」中，還邀請了「由美專程來港」的「美國耶魯大學語文系教授」趙浩生作專題演講，題目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使命」，關於趙浩生「教授」來歷，「萬人日報」已作詳細「介紹」，要使海外讀者也看清楚這投機分子的嘴臉，老萬特地在「萬人雜誌」批他一批。

裝璜美麗・內裏腐臭

學聯小爬蟲搞這個「認識祖國」的所謂「中國周」，不知目的是「為人民服務」，抑或在紅色肥貓的那張巨額支票中揩點油水。實質上，這項活動除了使一些腦袋還是空白，思想尚未定型的青年受到宣傳外，對廣大香港市民，可說毫無作用。

如所週知，香港四百多萬市民中，大部分是二十六年來先後從「祖國」逃出來，在這裏開枝散葉，生根發展的。這些人，不少在「祖國」生活了十多二十年，他們對「祖國」的認識，十分深刻，和「回歸」大陸，只溜過兩溜的所謂「學人」，清楚得多。因此，他們沒有再去「認識」的必要。能吸引他們興趣的，也許是一些土生土長，在香港長大的青年罷。他們對「祖國」的認識確很膚淺，為了他們也是黑髮黃皮膚，對血緣的「祖國」，自然要多多認識。可惜這個「中國周」一切活動，他們所看到，所「認識」到的，只是漂亮裝璜的包裝花紙，裏面包着的是什麼貨色，還是被瞞蔽着。

老霍花了一筆本錢，僱來一班鼓其如簧之舌的售貨員，把「祖國」貨色說得如何如何好，無知青年很難不為所動，因此，老萬認為「識貨」的人，應把他美麗的包裝拆開，讓那些無知青年看清楚這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孜灌」。

認識祖國・就地取材

青年學生如果要「認識祖國」，參觀這些中共供應的「資料」，所得到的只是個虛偽的面目，要知道眞實的一面，不必待到「中國周」，隨時隨地可在你們身邊，找一位來自「祖國」的世叔世伯，或自己的朋友，他們提供的，才是眞實的資料；否則到今天仍會相信一個到了腐爛階段的政權，還是「形勢大好」。

要再徹底一點「認識祖國」，老萬也贊成香港青年「回歸」。有些朋友因老萬時時責罵「回歸分子」，以為老萬最反對人家「回歸」，其實恰恰相反，老萬責罵的只是那些煽惑別人回歸，自己卻托庇外國，永不放棄外國國籍的人，對那些醉心於「祖國的青年，老萬認為最好莫過於讓他們回歸，他們在「祖國」獃上一個時期，自然一切都「認識」清楚，絕不會再有「隔了一重紗」之弊。不久前，三位中大學生為了傾慕「祖國」，回到大陸觀光，出了亂子，逾期六十多天才回到香港，他們對「祖國」的認識，相信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相信他們再沒勇氣回到「祖國」去「認識」了。學聯老遠從美國「邀請」了趙浩生「教授」來演講，何不就近請這三位同學，現身說法？他們在「祖國」獃的時間比趙浩生的「兩次訪問」還要長得多！

加入美籍・實行反華

學聯邀來的「教授」趙浩生，究竟是什麼東西？讓老萬先來一個簡單「介紹」：他一九二○年出生於河南省息縣，爲了想入中央日報工作，參加了國民黨，由中央日報訓練成爲撰寫報導的新聞從業員。爲了達到進一步登龍目的，想辦法溜到美國，進入伊利諾大學混了幾年，但沒取得任何學位。

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他利用東南日報記者身份，混到駐日本特派員資格，跑到日本。韓戰後，美國對中共實施圍堵政策，趙浩生又投機地跑到美國，搜集大批來自大陸的「匪情資料」，換取美金；更成立了「大陸通訊社」，向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台灣供應大陸情報，賺來不少鈔票。

一九六五年，他對美星條旗宣誓，加入美籍，誓詞中有謂：「誓死爲星條旗効忠，甚至不惜與中國爲敵。」宣誓入了美國籍就是美國人，即使將來美國跟中國打仗，他也要効忠美國，否則會被美國視爲「賣國賊」。今天，趙浩生再發表反華言論，大概也因爲他是「美國人」的原故罷。加入美籍後，他得到侯楷生當時的丈夫楊文璞的介紹，在耶魯大學的語言中心做教師，教美國人說中國話。

由右至左·投機善變

趙浩生未投共前，寫了兩本「反動」的書：一本是「說不盡的故事」，是有關投奔自由赴美的中共外交官董濟平的訪問，把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描述成人間活地獄，這本書在「萬人日報」轉載。

另一本是「中國學人在美國」，政治味道雖然較淡。卻仍站在反共立場。這書現正在「萬人日報」轉載，轉載這兩本書的目的，是要讓讀者看清楚他投機的本質，他一直在「兩個極端」中謀取利益。一個時期，他把共產黨罵成狐群狗黨，禍國殃民，毛澤東是暴君；一個時期又對着一群無知的青年學生，大捧中共，咒罵「蔣政權」，似乎患上健忘症，記不起在國民黨的黨報中當過「反動」記者，也忘記寫過兩本「黑書」。尤其一九六七年十月份在香港華僑日報連載，描述馬思聰投奔自由的一篇報導，對中共的批評更爲激烈，比什麼反共作家的作品還要「死硬」。老萬手頭只搜集到這篇連載的一部分，現正設法找到其餘的，找齊打算在雜誌或日報發表，讓各位讀者把這投機分子的前言後語對照一下，便可知道他善變的程度如何的使人吃驚。也唯有投機善變的人，才會在「利益」下屈膝，甘願受共黨殘暴政權的利用，做塗脂抹粉的工作。

大勢所趨·趕搭巴士

一九七○至七二年間，趙浩生有一段時期「行踪詭秘」，到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學術界掀起一股歪風，趙浩生看看「大勢所趨」，趕忙搭上媚共的巴士，立即「表態」：過去的「研究匪情」「報導匪情」是受了國民黨謊言的蒙蔽，現在，他覺悟了。於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初，便回到大陸「朝聖」。從大陸出來，一踏入香港，便打電話給老朋友KT吳，要求派記者訪問他，有重要消息供給。於是星島報派了記者舒天訪問他，把他的談話紀錄下來，可是他態度的突變，使這位訪問的記者不由跟他「辯論」了一些問題。最後他袖出一紙「書面談話」，交給記者發表。可是這篇談話百分之百是中共宣傳品，舒天拿回報社，老編看了也認爲「不適合發表」；可是後來趙浩生回到美國，談話全文卻通過了蘇國坤在美東版發表。老萬到美國觀光時，許多旅美朋友跟老萬談到這事，怪老萬不應被他利用。其實老萬不過是小職員，不可以左右當事人。在遊美雜記中，老萬曾提到在紐約希爾頓和蘇國坤兄討論政治立場問題，當然，思想是不容易一致的，不過，給這些投機善變的人利用，的確十分不智。到今天，老萬仍梗梗於懷！

星洲人妖·恰與相比

趙浩生宣誓加入了美籍，表示已放棄中國國籍，不再是中國人。學聯舉行的「中國周」，要人「認識祖國」，當然應當找一個有地位的「中國人」來演講才適合，趙浩生以美國佬身份來討論「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使命」，確是「太監講經」，「冇×道理」。趙的「祖國」是美國，我們中國的事，有我們中國人來關心，用不着美國人越俎代庖。

老萬在左報上讀過老趙演講的全文，對他的「才華」非常佩服，他的「學習」精神也十分了不起。這篇演講稿，所引用中共慣用的詞句，及「反霸」「反台」「反社帝」等所用的口號，都能全部搬出，整篇講稿，和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共文告一樣，一點看不出此人從前有過大寫反共文章的輝煌紀錄。在報上讀到趙浩生講稿的同時，也看到電影廣告欄中一部以「星洲人妖」來宣傳的影片廣告，使老萬不由聯想到「變性」問題上去。當一個堂堂男子漢被醫生動了「變性」手術後，就變成一個嬌嬌嬈嬈的「女性」聲音，動態固然全部女性化，連胸前雙丸也和女人沒有兩樣。

趙浩生現在看起來，就和眞正的左仔一樣，猶之星洲人妖的女性化。但人妖還有未除去的「是非根」；趙浩生也有「黑書」、大陸通訊社以前發的「黑稿」，都是他掩飾不了的「是非根」。

上當的人，越來越少

老萬以爲，趙浩生在美國賣他的共黨膏藥還會有人矇查查幫襯，跑到香港來開鑼，勢必被人大喝倒采。因爲香港識貨人多，所以他的「書面談話」香港老編不敢登；美國老編卻上了大當。

來了香港，以「貴賓」身份，演講之外，大搞各項活動。但除了左報之外，連擺出中立姿態的報紙，也沒有睬睬他，有之，就是「萬人日報」用巨砲來歡迎，一連向他轟了多天，把他的底牌都翻開，這次相信他相當難過，不過這種人既可由這個極端走到那個極端，面上早已搽足「面懵膏」，並不在乎人家扯下他的畫皮。

在大群假洋鬼子的投機分子中，趙浩生不過是其中一枚小卒子，還有許多同吃一枝水的，如接着趙浩生來港的何炳棣，同是一丘之貉。

我們之要打擊趙浩生，是讓其他投機分子知道，他們的謊言，以及見不得光的目的，不可以掩盡世人耳目，他們賣的這些貨色，越來越少人上當。

這種人，只要在中華民國方面揩到多少油水，又可以馬上「反正」，說穿了，一點價値也沒有。老萬感到可憐的是：無知的青年學子，如果拿他來作做人榜樣，眞是害人不淺！

從·翻·譯·到·翻·臉

顏元叔

作者顏元叔教授，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主任，今年四十三歲，湖南人，是台北著名散文、雜文作家。本年八月中旬出席香港亞洲協會舉辦的「中英文翻譯會議」，會上義正詞嚴舌戰大捧毛詩毛詞的美籍華裔墮子。原文刊載台北聯合報，本刊特予轉載，以饗讀者。

年前，香港亞洲協會代表阮先生來台，持着余光中兄的介紹信，約會黃宣範兄與我；當時在統一飯店的樓下見了面，閒聊一陣，好像是「言不及義」。之後，我內心狐疑，他究竟找我們去談什麼？害得我花了來回近百元的計程車費，而他不過請我喝了一杯茶！我也有點埋怨余兄，幹嗎大張旗鼓，來一封介紹信，就爲叫我陪阮先生淺酌一個不中不西的茶包?!如今反顧，我才知道，阮先生當時是來「打量」黃先生和我，因爲亞洲協會想請我們去香港參加「中英文翻譯會議」。於是，今年春天，該會的邀請函來了，會期是八月十七日至廿二日，地點在香港。

說也奇怪，香港台灣近在咫尺，同種同文，文化交流卻不如想像之密切。香港開什麼會，很少邀請台灣的人參加；台灣開會，譬如一九七一年的比較文學會議，只請了一位香港大學的教授，而他是比利時人。（當然，今年我們開的比較文學會議，香港來了五位；而我和黃兄去香港參加翻譯會議，也算是投桃報李。）香港雖然重商，近年來文化活動顯著增加；此外，香港自詡他們的英文好，至少比台灣好，所以英文方面的活動似乎特別多，尤其在中英文的翻譯方面；林語堂先生的漢英字典要在香港出版，喬志高先生等人又在中文大學出了一本「譯叢」的翻譯專刊，中文大學更花了不少錢，搞機器翻譯——用電腦翻譯中英文。

這次的中英文翻譯會議，由亞洲協會主辦；它的目的是在探討由中文譯英文的各項問題；會員不過二十來位，有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香港人、台灣就是黃宣範與我，兩人而已，人數既少，招待得就特別週到。外地來的會員，都住在「喜來登酒店」，相當豪華；會場也在同一酒店的四樓，沒有會前會後的交通煩惱。會議前的一天晚上，主辦單位先來一個結識酒會，繼之一個牛排宴。次晨，會議在四樓的「明朝堂」開始，二十來個人，個個都提了論文，個個都以專家自居，討論得好不熱鬧！

每個國際會議裏，總有一兩隻鶴立的「公鷄」。我們這個會的「公鷄」，[illegible]劉教授。三年前，我在美國[illegible]訪過劉教授；到是三年之後，他更顯得年青了；長長的黑髮，不時滑掛到臉頰上；不時有一隻小巧而敏感的手，把它撈回頭額上去。偶然，劉教授一脫眼鏡，頭髮趁勢滑下，眼鏡掛回鼻樑時，鏡片後一攤黑絲，一時劉教授變成了獨眼巨人。他之所以作爲會議「公鷄」，是因爲他在第一天第一次會議裏第一個讀論文；論文並不長，內容提綱挈領，用了不少神秘的術語，好像要爲翻譯提出一套理論。不過，我得承認，我始終沒有把他的觀點弄淸楚。我於翻譯，完全是吾師英千里先生的信徒；英師曾言：「中文好，英文好，就會翻譯。」因此，我的腦細胞對翻譯理論，沒有足夠的敏感性；使假一定教我去感受，我會覺得爲翻譯立理論，是一種放風箏的遊戲。但是，作爲第一位論文宣讀人，總得放風箏，好使後生仰觀一番。

其實，沒有人眞在唸他的論文，各篇論文，早在一兩個月前寄給與會人士了，開會之前應已讀完；所以，作者不再宣讀，只就內容大致描述一番，或作額外補充，隨後開始討論，劉若愚教授概畧地談了談他的論文，印地安納大學的歐陽教授隨卽發言，兩三人之後，我不甘緘默，也發了言。我的發言內容是，既然中國人譯介外國作品，使中國人在語法結構與意識思維承受了許多外國影響；當中國作品翻成外文時，外國人也該承受中國的語法與意識思維的影響，這才算是平等的文化交流。不知怎地，印地安納大學遠東語系的主任羅郁正氏，忍不住說：「這是沙文主義！」我一時愕然；我說我怎麼是沙文主義，這只是公平交易。爲什麼總要中國人接受，外國人給予；爲什麼不教外國人也多少接受些！從事中翻英的人士，總是企圖把中國的東西，烤焙烘炙得恰合西洋人的胃口，然後才敢端呈上去。反觀外國文學之流入中國，可說赤裸裸地洶湧而入，以致譯文的語法長得不像習用的中文，許多表達方式直譯到中文裏，活生生叫我們吞了下去。至於意識情操的感染之深，更是難以估計，這一切都是透過翻譯而來的，這一切——無論是好是壞——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主動力。中國語言與中國意識，痛苦地張開了，甚至掙裂了她的子宮，以求撫育一個現代的文化。反過來說，爲什麼西洋人的語言與文化意識，定要「故步自封」

慢地接受，我以爲這不夠快，在平等的文化交流上，他們的速度應該和我們一樣快才是。這是平等互惠的要求，絕對不是什麼沙文主義，若是有沙文主義存在，那只有在於西方，而不在東方，我當時的辯舌絕對沒有現在「筆憶」那麼有條理。但是，總之，沙文主義一辭以後便不再在會中出現。

與其說我有點沙文主義，不如說我很有民族主義，與會的人雖然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同程度的中國人——香港中國人，英國中國人，美國中國人，有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有公民權的中國人，身爲英國女王陛下臣民而定居美國的中國人——眞正從中華民國去的只有我和黃宣範；而余光中兄執教於中文大學，算是當地的與會者。於是，我幾乎每一節討論都舉手發言，好像生怕中華民國的聲音被人聽不見似的。結果，愛俄華大學的保羅恩格爾教授（聶華苓女士的丈夫）對我打趣說：「你有一個很活躍的嗓子。」其實，「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我大概是個老天眞，以爲既是學術會議，便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既是討論，就得坦坦誠誠；無論誰的論文總得像炸魚似的，兩面炸炸才是。如今回想，事實不然。雖然只有二十來人，卻似乎情分敵友。有那麼三、五人，對別人的論文，總是極盡挑剔，對自己的論文則交互讚美，假使無可讚美之處，則寧可保持沉默，暗加維護。被攻擊得最慘的莫過於恩格爾夫婦的論文，到最後，恩格爾教授只有用玩笑幽默來做擋箭牌了。羅郁正氏正在編譯一本中國古典詩選，論文裏討論了自己翻譯的幾首詩；他翻譯白居易的「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兩句，把「千」與「九」兩個數字省畧掉。我大不以爲然，我說「千里雁」與「九秋蓬」正有暗示空間遙隔與窮秋蕭條之意。羅教授居然惱怒起來，最後一句「一夜鄉心五處同」，他譯成：“One night the home-sick heart at five places feels the same”，我覺得有些生硬，便問傍邊坐着的威斯康辛大學的孔斯特教授，他看了好半天，看不懂，後來他說：「這不是英文。」因爲這句話太重了，我沒有好意思轉播出去。在這場討論裏，劉若愚教授始終保持沉默。

禍從口出，我的話講得太多，終於報應來了。最後一場會議，由亞洲協會的里荷先生主持，課題之一是如何處理這些論文，他說亞洲協會不會拿錢出版，每個人只有自己找地方發表。不過，他說，從台灣來的顏元叔教授手中有兩個雜誌，「淡江文學評論」與「中外文學」，表示願意提供園地。他剛一停，羅郁正氏立即反對，他說要出版，便在香港出版；劉若愚隨聲附和，他說顏某人若要發表我們的論文，必須獲得作者本人的同意。喬志高先生打圓場，他說我相信顏教授不會對每一篇論文都有興趣；言下之意，各位不必自抬身價，以爲他一定要發表你們的文章。我算是吃了一個敗仗，鎩羽而歸，我和劉、羅以前都見過面，算是初交的「朋友」，這次由於我的天眞，把他們給冒犯了，覺得是個好大的損失，羅郁正目前編譯的中國古典詩選，據他自己說，副標題是「從毛詩到毛詞」，即從詩經到毛澤東的詞。我覺得奇怪，難道塡那麼幾首舊詞

wer Splendor（可譯爲「拜東花之華美」），也用盡了文學象徵可能施出的阿諛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把他這麼一個相識化爲路人，不算是損失吧。希望他這詩集出版後，終於可以一遂他「回歸」大陸之願——據說他已申請了好幾年，人家就是不理他。

當然，翻臉翻得最凶的一場，莫過於和美國人佛里曼的「衝突」——佛里曼據說是陪尼克遜「晉見」毛某的翻譯官，我和他的「衝突」與政治無關（其實他的論文與討論，倒是充分表現了一個自由人士對大陸極權統治的批評態度；他曾經比較台灣與大陸，他說「台灣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社會」等等。）有一天，不知怎的，他突然把日本和中國對比起來，他說日本文學爲世界各國迻譯，是因爲日本文學很豐富，日本出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中國近幾十年來，文學十分「貧乏」（他用的是Poverty）；既然貧乏，便引不起外國人的興趣，沒有人願意翻譯。他說，「假使我的話說錯了，你們可以把我轟下椅子。」他很謙虛；我可火冒三丈。他發言完畢，我立即說：「佛里曼先生，我眞要把你轟下椅子去。中國固然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可是中國文學絕不貧乏，你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了解麼？」我接着說：「就在你身邊坐着一位中國現代詩人余光中」——余兄當時的確就坐在他右手邊——你讀過他的詩麼？」他說「沒有。」我說：「你讀過王文興的『家變』麼？」他說，「沒有。」我說：「你既然什麼都沒有讀過，你怎麼知道中國現代文學很「貧乏」（他用的是Poverty——此字可以譯爲『家徒四壁』，『貧乏』尙不足以道出其中『堅壁淸野』的味況）！」於是，他啞口無言了。佛里曼先生畢竟是位外交官，臉色始終不變，總是畧帶微笑。雖然跟他「衝突」了一場，會後我們似乎都不介意。

也就是由於佛里曼的一席話，余光中兄和我覺得有「鼓吹自己的文學」的必要。日本文學之揚名國際，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日本人把文學當商品，善於做國際推銷工作，反觀我國，可說「內張外弛」，一副君子氣概，「爲善不欲人知」；此外，從公家到個人，似乎都覺得文學的重要比不上外銷一輛三飛腳踏車；難怪人家覺得我們的文學是「家徒四壁」的了。

總括起來說，這次的中英文翻譯會議是很激動的一個經驗，因爲我說了不少話，發洩了不少——發洩就是一種愉快。然而，一時的發洩，只是一時的快感，總得持續累積，才得持續發洩，持續有快感，假使二十餘年來，在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果然「家徒四壁」，那麼佛里曼的侮辱的「烟蒂」塞過來，我們還不是只有張開口給吞了。唯其我們身後站着一大排作家，一大堆的作品，我們的膽子就壯了，說話就響了。然而，能壯到什麼程度，能響到什麼程度，我們自己暗裏自知。

我們若有遺憾，我們若有虧欠，則我們應當把關注滲透到每一個斗室中去，那裏也許正有人磨盡腦汁，一字一句地在建造中國現代文學的廟堂。而我們的關懷是足夠的麼？不在國外碰撞，不知道國內結實不結實，國內結實不結實，就靠我們每個人，一時一刻、一點一滴去累積了。

毛幫最急的兩件事

岳騫

上一周有兩項新聞，可以看出毛幫現行的政策，一是據中央社發表消息，毛幫這次釋放了六十三名反共救國軍被俘戰士，交給他們五項「任務」。其中一項是散播「國共和談」的消息。一是香港青年共幹搞的什麼周，從美國弄來一個「醜奴兒」趙某演講，趙某通篇講詞有三分之二攻擊蘇俄，說蘇俄要進攻毛幫，趙某已受僱於毛幫，爲毛幫在美作傳聲筒，趙某的口說出的是毛澤東的聲音，可由趙某口中，看出俄毛之間劍拔弩張的情況。這兩項線索說明了兩件事，第一，毛幫想以謠言攻勢瓦解我朝野鬪志，第二，毛幫對蘇俄進攻確實畏懼。此是毛幫目前對外政策的兩個重點，一切均圍繞此兩點進行。

先說第一點，自從大陸陷共，政府退守台灣，毛幫對政府的攻勢，先後有幾次轉變。

最後，毛幫是自信可以一鼓攻下台灣，所以毛澤東及許多大頭目都大

國人捉回去。及至古寧頭一敗，毛幫開始覺得不是這麼一回事，對於大舉攻台便自動縮頭，到了韓戰發生，毛軍入韓參戰，美第七艦隊又介入台灣海峽，毛幫武力攻台之念便成泡影，毛澤東也只能年年應景喊幾次「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過過癮而已。此是第一階段。

中間拖了六七年，到了一九五六年底，毛幫忽然異想天開，想再來一次「國共和談」，一時自拉自唱十分熱鬧，一九五六年九月重陽一羣大頭目在西山登高，「詩翁」朱德居然寫了一詩七絕「懷台灣老友」，筆者只記得最後一句：「願憑菊酒釋前仇」。就詩論詩，倒比毛澤東的「綠水青山枉自多，華陀無奈小蟲何？」較爲像詩。

毛澤東更在懷仁堂當眾發言，推崇蔣總統的功勛，並且聲明要印「蔣介石選集」，據說被劉少奇阻止了。此一政策指示到了海外，香港的五左報可慘了，立時改變態度，對政府不再攻擊，對總統一律改口稱蔣公，一家平時最左的外圍報此時變得最右，對總統主持會議皆詳細報導，對蔣公之辛勞，流露出無限敬佩之意。

光是五左報自說自話還覺得不夠，於是老辦法又拿出來了，五家左報連篇累牘的「讀者投書」，什麼「一羣工人」、「一羣學生」、「一羣家庭主婦」、「一個店員」，一致主張「國共和談」，這樣鬧了一陣，還是覺得不夠，就認眞訪問過去軍政大員，要他們贊成和談。結果無人肯見，其中最滑稽的是兩個左晚報記者去鑽石山「訪問」左舜生先生在家，就是不見他們。」把名片隔着窗子扔出去。以爲這件事已經一了百了，誰知兩位左記回去之後，竟然寫了一篇「訪問記」，說明訪問青年黨某元老，某元老自稱與國共兩黨皆有深交，尤其與毛澤東更是同鄉至好，也曾參加過政治協商會議（實則舜老未參加政協，此是左記無知，造謠又不看資料），知道共產黨對談和確有誠意，是國民黨不願和平，最後說無論如何，還是應當和，所以主張再舉行「國共和談」。

此文一出，舜老不能緘默了，就在自由報刊發表談話，評述兩左記訪問經過，痛斥左記無恥，望門造謠。當左記訪問記發表之後，雖然大家都知道所述「某元老」談話是左記造的謠，但是所有的人包括筆者在內，都未料到左記未進左府大門，未看見左舜老顏色，而寫出數千字的「訪問記」，大家既驚且笑，無不嘆爲觀止。

毛幫那次發動的國共和談謠言攻勢，到了左記訪問左舜老之後，逐漸銷沉。我政府方面對此不但沒有回響，連駁斥都嫌多餘，正是廣東話「當佢死嘅！」

大概毛澤東既感於和談無望，又惱羞成怒，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發動了砲轟金門，以地面大小與受砲多少而論，此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砲戰，這一戰的結果人所共見，但其中經過有些還不爲人知，目前已隔了十七年有多，不妨說一說，金門砲戰雖然發生在金門，實際敵我雙方皆是總動員，故總統蔣公親駐澎湖調度，蔣經國更在砲彈雨下時，乘水鴨子戴鋼盔在金門料羅灣搶灘。毛方毛

澤東親自到福州指揮，所以金門之戰，實在是我們老先生對毛澤東的最後一戰，這一戰，毛澤東打敗了。不得不厚着臉皮訂下了單日打砲，雙日不打砲藉此下台，一拖已十七年。

金門砲戰對雙方皆有啓示，在我方而言，考驗了自己的力量，沒有美軍協防，我們也可以守住任何一處陣地。

在毛方而言，正式放棄了武力攻佔台澎金馬的夢想，古寧頭之敗，尚可說是陳毅、葉飛不濟事，這次毛澤東帶了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粟裕，二級以下頭目更多，還是一樣的結果，如果毛軍那次要強行登陸，定比古寧頭敗得更慘。

金門砲戰對毛幫引起一連串的惡果，首先是引起俄毛正面決裂，當時毛澤東曾向赫魯曉夫求援，赫魯曉夫認爲美國並未插手，蘇俄此時一插手，美國勢必介入，便成了美俄大戰，爲了一個金門島蘇俄要與美國打核子大戰，安有是理？毛澤東又退一步要求蘇俄援助更大口徑的大砲，赫魯曉夫認爲金門彈丸之地，被射了十四萬多發砲彈，以土地作比例，較德蘇戰爭時史達林格勒保衞戰更慘（當時赫是史城蘇軍司令部政治委員），但國軍毫不氣餒，仍然從容還擊，毛方死傷並不比金門輕。赫魯曉夫認爲即使運來十二吋口徑大砲（當時毛軍最大口徑是十吋大砲），轟上一百四十萬砲，金門還是金門，何苦蹧蹋砲彈。毛澤東在赫魯曉夫勸阻下，只得收兵，但恨死了赫魯曉夫，以後公開決裂，弄到今天不免一戰的局面。皆由此始。

另一個惡果便是毛澤東由於對內的「三面紅旗」，對外的砲轟金門，雙重失敗動搖了根本，被劉、周、鄧一羣大頭目聯合逼下了「政府主席」的地位，在黨內也幾乎升爲「名譽主席」，恨劉、鄧入骨，以後搞出了文化大革命，也種因於此。

一九五九年以後的十年，毛幫內而要糾正餓死千萬人的「三面紅旗」，外而要應付蘇俄的壓力，從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到珍寶島大戰，又加上文化大革命，沒有餘力再向政府挑戰。在這十年期間政府治理的台灣地區經濟繁榮一日千里，在亞洲直追日本。到了一九七〇年「文化大革命」進入調整階段，賊殺賊的局面暫告停止，毛幫又開始想對付政府了，此時不打算武力攻台，而想進行經濟戰，於是周恩來對日本去北平的商業代表發表了「周四原則」（日文報上用詞），聲明凡是與政府治下的台灣地區及大韓民國進行貿易的商行，毛幫一律拒絕交易。周恩來之言本是對所有與毛交易的國家而發，但其他國家均不理會，只有日本人慌了，許多日商爲了一面倒，紛紛結束在台灣的營業。但是，結束之後到毛管區轉一趟，發現根本沒有生意可作，於是厚着臉皮又回來了。

經濟封鎖不成，就從外交方面打主意，收買許多落後國家的當政人物與中國絕交承認毛幫，然後再以大多數投票迫中國退出聯合國，又勾引自由國家的當政者去北平，前後有尼克遜，田中、龐比度、希斯，都同毛握了手，回去之後，一死三垮。日本更同毛幫建了交，毛幫以爲這以來，總可以迫政府治下及海外的中國人混亂，動搖，但結果中國朝野及海外僑胞未當是一回事，除去少數「墮子」轉了向，絕大多數同胞依然如故。

目前毛周奄奄待斃，鄧矮子同江青即使肯合作也接不了這個爛攤子，何況兩方面還在鬬爭，毛周自然可以料到毛管區一亂，政府便要反攻。就想乘着還有一口氣，再來一次統戰活動，希望眞的能舉行「國共和談」。兩次釋俘皆由此而起，現在經脫險回來的戰士口中，證實了毛幫要他們散播「國共和談」的謠言。

周恩來也許以爲蔣公逝世，國失重心，人心猶疑不安，正是進行統戰活動的最好機會。但是，當周恩來看到蔣公崩殂後，全國軍民呼天搶地的紀錄片（周恩來一定看得到），再看到雙十國慶海外一萬多僑胞回國參加慶典及總統嚴公閱兵的紀錄片（此紀錄片毛幫必能得到，只不知周恩來還有沒有命看），相信他只有嘆氣了。

故兵學家蔣百里先生抗戰開始說了幾句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指日本）和。」我們今天對毛不僅不和，也決不談。一場歷時五十年的馬拉松大賽，只剩了最後一段路程，我們是贏定了。

現在再說第二點，筆者一直不相信俄毛會眞的有大戰，對於毛幫的一切活動，均認爲是控制人民的一種手段，就情理而言，俄似無攻毛之理。但最近看到「醜奴兒」趙某的一番話，證之北平方面各種情況，又覺得似乎眞有其事。

例如毛幫對「歐安會」表現得憂慮，深恐俄軍「西線無戰事」全部調到東線，準備作戰。所以對「歐安會」抨擊之外又加以挑撥，「忠告」西方國家不要相信蘇俄的諾言，此言出於毛幫之口，眞堪絕倒。蘇俄諾言固然不可信，毛幫諾言能不能信，中國人領教的太多，如果舉例能寫一本書，其他不談，只說「大鳴大放」時，毛澤東再三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大家幫助共產黨「進步」，等到「言者」的話說完了，「聞者」一抹臉說是「陽謀」，於是言者有罪了。

其次，再看毛幫的外交活動，把第一號死對頭南斯拉夫的總理比耶廸奇待如上賓，可以說凡是能反俄的力量，即使是假的，也要拉攏，惶急之態可見。

再其次要看毛幫苦求福特去北平，不惜用盡法寶，只求福特一到。福特此時去北平，對毛幫究竟有何好處，實在看不出，爲了孤立中國政府，此事已成過去，而且基辛格與福特都間接聲明不談中國問題，談中南半島，談朝鮮半島，現在談什麼？福特固然不能左右韓國政府，毛幫能代表金日成？代表黎筍？甚至喬森潘？等於兩個賣牛的經紀，找到一起談生意，但是兩人都沒有牛，不是太滑稽？

毛幫苦纏福特去北平，目的大概只有一個，便是希望藉美國聲勢嚇阻俄方，如果俄軍進攻，美國決不袖手。

再從毛幫內部來說，也有許多跡象，「北京軍區」轄區東至錦州，西至大同，俄軍攻毛，「北京軍區」首當其衝，所以「北京軍區」目前有十三個副司令員，要這麼多人幹嗎？唯一理由便是分段負責，應付俄軍進攻。

俄毛進行核子大戰，我們堅決反對，毛幫留下的舊山河，已經從頭難以收拾，如果再經俄方一破壞，如何得了，這一問題我們要注意。

田雪走鋼索押賭注！

古鶴翔

快報的田雪確實多才多藝，見解超卓，公正得很，可惜他未爲「毛主席」所賞識，而屈辱地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刊中工作，確實可惜，確實可憐，確實可恥！

在這裏，我們十分盼望「毛主席」和「周總理」立即提拔「田雪同志」到「北京」擔任宣傳部長的職位，那麼，「偉大的共産黨」必能化腐臭爲神奇，可憐的大陸同胞也就會豐衣足食了。

請看十月三日的「中外快訊」罷，標題是「聯合國空前熱烈的掌聲」。這「熱烈的掌聲」是否已經拍過了呢？我們不知道，而且我們對於聯合國這樣一個爛攤子，根本就不重視，因爲這爛攤子已被公認爲中共的傳聲筒了。

田雪說：「現代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長久與世隔絕」，爲了生存，高棉必須與其毗鄰的國家如泰國、越南、寮國通商，而且在國際強權政治中不能不與一個或數個大國交往。尤其是在北越虎虎（翔按：原文如此）眈眈下，高棉必須在中國（翔按：指中共，而不是指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選擇一者或同時間擇爲朋友。但在與世隔絕已達半年的情況下，怎樣再回到國際大家庭中去？這就必須依靠施漢諾了。」

抄引到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施漢諾的重要！施漢諾的重要，是否與「田雪同志」相類似？我們不得而知，只有「毛主席」「周總理」可以判斷。

田雪繼續說：「今天的高棉需要施漢諾，遠比施漢諾需要高棉爲甚，高棉必須依靠他方能回到國際舞台，施漢諾在國內所受的愛戴及其在國際所享的聲望，皆是喬森潘、英薩利，賓努等人所沒有的。」

的確，高棉必須依靠施漢諾，正如「毛主席周總理」之需要依靠「田雪同志」來欺騙中國人！

田雪還說：「施漢諾至少在一件事情上表現了他的非凡的聰明才智與卓越遠見。當紅色高棉獲得勝利之初，他拒絕回國而遠避平壤，讓喬森潘之流嘗試走鋼索滋味，當這些人發覺自己力不勝任時，只得不遠千里到平壤請求他回國。」

我們也認爲「田雪同志」表現了他的非凡的聰明才智與卓越遠見。他遠避香港，躲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快報中走鋼索，「毛主席」和「周總理」自然要請他光彩地回到「北京」！

田雪說：「正因爲今天東西各國都要爭取這個動向未明的高棉，使施漢諾在國際上所受的重視也如火箭般上升。當他本身出席聯大時，已保證可以受到東西方和第三世界各國代表的熱烈歡迎和奉承，過去從未有過一個國家能在聯大獲得一致鼓掌歡迎。」

施漢諾果然這樣重要麼？我們且看最近施漢諾路過巴黎時的情況罷，冷清清的，十分可憐！

在這裏，我們要奉勸墮子同志：走鋼索和媚共決沒有好結果——施漢諾媚共的結果是：有家歸不得，有國難定居，長作毛家奴！

在十月二日，田雪在「被謎團包圍的施漢諾」一文中說：「若論在國內深受愛戴及國外廣受尊重的當代亞洲領袖，今天的施漢諾足以與亞洲現代史上的印度已故聶赫魯、北越的胡志明、菲律賓的麥格塞相媲美，但他的性格和作風，更宜於和印尼的蘇加諾比擬，唯一不同之點是蘇加諾在緊要關頭押錯了注碼，而施漢諾卻押中了。」

田雪「同志」，你可知道政治家應該以人民的幸福爲依歸的道理麼？施漢諾投毛媚共，卽使他真的獲得外人重視，而且「押中了注碼」，他仍然是高棉人民的公敵！

「田雪同志」是否希望像施漢諾似的，「押中了注碼」呢？施漢諾帶了十億美元回高棉，「田雪同志」是羨慕還是眼紅？

在十月六日，「田雪同志」又像施漢諾似的走鋼索和押注碼了，田雪說：

「中共官方早在一九五二年已正式宣佈全大陸禁絕種植鴉片。可是這些年來，在國際上一直有些流言蜚語，說中國大陸的雲南和貴州兩省非但仍在大量種植鴉片，並且還秘密外銷，套取外滙。這些流言，大部份出自蘇聯和台灣，也有一部份出自一九七二年以前的美國。但直到現在爲止，在世界任何地方破獲的任何一宗販毒案中，追查被緝獲的毒品之來源，皆從未查到過有一宗毒品來自中國大陸。在未有具體的證據之前，這些流言，無法使人相信。」

田雪這一篇文章，確實是走鋼索藝術中的傑構，是押賭注中的高手，令人不勝佩服，令人五體投地。如果我們像墮子似的生着狗尾巴，也會跟着墮子搖！

究竟中共有沒有種毒呢？我們且不必信蘇聯的「流言」，但中華民國（翔按：田雪心目中的「台灣」）的報導是否「蜚語」呢？我們要求「田雪同志」答覆！

田雪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刊中，稱共軍爲「解放軍」，稱北平爲「北京」，稱中共爲「中國」，誣衊中華民國對中共種毒販毒的眞實報導爲「流言蜚語」，田雪的居心何在？

究竟中共有無種毒販毒呢？請看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共出版的「內部文件」中，江青氣惱的說：「陳播這個人很壞，他們拍了這個『軍墾』的片，片中

們說新疆到處是這個花，他們就是不改。」

田雪啊田雪，江青同志也供認新疆到處種鴉片了，何故田雪同志偏偏要否認？

在前埃及領袖納賽爾招待周恩來的晚餐會上，周恩來對納賽爾說：「美國在越南軍隊正在吸食鴉片，我們已經特地爲越南美軍們種植最好的鴉片，供其吸食。」

田雪啊田雪，你的總理同志的話，難道也是「流言蜚語」麼？你這樣說，實在是狗膽包天！

周恩來在一九五八年，曾到武漢主持種毒販毒

名重點農場的場委第一書記」說：「中共中央決定大力推展罌粟的種植事業，各同志都知道，罌粟卽是鴉片。」

周恩來還說：「越戰有日益增劇之勢，美帝國主義已決心與革命陣營作較量，派赴越南的軍力有增無已，我們必須堅決支持兄弟般的越南人民……。從革命立場看，罌粟屬於有助於革命事業的一種力量與方法，應予利用。從階級立場看，罌粟可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有力的武器。」

周恩來宣稱：「我們要大力輸出嗎啡，海洛英

建立或擴大原有的重點農場，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罌粟的種植事業，由第一書記負全責，並應按期具報生產情況，務期達到指定的指標，目前暫定全國之生產指標爲三萬五千噸，各農場的具體數字，由各代表討論認報，再予核定。」有關中共種毒販毒的詳細資料，雷健兄編的「中國評論」曾經出過專刊，引述了不少無可辯駁的資料和證據。可惜得很，田雪同志永遠要閉着眼睛走鋼索和押賭注，我們且看田雪同志能否榮任中共的宣傳部長罷。

盟主落井下石

宓琴

最差勁的，中華民國原爲共主擁立者之一，亦爲盟主「最親密的戰友」，怎可以讓一個擁立者，受人排擠；又怎可以對自己最親密的戰友置之不顧。果有此不幸的情事，可悲的，乃現代的盟主，缺乏管仲那般才略的謀臣，所作所爲，竟使友邦爲之寒心。

其實，使盟友爲之寒心者，乃二十年來，越信賴盟主者，招來之災難越大；與盟主唱反腔者，所得之利益越深。玆分述如下：

㈠一筆勾銷——當謀士式的外交家在安排巴黎停火會議的時候，南越總統阮文紹原不肯接受，但盟主再三提出保證，力說如果南越受到攻擊的時候，美國除了軍事行動之外，保證提供可以代替之軍事物資。可是，當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北越驅兵南下，而國會對七億二千二百萬的軍援案，老是在那裏打轉，到了西貢城破之日，還在那裏大嚷大哄，絕不通過。說什麼承諾，簡直是戲弄，對友邦的保證，竟能一筆勾銷，使友邦陷於亡國的刼運，公道何在？天理何存？

當年，盟主派一個特使來華，向國民政府橫施壓力，在七上廬山之後，於返國之際，居然發表談話：「準備爲中國裝備之三十九個師，一筆勾銷」。對於盟友的國家大事，由於私憤而逞意氣，任何諾言均可抹煞，又何以服天下？抑尤未已，當徐蚌會戰，國軍失利之際，對盟友又落井下石，公開發表白皮書，豈盟主應有的風度？

㈡干涉內政——以軍援、經援來援助友邦，是盟主的道義行爲，伸張濟弱扶傾的正義，美德的。但以此來要脅友邦，干預友邦，則非道義所應有。每一個國家有她的國格；每一個民族有它的精神；每一個國家有她的政治特點；每一個民族有它的生活習慣。別人應該尊重她的國格，也應該尊重它的精神；更應該了解她的特點，明瞭它的習慣。絕對不能因接受軍援、經援，而毫無保留的聽命於盟主，以損害其國格；也絕對不能受盟主的干預，而放棄原有的政治特點和生活習慣，損害了獨立的傳統精神。（中國人吃飯是用筷子的，怎能強迫他們一定要用刀叉。）

中國在抗戰期間，雖厲行徵兵制度，但將近一千年遺下來的募兵方式，還未澈底清除；在百多萬的軍隊裏，不論正規、游雜，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均來自募兵。他們做工則無技，爲商則無資，終老以當兵爲生，不能離開軍中。但這民主領導的盟主，自建國以來，卽實行徵兵，士兵有富家子弟，有專門人才，有地主，有經理；一旦解甲退役，卽回復身份，享受的享受，發財的發財，工作的工作。戰爭停止，急求復員，解甲退役，歡喜若狂，此情理所必然。但此種現象，不能見諸於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的中國，因中國的士兵，非富家子弟，非專門人才，非地主財閥，一旦解甲，未有輔導，便馬上失業。以不同的國家體制，生活的習慣，政治的特點，怎可以強人所難，強逼友邦於外侮初霽，便卽復員裁軍。勝利復員，軍整編爲師，師整編爲旅；編餘士兵，解甲而無法就業，中共向之招手，爲一時求生之計，靠向老八，實非所願。汗馬功勞的將校，卻走上紫金山哭陵，是誰致之，孰令致之！盟主視軍援、經援爲示惠，接受國必須聽命，倘拂其意，倒之以爲快。南韓的李承晚，南越的吳廷琰，對國家貢獻很大，卻給盟主拖了下台，吳廷琰連生命不保，論者惜之！假如吳廷琰能一直幹下來，南越不致有今天的如此收場！

㈢友敵不分——尼赫魯、蘇加諾之流，以第三勢力，所謂不結盟國的姿態出現，打其左右腳，專向盟主扭蹩。但盟主唯恐其不要經援，更恐其要得不多；奉承之不暇，絕不敢像對友邦的那末干涉東、干涉西。對尼赫魯、蘇加諾的訪問，唯恐其不肯光臨，既來之，又唯恐招待不週。但對亞洲幾個反共的友邦，則另備一副面孔，以懶洋洋的態度相向，擺出領導者的醜態。毛澤東大罵其爲帝國主義，嘲之爲紙老虎，而盟主卻跑到北平去，在中南海來賠笑臉。總之，二十年來，盟主所作所爲，無不令人寒心！盟主何其胡塗？共黨的同路人取了管仲的權位啊！

紅彤彤的「中國週」

林定

上週「香港專上學聯」舉辦一個認識「祖國」的「中國週」，由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鄭棟材主持，並由紅色大肥貓掏腰包把痞在美國靠呃鬼佬混日子的河南敗家子趙浩生遠道請來，參加「學生洗腦」大會。趙無恥在會上所吹之牛皮，「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使命」，十足懶婆娘纏腳布，又長又臭，澈頭澈尾捧共、反蘇、反華。

由左派在幕後扯線的「中國週」，從形式到內容，沒有一處不是替中共吹、捧、托。可悲的，是「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無端端被人盜用來做統戰宣傳工具，使一塊本來是純白色的學生組織招牌，染上了紅彤彤的色彩。

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顧名思義是由全港所有大專院校的學生組成，目前這些院校，分別由港府、教會、團體，及私人開辦，但沒有一間是屬於左派的。然而，左派卻能利用它們，搞得如此有聲有色，可見其統戰滲透功力之深厚！

不過，「牛不飲水，牛頭不會低」，高等院校被利用，主持者不能辭其咎。有些院校的頭頭蓄意親共，自動替中共搖旗吶喊，若果是私立大專老板，倒也罷了，因為他們有其私人立場，我們不願多加置評。但對於公立的學府，負責人親共媚共，作為本港市民，是有權利和義務去鍼砭的！

以立場來說，港大、中大、理工學院、三師等高等院校，應以港府及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觀點為依據。香港政府有它本身的「觀點與角度」，並不須要傾向共產主義，六七年的反港共暴亂，便表現出絕大多數是討厭共產黨社會制度，不然，他們不會擠逼在尺土寸金的蕞爾小島上，早已回到遼濶的鄉土去了。所以，這些院校的負責人及學生們，不能違背港府意旨，辜負港人願望。倘若竭力替中共宣揚，無異食碗底反碗面，枉耗納稅人的血汗錢。

至於教會大專，相信辦校宗旨，不會跟「無神論」同流合污。他們知道，耶穌或佛祖，永遠是馬克思、列寧的死對頭，只有天眞的徐誠斌才相信中共胡言，以二十萬天主教徒為賭注，提倡「宗教社會改造觀」。我們可看看大陸的宗教，不要說舶來的天主、基督，即使道地的佛教，也遭中共連根拔掉，僅在北平留下供外國人參觀的「樣板」，而這些樣板，早已塗上了紅色，跟原有的宗教本質離經叛道，還美其名曰什麼「革新」。

因此，教會學院主腦，基於本身信仰理由，縱使不期望屬下學生參與自己信仰行列，但也不應鼓勵學生認同敵人，反對自己。遺憾得很，本港一間專上教會學院，近兩三年來，卻在放任的自由民主口號下，縱容屬下學生大搞左傾活動，成為認識「中國」運動的中堅分子。該校學生的親共表現，無不使人誤解它是左派開辦的。假若繼續任由他們胡搞下去，勢必連基督也拋落紅潮裏，那時才急起整頓，已噬臍莫及了。

親共週是由學府頭頭掛帥，為了把它搞得「非同凡響」，老早便開始策劃，在九月號的學生報上發出「指示」，要同學們請左仔做「軍師」，向左報「取經」，搞小型活動展覽會，務使「香港人踏上關心祖國之途」。這條死橋，度得相當離譜，比起六七年想當紅色馬會董事想到發燒的胡塗周，希望「一覺醒來，太平山遍地紅旗」，不遑多讓。莫非也想一覺醒來，太平山變色，好坐上督爺的寶座乎？

身為公家學府的負責人，必須嚴守本身職業道德，倘若把政治帶進學校去；又由學校把政治向社會推銷，不但嚴重違背當局的教育目標，而且越出了為人師表的職權。我們知道，凡支取香港納稅人金錢的公務員，不該侈談政治，特別是「假公濟毛」，因為目前香港絕不宜推行任何政治活動。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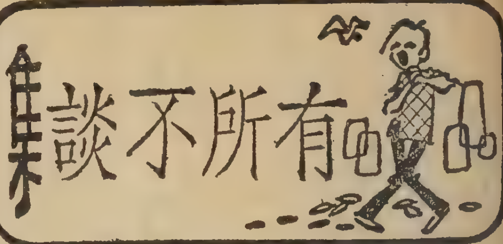
「中國週」主持人鄭副校長，要香港人把舊中國的貧困與新中國的溫飽、豐足，穩定作比較，以消除對新中國的誤解。鄭老先生選錯時間與對象，這個比較，應該留給他會孫輩去進行，因為到那時，香港已沒有經歷舊中國豐衣足食之「陳濟棠時代」的人，也沒有會在郵局門前排長龍寄衣食物救濟新中國「四兩米四尺布的毛澤東時代」親人的人。鄭老先生的孫兒們可大發高論，把大陸說成全世界最富足的天堂，也沒有人非議了。

在鄭老先生的賣力推動下，加上不遠千里飛來的趙無恥助陣，確使「中國週」比過去兩屆添色（紅彤彤顏色）不少。趙無恥此人是如假包換「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的反骨賊，來港前夕，先在東洋鬼子處大罵養育他的國府。像這麼一個中國種，美國籍，而在日本著文評擊「台灣的前途如何？」的人，可謂曠古所無，他日趙無恥殁落九泉，秦檜、吳三桂之流必慕名拜之為師矣！

趙無恥在「中國週」吹牛，沒有清新之處，滿口共黨八股，跟「人民日報」的陳腔濫調，熟口熟面。他咒罵蘇聯，無疑是配合最近鄧小平的反蘇運動，為主子吶喊助威。他大罵台灣，索性把在日本罵過的照搬過來，可見趙無恥肚裏對「中國認識」的墨水，多極有限。

趙無恥反蘇反台論調，跟老八那套同出一轍，不談也罷。使人感到肉痲的是，他托老八的大腳太過份了，連毛伯伯也說大陸一窮二白，趙無恥卻說：「今天只有中國沒有通貨膨脹，工人失業，能源缺乏，物價飛漲以及種族糾紛，少年犯罪，環境染污。今天只有中國不但內無內債，外無外債，不靠外國投資和糧食輸入為主，而且成為一個能源輸出的國家。」

趙無恥的美麗謊言，除了少年犯罪與環境染污外，其他的要舉出實例戳穿它，易過借火。請問趙無恥，大陸的黑市買賣（通貨膨脹具體表現），杭州工人暴動，知青下鄉（解決失業唯一法門），單車時代（不需石油），高級食物（價錢比配給品飛漲數倍），這又如何解釋？一個叫八億人民勒緊肚皮，每年配幾尺布，乘坐柴油公共汽車，而稱之為



泛濫無所歸

丁冬

上期說的許多閒書，不盡是，且亦不可能在中學的幾年間讀完，特別是那幾部有了定評的才子書，是於離開學校以後才慢慢地眞覺得它們的好處，又有許多種不止讀過一次，到現在還在抽空的重讀。老一輩的人說，讀書要趁早。這話一點不錯。在中學階段的青年，體力、理解力和記憶力都強。我那時儘管花大心力讀閒書，但正常功課卻絲毫沒有影響，每學期終，照例拿獎狀和次學期的免費獎。這即是說，即使沉迷於閱讀課外書，亦不須要付出任何犧牲正常功課的代價。也正唯是如此，更使我毫無忌憚的放縱自己，讀所欲讀的書。那時閱書的速度奇高，一本野人泰山，數十萬言，窮三數個晚上便讀完，可是邊讀邊覺得惋惜，因爲一旦讀畢，以後便沒有了。這種矛盾心情，到現在間或還會發生，只要所讀的書是眞好。

或曰，這樣子讀書，有啥好處？此問話不當有，亦不易回答，且前面已開宗明義的說明，正唯不求實用，所以才叫做讀閒書。現在，我姑且改用另一方式回答：讀閒書沒有壞處，便是好處。正如一個人日常吃飯喫餸，目的固然是要維持生命。但對於一些或飲或食，講究烹飪和食譜的人，飲食已不再是維持生命那麼簡單，而是要滿足無饜無窮的口腹之欲。讀閒書當亦可作如是觀。有人說，多讀小說，可以增加知識，刺激和豐富個人的想像力。周作人談到他學國文的經驗時也認爲，他是由閱讀章回小說中獲益。我想這都是對的，可是，當時讀閒書實在沒有這種種計較。正如一些嗜酒之徒，他們尋求的只是個酩酊境界，至於酒對人體的功用，可不一定想及。

關於讀閒書可以豐富知識這句話，我要有一點補充。每讀一書，卽添一見，原則上應無問題。但照過去的經驗來說，實際的情況卻是：新識加添了一點，舊識忘記了一點；有時則更是隨讀隨忘，如人之飲酒，酩酊之後，又回復清醒。大抵讀得最早的書，或只平泛地讀一次的書，印象最淺。記得在初中時讀過的東周列國志，因爲裏面的人物太多，故事複雜，只好草草讀完，以後再沒機會翻閱，所以書中的大要都快忘掉了。再進一步說，由讀閒書所得的知識，往往都是「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中尤其是讀古典章回小說所得的見識更加是如此。最現成的例子是三國演義。早年在中學教書時，常親耳聽過某同事在歷史課上，以羅貫中的小說混入三國歷史，究竟是出於無意或什麼原因，不好意思事後去打聽，但因此更使我深自警惕，不可重蹈別人覆轍。當然，假如在講歷史課時，除正史資料外更顧及有關的歷史小說，作爲助談，使聽者更覺興味，那又是另一回事。總之，抱定擷取「可用」的知識的目標去讀閒書，是要失望的。頭腦太質實，太過講求實利觀念的人，還是少接觸這類書的好。聽說台灣的沈剛伯教授，於教課、著述與研究之餘，也起勁的讀武俠小說。在美國已故世的陳世驤教授，也好讀新派武俠書。他一度把它介紹給胡適博士，但胡博士一口回絕，認爲這類書有悖科學觀點云。

剛才說過，由讀閒書（其實不只閒書而已）得來的知識，增加了一點，又忘失了一點，卻是無可奈何的。人腦畢竟不是電腦——不運用的智識日久以後便要發霉，忘掉。更重要的，更須講求的應該是：對於由讀閒中所獲得的龐雜無統的知識，用什麼方法「一以貫之」？他人究竟有沒有經歷到這一境，我不知道。我自己卻確實經驗過這種「泛濫無所歸」的苦味。如果說讀太多閒書，或讀書不先經選擇是有害處的話，害處便在這裏。我以往讀過的閒書，十分之六七是古典章回小說，上面所談的都是以它們爲主。所以，野史、稗官之說等等在我的記憶倉庫中佔了不小的空間。近十多年來我一直都設法籀繹、鑑定它們。清朝初年的顏習齋，是宋明理學的反動大將。他更反對程、朱，曾說過這樣的二句話：「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我自己的「一以貫之」之道，正就是這一破與一立。

我不是專研歷史的，但對中國歷史的大輪廓尚不至模糊。推究其原因，可能是與早年的胡亂讀閒書頗有點關係，這就是典型的「歪打正着」，我不是要以稗史、野史代替正史，而是腦海中先有了許多憑藉章回小說得來的歷史故事與話題；於是歷史中的人物，大事和公案等，在我腦中都有了時空的坐標，然後，在往後的歲月中，先後的和點滴的閱讀正史，古人的史論和文集，再益之以時人的歷史論文……，慢慢地把腦海中龐雜無章的歷史「知識」一一校正，整理、淘汰，以至驅逐。這就是我的「一破與一立」。以上所云，絕對不是學歷史的正途，我亦無意以之鼓勵讀者去依循。但我確是憑藉這亂打亂撞方法湊泊本國的歷史。嘗設想，要是肚子裏先沒有那一堆堆一捆捆的雜着閒書作引子，以後讀正史、史論及現代人的歷史論文等的興趣肯定要打大折扣。

照我默察平日交往的芸芸讀書朋友中，他們往往讓所攻讀的專門學科局限了他們對其他學科學術的興趣與關注。他們這樣子，說好未嘗不好，因爲他們儘可以埋首致力於他們各有的專業，計日程功，而均有所表現，甚而成了專家。唯一可惜的則是，他們於專業以外的其他東西，即使是最膚淺的，多是一無所知，由讀閒書講到這裏，確是扯得太遠了，姑就此結束。



認識中國

港大的「現代中國探討」

柳以青

讀到了香港大學「現代中國探討」籌委會的「為什麼要辦『現代中國探討』」的文章。我有以下的一些「讀後感」。現在就趁着十月份「認識中國」的熱潮，寫出來與讀者見面。以便得到讀者們的反應，姑無論是同意的，反對的，批判的與修正的。

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有關國家、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形與前途，我們不但關心，同時，也還要提出意見的。

游國恩的前後二十年

在沒有討論之前，我先說一下我的最近一次極不愉快，更好說是最具反感的經驗，那便是從本月十二日「新晚報」上讀到了一篇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游國恩所寫的「積極參加評論『水滸』」的文章，根據文末註稱是「轉載自九月卅日『人民日報』」。

對於游國恩，我不能算是太陌生，但是，我確實是不太熟習。所謂不太陌生，因為我曾經讀過他不少地有關研究楚辭的文章；所謂不太熟習，因為我並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

因此，在讀到他這次「積極參加評論水滸」的一篇文章中，雖然是不太長的一篇，可是，其中有幾句話，使我產生了不愉快和頗具反感的心情，而這一心情不是對游國恩本人的反感或不愉快，而是對在中共統治下的政治與學術或是政府上的當權者與學術界中人的情形。

游國恩開頭的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學習了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使我心明眼亮，對於『水滸這部書特別是宋江這個投降派的認識大大提高，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不少問題也得到深刻的啓示，心中感到無比高興。在毛主席偉大教導的鼓舞下，我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產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氣。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毛主席的指示，積極參加評論『水滸』的鬬爭，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古典文學的研究。」

可是，游國恩以前是否是這樣的呢？我不知道，不過，在一九五五年他所著的「楚辭論文集」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社版」出版，在該書最後的「跋」中，他寫了這樣的一段話，這裏，我想徵引出來：

「我是熱愛屈原的作品的，這是我數十年來寫成這些論文的動力。但如果想得到正確的結論，必須依靠正確的思想方法。因此我們提供的這個結集，充其量也只能作為一些研究楚辭的參考資料而已。決不敢妄想：這裏面某些問題已成定論。我的研究道路是迂曲的；常常陷於苦思。我在研究工作中，不時想起屈原的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求索的苦悶也同樣反映在歷來楚辭的研究工作上。這一層我是深深理解的。這種苦悶，我相信，只有一經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便不復存在了。我羨慕我的青年朋友，你們在正確的思想指導下，你們的研究工作不會再重複我的這種苦悶。反顧既往，我不免有些惘然。」

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五年，整整的二十年，游國恩在研究「古典文學」的態度上竟有了偌大的轉變。

有轉變的好壞，是要看是牽涉到那一方面的。就游國恩在研究學術上的轉變，相信任何人都會看出其「悲哀」的。可是，為中共的當權派來說，他們或許正「沾沾自喜」呢！

以前，二十年前，游國恩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苦悶」精神與不斷努力的耐力，正是他在學術上的不斷開拓與發展；然而，現在的這篇評論水滸的文章中，他所謂的使他「心明眼亮」、「無比高興」而產生了「巨大的力量和勇氣」。這恐怕就是他的「悲哀」了。因為，這一切的特徵，端是由於「毛主席」的「指示」、「教導」出來的。

事實上，如果「毛主席」是這方面的「權威」和「專家」，倒也罷了，只可惜的是：那是大陸上中共以之為一套統治、壓抑所有老百姓的法寶呢！高級知識分子以及學術中人當然更是首當其衝呢！

在這裏，我總是在想：中共的這一政治統治、政治掛帥、政治氣氛迷漫了整個大陸上一切人民、一切行業、一切工作、一切範圍之內，除了對目前掌權的一小撮人的共產黨員之外，對國家、民族、文化、人民等，究竟會有什麼好處呢？

時間還告訴我們的，因為任何這些目前當權的人，都不會長生不死的；永恒的人性眞理會告訴我們的，因為目前只是權充的謬論；所有的中國人無論他們是住在什麼地方，都會告訴我們的：在中國人中，絕對不可能只有一人的「天才」。同時，普通的政治學上會告訴我們：任何一位中國人，對政治都會有意見，同時，又都有不可能被剝奪的人權。

因此，在我這一反省中，我就要看出：目前在香港討論的「認識中國」的「中國周」中，究竟他們是如何地去評論和了解了。

「現代中國探討」的宗旨

在港大的「為什麼要辦現代中國探討」的文章中，他們表達了「宗旨」和「態度」，稱：

「作為『認識中國』運動的一個支流，『現代中國探討』的宗旨當然不能和它的主流相違背。所以，『現代中國探討』的宗旨便是提高同學們對中國的認識和引發他們的興趣。我們相信這個宗旨是正確的。更提出『共同學習，提高認識，探討問題』作為我們的宗旨和口號。

「『愛之深，責之切。是其是，非其非』便是『現代中國探討』所持的態度，也是我們的口號。我們認為認識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並非法理上的爭論——左的右的等，而是現代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換句話說，便是問題的本身，而非由此等問題所引起的法理觀點。我們深切希望能透過是次探討，就問題本身提出一點意見，或更確切點，提出一些質疑。」

接着，現代中國探討籌委會，說明了何以他們要舉辦這樣「現代中國」的探討，他們說：

「我們感覺學聯在過去兩年所辦的『中國周』並沒有完全貫澈『認識中國』的宗旨，提出的事實太片面，使同學不能全面地認識中國近代的發展。但無可否認，它也有它的價值，確能做到提高同學們對中國問題的興趣。可是，它的價值，並不能彌補它的片面性。換句話說，學聯所辦的『中國周』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我們認為這是對提高同學及廣大羣眾對中國的認識及了解的一種障礙。因此，我們就是盼望透過『現代中國探討』這活動糾正這一缺點。

「更重要的便是我們發覺很多同學們對研究中國問題太感情用事，沒有從客觀事實去分析中國的歷史及社會制度。儘管他們喊出的口號都是用客觀的態度去批判中國，但給人的印象只是他們濫用了『客觀』二字，因此，他們對中國現存的問題都缺久（乏？）了冷靜的觀察，完全肯定了中國的成就，未能做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他們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中國長時期受到外族的侵侮，割地賠欵，而中國人更被譏為東亞病夫，這是中國人絕大的恥辱。所以，基於民族感情看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他們是何等興奮和喜悅。如此，便將仍然存在而未解決的問題遮蓋起來，以保持他們的喜悅及自豪——中國到底是偉大的。可是，難道單靠這份民族感情便足夠嗎？絕不。相反，過度強烈的民族感情是對認識中的絆腳石。我們一致相信身為中國人而探討中國現存的問題及發展，一份深厚厚的民族感情是不可或缺的。」但我們卻堅信單就這份民族感情是不足夠。而且，若流之於濫，便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海市蜃樓，從而破壞了認識中國的原來意義。因此，我們希望藉着『現代中國探討』將同學們及廣大的羣眾從過度民族感情及黨派鬬爭的束縛解放出來，用冷靜、客觀而建設性的態度去觀察及分析中國諸問題，但卻仍保持們的愛國熱情及寶貴的民族感情。這便是我們提出『愛之深，責之切，是其是，非其非』的口號的原因，也是主辦是次『探討』的原因之一。」

我之所以不憚煩地引用了「現代中國探討」籌委會的文章原文，並不是為了湊篇幅，更不是為了省心省力，而純是為了怕引起讀者們或是籌委會人士們以為我是「斷章取義」，更或是我自己對年青一代的中國青年們的一份敬意的表達。

從報章上我看到了這一「現代中國探討」的消息後，我就連寫了兩篇東西，但是，在我沒有讀到他們這篇文章之前，我是不清楚他們的「宗旨態度」與方向的。但在讀了上期的「學苑」與「中大學生報」之後，其中各有一篇討論「觀點、態度與立場」問題的文章，於是，我就在這專欄裏，也寫了一篇「觀點、態度與立場」問題的文章，當然，那只是我的看法，但並沒有正面地提出我所主張的「觀點、態度與立場」問題。原因之一是：我曾在這個專欄裏，起碼寫過五、六篇關於觀點、態度與立場的問題。我不想重複的話，只是提出一些設難來，或者更好說是比喻來，看人們去尋思而已。

可是，在讀到了「現代中國探討」籌委會所發表的文章後，起碼，我覺得他們之所以有這一態度，那是經過了深深而廣泛地反省而做出的。

我覺得可喜，喜的是：這一代的中國青年，起碼是能在自動、自覺、自省上來討論中國當前的各種問題了，這一精神是可喜的。

例如，他們反省和發覺到兩年來的學聯會所主辦的「中國周」的偏差所在。談到學聯會所主辦的兩次「中國周」，記得每年我都在這一專欄中作出大力的批判。很可能不明所以的讀者們，以為我背後不知有什麼政治因素在使我大加抨擊呢！事實上，明眼的人都會知道：學聯會的「中國周」實在是令人失望。我一定會本了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以及中國人所具備的清明良心，加以批判的。至於人們如何去想，那還是次要問題，主要的問題是：我所說的有沒有道理，是不是事實就夠了。

再如今年的學聯會所主辦的「中國周」，從所報告出來的消息裏，我又會很快地看到一點端倪了。那就是所請的演講會的主講者：韓丁、何炳棣與趙浩生。

兩天來的「大公報」刋出了趙浩生的一篇文章，那是談台灣的。不過，從那篇文章中，我們更會知道了他是什麼貨色了。起碼，趙浩生就沒有突破「黨派鬬爭的束縛」，而甘願做為中共在海外的鬬爭工具和爪牙呢！

有人稱這類人是「墮子」，不過，我卻覺得用「墮子」似乎還有過「不墮之時」呢！稱之為「渣滓」吧！因為在人羣中，可以有由「不墮」而「墮」；再由「墮」而「不墮」，唯獨「渣滓」，已經無所謂「墮」與「不墮」了。

在戰國時有「縱橫家」，在現代的世界中，就會有專做說工具的「渣滓」呢！但是，翻開歷史去看：所有的縱橫家的命運是如何的呢？同時，「滓子」也者，大概也是如此。

對「渣滓」本身，我沒有意見，因為那是出於他的自願；但對學聯會之邀請「渣滓」演講，我卻為聽眾們可惜。

囿於篇幅，下篇繼續討論「現代中國探討」籌委會所發生的那篇文章。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報壇怪傑

魏玉

在赫斯特系報業中有一位永遠不能被人忘懷的怪傑，赫斯特王國能夠開創出更偉大的局面，和路達侯威就相當於它的中興名臣。美國報界人士都承認他是個非凡人物，一齣以侯威半生事蹟為經緯的舞台劇——「頭條新聞」，在紐約的百老滙上演，非常賣座。侯威是最擅長於發掘足以引起讀者共鳴的頭條新聞，如果沒有的話，他，索性自行製造，而且從來未有過「擅板」。現在王國的繼承人赫斯特小姐卻製造出了一宗空前怪異的頭條新聞，在九泉之下的侯威，若然有知，也當自愧弗如。不過侯威一生的行逕在報界從業員而論，亦可算是空前絕後的怪異。請閱下文，便知在下所言非妄。

僞造新聞銷路大增

侯威要知道的有這麼多就夠了。當時印刷機已準備開動，侯威下令延時開機印報。召麥克阿瑟前來，囑咐他寫這則新聞，以珍妮的屍體被發現給河水冲到了披奧利亞爲開端，繼之以整個與國際間諜有關的神秘故事，「這樣就會了不起——簡直是了不起！」

麥克阿瑟當時曾問侯威：「那屍體的身份是否已確實認明了？身裁是否相似？年齡是否符合？」

但不耐煩已極的侯威卻叫他只管去寫這個故事。一面則喃喃地說，所有在水中被浸過了幾個月的屍體，看來都不會有什麼分別的。

於是由麥克阿瑟所撰寫的獨有新聞，佔了八行的大字標題，刊登在「先驅——檢驗者報」的第一版之上。侯威說這則新聞將會使「論壇報」的人妒羨到難以形容的地步。

但麥克阿瑟本人則整夜都爲這個故事擔心，無法入睡而等到天露曙光之際，立刻打電話給一個住在披奧利亞的老朋友，請他立即起床，帶備手電筒，跑到河邊繫着屍首的那棵樹下，仔細察看那屍體一遍，然後回來用電話把所見到的屍體上的一切情形，全部告訴他。

一個鐘頭之後，麥克阿瑟收到老朋友的電話了。死者的體型比失蹤的珍妮大出兩倍，最要命的一

話，知道他是借用屍體所在地點附近的一間屋子內的電話時，就吩咐他千萬不要收線，不論等多久，非等到他回來再對他說話不可。

麥克阿瑟打電話到侯威的寓所，把他吵醒，將這個壞到不得了的消息告訴他。侯威卻一點也不慌忙，立刻在電話中指示麥克阿瑟付出一百元酬金給他的老朋友，請他把繫着屍體的繩子割斷掉，並且必須讓潮水把屍體冲走。

侯威在弄走了那具屍體之後，立刻命麥克阿瑟再來一篇特稿，作爲下一日的頭條新聞。死者的父親的敵人——國際間諜把繫屍的繩子割斷，避免受官方檢驗。這個平空捏造的故事哄動了讀者，也深信不移的確是事實！

一個多月後，眞正的珍妮屍體在芝加哥河上被發現了，官方檢查過後證明完全沒有被謀害的證據。珍妮很明顯地是在深夜時份失足跌落河中而遭溺斃的。但侯威的讀者心中卻有一個不同的故事，它說珍妮是被其父的敵人強行灌進毒藥而致死的。後來麥克阿瑟對人說：「這是個澈頭澈尾都是虛構的故事，但它使銷路大增！」

對於利用他人達成自己目的，侯威也有一套手法。他爲許多人都作成過「交易」，彼此利用，五

門裏門」評

本期電影中，國片「門裏門外」是白景瑞的新作，這部影片，反映着現實社會的嚴肅問題，主題很健康，看了「門裏門外」我們得信只有台灣的文化氣氛，才能有人肯投資去拍這樣的電影，本片上映時，居然也有一小撮有心搗蛋者，混在觀眾席中製造假反效果，大說粗話騷擾觀眾看電影情緒，情形如「十三不搭」一樣。對於這類人，我只有可憐他們的無知。除了「門裏門外」之外，本期還有一部「禿鷹七十二小時」也值得一談，這齣電影值得談的並不是電影故事本身，而是電影所運用的商業手法。

「門裏門外」電影，以台灣大學聯考入學試爲題材，台灣青年讀大學的學額，比香港高得多，但也有一定限額，因此每年必有很多人沒法通過聯考一關而被排在大學門外，電影中的門裏是指能夠進大學的，門外是指不能考進大學的，電影的積極意義，亦放在不能進大學的一班代表性人物身上。「門」片主要演員有四旦兩生，代表性的人物只

人劉文正，看來是公司有意捧起的新人，所佔戲的份量，也相當重。

「門」片寫四個在讀高中時很要好的少女，在高中畢業後，都去投考大學。結果四人中只有飾演富家女范家珍的張艾嘉考上，其餘三個人卻因爲每個人的家庭背境不同，所受的壓力亦不同，夏玲玲的父親，對女兒的考不上大學並不介意，主張女兒應該去出找事做，石文靜的母親要女兒擇對象結婚，恬妞最不幸，她的父親以爲女兒考不上有失他的面子，看待落第的女兒像罪人。使恬妞

份報紙支持湯遜。侯威教湯遜永遠也不會忘記「先驅——檢驗者報」的恩義。

湯遜之得以再度當選，侯威的支持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投桃報李，湯遜繼續當其市長時，特別派一名警察中尉率領四名警員，其任務只是向「先驅——檢驗者報」報到，而聽從侯威的命令替他辦事。

與當有重大事故發生時，那位警官就立刻帶着該報的記者和攝影記者趕到現場，通過警察的封鎖線，其他各報的記者都被限制在封鎖線外，無法動彈。侯威可以誇口說：「對每一件事我都有內線可通，了不起——簡直是了不起！」

露芙溫德拉謀殺案，兇手卡爾是死者丈夫，是一個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榮歸的英雄。倘非侯威之故，這件案子可能永遠成爲懸案。初時，據死者的丈夫對警方所作的口供是這樣：在六月的一個晚上，夫婦二人去看完電影後，步行回他們在北金賓爾街的寓所，那是一座只有兩層的房子，他們住在上一層。當他們行至寓所附近時，遭遇一名持械刼匪，當時卡爾是懷有手槍，目的是在保護已懷身孕的妻子。於是他拔出槍來對付那持有手槍的匪徒，結果發生槍戰，刼匪被卡爾擊斃，但他的妻子卻也中了刼匪的子彈，傷重喪生。卡爾則全無損傷。

芝加哥的報紙都登載了這則令人惋惜的新聞，把另一死者的刼匪稱爲「襤褸的陌生漢」。此人污穢不堪，蓬鬆亂髮，而身份不明，是人們心目中的「歹角」。而卡爾則是個臉孔開朗的人，目前在一間屠房工作，不吸烟，不喝酒，成爲市民讚美的正人君子。

多年以後，侯威對朋友說：「我一看他的相片就覺得此人不大對勁了。他看來實在是太過於正直，後來我又知道他完全不沾烟酒，我就有了一種預感。只要給我指示一個不沾烟酒的人，我就可以給你指出一個肚裏一定有鬼的壞蛋！」

侯威對於這件慘案中的槍戰經過開始有所懷疑。案中兩支四五口徑手槍各發射了五彈，在如此狹小和黑暗的事發現場，在子彈亂飛的情形中，卡爾焉能全無損傷？【四】

但反映現實，也有教育性，劇本不算完美，那是但說明了一個人要有面對失敗的勇氣，那是相當重要的。白景瑞擅長搞喜劇，電影中夏玲玲在初出茅廬工作時的撞釘子，以及石文靜的被母親叫她與人相親，那完全是爲了喜劇效果而作，但並不十分成功，因爲它與嚴肅的內涵不十分融和。最感人的二段卻是恬妞因反叛父親鬧自殺，以及張艾嘉與劉文正在荒山失踪的一段。由此可見，一部主題嚴肅的電影，有時藝術匠人爲了製造一些娛樂性的調劑效果，要是材料選擇得不夠嚴格，反而會變成非驢非馬的。

從意識方面說：「門」片可說是白景瑞近期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從戲劇效果方面說，它當比不上「家在台北」，甚至「女朋友」，尤其是「門」片中的家長一代典型化氣味過濃，我想假使編導寫恬妞這角色，如果寫她沒有母親，或者是只有徐娘之類，她所遭受的壓力及反叛，可能更顯得自然一點。可能因爲人物多一點，因此對於張艾嘉的轉變，恬妞的矛盾，夏玲玲如何從失敗中煞出頭，都欠缺一些內心的自覺的表現，這是美中不足的。

然薛尼波勒導演的「禿鷹七十二小時」這部以大爆美國中央情報局內幕作噱頭的電

「禿鷹七十二小時」

林巽

，故事本身並不十分特殊的電影的構思，先是將羅拔烈福設定成只是資料部門的特工，說他是特工，倒不如說是一個特工機構的文員才適合，他的工作只是閱讀全世界的賣弄機智的小說，然後將那些小說中的機智部份錄入電腦中，因爲他的部門七個人，將一本小說譯成荷蘭文與阿拉伯文，無意洩漏了機密，情報局的上司，便決定將這個部門七個人消滅，但因羅拔烈福從後門外出吃飯，使監視者疏忽，只殺了六個人，羅拔烈福不知道殺他的人是上司僱用的職業兇手，是一班很精明的殺人專家，他照例向上司報告，上司知情後虛與委蛇，然後再派人來殺他。電影就透過這一段情節，爲羅拔烈福製造一個絕對危險的時間，然後藉着這危機來表現他如何在孤立無援中使用他的敏捷與機智，突破一層層以組織力量來對付個人，竟使個人運用自己的機智將整個組織擊敗，由此產生魅力。「禿」電影中羅拔烈福，與過去的阿倫狄龍的電影差不多。也有像阿倫狄龍的臨危時能憑他的男性魅力，征服了陌生女子，使女子無條件幫助他脫險，這一切都是公式，目的是爲了製造一個明星的魅力而作。在戲劇效果說，這部電影有一定的成功。但內容是空洞的。可以看出這類戲劇效果，不少是來源自希治閣的懸疑片與阿倫狄龍演過的謀殺片。不過劇本對模仿的材料，消化得相當好，整齣電影的危機格局，是十分完整的。但它的具有的所謂娛樂性是不健康的。

「禿」電影雖然只是爲了賣弄危機而拍，但以美國觀眾反應來說，應該以列入壞意識電影的一類，美國中央情報局雖然是特務機構，但終究是一個負有國家安全責任的機構，製片家爲了賣弄綽頭，標新立異，用到詆毁國家安全機構，醜化國家保安人員的威信，這種自由，在東方國家，就使是日本，也不會民主到容納拍這類電影，於是我們從「禿」片中看，可窺見西方國家另一種墮落——愛國心的墮落。相信它沒有影響力是不可能的。

從「禿」片看，益相信羅拔烈福沒法成爲一個定型演員，他走阿倫狄龍的戲格，無法像阿倫那麼冷，走加利格蘭的戲路，也沒法演出加利格蘭那份洒脫，演來成熟的多情公子未免超齡一點，所以個人總覺得這個紅星，紅得沒有條理，在「禿」片他只是導演的工具，看來他還是走「大亨小傳」或「俏郎君」這類角色比較容易藏拙。「禿」片演得最好的還是佔戲不多的女角菲丹娜惠。





名人·意志·麥克阿瑟

與一個喜愛讀名人傳記的青年閒聊，談從名人傳記中發現人的價值可以看到任何一個成功人物，才智固然是成功因素之一，但並不是成功的決定因素。決定一個人的成功因素，乃是由意志開拓出來的新境界而獲到多數人的認同才證明出來的。

有時你與一些成功人物接觸，發覺他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了不起，相反地他是那麼平凡，他筆下寫的東西，也不如何具有說服力。但你因爲熟知他的故事，知道他的確是一個白手興家的人，他有一些運氣，不過運氣並不是決定他成功的因素，雖然你從外表探索，沒法發現什麼堅靱的意志的痕跡，然而，你不得不承認，意志這東西雖然視而不見，卻是眞實地存在的。

教育家認爲人的眞正價值，並不是由於他的身份與別人不同，也不決定他儀表出眾，而是決定於他童年的一段時間，那童年的一段時

我向那喜愛讀名人傳記的青年朋友，試行用一個意念來檢查他所讀過的每一位名人傳記。那裏每一個名人，他的意志背後，必然是對他生存的世界有深厚的愛心，而且他卽使時時受欺騙，但他老是改不掉對別人輕於信任的弱點。那弱點正是使他推廣給別人認同的原因。

人的失敗原因有很多，自私與小心眼是其中最重要原因，自私的人，也許因爲有過一段因爲佔到別人的便宜而享受到成功的日子，但他最後也難免失敗收場。卽使他不失敗，他的成功只好被限制在一個小小的自我界限之內，他後來的日子，能夠掌握到的只是無情的數字而不是人。知識分子的成功，是因爲從他生存的痛苦時代，發現一個可以熱愛的目標，然後全力以赴，如非洲聖人史懷德、甘地、羅曼羅蘭、差利卓別靈等。那裏包含了成功的價値，是因爲世人的感激而不是因爲他們的權力。使世人感激的原因是因爲他具有對人類的愛心。

聽說這次日皇訪美，曾經打算親自到麥克阿瑟墓前去獻花，我當初以爲這是日皇在此行程中動機唯一純潔的行爲，也是他內心出於眞誠的。可是後來才知道日皇並不這樣做，只是派人去做，才知日皇連要表現一次純潔行爲的機會也沒有。麥克阿瑟是一個成功地對日本軍閥征服者，他後來使日本人感激，卻是他對戰後日本的憐憫與愛心。換句話說，麥師的成功，不是由於他的軍人才智，而是他那份由熱愛民主自由而產生的正義感。

我想，假使麥克阿瑟當年代替了杜魯門，成爲當時的美國總統，今日世界局勢不會這麼混亂了。今日美國在不少與杜魯門時代有關，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論如何，今日的自由民主陣營一直妥協下去，可以看出對未來的一段日子，壞處必然

弱與懼怕才等於妥協。然而愛心的流露並不是孤獨的，它的背後必須強靱的信心與勇氣才行，這是一個成功人物的精神方程式，也是一個成功的國

青年軍完成使命

寒梅

部隊在內蒙古征戰逾月，才奉命增援法庫、康平，配合友軍迎擊來犯的共軍。這時已是歲暮冬殘。

在關內的青年軍同學，已在三個月前復員了。二〇七師爲了出關擔負戰鬪的任務，自動向層峯請求延期復員，曾榮獲委員長傳令嘉獎。

政府爲了珍惜青年軍學生的學業和前途，二〇七師服役延期屆滿後，就在三十五年的冬天辦理退伍復員，依照個人的志願，或就學升學，或復職，或回籍轉業，或志願留營，均予以有計劃的輔導。

政府特別在瀋陽設立一個大學先修班，在長春設立一所青年中學，專收二〇七師，新一軍，新六軍，傘兵部隊的復員青年軍學生，予以就學及升學的搖籃。

師長羅又倫眼光獨到，部隊出關初期就招收大批東北的青年學生，成立一個獨立營，進駐瀋陽後又成立青二師，數萬東北籍的青年學生成爲二〇七師的新血輪，承先啓後的，當第一期從軍的同學退伍復員後，二〇七師後起之秀的生力軍，又浩浩蕩蕩的開上戰場，將雄獅部隊的戰鬪精神更發揚光大。在後一期的東北戰場上，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詩史……。

返回關內升學就業的同學，師部成立了一個大隊，乘輪船返上海，蔣經國先生曾經會到上海歡迎，慰勉有加，羅又倫師長也專程由瀋陽乘坐專機到上海來，和同學們舉行一次惜別的座談會，他擔心同學們在路上有困難，他關心同學們今後的學業和前途，殷殷垂詢，凡是路上旅費不足的或者是作戰負傷還沒有痊癒的，一律針對實際情形，加發補助費用，師長無微不至的關心，視同學如子弟的愛心，凡是二〇七師的同學，無不深深感受。由東北臨時編組的大隊部，照顧同學們的任務在上海告一段落。五百多位來自不同省份同學，也就在上海勞燕分飛了。依依之情，直到如今！

我們一起返回廣州的同學，只有三個人。從南京到漢口，再由漢口乘坐粵漢鐵路的火車到廣州，三個人始終同甘共苦在一起。路過衡陽那一天晚上，碰上狂風暴雨，車窗的玻璃在午前被乘客擠破了，還沒有修補上去，我們坐在臨窗的座位上，由於車廂已被旅客擠滿，毫無退一步的立足之地，只好硬着頭皮任由風吹雨淋，一陣陣的冷意透骨，歲寒三戰友相依在一起，又感到無限溫馨在心頭……。（全文完）



憶南開罷教

向晚

現在紐約大罷教，轟動了全美國，因而憶起民國十三年冬天津南開大學教員罷教事件，當上午八時學生成羣地往教室時，忽然感覺有一種極不尋常氣氛。校工告：今天教授罷教了。學生始逐個垂頭喪氣而歸。

當時北平各大學，因受共產黨徒眾的鼓動，時常鬧罷課風潮，但從未聞罷教之說，鬧罷教實自南大開端。大公報剛開辦不久，一經該報刊載，遂轟動整個平津。南大教員爲何罷教呢？原因很簡單，在罷教前一週，學生會特別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學畢業教小學，大學畢業教中學，留學生回國就教大學，是之謂「輪廻教育」。又說：留學生回國眞能學成固然不少，然大多是濫竽充數之徒，所謂教授也者，多數成爲「草包教授」、「不學無術博士」的「南郭先生」罷了。

南大是私立，經費短拙，故所聘請教員，大多數是新從外國回國的留學生，因待遇可以減低；尤其天津大學少，只有北洋大學與南開大學兩家，且相距甚遠，也不能兼課，故眞正飽學，著名學者皆不願應聘，應聘者只好輪到二三流人才了。學生會刊所暗中醜詆的教授，多是屬於文學院方面者，例如哲學教授李濟、史學教授蔣廷黻、政治學教授徐謨等等。

事件發生後，大學部主任凌冰即刻打電話給校長張伯苓，張校長趕快從市內來到八里台，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張校長平時總是滿臉笑容，但這次不同了，忽由方面變成長臉（Long face）。他站在禮堂台上，把兩袖一甩道：先敍述創辦大學的如何艱難，次言聘教授之不易，最後點出學生怎這樣魯莽，隨便侮辱教授！學生皆是敬愛張校長的，經張校長這一番教訓，連學生會幹事及寫「輪廻教育」的學生，也後悔了。結果，學生會舉代表，向張校長悔過了事。但時値寒假，教授學生皆急於回家過大年，而且罷課教課也不好意思再上課，於是他們遂紛紛入北平另求出路。他們皆是留美學生，自然與清大關係多，因此多入清大如李濟、蔣廷黻等，也有入外交部任政務政長的，那即徐謨。凌冰也入外交部任條約委員。

粵語有句諺語：「東家不打，打西家。」上述那些教授，在南大雖受排斥，但一到清大卻皆成「名教授」，這怎麼解呢？李濟後任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成爲著名人類學家。蔣廷黻先爲大公報撰時評，後任駐俄、美大使，凌冰任訪暹邏團長，徐謨由次長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後任駐澳洲大使，死於任上。「名、官、位」與「實學」是兩件事，老實說，那些教授講的不佳，那是眞事，「草包」、「不學無術」並非憑空而來。（詳見拙作「春秋」去年版，天津八里台南開大學懷舊。）「名教授」實在不易得，因爲既要有眞才實學，一門學問要有十年以上研究功夫，還要記憶力強，口才好。我所最佩服的，經濟學是馬寅初，國學是姚華（范文），他不是普通翰林，對經學、小學、書法皆是獨樹一枝名家。哲學馮友蘭當然是有名的，但口才差，講書沒趣味，遠不如馬寅初能隨口舉出淺顯現實例子。

有點籠統，要是你是一個絕對自私者，與人發生關係時，步步提防被欺騙，也許你的確有過受別人欺騙的痛苦經驗，使你對人的行爲有非常悲觀的看法，你變成一個極端自我保衛及不任信別人的人，只要這種氣質已經形成，他可以使你在未來的日子，陷入極端孤獨與苦惱中。愛因斯坦如果沒有研究科學前，就爲了害怕別人盜版權而步步提防，他會失掉科學家的純眞，創造智慧必然跟着大大削減。

印刷，以其編輯人員多業餘性質，時常脫期。售價五角，發行人張系國，總編輯何步正，編輯委員有張顯鍾、許倬雲、黃默、董克康、阮大仁等人組成。內容除有思想問題的討論外並有筆陣，鄉土點滴，書評，影評，婦女生活及文藝創作等欄。

該刊對國共雙方皆有批評。關於國府方面，其第二十三期「賀大學雜誌復刊」一文稱：「但就整個（台灣

削，財團與官僚狼狽爲奸，外資打擊民族資本，農村經濟面臨打擊，經濟利益太不平均等問題都……」孔丘的聯想一文稱：「偶而翻出一本『蔣校長』的言論集，裏面的內容大概是嚇人的，他之爲共產主義辯護的話，跟『紅旗』上的話相去不遠。據說台灣調查局的人若逮到說出類似話的人，便可以升官發財，然而並沒有人去逮我們的『蔣校長』，可見中國的道理一向是要有了大拳頭才能講的」。對

共黨方面同期「始皇的聯想」一文稱「文化大革命前，『貪官好還是清官好』在黨的領導下，好像結論是貪官比清官好。最近又有『批孔揚秦』運動，比文化大革命前更順手，在黨的領導下連反辯的聲音都沒有。也許這些論題都有特別意義，不過很明顯地，今後只要有黨的領導，人民一定會順從，君不聞『天大，地大，沒有中國共產黨大。』」同期「關於中共十全大會」一文更稱：「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周恩來盡力掩飾和歪曲這個事實，說早在九大時就知道林彪和陳伯達的野心……說是在九大之間，已經發覺了他們的陰謀，卻仍給林彪以僅次於毛氏的權力，不是縱虎爲患嗎？九大之後並不發動黨內討論，暴露他們的『錯誤路線』，一直搞陰溝，弄傾軋，任反黨活動繼續着，到了林氏身亡以後兩年多才宣佈，不是用傾覆、暗害來代替了光明的政治教育和意識鬬爭嗎？經過了多少的紛亂和犧牲了多少部幹和元氣的損失才僥倖挽回了危局，其實功不補過，事後聰明，卻厚這臉自稱『偉大勝利』，中國的人民能夠受得起幾多次的這樣『勝利』呢？」

該刊第二十四期社論「籌組中華保障人權協會芻議」稱：「我們深深感到，中國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的合理化首在保障人權，如果沒有基本的集會結社權，出版權，言論權，最低的工資權，罷工權及公平審判權，一個社會裏要求改變現狀的力量，就很容易被視爲政權的敵人，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其既着重民主，保障人權，以中共對人權之蔑視，其立場如何當可理解。

王船山明辨華夷

胡養之

明末清初的三位學者即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都不肯仕清，但三人的民族意識卻有強弱之分。黃梨洲的著作未曾涉及華夷之別，而其明夷待訪錄的序文且有「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顧亭林比較強，他的「日知錄」中原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篇。尤其船山更以為華夷之分，不單是文化有別，即所居的地區、氣質，亦因之而異。黃、顧兩先生均已介紹，現記述王船山先生。

王船山湖南衡陽人，以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公元一六一九）九月一日生。先生名夫之，字而農，別號薑齋，一號賣薑翁。中歲常署一壺道人、一瓠道人、或瓠道人；晚年因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故稱船山老人，船山道老、船山病叟，學者則通稱船山先生。

船山的先世本揚州高郵人，明永樂初，官衡州衛，遂籍於衡陽。船山少貢雋才，有奇氣、頭角崢嶸。天資穎悟，一目十行俱下，過目成誦。天啓二年（一六二三），他才四歲即從其長兄介之受讀，七歲而畢十三經，實非常人所可及。十歲從父斌夷受經義數萬首，崇禎五年十四歲拔入學；十六學韻語；二十四歲應湖廣鄉試於武昌，以春秋魁獲雋。這時李自成、張獻忠已興兵作亂，自成陷河南汝甯、開封及湖北襄陽，並分兵逼荊州；獻忠則自潛山安慶，進逼蘄水；亂象已極，而明室危如纍卵！

翌年十月，衡州繼黃州、武昌、岳州、長沙之後，陷於獻忠之手，不投降而被投於湘江的，不知其數！船山走匿南嶽雙髻峯下，獻賊卻執其父為人質而引船山。船山自刺肢體至重創，並敷以毒藥，舁之賊所交換，示以必死，獻賊終不能屈，見他重創免之，並釋其父。父子得脫後，復走匿黑沙潭上的雙髻峯，築室以聊避風雨，名其廬為「續夢菴」。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李自成陷京師，思宗自縊於萬歲山。四月清兵入關，破李自成，五月而定北平，改國號為清順治元年。船山驟聞國變，悲憤痛哭，不食者數日，並作悲憤詩百韻。這時福王由崧立於金陵，以次年為弘光元年；惟當時仍為清兵所破，繼走蕪湖，為明總兵田雄刼降。船山聞變，復作悲憤詩百韻。唐王聿鍵聞變，立於福州，改七月朔後為降武元年。翌年八月，清兵乘勝下汀州，唐王被執，船山聞變，續作悲憤詩百韻。這時船山才二十八歲，始注周易續夢菴，並受父命編春秋家說，成「蓮峯志」五卷。桂王聞唐王被執，即繼立於肇慶，改翌年為永曆元年。同年四月，桂王至武岡州，船山曾與夏汝弼由湘鄉間道奔赴，以淫雨困車架山，而未竟其志。十一月其父武夷卒，享年七十八歲，船山哀毀逾恆！蓋其忠孝之至性，乃得自天禀，自然流露而出，無絲毫勉強做作於其間也，永曆二年（一九一八）船山三十歲，居蓮花峯，繼續研究易理，深自有得。十月與管嗣裘舉兵衡山。惟斯時也，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卒至戰敗兵潰而走。後堵胤錫荐之為翰林院庶吉士。前大學士瞿式耜也曾為船山請館閣試，均以船山先生堅請終制得免。稱其「具見孝思，足徵恬品。」已而嘆曰：「這不是嚴光魏野之時，違母遠出，以君為命，死生以爾」其無心於仕途與名利，非徒在摒此以藉全其忠孝！得道之士，常能博天子賤王候，而輕富貴，蓋由於他的心中別有天地存在。

永曆四年八月，船山之母譚太夫人卒，清兵逼桂林，船山乃携眷走廣西永福，自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則被幽困於永福水岩，絕食者四日。其後輾轉避亂於南嶽七十二峯的耶薑山，零陵北洞的釣竹源雲台山，及常甯的西南鄉西莊源。間多匿居猺洞，變姓名為猺人。傲嘯山林，寄情於雲水，友麋鹿而伍猺人，參道秘而息心影，興至恆為常人說易與春秋。永曆九年春，船山遊歷興甯山，寓於僧寺，旁及內典，除為人講春秋外，並作周易外傳，其「老子衍」亦於此時完成。兩年後，「黃書」亦已脫稿，是時他仍住西莊源。翌年徙歸衡陽，居蓮花峯下續夢菴，完成其家世節錄，這是永曆十二年，船山已四十歲。翌年（即永曆十三年）則為清順治十六年，桂王奔緬甸，暫避兇鋒。

這時吳三桂已竊據雲南，他為對清廷立功，乃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辛丑，率清兵入緬甸，執桂王返雲南，而明室至此告終，船山亦已四十三歲。翌年即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船山居敗葉廬，聞變後復為續悲憤詩百韻。按敗葉廬候順治十五年，船山四十二歲時自衡陽遷往湘西金蘭鄉高節里，卜築於茱萸塘的一個小室。他在這裏專心寫作，至五十歲那年，他所著的「春秋家說」和「春秋世論」，均分別告成；五十一歲輯戊子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為五十自定稿，並於石船山營土室，開南窗，題為「觀生居」，意即所以觀天地生生之化也。並且在這裏編續春秋左氏傳博議。自此冬則居「現生居」，夏新則仍居敗葉廬。地僻天彌遠，知希道自高，船山雅愛此地僻靜，所以稍後復於觀生居側近二里許，一山水清幽的山人舊址，畧事改築為茅菴，曰「湘西草堂」。自此以往，或出或入，或遊或息，總以此為歸休之所了。

康熙十七年（一六六六）戊午，船山六十歲，為耳順之年；吳三桂僭號衡州，其黨以勸進表相屬，遭到船山堅拒；復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在此以前，其名著之周易大象解一衍，及禮記章句四十九卷，重訂之「老子衍」舊稿，都

先後分別告成。至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正月初二日逝世，葬於大樂山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計享年七十四歲。在這期間，被稱千古不朽的「莊子通」則完成於六十一歲，六十自定稿，則完成於六十二歲；「相宗絡索」，便完成於六十三歲；「說文廣義」與「噩夢」，成於六十四歲；六十五歲序「經義」；六十六歲「俟觀題詞」；六十七歲成「楚詞通釋」，並於病中勉力著「周易內傳」；六十九歲著「讀通鑑論」；七十而「南窗漫記」與七十自定稿成，七十一「識小錄」完稿，其自題像詞，也是這一年作的。七十二歲居湘西草堂時，專心評選詩文，序夕堂永日緒論。七十三歲久病喘咳，而仍吟誦不輟；生時死順，其樂何如？自古以來，當死生之際，達者處之，恆能視如晝夜之代明，如眠食之自樂，莫不怡然而自化。

綜觀王船山先生的一生，好學不倦，無書不讀，手不釋卷，筆不停揮，讀書七十年，著書四十載，成書百餘種，其中最爲鉅著的，計凡經類二十四種，史類五種、子類十八種、集稱四十一種，總共達三百七十餘卷。且均獨闢蹊徑，自立門庭，不落前人窩臼。船山於學則無所不窺，於道則無所不澈，於義則無所不嚴，於行則無所不正。故中經百難，志不稍屈；每當飢寒交迫，貧病相煎，富貴相誘，生死當前之際，仍能砥礪節操。巍然卓立於天地間，竄身猺洞，潛心著述，一以繼絕學、續聖脈、張道統爲己任。觀其晚年自顏其堂的聯語云：「六經自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即可知船山的孤傲，及其自期與自許之高了。尤其是在七十一歲那年，自題其像的詞一闋，更爲有趣。詞云：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薑齋；龜於死後從君卜，夢未圓時莫浿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與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如其與自銘之「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一銘合看，即知其聞爲有骨、有血、有髓的絕品，而由此更可想見其爲人。

船山又不僅以文章氣節重於時，且簡直可稱併世無兩。船山痛晚明學術的定疏，因而啓神州的淪亡，所以力詆上蔡、象山、姚江一派、認此派心學，徒襲禪宗的皮毛以入儒，竊佛老的土苴和附會，以致邦國傾覆，宗社丘墟。船山認爲：「王氏之學，一傳而爲王畿，再傳而爲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皆惟怠於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禍一也。」當時學子，如顧亭林、黃梨洲、朱舜水、李二曲、顧習齋輩，也無不羣認陸王之學，空疏誤國，以平心見性的清談，代修齊治平的實學，當板蕩之際，怎能撥亂反之正呢？

船山的學旨，一方面詆誹陸、王；另一方面則扶持程、朱，而參伍濂洛關閩。如其衍大學則曰：「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衍中庸則曰：「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章句之下。」於自銘則曰：「希張橫渠之正學，而不能企。」惟究極言之，船山之學，平生致力多者，在於經學，而經學之中，尤多有得於易與春秋。其次在於子史與諸集，博極四部，浩無涯涘。會通之家，深得神髓，用能超然獨立，自成一家，固不可以程、朱一脈之學所限制。鄧縣衡船山著述目錄認爲：「船山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原本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棣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此則正所以說明了船山之推崇張子的，以爲他上承孔孟之志。儘管船山自謙地說：「不能企」，實則船山正欲由斯而直接孔孟心傳，並大事闡揚易與春秋的密切關係。船山平時之喜說易與春秋，也無非想有以上窮大道之源，而高自在罷。

清學人唐鏡海的「國朝學案小識」也有說過：「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遯跡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眞。奸邪莫之能攖，渠逆莫之能攝，嶺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嚴考船山一生行事，這眞是公允平實之論，而不是贊譽過份之辭。故劉繼莊於廣陽雜記中有云：「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這話也說得並不過份。

船山的著作，雖未「書成付與爐中火，省卻人間是與非。」可是究竟散佚者多，及其身得刋行者幾乎沒有。直至他歿後十四年，其子敢才開始替他收輯，並初刻數種；至道光庚子，船山的七世孫世佺始其父承佺廣搜庋藏的遺書，替他刻行，這就是王氏守遺經書屋刋本。而於咸豐四年，卻又毀於兵燹！直到同治二年，改由曾國荃刻於金陵，凡有增刪竄易的，並據文淵閣本及舊抄本悉予改正，並著錄校刋記於卷後，海內學者，始得見其全書。曾國藩在其「船山遺書序」中，對於船山先生的著作等身，及其高風亮節，譽揚備至。略謂：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七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譌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篇，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於禮。……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研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刋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皐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版毀於火。同治初年，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滙張文虎滙山，儀徵劉毓崧山等，分任校讎。庀局於安慶，蔵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粗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大陸陷共後，船山遺著全部被中共燒燬的燒毀了；其餘論斤出售，賣給各地紙廠充作紙漿，其目的在燬滅中華民族歷史忠臣烈士的遺跡。因此，我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台灣方面，爲奉行故總統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召號，乃有黨國元老學人張知本、李煌瀛、張維翰、梁寒操、曾寶蓀、陳立夫、張其昀、黃少谷等，聯合發起組織「中國船山學會」，藉以發揚二千年來儒家正統之學，而維護中華道統於不墜。



火種

〔四十〕

林學政

「我在報紙上看到消息了，怎樣，同志？我們控制情勢了吧？」

「馬到成功，有個右派分子畏罪自殺了，你快去你們總支部報到，他們會分配你任務的。」

「那是活該！」

「周崗同志，你……」

「我是說那個畏罪自殺的右派分子。」

他匆匆離開人事科，來不及回自己宿舍，就先拐到女生宿舍那邊。

四週顯得太靜了，連春天的陽光都像是失去生氣，百無聊賴的寂寞不堪。

他看到石櫈子下面的泥地，有三顆小石子成三角形的放着，他笑了一下，又檢起一顆較大的石子，放在三角形中間。抬起眼睛，看看女生宿舍。

他發現有個校警在那裏來回走着，地上還有一堆什麼東西，於是，他站到石櫈子上留神瞧了一會，他始終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地上寫着白字，又有校警在那裏駐守，可以想像那一定具有特別意義。

周崗提着小小的竹箱子，好奇的走近去想看個究竟。

他終於看清楚了，那是一具蜷曲着的屍體。這會是誰呢！怎麼在這裏？他心裏疑惑重重。」

校警看到他的樣子，估量他是才回到學校來的，走到他身邊，撇撇嘴，說道：

「是自殺的，同志！一個女生。」

「為什麼呢？」

「同學鬬爭她嘛，畏罪自殺，昨天早上，從屋頂上跳下來，硼——一下，就完了！」

這個校警守了半天屍，老是看着那堆血肉，令他作嘔，眞巳不得有個什麼人可聊一聊，話就多了起來。

「物理系四年級的江朵英，眞不知道她為什麼好好的書不讀，卻幹右派……」

周崗被雷殛了似的。

「同志，你說她是……」

「江朵英，沒錯，他們昨天還在鬬爭她呢。這……」

周崗沒有理會他在說些什麼，只是怔怔的看着屍體，血已積成紫色的塊，腦漿也變濁黃的固體。他怎樣也不相信那就是江朵英，但是校警的話是不會錯的……

她太單純，太坦率，他知道遲早會有麻煩的，他勸過她很多次。

但是呈現在他眼前的，天啊，那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曾經是鮮龍活跳的，熱愛國家的，準備獻身於大革命事業的女孩子，怎麼一下子變成「死有餘辜」了呢？

他提在手上的竹箱子裏，媽媽不特地多放了幾塊蕃薯餅，地瓜粉做的，又甜又香，媽媽說她愛吃，做了好多要他帶來，但是現在，他看到的是像一條死狗一樣躺在那裏的屍體。這……這是怎樣不可思議的事啊……

周崗怔怔忡忡回到宿舍裏，他的心一直懸在胸腔裏，感到很不舒服。

中午，同學們絡續回到宿舍，他約畧的了解了江朵英的情況。同學們告訴他，物理系的組織方面肯定江朵英有一個男朋友，但找不到是誰，為了挖這條黑線，把物理系搞得天翻地覆。

周崗在心裏冷笑了一下，他不耽心這個，眞的，他一直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在這時候，這是一件性命交關的事，但他沒有想到。他有另外很重要的事情需要細細的思量。人家雖然把他當作逍遙派，可是他是有原則的人，等到事情眞正發生，他會挺身而出。

周崗家裏的階級成份是貧農，鄉村中的金字招牌，不過他的秉賦與氣質，卻不像來自貧農的家庭，他的白晳，他的俊秀，以及敏銳的反應和判斷能力，都不像。

也許這跟解放前他父母的職業有關，他父母那時在外邊替有銀有勢的大戶人家做傭人，受盡了剝削與虐待，每次憶苦思甜的大會上，他母親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吐苦水，說她們一家三口過去是多麼可憐；周崗小的時候也會跟着媽媽哭，長大後，他覺得媽媽有點滑稽，翻來翻去的就是那一套，

後哭出聲來，接着又是搥胸頓腳的大哭。

「媽媽，你那一套人家都背得出來了，還哭呀？」

「不哭那行，孩子。」

「你一哭，我好難過，好像你完全是哭給人家哭的。」

「菩薩保佑你，到你大了，你就會明白了，媽媽也是沒有辦法呀！」

他不知道自己大了之後能明白一些什麼，現在大學都快畢業了，母親在那種場合中還是一直在哭，而他也依舊一點也不明白。

媽媽要這樣做，一定有她的道理，在他想來，媽媽怕人家批評她從前是資本家的走狗，才用苦肉計來鞏固家裏的階級成份。

此外，周崗是父母的心肝寶貝，他自從開始上學校，很少有機會，毋寧說他根本不願意去了解自己家庭中的經濟情況。只是有一點，他常常在晚上有別的孩子吃不到的好東西吃。鷄湯呀，東洋參呀，那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餵他的，而且再三地被叮囑不能說出去。

周崗能夠體會到父母對自己的愛心，他也全心全意愛着他們，一家三口，心貼心緊緊地生活着。

他不十分清楚的明白父母對他期望着什麼，考上大學，他們只是要他「好好讀書」。過去在中學時代，他們聽說他在學校裏很活躍，在組織的鼓動下，參加了土改，也參加了三反、五反的鬬爭運動，而且被徵召入團，母親就皺眉頭了，委婉的告訴他：

「小崗，讀書要緊，別去幹那種傻事！」

他知道像母親這樣年齡的人，封建意識是很難擺脫乾淨的，他們怕造反，怕革命，舊時代對異己分子的屠戮，嚇破了他們的膽子；他們總存着一個曖昧的願望，「國民黨要回來的」，所以寧可做鄉願，不去碰觸別人。

這是一個很可笑的想法，如此堅強的黨，如此堅強的人民，國民黨最狠，也不會有重執政權的希望。但是他爲了不使母親難過，儘少去參加課外的

因此，周崗變成了逍遙派。

現在時間到了，事情落在他頭上，江朵英是他父母之外第三個所關心的人，他跟她的情形，與他跟父母之間的情形不一樣；父母在他生命裏面，江朵英卻在他的靈魂裏面。

他推說人不舒服，沒有出席中文系下午的鬬爭大會，呆呆的獨個兒躭在宿舍裏想心事，甚至一個晚上不會合眼。

第二天拂曉，同學們還沒有起床，他已經在校院中散步了，他臉上的神色十分嚴肅，似乎下定了決心似的，揮着拳頭，狠狠對自己說：

「好，走着瞧吧！」

二

一場接着一場，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鬬爭右派分子的會，日以繼夜的不斷在開。

張俊臣、陳德，和別的系裏的教授，也得在人民面前低頭，在組織的幫助下檢查了自己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主義的反動思想。

張俊臣教授在大會上，承認自己企圖篡奪黨在學校中的領導權，鼓吹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謬論。

「我過去是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爲反動的壓迫階級而服務。」他這樣說：「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認爲物理這門科學是應該獨立發展的，完全忽視了黨所號召的『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這是因爲不學無術，受中國封建意識和崇美親美的影響，以那些反動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爭鳴。我願意接受黨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爲無產階級的新中國科學而努力。」

張俊臣教授的檢查沒有被通過，很多學生起來繼續揭發他，說他身爲物理學教授到市場上去買東西，連秤都不懂，簡直是誤人子弟。另外有個學生，直接指出他是小偷，「黨委召開教授座談會時，他偷了很多糖菓點心。」這個學生替他扣了一頂大帽子，說他「偷竊國家財產」。

可想而知，這些材料，都是陳紅英供給他們。

的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關振宗算來算去該輪到自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在他緊張、憂慮、焦急的期待中過去，但還沒有消息。

也許他們把我給漏掉了，他把這個意思告訴應文龍，應文龍笑了起來。

「同志，你對黨沒有一點信心，你想想，他們漏掉過什麼了！」

應文龍比較冷靜，他的精神負擔不比關振宗輕，但仍有心情打趣人。

關振宗眞的該對黨加強一點信心才好，因爲在他說過那些傻話以後的第三天，就被叫到黨支部辦公室去談話了。

曾鳴很客氣請他坐在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親切地對他說：

「明天我們開會討論你的問題，要你在會上檢查你的反動思想，你考慮一下，準備好好的向同學們檢查交代。」

關振宗不加思索的回答他道：

「我沒有犯什麼錯誤，沒有什麼好檢查的。」

「難道你就是那樣十全十美的人，一點錯誤都沒有？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除非是死人和沒有出生的孩子，才不會犯錯誤，其他的人都會犯錯誤。嚴格地說，甚至死人和沒出世的孩子也會鬧反動，死人發出臭味，危害了別人，小孩兒會在娘胎中作怪。所以說，錯誤是難免的，任何人都會犯，主要看你能不能適時改正，如果能夠勇敢承認錯誤，那仍舊是我們黨的好同志。」

關振宗悶聲不響的坐在那裏，曾鳴過了好一會，繼續說道：

「比方講你在日常生活的小事情方面有了錯誤，就可以進一步檢查自己的思想，找出思想上的動機，再深刻的從思想動機上找出產生這種思想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思想根源，怎麼會沒有什麼好檢查的呢？」

關振宗仍舊沒有要說話的樣子，曾鳴不耐煩的對他揮揮手。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說道：「現在不說這些，你只是照我的吩咐，打電報嘉獎他就是了。」

未等彭德懷去電嘉獎，劉伯承又發動了另一次攻勢。

抗戰六年，中國共設了九個戰區，另外有兩個較戰區司令長官地位畧低的是冀察戰區，蘇魯戰區，不稱司令長官而稱總司令。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中原會戰失敗，日軍打通平漢路，平漢路以東地區與後方便被隔斷，當時在平漢路東的部隊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統率的廣西部隊，一個是湯恩伯留下的部隊，由何柱國、陳大慶分別率領。

中央為了統一指揮，就在安徽成立第十戰區，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任司令長官，山東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任副長官，這一戰區根本沒有什麼戰鬬力，談不到戰績了。

勝利前夕，中央將原來的冀察戰區撤銷，改為十一戰區，任命現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為十

第十二戰區，以原第八戰區副長官傅作義任司令長官仍兼綏遠省政府主席，日本宣佈投降，中央便指定孫連仲接收平津地區，在北平受降，傅作義接受綏遠地區，在歸綏受降。

由於平津地區特別重要，孫連仲指揮的部隊分為三路向平津推進，空運兩個軍，九十二軍到北平，九十四軍到北津，九十二軍是國軍勁旅，抗戰八年戰績甚佳，此時軍長是侯鏡如，轄二十一師師長郭惠蒼，一四二師師長劉春嶺，九十四軍是廣東部隊，戰鬬力亦甚佳，軍長牟庭芳，轄三個師，一二一師朱敬民，四十三師李士林，第五師李則芬。另外由胡宗南三十四集團軍撥出第三、第六兩軍由陝西經臨汾、娘子關到石家莊。

另一支部隊便是由新鄉沿平漢路北平的部隊，這支部隊由新八軍高樹勛，四十軍馬法五，三十軍魯崇義組成。高樹勛是西北軍老人，資歷與張自忠、馮治安相埒，低於宋哲元、韓復榘、石友三。抗戰初起，石友三冀南保安司令名義成立一部份隊伍

抗戰中期，石友三升了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轄高樹勛的新八軍與六十九軍。兩人都出身西北軍，本來是老弟兄，但此時卻勢同水火，到了後來不能見面，石友三因為同日方有舊關係，加之受共軍所迫，又同日軍勾結，高樹勛發覺了就密報中央。當時在石、高防地附近的還有游擊司令孫良誠，孫良誠在西北軍資歷與石友三相等而畧過之，覺得都是西北軍袍澤，又大敵當前，不應當自己鬧意氣，就出來調處。高樹勛表示可以見面解釋，但必須要總司令先到軍部談談。石友三本來不敢去，孫良誠拍胸擔保，石友三也覺得高樹勛不敢對付自己，就坦然隨着孫良誠到了新八軍軍部，誰知到了地方高樹勛避不見面，石友三知道上當，再想走也走不掉了，高樹勛當晚派人把石友三活活勒死，然後呈報中央，指石友三叛變，中央也就根據高樹勛的報告，撤銷了石友三一切官階，六十九軍軍長換了米文和，調去後方。高樹勛升為冀察戰區總司令。

馬法五是龐炳勛部下，初任師長，這支部隊也算西北軍，但不是馮玉祥南陽練兵練出來的，只能算是西北軍外圍，但龐炳勛勇敢善戰，抗戰初期屢建奇勛。到了民國二十九年，中央派去的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被共軍壓迫得在河北省不能立足，中央乃派龐炳勛繼任。龐炳勛因為有基本部隊四十軍，支持了三年時間，但在日軍與共軍夾擊下，最後在太行山一戰兵敗被日軍俘虜，

隊衝出重圍，中央就任馬法五爲四十軍軍長，收集殘部，補充隊伍，仍在原地作戰。

新八軍與四十軍在勝利前都在黃河北岸，三十軍情況不同，三十軍是孫連仲基本部隊，抗戰初期的台兒莊大戰，守台兒莊守到最後的便是三十軍二十七師，當時軍長是田鎮南，師長是池峯城，以後田鎮南換了池峯城，池峯城又換了魯崇義，始終是一支機動部隊，抗戰前半期，孫連仲一直擔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駐老河口，這支部隊也就駐在豫鄂交界處，以後孫連仲升了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去了湖北恩施，三十軍仍留在第五戰區。這次孫連仲去北平受降，便把三十軍帶走。

這三個軍共計七個師，三十軍三個師，另兩軍各兩師，還有一個工兵第九團（一欠個營）集結在黃河北岸的汲縣，新鄉一帶，準備沿平漢路北上，進去保定、石家莊。

由新鄉北上，中間夾着一大段地區，是共軍「晉冀魯豫軍區」，總的領導人是劉伯承、鄧小平，但是又分成若干小塊，如陳賡的「太岳軍區」，劉伯承自己的「太行軍區」，而在平漢路以東又有一個「冀南軍區」，「司令員」是陳再道，政委是宋任窮。

孫連仲率九十二軍先抵北平，當即指示三個軍由新鄉北上採取各軍併列，重疊配置。以第四十軍配屬三十軍之二十七師及工兵團之一部爲右翼兵團，以新八軍及三十軍加工兵團之一部爲左翼兵團，分別循湯陰——安陽大道及平漢路基向北推進。

劉伯承決計要襲擊北上國軍，就向陳再道、宋任窮開會決定作戰計劃，但是劉伯承也知道這次與襲擊彭毓斌、史澤波不同，因爲新八軍與四十軍在淪陷區與共軍鬬了八年，對共軍戰鬬相當了解，三十軍又是百戰勁旅，孫連仲已到北平直接指揮，情況與史澤波在上黨區完全不同。但劉伯承受到毛澤東的鼓勵，決心不顧損失要消滅這三個軍。

三個軍按照原定計劃，重疊配置，交互前進，無隙可乘。沿途首先遇到的是共軍楊勇部，不斷發動攻擊，但國軍按照計劃還擊，邊戰邊走，楊勇攻了幾日，雙方等於並頭前進，始終未能得手。

國軍十月十四日離開新鄉，十月十八日抵達安陽，中間最危險的路程已經渡過，十月二十二日國軍主力由倪家新村，另一部由豐樂鎮，均順利渡過漳河，次日兩兵團開始交互前進。當晚就抵達后常楊、磁縣一線。此時共軍已在沿途節節抵抗，國軍正式展開攻擊前進，十月二十四日右翼兵團克秦家營、何紅城、柴莊、趙莊一些共軍堅強據點。左翼兵團也佔領馬頭鎮，進出屯莊、閻家線一帶。

劉伯承眼見國軍即將進抵石家莊與第三軍會師，當時不計成敗，決計孤注一擲，乘國軍後防空虛，攻陷磁縣及漳河北岸據點，截斷國軍想方交通。二十五日，原在臨漳之陳再道部八千多人，猛攻何紅城、柴莊二十七師陣地。二十七師師長許文耀指揮部隊抵抗，無如共軍發動人海攻勢，越來越多，最後沒有辦法只得撤至秦家營、高城一帶。

十月二十六日，劉伯承、陳再道、宋任窮親自指揮共軍猛攻，國軍乃集中兵力，轉攻爲守，以第四十軍佔領崔曲、趙莊、屯莊、閻家一線，新八軍佔吳莊、石橋頭、王莊、路莊、馬頭鎮等地區，第三十軍佔領北豆公、黃龍、吳村、興善、小狼營、柳光營、中馬頭等地區，縮小正面與共軍決戰。

劉伯承集中全部兵力約十二萬人進攻，每攻一據點都出動萬人，首先以一萬子人猛撲四十軍趙莊陣地，四十軍因趙莊突出，於二十九日放棄。又有一萬多共軍猛撲閻家線，國軍退守北左良，到了三十日馬頭鎮、中馬頭、興善、吳村各據點均陷入慘烈戰鬬，共軍實行人海攻勢，有些被驅來農民根本就沒有槍，每人持兩顆手榴彈衝鋒，國軍經過數日激戰，彈藥用盡，無法補充，火力自然降低，劉伯承就看準這一形勢，再出動共軍生力軍攻擊。

孫連仲在北平得到消息，但北方無兵可調，只得下令在新鄉之三十二軍宋肯堂部，及由龐炳勛偽軍放編的新四路軍分由淇縣、新鄉北上，急援被困國軍。

共軍增加到十二萬人，分向漳河北岸各軍據點猛撲，守軍糧彈兩缺，被迫放棄大部據點，全部侷促於馬頭鎮、中馬頭之間地區，情況危急，但若集中兵力仍可堅守兩日以待援軍。誰知就在這時身爲最高指揮官的高樹勛突然叛變投共。

高樹勛與石友三相處既久，學了石友三一種反覆無常的特性，眼見形勢不利，再打下去勢必全部損失，到時沒有了兵，便沒有地位，因此，立場動搖。高樹勛左右已有共諜，密報劉伯承，劉伯承寫封信，派人送給高樹勛，擔保其安全與地位，高樹勛便率新八軍叛變，新八軍兩個師，主力是暫編二十九師，未隨高樹勛叛變，高樹勛實際只帶走一個師。

但由於高樹勛俘變，折開一個缺口，共軍潮水一樣湧入，第四十軍軍部首先受到襲擊，軍長馮法五受傷被俘，第四十軍之一〇六師師長李狼清作戰最勇，有李鐵頭之稱，此時也受了重傷。

國軍乃於三十一日以第三十軍於小狼營附近佔領陣地，掩護主力向漳河南岸撤退。時援軍第三十二軍（轄第一三九師、第一四一師），新四部軍（轄第七師及第八師一部）之一部，星夜強渡漳河，向老莊、結莊、橫山、岳嶺、三台之共軍猛攻而佔領之，以掩護漳河北岸部隊之渡河；但轉進部隊沿途復遭宋任窮部猛烈截擊，經三日夜之突圍，迄十一月二日夜，國軍始到達漳河南岸。

這一仗，共軍傷亡三萬五千六百名，被俘九百二十三名，國軍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被俘，第一〇六師師長李振清重傷，第二十七師之第七十九團於興善全團殉職。總計國軍傷亡官兵七千六百二十一員，失踪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八員。損失步槍六千六百五十九枝，衝鋒槍三百八十八挺，輕、重機關槍九百七十四挺，槍榴彈筒七百八十九門，迫擊砲二百〇八門，野、山砲十二門。

中國抗戰實錄

【49】

辛亥革命與日本

華僑踴躍

孫先生為彌補革命軍資金的赤字，不得不繼續東奔西走，由東南亞遠至於歐洲、美國，席不暇暖，為的是實踐革命和建立組織，以及籌集經費。

國父邂逅張人傑

一九〇五年冬季，孫先生在西貢募集資金以後，轉往法國，遇到同船的浙江人富豪張人傑（靜江），他是清廷駐法公使館的商務隨員，同時也在上海和巴黎之間從事古董商品貿易，致富鉅萬。和孫先生邂逅相遇的張人傑，自我介紹，同時詢問：「你就是革命家孫某人嗎？我也認為除革命之外別無方法能救中國；我這幾年積聚了一些錢，如需錢用，請來電報，不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應命。」張人傑伸出了援助之手，孫先生也就接納了他的厚意，約好了借錢電報的暗號：

A為一萬元、B為兩萬元、C為

後來，孫先生曾經多次向張人傑求援，其總額達六、七萬元之鉅。孫先生為酬答他的功勳，在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南京政府中有意任命他為財務部長，但他卻辭謝未就。

東南亞僑胞大力支援

孫先生於一九〇六年四月自歐洲航行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翌年成為南洋支部），就便遍歷吉隆坡、西貢、河內、庇能（檳榔嶼）、曼谷等東南亞都市。由於此行，而使東南亞成了有力的資金供給來源，僅就已經判明的來說，到辛亥革命為止所募集的起義經費，就有來自荷屬南洋（現在的印尼等地）約三萬二千元，英屬南洋（馬來亞及其地區）約四萬七千元；並且還得到了像越南的黃景南、李卓峯、曾錫國、馬培生等每人各達數萬元的大力支援。

一九〇九年，再由東南亞到法國、比利時、英國等歐洲各國週遊，在這年的十一月到了美國。

在舊金山設籌餉局

這個時候，在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三處成立了同盟會分會，而以舊金山分會為美國的總機關。在美國奮鬬成功的華僑很多，所以籌集到了七萬七千元。當時，孫先生為謀開拓資金來源，打算在美國設立貿易公司，販賣馬來半島的「錫」，使不再經過英國的掮客而直接運售給美國，但卻沒有成功。

當辛亥革命即將面臨的一九一一年，孫先生再度前往美國，和馮自由、陳耀垣、黃魂蘇等人到各地籌款，當時，在美國可以觀測到革命機運已經接近，華僑們繼踵響應，總額達到十萬元之鉅。

這一年的六月，在舊金山設立了「洪門籌餉局」，作為專事籌募資金的負責機關，這是和排滿組織「洪門會」所設在美國各地的機關——「致公會」合作組成的。第一次發行了冠有中華民國名義的「金幣券」，照券面金額的半額推出，並規定在中華民國成立的同時，就可以作為國家貨幣正式使用，因而能在短期間內獲得了總額十四萬四千一百三十元的大量資金。

到中華民國成立之時，以諸如上述的各種方法自世界各地籌集到的資金總額達一百四十萬元。後來，在孫先生擔任臨時大總統時代，償還了其中的五十萬元左右；其餘尚未償還部分，應由繼孫先生之後秉持國鈞的袁世凱承擔，但袁世凱則冷酷地置之不理，辜負了海外同胞的愛國熱忱。

和籌措資金齊頭併進的，是革命舉義也在不斷地進行。

萍醴之役的發難

由同盟會員最初所發動的起義，是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的「萍醴之役」；不過，這個行動並非東京同盟會本部所策劃，而是由會員自發地進行，可惜結果歸於失敗。

萍醴之役，是由自日本留學歸國的劉道一、蔡紹南等和當地的李金其、龍春台、姜守旦等人結合，在湖南、江西兩省的萍鄉、醴陵、瀏陽等地發難。當時，在中國的中部地區天災歉收，贛南、鄂西、湘北各地哀鴻遍野，不僅貧苦大眾，就連地方官吏對於清廷不滿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

劉道一先烈就義

革命軍的戰略是分成三隊，第一隊佔據瀏陽、窺伺長沙；第二隊佔領萍鄉安源煤礦；第三隊攻入瑞昌、南



萍醴之役被捕殉難的劉道一

動數萬大軍鎮壓，被捕者數百人，劉道一被逮到長沙，判處死刑，時年二十二歲。

清廷加緊取締

清廷注意到這個起義的背景，是在東京的同盟會。由於這次起義爲契機，增加了清廷對日本的工作，強烈要求其政府對於在日本以同盟會爲首的革命活動加強取締。

清廷首先以孫先生爲攻擊標的，駐日公使楊樞於翌年——一九〇七年春季，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先生出境，日本政府已予同意，但外務省則認爲孫先生仍然有其利用價值，於是，乃在取得孫先生的諒解之下，不作公式的遣送出境處置，而只悄悄地贈給程儀五千日元，並且爲之設宴餞別，送出國外。另有東京的股票經紀人鈴木久五郎，也贈送孫先生一萬日元，以示好感。

此時，清廷方面對於同盟會的秘密偵查，相當詳細，在十七省的分會之中有七省分會長的姓名都被查出；



以資財支助國父革命的張人傑。

，也都獲有資料。在日本的情報員向清廷送達的報告，並且提到了日本人幹部宮崎寅藏、平山周、未永節；以及「北一輝派遣三名部下赴俄國學習製造炸彈技術」，「包括有中校階級在內的日本陸軍軍官十多人與同盟會有關」等情況。

發動多次起義

被遣送出境的孫先生，偕同胡漢民等人於一九〇七年三月離開日本，避往安南。

此後，清廷還是鍥而不捨地要求日本政府澈底取締同盟會。

所謂「間島問題」

當時，中國和日本之間成爲外交懸案的，有一個「間島問題」。間島是在韓國北面和中國東北地區（滿洲）國境線——圖們江上的三角洲，清廷以其爲祖宗發祥之地，特別重視；而韓國方面移住間島的人民也頗爲不少，在中韓之間，一向就爲了它的歸

，在一九〇五年設置了統監府的日本，實際已經統治着韓國的日本，爲了導致韓國國民感情對於日本有利，故在是年八月，派遣了三百多名日軍將間島佔領，並向清廷提出保有領事裁判權和警察權的要求；清廷不只予拒絕，而且要求日本撤兵，雙方形成對立。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清廷和美國之間締結同盟關係的交涉。清廷鑒於東北地區被俄、日兩國所霸佔，故而意圖和一向主張中國應採門戶開放主義的美國接近。這個當口，碰巧正是日本又由於移民問題而和美國有所齟齬的時期；日本了爲維持在東三省的獨佔態勢，乃有阻止清廷和美國同盟的必要。

日本查禁民報

一九〇八年十月，爲協商同盟條約訪問美國的清廷官員唐紹儀，歸途就便經過日本，通過駐日公使館要求日本政府查禁同盟會喉舌——民報；日本政府因而意圖以此爲折衝「間島」、「清、美同盟」等問題的交換材料，俾能達到在外交交涉上於己有利，乃接受了唐紹儀的要求，着手彈壓民報。

十月十九日，警視總監龜井英三郎秉承內相平田東之助之命，下令將十月十日出刊的民報第二十四號沒收，禁止發行。

禁止的理由，是這一號的第三十九頁揭載有伯夔（本名湯增壁）的「革命之心理」一文，認爲是鼓吹暗殺騷亂，影響社會治安。

黃興、宋敎仁以及當時的發行人兼編輯人章炳麟等人，乃請託宮崎寅藏之提起訴訟，希望取消禁令，但結果敗訴。

翌年，汪兆銘雖以在法國巴黎發行爲名，實際還是在日本秘密印刷出版，不過只繼續發行兩期就停止了。

蔣總統爲進入振武學校而第二度來到日本，就是在民報被禁止發行的一九〇八年春季。也正是日本管制當局對於中國留學生開始採取嚴厲態度的時候。但蔣總統到日不久之後，便加入了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



一九〇六年四月，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組成，國父（中）與會員合影。

論沙卡洛夫獲諾貝爾和平獎

聯合報社論

蘇俄物理學家及人權運動者沙卡洛夫獲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已在鐵幕內外引起各種不同的「衝擊」。過去的諾貝爾和平獎亦未必「所獎得人」，故不爲世所貴重，有時且遭譏議，（例如給予巴黎越南停戰協定的談判人，）但這次卻無疑是明智而具有道德勇氣的歷史性的抉擇，與諾貝爾文學獎之頒予蘇俄作家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及癌症病房、古列拉羣島的作者索忍尼辛，後先輝映，都值得我們對評選人的如炬目光與悲憫襟懷表示敬意。

挪威執政黨主席史丁解釋沙卡洛夫獲獎的原因是由於他對人權運動有偉大貢獻，並且是「最先在核子時代強調和平共存基本重要性的人士之一」；但我們更欣賞他本人於聆悉獲獎後的公開聲明的一段話：「我希望這項和平獎不僅承認我個人的價值，而且承認所有爲維護人權而奮鬭、爲宣傳人權而奮鬭、爲堅信自由而奮鬭，尤其是那些付出個人自由的高昂代價的人的功績。」蘇俄官方的反應可以預料的，指沙卡洛夫爲「反蘇者」，詆斥此一和平獎爲政治投機與政治遊戲，沙卡洛夫本人也絕少有出境前往奧斯陸受獎的機會，但這已無關宏旨；沙卡洛夫之獲獎無疑將使鐵幕內外反共產反極權爭自由爭民主的力量獲得鼓舞，絕非極權統治者的斧鉞桎梏或矯飾宣傳所能遏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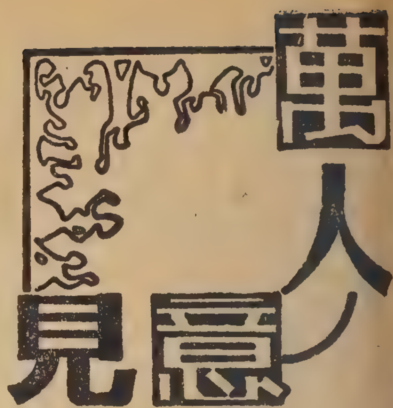
沙卡洛夫與索忍尼辛是蘇俄知識份子中反共產極權運動的「雙璧」，而其際遇各殊。索忍尼辛曾親身經歷集中營的悲慘生活；其識解出於經驗；沙卡洛夫則是受蘇俄統治者優遇的科學家，且被譽爲蘇俄的「氫彈之父」，其覺悟則出於推理。兩者殊途而同歸，皆堅決相信挽救蘇俄人民及自由人類免於浩刼，必須改變莫斯科的極權統治方式。他們在鐵幕內的壓制窒息下，相濡以沫，他們在風雪中並肩挺立，從不爲威脅利誘改變，其對自由民主的信念，這眞是一對氣骨嶙峋的「鐵幕中的鐵漢」。索忍尼辛被放逐，而沙卡洛夫在其國內並不因此陷於孤立，他仍有許多同情支持他的知識份子，及萬千敢怒而不敢言的俄國人民，這是莫斯科統治階層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也是自由人類爲將來主奴生死所必須關切掌握的一個大癥結。

沙卡洛夫的推理是由於他自己是氫彈的製造者，他比一般更能明確認識核子戰爭的全面毀滅的程度。他相信爲挽救人類，必須避免核戰，而唯有極權與馬列世界革命狂想的結合始能成爲首先發動核戰的禍首，故消弭核戰危機唯有寄望於蘇俄統治者之尊重人權，蛻變爲一傾向自由民主的社會；人民的生存權利愈被尊重，則盲目發動核戰的可能性愈低。其胸襟並不局限於個別的人道主義，而是爲了拯救俄國，拯救全人類。他和索忍尼辛的共同主張與認識是：㈠放棄世界革命的狂想及爲實現此一目標所保持的過份龐大的軍力，將昂貴的軍費轉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㈡解散集中營、釋放政治犯因宗教信仰而被判刑的人民；㈢保護蘇俄人民的人權，賦予人民言論、閱讀及信仰宗教、收聽外國廣播的自由；㈣爲國際旅行及移民開放邊界；㈤馬列主義在俄國實行近六十年的經驗證明祇爲人民帶來貧困、恐怖與死亡，（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索忍尼辛給蘇俄統治者的萬言陳情書中說，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俄人僅因政治與經濟的階級鬭爭而喪生者即達六千六百萬人）；㈥警告西方切勿墮入共黨和解的陷阱，屢次明白指出共黨的和解姿態祇癱瘓西方鬭志的一種手段。

這是蘇俄的知識份子冒生命危險所傾訴的肺腑之言，也是二十世紀付出最高昂代價（十億人民的自由及一億以上人民的生命）所換來的最珍貴的知識；尤其重要的是最後一點，就和解陷阱對西方所提出的警告，其能否喚醒國際間某些政壇人士的和解迷夢，這將關係整個人類的未來命運。俄共領導階層是不可能接受他們的呼籲而稍改其統治方式的，因爲這一僵化的統治結構早已走入無可迴旋的死巷。

他們之不敢把沙、索兩氏處死，祇是恐懼損傷其在國際間僞善的面貌。但，自由世界則保有最多的選擇，而某些人仍抱着「和解」一詞，有如不可褻瀆的聖經寶典，唯恐與放逐後的索忍尼辛會晤或與仍在鐵幕中的沙卡洛夫通聲氣，即有損於美俄間的和解。與中華民國某種程度的交往，即可能影響與中共的和解，這在沙卡洛夫的目中，都是些鏡花水月式的幻覺，共黨統治者所希望製造的恐懼怯懦的病態心理。

中國大陸現狀遠較卡洛夫所體認的蘇俄更爲悲慘。當然，每個人都是更關心他本國人民的生死悲歡的，我們對沙卡洛夫沒有提到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不願深責。但我們和沙卡洛夫抱持類似的信念：除非大陸上的七億五千萬中國人享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有一個尊重人權循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則中國人反奴役、反極權的抗爭將永不中止。而中共一日不滅，則世界核戰的危機一日不會消除。



中華民族永世難忘國恥日「十·一」天安門前冷落淒涼

「十·一」這天，除了左仔工會、學校、大陸貨公司，毛記銀行外，還有那些爲了要依靠中共活命的投機商人，從大陸同胞搾取出來的血汗凝成的商品做生意。如油蔴地的生菓欄，蛇王七、蛇王物、竹木山貨店……他們照例的受到了逼迫與拑制，要在門口撐出那塊污臭的紅布來，整個港九各地區，冷冷清清，污腥旗小貓三隻四隻，慶從何來？

今年的「十·一」落得格外淒涼，北平天安門上群妖不舞，吸滿民膏民脂，腦滿腸肥，癱瘓不仁，行將就木的獨夫瘟君不見了踪跡。裝病獃在醫院達二十個月的老狐狸——周滑頭無影無踪。這兩個欠下中國同胞一大筆血債的傢伙，現在正是不鳴的啞蟬，徒具軀殼而已，行見絕代，還有什麼威水可言？

由瘟君毛獨夫照起，一手包辦提拔來的小子王洪文，共職僅次於以上兩寶貝之下。在「十·一」北平舉行的招待會，亦不見其名，僅在老巢上海浮浮頭。朱老頭兒呢！亦不外是給穿着鼻子牽出來勉強撐場罷了，無所作爲的。至於那個九流戲仔的毛婆，一擠便被擠到張春橋的後面。本來是妻（不配稱毛妻，只是毛妾）憑夫貴，但是，今天瘟君失了勢，只等待時日入土而已，牝鷄司晨，恐怕亦無可奈何了啊！

唯一出來「攪攪震」的，是最近從牛欄裏趕出來的落水狗——矮櫈，這條鹹魚翻生的傢伙，意氣風發，到處點火煽風，在致「祝酒詞」的狂吠聲中，狗屁臭不可聞。

狗固然是狗，不可與人同日而語，落水狗自從牛欄裏跳出來後，狗性不改，顯得更加瘋狂，舞爪張牙，希望來攪個世界大亂。

矮櫈猙獰的狗臉，在狗群中懾服了群狗。在當前毛瘟君與老狐狸都快將入木的情況下，盛氣凌人的傢伙，有取而代之的趨勢。

「三寸丁」的矮櫈，相貌不揚，筆者曾以痲衣相法觀察之，覺得此傢伙獐頭鼠眼，成個矮仔軍師型，白面狼相也，心底不正，其惡毒狡詐手段，與老狐狸並無二致。此妖今日鹹魚翻生，誠然是吾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再說瘟君瞪眼伸腿之後，矮櫈當會不忘記做落水狗時所遭受的凌辱，當必報此一箭之仇，鞭瘟君屍者，非此狗莫屬。

一九五〇年的「十·一」毛慶，群妖群集於北平天安門樓頭時，邪氛瀰漫，天愁地暗，反觀今年「十·一」這個國恥日，天安門樓頭，群妖魚消肉散，無影無踪，淒風苦雨，零零落落。瘟君撫今思昔，能不頓足搥胸的暗泣麼？

「天光皮猴收落囊」，這是我們鄉間的一句極具諷刺的歇後語。「皮

萬人雜誌創刊八週年 讀作編三結合 聯歡聚餐

時間：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地點：九龍紅磡馬頭圍道金寶石酒樓。席劵每位二十元。售劵處：⑴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雜誌社；⑵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⑶九龍花園街一百號B地下益昌米店。我們需要大量抽獎獎品，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捐助，逕送洛克道本社，或致電H七五四九三五，當即派員到取。

猴」，亦有稱紙影戲的，其實並不是昏影，而是類似木偶的一種，比木偶小得多，木偶是用線牽，皮猴戲則不然，是在皮猴人的兩手尾處各攜一細小的竹子，又於背後串上一枝，此竹子名曰皮猴筷。技術精深的藝人，便運用這三枝竹筷來操縱動作，邊演邊唱，唯妙唯肖，不亞木偶戲。但可惜此戲存在無多，已面臨「絕種」的邊沿，後生的不習此技，老藝人逐漸消逝，寥寥可數。

目前，在本港有些潮籍人士，演唱神功戲較小的場面者，則聘請皮猴戲演出。通常皮猴戲於晚間開鑼，演至天明結束休息，藝人們便把一切皮猴人統通收拾起來，裝落導具箱（我們鄉俗稱為戲囊）這便是「天光皮猴收落囊」是也。

觀乎今天毛幫這個爛攤子，正在快馬加鞭的朝着這個目標闊步邁進着，中國人民有福了！

（白雲）

「萬人」三結合

——為歡慶萬人雜誌創刊八周年而作

曾憲光

「萬人」三結合，原是指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大團結。第一次的「萬人」三結合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創刊一周年的光輝日子。是時大陸毛林軍政權為了實行權力分贓，曾大叫大嚷的提出什麼「三結合」（初是七七文革派、槍桿子、紅色官僚的三結合，後來又變成為所謂老、中、青的三結合），而老萬便對毛共來一個「針鋒相對鬥爭」，也提出個三結合。此舉，除了對老毛予無情的譏諷外，也確想用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的形成團結起來，予敵人更大的打擊。並以此來證明，「三結合誰才配用」，「三結合」掌握在誰的手中，才能付給予頑強的生命力和壽命。

多年來的事實已有力地表明，當年中共的所謂「三結合」，由於它實質上是派性鬥爭、權力傾軋的產物，是赤裸裸的政治分贓，所以結果下來。三結合變為四分五裂，今天紅色大陸毛（江）、周鬥爭的日劇，人民反擊抗暴運動的風起雲湧便是最好的證明。

反觀在暴風雨裏誕生，在戰鬥中成長的「萬人雜誌」呢，由於它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對每一特定事物的時間所發生的正義呼聲，打破了地域、階級、年齡、性別、信仰的界限，深入民心，把所有熱愛自由民主和反共正義人士，緊緊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這一廣泛強大的統一陣綫，也就成為日後我們建立「萬人協會」的基石。

就在以萬人傑兄為首的反共統一陣綫形成以後，廣大的讀者均感到一年一度的三結合，再符合主客觀形勢的需要，而紛紛提出組織起來的要求，在老萬的親自指導下，在本刊所有作者的聲援下，更重要的由於得到來自各方的「萬人」擁躉、死黨的大力支持和協助，萬人協會終於在國際逆流澎湃的一九七一年成立了。

萬人協會的誕生，有如一顆政治原子彈在港共的心臟爆炸，因它不僅表達了我們立場，顯示了我們的力量，也表明了我們的勇於鬥爭，更敢以贏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此外，「萬協」的成立還具有一個積極的意義，就是：通過協會這一組織的力量，在從事鞏固壯大「萬協」基礎上，使廣大群眾渴望多時的「萬人日報」早日面世，多麼艱巨而又光榮的使命，但使我們萬協全體同人感到驕傲的是，我們萬協用行動表明：不辱使命。

七月七日，是中國人最值得紀念的偉大日子，一九七五年的「七．七」，對我們來說又是快樂而難忘的日子！因就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戰鬥性的那天，由萬會長主持的萬人日報出版，有如架設在「文化金門」香港的重砲，每天每一顆彈都投射到中共心臟開花！

今天，我們所說的「萬人」三結合，不再像過去一樣僅謂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而是指萬人雜誌、萬人協會、萬人日報的三結合，對的，如果我們善於珍視此三方面的力量，並把它們緊緊地擰在一起，將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定於給反共事業放出異彩！但願我們「萬人」每一分子，都成為日後異彩中的光微粒！

值此萬人協會萬人日報之母——萬人雜誌八周歲之日，讓我們一起為她祝福乾杯！

鄭重推介畫刊

毛澤東闖江湖

「毛澤東闖江湖」是本明是非，辨黑白，樹眞理的畫刊。把一九四九年前的毛澤東的面目勾畫得頗為「生動」。毛澤東的法寶是「鬥爭」，靈活運用兩字的「神髓」，化殘酷、野蠻為魔術般迷惑力量，去迷惑戰友乃至全大陸的人民。

舉幾個較大的例子。

遵義會議，利用軍人鬥爭文人打垮第三國際黨組織。在延安利用自己培養的小組織，打敗張國燾。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用乳臭未乾的兒童——「紅衛兵」鬥倒劉少奇，並且掃盡和

他同吃同住同戰場的元老派的威風。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毛個人的陰險、欺詐、權術、詭計多端。

八年抗日，誰都知道是國民政府領導中央軍和地方武力血汗換來的光榮，然而，他們的宣傳機構硬說是共產黨的功勞。

當時由朱德和毛澤東轄下所謂工農紅軍在國府軍事委員指揮之下，雖有抗日任務；可是，他們所作所為都是見不得陽光——襲擊友軍，收繳地方武力的勾當，這是國人盡知的事實，豈容許處心不良的人把它改變。誰能相信那時只有一些破爛步槍和戈矛等原始武器，與烏合之眾的紅軍，敢和擁有新式武器，飛機大炮相對壘。

「毛澤東闖江湖」這本畫集，不但收集抗戰初期共產黨發表擁護國民政府抗日的宣言，同時刊出毛澤東到重慶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的圖片。

借用共產黨一句術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國億萬同胞是歷史的評判員，當三十年代的人還健在時，應為歷史作證，不讓無耻之徒否定領導八年抗戰故總統蔣公功勳，和千百萬為保國家，守故土而犧牲的軍民。

這本畫集圖文并茂，值得一讀。

（焦一夫）

中共推行工農結合 大專畢業生當農民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浙江日報」刊出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知識份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讚大學畢業生當農民」，目的是「向大家推薦從杭州大學畢業的首屆工農兵大學生鄭武民，離開城市機關，回到家鄉當農民的生動事跡。」

文章除了重彈「敢於同舊傳統觀念決裂」「自覺向資產階級法權挑戰」、「堅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等老調外，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認為大學畢業生當農民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無條件的而不是有條件的；全心全意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或三心兩意的。」這也反映了當前共區大學畢業生下鄉當農民這一措施，遭遇到重重阻力，根本難以推行。

今年暑假以來，中共大力在大陸各個高等院校，製造「畢業以後當工農」的典型，也說明這一情況。

六月十一日甘肅電台播稱：甘肅農業大學、甘肅師範大學、蘭州醫學院、蘭州大學等高等院校一九七五年應屆畢業的「工農兵學員」有二十四人「自願報名下鄉當農民」。

七月九日上海電台播稱：「復旦大學生物系、昆蟲專業三年級黨小組和團支部，在系黨組織的領導下，向黨組織寫了決心書，表示決心畢業後回農村去。」

七月三十日廣東電台播稱：「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共黨組織最近「批准」雕塑系應屆畢業生李宏亮回原插隊的農村當農民。

八月四日應「福建日報」第一版，以頭條位置刊載「福建農學院」應屆畢業生劉月林，厦門大學應屆畢業生林昌宏「回鄉當農民」。

八月六日上海電台播稱：「上海第二醫學院」應屆畢業的「工農兵學員」李克明、葉白林等人，「堅決要求到西藏去幹一輩子革命」，而非「下鄉當農民」。

八月九日山東電台播稱：「山東醫學院」、「工農兵學員」孫玉蘭「回家鄉當農民」，但未有交代是否已畢業。

八月八日陝西電台重新報導：「西北農學院」教授趙宏剛一九六九年「到農村安家落戶當農民」的故事。

八月十五日陝西電播稱：「西北大學、西北農學院、西北工業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一九七五年應屆畢業的九名農兵學員」「自願報名到農村當農民」。

同日，湖北電台播稱：「華中工學院、土木工程系應屆畢業學生」共黨黨員陳大蘭回到原下放的生產隊當農民。

八月十六日新疆電台播稱：「葉城農學院」應屆畢業生，共黨黨員高發亮，回到原生產建設兵團當農工。

八月二十五日湖北電台播稱：原「湖北藝術學院」於一九七二年改為「湖北藝術專科學校」的「首批工農兵學員」，「紛紛申請到農村去、到基層去。」

八月二十七日江蘇電台播稱：「江蘇農學院的蘇文元、江蘇經濟學院的陸秀奇、南京大學的王瑞鵬、蘇州建築工程學校的鄭相元、鎮江農業機械學校的劉聲道、南京氣象學校的李布行，南通醫學院的江南中等人」，「繼續回到農村當農民。」

九月十四日「廣西日報」刊載稱：「廣西農學院林學系應屆畢業生」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為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共黨黨員蕭榮軍、王志賢「申請回鄉當農民。」目前這批應屆畢業學生係一九七二年入學，共有二百多間學校，十萬多名。但中共所報導「自願下鄉當農民」者，僅以上寥寥數人而已，根本沒有整個班級「集體」下鄉。同時値意注意者，農業院校下鄉是「理所應當的」，但今天仍然只停留在一兩個「典型」人物的階段！可見下鄉的阻力很大。

北平地區「非法」在外國使館地區張貼大字報者，十二人中就有九名是近一年來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他們因爲畢業後所得待遇不如以前的大學畢業生（人民幣四十五元）。只相當於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而已（三十八元），因而非常不滿。

畢業而不能分配到工作被迫下鄉當農民，比分配到工作，但待遇較差，更加會引起青年的不滿，自屬意料中事，故「浙江日報」的「長期」說、「無條件」說自非無的放矢。

武漢工潮未平息 廣東地區仍混亂

「武漢鋼鐵」工人於去年六、七月間即因要求增加工資，反對逾時加班而進行怠工，九月二十八日，該市駐軍會接到共黨中央軍委會令準備於必要時進駐該公司各廠，十一月初，並以「向工人學習」爲由進駐，但未帶武器。十一月底，雙方發生衝突，共軍開攜帶武器。工人隨即貼出大字報要求共軍撤出。十二月，共軍進駐了鍋爐廠，重型機械廠和鑄鐵廠。

今年二月間，以「武漢鋼鐵」工人爲首，有二、三千人參加遊行；四月上旬，全市工人又進行十多萬人參加之大規模遊行示威。他們所提出之標語是：

㈠九年調整工資一次，合理嗎？

㈡「加時加班」，不幹！

㈢打倒資產階級專政！

階級聯合起來！

㈤楊得志滾蛋！資產階級獨裁者趙辛初滾蛋。

㈥武漢工人從來都是革命人！

㈦工廠是屬於工人的，解放軍戰士應該立即撤出工廠！

㈧無產階級專政要由工人階級來實行。

遊行隊伍在中山公園舉行了群眾大會，並決定向共黨湖北省委提出四點要求：

㈠要求調整工資。

㈡要求增加工人代表在工廠革委會、省市革委會中比例。

㈢要求工廠中事情，應由工人管理，外人不得干涉。

㈣要求駐廠共軍立即撤出工廠。

在工人代表赴共黨省委提要求的

業工人聯合指揮部」所屬之武裝工人的襲擊，死一人，傷四十多人。自此之後，以維護工人利益爲出發點之「無產階級專政司令部」與上述之「產工聯」經常發生武鬥，總計有數千人之傷亡。據說，在武漢鋼鐵一個車間曾搜出私藏的機槍、炸藥和手榴彈等軍火四百多件，還屯炊具和大米五十多包。到八月下旬爲止，工人所提之四項要求中，關於增加工資和共軍撤出工廠二事尙未解決。八月初，武漢鋼鐵工人曾到湖南株州串聯，引發株州市火車機車製造廠的工潮。

據九月二十三日湖北電台報導，共黨鄂城鋼鐵廠黨委開展「一學、三批、五大講話」初時：該廠「八月份滯產比較多，有的幹部感到壓力很大。」足證武漢地區工潮，迄今尙未平息。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廣東三水某糖廠有工人近一百名，因不每工作條件及工資進行怠工，共黨派兵一排進駐，廠革委會提出檢討，要求撤出共軍，後來共軍撤出，另派民兵入廠維持生產秩序。隨後，佛山附近之石灣園陶瓷廠亦相繼發生工潮。

九月，廣東省各工廠工人，由於不滿工資待遇過低（最低三十元人民幣），工作時間太長（常工作十小時）。故多數採行曠工、怠工等消極反抗行動。其中以擁有工人三千名之廣州造船廠最爲嚴重，據說該廠工人有半數以上爲劉、林反毛份子所利用，與毛江派有尖銳的敵我矛盾。

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共廣東屯昌縣委學大寨的根本經驗，堅持用黨的基本路線教育農民的報

農村，搞社會主義多一個人，搞資本主義的就少一個人；在農民群眾的頭腦裏，社會主義多一分，資本主義就少一分。教育這些社員和幹部的情況說明，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農民群眾，還保留着小生產的某些固有特點，容易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

廣東潮汕地區自今年七月一日以後，共軍以幫助生產爲名，派駐各公社、工廠。例如潮安縣安埠公社駐有共軍五十名。又據同期有關單位消息，共軍近期來，經常以演習爲名，全副武裝分三路經過廣州市，此三條路線爲：①沙河至珠江大橋；②新市經解放路沙面大橋至河南工業大道；③河南石榴崗至大沙頭。據市民說，此舉在威嚇反共工農群眾及其他反共反毛組織。此種情形亦會發生在武漢市。

早於一九六六年即已有所活動的廣州「李一哲」反共反毛組織，最近又大肆活動。該組織之領袖爲李正天，「李一哲」係組織之代號，據稱「李」代表李正天所畢業之廣州美術學院的師生，「一」代表各工廠工人，「哲」代表各學校學生。該組織於一九六六年曾在廣州發行開放報紙，以爲工人鳴不平，近年來以大字報爲退伍軍人要求增加工資。

最近有關單位蒐集該組織於去年十一月在廣州北京路口張貼之六十七張白報紙拼成之大字報，題名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該大字報首先對毛澤東及共黨提出以下的各點。

㈠指共黨是「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因此「革命人民應當拿

㊁指共黨政權就是鎮壓，到處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寃獄，無法無天。」

㊂對於毛澤東自比秦始皇，該大字報表示：「我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態度，以後對他要進行無情的批判，……何況我們對秦始皇還沒有罵哩！」

㊃該大字報認爲大陸上的中共統治集團是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新貴集團」、「他們得到一切——地位、特權以至於驅打奴隸的鞭子」，而且「天堂裏的社會關係不能改變」，於是「走後門成風」，並且將「人民民主專政變成派別專政。」

㊄於是「階級關係發生變動」，產生「新的階級矛盾」，於是「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產生，要求「新的政治變革」。

㊅該大字報還透露下列情形：①世界「一百多個共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了」。②去年五月，廣州市會組織「政治市容清掃除」專門清除群眾張貼的大字報。③文化大革命末期，僅廣東一省的紅衞兵有四萬人被殺害，有上百萬人被關、管、鬬。④「那些大將、督軍除了沒有帶兵打北京以外，樣樣都幹出來了。⑤四屆人大代表「不知是怎樣選出來的？」⑥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在鬬爭。⑦「對黨懷疑」。

這份大字報主要在於向四屆「人大」提出下列要求：

㊀要求「保護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㊁要求「明文規定限制特權」。

㊂要求「規定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有革命監督權和罷免權。」㊃要求「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大惡極『大夫』們的條例。」㊄要求「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

該大字報經送北平審查，李先念評爲「反動透頂，惡毒至極」。李正天旋卽被捕，關在廣州美術學院，每隔數日，解往各單位受群眾大會批鬬。

中共外交人員 毛裝衣不稱身 一如餐廳侍仔

編輯先生：

於十二年前我已是某大洋資國際財團的公共關係負責人；亦駐在外國公司兩次，任期都不短，於十年前我自己創業成爲接觸各國人士最多的公司，對外交形態事務，我有深長的體會。在求學階段，我縱讀中外近代史，國際公法和私法，並研究剪輯各國外交活動和其跟綫，因稍有所得，隨便談談。

我認爲：外交之主要對象是世界的巴比倫白種民族，或者是近世東方的巴比倫化的黃種民族，我國國民外交，應以巴比倫人爲假想對手，因此，數典出於我國古代歷史典故的外交形式，道義、禮儀、仁風，是行不通而且施者只管自施，受者全不領情，全不感動。泱泱大國的風度是浪費和自招損的桎梏，必須改變。

我對外交的主張：要持高姿態。國際立場實力主義化——無論是政治實力主義也好。對外友好姿態也不應是純贈予式而是進取式：在文化傳導上，展示我中華優秀歷史和文化；在宣傳展覽上，表明我國經濟實力和潛力；在技術輸出上，目標是投資彼邦，擴大我國經濟影响。

對外交往，我有一些感想，認爲應改掉那種浩繁而浪費的外交禮節，如隆重的儀隊檢閱，禮砲二十一响，大小國讌，酒會等等。這種源於歐洲十七世紀皇國式的外交禮節，對於當時大邦殖民錢財支持的英、德、法皇室可行，對民主自由國家，根本是浪費和不切實際的。

歐洲是皇室當時是爭自己家族皇族面子，近代民主國家都早已捨棄這種繁文縟節，例如美國，任憑你是什麼元首駕臨白宮，他們的總統也是友誼，平易地和你在內廳歡談而已。

中共、蘇共在這方面尤其滑稽，自詡「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外交上中共排出整套十六、七世界歐洲皇國的古套禮儀，蘇共則重演其沙皇皇室的手腳——可笑的：中共外交人員那衣不稱身，濶袖短度濶褲筒毛裝怎也無法與那本應莊嚴的外交場合調和，有如小丑之出於宮庭，有如一個餐應侍者冒充一個大使，竟和諸如英女王或美總統面對面交際！（事實上那套毛裝祇適宜㊀侍男；㊁仕官生；㊂稅務局的低級文員穿用）

特別當那喬冠華在聯合國講壇張口、露牙、蹙眉、揮臂、頭髮因激動而飛起之際，我只覺得有如一個咖啡廳裏送外買的小厮。

邵振光上

胡養之遷址啓事：

本人已於日前遷至愛民邨新民樓1621號，電話：3——046256，特此奉告親友和讀者。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册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册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對共產黨講人道
簡直荒天下大謬

關於四〇〇新一〇二期萬人雜誌，李文浩寫的美國最大恥辱一文，指美國是霸道行為，取回馬拉奎號，是不當下流。

站在反共立場，我不同意他的見解。我不反對李先生的人道立場，不過人道只能用在共同守道義的人，共產黨是吃人的魔鬼，決不能以人道對之。對共產黨有效方法是：他說你罵；他罵你打。馬拉奎號就是對共黨最[illegible]證據，

回想二十多年來，美國都與其盟國向共黨國家討論人道的和談，求取和平。

結果我國和南韓、南越信任美國，談掉了國。這是美國的新左派強姦了美國民意，強我們與共黨談和，中了共黨之計。如李先生談人道、重人道，先要清查中共二十六年來的施政，其對本國人民有多少不人道。

李先生知否中共領袖稱世界越亂對他們越有利？香港自左派暴亂以後，治安開始年比年亂，要找它的造亂證據也許難。

巴游解放軍把民航機各國旅客作為人質來殺害，迫使放其同黨，是多麼不人道！以其人之道還於其人，又有何不對？

世界上最不人道的是共產國家，不是美國。就算美國取回馬拉奎號是霸道，只係擊沈了三艘共黨砲艇，比起中共在大陸殺了六千萬說是既往不究的人民，不少活生生的事實證明與共黨說好話的人都是枉作小人。

如你不是共產黨，你替共產黨說好話宣傳，等如自殺。你信他們，他又不信你，它需要你是在它未成功之前。

（老牛自美國）

共幹思想蛻變
農業普遍減產

目前大陸農村，由於廣大農民消極反抗，共幹思想蛻變，放鬆領導和所謂「階級敵人」積極破壞，不只是一般「人民公社」的農業生產普呈頹勢，就是中共的「國營農場」也不例外。

據「人民日報」舉出「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靈武國營農場」為例說：「這個農場內部，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相當激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存在着資本主義能夠存在和再產生的條件，修正主義路綫的流毒影響尚未肅清，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也沒有停止，可是有些領導幹部認為農場是全民所有制的農業企業，搞的是社會主義，所以不存在方向道路問題。

「因而他們一年到頭幹的是催耕催種，丟的是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為了把生產搞上去，他們用獎金掛帥，物質刺激去調動職工的積極性，結果，『刺激』不起來，生產搞不上，對，他們又用僱工種田，每年僱請來農場種田的民工日就達二十多萬個，支付臨時工資達四十多萬元，由於生產搞不上去，開支又多，成本高，年年虧損，長期扭轉不了農場的被動局面，羣眾批評說：靠僱工種田，人越靠越懶，志越靠越短，糧食越靠越減產。」可見中共在農業上並不好過。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恭祝國慶　鄧興

此日又逢雙十節，青天旗海滿全球；
眾心同望新元首，國慶無忘國土收！

雙十感賦四首　甘泉

(一)薄海騰歡追往事，頭顱先烈擲何多！推翻帝制申民主，雙十長留後世歌。
(二)白日青天萬丈芒，旌旗招展遍香江；歸心即此觀民意，為暴為仁孰短長。
(三)節逢雙十共傾觴，鄉彥宗親萃一堂，國運昌隆齊祝勉，神州浩刼勿相忘。
(四)水深火熱苦難宣，鐵幕低垂廿六年，億萬遺民窮望眼，王師何日復中原？

贈封壇主淑英女史　林復生

(一)境逆從知神思亂，身羸尤苦病魔侵；劇憐才女遭天妒！悽楚詩章斷續吟。
(二)滿腹珠璣一女魁，坎坷命運屈良材，詩人未免傷遲暮，壯志難伸事可哀！
(三)枳棘何妨暫託身，相逢多是避秦人，如能處亂心無亂，卻病延年妙入神。

臨江仙遣懷　封淑英

盡日昏昏梳洗懶，推窗一覽峰青，水天冥掩未分明，梧桐深院裏，細雨落零零。斷續蟲吟如歎息，惱人應是秋聲，酒兵欲動破愁城；一杯浮大白，長醉願無醒。

題贈　雁聲

(萬)邦之首我中華，(人)被空前浩刧拖！
(傑)出南枝開漢夢；(先)收北土剖秦瓜。
(生)黎力聚義竿起，(春)水堤崩暴政垮。
(秋)月春風民不賞，(筆)鋒磨利斬邪花。

雁聲先生之「題贈」七律，係以「萬人傑先生春秋筆」八字冠於每句之首，名為建除體，亦有人以「冠字」「藏頭」「鶴頂」稱之不等。此詩志在喚醒人心，羣策羣力，滅秦興漢，有激勵振奮之用，非吟風弄月，消遣閑情之咏可比。現將其原文錄下：

一(萬)邦之首吾中華，(人)遭空前浩刧拖！(傑)出中興叮漢主；(先)飛北國剖秦瓜。(生)機塗炭揭竿起，(春)水潰堤暴政垮。(秋)月春風民不賞，(筆)揮翰墨掃葵花。」綜觀全首，除兩聯失對外，用字也畧欠妥，尤以結句「筆揮翰墨掃葵花」實覺擬不於倫，蓋葵花係屬丹心向日，熱愛光明，我輩中華民國，就是以「青天白日」為國旗者，「掃葵花」則無異掃一般忠心傾向自由中國之士；至於「筆揮翰墨」亦有疊牀架屋之弊，故不能不一一加以修改如上。甚望閣下以後為詩，務須句斟字酌，不可草率從事，與其快拙，不如遲工，祈知之勉之。封淑英按。

秋夜感懷　泰國　李敬安

江風柳影一孤船。夜景湖光萬象鮮。鶴唳聲聲霜滿地。蟲鳴唧唧雪盈天。星輝玉闕精華聚。月現蟾宮宇宙聯。耿耿銀河陳片片。疎疎列宿佈蒼前。

望總統嚴公　泰國　雲飛

總統嚴公鬬志堅。反攻善計佈台前。槍鳴退敵兵無損。炮响殲仇國得全。一致同心興漢土。萬民共策滅毛權。難關要破須群力。快馬加鞭復國先。

郊前風雨　雪梨　蘇伯楷

郊前風雨又瀟瀟，晤淡遮山景寂寥；百里寒流侵枕冷，一窗簾影自飄搖。

幽人夜讀　前人

幽人夜讀伴蟲喧，靜寂四圍綠野村；皓魄臨窗簾鏤月，清風入戶竹敲門。

哀感　前人

異域生涯添白髮，餘生身世自飄零；百年陵谷因時變，野老閒談昔日情。

櫻花　前人

門前一樹蠟櫻開，名種扶桑移植栽；燦爛錦雲紅映日，魚鱗片片點蒼苔。

湘蘭　葉惠波

幽谷深藏自在身。羞將芳氣逐風塵。再生不題稱王號。遲暮誰曾念美人。屈子佩來應抱恨。所南畫後太傷神。可憐未得同心臭。秖與湘娥證夙因。

贈留美回港戲劇新星黃錦娟女學士　前人

現出莊諧百化身。紅氍毹上女才人。佉盧學士爭先着。優孟伶官落後塵。已悟世情同戲劇。且憑藝術見精神。重洋負笈歸來日。贏得方山四角巾。

濠江關閘晚眺　前人

遙想家園逐世遷。清流仍泛畫書船。一關隔斷無烽火。萬戶瀰漫起暮烟。極目中山狼在後。傷心大地虎當前。寄身樂國原無憾。未見回車感萬千。

江門釣臺懷古　前人

萬刼仍存一釣臺。大儒遺蹟染青苔。兩崖波浪兼天湧。三水洪流捲土來。悟道頓忘魚躍去。持竿寧顧雁鳴哀。先生理學傳千古。猶幸文章未化灰。

啖荔思鄉　張方

南遷夷市未能歸。零落親朋相見違。啖荔蘇髯吾意澹。烹鱸張翰孰知微。此身端向江湖老。末世休言詩酒非。赴約鷗盟今渡海。舉杯豪興亦遄飛。

前題　葉玉超

半生流寓寄吟身。世事如棋過眼新。消暑樓頭俱雅客。趨炎日下笑斯人。擘來丹荔尋眞味。引得清風滌俗塵。鄉夢從知飛不到。蟬聲曳處總傷神。

更正：上期楚雁詩最末一句應為「登堂有待訴葵衷」，又封淑英詞最末一句應為「金鴨慵燒」，特此更正。

最有意義的十月禮物

「四海一家」**贊助** 亞細亞影藝有限公司恭製八米厘

總統 蔣公紀錄片

全長約八百呎，分第一第二兩輯

第一輯（黑白）內容：偉人誕生、革命北伐、戡亂抗戰、勝利還都

第二輯（彩色）內容：逝世移靈、瞻仰遺容、舉國哀悼、奉厝大典

售價（港幣）：第一輯九十九元，第二輯一九八元。全套二七八元

每購一輯或全套均奉贈精美旁白書一本及卡式錄音帶。

歡迎個人、社團、外埠預約訂購

凡十月份訂購者，一律九折優待

另有袖珍放映機發售，每架港幣四十元

預約處

「四海一家」
地址：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廈二樓B
電話：H—七九六四七八　H—七九六八四八

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大道中萬宜大廈五三一室
電話：H—二二八八一四　H—二二八八七五
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何鴻卿大廈二二一室
電話：K—六六八六九五　K—六七〇二一一

最有價值的歷史珍藏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一八期 新121期）



「好自為之！」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一八期(新121)目錄·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大致上都自是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真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

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正。經售者：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道歉啟事：

本人因誤聽傳說，致於本年五月十五日出版之本刊新九七期答讀者驅魔人之「請看石人的廬山面目」一文中，對梁小中先生有不實之報道，有影響梁先生名譽之處，特此公開向梁先生道歉！

萬人傑謹啓
一九七五年十月卅一日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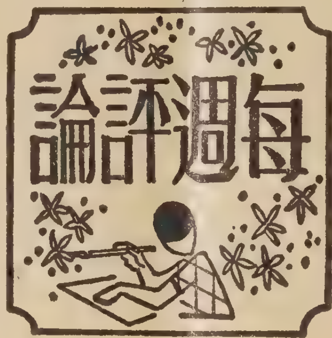
第四一八期(新121)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本刊創刊八年感言

光陰眞快，本刊創刊到十一月一日已經八個年頭了。在人的一生來說，八歲還只是一個在小學就讀的孩子。但對本刊而言，在過去的八年中，卻似跋涉過一段頗爲漫長的艱辛路程。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雖然本刊同仁絕不敢稍存自滿之心，然在實際上，我們所走過的這八年歷程確非容易。

不過，不管怎麼樣，「萬人雜誌」已經站穩了腳跟，這是值得「萬人」大家庭在慶祝本刊八歲生日聚餐時多喝幾杯的。

這裏所說的站穩了腳跟，並不是說已經積有雄厚的資金，甚至是每週都可賺錢，首先是每週截稿時還有足夠的稿件，並準時出版發行到海內外廣大讀者面前。這是先決條件，有了這個條件，才能表現出我們的堅定的政治立場。進而在反共總體戰中發揮點滴的作用。明白點說，本刊在反共宗旨下，對中共的暴政過去、現在以至未來，都將進行無情的揭露。

本刊在「文化金門」的香港出版，將繼續與中共進行不懈的你死我活的鬬爭。

特別是對「墮子」、投機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小爬蟲的鬼蜮伎倆進行堅決而無情的揭露。如最近中共利用小爬蟲在香港舉辦所謂「中國週」的贊助人、顧問和乘機向中共送秋波的眞投機假左派分子等等，都是我們所要撻伐的對象。扯下他們的外衣，讓他們的醜惡咀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刊堅持配合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不變國策，在對中共內部極權統治和在海外進行政治統戰醜劇進行毫不放鬆的暴露與揭穿的同時，還將一如過去，對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在堅守立場的原則下，盡到愛國輿論應盡的責任。

在這方面，本刊可能與中華民國方面的輿論有所「衝突」，譬如，近年來，我們對美國白宮主人由尼克遜到福特，以及他們視爲親信的政治掮客基辛格，都曾進行毫無顧忌的嚴厲的批判。政府辦不到我們辦得到，官報不敢說我們敢說，這是民辦刊物的好處。不過，以有限的金錢維持一份像「萬人雜誌」這樣一週出版一期還算夠水準的刊物實在不太容易。因爲，我們也所顧忌，所顧忌的是唯恐對「萬惡左爲首」的打擊不夠力量。

在此，首先應該向散居世界各個角落熱愛本刊的讀者致謝！也要向經年累月不斷爲本刊撰稿的同業致意！

在過去的八年中，變化眞太大了。本港經過一九六七年左派走卒暴亂之後，人心比前浮動。

中共「文革」對香港的影響也很大。特別是美國無恥政客尼克遜在中共收買的走狗基辛格的拉攏下於一九七二年訪問北平與中共發表所講「上海公報」後，有些香港人由「反共」而轉變爲「中立」的香港人，不少開始向「左」轉。譬如，有的人過去每年參加慶祝雙十國慶，而近年卻在中共「十．一」的場合出場。

他們當然也有「道理」，那就是中共政權被牽進聯合國後，在「外交」方面呈現了「大進躍」的局面。

而我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曾一度陷於極爲不利的國際逆流中。這些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們由「認同」而「回歸」的最好藉口。對於這一點，本刊創辦者和讀者、作者卻完全持相反的態度。

說我們是儍子也好，說我們不識時務也好，我們一概當作是幾聲犬吠。我們是人，並且是有理想有抱負，愛國家愛民族的堂堂正正的黃帝子孫。

我們應該做對人類有益的事，而對人類最有益的事莫過於反共。

值玆本刊創刊八週年之際，再次鄭重宣告：「萬人雜誌」堅持反共，本刊同人決「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本諸成功不必在我，求仁決不後人的精神，在反共大業中貢獻一己的力量。

新聞  以外

借洋人之口・替中共宣傳

繆雨難出新招難掩媚共本質

萬人傑

繆雨在他的「中外快訊」專欄中，不斷托出「洋專家」為中共吹牛。其實洋專家對中共的認識，絕不及我們從大陸逃出來的同胞。他們拿着中共宣傳數字在外國騙人混飯吃，繆雨又把它「介紹」回來，使人一看便知是無烟大砲。繆雨不管出什麼新招，也無法掩飾其媚共本質。

借洋鬼子・大做宣傳

在報上寫「中外快訊」專欄的田雪，許多人都知道，他就是十月一日寫二十五年回顧與前瞻，替中共吹破牛皮的大主筆繆雨。單從他那篇十・一社論，便知道他戴的帽子什麼顏色。

他執筆寫「中外快訊」，內容取材，雖很多是「介紹」外國專家的「言論」，但這種言論，與他的十・一「國慶」社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把這些言論「介紹」、「引述」，表示他對這種言論是「認同」了。

但大家知道，外國「專家」「學人」「記者」之流，對中共的吹捧，往往達到肉麻程度。他們「觀光」大陸後的報導，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笑掉大牙；在美國，這些「專家」的文章，被作為研究中共問題的「權威資料」；繆雨把這些「權威資料」唬嚇中國人，可說荒謬透頂。

如果他不是別有用心，絕不會看不出這些「專家」的「言論」「資料」漏洞百出。但他仍然視之為「瑰寶」，連篇累牘的在專欄中不厭求詳地講完又講，使老萬有理由相信他的真正目的不在報導什麼「中外快訊」，而是借洋鬼子的口，替後台老板做宣傳工夫。

最近他介紹美國駐香港「名記者」約瑟・艾爾普索談中國大陸農業的文章，是最明顯的例子。

專家資料・來源如此

繆雨「介紹」艾爾索普的「來頭」，以加強人們對他這篇謬論的文章「信任」。據說，兩年前，艾爾索普退休時，「華盛頓郵報」特地為他發表一篇「紀念」文章，稱他為「本世紀最傑出的報人之一」。

繆雨說：艾爾索普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即所謂「解放」前，大概繆雨故意不提「解放」）曾在中國居留二十多年，是美國報壇的正牌「中國通」（這就是所謂「專家」了）。自從退休後，每月只寫一篇文章，同時登在八百多家報紙上（這不能表示就是「有價值」。）八月份寫的，是專談中國農業問題的。

繆雨說：關於他在這篇文章中引用的資料，及列舉的數字，可靠程度「我們」沒有資料置評，因為這些數字和資料，並非一般人所能知道。「但以這樣一個人，寫這樣的一篇文章，則無疑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

再看下去，卻有這麼一段：「當時中共並未公佈這數字，而是艾爾索普從周恩來口中獲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的。」

讀了這段，老萬不由笑破肚皮。原來他的資料的「可靠程度」，是因為老周說的，怪不得繆雨說「沒有資格置評」，他當然不像艾爾索普那樣，隨時可以見到周恩來。

糧產大增・配量未加

下面是繆雨特別介紹，認為「可靠程度」「無可置評」的艾爾索普所提出的「資料」與「數字」。

「一九六〇年日本每公頃平均米產量為五公噸，中國大陸僅二點四公噸，今天，中國大陸已達到三點四公噸，而其走勢仍在強烈上揚。」根據艾爾索普估計，「在今後四年之內便可達到與日本相同的平均畝產量。」

他問香港駐美國領事館農業情報官韋摩斯提：「如果這一天來到的話，你認為將出現怎樣的景象？」

韋摩斯提翻查了許多資料，再作了一陣計算，終於以驚訝的神情說：「如果中國人真能達到你所說的那一天，則他們非但可以使自己的人民豐衣足食，而且還可以在全部農收之中，撥出三分之一供出口。」

艾爾索普說：一九六〇年大陸全年收成的農產糧食是一億五千萬噸，那時是在「大躍進」所造成的大災難之後，一億五千萬噸糧食不足以供應當時六億人口所需。一九七二年，他旅行大陸，這一年的總收成已達到二億三千六百萬噸。一九七四年二億六千萬噸，今年雖然氣候反常，預料可達二億七

千萬噸甚至二億八千萬噸。

艾爾索普的數字如果眞實的話，今年比一九六〇年糧產已增一倍，但，何以人民的配糧未見增加？

經濟掛帥・飢餓輸出

目前中國大陸人口，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了一億多，糧產增一倍，即使人民的口糧不可能增配一倍，也該增百分之五十，才算合理。一兩不增，表示有兩個可能性：㊀艾爾索普的「資料」「數字」不可靠；㊁中共把多產的糧食送給非洲黑鬼，讓自己人民紮砲。

外國人對中共的政策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讓本國的人民「豐衣足食」後，才把糧食出口。目前，在香港的四百多萬以米爲主糧的中國人，所吃的白米，百分之七十來自中國大陸，那些上等的「增城絲苗」，是大陸同胞所吃不到的。

出口香港，可以解釋爲「經濟掛帥」、「爭取外滙」，可是，中共拿石油向泰國換取了泰米，卻運到非洲送給黑鬼，大陸同胞，還是配給十幾市斤粗米，藉以苟延殘喘。

這項事實，證明美國的農業專家韋摩斯提的觀念完全錯誤。如果因爲中共有大量白米出口，便以爲大陸人民「豐衣足食」，那就太不了解中共了。

艾爾索普這些「數字」若都是周恩來供給的，老萬對其「可靠程度」便大打折扣。或者周恩來還未敢車「畝產十萬擔」的無烟大砲，但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之不可靠，有二十六年「歷史」可供各位參考，用不着老萬多費唇舌。

無烟大砲・驚人之筆

艾爾索普說：「我曾預測中國（共）在農業生產上將還會有更大發展，以致連一些比較左傾的學院派中國問題專家，也都齊聲指責我已被洗腦。」

繆雨在他的專欄裏說：艾爾索普同意美國農業部長布茲最近所說，中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將有大量農產品出口。但在美國仍有很多人不相信這種說法，因爲很少人瞭解中國農村現狀。

艾爾索普說上面的話，無非表示他有獨特見解，比左傾學院派中國問題專家對大陸的情況更深入，深入到人們「誤解」他已被中共洗腦。其實，老萬也不相信他已被中共洗腦，可能說的話言不由衷，只是基於職業上的需要。天眞的美國佬大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當一個新聞記者，必須滿足讀者「出乎意表」的喜愛。艾爾索普的說法，有類於「化腐朽爲神奇」，把沒可能的事說成十足把握。也許，這就是他獲得「本世紀最傑出的美國報人之一」的手法。

美國報人所以被認爲「傑出」，是他時常有「駭人聽聞」的報導。艾爾索普深得個中三昧，因此作出這樣與衆不同的論調。他並不是被洗腦，如果他是眞正的中國通，當然也能和我們中國人一樣了解中共政權。

另一專家・亦有高見

徐達文兄在萬人日報「今日評論」中批評了繆雨「中外快訊」專欄借洋人之口誇張中共農業的成就，與老萬所見相同。徐達文兄對此素有研究，同樣可以借外國人之口，反駁那位「傑出」的洋報人，和香港墮落的黃臉報人。老萬讀來，覺得非常痛快！

新左仔辦的「七十年代」雜誌，和繆雨同走一條路，也是借洋人來歌頌中共的成就。他們和繆雨的專欄時時互相唱和，繆雨引述的，「七十年代」也予以譯載；繆雨在「中外快訊」介紹的，往往見之「七十年代」。

除艾爾索普的文章外，繆雨接着介紹了美國「外交季刊」哈里遜的一篇文章。和艾爾索普一樣，哈里遜在美國也有「很高的榮譽」。據繆雨介紹說，哈里遜是受美國「卡奈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所資助的設在紐約的「國際事務調查中心」的研究員，專職研究石油危機發生以來的國際外交關係。「外交季刊」雖非官方所辦，但一向被公認爲反映美國國務院意見的權威刊物。而「卡奈基基金會」則是近三十年來爲美國政府「思想庫」提供人才的主要機構之一。

有了這樣的來頭，他的文章當然値得注意。其實他的說法，無非導人誤會是代表了國務院的意見。

開採石油・技術落後

繆雨引述哈里遜的文章說：黃海和東海是世界上蘊藏量最豐富的石油區，中共對開發這一帶國際公海中的石油，有一套「獨特」計劃。南韓、日本和台灣都聲明有權在這一帶公海開採海底石油。但這些國家，並不是自力開採，而是採取合同方式，把開採權包給外國（主要是美國）石油公司，提供基地，從中收取石油稅。但中共卻強調「自力更生」。

這段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說亞洲國家中，有能力自己開採石油的，只有中共。南韓、日本、台灣都只能借助外國石油公司。

如所週知，中共開採石油技術非常落後，從中國大陸運到泰國的「原油」，因爲質地太差，無法提煉。也許繆雨和哈里遜瞧不起南韓和台灣，但技術上的成就，日本與中共無法比較。大家當然記得，蘇聯會要和日本合作開發西伯利亞，日本頗爲心動，正因爲西伯利亞有豐富油藏，成爲對日本的最大吸引力。如果日本沒有能力開發油藏，蘇聯也不會找他合作。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的煉油技術，達到世界水準；沿海探測工作，大部由他們進行。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是利用他們的先進經驗，決非表示本身沒有能力。

背棄財團・影响競選

哈里遜的文章接着說：不論包給外國公司或自力更生，若在內陸或沿海地區開採，皆不成問題，但一經牽涉國際公海，當幾個國家都自稱是同一個海底油區擁有開採權是，便必發生國際糾紛。

美國國務院現時的態度時，當發生這種國際糾紛時，美國政府絕對不會支持已經獲得合同而在糾紛區進行開採的任何一家石油公司，並不把此種糾

（下轉第二六頁）

上下同欲者・勝

沈昌煥

東南亞局勢的演變，使高棉、越南和寮國淪入鐵幕，三個國家愛好自由的人民遭受共黨的殘殺、迫害和奴役，這是亞洲和整個自由世界反共鬪爭的重大挫折，對世界人類未來命運自將發生深遠的影響；但影響的性質是好是壞，爲禍爲福，由於情勢異常複雜，目前尙難估計，而重要的關鍵，完全要看民主自由國家能否接受失敗的教訓，亞洲和自由世界人民在今後的反共鬪爭中能否盡最大的努力，團結奮鬪。

上下同欲・一致反共

由於共產黨是國際性的組織，它們的目的在赤化全世界，絕不容許任何國家永久保持中立，任何個人長期置身事外；所以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所進行的反共鬪爭，也必須是沒有任何界線的，國際性和全球性的長期鬪爭，絕無和敵人妥協的餘地。這是極淺顯的道理。但是，自由世界各國的人民多不了解，甚至連在國際間很有名望的學者和政治領袖人物，也不能深切了解。

我國不幸成爲國際共產帝國主義在亞洲侵略擴張的首要目標，成爲國際共黨赤化世界的戰略戰術實驗場，我們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鬪，終於在俄帝共黨及國際共黨聯合攻擊之下，被迫退出大陸；共黨將中國大陸關進鐵幕，實行最殘暴的恐怖統治，展開無休止的血腥鬪爭，驅使大陸同胞流汗流血作共黨侵略擴張的工具，因而中共政權便成爲亞洲和自由世界的亂源禍根。

我們幸而有蔣總統這樣偉大的國民革命導師，世界反共先知，中華民族在他堅強正確的領導之下，奮鬪不懈，屢次擊敗萬惡的共黨。大陸淪入鐵幕以後，他領導全體軍民同胞，展開全面革新，二十多年的努力建設，使台、澎、金、馬成爲民族復興基地，世界反共堡壘，引導爲自由而戰的人民走向勝利的燈塔。當然，蔣總統的逝世，是我們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反共人民的莫大損失，而他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的革命精神，博大精深，具體明確的反共遺教，不僅是我們保衛自己的甲冑，而且是擊敗敵人的武器，亞洲和世界人民反共鬪爭的必勝方畧。

孫子兵法中說：「上下同欲者，勝。」我們反共鬪爭的豐富經驗，足以向世界反共人士說明，二十多年來，台、澎、金、馬之固若金湯；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後，許多友邦背我投共，而我仍屹立不搖；高、越、寮三國陷入共黨魔掌，舉世震動，菲、泰相繼承認中共，而我則沉着堅定；尤其是蔣總統的逝世，全世界人士都認爲對我們是嚴厲的考驗，而我們全體軍民則化悲痛爲力量，表現出空前的精誠團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與人民，領袖與羣眾，將帥與士兵「上下同欲」，一致堅決反共，一致渴望光復大陸，解救被共黨迫害奴役的同胞。

姑息妥協・鼓勵共黨

近幾年來的世界局勢，從表面上看，民主自由國家處處遭受挫折。共產集團的侵畧擴張處處獲得進展，妥協姑息運動從亞洲到歐洲，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這種種國際政治污染的邪惡氣氛，會使鐵幕內外反共自由鬪士感到痛苦。

過去的歷史證明，在國際關係上若不能以正義公理約束強權，就要造成無政府狀態；強權既不受國際公法和條約的約束，得以採取自由行動，姑息主義者卻又放棄自己的立場，和侵畧者進行秘密外交，以爭取無保證的和平，甚至和敵人締結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況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況也是如此。現在聯合國已走上國際聯盟的覆轍，強權外交活動又不能解決世界重大問題；在這個人類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我們應當提醒民主自由國家，珍視歷史的教訓，認定用姑息妥協的辦法只能鼓勵共產帝國主義的侵畧，要避免新的世界戰爭，必須粉碎共黨內部顛覆的陰謀和各個擊破的策畧，確保可能成爲大戰導火線的弱小國家的安全，鞏固集體防衛組織體系。

根據「上下同欲者，勝」的準則，來衡量我們的敵人和友人，不論國際局勢今後如何演變，共產集團絕難逃避最後失敗的命運。我們不要忘記，蘇俄所

、匈牙利和捷克的人民，都曾爆發過反共抗俄的革命，羅馬尼亞也正逐步加強自由化運動，儘管蘇俄千方百計在鞏固它對附庸國的統治，而這些國家的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革命之火是撲滅不了的。因此，蘇俄深知它此時在歐洲和民主國家作戰，華沙公約集團就要瓦解崩潰，它之迫切要求與北大西洋公約國家舉行安全會議，除了分化民主陣營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企圖，就是安定東歐——阻止東歐附庸國家人民的反共革命。當然，在亞洲與蘇俄對立的中共，也是蘇俄的大患，東歐安定以後，它才可以迫使共黨就範。但是俄毛之間的嚴重對立既不是用和平手段所能解決，也不是短時期所能解決。共產集團的分崩離析，已經暴露出國際共黨組織的弱點，可是共產國家更嚴重的危機，在於共產主義思想的違反人性，共產政權的暴政與人民的欲求背道而馳。

共產理論・無法生根

被蘇俄放逐且曾獲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作家索忍尼辛，對共產主義和共黨策略自然最為瞭解，他曾對美國勞工聯盟發表演說，揭發蘇俄的侵略陰謀，抨擊民主國家的「和解」政策，他指出：「在蘇俄及其他共黨國家的共產主義堅固軀殼下，已經發生了人類精神解放的趨向。新的一代正在成長，他們堅定的與邪惡鬥爭，他們寧可失去一切——生命、薪水、生活條件和生存條件，而不願犧牲良知，不願與邪惡妥協。這種趨向進展迅速，目前馬克思主義在蘇俄一落千丈，簡直成為侮蔑的對象。」索忍尼辛的話是蘇俄知識分子的心聲，他說：「今天在蘇俄，沒有一個人——甚至學生會認真的談論馬克思主義。」

中國大陸的情形，比蘇俄還要嚴重。早在十五年前，共黨玩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把戲時，被共黨改造迫害的知識分子便把共黨批評得體無完膚，連共黨領導文化工作的老幹部，也公開攻擊共黨。

由此可見，共產主義在赤化行將六十年蘇俄已經破產，在中共殘暴統治二十六年的大陸，也無法生根。

共黨曾大力宣傳他們實行工農無產階級專政，而廣大的工農羣眾受了長期的壓榨，食不得飽，衣不得暖，生活越來越苦，一直在用各種方法消極抵抗。最近杭州、徐州、廣州、武漢、黑龍江各地工人，四川、雲南各地的農民已展開集體抗暴鬥爭，中共政權不得不派軍隊鎮壓。這種工農羣眾的反共鬥爭與知識分子的反共鬥爭，一旦結合起來，就會敲響共黨的喪鐘。鐵幕內部人民和共產黨是如此尖銳地對立的事實，足以加強自由世界人民反共運動必勝的信心。

在自由世界，過去十年中各國人民的反共鬥爭有很大的成就，勾結蘇俄中共在國際間興風作浪的左傾政客，像非洲迦納總統恩克魯瑪，印尼總統蘇卡諾、都被推翻。在南美洲大陸首先取得政權的智利共產黨領袖艾葉德，在推翻共黨統治的政變中死亡。三年前受蘇俄和印度支持而獨立的孟加拉國，最近也發生政變，左傾的總統拉曼和他的家屬均被槍殺。作為蘇俄內部顛覆工具的葡萄牙軍人左傾政權，在人民的反對之下，現已朝不保夕。這一連串事實說明，倒行逆施違反民意的左傾政客，最後必遭反共人民的制裁，以致身敗名裂。

現在，我們再說一下印尼，十年前粉碎共黨顛覆陰謀的印尼反共軍民，在這次震驚世界的英勇鬥爭中，全面摧毀了共黨組織，挽回了國家被赤化的命運，反共的印尼政府立即中止與中共的外交關係。而中共並不死心，仍積極扶植印尼共黨的殘餘勢力。東南亞高、越、寮三國變色後，共黨曾利用印尼共黨流亡分子在北平導演一幕印尼共黨「建黨五十五週年紀念大會」，並在賀電中讚揚印尼共黨「在最困難，最複雜的情況持奮鬥」，鼓勵他們繼續進行「人民武裝鬥爭」。同時，共黨又企圖與印尼政府恢復外交關係。印尼政府洞悉共黨的陰謀，一面譴責共黨干涉內政，拒絕恢復邦交，一面積極發展經濟，加強防衛力量。印尼地大、物博、人眾，戰略地位重要，政府與人民一致堅決反共，我們深信它今後對自由亞洲的安全將有更多的貢獻。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目前世界局勢混亂，許多國家和人民感到迷惘，瞻顧徘徊，舉棋不定，此時檢討國際情勢，知己知彼的工作是很必要的。先哲曾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在全球性的反共鬥爭中，人民的態度是決定世界命運的重要因素，政府和人民一致反共的國家必安，政府反共而人民意見紛歧的國家必亂，人民反共而政府親共的國家必危，人民和政府均對敵妥協姑息以求苟安倖存的國家必亡。因此，擴大亞洲和世界人民反共運動，不僅是當前最迫切的工作，而且是世界轉危為安，人類轉禍為福的關鍵。

現在我們要配合我們的國策，順應時代潮流，推動亞洲和世界人民反共聯盟工作，已經卓著績效，現在國際間姑息妥協的逆流泛濫，共產邪惡勢力囂張，我們的處境仍極困難，需要高瞻遠矚，展望自由世界勝利的遠景，鑑微知著剖析共產陣營必敗的危機。我們需要大聲疾呼，喚醒妥協分子的迷夢，以堅定民主自由國家的信心，同時，促進民主自由國家反共人民的團結合作，由人民與人民間的聯盟發展為國家與國家間的合作，共同支援鐵幕內部被奴役人民爭取自由的反共鬥爭，更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必須如此，才能扭轉世界危局，加速國際共黨組織和共產主義邪惡思想的全面崩潰，完成我們光復大陸和解救同胞的神聖使命，並與全世界反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一致繼續努力，重建人類平等自由，伸張國際正義公理的世界和平。



細談毛詞「蝶戀花」（上）

岳騫

本刊四一六期筆者寫了一篇談毛澤東的詩詞，因爲談了三首，又限於篇幅，未夠清楚。筆者以前會專就蝶戀花寫過一篇文字，茲加以整理補充刊出，或有助於毛澤東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也。

毛澤東塡這首詞的動機是由於柳直荀的未亡人李淑一寫了一封信給他，毛澤東於是塡這首詞回答，算是以詞代柬。柳直荀是民國二十二年在湖北洪河被國軍擊斃的，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是民國十九年在長沙被前湖南省主席何鍵擒獲正法的。所以毛澤東塡詞時由柳直荀想到楊開慧，這種感情發展本來是很自然的。

既悼亡友，又念愛妻，情緒應該充滿了悲哀、沉痛，間雜着淒涼的回憶，才是正理。因爲中國人是最重感情的民族，直情至性的作品充滿典籍，論悼亡詩最早的要推元稹的三首，其中警句：「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每念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明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同穴杳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今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這幾首詩距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但是今天讀起來仍覺得迴腸盪氣，可見得好的作品決不會因時代的久暫而失去價値，因爲古今人的感情原無二致的。

我失驕楊・失字輕佻

反過來再說毛詞，第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這個失字就用得不妥，失字用在此處，顯得輕佻，好似失去了一件玩物，根本就沒有對等的成份在……有絲毫感情，自然引不起讀者的共鳴，作爲一首悼亡詞來看，毛詞離水準還遠得很哩！

其次再說到「我失驕楊君失柳」的「驕」字，根據一九五八年第七期「文藝報」影印毛詞原文，最初寫的「我失楊」，接着把「楊」字塗去改爲「驕楊」，大概毛澤東原意是打算寫「我失楊花君失柳」後來覺得楊花不妥，又改爲「驕楊」。其實楊花固然不好，但楊花還通順，而且也有出處。北魏勇將楊華，因與胡太后私通，懼事發，率隊降梁，胡太后想念作楊白花詞，令宮人歌唱，結句有：「春去秋來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胡太后懷念情人，毛澤東哀悼亡妻，兩人身份既同，事體又類似，毛澤東若用這個典故，還算恰到好處。可是也許他以爲楊花太弱，雖風流而不剛勁，於是改爲「驕楊」，這一改就改得荒謬絕倫。

毛澤東所以把楊花改爲「驕楊」，靈感大概是從「一代天驕」來的，他也許想起宋代大詞人張先，因爲寫過「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墜輕絮無影」。所以自稱「張三影」，則毛澤東既然寫過「一代天驕」，現在又寫「驕楊」，身後或者會有人把毛潤之「詞人」稱爲「毛二驕」，就不讓張三影專美於前了。

其次再說到「重霄九」，毛澤東塡這首詞，可……未經思考，憑着「天縱聰明」，下筆寫了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然後再去查韻腳，發覺同韻母的字沒有方便好用，於是信口開河謅起來，把一般常用的詞句九重霄改爲「重霄九」，他根本未從字義推敲，普通說九重霄，重字作層字解，應爲九層天，重霄意思則是天上天，因爲兩處重字解釋不同，所以重霄下面安個九字，文理根本不通，此間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卻硬把「重霄九」作爲九重霄，完全是牽強附會，等於產共決不能作爲共產解，社會若改爲會社就變成日本的公司了。

一般成語也有可以顚倒用的，例如「山河帶礪」與「帶礪山河」，「天荒地老」與「地老天荒」，但究竟是少數，大部份還是不宜改動的。

其實毛詞所以要用「重霄九」，說來說去只有一個理由，爲了押韻。因此我不禁想起古人一個笑話，軒渠錄載：

王彥齡才高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斂板向前，作望江南云：「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塡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跟問馬初監。」時馬初監適與彥齡並坐，惶恐亟自辦訴，既退，尤彥齡曰：「某初不知，何乃以某爲證？」彥齡笑曰：「乃借公趁韻，幸勿多怪。」

毛澤東大概是王彥齡的嫡傳弟子，所以也只是借九字趁韻，不管通不通了。

以上，只是說到用字不通，接着再說信口胡謅處。

楊柳輕颺・孤魂野鬼

毛詞第二句：「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不知究竟作何解釋。假若楊柳是作樹解，楊柳無法輕颺，只有楊花飄泊，柳絮隨風，楊柳不可能離開地面，如何「輕颺」，即使沿海一帶遇到颶風連根拔起，也不會吹上重霄九的。毛澤東這句詞是從馮延已偸來的，馮詞蝶戀花：「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子雙飛去。」裔皇典麗，一派太平景象。毛澤東也許因爲記得這首詞，所以才塡蝶戀花，但是卻把偸來的「楊柳風輕」，改爲「楊柳輕颺」，一字之差，毫厘千里，其錯誤程度固不止點金成鐵了。

也許毛澤東及其徒眾會強辯，以爲楊柳本意是指的楊開慧，柳直荀的「忠魂」，當然可以輕颺。可是這樣也講不通的，因爲楊開慧與柳直荀的死期相差三年之久，除非楊開慧的魂靈，找了一個海外神山等候，否則兩個「忠魂」也無法一同輕颺的。

再退一步說，就算承認楊柳「忠魂」可以一同上天，但輕颺兩個字也用得不妥，試看古人的忠烈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輓聯：「此鄉乃俠窟餘風，萬丈白虹馬生角，何處訪戰場遺跡，一坏黃土豹留皮」，是何等氣概。現在楊柳之魂只是「輕颺」，變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孤魂野鬼，到處隨風飄盪，俯仰由人，天地間那有這樣的「忠魂」，毛澤東如此信口開河，若非未加思考，即是存心開玩笑。

接下一句：「問訊吳剛何所有」，我看到此處，曾經有一種新鮮的感覺，毛詞所以引人入勝，就在於越看越不懂。「吳剛伐桂」已是家傳戶曉的故事，吳剛幾時去了重霄九，是不是在月宮「勞動改造」期滿，經天帝特赦，准升入天府，還是蘇聯放射第二顆人造衛星時，萊卡小狗銜入月宮把吳剛救出來了，這一點眞要請毛大詞人潤之先生多加以解釋了。

吳剛入居重霄九，已經相當可怪了，更怪的是吳剛又捧出桂花酒，這眞是越來越有趣了。吳剛由月宮去到九霄，又能在九霄捧出桂花酒宴客，大概毛澤東把九霄與月宮看作一處，所以吳剛、嫦娥都能自由來去，用不着路條或出口證的，他不知道嫦娥和吳剛一離開月宮，一切神話及詩情畫意都沒有了，除非月宮也「解放」了又當別論。

毛澤東用桂花酒，又犯了趁韻的毛病，其實桂花酒，不會入過詩，毛澤東只是爲了讀起來順口，好似紅樓夢史湘雲點着鴨頭說：「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有桂花油。」可惜毛澤東塡的「蝶戀花」，假若他塡的是「浣溪紗」、「定風波」、「鷓鴣天」一類的詞，而又恰巧用「十一尤」韻，他眞會說出「吳剛捧出桂花油」的。

毛派詞人・楚辭註釋

大概毛派詞人中，也有人認爲桂花酒不典，當時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最後一頁居然把「桂花酒」解釋是：「桂花釀成的酒，楚辭九歌有『奠桂酒兮椒漿』之句。」

這眞是名師出高徒，有毛澤東這樣「偉大」的詞人，才有這樣高明的從者，他這一句註解，就犯了亦大亦小兩種錯誤，先說小錯：桂花不能釀酒，桂花只能浸酒，製法和桂花糖相同，用製好的酒放進桂花，經過一個相當時間，把桂花香味浸入酒裏就變成桂花酒，酒還是糧食製的，桂花本身是不能釀酒的。

至於大錯，那就太離譜了，他把楚辭拉出來，硬指楚辭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的桂酒，就是桂花酒，作爲毛詞桂花酒的出處。這位先生膽量未免太大一些，他以爲世間只有他一個人讀過楚辭，所以拿楚辭來騙人，也許他眞不懂桂花酒是什麼東西，致有此錯。實則桂酒是肉桂製成的酒，並非用桂花浸的酒。蘇東坡有一篇「桂酒頌」關於桂酒的情形說得很詳細，因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多舉，如此君不服，可以查一查蘇東坡全集。根據「南方草木狀」載：「桂有三種，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本草綱目也說：「單名桂者，即是牡桂。」蘇恭更進一步說明牡桂分爲「木桂」和「肉桂」兩種。楚辭注解也說「桂酒切桂置酒中也」。假若是桂花又何必切，只要放在酒中浸透就成了。東坡桂酒頌也說得明白：「木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

由上列材料可以證明桂酒是牡桂製的，吳剛伐的是丹桂。兩者最大的區別是牡桂夏月開花，丹桂卻到八月飄香。所以月中附會有丹桂的傳說，也和它八月飄香有關，因爲八月十五是一年中月亮最可愛的時候，人們看到月宮有樹，當然就想到月桂。自唐以後，登科稱之爲「蟾宮折桂」，也是因爲丹桂開在八月，所以才能引起一般士子「桂花香插少年頭」的情調。

現在可以下個結論，吳剛伐的桂是丹桂，能開花但是不能釀酒，泡酒是可以的。桂酒是肉桂製的，並非桂花。所以說「吳剛捧出桂花酒」是信口開河，連打油的水準都不到。

因爲吳剛在重霄九，所以嫦娥也離開了月宮，進入長空去爲「忠魂舞」了，其不合理處已不必再加批判。只是最後兩句：「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還有一談價值。因爲這兩句詞究應如何解釋，已引起郭沫若、張光年、臧克家等人的爭論，而這兩句詞雖然用字欠妥，到還有點詩意，比較前面六句鼓兒詞實在高明多了。

臧克家的註釋，原刊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北京日報」，關於後面兩句，臧的解釋是：「等到多情的嫦娥知道這忠魂活着的時候，曾經爲了人民，爲了革命事業，英勇的戰鬬，把反動派打得膽戰心驚的時候，她爲他（她）們不幸的遭遇，爲他（她）們的壯志未成，不自禁的落下了同情之淚。這天上的眼淚啊，頓時化作了傾盆大雨落到人間，我們在元曲裏讀過竇娥含寃，六月落雪，而今是志士壯志不得伸，慘遭反動派的殺害，上天爲之大雨傾盆。他（她）們的事跡，他（她）們的不幸，眞是感天地，泣鬼神。

明明是作者追念戰友，寫來卻叫嫦娥落淚，這意思就比較深遠了一層。」

剔掉馬屁、廢話、八股，臧克家的意思以爲「傾盆雨」是嫦娥的眼淚。

受難志士殺身成仁

張清杉（反共救國軍受難特工）

中共給我的苦難越多，我的心悲更深，反共的意志更堅強！有生之日，誓爲反共的先鋒！

我是反共救國軍的一名戰士，生是反共的人，死了也是反共的鬼。共黨雖然折磨了我十三年，只能折磨我的軀體，折磨不了我反共的決心，因爲我全身盡是反共的細胞！

我首先向親愛的萬人讀者請罪，我受難時未能以死殉職，實是在共黨的控制下，死也沒有自由，不得不忍辱偷生，爲的是要等待機會，爭取第二個回合的勝利！

我是十四年前，滿懷仇共恨共的意識，反共復國的澎湃熱情，自動請纓加入反共救國軍的行列，充任反攻大陸的先鋒，抱着血染沙場的壯志，以生命奉獻給中興大業！

從加入反共救國軍的那一天起，爲了執行突擊大陸的任務，我會多次深入共區，縱橫敵後，爲厚植反共的潛力而出生入死，爲反共而死，對我來說，是視死如歸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和一組生死與共的同志，執行一項戰鬪的任務。在廣東台山的海面上，正是破曉時分，與中共的巡邏砲艇發生遭遇戰。我們全組十二位同志，以寡敵眾，抱定必死的犧牲精神，奮勇戰鬪了三十多分鐘，中共出動了砲艇船隻，以猛烈的砲火襲擊，我們乘坐的船隻不幸中彈起火，同志們浴血戰到彈盡援絕，且多身受重傷，才在最後關頭棄船潛水，鮮血染紅了海面，因無法支持在浮沉中掙扎，仍露頭海面，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口號，壯烈犧牲的精神，震撼鐵幕。

我是最後一個跳入海面，決心潛水突圍，當時只身受破片輕傷，潛水脫離共軍的火網後，才浮出海面，附近有一艘漁船划來，口口聲聲說是自己人，初無敵意，我以爲是作業的漁民，當他們扶我上船之後，發現是共軍冒充漁民在海面巡邏的，正想縱身跳海時，已身不由己，欲死不能，開始十三年赤獄的苦難煎熬！

我曾飽受過記不清次數刑嚴刑烤打的迫供；但我的答覆只有幾句話：「要殺就殺，我是反共而來，爲反共而死，死在不屈服的土地上，我生命的鮮血會長出更多的反共種子來！」

由於我立場堅定，視死如歸，中共又不甘心給我死得太痛快，將我列入「頑固分子」的名單，給我慘無人道的折磨，共黨說是判我的活罪，要我受盡苦難！

我被關在暗無天日的鐵幕監獄裏，同一個監窗關有六個人，共幹規定，不准交頭接耳，不准做出異樣的表情眼色，不准做手勢，防止我們堅強的反共分子做暗號連絡，密謀抗暴行動。

我知道中共的毒辣陰謀，同一監窗的六個人，必然滲有監視我言行舉動的奸細，而且流動性很大，半夜三更點一兩個名字叫出去，一去就無踪。接着又送過一兩個新的人犯進來。我爲了等待一個死得有代價，殺他一個夠本，殺他兩個有賺的機會，決定忍辱偷生一時。因此，開始變成一個機械的麻木人，面對苦難，忍受苦難！

關在一起的人犯，既不便交頭接耳，敵友難分，大家都是裝聾作啞，而埋藏在心坎裏的反共怒火，從來沒有熄滅過！

在監獄的厠所，經常出現反共標語的大字，共幹防不勝防。我們誓死不屈的同志，常常利用入厠的時間，在木板上劃上反共的口號，來發洩滿肚子的仇恨，啟示自己的同志念念不忘未了的反共職責，也向極權暴政的共黨提出憤怒的抗議！

受難的反共志士，只要有機會，就會把握每一分一秒的機會，不惜以生命去了「求仁得仁」的心願，其中有許多可歌可泣、壯烈成仁的同志，他們的精神永遠活在我的心坎裏，他們的事件在我的腦際中，猶似是昨天……。

一位比我年輕六歲的同志，他是敵後組織的鬪士，和我同關一室，平日沒有交談過半句話，但在友善的目光相對中，心照不宣，肯定是自己人，彼此都有一份特別親切的感受。

一九六八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我們在奴役勞改的工地收工了。他因發了一句牢騷，被罰加工兩小時，留一名共幹監視他。工地上只剩下他們兩人。

年青的同志以時機不可失，就抱定拚他一個夠本的決心，雙手揸緊挖地的鋤頭，乘其不備的剎那間，牙關一咬，就照頭照面的朝向使勁鋤過去，共幹猶不死到臨頭，就哎唷一聲倒地了。

他以爲共幹已死去，就爭取第一時間，踏上共幹留在工地的自行車，飛馳到公路而去！

倒在地上還沒有斷氣的共幹，甦醒過來後，一陣痛苦的呻吟聲，引來了監

獄的人員，知道有人越獄逃跑了，立刻出動大批公安人員到處搜截圍捕，一時風聲鶴唳，緊張極了。

年青的同志因天色已晚，得到一家老百姓的照顧收容，他打算避過風聲，再潛回原來的基地去。這家老百姓知他是越獄的反共志士，由衷致敬並慰問有加，特別翻出一套破舊的衣服，要他快將獄衣換下！

他正爲下一步行動打算的時候，一陣狂吠的犬聲和嘈雜的人聲，腳步聲由遠而近，一羣圍捕的共幹前來搜索了。

他知道共幹搜索任何一個村落，是澈底做到寸草不留的，他不願收留他的好心人家受累，他想到是以身殉國的時候了。他對戶主說了一聲「再見」就從後門走出，沿着牆腳摸到前門的側邊伏了下來，執着一條木棍。

兩名行先的共幹搜上門來，他決心一拚了，就以閃電的行動，像猛虎下山一樣，舉起木棍向共幹劈下去，大喝一聲「死來」，另外一名共幹正要舉起槍來，他一個箭步衝過去連槍也奪過來了，接着就勾起槍機將共幹一槍送命，這時大羣共幹開始亂槍掃射，他終於壯烈成仁，臨死前還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口號，悲壯感人。使地方的老百姓，哀悼無已！

共黨爲了鎭壓反共志士的抗暴行動，第二天還將那位成仁志士鮮血淋淋的現場照片，在監獄的公佈欄貼出，並寫大字說明：「反動分子的下場！」同窗難友們對着成仁志士的相片，莫不悲痛塡胸。「一個志士下場了，會有千千萬萬反共志士登場！」的心聲共鳴！

有一次是十一位受難的反共志士被共黨集體槍殺，他們是關在另一個監窗裏，從多次的批鬬中，知道同一個監窗十二個人中，只有一個是共幹冒充混在一起做監視工作的。其他十一個人都是生死與共的同志。

他們分配兩位志士假意與那位監視的「共幹」週旋。常常利用工地勞動或批鬬會的時間秘密的交換意見。決心在一個晚上衝出監獄，奪取共軍的武器，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然後以身殉職。他們認爲生不如死，幹了一場再死是有代價的！

他們留心了解監獄的哨兵位置和出入路口的方向後，就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先動手將監視他們的一名共幹扼死了，大家就一齊捲起右臂的衫袖做識別的暗號，並許下同生共死誓言，熱血沸騰的潛出監窗，先後制伏了三名值更的共軍，奪了三支步槍，正要奪取大門做據點，然後以槍聲一面示威，一面驚醒同獄難友，一齊奮起，來一次獄中起義的行動時，因鐵幕的監獄封鎖太緊，有明崗有暗哨，有圍牆還有鐵絲網，還有水溝，鐵窗重重，加上敵眾我寡的形勢，十一位同志血染監獄，大事未成功，終被共軍集體槍殺，他們十一個人求仁得仁，集體的壯烈成仁時，同聲高呼「打倒共產黨，消滅毛幫，中國國民黨萬歲，蔣總統萬歲，反共勝利萬歲」口號，大義凜然，他們反共的戰鬬精神，將永遠在人間！

和我一樣被共黨列爲「頑固分子」受難的反共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蹟太多了。我受了十三年的苦難，未能爭取到一個死得有代價的機會，眞愧對同志，愧對黨國的栽培！

獄中的血淚更是流不完，寫不盡……我曾被吊在半空鞭打得皮破血流，曾被共幹用火紅的鐵鉗迫供，灌辣湯，飲脹肚，夾指頭，坐水牢，許多慘無人道的嚴刑滋味都嘗過了。但在我的口供上，只有「生是反共的人，死是反共的鬼，此志不移，此心不變」二十個字。

明顯的，共幹知道我一樣受難的「頑固分子」，無法改造，又不願我們死得痛快，折磨了十三年，對他們一無所獲，就算是供半飢半餓的米糧，對他們也是一個包袱，因而就想利用我們「特工」的宣傳價值，做他們統戰的工具，美其名說是「特赦」，實際是共黨的陰謀！

我鄭重聲明：共黨利用我們「特工」的名義，對外作任何的宣傳完全是假的，我們的眞心話只有「誓死反共」，一千句，一萬句，還是要反共到底！

關於共黨如何虐待大陸的苦難同胞，相信萬人讀者比我們了解得更淸楚，因爲萬人讀者不是直接也間接受過共黨的迫害，我是被關在暗無天日的鐵幕監獄裏，見不到陽光，耳畔傳來的，儘是大陸同胞飢寒交迫的呻吟，下放知青的哭喊聲……。

出獄後的幾天，所見到的，也是「爛無圓股之馬，街無笑臉之人」，這就是我對鐵幕的所見所聞，而且都是眞實的情景！

十三年的奴役勞改，平均每天勞動十小時，在飢餓中任由鞭打的痛苦，眞是一言難盡。以剝花生爲例，每天每人要限定剝完一大蔴包袋，剝不完休想有滴水進口，結果呢？手指皮破了，血濃了，指甲也脫落了，毒發起來，五指連心的痛楚，眞是欲哭無淚，這種「活罪」也只有慘無人道的共幹才做得到，因爲共黨不把人當人！

入獄初期，共黨宣傳我每個月有一元五角「人民幣」的工資，十三年來，我從未見過一分一毫「人民幣」的影子，獄中的共幹說獄中代爲保管，然後在牙刷啦，毛巾啦一類日常用品中記賬支付，慢慢再算。結果呢？我被奴役勞改了十三年，出獄那天，共幹告訴我：結算了十三年總賬，還剩餘四元七角發給我，還要我感謝偉大的「毛主席」，十三年的血淚換來四元七角「人民幣」的代價，他們「毛主席」剝削血汗的手段實在是太偉大了！

我本想將四元七角「人民幣」當場撕碎，但我又想到這是十三年血債的證據，我要持在手上，在下一個回合的勝利戰場上，要毛澤東的血來還！所以，我留下來了，因爲它是毛澤東欠我血債的鐵證！

感謝我們反共救國軍總部的關懷，我到香港之後，就有電報給我，指導我儘速到救濟會辦理回台的入境手續，還協助我的家人和我通長途電話，我知道在我受難的十三年來，我的家人一直受到政府妥善的照顧，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眞使我喜極而泣！

現在，我已「歸隊」了，我會在下一個回合的戰鬬中，高舉青天白日的國旗，重登大陸，掃蕩赤色羣魔，宰下毛澤東的腦袋，致祭在成千成萬成仁志士靈前。討還一筆與共黨不共戴天的血債！

時事評論

紀念「長征」·算周恩來老賬

林定

十月十九日，中共一反以往常態，大張旗鼓紀念「長征」四十周年，連「十·一」也沒有發表聯合社論的「兩報」，卻在這天聯合發表「紀念長征勝利四十周年」社論，「北京中央電台」即晚全文轉播。「人民日報」並重刊劉伯承在「八一雜誌」撰寫的「回顧長征」一文。

中共此次紀念長征，主要目的是：㈠頌揚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是唯一正確路線；㈡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㈢批判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的投降主義；㈣促進安定團結，反修防修，搞好國民經濟。此外，要求各地軍區指戰員堅持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認眞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積極參加對「水滸」的評論，深入持久地展開對修正主義批判。

劉伯承舊文讚揚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原還有林彪，重刊時刪掉。劉文發表一九五九年，彭德懷恰被整肅，否則，也必榜上有名。賀龍名字保留，不是劉鄧對賀大帥特加青睞，純爲拉攏紅二方面軍及安撫一野（賀會任一野副司令員），因以前四大山頭，目前只留下二野一枝獨秀，其勢力暴漲，一如「文革」後的四野，爲避免孤立，覆轍四野，趁此機會向賀系暗送秋波。

其實，在長征中眞正有功於毛澤東的，是彭德懷、林彪，若非他們，毛澤東決不會在遵義黃袍加身。而林彪手下大將黃永勝等輩，更是毛澤東的「三灣子弟」，但這些人卻被毛澤東一一剷除。相反的，目前叱咤風雲人物，卻是長征中「逃跑主義」的門徒，他們大多出身於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如李先念、陳錫聯、許世友、秦基偉、李德生、蘇振華等。而劉伯承在長征中，更與朱德反對毛澤東北上，跟隨「逃跑主義」掌門人張國燾、徐向前、李先念南下另立中共中央。毛澤東無可奈何，遂借林彪、彭德懷迫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向黨

突圍長征時，擔任第五軍團政治部主任，遵義會議後，改任彭德懷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此職與當時中央軍委主席、紅軍總政委兼中央縱隊司令周恩來，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主任李富春，或遵義會議後軍委主席毛澤東等相比，確是小巫與大巫，然大巫不算投降派，獨小巫是投降派，劉少奇早知如此，倒不如在長征時投降了，可能現在像張國燾一樣，自由自在地頤養天年呢！

當中共藉長征四十周年紀念，大力攻擊王明、張國燾的投降主義，逃跑主義時，大概最難堪的，是躺在醫院快要斷氣的周恩來了。因爲周恩來在長征前後，如假包換是毛澤東的死對頭。現在重翻舊賬，分明是臨死也不放過他。

由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中間經歷了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陳紹禹時代，周恩來一直擔任軍事部長之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由上海抵達江西中央蘇區，便實際掌握軍事權力，指揮第四、五次反圍剿戰爭。一九三四年率領紅軍主力突圍長征，直至一九三五年在遵義被毛澤東奪了軍委主席寶座，才結束周恩來的軍事路線，也就是現在所謂王明博古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周恩來不僅反對、壓制、排擠毛澤東的軍事主張，而且在私人感情上，兩人心病重重，在龔楚「我與紅軍」中有這麼一段的記載：「是日（一九三

智·破·

當侯威在慘案發生後第二日，正在酒巴中喝酒時，麥克阿瑟剛走進來，他立刻命令麥克阿瑟去找卡爾，「跟他談談，看你能夠從他那裏發現到什麼。我正叫人代我檢驗那刼匪所用的槍，同時我會派幾個人去深入調查卡爾這家人的事。」

麥克阿瑟訪問過卡爾後回來對侯威說，這個人頗值得懷疑，侯威可能是對了，對卡爾有追查的必要。麥克阿瑟去找卡爾的時候，一本「先驅——檢驗者報」記者的典型作風，甚少敲門或按門鈴，而是逕自推門而入，他發現卡爾正在愉快地哼着「老友，爲什麼不答我」這首曲的調子，而這卻是在他的妻子遇害後還未足廿四小時！當然，卡爾一見到麥克阿瑟就馬上不再哼那首曲子了。

麥克阿瑟從卡爾口中問不出什麼新的東西，但卡爾所給予他的第一個印象——妻骨未寒卻那麼輕鬆地哼着曲子，使他同意侯威的看法，對這個大戰英雄有查究的必要。

其他的記者也帶回來不利於卡爾的消息。有一名記者從經常光顧那間屠房的顧客口中，知道卡爾不時發出怨言，表示喜愛軍人生活，要重返軍隊任職。另一位與卡爾夫婦相識的婦人對記者說，每當卡爾的妻子談及希望多生兒女，要成爲芝加哥最大的家庭時，卡爾就會皺起眉頭，一臉煩厭表情。

查探卡爾的記者，又發現了卡爾的妻子在遇害前白天的時候，曾往銀行把夫妻共同的存欵戶口所有的存欵——一千五百元，完全提光，而且是十五張一百元面額的鈔票。

到卡爾的妻子下葬那天，侯威特地前去看看卡爾本人。卡爾在墓穴前的椎心泣血表演，使侯威在心中冷笑。

不久之後，侯威所派出的人已查到「刼匪」所用的手槍卻原來是卡爾從他的一個

我走到樓上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正坐在會議廳的枱旁談話……毛澤東笑容滿面走前來和我握手。……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熱情的先開口說：『你健康好嗎？』……這時周恩來已上來，他只向大家點點頭，那副冷酷的面孔，可比較往昔溫和。毛澤東斜眼望他一下，又望望我，好似有點不自然情形。接着項英、彭德懷、朱德、林彪、鄧發均到來。朱德隨即介紹我和彭德懷見面。……林彪很有禮貌的走過來和我握手。……忽聽周恩來叫道：『請大家坐下，開會了。』各人便紛紛入坐，周恩來坐在主席位上，張聞天在左，毛澤東在右，朱德、我、彭德懷連坐在一起，先由周恩來站起來報告：……」可見周恩來的權力之大，遠在上海的總書記陳紹禹能否駁御，頗成問題，「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何況當時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泥菩薩過海！因此，可以說，當時蘇區所執行的軍事路線，實質上就是周恩來路線。

一九三〇年九月卅日，周恩來發表「今天紅軍任務的焦點及其根本問題」，指出「在紅軍發展過程中，所以有紅軍部隊與游擊部隊的存在，由於政治的差別。因爲在農村地區的農民暴動政治意義很弱。……目前紅軍的戰鬬力，遠超過初期小規模游擊戰的範圍，現在的軍事力量已足可進行大規模的內戰。」這是否定了毛澤東以農民爲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以及進行游擊戰的軍事路綫。

一九三一年一月項英依三中全會決議在蘇區成立中央局，周恩來出任書記兼一方面軍政委，撤銷「總前委」，這無異解除毛澤東軍權，並批判毛澤東所提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土改政策是富農路線。雖然周恩來此時仍在上海，然項英所執行命令是來自上海總部，周恩來不能推卸反毛責任。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進攻上海，國軍調江西剿共部隊北上，中共乘機進攻贛州，當時毛澤東主張誘敵深入，而周恩來主張出擊攻堅，因軍權掌在周恩來手裏，結果彭德懷部在攻贛州時被陳誠與羅卓英中央援軍擊潰。其後周恩來再發動一次反攻，把蘇區紅軍分三路：第三軍團渡贛江攻吉安、泰和；第一軍團攻福建漳州、廈門；第五軍團留守中央蘇區。當時毛澤東反對，認爲兵力分散，易招致失敗，應調五軍團協助實力薄弱的一軍團，蘇區則由地方部隊防守。又遭周恩來排斥，結果，一軍團攻漳州失敗。

一九三二年六月，紅軍反第四次圍剿時，周恩來以軍事部長兼紅一方面軍政委（總司令朱德）身份，提出「先發制人」、「積極進攻」戰畧，批判毛澤東「誘敵深入」，「游擊主義」路線。說誘敵深入是被動，守株待兎思想。等待敵人進攻，不及時出擊援助友軍（時紅四及紅二方面軍正遭中央軍圍剿），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且認爲目前紅軍有足夠實力禦敵於國門之外。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反圍剿時，周恩來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已遷入蘇區，總書記秦邦憲，紅軍總司令朱德，參謀長劉伯承）適值十一月閩變，陳銘樞與蔡廷鍇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要中共派兵入閩援助，以抗中央軍的進攻，而周恩來則採「鷸蚌相爭」之策，僅派彭德懷率軍虛以委蛇，閩變迅即被國軍敉平，共產國際追究責任，秦邦憲、周恩來向毛澤東身上一推，說毛澤東主張坐山觀虎鬬，結束毛澤東受黨處分，離開赤都瑞金，直至一九三四年十月才隨軍突圍長征。

對於此事，劉文批評爲：「這時，福建事變發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於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力量……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份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劉文歸咎於左傾機會主義者始而實行冒險主義，陳兵敵區，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後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因而完全處於被動，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紅軍突圍長征，周恩來任中央軍委主席兼紅軍總政委，朱德是紅軍總司令，劉伯承爲總參謀長，李富春爲總政治部主任。而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中說，「長征的開始，由於『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的損失。」

這樣看來，周恩來是集機會主義、冒險主義、逃跑主義、投降主義於一身了。

報壇怪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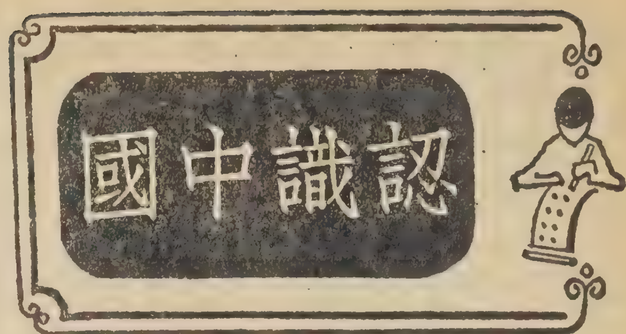
案

魏玉

法，對他說明已查到「兇匪」所用的槍是卡爾從其表兄弟那裏借回來的，「我認爲你計劃謀殺了太太和那個『襤褸的陌生漢』。」侯威列舉他的記者所搜集的證據，使卡爾終於俯首認罪。原來他和露芙結婚之後，不久就覺得並非理想中的那麼美滿，尤其是她終日說的是希望養一大羣兒女，使他討厭之極，結果決定把她殺掉來恢復他的「自由」。他經常在荷爾斯德街和墨狄信街附近留連，終於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一個看來頗爲愚鈍的流浪漢。卡爾提議替他找一份工作，這正在飢寒交迫中的窮漢自然一下子就跌進他的陷阱，聽從他擺佈。

在案發前一日，卡爾吩咐那流浪者等侯他夫婦看完電影回家時跟隨着他們，待回到寓所時讓他的妻子先上樓，卡爾才和他談工作的問題。那流浪漢依照卡爾的話去做，案發那夜，有些鄰居都看見那流浪漢跟在卡爾夫婦後面。等到那流浪漢跟着走進卡爾寓所樓下的大門時，卡爾拔出雙槍，一齊發，流浪漢和他的太太就同時死於槍下。

侯威揭發了卡爾的罪行，使他受法庭審判，但可能是得到陪審員的同情，他謀殺妻子的罪名成立，但只判他廿五年徒刑。侯威大爲不滿，他向州檢察官施壓力，再控卡爾謀殺那流浪漢的罪名。這一次，侯威感到滿意了，卡爾終於被判處死刑。



這一代中國青年的心聲

柳以青

香港大學「現代中國探討」的宗旨態度，上篇已經徵引過了。現在我們要實質上分析他們對「現代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問題」，所提來的「探討」、「意見」和「質疑」了。

開宗明義說中國

很清晰和不含糊地，「現代中國探討」籌委會，先把他們所謂的「現代中國」給了一個「定義」稱：

「現代中國探討的『現代』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那麼『中國』又是指什麼呢？有些同學會認爲『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有一些同學認爲『中國』是『中華民國』的簡稱。我們的看法則是『中國』的廣義包括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離島嶼）的土地和生存於其上的中華民族，以及代表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和一切其他文化。香港和澳門雖已從聯合國『殖民地』的名單除了名，但實際上這兩個地方仍在外國政府管轄下，所以暫不討論。對於中國大陸及台灣，無論一些同學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中國存着兩個截然不同的國號，不同的國旗，不同的憲法，迥異的意識形態及與互相通應的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由此而引起許多法理上的爭論——左的，右的，甚至是『兩個中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看法。但這些並不重要，並不是問題焦點。只要解決問題的本質，自然解決了法理的爭論。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終要統一的，台灣、香港及澳門都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我們不贊成台獨或港獨的觀點。」

從這一段短短的描述中，任何一位讀者都會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中國，雖然是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但是，這年代上的斷限，很是表達了時間上的「現代」而已。實質上，或者更好用他們的意見是「廣義上」，是由三個要素做成的：

一是土地——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離島）；

二是生存在於其上的中華民族。

三是代表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和一切其他文化。

由於「香港和澳門是在外國政府管轄之上，所以暫不討論」。因此，就集中[illegible]管轄的地方——大陸和台灣，討論台灣和大陸，他們聲稱：「無論一些同學主題願望如何，客觀上中國存在着不同的國號，不同的國旗，不同的憲法，迴異的意識形態及與其互相適應的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然而，他們覺得「然此而引起許多法理上的爭論——左的、右的……的看法。但這些並不重要，並不是問題的焦點」，他們要在此去「解決本質的問題」，他們以爲「只要」本質的問題解決了，同時，「自然解決了法理的爭論」。

然而，什麼是「本質的問題」呢？似乎在這一篇的文章中，沒有明確的指出來。

從他們的「廣義」或「實質」義的討論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對準：土地、人民和「代表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和一切其他文化的」。

使我奇怪的是：民族語言，民族文字和其他一切（民族？）文化，究竟該是什麼呢？

這裏，或許我可以給予分析一下。由於他們說：「我們目標是一致的——中國終是要統一的」，那麼，在土地上，「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在中華民族上，生活在這一土地上的人民，當然是主體了。這主體是在「民族」上，不是在「國籍」上，但是，如果他是中華民族，而入了美國、英國、加拿大或什麼其他的國籍的話，這會不會只強調「民族」而不兼顧到他的「國籍」，會不會發生問題？請在這方面想想。就知道這「中華民族」與「國籍」的問題，卻是一個不能不正視，不能忽視的「法理」問題。難道說「法理問題」眞是「次要」嗎？

最主要的是強調了「統一」問題，但是如何統一呢？是否就強調。民族「語言」、民族「文字」以及「其他一切文化」等就能與他們「一致目標」——「統一」拉上關係呢？

這裏，我可以舉出的事實是：同一的語言，與同一的文字，並不必然做成「統一」的國家的。如果再加上「以及其他的文化」的話，那不但不能「統一」，而更會造成「分裂」呢！

「主觀願望」上的「統一目標」，但在所例舉及要探討的「客觀條件」上，是沒有必然的驗證性和必然性的。這方面，我不能不感到失望。爲什麼在這「主題」內討論上，既然淡了土地、人民，爲什麼不討論一下所以可以統一的

權力的安排問題。

當然，這一定是在某方面遇到了些什麼似的。盼望我的這一懷疑，不要做成讀者們的誤會。不過，我大概可以找出了，這一段話，何以不明談「本質問題」的註腳。那便是在「中國現在存在的問題」小節上。

所存在的問題

在這「中國現在存在的問題」裏，最先的兩段，分別敍述了大陸與台灣的問題稱：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國民黨政府逃往台灣直至今天的二十六年，中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對中國從多年戰亂和分裂的局面重新帶到全國統一（台灣除外）的穩定局面，建立了一個較前有效能的政府，基本上解決吃飯問題，從貧弱的基礎上全面建立起工業和一個現代經濟體系；在某些科技及學術上有新的突破，和建立起較爲強固的國防系統，恢復中國國際威信等，都是使人擊節及欣慰的。」

在這裏，他們已經違反了他們所說的：「現代中國」的定義，而以大陸爲「中國」了。特別是提到的「全國統一（台灣除外）」，與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終是要統一的」，自相矛盾地表現出了在「態度」上不「均衡」狀態。

如果再質諸他們是否眞能如同他們所說的：「在認識中國的過程中不可忽略的，更不能純以民族感情或黨派觀點加以分析，否則便成爲『認識中國』運動的重擔，不獨不能推動這個運動，而且使之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我有些惘然，如果上面所說的「中國」是「中共」的筆誤，或許還能證驗一下他們的「客觀性」，但是，「中國」一詞，出現在上面的一段中「兩次」之多。

因此，雖然再後的一段談到台灣：稱：「至於台灣，多爲人忽略，故注意的人較少，但這決非表示台灣不重要。相反，對整個中國來說，台灣是極其重要性的。它有一個與大陸迴異的政體、憲法和國號，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它象徵中國的分裂；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東南亞佔頗高的地位。」可是，給人的印象就有點「現實主義」的「強烈色彩」的表達。同時，也不避免地沾了些「民族情感」。

接下來，他們似乎把大陸與台灣在各方面做了一個比較。都是強調了「問題」與「缺點」的。

對大陸是「五項」，其實，站在一九七五年來說，也只是「四項」而已。關於台灣的也是「四項」。由於不能對等的分析，就自然產生軒輊。不過，從這一分析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類似與迴異的東西。

共同之點是：「二十多年來維持一黨（甚至一人）專政，甚至用上了『萬歲』的字眼。」似乎這點爲海外的中國人頗感到「深刻」的一點。

還有一點者是牽涉到「基本人權」的。在這方面，台灣似乎輕的多，只是「在『戡亂動員法令』下，政府維持高壓統治，甚至侵犯了基本人權」；而在大陸則嚴重得多了。佔兩方面的情形，同時所波及的範圍也深而廣：「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是要配給的。同時沒有選擇職業，自由出入境及其他的基本權利（按，但在措詞上用的輕了，這些權利也者，就是基本人權呀！）」以及「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很多人都因此而喪生或被鎮壓，……這些人大部份都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被罷黜，成爲政治鬪爭的犧牲品（按，這也是違犯基本人權呢！）」

不過，在這一小段中，何以會提出這樣的一段話呢：「而曾是毛澤東的左右手人物如劉少奇、林彪等，都相繼在這政運中被指爲修正主義者，資本家、叛徒、內奸、工賊，反革命兩面派和國民黨特務！」如果不是另有意義，那一定是贅詞了。

對台灣，他們一口咬定是「根本」是在「外國保護下」；而對台灣的經濟，除了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外，還指出「外資比例大」。

而對大陸的經濟，只說了「五九、六〇和六一年發生饑荒，生產倒退」。「饑荒」是「天災」，「生產」的「倒退」那是「自然現象」，不是「缺點」也。

但對大陸上的另一點是有關思想自由的缺點稱：「一種主義（思意識形態」被奉爲眞理，其狂熱已近乎宗教信仰的地方」，在台灣卻是沒有的。

這裏只就「現代中國探討委員會」的「文章」所發表各點來加以敍述和給予分析而已。現在談談我對「這一代海外中國青年的心聲」的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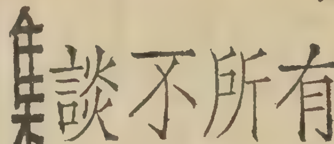
一、他們是想從各方的「政治」影響中，以突破政治的努力來「客觀」地探討中國問題。可是，這方面就不太容易。「主觀的願望」上，我相信他們是眞想「突破」呢！但在他們所寫的文章中的「字裏行間」，仍然看到他們所受政治影響的蛛絲馬跡。

二、也就是由於他們想突破「政治」，以及「政治學」中的各種「權力」，所以他們在討論「現代中國」時，談了土地、人民，其中就缺了「主權」一項，而以「語解、文字以及其文化」等字眼來代替，這方面絕對是走不通的。固然，我們討論問題，可以沒有「政治野心」，或對政治淡然，但在把「政治」做成一個遠離自己的「客觀物」時，仍然不能不觸及「政治學中的權力」問題的。

三、講「政治權力」，必然與「法理」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人們可以不贊同現有的「法理」，但是，如要討論的話，必然該提出另一「法理」來的。否則，我們所有生存在中國土地上的中華民族，憑了什麼可以「統一」呢！

就是談到「統一」的問題，統一的形態有多少種，關心統一問題的海外中國青年們，是否在這一問題上有無考慮、思索過？「統一」那能僅是一個「名詞」呢！又在各種不同形態的「統一」中，其基礎又是什麼呢？青年人有沒有思索過！

對現代中國多多探討吧！那才能漸漸看到「明日中國」「統一」遠景呢！



小祖宗的故事

丁冬

整理書架時，翻出許多本小册子，全是用鷄皮紙蒙了書面的。其中一本是已故左舜生先生的「萬竹樓隨筆」。此書購置已有二十年。當日習慣是，凡買來的新書，不論大小厚薄，一概用紙蒙書皮，視如珍寶。那本隨筆早已絕版，後由作者擴充內容，於民五十九年（左氏在五十八年逝世）改由傳記文學社重印，取名「文藝史話及批評」，共二集。

我就是這樣孤陋寡聞，憑那本隨筆才知道左氏其人。記憶中似由該書中讀過一則有趣的小品。今重翻是書，卻不見載，究竟是記憶有誤，或出自左生先另一本書，暫不可知。姑勿論如何，趁今日無事，搦管追述該小品如下，希望博聞讀者或有以教正。

話說有數朋友相聚共話，其中一人多痰，咳唾滿地，旁若無人。某甲不能忍，思有以挖苦之，乃藉故講說以下一故事：

「有不相識的男女二人，到旅館投宿。館主人說，只餘空房一間可出賃。渠二人均屬講究道德，言行不苟之輩，對此大感爲難。是時天色已晚，無法趕路，只好商量變通辦法。那男的說，孤男寡女共處一室，本屬不該，但目前只好行權。其實只要我們二人內心清白，人言不足畏也。於是二人願意共賃一房。但房中只設一床，他倆又再商議。那女的說，以目前形勢，萬無退出之理。況且同房既屬無礙，只求心清理正，即同榻亦有何不可。他人誹議，不足畏也。於是二人欣然同榻歇息。夜半，彼此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那女的問故，男的力言無他，只恨小祖宗不安份耳。女的表示願意安撫那小祖宗。至是，男的在上掀動不休，女又問曰：那小祖宗何以不安份如故？男的氣咻咻答道：『只差一口痰未吐出耳！』……」

故事說到這裏，眾人已笑不可抑。某甲乃疾然轉向那吐痰的朋友，厲聲問：「你的一口痰何時吐出？」其言甫出，舉座轟然，一齊絕倒。

日前與朋友們擺龍門陣，彼等競相爭說故事，偶爾亦提及「小祖宗」者，一併記述如下：

某人由僱傭轉營商業，新近有所成，躊躇滿志，乃盛談飲食，考究服飾，以此誇耀於友儕，人稱之爲小暴發。一天，小暴發訪友於一商行，不意中偶聞甲乙二人講論服裝。甲讚乙新衣稱體，乙自謙曰：「老實話，衣料只屬普通，但縫工不比尋常！裁縫師於度身時竟然問及那小祖宗靠左還是靠右。他問得突然，我一時沒防備，頗覺難爲情。據渠說，西褲是否眞的貼體，與此有絕大關係，[illegible]，該時重逢[illegible]於某洋服店，洋服店在某街某號也。」小暴發在旁聽罷，不動聲色，記在心中，第二天按址親訪那洋服店，聲言要定做貼體西服。於度身時，小暴發口講手劃，宛如專家，後見那裁縫師一派木然，只得頻頻以手示意，說他小祖宗一晌是左靠的。至是，那裁縫師不能忍，反問曰：「靠左靠右有何相干？你是否要在左邊添做一口袋？」過了多天，小暴發特地再到那商行，與眾人談及當日受虧待的經歷，侃侃而言，若有餘憾。眾人聽罷，初則不會其意，繼則轟然大笑。唯甲乙二人相視莞爾，與眾異趣。

友人們故事說舊，堅要我也貢獻一個。我說，故事只會聽或只會寫，偏不會說。不過剛才那裁縫師一句「靠左靠右有何相干」，使我想起一件小事。諸位如願意作故事聽，便是我的榮耀。

有一位紳士學者某，近數月來在一月刊中本着爲富人數青蚨的認眞和懇切，校閱一個外國人的紅樓夢繙譯，又讚又彈，頭頭是道似的。使人覺得，原來研究繙譯果有如許用途，不勝仰慕欽佩之至。在最近的一篇力作送出後，他發現其中有一筆誤，把「耽於逸樂」的「耽」字寫作「躭」，連忙去信雜誌編輯，要求改正。那編輯卻忘記照改，只好把原信刊出作爲交待。這倒也罷了。那紳上學者信中竟說：「躭字無此字」。倘若我的猜測沒有錯，他要表達的意思是：「躭字不是字」。

這一來確把我這個忠誠讀者差點嚇昏了，於唯唯受教之餘，口中仍不免暗地咕嚕。乃抽空檢視康熙字典，於身部躭字下，引「玉篇」：「俗耽字」。又查「廣韻」，於覃韻部：「耽俗作躭。」又：「耽、樂也。詩曰無與士耽。或作躭。」是知，玉篇與廣韻皆以「躭」爲「耽」之俗體。

按許氏說文：耽，耳大垂也。玉篇復訓耽爲樂，廣韻仍之。如專以耽訓樂，則耽躭並行，蓋極普遍。查台灣「正中形音義綜合大辭典」身部躭字下，引陸游詩晚泊松滋渡口：「生涯落魄惟躭酒，客路蒼茫自詠詩。」又引嵇康答難養生論：「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躭，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邪？」該辭典分別於躭、耽字下，集引前人碑帖示例。衡方碑中有「躭」字，史晨後碑中有「耽」字。按該二碑皆爲漢物，故知漢時，躭爲耽字並行。該辭典又刋趙孟頫行書「躭」字，及草書「耽」字。此又可證一人同時寫正俗體。故以躭作耽，或躭耽相混，事屬尋常，於此堅持去取，大可不必！

至於說，躭字不見於許書，吾固堅守樊籬，非說文中字不用者。此則屬於個人寫字作文的自由，旁人不便置喙，但若因此認定「躭字無此字」，而斤斤於求更正，毋乃過於泥古與矯飾，其欲予人「眾醉獨醒」之印象乎？其實那紳士學者寫文章用正字的決心，亦不夠澈底。試觀其大文末段，即有「煞風景」一辭。按煞乃殺之俗體（據康熙字典引廣韻），且煞字亦爲許書所無也。正是

左傍右靠原無礙
躭俗耽眞豈有殊

評「平步青雲」與「螞蟻智破科學堡」

林巽

本期兩部國片「陳夢吉計破脂粉戰」、「蠱惑佬尋春」都是粵片時代材料大翻炒作品，比今日青年觀眾想象還低級，不談也罷。至於西片值得放在本欄談的，倒是兩齣最不賣座電影；一是由占士白萊傑士導演的「平步青雲」，一是蘇爾巴新導演的「螞蟻智破科學堡」。前者是寫實文藝片，後者是純粹寫意電影，有如印象派畫。當然那也不算是合格的印象派畫。因爲編導表現的絕望氣息太濃厚。

「平步青雲」電影背境，寫的是美國今日最高學府之一哈佛大學法學系一年級，這個法學系，出過幾位才智特出的總統，這個才智特出的金士菲老教授，也因成爲總統教授而名重一時，據說讀法學的學生，必須經過金士菲的第一年級一關及格，才被認爲當律師潛質的學生。「平」電影通過金士飛的嚴勵教授方式，他時時提出法律觀點上的難題來迫學生分析，使每一個學生必須搜查很多參考資料才能應付。電影有一條副線，寫一位高材生夏德，邂逅一名女子，深深相愛，愛情生活使他分心，但他又不甘落後，夜夜睡眠不足，幾乎弄到神經衰弱，後來又知道那個女子竟是金比菲教授的女兒，使他非常尷尬。這段愛情橋段，本來是庸俗的，但編導利用它來作爲高材生夏德的精神壓力因素之一，看來也是必要的。

「平」片彷彿是全班讀法科的學生與金比菲教授作戰，學生分成小組，使每個人負責搜集一部份資料寫成筆記，然後大家交換。有些學生，被繁重的功課迫到精神分裂，幾乎鬧自殺。電影中段，因爲通過二名高材生夏德與福特到圖書館資料室搜查閱讀金士菲教授在讀大學一年級時的筆記，覺得金教授那時並不如何了不起，夏德有一次在課室與金教授衝突，一時衝動罵了金教授，立即離開課室，被金教授叫回來，若無其事的叫他坐下聽課，從此之後，夏德更崇拜金教授，拼命做功課，學期完畢，他也成爲學分最高的學生。

電影雖然將夏德的拚命做功課及拚命拍拖相輔併進，但戲劇效果仍是弱的，不過它有一個不尋常的含意，那就是一個嚴勵的教授，對學生大施壓力，可能使學生因吃不消而反感，但後來能贏得學生終生感激的卻是這一類教授，因爲他實在是迫使學生進步。導演占士白萊傑士在「平」片最大缺點是將電影中的大學生處理得過於呆板，可有如修院的修士，其次是全部情節集中在夏德一人身上，因爲電影是羣戲，只集中在一人身上，使其餘的人都成爲培襯者，全片格調看來便不十分調和。飾演金比菲教授的尊侯士曼，演得很有氣派，將一個表面嚴酷，內心溫柔的老學者角色，掌握得相當有深度。

因此「平步青雲」無疑是一部意識很健康的電影。蘇爾巴斯導演的「螞蟻智破科學堡」可說是一部匪夷所思的幻想故事，電影中的螞蟻只是電影藝術匠人誇張出來的幻想生物而不是眞正的螞蟻，因爲螞蟻是除了人類之外生物界中的集體主義者，藝術匠人便利螞蟻來構思這一個故事。

從生態學觀點說：生物世界，有其自然的平衡，某一種生物繁殖過臆時，又有另一種尅制該生物的生物出現，譬如螞蟻過臆時，就有吃螞蟻的生物出現。「螞」片電影開始，寫美國沙漠地區阿利桑那州忽然出現生態學失調的現象，吃螞蟻的動物消失了，平日勢不兩立的黑螞蟻與黃螞蟻也和平相處起來，同時整個地方螞蟻爲患，居民紛紛離開該區，科學家哈布士與數學家助手斯高奉命在螞蟻爲禍最烈的地區建立起一座科學堡壘，研究螞蟻，他們後來發現一家農民留下來，決心與螞蟻作戰，但終於被螞蟻殺死，剩下一個女兒金杜拉被救到科學堡去。電影發展到這裏，進入象徵境界，它寫螞蟻內部很團結，那些螞蟻是懂得爬入科學堡裏，破壞機器與咬斷電線的，然後是哈布士與斯高鬧分裂，斯高主張研究螞蟻語言，他通過錄音，用來與螞蟻行爲對照，並試行與螞蟻聯絡，哈布士卻研究殺滅螞蟻的方法，因爲科學家不如螞蟻團結，結果便爲螞蟻消滅。

電影中寫螞蟻爲了培養抗毒方法，牠們等到由科學堡放射出毒死螞蟻的黃色液體凝固之後，螞蟻將一塊有毒的黃色物質運到巢裏，一個死了，又有另一個接着運凝固毒物給蟻巢中的雌蟻與雄蟻吃，是使下一代產生出來有天然抗毒作用，又寫螞蟻通過訊號與斯高連絡，要求交出那家農人唯一生存的金杜拉給他們等等都屬於天方夜談之類，但電影有一個含意便是集體主義利用團結力量將分裂的自由主義者吃掉，作爲一種警惕。

整齣電影只出現五個人，不久死了二人，只存三人，三個人卻又是各自爲政，目的是在比重上使螞蟻的力量大過人，劇情冷冷清清，作爲娛樂性電影看，當然失望的，作爲思想性電影看，它有一定作用。由此可以看見，在今日外國電影工作者中，仍有不少是有藝術抱負的。對於這類匠人，是值得尊敬的。電影中的螞蟻並不是眞實的螞蟻，只是導演的工具，那只是用特技拍攝與巧妙的鏡頭組織技巧拍出來的。電影最後寫哈布爲螞蟻吃掉，斯高最後救回金杜拉，象徵妥協者能得到苟安，結局是灰暗與悲觀的。於是「螞」片與上面的「平步青雲」一樣，可說是有好題材而糟撻了好題材的電影，然此看來藝術匠人只憑抱負是不夠的，有了抱負之後，仍得有優秀的藝術技巧配合才行。



文學作品與時代特徵

霍雲霄

有一個正在大專就讀的青年問我，要是想寫一部反映此時此地人們最典型心態的小說，那小說的主人翁應該是怎麼樣的人？在剎那間我浮現起一個典型人物，敏感、不信任別人，自信心也很脆弱，只有完全孤立時刻才獲到安全感，因而自己的生活圈越來越狹窄。

我又想起另一種典型，僥倖心理高於持守到底的心理，利益觀念高於良知觀念，但儘管如何努力奮鬪，其成就仍然是微乎其微。

還有一種典型是害怕失敗、怕老，自己表面上對別人表示滿懷信心，但內心常常感到沒有什麼可憑藉的。

上面的三種人內心的困擾，彷彿是存在主義思想設定下的三種類型的人，每一個人都在一種現代感的氣氛下經過長期折磨使個人氣質變形出來的人物。其實那種折磨並不是任何人的不幸，而是多數人之間互相折磨的結果。

人們由於職業生活不穩定，於是便寄望於僥倖成功，因而者專風氣出現對自己沒有信心。因為人與人之間除了互相信任之外，自己的情感圈子便沒法推廣，自己因此只被迫生活在自我當中。

要是今日作家，完全用上面的三種典型構思一個故事，那故事必然充滿時代氣息的，但這類故事只能編織現代人們內心的困境。它只是一幅存在主義加上絕望主義的藍圖。讀者讀了它，可有如同身受的感受，因為那種痛苦經驗，是不少人曾經體驗過的。可是一部反映現實的作品，要是它所反應的只是一種困境，那麼小說本身的內涵，至少應給如同身受者帶來一種新的覺悟，最好的方法，是找尋到一種能從困境中擺脫出來的成功者，選為小說的模特兒，好能給陷在困擾中擺不脫的人提供新的希望。

我們不幸生存在這一個特殊的時代，我們沒法選擇別的時代，因此除了面對它，認眞用心去突破它之外，別無更好的方法。突不破困境便只有絕望。

在這時代的人，依靠虛偽生存是浪費生命的方式，不論是主動虛偽或被動虛偽，都是為自身悲劇播種的行為。

古典戲劇故事重視大團圓結局，要是大團圓結局的情節只由於奇蹟出現，那是無意義的；但大團圓是由於意志的勝利，或者是由痛苦經驗帶來新的覺悟，那應該是一種被肯定的方式。

因為人不論遭遇如何慘苦，即使還有最後一口氣，他都應該是希望的動物而不應該是絕望的動物。雖然偉大的作品所包含的希望，並不一定是自己的勝利，自己的苦盡甘來，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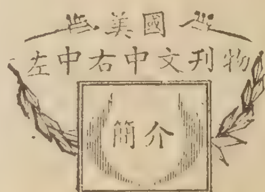
聯合雜誌

(Cinited Quarterly)

余秋人

季刊，八開打字印刷。每期出六十餘頁，售價五角。

此刊原屬愛國學生所有，現對國共皆有批評。第五卷第三期「留美見聞錄」欄「掛羊頭賣狗肉」一文稱：「馬克思是因為看了工人被虐待，心中不平而著書立說成為共產黨的『開山祖師』。但是他的徒子徒孫們掛羊頭賣狗肉的不少。在華埠的一位梅『僑領』是擁護中共最力的人士之一，口號叫得十分響，但是他所經營的印刷廠卻『壓榨人民的血汗』。同期「國家建設研究會」一文對若干出席國建會之旅美學人譏稱：「譬如某聞人在幾次場合中對蔣經國個人的歌功頌德，可謂到了『聲淚俱下』的地步，其唱做工夫之佳，誠足以讓一隻獅子得心臟痲痺。另外有人在分組討論時對某部長不稱其官銜而一味『×伯伯』長『×伯伯』短的，雖然喊得親熱，旁聽者莫不雞皮悚然」。



該刊內容除評論國事外並有散文，且常舉國事問題討論者，其專文常為左右派轉載，頗受重視。

承先啟後

寒梅

揚威山海關外的二〇七師，軍譽遠播，東北九省的知識青年，紛紛請纓加入，以佩帶青年軍的「雄獅」臂章引為無上的光榮，以加入剿共建國的職志。並推出地方父老，晉見羅友倫師長，懇求成全東北青年從軍報國的志願。

羅友倫將軍是一位文武雙全的將領，高瞻遠矚，知道剿共戰爭任重道遠，為充實戰力，向最高當局請示，蔣公總統欣然同意，先成立一個獨立營，接着又擴充一個青年軍第二師，以第一期同學為骨幹，使得「雄獅」部隊的陣容更堅強、更壯大。

第一期同學復員時，一部份同學回籍升學復職，大部份志願留在東北青年中學，青年建設公司，還有兩家輿論前鋒的報社，一起復員的青年軍同學，包括了二〇七師、新一軍、新六軍、傘兵部隊、戰車部隊的同學。在政府的輔導下，帶着蔣委員長頒發一份「適任少尉」證書的榮譽，佩起一枚青年軍的復員紀念章，綻開勝利的笑容，邁向各個不同的戰鬬崗位！

在山海關內八個青年軍的兄弟師與及獨立團，直屬部隊的同學，是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日復員，山海關外的青年軍同學，以剿共任務的需要，自動向蔣委員長請求延長留營的時間。因此，在東北辦理復員工作的時候，已是嚴寒的冬天了。

這個冬天的氣候特別寒冷，剿共

是從…別人獲得暫時生存利益的…思而來的。因此它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敏感與互不信任，不信任別人的含義在一個時期可以解釋成為保護自己，但過份保衛自己同時也可以解釋成

…的…表性的人物…的成敗，對人生是有啓示性的，它並不是某一個人物的傳奇故事，如果它只是某一個時代的傳奇故事，那便成為流行小說了。

職業訓練班，大學先修班，青年中學與及青年建設公司，親愛社，使青年軍同學能為建國大業的共同目標，永遠戰鬥在一起。

在東北，設有大學先修班，長春

九省的同胞，受盡了日本軍閥十三年統治的悲痛，剛剛投回祖國的懷抱，又遭遇一場殘酷的紅禍浩刼。到處炮火連天，又是血腥遍野，許多復員的青年軍同學，又重披征袍！



從「九一八」談到日本民族性

今日我海內外同胞的苦難，應溯源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的侵畧我東北。時間距今不過四十四年，但中國人好像已經把它忘得一乾二淨，沒那麼一回事一樣。本港除少數報章偶見提及外，一般國人都閉口不談此事，為何人之健忘乃爾！不知是誤解「不念舊惡」？抑是我國人太無志氣，缺乏愛國情操。

反觀日本人如何？他們不僅對近時美國人向廣島、長崎投原子彈事件，人人懷恨在心（我曾見一日婦在北美某集會場合聲淚俱下地大聲抨擊），就是遠在四百多年前，蒙古征日本事件，至今他們卻仍教育子女說什麼「支那人如何殘殺日本人。」

元軍征日三次，登陸地點即在北九州，從福岡博多灣上岸，蒙古人殘暴，上岸後因日守軍抵抗，遂互相殺斫，自然殺死不少日本人。這可說是日本的「九一八」。但今我東北並未留下一點國恥紀念遺跡。日本不然，多年前我親見博多灣畔靠西公園山麓下仍留有幾十「元寇堡壘」石碑。不僅如此，在福岡市區，還建立一「元寇史館」。內中掛有元軍征日大油畫史圖。該史圖，先從馬可孛羅向忽必烈大汗建議征日起，直至登陸北九州上一切詳情。我參觀時，適有一日婦偕子女也在場，聽日婦說：「……這是支那人殘殺日本人的故事」。

該史館因建築草率用木板所建，不久一場大風把它吹倒，我很覺開心，孰知過些日子再看時，卻又重新建起一新史館了。

日本執政者一向教育其下一代侵畧中國，方法頗多，一是說中國物產如何豐富，土地廣曠，一是盡量輕視中國如何腐敗，容易征服，一是以元軍代表永遠的中國，謂元軍征日即中國侵畧日本；一是教導日本人，男子應以生命報國，以戰死為榮；婦女應以貞操報國，只要與國家有益，犧牲貞操是值得的。

我在東京曾數次親聽日本總理大臣如此廣播。這足證日本之向外侵由來已久，自維新，取消不平條約後就已定下向外侵畧國策了。

亞洲大小國家很多，何以日本獨成為強國？這不能不明瞭其民族性。日本民族是很複雜的，日本原始民族，一是北方來的蝦夷人（今居北海道人數僅萬餘人）及通古斯人（我東北的東胡人），一是南方來的南洋人，包括玻利尼西亞、印度尼西亞、馬來亞人。至後世入日本的外族，以我華人為最多，據「長畸志」載，有山東、江西、安徽、江浙與閩粵人。依時代說，一為秦時徐福之帶三千童男女，一為明末朱舜水領導入日本的江南人，最近一次，即為避共禍的各省民國人。另外還有十四世紀後的歐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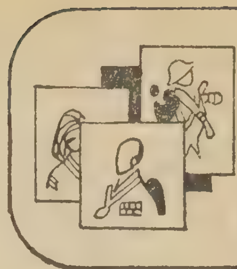
據人種學家說，「民族血統愈複雜愈好」，所有以上的人長久混血後，即變成今日日本人。

因日本民族如此複雜，所以其民族性也就特別異樣。專就其特徵說，㊀是自大狂，自稱「天孫之子」，祖先為天照大神，「從天降到人間」，皇帝稱「天皇」、「萬世一系」，當然皆是胡扯。㊁幻想征服世界，一五八七年（明代）軍閥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即嘗有渡海「征服中華、天竺，遷都於唐都（指明都北京），以迎鳳輦」之野心。其後又有書生佐藤信淵（一七六九——一八五〇）著「海防策」、「混同秘策」，一則計劃佔領堪察加，畧取鄂庫次克，以進攻俄羅斯；一則即企圖吐併中華，進而侵畧西域、暹羅、印度，以「臣服萬邦」。明治維新後，又有「征韓伐清」怪論，且公然提出商議。太平洋戰起，什麼「八紘一宇」、「大東亞新秩序」。號也無非一貫欲征服世界的老調。㊂性格偏激，幕府時代的「武士道」，今日的自殺隊、「赤軍」即其明證，武士道的剖腹自殺，一方表示效忠，一方也表示英雄氣概，但赤軍之刼機殺人質，就太卑鄙了。

一般說來，日本人給世界的印象，本來壞到極點，但如久與日本人相處，就可了解其中卻也有不少善良之士，例如民國成立前，國父一般日本朋友，幫助中山先生致力革命。九一八、七七事件後，帝大教授橫田喜三郎、今中次磨（二人皆國際知名學者），前者在東大講演，力斥日本蓄意侵畧中國，製造柳條溝事件做藉口。後者於報章發表論說，力斥蘆溝橋事件正與柳條溝事件相同，是由日本一方造成，日本應速撤兵雙方講和。

結果兩教授皆被軍部逮捕下獄，直至日本投降，始被釋放，乃復原職。以上足皆值得欽敬的日本名人。

•向晚•



史可法與晚明朝政

胡養之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兩次被外族所統治：一次是大宋被滅於蒙元，一次則是大明亡於滿清。如果再加上二十年前，俄毛魔掌竊據大陸，則算是第三度了。當宋朝覆滅的時候，便出了一個大忠臣文天祥；在明朝滅亡的時候，也出了一個大忠臣史可法；尤其是大陸被俄毛竊據以來，先後被害的民族忠貞之士，更不知凡幾！這些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雖出生於不同的時代，可是他們所遭遇的同為一個被外族或漢奸所侵凌，山河破碎的環境。

特別是文天祥、史可法兩烈士，為民族犧牲，最後從容就義的偉大精神，在當時他們雖沒有挽狂瀾於既倒，但他們遺留下來的磅礴正氣，偉大的人格，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蹟，更博得千秋後世人人的崇敬景仰，卻是並無二致的。這裏要記述的為明末忠臣史可法。

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河北大興縣人（也有人以為他是河南開封府人，其實那是錯誤的，據說開封的祥符地方是他的寄籍），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一六〇二）。他的祖父史應元，曾經做過貴州黃平的知州，官聲極佳，是一個清白的好官，頗得當地百姓的敬重；道鄰的父親史從質，究竟生前做過什麼事？現在卻已無從查考了。

道鄰在幼年的時候，讀書勤力，對父母也很孝順。少年時曾發生這樣一段故事：某年，他從寄居的河南祥符回到原籍河北大興縣去應童子試。由於家道並不富裕，為了經濟及清靜起見，道鄰在途中寄居在一所古廟裏。那時的京畿督學為左光斗，一天動了遊興，帶了好幾個從人去到郊外觀賞雪景，無意中也走到史可法借居的古廟中。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來時，史可法讀書已疲倦，正伏在案上假寐，桌上放着一篇他剛才寫好的文章，光斗順手拿來看了一遍，覺得這位少年的文才卓越，大為讚賞；又見他衣服單薄，立即把自己的一件皮衣脫下輕輕地披覆於道鄰的身上就走了。

不久後，光斗已做了主考，史道鄰去應試時，又被左氏認識了出來。光斗召見道鄰，見他的相貌端正，精神充沛，文章又顯示出才氣橫溢，因此對他頗為賞識。就在史可法的試卷上批了他第一名；並且將道鄰帶回家去，拜見他的夫人。光斗對他的夫人說：「咱們的幾個兒子，才智都很平常，可說沒有比較出色的，顯然不足以成就其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而將來能夠繼承我的志願者，那恐怕只有史可法這位青年了！」

在那時候，明朝的朝政，已被宦官魏忠賢等一般奸黨所把持着。曾經擔任過吏部文選郎顧憲成（明無錫人，字叔時，別號涇陽，萬曆進士，累官吏部郎中。其人姿性絕倫，幼即治程、朱之學；既廢，乃與高攀龍等講學於東林書院）等，一般有正義感的人士，看不慣那般宦官權臣們的倒行逆施，便在無錫的東林書院裏，於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評論人物，久而久之，逐漸得到當時名流學者的附和，即使在朝執政的人，也有不少跟他們遙相呼應的，因而漸成社黨。他們的言論，頗有左右輿論的潛力，當時被稱為「黨議」，名之為「東林黨」。

當東林黨興起的時候，朝廷中的大臣們亦已黨派分立，以排斥異己為能事，有所謂齊、楚、浙、宣、崑等五黨。齊黨以元討教（山東人）為首領，楚黨以宮應震（湖北人）為首領，浙黨以姚宗文（浙江人「為首領，宣黨則以湯賓允（宣城人）為首領，崑黨便以顧天俊（崑山人）為首領。這五個黨是在朝的政黨，平時候雖各招朋徒，干預時政，可是他們都以在野的東林黨為公敵，於是，政治上分為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兩大派，而在明神宗和以後的光宗、熹宗三朝間，恰好有所謂「三大案」發生，遂成為兩派互相攻擊的目標，黨爭乃愈演愈烈。

所謂三大案，即指「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而言。其實，這三案都是宮廷世故，用不着大驚小怪，但卻已演變成黨爭的資料。這三案的大致經過情形是這樣：㈠挺擊案：神宗本有長子名叫常洛，但神宗因寵鄭貴妃之故，本欲立鄭貴妃子常洵為太子，後因朝臣們的反對，才立常洛為太子。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夏天，有一名叫張差的蘇州男子，持着木棍撞入太子所居的慈愛宮，擊傷守門內侍，直至前殿簷下，始為守衛者所拘獲。張差的供詞說是為鄭貴妃宮內太監所指使，於是輿論大譁，東林黨人主張嚴究，非東林黨人則說張差是瘋癲，結果鄭貴妃得以無事。㈡紅丸案：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七月，神宗駕崩，太子常洛嗣位，是為光宗。他即位不到一月，便患了重病，閣臣方從哲以鴻臚寺丞李可灼有仙藥，向光宗推荐，於是李可灼進以紅丸，光宗服後稍愈，又命進一丸，不料翌晨光宗便死了。東林黨人主張嚴辦，非東林黨人則反對，互相辯論，爭論不已，這就是所謂「紅丸案」的眞相。

㈢移宮案：正當紅丸案議論紛紜之際，移宮案又隨之而起。原來光宗生時，曾寵愛選侍李氏，即位後欲立為皇后，後因大臣力爭，才未成為事實。光宗死後，李選侍欲專大權，留居乾清宮，謀挾皇長子以自重。當時皇長子由校已繼位，是為熹宗。這時朝中大臣恐懼國家大權，從此旁落於婦人手中，於是御史左光斗，給事中楊漣等，以李選侍既非光宗嫡母，又非生母，不應留居乾清宮，上疏主張李選侍移宮以正名份。其時東林黨人士主張移宮（左、楊二

人都被視爲東林黨），非東林黨人則反對，結果非東林黨人失敗，李選侍終於被移至歲鸞宮。

熹宗即位時，還是一個十六歲的中童，既缺乏學識經驗，又復荒怠成性，不肯留心政務。他身爲天子，卻歡喜從事斧鋸椎鑿髹漆等木工之事，而把一切國家大政，委之於宦官魏忠賢與乳母客氏。按魏忠賢本是河間（河北河間）一名無賴，目不識丁，好酒嗜賭，後因賭敗，憤而自閹入宮。其後與熹宗乳母客氏相識，故至熹宗即位後，魏忠賢與客氏都得寵幸，客氏被封爲奉聖夫人，魏忠賢則被任命爲提督東廠。於是魏忠賢便開始引用羣小以爲爪牙。他首先消滅了宮中持正敢言的人，繼而又引熹宗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以後更獲得熹宗的特許，在宮中練兵，號稱「內操」，士兵足有一萬多人，作爲他私人武力。

可惜熹宗性極愚怠，不知魏閹的野心，日事遊樂，置朝政於不顧，事無大小，都交由魏處理，因而他更加妄作威福。這時黨爭既起，非東林黨人多依附魏忠賢，欲藉其潛勢力以排除東林黨，以是魏閹更爲專恣無忌，唯所欲爲。左副都御史楊漣賦性剛直，嫉惡如仇，看不慣魏的跋扈，於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六月，首先疏劾魏忠賢，列舉的罪名有二十四大項，其中最重要的幾項錄之如下：㈠侵害內閣「票擬」聖旨的權，常常用所謂「內批」或「轉奉」來代替。㈡破壞大學士及其他大臣的「廷推」制度；擠走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禮部尚書孫慎行、刑部尚書王紀、工部尚書鍾羽正、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十三人。㈢害死司禮秉筆太監王安，以私怨矯旨殺死光宗選侍趙氏，又矯旨勒令自盡有孕在身之張裕妃，而張皇后有姙，也敢陰謀墮胎。㈣濫襲恩蔭，使其乳臭未乾侄兒魏良卿、魏良弼、外甥傅應星均任大官。㈤容許奸細宗功混進京師，住在魏之宿舍；並創立內操，出入警蹕，走馬御前。

但此疏上後，熹宗不僅未加追究，反而嚴旨斥責楊漣。因之廷臣動了公憤，相繼上疏痛論魏忠賢不法的共有七十多人，熹宗一概置之不理。四個月後，楊漣受到削籍爲民的處分，天啓五年七月被逮捕下獄，而同時被捕下獄的尚有左光斗等五人。他們的共同罪名是！曾接受邊將熊廷弼的賄賂。在獄中被非法考打，血肉狼籍！史可法得到這一消息後，寢食難安！乃買通獄卒，才見到左光一面。那時光斗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血肉模糊，全身沒有一塊好肉，連腳及腿上的筋骨也被拷斷了。史可法見到這種暗無天日的殘酷情形，心痛如割，忍不住跪在左光斗面前，泣不成聲！

左光斗聽到哭聲後，勉強睜開眼睛，一看是史可法，則厲聲地斥責他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這條命已經沒有希望了，你還進來幹嗎？魏忠賢的黨羽特多，爪牙遍佈，只要是我的門生故舊，他都要一網打盡的！國家的事情已弄到這步田地，你還輕身不顧大義，今後國家的事情靠誰來支持呢？你再不趕快出去，不須奸人陷害，我也要動手殺你了！」光斗說着，雙手摸着放在地上的刑具，裝出投擲的樣子，史可法嚇得要命，再也不敢出聲，趕快悄悄地退了出來。

光斗入獄後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即遭魏忠賢的爪牙活活打死！但他這種以國家爲重，大義凜然，不屈不撓的精神，卻深深地感動了史可法，教育了史可法，使這位青年後來的處事待人，可說都是以左光斗作榜樣，而終於成爲偉大的民族英雄。他在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成進士，那年是史可法的二十七歲，被分發到西安府去做推官，由於他辦事忠誠無私，地位也不斷提高。到了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史可法已從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住爲右參議，分守池州（依安徽貴池縣）、太平（今安徽當塗縣）。那時，明朝的內政，雖因思宗皇帝的即位，誅殺了魏忠賢，似稍見緩和，可是明朝的元氣經過魏忠賢五六年的專權禍國，已經使到民生凋敝，怨聲載道，各地的叛亂事件接踵而起，其在如許眾多的匪禍中，又以李自成和張獻忠爲著。

崇禎八年秋，史可法得到總督侍郎盧象昇的知遇，以右僉都御史的名義，統領江北的軍隊，首先在潛山，大敗賊兵；繼之，與賊眾浴血搏鬪於安徽、河南一帶達四年之久，立下了一些戰功，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升任爲南京兵部尚書，那年是他的四十二歲。崇禎十七年正月，流寇李自成自陝西東進，攻下了太原，繼而又攻下了寧武關（在山西寧武縣），連陷大同，宣府及居庸關。沿途的守將只有寧武關守將周遇吉戰死，其餘都望風投降了流寇。同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便到了京師城下，守京城的軍隊不戰而潰；十八日便進入了京師外城；十九日因太監曹化淳的背叛，打開宮城讓流寇進入，於是京城便陷入李自成的手裏，思宗上吊自殺於宮後的炭山。歷史上的明朝，便結束在這一年；而這一年同時也是歷史上清朝的開端。原來當李自成進逼京師時，明思宗曾詔令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率兵入援。吳三桂奉詔率兵行至豐潤（今河北豐潤縣）時，京師已告失陷，於是他在中途停留觀望。李自成捉到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命吳襄寫信招降吳三桂；三桂接到父親的信，知道他父親已投降李自成，明朝的天下也完蛋了！本有投降的意見。既而聽說他的愛妾陳圓圓，已被李自成的部屬大將劉宗敏搶去，於是他：「痛哭三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

思宗死後，皇太子永王的下落不明，而國家又不能沒有一個領導人，因此，這時南京方面的大臣們，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要立一個新皇帝，來繼續領導國家，以安定天下的人心。當時福王然崧和潞王常芳，都從北京逃到了南京，他們二人都是被扶立做新王的對象。福王是神宗皇帝的重孫；潞王則是神宗的侄兒。照明朝的傳統和皇帝繼立的規序說，福王比較親；但倘若以才德來講，則潞王比較賢明。因而在議立新王的時候，就發生了立親與立賢的爭論。

史可法當時也同意張慎言等的主張，擁立有才德的潞王。因爲他們認爲福王庸碌無能，貪淫女色，酗酒無度，不孝父母，虐待下屬，不肯讀書，橫暴擅權，沒有資格承繼皇位，如果他做了皇帝，將會使國家加速滅亡；而潞王則不然，他賢明能幹，如果由他來繼承皇位，國家便有復興的可能。可是另一批人如當任體陽總督馬士英，魏忠賢的舊黨徒阮大成等卻不同了。他們希圖擁立福王的用意是，覺得福王然崧這人昏庸無能，在此國家情況動盪不安的時期，擁立了福王，他們便可以混水摸魚，進一步地操縱政權。所以他們堅持依照明朝的傳統，擁立福王而反對史可法等。



火種

〔五十〕

林學政

「好吧，你下午和晚上在八號教室裏好好寫檢查，明天向同學交代，你必須了解，只有這樣做，對你才有好處！」

接着，林宇民也被叫進曾鳴的辦公室。

「你跟關振宗很好，他的問題很嚴重，他有許多事情，你應該都知道，明天我們要開會批判他的反動言行，希望你能大膽地站出來檢舉揭發，你有沒有受他的壞影響，完全看你對黨的忠誠態度。」

「我確實跟關振宗比較接近，也比較了解他。但是我看不出，也想不出他有什麼反動言行；書記同志，我沒有什麼可以檢舉揭發的，他這次參加鳴放運動，我知道完全是因爲他對官僚主義現象的不滿，動機上根本沒有惡念。我們在一起，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他有他自己的看法，談不上影響的問題。」

曾鳴深深的打量着他，笑了一下，顯得更爲關切的說：

「你再考慮一下，不要這樣快就關門。關振宗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與黨、與人民爲敵，我們找你來，要你檢舉揭發他，是爲你好。如果你包庇他，對他和對你本人都沒有好處，既然你們是好朋友，更應該檢舉揭發他，幫助他認識自己的錯誤；要是你站在跟他同一立場上，你們的前途是相當危險的，你應當了解這一點。」

「我知道，我當然希望自己有好的前途，同時，我絕對信任黨，黨憑政策辦事，好人壞人一定分得十分清楚。」

「這還用你說，黨對好人壞人的看法，有黨的立場，不過林宇民同學，我要告訴你，雖然你絕對信任黨，但黨不一定能夠信任你，你必須以行動來表現愛黨的決心，單憑詭辯是無濟於事的。」

「書記同志，我是直性子，心裏怎麼想就怎麼講。我肯定自己沒有做過一件壞事，過去沒有，現在沒有，相信將來也不會有。我不能爲了保全自己，不惜捏造事實加害別人。我服從黨的領導，只知道好好學習，學好本領將來能爲祖國爲人民多做一些事情。」

「現在不是跟你談學習的時候，是要你檢舉揭發關振宗反動言行材料的時候。我再告訴你一次，如果你果眞不想跟黨合作，那對你恐怕是沒有好處。」

「我不能爲自己好處……」

「好，好！」曾鳴顯得極不耐煩，憤憤地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回去，好好的自己考慮考慮！」

林宇民的固執，出乎曾鳴意料之外，使他的情緒頗爲激動，一直等林宇民走了很久，還是不能平靜下來。他在辦公室裏蹀躞了一會，突然又坐到原來位置上，翻開桌上註着「機密」文件夾，取出一張名單，加上林宇民的名字，冷笑了一聲，喃喃自語着：

「哼，又揪到了一個！」

隔不久，應文龍也被叫了進來。

曾鳴特別顯得親切。

「你的問題不大，只要你能夠積極的跟黨合作，檢舉揭發關振宗，我可以保證你過關，黨對你的狀況很了解，你不必躭心；問題是關振宗已經確定是右派分子，他不但是黨和人民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所以你必須跟他劃清界線。敵我不分，甚至你糊裏糊塗的跟他站在同一個立場上，後果相當嚴重。現在一切要看你對黨、對人民的態度了。」

應文龍臉上毫無表情，只是坐在那裏傻傻的聽着曾鳴說話。最後，曾鳴不得不叫他回去好好的考慮。

這三個人的問題不簡單，得好好佈置一下，也許是個陰謀集團。不管怎樣，把事情搞得大一點，在中央派來的領導眼中，他這個支部書記是很光采的，向中央一滙報，對自己的事業前途必定會有幫助。

曾鳴很興奮，立刻召集了支部委員，研究對策，準備大幹一番。

由於林宇民的態度惡劣，當天被調到三〇五室，由物三甲班的團組織委員石斌負責監管，團支書記許雄調三〇二室，注視關振宗和應文龍。他們三人被交代不准隨便走動和聚在一起說話。

就是不交代，他們也會儘量自制不碰頭，不說

話，免得給人家製造口實。

鬪爭關振宗的大會，第二天還是在小禮堂裏面召開。

曾鳴簡短的說過了開場白，關振宗接着作了自我檢查，然後有位同班同學一馬當先到台發言：

「關振宗平時仗着自己科學好，又有右派教授做靠山，說怪話，做壞事，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右派分子是鐵的事實。但他不是一個人，他們有個十分陰險的反黨、反革命的黑集團……」

台下有人叫了起來。

「說，還有誰？把他們揪出來！」

「這個黑集團是他們同室的林宇民、應文龍和關振宗，他們一下課就躲在房間裏鬼鬼祟祟商量壞主意，在同學裏面煽陰風，點鬼火，打擊黨的信譽，離間同學們與黨的情感，製造對立，爲資產階級復辟做開路先鋒……」

林宇民再也忍受不住那樣的侮衊，激動地從坐位上站了起來，大聲抗辯：

「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揑造，血口噴人的卑鄙陷害。我跟關振宗、應文龍交往，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我們從沒有做過見不得人的事，也從來沒有關上房門說過悄悄話，拿出證據來。沒有證據就道歉！」

於是，這給了台上的人說話的機會了。

「同學們，同學們，你們看，這個右派分子就沉不起氣了，他是做賊心虛，等不到鬪爭他的時間，就先跳出來替自己洗涮了。但是他太性急了，變成愈洗愈黑……」

林宇民還想再辯，石斌把他拉了出來。

「走，支部書記叫你去。」

林宇民憤憤地走出小禮堂，曾鳴已經站在門口等了，他一見到林宇民在台下發言，立刻示意石斌，要他把林宇民拉出來。

「你想破壞毛主席領導的反右運動嗎？」

「他們信口雌黃，亂扣帽子……」

「你不要再參加開會了，回去準備你自己的檢查文件！」

從這以後，林宇民就沒有再看到關振宗。

鬪爭一次緊似一次，特別是後來連續三天日夜不斷的鬪爭，關振宗在強大的壓力和精神折磨下崩潰了，開始胡言亂語，神經錯亂。他的問題，沒有得到總結，曾鳴在會上宣佈這完全是製瘋賣傻，企圖逃避人生的制裁，所以把他送進精神病院，等他將來出院後，再繼續要他交代自己的反動思想。

至於林宇民和應文龍，已被確定爲右派分子，只是他們一直頑強在鬪爭會不肯低頭認罪，甘心與黨、與人民爲敵。

所有學校中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並沒有完全失去自由，只是不准離學校，不准亂動亂說話；當然，這些人的週圍，總不會缺乏黨團的核心分子，好心的幫助與照顧他們。

幾個月時間，在黨風駭浪的不斷鬪爭中溜走。

春天已逝，夏季來得特別早，這種情形是歷來罕見的。南中國的亞熱帶氣候，給人們帶來難以忍受的炎熱，晒脫了勞動人民的表皮，這種情形，也是歷來罕見的。

秋老虎的張虐，尤甚盛暑，但是突然的，天氣涼爽了，梧桐葉落，草木漸凋。就在這個時候，反右整風運動，大致上已塵埃落定。

凡是貼過大字報的，民主台上發過言的，座談會上提出意見的，以及在反右運動中一言不發的，都被歸列於右派，態度惡劣的是極右分子，一般情況的是普通右派，態度好而很快低頭認罪的是中右，歷史比較清白，在鳴放中雖然沒有跳出來向黨進攻，但思想確有問題的是暗右。

不久，全校召開了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大會，由工作組組長李延邦作總結報告。

「這次反右運動，黨和人民取得了偉大的成果，階級敵人全部露暴了出來，他們有赤膊上陣公開向黨猖狂進攻的，有表面上積極鬪爭右派，實質上是右派同路人，有的是裝糊塗，一言不發，而思想上極爲反動，這些傢伙，通過這次運動，全部給我們挖了出來，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也就更加鞏固，這是全國人民所期待已久的喜訊。總計本校運動的成果，全校三千多師生中，揪出四百多個右派，其中老師佔二十七人，右派學生以中文系和物理系佔最大多數，中文系四年級一班共三十六人，右派就有三十一個，物理系三年級甲班三十八人，右派就有二十二人；全校畏罪自殺的有十七人。這個成績當然不能算是很好，比不上福建醫學院，但跟福州其他幾個大學比，也不算落後。現在，黨正在根據各人的罪行，認罪的態度，悔改表現以及羣眾意見等各方面，進行處理。」

一場激烈的鬪爭過去之後，除了被確定是右派分子的人以外，其二千多師生，都深深的舒了一口氣。

這是一場你死我生的險惡的戰鬪，難免有人受到損傷，也難免有人積極爲衛護黨的利益而衝鋒陷陣立下戰功。中四的周崗，成了黨大力表揚的好榜樣，在每次中文系的鬪爭會中，他都有很好的表現，由於他異常的功績，李延邦好幾次召見他，給他鼓勵，並且聽取了他很多不爲外人所知的意見；他變成了駐校中央工作組的耳目，連校黨委書記也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

很快批准周崗入黨，幾乎是李延邦獨力支持的，使人家相信當中央撤回工作組以後，周崗將成爲中央放在福建師院裏面的一顆棋子。沒有人，甚至連組織裏面也沒法摸觸到事情眞相，在很曖昧的情況下，周崗變成一個爲全校師生所注目的人物。

右派分子在等待黨處理的期間，是活在煉獄裏，他們估量着自己將會受到何種程度的處分，記過，開除學籍，或者別的什麼。由於期待得太久，他竟巴望不得早點接受懲罰，那怕懲罰比他們估量中來得更嚴厲。

那一天，林宇民就在三〇五室發呆，石斌進來遞給他一封信；他一看信封的字，就知道又是傅黛寫來的。

石斌像有心事，在房間裏煩躁不安的來回踱着；他最近有點什麼麻煩事情，原本以爲運動結束後，論功行賞，可以批准入黨了，但不行，事情觸了礁，有一股不知來自何處的力量，把他的入黨申請壓了下來，連他的入黨介紹人許雄都被搞得莫名其妙。好像是上級對物理系的黨支部印象不好，不過誰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回事。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繼上黨區與漳河戰鬥之後，共軍又向綏遠進攻。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本是晉軍出身，以後脫穎而出，抽任綏遠省主席，脫離晉軍系統。抗戰時期，傅作義是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朱紹良駐蘭州，傅作義在五原另設副長官部，指揮綏遠部隊。抗戰勝利時，中央成立十一、十二兩戰區，派孫連仲任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傅作義任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兼綏遠省政府主席。傅部轄有暫三軍，孫蘭峯三十五軍，董其武六十七軍，何文鼎還有一個也歸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節制的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轄新編騎兵第四師，新編騎兵第五師。

就十二個戰區的部隊而言，自以十二戰區爲最少，以裝備而言，十二戰區部隊因爲偏遠，補給不易，裝備也最差，但十二戰區部隊卻有一個長處，便是團結力強。

中國自清代討伐太平天國起，便養成一個壞習慣，所謂「兵隨將轉」，兵變成了將的私產，湘淮軍均以部隊長之名爲部隊名，如劉銘傳帶的兵名「銘字營」，鮑超帶的兵名霆字營（鮑超號秦霆），此一惡習，終於導致了北洋政府時代軍閥割據了十幾年。

北伐統一全國後，國民政府致力於廢除將專其兵惡習，中央軍各軍師長皆隨時互調，但對於地方部隊尚未來得及實行，抗戰便爆發。

傅作義的部隊便存在着「私有制」，傅作義便把手下的官兵與綏遠省視如私產，當時中央工作人員很難進入綏遠，進去之後也很難開展工作，此是其壞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便是之於將專其兵，上下一條心，團結凝固，戰鬪力自然強。傅作義練兵又保持了西北軍的傳聯，刻苦耐勞，勇敢善戰，更由於傅作義在綏遠日久，對組訓民眾也有很大成就，反之，共黨雖以善於控制民眾著稱，但共產黨在綏遠卻沒有半點基礎。

毛澤東認爲綏遠國軍力量最弱，一吃便可吃掉，吃掉傅作義便可以控制了整個綏遠，就命令賀龍、聶榮臻、呂正操分三路進攻歸綏、包頭。

根據中央規定，十二戰區受降範圍包括熱、察、綏三省受降地點在歸綏，受降主管爲傅作義，日本投降代表根本博，原任蒙疆軍司令官。

傅作義奉命後，卽出動部隊接收日軍據守城市，八月十一日各部開始出發，九月九日馬占山部抵達柴溝堡，馬占山東北挺進軍兵力雖不多，但都是騎兵，而且大半是東北人組成，大家思鄉心切，好不容易等到抗戰勝利，卽使整裝出發，成爲先頭部隊。

跟着三十五軍軍長董其武也出發了，三十五軍轄三個師，新編三十二師李銘鼎，新編三十一師安春山，一四一師郭景雲，都是勇敢善戰的將領。三十五軍主力抵達集寧、豐鎭，新編騎兵第四師抵達隆盛莊，新編騎兵第五師抵涼城，暫編騎兵第一旅抵陶林，大體將綏遠境內接受完竣。

共軍方面十月十八日開始分三路進攻，呂正操走北路，率共軍一萬多人，由商城向陶林進攻，與暫編騎兵第一旅激戰於桃林。戰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陶林陷落，呂正操便由陶林直趨卓資山，另以一部於十一月十日由四王子廟攻武川，進攻歸綏。

中路共軍是聶榮臻部，自興和、陽高，於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與國軍新編三十一師，新編騎兵第四師，激戰之後，攻陷隆盛莊、集寧，又繼續向豐鎭推進，守豐鎭的是新編三十二師李銘鼎部，略作抵抗也退守歸綏。聶部共軍連陷豐鎭，集寧之後，又進迫柴溝堡、聚樂堡。守柴溝堡的是東北挺進軍馬占山部，守聚樂堡的是改編的僞軍王英部。王

英在抗戰前就投降日軍，擔任蒙疆軍軍長，與德王、李守信在一起，日本一投降，三人都投誠，中央也因為他們沒有大惡，並未追究，暫時給予番號，要他們立功贖罪。

王英是綏西大地主，其父王同春清末在五原開墾，修渠灌溉，使綏西幾縣均成沃土，當地老百姓視王同春如神，王同春死後，王英仍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他的部下皆是周圍的鄉鄰，團結力強，戰鬪力也不弱，反正後就駐防聚樂堡。

共軍攻柴溝堡，聚樂堡受到堅強抵抗，這兩地本不易攻下，忽奉到長官部命令，要兩人退守大同，牽制共軍北竄，馬占山、王英奉到命令，只好退出，柴溝堡、聚樂堡又陷於共軍。

南路共軍由賀龍指揮，共有兩萬多人，於十月十八日自左雲、右玉北進，與國軍暫編騎五師激戰後，攻陷涼城，暫騎五師退卓資山，向包頭撤退，共軍跟蹤進攻卓資山。

此時三路共軍會合於卓資山，向守軍進攻。守卓資山的是三十五軍，六十七軍，新編騎兵第四師，新編騎兵第五師。由於日本軍盤踞在卓資山修有堅固的工事，國軍憑工事抵抗，共軍以人海戰術進攻，損失頗大，由二十五打到二十七日，國軍又放棄卓資山，由六十七軍擔任掩護，逐步撤向歸綏。

共軍乘勢猛追，沿途據點旗下營，白塔均未抵抗，到了十月三十日，共軍包圍了歸綏。

共軍圍了歸綏，十一月一日，又抽出一萬五千人經歸綏西攻包頭，二日陷台閣木、察素齊，五日陷陶士浩，七日陷薩拉齊，八日就進圍包頭，綏包沿線國軍只有騎兵第一旅與騎兵第一縱隊，自不能阻止共軍西犯。至此，包頭以東，國軍據點只剩下歸綏與包頭。

毛澤東在延安連接捷報，高興極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席上討論綏遠情況。毛澤東說道：「綏、包兩地攻下只是時間問題，一旦攻下綏、包，熱察綏全入我掌握，國民黨只佔了少數大城市，沒有作用的。」

朱德說道：「傅作義部相當能戰，怎麼這樣不濟事。」

毛澤東說道：「這是因為閻老西在上黨區吃了大虧，孫連仲在漳河區又損兵折將，把傅作義嚇破了膽，不敢死纏爛打，恐怕跑慢了跑不掉。」

朱德點頭道：「主席的話實在有道理。」

彭德懷說道：「傅作義既然不敢打，一心一意的逃，為什麼到了歸綏、包頭又守呢？」

毛澤東說道：「這個道理還不簡單，傅作義如果連歸綏、包頭都不守，只有退去寧夏，且不說國民黨當局要辦他的罪，只說他自己也沒有官作了，馬鴻逵的位子不會讓他，他不拚怎麼辦！」

彭德懷說道：「我覺得還要小心，因為傅作義此人太不簡單，他敗的也不合情理，恐怕有詐。」

毛澤東笑道：「彭總，你怎麼變得膽怯了，我們打湯恩伯，胡宗南也許沒有把握，打傅作義還不是探囊取物。」

彭德懷說道：「論兵力，傅作義自不能與胡宗南相比，論到指揮作戰，胡宗南就差得遠了。」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彭總，依你看，這一仗會有麻煩。」

彭德懷說道：「絕不簡單就是了。」

毛澤東說道：「這樣說，我們要加強宣傳攻勢，以補戰場上的不足。」

彭德懷問道：「主席意思是怎樣加強宣傳攻勢。」

毛澤東說道：「我們在電台上廣播，就說綏、包均已攻下，傅部全被消滅。」

朱德不由得插一句嘴，說道：「主席，如果說出去，攻不下又怎麼辦！」

毛澤東笑道：「老總，這叫作虛則實之，我們一旦宣佈綏、包攻下，國民黨就不打算再援救了，否則，胡宗南、馬鴻逵都可以派兵增援，就有點麻煩了。」

葉劍英點頭道：「主席這一計妙。」

毛澤東說道：「還有一計，傅部在歸綏與包頭被隔絕，互不了解對方情況，我們宣稱兩處皆被攻下，兩地守軍雖然自知未失守，但卻懷疑另一處失守，必然影響鬪志，就不能打下去了。」

許多大頭目聽了一齊點頭贊成，只有彭德懷仍存懷疑態度，但是，也未再開口。

散會後，毛澤東提起了興趣，自己提筆草擬了一篇宣傳稿，先宣佈已攻下歸綏、包頭，全部殲滅了傅作義的部隊，接着筆鋒一轉，指出傅作義部隊是國軍中最弱的，雖然消滅了傅作義部，並不值得驕傲。

經中共電台廣播出，各方面都詫為奇聞，因為綏、包大戰正在進行中，是人所共知的事，怎麼中共電台會廣播攻下。

綏、包國軍將士更是氣笑不得，不但未如毛澤東所料減低了鬪志，反而更加奮發。

當時守歸綏的是傅作義、董其武，以三十五軍，六十七軍為主力，守包頭的是孫蘭峯，以暫三軍為主力。另外有兩個不速之客也恭逢其盛，一個是鄧寶珊途經歸綏走不掉，只得幫着傅作義守城，鄧寶珊現任晉、綏、陝邊區總司令，駐防榆林。鄧寶珊同毛澤東是兒女親家，其女雪梅嫁了毛澤東之子岸英，所以抗戰期間延安同榆林之間一直相安無事，但鄧寶珊此時並沒有向左轉的心思。

另一個便是楊虎城部將抗戰初期曾軍團長，現任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馮欽哉，去歸綏履新，行經包頭遇上共軍攻城，只得留下來協助孫蘭峯。

這次傅作義用的戰略是集中兵力與共軍決戰，傅作義鑒於史澤波上黨之敗，明白與共黨作戰，兵力不能分散，只有集中全力與之硬拚，分散一定被各個吃掉，因此，集中兵力於綏包兩地，準備重重打擊共軍，賀龍、聶榮臻都看不到這一步，再聽了毛澤東擬的廣播，以為國軍真的不堪一擊，馬上即要攻下綏包。

中國抗戰實錄

【50】

辛亥革命與日本

再者，關於民報之被禁刊，在新加坡發行的同盟會機關報——「中興日報」則於翌年（一九〇九年）一月三十日登載有如下的報導：

「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報出版之後，便會經和同盟會有關的鐵路技師高橋孝之助來民報發行所訪問。高橋對章炳麟作了這樣的辯解：

「高橋：查禁民報並非日本政府本意，乃唐紹儀以之為間島問題的誘餌而提出來的，日本是在外交政策上並非得已的。

「章：然而這總是貴國政府的責任。

「高橋：政治家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日本是新興國家，外交方針還沒有確定；日本政府雖然阻止民報發行，但是實際在贊助革命方面，卻還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比得上日本。」

至於「間島問題」，其後在清廷和日本之間進行了所謂「六大懸案」的外交交涉中，於一九〇九年九月，作為對滿洲（東北）鐵路問題的交換條件，由日方讓步，簽訂了「間島協約」[illegible]，為軍事要衝；後來，日本復於一九二〇年出兵間島，再度引起紛爭。

抵達河內的孫中山先生，立即在甘必街六十一號設置了「同盟會機關部」。

這個機關部發動了以在是年五月為首的「潮州黃岡之役」（第三次起義），以及其後連續多次革命行動。

潮州黃岡之役

一九〇七年五月，由余既成、陳湧波領導，在廣東省潮州饒平縣黃岡舉兵發難，革命軍已經佔領了黃岡，但受到清軍的反攻而歸於失敗。

惠州七女湖之役

（第四次起義）

同年六月，由鄧子瑜在惠州附近的七女湖舉義，但仍然失敗。

欽廉防城之役

（第五次起義）

九月，由王和順等乘民眾反對糖[illegible]米價上漲，在廣東欽州的王光山起義，佔領了廉州府的防城，但因武器補給不上而又失敗。

鎮南關之役

（第六次起義）

十二月，由孫先生親自指揮在廣西鎮南關起兵，革命軍攻佔了鎮南關砲台，高懸青天白日旗，血戰七日而終於失敗。

此役之後，孫先生因法國政府接受了清廷的緊迫要求又被遣送出境，乃在東南亞各地奔波不定。但黃興和胡漢民則仍然以安南為根據地，啣孫先生之命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欽廉上思之役

（第七次起義）

翌年——一九〇八年三月，黃興指揮兩百多人，由安南國境向廣東欽州挺進，事先曾和清軍統領郭人漳約好倒戈響應革命軍，但未能實現；以致革命軍在佔領了幾十個村落之後，終於解散。

河口之役

（第八次起義）

同年四月，革命軍再由安南國境向雲南河口進攻，清軍管帶黃元貞倒戈投順，佔領了河口砲台和南溪等地，但受到清軍增援部隊的壓制，退入安南境內，被法軍解除了武裝。

日本民間志士

和日本政府公然表現出彈壓同盟會的意圖，並且逐漸加強嚴厲取締程度所背道而馳的，是日本民間志士對於同盟會的援助協力日益密切。他們往來頻繁，對孫先生在河內乃至在東南亞所領導的第三次到第八次起義，為之購買武器，加入戰鬥，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其事。

一九〇七年六月，第四次起義的惠州七女湖之役，孫先生由河內機關部致電平山周，要求援助武器和軍費，其內容如左：

「兩廣義師已起，急需武器供給，日本義士如能援助，可電寄河內，用 LONGSANG 名收，同時電告 CHANTUNG（均為化名）。若助武器，可托三上船運來，得回電，再告授受之地。孫文。六月七日。」

繼之於六月十四日再度發電：

「訂購一萬；先送槍二千，彈二百萬發。」

然而，這一次的起義，已經在前一天失敗收場。

委任宮崎籌資購械

對於宮崎寅藏，也於一九〇七年九月寄給一封信提到「平山北（指平山周、北一輝）等不能保密而失敗，不再信用這些人；關於在日本的運動，委託足下全權辦理，請不必和本部（同盟會）商議」，並附寄有全權委任狀如左：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逸仙

委任宮崎寅藏君在日本全權辦理籌資購械，接濟革命軍。所有與資主交涉條件，悉便宜行事。此委。

天運歲次丁未年（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三日

在寄宮崎寅藏的這一封信中，並附有給日本憲政本黨耆宿犬養毅的信，同時告訴宮崎「在日本之助力，以犬養君最爲適宜，同封致犬養之函，請即轉交，並望相與謀議。」

爲協助調度武器而活動的另一位日本志士爲萱野長知。此時，萱野在日本聚集大量武器，爲運往廣東而發生了「幸運丸事件」，這個事件，與犬養毅也有關係。

請託萱野採購軍火

事件開端，是在這一年的春天，孫先監在河內請託來訪的萱野長知代爲採購武器彈藥，計劃秘密運送給在廣東汕尾的革命軍。

萱野回到日本之後，便接到了在香港的馮自由滙來一萬元日幣。得到宮崎寅藏、前田九二四郎（宮崎內弟）、三上豐夷（山下汽船）等人的協力，向大阪兵器商人採購到明治三十八年式村田步槍二千枝以及每枝附帶子彈六百發合計一百二十萬發，暨刺刀、革囊等類附屬品；又有日本刀五十把，軍官用指揮刀二十把，短槍三十枝，每枝子彈一百發。總計價欵超過了一萬日元，不足之數，由三上豐夷擔保後付。在這個時候，犬養毅特地將他自己藏有的日本古刀三把贈給萱野，以壯行色。

犬養毅贈送軍刀

據萱野長知手著的「中華民國革命祕笈」，犬養贈送了五十把日本刀。現在將這一段記述節錄於後：

某日，萱野前往牛込區馬場下町的犬養公館，商談受託購買武器之事，提到價欲不敷，犬養表示軍刀部分可以承擔，但叮囑小心不要讓盯梢的特務警察發覺，可等深夜來取；因爲當時萱野已被跟溜監視，於是乃在深夜溜出旅館後門，坐上人力車，直奔犬養公館。

犬養自寓內後面房間裏進出多次，搬出了大大小小五十把新刀古刀，指指點點地說明這是「關孫六」、是這「祐定」……萱野用毯子將之包裹起來，僱人力車運回旅館，當晚加以包裝，第二天，便載上開往神戶的火車。

武器購妥之後，決定交給從門司出港的幸運丸輪船（二八〇〇噸）裝運。幸運丸爲和歌山縣的藤岡幸十郎所有，由山下汽船租借。剛巧這條船被三井洋行僱用載運煤炭前往香港，乃由三上豐夷幫忙接洽對武器同船載去，並且由廣東派遣海豐籍的陳二九等兩人來日本擔任領航工作。

革命軍方面，以許雪秋爲在汕尾接收武器的總負責人，並指派許仙童、范媽魯、林鶴松、李子偉等人到達當地擔任接收的準備工作，其計劃是預先調度二十艘大型漁船，在汕尾附近接受幸運丸交納武器；革命軍則在海岸附近待命，一俟武器到手，立即發難。

軍火運抵汕尾海面

幸運丸於十月八日只將煤炭裝載入艙，由門司出港，在港外六連島附近避開海關的監視，由小汽艇運來武器轉載上船，一路南下。萱野長知以及前田九二四郎、定平伍一（陸軍上尉）、三原千尋（軍人）、金子克己（長崎東洋日之出新聞社長）等人隨船同行。

幸運丸按照預定計劃，於十二日黎明之前，駛達距離汕尾約十華里（約五公里半）的海面，這時是在第五次起義——欽廉防城之役失敗之後的四星期左右。

當時，照事先約定的聯絡方法，朝上陸地點用紅色燈光發出信號，想不到卻毫無回應。

許雪秋遲誤了許久，等到插着白旗爲信號的小船姍姍而來靠近幸運丸時，已經是上午十點鐘。萱野通知他：「等到下午四點以前，接運的船隻和人員如果還不能到來，幸運丸就得要撤離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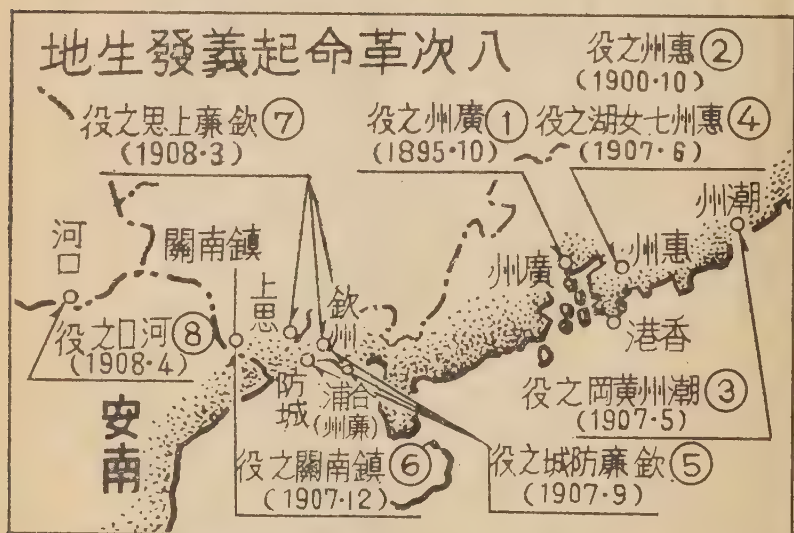
可是，就在兩小時之後，清廷方面的巡邏艇破浪疾駛而來，偵察情況。因爲這個水域並不是港口，卻有外國輪船久停不動，當然會感到可疑，而加以監視。

國父親上前線

幸運丸船長深感不安，乃匆遽啓航，開往香港。

在香港的胡漢民、馮自由等人和萱野協商結果，決定變更計劃——將煤炭起岸上之後，遂即乘載革命軍士兵五百人前往福建平海登陸，起兵發難。

然而，幸運丸的動態，在香港已經引起很盛的流言，傳播開了。





潮州黃岡之役，革命軍出發時留影。

（上接第三頁）

紛而引起的衝突，列入協防範圍（按美國與日、韓、台皆有互防條約）。

稍有思想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番鬼話。不管它眞是哈里遜說的，抑或是繆雨借老哈的大名自發的偉論，都難令人置信。

美總統福特，已明朗的表示要參加下屆競選。大家知道，美國總統候選人是否有當選把握，要看一些大財團是否支持。大財團不支持，即使掌握到個別的選民，也很難獲得足夠票數。美國國會的議員，也大都受財團控制。美國石油公司是美國財團中最具實力者。

如果福特要競選下屆總統，會不會出賣美國的石油公司，全力支持中共呢？難道美國的選民不在美洲而在中國大陸？福特要是愚蠢到寧願出賣石油公司討好中共，那他的競選是注定要失敗了。

時代背景·並不相同

福特訪問中國大陸與當日尼克遜時代背景不同。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是用他的外交突破來爭取選民，美國大財團都希望尼克遜闖開竹幕，隨之是經濟進軍，可得到商業上的利益。尼克遜大陸之行，是爭取選民的絕招，他比鴿派更鴿，還有誰反對他呢？

如果福特爲了訪問中國大陸而不擇手段的討好中共，使次這訪問「生色」「愉快」「諒解」，不惜出賣美國石油公司的利益，「袒護」中共，其後果當然和尼克遜相反，而爲最有力的「選民」所痛恨。即使他這麼愚蠢，國務卿基辛格是個老謀深算的精仔，也不會讓他那麼做。

「思想庫」中有哈里遜這樣的「人才」，有被「介紹」給香港讀者的資格，當然不會忽視這一點。因此，老萬對繆雨大文中所述，不無懷疑。

對於一些專替中共捧場的洋人，說中共將爲世界最大石油生產國，也是無法置信的。如果提出異議，他們必會說，如果不是有豐富的出產，中共怎會有石油輸出呢？關於這一點，實似是而非。中共有大量的糧食出口，大陸人民吃飽了嗎？大陸貨公司有廉價的衣物，大陸同胞穿得暖了嗎？今天，大陸人民仍以單車爲主要交通工具，大陸的石油出口，亦不過打腫面皮充胖子耳。

中共數字·最不可靠

繆雨借「兩位哈佛大學研究員」先來一個「死人燈籠」報大數，盡力誇張中共的石油產量。據說：中共目前石油產量每年已超過七千萬噸，絕大部分產自陸地。最大的油區是渤海海畔的勝利油田，著名的大慶油田已退居第二位。勝利油田正逐漸向海中擴展，去年起已在渤海灣成功地開採海底石油。依照這進度，到一九八五年，中共石油年產將超過四億噸，即每天超過八百萬桶，相等於沙地阿拉伯目前的產量。假定屆時中共的工業用油、發電用油、交通用油皆比目前增加三倍，將可在四億噸的年產中以半數輸出，賺取外滙。

繆雨說：到這時，可能立即引起國際糾紛，因爲黃海及東海的海底油藏，身爲中共石油買家的日本，和遲早必會成爲中共石油顧客的南韓，以及永不會購買中共石油的台灣都有權開採，中共的政策不準備使這種糾紛擴大，準備除台灣外，將承諾以優惠條件把這糾紛區開採得到的石油，供應日韓兩國。

關於報大數方面，以畝產十萬擔爲例，連中共直接公佈的數字都不可靠，何況外圍專家打聽到的？可能與實情相差十萬八千里，不足爲憑。至於說，以供應日韓爲妥協條件，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受傷老虎·仍有餘力

據繆雨引述哈里遜的文章說：「南韓現政權」已與美國「高富石油公司」簽約，把黃海的海底石油開採權委托給他們；美國「超級石油公司」獲得「台灣政府」批准承包開採東海石油；美國「大陸石油公司」和「美國石油公司」也和「台灣」簽約開發台灣海峽的天然煤氣。中共不承認「南韓」和「台灣政府」，上述那些美國公司卻和這兩個政府簽了約，在開採地區配置許多船隻和人員，萬一中共要對這些「自認爲擁有主權」的糾紛地區執行「警察任務」，則這些美國人和美國資產將首當其衝。

因此，美國國務院已向與台灣簽約開採東海石油「超級石油公司」（德薩斯州註冊）明白表示：探勘和開採活動不得踰越台灣海岸二百哩以外；與南韓簽約開採黃海石油的「高富石油公司」也接到國務院同樣的告誡。最近更進一步向該兩個公司發出通告，謂他們的探勘船隻無權使用美國政府經營的通訊人造衛星進行通訊。並說：如果他們的探勘船隻與中共巡邏艦艇遭遇，一切可能發生的後果，皆需由這兩家公司自行負擔全責。

如果上述報導是眞實的，那除非美國是中共的附庸，要仰中共的鼻息，不能不盡力遷就，才會這樣委曲求全，今天美國雖然衰落，漸不如前，還未至於向中共搖尾乞憐的地步吧？

長人志氣·滅己威風

繆雨的文章最使人反感的是，他差不多肯定了、黃海與東海「國際公海」開採海底石油權屬於「中共」，中華民國、南韓和日本都不能「染指」。認可了中共有權執行其「警察行動」。既是「國際公海」，爲什麼海底石油的開採權只屬於中共？

當然，繆雨沒有膽量「肯定」，因而借哈里遜的「文章」；借美國國務院的「通告」來確定了。並且說：「美國政府對中共的讓步和袒護究竟達到什麼程度，現在還沒法知道，但已可清楚看到一點是：在福特總統訪問『北京』前，美國政府絕對不願與中共發生任何糾紛，也竭力避免介入其他國家與中共的糾紛中，並且竭盡所能，使中共瞭解美國政府的這番『苦心』。」

美國對中共尙且如此「怕得要死」，以美國爲馬首是瞻的國家，便該對中共作更大讓步。這是散發恐共病的一手絕招。福特訪問中共誠然是失着，但可理解的絕不如繆雨及哈里遜形容那麼恐共。在中蘇共關係更形惡化中，中共正忙不迭去拉攏美國，美國實不必如繆雨說那麼着迹。這篇文筆的目的，無非長中共的志氣，滅台、日、韓的威風。其實，中共在石油生產上的發展，是否一如他們所吹牛

想用平油・太過天真

繆雨更談到美國一種鑽鑿深海油井的電腦鑽鑿機，這種先進工具，目前全世界還只美國獨家擁有，英國在北海油田開採石油，也用這種機器。

但這種機器同時也可供作軍事上的用途，美國是否會將這種機器供應中共，至為各方所注意。據哈里遜說：美國政府已向中共表示，只要他們提出要求，美國便會把這種機器賣給他們應用。

如果哈野遜報導是事實，只有一個理由可解釋：為了打擊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壟斷，全力扶植中共，使之成為石油強國，有豐富生產，與阿拉伯國家分庭抗禮。

如果福特眞的打這主意，就是戴上了深度近視眼鏡。事情簡單不過，阿拉伯國家提高油價，以石油作武器，除了賺取用油國更多金錢，還利用來達到政治目的。

一旦中共成為石油強國，有大量石油可供輸出，難道就不會要鈔票，不會利用來作政治訛詐？中共不會因美國供應先進設備，以後就聽任擺佈。你要他們對抗阿拉伯高油價，他們就減低售價，大量供應。在經濟上，他們跟阿拉伯國家看齊，在政治上，他們當然也有其本身目標。

老・舍・之・死

我是去年八月才離開大陸的，在大陸時曾與老舍的兒子舒乙在北平「光華木材廠」同事十餘年，朝夕相處，同在一間宿舍。

老舍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其子舒乙娶妻名于濱，係舒乙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老舍僅有一孫女，現已十歲。老舍和家人均住在北平八面槽廼滋府豐盛胡同五號，舒乙之妹舒羽及另一位均已出嫁，老舍之妻胡潔青是北平「中國畫院」畫家，師承于非闇。胡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沖擊。舒乙原在南京林產化學工業研究院工作，因工作需要，每年幾乎有十一個月在北平出公差，協助「光華木材廠」木材水解車間工作（我原來便在該廠的這個車間擔任化驗室主管），舒乙的太太于濱任職於北平「林業學院」森林工業系。他們夫妻平時各自住在工廠、學院的集體宿舍，星期六、日才返家。

老舍自殺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當時北平「文聯」的「紅衛兵」首先在北平王府大街文聯大樓內對老舍進行批判鬥爭，以後又將他多次陪鬭，其罪名有以下幾點：①被蘇聯評論家利用其作品「貓城記」反「華」；②和彭眞配合，為歌頌彭眞的「豐功偉績」，專門寫了個劇本「龍鬚溝」。③為騙子特務樹碑立傳在劇本「西望長安」中把政治騙子李萬銘寫得活龍活現，而歪曲、醜化中共的「保衛工作人員」；④醜化勞動人民——「駱駝祥子」便是鐵證；⑤為「舊社會」遺老遺少還魂——見他的著作「茶館」；……。就在八月下旬某天，那一天忘了，但肯定在八月十八以後沒幾天，「紅衛兵」進入老舍家中，一方面「破四舊」，一方面和老舍進行「面對面說理批判鬭爭」當時舒乙及舒羽的丈夫都在場。

由於老舍連續數天遭受鬭爭，受到種種打擊，故在回答「紅衛兵」的指責時，語氣不免有些頂撞，於是引起「小將」們的不滿，一言不合，發生武鬭，舒乙的妹夫也參加在內。據舒乙自己以後在「整黨會議」上講，他並沒有參加武鬭，但「小將」們向我們廠裏「紅衛兵」總部報告他參加了。老舍當場被「小將」們打破頭，在這種情況下，老舍只有一死，老舍自己也知道，這樣下去，即使活着，將比死更難受。因此，在武鬭結束後，舒乙就回廠，老舍便出外。結果一去不返，當天半夜被發現在德勝門外太平湖自殺，自殺時手中還拿着未完成的手稿。

以上係舒乙在「整黨」階段向全車間所作的交待，我至今記憶猶新。就在老舍投湖的第二天下午，舒乙由家回廠，心情沉重，因他母親也在「中國畫院」被批鬭，無法出面收屍，只有由舒乙及他妹夫出面辦理領屍火化，骨灰放在家中，等待「上級」將老舍「定性」以後再作處理。

・北平客・

萬人雜誌創刊八週年 讀作編三結合 聯歡聚餐

時間：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地點：九龍紅磡馬頭圍道金寶石酒樓。席券每位二十元。售劵處：(1)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雜誌社；(2)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3)九龍花園街一百號B地下益昌米店。我們需要大量抽獎獎品，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捐助，逕送洛克道本社，或致電H七五四九三五，當即派員到取。

萬人意見

中共「十·一」一反往年常規
老周不露面小王出走上海
兩報一刊沒有聯合社論·牛鬼蛇神粉墨登場

今年中共「十·一」一反往年常規，有幾項突出的特點，很值得注意。譬如周恩來沒有親自主持「十·一」前夕的「招待會」；王洪文不參加北平的「招待會」反而跑到上海；最值得重視的是「十·一」這一天，中共中央沒有像往年一樣在「兩報一刊」（「卽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聯合社論」。

爲何沒有發表「聯合社論」

每年「十·一」，中共照例都要在「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因爲「十·一」是第三季結束和第四季度開始，在該「社論」中照例要誇耀內外的「大好形勢」，並總結前三季度的「成果」，提第四季度的任務。但是今年中共破例沒有發表這項「社論」。

一種可能是：今年大陸一片混亂，工人罷工，工廠減產，水旱災害，農產歉收，中共沒有什麼「成果」可以總結，更沒有什麼「大好形勢」可以報導。因爲中共的這項「社論」，中共和大陸人民都要學習。如果講假話能騙得了外部，無法騙得了內部，所以索性今年就不發表這項聯合「社論」。

另一種可能是：中共內部發生了大變亂，一時張皇失措，還沒有一定方針，所以無法發表這項聯合「社論」。如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發生了「林彪事件」，中共內部就一團混亂，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更大的變亂，所以當年「十·一」沒有發表「聯合社論」。

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中共中央就政策問題正進行某種爭論，尚未定案，無法發表這項「社論」。

當然也可能中共在短期內將召開另一次會議（如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或四屆人大二次會議）會上將發表相同內容的文件，不發表這項「社論」，是爲了避免重複。

鄧小平講話反映的問題

中共今年雖然沒有發表「十·一」「聯合社論」，但是鄧小平在「十·一」前夕「招待會」上的講話，和「十·一」當日大陸各報刊刊載的口號和「毛語錄」，還是反映了中共當前的若干問題和政策方向的。

鄧小平的講話中說：「我們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時期。全國人民要繼續遵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修防修，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爲實現本世紀內把我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而艱苦奮鬬。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當前的國際形勢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時代洪流，兩個超級大國的爭奪也越來越激烈，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我國人民要遵循『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方針，對正在增長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做好一切準備，同世界人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鬬爭進行到底。」

這段話的內容與「聯合社論」的作用差不多，一方面是宣傳，一方面也是號召。從這裏可以看出：「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仍是中共當前內部問題的關鍵所在；製造天下大亂，反美、反蘇仍是它當前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

另外，「十·一」這一天，中共各種報刊刊載的口號也是一致的，即如下幾條：「毛主席教導我們：『列寧爲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詭險抓陰謀端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備戰」。「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團結」與「分裂」的問題，仍是中共內部當前極端嚴重的問題。

爲何要升高毛俄間的緊張關係

「十·一」這一天雖沒有發表「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但是「人民日報」卻單獨發表了一篇題名爲「新疆在反修防修鬬爭中前進」的社論，升高了俄毛的緊張關係。

該社論中說：「多年來，布里茲列夫叛徒集團繼承老沙皇的衣缽，不斷向我新疆地區派遣特務，收買一小撮叛國份子，公開煽動叛亂，並多次進行武裝侵略和軍事挑撥，做盡了壞事」。「新疆自治區各級黨委要把對

幹部和群眾進行反修防修教育擺在首位，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覺性。要看到新疆的主要危險是來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布里茲列夫叛徒集團，對內搞資本主義復辟，搞大俄羅斯主義，對外搞社會帝國主義，搞侵略、搞顛覆和分裂活動。我們要充份認清這個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本質，堅決打擊一小撮投靠蘇修的民族分裂主義份子，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份子。駐疆人民解放軍和各族民兵必須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一切來犯之敵。」

在新疆慶祝「十・一」的大會上，賽福鼎、陳錫聯二人都曾強調：「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駐疆人民解放軍和自治區各族人民，百倍警惕，加強戰備，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鬬爭。」

「新疆是祖國西北前哨，主要危險來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長期以來，蘇修一直在這裏進行顛覆破壞活動。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戰備，特別要防止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並且兩人都強調：「要準備打仗」。

這些資料中所說的「一小撮投靠蘇修的民族分裂主義份子」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份子」，似乎都具體有所指，而非無的放矢。文中的「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也是事實。所以不能毛、俄之間並無緊張關係存在。但中共在此時此刻發表了這樣一篇社論，則不無把毛、俄之間的緊張關係人爲的加以升高之嫌。

中共在此時升高毛、俄間的緊張關係，總有它的目的。第一個可能是：他利用對外的矛盾和緊張來掩蓋和轉移它的內部矛盾和鬬爭，把內外的注意力都引向毛、俄關係去。另一種可能是：配合中共當前某項國際陰謀，尤其是與喬冠華目前在聯大的活動有關。甚至於月前中共發動的「批水滸」運動，罵宋江是「投降派」，也與此項陰謀不無關係。此外在美國總統福特將於本年底訪問中國大陸的前夕，中共特爲升高並強調的緊張關係，似亦不無加緊誘騙美國的企圖。

周恩來爲何未主持「招待會」

自中共政權建立這些年來，「十・一」前夕的「招待會」向例是由周恩來主持，並發表政策性的演說。但是今年周恩來沒有出席。我們從資料上看，有下列幾種可能：

第一、周恩來還沒有死。因爲鄧小平是以周恩來名義主持「招待會」的。他當然不能以已死者的名義去主持。第二、周恩來沒有被整肅，因爲按中共的慣例，如果周恩來已被整肅，鄧小平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用不着再以周恩來的名義去主持該會。第三、周恩來的病情已相當嚴重。在不久前，西德反蘇反共政治家史特勞斯和英前首相希斯訪平，周恩來都沒有接見。對西方政治家做「統戰」工作是周恩來所長，這種場合，除非萬不得已，周恩來是不會不接見的。

但是也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周恩來病重，而且隨時有死去的可能。中共爲了向國內外表示，即使周恩來一旦死去，繼起的鄧小平等人，也不會改變毛、周現行的對內對外政策路線，以應付當前對中共不利的內外觀變思想。據悉因周恩來病重，中共已在作對外統戰關係的準備性移交安排。周恩來病重隨時可能死去的可能性最大。

王洪文爲何跑到上海

今年「八・一」「建軍節」時，王洪文也沒有出席北平的招待會，而到上海去參加了上海地方的「慶祝活動」這次「十・一」又與上次一樣，王洪文沒有出席北平的「招待會」而跑到上海去。

按：王洪是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來如果不出席，王洪文排名就要輪在最前面，甚至不能不從事主持「招待會」、或講話的活動，因爲如果不這樣作，就無異表示他的無能或失勢。這樣，在中共內部將會刺激起左右的兩面反感，到上海去則可避免引起這種刺激。從「八・一」和「十・一」這兩次安排，可以看出以下兩種情況：第一、王洪文確實遭到老幹部們及共軍的非常強烈的反對，和廣大群眾的不滿：第二、但是他的地位並沒有變化，也沒有下降。上海本來是王洪文的發跡地，王洪文去上海參加集會，一方面可加強聯繫他的群眾；另方面也對老幹部的示威，顯示他的實力以對抗老幹部的壓力。

「招待會』名單顯示的問題

去年「十・一」的招待會，據報導有四千五百人參加，今年則只有四千人。中共內部出席的人分類大致差不多，只是，一、去年的「人大常委會」委員是舊的，今年則是新的。二、又「解放」了大批老幹部。現在只有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的死黨、文化界、以及「文革」初期椅毛澤東奪權賣命的「紅衞兵」頭頭等尚未「解放」。三、已「解放」的老共幹多已安排實際職務，如羅瑞卿可能已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四、所有中共豢食的附共份子都出面了，其中包括了新投共的台籍人士陳逸松、高山族的田富達，新釋放的所謂「戰犯」文強，幾年前投共的程一鳴、程思遠以及自日本前往參加「十・一」的商震等人，擺開了加強對國府進行政治攻勢的陣容。

但是，雖然中共大肆宣傳「節日的「歡樂」，實際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是歡樂不起來的。就是共黨青年自己，在人民紛起抗暴，內部派系鬬爭愈來愈兇的當兒，也是樂不起來的。就是它的宣傳，和它的「統戰」騙術，也都已愈來愈失靈了。

海南島人民破壞儲備糧

粵南海南縣，掀起以破壞中共作爲備戰用儲備糧的羣眾性行動。

據航運界靈通消息說：這種破壞行動曾在該島東、中、北等部約六個縣的範圍內，連續進行有數目相當多的臨時糧食被搶掠、盜竊和縱火焚燬，損失重大。其中以瓊島中部山區的瓊中縣破壞情況最爲嚴重。

這種臨時糧倉，都是以竹蓆圍成，上面用蘆葦編成人字形倉頂，每一

場地設有不下一百多個臨時糧倉，集中在一起相隔不過數尺的距離，一經被人縱火，即迅速燃燒。凡遭破壞的糧倉，即有大批羣眾和飢民湧往搶掠糧食，中共指這種好像有計劃的行為，是受地方上反毛派所策動的，故不斷調動共軍和民兵四出搜查並濫捕無辜。因中共對今年夏收糧食，曾提高了儲備糧，儲存數額，也就是說，這種儲備糧均係從農民口糧中扣除的，所以引起農民怨聲載道，兼因全島有三分之一的面積長期受旱，致夏收糧食減產，農民因生活困苦，故趁糧倉被人破壞時相率搶掠。

三姓家奴

嚴正

一天早上，茶寮獨飲，頗感無聊，正想找個相熟的人談天，打發時間，突然，一個胸插金七五筆，手帶金勞綠的人，把屁股印在我對的位子上。

「我正想找你，料不到就在這兒碰個正着。」

「我以為是誰？原來是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請坐、請坐，不知你有何見教？」

這位金光熠熠的貴賓，雖然同窗多年，只因思想不同，畢業後各奔前程，很少敘會，從其他同學的閒談，知到他是這麼的一個人，開口就頌揚無產階級，而自己卻是個有樓收租的有產階級，閉口就罵資本主義剝削工人，而自己卻是個尖酸刻薄的大老板，自認是個唯物主義的忠實信徒，可是私下卻到處求神拜佛，祈禱早日天賜麟兒，因為結婚十多年，而膝下猶虛，接班無人，最好笑的就是當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成為欽定接班人的時候，也大力讚揚林彪是個天才軍事家，防衞史大林格勒的戰略他有份參加制訂，型平關的勝利是他親自指揮，及至林彪粉身碎骨的時候，他又立即咬牙切齒地痛罵林彪怎樣裏通外國，陰險惡毒，三尖六削，望之不似人君，甚至家內的老貓捉不到耗子也說是受了林彪的遺毒所影响，總之一句，他是個典型的媚共嗜子。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昨天晚上，我的「愛人」（筆者按：無產階級沒有「內子」的稱謂，他故意這樣講大概希望會令我對他肅然起敬。）替我生下一個小乖乖，她有三公斤多重（筆者又按：無產階級是不用磅計算重量。）眼睛圓圓，頭髮烏烏，她……，她……。」看他的表情，眞個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那麼，你應認眞感謝毛主席了。」我湊趣地答上一句。

「當然囉，當然囉。」他得意忘形說漏了嘴，跟着就發覺有點兒不對勁，連忙接下去：「不！不！啊……是牙，是牙，我的意思是說新中國幾乎每天都有新發明，（筆者再按：每日都有米幾兩配給，每年都有幾尺布配給。）使我們個個都過着『幸福』的生活。這都是托他老人家的鴻福，的確要感謝他，應該要感謝他，不過閒話休提，還是言歸正傳，我記得在學校的時候，你的文章是全班之冠，有才子之稱，所以我請你替她取個名字，它要有革命意識，要有無產階級的形象，要有忠於毛主席的觀念，還要……」

「這個……這個……好吧！讓我替你想想看，她有一對圓圓的眼睛，一把烏烏的頭髮，啊……有了，給她一個單名——麗，是美麗的麗字。」

「用一個麗字做她的名字，未免太簡單，怎能包含這麼多的意義呢？」

「當然光是名字，確是簡單，可是把尊姓氏連在一起就不簡單了，而且含意甚廣。」

「把我的姓連上去就是錢麗，我看不出有什麼含義在裏邊。」

「不是錢麗，是史毛錢麗，那不是有革命意識，有無產階級形象，還有忠於毛主席的觀念嗎？」

「我只是姓錢，為何你硬在我的姓氏上面加多兩個字呢？」

「這並非是我硬要把史、毛兩字加在尊姓上面去，你應該自動自覺地把它加上去，你以前不是喊『史大林爺爺』喊得震天價地响的嗎？你既然認史大林作爺爺，那麼你就應該姓史喇，你不是天天大叫『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嗎？你既然認為毛主席親過自己爹娘，那麼你就應該認姓毛不要姓錢喇，對不對。」

最不幸的是當他領身份證的時候，一時誤筆，寫上姓錢，以致有遺憾終身之感，現在我提醒你，從今以後。三姓齊用，一則可以提高身價，二則可以避免你的階級兄弟以為你膽敢否定了「史大林爺爺」和「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這兩句不容否定金句。

三姓齊用，並非史無前例，其實古已有之，想當年，在東漢末葉，呂布是第一個享受過這份光榮的人，奉先曾拜丁源和董卓作義父，當三英戰呂布於虎牢關時，呂布敗退，張飛從後趕上，大喝「三姓家奴」休走，張翼德可以說得是三姓齊用的創作者，我現在向你推薦三姓齊用，只不過是拾古人的牙慧已矣。

「你，你……」你的面孔眞像盞訊燈，紅完又黃，黃完變綠，煞是好看，「我唔得閒聽你發噏風！」抽身往外就跑，卡座裏只留下一個在微笑。

中共策動一群媚共嗜子去搞什麼「認同」與「回歸」運動，起初宣傳喺威喺勢，後來人人都曉得他們的搞手，個個是得個講字，認而不同，回而不歸，我不入地獄，推人入地獄，弄到唔湯唔水、一鑊泡，被人笑到面都黃，無得收科，聞說他們正在度新橋，搞過第二鑊，希望能夠戴罪立功，我提議他搞個「三姓」運動，凡是應聲蟲、左口魚、歌德派，開眼盲公都要登報聲明，從今之後改用三姓，以示子孫百世都高舉着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奮勇前進，誓死保證舉得比林彪更高。這一招是惠而不費，講吓就算，只要不強迫這班嗜子拋棄他們現在過着豪華舒適的生活，一定可以得到他們熱烈的响應，這個「三姓」運動，毫無疑問會得「勝利完成」。

回國參加國慶觀感

吳少雄

帶着一顆赤誠的心，在雙十國慶的前夕，踏上自由祖國的芬芳土地。在政府的妥善安排和照顧下，我參加了國慶閱兵的盛典，也南下參觀各方面建設的實況，也遊覽了美麗寶島的名勝古蹟，滿懷興奮的心情回到香港了。

自由祖國的建設，可說一年比一年進步。這次回國的所見所聞，我認為最值得向萬人讀者告慰的，就是自由祖的民心旺盛，士氣如虹！

這次回國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聽過行政院長蔣經國的一段話，這一段話不但昭示海內海外同胞奮鬪的目標，也指出了反共必勝的方向。

蔣院長說，今年雙十國慶各項慶祝活動均極為熱烈，尤以國軍舉行盛大閱兵典禮，不僅向全體國人展示出高昂的士氣和雄厚的戰力，也向全世界人士說明了我們有充足的能力捍衛國土，意義至為重大，其影响亦將極為深遠。

蔣院長說，從今年國慶慶典中，大家還可以看到許多清晰的事實：

——國軍的動員制度確實而有效參加校閱之後備軍人，於接到召集令之後，均能在規定的短期間之內向部隊報到完畢，並完成編組，遂行任務，此乃動員制度建立之後所接受的一次考驗，得到優良的成績。

——民眾與各級政府精誠團結。地方政府暨民間舉辦之慶祝活動，盛大而熱烈，人人以莊嚴而愉快之心情踴躍參加，這說明我們各級政府都是和民眾緊密結合，溶為一體，在復國建國之共同目標而努力。

華僑堅定支持政府，熱愛祖國。今年回國參加慶典之僑胞，達一萬六千人以上，超過已往歷年紀錄，這些忠貞僑胞代表全球華僑，在祖國多難之時以行動來表達對祖國之支持與擁護，令人感動。

——政治工作往下紮根。政府邀請各縣市首長、鄉鎮村里長及國民學校校長參觀閱兵典禮，使基層幹部對國家要政產生強烈的參與感，也更接近了中央和基層的關係，這是我們重視基層的一貫作法，以後還要循此原則致力於政治生根的工作，以造成舉國一致的有利形勢。

——社會秩序安定良好，民眾得以在愉快的心情下歡渡國慶。

蔣院長懇切表示：國難當前，在邪惡的敵人窺伺下，不能以目前的成就自滿自傲，要以精益求精，好上加好的精神來加倍努力，才能打敗敵人，爭取勝利！

蔣院長這一番話，可說是語重心長，太值得我們共勉共勵了。

我們萬人協會今年一共組有兩個[illegible]。尤其是我們的組織健全，自愛自律，充分表現了萬人協會的團隊精神表現良好，極獲好評。

國內各界都知道，萬人協會是一個堅強反共的戰鬪團體，在反共「鐵漢」的萬人傑會長精神領導下，在香港的「左派」心目中，是最「頑固」的「死硬派」，而在自由祖國的各界人士中，對萬人協會的回國致敬團特別愛護、特別尊敬。主要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反共的鬪士，在反共的精神感召下，我們倍感親切，分享榮光！

我承大家的愛護，推我擔任第一團團長，為團體服務當然是義不容辭，也想全心全力克盡服務的職責，只是限於能力，一定有許多不週到的地方。至感遺憾的，就是到了台北之後，我們委託的旅行社在食宿方面，與原來所訂的「標準」有了距離。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雖然是盡了我的財力來表達一份心意，我始終覺得有一份歉意，這份歉意是來自事前和旅行社訂約的時候，沒有顧慮到一些細節的問題，我將在執委會議中，虛心的提出檢討，也唯有檢討，才能改進革新！我由衷感謝全體團員同仁持和合作！

我替大家服務不週的地方，請多多原諒！

最後，我誠懇的建議：今年沒有回國閱兵的讀者，請在本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兩天，到九龍新舞台看一場有閱兵盛況的電影，一樣可大開眼界，使你嘆為觀止！聽說這部有閱兵場面的電影，在新舞台只兩天的檔期，機會難得，想看閱兵的讀者，切莫錯過！

萬人週刊八周誕辰

十一月一日「萬人週刊」七週誕辰紀念，在謝斐道「梅江」樓頭舉行讀、作、編三結合聯歡晚會，一時衣香鬢影英彥畢集，擠擠一堂，浩氣千雲，在賓主和諧，團結一致，肅穆簡單的儀式中，掀起了一片歡愉熱鬧的場面，同時酒足菜飽之餘，復有抽獎遊戲，人手一份正是「皆大歡喜」盡歡而散。

如果今年十一月一日依舊舉行，「三結合」八週年聯歡晚會，預卜必較去年生色，因為今年「萬人週刊」添多一位細佬「萬人日報」，而且這位細佬一出世就勇猛非常，手執正義之筆，逢妖必誅，簡直好像鍾進「馗」再世，並不誇張，「萬人週刊」、「萬人協會」、「萬人日報」，堪稱萬門三傑，各擅勝場，我們忝屬門墻，逢此盛典，除恭參稱觴外，謹祝三傑與天地同壽。爰集俚句一首願與諸位共勉！

潘覺非

萬刊萬協萬人報，
宛似棋中車馬砲，
掃院妖氛仗毅力；
「還我河山」在今朝！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萬人雜誌社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中共石油出現隱憂
大慶油田油源不足

著名的共區「大慶油田」，近五年來，其逐年增長率多年下降，呈現不穩。如：一九七〇年比一九六九年增產百分之三十五，但一九七一年產量只比一九七〇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二年只比一九七一年增加百分之十四點六；一九七三年只比一九七二年增加百分之十；直到一九七四年始見恢復，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另據中共廣播資料透露：今（一九七五）年上半年，該油田產

分之十四點九。由上開各年增長率可見：「大慶油田」自進入「第四個五年計劃」以來，增長率下降，出現衰老現象。

「大慶油田」原油年增長率之所以漸走下坡的主要原因有：

㈠原油運輸和貯藏設備不足。

㈡一九七〇年八月三日，中共決定加強該石油基地的運輸系統、建設「地下動脈」（即「大慶」——秦皇島輸油管），抽調大批生產部門人員

㈢所產原油所含蠟質過重，以致影響出油和運輸。「大慶油田」地處東北黑龍江，天氣寒冷，由於蠟質含量偏高，採油時原油常會凝固，抽油管內壁附滿蠟質，難以繼續開採，輸油管除普通加壓站外，尚必須有加熱裝置；即使利用鐵路運輸，在裝卸油槽車時，有時也必須作加熱處理，所以影響成本和產量。

㈣「大慶」——秦皇島輸油終站（即秦皇島港）並無石油專無碼頭，影響輸油量。

㈤油田本身之油源漸感不足，中共刻正以「分層灌水，分層採油方式」，盡量延長其壽命，產量遂受影響。上述原因，使「大慶」原油增長率逐年下降。中共對策乃在一九七三年春開發附近之新礦區。該新礦區位於舊礦區北方九十公里和東方六十公里處。估計在一九七六年可產油四百萬噸到一九八〇年可增爲二千萬噸。

中共「大慶油田」是迄今爲止，大陸最大的一個油田，位於黑龍江松遼平原，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總面積達一萬平方公里以上，主要產油面積約八百平方公里，一九五九年發現，一九六三年秋完成第一期工程，開始採油。一九七四年原油產量約達二千萬噸左右，佔中共全部原油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上下。現在，該油田產油年增率十分不穩，且大勢趨低，對中共整個石油工業的發展和中共石油武器的運用，自都有相當阻礙和影響。

抗日戰爭巨片

九龍 新舞台

十月廿日隆重獻映二天

血染山河

·回味八千里路雲和月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請看十萬雄師大檢閱

·請聽戰鼓笳聲動心絃

主題歌 黃友棣作曲 梁寒操撰詞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滿江紅 悼關洛明兄　劉祖雲

秋到婆洲，椰風靜芭蕉雨歇。猶記得茶餘論世，酒闌觀月。國事不堪回首憶，人生那忍從頭說。惜英才有志竟無成，腸千結。

明忠義，全名節。身雖死，魂難滅。定塚邊青草長沾碧血。有我縱知泉下意，非君誰解心中熱。欲臨風一哭訴深情，空聲咽。

中秋賞月書懷　雪梨　蘇伯楷

一輪皓月耀長空，萬里清光中外同；
雲散銀河開寶鏡，露零今夕滿鴻濛。
含愁欲洒思鄉淚，展笑還寬羈客容；
獨坐筵前嘗菓餅，索然難比漢家風。

夜半啼猿　前人

幾盞寒燈暫復明，山齋沉寂草蟲鳴；
風聲乍起郊前樹，月影斜侵壑外城。
人海狂濤誰可伏，世途險峭不能平；
猿啼夜半神思亂，無限離愁此際生。

暴風卽事　林復生

重陽節後驚風暴，十號球懸氣勢兇，
西北轉東潮水急，提妨工作感雙重。

風雨飛花　封淑英

飛花一片宿難投，風雨如何未肯休？
已少金鈴維薄命，茫茫前路不勝愁！

啖荔思鄉　盛獻三

酒罷紅雲見綺筵。剝丹擘綠喜嘗鮮。
冰肌逼似神人色。玉液張垂學士涎。
雋永猶思沙貝果。逍遙徒憶荔灣船。
昌華故苑何多變。回首風流自惘然。

啖荔思鄉　李撫虹

卅年辭故里。對鏡笑頽禿。
平居喜釣游。歷歷在心目。
投荒向海隅。行藏轉碌碌。

[illegible]
灣頭不容泛。天涯還飄泊。
遙想滿枝紅。朵頤時芬馥。
一啖三百顆。東坡嘆未足。
一啖一辛酸。餘瀝遍鄉曲。
吁嗟嶺南人。吾生不逢辰。
何如飲美酒。玉壺以藏身。
不知天地小。醉眼看乾坤。

啖荔思鄉　胡景石

又是蟬鳴荔熟時。小松溪產最堪思。
海隅市上難求四。何日言旋快朵頤。

前題二首　朱濟川

㊀
紅雲滿眼荔枝香。佳果當前喜欲狂。
飽啖未輸三百顆。羅浮山下耐思量。

㊁
增城掛綠最馳名。細核豐肌莫與京。
當日故園曾遍植。枝頭新摘味尤清。

前題五首　陳鐵兒

㊀
明皇曲製荔枝香。一笑君王御賜嘗。
承運風流人物在。惹教鼙鼓隱漁陽。

㊁
離離墮地認新鮮。賣食眞如柑者言。
風味不同妃子笑。羞將白髮對紅棉。

㊂
荔火流丹向太陽。離枝味變負蒼蒼。
今來獻世成商品。剖腹人前色尙香。

㊃
一騎紅塵顆顆來。無知商女笑顏開。
嶺南人作他鄉客。付與蟬聲寄恨哀。

㊄
相逢離亂滿江紅。滋味親嘗別有風。
一自尙書辭去後。懷枝寥落故園中。

前題　黃思潛

客久渾忘客。離鄉倍憶鄉。
擧頭空見月。積夢幾廻腸。
就樹張雲宴。扳枝試玉漿。
重尋舊游釣。塵海日滄桑。

前題　劉秉衡

雪玉新回味。紅雲舊有盟。
嶺南徒自惜。應愧鬢蘇情。

前題　賴定中

土物嘗新果。甘腴糯米飬。
有名傳掛綠。佳品說凝脂。
顆顆香留齒。纍纍實滿枝。
紅雲連一片。尤足繫人思。

「詞」啖荔思鄉調寄——西江月　潘學增

膜似紫綃細擘，膚同白玉初嘗。東坡日啖以爲常。三百眞符理想。

梓里幾成穢土，荔灣惹起思鄉，狂奴恁地太披猖，北望中原愴惘。

前題調寄荔枝香　何敏公

日日紅雲盛宴，三百顆。赤虬頷下明珠，瓊液羅裳裹。縱有嶺南風味，不見當年夥。猶記，荔子灣頭泛輕舸。

昌華苑，漢宮闕，經烽火。一片斜陽，流水落花無那。海上神山，舊館而今尙存麼。空教歸夢頻過。

前題調寄——山花子　蕭勁草

錦縠冰綃裹水晶。啗來齒頰馨沁馨。頓教羈人重撩起，故鄉情。

隔岸紅塵迷蝶影，滿隄綠樹沸蟬聲。荔子丹時思里閈，夢長縈。

前題調寄離亭宴　朱敬安

一樹新蟬鳴夏。垂熟荔枝紅掛。蜜透冰肌香繞頰，日啖不須論價。願作嶺南人，莫道居停傳舍。

遙念葡萄盈架。更有楊梅環樹。多少家山風物美，一樣流傳佳話。羈客憶蓴鱸，歲歲秋風催雷。

前題調寄踏莎行　歐一鷗

玉液雖甜，鄉心卻苦。關河夢斷看何處。此身枉是嶺南人，誰教啖荔殊方住。

紅滿枝頭，香飄灣渚。無邊搖錦無邊樹。夕陽煙水幾船遊，憧憬家園路。

最有意義的十月禮物

「四海一家」贊助 亞細亞影藝有限公司恭製八米厘

總統 蔣公紀錄片

全長約八百呎，分第一第二兩輯

第一輯（黑白）內容：偉人誕生、革命北伐、戡亂抗戰、勝利還都

第二輯（彩色）內容：逝世移靈、瞻仰遺容、舉國哀悼、奉厝大典

售價（港幣）：第一輯九十九元，第二輯一九八元。全套二七八元

每購一輯或全套均奉贈精美旁白書一本及卡式錄音帶。

歡迎個人、社團、外埠預約訂購

凡十月份訂購者，一律九折優待

另有袖珍放映機發售，每架港幣四十元

預約處

「四海一家」

地址：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海都大廈二樓B

電話：H－七九六四七八 H－七九六八四八

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大道中萬宜大廈五三一室

電話：H－二二八八一四 H－二二八八七五

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何鴻卿大廈二二一室

電話：K－六六八六九五 K－六七○二一一

最有價值的歷史珍藏

萬人雜誌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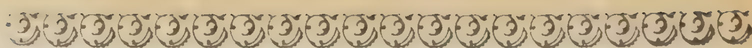
(總第四一九期 新122期)

「口頭禪」？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一九(新122)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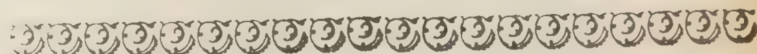
黃漢臣著

「一個勞工滄桑的自述」已出版

本書是作者親歷生活的寫照，內容絕無虛構，所述人物現均健在港台。作者不但是著名法國餐洋廚師，而且有「香港國劇丑王」之稱，對國劇有深厚造詣。

作者以平淡、細膩手法，描寫一個平凡勞工，在動盪年代裏的苦難遭遇，有血有淚，忠實感人。全文十萬多言，每册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一九(新122)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鄧小平是「孔孟信徒」

鄧小平於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以周恩來名義舉行宴會，歡迎西德總理舒密特夫婦以及他們的隨員。鄧小平在宴會中所作的講話，照例地胡謅一些什麼「友好」、「和平」等老調後，轉上了「正題」：攻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本來，這是中共近年在外交場合常唸道的老套套。實際是以美國爲「陪榜」，而攻擊的主要對象則是蘇聯。他說：「霸權主義者爲了掩人耳目，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但是，正如中國古語所說，要『聽其言，觀其行』。什麼條約，什麼宣言，都是隨時可以被他們撕毀的」。

鄧小平所說的「聽其言，觀其行」是引自孔夫子的話。子曰：「昔吾聞其言而信其行，今吾聞其言而觀其行」。

中共政權的第三號頭目代行坐二把交椅周恩來職務的鄧小平，原來是「孔孟信徒」。

去年進行了一年的「批林批孔」，雖然因爲工人鬧派性始終搞得不深不透，但把孔夫子罵爲「孔老二」，指他是「巧僞人」，並指他的學說都是「反動」的；總之，凡屬過去崇敬孔孟學說的中國人，外國人，都被中共罵得狗血淋頭。

照說，在大陸上，特別是在中共高級黨官中，即或在思想上孔孟「餘毒」沒有「肅清」，但在自己的說話和寫文章中，特別是在招待外賓的場合，根本不應抄用孔夫子的「反動」語言，而鄧小平竟沒有考慮到這些。

除了證明中共妄圖把中國傳統文化連根拔起是白費心機外，更證明鄧小平這個「中山狼」，不僅「得志便猖狂」，簡直是反對「批孔」，間接地在向毛、江挑戰。

目前北平統治小集團的派系鬪爭形勢，確有跡象顯示，繼「周恩來時代」的結束，所謂「鄧小平時代」似已開始。然事實是否如此，還要看大陸形勢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要看毛澤東還能活多久。如果老毛短期不死，像鄧小平這樣猖狂，誰都不能保證，毛澤東不像整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那樣對付鄧小平。

鄧小平只是長得像個「三寸釘」，廣東人總喜歡稱他爲「矮仔鄧」，其實，他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據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出版的「新北大」上有篇清算他的罪行的文章說：鄧於一九〇四年生於四川廣安縣，計算一下已是七十二歲了。周恩來能夠被毛江逼「病」甚至快要死了，難道鄧小平就無此可能嗎？看來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因爲周鄧所坐的都是危險的第二把交椅。

還有，周恩來並不是「走資派」，鄧小平卻是「黑幫」分子。毛江對他信任的程度，當然又要打個折扣。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爲僅次於劉少奇的第二號走資派而被打倒。直至一九七三年四月，在周恩來爲施漢諾舉行的一次宴會上由毛澤東的親戚王海容攙扶着「亮相」。

從此，由「解放」而再度一帆風順，今年一月，他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由中共中央委員連升三級，頂上了李德生政治局常務委員和副主席的空缺。

召開「四屆人大」他又成爲「國務院」第二副總理，周恩來的事務逐漸大部份轉移到了他的身上。然這並不是鄧的「本錢」，有可能老毛只是利用他「過渡」一下，等待時機成熟再逼他下台。

鄧小平今日腰板硬起來，主要是靠「二野」分子在共軍方面把持了較大的權力所致。然若對中共政治形勢作一較爲全面的觀察的話，則又不難發現宮廷派靠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等人已掌握了中共黨政軍等各方面的特務大權。更重要的是老毛爲了妄圖逃避死後被鞭屍的厄運，他必利用暫短的有生之年，想盡辦法扶植江青一伙上台。

可以估計得到：一旦周恩來死亡消息公開發表，鄧小平正式坐上二把交椅，江鄧的鬪爭必立卽進一個新階段，迅卽升級呈現白熱化。而鄧小平卻不知檢點，竟在招待外賓的宴會上「販賣」孔孟之道。看來這件事很小，然林彪垮台最大的罪名是「克己復禮」，說不定有一天鄧小平被「抓辮子」，他說的「聽其言，觀其行」就成爲失勢的罪證。



新聞以外



在四種有利的情勢下
國軍不再錯過反攻大陸機會

萬人傑

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陳裕清十月二十三日對返國參加雙十慶典的海外華僑領袖表示：國府將在下列四種情況下反攻大陸：（一）假若中共與蘇共爆發戰爭；（二）假若中共政權內部鬬爭加劇，及演成內戰；（三）假若發展成大規模反共運動；（四）假若國際局勢有利於國府反攻。此間左派新晚報「新語」對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加以譏諷。然而漫罵適足以表現其內心的虛怯。

時機有利・卽行反攻

新晚報的「新語」，認為中華民國「忽然傳出」多年「已成絕響」的「反攻大陸」之聲，「此異聲也，胡為乎來哉」！

雖然左報對「反攻大陸」之聲大力譏諷，可是此時關心到此一問題，足以反映左仔的恐懼。

其實，中華民國從未放棄過「反攻大陸」的努力，但反攻必須在時機成熟時進行；不能像中共那樣子每年在叫「解放台灣」，而「武裝特工」也不敢派一個進台灣；中華民國之努力不懈於「反攻大陸」可從一百六十五名獲釋的「武裝特工」見之。

被中共俘虜，未被處死，坐了十三年牢了而釋放，也有這麼多人；不幸成仁，或突擊成功，潛入大陸；或完成爆破任務，返回基地的可能百數十倍於此，可見中華民國一直對大陸處於戰鬬狀態，只要時機成熟，自然見之行動。

左仔若問，為什麼台灣近來「忽然」提起「反攻大陸」？道理很簡單，目前形勢對反攻大陸是有利時機。毛周死期不遠，大陸權力鬬爭加劇，這正是陳裕清說的「反攻有利形勢」；同時，中華民國國力增強了，現已名列第十四位。製造的軍火，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供應外國，可見，反攻條件已具備了！

反攻大陸・「解放台灣」

左派文丑都搽足面懵膏，他們寫文章罵人，忘記先看看自己，因此文章發表出來，往往變成辱罵自己。譬如說，左報「新語」說中華民國叫「反攻大陸」口號叫了多年，「叫來叫去，終成笑柄，連他們自己不好意思叫下去了」。其實，二十六年來，豈只中華民國叫「反攻大陸」？每年十・一在天安門叫得震天價响的「解放台灣」，到今天，何嘗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兵一卒爬上台灣島上？

如果說中共只是「虛張聲勢」，並無「解放台灣」決心，卻又不然。他們確會「浩浩蕩蕩」去「解放台灣」，可惜在古寧頭登陸未成，便弄到全軍覆沒，以後二十幾年，「解放台灣」成絕响，死剩把口，不見行動了。

如果左派不是患健忘症，當然不敢用「反攻大陸」取笑中華民國；只要反問一句：你們喊了二十幾年的「解放台灣」口號又如何？豈不啞口無言？

時至今日，「反攻大陸」形勢大好；而「解放台灣」則已成夢話。卽使中共再叫人民勒緊褲帶，多養軍隊，但這些軍隊只是新軍閥槍桿子出政權的本錢，要是派去「解放台灣」，派出一名便少一名，一定有去無回。

「新語」嘲笑中華民國為「小中國」，大概認為以「小中國」而談「反攻大陸」，頗有「螳螂奮臂當車」的意思。其實，不久前在新晚報中，曾得意忘形的說過：北越以一個小國而戰勝超級大國的美國。說明國不在大小，在乎其鬬志。

同樣的，以色列小到無可再小，阿拉伯國家比他大得多，可是在七日戰爭，小國把大國打到仆街，又是大國不一定戰勝小國的例子。

不錯，中共佔據的大陸，地皮比台灣大，人口比台灣多，可是絕不能因台灣比大陸小，就否定了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如果新晚報否定這理論成立，則過去他們替北越捧場的話，便是自打嘴巴！

左仔文丑常常忘記自己說過的話，所以前後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今天，中共控制的地區雖大，但如小心分析，他們控制的地區越大，危險也越多。因為大陸人民的不滿情緒，有如計時炸彈，一旦爆發，便會像原子彈分裂一樣，一發不可收拾。

「小中國」可能反攻大陸，戰勝「大中國」，理由在此。何況，大陸還有另一枚計時炸彈，就是領導階層的權力鬬爭，毛周一死，這計時炸彈也就

陳裕清分析反攻大陸四時機，左報評說：「第一是希望蘇聯打中國（漢奸心理）；第二是希望中共自己打自己（痴心）；第三是希望大陸有人打中共（妄想）；第四是希望國際間忽然有喜從天降（連自己也說不出一個名堂）。」

這幾句評語，十分牽強。「蘇聯打中國」其實應該說是「蘇共打中共」，共產黨只有階級鬭爭，並無民族界綫、國家觀念，蘇共打中共，只不過鬼打鬼。本質上，共產黨沒有資格罵「漢奸」，將來老毛死後，中共變局，極可能又回復蘇聯老大哥時代，再向蘇聯一面倒。

今天之劍拔弩張，中共本身從不否認。這可能爆發的戰鬭，不過是爲了爭取共產世界的領導權，並不是中華民族和大鼻民族間的什麼仇恨。

希望蘇共與中共火併，讓兩隻共產野獸鬭個你死我活，不能說是漢奸心理，這些沒人性的野獸鬭到兩敗俱傷，中國人民也得救了，最可怕是中共使用「人海戰術」，把人民驅去當砲灰。

中共不是好東西，蘇共也不是好東西，兩個壞東西打起來，世界將有多億人獲解放，怎能怪人希望他們打起來？

長征流竄・且看事實

共產黨把當年「流竄」說成「長征」，的確面皮夠厚。明明被國軍打到抱頭鼠竄，跑了二萬五千里，跑到延安苟延殘喘，剩下來只有二萬人。這些事實，連中共自己也無法否認。但爲了「面子問題」，絕不能自認「流竄」，虧老毛夠聰明，竟想出「長征」兩個字來代替。熟悉當年事實的人，自然明白這兩個字眼不過共產黨拿來挽回面子。

可是「新語」作者不但說是「長征」，還說基辛格話「打將打得好」。在報上未見基辛格說過這句話，很可能左派文丑強姦了基辛格。其實，當年共軍流竄，只有捱打，何來「打將」？

這醜事中共向不大願提，今年何以來一次「紀念」？即使將『流竄』美化爲「長征」，也難瞞對這些舊事記憶猶新的人。

有人說，中共特別提起「長征」，是因爲目前大陸正發動批判水滸（真正目的是批判「投降主義」）主要是用「長征」打擊「投降主義」，即是說，當年共軍被國軍打到抱頭鼠竄，仍沒有投降；今天竟有人主張向蘇共投降。這不過表現中共內部鬭爭趨烈，硬說當年「打將打得好」，只能騙騙小孩子罷了。

全國皆兵・砲灰之謂

左派文丑爲了炫耀中共「強大兵力」，說大陸「全民皆兵」，當年有「六億人民六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的「豪言壯語」，今天該是「八億人民八億兵」了。因爲大陸人口膨脹，今天已有八億人口。表面看來，左派文丑的吹牛很合理，但細心一想，不禁啞然失笑。左派的吹牛，可說吹破牛皮！

大家想想罷，儘管大陸人口增到八億是事實，可是八億人民之中，吃奶和學行的，以及七八十歲連走都不放便的老頭子、老太婆，合算起來，至少也佔能總數三分之一。那麼，即使「全國皆兵」，也不可超過五億，左派文丑吹到八億，三歲孩童也知這些話是無烟大砲。

老萬認爲，寫這篇「新語」的左派文丑，徹頭徹尾是反毛分子。表面上，他替中共政權吹牛，武力強大，全國皆兵；骨子是罵毛澤東，連嬰兒和老弱，一律驅去當砲灰。

大家知道，中共擅於運用「人海戰術」，所謂「人海戰術」也者，以人海消耗敵人的彈藥，直至把彈藥用盡，人也死夠了，他們才進攻。八億人民被中共準備用「人海戰術」，自然不必計較年齡，只要達到消耗敵人彈藥目的，便可視之爲「民兵」，「全國皆兵」殆此之謂歟？

萬衆一心・摧枯拉朽

中共認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也認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上沒任何人不同意這說法，「台灣的而且確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因爲這原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反攻大陸；在大陸的中共也要「解放台灣」。事實上，暫時大家都很[illegible]諱字。中共在古寧頭吃過苦頭後，不敢輕試，明知若再發動進攻，難免歷史重演，去多少，死多少。而且死人事小，丟失面子使中共吃不消，因此廿六年來年年叫囂，而「解放」之期遙遙。

至於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目前來說，可能性不大。因爲中華民國目前的實力，用之於防衛，綽綽有餘；用之於進攻，尚有未足。

目前，只能作騷擾性偸襲，在大陸進行爆破等工作，最近「釋放」的一百六十五名「特工」，便是擔任這項工作的人員，他們可作爲台灣突襲大陸的人證。這些突襲當然不算是反攻大陸。

但中華民國反攻大陸不會限於目前的騷擾行動，在陳裕清列舉的四項情況之一出現時，就是「時機成熟」。中共已像一株枯朽了的樹，但要它倒下來，還是要有人把它推倒。到那時，反攻大陸就如推倒一株枯樹那麼簡單。

共產黨徒・標準漢奸

陳裕清提出反攻大陸四項時機，左派文丑企圖一手抹煞，什麼「痴心」、什麼「妄想」，但這些字眼不能否定事實的存在。

蘇共打中共的可能性，連老毛也爲之憂心忡忡，毛以下的大小嘍囉，也深知危機存在，否則中共不會調集大軍，佈防東北中蘇邊境，老毛也不會在人民緊褲帶時還發動「貯糧備戰」。中共的一切行動，表示中蘇共之戰隨時可能爆發。

如果中蘇共鬼打鬼，戰爭爆發，確是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好時機。左派文丑認爲這是「漢奸心理」，其實我們中華民族每個人心目中，所有崇尚馬恩列斯的共產黨徒，都是標準漢奸，馬恩列斯祖師們，沒一個不是紅鬚綠眼外國人，尊外國人爲祖師爺爺，打自己中國人，不是漢奸是什麼？

當外國祖師的軍隊和標準漢奸打作一團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再放過反攻復國機會。今天中蘇共在東北打起來，明天國軍便在廣東、福建登陸。中共無法應付兩面作戰，反共大業，自然更容易達到。反共抗俄是中華民國的國策，反攻大陸成功後，自必進一步將蘇聯大鼻子逐出我們的國土！

中華民族來源・構成・前途

繒山

來源

大約七八十年前，西方人類學者，曾指出中國人是來自西亞，並非本土。他們主要根據，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崇愛的麒麟、鳳凰、龍及玉，因這四種物，我中土不產，皆出自西方。這種學說，在當時頗轟動一時，我國人也有信之者，但自河北周口店掘出「北京人」原人頭蓋骨化石及河南、陝西續掘出原人骨骸化石、陶器、石器後，足證我華北在五十萬年以前，早已有了人類存在，故上述「中國人外來說」，遂不攻自破。

不料最近竟有人出書，還相信上述那種落伍的謬說（見十月初間台北中央日報，已引起各方抨擊），不可不說是怪事。姑且說上述四物，不產自中土，那麼，麒麟、鳳凰、龍、玉四物，也只是指東周前後事，焉知三代以前也不出嗎？

據生物學講，生物的生長，要靠水分與高溫。又據小赫胥黎說，人類來自海，或河（見氏著人類起源）。故世界史學者，通稱兩河流域（幼發拉底與的格里斯兩河）尼羅河、恆河及我黃河爲世界文明發源地，當然也就是人類發源地。其次，該論到世界氣溫。就亞洲說，從近數十年來地下掘出的動植物而言，足說明北方在若干萬年前的氣溫，遠比現代爲高。一是從西伯利亞地下掘出大象屍體，一是在陝北、寧夏南地下掘出竹筍化石。一是河南簡稱豫，豫字古寫爲⿰邑象，卽象域也，在豫雖未聞掘出象化石，但駝鳥卵是有的。我在滬張元濟（菊生）先生家中古物儲存室中卽有數枚駝鳥卵。張翁告，「這是河南出土的。」大如柚子，中已空。夫象、竹、駝鳥皆熱帶產物，此足證若干萬年前，我華北氣溫甚高，凡在西亞、非洲所產的生物，在我黃河流域必也會產生。況且，從各地動植物觀察，氣候不同，土壤不同，縱然是同一種物，形象也不盡同，故西方的麟（長頸鹿）、鳳凰（孔雀）、龍（恐龍）也與中國古代三靈不一樣，此自然之理。

一提，是說中國人來自新疆南部，當若干萬年前，喜瑪拉雅山未升起前，新疆南部原是一內海或大湖，周圍有大森林，惟自喜瑪拉雅山出現後，把印度洋水蒸氣阻礙住了，所以內海或湖以及森林，遂皆乾枯，滄海桑田的變化，於是成爲沙漠，這裏的原人，遂追踪黃河流域向中原逃生。這純是一種演繹方法推斷，如說根據，也許只有玉，算是其中之一。

（註）麒麟：卽非洲的長頸鹿，過去解釋說，因商人傳說不眞，故我古代畫成中國的麒麟，頭腿皆短。鳳凰卽印度的孔雀。龍卽恐龍，恐龍也分若干種，西方古物陳列館中，陳列有翅膀的恐龍化石，但我以爲中國以上三靈，根本是中國土產，正如中國人、馬與西方形象兩樣然；何足爲奇。

構成

中華民族的構成，也與世界各民族的構成一樣，先由家族起，由小而擴大，今我國各省至今仍有不少有同一村姓同一姓者。由各大家族生活在同一地域者，爲了共同利益，或爲防禦外侮，遂構成一部落，落方稱圖騰（譯音），由部落聯合成一大部落，就形成一個政治性結合，卽所謂邦或國。古代的邦或國，最大不過第於今日一縣或數區之大。

中國古書上所稱三皇，伏羲氏（或稱包犧）、神農氏、燧人氏，卽中國最早的國君，也是三大發明家，事實上，不過僅是一酋長而已，「三皇」者當然是後世推稱之辭。黃帝原也是酋長，惟自打敗南方的異族蚩尤，建都於涿鹿後，始稱帝，以圖騰標誌黃爲皇號，曰黃帝，這卽成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建都區域的數百里內，至今凡富有家庭墳墓皆立有「軒轅黃帝之位」石碑，此可證明。據梁任公考證，包犧都陳，河南陳洲；神農都陳後遷曲阜；（燧人氏缺）；黃帝都涿鹿，直隸涿鹿縣？顓須都帝丘，直隸僕陽縣，帝嚳都亳，河南偃師；帝堯都市陽，山西臨汾；帝舜都蒲坂，山西永濟；大禹都安邑，山西安邑；成湯都亳，河南偃師；文王、武王都豐、鎬，陝西長安。

據梁任公研究，當春秋中葉（公元前第六世紀），中國內民族分佈之形勢，大致可分爲八組：第一，諸夏組，以河南、山東兩省爲根據地，直隸、山西、陝西、湖北之一部份爲附屬。第二，荊吳組，以湖北及江蘇、安徽之一部份爲根據地，以羣紓爲附屬。第三，東夷組，山東頻海半島及安徽、江蘇淮河流域皆其勢力範圍。第四，苗蠻組，湖南、江西、廣西、貴州、雲南等省，皆其出沒地。第五，百越組，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卽其勢力範圍。第六，氐羌組，四川、甘肅、及陝西西部爲勢力範圍。第七，羣狄組卽匈奴，山西、直隸爲其蟠踞地，且蹂躪及河南、山東。第八，羣貊組，卽東胡（通古斯族前身），遼東、直隸北部爲其勢力範圍。以上八組，除第七組外，今已完全消納於我中華民族，然第七組也並非完全與中華民族分離，仍有一部分消納於中華民族。這一部分大都皆屬蒙古貴族因有機會接近我漢人者，他們改爲漢人姓名、服漢人服裝，講流利的國語，讀中國文，且有許多大詩人。數年前在台北曾召開世界蒙族大會，自然皆以中華民國爲祖國。今日蒙古雖被外人強佔，相信將來一定仍會回歸中華民族的懷抱。只有無心肝的人，才會把蒙古劃於中國地圖之外。

中華民族固不僅包括以上神洲大陸的各民族，其中也還有域外者，例如㊀突厥族（卽土耳其）族，舊史稱平涼雜胡，卽匈奴別種。㊁塞種卽希臘人，在東方根據地爲大夏，在葱嶺西麓，卽亞力山大帝部將所建立的柏忒里亞國。㊂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據九世紀阿拉伯人著「旅華見聞錄」說，黃巢陷廣州，屠殺外國人十二萬，波斯人、希臘人、阿拉伯人卽皆在其內。此可證明以上西域人在我國人數之多。還有猶太人，在開封者也不少，至今開封尚有猶太教遺寺，碑文說，當唐朝時已入居中國。今其後裔已完全變成中國人。據開封友人告，猶太人已很難與中國人分別，早已成爲中猶混血兒。

前途

依生物學者說，配偶者血統愈遠愈佳，中國古語也有「近親不婚」的明教，正合於今日生物科學原理。因事實證明，近親結婚往往會白痴。民族學者也說，民族血統愈複雜愈佳，今日世界強國，其民族率皆很複雜，梁任公說：「民族之組成分子愈複雜者，則其民族發展之可能性愈大，例如西南部之苗及裸裸等，雖至今日，血統蓋極純粹，然進步遂一無可見。」又說：「現代歐洲著名之民族，蓋無不經若干異分子之結合醇化。大抵每經一度之化合，則文化內容，必增豐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擴大之中，故精力所耗雖甚多，然根底亦因之加厚。（見梁啓超著「中國歷史上之民族研究」）

從上以觀，可以得到兩個結論：第一、民族血統，愈多元化，該民族必愈優秀。第二，凡民族遭遇愈艱苦，其生命力，奮鬪精神必愈有韌性堅強。這是兩條歷史定律。然也是科學定律，凡生物莫不如是，如花房植物禁不起大風大雨，富家子弟多脆弱，難成大器。反之，山崖上的松柏卻往往能維持千年以上

先何嘗是維吉尼亞、新英格蘭的紳士。中世紀海上東西交通未打開前，我華人何以獨能領導東南亞？唐王維所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是何等盛事。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成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一洗「次殖民地」恥辱，其經歷並不簡單。七八百年以來，西方是亞利安、保頓、日耳曼族的天下，他們不僅領導歐洲、北美，迨東西海上交通打開後也侵入亞洲。我國當時（明清之際）學人因把精力皆投注於「故紙堆」考證上，所以抵不過西方的堅甲利兵，故也被侵畧，上述幾種西方民族何以如此威風？無他，卽與中華民族一樣，也是符合上述兩歷史定律。

反之，如南美洲、非洲、東南亞洲，何以總是被人騎在頭上，卽因他們民族的經歷不符合上述歷史定律。他們民族血統太單純，又未嘗經歷過長期的大風暴，故一向軟弱，不知進步，他們不是被中國領導，就是被歐洲強國侵畧，二次大戰後，再加上共產帝國主義欺凌騷擾，眞不知等待何時，方能翻身，獲得自由！有人說，上帝待人是公平的，事實上，恐怕不是那麼一回事，出生在極寒、極熱，或沙漠一帶的人，怎能與生在溫帶的人比呢？故溫帶人多優秀，能在世界稱雄稱霸，然溫帶人也不必驕傲，大戰皆爆發於溫帶，資本帝國主義與共產帝國主義也誕生於溫帶，而非極寒、極熱沙漠一帶。

中華民族，除符合上述歷史定律外，再加上地利的天然條件，故其前途，自然是十分光明的，不僅中華民族前途光明，只要西方肯了解中國文化眞諦，走孔孟之路，「正義明道」（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全世界民族也必定會十分光明的。

何謂「社會連帶主義」？

社會連帶主義學說，中國學人於多年前雖也有介紹，但尚嫌不夠詳盡。後來讀到前東京帝大教授五來欣造博士著「政治哲學」一書，始得到一種明晰認識，今只就其中最要部分，大畧介紹如下：㊀立說者狄驥（Duguit），法國人，是歐洲社會學權威，社會連帶主義的詳細理論，卽寫在他的世界名著「國家論」中。㊁理論的目的，一在修正盧騷著的「社會契約論」的不及，一在反駁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他認爲馬克思主張平等，當然是正確的，但主張廢除所有權，則是大錯。大意說，社會是一種連帶關係體，每人對社會既是債務者，同時也是債權者。債權債務兩者當然不可能完全相抵消，然負債者如何抵償還其債務呢？依馬克思主張，就是「清算」、屠殺。狄驥對此辦法，大表不滿，認爲那是野蠻人的行爲，不是文明人所應行的事。狄驥主張怎麼辦呢？他的辦法，是要依靠國家法律，讓負債人依法把債務繳還於債權人。在這點上，可說與現代民主社會主義辦法不相上下。

自本刊第四一三期拙文發表後，因有讀者詢問「何謂社會連帶主義」？故今在此答覆如上，然如欲深知，請參閱五來欣造「政治哲學」（台北有中譯本）可也。紹山覆



細談毛詞「蝶戀花」（下）

岳騫

本刊四一六期筆者寫了一篇談毛澤東的詩詞，因為談了三首，又限於篇幅，未夠清楚。筆者以前曾專就蝶戀花寫過一篇文字，茲加以整理補充刊出，或有助於毛澤東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也。

到了四月間，文藝報第七期卻把這首詞作了專題研究，其中有一個名叫謝思潔的寫了一篇「讀毛主席新詞蝶戀花的一點體會——並與臧克家同志商榷」，謝思潔所要商榷的就是最後兩句，謝的看法是：「既然嫦娥一開始就知道來客是忠魂，當然是『壯志未酬』，有過『英勇的戰鬪』，怎麼會後來才為他（她）們不幸的遭遇落下同情之淚，即使說可以如此，但我們如何來解釋『忽報』二字？單單是知道了不幸的遭遇，作者何必要用『報』字，更何以用上『忽』字，克家同志把這兒的『曾』字當作『曾經』解釋，我看不對，應當作『竟自』解，意思是說人間的革命竟然如此迅速的成功了。這樣與『忽報』上下呼應，就扣得非常緊密而又自然了。」

謝思潔的看法，以為「傾盆雨」是楊開慧和柳直荀的眼淚。

文藝報的編輯張光年把這個問題去請教郭沫若，並把臧、謝兩人原文附去。郭沫若回信說：「曾就是已經。落淚的人不限於兩位烈士，還應該包含吳剛與嫦娥，因為他們也是中國人，他們歡迎烈士，也正表明他們關心中國革命。……所以謝思潔說落淚的只限於楊柳二烈士，也不妥當。」

郭沫若算是個折衷派，他以為嫦娥、吳剛、楊、柳都哭了，所以才下有「傾盆大雨」。

其實這兩句詞，即使毛澤東自己來解釋，也無去自圓其說，在他的意思原是接近謝思潔的，毛澤

，但是其中有許多字被毛澤東用錯了，所以變成了迷離惝恍，宛如傳說的劉伯溫燒餅歌，怎麼解都可以，怎麼解也都不通。

首先「曾」字就用得不妥，曾字只能作曾經解，意思就是一度，假若說「伏虎」作為中共據有大陸的表示，那麼用個曾字，就表示已經過去了，引伸來就等於說中共一度據有大陸，現在已成過去了。謝思潔所以要把「曾」字當作「竟自」，也是覺得「兆頭」不好，只是曾字實在無法附會為「竟自」，所以郭沫若也不贊同，咬定「曾就是已經」，沒有其他解釋的。

其餘「忽報」和「頓」也都不妥，因為楊柳之死都在廿年以上，中共據有大陸也達八年（毛詞填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並非倏忽之間，而用忽、頓都是不合的，假若毛詞這兩句改為「聞道人間終伏虎，淚飛化作傾盆雨」就比較通順了。以上只是就字面來看，若從全篇探討，毛詞還犯了幾項錯誤：

第一、格調太卑。詩格宛如人格，沒有完美的人格，就沒有雅鄭的詩格，知人論世無不以此為準則，所以古人造詞遣字，謹慎異常，不敢隨便亂下一字，宋代詞人史達祖一代大家，而「介存齋論詞雜著」尚且譏評：「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毛詞「問訊吳剛何所有」一句，宛似在大陸開鬪爭會聲口，毛澤東或以為風趣盎然，而傍

第二、體裁不明。大概毛澤東自知這種「死後升天」的思想是道地唯心主義，所以在題目下面加了「遊仙」兩個字，毛澤東的意思究竟唯心還是唯物，我們可以不管，但既然他自稱是遊仙詞，卻值得推敲了。

查遊仙詩始於晉代郭璞，以後代有名家，至清代厲樊榭（鶚）集其大成，厲氏曾寫遊仙詩三百首，為有史以來巨擘，堪稱遊仙詩正宗，但遊仙詩格律謹嚴，意境深遠，並非信口胡謅可得。茲舉其中兩首和毛詞相似的，作為比較。

一片靑霞渡海來，神仙下見紫瓊台，綺窗雲影呼鸞起，花裏洞門深自開。　珠閣深深鎖上華，瑞雲繚繞綠窗紗，忽驚吹落沈檀雨，盡是羅天四色花。

試將毛詞與之比較，不僅工力不抵，珷玞與美玉之別，即以體裁論，毛澤東尚未窺遊仙詩門徑。

遊仙詩不僅格調嚴謹，即內容也不可信口胡謅，毛澤東自以為是遊仙詩，便可把吳剛安在重霄，嫦娥接上長空，實則荒謬絕倫。試以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為例，也是遊仙詩中上乘作品，其中如「王母携雙成，綠蓋雲中來。」因為西王母確有侍兒叫董雙成，見於「浙江通志」，假若吳梅村寫成「王母騎金鰲，水晶宮裏來」，豈不成千古大笑話。所以遊仙詩也要合乎情理，最低限度要與普通傳說相吻合，自我作古是不成的。

文字寫得太長，毛詞的錯處還未講完，類如毛澤東不懂四聲，蝶戀花的平仄都鬧出錯誤，但這已

諷刺性的主題卻十分深刻地印在腦海中。這篇翻譯的內容是諷刺「拿破崙時代」的新聞的。據說在拿破崙的勢力遠離某一個國家時，該國的新聞界、必定指斥拿破崙是魔鬼，是侵眞者，是人類公敵；可是當拿破崙逐漸迫近該國時，新聞報導便「客觀」起來了，「中立」起來了，不再稱拿破崙是魔鬼，是侵畧者，是人類公敵，而稱拿破崙了；到了拿破崙征服該國時，拿破崙便由魔鬼而成爲「將軍」，成爲「大帝」，成爲「人民的大救星」了。

拿破崙時代早已過去，拿破崙時代的臭知識分子早已化作爛泥，而毛澤東政權雖然失盡民心，但在國際間卻似乎頗有「威望」，於是躲在香港新聞界的一些牆頭草就不斷的向人類公敵拋媚眼，送秋波，或明或暗的拉關係，企圖賣身投靠，或者已經買身投靠，但仍然「身在漢營心在曹」，墮子們仍然潛伏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或掛羊頭賣狗肉的「自由」報刋中工作，不斷地發出狺狺的狂吠。

對於這種「身在漢營心在曹」的墮子，我們實在不應默爾而息，因爲牆頭草實在比正牌左仔和趙浩生之流更容易騙人，更具有危害自由世界的破壞作用！

田雪醜化國軍

古鶴翔

在今年雙十國慶日，快報「中外快訊」的標題是：「蘇聯爲何覬覦南沙？」

這篇「快訊」一開頭便說：「南沙羣島的主權問題現已成爲牽涉許多國家的國際糾紛，而由於蘇聯暗中插手喚使越南以武力侵佔南沙，遂使這項糾紛更趨複雜。」

「快訊」繼續說：「近年來國際關係的變化，尤其是中蘇關係的惡化，以及美國勢力退出南中國海而蘇聯力圖『塡補眞空』，使南沙羣島的戰畧重要性驟增。南沙羣島的九十六個島嶼散佈在南中國海南端方圓五萬平方哩的廣袤海域中，扼印度洋與西太平洋之間的通道之咽喉。非常明顯的事實是：

任何一個大國若能控制南沙羣島，則將在這個咽喉地區佔盡海空優勢，只要派一批護修人員常駐島上，而不需要有航空母艦，便可控制印度與西太平洋之間的通道。」

「快訊」繼續說：「在一九七〇年之後，在南沙羣島的珊瑚礁下發現可能有龐大的海底石油蘊藏量。在南沙羣島正北方五百哩的西沙羣島，中共已經在探勘海底石油，而南沙的石油蘊藏量可能比西沙更大，但因爲主權糾紛未能解決，尚沒有任何國家去探勘。西貢的越共政權現在宣佈要在他們所佔領的六個島嶼之間的海域內進行油源勘測。如果不是蘇聯拍胸口保證器材和人員，誰能相信越共有探勘海底石油的能力？」

刋上稱蘇毛關係爲「中蘇關係」，「快訊」既然以毛爲「中」，就應該在報頭上印上「中華人民共禍國」年號，因爲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是決不承認毛政權的。

「快訊」繼續荒謬地說：「越共在今年五月六日宣佈武力佔領南沙的六個島嶼後，北京並未公開提出抗議，而僅繼續聲稱南沙羣島主權屬於中國。在這一點上，中共顯比蘇聯高明得多。蘇聯動輒對『兄弟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波蘭、東德等國用兵，而中共則一貫主張以談判解決糾紛。二十六年來中共只有過兩次對外用兵的紀錄，一次是當美軍抵達鴨綠江畔，威脅到中國的安全時才介入韓戰，另一次是印度侵犯中國領土西藏而迫使中共揮兵還擊。中共絕無可能像蘇聯那樣欺凌『小兄弟』，爲了南沙主權而與南北越開戰的可能性是絕無僅有的，除非越南悍然驅逐在南沙的菲律賓和台灣軍隊而把整個南沙交給蘇聯，則中共勢必對南沙採取行動。」

同胞們！同志們！田雪在「中外快訊」中竟然千方百計地醜化中華民國，極力爲中共政權塗脂抹粉，這是我們可以容忍的麼？田雪把毛政權稱爲「中國」，把中華民國軍隊貶謫爲「台灣軍隊」，把共都稱爲「北京」，這已經是荒謬絕倫的事了，因爲快報是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章。

田雪更荒謬地將中共政權的措施美化爲「高明的」，將中共政權美化爲抵禦外侮者，而且無中生有地極力醜詆中華民國，說：「除非越南悍然驅逐在南沙的台灣軍隊」！爲什麼田雪把中美民國軍隊詆譭得如此不堪，而將中共美化得如此公正、英勇和愛國？究竟田雪居心何在？

我們還要指出：中共之出兵侵畧韓國，已爲舉世公認的事實，而田雪卻說「美軍抵達鴨綠江畔，威脅中國的安全時」，它「才介入韓戰」。必須指出：中共之加入韓戰，絕非中國領土受到威脅，而是國際共黨企圖征服自由世界的策畧及行動。當時中共是秉承「蘇聯老大哥」及「斯大林爺爺」的意旨行事的，田雪爲什麼要歪曲歷史？

我們更應指出：蘇毛之爭，起源於「修」；所謂「修」者，不以過激之行動赤化世界，而中共則堅持以激烈之手段進行「世界革命」。這些事實，到了田雪筆下，竟然「修正」了，由極醜惡而變爲極可愛了。

最後，關於蘇聯出兵侵畧這件事，田雪也把事實的眞相隱瞞了。必須指出：當蘇聯出兵匈牙利時，中共不但未加反對，還加讚揚及慫恿，爲蘇聯的侵畧辯護，認爲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田雪啊田雪，爲什麼中共的罪行，到了你筆下便「修正」得如此可愛？毛澤東共產黨的確應該恭請田雪到北平去代替陳伯達的位置了。

熊掌與罕不拉

顏元叔

主持這次香港中英文翻譯會議的黑荷先生，是一位年青的漢學家，出過一本關於宋朝的書，通中文，會說中國話，而且說得相當好——在台灣學的。沒有去香港之前，由於會議的事務，和他通過幾次信，好奇促使我打聽他的背景，才知道他不久前去過中國大陸。對於去過大陸的人，我們總是特別敏感；因此，那天歡迎酒會第一次見到他，我就想問他：「大陸的滋味如何？」免得使他難堪，我忍住了。後來，在會議休息喝咖啡的時候，我一時脫口而出：「黑荷先生，聽說你去過大陸？」他說：「是呀，我不久前去過一次。」神色非常自然，毫無窘態。我就接着問：「那麼你的一般印象如何呢？」他手裏正端着一杯咖啡，雙臂一攤，幾乎把咖啡倒在地毯上。「很不同哪，跟台灣很不同哪！我離開大陸，立即從香港飛去台灣。啊，到了台灣，眞像回到家一樣。」他這麼熱情的一番說辭，倒使我幾乎覺得他在做「宣傳」了。會中時時與黑荷見面，後來我還請他和幾位人士去吃了一次烤鴨——感謝亞洲協會對台北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的資助。在咀嚼烤鴨之際，他的大陸經驗便流露得更令人「垂涎三尺」了。

黑荷先生既研究漢學又會說中國話，所以當一個編輯人的訪問團去大陸，他便當了他們的通譯。編輯人員是大眾傳播的主宰，中共特別注重宣傳，所以，黑荷先生說，中共對他們招待得十分客氣——「太客氣了」，他說。他沒有說如何客氣法，我也沒有問他。我們正在吃香港做的北京烤鴨。我就問：「北平的吃，現在如何了？」其實，我自己沒有到過北平；北平之吃只是道聽途說而已。黑荷說：「大概不錯吧。」接着他說：「不過，我們沒有多少機會到外面去吃，都是由國務院招待。」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你吃過熊掌沒有？」我搖搖頭，「我在北京吃過熊掌。」他驕傲地說。我對吃一向十分感興趣。「好吃嗎？」我迫切地問。「啊，太好吃了。」他以流利而畧帶變調的國語抑揚頓挫着。「什麼味道呀？」「我說不上來，總之，太好吃了。」我是個愛吃的人，也愛知道食物的價錢，從冬瓜到牛排，我都得問個清楚。我說：「貴不貴呀？熊掌。」黑荷說：「不知道，是國務院請我們吃的。」所謂熊掌，對我而言，一直是孟子書裏的一個象徵——「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也。」—如今，面前坐着的這個美國佬，居然實實在在咀嚼了，吞食了孟老夫子的「文學象徵」，我眞有些肅然起敬。

黑荷似乎感應出我對熊掌的敬畏，趁勢想再加強對我的「迫害」；他說：，罕不拉，我沒有搞清楚怎麼寫。」我問：「罕不拉好吃嗎？」管它怎麼寫，太好吃了。」我說：「比熊掌還好吃嗎？」「還要好吃。」我太太在旁邊頭腦清醒地問：「究竟罕不拉是什麼東西？」「噢，」黑荷嚼完一塊鴨皮，吞了一口啤酒，然後說：「他們說是東北山裏產的一種東西，一種動物，很稀少，很稀少。」我太太說：「那麼是一種山珍囉。」「對了，對了。」黑荷很感激我太太提供了這個名辭，「對了，東北的山珍。」

那天，我也邀請了余光中夫婦——余兄曾經覺得基辛格之站在我們的萬里長城上，是件很「他媽的」事——余兄對我傍白：「好東西都給他們洋人吃盡了。」他夾了一支鴨腳來啃。「當然囉，」他啃着骨頭。「自然還有主人們陪他們吃囉。」余兄的乾幽默經常是使我開懷大笑的導火線。這次，他的乾幽默令我笑不出來。「是呀，」我應聲着，「主人總得陪着吃。」於是，我眼前浮起一片「海市蜃樓」：人民大會堂席開十桌，穿西裝的坐一邊，穿列寧裝的坐一邊，每人右手一個豬蹄似的熊掌，左手一個玉如意式（這是我的想像）的「

恩

恩、怨不分，或以怨報德，當然是由於功利主義所造成；或者是逞一時之快的作祟。但伏下了足可以導致禍源之因，必招致玩火焚身之果。

日本所貽災難於中國的，罄竹難書，甲午之役，割我台灣，「九·一八」事變，掠我東三省，使我國蒙上奇恥大辱。而「七七」盧溝橋的炮火，更公然侵畧中國，其殘暴罪行，開戰史來有之殘酷。

南京大屠殺，受害人數不能詳計，最少不會低於十萬人，日本軍官居然以屠殺中國同胞爲比賽。血債纍纍，慘無天日。

中原大會戰，日軍所過之地，寸草不留，死於日軍殘殺之下，幾倍於原子彈降下於廣島，日本死難於輻射的人數。但日本人對廣島之災，呼天搶地，念念不忘，有無想到日本人滿手血腥，難道中國人死的不是人命？

姦淫婦女，逼夫親看，姦後殘殺，以重視貞操的中國婦女，身受污辱，丈夫被殺，悲慘的結局，日本的婦女，假使身受其境，又將如何？

兒童何辜，死於尖刀之下，何止百萬；百萬童屍，陳於日本境土，日本人又作何感想？但居然死於自命爲武士道的英雄手裏，令人髮指！

血海深仇，每一個中華兒女，一提到日本血帳，無不椎心切齒！但當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在天皇屈膝之後，而中國所施於日本的，卻是日本人夢想不到的以德報怨。

儘快遣俘，寧願本國的交通受着影響，而把中國戰區的日俘，趕快遣送回國。保存日本能以復興工業的人力，是誰之賜？其實，在當時的形勢，中國政府實有使用戰俘

但是，我們能說全中國的列寧裝，胸前都啃着油汁麼？五百萬的北平居民的五百萬套列寧裝，胸前都啃着油汁麼？七億全國民眾的七億套列寧裝，胸前都啃着油汁麼？我猜想是不會的。中國那有多麼多的油汁，全在每個中國人的列寧裝上！所以，有些列寧裝上啃油，有些不啃油：啃與不啃，構成幸與不幸之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列寧裝，三生有幸，胸前得免油漬污染；餐飲之際，掉落下來的，充其量，只是一滴不帶油的鹽水。質是之故，他們的列寧裝，一套年頭穿到年尾，不必送往洗衣店乾洗或濕洗——因爲他們的飲食是那麼乾淨，絕對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唯獨那些經常出入人民大會堂的少數列寧裝，佔全國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列寧裝，交上了厄運，整天與油膩爲伍，在油膩裏打滾——因爲，整天要陪洋人吃熊掌與「罕不拉」。中國菜的種類多，菜中之油的種類也多，熊掌之油，罕不拉之油外，尙有豬油、牛油、鷄油、蠔油……不一而足；大凡天下有油者，均爲中國人的桌上佳肴。於是，可憐一襲人民大會堂上的列寧裝，到底能承擔多少油水的污染？所以，當毛澤東高呼「爲人民服務」的時候，我眞爲他那一襲列寧裝的淸潔問題發愁。

「爲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及其同志的專利，所以凡是跟人民的福祉有關的事，都由他們包了。招待國際人士是「爲人民服務」的項目之一，因此陪外賓吃熊掌「罕不拉」，他們也就義不容辭了。實例，招待國際人士，總不能實行直接民權，叫七億人民全部擠入人民大會堂——雖然他們有權利擠進去，因爲那究竟是「人民大會堂」——一齊陪國際人士，右手熊掌，左手「罕不拉」，七億張嘴一齊咬嚼——結果，七億付腸胃一齊拉稀，七億顆頭顱一齊臥病，那毛澤東和他的同道那裏去找服務的對象！所以，你得選幾位烈士，教他們進入人民大會堂，教他們去陪資本帝國主義者去啃熊掌和「罕不拉」，教他們去承受油膩污染，教他們去作革命式犧牲。就算他們不死於資本帝國主義思想之污染，至少一個個也變成油膩鬼——做鬼當然一概是拋頭顱洒熱血之後果。所以，這種「爲人民服務」的個人犧牲，只有加諸於極少數精選的「可以報廢的」志士的雙肩上，爲了七億人民，犧牲十個百個人於熊掌「罕不拉」之下，還是値得的——毛澤東當作如是想。話又說回來，假使你叫全國人民在個別犧牲之外——如捕捉灰熊和「罕不拉」因而給咬斷手足或墜落懸崖——還要他們再去陪洋人吃熊掌「罕不拉」，也的確負擔太重，犧牲太大——我是就國家財務而言。試問中國雖大，能不能找到七億隻熊？就算一人吃一掌，也得近兩億。那麼，只有像輸入小麥一樣，向美國、加拿大去搜購熊類了。只怕搜盡全美洲，甚至全世界，也搜不出兩億頭熊。就算在笑臉攻勢之下，天眞的美國兒童把玩具熊也拿出來一飽中國人的口福，試問中國幅員雖則遼闊，那裏去搜括那麼多的外滙？（美國兒童愛錢如命，不會白白奉獻。）因之，叫全國人民一人一掌陪外國人吃熊掌，雖然符合「共產就共吃」的原則，實在不符合經濟原則：我相信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以其腦力之精密，對這個問題一定是想得透澈透了——「產可以共，食不可共」。最後，毛澤東只有毅然決定，既然我們矢志「爲人民服務」，也就讓我們「爲人民代吃」好了——何況，這種油膩的東西，對腸胃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是長期齋戒的人民腸胃。於是，一小隊精選的革命烈士，神風隊似的走出國務院，視死如歸地走入屬於「人民」的大會堂，高喊著：「中國的人民呀，爲了替你們服務，我們去犧牲——我們的腸胃了！」

當然，這只是就熊掌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場面之嚴重性；若是就「罕不拉」觀之，既然「罕不拉」只產在中國東北，世界其他地方根本無法補給，那就更談不到孔融分梨式的全民共吃了。這個時候，你只有珍惜東北的「罕不拉」，不要讓人民亂射亂殺，好好畜養起來，只當人民大會堂的廚房拍電報，才派專車去取那麼幾頭，甚至派槍兵押運，免得「罕不拉」跳車逃亡，遁入村野民家。這一切都是「爲人民服務」，細想其中的周章，倒也煞費苦心；而絞盡腦汁之餘，到頭來只落得一肚子油膩，落得一身黑漆馬烏的列寧裝。不過，這些烈士也不必埋怨了，在腦滿腸肥的各種革命犧牲性併發症裏，當行牢記：你們是在從事一項偉大的革命使命，你們是在「爲人民服務」，代表人民吃盡中國的熊掌與罕不拉——天下還有比這更崇高的革命理想與實踐麼？

我因沉思良久，吃的動作就減緩下來；面前小碟裏的幾本脆酥鴨皮，都已經冷了。我太太說：「你再不吃，我就代你吃了。」我突然驚醒過來，大叫：「我自己吃，我自己吃，用不着你代吃！」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酥脆的烤鴨皮，我那麼傻，我要你代我吃呀?!

這是中國的恩典，也是日本能迅速興復工業的主要因要。

開羅會議，蔣委員長力主保存天皇，使日本的精神領袖，依然不廢，使日本社會秩序，賴以維繫，才能走上復興之路。中國給予日本的可謂厚極。但日本卻乘中華民國在世界逆流中，反臉不認人，中山狼忘恩負義，在中華民

報·

國背後插一刀，來一個日毛勾結，給中華民國吃的苦水，確夠滋味，每使中華民國每一個有志之士，新仇舊恨都湧上心頭！

我於一九五八年在僑務月報曾發表一篇文章，指出日本潛伏兩大害蟲，將來必腐蝕了日本。這兩條害蟲，一條是日本的亞飛，爲非作惡，敢作敢爲；一條是日本的共黨，滲透傾覆，瓦解政府。日本戰敗，在管制中能夠出頭，是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當中共的志願兵開入韓國，麥克阿瑟爲了應付東北亞的危機，不能不扶植日本，受羈之虎，才得出柙。但我也可斷言：日本將來的災難，也拜毛澤東之賜。兩條害蟲，以前已經壯大，蠢蠢欲動，自日本承認中共之後，中共的特務乘機湧入，扶助日共日亞，但煽動日共也日烈。請天下有心人拭目以觀，將來日本所受的滋味，必百倍於今日的中華民國。

老子云：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日本以私利而忘公義，恩將仇報，不惜開門揖盜，自種禍根，田中內閣所貽於日本之害亦大了。何況承認中共之後，日本亦根本未得其私利呢！

時事評論

毛江棋子韋國清

林定

十月廿八日，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舉行十五萬人傳達「農業學大寨」會議報告，由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州區軍第一政委韋國清主持，廣州部隊司令員許世友出席大會。韋國清在會上指出：「這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召開的，這次會議是建國以來規模很大，意義深遠的一次重要會議。」

韋國清調職廣東，原省黨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趙紫陽動向不明，趙紫陽曾是陶鑄老拍檔，「文革」時一度失職，復出後出任內蒙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才調回廣東。外傳趙紫陽可能升職，相信機會很微，因韋國清任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時，已遙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權力比趙大，且韋是政治局委員，故升職者應是韋國清而非趙紫陽。同時，中共對某人升職，一定加以公佈，只有對免職者才特意不加公佈。我們不能亂猜趙紫陽是否垮台，但可以揣測，他目前境遇，可能跟去年姬鵬飛一樣，當喬冠華接替姬的職務時，姬的動向也是不明朗的，但並沒受整肅，今年初，才出任人大副委員長閒職。不過，從韋國清接替趙紫陽的職務看，江派勢力已在廣東打下了基礎。

韋國清是廣西僮族人，一向在廣西擔任黨軍政要職，是廣西僮族自治區的地頭蟲。他的調職，絕不是「穩建派」之力，雖然他曾參加鄧小平的廣西「百色暴動」，但他在文革時並沒因鄧而受株連，可見他不是鄧心腹。他早年出身彭德懷的紅三軍團，一度與許世友同屬三野（華東野戰軍），參加過徐蚌會戰，當時許率「山東兵團」與韋的「蘇北兵團」配合分斷徐州碾莊，阻擊國軍李彌兵團東援碾莊。「解放」後，韋國清一直盤踞廣西，「文革」時投靠毛江集團，受毛派重用。一九七三年底，韋國清出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並不是他與許世友有

，文革中調任廣州軍區第三政委升至第二政委，軍區搬位降爲政委。任思忠也是林彪舊部，文革時由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升政委、第三政委，軍區改組降至政委。華國鋒是「文革」新貴，時任湖南黨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現爲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極少到廣州去。因此「廣州軍區」的重責便落在韋國清身上。

許世友向被視爲周恩來的心腹，「文革」時，對毛派進行鎮壓，死傷達千人。在他歷史上，曾有兩次反毛紀錄，一爲一九三五年毛澤東與張國燾「草地分家」，他任紅四方面軍紅九軍軍長，指斥毛澤東爲「機會主義」。另一爲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澤東在延安整肅張國燾，引起「紅四方面軍」幹部激烈反對，許世友等密謀反抗「打倒毛澤東，擁護張國燾」，後被人出賣，結果被捕判刑。同年七月，抗戰爆發，許等才被釋放，派至劉伯承一二九師任職。毛澤東一向不信任許世友，毛把他調離南京老巢，復又加派韋國清制衡，使他動彈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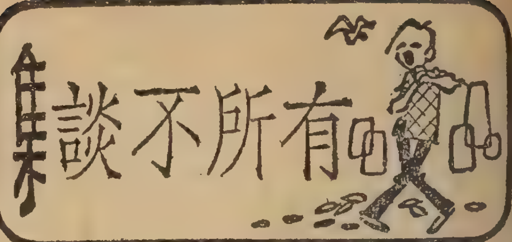
共軍中第一政委在職權上大過司令員，第一政委是黨代表，也是軍事單位的黨委第一書記，軍隊一切行動均經黨委討論通過，然後執行，雖然司令員也是黨委，但最後的決定權在第一書記，由此不難看出韋國清的權力實比許世友大。雖然，許是政治局委員，但韋、華二人也是政治局委員，因此，南方大門的軍權實質上是掌握在「文革派」手裏。

韋國清調職廣東，不但集廣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而且還有效地控制廣西。韋國清在廣西經營二十多年，潛勢力異常深厚，在軍方面，他名正言順統轄廣西軍區；在黨政方面也可遙領，因其當紮，以前手下人員絕不會對他有所離心。因此，他實際上已做了「兩廣總督」，這是毛江勢力在地方上的

個角落，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而奮鬭。可見毛江利用韋國清全力執行其農業路線。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毛江集團一手搞出來，並不是此間捧周派所吹噓什麼「穩建派」（即官僚集團）推行的。或什麼「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農業會議中，提出五年內『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計劃，顯示中共的主流派——穩建派發展經濟的願望很迫切。」「穩建派對經濟事業負有直接責任，必然會排除極左派的干擾。」這與原來的事實倒置了，我們不能因江廢言，這種指鹿爲馬的評論，除了存心替周派抹粉，詆毀江派外，沒有什麼意義的。

遠在七月初，中共中央在河北省石家莊召開「全國農業專業工作會議」時，江青便以中共中央領導人身份，致函該會，加以指導，並特派王洪文參加會議。九月十五日，在山西昔陽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持者爲鄧小平、江青、姚文元、陳錫聯、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江青並在會上發表演說，且與姚文元、陳錫聯、陳永貴作狀拿鋤頭拍照。此次會期達一個多月之久，全大陸二千多個縣的代表參加。會議於十月十五日在北平閉幕，陳永貴主持會議，華國鋒作總結報告。出席的是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韋國清、陳永貴、吳桂賢等。從會議開始及結束的名單看；不難看出這次農業學大寨運動是由江派一手包辦。會議的重要內容是由「文革」紅員華國鋒所作的「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而奮鬭」的總結報告。華國鋒是搞公安的，卻作農業報告。過去此類報告多由譚震林負責，倘若是由「穩建派」推動，鄧小平大可起用譚震林，至少也可叫陳錫聯作總結報告，卻不要給江派由頭到尾把持會議。可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不折不扣由文革派發起推動，而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縣級以下單位進行「整



且說偏頭痛

丁冬

前些時在一份報章中讀到一篇外國雜誌報導的翻譯，標題是有關從食譜中避免發生偏頭痛的研究。當時由於事忙，未及細讀內文，後來那份報章失落了。但由此亦約畧知道，偏頭痛這種疾病經常都是人們研究和留意的對象。

據云，偏頭痛的起因不明，病狀也不只一種，對治方法卽使是治標，也各有不同。二十多年來，那可憎可厭的疼痛一直是我最強頑的敵人。說它可憎，是因爲它往往在人的歡樂時光中來臨。說它可厭，是因爲它像個催債鬼，死纏不放。關於正視，對付這個敵人，所耗費的心力及累積的苦痛，自問已到「三折肱」的地步。現在那篇翻譯無異告訴我，許多人也一直爲這個問題縈心，我以前並不是孤軍奮戰的。遠在讀中學的後期，在一個晚上，從夢中醒來，發覺右邊太陽穴痛得要命，像捱了一下斧劈似的。看看時鐘，才不過十一時，一本小說還放枕邊。那疼痛生平從未經歷過，使人渾身乏力，右邊鼻孔壅塞不通，而且依稀感覺到脈膊霍霍地在躍動。乃順手從枕袋中拿出一盒萬金油應急，但一點效力也沒有。那一夜就在半睡半醒中過去，究竟那疼痛什麼時候停止，一概不知道。自此以後，頭疼病時來時去，週期似有一定的：來時多是於冬季，每二天發作一次，甚而一天一次，每次擾攘達一小時，交上春天便沒有了。疼痛最厲害的時候，右邊臉龐像火炙，但全身畏冷，要嘔吐，最難理解的還是，右上腭的一顆臼齒附近，必有鹽水似的分泌。

這樣子的過了幾個冬季，疼痛沒有減輕，也沒有變壞，人除了感到煩擾外，照常讀書工作。間中也跑去看過幾個醫生。有說是血壓過低，要連續打針二十四次。那時限於經濟及工作時間問題，沒有接受他的建議。所以，他的判斷是否準確，不得而知，不好隨便抹煞。有一趟得了支氣管炎，由一位西醫治愈。病後臉色未免靑白，他要我檢驗大便。檢驗結果，據說有小許肝蟲，於是他建議我服用一種強肝劑，使肝臟機會強化起來，好對付肝蟲（杜肝蟲不能澈底斷根，那醫生說十人中九人有肝蟲）。這一次我卻自作聰明，除服用肝劑外，用豬肝作餸菜，連續十多天如此。我至今還一直在懷疑，是那一役「強化運動」帶來了惡劣的後果：頭又在作痛了，而且來時不擇季候，不限時間。我再去請教那醫生，自覺有點嚕囌，不耐煩。我問他爲什麼那疼痛有定期性的。他笑了笑說：「可能是血氣跑到牙齦部份受阻礙的緣故吧。」我聽罷，心卽冷了半截。我對中、西醫素無偏見，但那西醫借用中醫語言，卻頗有陽陰怪氣味道。

過了幾天，我胡亂的去請教一位掛牌的牙醫，在下午等了個多鐘頭，才見那年輕的醫生施施然從外邊回來，口裏還銜住一根牙籤。我投訴頭痛，請求驗牙。他看了看我兩邊下腭末端的兩枚橫放的「智慧齒」，便立刻說是可能那兩齒在作祟。我毫不放鬆地問：「牙齒移去後，是否可根絕頭痛？」他遲疑一會，說：「痛楚大概會減輕。」我聽了，心又冷了半截。結果，牙沒脫得成，我只讓他照照牙齒X光，好收點錢。第二天，連去看底片，聽道理的趣味也沒有。這樣子的主觀態度自然是不對的，幸而往後的事實證明，牙齒與頭痛果然沒關係。二年後，因蛀牙故，才移去一枚「智慧齒」，是左邊的一枚。

後來一位朋友給我意見說，眼睛有毛病，影響視覺，也會帶來頭痛的。於是到眼鏡公司驗眼，證明眼睛正常，眼鏡也不需要改換。又在報章上讀到一段文章說，人在放風箏時，眼睛不停往上望，可消「積火」。於是在傍晚飯後，於鄉間曠地放風箏一小時，過了一段時期，不知是「合該無事」抑或心理作用，頭部果然感到輕快些。由「積火」的觀念使我回到先前對肝臟機能的問題。乃堅起心意寫長信給在省城的舅父。他是一位祖傳的及深資的中醫師，我們兄弟們在孩童時代，由接種牛痘以至醫理痲疹等疾病，都是多得他照料。他的判斷是這樣的：「腎陰不足，腎水不能涵肝。加以用腦力眼神過度，更耗腎陰。肝經風火，乘虛上襲，致成此症。」對此番理論，在似懂非懂之間，但尚能一心一意依照舅父開出的藥方服藥，大概有點「迷途知返」的意思在裏邊。舅父那封來信我一直保存，其藥方包括以下藥材：　金蟬花　女貞子　甘菊　石決　白芍　象牙絲　熟地　山萸肉　龜版　必甲　蒺藜

固本用的丸劑是龜鹿滋腎丸。至於日常湯劑有二：鮑魚燉瘦肉；象牙絲、金蟬花、玉竹煲瘦肉，或生魚湯。此外，又應多食水果，戒絕烟、酒和辛辣刺激品，又需節勞，不得夜睡，少閱字體過小的書報。

上面的藥劑不知道共服用了多少次，總之是覺得頭痛慢慢少了，痛楚也舒緩了。這大概又與我突然改變了職業和生活方式（包括結婚）有連帶關係。對一般人來說，這事應就此告一段落。但我依然對此耿耿於懷，定要弄清楚那擾攘半生的「頑疾」是個怎樣來源。我改變了一晌千方百計求躲避的意念，反而向無病中求病。在一段日子裏，儘量少睡，偏要臥床閱書報，狂吃咖喱，喝酒。頭部果然又隱隱作痛了，而且也是發生在老部位。這一「發現」使我有苦澀的喜悅。現代科學家以痛症爲難治，是因爲無法掌握痛細胞生長的規律之故。我卻已把握到自己二十多年來頭痛的原因！以後，每逢遇到朋友或親戚訴說頭部有頑痛，我也不管它的痛狀與病因若何，一股腦兒的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他們，彷彿他們定會分享我經多方奮鬬才獲得的果實。



認識中國

頭在雲端脚不在地面

柳以青

十月又匆匆地過去了。

十月在香港由大學生們所主辦的「認識中國」運動又雲消霧散了。有人就會因了這一陣子的「轟轟烈烈」，到現在拍了拍手掌，似乎又有所交代了。起碼，在「學生運動」的記錄裏，可以加上一筆「一九七五年的中國週」種種切切，種種切切……。

大家都不太相信過去的事，只相信把目前自己所做過的事，牢牢地安放在紀錄裏。大家都不正視過去的人士對住一個固定事實的意見和批判，只珍惜目前發自自己的意見與批判。大家都對別人的看法無動於衷，只是願意把自己的看法做成中心理念。

說這種情形是「唯我獨尊」吧，似乎這「尊」字不能眞正地發生作用；說是「我行我素」吧，這「行素」又不是那麼英勇豪放。說是「一意孤行」或是「孤注一擲」吧，但是並沒有能眞正地發生出「孤」字眞切意義。

整個的「認識中國」的種種行徑，似乎給我的印象和感受的是：「頭在雲端，腳卻不在地面」。

頭在雲層的中端或頂端

我記得有一句詩，那便是「身在虛無飄渺間」。這樣的情況我是嚮往異常的。

這裏所謂的「身」，包括了從頭頂到腳跟。整個身在這「虛無飄渺」的景況裏，飄飄如仙的心境，可以說是人生中的一個很難得的享受。

我不知道，是否有的人，在十月的「中國週」中，能否達到這一境界；不過，我卻發現了無論在言辭間，文章裏，和行動中，都表達這樣的一種情況，是「頭」，而不是「身」地在「雲端」。

「頭在雲端」，就是我對他們的觀感。

什麼是「頭在雲端」呢？這並不是表示出「什麼冲昏了腦筋」之類。他們的腦筋並沒有被什麼冲昏，只是把頭放在圍繞在他們四週的雲霧中而已。因此，他們並沒有，也不可能在「冲昏了」的況狀下，大發狂嗔呢！而仍要從不是「頭」的各部份，發出一些沒有雲霧圍繞的「清明」。

雖說如此，我恐怕還得分析「頭」何以在「雲端」呢！而這「雲端」究竟是在指些什麼？

民族與民族情感是「雲端」之一。

有關民族與民族情感，在這個專欄中，我不知道談過多少次。但是，就有人不斷地假借了「民族與民族情感」的錯誤理念，來散開在「認識中國」運動中，做成第一層的雲霧。使到不少人們的「頭」，都套進了這個「雲端」，以爲對這一運動的參加、支持，才就是有民族情感的人，因此就不斷地大談民族情感的感性。

然而，在這一雲霧中所套住的「頭」，似乎連「情感」的「感」字分多少種都弄不清，這裏，還有什麼好談呢？這些都是證明「頭在雲端」的證據之一呢！他們由於頭在雲端，連我們正常人所說的情感——喜、怒、哀、樂、憎、惡、欲等都不能給予一個分析。

同時，一日之間的情感變化，又誰能知道得詳盡呢？啊，這一「頭在雲端」是多麼的幼稚與可怕！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事實上，由於他們的除頭之外，是在「雲端」的，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掀起了「感性與理性」，「理性與感性」地討論不窮！就做成了他們雖然打着「認識」的口號，而究竟走那一條道路時，就先出現了問題。

有人說先感性後理性；有人說先理性後感性；又有人說感性、理性是相互交替的。更有的人說：理性來源於感性。可是，聰明的人，只是指出易於刺激人們的情感的片面東西，來實地裏來掀弄感情呢！他們說：這就是「民族情感」！好一個「頭在雲端」。

另一個「頭在雲端」的證據是：以自由民主爲幌子，來套在某部份人們的「頭」上，使他們「頭在雲端」。談自由，人們就會問「誰人」的自由，談民主，人們又會問「誰人」的民主？

假如談自由的人，沒有想到自己就擁有這一自由的權力；談民主的人，沒有想到自己也擁有這一民主行使權力的話，那是虛僞的。

談自由的人，不但知道自己擁有，同時每一個個人都擁有，因此，就該知

道：不能因了個人的自由而就影響到他人的自由；談民主的人，不但知道自己擁有，同時每一個個人也都擁有，因此，就該知道：民主的權力是無分貴賤、貧富、階級行業的。

然而，不少的人，在談自由時，只限定給某一部份人；談民主時，又只限於某一階級，這根本是沒有了解到自由與民主的真諦。

專制與專政，都不是崇尚自由與民主的人所贊同的；更不是真切了解自由與民主的人士所容許的，然而，中共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卻使人在嚮往」呢！

因此，在這一類「頭在雲端」的人士們，似乎覺得「專政」有問題，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問題了。這是什麼「邏輯」呢？除非是用「頭在雲端」來解釋不為功。

也就是由於除了「頭」之外，其他的都不在「雲端」，於是有些人就為之胡亂解釋着說——：

「民主是尊從大多數，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人民的大多數是農民和工人，而農民和工人是無產階級，所以就有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民主。」

「自由是要求大多數人的自由，不是少數人的自由；因此，在大陸上的大多數是農民和工人，他們代表大多數，所以，自由是指他們的自由。不是少數人的自由。」

假如這一推理是真的，而又為人人所接受的，那麼，在香港的社會中，更好說在大專學生社會中，看看大多數的同學們是否一如搞中國週的同學們之間的人數多少的差別，如果大多數的同學們是不值他們所為的話，那恐怕也可以用他們的理論，向這些少數人的「民主與自由」的權力「專制」一下吧！

這是多麼可怕的「頭在雲端」！

算了吧，我很原諒青年人們的「頭在雲端」，但卻不會忘記！不但不會忘記，更加重一份關心呢！同時，又會研究一下，孰令為之，孰令致之呢！

腳卻不在地面上

這一月中的「認識中國」運動中，固然我們看到了不少的人士「僕僕風塵」；不少的人「浩浩蕩蕩」；然而，卻發現這些人的腳，都沒有踏在地面上。

這「腳不在地面上」，我可以分幾種情形。

偌多的集會、展覽、演講、座談等，這些多采多姿是建築在金錢上的，姑無論是青年人們所交出的「會費」，抑或是向外募捐的「外快」，總之，是在金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即使這是「金錢」基礎，首先，我可以這麼問一下：是否所有的學生，在繳納「會費」後，願意他們的會費花費在這一開銷上呢？我就曾讀過繳了會費的同學，就公開指摘不該花費在這一行動方面。

其次，這一「腳不在地面上」的意義是：

既然有不少的「先進」分子已經「認同和肯定」了中共的大陸政權，起碼也該來做「身體力行」呢！到大陸生活上一段時期，表示一下自己不僅口頭，同時也是腳跟在「認同」和「肯定」，並且「欣賞」和「分享」了大陸的「真正革命」呢！

幾時，青年人中的「先進」分子，不能「站在地上」去實際地生活一段時期的話，所有的「口頭」和「表面」工夫，都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他們所站的不是「地上」。

這方面是最好的試金石。

或許，他們會解釋說：這「回去生活」是不切實際的，那麼，我可以這麼說：既不回去，而竟不斷地為中共的政策吹噓，更不實際。原因是：太多的青年人，卻從中共所統治的「美好」大陸上，走了出來。

面對了這一反面的證據，非有正面和積極的具體證據來反證是不為功的！否則，那只是證明他們的「腳不在地上」。

他們可以反映一下他們自己的生活，是「資產階級」呢？還是他們所嚮往的「無產階級」？有的人拼命申請「獎學」、「助學」金。要知「獎金」在目前的大陸是已經大受批判呢？

因為那是「劉少奇一類」刺激生產的「陰謀」呢！假如這些先進分子，能夠在自己的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把他們所高唱、擁護的那一套，實行實行，起碼也算是「腳在地上」呢！可惜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卻不能「腳踏實地」的「身體力行」呢！

因此，我就懷着一份深深憂傷的心緒，像這種幹勁十足的青年，都是「天橋上的把戲，單說不練」，將來的社會，真的能夠「腳不在地上」來繼續嗎？起碼，做寄生蟲的數目是愈來愈大了。

青年人們，世界並不因為你們謳歌，就一定美麗；同樣，並不因為你們攻訐，就是那麼的醜惡。套句你們常用的一句話：世界不是以你們的主觀而轉移的。

不要把「頭」，高高地陷於「雲端」；更不可把「腳」不放置「地上」。

你要「頂天」嗎？那麼一定要那頭伸出「雲端」才行；你要「立地」嗎？就乖乖地把「腳」放置在你所站立的土地上。

你要高飛嗎？好，但要長滿了羽毛；你要翱翔嗎？好，但要看清楚方向。羽毛未豐之前要高飛的話，那恐怕會跌下來的；方向不清楚而要翱翔的話，你會失卻自主的。

你不滿意現實嗎？任何一個現實都是有缺點的；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缺點更大、更多；你們高尚的理想嗎？要知高尚的理想，不是拾人牙慧。當然，更不是幻想。而理想是要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才能獲致的。

我不願意再看到你們「頭在雲端」，當然，更不見到你們的「腳」都不踏在「地上」。可是，你們能「頭」探出「雲端」嗎？「腳踏在地上」嗎？

明年的十月，我們再見吧！那時，盼望你們能使我刮目相看！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報壇怪傑

魏玉



在赫斯特系報業中有一位永遠不能被人忘懷的怪傑，赫斯特王國能夠開創出更偉大的局面，和路達侯威就相當於它的中興名臣。美國報界人士都承認他是個非凡人物，一齣以侯威半生事蹟爲經緯的舞台劇——「頭條新聞」，在紐約的百老滙上演，非常賣座。侯威最擅長於發掘，足以引起讀者共鳴的頭條新聞，如果沒有他索性自行製造，而且從來未有過「撞板」。現在王國的繼承人赫斯特小姐卻製造出了一宗空前的怪異頭條新聞，在九泉之下的侯威，若然有知，也當自愧弗如。不過侯威一生的行逕在報界從業員而論，亦可算是空前絕後的怪異。請閱下文，便知在下所言非妄。

濫用權力製造新聞

侯威愛好權力，他經常利用其總編輯的權力去發掘甚至製造新聞。例如有一天，他接獲消息說在伊利諾州加連拿的一間銀行中，一個小女孩不知怎的被關閉在銀行的保險庫內。保險庫的門是用定時控制的，非到明晨九時它才能打開。那女孩可能已窒息而死了。侯威那閃電般快速的頭腦立刻就決定應該怎樣做了。他知道這種時間鎖是有可能從外面弄開的，於是他馬上找着祖利特監獄的獄長，開門見山式對後者說：「我是先驅——檢驗者報的和路達・侯威，在你的監房內現在有多少個眞正高明的爆竊夾萬高手！」

獄長想了一刻回答說有四名頂尖的好手。侯威就對他說：「好得很，馬上送他們去加連拿，我會在那裏等候他們，然後帶他們到一個地方去救人性命。」

獄長回答說這樣做則必先取得州長批准才行。

侯威知道州長這時正在外旅行，不在本州，他對獄長說：「你派幾個守衞，押着那四名爆夾萬能手，用車子火速送到加連拿，否則，有你好看！」

「但——」獄長說。

侯威大喝一聲：「聽着，現在正是分秒必爭，一條人命正在生死關頭，依我的話去做，否則你這頂烏紗帽是丟定的了。」

記者，對於這件事他有如下的觀感：「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論壇報的人知道侯威正在搞着這幕把戲時，有什麼感想，但我們的氣憤卻一下子變成興高采烈，因爲侯威所用的開夾萬好手把保險庫門弄開了之後，裏面並無什麼小女孩！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侯威之外的任何一個編輯都會因此而完蛋了，但他的確是不凡之輩，在這種情形之下，仍然可以大做文章，可說是「反敗爲勝」。他一樣用它作爲頭條新聞，他描寫那幾個犯案纍纍的歹徒爲拯救一個小女孩的生命而如何努力地，用盡他們的技術去弄開保險庫的門。當他們發現庫內並沒有女童的時候，他們激動到跪下來感謝上帝慈悲。在「前驅——檢驗者報」的第一版上，特大號標題：「人道是多麼奇妙的東西！」侯威的隨機應變本領是了不起！

這則新聞使半個芝加哥的市民都感動到幾乎流下淚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論壇報」的人對這宗「女童被困保險庫」事件愈來愈感到個中另有玄虛，從許多方面來推斷，這件事很可能是侯威這個「蠱惑編輯」一手製造出來的新聞，使他的報紙又出了一陣風頭，自然是增加了銷路。

侯威當「前驅——檢驗者報」的總編輯已有六年之久了，他已做到了把「論壇報」的一部份銷路搶奪了過來。其時兩報的競爭已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侯威甚至不惜僱用打手向全芝加哥及鄰近村鎮的報攤用武力威脅，不許他們販賣「論壇報」，但「論壇報」也非易與之輩，實行以牙還牙，同樣聘用黑社會人物來威脅報販。從來沒有放過戲劇化表演機會的侯威開始隨身携帶着手槍，居然像個江湖好

評「逃

本期電影，國片中的邵氏出品，張徹、孫仲聯合導演的「逃亡」雖屬過去張徹風格的打鬥以及加添一些女人裸露的鏡頭，電影情節沒甚新意，但也有值得分析之處。另一部風格奇異的美國獨立製片公司出品保羅馬索斯基導演的「老人與貓」。內容對解剖人生種種複雜問題，同樣是一部令人深思而值得一談的電影。

「逃亡」廣告上雖然是張徹、孫仲聯合導演，但銀幕上導演名字只有孫仲一人。電影中的一個人應付一大堆人攻擊的打鬥招式，是過去張徹的打鬥片中常用的手法，但並沒有張徹過去的打鬥片中的殘忍流血的鏡頭。還有裸露鏡頭也是過去張徹導演的片子中沒有的，至於對人物的刻劃，孫仲的確比張徹高一級。本片主角陳觀泰的演出，其人物氣質的沉着，的確比過去陳觀泰所主演的電影夠有深度。

仲全權處理，因爲在新一輩導演中，孫仲是比較掌握人物氣質的導演之一，而且從過去他的作品中，他可說是有自己特殊風格的導演之一。是一個具有捧新人功力的人才。

「逃亡」是一部打鬥傳奇電影，民初背景，電影中的陳觀泰名顧回，是一個出身複雜的人物。他是個流淚兒，在匪窩長大，老

能及，無論他用的是正當或旁門左道手法也好。他對侯威說：「只要是爲了達到目的，你可以盡量用錢，不必擔心！」

侯威回答：「波士，對於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

侯威一貫堅持發掘神秘，謀殺或感人肺腑的新聞。在曲克郡和伊利諾州各地有數以百計的線人，接受侯威的津貼而向他提供各種可用的消息。如果政府當局遇到一件棘手的罪案，忙得團團亂轉仍無法解決時，侯威就不會放過它，在他的報紙上大肆攻擊，指責和督促有關當局，非到水落石出爲止。侯威時常會揭發一些人所未知的罪行，但他永不會透露他的情報來源，他會把犯罪者送交有關當局。在侯威當「先驅——檢驗者報」總編輯的六年任期之內，無論是芝加哥或其他地方的大小公務員，莫不心懷忌憚，心存不軌之輩發覺他們的不法行爲隨時有被侯威檢舉的危險。他不大信任政府人員，當他發現那裏有不法的活動存在時，他會遣派該報的一名記者專責調查其中內幕，等到搜集了足供大陪審團作爲起訴的證據時，他才以頭條新聞的方式把事件始末刊登出來。經侯威揭發的不法官吏多至不可勝數，有些官員甚至不知道自己已做了犯法的事，迄至從侯威的報紙上讀到它的頭條新聞時，方才知道自己已陷入犯罪的漩渦！

只要能夠增加報紙的銷數，侯威不惜冒過許多次被人控告誹謗的危險。例如有一次他眞正是惹上了非常嚴重的麻煩，這是與一宗雙重謀殺案有關。

兩名汽車推銷員偕同一個很瘦小的顧客——體重僅逾一百磅，駕駛一輛新車出外，作循例的試車，但從此就一去不回。侯威覺得事有蹺蹊，遂派遣他的記者到處搜索那瘦小的男子。結果他被找到了，記者們把他帶到芝加哥一間酒店的房內，侯威早在房裏安裝了一具米高峯。他盤問這個涉嫌是謀殺的兇手，後者終於承認是自己殺害了兩個推銷員。據「疑兇」說，他把他們引誘到家中的地窖下面，然後用一塊木頭殺死他們，屍體就埋藏起來。謀殺的動機很簡單，只是想免費得到那輛新車而已。

【六】

已享用。使顧回非常反感，顧回武功又在杜健強之上，使他的處境更加危險。有一次杜健強殺人越貨，搶回小女唐麗（施思）顧回不顧一切帶唐麗逃走，他自己也在流落中給一好心的老鞋匠收爲學徒。杜健強卻向各黑道人物出賞格，只要擒得顧回，願出五千大洋，不論死生。劇情發展下去，杜健強爪牙尋到顧回，打死老鞋匠，他又再過逃亡生活，後來唐麗找到顧回，主張他一直逃避不是辦法，叫他應該面對現實，將趕絕他的人除掉，才能夠眞正過人的生活，顧回受了感動，便冒險回狼頭寨，與杜健強大戰，殺了杜健強。然後到鎮上來做鞋匠謀生。

這部電影的意識方面，強調反面人物狼頭寨主人的形象，完全是奸險狡猾一型人，比過去打鬪電影中給反面人物的存在一絲殘餘的義氣是高明得多的。其次是寫顧回最後連老匪頭的「見財取半」的規矩也否定，寫顧回的面對現實，用殲滅他的敵人來代替逃避，這都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雖然，「

上它仍是一部不健康的電影。

「老人與貓」

林巽

「老人與貓」是一部構思奇異的文藝片，電影紀錄一個曾經事業有成就的老人，因爲紐約故家被政府列爲危樓，他迫得離開老家，搬去長子阿畢家中居住。後來因爲沒法適應，又打算到芝加哥去投靠他的女兒，因爲他攜帶一頭與他相依爲命十一歲的老貓，爲航機檢查員不容許通行，又改搭巴士。中途他對巴士停下讓貓出來大小便，巴士司機不能久待，他再自購了一輛二手車，中途給一位離家小童搭順風車，成一老一少成爲旅途伴侶，及在途中見了他的孫子，便將車送給孫子，讓孫子與離家的少女離去。他到了芝加哥後與女兒也沒法適應。又到達拉斯維加去找他最小的兒子，小兒子正窮得一文不名，他只得盡做父親的一番心意，幫助小兒子渡過經濟難關，又離開了小兒子，毫無目的地流浪而去。電影中的主人翁，那年逾七十的老人夏利，開始時是妻子逝世，兒女離去，自己與老貓作伴住着一間寂寞的老家，時時到公園去與老朋友聊天，有時回家給缺德的青年欺負搶刼，於是只有一個人留在家中，閉好大門，才有安全感，才能享受到寧靜的生活。但不久老朋友死了，住宅被列爲危樓，他被迫要過起流浪生活，兒子，女兒都沒法適應，彷彿說明逝去的除了回憶，不論多美好已經沒法滿足現實的要求。

「老」片中有一段戲，寫老人在旅店中向離家出走的少女莎莉說起五十年前與一舞星戀愛的經過，莎莉好奇的鼓勵他去訪問當年的舞星，結果他駛了幾天的車，在一間老人院找到那當年的舞星，當年的舞星以爲他是另一個人，與他擁舞。離去時，他心中有淡淡的哀愁，表示逝去的是沒法代替現實的，只有讓它活在心中才覺得是完全的。夏利在流浪中，有一次因當街小便被拉去坐牢，牢中結識一位印第安神醫，以及在旅途中遇着一流浪的按摩師，都很有趣，於是從這些片斷中，使這個老人漸漸能適應與陌生人交朋友，能適應流浪生活，最後他的老伴——老貓也老死了，他便留在一個地方，擔任教學工作，與年輕人一起對奕。他的懷舊病漸漸消失了。

電影最後，寫老人在海灘看到與他剛死不久一模一樣的貓，他去追尋那貓，那貓跑掉了，這一組鏡頭，好像象徵懷舊的消逝。老人失望回頭，看到一個活潑的小女孩在砌沙堆，老人與小女孩打個招呼，小女孩的向扮鬼臉，笑笑，這也象徵了現存的才是最可愛的，當然作爲象徵人物的夏利是一個富有而健康的老人，他在電影中的轉變，看來像是越活越年輕。

由於醫學的進步，可以預料未來的世紀，老年人會越來越多。這部電影，對老人提供一點積極的生存意義，內涵是不錯的。





淺說帝國主義

向晚

帝國主義一詞來自拉丁文，因「羅馬帝國」一詞而起。它的意義，簡言之卽侵畧主義。侵畧這一惡行，其實並非起源於羅馬，如希臘、斯巴達、馬其頓……等國皆已有之。在東方，如我們中華，也在其內。中華原初領土，只限於黃河流域，後來始逐漸擴大至今日大陸，不，南擴展至中南半島北部，東北擴展至今俄東海濱省、庫頁島，再南下入朝鮮半島，西北擴展至今新疆蒙古的西北約有數千萬里。蒙元時曾三次征日本，佔北九州一部分，至今日本尙留下「元寇堡壘」遺蹟。明代也七次派兵至今印尼、錫蘭諸地，故我國也不能不說是帝國主義（註一）。

至馬克思出，共產黨人遂常以帝國主義一詞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共是馬仔之一，當然有樣學樣，而且比西方馬仔罵得更起勁，幾乎無處無時不大罵帝國主義。其實，他們足足所謂「搬石頭砸自己腳」，自罵自己，共產國家正是地道的新帝國主義者。

」葡萄牙佔領帝汶及我澳門，西班牙呢，它佔領非律賓、關島、威克島。

炎熱過後必是秋涼，盛極之衰，這是天道如斯，有什麼可以驕傲。自納爾遜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英國崛起三島，法國也稱霸起來，後來有英法殖民地戰爭，結局法國慘敗，英國乃盡奪取法國海外殖民地，所以有「不落日國家」之豪稱。當時的大英帝國，實在比今日美蘇還不止威風多少倍，但也不能違反天道，到如今降落到第三流弱國。

英國第一次打擊，是北美十三洲獨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再次是第二次大戰，這次比頭一次大戰更危險，至欲遷都加拿大。當初英國恨透了美國人，但後來卻慶幸十三州獨立，美國救了它，否則不知變成什麼樣子。

英國衰落後，美國代之興起，不久蘇聯共產新帝國主義也強盛起來。二十世紀成爲美蘇稱霸世界（註二）。美國以經濟力向世界發展，蘇聯則是以武力、顚覆向四週侵畧，方式雖不同，但其目的則完全一樣，誰也不算君子，卽同是帝國主義者，但比較之下，弱小國家寧願接受前者援助，而拒絕後者暴虐，因爲人人皆想生存，而不願謀財害命。

中共是新帝國主義追隨者，且青出於藍，現在好似仍在炎夏中，可是今已秋涼來臨，也不可能還威風多久。有友常訪大陸，一日不禁問他：「你對中共像頗有癮？」他回說：「因爲中國數十年來受盡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畧，我華人處處低首下心，今天中共可爲中國出一口氣呀！」我說：「

夜戰山頭

寒梅

青年軍是爲了抗戰而投筆從戎。勝利之後原可在建國的里程上向前邁進，想不到又遭遇共黨的叛亂，碍阻了建國大業的推展，眞是國家多難。

青年軍是領袖的子弟兵，爲了掃除建國的障碍，義不容辭的，又本着從軍報國的初衷，回到戰鬬的第一線，在戡亂史上，用血淚寫下悲壯的詩篇！

遼北之役，共黨以三萬多烏合之衆，採用「人海戰術」，圍攻法庫、康平。

這兩個縣城是二〇七師的工兵營和青二師的一部份兵力防守，以寡敵衆，血染山河，是一場悲壯的戰役！

守衛在康平前緣一〇七高地的軍士哨，是在午夜時分發現敵情，以無線電向連長報告後，奉命死守山頭。

當天是農曆十一月底，天色特別黑，遍地舖滿積雪，就連叢林草木，也披上了一層白茫茫的雪衣，戰鬬開始前，偶爾傳來積雪的爆裂聲，寒村的犬吠聲，這是戰況前奏的徵象！

班長周達銘立刻指示同學們加強戒備，準備戰鬬，並轉達連長的命令，誓與陣地共存亡。

共軍的人海是利用叢林的掩瞥閃過山頭的視線。先完成縣城的包圍，將山頭的軍士哨位置孤立了。

午夜時分，共軍先以三十多人伏在雪地上，利用雪景的掩護，像爬蟲一樣潛近山頭。接近軍士哨的火網前緣。

周達銘低聲吩咐同學們沉着應戰，看不準不打，一定要將來犯的共兵打個落花流水，給他們一個片甲不留的教訓。

全班同學鬬志旺盛，熱血沸騰，將戰壕的積雪都熔化了……。

摸哨的共兵來得更近了。

「砰」的一聲槍響，周達銘以第一時間射出指揮的第一槍，幾十個魔鬼共兵不顧死活從地面爬起，直向陣地衝上前來。

「幹掉他們」。周達銘一聲口令下，機槍射手連續發出「得得，得得得」的機槍聲，火舌到處，但見共兵像欲醉的酒鬼一樣，東歪西斜的應聲倒地，呻吟呼痛了幾聲，就一個個瓜直了。

這個時候，縣城的戰鬬也發生了。槍林彈雨的呼嘯怒吼，到處是彈光閃閃，戰鼓笳聲陣陣，動人心絃。

攻擊山頭的共兵人海一波又一波的湧上陣地來。周達銘和全班同學面臨浴血的戰況……。

生關係國家即荷蘭，至今日本古書還常見有「蘭文」字樣，即其遺跡。它佔領今印尼時間很久。在北美遇一青年，他是荷蘭人，自言「出生於印尼」，我故意佯問：

「你是荷蘭人，爲何出生於印尼？」

他苦笑：「我是帝國主義者呀！

現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當然也是新帝國主義，但那是二十世紀已過去的事，它可包括在共產新帝國主義之內，故可不提。墨索里尼原是共產黨徒，後被開除，所以法西斯也者，如極權、侵略完全與共產黨無異。納粹學自法西斯，故可把它們歸納在共產新帝國主義之內，不必另述。

布城通訊

余秋人

年出八
，每期出二
印大現代中
該刊第
：「簡單的
地加在中研
來不想被任
想提供大家
」由該期所
譜。如該期
，雖對國府
怨言但轉載
撰之「西南
中對我政府
「中共與南
尙處敵對的
生領土糾紛
勝敗。由於
羣島的近鄰，中共不僅掌
兵遣將與軍火補給都非常
勝券……如國府與南越開
由於距離遙遠，不僅軍火
補給困難，而且難以掌握
權，故難有勝利把握……
此後顧之憂，同時便只好
吞聲，力求避戰了。」

中國固有文化在海外

霍雲霄



有一位去國四十年的老華僑來香港渡假一個月，幾個朋友請他吃飯，筆者被邀敬陪末席，這位李老先生只是一個商人，不算富有，在美國他有九個兒女經已成家立室，夫人前年去世，當他談起今後的日子，他說打算讀書到死，這次回來除了訂了很多份過去沒有訂的中文刊物外，並購了大批有關中國固有的文學歷史、哲學等作品。李先生說：據他所知，最近十五年海外華人，因爲發覺中共對中國固有文化，不斷作摧殘工作，這卻激起海外中國人一種極端相反的心理，比過去對中國固有文化更加珍視。有些不懂華文的中國下一代，也紛紛從英文譯本中找尋回他心中失掉的民族文化。他打趣說：「三國演義」、「老殘遊記」、「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已成爲海外的中國聖經了。還有今日用通俗文筆重寫的歷史小說也是熱門讀物之一。

李老先生談起海外中共的統戰工作，他說：中共企圖從統戰中排脫在海外中國人中被孤立，並不容易，因爲中共政權的本質是與中國固有文化割離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並不能空洞地存在，她必須與中國固有文化在一起才能發生血緣關係，大水庫與鐵道，工廠等在外國並不稀奇，而且是用一個短時期建造起來的，中國偉大的文化卻是經歷四千多年知識分子心血的結合，也突出自己特色。

只要中共政權仍然是捧馬列主義爲意識形態的最高權威，它已經註定與海外中國人完全隔斷，一如海外俄國人的難民的下一代與今日的共產蘇聯完全割斷一樣，不過俄國除了十八、九世紀出過幾個文學家之外，他們沒有古代文化，十五世紀以後的俄國，連基督教信仰也是原原本本從希臘正教搬過去的，因此今日的俄國下一代，當他們與西方民主國家同化之後，便完全成爲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分子而沒任何特色。但中國文化與以色列文化一樣是有特色的，何況中國人還天然生成黃皮膚黑頭髮的特色。任何一個在異國受無形之牆隔開來的民族，當他感到成了假白人之後，或取到博士，成了專家之後，仍然沒法擺除心理上的被孤立，那時最符合心理健康的方法，便是從固有文化中找尋回失掉的自己，這份意識形態上的法寶，過去曾經挽救了以色列人民的自尊心，今後自然也會成爲海外中國失落的一代的靈魂救命符。

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在最苦難的時刻最能發出的光芒，當元公前五八六年，巴比倫滅了以色列，並將所有以色列的知識分子擄到巴比倫去做奴隸，但以色列的知識分子，卻感化了巴比倫人，最後是巴比倫皇帝下令將以色列的「列代王記」翻譯成巴比倫文，舊約聖經詩篇一三七首有一首當年流亡者的哀歌：「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思到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因爲那裏擄掠我們要我們歌唱，搶奪我們要我們作樂，說：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罷。」（按；錫安是指耶路撒冷建築聖殿的地方）

據說中共最近將好些出土文物運到西方國家展覽，我們中國海外一代，當他們參觀了那些文物之後，想到文物背後的文化意識早已被摧毀，他們應該有「一追思到錫安就哭」的同樣感觸。於是我們可以想到中國文化，將在海外有更大的復興，它就是海外中國人未來的精神安頓處所。

因此我們知道今日的中華民國台灣所作的是最重要的，最好我們應該爲海外中國下一代編著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化歷史，作爲海外中國下一代的聖經，這部文化史，不但中文的，還要有外文的。



史可法臨死不屈

胡蒼之

儘管馬士英、阮大成之徒企圖擁立福王，以便混水摸魚。可是史可法等人的主張，卻獲得了多數人的擁護，馬士英知道自己處於孤立，便先下手為強，秘密勾結了黃德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潔等總兵官，以武力為後盾，瞞着史可法，偷偷地準備「迎駕」工作。終於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五月十五時，福王被擁立為皇帝，是為弘光帝。史可法、張慎言等雖不滿意，但反對必將鬧至分裂，為了當時的大局着想，只有承認這項既成的事實。

福王做了皇帝，馬士英因擁立有功，便升任內閣大學士，掌握了國家的實際大權。在福王即位之初，史可法也以大學士的名義，兼任了兵部尚書。史可法就職後，即極力部署軍事，準備抵抗滿清的侵略。馬士英的一股奸邪人物，見史可法執掌兵權，在朝辦事，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做那些欺君瞞上，貪婪的卑鄙行為，乃處心積慮的想法要把史可法排擠出朝廷。

這時恰巧清兵進入北京，繼續揮軍南下，馬士英遂趁機建議史可法去揚州督師。史可法被調赴揚州督師的消息傳出後，南京的士庶們都紛紛反對，認為史可法是一個光明正大忠心耿耿的人，他若一旦離開南京，朝政就會被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弄得烏烟瘴氣！南京的大學生們也憤激異常，陳方策等數百人聯名上書弘光帝，要求收回成命。蘇州吳縣的廩膳生盧渭更憤激地說：「這無異是秦檜在內，李綱在外！」把馬士英比做漢奸秦檜，史可法則是宋朝抗金英雄李綱。這句話傳遍一時，被認為是至理名言。可惜弘光帝不辨善惡，終不肯把史可法調回中樞，遂使得權奸滿朝，秕政百出，他日南都之敗，也就是種因於此。當時南朝明政府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被封為東平伯，駐紮淮北，轄領江北的淮安、海州等十一州縣；高傑為與平伯，駐紮泗州，轄領江北的徐州、泗州等十四州縣；劉良佐為廣昌伯，駐紮臨淮（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北），轄領安徽的鳳陽、壽州等九州縣；黃得功為靖南侯，駐紮盧州，轄領安徽的滁州、和州等十一州縣。又封左良玉為寧南侯，駐守武昌，擔任長江上流軍事；而史可法則以督師各鎮的名義，開府揚州。這四鎮的總兵，都是不明大體的武夫，如劉澤清是日以土木聲色自娛，而又好妄議朝政，忌刻賢臣，跟馬士英同一鼻孔出氣；黃得功則出身微賤，為馬士英一手所提拔的人，是馬士英的死黨；高傑本是李自成的先鋒，因為李自成的後妻私通，遂歸降南朝，積功升為總兵，為人最是橫蠻跋扈。史可法到了揚州後，經過他一再的調解與勸說，才使得四鎮總兵服從他。

史可法又不斷地上書弘光帝，勸他效法中興夏室的少康，漢室的光武，而切勿等偏安江南的晉帝和宋高宗，那知弘光帝不但置諸不理，反而日日居於深宮中，徵歌選色，雜宦伶串，戲以為樂。馬士英等人更是開納捐例，賣官鬻爵，利之所在，無不盡情搜括，以致南朝的政治腐敗不堪。在這種情形下，史可法雖感痛心，但仍然很懇切地上書勸諫道：「若宴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莫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怎奈弘光帝苟且偷安，馬士英等人又從中挾持，任憑史可法說得如何激勵哀痛，弘光帝像是沒有聽到的一樣，其生活依然浪費如故。此時清兵的鐵蹄已踏遍了山東、山西、陝西各省。足智多謀的滿清攝政王多爾袞，覺得清兵雖已佔據了黃河流域，可是河北人民仍然眷懷故國，仰望南朝，大有聞風響應之勢，而且史可法在江南負有盛名，為江南百姓所敬愛的唯一領導人物，有他督師揚州，號召抗清，滿清若一旦對南方用兵，難有必勝的把握，為穩紮穩打緩和人心起見，多爾袞寫了一封信給史可法，勸他取銷南京弘光帝的帝號，並以大義責備史可法說：「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又說：「國家（指滿清）撫定燕都，乃得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蔽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接着他又以武力來恐嚇，以高官厚祿來誘惑史可法說：「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南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多爾袞的這一封信，內容可說極盡威迫利誘詭辯之能事。然而任何威迫利誘都動搖不了史可法中興明室，抵抗滿清的決心。他覆了一信給多爾袞，在信中他歷引漢武帝、晉光帝、唐肅宗、宋高宗的中興故事，說明在南都立君以謀復興，是合於春秋大義；又說當日南京的軍隊，未參加討賊，實由於「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以江淮所致；最後則責備滿州野心，謂「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勸多爾袞不可以恤鄰的義舉，變為侵略的異行；之後又表明自己忠心效死的決心，以杜絕多爾袞的誘惑。史可法這封覆多爾袞書，眞是寫得義正詞嚴，說理週到，而又措詞委婉，文筆亦好，成為古今來的一篇佳文。

史可法於拒絕了多爾袞的招降之後，多爾袞便在順治二年（弘光元年，公元一六四五），由孟津渡過黃河，分兩路南下：一路從濟寧到夏鎮；一路從洛陽攻鄧州，軍情緊急，史可法派使者去京師告急，馬士英談笑不理，還說「史可法是在講誑話。」就在這時候，駐紮泗州的總兵高傑，又被河南總兵許定國暗殺了。原來高傑的為人雖然蠻橫，但經過史可法一年來的大義感召，他已成南明抗清的一大支柱，這時他為了擴大抗清力量，阻正敵人的進攻，便去河南

與許定國聯絡，那知許定國在暗中投降了滿清，因此在睢州（今江蘇睢寧縣）與高傑會面的時候，乘高傑沒有防備，突然施毒手！

高傑被殺後，他的部隊全部退出了徐州，他的屬下將領，見主將一死，都想爭奪兵權，所以內部非常混亂，史可法聞訊，急往徐州鎮撫亂兵，任命高傑的外甥李本身爲提督，高傑的部屬胡茂貞做督師中軍，李成棟做徐州總兵，並把高傑的部衆，移置到揚州，這樣才制止了混亂的局面。高傑部屬的紛爭剛解決，清兵卻已出虎牢關（今河南汜水縣），分三路東進，在會師歸德後，又分兵兩路：一路趨徐州；一路趨安徽亳縣。當清兵接近徐州，總兵李成棟即率領隊伍逃走了，清兵不戰而侵佔了徐州，史可法連忙派遣將領帶兵前去堵截，可是正在這軍事緊急聲中，守武昌的左良玉又率兵東下，聲言入清君側，南京戒嚴，史可法奉急詔召回京師，在這內憂外患的局面中，史可法的確憂心如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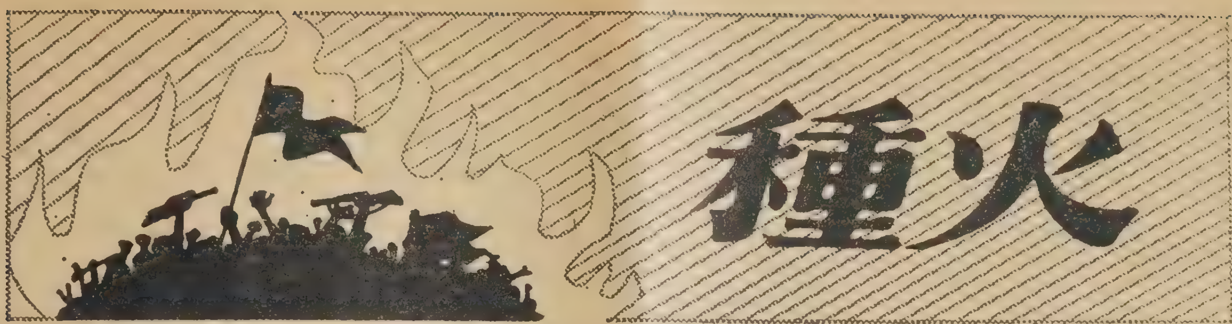
左良玉入清君側，目的是在清除馬士英、阮大成等這一羣壞人。前段說過，馬士英、阮大成等掌握政權以後，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使到南都政治，日益腐化，因爲政治腐化，便有人出來反對，阮大成（金旁）等除了鞏固他們的政權，便恢復東廠特務機關，對於攻擊執政的人，和崇禎十一年列名，發表「南部防亂公揭」，聲討阮大成的復社名人雷縯祚、吳應箕、候方域等都要加以逮捕，雷縯祚且被處以死刑！其他曾經參奏馬士英貪污不法的湖廣御史黃澍，也被革職爲民，追贓論罪。當時阮大成想徹底誅鋤異己，又編了一本「蝗蝻錄」，指東林黨人爲蝗，復社等人爲蝻，他的用意是要把蝗蝻悉數撲滅。但事與人爲，這些蝗蝻竟多飛到長江上遊左良玉的軍中。

當左良玉的大軍東下之時，由漢口至達州（今湖北蘄春縣），列舟三百餘里，馬士英大懼！急把鎮守江北要地的黃得功，調往堵禦左良玉，接着又把劉良佐的軍隊抽調回來防守南京，史可法也奉調回京，這時清兵已迫近淮南，而江淮前線反變成了不設防的地帶。江北的軍隊內調，使史可法萬分焦急。他明知左良玉之率兵東下，完全是在於清除權奸，他本心仍然是忠於明室的，於是他上疏弘光帝道：「左良玉帶兵東下，只是想除去皇上身邊的奸臣，原不敢與皇上爲難，倘清兵一到，則整個國家想不堪設想了！」其他的朝臣如劉洪起，姚思孝等也都同意史可法的意見，主張注重淮陽。弘光帝遂對馬士英道：「左良玉量不應該迫南京，但看他本身，並沒有反意，如今還是以守淮南爲是。」馬士英大不以爲然，厲聲道：「清兵到，還有談和的餘地，如左良玉到，我君臣只有一死的份兒！有異議的人應該問斬。」弘光帝不敢再作聲，於是大軍仍向南京集中，以抵禦左良玉的東下。

這年四月，當史可法渡過長江，到達燕子磯的時候，左良玉已死，黃得功擊潰了左良玉之子左夢庚，而清兵在這時卻乘機攻佔了盱眙（今安徽盱眙縣），洶湧南下，直趨揚州，史可法獲報，急忙又趕回揚州救援。揚州此時已成危城，居民紛紛出城逃難，情勢至爲危急，史可法調各鎮之兵來援，但除總兵劉肇基由北洋河帶來四千名兵卒外，其餘竟無一人赴援，上書向朝廷求救，惟因權奸當國，朝廷也不加聞問。其時史可法知揚州兵少，無能爲力，但揚州的得失，關係國家大局，不能不守，只好與劉肇基閉城死守。清兵的統帥豫王多鐸五次寫信勸投降，他接信後，看也不看即把它撕毀了。多鐸見史可法拒降，乃下令猛烈攻城。史可法與劉肇基親自去城上指揮作戰，連戰了七晝夜，清兵傷亡了數千人，仍無法破城。最後，清兵以西洋大砲，轟毀揚州城的西北角，清兵便想從破角的地方衝入，但史可法在城上督戰，士氣極盛，矢如雨下，屍積如山，後來清兵藉着堆積的屍體作掩護，匍匐而進，有如蜂屯蟻集，越來越多，史可法知道大勢已去，斷難再守，便將副將史德威喚到城上，跟他握手慟哭，因爲戀母在堂，未盡子職，託史德威代爲奉養母親後，便欲自殺！

當史可法正準備拔劍自殺時，即爲參軍許瑾救下，並擁着史向小東門出走，剛走到東門，許瑾遭敵人亂箭射死！在清兵迫近史可法時，他即大聲叱呼：「史可法在此！」於是被清兵帶去見多鐸，多鐸仍然很尊敬他，稱他爲「史先生」，並很恭敬地對他說：「以前我再三寫信拜請先生，都沒有得到答覆，現在先生盡忠大明的義務已告完成，如先生能爲收拾江南，當以高官厚祿作報酬。」史可法聞言大怒道：「我是天朝的大臣，豈肯苟且偷生，作萬世的罪人？我的頭可斷，身體決不會向你屈辱的。」又拒絕了多鐸的勸降，多鐸想盡方法，都無法使史可法屈服，最後他無可奈何地說：「你既然一定要做忠臣，那麼我就殺了你，成全你的美名吧！」史可法道：「城亡身亡，我的意志早已決定了。即使你將我碎屍萬段，我也是甘心情願的；但是揚州的百萬生民，則希望你寬大爲懷，不要殺戮他們吧。……」於是，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終於壯烈而光榮的成仁了！四月的揚州天氣已經很熱了，而那時揚州又屍體遍地，過了些日子，當史德威再進城去找尋史可法的遺骸時，許多屍體已經腐臭了，史可法的屍體，也無法加以辨認了。

到了第二年，史可法的家人才收拾了一些他生前的衣冠，把他草草地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按揚州即今江都縣，漢廣陵郡。隋帝此建都，行在橋名曰江都。降至於唐，尤爲繁榮，十里烟花，二十四橋，皆詩人之所羨稱。今猶爲淮南鹽市的中心，江北的大都會。城北蜀岡上平山堂，爲宋歐陽修所建，江南諸山，環列簷下，風景極佳。而葬史可法衣冠墓的梅花嶺，則在廣儲門外。現在天寧寺東，還有一所破舊的史閣部祠，祠的後面，便是這一代完人的衣冠塚。衆山環抱，古木參天，一派雄偉肅穆氣概，令人肅然起敬。後人說史可法的忠烈，堪與大宋的文天祥媲美，譽爲明代的第一忠臣。清朝的蔣士銓，曾賦詩弔他說道：「號令難安四鎮強，甘同馬革自沉湘，生無君相興南國，死有衣冠葬北邙。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九泉若遇左忠毅（左光斗），相向留都哭戰場。」寥寥五十六字，將史可法的抱負及其遭遇，都以生動之筆，刻劃得淋漓盡致。揚州失陷後，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南京也隨之失守了。弘光帝逃到蕪湖，爲清兵所擒，馬士英、阮大成則逃到浙江，之後，馬士英被清兵殺死，阮大成則投降了滿清。於是南京偏安之局告終，江南大部份地方（除了浙閩沿海一帶），盡陷入清軍的手中了！而一位偉大的忠臣，不僅爲後世所崇仰，就是敵人也異常尊敬，清乾隆間追謚忠正，遺有「史忠正集」。



〔六十〕

林學政

石斌心裏煩，有時就把林宇民當出氣筒，好像一切不如意事情，都是那些右派分子給他惹來的。

「又是情書，是不是？」他不屑地看看林宇民手上拿着的信，悻悻的說：「你們這些右派分子呀，眞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石斌說完話，稍爲停一下，又匆匆的跑出去。

這是最近兩個月來，傅黛寫來的第四封信，他再也不忍心不回了。

他攤開紙，靜下騷亂的心緒，給她回信。

小黛：

你的四封信都收到了，幾次想提筆給你回信，但終於無法下筆。我怕告訴你我的遭遇，那會令你替我耽心，最要緊的，我是怕拖累你，那會影響你的學業與前途。

現在，黨已公開確定我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在前不久他們還不斷鬭爭我，無休止的折磨我。以前他們鬭爭我的「反動」言行，到後來，他們不鬭爭我的「反動」言行了，只是鬭爭我的態度，說我的態度非常壞，毫不虛心的接受大家的幫助，不肯低頭認罪。

別人也許不了解我，但小黛，你是了解的，我問心無愧的活了二十年，有什麼罪可認呢？

因爲我愛我的國家，因此，我也愛毛澤東，愛黨，但經過三次運動，我心目中的偶像和國家美麗的遠景，已被澈底粉碎了。如果由於這次運動，能使國家邁進一個新的境界，雖然犧牲了我，以及無數無辜的人，我不會記什麼的，我知道，在革命的過程中，某些犧牲，包括個人的生命在內，是必需的；因此，祖國解放後黨領導的三大改造運動和無數次黨內外整風肅反運動中，我對被摧毀的資產階級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同情與憐憫，僅僅是基於歷史發展上的情感，建立一個新社會，新國家是百年大計，這些被消滅了的人們，實際上奠基新社會，新國家的建材，其境固屬可悲，但卻爲歷史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但是現在，我突然憬悟到問題不是這樣解釋的，因爲我親身體驗了這次運動的實質，從而使我了解到過去的各類運動的前題，並不是眞正爲歷史鋪大道，而完全是黨內的排除異己。

小黛，我不再侈談這次運動的偏差，是由幹部在執行方面造成的錯誤。即使是的，即使我獲得了平反，我也不在乎。因爲我對這一切太感失望了，我的心已能坦然視之，在這裏受苦的不只是我，還有更多的人境況比我更壞。當然也有出賣良知，靈魂的人，他們雖然在這次運動中得了一點小小的好處，然而他們由於無知，受愚，卻顯得更爲可憐，如基督教中耶穌對出賣祂的人所說那樣，他們不知道他們幹了什麼！

你應該替我驕傲，小黛，因爲只有正直的人，執善固執的人，才會被打成右派。無可避免我將會受到很嚴厲的處分，但我的靈魂是自由的，我可以高傲地抬起頭睨視大地，我經受得起打擊，我沒有被屈服，那怕是碎屍萬段，我也不會感到遺憾。

他們揭發我的罪狀很多，除了態度惡劣外，還說我有野心。是的，我有野心，你是知道的，我總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攀登科學巔峯，由於我的生存而値得人們生活得更美滿幸福，也可以替我們可憐的國家爭光。但是他們說這是一條反動的道路，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生觀，是反動的個人主義的野心；人民日報曾坦率的要求知識分子無條件的做黨最馴服的工具。小黛，你想，我們還能怎樣呢？

我熱愛自由，追求自由，熱愛眞理，追求眞理。這也是罪，他們說眞理與自由，都具有階級性，必須以黨的尺度加以衡量。我們所要求的尺碼不對，所以我們是反動的，是右派。

小黛，這是我最後給你一封信，以後怕不可能，也不想再給你信了，也希望你不要再來信。我想你看到這信，一定會很難受，原諒我，小黛，爲了你的將來，我不願拖累你，更不忍長期的讓你受無望的期待的折磨。我希望能在你心目中留下一個正直純潔的青年人的印象，但又希望你能忘掉他，忘掉過去的一切，重新去尋覓你的安寧與幸福。這是多麼矛盾呀，可是我心中的確是這樣的希望着。

別了，小黛，如果是永遠的，那就是永遠的別了！

永遠永遠的祝福你！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熄燈鐘剛響過。

林宇民。

要來的事情終究來了，但是他還是無意義的問了一聲：

「幹什麼？」

「人保科要你去，帶你自己的東西！」

他默默地捲好棉被，用繩子縛牢，又帶了幾件衣服和日用品，跟着校警走。

林宇民到達人保科辦公室時，走廊上已經坐着十幾個同學，身邊都放着簡單的行李，他們靜悄悄的坐在那裏，臉上流露出茫然呆滯的神情，好像是一列沒有生命的影子，林宇民進去時，他們只是不在意的朝他看看。

校警指指隊伍後面，要他把東西放下來，再到辦公室裏面去辦手續。

人保科的科長拿了一張東西給他看，那是勞教通知書。上面記載着：

姓名：林宇民

性別：男

年齡：二十歲

籍貫：福州市

案由：林宇民在大鳴大放運動中，趁黨開門整風，猖狂地向黨進攻，並與其他右派分子結成反革命小集團。經過批鬪仍堅決不肯低頭認罪，態度極端惡劣。爲了更有效的對他改造，玆決定開除其學籍，送勞動教養。

林宇民看完後，人保科科長說：

「你在文件上簽個名，我們這樣決定，是很寬大的處理你，你要知道，黨是爲了挽救你墮落腐爛了的靈魂。你現在去勞教場所，好好改造自己，報答黨對你恩惠。勞動教養是不定期的，早則半載，最多一年，你還是可以回來，如果表現好，你可以申請復學。」

「我不能簽名。」

「什麼，你不能簽名？」

「文件上記載的都不是事實！」

「現在不是跟你討論是不是事實的問題，現在是要你簽名，懂嗎？」

科長火了，咆哮着說：

「你簽了名要去，你不簽名也得去，這是上級決定了的。」他沉吟了一下，耐住性子，口氣比較溫和了一點。「我看你還是簽了名更好些，反正一年半載就可以回來，回來後還可以復學，你不簽，那就是說明你到現在還在抗拒黨的領導，始終與黨對立爲敵，這對你今後的改造不會有好處的。」

「我不簽！」

「好罷，隨便你，你將來會後悔的！黨已經給你機會了，是你自己拒絕的！」

科長憤憤地把通知書在桌上一摔。

深夜，幾輛車廂密封的大卡車，載着二十多個師院第一批右派學生，離開校門，直向漆黑的夜色中駛去……

二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澤東同志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有關前一年鳴放運動的時候，他曾說：

「右派分子，有三千萬之多，他們料不到這樣的事情，就等於是皇恩大赦。蛇不讓牠出來怎麼能捉牠？我們要叫那些王八日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然後，我們就認識他了，我們一逼一捉，一鬪一捉，城裏捉，鄉裏鬪，好辦事！」

第二部

一

三明勞動教養所的全銜是——

福建省公安廳勞動管理局第一〇五隊農場

場址在三明縣西河入山區二十多華里的山谷，總場下轄四個分場，分佈在明溪沿岸，相距十數里，五十里不等。

三明縣在閩西武夷山脈的叢山中，除了向東順溪有小路又通縣城外，其他三面都是連亘數百里的大山，不是斷崖絕壁，就是原始森林，人進不去，進去了也出不來。

林宇民的名字在第二分場。

師院被黨清出來的四百多名右派師生，是按情節輕重分批處理的；而且也不是由學校直接解送三明的。

他們那天晚上處理的是二十一位同學，中文系、教育系、物理系都有，只是沒有他同班同學。他一直不是擅於交際的人，二十一個人裏面竟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有幾個甚至好像連看也不曾看到過的。

他們那天離開學校後，被送到城裏的子山白塔寺，經過一番繁複的手續，校警與公安部隊之間的交接，點名，檢查携帶的行李，一切辦妥，天已經亮了。

他們原以爲偌大一個白塔寺，陰沉沉，靜悄悄的只有他們二十來個人。但是意想不到一個值日的保安部隊軍官在大庭中猛吹哨子之後，突然從大殿，側廂裏跑出兩百多個睡眼惺忪，來自各個大專學校的學生來。

列隊、點名，然後把林宇民他們分開編入各個小組裏。

他們在白塔寺躭擱幾近一週，門禁森嚴，但在寺內除了各種小組的時事、政治學習會之外，准許在院子裏走動，也可以交談。只是經過了反右運動，大家都學會了緘默，這個時候你怎麼去辨別誰是值得信任的？

每天開八個小時的小組會議，大半是學習中央整風文件和時事；人民日報每天的社論是必須研究和討論的，這實在是件難以忍受的事情，不過他們還是過來了。

晚上睡覺的時間，使林宇民感到非常不方便，不能隨便翻身和起身，如果你要上厠所，一定得先向街兵喊「報告，小便」，隨便起來會犯嚴重的錯誤，他們認爲你有不軌企圖，要是來個「格殺」，你也只有白認了。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十一月一日，歸綏城郊南北據點多處被共軍攻陷，雙方就在城下激戰，國軍外圍部隊全部退守城垣，城守更形堅固，一直戰到十一月十二日，共軍未能攻下歸綏，已經再衰三竭，傅作義看出反擊時間到了，就命令暫三軍軍長安春山率本部暫編第十一師，暫編第十七師，配合三十五軍之一〇一師，向城外八里莊賀龍指揮部逆襲。安春山有勇有謀，是傅作義手下第一戰將，十幾天來只是挨打，全軍都悶了一肚子氣，一旦有發洩機會，出了城直撲八里莊，眞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共軍一連十幾日未攻下歸綏，已感到疲倦，未防國軍突然攻到，銳不可當，賀龍在八里莊只有一個特務團，匆忙間只得把特務團頂上去，特務團雖是賀龍部精銳，但是對抗銳氣正盛的暫三軍，當然不是對手，被暫三軍抓住猛打，一團消滅淨盡，賀龍在幾個衛士保護下，逃離八里莊，到了聶榮臻指揮部。

聶榮臻一看賀龍如此狼狽，頗出意外，問道：「雲卿大哥，怎麼回事。」

賀龍搖頭道：「兄弟，眞是兩世爲人，傅作義手下這個姓安的眞兇，我要是二十歲年紀碰上他，退出，總算菩薩保佑，逃出來了。」

聶榮臻忍住笑，問道：「雲卿大哥，你的部隊呢？」

賀龍說道：「部隊都在前方作戰，我指揮部只有一個特務團，被姓安的殺光了。」

聶榮臻說道：「這人如此厲害，大概是安春山。」

賀龍說道：「不錯，就是叫安什麼山，眞厲害，我的特務團都是老弟兄，有的是從洪湖跟到現在，都被姓安的殺光了。」

聶榮臻說道：「勝負也是兵家常事，不必難過了，現在怎麼辦呢？」

賀龍問道：「你看怎麼辦呢？」

聶榮臻說道：「這次戰役，軍委指定由你指揮，我完全聽你的。」

賀龍說道：「這樣說就不是自家弟兄的話了，都是爲老毛總打天下，分什麼彼此，千萬不要這樣說，你樣什麼好主意快點說出來。」

聶榮臻說道：「傅作義主力皆在歸綏，加之工事作得好，城高池深，要想馬上攻下，可眞不容易一下，綏遠只剩下這一座立城，還怕他跑到那裏去？」

賀龍拍手道：「這是好計，兄弟，你在這裏指揮圍城，我去打包頭。」

臻榮聶說道：「不如我去吧！」

賀龍說道：「不用了，我被安春山打敗的這口惡氣未出，一要在到包頭殺個痛快。你同呂正操圍歸綏，可別讓傅作義跑掉了。」

聶榮臻知道賀龍的脾氣，勸也沒有用，只好同意。

賀龍帶着張宗遜、姚喆及本部兩萬多人，浩浩蕩蕩攻向包頭。

包頭兵力可實在單薄，當國軍在卓資山突圍時，六十七軍擔任掩護，共軍人多氣銳，跟着六十七軍猛打，六十七軍奉命退向包頭，到了包頭一軍只剩了六七百人。包頭城內較具實力的有李守信部蒙疆軍一千多人，李守信在七七事變前就隨德王在日本人指使下組織蒙疆政府，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任「總司令」，勝利後，李守信投誠，政府將之調駐包頭，蒙疆軍戰鬪力量不太強，但畢竟是正規軍，此外還有兩千多人，均未經戰陣。還有便是原設在後套陝壩附近大順成「中美訓練班」訓練出身的學生組成的別動隊，卻相當精銳，人員，武器都是一流，勝利後向綏東挺進，開到薩拉齊遇到共軍大舉攻歸綏，乃撤回包頭，防守飛機場，人數也只

六十七軍軍長何文鼎看看全部能作戰兵力只有兩千多人，如何能守住偌大的包頭，他自覺責任太重，負擔不了，當時綏包之間尚通車，何文鼎趕到歸綏見到傅作義，說明包頭情形，自己實在無力防守。

傅作義說道：「你那邊的兵力單薄，我當然知道，但此地正面對賀龍，聶榮臻各部十二萬匪軍，怎能再抽兵去援包頭。」

何文鼎說道：「長官不能派兵，也要派一位資深大員去指揮，文鼎不是怕死，實在負不了這個責任。」

由於傅作義升了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綏遠省政府主席換了董其武，董其武原任三十五軍軍長，董其武換了魯英麐，董其武反而成了閒人，傅作義想了一下，就決定派董其武去。

董其武心地忠厚老實，奉了命令胡里胡塗跟着何文鼎到了包頭，進城一看這種情況大爲愕然，說道：「何軍長，這種情況你把我拉來幹嗎？」

何文鼎說道：「我就因爲應付不了，才請主席來指揮。」

董其武說道：「這就不是老弟兄的話了，我也沒有三頭六臂，你不成，我有什麼辦法，我要去向長官報告。」

這時賀龍已經率部攻向包頭，綏包之間交通被截斷，想走也走不掉了，董其武只好留下，但仍然不安心，就計劃在黃昏時乘共軍立腳未穩，集中兵力突圍。

馮欽哉得到了消息跑去看董其武，說道：「此時安能突圍，一出城便成俘虜，包頭失守，個人性命難保，世間沒有比這再不上算的事了。」馮欽哉抗戰前就當到總指揮，地位與傅作義在伯仲之間，比董其武資格老得多了，此時馮欽哉新發表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地位仍高董其武半級。

董其武對馮欽哉頗爲尊敬，說道：「副長官，就憑這一點兵力怎能守住包頭。」

馮欽哉說道：「事在人爲，共產黨也不是三頭六臂，中美訓練班訓練出來的別動隊有五百多人在此地，可當一個師用，你要同他們好好聯繫，李守信的蒙疆軍雖然戰鬭力較差，但是決無異志，一定拚到底，再加上六十七軍退回來的一部份，應該能守得住包頭的。」

董其武仍然猶疑不決，只是苦笑。

馮欽哉起身向外走，邊走邊說道：「老弟，我告訴你幾句話，戰死包頭比出城作俘虜好，作俘虜又好過作降將。」

董其武悚然動容，說道：「副長官放心，我不會作降將就是了。」

馮欽哉說道：「最好不要作俘虜，你聽我的話，一定守得住包頭，我也在包頭城裏，騙你不是等於騙自己。」

董其武這時才下了決心，等到馮欽哉走後，把中美訓練班副主任喬家才，大隊長景處東找來商量，分別動隊爲兩部份，一部份守城，一部份作機動部隊，撥了十幾輛大卡車給機動部隊，什麼地方危急就開去什麼地方增援。

各部份任務分配已定，賀龍率大部共軍趕到，賀龍這次對包頭勢在必得，一到城下就發動猛攻，但城上也有備以待，輕重機槍，美式卡賓槍構成一道火網，共軍宛如飛蛾投火，觸上卽死，賀龍雖然也用人海戰術，但是包頭城垣太高，無論死多少人也塡不滿。賀龍在城外用望遠鏡望得清清楚楚，氣得哇哇怪叫，但是也無可如何。

一連打了兩日，賀龍已看出包頭城西北角火力較弱，乃下令集中火力攻西北角，這一帶陣地是李守信部防守，果然在共軍大砲機槍猛烈轟擊後，被衝開一道缺口，湧進了一千三百多人。

董其武得到消息，立時調別動隊增援，先把缺口堵住，共軍入城一千多人便被截斷後路成了困獸。本來失去聯絡的孤軍最容易消滅，但由於城內兵力也不過一千多人，變成了對等兵力作戰，共軍後路既斷，更要拚命，就在城內展開激烈巷戰，別動隊官兵爭先恐後向上撲，一人敵幾個，但由於別動隊能調動參加作戰的只有三百多人，兵力反而居於劣勢，所以打成平手。

但別動隊官兵皆受過嚴格訓練，戰鬭意志旺盛，武器較共軍也好得多，所以最後仍然佔了上風。血戰一晝夜，終於把衝進城共軍解決，打死三百多，打傷兩百多，七百多人被俘，經此一戰，包頭形勢大定。

當共軍猛烈攻城時，馮欽哉的隨員慌慌張張進來報告，馮欽哉悠閒的說道：「你他都未聽到卡賓槍的聲音，可見敵人還遠得很哩！急什麼？」

停了幾個鐘頭，衛士又進來報告，已聽到卡賓槍的聲音。

馮欽哉說道：「聽到聲音就是敵人被消滅了，更不用怕。」情況果然如馮欽哉所料，入城共軍經過一晝夜戰鬭，全數被消滅。

賀龍在城外看見衝進去一千多人，滿以爲包頭已被攻下，誰知後面部隊上不去，缺口又被火網堵住，攻進城一千多人的命運，不問可知，賀龍眞急了，自己到城下督戰，一定要把包頭攻下。

但是打來打去仍然沒有寸進，城外被打死共軍已超過兩千，共軍雖然以人海戰術出名，但是到了人海不能突破火海時，鬭志也就餒下來。

張宗遜、姚喆都看這樣打下去不是辦法，就勸賀龍暫時退兵。

賀龍說道：「不行，我賀老大打了一輩子仗，沒有這麼窩囊過，不攻下包頭，我就死在這裏了。」

張宗遜說道：「不是不攻包頭，我的意見暫時退下休息幾日再來進攻，因爲目前兵力已疲，就是再度包圍猛攻，也無濟於事，只是白白犧牲。」

賀龍想想也只好如此，當時向後撤退一程，仍然截斷綏包交通。

中國抗戰實錄【51】

辛亥革命與日本

香港政府根據來自清廷的緊急聯絡，照會日本領事館——「幸運丸有載運違禁品嫌疑，應予扣留檢查。」日本領事館乃將港府意旨通知山下汽船駐港代理人，命令該輪船卽刻離開香港；於是，託由幸運丸密運武器的行動，便徒勞無功，終歸失敗。並且連合法載運的煤炭都沒有能夠起卸，就離岸返航回到日本；武器等類，則被日本警察所沒收。

接濟軍火屢遭挫折

七年前（一九〇〇年），第二次起義（惠州之役）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爽約；現在又發生幸運丸事件，日本民間志士先後所給予的援助，到最後都是遭遇到挫折而功虧一簣。

然而，孫先生還是不放棄從日本置辦武器的打算，當幸運丸事件不久之後，再度致函萱野長知，指出失敗責任在許雪秋，並且再度請託：「現在經濟問題雖未解決，然欲商請爲由日本運至澳門附近之海面，由他人請員（承包）轉運至目的地；如此，則日船之再度運來，無可等危險，其事較易。今雖未商定何處之海面地點，然望一得日爲中途第一次接收之處，電知弟等，俾易於商量如何再求他舉之計劃。」

在「幸運丸事件」的四個月之後，又發生了所謂「辰丸事件」——日本密運武器的輪船第二辰丸，在澳門附近被清廷軍艦逮捕，清廷提出抗議，但日本政府卻指稱侮辱了日本國旗，造成了對此憤慨的中國民眾排日運動的開端。當時傳說這一次的秘密運輸也是同盟會所進行，但且非事實；不過，同盟會倒的確知道是澳門商人所爲，曾經一度打算在海上掩襲第二辰丸，奪取這一批武器，後來爲了避免因此造成和葡萄牙當局的磨擦而中止。

黃明堂夜襲鎮南關

在這一年（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的第六次起義——鎮南關之役，日本志士池亨吉等人參加了實際戰爭，孫先生本人也上了前線。

鎮南關是廣西省和安南國境的衝要所在，中法戰爭（一八八四——五年）時，曾經擊退十萬法軍的攻勢，其固若金湯的程度，有「東方第二旅順」之稱。

十二月一日的夜晚，黃明堂率領敢死隊八十人，只帶了四十二枝步槍，攀援繩索，越過巉巖絕壁，由要塞背後展開了奇襲，奪下了四個砲台，在河內機關部擔任策劃指揮的孫先生，卽偕同黃興、胡漢民等同盟會首腦及日本人池亨吉、法國協力者砲兵上尉狄氏男爵馳赴前線；此行，對於孫先生來說，是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義由廣州逃脫出來之後，歷時十二年，才又踏上了祖國的土地。

可是，在這些砲台上所儲存的武器彈藥，卻比預料的要少得多，而且這些砲的方位都是朝向安南方面，背對中國國內，發揮不出對內作戰的作用，因而被清廷派來約四千人的壓制部隊所包圍。

孫先生在前線只待了兩天，便回到河內，急於調度武器的補給；但此時據守砲台的革命軍，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血戰了七晝夜方始撤退。

池亨吉著實見記

在這次戰役中，和孫先生同行參加的池亨吉，受孫先生的請託著有「支那革命實見記」，對於當時的詳細情況有很明白的記載。直到今天，在中華民國還是被視爲珍貴的史料，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正式紀錄中，都曾經一再引用過。

國父在安南不能容身

在這次起義之後，孫先生被法國政府自安南遣送出境。事緣清廷派遣的密探，一直緊盯着孫先生的行蹤，查出河內機關部所在地，清廷乃據以向法國提出外交交涉，要求驅逐出境；但是法國的安南總督對孫先生同情，特地派書記送孫先生前往西貢。

這樣一來，孫先生既已在創立同盟會之地的日本被遣送出國，又在安南面臨了不能容身的境遇。

本來，在法國政府方面對於孫先生是採取暗中支援的態度；當然，其意圖是爲了乘中國內亂，以攫取鄰近安南的兩廣地區利權。不過這個意圖有時和同樣以侵畧中國爲目標的日本、英國會發生利害對立的情況，惹起了不止一次的事件。例如一九〇六年所發生的武昌「日知會」之被彈壓，就曾牽連到法國駐天津的武官和英國的海關人員。

日知會被彈壓的前一年十月，孫先生在前往東南亞而經過上海吳淞港口的旅途中，受到法國駐天津部隊參謀長布加卑的訪問。布加卑告知孫先生，法國政府有支援中國革命的意向，並且約定由天津參謀部派遣武官七人協助調查、聯絡各省革命勢力；孫先生接受了他的意見，於這一年的年底由同盟會派遣胡毅生、黎仲實等同志會同法國武官赴南京、南昌、廣州、貴州各地從事調查。

日知會之被彈壓，是發生在一九〇六年六月第二次中法聯合調查的時

候。法國的天津駐軍參謀部派遣武官歐極樂到達武昌，同盟會方面派喬義生予以協力，喬義生則係和吳崑、劉靜庵、季雨霖等人常入在設於武昌天主教聖公會內的日知會中，從事宣傳革命的活動。

法國的態度

喬義生等同志，在日知會為歐極樂舉行了歡迎會，並有潛伏在清廷新軍內部的同志多人參加，歐極樂即席大事鼓吹革命。

不料，新軍統制張彪、巡警道馮啓鈞派遣密探混入了這次聚會。湖廣總督張之洞得到密探的報告之後，便委託在海關工作的某英國人尾隨歐極樂之後，與其同船並對之親近，在談話中故示同情中國革命，歐極樂以其同為來自歐洲的英國人，因而對之疏於提防，此人乃得伺隙將其所攜帶的「革命情況調查紀錄」偷走。

清廷抓到了法國的正規武官和革命運動有關聯的證據之後，乃向駐北京的法國大使提出抗議。大使毫不知

參加鎮南關之役的日本志士池亭吉。

情，便向其本國政府請示如何處分布加卑（法國駐天津部隊參謀長，歐極樂為其部屬。請參閱前篇。）法國政府一度打算不理會這回事，但就在不久之後，法國內閣更迭，改變了原先的中國政策，因而令召布加卑歸國。

因為發生了這一件事，清廷對於日知會加強監視，終於在翌年（一九〇七年）一月搜查該會，沒收黨員名冊。在新軍中從事革命運動的同志朱子龍、胡瑛、季雨霖等人被捕，日知會被封閉而瓦解。

在前述的國際關係之下，所以孫先生以河內機關部為據點，連續不斷地在安南和中國國境附近發動起義，法國方面的國境警備部隊，對於革命軍不僅毫不加以干涉，甚至拍手歡迎；在安南發行的報紙，也對革命軍有所稱讚。

法國受清廷壓力轉變

然而，及至法國由於受到清廷的壓力，將孫先生遣送出境之後，風向便稍稍轉變。一九〇八年四月，第八次起義的河口之役，將革命軍六百人全體解除武裝，並予拘留；不過，其處理方法還算是比較同情，特地包租了一條船，將他們統統送往新加坡。

這時，新加坡的英國當局認為革命軍就是亂民，不准入境；但法國政府則主張「實際上已經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而說服了英國當他們為政治犯，准予入境、

國父對各國政策的批評

據池亭吉「支那革命實見記」引述孫先生於一九〇八年二月八日的一封信（原文為英文），大致批評日、英、法三國的中國政策如左：

「聽說清廷畏懼英國是最強最硬的國家，敬佩法國是強而多智的國家，輕視日本是很好對付、很好哄騙的國家。其理由則相當滑稽——因為英國政府頑固地拒絕清廷要求，以亡命客待我（孫先生）而加以保護，所以最初也是加以拒絕，但慢慢地向清廷索取很大的報酬，作為交換條件，才接受清廷的要求，玩弄着強而多智的外交手段。至於日本則唯唯諾諾，聽到清廷一句話，就望風辟易，遣送我出境。日本的外交手段拙劣，政府當局愚昧，其軍力強力的程度也還不足畏懼……清廷就是把日、英、法三個強國作了這樣的比較。」

當時，在日本和英國之間，一方面基於牽制俄國的策略，一方面基於互相承認日本對韓國的權益和英國對印度的權益，而締結了攻守同盟，維持着友好關係。

在日本和法國方面，雖然也然於簽訂有日法協約，而彼此承認尊重對方在亞洲的權益；但是急於要獨佔安南和在兩廣地區培植勢力的法國，則不聲不響地對日本存有戒心。



國父（二排右起第三人）與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合影。

當第八次起義的河口之役時，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就曾在安南被誤認為是日本人，以有煽動安南人的嫌疑而遭逮捕。

在「支那革命實見記」中，也曾提到當時日法關係的一個小故事。著者池亭吉隨同孫先生在前往鎮南關途中，同行的法國上尉狄氏男爵，曾經一再地發問：「日本是不是會乘中國革命的混亂情勢，和在國境鄰接之安南的法國製造事端，而將要法國從安南趕出去？我們雖然還只不過是聽到很多像這樣的流言，但如果此話當眞，則日本可實在是極其陰險惡毒的敵人……」

池亭吉並且指出當時在安南法國人的對日感情是：「用猜疑的目光，注視着日本人的一舉一動。」

美國與中共打交道必須小心謹慎

美南卡州大學華克教授

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學國際研究所主任華克教授，上月在紐約華道爾夫——奧斯托利亞大飯店的中美關係座談會上發表演說，題為「美國與中共打交道必需小心謹慎」，對於美國自前總統尼克遜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大陸，發表所謂「上海公報」以來，與中共之間展開的各種交往所受到不平等與非互惠的對待，提出檢討，呼籲美國朝野重視此一現象，並要求美國政府在與中共作更密切交往時，應更加小心謹慎。

大陸是一封閉地區

美國正開始與北平政權作更積極與密切的互相往來的時際，很明顯的已告來臨。美國總統到那個十五世紀時永樂皇帝為宣揚國家偉大而建造的北平城去訪問。儘管中共仍然保持一種神秘氣氛，而它當前的統治者依舊要對全世界宣稱他們是絕對的眞理，可是世界上的政治家到中國大陸去訪問的，照樣絡繹於途，中國大陸上今天的統治者，普遍的將一個劇烈改變中的科學的世界潮流，從中國大陸切斷，他們所了解的中國大陸以外世界的發展，正如用孔子世界觀來看過去滿清的統治者一樣，受到意識形態的約束，而他們今天正誓言要棄絕孔子的世界觀。

除非中共的頭頭估計錯誤，否則現在開始與它作更密切交往的美國人，就不必抱太高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持那些從開始就訂下的基本原則。這種關係是應該基於彼此尊重與互惠來進行的。通往中共之路必需是雙軌交通，同時，重要的是要儘快向北平的頭頭們很清楚表明這點。

當然，問題是正如蘇辛尼津所刻劃的中共是一個「封閉地區」。到底它敢不敢冒相互往來的危險，而不懼怕外面的世界威脅到它對眞理的獨佔與它對絕對性的要求。但是，這個問題操在北平，而不在華盛頓。

在西方帝國主義突然襲擊到中國的和諧那些日子中，中國人憤然反對那些可恨的西方人加之於他們的一切。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由中國的革命領袖在爭取平等與互惠的對待的奮鬪中的掀起，他們堅持的文化關係應是雙方的。例如，在五四運動時期，現代中國的領袖所懷抱的尊嚴，是由新萌發的與外面作有意義的相互交往的意願而來。

可是在今日，在北平的頭子們卻不時回到他們曾經指控的西方帝國主義者加之於他們的舊路上去。中共堅持要把他們的定義與他們的詞彙加在文化展覽及其他活動上，例如他們把君主時代說成是「封建」，並要西方學者接受這種解釋，而後者卻長久以來已注意到中國存在的封建主義早已在秦始皇時便給消滅了。但中共今天卻對秦始皇頌揚備至。北平也堅持它有將它的出版物，它的廣播節目，以及它的文化外交以一種相當不受限制方式滲透到其他社會去權利，但卻不希望現已開始與他們作更密切往來美國人，也能夠分送出版物，或有互惠的權利去接近中國人民。

中共干預新聞自由

根據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海公報」，其中規定「擴大兩國人民間的了解」，中共與美國的一連串初期關係中，若干事例顯示出中共的頭頭們根本就沒有所謂相互的觀念。

中共於一九七四年度在華盛頓舉行「出土文物展覽」時，首先拒絕准許以色列，韓國及南非的代表參加為新聞界舉行的預展，這項預展因此被迫取消。但這干涉了美國新聞界的新聞自由。一九七五年一月號的美術雜誌曾為文對事予以抨擊。

這是糟糕透了的事，而中共竟然能夠將他們自己的說法以及荒謬的可笑的「知識」標準，加諸在所有有關這項展覽的出版品和公開聲明上。

北平在與美國的新關係，再度表現其「帝國主義者」面目的，是它企圖基於政治立場，來對訪問過中國大陸的那些美國人的團體的成員發號施令的態度——因此干涉了美國新聞及活動的基本自由。舉例來說，耶魯大學去年對於它的一個到中共去的訪問團中三名團員被取消資格一事，只好默認了事。因為他們三人在政治上是反對派的。一個美國市長訪問團最近也碰上困難，因為北平要取消波多黎各聖安市市長往訪，作為它堅定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立場的一種表示，採用這種干涉方式眞正到了荒謬的極點。

就那些來訪問過的人士，或常駐中共作為聯絡

處的人員來說，我們與北平的新關係也是一邊倒的。中共在華盛頓的聯絡處人員發現他們可以充分的，容易的接近新聞界，國會和我們開放社會的其他代表。這與北平美國人員所享有受到限制的接觸完全相反。舉例來說，美國新聞總署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署長威廉・巴耶夫去年夏天訪問北平時，竟沒有和一位負責的中共官員作一次單獨談話的機會。他在困擾中，便提早結束了這次重要的旅行訪問了。

美國人員受到限制

北平有時候在互惠基礎上表現其粗俗的意圖，將外面世界的出版物施予檢查。例如，哈佛大學的一個訪問團因爲該校教授費正清在所寫的一篇書評中討論到中國大陸上強迫奴工營的問題，而被取消中國大陸的訪問。中共官員甚至對美國與中共打交道的私人團體的分支機構也想要加以檢查。

然而，從長遠看來，在北平的單行道的民間活動中，是有重大意義的，同時也是有重大發展的一項則是遍佈全美國的美國——中國人民友好協會之擴張。這個組織在今年二月有四十六個，並正在擴大中，它並且成爲在全美國分發中共宣傳資料的中心。他們有良好的補給，他們的各種分支組織可以在一種不受批評的地方中製造各種「資料」發出去，而這些資料來自設在三個地區的總部。他們安排放映由中共供給的電影片，和熱烈支持中共份子作演講。這些人員通常包括志願參加者，他們就有優先的機去會訪問中共，作爲他們辛苦爲中共賣力的報酬。這不是任何一個敢於批評中共的學校教職員能享有的。如果要問他們在中國大陸上的類似組織是否也可獲得准許分贈美國的宣傳資料，放映美國建國二百年紀念的影片，或贊助在中國大陸上爲改善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的工作的人組團訪美國等都將是不禮貌的事。

在美國擴大與中共的進一步接觸之前，重要的是我們得讓北平知道我們將堅持互惠原則。我們將不接受新帝國主義者以其他標準加之於我們的欺騙，在君主時代，那些到北平宮廷去的人是去祈求的和去接受中國皇帝的指令的，都受到過輕視的對待，但那些堅持須互惠的人，最後卻贏得尊敬。這一點，我們希望福特總統今年底前訪問北平時帶到北平去。

應該銘記四點原則

中共區的人，特別是他們的領袖，更應該了解今天這個外在世界的複雜性和發展，以及這個多元的，充滿活力的美國正在慶祝建國二百週年，因此我們希望平等的接觸能夠增加。然而，在美國人民對中國事物興高彩烈，對擴大華府與北平之間的文化關係和交往抱很大希望之餘，我們建議應謹慎從事是適當的。因此我提出幾點與中國大陸那個被嚴厲控制着的社會作文化、知識交往的建議。這些建議且應該常記心中：

㈠對我們的那些非正式的和私人的交往，對北平來說，永遠是正式的，因此根本沒有非正式的交往。㈡中共官方機構經常企圖接觸並吸收我們社會中的非官方活動來達成中共的國家利益。對我們是文化關係，對北平則是文化外交，即是利用這種關係來推進它的國家政策。

㈢北平一向將知識及文化事物置於國家利益之下。

㈣我們一切在公開中行進，我們分析、討論、探究以及不同意，而北平對於交流的決定都是在暗中作成的。這種活動傾向於一邊倒。有一趨勢是認爲共黨國家政策是易碎的，但北平今天正利用我們對文化事物的不管制，以變成對他們有利。當我們展望將來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關係在擴大方面時，北平的眞正互惠的行動，可能是一個簡單而重要的關鍵。

眞有其事？

嚴正

「圓泵隋！嘩！呢趟冇死喇！海底撈月，位位都喺咁多。」我心在想，上個月出糧開雀局，輪到我七個一皮，今回一連和出幾鋪爆棚，乜嘢仇都報晒。今晚靈啥輕鬆，帶着酒意，吹着口哨，打道回府，勝利衝昏了頭腦，行行重行行，不知已是深宵人靜，一陣冷風迎面吹來，不禁打了個戰慄，頭腦當堂醒一醒，發覺有些兒不對勁，正想叫部計程車趕路，突然，聽到有人叫。

「咪行住！睇吓呢把喺乜嘢嚟！」一個彪形大漢，手裏揚着一把西瓜青，擋着去路。

我吃了一大驚，非同小可，心脈狂跳，混身冒汗，牙關打震，雙膝發抖，料不到我的幸運之神，這樣快就換班去了，當時六神無主，但心內倒明白，這什麼的一回事，在無法抗拒情況下，唯有乖乖地把整個月的薪水和從麻雀枱上贏來的戰利品，通通都奉獻出來買命。

「唔，都唔算少，一共有一千四百無零，可惜我袋裏只有四百七十蚊，哪，睇清楚，我現在只攞你兩百四十蚊，找回五蚊俾你，即喺攞咗你二百三十五蚊啫。」

「多謝好漢，手下留情。」

「使乜多謝我啫，你唔知咩，有人話喎，「有二百萬銀喺手嘅人就唔會再去攞人一百嘅喇。」而家我有四百七十蚊，所以我攞你二百三十蚊，啱晒比例，咁樣就算你去告我，法官都唔信有件咁嘅事，我問你服未？我後悔今晚帶得錢少出嚟，若果唔喺就唔止攞你咁多錢喇，算你夠運，重唔走，想等乜嘢呀，快的走喇。」

被他一喝，我有如大夢初覺，馬上急急腳，忙把路鑽，摸摸袋口的劫後餘資——一千一百六十五元，心想料不到「有二百萬銀身家嘅人家就唔會再去攞人家一百萬嘅喇。」這句話如此好駛好用，行劫的可以無罪，被劫的可以保留一部分金錢！

萬人意見

中共牛鬼蛇神回朝當權
北平權力鬬爭千變萬化

江青滲透共軍失敗彭眞親信恢復政治活動

每年五、七、八、十月的一日，中共總在北平舉行集會，慶祝它的節日；中共的「新華社」照例發表一份出席集會者的名單。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中共政局的演變，各派的權力消長，政治路線的鬬爭政策的分歧，以及日後政局可能的發展趨向。

今年中共的「十・一」集會，具有三大特點：第一、九年前被清算的共軍黑幫將領，大部分出席了集會，並且獲得了新職務；第二、彭眞的大批親信幹部，獲得解放（恢復活動），不少人重新掌權；第三、過去被清算的鄧小平舊部，即列爲牛鬼蛇神、黑幫者，大都出席了集會，而且「回朝」當權。

在過去半年間，中共高層的政治鬬爭，發生了相當的變化。「批林批孔」和「批水滸」運動，受到很大阻力；「十・一」集會顯示出來的老官僚軍人的力量抬頭，說明毛澤東的權威地位正受嚴重考驗，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已居下風，面臨新的政治危機。

羅瑞卿擔任要職

出席「十・一」集會的共軍黑幫將領，有羅瑞卿、譚政、陳再道、傅鍾、呂正操、黃新廷以及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他們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整肅的高級人員，其中有的直至最近兩三個月才恢復活動（如羅瑞卿），有的則在去年獲得新職務。

羅瑞卿、譚政、陳再道的復出，特別引人注意。根據「十・一」集會的名單去判斷，羅瑞卿的現職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科技委員會的代主任或第一副主任，負責主持核武器、導彈的研究製造；譚政、陳再道爲同機構的副主任或政治委員。陳再道原是共軍武漢軍區司令員，武漢事件的主角，與江青的宮廷派對立而垮台，停職多年後曾一度擔任共軍福州軍區副司令員。

羅瑞卿、譚政，在共軍中原來都有大將軍銜，羅瑞卿的地位尤爲重要。他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會常委及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副部長、共軍總參謀長。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他與彭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楊尙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被稱爲「四家店」——彭、陸、楊反黨集團，遭受到冷酷的鬬爭，他曾跳樓自殺跌斷了腿。

譚政，原是共軍政工頭子，曾任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一九五九年牽入彭、黃事件，「文革」初期再次受清算。

「彭、陸、羅、楊集團」，是宮廷派最先攻擊的對象，鬬爭羅瑞卿之流，是江青奪權的首要步驟。現在，羅瑞卿恢復活動，主持國防科委；宮廷派紅衞兵鬬爭得特別激烈的「黑幫將領」徐立清、傅鍾（現重任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呂正操（現任共軍鐵道兵政委）、黃新廷（現任共軍裝甲兵司令員），紛紛「回朝」當權，對江青及其宮廷派自是不小的打擊。

楊余傅反江集團走紅

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復職，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件事。楊、傅爲聶榮臻舊部，共軍華北野戰軍的老幹部；楊本是共軍代總參謀長，傅本任共軍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衞戍區司令員。余立金是陳毅舊部，本任共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痳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玆爲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軍空軍政委。

一九六八年三月，他們下令共軍人員，前往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主持的整肅共軍的核心組織）的辦事處，逮捕鬧事的紅衞兵頭目，以平定平津地區的混亂局面。事後，江青覺得他們的行動有損中共文革小組的尊嚴，大發雷霆，稱他們爲「三月黑風」的「大黑幫」，迫使中共中央解除他們的軍職。

楊、余、傅停職六、七年之後，終於又掌握了共軍的軍權。楊成武是共軍第一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鄧小平的黨政職務太重，共軍總參謀實際由楊成武負責；傅崇碧復任共軍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余立金復出後，一度降任民航總局政委，據「十．一」集會名單判斷，他現在已復任共軍空軍政委。

江青滲透共軍失敗

在「文革」期間，江青爲首的宮廷派，不僅奪取中共的文教宣傳大權，而且極力滲透共軍機關，企圖控制武裝力量。江青就曾擔任共軍全軍文革小組顧問，她的親信關鋒等，是全軍文革小組的核心分子；她的另一走卒王洪文，則進入中共中央軍委會，主持整頓共軍的領導機構。他們又極力鼓吹組織「城市民兵」，作爲其武力的基礎。

但是，他們的政治構想，顯然是未能實現。大批黑幫將領復出任要職，被他們整肅的重要政敵重掌大權，對他們的地位，無疑是相當不利。

「回朝」的共軍高級頭目，與中共職業官僚相結合，似乎已形成了抵制江青，反對宮廷派的力量。一旦毛澤東死亡，他們與江青的鬭爭一定會很激烈，江青的處境會相當困難。

彭眞親信恢復活動

今年中共「十一」集會的出席者，有一批彭眞的親信幹部。他們是：

陸平：原北京大學校長；現任中共國務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武衛：原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現任科學院副院長。

于光遠：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處長，科技委員會副主任。

鄧力羣：原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副總編輯，劉少奇政治秘書。

許立羣：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彭眞的政治秘書。

李昌、宋一平：原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

鄭天翔、陳克寒；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

崔月犁：原中共北京市副市長。

他們都是最近才獲「解放」的高級幹部，較早前恢復活動的彭眞重要親信，還有蔣南翔、姚依林、陶魯笳、范瑾等等。

彭眞親信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是中共高層政治鬭爭形勢的一大變化。

彭眞的「一二九幹部」

在「文革」之前，彭眞是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劉少奇的得力助手。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執行機構——中央書記處的書記（總書記爲鄧小平）；他還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及北京市市長，權力相當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

彭眞在三十年代活躍於平津一帶，從事城市地下活動，以策動學潮起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劉少奇指使下，發動平津左翼學生示威遊行，其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到處鬧事。參加「一二九運動」和「民先隊」的青年，大半是平津的大學生。後來，他們大都成爲彭眞的重要幹部，其中之蔣南翔、姚依林、李昌、陶魯笳、段君毅、于光遠、武衛、宋一平、陸平、康世恩、宋應、李哲人、鄧力羣、楊述等，在五、六十年代，擔任了部長、副部長之類的職務，大多數在中共國務院工作。

彭眞與江青的衝突

彭眞向來主管中共的「文教宣傳」系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文化部，受他的領導。江青推動文化大革命」，要先從文教方面奪權，自然視彭眞爲第一政敵。

彭眞不贊同江青走激進的「戲曲革命」的主張，並極力排除江青對文化教育的干擾及兩者的關係在一九六五年日趨緊張。

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公開清算吳晗的「海瑞罷官」之後，即迫彭眞下台。一九六六年五月，彭眞失權，他的親信幹部，尤其是那些「一二九幹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幹部，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被清算而倒台。

江青在毛澤東支持下推倒彭眞，鬭攻「彭、陸、羅、楊集團」，是宮廷派「奪權」的一大成功。彭眞倒台後，宮廷派取得了文化和輿論宣傳的大權，也獲得了中共的黨權，並向中共的政權和軍事機關發展。

但是，中共政治鬭爭的形勢千變萬化，宮廷派並沒有實現「全面接班」的計劃。彭眞的大批親信最近復出，便是江青遭受挫折的徵兆。

「黑幫回朝」的因素

彭眞的親信「回朝」，共軍黑幫將領恢復活動，鄧小平舊部重掌大權，都不是平常的事情。

中共政治鬭爭的這種新發展，是毛澤東老朽無法控制中共中央的結果。由於年齡、健康的限制，毛澤東似已不能太多過問中共中央的決策，他現在所能維持的祇是「偶像」的地位，實際的大權可能轉移到葉劍英、鄧小平之流手中。

江青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影響力，大爲減弱，也是造成黑幫回朝的重要因素。假若他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能夠完全把持中共中央，他的最重要政敵（鄧小平、羅瑞卿），以及彭眞的親信，就很難恢復活動，重新掌權。

最低限度，江青應該可以嚴密控制中共和輿論宣傳機關。可是，這些機關現在正滲入「黑幫」的力量——胡喬木等重入中共中央宣傳部掌權，周恩來的老幕僚主持了中共「國務院」的「教育部」，江青正面臨新的權力挑戰。

今後中共的政治路線和權力鬭爭，必有許多反覆。江青及宮廷派，在共幹中不得「民心」，中共職業官僚和軍人的合作「默契」勢必給江青沉重的政治壓力。在沒有強大的武力支持下，江青的政治前途，也許是相當暗淡。

康銘淑

愛—心—的—結—合

萬人雜誌八週年三結合聯歡餐會速寫

寒梅

▲喜氣洋洋的壽燭輝映，祝您生日快樂的歌聲齊歡唱！

十一月一日那天，「萬人雜誌」在萬人讀者的祝福聲中，渡過了八歲的生日，在鼓吹中興的征途上，又邁向一個勝利的里程！

八年的辛酸歲月，不管是甜是苦，卻是一頁勝利的詩篇！

苦難的祖國，爲了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經過八年離亂、八年的浴血抗戰，憑着萬衆一心，全民總動員的無比力量，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力！

▲「萬人雜誌」生於苦難，爲了橫掃牛鬼蛇神，剷除極權暴政，無畏無懼的揮舞鐵筆，衝鋒陷陣，也經過八年的艱苦奮鬪。憑藉萬人同心、萬人讀者愛心的支持下，戰鼓笳聲齊鳴，又邁向一個勝利的里程，正是中興在望！

萬人的讀者、作者、編者，懷着八年勝利的心情，爲「萬人雜誌」舉行八週年紀念聯歡會，更顯得意義的非常！

▲聯歡會場設在九龍金寶石大酒樓，六點鐘未到，祝賀的花籃，來自台灣、來自海外各地的賀電、來自各界致贈的禮品。使工作人員應接不暇[illegible]禮品，都蘊藏有一份愛心、表現關心、無比熱心的盛情，比山更重、比海更深！

▲社長萬人傑伉儷，以家有喜事的心情，堆滿笑容，親自接待來自各方的親朋戚友，也代表「萬人雜誌」接受至親戚友的賀意和祝福，逢人見面，展開欣慰的笑容！

許多未見過萬社長的面，懷着敬仰萬人傑威名而來的讀者說：「萬人傑正是大有爲之年，爲什麼自稱老萬呢？」

有人說：自稱老萬是表示他的雄心壯志，表示萬人傑的型格，他的實際年齡並不老。眞的，他和年青的朋友一樣，在聯歡會中，和合着樂隊的節奏，一樣拍手高歌，充沛熱力。氣質高貴的萬人傑夫人主持抽獎，中中不落空，更給萬人讀者帶着親切的喜悅！

▲原來祇預訂三十圍酒席，兩天前就宣告「爆棚」了。追加五圍，再加五圍，還是擠不下。尤其是萬人協會的會員，往年慣例都是在禮讓貴賓，等到最後一天再來電話，以爲自己人，臨時在場邊加幾圍就「攪掂」了，個個都「抬油冇咁定」。今年卻撞正大板，一再「爆棚」的消息傳出去[illegible]「七五四九三五」的電話，使楊先生和郭先生手忙腳亂，祇好打到萬人日報去，有的還直接打給萬社長。到了最後一天，老萬祇好親自和金寶石的老板通電話商量，又加印了二百份餐券。還是供不應求，臨時還是由工作人員讓出座位，才使得大家「擠擠」一堂。眞是盛況空前！

▲當天參加籌備工作的人員，包括洪鑫林、陳科、岑嘯雷、簡均、吳少雄、賴先鈿、譚昇、黃環勳、鄧德茂、陳澤棠、梁冠中、丘陵、郭沛杰、王淦榮、蔡慧玲、鄭秀棠、郭嚴芳等，忙了幾天，不但「廢寢」，當晚聯歡還「忘餐」，熱心感人。

金寶石會場飄滿了五彩繽紛的汽球，花籃盈門，壽燭光轟和花錦簇互相輝映，喜眉與笑臉齊飛，眞是一團高興！

▲參加八週年聯歡會的讀者，都是付出愛心撫育「萬人雜誌」的褓姆，他們以愛的力量，支持「萬人雜誌」上陣撻伐。但有許多讀者和執筆上陣的作者、編者，祇有在字裏行間心交神往，迄無面緣，當天晚上，萬人筆陣的神槍手，萬人傑、黎晉偉、岳騫、裴有明、柳以青、戎馬書生、林定、焦毅夫、趙聰、胡養之，名漫畫[illegible]等因事缺席）和讀者見面時，掌聲歡呼聲交響一片。大家熱烈的掌聲，向筆陣的前方將士加油打氣，鼓勵他們在反共的文化戰場上，窮追猛打，向極權鐵幕進軍。

▲市議員陳子鈞、楊勵賢，工業巨子尹致中，新聞界人士黎晉偉、卜少夫等，以貴賓身份致詞時，一致讚揚「萬人雜誌」是值得驕傲的刊物，它的驕傲是擁有萬人讀者的愛心，愛心的力量可以推動社會，可以摧毀極權，愛心的力量可以抗拒一切，溶化一切！

「萬人雜誌」爲什麼擁有這許許多多的愛？正如陳子鈞和楊勵賢兩位市議員所說的，「萬人雜誌」的評論是對事不對人，萬人傑對市議員的服務工作，有過毫不客氣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是他們還是佩服萬人傑的「硬漢」作風，特別趕來參加這個刊物的八週年紀念聯歡會，並不是希望今後筆下留情，而是表示一份敬意，無限祝福！

▲電影名導演范丹，在這個近千人的聚會中，他沒有一個熟人，祇是以一個忠實讀者的身份，自己搭車到會場，見了萬人傑一面，就放下餐券趕回去處理片務了。他說：聞名不如見面，見了萬人傑一面，才知萬人傑正是有爲之年，我放心了。未見一面之前，想像中的老萬，一定是老氣橫秋，原來是生龍活虎一樣，朝氣蓬勃，高興極了。當天參加聯歡會的讀者、和范丹同樣心情的大有人在。可見萬人傑在筆陣上聲望之隆，而老萬卻謙虛表示：這榮譽不是屬於萬人傑個人的而是屬於反共的整體！

[illegible]

爲了這個盛會加席又加席，忙得不亦樂乎，始終忙得很高興。聽說：金寶石老板這次做的是「貼本」生意，但他認爲萬人讀者帶來的熱情是無價的，因此，明知是沒有錢賺的生意，他還是當面向老萬預約了，下一次再來，不加價錢還要加料！

▲青鋒社和青年協會的青年朋友，當天滿懷熱情參加了聯歡盛會，使這個三結合的盛會，在同一目標的陣綫上，結合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戰友」，更顯得人才濟濟。

▲萬人司儀岑嘯雷，是一位壯而健的英俊小生，滿腹經綸，唱做俱佳，從六點進入「情況」，聲如洪鐘，一味靠「水」潤喉嚨，頂到散場爲止，粒米未入口都忘記了。眞是公爾而忘私！

「萬人雜誌」八週歲生日，在讀者的愛心懷抱中渡過了。願明年今日，在壯麗的青天白日國旗照耀下，回到廣州去，和故園的父老歡聚一堂。我想：應該是萬人讀者一致願望，共同的心聲……。

熱心讀者捐助抽獎禮物及現金芳名：

（現金）

李世昌先生　一百元
葉金生先生　三十元
兆　華先生　五十元
鄒偉雄先生　一百元
鄒　毓先生　一百元
霍雲霄先生　三十元
熊尊爵先生　一元百
陳挺拔先生　一百元
吳興記　二百元
馬繼超先生　二百元
萬人日報仝人　一百元
盛東煬先生　一百元
何冬青先生　五十元
楊　海先生　三十元
何鑑明先生　一百元
陳存仁先生　一百元
陳錫餘先生　三十元
丘　陵先生　五十元
袁暘照先生　一百元

（禮物）

馮孟倫先生　電掛鐘二個
鄭秀堂先生　毛巾恤一打
洪益林先生　味爽五打
洪益林先生　枱燈一套
祁熾鮮先生　辭海一套
王淦華先生　布料三件
陳　昭先生　台灣風景一份
陳　昭先生　萬寶金筆一枝
馬紹基先生　五加皮酒一瓶
馬紹基先生　台灣名茶一罐
郭沛杰先生　特麗恤衫二件
郭沛杰先生　內褲四條
郭沛杰先生　坐枱氣溫錶一個
郭沛杰先生　扣襪帶二盒
郭沛杰先生　啫喱杯一盒
何錦煥先生　咖啡壺一個
陳達科先生　影相機一個
林　冲先生　皮包四個
谷先生　吹風筒一個
谷先生　電燙斗一個
谷先生　枱燈二個
廖柱天先生　高露潔牙膏一打
梅江飯店　包翅席一席
尹致中先生　電鬚刨一個
中外旅運社「丁楷恩先生」　大木熊一個
朱振聲先生　威士忌酒一支
朱振聲先生　朱古力糖一合
和記電業公司　筆架二十個
和記電業公司　錄音機一個
封淑英女士　大理小花瓶一對
陳緒民先生　芝柏錶一個
陳緒民先生　樂都錶一個
伍卓琪先生　新力牌手提收音機一個
劉帡宇先生　苑畫三幀
曾恩波先生　派克筆一支
徐季良先生　派克筆一對
胡流澄先生　衣料三件
李振鵬先生　水杯二套
冼鉅忠先生　香檳酒一支
張賜香先生　英漢字典一套
金寶石酒樓　膠床褥三張
金寶石酒樓　西餅十打
湯增敭先生　高士筆一支
萬會長　毛衫一打
黃理、林鏗、李昌、黃憲中　尼龍被二張、毛氈二張
萬會長　領呔一條、袖口鈕一套
彭成慧　浴巾一條
劉梅軒先生　名廠手錶二個
蘇貞妮女士　T恤二件
蘇貞妮女士　晚裝手袋三個
雷　健先生　相部一個
四海一家社　蔣總統紀錄片二套
孫德智先生　名廠原子筆一支
朱瑞元先生　原子筆一對
俞劍飛先生　原子筆一對
許孝炎先生　金筆一支
許孝炎先生　金袖口鈕一對
馮漢樹先生　牛肉乾一盒
何樹祥先生　名茶二罐
無名氏先生　奶粉四十八罐
無名氏先生　果汁三十六罐
無名氏先生　茶杯三套
許恨紅先生　烟灰碟一個、木碟一對
楊勵賢議員　男庄掛錶一個
楊勵賢議員　女庄金錶一個
藍海文先生　大蛋糕一座
香港出版發行人協會　被單二張
陳　傑先生　T恤二打
航海客先生　油木彫雙象一套
黃超聲先生　打火機一個
黃超聲先生　袖口鈕一套
卜少夫先生　牛肉乾二盒
青鋒社　唱片二張、總統像二個
林　鼎先生　總統像一個
陳子龍先生　原子粒收音機一個
斐有明先生　朱古力糖一盒
林永雄先生　糖一盒
陳澤堂先生　水罐二打
郭巖芳先生　台灣茶葉二罐

（花籃）

朱夢曇先生　花籃一個
萬人協會　花籃一個
曹耀錦先生　花籃一個
香港無線電視廣播公司　花籃一個
青鋒社　花籃一個
賴敬初先生　花籃一個

浙粵川動亂仍然持續 穗大字報攻擊許世友

綜合中共地方電台的廣播，以及大陸「大字報」和標語等資料，證明大陸各地的變亂仍在持續，其中以浙江、廣東、四川等省最爲嚴重，四川的反共組織，曾散發誓言「願在蔣院長的領導下，再建自由的中國」等傳單。浙江方面，據當地電台十月十一日說：「由於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思想不統一，步調不一致，結果階級敵人乘機破壞搗亂，歪風邪氣上升，資本主義傾向抬頭，忘了毛主席的教導……糧食產量下降。」同日又說：「各級工交戰線領導幹部，必須加深對黨的基本路線的理解，同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並強調：「今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第五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即將到來……今年只剩下三個月的時間了。」這些情況，顯示浙江的工、農羣眾，仍在繼續抗暴，也說明中共對工業、農業生產上，任務完不了，甚爲焦急。十四日廣播提到，杭州的共幹和工人聽了赴平參加國慶活動的「工人代表」傳達了中共「中央」頭目的重要指示」，進一步提高了「覺悟」。這顯示杭州工、農抗暴的嚴重程度，甚至由北平領導頭目當面向工人發出「指示」，施展壓力。也暗示浙江變亂的因素，可能與北平中共高階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十四日的廣播又說：「要積極維護和加強軍政、軍民和軍隊內部的團結，敢於抵制和反對那些破壞團結的錯誤潮流。」這說明浙江共軍內部的分裂，也是很嚴重的。十六日廣播透露：中共「杭州市委」於十四日召開批判大會，會中認爲：「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重要指示，是一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我們要堅決排除干擾，狠狠打擊的資本主義勢力和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這是中共「杭州市委」在一個多月中召開的第三次批判大會。

據此情況看來，杭州的變亂，現在有成爲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重要關鍵的趨勢。廣東方面：工人抗暴、知識青年與「民兵」的武鬥，以及中共與「民兵」的衝突，都十分激烈，例如八月上旬廣州河南工業區農機廠「民兵」張貼攻擊共軍「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大字報」，攻擊許世友「包庇叛徒，不聽『中央』指示，自行割據」等等。該廠「民兵」於當天被共軍收繳武器，並停止活動。

四川方面：各種反共狙殺十分活躍，其中成都市於八月曾發現有反共組織「大同黨」，其黨員包括共黨黨員、機關幹部、工人、學生等。該黨經常密商反共事宜，並散發反共傳單。內江地區也有反共組織「大同黨」，曾散發傳單，誓言「願在蔣院長的領導下，再建自由的中國。」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港幣 郵票 元 角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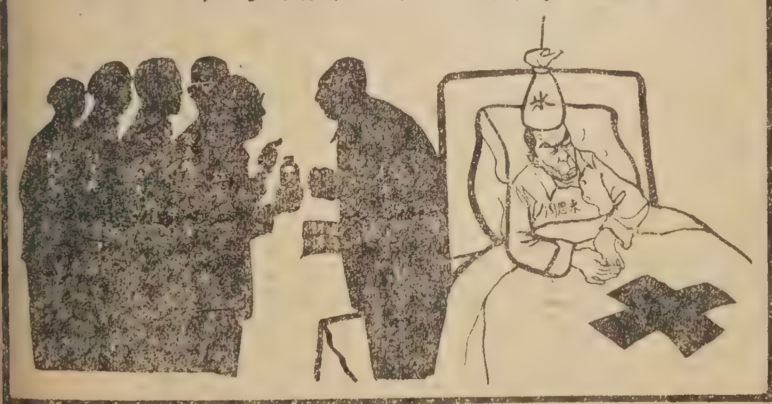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册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敬悼 總統蔣公崩殂 林參天

砥柱中流氣力豪，不驚駭浪不驚濤；抗倭兵甲山河動，剿共旌旗日月高。嵩壞泰頹悲草木，星沉日殞暗週遭，中原未復身先死，長使遺民哀念號！

今之獨夫 林參天

虺心豺性自生成，殘害忠良草芥輕，不息鬬爭無直道，強行共產拂人情。憑俄喜遂生前志，禍國臭留死後名，毆子遠征亡異地，昭昭天眼報分明。

毛毀大同碑 林參天

瘋狂忍毀大同碑，聯國附狼莫大悲，順世聖時孔夫子，拂情逆理馬克斯。謂他人父全無恥，於我螟蛉總未知；以辱為榮殊可痛，禍吾華族是華兒！

讀封淑英壇主所著「荷花詞葉」後感而賦此。 林復生

天才橫溢見高吟，慧愈深時苦愈深；筆茁靈根多解惑，琴彈心曲少知音！春風秋月傷晨夕，滄海桑田慨古今。讀罷荷花詞葉句，伊誰能不淚沾襟？

蝶戀花 雪梨月圓夜 劉祖霞

今夜碧空眞似洗。不見纖雲，一望千千里。皓月溶溶升樹尾。清光直透珠簾裏。應是天公慳作美。卅載婆洲，儘夠離鄉味。偏又月圓居異地。教人那不長憔悴。

寨兒令 劉祖霞

到澳洲。遠塵憂。餘寒未消冬尚留。朝聽晴鳩。暮數閒鷗。朝暮不知愁。風來樹擺無休。空澄月掛如鈎。望雲思舊友。把酒話前遊。悠。醉臥柳邊樓。

南歌子幽恨 封淑英

冷落梅花帳，投閑竹葉杯，空幃景物盡堪哀，一病塵封鏡匣未重開。 恨改如花貌，愁分似錦才，孤山人去幾時回，怎得離魂夜夜到瑤臺。

滿城六四年雙十國慶 加拿大 梁金謀

鼓樂喧天動地回。滿城雙十彩雲開。番童樂隊先鋒導。華裔僑團後伴來。氣象更添貫日月。民情彙結聳雲臺。泰來否極同歌祝。何時返旆滅奴才。

秋日遊山 牙國 黎集和

尋幽探勝到山巔。身在雲間飄欲仙。遙望落霞與孤鶩。目窮秋水共長天。

秋感 前人

西風黃葉又深秋。轉瞬韶華逐水流。雪點盈頭知老去。懷歸王粲獨登樓。

遊子悲秋 鄭秀堂

金風送爽桂香飄。咫尺天涯故苑遙。綠水漣漪偎綠草。紅花燦爛映紅橋。山川秀麗多無色。桑梓辛酸盡折腰。解困有心能未遂。凄然空自渡清宵。

醉高歌 次韻劉祖霞詞長雪梨寄曲再用先賢姚燧韻 葉其眞

故人遠寄新聲，祖國頻勞夢影；羇懷自是無佳興，空對當前勝景！

蝶戀花 步前人雪梨月夜元玉 葉其眞

雲鎖青天誰拭洗？借得罡風，橫掃三千里。北望吳頭連楚尾，山河重現晴光裡。月是故鄉明且美，海上生暉，總帶離愁味。戟指神州形勝地，可憐百姓皆憔悴！

啖荔思鄉（回文體） 邱壂

涵江映影樹蒼蒼。野曠偎山小隱莊。南嶺旅居欣啖荔。北堂哀念動思鄉。談清客集搜今古。論細書評辨否臧。甘苦曆經頻忍氣。醰醰味每爇爐香。（回讀）

前題 梁朗秋

離離火實應薰風。到得鰲江色尚紅。肉取荷包焦核細。漿含桂味素肌豐。惟知飛騎驪山下。未記聽蟬梓里中。閒擘絳羅且消夏。晶丸似與故園同。

前題 張震圖

故鄉近歲已無家。尚憶兒時舊日華。節屬天中丹荔熟。誼餘群上赭枝斜。薄綃穿破吞寒玉。捥樹酣眠夢愛娃。一覺醒來倏又暮。炊煙縷縷似籠紗。

前題 衛燕山

家園年年熟荔枝。稻菇灣上客來時。巡谿紅墜堪探手。坐樹香流快朵頤。風笠未蠲人半老。月簾猶寄水之湄。今朝桂味饒鄉味。根角歸期不自知。

前題 許菊初

灣頭盡日聽鳴蟬。三百虬珠酒十千。此是劉王舊花塢。紅雲宴罷幾經年。

前題二首 黎心齋

(一)
絳衣仙子舊家墀。蟬唱聲中熟荔枝。負盡紅情誰則覺。只貪甜蜜欠君詩。

(二)
老杜瀘戎懷一摘。小杜長安首重回。去國何嘗遺口腹。紅塵時見越山來。

前題 麥友雲

玉液餘甘漱齒涼。炎州佳果得親嘗。劇憐海角低徊處。望斷江樓不是鄉。

前題 蕭君亮

蟬鳴荔熟又逢時。尤物嘗新快朵頤。憶昔灣頭消永夏。紅雲十里望迷離。

前題 邵鐵鴻

嶺南名產豔斑斑。逗得楊妃笑逐顏。細啖晶丸思既往。最堪回味念鄉關。

更正： 四一七期葉惠波詩第三句應為「再生不願稱王號」；四一八期蘇伯楷詩第一句應為「幾盞寒燈暗復明」，特此更正。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眾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鬬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苕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〇期 新123期）



「兩頭唔到岸！」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黃漢臣著

「一個勞工滄桑的自述」已出版

本書是作者親歷生活的寫照，內容絕無虛構，所述人物現均健在港台。作者不但是著名法國餐洋廚師，而且有「香港國劇丑王」之稱，對國劇有深厚造詣。

作者以平淡、細膩手法，描寫一個平凡勞工，在動盪年代裏的苦難遭遇，有血有淚，忠實感人。全文十萬多言，每冊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新123)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⑪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這是個老練的騙子

——斥「法籍華人」錢志豪的謬論



看了香港「大公報」刊載的訪問「法籍華人」錢志豪「博士」的報導，使人噁心到了極點。

比較來說，不少「跪地喂豬嘢——睇在錢份上」而媚共捧共的「外籍華人」，比那些不瞭解中共，「研究」中共，繼而替中共大唱頌歌的外國人更混帳。有些外國人，爲了「認識」中共，揀自己所長的一個問題進行「研究」，結果是上當受騙，間接也替中共騙了更多的人。有情可原的是：他們是外國人，中共殺人再多，也殺不到他的親人，至於大陸同胞受迫害、被奴役，自然也與他們無關。

一些惹人厭惡的「外籍華人」，他們對中共問題的「研究」，尙不像某些外國人那樣，儘管本着一廂情願的想法，多屬偏聽偏信，然有的只是「走火入魔」，並無媚共之心。而一批「外籍華人」中的所謂「學者」、「教授」和什麼「專家」之流，對中共某些他們所長的問題也進行「研究」，而「研究」的目的在其「似懂」的基礎上往中共這個暴力集團臉上貼金。目的當然只有一個，就是「人民幣」。

十一月四日香港「大公報」四版刋出一篇「專訪」，標題爲「錢志豪談中國新憲法」。據說：這個「法籍的法國國家科學院比較法學研究導師錢志豪博士」，於今年九月底二次問訪了大陸。「大公報」說這個「博士」是「法籍」，加上看他的照片，可以肯定：是個入了法籍的「華人」。

「大公報」於報導錢「博士」對中共的「憲法」大加稱讚後稱：「錢志豪博士一直是在法國研究和講授有關中國法律及政治制度的問題——中國古代的法律、中國現代的法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以及中國與別的國家法律的比較」。

經過「文化大革命」，據說在中國大陸上出現許許多多「新生事物」，如什麼「工農兵上大學」、「赤脚醫生」等等都是。但錢「博士」居然也「研究」中共的「法律」，這應該算是中共「新生事物」的「出口」。因爲中共的「法律」，完全是騙人的把戲。中共一共有三種「憲法」，一是包括土、水、肥等在內的所謂「農業八字憲法」，二是提倡「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所謂「鞍鋼憲法」，三是一九五四年中共的「舊憲法」和今年一月北平「四屆人大」後公佈的「新憲法」。

此外，稱爲「法」的還有被大陸同胞叫作「離婚法」的所謂「新婚姻法」。

這些「法」最重要的當然是所謂「憲法」了。然在「黨必須領導一切」的中共來說，它本身是不尊重這個東西。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根本就沒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被毛澤東利用「造反」的手段，不僅奪了「鳥位」，更橫加「叛徒、內奸、工賊」等等一大堆罪名，落得個生死不明的下場。

中共本來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的暴力集團，他們所強調的只是什麼「黨的政策」，從不談什麼「法律」；而這位錢「博士」竟「研究」中共的「法律」，這豈不是天下奇談！

錢志豪用中共的「新憲法」比較它的「舊憲法」時指出：「新憲法」中規定「人民有罷工權利等等，不正是民主的具體表現嗎」！

這是「民主」？好！杭州工人爲了要求改善待遇而怠工、罷工，如果中共還有「法」的觀念，應該准許工人「有罷工的權利」，但事實是：在今年七月十九日派出近萬軍隊開進杭州各工廠對手無寸鐵的工人橫施血腥鎮壓。請問「博士」先生，對此閣下作何解釋？

這位「博士」姓錢，如果不是被北平烤鴨的油膩迷住了心竅，那就是看在「人民幣」份上，在法國幹其男盜女娼的誤人子弟的工作。從其滿嘴「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等等共黨教條來看，應該說他對中共瞭解了一點皮毛，但談「法律」他則不配。

從他胡說什麼中共的「新憲法」比前「更民主」這一點，就可以說他是個比趙浩生之流更老練的騙子。所謂「民主」也者，就是人民依法有自主的權利，可是大陸人民有說話或不說話的自由嗎？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嗎？有遷移的自由嗎？有的只是被奴役受剝削。作爲一個「學者」的錢某，竟無視事實，這眞是卑鄙下流，太豈有此理！

許多存在着的不合理事情
可能形成香港的「大風暴」

梁人傑

香港近年來顯得動盪不安，並非受到政治上的影响，而是內在社會罪惡的劇增，使不少市民對香港的「永久安定」漸失信心。移民外地的人增加了，他們明知在外國新環境中不容易適應，找生活更艱難，仍毅然移民，顯然要離開這日益腐蝕的地方。

老萬把香港存在的許多問題，連續性的在報上發表，打算輯成「香港的風暴」小册子，提起當局和市民的警惕，消除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使香港四百萬市民能恢復信心，安居樂業，共保香港的安定繁榮。因為在報上斷斷續續的發表，讀者間有遺漏，未能一氣呵成，現特加整理，在「新聞以外」專欄發表，然後刊成小册子。愚者一得，也許可作為當局的參考，也算得是老萬對社會一點點的貢獻吧！

麥理浩支持廉署

儘管有人抱怨廉政專員公署權力太大，且矛頭一直指向警察部門，使警務人員無法安心工作，時時躭心要「應邀到廉署協助調查」，致警務人員士氣受影响。但港督麥理浩在立法局所作施政報告，卻強調「肅貪並不打擊警察士氣」，並認爲如果廉署沒有巨大權力，「貪污分子和受荼毒的人都不把廉署放在眼內」。因此，他表示「現急需將必要的欵項撥給廉政公署」；此項維持社會廉潔的工作，不能延緩，必須加速進行。

既然港督先生如此捧場，又是着眼於「造福社會」，不但立法局裏的議員先生一致贊成；社會名流，以至我們市民老百姓，都不會有異議。肅清貪污，確沒人反對，不過，事實歸事實，如果三年後（姬達會誓言三年內必然根絕貪污），香港眞正成爲一個清廉世界，那時政府各部門公務人員都公事公辦，絕對沒人敢受賄；全部公務員實行按章工作，七成服務，受「荼毒」的人減少，社會應比前幸福得多；可是仍不免有人懷舊，一如共產黨建立了幸福的社會主義新社會，仍有人懷念「黑暗的舊社會」一樣。

貪污分爲兩類

奸」之嫌，其實，試執市民而問之：「你害怕貪污，還是害怕打刦？」相信九成人以上怕打刦。因爲打刦不但要財，而且動不動要命；匪徒不但刦財；而且刦色。殺死人，也可得仁慈的英女王赦免；貪污的人，唯一目的是花花綠綠的鈔票，只要鈔票令他們滿意，便水到渠成。

老萬以爲貪污可分兩種：一種是行賄的人有酬謝的用意，且是自動的；另一種是勒詐性的。後者是不可饒恕的罪行，譬如向一些升斗市民收規，如果不付，便將之趕絕，使他們無法謀生，這種惡霸式的貪污，老萬不但贊成整肅，且建議把他們一律槍斃。

另一種是「熟性」式的，如最近控告工務局一些職員收受保利公司利益，這種罪行應屬輕微的。能在鈔票誘惑下而不起貪念的人極少，如果行賄的人不控告，而處罰受賄的人，未免矯枉過正！有些餐廳酒樓開業，要拿到所有牌照，循正途往往要一年半載時間；但如果拍拍肩膀付出一些「茶錢」，人認爲很值得。時者金也，能早日開張，多做生意，付出的「茶錢」，很容易便賺回來，這些錢，做生意的人都樂意付出。

香港曾研究設安庇專員

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前，香港曾研究設立「安庇專員」。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二日，成立了「國際司法組織英國香港區分會」，成員包括御用大律師吉定時（主席），及委員巴士度、山昆納第、沈卓淦、鐵士度、麥希捷、麥加林。

由該會敦請鄧律敦治（主席）、貝納祺、張永賢（秘書）組成特別小組委員會，就香港設置「安庇市民專員」的可能性擬就報告書。

安庇專員並不新鮮，跟我們的「包青天」一樣古老。市民安庇專員制是瑞典一八〇九年始創的，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六年歷史。一九一九年芬蘭採用了，一九五五年丹麥採用了，一九六二年挪威與紐西蘭採用了，一九六六年圭亞那也採用了；英國本土則於一九六七年建立了這種制度。其他實行安庇專員制度的地方有毛里裘斯、加拿大的艾勃他、紐布倫斯域克省及美國夏威夷州。

一九五七年西德三軍也有安庇專員，以色列設

七種安庇專員職責相同。到一九六七年，已有十二個國家建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安庇市民制度。

安庇專員卽是寃情大使

「安庇專員」也被稱爲「寃情大使」，市民因政令或政務措施而受到委屈，都可向這位寃情大使投訴。一般來說，安庇專員是由國會委任的，他只向國會負責，任期有一定年限。

這職位享有獨立地位，不涉及政治成份，受命者要有超脫的人格與德性，和不畏權勢，不偏不倚的態度，秉公調查一切投訴。

不過，安庇專員制度卻有很大彈性，因爲每一地區的情形和環境不同，甲地可行，放之乙地未必適宜。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國與牙買加政府聯合舉辦研討會，大會指出：除拉丁美洲諸國外，各國輿論一致贊同設置如在瑞典、丹麥、挪威、紐西蘭、圭亞那及英國的安庇市民專員，但應加以適當修正，以適應各該國的實際需要。一般認爲，這制度對增進行政效率，保障公民權益及政治權利有頗大幫助。

在北歐諸國及紐西蘭的安庇專員制度已有很大成就，替市民向當局上訴，在官僚勢力不斷膨脹下，使市民得到保障，因此，東南亞許多國家及澳洲都有興趣，爭相設置安庇市民制度。

保障人民的權力

創設安庇專員制度；目的是保障人民一般與個別的權，使他們免於受當權者濫用或誤用權力所累，並藉以監督有關當局，使他們依法行事。

設置獨立於政府以外的機構，獲得國會的授權與信任，憑此，可保證行政當局凡事須尊重市民權益。在十九世紀初期的社會環境，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崇高偉大的構思，瑞典創設這史無前例的制度，實屬難能可貴。

安庇專員的權力，包括要求各級公務人員合作，公務員要向他提供所需的任何資料，以及進行應有的調查工作。安庇專員也有權查閱所有政府部門的檔案文件，有權出席政府各部門的一切會議。

這種種權力，使安庇專員有調查各種過失的機會，必要時並可控告或要求起訴犯了過失或疏於職守的公務人員。

在本質上，安庇專員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專員從事調查、仲裁及對調查所得作結論。安庇專員應深得公眾的信賴，完全獨立於政府行政系統以外。

這個職位無權推翻政府的決定，也不能強迫當局改變其決策。影响力的大小，視乎支持其結論的理由是否充份而定。但在沒有這個制度的國家之中，安庇市民專員的結論及建議，實際上都爲當局所審愼接受，照樣施行。

安庇專員的工作

根據北歐國家的經驗，安庇市民專員透過報界，向公眾發表所得到的事實眞相，對於阻止行政權力的濫用，極爲有效。

安庇市民專員的職責，主要並非調查一般政策，重點是保障市民在個別的具體事件中，免受當局濫用或誤用權威之累。

安庇專員的工作分爲兩方面進行：一方面調查及報告事實的眞相；二方面在適當時專員得澄清公務員的立場與處境，並替他們的任何行動或決定作出辯護。

安庇專員可以進行調查任何事件，但不受任何方面的指示。在英國是有所規定，他只可以受理某種案件，在調查一宗特定案件時，專員不受任何人影响。直至現在爲止，並無任何事實足以證明安庇專員會經受到外間的壓力。各國的政黨經常設法保證安庇專員的決定不受到政治壓力所影响，因此，公眾對專員的政治獨立性有充份的信心。

接獲投訴進行調查

安庇專員決定那一方面進行調查，有極大自由。事實上，市民的投訴，已在原則上決定了他的工作方向。一般認爲，如果行政長官對他所作的決策加以詳細的解釋，則投訴的數目自必減少。

事實證明，不少投訴的市民是因爲不明白官方爲什麼作如此的決定，因而誤以爲受到歧視。

所有的投訴，必須是書面的。處理投訴事件的第一個步驟是向有關機關索取該等文件，以及與之有關連的檔案，從這些文件中，安庇專員通常便差不多可以確定投訴者的理由是否充份。

除非認爲申訴者理由不足，否則必須進一步索閱更詳盡的資料，甚至親自聆訊，或由他的助手進行查詢工作。如果涉及專門問題，有關政府專家便須出而協助，提供意見。

卽使沒有接到投訴，安庇專員也可以發動調查，有時由於在報紙上發現到；有時是親身視察所見。經調查後發現了過失所在，所採取的步驟怎樣？以若干國家爲例，嚴重者或由安庇專員下令提出控訴，輕微者或以備忘錄通知該犯了過失的官員，大致上是忽視市民的法定權益者則予以控告。

安庇專員不僅提供意見，而且要淸楚地舉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以支持他的意見。

獨立於官僚機構之外

安庇專員獨立於官僚機構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投訴，只此一點，已足以使有關當局在處理事務時提高警惕，以避免濫用權力和臨事武斷。知道本身有可能受到安庇專員查詢的可能時，官員們在處理可疑事件的時候，自必愼重從事。

對於一些無根無據的投訴，安庇專員經過適當的調查後，以淸楚的理由向投訴者解釋拒絕受理的理由，這麼一來，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便會加強，社會的安寧，也會大有裨益。

凡設有安庇市民專員的國家，擔任這一職位的人，必然所表現是大公無私，正直廉明，早已引起廣泛的注意。

從現有的資料中，丹麥和紐西蘭的人選，都是賢能之輩，這兩國的老百姓，都認爲深慶得人。這個制度之成功與失敗，身負此巨任的人，起了決定作用。凡有關委任、革退、薪酬及任期等規定的訂立。都以保證這個職位的獨立性爲目的。丹麥的安庇專員的權力很大，法律改革，也在他管轄之內。

關於設置安庇專員的擬議，下期續談。

大陸盜陵發現的失傳古籍

李　嘉

近年來中共在大陸到處盜掘古陵古墳，發現了不少古器珍寶，但是其中值得一提，並且足以喚起我們做學問人注意的倒是散佚二千多年的三本古書。其中兩本是湖南長沙郊外馬王堆馱侯陵墓第三號墓中出土的，其他一部是在山東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前期的古墳中發掘出來的。

在馬王堆馱侯一族的第三號墓（傳爲馱侯之子）中出土的兩部古籍是老子道德經寫本和帛書戰國策。在山東臨沂古墓中發掘出來的一套古籍是世所未見的「孫臏兵法」。

一萬數千字的老子道德經

中共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起到次年初動手發掘長沙馬王堆的第三號墓，發現這座陵墓早已被人盜掘過，浸過水，所剩有價值的，完整的古器已不多，但有幾大捆所謂「古帛書」，雖已潮濕，經過一年以上的整理，竟發現那是兩部寫在絹本上的「老子」。現在我們所讀的老子道德經全文約五千文，可是新發現的古寫本老子卻有一萬數千字。

中共最早把這新發現的消息告訴去年夏天訪問大陸的日本考古學者代表團（團長宮川寅藏和光大學教授）。後來再由目前留在北平，擔任「北京大學」客席教授的日本大阪市立大學香坂順一教授前幾個月透露，這一捆帛書經整理後已由文物出版社限定部數出版。

馬王堆第三號墓內的帛書古本老子發現有兩種寫本。出版時分之爲甲本與乙本。上卷是甲本以及在卷末發現的四篇古佚書；下卷是乙本和抄在卷首的相同的四篇佚書，再加上甲、乙本與今本的對照。

據上卷「馬王堆漢墓帛書」的說明，「馬王堆老子」的特徵是：㊀甲本是卷在木片上的寬二十四公寸的絹書，用近乎篆書的字體抄寫，前後四百六十三行，一萬三千餘字；㊁乙本是卷成三十餘層的帛書，前後二百五十二行，一萬六千餘字，用隸書抄寫；㊂甲本的卷末附有無題的古佚書四篇，乙本的卷首亦附有古佚書四篇，其題名爲「經法」、「十大經」、「稱」、「道原」；㊃甲乙兩本都與今本的「甲上下二篇」的「道經」與「德經」的順序相反，是先「德」而後「道」，並且章句亦有出入之處。

據稱甲本中使用漢高祖劉邦之名，書體近篆，所以推定它是高祖治世期間（紀元前二〇六——一九五年）或以前的抄本。至於乙本中已不用「邦」字，但卻有高祖之子惠帝劉盈的「盈」字，且書體近隸，故推定其爲甲本時代以後的抄本，大約是在呂后及惠帝的治世（紀元前一九四——一八〇年）的產物。

同時甲本卷末的四篇無題的古佚書中有「蜀眞」及「生善」等孟子一書中

變化和道家與法家的關係上，或有值得作爲參考的重要價值。

散佚兩千年的十六篇戰國策

在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中所發掘出來的帛書之中，還有一部與現存的戰國策類似的古籍。這帛書古籍經過整理解讀，其全貌於今年年初解明，全書共二十七篇，一萬七千餘字；其中十一篇與現存的戰國策和史記內容相同。但其他十六篇顯然是已失傳二千年以上的戰國策的後半部。中共的「文物」雜誌稱之爲「帛書戰國策」，或「別本戰國策」。其中提供了好多新的資料，推翻了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一部份史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中的戰國時代史實，大部份憑藉戰國策，但那時的戰國策已不完整，僅存十一篇，馬王堆古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策」中的後半的十六篇恐怕司馬遷時已失傳，到今天湮沒在土中有二千年以上了。以往學者們研究戰國時代的史實，大多依據史記及竹書紀年，這馬王堆「別本戰國策」之重見天日，校正了史記等古籍中有關戰國時代之史實與年代的錯誤。特別是關於戰國時代的第一論客與策畧家的蘇秦，發現了史記中有好多記述錯誤的地方。

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蘇秦死亡的年份。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記述蘇秦歿於燕昭王即位前二十年，但據新出土的「別本戰國策」，蘇秦在燕昭王時代還依然非常活躍。此外史記中的齊滑王的紀年亦有誤。「別本戰國策」中記滑王在位十八年（紀元前三〇一——二八四年），但史記中則作爲四十年（紀元前三二三——二八四年）。

失傳二千年以上的戰國策後半十六篇，有好多史記中漏失的史實，特別是戰國時代後期的史料。諸如史記中對於在戰國時代末期活躍的蘇秦的記述不充分，因之對他的評價亦不高。但是新出土的「別本戰國策」中卻有長篇的有關蘇秦言行的詳細記載，並且論述他所作所爲，事實上是爲後年秦始皇統一天下舖了路。

「別本戰國策」分上、中、下三部。今本戰國策於宇多天皇（紀元八七三

失傳千年以上的孫臏兵法

近十年來，孫子兵法這部中國古典變成了日本銷數最佳的名書之一。也許會有人誤解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現象，但是今天在日本的孫子兵法的讀者，卻不是自衞隊的將校士兵，而是企業經營者和大小商人們，他們以孫子兵法來經營公司，推銷商品，開拓海外市場，所以假如說孫子兵法是今天日本經濟大國的建國大綱，倒亦可以說得過去。

不過最近在「北京大學」作考古學客席教授的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的香坂順一教授從北平傳來的消息，說中共於一九七二年四月盜掘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時代的古墳，發現了不少先秦時代的古書，其中有一本「孫子兵法」。這部寫在竹簡上的孫子兵法，經過三年的整理，解讀，才繕成今文，同時發現這部孫子兵法並非今日流行於日本的孫子兵法（孫武作），而是孫臏著述的孫子兵法，失傳已在千年以上。換言之，孫子兵法從此變成了兩部，一為今傳的「孫武兵法」，全長五千九百字，十三篇；另一為新出土的「孫臏兵法」，全長一萬一千字，上下兩卷各十五篇，計三十篇，據說其內容與孫武兵法相比，毫無遜色。

新出土的孫臏兵法的上卷十五篇以孫臏答齊王及大夫問的形式為主，有「威王問」，「擒龐涓」，「陳忌問壘」諸篇。下卷十五篇有「客主人分」，「雄牝城」，「將義」等孫臏自己有關戰略與戰術的論述。

譬如說上卷中的「威王問」一篇中有下面的一段問答（現代語譯）：

「齊威王問孫臏用兵之道，說：『兩軍對峙，將帥眈視，雙方陣容堅固，勢均力敵，按兵不動。在這情形之下應該如何用兵？』孫臏答：『派輕兵先去察看敵情，以勇敢善戰的下士率兵挑戰，許敗不許勝。同時在隱蔽的場所埋伏下精兵，攻擊敵軍的側面，必獲大勝。』」

「擒龐涓」一篇中就說明齊軍用這種戰略戰術，包圍魏國而救援趙國，那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圍魏救趙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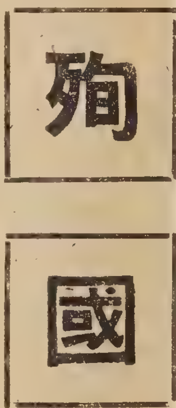
在「客主人分」這一篇中，孫臏主張戰爭決不是單靠兵多、糧多、武器精良而定勝負的。他指出主將必須知道戰爭的法則，判斷敵我雙方的情勢，巧妙地利用對自軍有利的條件，良好的地形，然後才能有戰勝的保證。

在「雄牝城」這一篇中，孫臏認為都城有雄雌之分，雄城難攻不落，雌城易攻難守，而論述這兩種城市的地形上的特徵，這一點與孫子（武）兵法的「攻城為下策」的觀點似乎完全相反。

關於這一點，有人指出孫武與孫臏所生的時代不同。在孫武的春秋時代（紀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末期，都市尚未發達，攻城所得甚少，故以攻城為下策。待到孫臏的戰國時代（紀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中期，都城已發展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銅鐵與糧食亦集中在城中，假如能攻陷敵城，可以獲得大量的兵械與糧食，所以孫臏在他兵法中特別為攻城闢了一章。

總之，孫臏的兵法的基本軍事思想與戰略，是偏重在「戰必勝，以強其兵勢，然後始能服敵」這一個積極的觀點上，同時亦堅持「舉兵必正」這軍事哲

法家一邊，而他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亦繼承了孫子的軍事思想的傳統，而在某些方面，加以發展與補充而已。（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東京三番町）



主陣地的縣城正砲火連天，一〇七高地的軍士哨當然是無法支援了！

死守山頭的全班同學，面對着一個舟波又一個舟波的來犯共軍，奮勇抵抗，最少有二百多名共軍死在機槍、衝鋒槍、擲彈筒、手榴彈的砲火下，在彈盡援絕的戰況下，周達銘班珍惜着最後的兩枚手榴彈，指揮全班同學揮舞槍枝刺刀跳戰壕，與共軍肉搏戰鬪，一時間殺聲震耳欲聾，他們像拚命三郎一樣，在衝向陣地的共軍人羣中，橫衝直刺。在零下十六度的寒流氣候下，他們殺得全身像火一樣熱，忘記了生死，忘記了寒冷，更忘記了全身已血染征袍，只知道寸土必守，與陣地共存亡！

天將破曉時，他們已有六位同學壯烈犧牲在陣地上，三位同學受了重傷倒地，只剩下周達銘和機槍組的兩位戰友，也受了槍傷，面前卻圍有三十多名共軍持槍相向。

周達銘右臂受了槍傷，已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的領頭，才下定了以死殉國的決心。

一位共軍的頭目喊話了：「你們子彈已沒有了，人員也傷亡殆盡了，還能頑強抵抗麼？快放下槍桿！」

周達銘看看着成仁的戰友，看看身邊血染全身伙伴，禁不住熱淚滿眶。此景此情，他猶能抑制住悲痛的情緒回答說：「我們陣地上還埋有地雷，導線在我掌握中，如果你們不同本意人的一個條件，觸發地雷，大家就同歸於盡！」

共軍頭目嚇了一跳，連忙命令他共軍不要亂動。便問「什麼條件？」

「很簡單，你派人將我們成仁同學的屍體集中在一起，讓我們活在的同學行個禮致哀！」

「做得到，做得到，你們可不能亂動！」

「這一點我們也做得到！」

共軍出動四五個人，將六個成仁青年軍的屍體搬移在一起了。

「好了，你們現在可以向死去的人行禮了」，共軍說。

周達銘很從容的，扶着兩位受傷的同學，三個人併肩步近已成仁的同學屍旁，默念一聲「我們生死在一起」。就以閃電的動作，掏出剩下的兩枚手榴彈，一枚拋向共軍，一枚放在自己面前，三個人擁抱在一起伏在手榴彈上面，剎那間，手榴彈的爆炸聲和「中華民國萬歲」、「青年軍的精神不死」的口號交響，手榴彈爆炸的火光，照在他們的血肉上，他們的鮮血染在不屈服的土地上，將歷久彌新……。

寒梅

劉伯承「回顧長征」一文的重刊與修正

十月十九日是中共由江西共區逃抵陝北的四十周年紀念，這一天，北平有不太熱鬧的慶祝集會，人民日報刊了毛澤東在長竄時的照片，較值得注意的是重刊了劉伯承的「回顧長征」一文，茲先將增刪之處列出，可以覘知毛幫今日政治氣候。

一、所有蘇區一律改爲根據地，前後凡七處。查獨眼龍此文最早發表於一九五九年「八一雜誌」第二十期，八一雜誌當是共軍內部刊物，未見流傳，該期當是出版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一九六〇年七月本港三聯書店出版星火燎原第一集收入，以後又有幾種類似的書刊轉載，但一直稱「蘇區」，事實上當時中共所盤據地區確名蘇區，中共官方文件均稱蘇區，毛澤東也是「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中共並不以此爲耻，毛幫反俄起源於一九六〇年，至今不過十五年，成立蘇區已在四十年前，當時是受史達林指揮，直到今日，毛幫未曾反史達林，並不以史達林之領導爲非，所以在此之前，從不禁諱蘇區字眼，此要爲一大轉變。此點不能說毛澤東有意公開反史，但卻與毛幫自稱屬於第三世界，表示退出共黨集團有關。二、劉文第一節一段：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志爲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對黨的統治。「新刊」刪去了「陳紹禹、秦邦憲兩同志」的字眼，只說以「王明爲代表」。此一刪節當是由於陳紹禹在蘇俄公開反毛，已被定爲賣國賊，不能再稱「同志」，而秦邦憲又因墜機而死被封爲「烈士」，把「烈士」與「賣國賊」放在一起畢竟不好，於是毛澤東鴻恩大赦，把秦邦憲的罪名免了。三、寧都會議「舊文」是一九三二年八月，「新文」則改爲十月，不知那一個正確，這一致有無其他用意。四、舊文：左傾路線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新文刪去「一定」加入「兩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和」，此意與一定便大不相同，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又在玩弄右傾的魔術棒。五、舊文：「最後又實行了逃跑主義」。新文：「最後，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移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

中間加進去的這一段話，若非毛澤東口授，也是由毛澤東命令加入。此一公案一直成爲共幫爭執不下的問題。查五次圍剿後，共幫確實到了山窮水盡之境，尤其廣昌戰後，共軍精銳損失嚴重，兵無鬬志，由秦邦憲（總書記），周恩來（軍委主席），李德（國際派來的軍事代表）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毛澤東提出了「四路分兵」計劃，主張將共軍分爲幾路突出政府包圍向政府後方騷擾，變內線作戰爲外線作戰，毛澤東當時特別注意的東出浙江一路，攻杭州威脅京滬，國軍必然要回師救京滬，於是五次圍剿便自動解救。毛澤東認爲這是錦囊妙計，以後在陝北提起往事仍然懊悔「此計不用」，實在中共中央最初也採取了毛的部份建議，如派尋淮洲、方志敏組織抗日先遣隊渡過長江北上，終被浙江保安處長俞濟時指揮的保安隊殲滅於皖南，另一股蕭克越過粤漢路西竄，也幾乎全軍覆沒。以後許多軍事學家論及此事，認爲中共當時如果採取了四路分兵之策，必然要全軍覆沒，不可能再逃去陝北。在共幫內部，對毛澤東計劃也不以爲然，故劉伯承撰文未曾加入，此次重新發表，按毛澤東的意思加進去。

六、舊文「全軍十萬人馬」，新文改十萬爲「八萬多」，大概新文較爲正確，劉伯承撰文時只是約畧言之，比次重新發表乃予以核實。七、舊文：「貫徹了錯誤的路線所致」，新文在貫徹下加了「執行」二字，此時雖無太大意義，但也加重了語氣。八、舊文：「隨即與林彪同志率領的二師夾河而上。」新文刪去了「林彪同志率領的」七字，此亦意料中事，不必加以解釋了。九、舊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黨發佈了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個宣言，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新文刪去自「一九三五年至這個宣言」一段，改爲「我黨早已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這一改動，也牽涉俄毛之間，王明毛澤東之間的一件公案。

「八一宣言」是第三國際決定，由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王明起草發表，此一宣言與中共以前路線完全相反。在此之前，毛澤東雖然不斷秘密派人去南京接洽投誠，但中共從未公開表示妥協之意，仍然聲言要打倒國民政府。此亦當時各國共黨共同路線，以後由於希特勒興起，日本在東方又公然以蘇俄爲假想敵，史達林懼有兩面受敵。正在此時，保共領袖季米特洛夫逃去莫斯科，與史達林討論世界形勢，建議各國共黨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立場，與現政府合作共同對抗國際法西斯主義，也就是「統一陣線」。史達林接受了季米特洛夫建議，任命爲第三國際書記長，推行國際統一戰線，決定先自中國始。當時共軍一、四兩方面軍會師，正在川北一帶徘徊，毛澤東與張國燾又因領導權發生爭執，電台又早被政府空軍炸毀，與國際失去聯絡，王明並未徵求中共中央同意，八月一日便在莫斯科發表了，是爲「八一宣言」，發表之後兩個多月，中共一羣大頭目在毛兒蓋始知道此事。當時他們心情如何，不得而知，但國際命令安能抵抗，只好吃死貓。

但毛澤東卻私心竊喜，因爲有了這個八一宣言

，他向政府接洽招安，可以公開進行，不用再鬼鬼祟派人到南京秘密接洽了。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首席代表陳紹禹，乘坐蘇俄重型專機飛返延安，同機返國的有陳雲、康生、曾生等人。這架飛機係經新疆飛來，機上還帶來了大型無線電台和高射砲等防空武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這是第一次的飛機降落，整個延安爲之震動，陳紹禹隨機返延，更引起共黨幹部之重視，他們預料今後的「國際援助」將源源而來，心中充滿渴望的喜樂。

中共中央於當晚舉行歡迎會，總書記張聞天首先介紹陳紹禹等人對黨的貢獻與艱苦奮鬬經過：他盛讚陳紹禹在四中全會前後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執行國際路線，挽救黨的危機之功績，和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對中國黨的支持與幫助，特別對提高中國黨的國際地位起了決定的作用。他說明陳雲赴俄完成中央所賦予任務和在新疆收容紅四方面軍餘部的貢獻。張聞天同時介紹康生在上海時期保衛中央機關之經過。關於曾山逃離江西，流落上海當苦力做車伕的艱苦經過也有說明。

接着由毛澤東致歡迎詞，他說中國有句形容「喜出望外」的俗話，說是「喜從天降」，今天陳紹禹同志乘機從天上回來，豈不就是「喜從天降」？我們以這樣的喜樂心情來歡迎王明、陳雲、康生、曾山各同志。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飲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其本源是什麼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統一戰線的長流，「八一宣言」的源泉又是誰掘出來的呢？那正是今晚我們熱烈歡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飲水思源」，今日統一戰線的成就，王明同志應居首功！

這段話實在是毛澤東的心聲，但是，到了此時，王明已成了賣國賊，毛幫又自居於第三世界集團，對當初共產國際越俎代庖這件事，自然耿耿於懷，乘此機會，刪掉了這一段。

十、舊文：「他（指張國燾）終於野心畢露，公然進行叛黨活動，宣佈成立僞中央，自己擔任主席，朱德總司令在這樣境遇下，堅持了毛主席黨內鬭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與偉大的氣度。」新文則將「與偉大的氣度」一句刪掉，顯然是在貶抑朱德，不是朱德有「偉大的氣度」，而是毛澤東太沒有偉大的氣度了。

綜合以上九條改動之點，可以看出毛幫此次重刊劉伯承一文，並非如海外一般人士所料是「長征派」藉此向宮廷派示威，實在還是由宮廷派所欽定。宮廷派何以要發表獨眼龍這篇舊文，一是礙於「清議」，長黛的四十周年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不能含糊過去，與其由「長征派」發起，不如宮廷派搶先了。何以要發表獨眼龍之文，是因爲獨眼龍此文具有代表性，而且對毛澤東恭維備至，毒草只有上列九項，把「毒草」刪除，便成了「香花」。文中刪去「八一宣言」，刪去「林彪率領」，自是必然的事，加進去毛澤東四路分兵計劃，也不奇怪，眞正出乎意料的是劉伯承譽朱德有「偉大的氣度」一句舊話何以一定要刪掉，朱德今天仍然是「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有權接受外國「使節」的「國書」，也就等於「元首」，這五個字也承受不了，此等處不但看出毛澤東小氣，也可以反證今日握大權的還是宮廷派那一撮人。

岳騫

周恩來快完了

詠輝

近日毛澤東接二連三之會見訪客。不管會見是在怎樣的一種情形下進行的，或者只會瞪呆眼浮口水不會講話，一切由旁人代言；或者癱在沙發上伸不直腰桿；或者乾脆濫竽充數，動用替身，總之，外表看來，其風頭之勁，直堪與一九七二年中共推行媚笑「外交」之後的周恩來相比。反觀今日的周恩來，雖然死訊未傳，但情形卻好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這個人一樣了。

說起來，毛澤東一夥欲以何種手段對待周恩來，人們早應該在中共刊物文字預先放出的空氣中嗅察得到。毛澤東罵「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爲忠義堂，讓人招安了」。稱讚秦始皇、稱讚曹孟德，於情固不合，於理還勉可說得通，因爲他們畢竟是歷史上的眞人，而其事也有眞史記載。但罵宋江這樣一個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形象，而且一本正經地罵，以一黨之「領袖」身份去罵，發出的罵詞且被當作「聖旨」，指令萬民「學習」之，此舉則未免太過荒唐。這樣做的目的，除了用以影射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之外，尚有什麼？

罵宋江也罷了，竟然又涉及到什麼「修正」不「修正」，「革命」不「革命」的問題。一個水泊山寨的賊頭，而且是幾百年前發生（虛構）的故事，有何「修正」或「革命」之可言！毛派之屬說宋江上山之後，並未從反革命轉向革命。他「充當了地主階級的代理人，繼續經營他的反革命事業」；晁蓋一死，「宋江就明目張膽地亮出修正主義的招牌，公開修正晁蓋的革命路綫，強迫梁山農民起義軍實行他的投降主義路綫。從此，這支革命隊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毀滅的道路。」

毛澤東一夥顯然從梁山泊水滸的興亡史，看到了自身的前途。所以才會說出那樣喪氣的話。他們把這夥強盜的敗亡，歸咎於晁蓋死後宋江的投降，亦即等於對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命運作出預言。其眞正目的，便在於及早對付中共的宋江。怎麼樣對付法？在他們的如意算盤中，唯一可行有效的法子，就是在晁蓋死前消滅宋江，把水滸傳的情節來一個顚倒。周恩來之注定倒霉，其原因在此。批判水滸，咒罵宋江，「總結梁山農民起義軍失敗的經驗」，無非就是爲在毛澤東死亡之前先弄死周恩來作好輿論準備。看來，除非有意想不到的奇跡出現，周恩來的「晚節」是注定不保的。命運的安排，誰人也抗拒不了。任他一生毒如蛇蠍，狡如狐狸，仍難逃過這一悲慘結局，躺在「病床」上任人宰割。對此，未知海外的「擁周派」灰色妖孽們有何感想？

共產黨分析事物的武器便是所謂「辯證法」，而且是建築在「唯物史觀」上的。在這裏，筆者並不打算跟着「唯物辯證論」的尾巴跑，卻想從行動上來觀察一下共黨及其同路人如何運用所謂「唯物辯證法」的三個規律：㈠矛盾統一律；㈡質量互變律；㈢否定之否定律。

在國父生前，中共以「無產階級政黨」的身分參加國民黨，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合作」，這便是「矛盾統一律」。

在抗戰前夕，在中共面臨滅亡的時候，它哀求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共同抗戰，並且信誓旦旦的稱讚國父偉大，表示「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這也是「矛盾統一律」。

在北伐期間，共黨勾結汪精衛，企圖奪取政權；在抗戰期間，共黨避開日本侵略者，不斷地擴大地盤而且襲擊國軍。這是「質量互變律」。

至於「八一暴動」和篡改「中華民國」國號，以「十一國恥日」代替雙十國慶，那就是所謂「否定之否定律」了。當然，把大陸人民的全部財產、勞力和自由掠奪了，那便是共黨的「物質基礎」！

蘇聯由「爺爺」、「老大哥」搖身一變爲「蘇修」、「社帝」；孔子由聖人搖身一變爲「罪人」；劉少奇由「主席」搖身一變爲「叛徒」；林彪由「接班人」搖身一變爲「反革命」。凡此種種，都是所謂「唯物辯證法」的眞諦！

在第四一七期的萬人雜誌上，筆者曾引述田雪同志的偉論：「今天的高棉需要施漢諾，遠比施漢諾需要高棉爲甚，高棉必須依靠他方能回到國際舞台。施漢諾在國內所受的愛戴及其在國際上的聲望，皆是喬森潘、英薩利、賓努等人所沒有的。」

田雪共產同志說：「正因爲今天東西各國都要爭取這個動向未明的高棉，使施漢諾在國際上所受的重視也如火箭般上升。當他本身出席聯大時，已保證可以受到東西方和第三世界各國代表的熱烈奉承，過去從未有過一個國家能在聯大獲得一致鼓掌歡迎。」

田雪羨慕施漢諾「押中了注碼」，可惜施漢諾未曾邀請田雪一同到「北京的高

墮子與「矛盾

惜了！

究竟施漢諾是否「押中了注碼」呢？有良心的人，是否應不問是非曲直的把國家大事作爲賭注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如果岳飛向秦檜屈膝以迎合宋高宗，岳飛的「注碼」便「押中」了；如果文天祥向蒙古人低頭，文天祥也就「押中注了碼」了！

抗戰時，由於蔣介石並不跟着汪精衛一同「押注碼」，於是中華民族翻身了。

勝利後，由於共產黨向蘇聯「押注碼」，於是大陸成爲人間地獄，人類屠場！

施漢諾五年前丟了高棉到北平流亡，儘管口口聲聲自稱是高棉元首，但無人不知他實在是廢人。中共對其一行一動，仍待以國賓之禮，無非是將廢物作最後的利用，到了後期更有無可奈何之感。這不是信口開河，而是二三月間北平對他態度已變了。四月棉共打下金邊，他卻要左走右避跑到北韓，一直到九月才跟喬森潘回去，在金邊也只出席過一個招待會，之後又溜回北平，說是參加中共的十一「國慶」。幾天後經巴黎到紐約，在「聯大」作一次胡說八道的演說，便這樣完了。奇怪是他在巴黎對記者發表談話，說他目前的任務像巡迴大使，職位如有英女皇。

這是他自我陶醉的只說出心聲的一面，他那有資格像英女皇，沒有實權抓固然是事實，國家需要與人民愛戴怎樣呢？第一，共產制度的國家只講權力，何來一個封建象徵的親王元首。第二，共產國家是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人只有信仰馬列主義，絕不可能擁護被黜的末代王孫（中共捉到溥儀尚且要勞改）。第三，封建王朝係共產黨的革命對象，一定要消滅的，施漢諾怎會像英女皇而不被放進垃圾堆。

從他跟喬森潘返到金邊再回北平之後，隨他流亡五年的五十多名隨員，大家都不願再回金邊，並且全跑到巴黎定居了。施漢諾如果是有權力的元首，怎會庇護不到長期追隨的人員。其實他返金邊見不到舊僚屬，也見不到舊朋友，連母親的骨灰想安放在吳哥窟，也不獲柬共准許，自己的兒子也被迫改了姓名，「解放」金邊推翻龍諾他何來得意，他只有深宮垂淚，他是價值全無的，他所說的也只是妄人鬼話而已。

施漢諾的實際情形與實際價值既經定型了，本來沒有拿來再談的必要，但竟有快報田雪其人，卻一連幾天在「中外快訊」大肆吹捧他：第一、他說今日施漢諾之需要高棉，遠不如高棉之需要施漢諾。第二、高棉今後要打進國際舞台，非依靠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盛譽的施漢諾不可。第三、當他親自出席本屆「聯大」演說時，獲得東西方和第三世界全體代表空前未有的歡迎和熱烈的鼓掌。第四、他推崇施漢諾係亞洲現代史上有數偉人。

單看田雪這樣刻意推崇施漢諾，就應拼入妄人鬼話一類了。施漢諾果眞如此偉大嗎？他之能夠流亡北平五年，又可以一度回去「解放」後的金邊，完全是作了中共印支的政治籌碼。這籌碼

田雪·大注

本是中共贏的，但卻收了「白頭片」而中空寶。施漢諾這「白頭片」不獨無用，反成了「中柬」關係的絆腳石，中共要拖住柬共，（防它親蘇）又要設法排遣他，最後才打發他作北韓之行，這是避開三方面的尷尬場面。

喬森潘去北韓訪問或迎施，並不是「高棉需要施漢諾」，而是柬共還敬中共幾分薄面，再從這一還敬，柬共又可以得回中共一個大禮

」的道理。

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人們「大放大鳴」，並表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結果人們「鳴」了，「放」了，毛澤東嚇慌了，立即將「鳴放」的人鎭壓下去，並加上「右派」的帽子。這時候，有人認爲毛澤東共產黨太翻覆，太無恥，太卑鄙，太矛盾；可是毛澤東共產黨深懂「唯物辯證法」，並且活用「矛盾統一律」，於是厚着臉皮說：「這是陽謀！」

田雪也深懂「矛盾統一律」，不惜以田雪之手摑田雪之臉，請看十月廿二日的

「律

古鶴翔

「上月九日，施漢諾親王帶同四名親信『應邀』返回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在兩星期前離開金邊，這四人皆聲言以後不願再回國，並陸續透露了他們在這一個月內的見聞。他們說，施漢諾在看到金邊現況後淚流滿面。從他們透露的情況中，首次證實了久已傳聞的大屠殺事件。所有留在金邊向共軍洽降的舊政權官員已全部被殺，其中大部份是被共黨行刑隊槍殺，另一些是被企圖討好共黨的暴民所殺。」

田雪又說：「據施漢諾的這些親信說，金邊現在已成爲『死市』，這個一度曾是印支半島最繁榮富庶的都市，現在只有五萬人口，而且幾乎全是穿軍裝者。最近棉共政權還頒令所有從金邊外徙的市民必須改姓換名，使他們永遠無法再與失散的家人取得聯絡。這種看來似乎無法解釋的野蠻政策，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釋是對受他們統治的人民懷有深切仇恨。」

田雪還說：「施漢諾在背人流淚之餘，也應該考慮他本人是否值得再被這個新政權作爲『不可缺少的人物』而加以利用」。

我們從田雪的前後兩篇文章中，可以發現不少「矛盾」，可是這些「矛盾」卻是「統一」的。

首先，田雪認爲施漢諾一定能夠「在聯大中獲得一致鼓掌歡迎」，結果施漢諾卻「淚流滿面」，他並非「押中了注碼」，而是「應該考慮」自己的出處了。

我們不要責備田雪，因爲他怎能前知他的「周總理」已經無力再庇護施漢諾？

他更不能前知他的「周總理」已被「架空」了！他的「周總理」已經自身難保！

看來，田雪共產同志也「應該考慮」一下：他走的鋼索是否搖擺不定，會不會「粉身碎骨」？

田雪啊，賭徒的習慣是：不輸光最後的注碼，決不回頭。

到了「香港解放」之日，嘍子的命運決不會比我輩「反革命」好，那是一定的。——這也是「矛盾統一律」罷？

說到柬共要打入國際舞台，沒有實力撐腰行嗎？施漢諾不去而喬森潘去，聯合國這個爛攤子的人物，歡迎和鼓掌相信會更熱烈。因爲它原是唯力主義的結合，欺善怕惡自然會更歡迎惡人，施漢諾這回不過叨柬共的光罷了。

稱頌施漢諾是亞洲現代偉人，無疑是間接捧中共，不是中共另具慧眼，不會豢養他五年，不知中共後期也當他是「蘇州屎」，田雪間

腳

兆華

是有點擺中共景，這樣吃力而不討好的吹捧，無非也是妄人鬼話一類耳。

再說明報大主筆，他長期以來都是正義報刊的筆伐對象，十月八日又在社評「巴金候選諾貝爾文學獎」一文，大發謬論，他說一羣研究中國文學的法國學者，昨日發表聲明，推薦巴金作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次選是茅盾，但他表示都各有瑕疵。他說：

「……眞正代表中國風格的文學作品，當代似乎只有毛澤東的詩詞……。」

大主筆不單止是「天文台長」（善觀風向）更可說是「托派天王」了，毛澤東的詩詞，時人皆稱爲歪，唯大主筆獨推重之，細想稱毛澤東係四個（領袖、統帥、導師、舵手）偉大的多得很，稱毛澤東是勝利的太陽有的是，稱毛澤東革命政策使得，游擊戰術利害當然也很多，至於稱毛澤東思想可以治病，可以克難，甚至可以不死都有。可是從大陸到海外，就單沒有人說毛澤東的詩詞，是眞正代表中國風格的文學作品。四大不要臉之首的老郭，他稱頌老毛，也只是某詩之某句而已，大主筆之吹毛甚於老郭也。

其實毛澤東的詩詞，有他得意時的個人狂妄氣質，並沒有中國人博大淳厚的風格。

又十三日社評「和新來港人士談香港」，他講了一大堆也算說得過去的話後，忽然說「……香港社會非常現實，然而也充滿機會，供求鐵律統治着一切，這和解放前的大陸，現在的台灣，情況也完全不同，幾乎任何地方都沒有情面好講……」

他原本講的是大陸新來港的青年，也講到大陸社會和文化革命後的青年觀念，香港社會當然也講到，這是他全文要談的兩個地方和青年的投身和展拓問題，是合乎文章內容的。

但大主筆無端拖出前面引述的一段話，所說解放前的大陸和現在的台灣，都是我們國府領導的地方，說香港任何地方沒有情面好講，卻要牽入與這兩個地方情況完全不同。這不是說這兩個地方，可以講情面而不重法理嗎？分明是借頭借故醜化國府，大主筆爲要表現政治投機，不惜挖空心思運用曲筆來一演無影腳。但明眼人又只說其妄人鬼話便了，心勞日拙，何苦來哉。

「大寨」高招

林定

中共繼批判「水滸」的投降主義後，緊接着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在大陸各地全面展開。這一運動的特點，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過去「批孔揚秦」、「反資產階級法權」及最近的「批水」等運動，只是着重理論上批判，加上目標明顯純爲奪權，往往搞不上半載數月，便不疾而終。「學大寨」運動是從實際行動中把理論貫澈下去，使理論在實踐中紮根滋長，不似以往的幾次，像風一樣一吹便過。這種外披發展農村經濟糖衣，內藏整肅異己炸彈的政治與經濟相結合運動，是毛江集團在權力鬥爭中的新高招，既持久且實際，不知官僚集團又如何去接招了。

毛江大將華國鋒在「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而奮鬪」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學大寨的主要目標，是在五年內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並強調「用我們的雙手艱苦奮鬪，改變我們的世界，將我們還很落後的鄉村建設成爲一個繁榮昌盛的樂園」。對中共的主觀願望能否實現，我們絕不抱樂觀態度，究其原因，主要障碍力是來自大陸的經濟制度，共產式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相互作用不協調，必然會使華國鋒的高調破滅。可以預見，「大寨」命運，一如當年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一樣，澈底失敗！

中共有步驟地通過土改、互助組、初高級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等蠶食階段，把全大陸私有土地變爲共產的黨有土地後，沒一刻不忘搞農業機械化。「土改」後，當貧雇農尚來不及享受所分配土地時，中共已提出要農民向蘇聯的集體農莊學習，組織互助組，準備迎接農業機械化的到來。那時是「中蘇友誼牢不可破」年代，中共把蘇聯剩餘老爺拖拉機向農村推廣，美其名曰拖拉機或鐵牛。中共對農民說，私有的耕地面積小，阻碍農業機械化生產，要求農民組織農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是集體經濟，像蘇聯的集體農莊一樣，耕地面積廣濶，適合農業機械化生產。於是農民在半強迫半欺騙下組織了合作社，可是，拖拉機沒有見到，土改所分的土地已化爲烏有，數億農民個個中了一個空寶，空喜歡一場。及至中蘇共破裂，老大哥撤銷一百多項建設，自然連老爺拖拉機也停運了，毛澤東一怒之下搞了一個鬼哭神嚎的人民公社，澈底把土地收歸黨有。本來這種無界限的耕地面積是最適宜於拖拉機生產，無奈中共重工業落後，而中國幅員廣大，所生產的拖拉機連國營農場也不夠分配。因此，儘管中共打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便提倡走農業機械化的道路，可是經過四個五年計劃，農民仍然胼手胝足幹田活，脫不了古老的耕作工具擔挑、鋤頭，以致使江青在昔陽也要拿起鋤頭作狀。所以，可以肯定，第五個五年計劃結束（一九八〇年），大陸農村還是鋤頭時代。

大陸農村經濟停滯不前，農業生產萎縮，農村出現破產現象，中共對外宣傳硬說年年豐收；對內無可掩飾只好歸咎自然災害。其實最根本的問題是經濟制度問題，中共強調集體經濟是加速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肯定私有制是阻碍生產力向前發展，忽視農民所具私有觀念及由其所引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過分信賴思想積極可決定生產積極性，因而製造「勞模」樣板代替物質刺激，孰料號稱勞模的人也沒幾個公爾忘私，大多還是把這名堂看成是今後獲得較優報酬的階梯，最終目的，還是爲了自己。只要稍在大陸農村躭過的人，都知道有這一怪現，然而對公社呢？不「磨洋工」已算好社員了，他們像機械人般，出勤、收工、拿工分，對社裏農作物莫不關心，反正長得好與不好是大夥兒的事，何必賣力苦幹，況且一年忙到頭，還不是一樣半飢半飽，倒不如多加照料自留地作物來得實惠。所以自留地的蔬菜，又青又綠；公社的又黃又瘦；自養家畜又肥又壯；公社的則毛長骨瘦。然而，自留地佔農村經濟微不足道，控制農村經濟是公社，公社集體經濟一日不展，農民生活一天不好過，這種現象是導致農村走向崩潰的主因，無怪乎有些農村幹部感慨地說，倘若這兩種經濟比例恰好調轉，農村不會這麼貧困了。

中共所大吹大擂的昔陽大寨，去年每個農民平均每月收入也不過人民幣一十四元七角。由於它是全大陸的農業樣板區，在化肥、種籽的配給、抽水鬆土等機械耕作工具上，一定優於其他地區。中共凡製造一個樣板，必然不惜任何工本甚至蝕本也要去塑造，而結果農民也只得區區的十餘元。不過，這比廣東的許多縣分收入好得多了，據去年廣東省黨委透露，廣東的幾個富庶縣分農民平均收入是每月十一元；大多縣分是八、九元，而貧瘠地區則爲五至六元。由此可見，大陸的共產經濟制度一日不剷除，即使再經四十個五年計劃，農民也一輩子不能過富裕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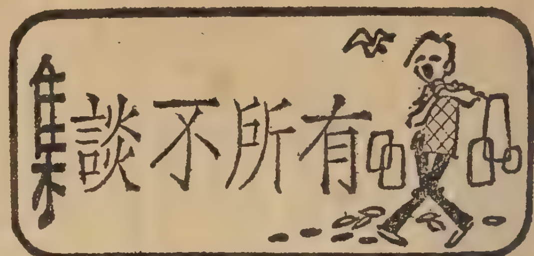
毛江集團推動「農業學大寨」運動，固然一方面希望發展農村經濟，要農民苦幹創造物質財富，以挽救它面臨的經濟困阨。另一方面，通過大寨運動，在地方基礎上進行「整風」，此是毛澤東奪權的拿手好戲，毛澤東由延安到北平，都是採此伎倆打倒政敵，可以說，毛澤東的權力是靠「整風」整來的，大概這一次「農村整風」是最後一次吧，但願「整風」兩字隨毛澤東的死亡成爲歷史名詞！

在華國鋒的總結報告裏，全篇充滿火藥味，顯示將大開殺戒。他的矛頭指向基層領導，說「建成大寨縣，縣委是關鍵，……我們的縣委領導班子，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問題很多，性質嚴重，甚至壞人掌權的，是很少數。但是，有相當一部分縣委領導班子還存在着『軟、散、懶』的情況。……

過實踐考驗，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做出成績的優秀分子，提到縣委領導崗位上來。……對那些問題特

在縣級單位進行一次清洗工作，把劉周時代的官僚分子斐除，提拔親江派的新生力量掌握地方基層領

，由大寨進攻縣城，顯然是脫胎於毛澤東早年的「農村包圍城市」游擊戰術。



拖狗的女郎

丁冬

星期天早上，照例帶孩子們在寓所附近街頭散步。孩子左顧右盼的說，今天看不見那拖狗的姐姐。她說的那個姐姐，是附近一幢大厦裏的住客，家裏蓄了一頭大狼狗。星期天她大約不用上班，拖狗到外邊散步，讓牠拉矢，便成爲了早課，在街上看見她三、四次，孩子們便記住了。每一次見她走近，那小的孩子便緊抓我的手：她既愛看那頭狗，又怕牠的凶相。那女郎手腕上緊緊的圍上一圈繫狗的皮帶，一身是藍布衫褲，褲腳垂着長長的「流蘇」，足下一雙露趾的膠拖鞋，粗獷得像要與身旁的畜牲比美。一個星期的其餘六天，未見她這樣打扮過。平日上下班時，偶然在街上相遇，她卻是一派端莊，不可逼視的。初時只覺得面善，慢慢地才想起來，正就是那位星期天的拖狗女郎。早些時，在清潔運動聲中，狗主縱容狗隻在街上便溺，是要受檢控的。打從那時起，拖狗女郎的手中便多了一張報紙。我猜想它是包裹狗矢用的，雖然從未見她這樣用過。有一次，那畜牲在我們前面不遠處蹲下拉矢，惹得大孩子大叫大嚷。那女郎正斜倚在路邊的矮鐵欄，心無旁騖地在閱讀手上的報章，對身邊的事情彷彿一點也不知道。等到她的寵物「事竣」後，不停地用前後爪往地上亂爬，她才如夢方覺的揚揚玉手中的皮帶，然後昂然闊步地，迅速退出現場，遺下一撮黃澄澄穢物。

講到蓄狗，便記起先父當年對我們說過的一段往事。他年青時跟祖父到外洋做生意。等到祖父死了，他結束一切回唐山，唯一難以捨割的是一頭朝夕相伴的名種狼狗。那狗凶狠驁桀，等閒人不敢跑近。臨起程的前幾天，他把牠帶到一位好友家中。起程前夕，那朋友來申訴，那狗不肯進食，又沒法給牠洗澡。至於以後的事情怎樣，便不知道了。我聽了那故事，覺得很難過，凡看見龐然巨物的狼狗，便想起父親以往的無可奈何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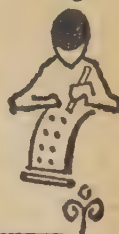
等到我這一世代，豢養的狗隻，最多時有三頭。那時父親還健在，住所毗連一個足球場，場邊是一個山岡，終年長滿青草。每晚放狗拉矢，是我們弟兄們最稱心的一樁任務：一來可以藉此舒暢筋骨，二來又可以從中找尋刺激。每天太陽下山，足球場邊滿是家狗和野狗。狗打鬬的事情時刻都要發生。二頭狗相遇，要是體型相近，而且狗主不反對，或反對得不夠決堅的話，任何一方便估計對方是默然同意的了。這個時刻，只須把縛狗的皮帶拋在地上，往旁邊站開，狗鬬便上演了。勝負不是一回大事，由狗鬬升級至狗主鬬，只現在才流行。有一趟，父親拖的是一頭春情發動的母狗，竟招引來一個狗色狼，在萬目睽睽下成其好事。儘管父親在旁邊怒罵叱喝，可是那雄狗主人一味不理。這一役可算是我家的「球場鎩羽史」。

雖然我們喜歡蓄狗，但又相當的昧於蓄狗的常識。有一回，家裏幾頭狗先後在背部染上皮膚病，我們合力把牠們縛在柱旁，用DDT藥液噴射患處，卻沒提防牠們回過頭來把毒液舐個乾淨，等到毒發時又不知道爲牠們灌洗腸胃，結果，二頭狗便這樣的倒斃了。此後，我們蓄的狗隻都得到善終。其中一頭共養了七年。有一天，牠竟然蹣跚地走上天台，倒在地上喘氣，然後慢慢地瞑目死去。最小的弟弟難過得差點要哭。

我養最後一頭狗是在十年前的時候，那時居住在新界。那狗的名字叫「勒奇」，對牠我實在不大喜歡，因爲牠太過好鬬，活像一個「打通街」的市井之徒，而且十九都把對方打得大敗。有一次可說是因爲多行不義的果報，牠竟然遭受羣狗的襲擊，經過一場突圍戰之後，一條後腿便這樣的跛了。在我快要結束鄉居的時候，「勒奇」惹來了一場皮膚病，不吃東西，奄奄一息的。虧我一時狠心，把牠拖到海邊去，人和狗同泡在幾尺深的海水裏，一小時後，牠累得口中不停吐白沫，走路也沒氣力。這樣子的泡過幾次，牠的病竟然好了。像牠這般的魯莽好鬬，倒有點好處。每逢我晚上從城中摸黑回家，所駕的腳踏車來到村口，只消按一下車鈴，不一會便見「勒奇」從黑暗中走出，舌頭掛在嘴巴外，氣呼呼的。這一來可以使我免受其他的陌生狗的唬嚇和襲擊。

等到我搬回城市的那一天，特別吩咐搬運貨車來個大迂廻，先把「勒奇」送到住在新界另一端的弟弟家裏。大約半年後，我到弟弟家，「勒奇」的嗅覺仍然分辨出舊主人。不久，牠又換了個新主，是我另一位住在城裏的弟弟。也許是因爲年老之故，「勒奇」後來得了病，據請來的獸醫說，這是腎病，很難治理的，結果還是把牠交給衞生局，用人道方法毀滅。

現在，時移世易，對於豢養家畜，無復當年興緻，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空間的困迫。在城市裏，差不多每吋的空地都用於蓋房屋。十年前的一個山岡，現在已變成幢幢華厦。人生活在這狹窄的空間，時有被入侵，被冒犯的感覺。人不但彼此侵入，所豢養的家畜也正向人們侵犯，且看居住的大厦、建築物裏的狗矢狗便糾紛，便可以知道一二。在這種情勢下，如果你依然堅持保有你的寵物，所付出的物質與精神的代價肯定比前加倍。在星期天，每一次看見那拖狗的女郎，總不期然的有這樣的想法。



認識中國

青年「叛逆」嚇壞與鼓舞

柳以青

最近讀到「哄動大陸各地的」——「李一哲大字報」的「部分」內容。這是刊在一家日報上的。知道李一哲為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生，現年三十歲，他從「社會革命」和「為民請命」的角度，批判了大陸上的特權階級，並指出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問題。

然而，這一「憤怒的呼喊」，在大陸的「人民羣眾中」，引起了連鎖般的震動，以為：「這一叛逆行動嚇壞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齒痛恨，有人衷心歡迎。」

同時，又讀到了一篇似乎與之有關係的文章，那便是「轟動一時的李正天事件」。

這是刊登在一家雜誌上，是一個「大陸知青座談會」上的大陸逃港青年的談話：

「李正天文革時是廣州紅色造反者總司令部宣傳部部長；他後來脫離了紅色造反者司令部，成為當時紅司吶喊的獨立組織頭頭。他的思想極左，而紅司吶喊是由一些中、大學生和年青工人組成，它的影響力非常大，主宰了廣州運動某一方面的動向。當時開了許多辯論會，深入到農村、工廠、中學、大學，影響相當廣泛。

「文革後，他被拘禁，到一九七三年出獄，思想大變，而當時的政治形勢對他有利，因為廣東省革委員主任趙紫陽在批林批孔情況下召開一個會議，動員廣州以前造反派的頭頭會議，而李正天亦出席批判林彪餘黨，趁機為自己翻案。由於上下打氣，於是出現了高潮。

「最初當局允許大字報上街，他們便貼報出去，後來中央第十七號文件不許大字報上街，不久，中央第十八號文件又准許大字報上街。大陸上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政治背景在後面，並不是由某一個人或幾個人就能製造出一場騷亂的，正如李正天事件一樣，

「因為他有中央作後台，否則也不能成事。一向以來，學生運動都是上層利用的鬬爭工具，當時會有意調李正天為南方日報的編輯，但他不肯，於是成為『反革命分子』。

「當時說他反革命，現在可不敢再說了。誰說不敢！那篇文章叫做『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提出現在社會的許多問題，又談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大意是說，在現在的社會裏，特權階已經形成，而且認為，現在行的已不是純正的社會主義。」

大陸青年的「突破蹲點」

從這兩段的報導與談話中，起碼，為生活在海外的我們，可以知道一些大陸上的情形，特別是大陸各地知識青年的態度與動向。

起碼，這一李一哲或李正天事件，卻是掀起了大陸各地青年所引為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因此，這一事件，可以說是近香港地區的廣州發生的，更值得我們注意。誠如，這篇座談的文章中所透露，也不可以說是「大陸知青」的看法是：

「廣州那一次大字報風潮，就非常明顯地涉及一個社會問題，他們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和法制問題，甚至說到人權和自由。當然他們是打着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的紅旗來搞的，但這件事在大陸會引起一次大地震，事情傳到中央，特派紀登奎到廣州來處理，將它視作反革命事件。將貼出的大字報視作反革命大字報，下令全省各機關展開剷剿和批判。由此看來，中國大陸對宣傳是非常重視和處理到家的。共產黨的成功，除了槍桿子之外便是宣傳；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有三個法寶：軍隊、組織和宣傳，他就是利用這三個法寶來統治整個國家的。」

事實上，這一大字報，除了用「馬列毛思」之外，還有更突破的地方，這突破的地方，正是代表了目前大陸所有知青們的心聲。這突破的關鍵地方是見該「大字報」的一些內容，現在就徵引幾句出來。

例如：「據說，稍微有一點馬列主義常識的人是不會討論什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我們算是連一點馬列主義常識也沒有的。」接着，引了一段「毛澤東同志」的話，那是有關「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的那段，於是寫道：「以上幾點，不算馬列主義常識。然而我們可以斷言，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異端邪說』有什麼可怕？眞理是同謬誤作鬬爭中發展起來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了解到：目前的大陸知青，是在不滿於現狀的情況下，強烈地要求言論自由呢！如果中共以為馬列、毛思是正確無誤的「眞理」，那麼，他就不該也更不會鎮壓「異端邪說」的，因為，所謂的「眞理」與否，是

要在與「異端邪說」中彼此間的「鬬爭」中而才能驗證的。

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大陸知青所能突破的關鍵。

接下來的，更是一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突破。他引起了「列寧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頁的一段話，寫道：

「列寧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相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個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

很明顯地，一兩句語錄式的「護身符」，在這些大陸知青的眼中，已經不發生作用了。

「馬克思的理論」已經不能做爲「一成不變」或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那明，用語言，文字所表達這一理論的外表說辭，當然更有問題了。

因此，雖然有些人以爲：中共最大的法寶是槍桿、組織與宣傳，可是，如果宣傳上失卻信心與效果時，槍桿子也會支離，組織必然也會破碎的。

所以，這一「大字報」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當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這一「大字報」在沒有提出「具體事實」前的「理念」。特別看到大陸各地知青們在「理念」上的「突破樊籠」和「另創新猷」。

每天，迷漫在大陸上空氣的廣播聲淚；以及每以出版的報章與雜誌，已經是成了習慣式的「語錄」與「引言」，似乎中共，特別是毛澤東認爲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可是，這一代的大陸知識青年，竟在「年年、月月、天天」的講說、引述中「突破」了。這不能不說是：毛思指導的又一破產。

然而，這一來自「理念灌輸」的「破產」，所產生的影響，大大出乎了中共自稱以「宣傳」起家的「幹部老行尊們」。

這當然是大陸青年們「叛逆」的行爲了。

「人性的覺醒」事件

問題是在這裏：依據這張「大字報」來看：何以「使某些人感到嚇人」了。這「某些人」究竟是指的是誰？

首先，一定不是屬於擁有「眞理」的人士。因爲，他們就聲稱：如果他們所說的是「異端邪說」的話，將來決定勝利的是免於「謬錯」而有「眞理」的人。

其次，這某些人又決不是擁有「科學」基礎的人，否則，他們也就不會引用「列寧全集」了。

再次，這些人一定不是具有「勇氣」的人，因爲，他們在這裏特別提出了「賈寶玉」。

再次，這些人又一定不是蘊藏「憤怒」的人，因此，他特別指出了「鍾志民」和「李慶霖」。

那麼，這一些人究竟是誰呢？大概已經可以呼出欲出了。

可是，事情並不是如此單簡。

「一些人」固然是「嚇壞了」；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卻得到了「鼓舞」。請注視這「一些人」的「鼓舞」。

假定從上面的一層層地分析出來，那麼，受到鼓舞的這一些人，就該是擁有眞理、科學、勇氣與憤怒的人。這是誰呢？那大概必該是有雄心、有鬬志的大陸上這一代的青年人了。

這一代的青年人，他們有的是青春和精神，他們有的理想與追尋；同時，他們對於現在的現會及其制度，都已經發現了它的漏洞與弊病，特別是聽慣了那一套僵化了的「語錄」，因此，他們要變！

求變的心，在大陸的知青們來說，可以說是最普遍的心理與精神要求。原因是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以及這一社會所推行的政策，太單調無味了。

中共能抵得住這一大陸知青們求變的狂流嗎？這一抵不抵得住的問題，恐怕已經不是槍桿子、組織力和反宣傳所能致力的了。因爲：這是鎖不住、打不死、壓不下、蓋不住的人性要求呢！讓我就稱之爲大陸青年的「人性的覺醒」吧！

當「人性覺醒」時，武力已經失卻了阻嚇力。這方面我們可以用太多的歷史事件來驗證。否則的話，何以我們總是相信「殺身」而後「仁（人）成」！

當「人性覺醒」時，組織的能力也就有等於無了。因爲組織也者，只是外表的聯繫；而組織之健全與嚴密也者，必然牽涉到心靈的在一起。假如在心靈與精神上「人性」已經覺醒，外表的組織，以及由組織所做的外表的聯繫，都是靠不住的。否則的話，我們也就不會說：同床異夢了。

當「人性覺醒」時，慣常用的宣傳語句與宣傳策畧也只是變了一紙空文。再也不能打動人們的內心。因此，我們都知道：交往貴交心的那句話了。

當「人性覺醒」時，任何的批判標準，不是來自外在強加的理念，而是發自人性深處的良心。良心的批判標準，起碼可以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原則下，得到來自每一個人的內心，於是該是自發而不是他發，是自覺的而不是他覺，除非外面的一切，是合乎了他的內在良心標準，否則是無法撼動的。

當「人性覺醒」時，每一個人再不能只從外表上去了解他了，除非這一外表是合乎其內在良心清明時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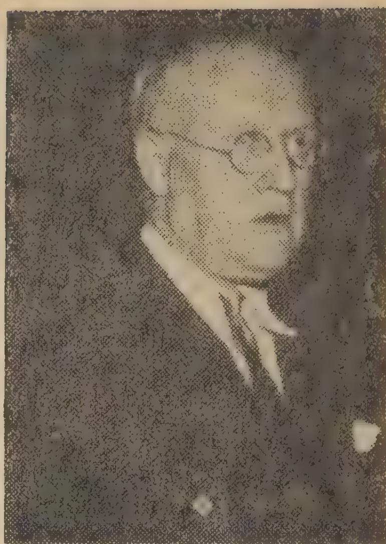
當「人性覺醒」時，只可立指當下的現時刻，與過去的歷史事件，以及涉及這一事件時的錯綜複雜，沒有太大的糾葛。也就是因此，青年人就容易怒吼、憤怒與「叛逆」，同時，也就具有了很大很多的犧牲與勇氣。

這一「人性覺醒」的事件，由於是「人性的覺醒」，因此就不會一現而散，再現而完的。

或許，我們該拭目以待地，看着神州上，各地與各地間，一次接着一次的「人性再現」。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報壇怪傑

魏玉



在赫斯特系報業中有一位永遠不能被人忘懷的怪傑，赫斯特王國能夠開創出更偉大的局面，和路達侯威就相當於它的中興名臣。美國報界人士都承認他是個非凡人物，一齣以侯威半生事蹟爲經緯的舞台劇——「頭條新聞」，它在紐約的百老滙上演，非常賣座。侯威最擅長於發掘足以引起讀者共鳴的頭條新聞，如果沒有的話，他索性自行製造，而且從來未有過「撞板」。現在王國的繼承人赫斯特小姐卻製造出了一宗空前怪異的頭條新聞，在九泉之下的侯威，若然有知，也當自愧弗如。不過侯威一生的行逕在報界從業員而論，亦可算是空前絕後的怪異。請閱下文，便知在下所言非妄。

侯威的「獨步單方」

於是這個犯有雙重謀殺罪的瘦小疑犯，就被移交給州檢察官了。但當兩名死者的屍體被發掘出來時，侯威卻不免感到驚訝了，因爲兩名死者都是壯碩如牛，那如此瘦小的「疑兇」如何能用一塊木頭殺死他們呢？威侯覺得一定尙有內幕，他決定派人再調查「兇手」的親朋戚友，結果查到了其中有一個健碩過人的大漢，最爲可疑。侯威把這個人帶回酒店的房內，經過一番盤問，這人終於承認了他才是眞正的殺人兇手。於是，侯威就有了一條驚人的獨有頭條新聞了。它說那瘦小的男子用錢僱用那孔武有力的大漢，下手殺害兩名推銷員。

可是事情又有了出人意外的發現，因爲侯威眼中那個體重僅有百磅的小個子，竟然有驚人的勁力，他能夠用雙手把一條鐵棒屈曲成半圓形！

這時，有一名律師插手這件案子了。在那個時代，芝加哥很多這類專替歹徒出頭辯護的律師。他爲那個已在侯威面前承認殺害兩名推銷員的大漢辯護，他在法庭指出在兩名推銷員遭綁架及謀殺的時候，被告人恰好與其他的人一同工作，不可能分身去殺人。他指控侯威用非法手段取得被告人完全不確的口供。

至此，這位律師的目的已經很明顯了。他要控告「先驅——檢驗者報」，索取賠償損失費用一

的？」

侯威卻不慌不忙地說：「老板，請放心，我會有辦法搞妥這件事的。」

侯威並非信口胡謅，他確有把握解決目前似乎頗爲不利的難題。到了這件案子開審時，那位律師突然向法庭申請此案撤銷，但不願解釋爲什麼如此。侯威也表示無可奉告，不過對侯威研究有素的人，不難推斷出幕後的眞相。他們相信侯威必定派人起清了那位律師的「底」，找出了他過去做過的某些不能見得天日的秘密，於是就對那律師說：「要不你就放棄這件案子，要不你就會有天大的麻煩，結果可能要琅璫入獄。」

結果最初向侯威自承是殺人兇手的瘦小漢子，被控雙重謀殺之罪，罪名成立，被判絞刑，了此一生。

侯威在芝加哥工作了六年就給調遣往波士頓和紐約，又返回芝加哥，然後又回波士頓。侯威總結了他多年的工作經驗，發現了一個秘訣，他把這個秘訣解釋如下：「人們對於做過錯事的人的懺悔特別感到興趣。」

侯威認爲要增加報紙銷量就用這個秘訣，如此簡單而已。他開始實行親自訪問那些已被判刑的罪犯，不論是男或女。付出酬金給他們，由一千元起至一萬元也無所謂。只要他們肯依照他的指示把故事寫出來，或者由侯威代筆，然後簽名於其上，證明是他們眞實的故事。結果，這些故事刊登出來之

評「紅塵

近期西片中，有歐洲獨立製片公司出品的「紅塵孽債」，是一部相當有份量的文藝片，該片是由意大利名導演維斯康提的侄兒伊立蘭杜・維斯康提導演的。據說該故事是根據十六世紀發生在歐洲一間女修院中的眞實故事改編。雖然可以理解到該故事發生時間，正是天主教與基督教分裂鬧得最白熱化的時代，這個故事經過反對派的傳述，可能有誇張之處。但電影所寫的天主教教權時代，如教會有權將認爲叛教的人審訊，施酷刑，以至判刑這都是天主教在當時的眞實歷史。於是不論多少內涵神聖的團契，一成爲絕對權力者，自然會出現人事上黑幕重重及反理性的事。這一點化成電影，即使觀眾不是信徒，仍然從人性的角度產生同樣震憾的力量。

「紅」故事寫一當代貴族青年奧斯亞，因爲殺了女修院的收租人而逃入女修院暫避。這家修院的青年院長維琴尼，原來是一個貴族家庭的女兒，因爲女兒的父親爲了虛榮

將奧斯亞逐去。兩名同情奧斯亞的修女，竟聽從奧斯亞的指示深夜帶領奧斯亞進女院長的房間，強姦了女院長，醜聞被泡製成了，院長沒有勇氣將奧斯亞逐去，之後，維琴尼竟愛上奧斯亞，與她生了一個女兒。維琴尼因爲操守有虧，不再是院長，但因爲修院經費是由她的父親支持，在修院中她仍然有特權，並縱許奧斯亞長期留在修院與別的修女

，有些人則暗自慶幸自己並沒有陷入故事中人的可怕命運。

除了犯罪者的懺悔書外，侯威還愛刊登充滿人情味的新聞，例如幫助一個無家可歸的小女孩去找一個家，或者令互相反目已久的夫妻重修舊好，重溫鴛夢。連赫斯特自己時常都會被侯威刋登出來的故事，感動到流淚，即使在半夜三更也忍不住要拿起電話來問候侯威道賀，而且有好幾次送錢給侯威，叫他轉交給他的新聞故事中可憐的主角。

赫斯特委派侯威去創辦「紐約鏡報」，其時是一九二四年，與「每日新聞」成爲勁敵。四年之後，麥克阿瑟和赫斯特所撰寫的「頭條新聞」在紐約的劇場上演，竟然哄動一時，成爲最賣座的好戲。現時的著名影星安東尼柏堅斯的父親奧士古柏堅斯就是當時在舞台上飾演侯威的男主角。侯威去看這個描寫他自己的戲劇，後來據他自己說，他甚爲高興呢。

他在紐約和波士頓的「先驅——檢驗報」六年的工作經驗，證明了他所創的「獨步單方」確是無往而不利。雖然有許多頭條新聞都是加工渲染，甚至有的簡直是平空揑造出來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侯威已經是七十二歲的老翁了，在波士頓的馬路上被汽車撞倒，脊骨折斷了，當他被送進醫院時他已知自己大限難逃了，他所不知道的卻是他所愛的妻子患了肺炎，比他早登極樂世界去了。

在侯威死前數日，對於報業而言，好像是一個突出的時代已告結束，麥克阿瑟來到醫院探望侯威。在「頭條新聞」劇中，主角送一個手錶給他手下最出色的記者，錶上刻有如下的幾個字：「給我所認識的最佳報人。」

麥克阿瑟此來也是送一個手錶給侯威，錶上刻有與上述相同的那幾個字。後來，麥克阿瑟在談及他這個老上司時說：「我所知道的就是在新聞界中永遠也不會再有一個類似他的人物了。」

麥克阿瑟這句話似乎永遠也不會有人能夠否定的了。

（完）

與「爆炸海神號」

林巽

，判處在一個被大石塊封住的無窗房子中受終身監禁。那個貴族青年，也被他的表親方公爵買兇手殺死。

電影中的維琴尼，顯而易見，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心靈脆弱女子，她如何墜入罪惡陷阱，只是被動而且加上抵受不住誘惑而來。她的下場卻是成爲教權與父權時代的犧牲者，電影觀眾對她是同情的。

飾演維琴尼的女主角安希活，過去曾經演過色情片「狐惑」，沒有什麼氣質可言，但在這部電影中，演來卻相當感人，如恃着父勢而驕傲，陷人罪惡陷阱後的反叛，最後被羅馬教皇派來的兵丁擄捕時的懼怕，都有相當深度，不過那也不過是導演的工具而已。反而飾演貴族子弟奧斯亞的安東尼卻比較突出個人氣質，德國著名小生哈地魯加，在此片中以配角地位演出，飾演一名風流神父，因爲電影的重心不在他的身上，使人看來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作爲曾經成功的明星，當他當紅時，沒有人發現他不會演戲，只有到了他的時代過去了，才會使人發現他原來比配角演員還不如。

「紅」片看來像是爲了發掘宗教瘡疤而拍的作品，不過在個人的感受上覺得並不如遠成爲過去。但在今日仍然可以使人反省的一點，那就是絕對權力這東西，往往容易成爲反人性的根源。

除了「紅顏孽債」外，另一部災難電影風行時期的應時作品「爆炸海神號」亦是值得一談的，電影導演名字不見在廣告上出現，連戲院中的大海報也找不着導演名字，主演者佐治特勒、嘉妃寶妮、軒尼德格拉斯都是本港觀眾沒甚印象的演員，可是從製作方面看，它不但是羣戲，而且也是大製作。電影唯一可取的是人情味的場面而不是危機，這部片子的缺點很多。一是電影用對白說出危機的可怕，但觀眾情感恐怕無法化入。二是缺乏節奏感。三是救災工作是慢吞吞式的，彷彿是愚人世界中的救災故事。

「爆」片寫一九七〇年巴拿馬多惱河上，在濃霧中有一艘貨輪發生火警，除了死掉的幾個人外，其餘船員都逃走了。這艘着火的輪船，慢慢飄流進港裏，爲一艘客輪發現，登輪查視，發現船艙中運載着大批硝酸氨肥田料，這種肥田料，一經三百度熱度就會爆炸，威力比白色炸藥還可怕。於是客輪的船長招幾個志願乘客一同上船救火，並通知市長，市長立即召開急緊會議，並召一專家上船觀察，專家認爲如果讓該船爆炸，半個城市將被夷爲平地，主張先疏散市民，市長拿不定主意，船上的救火工作雖然有消防隊及軍人加入，但仍沒法控制。後來專家在二小時內研究用一種化學液體倒在硝酸氨袋子上，可以使爆炸力減輕，並將該輪拖到三里外去爆炸。

電影中段，加插幾十個碼頭工人，上船去將危險貨品拋入海中，但因貨品太多，無濟於事，於是每一個場面，只得一個亂字。而且是在戲劇效果上沒法使觀眾感到眞實氣氛的緊張。於是我看到這是只顧用大製作而不重視編導的失敗典型。這樣的製作，如果落在大衛連或羅拔維斯這類導演手上，它應該可以拍成一部大收特收的作品。從故事本身說，電影不通之處甚多，譬如一艘這麼大的貨輪，忽然棄船，附近的人全無做到求救訊號。於是一艘大貨輪，有如神秘的鬼船，觀眾沒法信服，最糟的編導全無救災常識，像這麼大的災難，就使時間如何急促，一定要先成立一個最高指揮部才能發揮救災效能。可是「爆」片搞了幾個鏡頭，只是各自爲政，一片散亂。到此我不得不懷疑此片是投資老板自以爲是的自編自導的電影。這種例子，我們國片中可也常見的事。作爲失敗經驗看，這是值得一談的。須知道編導是一種專門學問，不是沒有認識的人可以急就章地拍得成功的。





明天海外的中國文化

霍雲霄

每一個生存在今日企業社會的人，生存意義，都只為增加自身的財富而努力。當他的努力達到一個既定標準時，當他對自身物質生活的安全感完全滿足時。在一個短暫的時間；他自己感到很驕傲。但是再過不久，那份驕傲感消失了，他可能會感到忽然有所失落。

生命的衝力，有如無窮無盡的好奇心，永遠走着無窮無盡的遙遠道路。生命在每一階段所追求的目的，只等於中途的一站。雖然你已經達到了目的，但如果命運只准許你終止在這一個目的中，你會感到未來的日子毫無生趣，最為心安理得的生命之道，便是先找一條無盡頭的路，然後走一步一步的意義，如此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從歷史上，我們可以檢查到每一個文化鼎盛的時代，不外是政治表現到了完滿階段，接下來是必有一段悠久的時期，停留在這個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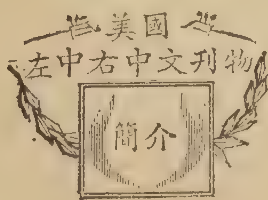
。加上海外華僑都是離開國土者，他們失掉的多，因此可以從文化領域上找尋補償方法。

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是文學藝術與歷史的統合結合成的，海外中國人的文化復興工作，除了發掘自己固有的以外，更可以將世界各民族文化優秀的成果，吸收過來，綜合成為我們的特殊風格。

明天的文明中國才是最重要的，這個責任應該放在今日一切為客觀環境限制，因而被排斥在政治權勢之外的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如果認眞去做

，它必定與未來的歷史連繫起來，為未來中國下一代留下不朽的價值。

今日海外中國人，因為倫理觀念在大陸上被摧殘殆盡，過去用一套落葉歸根及宗親組織等來與鄉土連繫已經完全不適應。海外中國人如果要尋找一根可以使海外華人在精神上連繫起來，成為一個精神安頓之所。最好是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上，從新建立起一個文化國度，像過去幾個世紀的以色列民族一樣。並且從文刊、研究工作、教育工作作為實踐文化復興的實際行動。



華府春秋 (Huafu Chunqiu)

——余秋人

「華府春秋」是親共及附共分子在美國首都發行的一份月刊，十六開手抄印刷本，每期出六十餘頁，年訂費五元，至一九七五年八月止，共發行了四十期，其中有若干是「合刊」，兩個月發行一次，第四十期就是一九七五年七、八合刊，據編者的解釋，「暑假期間，本刊同仁顧及讀者流動性較大，發行較難，只好在七、八月出合刊號……」這種解釋似有其可信的理由，但也反映了該刊在輯編人力與稿源上並非十分充裕。

這份十六開手寫然後複印的刊物，在華府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共在美政治中心所在地向華僑，留學生進行宣傳及統戰工作，在編輯政策上，接受中共「官方指導」及配合中共的海外統戰策略，是顯而易見的事，從該刊免費寄送國府駐外若干人員閱讀

美帝的庇蔭，在祖國的寶島台灣省作威作福的時代也到最後總清算的時候了。做為海外知識分子我們要向反動的保守思想做堅決的鬭爭，奪取蔣集團所霸佔的上層建築領域內的地盤是我們今天最大的責任。」第三十二期紀念中共入聯合國三週年之「聯合國席位春秋」更稱：「問蔣家當年代表席位春秋，多少辛酸，幾人知曉？年復一年，席位飄搖，大小官僚，四出拉票。走遍天涯海角，送盡歷代國寶。惜什麼文物古老，去他的狗皮倒灶。還有什麼比得上席位重要。莫說押民間少女

，出洋敦交，存亡關頭，顧不了廉恥貞操……豈不聞子曰：『吾心悄悄，慍於羣小，無知百姓，焉識外交。』」對國府極盡污衊之能事。

「華府春秋社」兼辦中共在華府的文化活動，如「每月電影欣賞」，「學術討論會」，並代為銷售中共出版的「官方」文件及刊物，其出版的「華府月刊」則刊登廣告，介紹中共的電影，文物及出版物，外向推廣，成為中共在華府的一個「公告」媒介，如第四十期中「每月電影」廣告，說明八月廿四日在馬利蘭大學學生聯誼會電影院放映兩部紀錄新片：(1)坦贊鐵路在建設中；(2)今日中國。另在「華盛頓地區消息」一欄中報導，慶祝中共「立國」廿六週年紀念，訂九月廿七日在華府"All Soul's"教堂舉行「盛大」文藝晚會，節目包括：藏族三重唱，新疆民族的男女表演唱，漢族的女聲小合唱，及舞蹈「荷花舞」「白毛女」，芭蕾舞革命樣版戲選段等。

這本左派刊物，如同大陸的報紙及其他出版物一樣，文字極為生澀枯燥，受到中共的教條的約束，很少有文藝氣息，富有人性味或幽默感的文章出現，可讀性不高。



將今比古

向晚

儒家學說中之政治思想，今人通稱「民主主義」，卽謂別與西方的民主主義。其實如細讀古經書

不願意失掉活着的意義，只好將生命奉獻在文化發展工作的祭壇上，求得有多少成就就得多少成就。這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天賦。只要餓不死，有時失敗比成功更有意義。這有如我國的東周時代以及唐玄宗、肅宗、代宗時代的多出傑出文藝匠人與思想家等等。太戈爾生存在亡國時代的印度，並沒有損害到他生命的光輝，這便是知識分子的奇妙之處。大抵在亂世中，發出「生不逢辰」的知識分子，實是不懂得如何去運用這份奧妙的知識分子。

在海外的中國人，有不少飽學之士。這些人，由於出身的特殊，參與實際政治工作是不適宜的。至於在企業界中有所成就的人，雖然擁有很多財富，心靈仍是空虛的。因此想像中，今後半個世紀，應該是中華文化在海外與西方文化作統合式的復興的時代。

在中華民國革命之後，海外華僑，流傳了一句驕傲的話：「華僑爲革命之母」。我想當中共統治大陸後，不斷扭曲了原有文化的形貌，依照唯物主義的主觀辯證，將中國完美的文化生命弄成畸型物時。海外中國華僑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再爲未來流傳的佳語而努力，那麼該語應改爲：「華僑爲復興中華文化之母」，那更是奇妙不過的。

或者說：今日的中華民國台灣，不也是努力着復興中華文化的工作。不過我們相信台灣是處於接受共產壓力挑戰時代，知識分子所負的責任很大。文化復興工作，越是身處客觀與寧靜境界，越能發掘更大更深的成果

；(8)華盛頓地區消息；(9)廣告等項。

從近幾期該刊所登載的文字來分析，其社論在鼓吹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及經濟建設成就，抨擊美、蘇「霸權」分割世界，及煽動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國家推行武力「解放運動」與「人民革命」。

在新聞摘要方面，所謂「國內新聞」，即大肆吹噓中共工業與農業增產，技術上的「突破」（如發射人造衛星）。在「台灣消息」一欄中則儘量揭露國府管轄地區的天災、公害，意外事件造成的傷害，大的貪汚及犯罪事件。「國際新聞」一欄則用以標榜中共在外交、體育、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與技術援助所獲致的成就，以及親中共政權在各地的得勢。

對台灣本籍同胞，這一刋物所選用的文字，主要在傳達中共政權對他們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關懷」，另一方面則激烈而尖刻地抨擊「台獨」的主張與活動。

「華府春秋」對「蘇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攻擊亦不遺餘力，凡與蘇聯親近的國家，如印度等，亦在攻擊之列，時常揑造事實，指陳國府與莫斯科「暗中往來」。

專論文字則完全配合大陸的政治運動，如「批孔批林」、「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等加以宣揚。

第二十九期社論「進步與保守」文稱：「時代是不斷前進的，進步的勢力總是要戰勝保守的勢力，戰勝了的進步勢力逐漸趨向保守，新的進步勢力再生長出來與之鬪爭，新陳代謝，這就是社會進化的法則。……我們要着重地指出那個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就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家集團仗着

以快吾志焉。』（史記）這便是莊子明顯地道出自由思想的眞諦。

先秦思想極其複雜，眞夠得上百花齊放，主要者爲儒、墨、道、法，然依孟子所說，又以楊墨學說爲最盛，「楊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從這句話想到今日世界，如改爲「希馬之言滿天下，天下之言不歸希則歸馬」，豈不很適當。希者希特勒也，代表法西斯主義，馬者馬克思也，代表共產主義。梁任公批評楊朱爲絕望主義，馮友蘭則謂爲「快樂派」，當然各有所見，我則以爲楊朱是瘋狂的絕對自私者，與法西斯可併入一類。他們爲滿足個人慾望可以無所不爲。

墨翟本來是與楊朱完全相反的，這是一般說法，因爲一者絕對的自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則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但是，我覺得卻有一點相同，即兩者皆主張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固然有別，但有許多共同點，最共同的，即極權主義，楊墨亦然，即各走極端。

先秦孔老之道德，而楊墨之言盈天下，其故爲何？韓愈說得極是，「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現代亦然，自由、民主主義湮沒，而希馬主義盈天下，也因人性之好怪也。人性是愈秘密、愈怪，而人愈想看想知，大者如探月，小者如從新界落馬洲之望大陸皆同一心理，無非爲求新奇，求刺激。共產黨抓住人的這種弱點，便故意把鐵幕中人改造與自由世界人不同樣子，令入鐵幕者如觀大馬戲團然，以滿足人之好奇心理，共產黨由之獲得一筆外滙，而「人民」卻降爲馬、猴了。孔老在先秦雖未得重視，但傳至後世由漢、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卻大行其道，孔老思想不僅在國內，即在世界如英美法學術界也莫不視爲至寶，各國百科全書中皆有他們的詳細刋載，我留美學生往往譯一章「老子」，便可換來一紙博士文憑，其被人重視可知。反之，楊墨學說則反不甚爲人道及。何故？因爲孔老實代表了天理與人性，也即眞理。

自由、民主主義自二次大戰後，雖曚上灰翳，但事實上它的眞理迄未動搖，而且從南美起，反逐漸上揚了。馬克思強調要「埋葬資本主義」，可是今已百年了，資本主義不是依然挺立嗎？相反地，共產主義實有被「埋葬」的跡象：㊀共產主義已被逐出於國際社會主義門外。㊁共產國際四分五裂，互相敵對。㊂十多年前蘇共赫魯曉夫，知大勢已去，乃改變宣傳戰略，要與自由世界「和平共處」，但馬上遭到西方恥笑，斥「共處」爲「兎子與萬苣的共處」，意即指萬苣將被兎子吃掉。最近訪中華民國的烏拉總統史托斯納爾，指出：共黨的「和平處處」，不過爲征服世界的一種烟幕而已。㊃最近共產國家本準備召開歐洲共產國際大會，以挽頽勢，無奈各小共產國卻聯合反對蘇聯的領導地位，因此蘇聯便撤回籌備代表團。這個會議恐怕難以開成了。由此種種看來，共產主義豈不是將自己「埋葬」自己。要之，眞理必永久存立而且發覺，非眞理的一切邪說，結局一定會被消滅。法西斯主義已早不見了，共產主義還能長久嗎？

人物春秋



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這是喻一般忠貞之士，應盡危險艱難而不變節的意思，說明白一點，就是一個國家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咱們中國在宋、明兩代，遭受外來的侵略爲最顯著，因此，這兩朝的忠臣也特別多。在明末清初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我一口氣便介紹了好幾位，現在本文中，我想要介紹一下宋末的大忠臣文天祥，看看他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無疑會令人肅然起敬！跟那些高呼俄國大鼻子爲「爺爺」的毛頭小子實不可同日而語！

文天祥，宋吉州吉水人（今江西吉水縣），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一二三六）。據傳在他將出世時，她母親曾氏夢見天降一朵紫色的祥雲下來，所以給他起名叫「天祥」。他生長於一個富有家庭，自小卽延師課讀。十七歲那一年，他已和歐陽氏結婚。這時候他已經飽讀詩書，能寫一手好文章與詩歌。

宋理宗寶祐三年，他參加了進士會考，初試中第五名，覆試時在集英殿對策（卽國家政策的論文，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他針對當時的國勢和朝政的積弱情形，提出了施政建議：應像天地四時運行一樣地自強不息，他一口氣便寫成長達萬餘言的論文，連草稿也不用起。宋理宗看了他的文章，大爲讚賞並拔取他爲狀元。這時蒙古人已經滅掉了金國，而佔有黃河流域區，與宋隔淮河，長江相對峙；且不斷地使用少數兵力南犯，擄掠我民間財物。又在淮河及漢江一帶，駐紮了不少的蒙兵，修築很多城堡，準備隨時大舉侵宋。在淳熙十二年（一一五二）至寶祐元年（一一五三）間，蒙古大汗（蒙古人稱國君叫汗），蒙哥又派了他的兄弟忽必烈，領兵征服吐蕃、大理（今昌都至雲南大理一帶），對南宋形成了軍事上的大包圍。只是蒙古人一則因爲南宋的軍事技術比自己高，二來他們最怕南宋軍民的堅強鬬志，故仍不敢輕擧妄動。

到了開慶元年（一二五九），蒙古人則分三路大軍侵宋。一路由蒙哥大汗親自率領，圍攻合州（今四川合川縣），一路由忽必烈率領，渡過長江攻鄂州（今湖北武昌），一路則由兀良哈率領，從交趾（今越南）經廣西入湖南，包圍了潭州（今長沙），但均遭受到守城軍民的英勇抗拒，蒙古軍毫無進展。但南宋君臣訊蒙古軍聞攻進，卻非常恐慌！有個宦官董宋臣，建議遷都暫避，滿朝文武沒有一個敢說他不對，文天祥見到這種情形，則大爲憤激！立卽上書理宗，請他下令把董宋臣斬首，以免動搖全國軍民抗戰的信心。可是朝廷卻沒有答覆他，也不指納他的意見。

後來理宗派賈似道率兵救援鄂州，賈則按兵不動，並暗中派遣密使向忽必烈求和，答應宋朝向蒙古帝國稱臣，把長江北岸土地割讓蒙古，

武威

必烈聞訊，急於回去爭奪大汗的位置，便答應了賈似道的要求，從而撤兵談和。蒙古軍撤走以後，賈似道向朝廷報捷，謂各路大勝，以誇張自己的功勞，卻把向忽必烈秘密乞和一事，隱瞞一字不提。

至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〇），忽必烈已當上蒙古大汗好幾年了。他卽位時，曾派使臣郝經來南京，要求履行和約，割地納貢。賈似道深怕揭穿其秘密，便叫眞州（今江蘇儀徵縣）守將李庭芝把郝經拘留，不准他入朝。忽必烈本來想興師問罪，但因爲有幾個強大的蒙古藩王不滿意他奪取大漢位置的行爲，起兵反對他，他要全力對付內亂，暫時無力攻宋。到了咸淳四年，蒙古大軍圍攻襄陽，襄陽守將呂文煥迭次告急，賈似道卻置之不理，又把這消息極力隱瞞起來，不給度宗知道。

有一天，度宗才由一個宮女的口中知道襄陽已被蒙古軍隊圍困三年之久，這才忍不住問賈似道：「襄陽被圍三年多了！怎麼辦呢？」賈似道說謊：「蒙古軍隊早就退走了。」瞞騙了度宗。可是賈似道卻無法消除廣大百姓的不滿情緒，不久，民間盛傳很多指責賈似道賣國的言論，他瞭解自己的地位愈來愈不穩了，便稱病不朝，上書告老退休，來要脅度宗。度宗是個昏君，只好下詔書不准賈似道辭職。這時的文天祥正在贛州知府任上，聽到元軍用大砲攻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的消息；加以度宗崩逝，賈似道奉四歲的王子趙㬎卽位。而元軍則分三路進犯，朝廷這才手忙腳亂，一面命賈似道率兵迎敵，一面下令各地出兵勤王。

當時的文天祥悲憤得流下淚來，立卽遣散姬妾童僕，把自己的家財全部充作軍費，招募贛、吉兩州的英雄豪傑，共有部眾一萬多人，他便帶領這枝軍隊，趕到臨安去保衛國都。有些朋友勸他：「現在元兵三路長驅直進，沿途宋軍守將都望風投降，京城恐怕難保，你帶去這萬多人，簡直是送軍入虎口，對大局毫無補益。」

文山嚴肅地答道：「我也知道是以卵擊石，惟國家畜養官吏將士三百餘年，今天遭遇危難，下令天下勤王，竟沒有一處地方應召。這件事眞使我憤恨無比！」所以，他卽決定不成功便成仁，又說：「相信全國的愛國將士和百姓，聽到我們拚死衛國的消息，一定會繼起作戰，如果人人都這樣，國家還可以保全啦！」當文山的勤王軍尚未起程，賈似道大敗的消息已經傳來。他曾率領精兵十三萬，戰艦二千五百艘前去迎敵，但他貪生怕死，竟把七萬陸軍和全部戰艦都擺在第一線，自己則帶着六萬人在後防督師。不料第一線的軍隊剛和元軍接觸，水陸兩軍的主將便怕死逃遁，軍隊失去指揮，不戰而潰。賈似道聞訊，也棄軍遁回揚州。元軍追殺一百五十里，俘去戰艦二千艘，軍械無數。宋軍的主力就是這樣兒戲般全部送掉的。

文山聞此消息，悲憤至痛哭流涕，立卽激勵全軍將士，晝夜兼程趕到臨安去。八月，他們抵達臨安。文山被委爲平江（今江蘇吳縣）知府，暫留朝裏辦事。其時宋朝雖已處決了賈似道，而新任宰相陳宜中，也

個人了。

文山到達平江後，立即派遣四位部將率領幾千人馳援常州，但因爲兵力太薄弱，打了幾場仗都失敗了。有兩名部將和他的部隊全部戰死，光榮殉國。常州也失陷，守軍數千搏鬬至死，不肯投降，最後只剩六人，他們背依背地繼續戰鬬，殺敵多人後才壯烈犧牲。

宋度宗德祐二年（一二七六）二月，伯顏率元軍進駐臨安城外，要求大宋君臣投降，陳宜中沒法，請謝太后遣使奉表到伯顏營中投降。伯顏叫宜中來營商議降事，宜中當晚逃回溫州；張世傑、劉師勇、蘇劉義見朝廷不戰降敵，各率所部勤王軍退出臨安。謝太后即派文天祥當右丞相兼樞密使，命他偕同左丞稱吳堅，安撫賈餘慶等到伯顏營中議和。文天祥受命後，卻考慮過好不好去？許多僚屬都贊成他去，只有杜滸反對自己的意見，叫人趕走了他。文山到了元軍中，強硬地對伯顏說：

「我現在來議和而不是議降的，你們如果願意和我國友好議和，請你先退兵到平江或嘉興，然後再商議怎樣用銀錢、絹帛犒賞軍隊的問題。如果你們一定要滅掉中國，縱使給你攻陷臨安，我們還有兩淮、浙江、福建、廣東這一大塊土地和許多軍隊、百姓，誰勝誰敗？仍然未可預料的。」

伯顏見了文山這種倔強的態度，知道他一定不肯屈服，如果讓他回去，必然會像張世傑那樣繼續抵抗元軍。他便打發吳堅、賈餘慶等回去，獨把文天祥一人留下來。第二天，吳堅、賈餘慶、呂師孟一班人帶來降表，向元軍投降。文天祥便大罵他們賣國求榮，喪盡廉恥。呂文煥在旁邊勸解，文天祥又罵呂文煥和呂師孟道：「你家數代受到朝廷的厚恩，今天國家危亡，你們不死報國，反而全家大小，合起來，出賣國家和民族！」罵得他們無言可答。就在上降表這一天，伯顏便率領其大軍入臨安城受降。一面令張弘範封存宋國的府庫，沒收各種圖籍，搜括宮女財寶，及一切貴重物品；一面下令遣散文天祥的勤王軍二萬多人，並將宋朝禁軍官兵分散編入元軍裏。又叫謝太后發出命令各州郡投降的詔書，命人帶去招撫各地。

這時臨安附近一帶各州郡，都已相繼投降了。只有陸秀夫、張世傑擁着宋室兩王子——益王趙昰、廣王趙昺據守着福州，以福建、廣東兩省做根據地。李庭芝、姜才堅守着揚州，不肯投降，元軍派去的招降使，也被殺人並把謝太后和忽必烈的招降書當眾焚毀，表示抗元到底的決心。伯顏命軍隊押解文天祥、吳堅、賈餘慶幾個宋廷大臣北上。他們跟元兵走了十幾天，抵達鎮江，候船渡江時，余元慶是儀徵人，對這地熟悉，乃乘元軍疏忽時，半夜裏僱了小船，文天祥帶了十二個隨從，登上這條船，星夜逃到儀徵。當地守將苗再成，聽見是文天祥來到，急忙出迎，歡喜得哭起來。他說：「兩淮的軍隊還多，足以復興宋朝的。」文山接着逃到溫州，輾轉入閩。他跟各大臣商議，共立益王趙昰爲帝，他仍任右丞相。同年七月，文山去指揮江西地方軍事，即領兵到長汀，並派參謀趙時賞、參贊吳浚等分攻贛東南各縣，許多郡縣的士大夫也組織義軍響應，一時聲勢大振。

文天祥

大怒，下令將他縊殺！四月，文山領軍到廣東梅縣，入於贛南，連克興國、會昌、永豐等地。並由趙時賞、鄒鳳率兵分攻秦和、吉安各縣，一時連克十餘州縣，贛省西南紛紛響應，起兵聲援。元軍聞文天祥進兵贛南急令江西宣撫使李恒率軍堵截。李恒乘文山主力攻贛州，除派少數部隊馳援外，並親率精銳襲擊文山的大營興國縣，致令文山的妻妾兒女都被俘去了，許多將士壯烈成仁，參謀趙時賞被俘時，冒充是文天祥，李恒的軍隊因此不再窮追搜索，文山才得逃脫的機會。

文天祥的軍隊，至此全部覆滅了。他被押到潮陽去見張弘範，張的左右要他跪拜，他拒絕道：「叫我死倒可以，叫我跪拜可不能。」

張弘範因爲忽必烈屢次下令：要活捉宋朝大臣不得殺害。所以他也不敢過爲難爲文山，用客禮來欵待他，並帶着他同行，一路向厓山進發。當他們坐船經過伶丁洋（珠江口）時，張叫一個副將到文天祥船上，請他寫信給張世傑勸降。

他笑道：「我自己雖然救不了國家，但決不會叫別人背叛祖國。」

次年正月，元軍大舉攻厓山，最後張世傑、蘇劉義等部宋軍，以疲勞過甚，終於給元軍攻破。張世傑、蘇劉義知大勢已去，率領了十多條大船，護衛着楊太后衝出。陸秀夫背着趙昺帝投海死，宋朝的官兵、宮女投海而死的達十多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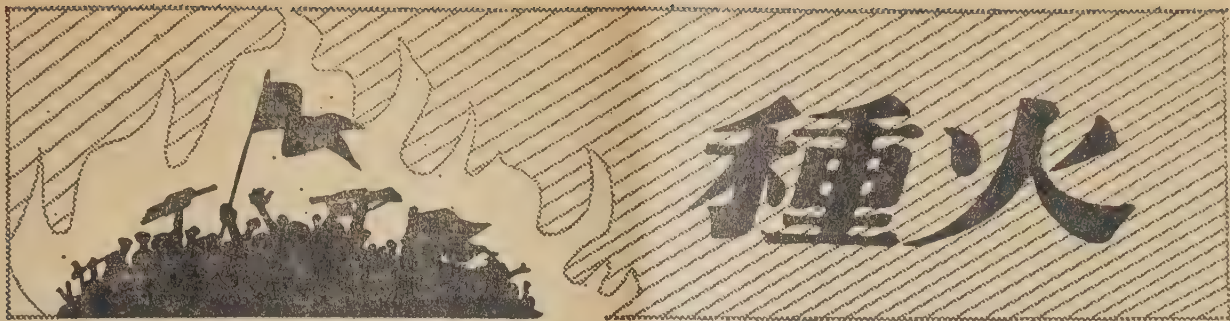
楊太后聞趙昺死了，也投海自殺！張世傑把她葬在一個海島上，然後帶了這十多艘船出發，在途中遭遇着大風雨，全部沉沒了，南宋至此也滅亡了。

文天祥解到元京後，表現其威武不屈的精神，爲他生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蒙古人想收買他要他投降，作爲它統治中原百姓的工具。他初到元京時，蒙古皇朝曾招待他爲上賓，但文山只在閣樓徘徊，不肯下榻來，表示不願腳沾異族佔領了的土地。夜裏也不肯睡覺，常常坐到天明。他見元皇忽必烈不肯下跪，首相孛羅問他：「你既知宋朝大勢已去，爲何還要硬幹到底？」文山嚴正斥責：「我是宋朝大臣，有責任保衛自己的國家，當然竭盡最後的一點力量，來和你們敵對。現在我既給我們俘虜，只有一死，不用多說了。」

孛羅大怒，打算殺他！可是老奸巨猾的忽必烈，則想留住他，利用他。但富貴利祿不能收買他，卻想出另一惡毒辦法來慢慢消磨他的鬬志，使他屈服。送他到兵馬司囚禁在狹窄陰暗的土牢中，受盡折磨，可是文山忍住一切痛苦而不自殺，也不屈服。爲了自勉，他寫了一首「正氣歌」，用列代許多忠臣烈士的不朽事蹟，來鼓勵着自己。因此，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牢獄的生活只能損害他的軀體，卻無法折服他的精神。他的生命就在這間黑暗的狹小的土牢中發出萬丈光彩，鼓勵着牢獄外面千千萬萬的百姓，反對蒙古人。

不久，江西、廣東一帶的百姓，紛紛起義。忽必烈害怕起來，決定殺了文天祥！雖然他死了，但正如他的詩句所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與丹心照汗青。」

胡養之



火種

〔十七〕

林學政

每天晚上，外邊都絡續有人遠來。他們不會感到驚奇，也沒有人會去問這些人來自何處，大家都顯得有點痳木不仁，那怕天要坍下來，也好像與他們無關。

終於在有一天早上，他們被送走了。

他們的頸上和臂上都被綁上繩子，一個連着一個，肘和手部可以自由活動，每人提着自己的行李，坐進了密封的大卡車。誰也不知道有多少卡車在裝運，誰也不知道將被押送到那裏去，每輛卡車擠滿四十多人。然後，車廂後面的鐵皮車門關上，在外邊加了鎖，車子就開了。

車廂裏空氣很壞，車子時停時開，一路上顛簸不堪，沒有人知道所經過的是一些什麼地方。車廂裏光線缺乏，沒有人能夠從陽光照射的判斷上知道到底是什麼時候了，只是大家肚子很餓，想來應該是午餐時間，但是車子一直開。

有人在嘔吐，有人在昏睡，大家都是神思彷彿，冒出一身大汗……

突然之間，車子停住，他們像一堆廢物似的拋向車前，又立刻被撞退車後，大家都堆在後面車門邊了。嘔吐在車廂上的髒東西，全被他們身上的衣服擦拭得乾乾淨淨。

外邊有人在打開車門上的鎖，然後㓗——一下，車門打開了。冷冽的空氣使大家悠悠然的還過魂來。

「出來，出來！」

押送的士兵不耐煩地吆喝着。

他們臉色灰黯，狼狽不堪的一個跟着一個緊抱着自己的行李，跳下車來。

好幾人身上綑綁着繩子鬆脫了，遭到了槍柄的毆擊。

「哼，你還想逃跑呀！」

「不是的，同志，車子顛簸得太厲害，你不能這樣不講道理……」

「跟你們這些右派分子還講道理！快，排除，排除！」

車子停在一處偏僻的街道上的灰色方形的水泥

「我們到了那裏？」

有人在輕聲的問旁邊的伙伴。

「你沒有看到掛在門口的牌子？這裏是南平公安局的看守所。」

他們排好隊，點名，然後進入看守所。

怎麼只有百把人了呢？還有很多人在什麼地方留了下來？

沒有人會去問這些傻問題，他們只知道自己這一伙人晚上不會再趕路了，將被寄押在這個看守所裏。

第二天早上，他們又要上路了，身上綁好繩子，一個一個又串了起來。

有一個學生額頭有塊凸出來的傷痕，變成了青紫的顏色，是昨天因繩子鬆脫受到懲罰的。他要求那個用繩子套上他項頸的公安部隊士兵說：

「同志，請你把我綑緊一點。」

那士兵猛的一抽繩子，他的頭部機械地的抬了起來，繩子緊緊勒住喉管，臉部充血，筋脈露突，臉頰的肌肉在痛苦地扭曲着；他想用手去拉開繩子，卻被士兵阻止了。

站在旁邊觀看的幾個看守所的人民警察，有趣地笑了起來。

「夠緊了吧？」那士兵調侃的說：「你還怕沒有人服侍你嗎？」

被勒住頸子的學生說不出話來，只能用兩隻透出恐怖與痛苦的眼睛，哀求似的看着士兵。好一會，士兵才鬆開繩子，用教訓的口吻對他說：

「以後老實一點，日子長着呢，不丟掉臭知識分子的包袱，有你受的了！」

坐上車子，封住車門，他們又被載着走了，不過他們看到了動身時是兩輛卡車。

中午，車子停在三元縣公安局門口，他們獲得了看守所發出來的一份囚糧；然後，有一些人被帶到另外一個什麼地方去，補充了一批新的人進來。下午，車子繼續開，另外一輛大卡車在三元城外的一個义路口，開向另一個方向。

只有林宇民那一車人，傍晚到了三明的公安局

第三天一大早，他們被叫起來走出看守所，警衛已經換了班，是另外一批公安部隊的士兵，有十幾個，挾着實彈步槍，團團圍在他們四週，戒備得很嚴密，幾個穿着人民裝的幹部，手中拿着文件，在一邊商量着什麼，然後走到他們面前，每個幹部捧着他自己的文件點名，點到的，就站到一個指定的地方去。

林宇民他們有十多個人自成一組，剛才點他們名的幹部，反負雙手站在一邊，看他的神氣，顯然是那個小單位的領導。另外兩個幹部在督促他們列隊，然後，領導走過來，告訴大家說：

「我是勞動管理局一〇五新生農場第二分場場長萬國清，這兩位同學，一位是管教幹事馬偉才同事，一位是生產幹事杜祖光同志。從今天起，你們就得接受本分場的勞動教育，接受黨的思想改造，馬偉才與杜祖光兩位同志，就是幫助你們，指導你們的，教育你們的領導，希望大家遵守場規，不要辜負黨對你寬大的恩惠，用勞動洗刷思想中的右派反革命意識，也希望大家通過勞動，重新做人，爲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人民服務……」

這時站在林宇民身邊那個粗粗壯壯的、穿着一身骯髒近乎破爛的解放軍棉制服的人，突然發言：

「場長同志，難道我一直要跟這些右派分子窩在一起嗎？」

林宇民對這個人的印象很深刻，他是在南平上車的，一路上神情都顯得憤忿似的，他們沒有用繩子綁他，獨個兒坐在靠近車門的地方，誰要是因車行巔簸靠近了他，他就惡狠狠的瞪一眼，表示他心中的憎厭。林宇民還記得上車時，他猶豫了好一會，問那個押送的公安部隊士兵：

「同志，難道我一定要跟這些右派分子坐在一起嗎？」

「你要跟他們坐在一起。」

他似乎很不甘心，在催促下不情不願的攀上車子。

林宇民起先還以爲他是搭便車什麼的，又或是個退伍軍人，返鄉或者就業，但是聽他的口音，又

他拒絕食用木盆子裝的半碗地瓜米，押車的公安部隊士兵勸他。

「吃一點吧，同志，你會肚子餓的。」

「我不吃！」

那士兵笑了一下，搖搖頭走掉了。

大家都很想吃他那一份口糧，但沒有人敢向他去要。

傍晚到明溪時，他也跟着大家走進看守所，大家才知道他也跟他們一樣的是勞教分子。

他從來不拿正眼看人，不跟誰說話，好像他要比大家高一等似的。這會兒，場長的話還沒說話，他卻提高嗓門開腔了。

馬偉才看到隊伍中出了亂子，連忙跑過去，厲聲的喝斥他：

「場長說話時，不准你插嘴！」

「我有我的問題，爲什麼不准插嘴，同志，我十八歲就當紅軍上井崗山，爬雪山，過草地，長征二萬五千里，還到韓國打過美帝，爲什麼不准插嘴？」

馬偉才困惑地看看萬國清，想得到一點什麼指示；萬國清對他做了一個「讓開」的手勢，冷冷的問那個人：

「你叫什麼名字？」

「陳文野，三野第四軍……」

「我知道了，我們研究過你的檔案。現在我告訴你，在上級沒有別的指示之前，你就是受我們分場的管轄，就得跟他們在一塊兒。勞教是國家的教育政策，不管你從前幹過什麼，犯了錯誤，就得虛心接受改造，而且應該特別的做他們的榜樣。自己不反省，反而搬出過去的經歷，你該自己害羞！」

陳文野脹紅臉，想說什麼，但總於痛苦的嚥下已到舌邊的話，輕聲的咕嚕着，誰也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

現在，林宇民比較能夠定心了，他終究知道了自己的歸屬了，他蒼涼的心境中，有些許自慰，他幸運地沒有被遣送到邊遠地方去，離家自然很遠，到底還在福建的。

竹扁擔和兩副蔴繩，像是場方早就準備好等他們來似的。

馬偉才和杜祖光，以及四個武裝公安部隊士兵，把他們押到一個離看守所不遠的磚瓦堆積場，每人被分配到五十塊磚頭，連帶他們自己所携帶的行李，配好了擔子兩頭的重量，挑着出西門往山裏走去。

林宇民從小沒有挑過擔子，五十塊磚頭少說也有六七十斤，加上自己的舖蓋捲，初初放在肩膀上，還覺得擱得住，但是走了幾步之後，不行了，挑子像是在作怪，愈來愈重，重到他直不起腰來，剛走出城外，他就被掉在隊裏後面了。

掉隊的不只他一個，另外還有幾個文質彬彬的青年人也跟不上隊伍，只是所有這些人裏，數他的年齡最小，掉隊也掉得最遠。

一個士兵跟在後面，手裏拿着一根多節的竹根子，像攆鴨子一樣的在他後面攆着。

「走呀，你這小鬼，拖什麼死狗，你還指望有誰來頂替你一程！」

林宇民腿上已經挨了好幾鞭子，但他還是閉緊嘴在撐，他滿身淌着汗水，把棉衣服脫下來墊在肩膀上。但熬不至好久，厚厚的棉衣服好像跟沒有墊一樣，肩膀上有如被火灸傷了似的，扁挑一壓上去，就像是刀子在括，他實在撐不住了，一個踉蹌，擔子後面的磚頭打到了腳跟，跌在地上。

「你這個傢伙，這樣不中用還想做右派呀，起來！」

押隊的士兵咆哮着，在他背上抽了兩鞭。

他上身只穿襯衫，鞭鞭着肉。

他沒哼一聲，咬緊牙關忍住疼痛，支撐起身體，把倒散的磚頭重新整理好，但再這樣用力，也挑不起擔子來。

磚頭砸破了他右腳後跟，即使是空手站立也有點力不從心。

押隊的士兵不能快點回去，惱得不得了，他什麼話都罵出來，林宇民呢，用盡力量想挑起擔子來，擔子就像兩座山一樣重，休想挪動分毫。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賀龍受挫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氣得暴跳如雷，向活曹操說道：「賀龍這個飯桶，眞眞不能派用場，我又不是派他去打湯恩伯、胡宗南，打傅作義那樣的雜牌軍，竟然攻不下，他到底有什麼用？」

活曹操說道：「主席也不好輕看傅作義，山西人一向團結，上下一條心，便難以擊破。」

毛澤東說道：「閻老西的隊伍呢？是不是山西人？」

活曹操當時語塞。

毛澤東說道：「閻老西前後派去上當區作戰的部隊達八個師，差不多趕上傅作義全部，被劉瞎子吃掉了六個師，俘虜了一個軍長三個師長，還逼得副總司令彭毓斌自殺。」

活曹操說道：「敵軍雙方所處環境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毛澤東說道：「這一個月內劉瞎子連打兩次大勝仗，俘虜敵人兩個軍長，逼一個副總司令自殺，逼一個總司令投降，誰不贊劉瞎子有本事。如果是別人我還不氣，林老，你知道劉瞎子最可惡，一貫同我作對，他又是四川人，這一比是不是顯得四川人都有本領，咱們湖南人都是飯桶。」

活曹操知道毛澤東眞正氣惱的在此，當時委婉

史以來的軍事天才，十個獨眼龍也不能相比。」

毛澤東聽了這句話，頓時轉怒為笑，說道：「林老，我雖是軍事天才，但我不可能臨陣指揮。」

活曹操說道：「這是當然，從來也沒有臨陣衝鋒的元帥，這是大將的事。」

毛澤東說道：「問題又回到原來地方，仗應該是賀龍打的，現在賀龍不能打仗，你說怎麼辦！」

活曹操說道：「這次攻綏遠，並不全是賀龍一人指揮，還有聶榮臻哩！他總是四川人。」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但聶榮臻是歸賀龍指揮的。」

活曹操忽然想起，說道：「主席，現在有一個辦法。」

毛澤東問道：「什麼辦法？」

活曹操說道：「何不把賀龍調回來，派聶榮臻擔任指揮，要聶榮臻背木梢，使四川人丟臉。」

毛澤東想了兩分鐘，說道：「林老，這個辦法可不妥當。」

活曹操問道：「怎樣不妥當？」

毛澤東說道：「如果聶榮臻打了來綏遠怎麼辦！我們不是變成了吃辣椒打嘴吧，裏外都發燒。更顯得四川人萬能，湖南人飯桶。」

不等於聶榮臻打不下。

毛澤東說道：「不成，還要賀龍去打，如果他打不下，就叫他提頭來見。」

活曹操笑道：「主席是講笑話。」

毛澤東說道：「我那裏是講笑話呢？非這樣逼他不可。」

活曹操說道：「主席也該了解賀龍為人，如果逼急了他倒了戈怎麼辦！」

毛澤東當時愕住了。

活曹操說道：「照我的看法，要賀龍拚命攻歸綏自是可以，但命令不能太嚴厲，以防有變。」

毛澤東說道：「好吧！要軍委下令促賀龍再攻包頭，只要攻下包頭，歸綏便守不住。」

活曹操說道：「我的看法也是如此。」

賀龍退到包頭外圍按兵休息，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接到「軍委」命令，催促進攻包頭。賀龍當時跳起來，說道：「我賀老大打仗幾時藏過奸，實在是點子太硬，沒們辦法，這批混蛋竟敢用命令逼我，好似說我不賣力，算了，老子不打了，傳令孩兒們拔營。」

張宗遜一聽賀龍要拔營，當時慌了，問道：「司令員預備撤到什麼地方？」

賀龍說道：「撤回延安，問問這道命令誰下的，是彭德懷還是葉劍英，不論是誰，賀龍老大都同他拚了。」說過掄起碗大的拳頭幌了兩幌。

張宗遜說道：「司令員別發這麼大的脾氣，可能是朱總司令下的。」

知道，我們是老弟兄，我知道他的，他也知道我的。」

張宗遜說道：「這樣說，一定是毛主席批准的了。」

賀龍想想，倒是不錯，冷笑一聲：「大概是毛老總批的，他現在用不着我了，不是當年同女明星搞在一起不能過明路，要我賀老大提着手槍每個窟洞去嚇唬，才得到黨中央批准，現在過河拆橋，眞惹了我……」

張宗遜聽到話越說越不對路，問道：「眞惹了司令員又怎麼樣？」

賀龍說道：「我去莫斯科把士珍大妹接回來，送到棗園，看看女明星還有沒有臉住下去。」

張宗遜本來怕賀龍說把隊伍拉了投向國軍，現在一聽說是這個主意，也就放下心。當時說道：「這一點恐怕是司令員誤會了。」

賀龍問道：「我怎麼誤會？」

張宗遜說道：「主席同司令員是什麼關係，論公，是多年共甘苦患難的同志，論私是郎舅至親，主席怎麼對不起司令員，我想這不過是一個例行公文，並無其他意思。」

賀龍點頭道：「也有道理，照你說我們應該怎麼辦！」

張宗遜說道：「依我說，還是整整隊伍打包頭，打下包頭、歸綏，再回延安找彭總同葉老參講道理，到時就連主席都要向司令員道歉的。」

賀龍一拍大腿：「照哇，傳令孩兒們準備，再攻包頭，這回攻下包頭，鷄犬不留。」

命令下去之後，共軍雖然傷病加疲倦，尙未休息過來，也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上陣，一口氣又趕到包頭城下展開猛攻，但經過了上次，城內守軍已有了充分信心，把打仗看作游戲，一定要等共軍攻到射程之內再開槍，守軍槍雖然發的不多，共軍死傷的可眞不少，但仍前仆後繼向上攻，賀龍這次也拚了命，親自到火線督戰，一定要攻下包頭，激戰了一天，情況變了。

當綏包被圍時，中央命令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

，臨行時，馬鴻逵更諄諄告訴，保衛包頭便是保衛寧夏，包頭若失，下一步便是銀川。同時馬鴻逵也知會傅作義，說明寧夏騎兵已出發，要歸綏派兵夾擊。傅作義接到電報，即命令在歸綏外圍作戰的騎兵第五縱隊及新編騎兵第四師馳援包頭，兩路援軍同時趕到，賀龍主力又被城上守軍吸住，脫身不得，這以來便成了三面受敵，再想退已經遲了。不過共軍作戰有一個原則，重要將領絕不會被俘，他們在保護幹部的口號下，看見情形不對，立時掉頭就跑，張宗遜、賀龍、姚喆都跑掉了，但是賀龍帶去

賀龍率殘部逃跑，不敢再向歸綏退，經薩拉齊、畢克齊向綏東跑。聶榮臻尙在歸綏，得到消息也不敢停留，連夜撤退，傅部立時開城追擊，幾位驍勇的軍師長安春山、郭景雲、魯英麐、李銘鼎，更是人人爭先，共軍屍體拉了上百里，足足死了一萬多人。

這一仗是共軍抗戰勝利後最大一次敗仗，消息傳出，舉國振奮，傅作義更公開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極盡挖苦之能事，最後勸毛澤東懸崖勒馬，不要自取滅亡，毛澤東雖然生氣，但是也無可奈何。

有關許紹昌一案

關於前駐越南大使許紹昌一案，我實在不願再提，國慶日在希爾頓遇到一位我素所尊敬的朋友，是一位教授，他剛從台北來，見到許紹昌，許大使滿口呼冤，我們朋友也代許大使解釋，認為非其罪也。但今日又接到這封信，我覺得問題太嚴重，不能不舊話重提，玆將原信發表，希望我政府，尤其是正在進行調查的監察院，對此有所澄清，許大使眞沒有錯，政府必須要說明白，否則就應當予以適當處置，要想含含糊糊拖過去，恐怕不太容易。

岳騫先生：

你好，最近在萬人雜誌上，看到幾篇先生的文章，使我心中很激動，我想，終於是有正義的人為我們越南華僑（裔）申訴了。

我是一位華裔，三年前來港，我父親居留在越已有四十多年，立場一向鮮明，且曾任反共救國會主席，雖然這都是以前的事。但我父親在停止了這些職位之後，仍然表現得是絕對反共的，在今年四月三十日，西貢失陷，我的家人及所有我認識的長輩，沒有一位能逃出虎口，所以，我很懷疑那位「許大使」所說對越南華僑已作好安排，因為我父親出入大使館，為家常便飯，但竟然一些消息也得不到，反而那位在越經濟部工作，與美國人有來往的細叔，卻於最後一秒鐘去了關島，難道我政府根本不想將那些忠貞的僑領接回祖國？卻又為什麼派四艘戰船去「耀武揚威」。

我雖然是一位絕對反共的人，但假如我政府不撤查許案，則不只我，連棲遲香港的數萬越南華僑，都會立時轉向，轉向了不在支持國府的「中立」路線上。

很多謝先生對我們越南華僑的關懷，假如不是那幾篇文章，相信有人過得海便是神仙了，如今讓我們一同看看我政府研究是一個獨裁、強暴，或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罷。

祝

愉快

自由青年協會會員周明敬上

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國抗戰實錄【52】

辛亥革命與日本

日俄戰爭之後，法國人的神經極端敏銳，已不僅是喊出『黃禍論』；尤其是近年來日本人在重慶府（安南北部）開始種植賽璐珞原料樟木以來，因恐懼日本侵略而顯著地表現出厭惡的態度。」

自河內被遣送出境的孫先生，到了新加坡，暫時安頓下來；可是清廷又在策劃將他趕走，所以命令駐新加坡領事和英國提督交涉，不過那位提督並未加以理睬，而准許孫先生居留下來。

國父致力擴大組織

當一九〇八年四月第八次起義失敗之後，革命軍的行動暫時休止，孫先生則致力於在東南亞的擴大組織工作；同年秋季，在新加坡設立同盟會南洋支部，派胡漢民爲支部長，統轄東南亞的聯絡活動。這時在東南亞已有二十個分會，同志達到三千人。

其後，孫先生歷游吉隆坡、庇能、曼谷等地；但在曼谷又因清廷的要求而被暹羅政府禁止政治性的演說，並限於一星期內出境；此時，由於美期限，在曼谷組成同盟會暹羅分會。

以新加坡爲中心的活動，經過了一年多之後，孫先生於一九〇九年五月其行旌又復指向歐洲。

再赴歐美活動

孫先生到歐洲的目的，是要在各地籌募革命經費。由於接連不斷的起義失敗，同盟會的財政極其窮困，連籌措旅費也並非容易；孫先生住的旅館都是簡單的小房間，而且到了衣服也要自己洗滌的景況。

在法磋商借款未成

一九〇九年六月到十月，待在法、英兩國，看不出有多大希望，乃渡越大西洋轉往美國。在旅歐期間，雖曾得到法國前任安南總督的協助而和某實業家磋商鉅額借款，已經到了快要達成協議的階段；但因支持中國革命的法國克里孟梭內閣倒台，遂得不到其政府的核准而前功盡棄。

孫先生抵達美國之後，賡續在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組成同盟會會。相對地，清廷的妨礙工作也非常厲害，駐舊金山總領事許炳榛所派的密探，潛入孫先生寄住的旅館房間，還有意圖將皮包中的秘密文件盜走；還有，駐美公使張蔭棠則秉承清廷之命向美國政府交涉驅逐孫先生出境，但被美國當局所拒絕。

孫先生在這次旅美期間，第一次使用了「中華革命黨」的名詞；表面上還是同盟會會員，但實則自此之後多以黨員相稱。不過「中華革命黨」卻是到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才在東京正式組成。

檢討過去失敗因素

在這個時期，對於過去革命失敗的因素，也作了反省、檢討。結果決定暫行中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週的起義，等到蓄積了實力之後，再一鼓作氣發動大規模的行動，以及將在美國訓練的軍官若干人送往當地，加強軍事力量。此外，爲了向紐約的財團借貸革命必需經費三百五十萬美元，特委任一向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軍事研究家波司爲同盟會的「國外財務代辦人」。

第九次起義失敗

這一段期間中，中國國內在一九廣州新軍之役」。這次的行動，是潛伏在新軍內部的革命分子和警察之間因偶然的衝突而爆發，革命軍的支援未能及時啣接得上，以致失敗。

再者，汪兆銘、黃復生對於清廷宣統皇帝（溥儀）的攝政——醇親王載灃暗殺未遂事件，也是在這一年的四月發生。汪兆銘潛入北京宣武門外開設「守眞照相館」，作爲根據地，製造地雷，打算裝置在醇親王馬車所必經的橋下，將其炸死。但因爲引火用的電線不夠，於半夜再往重行埋設，不料被野犬窮吠不捨，驚覺附近居民，汪兆銘因而被捕，判處終身監禁，到辛亥革命後，才獲釋放。

日本政府當時對於已經成爲被國際監視的人物——孫先生，派有密探在檀香山跟蹤，調查其動態，這是由於預料到孫先生由歐洲經美國必然會再回到日本來。而日本方面，則是在三年之前因清廷的壓力，將孫先生遣送出境，前往檀香山的。

日本駐火奴魯魯總領事上野習一，於一九一〇年四月九日以機密第二十二號文書向外相小村壽太郎報告如下：

「被稱爲清國革命派首領的孫逸仙，由舊金山乘高麗號輪船於上月二十八日抵達本地。現住學院街，受到清國人的歡迎，鼓吹革命思想。由於孫某本是當地出生的關係，故在部分清國人之中一向擁有勢力。本月五日，在支那人劇場所舉行的歡迎演說會，到有約二千聽眾；明天（十日）將在原址再度舉行公開演說會……據探悉：孫某此次來到檀島的甲接日的，是在向志同道合的人籌集捐欵；在本

雅圖方面，向清國人之間遊說……」

國父使用化名赴日

然而，孫先生實則自始就是以回到日本為目的。在此之前，當甫抵美國之後，就已經寄信給在東京的黃與說「如果化名來日，日本政府能否默認，請為打探實情」；又在自檀香山動身之前，對池亨吉也會有過同樣的請託，池亨吉已經代為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准予入境的交涉。

孫先生自檀香山乘蒙古號輪船於一九一〇年六月十日抵達橫濱。橫濱水上警察署派主管警官登上在檢疫錨地停泊的輪船，調查船內狀況時，認明孫先生業情隨船到達。



武昌聖公會內之日知會，歡迎法國武官歐極樂（立於桌後左方），鼓吹革命。該會後遭清廷搜查封閉。

當孫先生尚在美國活動的一月間，日本政府就已經接到清廷引渡孫先生的要求。

另據神奈川縣知事周布公平於六月十一日以神高秘字第九七〇號文書向外相小村壽太郎報告當時的情況是「……登船調查結果，認為在一等客艙登記為艾斯高野的乘客必然是孫逸仙，經監視其舉動，及至輪船攏岸，在西邊海關碼頭上陸……」此時，警檢人員例行查詢，孫先生坦承「艾斯高野」為假託的姓名；於是，水上警察署長乃以私人立場對孫先生說：為你本身考慮，登陸並非相宜，而力勸回船；但孫先生則答稱：「為了要讓孩子在東京讀書，打算立即通知在香港的妻子來此。」而懇請准予暫時停留。結果，水上警察署長乃作了一個很妙的決定：「以孫逸仙的身分不能認可；如果為艾斯高野則允許逗留」」並准予逗留到開往新加坡的輪船啓碇出發時為止。

清廷方面，他已經得知孫先生來到，乃向日本外務省要求驅逐出境並引渡歸國；日本方面暫時諉稱「不知道有這麼回事」、而予以拒絕；然後舉行內閣會議協商對策，在閣議中，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的同情論獲得通過，決定暫時默認，孫先生在日本逗留。

籌劃十次起義

孫先生為了躲避清廷密探盯梢，在橫濱只住了一晚，便寄居到東京小石川區原町三十一番地宮崎寅藏家中姓名又變為「ARABA博士」。這一次的旅程，是和長兄德彰同行，德彰在檀香山所有的資產，都已經為革命運動耗費罄盡，此行是前往香港，途經日本。

宮崎夫人所述窘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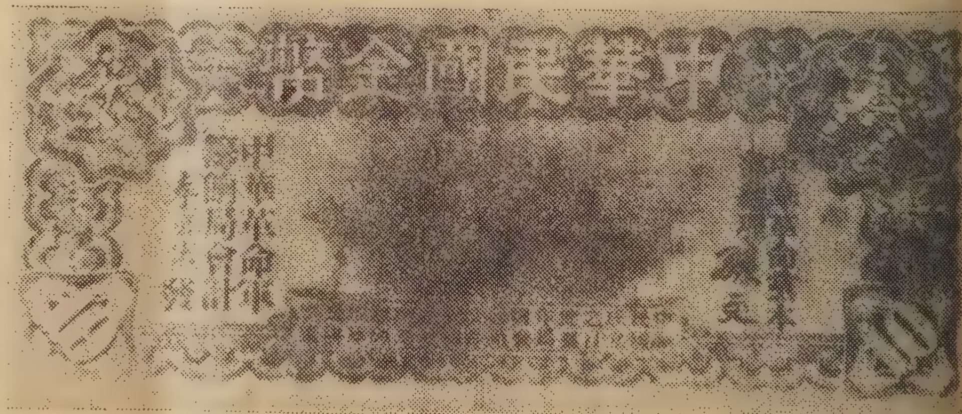
據宮崎寅藏夫人後來於一九二九年在東京每夕新聞所口述的連載文章——「支那革命的追憶」中，提到過孫先生當時的景況，現在錄節於後：

「孫先生脫下了汗漬斑斑的高領西服，換上帶來的浴衣，那還是我在五年前把自己的和服送進當舖，才替他縫製的，已經洗到變了顏色。孫先生想必很貧窮，我們也很貧窮，為了接待遠來的客人，雖想燒點洗澡水給他洗塵，但卻沒有煤炭或柴草，只得叫孩子們到隔壁空房子裏檢得一些木片來，才燒熱了一點水。在那個時候，有位常常來訪的小石川富坂警署高等刑警北村利吉，他後來看到我們貧困的景況，於心不忍，每次來時，都會提來一點茶葉，我們家裏來了客人是連茶都端不出來的。過了十天左右，富坂警署的部長前田佐門和北村刑警一起拿了遣送孫先生出境的命令來到我家……」

蔣總統和孫先生的最初見面，就是在這一段時期。據當時日本警察當局所紀錄下來和孫先生見過面的人，在六月十七日只有萱野長知、池亨吉、清國革命黨員何天炯、譚立人、服部某、柳某、楊某等七人（向外務省提出的乙秘字第一一五四號報告）。如果這個報告正確，則蔣總統和孫先生見面，應該是在自六月十八日到孫先生二十五日離開日本為止的幾天之間。不過，在中國和日本雙方面的資料中都有確定的記載。

清廷又向日提出要求

孫先生當初預定在日本停留三個月左右，但由於被清廷方面查出了寄居的地點，代理駐日公使吳振麟向外務省提出「不應准許孫文居留」的要求，外相小村壽太郎終於唯恐釀成外交問題，遂促請孫先生出境。孫先生在日本只待了十五天乃決心離去，而於六月二十五日前往新加坡。



美國「洪門籌餉局」發行的「中華民國金幣」。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父手繪。

北平的「野鷄」與「破鞋」

（原載香港「萬人日報」）

中共一再聲稱：「娼妓是封資修的專有名詞」、「只有在封資修的社會裏才有娼妓」、「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早就消滅和根治娼妓了」。但是，事實果眞如此嗎？一位剛從大陸抵港的僑眷，對本報記者透露說：不！在大陸不僅有產生娼妓的根源，而且還有娼妓存在市場。就是在老毛眼鼻子底下的北平，也有數不清和抓不盡的流氓與「野鷄」。

他說：在大陸雖然也將男女之間的兩性關係，區分爲合法的與非法的兩種，但在被認爲合法者之中，除了雙方自願，並經過本單位領導批准，再到街道辦事處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正式夫妻關係外，竟然有「黨的需要」、「爲革命獻身」的無恥之說，還美其名曰「聽黨的話」、「黨指向那裏，就打到那裏。」

例如：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年青女護士，在郭德潔被暗害不久，爲了「黨和革命的需要」，被迫嫁給了當她的爺爺都綽綽有餘的李宗仁做老婆；又如北平同仁醫院前後將近十名不足二十五歲的漂亮女護士，「爲革命獻身」給彭眞；還有第一號不要臉的老色狼郭沫若，在送走日本老婆，當上「中央委員」之後，又娶了貌美的女青年，甚至連周恩來都說：「這可是最後一次了。」此外像愛新覺羅溥儀，中共不是也給他配上了年青的「皇后」嗎？諸如此類的例子，眞是數不勝數！

這位僑眷又說：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大陸人民普遍沒有提薪，而家庭人口卻在不斷的增加，生活水平愈來愈低。買賣不許做，私活不許幹，家家駱

無路的情況下，許多女職工和家庭婦女，爲了養家餬口，就不得不廉價出賣自己的肉體。

成千上萬被分配到天寒地凍和窮山惡水的邊疆、山區以及農村的中學生，他們經受不起那艱苦的生活，和不甘心「一輩子修理地球」當農民，紛紛偷跑回城裏來。他們成了「黑人」，沒有戶口、沒有糧票、沒有工作。因此，在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情況下，爲了活命，他們就「破罐破摔」，組織和參加流氓集團，「論哥們」、「拜姐妹」，非偷卽搶，非騙卽娼。

他說：我記得，爲了邱會作，「亂攪男女關係太過火」，而激起民憤，爲了葉羣和黃永勝發生肉體關係外洩，引起中共中央一些人物的不滿；爲了林立果「走遍全國找美女」做老婆，而遭到地方上的反對。江青和林彪都曾經表態過：「這是小節問題，要看大節，看主流嘛！」因此上樑不正下樑歪，上行下效了。

儘管北平是中共的「首都」，政治思想工作抓得最緊，但是「作風問題」卻是他們最感頭痛的問題之一。各級幹部和各行業的職工，利用自己的職權與工作方便，以物易物，亂攪男女關係，他們說：「這不是慷國家之慨，而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這位僑眷說：在北平，中共當局稱娼妓爲「女流氓」和「壞份子」前者一般情節較輕，只予勞動教養，後者多數情節較重，判刑戴帽子勞動改造。老百姓則常叫「野鷄」和「破鞋」。嚴格說來，「

要是指十幾二十多歲，沒有結婚，沒有工作的中學生，她們大部分有組織，索價，但有時爲了某種政治目的，甚至可以「倒貼錢」；二、「破鞋」主要是指三十左右四十來歲，拉家帶口生活負擔重的街道女工和家庭婦女，她們大部分是「單幹戶」，單純爲了錢糧廉價出賣自己的肉體。

北平的「野鷄」和「破鞋」多有綽號，且大都知號而不名，有的是自己起的，有的是別人封的。比較著名的「野鷄」有東城北新橋的「野玫瑰」、東四的「鳳妹」、東單的「一枝梅」、西城新街口的「假華僑」、西四的「小上海」、西單的「西單小妹」、南城夕照寺的「洋娃娃」、天橋的「八姐妹」和「皇后」、前門的「前門小妹」、虎坊橋的「狐狸精」、右安門的「小天鵝」、北城鼓樓的「萬人迷」和和平里的「白鵝」等等。

至於「破鞋」就更多了，幾乎凡是北平貧窮破爛的地方都有。像東直門裏北小街九道灣一帶；西城根順城街和鬧市口一帶；前門外打么廠曉市大街一帶；後門橋鼓樓和交道口一帶等等。過去三教九流之地的天橋東西市場，往北的花街柳巷歷史名地，石頭胡同、陝西巷、大小百順胡同、李鐵拐斜街（現改鐵樹斜街）、王寡婦斜街（現改王廣福斜街）至到觀音寺，暗娼仍然不少。如有名的「路路通」、「野驢」、「萬人騎」等，都是出自這一帶。

北平的「野鷄」和「破鞋」都有本行的一套暗語，如果無人介紹，或不懂得搭綫的暗語，不容易接上頭。譬如你在她跟前問：「同志，你是等人吧？」她就會仔細打量你，然後反問道：「你怎麼知道？」這時你應該回答：「是你的朋友叫我來的。」要是她接着說：「他叫你把東西帶來了嗎？」說明你找對了主，而且她是在問你願出什麼價。那你就可以答覆她帶了多少錢，或者多少糧票，或者其他什麼東西。等她接受之後，才算成交，接着就會帶你到她所熟悉的某一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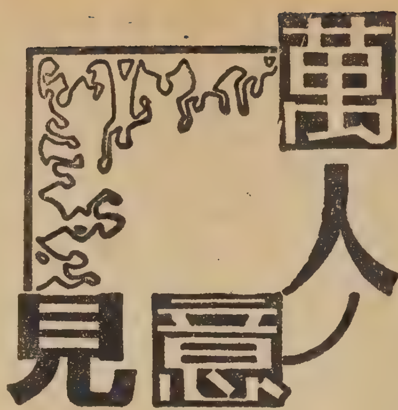
但和她們進行「交易」的場所在宿舍是不行的，上家裏也很困難，到旅館不僅要錢還要出差介紹信，更不可能。因此，像天安門兩邊的中山公園和

的陶然亭和半步橋、天安門裏的龍潭湖和西直門外紫竹園，以及復興門外的釣魚台玉淵潭等等。特別是那些不打門票，沒有淨園，缺乏照明和漆黑的城根下，護城河邊，丁香樹後，刺梅叢中，甚至城外的樹林裏田地上，都成了夜間進行野合的地方。

在北平有許多幹部和職工，在「黨和革命需要，每年才獲准相會一次。他們是「野雞」和「破鞋」的老主顧，有錢有勢的攪「野雞」；「無產階級級」攪「破鞋」。

春風一度，較貴的也不過五塊錢左右，最便宜只有一塊錢一斤糧票，但幾乎誰也不肯掏自己的腰包，大多數是利用職權和工作之便，貪污開後門。

弄點肉類和蔬菜，管房的則可以分個大些、好些的房子。總之，在北平每一個單位，每一條相同，差不多都有這個問題。人人也掌握了「政策」，大不了承認錯誤作檢討，仍然「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野雞」們都說：「寧願做野雞，不當新農民」、「好死不如賴活着」、「勞改也比插隊好」。



中共的所謂「人道」
——請看看一些事實吧！

萬人呼聲

近年來，由於中共的權力之鬭爭，外有與蘇共的矛盾，加之台灣在軍事上、經濟上實力的大大增進，使到中共雖有氣無力地高喊「解放」台灣，而實際在內心上，對台灣的恐懼卻與日俱增。儘管中共千方百計在經濟上、外交上對台灣施行壓力，進行圍堵。然而，台灣軍民在故總統蔣公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下，以不變應付萬變，令到中共黔驢技窮，白費心機。

假借人道・困擾國府

既然，中共在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的總攻勢都佔不到便宜，中共的蠶蟲師爺們又得想想辦法，以別的方式來困擾台灣了，這幾個月來假借人道主義釋放什麼十名「戰犯」，一百六十五名「國特」之類鬧劇便一幕一幕上演了！

中共眞的對國民黨的戰犯、特務眞的是「人道」起來，「仁慈」起來麼？對於中共有眞正深刻了解的人一定嗤之以鼻：「還不是政治把戲！」

我們暫且不必去翻翻共產黨殺害了多少國軍將領及特工人員的舊賬，還是來看看中共是如何「人道」地對待它自己的特工人員吧！

共軍水鬼・屍身發黑

這要由國軍的海軍「蛙人」說起，如果各位閱看「萬人日報」編印的「國軍雄姿」這本畫冊，一定對國軍的「蛙人」有着深刻的印象，看着他們雄健的體魄，肩負着潛水用具和武器，英姿奮發，眞令人欽羨萬分。更難得的是他們的功勳也有如他們外表體魄一樣令人讚頌：風裏來，浪裏去，潛入毛管區刺探共軍部署，捉回共軍人員。最爲人稱道的是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的時候，二百名國軍蛙人強登共軍佔領的島嶼，全殲島上共軍，毀滅島上共軍的大砲，解除了金門背後的威脅，終於使共軍在金門砲戰中徹底慘敗，於是彭德懷狼狽地宣告上演「隔日打砲」的醜劇。

自此以後共軍一想起神出鬼沒來去無踪的國軍蛙人便感頭痛，又無可奈何，只好痛罵他們是「蔣幫水鬼隊」，同時，共軍也決定向國軍學習，選擇一批「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好出身的青年，進行訓練共軍的「水鬼隊」。訓練之後也不斷派他們潛游到金門去刺探情報。但是國軍在金門島周圍的海底裏設了層層鐵絲網。共軍「水鬼」一觸網，便會被國軍哨兵所發覺，那就得乖乖就捕。國軍起初俘獲幾名共軍「水鬼」之後，循例要訊問他們之姓名、軍職等等，然而，這些共軍「水鬼」都一個個不肯說話，看來眞是「革命立場」堅定似的。於是，只好暫時把他們拘留起來，待請示上級後處理。但是幾小時之後，這些被俘的共軍水鬼都莫名奇妙死去，屍身發黑，死狀可怖。並且以後接連幾批被俘的共軍水鬼都是這樣情況，這眞使國軍感到詫異萬分。因爲凡被俘的共軍水鬼都被國軍仔細搜查過，身上絕對沒有携帶可供自殺的毒藥。幸好，有一次俘獲一個共軍水鬼，在被訊問時，也是不說話，跪在地上指天指地又指着嘴吧咿咿啞啞。國軍訊問人員連忙拿了筆和紙張給他作筆供。原來共軍水鬼在被派遣出發前，必須接受注射幾種毒物，使到共軍水鬼在暫時失去說話的能力，另外，在原定的時間內，不能返回共軍基地，則當作又被國軍俘虜論，則身上的毒性發作，無藥可治而死，除非能依照限定時間返回共軍基地接受注射解藥。嗚呼！這就是中共的所謂「人道」？老子就是想不通！

金門戰士・優待水鬼

除了泯滅人性的共產黨人之外，惻隱之心誰人無之？當時，在場訊問共軍水鬼的國軍人員，莫不義憤塡膺

！同是中國同胞，爲何被中共如此奴役、摧殘?!這活生生的事實，比台灣當局正面的反共宣傳，不知要有效幾千萬倍！國軍人員看着那共軍水鬼寫的筆供簡直是字字帶血，句句如淚，同時，這個共軍水鬼家中還有年邁的父母、待哺的妻兒，如果這個共軍水鬼就這麼毒性發作身亡，那家中親人將要何等的悲傷？於是，國軍人員立即把這個共軍水鬼扶到海邊的安全地點，叫他趕快回去，因爲，那共軍水鬼的時限已是無多，那共軍水鬼數語無聲，只是熱淚滿眶，用手指指自己的頭，又指指自己的心口，向國軍將士點頭哈腰，才依依不捨撲向那茫茫大海，向共軍基地方向疾游而去，不時還在海中回過頭望望一個國軍文書拿着用毛筆在白報紙上寫的二個大字「珍重」……。

本來，兩軍對陣必定有死傷和被俘，同時，身爲軍人各爲其主，何罪之有？國軍派遣往中國大陸的蛙人及特工人員，均沒有攜帶可供自殺的毒藥，更沒有強迫注射毒藥如此，喪盡天良的事。否則中共不知要從何處找來「戰犯」、「國特」搬來香港鬧醜劇了。

由於國軍知道了共軍水鬼的悲哀後，金門守軍發覺有共軍水鬼進入金門防守海域，即揚手示意叫他們立即回去。並不開槍，也不捕捉。一些在海上受傷的共軍水鬼，立即由國軍醫務人員緊急敷治，並告訴他們有關海潮、流水的變化情況，俾使他們能迅速返回共軍基地……。

好了，談了中共是如何「人道」對待它抓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之[illegible]台灣釋放回來的人員吧！

捕魚量小・要跪蠔殼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夏秋的時節吧！廣東省饒平縣，溝洲公社的港西漁業大隊的漁船揚帆出發了。港西大隊的僅有兩隻艟公艟母船，還是用着「出土文物」時代那種原始方法，順着水，靠着風力，緩慢地向深海駛去。初秋的風力還不怎麼強勁，船老大懶洋洋地看風掌舵，其他的人都坐在船艙裏享受着免費又免票證的陽光，他們都沉默無聲，只是期望着這一次出海能多捕一些魚。沒辦法喲！社裏的人不是肝炎，便是水腫，那時候全國患這兩種病的人眞眞正正是打破了世界紀錄。隊裏的耕地種出來的稻米，海上捕來的魚，除了填往那「公糧」、「任務」、「上調」這幾個無底洞之外，幾年什麼也沒有了。大隊長看不過眼，向公社書記要求減少一些「上調」任務，被書記罰在蠔殼上跪了一日一夜……。唉，別指望田裏的地瓜稻米了，收成起來還不是一空二白，「毛主席」眞「英明」，說我們一窮二白便是一窮二白！海，只有海裏才有取之不盡的寶藏，多捕一些魚吧，希望能完成上繳任務，剩下的拿去自由市場換回地瓜，不然，這個冬不知如何渡過……。

不知不覺又到了魚場了，艟公、艟母分別放下了船上的十多隻小舢舨，接着開始放網了，每隻小舢舨上有兩個隊員，一人搖槳，一人把船上放下的網拉開，拉遠，十多隻小舢舨圍着魚網團團轉，合力把網拉開在海面，然後魚網慢慢下沉，下了幾網，已着切地瓜，又把剛捕上的新鮮魚兒開腸去肚，和合煑了幾鍋，再加上了鹽，便算難得的美餐了。隊長看着大家肚皮圓鼓圓鼓地，神情都開朗了很多，便對大家說「同志們，兄弟夥（們），今晚風力好，多下幾網好麼？不然，回去了，我又要跪蠔殼……」隊長邊說邊拉上褲腿，大家看着隊長剛結上疤的膝蓋，幾乎目眶都紅起來，出聲不得，還是船老大邱大叔開口說：「隊長，你這麼問眞是多餘，你叫我們去死，我們都去死，我們不多下幾網拿什麼去上繳，拿什麼回去給家中大細？」負責過帆的小夥子志光也說，「運復兄（隊長），你說什麼，我們都聽你的，但如果是狗種公社書記跟我們出海，我就抱着他一起去見海龍王。」保大伯連忙喝道：「奴仔鬼（小孩子）勿（別）多嘴，猛猛（快快）去拿香來插，求天公保佑我們平安，多捕一些魚！」

舢舨失踪・共軍不救

夜裏雖是月色昏暗，但對於爲了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而終年累月在海上謀生的漁民來說，絲毫不會感到不便和困難，他們只憑着千百年傳下的古老技巧，默契地配合着，既沒有無線電對講機聯絡，也沒有明亮燈光照明，只是在「艟公」「艟母」上各掛了兩盞微弱昏暗的煤油風燈，讓海上的小舢舨畧知母船的方向而已。當他們下最後一網的時候風力不知不覺地勁吹起來，於是小舢舨都奮力划槳駛回母船，可是一隻在最遠距離的小舢舨始終沒法追上母船，而母船在黑暗中也無法發現那隻小舢舨的所在小舢舨和母船脫節了，母船方面爲了自身的安全只好自行駛回溝洲港，至於沒有回到母船的小舢舨命運如何？沒有人敢開口，失踪的兩個漁民的家屬到大隊、到公社哭呀、鬧呀，都沒用。接連幾天強勁的大風，破帆爛船自身都難保，誰敢出海去救人？那麼，「強大」的「人民」空軍飛機和海軍艦艇可有出去空中或海上搜索！哈哈！別做夢吧，誰叫他們「跑」到公海上去捕魚？如果「人民」空軍和海軍爲了這麼一點「小事」，去進行空中和公海海面上搜索，而碰上「蔣幫」空軍、海軍怎麼辦？縱然能頭破血流地活着逃回來，可不也要出盡洋相嗎？可憐，那在海上失踪的兩個社員，看來是「兇多吉少」了！大隊長對那兩個失踪社員的家屬說：「唉，沒辦法了，如果他們被台灣船『橈』（音ㄋㄧㄛㄋ Kiok 意爲救起）就不會死，如果沒有被台灣海軍『橈』起，可就難說了……。」

台灣漁船・拯救漁民

到底那在海上掉隊的兩個社員是生是死？說也奇怪，也許他們命不該絕，在狂風巨浪中掙扎了兩日兩夜竟然未被翻沒，只是又飢又渴，精疲力竭地喃喃唸着：「天后娘娘，大慈大悲救了我們吧……。」小舢舨上什麼都沒有，四周海水茫茫，連海鳥都沒見一隻，他們自知是沒希望了，終於，他們的救星來了，一艘屬高雄港的漁船乘風破浪向着小舢舨的方向飛馳而去，舢舨上的兩個社員立即振作起來，高呼救命，並脫去上衣拿在手上拚命搖着，台灣漁船立即減慢速度慢

了兩個大陸漁民遇難的經過。台灣漁民立即拿出大量食水和食物給他們，並叫他們趕快駛回大陸，否則在海上漂浮，後果不堪設想，但是這兩個社員苦苦要求台灣漁船救他們起來，因爲風浪這麼巨大，靠這小舢舨上的雙槳斷無可能搖回大陸。台灣漁船的船長只得拍發無線電給漁業公司轉給有關部門，幸得台灣有關當局立即作出決定，指示台灣漁船接納大陸漁民的要求，救他們起來，並立即回航駛回高雄港。至於該艘台灣漁船因救援大陸漁民而提前回航的損失由政府負責補償，須知台灣漁船多數是私人企業，而漁船每次出海肯定要付出相當的成本，如機器、燃油、食物、工具、船員的薪金等等。

台灣漁船全速駛回高雄港，岸上的接待人員救護人員已是等候了很久，漁船剛泊岸，救護人員便迅速上船把兩個受難的大陸漁民抬出來，由救護車運到醫院進行急救，好在他們只是受凍受餓，疲乏過度，一、二天之後也就復原了。

政府照顧・遇難漁民

在他們住院期間政府有關部門人員，台灣省的潮州同鄉會，潮州商會及各界人仕紛紛來醫院探望、慰問，而病房也變成了超級市場似的，堆滿了各界人仕贈送來的糖菓、餅乾、牛奶、罐頭食品等等。

最使人感動的是一個潮州澄海縣籍的老商人，在上午來探望時，看到他們掛在床頭用帆布補了又補，重達十多二十斤的上衣後，淚珠滾滾，兩人話沒說掉頭就走。一、二小時後，了很多他自己商店出售的最好的兩大包食物送給受難的潮州鄉親，這時那澄海籍的商人才仔細和兩個大陸漁民交談起來，談到他們在船上穿的上衣，現在是乾的還算輕呢，如果洗起來，一浸到水就重達三十、四十斤，要兩人用扁擔才穿得起來哂……。

這兩個大陸漁民——林阿陸和麥必成康復出院了，政府有關部門安排他們到各地參觀。他們穿着嶄新的衣服、皮鞋，手上掛着他們羡慕已久的手錶，由台南到台北，由城市到鄉村，由山區到海邊，處處都魚米之鄉，台灣同胞，個個豐衣足食，在農村裏，他們看到家家戶戶都有電燈、收音機、縫衣車、自行車、摩托車，（那時候電視機還未普及）等等，現代化用具眞使他們感慨萬分：「中共天天宣傳大陸人民是如何『幸福』，台灣同胞是如何『痛苦』。」簡直是顚倒黑白。

最使他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在台灣各地參觀的時候，台灣當局並沒有要他們到處訴說他們在大陸的痛苦生活，而只是叫他們親手帶着他們在大陸穿來的十多斤重的上衣，有一次，他們到紡織廠參觀時，很多女工圍上來，看到他們手裏拿着的大陸衫，個個都發出「嘖，嘖。嘖！」的驚奇聲音，事實勝於雄辯，大陸同胞的生活如何，由一件大陸衫看來便可一目了然。

國軍載送・漁民回鄉

他們參觀了一個段落，台灣有關部門詢問他們要選擇回去大陸，還是留在台灣，由政府安排工作。他們決定要回去，因爲他們商量過，如果要回去就兩人一起回去，如果要留下來，兩人留下來。假如一人回去，一人不回去，則留下來的那個人在大陸的家屬可要遭殃了。麥必成還未成家，林阿陸父母妻兒一家幾口，全靠他這個主要勞動力，如果他不回去，家裏的人非餓死不可，因此，他們無可奈何地決定回去大陸。

當他們啓程的時候，很多潮州同鄉來送行，大家都爭着把禮物往林阿陸和麥必成手中塞去，並一再叮囑：「問候大陸的鄉親們，祝你們一路平安」。這時，林阿陸和麥必成都覺得眼眶濕濕，咽喉像是給什麼塞住似的，只是結結巴巴地回答「感謝，感謝，我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們的恩情……」然後他們才登上了軍艦，軍艦開動了，他們始終悵然地站在甲板上，揮手向岸上送別的人群道別，他們一望再望着使他們無限留戀的台灣風光和人情世俗，直至台灣的海岸線消失在海平線下。

台灣軍艦先把他們送到馬祖，因爲，當時有一艘在海上遇難被台灣海軍救起的福建鹽船，也要返回大陸，故此，台灣當局安排他們兩人隨同福建鹽船回去福州。

共黨拘留・疲勞審訊

他們回到福州之後，立即被「招待」到福州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中去，接着便被押送到饒平縣公安局，接受疲勞式的審問，問來問去都問不出什麼，他們是樸實的貧下中農，饒平縣公安局沒辦法，只得決定釋放他們，但是釋放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他們被釋放後，回到溝洲，必須在公社的歡

「經歷」：——當他們失事在海上遇難漂浮的時候，被「蔣幫」海軍發現後刼持而去，並關押在一個由國民黨兵駐守的荒島上，島上的國民黨兵一個個面黃飢瘦，頭髮灰白，鬍子幾尺長，衣衫襤褸，有一個晚上，一個國民黨兵瘄走到廚房偸吃飯焦，口喝難忍，走到牢房裏向他們討水喝……。夠了，由這裏我們已可看出中共創作故事是多麼地「天才」啊！

當他們被釋放的前一天，饒平縣公安局，沒收了由台灣政府及各界人仕贈給他們身上穿的，手中帶着一大包衣服，當然，手錶、皮鞋、墨水筆、收音機和食品也不例外地，全被收繳。只是由公安局發給一件印着「勞動模範」字樣的背心和一條內短褲，他們被釋放的那天，公安局長親自警告他們不得說出台灣的眞相之後，又拉着他們的背心指着上面印的「勞動模範」和「獎」字說：「看你們現在穿得多威武！那會比你們在台灣帶回來的衣服差？」林阿陸和麥必成兩人聽後，眞是感到哭笑不得，接着公安局長又對他們說：「現在政府爲了表示對你們的關懷，每人發給糧票二兩，人民幣五角，給你們行路回家途中作點心用！」

對敵仁慈・對己殘忍

談到這裏，筆者眞想不通的是：中共爲什麼對「戰犯」「國特」那麼「人道」「仁慈」，專機、專車送至香港，發給衣服、皮鞋，又一大筆港幣，來到香港之後還負責他們酒店的費用；而對「階級兄弟」那海上遇難的大陸漁民卻是那麼殘忍？到底中共

是爲「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還是爲「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犯、國特」服務？

最使人氣憤的是，由那兩個大陸漁民回到福州之日起，到他們被饒平縣公安局釋放爲止的半個月中，中共有關部門始終不通知他們的家屬，故此，他們的家屬，還不知道他們的親人已在海上平安遇救，還天天到公社哭也、鬧也，天天以淚洗面，中共這種做法該叫「人道」「獸道」還是「中間道」？老子又是想不通！

日毛締約談不攏 喬冠華態度橫蠻

日本外相宮澤與中共「外長」喬冠華爲謀解決「反霸權條款」爭端而作的紐約會談，已經談過了，日本各界所期望的「佳音」並未到來，僵局並未打開；雙方越談越彆扭，兩次會晤共談了十個小時，結果祇是雙方自說自話一番而已。

鈕約會談不歡而散

宮澤、喬冠華此次直接會談，竟得到如此結果，頗出一些人的意料之外，會談前的若干跡象，似乎顯示此次會談可能會僵局帶來轉機。最明顯的跡象之一，是日本向中共提議趁宮澤與喬冠華同在紐約出席聯大之機會，由兩人「直接」面談締約癥結的反霸權條款問題時，中共不僅立表同意，且以「欣然應命」爲答，這一來，使得好些日本政界人士興起了樂觀念頭，認爲有希望打開僵局了。同時，據日本方面的判斷，三木首相與宮澤外相對反霸權條款的新建議，是可能爲中共所接受的，因爲，這個新建議的讓步，日本本來堅持不同意把反霸權條款列入日、毛「和約」的正文之中，現在，日本打算建議：反霸權條款，如果在含義及文字上不是針對某一特定國家而言，而祇是一項普遍原則的話，日本可以同意將此條款列入條約正文。日本判斷中共祇要能在條約中列入反霸權條款，即使是一項普遍原則，也該滿意的了，沒想中共在這一點上竟是如此堅持。

宮澤說明日本立場

據來自紐約的消息：宮澤與喬冠華會談了兩次，一次在九月二十四日，宮澤邀約餐敍，餐前餐後均會會談，從下午至深夜，談了六個多小時；另一次是九月二十七日，喬冠華回請宮澤，連同用餐，共談了三個多小時。綜合日本消息來源的透露，雙方所談內容大致包括：

一、宮澤詳釋日本對「霸權」一詞的定義以及日本對所謂「反霸權」問題的立場。宮澤依據三木首相所創認爲所謂霸權也者，是指違反和平原則的某些行爲：而所謂和平原則，包括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項目；「反霸權條款」如果被視作一般性的和平原則之一，則日本對此條款之列入條約正文，可以同意。

二、宮澤說明：在日美、日俄、日毛三面關係中，日本希望保持等距平衡，絕不願意在任何一方面「顧此失彼」；而且，就日本國力，亦不容日本「顧此失彼」，因之，在日本立場上，「反霸權條款」不能針對任何第三特定國。

三、宮澤說明：日本戰後憲法爲「和平憲法」，國家武力僅限於自衛，因之，日本即使同意中共要求將所謂「反霸權條款」列入條約正文之中，但在遇上其他國家謀取霸權之行動時，日本也沒有力量與中共採取任何共同行動，以貫徹其條約的承諾，所以，「反霸權條款」之列入條約正文，對日本並無實質意義。

喬某態度極爲橫蠻

四、喬冠華指出：日本對「霸權」一詞的解釋，含混牽扯，與中共所持的主張與解釋完全不同，所以雙方簡直談不攏；喬冠華認爲雙方如果要在反霸權問題上謀求協議，首先應該統一雙方對霸權一詞的解釋，否則，一切努力都是白費；

五、喬冠華詳細說明中共對「反霸權」的詞義解釋與立場，並詳述蘇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取霸權的各種事實及例證；喬冠華強調指出：日毛在條約正文中明列「反霸權條款」，無實質意義；

六、喬冠華質問日本：三年前田中、大平訪問中國大陸所發表的「共同聲明」第七項，已經明白申言「雙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何以在三年後的今天交涉締約時，日本竟然畏縮起來？喬冠華責問宮澤爲何聽任蘇聯干預，並打算在霸權解釋上牽強杜撰，則日毛締約根本沒有可能；喬冠華強悍指出：要是照日本所構想的條約內容，就乾脆不簽算了。（日本報章會重述喬冠華三個月前說過的兩句話：「不簽條約又不是天塌下來，有什麼了不起的！」以見喬冠華之強橫霸道。）

蘇聯對日亦不妥協

宮澤在與喬冠華作過第一次晤談之後，在紐約就向日本記者們表示了「前途不樂觀」的看法，他指出在六個多小時的對談中，簡直看不出中共有絲毫妥協或讓步的跡象。三天後，喬冠華柬邀宮澤餐敍，消息傳到東京，會使一些人以爲事情或有轉機，結果談了三個多小時，情形仍是一樣，雙方倒是獲得了一項「協議」，就是：彼此既然都無讓步的打算，締約交涉也不必勉強進行，乾脆就暫時擱置下來再說。

宮澤於本月一日從美國回抵東京，回來時的心情比兩週前離國赴美時的心情要沉重多了，因爲，宮澤此次在美發現：在霸權問題上，不僅中共態度堅決橫蠻，甚至蘇聯也是霸道萬分，極難妥協。宮澤在與喬冠華第一次晤談的當天上午，會先與同在紐約

蘇聯對日本所謂反霸權問題上有意「遷就」中共的作爲，極端不滿，並鄭重聲言蘇聯對日毛交涉極表「關心」，希望日本愼重處理此問題。宮澤會向葛羅米柯解釋日本重視日俄友好關係，絕不會採取有損日俄友誼的任何行動，但葛羅米柯似乎根本沒有聽下去，一直保持對日本的懷疑態度。宮澤在會晤中曾一再邀請葛羅米柯年內訪日，並提醒葛羅米柯這是他們兩人今年年初在莫斯科約定的事，但葛羅米柯藉詞推諉，不肯確定表示同意訪日。當時，東京的外交觀察家們即指出：葛羅米柯與宮澤會晤的時候，宮澤與喬冠華尚未晤面，所以葛羅米柯態度強硬，有意向宮澤示警，不讓宮澤在與喬冠華會晤時完全受喬冠華的擺佈。葛羅米柯的這一次陣前警告，當然影響了宮澤與喬冠華進行會談時的心情。

雖想擱置亦不可能

宮澤從紐約啓程返國時，已經確定日毛締約交涉的僵局目前無法打開，祇好暫時擱置起來再說。留守東京的三木首相，本來還很熱心於儘速達成條約的締結，並會指示外務省設法重開日毛締約交涉的事務階層接觸，但等到宮澤回東京，向三木面陳紐約會談的詳情後，三木對宮澤所建議的暫採「事態靜觀」的方案，也不得不同意了。三木、宮澤決定了採取「靜觀」態度，但客觀環境卻不容許他們「靜觀」，俄、毛雙方的沉重壓力，不旋踵間就相繼罩向東京來了。

蘇聯還是用老辦法，以北方四個島嶼來挾持日本；據莫斯科傳來的新

黨官方刊物上撰文說明蘇聯的外交政策，對於日俄關係，葛羅米柯痛責日本「無理取鬧」要向蘇聯收回四個北方島嶼；葛羅米柯重申蘇聯的領土立場；絕不改變二次大戰以來的疆界問題。蘇聯這又翻臉了，與今年一月宮澤訪俄時蘇聯畧示軟化的態度已完全不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蘇聯是爲了遏阻日本全面傾向中共而有此強橫示威的。就在蘇聯此則消息傳抵東京的同一天，北平也有新聞電訊傳來；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對目前正在北平訪問的日本前外務大臣小

約會談結果的失望與不滿；鄧小平指責日本現在的態度與三年前雙方發表「共同聲明」時相較，竟是「大大退步」；鄧小平鄙夷宮澤在紐約會談所表現的態度爲「玩弄外交小手法」，缺乏政治家的政治判斷與魄力云云。

動輒得咎進退兩難

在俄毛雙方相與俱來的壓力下，日本要想「事態靜觀」也並不容易，但是要「動」卻無從動起；動輒得咎，進退兩難，這就是日本今天的處境。

（黃天才）

壟斷藥材價錢暴漲 媚共教授作何解釋

最近在電視台看到一則笑刺肚皮報導，媚共教授何不在大吹法螺，說什麼……將來中國石油出產雖執世界牛耳，但中國一定不會將石油壟斷，任意加價，或作任何要脅性用途……（大意如此）當然，當我國石油達到全面生產境界而大陸已經重光之時，肯定會出現何教授所描述現象，因爲國民政府一貫政策都是如此。不幸的是何教授意思是指毛記集團而言，他就未免太大膽了，就算何不第是「毛魔化身」，也不能保證屆時會將石油公平地供應世界，因爲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有別）做事一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何不第替毛記預測「將來」實在太好笑，遠者不必說，各位如果訪問新界菜農，就會了解毛記集團的壟斷手段，每逢節日來臨，菜農期望產品能售得好價，毛記集團也要得好價，於是蔬菜家禽大量推來港銷售，使菜農好夢成空，此舉並非毛記集團替消費者着想，不過他也想售得高價而已。若果遇到香港風災，新界菜農生產受打擊，毛記來貨也就乘機抬高價錢，一派托辣斯手段，絕非何不第所描述那麼「美好」。其次，我們又以中藥作一比較吧，國民政府時代，中藥自由生產，自由買賣，價錢何等廉宜，共產黨人佔領我國之後，中藥受到毛記集團壟斷，價錢漲到怎樣程度？相信大家心中有數，毋須筆者在這裏浪費筆墨了。

我們單只看看上面隨手拈來兩項事實，已領畧到毛記集團壟斷，抬高價錢手段，何不第！你可以收檔了！

張去燕上

農業學大寨 知青又下放

一個全面性「指示」，要各級「黨委書記」親自「掛帥」，「黨委成員」人人動手，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動員工作。

在「農業大寨」雷厲推行之際，跟着又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來一個動員，這顯然是爲了增強「學大寨」運動中所急需的人力，將城鎮中的知識青年投入這場所謂「戰天鬭地」空前規模的奴役中。

「人民日報」在十月三十日以整版篇幅厲聲叫喊「知識青年」動員起來，積極投生到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去獻出「青春」。據「光明日報」在十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日報導連日來各省市中共組織，紛紛召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動員工作會議」。一致呼籲「全黨動手，一鼓作氣一抓到底」做好「下放」工作。

據指出：在動員下，最近下放「知青」絡繹於途，其中河南八萬五千多名應屆中學畢業生，正在奔赴農村途中。

旅大市也有三萬六千九百多名初中、高中和大學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

貴州也下放三萬名「知青」。

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浙江、山東、河北等省市，城鎮的二十一萬多名「知青」則下放到內蒙古農村和牧區。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專上學聯「中國周」學生切勿搭「賊船」

編輯先生：

回憶十多年前，有一位政黨領袖，來自中國大陸，蟄居香港，他說過一句話：「搭錯賊船。」何以他要說這句話呢？是有他的原因，他在大陸陷共之前，向毛澤東「靠攏」。

本港「專上學生」最近舉辦了個什麼「周」，它的口號是名詞相當動聽，不夠吸引。

大陸陷共，已有二十六年，時間不算短暫，但人民的生活均是赤貧，而最富有者，是毛澤東及其同路人。那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一些自負「前進」之人，要不是走進牛角尖裏去，豈甘替毛澤東作傳聲筒。

專上同學關心社會，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今日中國大陸一窮二白的社會，早已和舉世文明脫節。能不使人關懷？人類社會，賴羣體組成，人類賴生產自給，但在共產主義國家，人民被迫成爲當權者的奴隸，凡是有血肉良知的人，絕不願見此現象，現時中國大陸農民田間操作、工廠工人生[illegible]工業成品，無一不是爲中共[illegible]而去，工人和農人無自行分配權，也難獲一飽。這種社會，是叫什麼社會。

此次「專上學聯」所唱的口號：「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事實上既無認識也不關心大陸苦難中的同胞。關心什麼社會？受奴隸的社會，固然使人關懷，但是，他們忽畧人物質文明社會，羣衆的生存發展。遠的不必說，就以本港三年來，香港政府在其財政度內，每年撥出一筆專欵，辦理社會福利工作，現時香港社會福利署，在各區分設辦事處，辦理社會福利，公共援助，而使貧苦家庭，年老失業，殘傷疾病的人，均獲社會生活保障，除了上列各型人發放公共援助外，尤其年紀長高者，則另有一種老人津貼金，此種津貼金是年達七十五歲以上，不問有無財富均可申請領取。

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尚能適應潮流，利用納稅人的錢，撥出一部分來作爲社會福利之用。但在共產黨統治下，將人看作奴隸，搜刮民間財物唯恐遺漏，飢餓病困之人，被迫奴役至死，且有鞭屍慘遇，有何安居可言。

這次「專上學聯」的「中國周」目的爲何？不難在一篇「教育家」的文章中顯示：這一小撮「專上同學」，對大陸確實毫無認識。游說他們供共產黨利用，「盡量跟」共產機構「密切聯絡」，反映了他們展覽的資料，全部是中共的「統戰」宣傳，以掩飾大陸上殘民以逞醜惡眞相。希望港九青年同學，記取一九六七年的慘痛教訓，勿墮港共陰謀詭計。

一羣學生家長書

公雞形或秋海棠形

珠海注意中國地圖

編輯先生：

雙十節大慶日，我看到珠海書院學生會發行的特刊，十分高興！但先看封面，卻不禁又令我悲痛！因爲那地圖是中共地圖呀，把蒙古劃掉下去了！我中華民國地圖不然，仍然還是完整的「秋海棠」形。

珠海同學呀！你們何粗心至此！但又一想，不一定是珠海同學粗心，也許由於海外宣傳工作者，所作工作不認眞，市面上很少看到中華民國地圖。

一個愛國者敬啓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即事四首

雪梨 林康

㈠ 心猿躍擁故山秋。抛枕披衣強倚樓。共影舉杯擬對飲。懷人向月竟邀愁。蟲沙歷刼塵黃土。裘馬少年賸白頭。往事翻騰寒夜幕。牕前坐盡五更籌。

㈡ 淅瀝清聲斷續增。飄輕細雨拂疎藤。不禁望影傷消逝。兀自騁懷睡未曾。蠻陌狂行獨悴客。海洲搖落卌年燈。墜階葉亂流光映。雲冷遙空夜色凝。

㈢ 墓展東岡鄉禮肅。登高海外重陽復。遙吟宋玉賦悲秋。空慕陶潛腰折祿。遠道誰家遣白衣。壽年貴客齎黃菊。食前狼藉箸盤杯。醉倒先生饌有肉。

㈣ 窮年未減疎狂性。呼嘯群蠻影髮行。信美江山殘蟻夢。晦暝風雨壯雞鳴。盧雉館舍閒留步。花鳥園林貢好聲。玩世寄情爭一瞬。近來看劍膽高生。

月下濤聲

雪梨 蘇伯楷

歲月催人鬢髮蒼，終宵輾轉九廻腸；濤聲亂耳難成夢，夜色撩人易感傷。萬里鄉關襟上淚，深秋邊塞眼前霜；旅途嘗盡離愁苦，滾滾河流孰短長。

雪梨城外

前人

雪梨城外遠烟迷，垂柳千行列大堤；茅屋漁莊偎古岸，山家村落傍清溪。撐空綠樹連峯起，繞閣青雲塡壑低；世事從來蒼狗變，明朝晴雨怎能稽！

隨感

封淑英

離巢海燕傍誰家，生也何歡意若痲，藥灶久羈違日色，書城閑守悞年華，孱軀近覺輕於葉，苦命遙知薄似花，曉鏡未臨先洒淚，畫眉往事付烟霞。

海心亭感賦

楚雁

一亭屹立砥中流。座有人豪擅運籌。以海爲心容萬派。視民如赤始千秋。

乘風破浪思奇士。擊楫渡江仰壯猷。四壁波濤長怒吼。不平直欲洗邦仇。

南歌子香港花園九樓即景

劉祖霞

鐵鳥穿雲去，樓船破浪來。重重秀嶺翠屏排。兩岸層樓如筍倚天栽。　入目風光美，縈心國事乖。故園菡萏料全開。不道老來依舊滯天涯。

又夜景

前人

月色天空朗，燈光海岸繁。紅黃點點綠團團。便是銀河燦爛比猶難。　浪湧船搖彩，樓高客倚闌。萬千前事莫心酸。且趁今宵美景逐塵煩。

卜算子古調今彈

鄭秀堂

港大、中大已遭職業學生滲透，不斷煽風點火，威脅社會安寧，可憐不少天眞學子，中其毒素，良可慨也。

大學本驕人，高貴誠無比，左道旁門混雜汚，叠叠滋生事。　高調唱回歸，同學稱同志，須防笑裏暗藏刀，不愼遭傷刺。

漁浦清遊

黃思潛

久雨閉衡門。隔簾望芳樹。啼鳥喚新晴。呼朋向古渡。天邊指洲渚。一棹入烟霧。喜値釣叟隣。共悟空水趣。靜坐對閒雲。客心逐飛鷺。漁舟泛清波。斜照滿荒戍。會當載酒來。長歌海天暮。

前題

蕭君亮

臨淵閒縱目。攬勝自忘機。孤鶴穿雲過。群鷗逐浪飛。星垂漁火隱。潮送釣舟歸。欲訪羊裘客。相期願莫違。

前題

黎心齋

世事與河水。相契兩悠悠。世人與河魚。貪餌輙忘鈎。姜尙辦一竿。意在東諸侯。嚴光釣剡水。作態披羊裘。頗笑蒙莊叟。假託楚王求。偶動清遊興。携壺下滄洲。舉網得落日。浩歌懷陸游。江湖久相忘。安用盟白鷗。不見投林鳥。眾議徒啾啼。

前題

劉允中

沙明荻岸午停橈。水調歌聲碧浪潮。斗笠斜陽魚躍網。幔亭把盞脫塵囂。

前題

李撫虹

閒來划艇泛清流。烟渚微茫望未收。卻笑垂竿忘釣餌。深懷五月尙披裘。

前題

卓淡影

餘閒漁浦作清遊。水色山光豁遠眸。撒網垂綸饒逸興。更登魚舫放中流。

前題二首

何頴孫

㈠ 巉岩亂石浪淘沙。搖曳薰風舞荻花。映水一篙漁唱晚。歸鴉天外逐飛霞。

㈡ 未減江南鱸魚肥。石門灘畔尙依稀。鬱金美酒猶思昔。容與中流傍釣磯。

前題二首

胡景石

㈠ 彷彿江南黃葉村。漁翁相與坐平墩。澤中幸未職官竭。猶得烹魚以作餐。

㈡ 烟棹歸來自隔溪。磯頭隨見夕陽低。一雙白鳥驚人去。飛入蘆花迹便迷。

前題二首

朱濟川

㈠ 乘涼泛棹碧波中。倒影斜陽滿沼紅。遠浦歸帆看點點。冷然吹過藕花風。

㈡ 芰荷十里望迷離。一葉扁舟任所之。落日漁翁收網罟。沙灘猶有弄潮兒。

前題

崔雲巖

載酒浮天一櫂輕。蘭青芷白晚霞明。磯頭艇子還張網。試聽蒼涼水調聲。

前題

温中行

漁歌催晚碧雲浮。遠水成漪野徑幽。放眼鯈群儘相樂。獨憐惠子未同遊。

前題

邵鐵鴻

浮生偷得侶沙鷗。漁浦閒吟蕩小舟。縱酒放歌情可寄。江山千古自風流。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鬪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茗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二四一期 新124期)





「蘭花結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一期(新124)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一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一期(新124)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中共派系鬬爭的新形勢

俗語說：「紙包不住火」。正當海外一小撮中共走狗看在「人民幣」份上，閉着兩隻眼睛胡說北平統治小集團如何「團結」，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如何「穩定」之際，鐵一樣的事實給他們作了無情的恰恰相反的回答。也就是說：今日北平那一伙人正在繼續派系鬬爭，在短期根本就無「團結」可言。由於上層爾虞我詐互噬不已，下邊自亦無法獲致「安定」。在上邊不「團結」下邊不「安定」的情況下，必繼「天下大亂」後徹底拖垮中共這個罪惡政權。

毛、周的生命均以日計，看來已是來日無多。這不是因爲毛、周是自由世界的敵人，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而基於「恨之欲其死」的心理才這樣說的。而是專作那種極爲缺德的落井投石勾當陷害反共的中國人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公開透露出來的。

中共的「朋友」加走狗基辛格，十一月十二日在匹茲堡對人回憶十月間他與毛澤東「會談」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情況時說，毛「設法極準地用極大的氣力傳達他的思想，我一定要說，他的說話是很深刻的」。這就是說：老毛已不能說話，只能由王海容等人替他「傳達」。所謂「深刻」也者大概是費勁的意思。難怪他們「會談」那麼久的時間。

至於老狐狸周恩來的「病」況，也是基辛格在渥太華與加拿大友人談話中因爲忘記關閉擴音器被記者聽見的。他說周恩來「病況非常嚴重，我想他已奄奄一息了」。可能，當這篇評論與讀者見面時，周已死亡。雖然周死得不明不白，但他所希望的「晚節」算是可以保住了，因爲毛澤東向來對死人是「絕對寬大」的。

周死亡，加上毛已衰相畢呈，是不是中共的大權眞的落在鄧小平的手上呢？照事實估計：有此可能，但也不是那麼容易。當然，繼周之後毛也很快死亡，那又當別論。

毛、江集團去年發動「批林批孔」係針對「巧僞人」周恩來已爲事實所證明。周恩來於去年五月進入「醫院」，可能是眞有病，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在宮廷派文化打手鬪攻下而不得不「病」。而今年毛、江集團所發動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則是針對被姚文元在文章中指爲「中山狼」的鄧小平。雖然，所謂學習「專政理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接着展開的評論「水滸」、批判「投降派」等等均進展得極不順利，然這一連串與派系鬬爭緊密配合的「理論鬬爭」並未成爲過去。

不可否認，上次文化大革命中下台的「黑幫」份子陸續「解放」了很多人，此外，以劉伯承、鄧小平爲頭頭的「二野」系統軍黨幹部也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這對鄧小平來說，他的「山頭」越壘越高，對毛、江而言則是威脅越來越大。這對倔強的毛澤東來說，他是不能忍受的。即或他能啞忍，但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絕不甘心在毛死後馬上末日來臨而爲他集體殉葬。

基於前述原因，加上根據中共「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結束近一個月來大陸的實際情況看，北平上層的派系鬬爭正在外弛內張地緊鑼密鼓加動進行。

鄧小平雖然手中握有極大的權力，但今日大陸共軍和黨政系統，已被毛、江集團所打亂。近兩年經過不斷的調動，首先削平了共軍中的「山頭」。以最瞧不起江青的許世友在南京的「土圍子」而言，他本身調往廣州，舊政委杜平調往北平。新的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廖漢生。總之，各大軍區和省軍區經過大調動，已是各「野」混雜，完全不能再搞過去那種屬於一個派系的「獨立王國」。在地方省級黨委方面，有的增補工農出身的書記，有的也已開始調動。這對鄧小平的勢力等於是由削弱而形成支解。因爲，今日中共的特務大權，大部控制於宮廷派手中。

毛澤東已經不能說話，但近來他卻是連續接見外賓。估計：他動轉以至口齒不靈只是「老態」而不是「病態」。他之所以不斷亮相，相信主要的用意在於對反對他的人起一種「嚇阻」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於爲宮廷派撐腰打氣。

不要忽畧鄧小平也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如果毛短期不死，最後在派系中說不定鄧先倒下去。





設置安庇專員有利市民訴冤
港府却予擱置無意付諸實行

梁人傑

港府雖設立特別小組委員會研究安庇專員制度，而小組的報告書亦認為此舉有利市民湔雪冤情。可是從一九六九年到現在，港府將計劃束之高閣，無意付諸實行。政府不肯給予市民申訴冤情機會，只有使民怨沸騰，到爆發的時候，將一發不可收拾，到時港府後悔便太遲了！

中國古代的御史

中國傳統上，安庇制度實則早已存在。古時有所謂御史的監察制度，原則上和安庇市民專員類似，這制度在十二世紀遠古時代已有之，職責是以各種方式，包括派出視察專員調查行政官員的行為操守，如發現有欺公枉法、壓搾良民、貪污舞弊等情事，有權採取適當行動予以制裁。

御史有時由於人民的投訴，有時主動行事，上奏皇帝，彈劾官員，即使是最高級的也不能免。

御史制度的設立，除保障皇帝的行政利益——包括稅收利益，通過糾正官僚政治欺公枉法的弊端，對皇朝也有裨益。

中國的古今小說不少對御史制度的存在歌功頌德，渲染稱道，並把歷史上的御史作理想上的美化。現代中國戲曲，結局時往往平反冤情，使戲劇獲得圓滿收場。這種傳統觀念，已深深嵌入中國人腦海，如果有所謂「冤情大使」的安庇專員的設立，當然極易為中國人意識上所接受。

御史與安庇專員有別

中國古代的御史監察制度和安庇專員制度，嚴格的說，也不完全相同；主要區別是：中國御史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為政府的利益着想，目的在控制其官員，並不是為一般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專替他們平反申冤。

不過，在我國老百姓心目中，這種區別是不存

，百分九十幾是中國人，他們在遭遇困難時，都會幻想有一位「包青天」出現，替他排難解困，所以，香港政府研究設立安庇市民專員的可能性，當時的研究特別小組委員會研究後，認為香港應當設立這麼一個制度，可是，後來却以「廉政專員」取代了「安庇專員」，廉政與安庇，性質上有極大分別，廉政絕不可取代安庇。

冤情的平反

邵覺氏爵士在「市民與行政當局——冤情之平反」報告書中，有如下一段文字：「現代國家日趨複雜，中央與地方政府干涉普通市民的生活與事務，逐漸增多，雖然，在多數情形下，政府干涉市民是出於善意，可是現代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工作，對影响普通人民生活與權利的各種事務，在不同的程度上，由各官員自行定奪其措施。

「本國一般行政水準甚高，事實上可能比其他任何國家更高，但既擁有如此眾多官員，往往由於偏差或不關心而有不公正，或似乎不公正的決定。有錢人容易應付此等事件，因為他們比較接近統治當局，享有地位或影响力，能令當局言聽計從，而且熟悉各種門徑，有能力循法律解決問題。可是，

迫，甚少想及對當局的決定提出異議。」

這項報告書雖是刊登於英國「司法組織」一書中，但施之於今天的香港，比當日英國更迫切。不過，對保障市民基本權利與自由，及幫助公民權受到侵犯的人士平反冤屈，香港並沒有簡單、省錢而有效的辦法，這是十分可悲的事。

香港市民訴冤無路

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的設立非官守議員，以及市政局議員的分區服務制，目的要市民有投訴之處，但距離使人滿意的程度尚遠。這些議員都不是「專職」，不過抽出部分業餘時間為市民服務。市政局主席曾明確表明，各區民政主任，在任何方面說，都不是安庇市民專員，這點也早經民政司署證實。

民政主任職務只是溝通政府與市民間的隔膜，參加或發動組織各區，討論種種事務，將本區市民面對的各項問題傳達政府，並將政府的意見轉達市民。民政主任並無查閱各機關檔案的權力，且他們在職責上必須盡忠於行政當局，當然難以對市民有所安庇。

目前，香港市民冤情的投訴，必須倚賴有關部門本身，或由警方去調查。不少政府部門確願意聽取批評，對市民的投訴，認眞處理；但也有些部門漠視冤情，以不着邊際的解釋、搪塞、敷衍，完全不肯正視問題。這使市民不能進一步採取步驟糾正行政當局的錯誤，他們有時甚至不能獲得當局經過

、無能、無理拖延、貪汚、歧視、藉故爲難等等，產生不公正的決定。目前沒有有效的方法補救。高度集權於中央的政府，或可適應十九世紀商業社會，但今日香港已成爲人口密度極高的工業化社會，新環境造成新問題，新問題需要新方法解決。

本委員會認爲，尤其在尙未有眞正的人民代表參加政府決策的情形下，應當設立安庇市民專員制度，使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市民，獲得申訴機會。

對行政工作的控制與監察，多數國家以民選議員執行之。這種需要，在香港無疑更爲迫切，因此應盡量採用每一種可行方法，彌補因沒有民意代表所造成的缺憾。這麼一來，由於缺乏民主政府而產生的弊端，便可盡量減少。

有強烈民主傳統的國家，立法機關有能力控制官僚的施政，仍然設立安庇市民專員制度；則在香港這麼一個控制機構尙未建立起來的地方，安庇制度的建立當然更爲迫切。

究竟民間有多少寃情是由於施政不善而產生？只是在猜測中。但政府長期以來不須向民選議員負責這樣的一個社會，如果有一位有權威、有勢力、能揭露寃情，必要時可糾正官員錯誤的安庇專員，無疑有巨大價值。

應設安庇市民專員

安庇市民專員制度不但可平反眞正寃情，且可解除想像中所受的寃屈。因此，本委員會建議：安庇市民專員制度，應從速付諸實行。

報告書中認爲，安庇市民專員的英文名爲 Ombudsman，與中文名稱音義俱甚貼切。人選資格，被委任者應爲一位德高望重、敢作敢爲、爲羣眾所敬仰人士。被委任者最好熟悉本地情形，能操粵語，不是香港政府的現任或前任公務員。

安庇市民專員除本身職務外，不得兼任其他官職、商職或任何取得報酬的工作。

安庇市民專員應經由港督推薦，由聯邦事務大臣委任。港督在推薦人選前應廣泛諮詢民意。委員會建議安庇市民專員的任期爲七年，期滿後可連任

局非官守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可提出罷免。薪酬及一切待遇權益，應與輔政司及按察司相同。

特別小組的建議

特別小組委員會對擬議中的安庇市民專員的權限，有如下建議：「在現行的法律下，香港極端缺乏糾正行政錯誤的途徑。在英國，早有各種各式的行政法庭，處理這樣事務；可是香港還沒有。

「香港應賦予安庇市民專員以權力，可進行調查有關濫用權力及行政上處理不善的投訴。特別小組委員會建議，除接受市民投訴外，安庇市民專員有權採取主動行動，進行各項調查。

「特別小組委員會又建議，安庇市民專員向港督作報告，促使採取適當行動，並將報告書轉呈聯邦事務大臣。這項報告書應每季公佈一次。

「安庇市民專員及其屬下的工作人員，須受『公務人員應守秘密法例』條文約束。其報告書將在適當的會議中——行政局、立法局或市政局公開討論。

應賦予各種權力

「安庇市民專員應賦予以下的各種權力：㈠經過調查後，判定或可能有委屈存在，因爲政府部門或公務人員有以下的情形：甲、無理、不公、壓制、歧視；乙、局部或全部錯引法律或事實；丙、錯誤；丁、違反法律；戊、由於不正當的目的，或根據不相干的理由，或無須考慮的因素而濫用其權力；或在行使其權力時未按實情需要作適當解釋。同時，安庇專員若認爲：甲、寃情須交與該有關當局或人員再加考慮；乙、疏漏事應獲得保證；丙、該決定取消或糾正；丁、產生或可能產生寃屈的慣例，應加以修改；戊、產生或可能產生寃屈的法例，應重行考慮；己、應說明行使權力的理由；庚、應採取安庇市民專員認爲應施行的其他步驟，則安庇市民專員將向有關當局報告其調查所得的結果，附上理由及其認爲適當的建議。此項建議，安庇專員有權要求該有關機關在指定期限內答覆處置的方法

私人評語，上呈港督；更可向立法局提出認爲適當的報告。「安庇市民專員有全權拒絕對任何申訴事件採取行動，卽使該申訴事件技術上是在他權力之內。安庇專員作出拒絕進一步調查的決定之後，將這項決定通知投訴人，如認爲有必要，可以附述理由。」

安庇專員計劃被拖

一九六九年是左派騷動後兩年，無可否認，香港現狀得以維持，是香港政府獲得五百五十五個民間社團擁護，支持之故。經過巨變，香港政府了解到獲得市民支持的重要。也許，香港政府覺得欠下香港市民的情，考慮到設立安庇市民專員，無疑有點「報答」的用意。

老萬覺得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不但措詞客觀，並且把香港政府的「特質」，毫不客氣的指出，這一點非常難得。

香港政府是個沒有民意代表的政府，市政局雖有所謂民選議員，但市政局權力有限，管管衞生、管管墳場，影响市民福利極小，立法局有所謂非官守議員，但並非民選，不能代表民意。因此，市民所受到的委屈相當多，這缺點是無法彌補的。安庇市民專員制度卽使建立起來，也不能作爲民意代表。不過，有了安庇市民專員，無論如何比沒有的好。如果這位專員是公正賢明，有如米勒法官那樣的，由於他擁有相當大權力，市民受到委屈，不致投訴無門。這位專員可以爲他們伸張，同時也可將官場的黑暗揭開，予以督促，在不民主中，也算是個補救方法。

非常可惜，從六九年到現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和建議，一直被擱置，沒有實施。道理爲何？不難猜測得到。多時以來，許多有識之士提出設立民選立法局議員，這是使本港政治趨向民主化的最佳建議，可是這建議却得不到港英當局同意，港府已明白表示，這計劃已沒有實現可能。至於安庇市民專員，也是站在市民一邊，因此報告書雖交到督爺手上，也拖延着沒有實現。

論中共推展「農業學大寨」運動

一次冗長·大規模的農業會議

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一次規模甚大的農業會議——「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九月十五日在山西省昔陽縣開鑼，十月十五日在北平收場，歷時一整月。中共首要，除年老或長期患病，不適行動的毛、周、康、朱等外，其餘如鄧小平、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韋國清、陳永貴、吳桂賢等，均曾與會活動。鄧小平和江青兩人曾在開幕式上作了「重要報告」和「重要講話」。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大陸各省（市、區）、地區和縣的三千七百多名代表，大多數都是中共縣委以上的中、高級幹部。「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作了總結報告。

資料顯示：該會議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山西省昔陽縣進行會議半個月，有「現場會議」的性質。其中前十天聽取和討論各項報告，再連續參觀了五天。三千多名共幹在昔陽九個居住點，進行分組討論。主要問題是：要學大寨，普及大寨式的縣，是眞學？是假學？還是半眞半假地學？

第二階段，在北平進行，主題討論如何能在一九八〇年爭取全大陸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其間涉及一個老問題，卽如何對待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係問題。會議提出：「要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農業的現代化是個關鍵」，結論是：把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第一位。

華國鋒強調學大寨是革命行動

「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在閉幕會上首先強調指出：「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是一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這同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樣，是農村中又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顯示：中共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進行了十一年，績效不彰；中共宣稱為了「和敵人爭時間，比速度，做好戰備工作」，乃不得不乞求於慘酷的「階級鬬爭」和「革命」方式，以為推展的動力。僅由此點卽可窺見：所謂「學大寨」是不符合農民願望的，是與農民意願背道而馳的，否則，何需依靠「革命」手段去強迫推行呢？

中共精心培植的「大寨紅花」

據中共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支部書記郭鳳蓮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發言所透露，中共精心培植的所謂「大寨大隊」樣板現況如下：

㈠大寨大隊現共有八十三戶人家，四百五十多口人，耕地面積四十六畝，平均每人土地一畝六分多。

㈡一九七四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七十七萬斤。全年總收入為十九萬四千八百多元人民幣（含林、牧、副業收入）。

㈢對中共「國家」貢獻「越來越多」。據稱：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平均每年交售糧食十萬〇五千斤。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〇年，平均每年交售糧食二十四萬五千斤。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每年平均交售的糧食上升到三十三萬斤（平均每戶每年交售四千多斤）。

㈣集體經濟家業「越來越大」。據稱：一九五五年，該大隊只積累八百元，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到一九七三年以後，每年的公共積累增到四萬七千四百多元。因而提高了擴大再生產的能力。

㈤社員收入增加。據稱：一九五五年社員的平均收入是六十六元人民幣，一九七四年增為一百七十六元。一九五三年一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人民幣三角，到一九六七年以後，一直保持一元五角。

大寨大隊之所以有以上中共自誇的「成績」，這並非由於它自身「堅持大幹社會主義」的結果，而是由於中共給它「吃偏飯」，精心培植的結果。據調查，近十一年來，中共先後在「大寨大隊」修築了三十四華里長的大石壩，四十多華里長的盤山溝（灌溉用），五個水庫，建成了七百九十多畝「海綿田」，用推土機削平了十四座山頭，造出兩個「人造平原」。又給該大隊通了電，裝了自來水，架設了空中纜車，採用履帶或拖拉機耕作，社員的住宅全是新蓋的房子，全大隊還辦有米麵加工廠及其他鐵木工廠、作坊等十多個。粗略估計，以上各項工程和建設的總投資額約達人民幣一千多萬元，用工總數達七百多萬個工日。但該大隊只有八十三戶人家，一百多個勞動力，這一點勞力，十一年累計結果可供使用的勞動日不過三十五萬五千多個日；十一年來，該大隊全部總收入也不會超過一萬元。可見，有將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力和百分之九十的投資，都是來自中共政權的「支援」，才得以完成上項工程和建設。「大寨紅花」乃中共精心栽培的結果，不言自喻。

「大寨縣」的標準

「大寨大隊」在山西昔陽縣，昔陽各地自一九六七年起，開展了「學大寨

」運動已經九年。據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王金籽在會議上發言詡稱，該縣目前的情況是：

㈠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向「國家」交售糧食五千三百萬斤，比前年四年（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平均每年向「國家」交售三千一百七十八萬斤，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

㈡九年來，不僅四百十一個大隊的集體經濟「壯大」了，公社共二十個一級所有的經濟也有了很大發展。社社有農場、工業。像大寨李家庄、城關、三都等公社。社有經濟的收入已經佔到全公社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十。

㈢全縣社員每人平均從集體分配中得到的收入，由一九六六年的四十七元五角，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九十四元。

㈣一九六六年，全縣的糧食總產量是八千多萬斤，一九六九年增到一億六千萬斤，畝產超過「綱要」（四百斤）。一九七一年，全縣糧食總產量再增到二億三千六百萬斤，畝產又跨過了「黃河」（五百斤），達到了六百四十一斤。一九七四年糧食總產量達到二億三千九百萬元。

以上是王金籽所詡稱的昔陽縣學大寨九年所獲得的「成績」，是否屬實？尚待查證。

但這個「大寨縣」也是中共全力佈置的一個「櫥窗」，則無問題。蓋因該縣境內山巒起伏，溝壑縱橫，近四十萬畝耕地有三分之二在坡梁崗丘上，其餘三分之一分布在溝渠河岸兩旁。過去，人們常謂昔陽縣是「山高土薄石頭多，出門上地就爬坡，溝深河寬水源缺，十年九旱災情多。」該縣有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三戶，二十一萬二千六百多口人。精壯勞力不過六、七萬個。以如此人力和條件，能否使全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隊通了電」、「農用卡車、拖拉機、推土機、動力排灌機械、農產品加工機械和場上作業機械，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十四倍」，「近幾年來，新建磚瓦房二萬七千五百多間」？明眼人一看便知。

此外華國鋒提出了所謂「大寨縣」目前的標準是：「㈠有一個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團結戰鬪的縣委領導核心；㈡樹立了貧下中農的階級優勢，能夠對資本主義活動進行堅決鬪爭，對階級敵人實行有效的監督改造；㈢縣、社、隊三級幹部都能夠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㈣在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機械化和科學種田方面，進展快，收效大；㈤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窮社、窮隊的生產和收入，達到或超過當地中等社隊現在的水平；㈥農、林、牧、副、漁各業全面發展，增產數量大，對國家貢獻多，社員生活逐步有改善。」

中共要用「革命」手段普及「大寨縣」

昔陽水平的「大寨縣」雖是中共動用了全大陸一定的人力、物力所培植出來的典型，那卻要全大陸各地以它為樣板。自力建設「大寨縣」。華國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要求：

㈠全大陸在今後五年內，要有三分之一縣（約七百一十二個）達到「大寨縣」的水平。自一九七六年起，每年至少建成「大寨縣」一百個。這些「大寨縣」，除要達到上述昔陽「標準」外，還要和昔陽在一九七五年那樣，一年之內，每人平均生產一千五百斤糧食，又須提供五百斤商品糧。

㈡全大陸所有中共縣委，都應根據本縣情況，定出實現「大寨縣」的時間和步驟。中共省委和地委要對縣具體指導。及時檢查，幫助解決問題，定期評比。二十九個中共省（市、區）黨委每年要向中共中央寫出兩次報告，內容包括：規劃部署運動進展情況，出現的問題，取得的經驗，農業機械化進展情況，生產增長數字，地、縣委領導班子的問題，省委做了那些工作，蹲點調查研究情況等。

㈢每建成一個「大寨縣」，都要由中共省委認眞考核驗，同時向中共中央報告。

㈣中共中央各部門都要大力協同，做好普及「大寨縣」的工作。

總之，中共要求「要像作戰那樣」，「全力以赴」，普及「大寨縣」；並認為目前條件「基本成熟」（按：據稱現在全大陸已有三百多個學大寨的先進縣。五個省、市，四十四個地區，七百二十五個縣糧食畝產超過了「綱要」（註）。接近「綱要」的已經有十二個省、市。）

此路不通・五年無成・永遠無成

中共用「吃偏飯」的辦法，製造了「大寨紅花」，卻要全大陸農民憑「雄心壯志」「赤手空拳」去「學大寨」，改變落後面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故自很久以前開展運動以來，廣大農民即已消極抵制；共幹死搬硬套，亦僅徒增人力、物力的浪費，而鮮成效。一九七〇年九月，中共宣稱：昔陽縣經過三年努力，已把全縣建成「大寨式」的縣，當時，「人民日報」社論轉述毛澤東談話說：「昔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行嗎？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現在，五年多時間過去了，用華國鋒即顯然誇大了的數字來說，迄今尚只有「三百多個學大寨」的「先進縣」而已。

現在華國鋒只希望再過五年之後，能將全大陸二千一百三十五個縣中的三分之一，建成為「大寨縣」。足見已大大地放慢了步伐。其窒礙難行也可見一斑，現在中共要求用「革命」的辦法，「像作戰」那樣，開展「學大寨」運動。但人們要問「革命」是要「革」誰的「命」？「作戰」的對象又是誰？答案顯然是「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農民同胞。中共要發展農業，卻又和農民作對，其可能結果，除失敗而外，別無他途。強而行之，必將徒然激化農民的反抗情緒和行動。

註：所謂「綱要」是指「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像中共於一九五六年提出，共四十條。「綱要」關於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依據各地特點，規定在十二年後（即一九六七年）要達到如下指標：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四百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五百斤；淮河（包括長江以下一帶）、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八百斤。

緬·毛·之·間

岳騫

緬毛關係說起來眞是話長。大體而言，在一九五九年之前，是相當融洽，因爲緬甸是鐵幕外第一個承認毛政權的國家，緬甸總理宇努是尼赫魯信徒，一貫採用媚共自保的外交政策，毛幫在國際上也需要有人爲之搖旗吶喊，更想把緬甸作爲「和平共處」的樣板，以誘惑東南亞其他國家，所以緬毛之間一直相安無事。一九五九年在中英未定界發生爭執，當時總理已換了宇巴瑞、宇努專任政黨「反法西斯自由民主同盟」的主席，由於宇努與周恩來有「交情」，就由宇努出馬到北平與周恩來談判，暫時停止衝突，舉行邊界談判，劃分疆界。

一九五九年底，執政的同盟自行分裂，兩派相持不下，宇努就請陸軍參謀長尼溫暫時接管政權，一九六〇年元月，緬總理尼溫派出代表與毛幫代表舉行談判，重劃邊界。談判完成後，緬甸大選揭曉，宇努派勝利，重掌政權，是年十月，宇努在北平與毛幫簽署了劃界條約。

該條約共計十二條，主文如下：

(1)緬甸同意將片馬、古浪、崗房地區歸還中共；中共同意按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英換文，來劃定從南帕河和南定河滙合處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滙合處的一段邊界。

(2)中共將孟加三角地多交緬甸；緬方將「一九

(3)在「一九四一年線」中的永和案、龍乃案劃歸中共；羊柏案、班孔案、班弄案、班歪案劃歸緬甸。

(4)中共放棄一九四一年六月中英換文規定的參加經營緬甸爐房礦產企業的權利。

(5)雙方同意從尖點山到雙方邊界西端終點的一段邊界，除片馬、古浪、崗房地區外，按照傳統的習慣線定界。

(6)雙方確認從尖高山至南帕河及南定滙河處，以及從南卡江及南永河滙合處至雙方邊界東南端終點南臘河及瀾滄江滙合處的兩段已劃定邊界。

(7)雙方規定從尖高山到雙方邊界西端終點的一段邊界線的位置，以及規定從尖高山到雙方邊界東南端終點的一段邊界線位置。

(8)雙方同意凡是以河流爲界的地段，不能通航的河流，以河道中心線爲界，能夠通航的河流，以主要航道的中心線爲界。

(9)雙方同意猛卯三角地，在本約生效後，卽成爲緬甸領土。其他調查地區，在本約生效後四個月內，分別由一方移交另一方。

(10)雙方的邊界聯合委員會，繼續進行必要的勘察邊界線工作，草擬議定書幷附入標明界樁位置詳圖，作爲本約附件。

(11)雙方同意在邊界正式劃定後，如發生任何邊界爭議，應由雙方友好協商解決。

(12)本條約自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

如果眞按這個條約劃分疆界，中國失地之多，爲九一八以後所僅見。緬甸所交回的片馬、古浪、崗房及一些村寨，都是一個點，片馬是在民國二十年發生邊界糾紛爲英人強佔的，所以毛幫收回的皆是舊壞，而喪失的土地也是中國領土，只江心坡一地，便大過台灣省一倍尤多，英國人處心積慮要中國割讓江心坡，前後達五十年，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皆不答應，毛幫卻輕而易舉送給緬甸。

毛幫當時所以對緬甸作如此巨大讓武，是由於毛印之間正發生領土爭執。由於尼赫魯的「人緣」好過毛幫，許多亞非國家皆袒印度，「赫」老（當

緬甸總統尼溫（毛譯吳奈溫）應毛幫頭目朱德、周恩來之邀（對外而言，朱德尙在周恩來之上，仍是「元首」身份。但劉伯承回顧長征舊文，譽朱德「有偉大的氣度」六字亦被删去，可哀已）到北平活動，與毛澤東作了「辱談」，又同鄧矮子開會，發表了聯合公報十三條，其中有兩條涉及霸權問題。

第十條：雙方注意到當前國際形勢正朝着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主要建立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基礎上的舊的國際秩序繼續瓦解。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覺醒和壯大，他們爲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保衛本國資源進行了不懈的鬭爭。雙方表示同情和支持他們所進行的正義鬭爭。

第十一條：雙方重申，各國人民有權根據自己的民族需要和願望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而不應受到外來干涉。雙方同意爲捍衛這些原則而繼續合作。雙方反對任何國家集團在世界的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

關於「霸權」問題，是毛幫爲美俄兩國特定的，實際上是專指蘇俄而言。此次尼溫在聯合公報中同意了反霸權觀點，雖然沒有事實上的作用，但對毛幫而言，卻也是在南亞外交上一頁突破，鄧委子

表示「清白」，乃將大塊領土送給緬甸，等於間接告訴所有幫尼赫魯的人，「中國」地大物博，決不在乎一些邊疆未定界，印度雖然佔了麥馬洪線又向北劃了一條尼赫魯線，但比給「中國」割給緬甸的領土，又微不足道了，「中國」不欺負緬甸，怎會欺負印度。也就因此，緬甸便漁人得利。

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這段時間，雙方關係更形密切；在政治上，雙方通過「政府高級領導人」的互訪加緊勾結，據統計，在這段時間內，劉少奇曾分別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及一九六六年四月訪問仰光，周恩來則在這段期間對緬作了四次訪問，而緬方主席或總理對毛幫作了六次的訪問，雙方除一再強調友好外，并就邊界問題達成了協議，於一九六〇年簽訂了「邊界」及「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在經濟貿易上，雙方不僅繼續貿易往來，毛幫并開始對緬甸給予經濟及技術援助，提供鉅額貸欵，派遣技術人員赴緬境協助建設工作。

毛幫對緬甸的經技援助始於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雙方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在協定中，毛幫承諾於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九月給予緬甸三千萬英鎊（合美金八千四百萬）的無息貸欵。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雙方簽訂執行這項協議和關於技術合作的兩項協議。根據此等協議，毛幫向緬甸提供二十五項經技援助，以支助緬甸進行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四年經濟建設計劃。

緬毛之間關係轉劣，引起正面衝突是在文革後，一九六六年四月文革已經開始，劉少奇尙帶陳毅去巴基斯坦緬甸訪問。文革在毛管區引起大亂之後，逐漸波及緬甸，因爲緬甸承認毛幫政權最早，緬甸華僑學校皆由毛幫「大使館」管理，久已赤化，毛江在大陸搞的文革，很快就傳染到緬甸，許多華僑學生也組成紅衛兵，尼溫政府擔心一旦傳染給緬甸學生，也要引起緬甸大亂，乃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通令全國各大中小學校，不准學生佩掛毛頭像徽章（此係紅衛兵標誌）。但毛幫竟認爲旅緬華僑佩掛毛章是正當的權利，嗾使左傾華僑學生不顧該國法令，繼續佩掛毛章到校上課。六月二十二日，仰光國立第一中學（前中國女中）和國立第三小學（前中國女中附小）學校當局，執行緬甸教育部的命令，取締左傾華僑學生佩掛毛章。惟彼等在毛幫駐緬使館支持下，反而在學校大門外舉行反緬示威，并毆打前來採訪新聞的緬甸記者。事後，這兩個學校被緬甸當局予以無限期關閉。六月二十六日，仰光國立高中（前華僑中學）和前南洋中學（現時校名不詳）的左傾華僑學生，公然在校內發動紅衛兵式的示威暴動。他們扯下緬甸國旗并在旗上撒尿，撕毀踐踏緬甸國父翁山遺像與緬甸元首尼溫肖像，拘禁學校教職員甚至殺害兩名緬籍女教員，以及朗讀毛「語錄」和高呼毛澤東「萬歲」的口號。激起緬甸朝野的憤怒。

六月二十六日下午，緬甸人民（主要是學生）紛紛趕至華僑、南洋兩校援救緬籍教職員，與左傾華僑學生發生衝突和毆打。同時，緬甸人民在毛幫駐緬大使館前舉行示威。用石頭砸毀毛使館臨街房屋的玻璃窗，摘下和踐踏毛使館大門樓上的「國徽」。緬甸軍警聞悉上述事件，前往毛使館驅散示威羣眾，但示威羣眾卻轉往仰光華僑區，搗毀華僑商店住宅，焚燒華僑器物車輛，并對華僑進行人身攻擊。於是緬甸人民由反毛擴大爲排華，而仰光當局已無法控制羣眾，任由羣眾暢所欲爲。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仰光的反毛浪潮更爲高漲，示威羣眾數度衝入毛幫駐緬僞使館，刺死援緬「專家」劉逸，打傷信差曹達林和張瑞璉；攻擊新華社仰光分社、毛民航局仰光辦事處、毛使館經濟參贊處（同在一個大院內），毀壞大門前圖片橱窗與放火焚燒器物，包圍和焚毀仰光左傾僑團——教師聯合會，殺死燒死毛方特務二十七名；以及在仰光華僑區大肆破壞燒殺，造成五十多人的死亡。其後，緬甸人民反毛運動由仰光蔓延到全國各地，緬甸報紙則大量刊登反中共的文章和圖片。

自六月二十九日開始，緬甸人民反毛幫和排華運動，由仰光以輻射方式，向中部、南部、北部和邊境地區蔓延發展，截至七月二十五日爲止，已有近三百個城鎮發生反毛示威或集會，包括曼德勒、密支那、勃固、毛淡棉、平蠻、勃朗、巴森、東枝、馬圭、彬文那、欽建等地，參加示威的學生、工人和農民共達一百餘萬人。各地示威羣眾充滿對毛幫憤慨的情緒，張貼「打倒毛澤東主義」、「你若愛毛澤東，回到中國大陸去」等標語，高呼「保衛緬甸的主權和獨立」、「淹死毛澤東」、「送毛澤東入地獄」等口號，焚燒毛澤東、德欽丹頓（緬共首領）的畫像和紙人，以及呼籲緬人不聽毛廣播，不看毛書報，等等。

毛幫一方面提出嚴重抗議，一方面策動紅衛兵舉行反緬示威，并開動宣傳機器進行反緬宣傳。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五日，毛幫先後嗾使北平的一百多萬紅衛兵和工農舊眾，連續向緬甸「大使館」舉行示威及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反緬集會，高呼「強烈抗議尼溫政府法西斯暴行」、「打倒緬甸反動派」、「堅決支持緬甸華僑的正義鬬爭」、「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等口號。郭沫若並在七月三日的羣眾集會上發表反緬演說，公開指出「緬甸人民將在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愈來愈大的革命風暴，把尼溫反動政府徹底埋葬」。此外，「人民日報」曾於六月三十日和七月十日，分別發表「緬甸政府必須立即停止一切反華暴行」與「尼溫反動政府瘋狂反華只能自取滅亡」的社論，一面咒罵尼溫政府走上「親帝、聯修、賣國、反華」的道路，把「中緬關係」推到了空前惡化的地步；一面號召緬共要用「革命的人民戰爭」，打倒「法西斯政權」「爭取徹底解放」。

這一場衝突，以後不了而了，到了一九七一年，毛幫又邀尼溫去毛管區，雙方關係又漸轉好。

但在此期間，尼溫大力剿辦國內共黨，緬共主席德欽丹頓被擊斃。緬共在國內有形組織已經瓦解，只有一個駐在北平的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倖存，且在北平發表聲明，毛幫中央且發表唁電，一時毛緬關係又趨低潮。但自中南半島陷共，蘇俄在南亞已拉攏印度、孟加拉、北越，對毛幫大包圍之勢已成，緬甸一度也傾向蘇俄，毛幫乃不得不向尼溫低頭，邀其去北平，發表了一份「反霸權」的聯合公報，毛幫似乎在緬甸佔了上風，但不知暗地又斷送了多少國家的權利，人民的血汗。

我對中蘇共戰爭的看法

丘式如

中蘇共無戰爭

人們都說中蘇共要戰爭，實則中蘇共都完全沒有戰爭的要求。所以然的道理有：

一、尙有共同的頑強敵人，沒有時間向自己隊伍較短量長。

二、團結才是力量，沒有自行互相殘殺，減輕自己力量之理。

講到蘇聯，蘇聯原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國家，天下有亂，她才能從混水中摸得魚。蘇聯也是製造鄰邦戰爭的國家，鄰邦有亂，她才能坐收漁人的利益。但是，蘇聯倒不願意自己首倡亂、戰，成爲戰爭的戎首人，更無意向自己人宣戰；同時，蘇聯絕不打無把握的仗，係果她要參加戰爭的話，必是可望馬到成功的，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對日作戰，也好像征服捷克的侵略戰。若是蘇聯對中共打起仗來，有這樣容易佔領中國大陸嗎？蘇軍發動相當規模的閃電戰，一面由貝加爾軍區經外蒙出兵察綏，一面由遠東軍區海參崴出兵東北，一面由土耳其斯坦軍區出兵新疆、蘭州，誠然可以迅速的囊括中國大陸的東北與新疆。可是，中共會準備採取持久戰積極的防禦的守勢戰略，即集中兵力於東北軍區與蘭州軍區，「把敵人放進來打」，實行其「後退決戰」，將蘇軍引至長城內外，以正規軍與地方民兵以及民眾的相結合力量，將蘇軍覆沒在「人海戰場」。如此戰爭，延長到十年二十年以至百年都可以，蘇聯是需要這樣戰爭嗎？

至於中共，好戰成性，與蘇共同，但是亦根本沒有對蘇作戰的要求。原因有四：

甲、中共在軍事力量方面，除人多過蘇聯外，其他如核子武器、戰略戰術空軍、海陸軍的火箭，砲兵裝甲部隊等，都不如蘇聯甚遠，眞如小巫見大巫。據調查，同樣一個師，蘇聯方面裝配有飛彈、坦克等新式武器，大抵蘇聯一個師的火力，約相當於中共的三個師。這說明，兵力方面，蘇聯佔有壓倒性的優勢，中共那裏是蘇聯的對手，以卵敵石，中共眞的會這樣愚蠢嗎？

乙、中共不惟沒有橫跨西伯利亞征服莫斯科的部署，甚至沒有抵抗蘇聯侵

丙、日人賀屋興宣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在日本「亞洲報告」所撰「日本人眼中的中蘇兩共之戰」一文中，有言：「中共首先軍事力量就嫌不足，因而力圖避免戰爭」、「中共雖然極力想攻擊蘇聯，但目前情形下，她則一心一意地企圖避免戰爭」、「一旦兩共眞正開戰，失敗的一方，可能就是中共。」中共比任何人都清楚，那裏肯明吃苦水？

中蘇共僞裝戰爭

中蘇共的革命目的，是共同的，在於完成世界革命。要完成世界革命，從何下手？武力嗎？無把握，自己反有毀滅的憂慮。那麼，教育嗎？經濟嗎？都不是唯一可靠的，是政治，而從和平共存政策下手。她是地下進軍，始則滲透，終則顚覆。但是，在中蘇共團結一致的情形下，自由世界不相信和平共存是好意，所以美國以圍堵政策來答覆她們，軍事基地一個一個地包圍上去，把蘇聯當大敵，中共次之。中蘇共至是靈機一動，僞裝分裂，中共特別裝兇，蘇聯特別裝作和平，認爲由此可以激起自由世界的幻覺，自由世界會把中蘇共看做眞眞分家，隨而看做蘇聯爲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共才是世界的眞正暴徒。可是，自由世界對於中蘇共的分裂，無動於衷，認爲是僞裝的，演雙簧的。於是，中蘇共進一步的，陳兵中蘇邊境，僞裝衝突，顯現出要大戰的姿態。果然，這一僞裝，騙倒了美國人，使蘇聯所收獲的利益，碩大驚人。

蘇聯方面會收獲什麼利益呢？其顯著的如下：

一、美國改變了防蘇第一的觀念；

二、美國逐漸解除了對蘇軍事基地的包圍；

三、美國決定「以談判代對抗」的外交政策，響應蘇聯和平共存的號召；

四、美蘇舉行高階層會議，簽了很多有利蘇聯的協定；

五、蘇聯滲透美國的道路，從此更爲廣大；

六、蘇聯誘得西德簽訂了不侵犯條約，敞開了西歐滲透之門；

七、俄人生活水準低於自由國家五分之一；勞工沒有罷工和請願的權利；

人心不穩，內部隱藏着很多革命的火把；這是蘇聯核子物理學家沙卡洛夫的證言。現在兼有對中共的外患，政權鞏固了很多。

至於中共所收獲的利益，其顯著的如下：

一、中共本是蘇聯卵翼而成，中共成立政權之初，對蘇絕對效忠，信誓旦旦要「一面倒」，稱史太林「爺爺」，稱蘇聯爲「老大哥」一切都唯蘇聯之命是聽，蘇聯等於是大陸的主人，中共所受賣國賊的罪名，眞是百口莫辯。現在情勢一變口口聲聲要抗蘇，在竹幕低垂下，是無法探知實情的，但表面上，人家所加賣國賊的罪名，倒可以自跨洗刷淨盡。

二、大陸老百姓恨中共如仇，不畏死地反抗她。中共正好利用當兵救國爲青年光榮責任的好名詞，借蘇患當前的口實，把嫌疑青年納入組織，送到東北戰地邊緣，不惟可以控制不穩的共幹和人民，也可淸除反毛派。反動分子減少活動，政權就更穩固。

三、利用要和蘇聯打仗的假題目，國庫負擔加重，因而勸告老百姓都要勒緊褲帶，支援前線，可以加重壓榨人民的脂膏。

四、闖入了聯合國，高踞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又有尼周和平五原則的上海聯合公報，更互設了聯絡處鋪就了滲透美國的大道。

此外，我們還可以找出中蘇共必須僞裝戰爭的理由，故意在中蘇邊境上僞裝劍拔弩張的姿態，使自由世界人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分析中蘇共之戰究竟何時爆發，而忽畧了中蘇共卻乘機肆行對外擴張，製造世界混亂：

一、在中東問題上，中共扮演的角色，是極力鼓動巴游分子的暴行。而蘇聯扮演的角色，則是用軍援方式，來增強阿拉伯國家反擊以色列的力量。大馬士革的防空系統，就是蘇聯軍人所建造的，在沿黎巴嫩邊境以及大馬士革以南，至少出現了兩處蘇製防空雷達裝製。福特總統於六四年八月七日警告：「中東已發生四次戰爭，第五次的戰爭，不僅將意味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戰鬪，且將意味美蘇可能發生對抗」，蘇聯軍援阿拉伯國家，到達如此程度，眞是何等的駭人聽聞。此其一。

二、在越戰問題上，中蘇共都扮演極力支持北越的角色，蘇則援以重武器，中共則援以輕武器，以致形成南越與北越的武力懸殊，終於越南很快的變了色，高棉也跟着淪陷。目前，寮國亦岌岌可危，赤化在旦夕間事；緬北東北邊境上政府與叛軍的戰鬪，叛軍因有中共的援助，轉趨激烈泰國東北邊區，泰共以得中共之助，已擴大了地區，企圖建立根據地。東南亞成了搖搖欲墜的情勢，眞是何等的令人掛心。此其二。

三、由去年夏起，蘇聯在索馬利亞建築強大海空軍新設施，威脅在印度洋紅海的航運，已建有飛彈處理設施，蘇聯通訊站，蘇聯機場，陸軍基地，和T五四型坦克，美國會最近始派員調查證實，情勢頗不簡單。此第三。

基於前述，我們知道中蘇共僞裝戰爭，其收獲的利益，可說大得不可以道里計。中蘇共所以要僞裝戰爭，無怪其然。所以，我們似可以說，中蘇共僞裝戰爭的姿態，是會永久僞裝下去的，不到世界赤化，不會終止僞裝戰爭姿態。

中共假反蘇真反美

中共標榜「反蘇修」「反美帝」，載在共產黨黨章中。但是，究其實，中共「反美帝」是眞的，「反蘇修」爲假的。奚以知其然呢？有事實證明：

㈠中共進了聯合國後不久，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凱里，於一九七四年初在眾院撥欵委員會小組會作證時，曾形容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及其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乃是中共政權「情報人員的潛在活動基地」，此項人員，共有一百六十四人。但所指，僅屬兩個機構的，其他未屬兩個機構的，究有若干人，那就有待於偵查和追踪了。尤其是，中共間諜在美國的活動，不時有報導，假以中共間諜在蘇聯活動的報導，一次都沒有看過，「反蘇修」「反蘇修」簡直白日見鬼了罷。

㈡中共新編小學教材，第三冊第二二課，「毛澤東的語錄」爲題，文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修正主義者也是紙老虎。我們要團結起來，把美帝國主義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趕回牠的老家去。」第二三課以「打敗美帝野心狼」爲題，其文是：「美帝野心狼，想在世界稱霸王。口裏喊和平，到處動口槍。世界人民團結緊，打敗美帝野心狼。」第二五課，「學打槍」爲題，要求兒童：「學打槍，鬪志昂，顆顆子彈推上膛，對準美帝狗豺狼。」這時正是蘇聯大軍壓境，不言「把蘇修趕回牠的老家去」，不言「打敗蘇修野心狼」，不言「對準蘇修狗豺狼」，所標榜的中蘇共戰爭，不是自欺欺人的不攻自破嗎？

㈢中共編的「步兵分隊刺殺、投彈、爆發、土木作業教材」試行本，一冊，共一六五頁，在十五頁和十六頁圖片中，共軍刺殺的對象，全是美軍。在一○七到一○九頁中，中共列舉美軍常用地雷的外形、結構、性能、和排除方法等，充分顯示牠的軍事訓練，都是以美國爲主要敵人。大敵當前，視如不見，反「刺殺」攻擊遠在太平洋東岸不急之務的美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了。

㈢尼克遜訪問大陸的同時，中共對內發佈「國際宣傳提要」，其中強調：「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核心，是依靠人民，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鬪爭，建立最廣泛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大力促進世界革命的發展。我們同意和尼克遜會晤，主要的是爲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政府。」大軍壓境的敵人，不思所以抵抗她，專誠前來修好的尼克遜，反思聯絡其人民推翻她，誰謂中共是反蘇聯呢？誰謂中蘇共要戰爭呢？

中共毫無戰爭蘇聯的力量，誇稱要對蘇聯作戰，厚臉無恥，一至如此。中共仇美而亦僞裝仇蘇，眞人間大騙子，蘇聯親中共而反僞裝仇中共，騙得美國的和解，騙得勢力伸展到中東和東南亞，眞是險詐之尤。可憐世界幾多聰明人，受盡牠們的欺騙，騙得混頭混腦，不知所措。可憐天眞的美國人，忘記了蘇聯是自己的天然大敵，上盡大當而不自知。迷信中蘇共戰爭的人們，可以醒覺了罷。

劉伯承舊文與中共政治鬪爭

康銘淑

【中共舉行大型的政治集會，或是發表重要的文章，幾乎都與政治鬪爭有關，牽涉到政策的論爭、利益的糾紛、權力的矛盾、民眾與中共黨政機關的磨擦。不久之前，中共在大陸各地集會「紀念長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紀念長征勝利四十周年」，並且重刊劉伯承的舊文「回顧長征」。這種新的「宣傳攻勢」，頗值得注意。四二〇期岳騫先生「劉伯承『回顧長征』一文的重刊與修正」作出有價值的分析，本文可作爲岳文的補充。】

在談論劉伯承舊文的內容和重刊動機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約畧了解中共武裝叛亂和向西逃竄的歷史。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中共發動南昌武裝暴動。其後，中共卽在各地組織叛亂部隊（紅軍），佔據一些山頭。其中最大的武裝根據地，是以井岡山爲中心的江西蘇維埃區，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便是此區的紅軍主力。

紅一方面軍下轄林彪的紅一軍團，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紅一軍團，由南昌暴動殘部（由朱德、陳毅在廣東匯集，經湖南至江西）和毛澤東秋收暴動（一九二八年）的農民組成；紅三軍團的成員，大部分是彭德懷的平江暴動分子，以及鄧小平的百色暴動（廣西）紅軍（紅七軍）。

在華中地區，另有兩支紅軍。徐向前、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根據地」活動。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在「湘鄂西根據地」叛亂。紅二方面軍，由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組成，它們的建立和會合，可遠溯到一九二八年。

賀龍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後，逃到香港。後潛入湘鄂西山區打游擊，組織紅四軍。不久，紅四軍改稱爲紅二軍，與周逸羣的紅六軍組合成紅二軍團。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湘贛邊區」活動的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轉移到貴州東部，與紅二軍團

中共所稱的「長征」，實實在是逃竄。一九三四年十月，紅一方面軍經受不了國軍第五次大圍剿，不得已撤離江西，向西南方流竄。後來，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也走向逃命之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紅一方面軍逃抵陝北吳起鎮，求庇於劉志丹、高崗（五十年代被毛整肅）的「陝北紅軍」的根據地。中共現在所稱的「長征勝利四十周年」，就是指這個日子。另兩支紅軍，遲至一九三六年十月，才逃到甘肅會寧。

在逃竄途中，中共中央的一部分政治局成員，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卽「遵義會議」），毛澤東奪取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後來利用此職奪得了中共的最高黨權。

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的高級人員，不滿「遵義會議」，不承認毛澤東的地位，另立中共中央，由張任主席。

張國燾率部向川康邊境逃去，拒絕北上陝甘寧邊區。他想在西康、青海、甘肅西北部甚至新疆，另外建立自己的地盤，對抗毛澤東。大分裂的局面，使中共受到更沉重的損失。一九三六年六月，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甘孜地區會合。紅四方面軍無法招架政府軍隊的圍剿追擊，最後只好也北上陝甘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合。

中共三支叛亂部隊逃竄時，有數十萬之眾，逃抵陝北時，只剩下不到三萬人。所謂「勝利」，是中共的自我解嘲。如果不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和日軍的侵畧，紅軍是被圍剿光了。

劉伯承爲「紅軍元老」，曾任中共中央軍委員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共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以來，任共軍西南軍區司令員、「訓練總監部部長」、「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他現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刊載於共軍刊物「八一雜誌」。中共「人民日報」於十六年後重刊，將文中提到林彪的地方刪去，此爲中共「靈活編寫歷史」的一貫手法。

劉伯承的文章，特別讚揚朱德和賀龍對紅軍的「貢獻」。他說，張國燾與「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分裂，要朱德（紅軍總司令，隨紅四方面軍行動）發表反毛宣言，朱德「嚴詞拒絕」。他又說，朱德和賀龍支持毛的主張，促使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達成北上會合的計劃，結束分裂局面。

這是自一九六七年以來，中共報刊第一次讚揚賀龍，頗爲不尋常。

十六年前，描寫中共西竄的文章甚多，「人民日報」爲什麼獨選劉伯承舊文重刊？而此文對朱德、賀龍、聶榮臻相當稱許。

朱、聶和賀龍，在一九六七、六八年，均受清算侮辱。「人民日報」現在重刊讚揚他們的文章，顯然是中共政治鬪爭的新發展。

我們探討「人民日報」重刊舊文的動機，必須將現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至六九年）的情況相比較。

毛澤東爲了一個很自私的目的：讓妻子江青奪取中共黨權，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江青擔任中共「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組長爲毛澤東親信陳伯達），策動紅衛兵鬪爭淸算政敵，朱德便是重要的鬪爭對象。

朱德，現年九十歲，長期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本來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他是毛澤東武裝叛亂的合夥人，井岡山時代的「親密戰友」，但毛、江容不了他。

在八、九年前，江青指使紅衛兵頭目聶元梓等主持的「新北大」、「戰報」，發表文章猛烈攻擊朱德。「新北大」的文章「篡黨篡軍大野心家的自

種蘭花，亦受盡攻擊、侮辱。

朱德的遭遇，暴露了江青的心胸狹隘，手段毒狠，也顯出毛澤東對「親密戰友」的冷酷無情。把他的遭遇，與今日讚揚他的文章對比起來，不難看出中共內部政治鬪爭的形勢，確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中共政治圈子裏，賀龍的地位遠不及朱德，他有相當的權力。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軍委會副主席，在共軍中有相當基礎，其親信舊部擔任重要職務。

賀龍在「文革」期間受的打擊更大，直到前三年病死（傳說，至今仍無法證實）前，沒有恢復活動。朱德則在一九六九年便未受到攻擊了，一九六九和七三年，分別在中共的「九大」、「十大」，圈定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青派鬧攻賀龍的聲勢甚大。他們揑造了「二月兵變計劃」，加罪於賀龍，稱他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鄧路線的代理人」、「大流氓大土匪」。

賀龍被清算後，失去了職權，他的親信舊部，幾乎沒有人不跟着倒台。許光達、王震、蕭克、余秋里、廖漢生、王尙榮、王恩茂、黃新庭、郭鵬、譚友林、徐國賢、張樹芝、羅坤山等骨幹分子，全被加上「大黑幫」的罪名。

江青派清算的「大黑幫」，如今竟成爲讚揚的對象，這是對江青的「造反」最大的諷刺。江青派指責朱德「一貫搞分裂活動」，「人民日報」重刊的舊文，卻說朱德反對分裂，此可見江青派的政治影響力，大爲低落。

在毛澤東老朽而不能多管事的情形之下，周恩來派的影響力，正在增強中。中共機關重刊劉伯承舊文，自然會有恢復朱德、賀龍「名譽」的動機。

朱德、賀龍，都算是周恩來派的中堅分子。賀龍嫡系舊部，後來大部分編入彭德懷的「一野」，一部分編入華北共軍第十八兵團，由他帶到西南，併入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序列，因而與鄧小平發生交叉關係。賀龍雖已被江青派氣死，舊部卻仍有「借重」的價值；鄧小平要擴展勢力，不免要恢復賀龍「名譽」，拉攏其親信舊部。

幫將領」，亦大都獲「解放」。這是中共中央安撫被整共軍頭目的重要措施。

朱德年紀雖大，但仍碩健，近年的活動甚活躍。如果他比毛周晚死幾年，很可能會被周恩來派（鄧小平、葉劍英）捧出來，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江青派在無可奈何之下，可能會向周恩來派妥協，讓朱德坐第一把交椅。實際的大權，恐怕會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之流的手裏。

正因爲朱德和賀龍還有「剩餘價值」，中共報刊便有恢復其「名譽」的需要了。

「黑幫」恢復「名譽」與「回朝」當權，實際是否定了江青派在文革期間的許多行爲，甚至否定

覆。筆者相信，江青的「造反時代」，已隨紅衛兵和「城市民兵」的失敗而過去；今後，中共有實力的官僚和共軍頭目，將會更密切合作，排除江青派的政治干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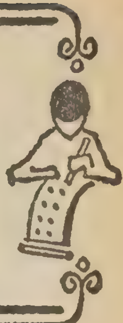
周恩來派，是中共實力官僚與共軍頭目的「匯合體」，他們在中共黨委和行政機關中，在共軍野戰部隊中，具有相當的基礎，這是江青派所不能比擬的。江青派或許還可以發動「造反分子」，造成「革命」空氣於一時，但由於無堅實的武力作後盾，壓倒性的勝利恐難取得；毛澤東一旦死亡，他們必面臨嚴重的挑戰。在兩派激烈的鬪爭中，大陸人民一定會受到更多苦難。

快活？

林定

近一兩年來，許多洋鬼子與假洋鬼子都以前往中國大陸「聖朝」爲時尙，恰如當年西方嬉皮士興起，歐美青年也以前往尼泊爾一遊爲新潮。尼泊爾被嬉皮士稱爲一個充滿東方原始神秘色彩，擺脫物質文明對精神壓力枷鎖的世外桃源，在那裏，可以探求人生眞諦，追尋理想境界。結果，他們流落在貧困荒僻的山地，除了學會抽食大麻外，一無所獲。二十多年封閉的中國大陸，在外國人眼裏，也是一個充滿東方神秘色彩的國度，當它一旦露出罅隙時，人類原始本能的好奇心驅使，難令他們克制前往這個一度與世隔絕的社會。然而，他們所窺探的，除了裝璜的「樣板」世界外，也是一無所獲！

一些假洋鬼子跑了一趟大陸後，回到原居地，爲了名和利，泯着天良替中共大吹大擂。其中有些人，本籍籍無名，但靠攏中共後，到北平吃過塡鴨，身價「零舍」不同，他們便藉此紅色招牌，到處搖招，以求名利雙收。他們根本沒有絲毫民族情操與國家觀念，滿腦子兒是美鈔、鹹龍或人民幣，其人格可鄙，連替魯迅筆下阿Q所不恥的假洋鬼子挽鞋也不配！而眞洋鬼子中，能夠像日本女作家曾野綾子，意大利名導演安東尼奧尼，毫不留情地戳穿中共眞正目的，可說鳳毛麟角。相反地，如韓素音（其實她是半個洋鬼子）、格林之輩替中共塗脂抹粉的，多如過江之鯽。像他們的政治觸覺這麼銳敏的人，決不會對中國大陸事物不瞭解，他們竟然做中共傳聲筒，只能解釋是一種自我宣揚的表現。當然，也有些缺乏洞察能力的人，他們往往被中共一些表象，特別是刻意塑造的「樣板」所矇蔽，直覺地認爲中國大陸所存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如美國女影星莎莉麥蓮在大陸兜一圈後，便有此種觀感，她最近著文說：「爲什麼中國人看來比俄國人遠爲快活呢？兩國都是社會主義革命中誕生的，都忠於馬克思理論。然而，當我在六十年代中訪問俄國時，看到的人似乎都懷着恐懷、頹喪和疑慮，而在我周圍的中國人，都是開放、活潑和可以託付的人，這是不是僅屬於民族性格的差別呢？抑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演繹呢？」傻大姐的疑惑不難解答，雖然中華民族與俄羅斯民族性格迥異，前者溫和柔順；後者獷悍暴戾，但兩者都具人類所共有的活潑、快樂通性。不過，這種共通感情在馬克思主義支配下，已蕩然無存，代替的則是恐懼、頹喪和疑慮。由於修正後的蘇聯，並不刻意加以飾掩；而中共則強調製造「笑臉樣板」，致使傻大姐有此不同觀感，倘使她能微服出遊，深入城鄉，相信她所見的，到處都是愁眉苦臉的人。



認識中國

一哲、一哲、千萬哲

柳以青

幾天來，天天在追看「明報」所轉載的「李一哲大字報」，心中的感受頗是複雜與感動。愈覺得生活在香港的青年們，簡直是無可與比的了。

這一無可彼此比較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幾乎是不知從什麼地方下手。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們所謂的「認識中國」，總是囿於「表面」和囿於中共當權派們的「宣傳」。

有的青年，卻是也是到大陸上不少的地方去旅遊過，所拍回來的照片，是自然的風景，以靜寂的建築，至於在這塊土地所生存的「活生生的中國人」，以及這些中國人的內心感受與希望，他們都沒有發現，也無從發現。

假如，我們到過一個地方，只看到了自然的風景與不會說話的建築，而對生活在這一土地上的人，一些也沒有了解，了解到他們的內心深處的話，我眞不知道，世界上除人之外，還有什麼更值得掛慮和思念的。

或許，我說這段話，年青的朋友們不會相信。因爲他們之前往大陸時，卻也見了不少的人。同時，也與他們攀談了一些什麼似的。

這方面，我可以提供一個親身經歷記錄的一本書。日本「產經新聞」今年印刊了一部由中國人劉錦淵所撰寫的書籍，題名『中國的素顏』，內容是記述他本人自一九五四到一九七三年，前後二十年在湖北省武漢市生活的狀況。這本「中國的素顏」，乃是平白直述大陸上生活的眞實面，使到這一眞實生活赤裸裸地表現出來。

在這本書中，就曾記述了外國遊公園的情形。他說：「比方說有外國人要到有名的公園觀光去。平常只要有票在手，誰也可以進得去，但是外國人要遊公園，入場券就停止發售，因爲入場券都給分派到各軍隊部門及工廠裏去；那些中選的青年團員到了那天，便奉命前去，所以外國遊客能碰見的都是那些受過徹底訓練的青年。像這樣的來中國旅行，卽使觀光多少次，也沒有辦法看到一般人民的眞實生活。」

我最欣賞的是：「像這樣的來中國旅行，卽使觀光多少次，也沒有辦法看到一般人民的眞實生活。」

不過，究竟有多少海外的人士們到大陸旅行，是抱有了解「一般人民的眞實生活」的願望的，對於這一點，我確實總在懷疑着。

這一懷疑的產生，並不是厚責前往大陸旅行的人士們，而是覺得中共對於前往的人們那種「厚意」的「招待」和「安排」的政策而已。使到所有前去的人士們，根本無法了解「一般人民的眞實生活」。

或許中共以爲：「一般人民的眞實生活」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中共的「集體政策」。然而，爲我來說，假如忽畧或嚴加限制了「人民的眞實生活」的話，這樣的政權就不能不說是不德了。而建立於騎在人民頭上的政權，不啻是坐在火山上一般，隨時都有火山爆發的危險。

不過，我卻覺得：前往大陸旅行的人士們，只是一味地爲了欣賞自然景物，而對生活在這種景物中的「主人」——人，以及人的生活沒有注，不去注意，沒有關懷的話，我就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心理了。相信，如果純是解釋成「遊興」的話，似乎總是有着某種難以宣洩的苦衷的。

政治、政策，可以說是屬於政治家、政治界的事，但這一政治、政策，深深地影響到人民老百姓的生存與生活時，那就不能同日而語的了。

在目前這個世紀裏，仍想做一個以前一般的「政治順民」的思想，面對大陸中共的政策，恐怕是不可得的了。然而，我也並不是在提倡着不能做的「順民」，就一定去「造反」；起碼，爲民者都該盡一分「民」的責任，去把不合理的制度，以不合理的專制，給予批判、加強宣傳，使人人都知道、都同意，非使當權者的思想與作爲給予改變不可。否則的話，不是棄之如遺，便是來得改變。

李一哲的大字報就是如此這般地貼出來的。這確是震撼着整個中國大陸上所有青年人的心靈的。

貼——撕——貼

大陸上各地的「大字報」，據李一哲說：那就是「人民群眾民主」的表現。同時，也被西方通訊社稱之爲「中國式的大字報」。然而，這一「大字報」，卻遭受了「政治市容淸掃隊」的用「水龍頭和掃把」「淸除乾淨」。何以組織了這樣的「政治市容淸掃隊」，乃是由於「前仆後繼的大字報不斷湧現罷了」。因此，「街頭貼——撕——貼大字報鬧得不可開交」。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貼——撕——貼」大字報所代表的意義。

「人民日報」、「紅旗」、各地方的「報章」與「雜誌」，甚至於不少的「學習文件」與「學習會」吧，難道還不能代表「人民民主」與「人民聲音」嗎？爲什麼還會出現「前仆後繼」的「大字報」？

這一定反映了一個頗具內容的複雜問題。

可以這麼說，雖然「人民日報」等的大陸報章雜誌，那麼的做成一個龐大的影響，表達着許多意見，但是，並不能做成代表了「人民」的意見，因此，「人民的意見」，要借「大字報」才能發表的而這發表則是眞正的「人民」意

見。反過來說，「人民日報」等的大陸報刊，並沒有發表或代表了「人民」的意見呢！

從這「大字報」與「人民日報」等的對立，更可以看出：「人民日報」等的大陸的通訊社、新聞社，都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意見，而只是代表了「當權派」的意見。無怪乎，大陸人民要貼大字報了。這貼大字報的行動，可以反証，大陸上最流通的印刷出來的東西，都是當權派的意見，而不是人民的意見。因此，「人民」眞正的意見，都是無法在這些由「當權派」所統治的傳播工具的領域中得到表達的。

其次，這一大字報的「貼──撕──貼」，可以看出是大陸中共的當權派，無法用鎭壓手段，來把貼大字報的人，加以制服，而只是採取消極「撕」的對策。這原因，有人說是這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但是，我卻以之爲不然。這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實際上是早已存在的事實。不過，由於這一矛盾牽涉的範圍太大太多；同時，又是以青年人們爲主力的，因之，就不能用殺戮或監禁的手段來對付了。

這一不用殺戮與監禁的手段，不是證明中共的手法沒有了陰毒性，只不過是：對了偌大的人民的反感與抗議，他們是不敢輕易的加以「武力鎭壓」的，只是採取了「撕」功。否則的話，武鬬起來，眞不知鹿死誰手呢！

再次，這大字報的內容，所牽涉的各點各節，都是大陸人民所體察的實況。並非只是「造反」而已，而這「造反」卻是「有理」的。這裏使到當權派無法招架，也就只有採取「撕」、「刷」和「冲」，仍然是抵不過「寫」、「貼」、「告」的「前仆後繼」呢！

「忠字舞」與「風風風」

那麼，我再看看這些「大字報」在討論了什麼？

他們是在「回憶」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做的事情。這一「回憶」，非同小可，而有很重要的意義在裏面，我們不妨來看看。不過，這裏雖然說是「回憶」，這「回憶」是對事實經過的眞相的「回憶」，並非是一廂情願的「回憶」，是歷史中的「回憶」，不是文學上的「回憶」。

首先，我們讀其中的一段：──

「我們沒忘記代替一切，獎懶罰勤的突出（空頭）政治，念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僞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敎禮義──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敎色彩和氣氛。總之，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而這個『好』那個『好』的運動，則是『左！左！左！』的比賽，「……最……最……最」的競爭，不計其數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假、惡、醜、行徑的博覽，『一本萬利』的賭場。

「我們也沒有忘記那損害工農群眾基本利益的『公產風』，『一人得道，鷄犬升天』的黨風，鼓吹『有用就是眞理』、『立竿見影』的學風，提倡講假話的『新八股文風』，『小節無言』論所鼓勵的腐敗惡棍的作風；以及『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

「我們更沒有忘記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鬬爭『說敎』，『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三十』、『六・二三』等有過之而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群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鬬的革命幹部、群眾上百萬人。」

夠了，李一哲等所不能「忘記」的「回憶」，竟是這樣的眞實圖畫。相修沒有經過這一中共所統治政策的海外人士們，特別是青年人們，都沒有想像得到的吧！

在第一段中，我們很清晰地看出：以「馬、列、毛」的「思想主義」，做成佔有所有大陸中國老百姓的「百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結果呢？並沒有發生效力，反而掀起了萬分一，千分的，百分一的「時間」與「空間」上的突破呢！「馬、列、毛」可以說是一個破產的事實。這事實是發生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

同時，那些「好好」的「運動」，「左左」的「比賽」，「最最」的「競爭」，結果呢？「運動」成了「運靜」、「比賽」成了「比對」，「競爭」成了「競恐」。只看到大陸上一次次在「人民日報」、「人民電台」等的「官方」報導與鼓吹，而在眞正的老百姓中，竟是絕對相反的反應。這爲只看大陸「當權派」對外宣傳資料的人，不啻是當頭棒喝！

一件事情做得多了就會成「風」。而成了「風」後，就會意「氣」「風」「發」，不可抑止。

在這「回憶」中，卻是談到了許多的成「風」。──

「公產風」、「黨風」、「學風」、「文風」、「作風」等等。如果我們細讀這些「風」前面的所加上的實質形容，也就知道了這「成風」後的可怕情形。

不要群眾利益才有「公產風」；「鷄犬升天」的「黨風」、現時利益的「學風」，講假話的「文風」和「走後門」已經「成風」。這是中共「言行不一」的眞實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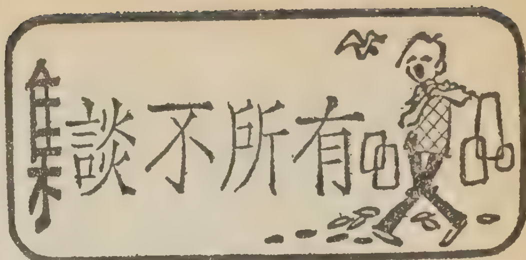
如果你要批判、反對、抗議嗎？看：中共的殺人不眨眼的血腥罪行──「就廣東一省」殺了四萬人。而「關、管、鬬」的就上百萬人。我的天，這是什麼樣的政權?!

盛讚中共的海外人士們，仔細地讀讀現時代大陸青年們的控訴吧！

「認同」中共政權的人士們，這時應該了解一下，你所「認同」的中共究竟是什麼樣的嘴臉！

我不願與「欣賞」中共的人士們爭論什麼，我只願他們多看看大陸中共所統治下的血淋淋的事實！

下次談李一哲大字報其他部份！



談洪楊豪傑傳

丁冬

偶然發現新出書刊「洪楊豪傑傳」，全書四冊，共一百四十回，第廿九回缺一頁，係台灣天一出版社有系統影印的「罕本通俗小說」其中之一種。作者姓名不詳，根據編印者意見，從書末語氣推測，可能是民國初年間人物。有關太平天國的歷史，在港的簡又文教授是研究專家。所著太平天國的各種典章制度考釋，已刊印成巨帙，又有「太平天國全史」，全部肯定洪、楊革命的正面價值。有一部分同時代的歷史家，對於這一段在清咸豐年間十多年的漢人革命故實，卻持不同的見解。他們一面肯定洪、楊起事所揭出的種族革命的意義，但在分析天國敗亡的癥結時，則又認為是由於洪、楊等人以外來的宗教排擊本國固有文化，使敵對者如曾國藩等在「討粵匪檄」中有反稽的藉口，由是認為洪、楊講的是種族主義，曾國藩等要維護的是中國文化，於是保存中國文化便成為反「革命」的理由，予洪、楊諸人很沈重的打擊。

關於這個說法，簡又文教授辨正不遺餘力，因復印行「太平天國與中國文化」一書，內引孫中山先生革命宣言中所推崇洪、楊諸人的言論為佐證。

這是一場很重要及有意義的論辯。歷來推崇洪、楊者，必反曾（國藩）、李（鴻章），在民族主義和革命的立場上必然如此。相傳石達開與曾國藩在疆場相見，軍旅倥偬中曾以書信論難，石達開謂國藩「種族不辨，非丈夫也。」這是決死生的八個字，重於泰山，種族夏夷之辨，實不必許多曲折虛文的。對天國諸人有微詞者，則又必在學術方面推重曾國藩。然而，國族尚且不顧，何有第一等的學術？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其論洪楊事，論點頗與簡又文教授有牴牾，對太平天國諸人每多苛評，但在民族大義的前題下，亦不輕赦曾國藩。

早已喪失。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黃（黎洲）、呂（晚村）諸儒之議論，早已為狹義的部落政權所摧殘而泯滅。湘軍諸帥寄託在異族政權的卵翼下來談民族文化之保存與發皇，豈異夢寐？因此一方面（指天國粵軍）只注意到民族政權之爭取，一方面（指湘軍）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存。他們都不知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政權之不可分離，而結果乃演出同族相殘之慘劇。」這自是史家的持平之論，不是一味推崇天國或左袒曾李者可比。

閒話少提，言歸正傳。有關洪楊故事，極難得見，蓋由於革命失敗後，有關黨人文獻紀錄，多為清廷銷燬。「洪楊豪傑傳」是晚出之書，為歷來小說目錄所未嘗著錄的，雖屬稗史一類，畢竟難得。可是，難得是一回事，書寫得好不好，卻是另一回事。全書一百四十回，僅前面五十四回寫得大致不差。在這部分，作書人站在同情革命方面落墨，卷首的數回中，對馮雲山、錢東平與洪秀全的遇合，從而引出楊秀清、李秀成和石達開，進而掀動「官逼民反」的形勢，高舉義旗……等各節，都交待得很細緻。馮、錢、李、石諸人的韜畧，是書中的第一等。殆至洪秀全定鼎南京，諸王內鬨，東王北王先後身死，石達開帶兵入川，天國的氣數轉衰，著書者似亦由此才盡。若由之而逐漸收束全書，卻未嘗不是好事。

最使人大惑不解的是，著書人於五十五回以後，竟一反前態，破盡一般章回格局，除痛論洪、楊失敗的理由外，並進而根本否定前面數十回書的英雄事迹。書中第五十五回是這樣寫的：「前回書中贊揚洪秀全有革命思想。金田起義，為我漢族爭光，比作朱元龍第二。按元龍初起時，……沿江擄掠，人稱為紅巾賊寇，也與洪、楊相似。……但是取了金陵，他便招賢禮士，收服人心……定制度、改服色、嚴法律，一洗盜賊的面目。……如今洪秀全雖有些相像，為什麼功敗垂成呢？因為他只有革命思想，並沒有革命學識和那革命人才，佔據南京後，正當大有作為的時候，內部忽然發生問題……，依舊窮兵黷武，殘民以逞，蹂躪地方，狼奔豕突，甚至刼奪財貨，自殺漢人。這樣的一味胡鬧，忘卻先前宗旨，還能夠成得大事嗎？……」看來那作者不是在說故事，而是要論史了。這倒也罷了，更妙的還在後頭。

再就回目中的措辭看，前五十四回中有部分是這樣子的：「洪秀全起義金田」、「洪天王改元續漢統」、「錢江獨進興王策」、「洪秀全定鼎金陵都」……這無疑是同情革命黨的正常態度。但由第五十五回起，便一反前態，竟如另外一個人似的。例如：講到天國將領李昭壽暗降清廷，回目中稱曰

「敎」談

本期電影，作為獲得本屆六項奧斯卡金像獎的「教父續集」觀眾反應並不十分熱烈，但該片的藝術價值的確比前集「教父」高得多。另一部邵氏的「女金剛鬪狂龍女」在本港上映並不賣座，但相信這是邵氏公司打好密底算盤工作，此片在南美、非洲，甚至美國國內可能獲厚利的，由於此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邵氏經營電影事業的一點點奧秘。

一九七〇年至七二年，由意大利一位寂寂無聞的作家普索寫了「教父」一部小說：那小說本來是普通流行小說，作者沒有料到這部書後來竟然成為暢銷書，派拉蒙公司因為發現這部小說有不尋常的魅力，就以四十一萬元代價購了電影版權，接着是馬龍白蘭度對教父維多里恩這個角色着了迷，極力爭取演出，為派

芒來。

「教父」雖然是創作小說，作者寫的黑手黨歷史的資料是從圖書館提集來的，至於「教父」小說結構，卻套自本世紀初葉及中葉的德國歷史，教父維多里恩正是由興登堡

不過了。第六十二回講石達開攻四川，二員清將詐降，後來被識破機謀，致遭殺戮。回目文字卻爲他們抱不平：「施詭詐一時降逆賊，泄機謀二將作忠魂」。全書的態度前後竟如此不統一，彷彿是出自二個人之手。

　書中第七十八回以後，天國人物洪秀全、李秀成先後歸結，大將陳玉成、林啓榮也陣亡了，石達開亦不知所終。但著書人卻又捧出天王小子「洪福瑱」，造作幾十回故事。洪福瑱於南京城破之日，乘亂出亡，取道安徽過太湖，直入浙江，搭寧波商船，往南洋諸島逃命，來到了澳門灣，剛好碰上左宗棠在這裏閱兵，就在緊要關頭，他給九龍山英雄找到了。九龍山頭領鄭標當日原與洪天王有約要在北伐時分路進兵的。九龍山不知在什麼地方，看他們在澳門登岸，推測那山頭是在廣東省境。書中到此，便入了「說岳傳」的格局。岳飛三父子在風波亭遇害後，各將領的後代慢慢地聚合，擁護岳爺的其他兒子們，再創一番天地。在九龍山諸首領中，竟然有行刺馬新貽的好漢張文祥在內。蕭朝貴的堂弟期聘在萬花岡打虎，分明是武松景陽岡打虎的翻版。李達在景陽坡逢假李逵，也是仿黑旋風李逵的遭遇而來，甚至姓名也是模仿的。推遠一點，韋昌輝造反，乘醉殺婆娘，正就是宋江造反橋段的影子。

　總之，本書在七十八回後，全部是堆砌，不相連貫。看看寫到卷終，九龍山義軍還弄不出什麼頭緒，讀者變得焦急起來了，然後著書者才匆匆以「釋偈語一夢感收場」作結，小天王在睡夢中，一位青衣人遞給他的一張字柬，內面寫着：「雨水來，草木極崔嵬，木猴初冠日月顏，中原多故怕聽胡茄哀。雨水沃，草色平疇綠，十主綿延九個續，卅九世猶未三冬足。雨水退，草枯倘不凝，水邊有人共作對，須待面來封豕逐氈移。雨水消，草中一葉凋，有人一心叩蒼旻，但願共登春台樂融融。」此偈中隱含清朝氣數的預言。經過一位高人指點後，小天王只好認命說：「咱們只得順時聽天，且待六十年後，自有英雄繼起，必將滿淸推翻便了」。於是，連場的生民浩刼，都付諸無可奈何的天意中。

「……集」與「女金剛鬬狂龍」

林巽

看出「教父續集」主角米高，正是史太林的翻板。電影中米高排除異己的手法，以及用幾個片斷暗示這個人物，凡與他們公開頂撞的人都必置之死地，即使這人是他的兄長或者是曾經權力地位比他高的人，並且在消滅人之前，必做到使人毫無防備，假意表現友好，忠心，用這樣方式來刻劃黑社會人物顯然是過份了。因此「教父續集」說它是一部充滿抽象性暗示爲故事也無不可。這也是它使奧斯卡藝術影展評論人給於六項金像獎的原因。

　「教父續集」有很多觀眾感覺上看得不夠流順，原因是它將兩個人物的故事併行在一起，一是米高如何排除異己成爲眾叛親離的孤獨者的過程。另一個是米高的父親維多柯里思在童年時如何爲西西里的黑社會首領，殺了他的全家，他在十二歲時由父親的同黨暗自將他送到美國，在美國紐約拉丁移民區長大，開始是嫉惡如仇，消滅了在當地橫行的惡霸，爲當地住民擁戴，遂發展到成爲黑手黨的首領的過程，後來如何回西西里去報仇，殺掉當年滅他的滿門一家首惡，這一連串過程，都是米高斷斷續續從媽媽口中聽到的。

　電影臨到最後有一場戲，那是米高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米高在一次全家大小一起聚餐席上，席上有二個他的哥哥，一個姐姐，一個父親的養子，他那時剛剛離開學校，父親已經年老，他又是父親最寵愛的兒子，他打算去投入海軍，遭受他哥哥當場毆打

三個強人可能爲爭權而互相殘殺，那時他可在外面，將來可以等哥哥們彼此消滅後，他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了。「教」片一集在米高出場時，電影將他寫成一個愛好和平的弱者，其實他們作愛好和平狀，就因爲他當時太孤單，所以不得不假作柔弱以求自保。只從這一點看，可見作者普索，塑造每一個角色，都是有心理學基礎的。

　邵氏出品的「女金剛鬬狂龍」編劇是威廉田納，導演是柴克貝爾，主演員中國人只有恬妮佔戲較多，其餘幾個重要角色泰瑪拉杜遜、史提拉史蒂芬絲，都是美國人，這是美國編導演，在香港實地拍攝的電影，在香港觀眾看來夾雜着不少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社會的傳奇色彩，故事寫一個販毒頭子在澳門主理一家大賭場，賭場後面是大製毒機關，這個販毒頭子是一個白種美國女子，綽號龍女，心狠手辣。於是由美國派來一個女金剛來對付她，那女金剛是黑人，她來香港後，便邀得女偵探恬妮合作。去對付狂龍女。販毒雖然是今日最熱門的新聞故事題材，但電影一走進古怪離奇的傳奇境界裏，已經沒有什麼內涵可言。

　「女」片有很多打鬥場面，主調卻放在黑人與黃種人將白人歹徒殲滅這方面，這完全是李小龍當年用來打江山的法寶，想像中一部黑人，黃種人打倒白人的電影，在美國有二千萬黑人，黃種人，除此之外，此片在南美與非洲也是相當討好當地觀眾的電影。

　從「女」片看到邵氏的製片方針，永遠是跟着別人的成功經驗走，李小龍死後，李小龍這一成功經驗，必被邵氏模仿過去。靈活運用，作可打入國際市場的法寶，深信將來必有更多同類電影出現，只要邵氏公司在非洲及南美有發行網的話，便可以穩操勝券了。「女」片在佈局方面與國片電影章法有點不同，國片電影很注重故事情節的控制，劇中人彷彿爲劇情而存在，「女」片卻不大理會控制情節，情節可說是由人物的浪漫行爲自自然然水到渠成的產物，這種角色在泰瑪拉杜遜與史提拉史蒂芬絲演來頗自然流爽，在恬妮演來卻有點造作。不過以我個人看法，像「女」片這種表現章法，在我們的電影中是值得效法的，因爲除了人物的行爲突出之外，情節是難以產生娛樂性的。





朱・氏・三・賢

向晚

朱氏三賢，我指的是南宋朱熹、明末朱之瑜（舜水）、與明末朱用純（柏廬）三理學家，同稱朱子。

朱熹——宋代大儒、理學家，畢生紹述孔孟學說，集其大成。漢楊雄曾自比孟子，唐韓愈心中也有孟子傳人之意，但從歷代學人評議，皆不如朱熹夠分量，他是孔廟中十大哲人之一，這是楊、韓無法與爭的。

朱熹的宇宙觀，是周敦頤的「太極」說，與程頤的理氣二元論的綜合。太極動的方向是陽；太極靜的方面是陰，陰陽相感，乃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以至於萬物。他既認爲陰陽是氣，那麼氣是什麼呢？對於這問題周敦頤並無明白解釋。程頤以萬物形體，是由陰陽二氣化生，按古希臘哲人也有同一看法，朱熹則認爲陰陽化生就是理。理與氣雖是並存，可是理是抽象的，超時空的，精神的，是形而上的道；而氣則是具體的，有時空性的，物質的，是形而下的氣。以現代語說，理即原理，或意識、思想、意見，氣即物質。朱熹說：「太極（宇宙）只是一個理字。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那麼，理與氣，究竟有怎樣關係？他以爲太極之理是指「本體」而言，理氣之理，則是指「作用」而言。所以他以理氣二元說明現象，以說明現象界的事情，而結局這現象界的理氣二元仍須回返到太極（即

眞傳弟子。故朱舜水對日維新之功，足可比王通之與唐（詳拙作「日本明治維新與朱舜水」載抗戰時香港「大風」半月刊）。

中國理學之傳入日本，先有王陽明學說，日本稱「王學」或「陽明學」，後始有朱舜水之學，前者教日本人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之道，後者則教日人以「大義名分」、「微言大義」。當時是江戶德川幕府專權時代，京都天皇好像我東周時代的周天子，不，比周天子還不如；因周天子尙有力維持君王生活；天皇不然，有一個時期的天皇卻須賴在皇宮門口賣字維生。試想，這成什體統？朱舜水爲日人講儒學、理學，就正中日本幕府政治的病痛而發，教他們應該正名分，「君君臣臣」。明治維新，即因此意識形態而觸發起來，全國景從，所以維新運動得以很快完成，朱舜水渡日雖未挽救明室，但轉而興起了日本，誰料這個沒良心的日本人，他們興起了，卻反而侵略中國！

朱用純——生於明天啓七年，爲明末諸生，父死於清兵，因慕王裒攀柏之義號曰「柏廬」，從此棄諸生冠服，受徒以養母。潛心宋儒學，師承程朱，知行並進，而以主教爲本。平君精神寧謐，動止有常，晨起謁家祠，莊誦孝經，友愛諸弟，白首無間。雖奇寒酷暑，誨人無倦容。當道擬以「博學鴻詞」（淸代學術高位）荐之，用純以死自誓，作朱布衣傳以見志。傳中有曰：「年少多難（明亡），願逃於詩酒文翰，旋覺習也非學，去聖域甚遠，於是雜志爲己，欲詔前修。然讀書不能措諸實踐，求學不能得其閫奧，軫懷濟世，而先不能自善乃身，特以資本忠信，徑徑焉恥作僞，一生操行，如是而已，無可傳。慮交遊有言之過美者，故自傳（朱布衣傳）。

儒家本色，是修、齊、治、平。國亡了，雖不能治平，但修身齊家是做得到的。他固然不事異族，但也不好名，因好名即是惡。然他雖不好名，但留下「朱柏廬治家格言」，全國人皆知，凡讀書人家，庭堂差不多皆懸掛這幅格言，紅底白字，盡言修身齊家之道，這幅格言，不僅凡中國人應該，即全世界人尤其青年也該熟讀，因它實是減少許多罪惡特效良藥。



教育兒女的最重要一課

少年人喜歡突出自己，喜愛表演一些什麼而取悅別人。老年人卻充滿自憐心態，渴望得到尊敬，當少年人尙不能長大到參與社會正常活動之時，表演慾也特別強烈，當老年人從他的工作崗位退休之時，自憐與渴望受尊敬的心理特別強烈。因此祖父母與孫子，常是很要好的朋友，祖父母常用讚美來接受小孩子的表演，小孫子卻用尊敬來滿足祖父母。他們之間，有時也發生此糾紛，終究是歡喜的冤家。

沒有朋友的少年通常是問題少年，他的反叛，通常是由於表演慾被過份壓抑，如果他們沒有祖母而有做家庭工作的老女傭，他們還是幸福的，據說邱吉爾在自己的書室中，一直掛着少年時照顧他的女傭的照片，在回憶錄中，他用不少筆墨讚美老女傭對他的愛，所謂愛，並不一定是給他物質享受而是使他滿足自己的表演，使他從少年起就覺得自己重要。

有些母親，爲家庭兒女犧牲了一生，兒女將來成爲一個成功者，他們如倒溯一下，會深信在自己童年時代，那時他們的心靈最脆弱，內心容易懼怕，心裏受不了阻抑，他們渴望受讚美，這一切都是對自己有信心的源頭，這都是父母從幼年時培養起來。

也有一種錯誤的愛，就是從童年起父母就要教育幼年的兒女成爲服從者，做兒女的，從學步行起就知道只有懂得做乖孩子才能生有，這種教育，無疑地使孩子長大了，就成爲具有濃厚自卑感的人。

據說：日本人的教育，就是從孩子學步起就要抑制孩子成爲服從者，我想這種教育傳統，與日本民族性有

金星攝影。

如此說來，朱熹豈不是成爲東方的愛因斯坦。惜中國文化偏重形而上學，所以未能創造出原子彈。不然，原子彈可能先由中國人發明了。

朱之瑜——此人在中國書上不多見，但在日本書上正與朱熹具同等地位，日本書上稱朱之瑜叫朱舜水，尊稱朱子或舜水先生，其學稱「朱學」或朱子之學。因爲他對日本明治維新影響甚大，正如王通（文中子）之對唐代開國具同等重要地位。

當清兵入關，明思宗殉國後，朱之瑜欲挽救明室，但本身無此力量，因此乃東渡日本由長崎轉入江戶（今之東京），向德川幕府求救兵，但將軍德川未能接受，因當時幕府已成強弩之末，實無此力量，所以朱之瑜乃復返至長崎，先約集旅日華人講學，漸擴大對日人講學，他所講的當然卽儒學、理學，日久風聲傳至江戶，朝野仰慕朱子之學甚殷，所以便邀其再入江戶。

朱之瑜這次到江戶，好像印度達摩大師之入中國然，四方學者皆聞風而至，皆願向朱子求教，學生中後來多成爲明治維新志士英豪，如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廣澤眞臣、木戶孝允、後藤象二郎、德川慶勝等等，皆在內，此指眞傳弟子，至於再傳者則不計其數了，如伊藤博文卽其最著者。

唐之興主腦人物，固是李世民，扶佐人物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其功也實不可沒。然扶佐人物的背後，又有其人。其人爲誰？那就是王通，他是隋末大儒王勃的祖父，魏、房、杜卽皆其河汾（山西）講學時的

愛他們的是祖母，第二才是媽媽，第三才是爸爸，這位太太雖然是閒聊，但面上未免有一點淡淡的失落感。

這位太太與她的丈夫都是職業工作者，家務有傭人打理，老祖母是退休的教員，父母害怕兒女不能升級。對於功課的督責很嚴，老祖母卻是諄諄善誘的作孫子的補習教師，很多時間都與小孫子在一起，在學校與同學有什麼糾紛，回家時只向祖母報告，然後祖母才與他們的父母談起。雖然

我想不論任何家庭，老人與孩子總是同一陣線的，老人對孩子只有讚美與呵護，孩子太頑皮時，老人只說：你再不聽話我等會告訴媽媽，孩子便有點心怯了。但孩子對祖母卻沒有畏懼的成份。

不過當孩子讀到中學時，祖母在他們心中的作用便不重要了，祖母的作用只是在幼稚園與小學階段，到了讀中學時，他們已有同學朋友代替了那份小寃家地位。

具，也很容易成爲盲從者。

每一個人生下來都有獨立個性的，最正常的教育是誘導他們如何自立自主，跟着年齡長大，依賴性應該越來越少，當他長成到完全自立之時，也是有能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候。教育一個兒女，除開學識與道德品質的訓練之外，最重要與最後的一課，是教育他們不必依賴父母而能過獨立生活，此關不過，必難望有什麼美好前途可言。



釣魚台快訊

余秋人

發刊於一九七一年釣魚台事件之後，十六開手抄印刷雙週刊，爲「芝大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所編，期出十餘頁，訂費十二期三元。自稱是：「一些熱心的同學經由愛國保土的共同努力進而關心國事，研究社會，並重新學習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與人生的瞭解」，實則攻訐國府，爲中共執言的程度幾以中共發言人自居。

在九月二十七日期「關於海洋法會議」文中作者「若水」稱「國民黨的政府卻從來不肯代表中國人民的眞正利益，只知事事追隨美國之後，爲美國的利益服務，充份表現了它賣國與無能的傀儡本色……像這樣只顧自己利益，忠心耿耿的奴才態度，在美國其他的所謂『盟國』中也很難找到幾個，難怪國民黨政權到現在還常常自詡爲美國『最忠實的盟友』……國民黨當權者以洋行買辦意識去揣度中國所主張的自力更生的發展政策，當然就會有如此無知識、無廉恥的言論」。在十月十八日「和新同學談保沙運動」一文稱：「決定了示威後，國民黨的眞面目便逐漸暴露了，首先有同學接到了恐嚇電話，要他們不得參加示威。在西北大學貼出學生示威宣傳海報，又被國民黨特務暗中改掉。……國民黨害怕羣眾，想分化愛國同學，不讓他們採取任何保土的行動。」

至對中共則極盡其吹捧之能事，十月十八日期「第七屆亞運報導，並回顧歷屆亞運」一文稱：「中國的教練及運動員們，不但虛心向人請教，而且亦非常樂意將自己的心得向其他國家選手公開」。此外除經常轉載毛澤東談話，如六月十五日期「和王海容同志的談話」，六月廿八日期「論十大關係」等文外，並出版「毛澤東思想萬歲」專輯，及於該刊底頁連載專輯出售之廣告。

關於大多數的台省籍同胞未能如其所願嚮應「統一」運動，該刊曾表「痛憤」而予污衊。七月十八日期「誰是台灣的好兒女」文稱：這些權且擱下，最使我痛憤的是他（指台籍的林君）今年回去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爲什麼要格外痛憤呢？台北每舉行一次「國建會」，其化費起碼估計在八百萬元台幣以上。這樣大的一筆開支，一年寒暑假可能來個兩三次到底收到怎樣的成果？……倘若把這筆款子用來改善台灣許多貧戶的生活，將是一件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林君拿着台灣人民的血汗錢而作返台之遊，眞不知道他是否偶而也會感到羞愧？」八月十六日期「也談三個台灣人」文中稱：「先談林君（台籍），他總是說：『只有台灣人才眞愛台灣，才能了解台灣，解決台灣的問題。』他對外省人有很大的敵意與懷疑，對海外主張統一的人，他一概認爲是『靠大邊』的行爲，對回到台灣去的台籍人士，他都一律認爲毫無問題愛台灣的。」除外，並極力挑撥台省同胞與政府之關係，六月二十八日期「台灣人與南沙事件」一文稱：「『南沙羣島和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一個台灣人這樣說；『南沙羣島又不是台灣的領土。我們一直努力在自己的鄉土上建立獨立、公平、安樂的國家，這個希望還沒有實現，那有心情管你們家的閒事……？』



岳飛

岳飛和文天祥都是咱們中國的民族英雄，他們的英名及其偉大的忠勇事蹟，也都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但就時間論，岳飛比文天祥大約早了半個世紀；後者被異族俘去以後，不僅受了幾年的折磨，而且一直拒絕了元高官厚祿的引誘，終於壯烈成仁！前者爲了精忠報國，直搗黃龍而遭奸臣的陷害！

岳飛是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誕生於相州湯陰（今河南省湯陰縣）的永和鄉一個農家。他的父親名叫岳和，母親姚太夫人，他們一家爲人忠厚勤儉。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於是岳飛生焉。相傳當岳飛誕生那天，他的響亮啼聲，曾經驚醒了一隻棲息於附近的茅屋上的大鳥，從而張開了雙翼，立刻在天空飛翔起來。岳和看見了這情景，靈機一動便替他的新生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飛」，別字「鵬舉」，都是依照當時那隻大鳥的舉止狀況而來的。

岳飛出世尚未滿月的時候，就不幸遭遇到水災！由於當時黃河決口，滔滔的洪水，淹沒了整個湯陰縣，因此，當地的居地都驚惶奔逃，鵬舉的父親岳和也不知去向而一度失踪。幸好姚太夫人情急智生，什麼東西都不要，只連忙抱着正在襁褓中的鵬舉，可是洪水已經超過兩尺，並且正在高漲中，如果再不設法逃生，兩母子勢將被溺死！於是姚太夫人看見家裏有個大瓦缸，她毫不猶預地雙雙跳進那大缸中，讓它隨波飄流，終於漂到別個村莊的岸邊，才給人救起。沒有多久，水就退了，一家三口才得重新團聚。所以，鵬舉的幼年，總是在患難災禍中渡過的。

鵬舉漸漸長大了，他雖然非常歡喜讀書寫字，但其家境清貧，簡直沒有錢延師課讀，也沒有錢買紙、墨、筆、硯。母親姚太夫人，就一面教他用柳枝在沙堆上學寫字；同時又講些古代的英雄豪傑的動人故事給他聽，希望他將來也能夠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尤其到了鵬舉成年的時候，他的家境更爲困難了。其父岳和無力維持家計，不得已把鵬舉送到一個有錢有勢的家裏去當了一名家丁。在封建的專制時代，家丁的地位低微，而工作異常苦辛，並且還有保家護院的責任。每年的農耕忙碌時期，更要出去田間幹活。

正因爲家丁要保家護院的緣故，所以，他們除了忙於通常一般工作之外，還要練習騎馬射箭，要具又備強壯的體格，勇敢，有力的條件。論體格，鵬體是魁偉的，自然也有氣力；但勇敢有餘，武藝則仍缺乏；他就說村裏面有一個老伯名叫周同的人，能文能武，頗有本領，鵬舉興奮極了，馬上就打算去找他，求他傳授武藝。

不錯，周同這人老是老了，但他每次射起箭來，仍是百發百中，還都不偏不差，恰好射中了靶的紅心，令到那周老師傅驚異不置！於是收傳了他做門徒。從此以後，周同就決定把自己的武藝，毫無保留地全部授給鵬舉。同時把自己那副心愛的勁弓，這送給了岳飛，鼓勵他將來從軍殺敵，捍衞國家。由於這時候的宋朝，外面是強寇侵凌，內裏則是貪污腐化，老百姓終年過着極端窮苦的日子。岳飛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十分激憤！他心裏面老是這樣想：我不應該只是保護韓府一家一人的安全，而畢竟忽畧了貧苦大眾，應該要去保衞國家才對。母親姚太夫人知道兒子有了這樣大的志向，因此也被鼓勵他去從軍殺敵，不必以父母爲念。

一天晚上，姚太夫人爲了勉勵鵬舉，叫他將所有的上身衣服脫下來，燃着蠟燭，於是取出針和顏色來，在鵬舉的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岳飛感到痛極了！但他卻強自忍耐着，接受了母親對他的期望和鼓勵。換句話說，岳飛之所以能夠成爲一個永垂不朽的偉大民族英雄，實際上是與他母親的教誨分不開的。

大約是在宋徽宗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七），金兵侵畧咱們中國。那時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叫作康王，徽宗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的兒子，竟封他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原來的計劃是叫他援救汴京（今開封）的；可是康王卻畏敵如虎，按兵不動，一聽到金人已經打來了的消息，他就立刻心驚膽戰起來，「怕得要死，嚇得要命」！就從那次以後，開封便一天比一天危急了，副元帥宗澤，曾經三名四次地請求康王下令前往援救汴京，但是康王卻始終支支吾吾，冷冷淡淡。最後是採取了奸臣汪伯彥的主張；避開金兵的鋒芒，離開汴京越遠越穩妥。那時，岳飛剛才二十歲上下，血氣方剛，投身在康王趙構部下。他經常看見康王異常害怕金兵的態度，初時有點莫名其妙！後來越看越不像話，眼巴巴地瞧着開封陷於敵人的魔掌中，更爲憤激，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不得已跟隨着康王，輾轉躲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省的商丘）地方，藏頭藏尾不敢面對現實。北宋的京城汴梁（今開封），是宋徽宗靖康元年的四五月之交被金兵攻破的，當時宮廷內的所有貴重的寶物及其他值錢的東西，統統成爲金兵的戰利品除了掠刼宮中的寶物之外，還不覺得滿足，並如狼似虎地，把京城裏居民金銀財帛，甚至猪狗牛羊等等，無不被搜括得一乾二淨，然後押着被俘虜的徽宗、欽宗兩個昏庸的皇帝，得意洋洋地回老家去了。臨走之前，又曾指使做過宋朝宰相的張邦昌，叫他當「大楚皇帝」，做金人的傀儡，替他們奴役和鎮壓中國的老百姓。中國這段染滿鮮血的奇耻大辱的歷史，二十多年前又曾在我國上重演，毛澤東便活靈活現當年的張邦昌而掠刼財物的金人，無疑代表了今日俄國大鼻子。

然而，張邦昌卻只過了三十六天的皇帝癮，就被驅逐下台，一班文武百官，即乘機擁立康王趙構，在建康（今日的南京）即位，這就是南宋的開始，也就是歷史上的宋高宗。他做了皇帝以後，就更加懼怕金人了！因爲他不敢住在汴京，恐怕自己也像徽宗、欽宗兩個皇帝一樣被金

，知道自己不中用了，就囑咐岳飛好好地幹下去。

在這一時期內，岳飛也打過不少的勝仗，立下了許多的汗馬功勞。可是到了後來，昏庸怕死的宋高宗趙構，竟把揚州做了臨時的國都，不分晝夜地都跟那班奸臣飲酒作樂，早就把國家大事放在腦後了。岳飛看到這種亡國的現象，感到非常激憤，一怒之下，便給高宗寫了一封極為沉痛的信，無論如何要請他鴽返開封，主持北伐事宜，收復中原。他在信裏面又把黃潛善汪伯彥那一羣弄權誤國的奸臣，紮紮實實地斥責了一頓，致使黃潛善、汪伯彥等，看了岳飛的上高宗書，不僅啼笑皆非，而且又羞又怒，表面上雖然看不出什麼，暗中則咬牙切齒，存心非報復不可！於是就在高宗面前，告了岳飛一狀，說他只是芝麻荳般大的小官，竟不自量地膽敢干涉國事，如不加以懲戒，則將來難免會造反的！因此，高宗聽信奸臣的話，接納了他們的意見，把岳飛這封上書當作罪證，下令革了他的職。岳飛無法申訴，只好「炒魷魚」回到鄉下去了。

岳飛在他的故鄉住了一個時期，聽到河北招撫使張所，正在招募各方的英雄豪傑這消息，他就去投見。張所是忠心耿介的將領，他早已知道岳飛的英勇，故此，兩人一見面，就互道傾慕，談得十分投機。張所毫不猶豫地馬上就派岳飛擔任了中軍統領，跟隨都統王彥，帶領了七千名精兵，渡過河去攻打新鄉。不過，這時候的金兵，正以排山倒海的聲勢向南進犯，而王彥又是一個膽小如鼠的人，一聽到金兵的聲勢雄壯，則怕得要死而不敢出去迎敵。岳飛看到這樣的膽小鬼，頓時表示很憤怒，責備了王彥一頓後，他立刻親自率領一枝部隊向敵人的陣地猛衝強攻，當時的金將多少帶些驕敵的成份，沒有想到宋軍會採取主動的攻擊，一時招架不住，而得勝的岳飛，愈戰愈奮，士氣特別旺盛，大有一口吞食胡虜之概！因之，一陣間，金兵已被宋軍殺得人仰馬翻，落花流水，死的死，逃的逃。連金兵的大旗，也被岳飛的部下奪了過來，高高地舉起左揮右舞，好不「威水」！宋軍看見岳飛如此勇敢，更為振奮前進，終於克復了新鄉這個重要據點，給全國帶來了一陣歡欣鼓舞。

論官職，當時的岳飛，僅僅是一個偏將——副統領，卻立下了這樣大的戰功，王彥雖表示佩服，卻暗暗吃驚，進而加以猜忌。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與權力，當不容有這樣的一個副手在身邊。所以，此後就處處跟岳飛作對。有一次，岳飛因為糧食缺乏，去請求王彥借糧，王彥不予理睬，岳飛既生氣，又難受，一怒之下，就跑到太行山去了。

更令人猜忌並生妬嫉的是，岳飛不僅是打勝仗，而且俘獲了金兵將領，致令朝野為之振奮！由於光復新鄉不久的時候，有一天，金兵大將拓跋耶馬，親率一枝一軍來攻，目的在打擊岳飛以洗刷新鄉被宋軍克復的恥辱！岳飛得此情報後，當即予金兵以迎頭痛擊，而金兵大敗，拓跋耶馬正企圖逃走，素有神箭手之稱的岳飛，張弓一箭將他射下馬來，活活捉住了這個金兵大將。這無疑地又增高了岳飛的聲威，而朝中的奸臣們則愈加妬嫉。過了幾天，金兵以大將被擒惱羞成怒，乃採報復性質，又派大軍來擄。岳飛單騎出戰，手持丈八鐵槍，

～～抗～～金

自此以後，岳飛又打過好幾次的勝仗，不但陸續地收復了不少的失地，而且不斷地擒獲敵人的高層和中層的軍事指揮官，金兵一見到岳飛的軍隊，就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趕快逃命，都稱他做「岳爺爺」，甚至老遠望見「岳」字的旗幟，敵人官兵無不魂飛魄散，抱頭鼠竄的！敵人嘗歎息：「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岳飛因為與王彥不和，就帶領一支人馬，再去投奔宗澤，希望衷忱合作，為國效命，展其抱負。宗澤是一向賞識岳飛的，現在見他又見了，心裏面十分高興，馬上派他做留守司統領。不久，又升他做了都統制。這時的岳飛如魚得水，精神覺得很愉快。然而不幸得很，正是好景不常，岳飛與宗澤合作不久，宗澤卻患病逝世！這不僅是使岳飛失去了一個良師益友，更是國家喪失了棟樑之材。按宗澤為浙江義烏人，字汝霖，宋元祐進士，具有文武之才，當二帝北狩，宗澤曾以副元帥從磁州率兵入援，屢戰皆捷，他一度出任開封府知府，進而任東京留守，北方金人稱呼他為「宗爺」，不敢復犯東京。他前後所上請帝還京的二十餘疏，俱為奸臣所抑，以致憂憤成疾而卒。宗澤死後，由杜充繼任汴京留守，他是一個膽小而心地暴躁的人。他一接任留守戰務，就存心退縮，把宗澤生前苦心佈置抗金陣勢，全部被他廢弛無遺。忠君愛國的岳飛，這時仍留任在杜充的部下，他當然感到非常苦惱，十分不滿主帥，卻又無可奈何。不久之後，金人也看穿了杜克是一個無能的傢伙，就派遣了五十萬大軍，由驍將黏罕統領，浩浩蕩蕩地攻佔了汴京。那時，在揚州的宋朝臨時首都，還是一片昇平氣象，昏庸墮落的高宗，仍然是終日歌舞與宴樂。誰知正當他沉迷於酒色的時候，金兵卻已打來了！於是這個流亡皇帝，在驚惶失措之中，又逃到杭州去了。高宗抵達杭州，驚魂未定，卻又逍遙快樂起來，除了終日飲酒玩樂之外，並下令忙於建行宮，造宮殿，築御花園，又開闢大石池，飼養着紅、黃色等野生的鯽魚（這種魚也就是現在的金魚之類），作為玩賞。

指高宗為徽宗第九子，名構，字德基。初封康王，靖康二年，徽、欽二帝北狩，遂嗣帝位。據宋史載稱：「高宗即位初都建康（南京），後遷臨安（今杭州），保有南方之地，故稱南宋。其初，李綱為相，宗澤為將，頗有匡復之圖；然帝秉性庸懦，志在苟安，澤宗屢請還汴不報。其後金兵屢次南侵，為岳飛，韓世忠等所敗；而帝相秦檜，殺岳飛，而與金構和，奉表稱臣，於是終宋之世，成偏安之局。」企欲偏安於一隅的宋高宗，逃到杭州不久，而金人由又安徽的廣德方面，迅速地向浙江的杭州打來了，令到這個失魂落魄的逃亡皇帝，再度慌慌張張的逃到紹興去。接着又馬不停蹄地又逃往寧波，一直乘船逃到台州。金兀朮（金太祖第四祖，姓完顏，名宗弼，又作斡啜兀朮，善射，屢侵宋，曾被韓世忠困於黃天蕩，後遁至江寧，復得移刺古等之援，遂敗宋兵）聽說高宗由海道逃走，他也抛了馬，坐着船進去，追了三百多里，沒有追着，後為岳飛擊敗。

胡蓑之



火種

〔八十〕

林學政

就在這個時候，萬國清從城裏辦好了他的事情回來，在半路上碰到了他們，他看看林宇民瘦瘦矮矮的樣子，痞着右腳站在那裏雙條腿都在抖索着，要他把磚頭挑回分場，事實上已無可能。他當時作了一個決定，要他從擔子裏搬出三十塊磚，放在路邊，明天再來挑。

現在的擔子輕了一大半，但是對林宇民來說，依舊是十分吃力；肩胛上的皮已被擦破，一碰到扁挑就痛澈心肺。

有一種什麼力量在支持着他，他無視於身後有那個士兵的咒罵和毆擊，從一開始，他就不會哀求和屈服過。他自己並不知道如此倔強，是爲着想表現一點什麼，也許是反抗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許他想證明在一個人的精神上，有其不可侮的一部份，他堅持着，以一種非人的耐韌力量，歪斜而蹌踉地前進着。

林宇民的情形，使押隊的士兵感到了驚奇。這個小右派，骨頭可眞硬着呢，他想，我倒小看這班臭知識分子，特別是這個小傢伙有點奇怪，我要反映上去……

林宇民到午後很遲才到分場，錯過了午飯，場裏的規矩，無故遲到的人不留飯，而且還得看情節的輕重，作爲斟酌減少口糧時間的長短。今天是第一天，他們從輕發落，只讓他中午沒有飯吃。

他到達時已經分好組，他是第二組。

第二分場不僅僅是他們十多個人，已經有五六十個人先他們而到。

場址在一個山拗的小平坦地上，很早以前，這裏曾試辦過一次農場，開了一些梯田，搭着幾個草房，後來大概因爲交通太不方便，農場被棄置了。現在，草房已經倒坍，只剩一間很大的豬舍；豬舍比人住的草房蓋得結實，也矮一些，不吃風，雖然歪歪斜斜的，還不會垮掉，這個地方好作他們暫時安頓的處所。

先到達的勞教犯，正在搭蓋自己住的房子，木材和茅草山上現成有，裏面各式各樣的人材都有，

問題是他們先得把分場中幹部的磚房和一排公安部隊的營房先蓋好。磚瓦石灰要到明溪去挑運，這是很費時間的事。林宇民他們那一批人到達時，幹部和公安部隊住的磚房已經蓋得差不多了，因此有一部份勞教犯被分出去伐木斫草。

林宇民他們運氣不錯，他們到的時候，最艱苦的創建工作，已經大致就緒了。

第三組的生產組長是個很老實的中年農民，他叫丘世發，聽口音，大概是閩西人。他把林宇民帶到豬棚的一個角落裏，裏面的地上鋪着一層乾草，上面一列列的放着捲好的鋪蓋。他指指一個很窄的空隙，告訴他說：

「你睡這裏。」

「好，謝謝你。」

「你的腳是怎麼搞的？不是被打壞的吧？剛才場長和組長都在外邊，我不好問你。」

「被石頭打到的……」

「你不能這樣站着說話，你要一面蹲下身裝作在做事情那樣，一面輕聲說。這樣站在那裏聊天，給他們看到不好。」

丘世發蹲在那裏，用手去理理墊在地上的乾草，一面關心地看着林宇民。

有一縷輕微的顫動從林宇民心底裏舒發開了，感激地看看丘世發，他們素昧平生，但第一次見面就那麼地誠懇的關心着他，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自從鳴放運動後，他被會鳴交代搬出自己在學校中的宿舍後，就從不曾聽到有誰這樣誠懇而直率的跟他說過話。這是一個可以信任的朋友，他想着蹲下身，解開行李繩子，說道：

「謝謝你，組長同志，我眞的十分感激你。」

「沒有關係，我的兒子也有你這麼大了，他在厦門大學讀書，好久沒有信了，我很耽心他。你在那邊有沒有熟人？」

「沒有，我是福建師範學院的。」

「不要緊，我只是想打聽打聽那邊的情形，好了，我們該出去了。你的腰是怎麼樣的，彎不下去

「你們是讀書的人嘛，我孩子在鄉下長大的，我都不讓他幹重活呢。」

「組長同志，我是不是下午告個假，我很累，站起來頭就暈。」

「不行，小兄弟，他們不會准的，並且還會受到批評。我們下午要去斫草，到山上他們就照顧不到了，你到那裏去憩一下好了。」

「我路上還有四十塊磚放在那裏，場長要我明天再去挑……」

「明天我們再想辦法，走吧，馬幹事在吹哨子了。」

丘世發幫了很大的忙，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假使沒有他的照顧，林宇民恐怕連最初的日子都熬不過去。

漸漸的，林宇民能夠適應那種生活了，再重一點的擔子也磨不破他的肩胛了，勞動不一定能夠改造他的思想，卻鍛鍊好了他的體格。

他們是這個分場最後一批從各地解送來的接受勞動教養的人，分場的分子十分複雜，有教授、學者、幹部，還有無業遊民分子和偷竊之類的刑事犯，一個分五個組。最起初的兩個月，他們的工作重點是砌造磚房和搭蓋營舍，現在這一部份的工作已經完成，兩間很大的茅草房子，有一間沿壁相對的是兩列板床，這是他們六七十個人睡覺的地方。另外一間隔出一半作爲開會場所，靠壁有個小小平台，是主席台，牆上掛着列寧、馬克思、史太林、毛澤東的圖片；另外半間隔了好幾個小房間，有醫療室，裏面有幾張自製的粗木桌櫈，放着四、五個盛滿酒精、紅汞、和黃的、白的粉末的瓶瓶罐罐，像比較貴重的藥品如奎林之類，是由管教組負責保管的。此外還有儲藏室，存放着主副食品；會客室，沒有幾張床舖，是招待上級機關的視察幹部用的，靠近大營舍還有幾個小茅房，是廚房、廁所和堆放工具的地方。

營舍後面的山坡地上，是三幢磚房，是場長和管教、生產幹事住的，裏裏外外刷着石灰，還有小小的玻璃窗。現在，他們都把愛人和孩子也帶了來住在這裏的享受比什麼地方都好，除了布票、奶票和日用品購物證外，其他的糧票、肉票、油票等都可以拿到黑市裏買鈔。而且餵鷄生蛋，是一筆很大的財富。

營舍左邊有個小小的突出高地，公安排的營房就建在那裏。他們一排人，除了負責分場的警衛，看住這些勞教分子之外，就是整天躭在裏面開會。

接着，他們要開始眞正的勞動了。

那些「臭知識分子」從來沒有下過田，現在，他們必須面對現實，接着另一種，而且國家政策中主要的教育了。

二

微明天色，泛映滿山遍野白牙牙的霜凍，一陣晨風吹過，林葉悉悉索索的在顫動，像是大地不勝其寒。

嘟……嘟嘟……

淒厲而單調的牛角聲，從勞教場中裊裊升起，廻盪於附近谷壑間，有若嗚咽。

營舍門口守衛的士兵，開始大聲地向裏面吆喝着：

「起來，起來！你們這些嫩蟲！」

營舍裏依舊是一片漆黑，藉着掛在中間的一盞避風燈所發出來的昏黯燈光，才能依稀看出兩邊舖上有些幢幢的人影在活動。

衛兵探頭進來，看到右邊中間還有個傢伙蒙着頭還在睡大覺，立即吼了起來。

「王先永，把那個傢伙從棉被揪出來！」

那個叫王先永的三十來歲的年輕人，趕緊用手搖動着身邊蜷縮在被窩中的伙伴。

「小林，快起來，快點，班長在叫了！」

他們管公安部隊的士兵，一律都叫班長，這是表示尊敬他們的意思；誰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階級，反正扛大槍的不會是幹部，叫班長準不會有錯兒。

林宇民像是突然間受到什麼驚嚇似的，一骨碌

鞋幫已經破爛了的布鞋，匆匆的向廚房走去，但是熱水已經沒有了，他只得舀盆夾雜着碎冰塊的冷水洗臉。

廚房裏每天燒兩小桶熱水，一桶由幹部們拿去用了，剩下一桶先起床的人早就搶光了，大多數的人只好敲開貯水池裏的厚冰，舀冷水盥洗。

林宇民還沒洗好臉，廚房裏響起哨子。

一場緊張的戰鬬又要開始了。

好巧不巧，第三組今天輪到林宇民去領飯，他只好把臉盆擱在一邊，用快步跑到廚房前邊的小窗口去，他已經遲了，排在隊伍後面。今天眞是個倒霉的日子，什麼事情都不對勁，這次又得受大家的埋怨了。

其實，先領飯與後領飯，只不過差幾分鐘，但大家總以爲先吃像是會多一些似的。也許是因爲每天都吃不飽，肚子裏經常是空的，都巴不得早吃一刻好一刻。所以不管輪到誰領飯，第一要緊是爭取領先，要是遲了，組裏伙伴總是有話說的。

林宇民終於把飯領了回來，一手提着一個竹籃，裏面裝着多個竹罐子，一手拿着個裝着二十多條小小的蘿蔔干。

小組裏的人早就圍坐在營舍裏面舖上擱着的一塊木板四週等了。這時，先領到飯的人已經在開始吃，地瓜米的香味使他們不斷的嚥着口水，他們延長頸子，注視着門口，專心孜孜的盼望着領飯的伙伴，像是多等一刻，腸子就會扯斷似的。

其中以辜蔭民顯得最不耐煩，一面別轉頭看着門口，一面拿着兩隻竹筷子當作鼓搥敲擊木板，嘴裏不時咕嚕着。

「每次輪到他都是這個樣子，眞是要命！」

「早點吃，遲點吃，還不是那點飯，你急個什麼嗎？」

王先永不以爲然的說，很重的上海口音。他是他們的學習組長。

辜蔭民轉過頭橫了他一眼，說道：

「急個什麼？你沒看到，人家都在吃了，你好過？」

瘟君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共軍在綏包大敗之後，關外共軍也遭到同樣命運。日本投降後，中共即派軍出關，一路由陸路沿熱河邊區進入東北，一路由烟台乘帆船飄海去大連登陸，東北人民稱前者爲旱八路，後者爲水八路，兩路共軍到了東北之後，得到蘇俄軍支持，立時獲得糧食武器補給。幹部方面，中共也選了第一流人才，有林彪、高崗、彭眞、李富春、林楓，由於得到地利，又有蘇俄軍幫助，所以發展甚快。

中央政府針對東北情況發表杜聿明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率部接收東北，本來準備在大連登陸，爲蘇俄所拒，以後改在營口登陸，又受共軍攻擊，乃改在秦皇島登陸，沿北寧路出關。

當時在山海關沿線共軍有：

李運昌部——轄第二旅（邱阜）、第三旅（費文勁）、第三十二旅（張鳳揚）、配屬第七師（楊

據臨榆附近，阻止國軍前進。

當時國軍前進部署，以第十三軍爲攻擊兵團，沿北寧路向臨榆兩側地區攻擊；以第五十二軍之第二五師爲左側挺進隊，經義院口向臨榆以東迂迴，截斷共軍後方連絡線；第五十二軍（欠第二十五師）爲預備兵團，位置於秦皇島附近，爾後隨攻擊之進展，超越追擊，使共軍無喘息之餘暇。

十一月五月，第十三軍先行攻佔臨榆附近長城內各要點，以共軍頑抗，未能進展。迄十三日，後續之預備兵團第五十二軍登陸，仍依既定部署，於十六日對臨榆實施全面攻擊，於角山、九門口各附近擊破共軍主力後，當晚攻入臨榆，共軍向東北逃竄，國軍亦繼續追擊，十七日克中前所，十八日克綏中，第五十二軍乃超越向興城攻擊前進。

十一月十九日，共軍由錦縣向興城增援，企圖

岳騫

山迂迴，共軍傷亡重大，側背感受威脅，遂向錦縣退去。國軍於二十二日相繼攻佔興城、連山、葫蘆島等地。二十五日續向錦縣攻擊，以第十三軍爲攻擊兵團，第五十二軍爲迂迴兵團；開始行動後，攻擊兵團當日即於羊圈子、紅螺峴附近擊破共軍主力。二十六日並一舉攻佔錦縣。林彪及李運昌部，分向遼、熱邊區竄逃。國軍迂迴兵團亦於二十九日收復北寧路、溝幫子車站，續向東北推進，臨錦戰鬬，即告結束。

這一仗，國軍俘共軍八百九十四名，鹵獲飛機九十七架，機車四十一部，步槍一千零四十三枝，手槍五十八枝，機關槍三十九挺，衝鋒槍十一挺，火砲七門，擲彈筒三十四門，槍榴彈十五門，鋼盔六千頂，馬六十二匹；國軍傷亡官兵七百零一員，失踪五十五員，損耗步槍九十四枝，手槍十一枝，機關槍二十六挺，衝鋒彈二十四挺，迫擊砲四門，發射筒三十三門。

這一戰役由於蘇俄之拒絕國軍於大連、營口、葫蘆島登陸，逼國軍由關內作長距離之陸上進軍，對共軍行平壓式之作戰，在戰畧上喪失主動之態勢，與戰機之爭取。尤以北寧路由榆關以迄錦縣之兩側地區，西依熱境山地，東臨浩瀚渤海，形成狹長

與展開作戰，均極感困難。而山海關復首扼衝要，更增攻難守易之勢，且時屆初冬，國軍以關內裝備出關作戰，難免氣候之影響。而後方遙遠，補給欠靈，亦有礙部隊之行動。凡此，均我東北進軍極爲不利之因素。幸賴士氣旺盛，民心一致歸從，各部隊行動敏捷果敢，使共軍無喘息之餘暇，而陷於潰敗。使接收東北工作，獲得順利之開端，勝利之來，洵非易事。獨惜國軍迂迴部隊因過度遠隔，與主攻兵團在空間時間上難於密切協同，致使共軍漏網，未獲得戰場包圍直接殲滅之效果。

自國軍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舉克復錦縣後，竄據熱、察邊區共軍李運昌部、及林彪所部第二十二旅（歐子富）、第三十旅（張甦）即集結義縣、北票間，積極構築工事，不斷對榆關以北北寧路國軍襲擾。並由中共東北聯軍林彪，親率第一（梁作興）、第三（彭明治）兩師增援，弊企阻國軍北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爲接收熱河主權，排除北寧路威脅，鞏固遼西走廊，乃決先以第十三軍由錦縣出發，沿朝、錦支線北進；擊破義縣共軍後，進出阜新地區，爾後沿阜、赤公路向北票攻擊，畧取北票礦區，進出建平、黑水鎮附近（佔據赤峯之蘇軍此時尚未撤出）。

另以第五十二軍主力，由黑山向錦州集結，即向朝陽攻擊前進，於畧取朝陽、葉柏壽後，向凌源、平泉進出。

部署既定，第十三軍即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由錦縣攻擊前進，二十八日正午攻抵城郊，經一度激戰後，當晚克義縣；共軍分向阜新、北票逃竄。國軍乘勝追擊，二十九日克清河門。此時林彪所部主力已先期逸去，國軍遂於三十一日一舉克復阜新，鹵獲機車軍品甚多。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三日，第十三軍以主力由阜新，一部（五十四師）車運義縣，分向北票攻擊。因我第五十四師行動神速，出共軍意表，於四日午刻即攻抵城郊。共軍未及集結兵力，即倉卒應戰，經國軍數小時猛攻後，一鼓而下北票。繼後佔領三寶礦區（共軍未及破壞），當以所部第四師向葉柏壽前進，協力第五十二軍之戰鬬。七日，第五十四師續向建平攻擊，沿途排除西營子、金城溝梁兩高地共軍之堅強抵抗，十日攻佔建平。十一日，國軍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將共軍混成旅（王珩）包圍於黑水鎮附近，激戰至十二日，終將共軍擊滅。嗣以蘇軍尙未撤出赤峯，國軍乃中止前進。

第五十二軍方面，自該軍奉命後，即以主力於一月三日由錦縣向朝陽攻擊前進，五日收復朝陽，九日克葉柏壽。其所部第二師，續於十日克凌源，第一九五師十三日領有平泉。共軍向承德及其以北竄去。時第五十二軍之一部（第二十五師），亦早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收復新立屯，續於三十五年一月三日收復彰武，五日收復新民，九日收復營口，三月十二日接收瀋陽城防完畢。國軍各路正擬迅速推進，適奉政府第一次停戰命令，乃中止行動，熱、遼邊區之作戰，至此遂告結束。

是役，共軍傷亡二千餘，被俘八百七十名（第五十二軍缺報未計），國軍傷亡官兵九十九員，損耗步槍五枝，衝鋒槍兩挺，發射筒一門，鹵獲機車五部，步槍九百零九枝，手槍九十四枝，機槍二十八挺，火砲三門，擲彈筒六十二門，馬三十四匹。

按熱、遼邊區，適當東北、華北、察綏交通之衝要，東連東北，南扼北寧路走廊之咽喉，俯瞰長城，遙控平、津，西臨察、綏，山地綿亙，形勢頗爲險要。有朝承、葉赤鐵路分達察綏，錦朝支線經錦州東達瀋陽，阜義支線經彰武北通遼北。而北票更盛產煤鐵，爲軍事及工業重地，全區頗富戰畧價值，亦雙方所必爭。且時值嚴冬，天候奇寒，作戰期間，正值大雪，白晝溫度在攝氏零下十度，夜間則恆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國軍由關內北調，僅服棉衣，於冰凍地帶之戰畧要區，行丘陵地之攻擊，其作戰之艱危困苦，當可想見。幸賴國軍紀律嚴明，而熱、遼邊區民衆復久嘗淪亡之苦，乍睹國軍無不夾道相迎，予我作戰行動以莫大之便利。尤以第十三軍指揮官石覺，以堅強必勝之信念，卓越之指揮，使部隊用命，神速果敢，致共軍失去喘息及重行集結兵力對抗之機有，故能作戰順利，每攻必克，不半月而敉平熱、遼邊區。以最小之犧牲，換取良好之戰果，洵屬難得之勝利。

國軍在東北勝利，也付出相當代價，在營口便損失了一口營，全部覆沒。

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攻克營口的國軍主力，翌日即指向大石橋、海城、鞍山、遼陽等地，與沿北寧路向瀋陽進兵的國軍配合作戰，僅留置一個營守衛營口。

營口在大連興起之前，爲東北對外唯一海港，過去相當繁榮，後來其地位被大連所奪，商業遂一落千丈。國軍佔領營口後，共軍遂退向遼東半島。這時共軍部隊正從山東半島坐民船，一批一批的從大連登陸集結，由俄軍分發日軍所繳槍械，即分向各處流竄，搶先攻佔各城鎮。自營口退出共軍經俄軍收容補給後，會同自山東新登陸的部隊共約萬人，連夜竄至營口，大舉向市區進攻。

國軍在英占林營長指揮下，憑藉民房在市區邊緣作堅決抵抗，嗣以衆寡過份懸殊，遂向河務局、市政府等較大建築物集中，繼續作有效的抵抗，第一日共軍被國軍擊斃的即達三百餘人，第二日國軍各據點前共軍死屍纍纍，第三日國軍機槍火力已轉弱，第四日全營官兵約五百人及英占林營長遂全部殉職，據事後營口居民說，國軍因無彈藥且無食糧，共軍始得攻進國軍司令部內，但共軍死亡總在兩千人以上。此爲國軍出關以來，第一次壯烈事蹟。

不過東北初期戰事，共軍很少還手之力，國軍乃能順利由山海關打到瀋陽，畧取遼東半島，戰無不勝，攻無不取。

中國抗戰實錄 【53】

辛亥革命與日本

清廷的情報活動，也做對很積極。日本警視廳於六月十三日以乙秘字第一一三六號向外務省提出的報告中也曾提到：「有清廷間諜嫌疑的孫竹潭其人，曾到宮崎寅藏家中訪問，但被拒絕見面。」

在檳榔嶼會商大計

孫先生由新加坡前往庇能（檳榔嶼），集合黨的首腦黃興、趙聲、胡漢民、孫德彰、鄧澤如等人舉行會議，決定了第十次起義——「黃花岡之役」（一九一一年四月）的計劃。需要經費十萬元，首先以五百人在廣州發難，佔領廣州之後，由黃興率領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率領一軍進入江西，指向南京。是一個大規模的行動計劃。這是最後一次失敗的起義，繼此之後的第十一次革命行動——「武昌首義」，也就是「辛亥革命」，才得成功。

國父亦不見容於馬來

不料，第十次起義的籌劃工作正進行到半途，孫先生又面臨了被馬來

先生在演說中有一段批評英國東南亞政策的話，被指爲「擾亂馬來亞治安」。到了這步田地，在亞洲已經是沒有了孫先生的容身之處。由於這個原因，再加上籌欵的需要，於是，孫先生乃又走上去歐洲轉美國的征途。翌年七月，在美國組成革命團體——「洪門會」，並設立了在美籌欵的機關——「洪門籌餉局」。孫先生有感於因清廷的干涉一再遭遇放逐，乃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對日本志士宗方小太郎發出「我視日本無異第二母邦，然而……」的書信，其大畧如左：

「……去年（一九一〇年）六月，親同日本，欲有所獻議於貴國在野人士，是聯兩國民黨之交，提携共圖東亞之進步。乃甫抵江戶（東京），則爲貴國政府所撓，不克久居，有志未果，不勝浩嘆！在遠方歐美各國，我革命黨已陸續設立機關部，得多數人之理解；但卻不能爲貴國政府所同情，此爲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深望結合所識名士，發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聯絡，啓導貴國之輿論，游說貴國之政府，使表同情於支那革命

宗方小太郎之函，中間一段自「不勝浩嘆」之下到「此爲弟每念而不能安者也」之上，產經新聞爲便於日本讀者閱讀而將之節譯，言簡意賅。茲同譯爲中文，爲供我國讀者得窺全豹計，特照錄此段原文於下：「……不勝浩嘆！弟既不能居留貴國，不得已遠適歐美，以聯絡歐美之人士，並結合其輿情，故特設支那革命黨機關部於美國之三藩市（舊金山）、芝加哥、紐約等地；並歐洲之倫敦、巴黎、柏林及布魯塞爾等處。自各機關部設立以來，日與彼都人士往還，彼都人士之知支那實情者日多，而漸表同情於是舉者，亦大有人矣！他日革命一起，可保必無藉端干涉者矣！此又吾人外交上之得手者也。然獨有所憾者，則尙未得貴國政府之同情，此爲弟每念而不能自安者也……。」）

日本友人的眞心期望

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日本政府態度另當別論；實則日本民間人士乃至於政、財、軍界等個人性質的援助，的確很大。孫先生期待於這些人能夠影響日本政府，然而日本政府卻一向不加理睬，不僅對於革命的冷淡反應毫未改變，而且就在其後不久的「辛亥革命」時，甚至還在打算施展出

在這裏得順便提到一些有關情況——一九七一年，中國國民黨黨史料編纂委員會整理了一分援助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名冊，總數二百三十二人，其中有參加革命，流血於中國大地的先烈，也有匿名捐獻鉅金的人士。

這些友人們，是眞心地期望着中國和日本永遠友好；然而，他們的努力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畧中國的奢望之下，終於成爲泡影！其後，中日兩國所經歷的艱難過程，無待回頭細數，的確不能不說是一條非常不幸道路。

總統在日入伍

現在將歷史舞台轉移到日本新潟縣高田町（現名上越市）。一九一〇年的十二月，已經面臨了白雪漫漫的季節。

我（蔣總統）在二十四歲，就派到日本野砲兵聯隊，入伍了一年。這一年的中間，所過的完全是士兵生活。（註：蔣總統——「對青年遠征軍退伍士兵訓詞」（一九六四・四））



在高田聯隊爲二等兵時代的蔣總統。

蔣總統從留學的振武學校畢業，以「士官候補生」身分，分發到駐屯高田的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砲兵第十九聯隊（聯隊長飛松寬吾）入伍，十二月五日報到。多年盼望着實際參加日本陸軍學習的時刻終於到來，而且如願以償地配屬在野砲兵聯隊。

分發到第十三師團的留學生，是振武學校第十一期的全體六十二人；不過，在野砲兵第十九聯隊入伍的只有十六人，其餘則分別進入了騎兵第十七聯隊、步兵第五十八聯隊等七個部隊。

高田市史的記載

根據後來在一九五八年所編纂的「高田市史」記載，蔣總統等一行清國留學生於十二月四日穿着卡其制服乘二等火車到達高田車站，在上職人町的三友旅館住宿一晚，第二天（五日）分別向各隊報到入伍。

又據十二月六日「高田新聞」標題「清國學生入伍」的報導之中，提到野砲兵第十九聯隊的入隊狀況如左：

「上午九時許，由須藤少尉率領入伍，接受體格檢查，並即編入第三中隊六名、第四五兩中隊各五名。

「伙食方面，和騎兵隊一樣，給予特別待遇。（騎兵隊的伙食，是在一般士兵的食品之外，每人給予適合於中國人味口的副食一盤。）

「當天午飯後，由飛松聯隊長懇切訓話。」



擔任第十八聯隊長的飛松寬吾。

「正因爲是被分發到野砲兵部隊的入伍者，所以看來體格非常良好，除其中一人病後體弱外，沒有帶着病患的人；其姓名及身高、體重紀錄如左：

「四川：張羣——五・三九尺（一六三・三公分），一五・六六〇貫（五八・七公斤）。

「浙江：蔣志清——五・五九尺（一六九・四公分），一五・七八〇貫（五九・二公斤）。（志清爲蔣總統學名）」

當時的高田町，對於清國的留學生全體分發在以高田爲基地的第十三師團入伍，引爲非常的榮譽，曾經指導當地居民對他們不要表現出醜覥的態度。

影響一生革命意志

在兵營中的生活，固然非常嚴格；不過，實際體驗的收穫，的確很大。

紀律的拘束，和生活的單調、乾燥無味，使我當時感覺得太不合理了。但是我今天回憶起來，我生平生活之能夠簡單，工作之能夠有恆，四十年如一日，確是由於這一年士兵生活的訓練所奠立的基礎。我以爲我一生革命的意志和精神，能有今日這樣的堅忍，不怕一切，亦完全是受這一年士兵生活的影響。如果我沒有這一年當兵的經歷，不受過那樣士兵的生活，我相信我或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革命事業。（註：蔣總統——「對青年遠征軍退伍士兵訓詞」，一九四六・四）

感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立國精神，接觸到和武士精神相通的生活，就是在這些地方；所以後來提到對日本的認識是：「我從前向慕日本的傳統精神，亦愛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註：蔣總統——「接見外籍記者談話」，一九七〇・一）就是在這個時期所體察的。

二等兵的生活

我進了日本聯隊以後的生活情形，絕對不是我們國內一般青年學生所能想像得到的。

當時我們入伍以後，是在聯隊裏面當一個二等兵。日本新兵入伍，大概都是在冬季，而我們入伍的地點，是在高田。高田是在相近北海道的一個新瀉縣所管轄的村鎮。這一帶地方，天氣嚴寒，每年冬天總下着很厚的大雪；這樣大雪，在我國塞北，亦是很少看到的。

但無論他天氣如何寒冷，無論他雪下得怎樣大，我們每天早晨五點鐘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之後，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水來洗臉。（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我少年時的體格就不好。在高田聯隊入伍的時候，自己才加意鍛鍊，在雪很厚的地方，我自己用雪滿身洗擦，或是用冷水——這樣洗澡刻苦鍛鍊，後來身體才能夠慢慢強健起來。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就可以斷言：好的身體，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餘七分全靠鍛鍊（註：蔣總統——「合作人員的革命責任」，一九三三・九）



積雪下的十九聯隊兵舍。

高田以大雪聞名

蔣總統指新瀉縣相近北海道，大概是基於大陸性的地理感覺。不過，高田是位於日本海方面有名的豪雪地帶，在積雪覆蓋之下，整個的鎮市都會看不出來。甚至傳說那裏豎立有一個牌子——「在這下面就是高田」。

清國留學生們對於大雪驚奇的情形，「高田新聞」也會有過報導——「向他們詳細說明豪雪的情況時，他們更加表現出大爲驚訝的神色。正因爲他們的家鄉也並不是不下雪，所以對於像高田這樣的大雪感到驚異，才是有理由的。還有，他們覺得此地的寒冷程度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富強而不康樂的美國

賴景胡

無論美國今春怎樣遭受了東南亞的打擊，無論它現在怎樣繼續受着國際共產黨的詐騙和迫害；我們不能否認它依然是既富且強的超級強權，依然是有實力、有資格來領導自由世界者。可是，我們過去稱它「富強」，也必頌它「康樂」；現則我們實在不能把它和「富強康樂」四個字連起來；因為它的社會既不健康，它的人民也不快樂。

若干年來，它一再誤於政客官僚的顢頇低能和自由份子的興風作浪，乃致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軍事上、及教育文化各方面，幾乎無往而不失敗；不但它自己已成為千瘡百孔、危機四伏的國家，而所有和它做朋友的，雖都得了它的幫助，但也都受了它的牽累。

它又友敵不分，是非莫辨；友人常常被它遺棄，敵人反變為它尋求和解或想與合作的對象。這不能不說是人類行為中一個不可理解的現象。

最使人感覺悲觀的：就是美國人到了今天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還是沒有徹底憬悟的徵象。大多數人懵懵然不知危機之所在，仍然過着自我滿足或醉生夢死的生活。少數有心人也許心裏明白國家百病叢生，但又諱疾忌醫，不肯承認自己的弱點，不肯相信敵人的優勢，總以為美國富甲天下，強足湊人，正與我們所謂「知己知彼」的道理，背道而馳。這便是今日美國盛極而衰，日

美國元首‧兩次險遭

筆者講它百病叢生，不要說什麼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或外交那些影响深遠的複雜問題；就把前幾週同在加州福尼亞州發生的三件奇案而言，便可證人我非杞人憂天，亦非危詞聳聽。我們有「見微知著」的古諺；事實上，這裏沒有「微」和「著」的區別，一切一切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十七天以內，前後兩次險遭不測；誰都知道這是很嚴重的事。尤其是這個國家既不在戰爭時期，這個總統也不是人民厭惡的暴君，而這兩個謀殺福特的女兇手，又絕對不是荊軻、聶政一類任俠尚義的典型。在民主自由的美國，人民如認總統失職或無能，至多下次不再選舉他，何至於因懷深仇而去要他的性命。到現在為止，官方報告不是說她二人有神經病，就是說她們思想左傾，曾和過激份子有往來。兩說都不無理由，而第二說更值得特別重視。

這兩件謀殺案已夠使人震驚。想不到，又在這個時候，那個被「共生解放軍」綁架而失蹤十九閱月的報業鉅子赫斯特女兒栢翠西亞，忽然被聯邦調查局發現而逮捕了。由於她在綁架中既對強盜屈服，復和盜匪搶刼銀行，且敢在錄音帶上痛罵父母為富不仁；又由於聯邦調查局動員了三千偵緝人員，耗費了五百萬元經費，一年多找不到她的蹤跡；這事早已轟傳了全世界，現在更成為各國大眾傳播的封面消息。

照常理言，她此時脫離盜匪魔掌，應該和她父母一樣的感覺開心。可是，她在法庭填寫她的職業為「城市游擊隊」，又對她的朋友說她不願回去做「家庭」的俘虜。她難道真的被「共生軍」洗腦，竟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難道她的律師說她過了一年多虛幻世界的恐怖生活，完全是欺騙世人的幌子？檢察官既已對她提出控訴，她只有聽候法庭的最後裁判了。

這三件不可思議的案子，都在一月之內，連續發生於加州。加州是以美麗著稱於全世界的。我們當這秋高氣爽的時候，正好在這裏享受和煦的氣候，欣賞動人的風景，再加上一般人收入之豐富，環境之優越，生活水準之高超，簡直使外來人歎為人間仙境。

今日大家心裏大惑不解的，就是何以這三件案子的主角，全是在這山明水秀的加州生長，也是在這裏闖下了滔天大禍。這是不是近年自由份子倡導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後果呢？那兩個名叫弗勞民和摩爾的女刺客，也許是由家庭背景欠佳，又和匪類為伍，乃致思想左傾，走入邪道；這是在男性青年中經常發現。

可是赫斯特那個年方二十的少女，卻是身受大學教育，家有億萬財富的「千金小姐」；為什麼她一被盜匪俘虜，竟向他們投降，並和他們同流合污，殺人放火。這眞是駭聞的怪事。這也反映出這個國家「美麗」和「醜惡」的強烈對照。

這幾個青年女子的墮落，有人歸罪於家庭，有人歸罪於社會。事實上，這是整個國家日趨潰爛的一個最可痛心的現象。若干年來，美國青年受人誘惑供人利用，藉口「前進」，侈言「革命」，由不滿意現狀而要推翻一切原已存在的固有價值和憲章文物。教育既尚自由，家庭又多破裂，宗教復喪失了傳統的權威和吸引力。青少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更沒有父母和教師的明智的領導，乃致一入社會，便走進了馬克思主義者到處佈置的陷阱。

人心思亂‧社會不安

豈僅加州這三個女犯威脅社會，危害國家；我們每天看報紙、聽廣播，幾乎無時不和這類兇殺事件接觸。那班膽大妄為的暴徒，又多為二三十歲或未成年的青年男女。他們除一部份吸毒、酗酒、或神經反常外，又差不多都染一點紅色，都喜用反帝、反資、反現狀的共產黨術語。

我們如要研究那些犯罪的根源，便可發現那班青年知識幼稚、思路混淆。根本沒有理想可言。他

打家刼舍、男盜女娼的勾當。他們有精力、有膽量，一部份還有富裕的父母；但是沒有道德的觀念。人生的意向和追求的目標，也談不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他們更不知有人牽着他們的鼻子瞎闖，叫他們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秩序。

國際共產黨能在美國如此猖狂，而不被人看出他們的猙獰面目；這當然是由於他們的奸巧狡惡；這也反映出美國病狀的嚴重。美國本有相當規模的情報機構和司法制度。但因社會習於安樂，人民秉性又太天眞，乃致法律幾成具文。官員復因自私自利和競爭選舉的患得患失，缺乏執法如山的勇氣。我們治亂世用重典。他們治亂事、用輕刑；甚至連許多國家都已通用的死刑，都不敢用以對付殺人不眨眼的盜匪，這便是可能動搖國本的「婦人之仁」。

美國一向喜歡炫耀財富，又迷信金錢可以解決一切國際及國內的問題。但自能源發生危機以後，阿拉伯國家發橫財，美國也和西歐及日本一樣的受打擊，久已不再自詡富甲天下了。素稱世界金融中心的紐約，至今尙在財政破產的邊緣。而加州這幾樁案件又反映出一般青年對財富及物質生活的反感。這復證明金錢並非萬能；國家和個人一樣。必須有靈魂，才能繼續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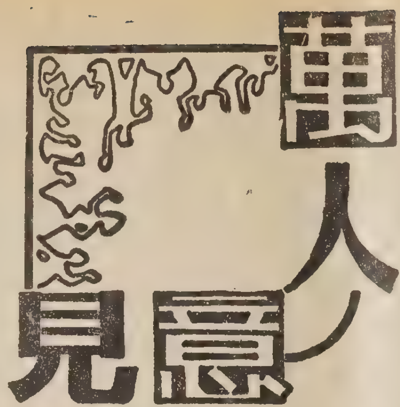
徬徨歧路・六神無主

我不是說美國人失掉了靈魂；而只覺得他們正如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現在看見家道逐漸中落，子孫又不爭氣，既無可信賴的朋友，復有伺機襲擊的敵人。他們眞是徬徨歧路，莫知所之，時時現出迷惘困惑，六神無主的樣子。

由於東南亞的慘敗，又由於水門事件的荒謬絕倫，他們對官僚政客，對民主制度，甚至對國家的價値和家族的光榮，好像都失去了信心似的。除了上面所提的那些可怕的罪案外，他們又面對着幾乎無法遏止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增加。層出不窮的罷工，又使物價不斷的跟着工資高漲。教師可以爲爭薪而罷課，警察可以爲爭薪而罷崗。辦報的人可以隨意顚倒是非。做大眾傳播者可以公然誨淫誨盜。這還成什麼世界，可是，美國人似乎司空見慣，連對此加州三大案，也只慨歎一番，就不再去尋求因果和對策了。

國際共產黨一心一意要把民主最後希望的美國消滅，早已是萬目共覩的事實。他們決不單靠軍事進攻。他們最有效力的武器，莫過於爲虎作倀的美共和自由份子。這些第五縱隊都從它的內部，去麻醉青年，去動搖人心，去破壞社會組織，去摧毁國家基礎。這正是他們在美國朝夕不停的推進的。

我們有「葉落知秋」一句話。美國人看了加州這三案及其他許多矛盾和暴亂，應該曉得葉已落了，難有沒有「知秋」之明嗎？



中共批水滸目的反修防修
毛澤東反蘇純屬意氣之爭

近來一些報刊對毛澤東「批判水滸」的動機，評說不一，見仁見智，大多着眼於毛周兩派的權力鬬爭。但從新近中共一些言論及內外措施看來，筆者頗覺存異，願將愚者一得，提供參考。

俄毛對峙・步步升級

首先得從中共的內外形勢分析入手，中蘇共的對峙正在步步升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尤其近數月來國際所出現的兩件事情，更令中共焦慮：一、歐安會議的召開，使蘇的入侵減少了後顧之憂。曾經不遺餘力予以援助的印支三共黨，奪權之後也不賣賬，正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蘇聯對其影响進一步加深，造成對中共的包圍圈愈近完成。在第三世界所施行的欺騙與收買，受效甚微，派銀紙政策捉襟見肘。至於拉攏西方國家的做法，也盡是表面功夫，雖極盡危言聳聽，也是各懷鬼胎，各有苦衷，絕不能遂心所願。毛之反蘇路綫，已經到了騎虎難下的局面。

在大陸內部，經過「文革」的摧殘，經濟頽敗，組織支離，權爭派鬬至今方興未艾，「反修防修」路綫的執行，使人民的痛苦百上加斤，故反毛反共的浪潮連綿不絕。另一方面，毛對實力軍人的控制，已經不能爲所欲爲，在軍方頭目中更存在一股親蘇的暗流，普遍的官兵與地方共幹也有親蘇恐蘇的情緒，這與毛之全力對蘇備戰策畧是極不相稱的，也是使毛最爲憂慮的，如若他的反蘇路綫因此半途而廢，將使自己死無葬身之地。最近毛澤東在其宣傳機器中提出的三項口號，以急切盼望福特等人之到訪，皆是出於上述形勢之需。

了解這些，我們就不難看出：「水滸批判」乃是爲了對付潛在親蘇勢力與進行廣泛的反蘇「思想建設」，以配合備戰活動與外交措施。因爲毛在各個不同時期所提出的政治運動，都必是爲配合當時的形勢，以解決主要的矛盾；相應的，對次要矛盾常常

會採取暫時的遷就或妥協。

批判水滸・反修防修

從毛的理論上講，「批判水滸」是屬於兩條路綫的鬪爭，也卽「反修防修」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反對蘇聯在大陸內外的影响），再從毛的實踐上看，也未發現「批判」乃是針對周派的跡象。並非毛不想鬪周，也非毛不想支持他的「文革」黨徒向「當權派」進攻，而是形勢不許可，可以避免則暫時避免。至於「文革派」派出王洪文到他的發祥地華東一帶煽風點火，以及唆使其馬仔，公然在各處大字報上指名攻擊，指鄧、羅都是「投降派」，還聲言要揪其總後台，這都只不過是現實存在的一個支流，因爲在有機可乘的時刻，「文革派」總是絲毫不肯放過，他們想把「批判」納入派系鬪爭的軌道，但冷靜分析，這並非毛之本意，像鄧這樣的人物，復出之後又馬上付以如此黨政軍集一身之要職，非毛首肯不可。（鄧有其反蘇的「光榮」歷史與經驗，而且復出主理外交以來與毛也很合拍）。當此大陸反毛反共日趨激烈之際，毛認爲「文革派」的做法，只會令火上加油，（傳說王洪文已被冷藏在上海，可能原因在此）故最近毛已在宣傳機器中不斷高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家經濟搞上去」的三項口號，從口號中已顯示毛有重大的問題逼迫着，憂心如焚。

加強備戰・解放幹部

既然要加強備戰，就得「解放」軍人幹部，以安軍心；既然在國際上要進行統戰與鬪爭，就得起用外交幹才；既要充實備戰物資，就得「把國家經濟搞上去」，也非得那批下台的黨政、經濟管理幹部不可，除此別無他途，（因爲「文革派」的幹部都不頂事）。這個指施已於幾年前就開始，爲什麼最近才來「批判」，又爲什麼接着就提出上述三項口號。這些曾被鬪得死去活來的幹部復出之後，其思想路綫已經忠於毛了嗎？若不是，又有什麼「投降」之可言，但若他們的思想根本沒有「覺悟」，又怎好「解放」之？剩下的問題是，這種事情有沒可能周派說了算數？若是毛自己所同意而批准，豈不是「宋江」的帽子會戴在自己頭上?!若說周乃恃實力軍人與中共中央的後盾，向毛要挾或幕後交易所作成，那也未免對毛看得太易就範了，而且延續了幾年，只作一兩次「學習理論」的反撲?!事實上幾年前毛就對「解放」幹部有過不少談話和「指示」，他也很想證明自己操着生殺予奪的大權。凡此種種，都可說明「批判水滸」並非針對「解放幹部」。

宋江所指・實非老周

至於「宋江」卽指周恩來之說，乃屬猜估，從中共鬪爭史看來，毛要鬪垮他的副手，不是可以風平浪靜的，必定要把整潭水搞混，才能捉魚，打倒了對手，還要把群眾「教育」過來，也絕不會因周之病危而動以仁恕之心，僅以「學習理論」給他送終。死了的還要鞭屍，何況未死，這是毛一貫的宗旨。但如果說「批判」乃是在「文革派」的慫恿下，毛爲抑制周派勢力恣橫的「防腐劑」，並不在鬪倒周，這種順手牽羊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只是以「投降派」之說來刺激倘須爲己所用的周派，並非聰明之舉，投降與否，是屬「敵我」問題，搞不徹底，不但枉作小人，還有引火上身之虞。

項口號及外交措施）可以看出，只要能支持他的反蘇路綫，不管什麼人都可以做「朋友」，爲了想減弱內在矛盾，想在派系間也來一次統戰，（雖然這僅屬一廂情願）。順便一提，近來毛對台灣國府的統戰「高姿態」，也只不過想在卽將爆發的中蘇共戰爭中消除後顧之憂，純是爲自己的存亡利害打算，當然國府在經過幾十年先後數次的國共合作中所受的慘痛教訓，已經再也不會聽他這一套了。

目前「批判」的聲勢雖然頗爲沉寂，但仍在「學習理論」與聯繫思想之中，之所以沒有轟轟烈烈的鬪爭，也是因爲：第一、怕影响軍心，林彪事件之後所進行的整肅，已使共軍幹惶惶不可終日，若再衝擊，無異先自亂了反蘇陣腳。第二、怕實力軍人的排拒。第三、中蘇共戰爭沒有攤牌之前，親蘇者之志未逞，無以定讞，對付潛在勢力只能用防範性的教育與恐嚇。

老毛反蘇・純屬意氣

由於毛之反蘇路綫，並非出於什麼捍衛馬列主義革命學說，也非出於什麼民族利益，乃純屬個人意氣，只想認第一，不想認第二，故共幹對之都不大以爲然，表現被動與畏懼，連毛以外的第二號頭目都沒有衷心支持他，（劉少奇被稱爲「中國的赫魯曉夫」，林彪在反毛失敗後，也只投奔蘇聯，就是善於應付的周恩來，也在毛大嚷「俄國侵佔了中國大片土地」而在邊境陳兵百萬之際，還對外國人說如果要算起歷史賬來，不是天下要大亂嗎」。不少共幹對「親」西方的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卽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力上、武器水準上、科技上的飛躍，對中共的官兵，不無產生威懾作用，而普遍的軍官階層，對蘇制時期的高薪等特權也念念不忘。即使曾經忠心耿耿替毛賣命的共幹，也會在「日子一年不如一年」的感嘆下懷起舊來，他們對毛的反蘇路綫怎麼會眞心擁護呢?!

至於廣大的勞動群眾及知識份子，只知道「反修防修」以來，他們的脖子被扑得更緊，生活權利被剝奪得更乾淨，他們只知道盡早打倒中共暴政才有生路。（人民如果掌握了自的命運，不愁趕不走侵略者）。

凡此種種，都使毛寢食不安，只有現代的「政治才子」基辛格對他有靈犀之通，美、中共本來立場各異，但在各自的利害上既已找到一個交义點，於是猩猩惜猩猩。據此，在福特之行中，售賣武器等進一步之勾結，已在所必行，雖然這種勾結是各懷鬼胎而有限度的，但背着中國人民所作的骯髒交易卻沒有好下場。

農業學大寨
農民大洗腦

（鮑事）

據新運抵此間「人民日報」揭露中共動員開展「學大寨」運動，除了希望扭轉農業生產的頹勢外，眞正目的是：

一、對佔大陸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進行全面洗腦，以便馴服地供其奴役壓搾。

二、利用「整黨整風」排除異己。

三、奪取「領導班子」中由非「無產階級」所掌握的權力。

四、加強中共在農村的專制統治，爲所謂「人民戰爭」，做好備戰準備。

中共「新華社記者」和「人民日報記者」，在聯名發表一篇「述評」中也說：「農業學大寨是開展一場新的革命運動的動員會，這個運勁也是一個改造人的思想的運動」。又說：「學大寨不單純是爲了把農業生產搞上去，這是農村中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一場鬭爭。」

但「述評」中又說了一些洩氣的話，坦稱：「要搞好整黨整風不是易事，因在整風中必須在各級黨委內部開展積極的思想鬭爭，作爲領導班子的『班長』要仇恨滿腔，有了『恨』字，才敢於和修正主義鬭，和資本主義鬭，可是現在，有的同志對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恨不起來，也就是不敢作犧牲性的鬭爭。」並指出：「這是由於有些同志思想搖擺，還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路。」

共產黨不尊重人權
大陸同胞不溫不飽

編輯先生：

我以愉快的心情，迎接明天的到來。我曾經遭受苦難煎熬，由中國大陸中共暴政奴役迫害下死裏逃生來到香港。我知道大陸同胞逃亡的血淚事實，早已宣騰世界。人民不只痛恨中共極權奴役、飢餓、與死亡的迫害！更反對中共暴政兇殘成性，它打着「爲人民服務」的招牌，實則剝奪人身自由與人格的尊嚴！

二十多年來，它所製造的馬列邪說，妄圖摧毀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背棄倫理道德，而藉馬列邪說，在白骨上塑造其共產主義「天堂」。共產黨它只強調共產主義一套術語與騙人的空話，它誘騙和威脅人民充當的奴隸！像這樣一個瘋狂暴政制度，它不僅不適合中國國情，更違反了人類的民主自由原則。

今天中國大陸同胞所受的苦難，也就是海內外同胞共同的苦難，爲了爭取溫飽，爭取人權，爭取自由與生存，我要盡做人的義務；向世界人士揭露，以及控訴共產黨殘民以逞的萬惡滔天罪行！並向全世界宣佈！共產黨的死期將臨！且讓全世界所有的善良的人民和稍有良知的人，都能徹底了解，共產黨兇殘的本質，它具有世界上一個最狡猾的政治野心和最大的一個騙子。共產黨的存在，更是爲患人類的罪魁禍首！它不但無視人類的本身存在的價值，它更將人類生與俱來的生存與自由權利剝奪淨盡！這是共產黨兇殘的本質。

目前中國大陸同胞正在各地掀起反共抗暴，反共產、反奴役、反迫害，已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這一事實，反映大陸人民已從不斷被奴役迫害中堅強！中共雖出動軍隊，槍炮橫加鎮壓，但是人民反共抗暴的怒潮勢難阻擋！因爲：人民再也忍不住飢餓、奴役與死亡，向暴政反抗。

如今，人們已起來高呼：反共有理，抗暴自救！大陸同胞不斷地响應，並且團結和組織起來，他們不再猶疑徘徊，這回要和中共展開面對面的鬭爭，他們已深刻認識到：騎在人民頭上的，只是中共一小撮政治野心者。我深信中國大陸同胞，必將堅定不移的反共到底！因爲他們反共、反奴役、反迫害，不是出於爭權奪利，更不是黨派與權力之爭，而是出於爭取個人自由與生存，維護人權尊嚴的一種自覺地行動！亦是維護偉大的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與倫理道德的觀念驅使，進行反共抗暴！

中華民族在世界史上一個偉大的民族。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夷族專制統治，建立中華民國，是國民革命成功的前奏，三民主義的民主政制，指引着革命最終目標——世界大同。這個神聖深長意義，是爲人類掙脫束縛自由枷鎖，爲自由、民主開創了一條嶄新的革命道路。

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根本就是爲爭取自由、民主的奮鬭史！它並不受時間和空間所限制，傳至千秋萬世，永垂不朽的！隨着時代潮流的演變，而邁向自由、民主大道，它象徵着時代潮流的動力，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在歷史巨輪轉動的演進中，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地位和權力，都由極端懸殊，而漸趨不平等的矛盾以至衝突。復加各自採取軍事武力與外交詭

譎手腕，而把時代潮流逆轉而上。因此，我國革命成功初期，剛開始的民主制度受到一種逆流的衝擊，那就是共產黨徒，乘內憂外患之中襲入。

今天暗無天日中的中國大陸同胞，他們所受共產暴政種種殘酷迫害，逃亡的血淚事實，足以證明共產黨的罪惡！

雲天水啓

死刑若不恢復執行 難望徹底杜絕罪惡

編輯先生：

報載當局為順應民意，對於恢復執行死刑問題，雖然不同意恢復，改為終身監禁。於是，甚多社會人士，認為納稅人供養死囚，理論上說不通。我認為兩者都有道理，並不是說不通。前者，那是基於英國已廢除死刑原則，採取權宜措施，問題是當局對於港例並未廢除死刑，僅不過是執法者的權力，受到英廷可以赦免的牽制，才考慮她「兩全」辦法。

在法言法，香港刑法既未刪除死刑條款，貿然採取這一改為終身監禁的權宜措施，有無牴觸？會否加以考慮？

後者的意見，可謂理直氣壯，一個已經判處死刑的人，理應按照法律執行，遽行改為終身監禁，豈非使納稅人無端端受到剝削？有什麼理由承擔供養一個應死而不亡的無用之人。表面上看，這理由相當充分，納稅人確無義務去長期養活罪惡昭彰的死囚。

然而，話應該說回來，假如獄政當局對於任何一名被判無期徒刑囚犯，倘能令其自食其力，去養活自己。一個應處死刑囚犯，法律就得褫奪他（她）終身應享的權利，藉其體力的剩餘價值，在服刑期中，憑體力勞動所獲報酬，去養活自己；不應加重納稅人的負擔，讓這畢生在獄中度其一世的囚犯，在獄中免費獲得飽食，需要勞其筋骨，苦其心志，一旦逢到大赦，出獄時可能洗心革面。

不論如何說法，一句話說盡，死刑若不恢復執行，對於罪惡昭彰之人，仍不免太過仁慈，這對於遏止暴力反對罪惡的原意適得其反。

法律的存在，是保障人類安寧，維護社會秩序，既有立法懲處罪惡之徒的一章，殺一儆百，無非希望杜絕罪行，不加執行死刑，並非文明，實行自我虐待，對遏止罪惡，甚難產生阻嚇作用。

香港罪惡問題，現在日趨嚴重。第一、人口過多，租稅過昂，社會風氣敗壞，人心浮動、墮落，教育水準逐漸下降，已成自然趨勢。

有些人說：死刑對阻嚇起不了什麼作用，那就應該處以絞死刑更重刑責。

第二、從刑名案件之中，作奸犯科之輩，不能發現彼輩的教育水準並非完全低劣，經常會出現一些知法而走法律罅之人。反映了世界愈文明、科學越進步，犯罪方式與苛毒的手段層出不窮，而能逍遙法外，豈非在不加深究的結果，罪惡不只難以遏制，相反，無異不斷鼓勵。

打刼銀行、殺警匪徒，在西方民主國家，被視為第一號嚴重罪行，法庭判處死刑，如美國，各州雖曾普遍廢除死刑，基於社會安定，已有甚多個州宣佈恢復死刑。

英國法律死刑雖已廢除，衡請美國各州不同情況，香港當局理應援例請求英廷，使香港早日恢復死刑，一方面，藉此作一測驗，死刑對罪惡到底有無阻嚇作用。同時，不能無視公眾意見，和法律明文規定的死刑不予執行。

張省三上

萬人協會秋季郊遊 卅日舉行歡迎參加

萬人協會舉辦秋季旅行郊遊活動，節目豐富，歡迎報名參加。

旅行日期定在本月卅日（星期天），準於上午八時卅分出發，旅遊行程包括：青山紅樓、青松觀、泰園漁邨、勒馬洲，同程經鶴藪、鹿頸、新娘潭瀏覽風光，再由大埔、沙田、石梨貝水塘返九龍。

中午在青松觀會餐。並在各勝地展開集體遊戲，歌唱、抽獎、攝影等活動。

每人收費十五元（包括餐費、車費在內）。歡迎萬人協會會員，萬人日報及萬人週刊讀者攜眷及邀約親友一同參加。

報名領券地點：㈠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冊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曾回大陸旅日華僑王再興說

毛死後大陸必亂 平津迭發生爆炸

王再興，五十一歲，台北市人，僑居日本，一九五三年就讀日本法政大學工學部時，對共產主義存有幻想，爲日共、中共賣力，以「人民英雄」的姿態被歡送到大陸去，去年十月因對中共失望，徹底覺醒，而奔向自由，獻身反共大業。

王再興指出：中共竊據下的中國大陸已變成二十世紀的人間地獄和奴隸社會，大陸同胞受到中共暴政迫害了二十六年，都已覺悟人人都對共產主義不滿。

王再興在行政院新聞局舉行的一項共情背景資料座談會中說，目前大陸上問題叢生，單是天津市去年就發生了五次大爆炸事件，體育館也燒掉，北平的地下鐵路發生了爆炸事件，交通中斷達兩月之久。

他說：中共「文革」之後，連共黨黨員也不再相信毛澤東，並且反抗毛澤東，「文革」時除了毛江一小撮外，幾乎沒有共幹不被鬬爭，他們被打成「走資派」被羣眾鬬爭，其後走林彪路綫的又被打成「極左」，而中共又藉「批林批孔」批周恩來，使共幹有無所適從之感。他們感覺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卻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如何。

他並指出：共黨內部鬬爭激烈，劉少奇、林彪被鬬垮之後，又要周恩來下去，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一直在進行鬬爭，同時老中青幹部不能調合，同床異夢，中共中央地方的矛盾也無法解決。

在答覆有關大陸上台灣同胞情況的問題時，王再興說，所謂「台盟」只是掛了招牌，利用作爲統戰工具，替中共做工作，台灣同胞參加共黨工作的，只有蔡嘯、林麗蘊等少數幾個，而且中共對大陸台灣同胞，並未妥善照顧，連加入共黨也受限制，在天津的一千多名台灣同胞中，中共只准許十二人加入共黨。他並指出，日毛「建交」後，中共加緊運用統戰陰謀，企圖透過台灣同胞影响在台灣家屬，並以貿易代理權爲餌，收買台灣同胞。

在答覆有關俄毛衝突的問題時，他說：毛俄之間不會打起來，毛俄之間爭的是領導權，但馬列主義是要把人類當奴隸，它們是一致的。

關於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死後將由誰掌權的問題？他說，大陸人民希望江青上台，因爲那樣中國大陸就亂的快，我們光復大陸也就更快。

王再興還指出，中共搞核子試爆，是爲了嚇唬人，它口口聲聲備戰還是以游擊戰爲主，如果中共和美國或蘇聯打起來，無論是美、日或蘇、日聯合，中共都會退到延安去打游擊。

他說，所謂「五七幹校」，是變相的勞改所，用不着的幹部就送去勞改，解決幹部問題。

大陸人心都希望毛澤東死得越快越好，毛澤東死後，大陸會有改變。

他說：中共最怕是羣眾結合起來反抗，大陸人民要求自由和幸，但得到的是痛苦，中共說「辛苦三年，幸福萬年」，實際是痛苦萬年。

王再興現任日本「大陸歸還者協會」事務局長，他將返回日本。

新區住戶結婚遷出

升斗小民惶惑不安

編輯先生：

敬啓者，我們是居住在大窩口乙類徙置區居民，素仰貴刊一向關心市民大眾，更以公眾爲重，深得市民大眾尊重及愛戴。

日前閱某報之短評，談及「安置區何安之有」中，導使我們聯想起新區居民今後的處境堪虞，回想遠在十數年前，我們因配合社會建設，而被徙置於新區居住，此數十年來，可算安居，不致被風雨侵襲，此乃得蒙前徙置事務署恩及一般升斗小民之一項措施。

可是，到了現時，則事不如前矣，我們也不知何時何日房屋司署重新立例，凡是新區居民的子女結婚後，這對新婚夫婦則被房屋司署取銷居住資格，着令在外另覓租住所云云。並限令六個月爲期，必需遷出原有的居住單位，可是，一般貧苦大眾，月入數百元，而家有數口，沒有能力另租居所，祇可在徬徨無計下，祇有向房屋司署負責人員，苦苦乞憐，情屬可憫，但未能取得有關當局鑒諒。

由此看來，新區居民面臨家散人離之患，致使老輩者老而無依，又年青者此後何去何從，不知棲身何處？如要露宿街前的話，何所謂先進的城市？因此，頃閱某報論及「安置區何安之有」中，安置區居民尚算幸運，雖然缺水缺電的小木寮，總算勝於失所無依。而新區居民的下一代，有無安置之所？尙屬不知。

以上之言，俱屬事實，可憐貧苦大眾，援助無門，雖然各區設有民政署，但是無濟於事，至於那班民選諸公，想必是公務繁重。因此，對於民間疾苦未有所聞，否則的話，亦當正視升斗市民之設身處地，以維護貧苦人家居住權益。

熱心居民陳女士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一六至四二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香港學生醒覺起來

揭露職業學生陰謀

由小撮「左仔」把持的香港學聯會，利用學生會費用作所謂「中國週」的統戰經費，不惜電召尾巴份子趙浩生、何炳棣之流搖旗吶喊，作虛張聲勢狀。

這幕鬧劇無非是想施展「糖衣毒素」的伎倆，達到「認同」「回歸」的統戰目的。

萬人筆陣洞悉其奸，鐵筆齊舞，率先揭穿其統戰陰謀，評論、專欄、方塊、新聞報導，一致對正目標，萬跟住又窮追猛打，翻開「左仔」控制學生會的底牌，由學校代收學生會費，形同強迫學生入會的不當，並作指點迷津的報導，爲粉碎「左仔」在學校搞風搞雨的組織，最好的辦法，就是學校不再代收學生會費。

這是一手「絕招」。理由是：

學校代收學生會費，學生不入會的自由被剝奪。如果由「左仔」控制的學生會自行收費，百分之百的學生肯定是見鬼神而遠之！抓權的「左仔」揩不到油水，無法展其「小恩小惠」的統戰活動，爪牙嚐不到甜頭，就會由積極變成消極，工作癱瘓，眾叛親離，形同解體。

家長減輕幾十元會費負擔，學生可避免許多政治活動，得以安心讀書，端正學風。

學校當局可遏止「職業學生」利用學生會費，從事搞風搞雨的鬭爭活動，教育學府可安心教學！

此一爆炸性的報導，獲得廣大讀者心聲共鳴，咸望已被「左仔」滲透的學校當局，以鐵腕措施，將學生會剝削學生的財源從此斬斷，以絕後患！

萬人筆陣揭開了「左派」控制學生會的瘡疤。正義之聲共鳴，許多深都希望及早擺脫統戰份子的控制，還我自由！

新亞書院有一百多位學生，對「左派」學聯會公佈的「中國週」開支，極度不滿，聯合簽名在校園貼出「大字報」提出猛烈的抨擊，要追究責任。

這一群學生的怒吼，震撼了「左派」職業學生的陣腳，一小撮牛鬼蛇神正不知如何善後。

這張充滿憤怒心聲的「大字報」，最先是由不平則鳴的同學所擬議，立刻獲得各系同學的響應，到上週爲止，在「大字報」上簽名支持的同學，已超過一百人，而聲勢正方興未艾。

自有「左派」的職業學生滲透學校之後，搞風搞雨層出不窮。學校無法安心教學，學生精神飽受困擾，專題講演變成學習「毛語錄」，同學們不但思想被控制，正當的課餘活動時間也被剝削用去參加小組活動，苦不堪言！

已成公開的秘密，共產集團的「學運」是互相串連的。香港「左派」學聯會是亞洲「學聯」的支柱。在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各地的「造反」活動，是有組織的呼應的，而凡由「左仔」控制的學生會，等於是共產黨的分支部，以學生會爲據點，將學校當做政治鬭爭的戰場！

好學向上，熱愛自由的青年學生，呼籲教育當局重視「職業學生」的陰謀活動，將統戰份子掃出校門去！

青年學生的怒吼，代表了正義的呼聲！

（雪梅）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共舉義旗

黎耀楷

共黨污星將殞落，舉杯預祝復山河，
義師早出同殲敵，旗幟飄揚奏凱歌。

孔夫子贊

鄧興

道冠古今德配天，大成至聖素王傳，
顏曾孟子原同脉，釋道回宗莫比肩，
八德緝熙垂萬世，五倫敦睦邁千年，
中樞崇祀揚文化，國運重興在目前。

寄候淑英壇主安好

鄭秀堂

寄書一紙致千誠，候立程門禮欠行，
淑女最難袞世見，英雄每是亂時成，
壇評有理如杆直，主事無偏似水平，
安得到秦傳討檄，好將文筆代刀兵。

秀堂文友：承贈詩致候，謝甚，獨惜許多地方詞不達意，而對仗又欠工整，未免美中不足；現已代爲修訂如上，爲省篇幅，不將原作錄出矣。至於「宇宙詩壇」第八期，早經收到，因在病中，精神困倦，如今每日須服八種西藥，藉以振作，若無必要，則盡量避免消耗目力，故未回信通知，有勞久盼，謹此告歉！閣下以後惠件，請寄雜誌社交我便得，順及。壇主封淑英啓。

夜雨懷鄉

雪梨　蘇伯楷

摯濛郊壑暗無光，窓外潺潺欲斷腸；
倚枕遐思千萬里，滿懷離緒念家鄉。

林下看書

前人

薄薄輕陰近午天，淸風林下見前賢；
人閑綠野偎松坐，半卷殘書娛晚年。

離別郭家麟好友有感

泰國　李敬安

厚德難忘郭老情。寬宏海量萬年淸。
金風陣陣催心懼。銀雨瀟瀟迫膽驚。
不久分開天各面。如今共處地同城。
將來得便音頻賜。自有鴻魚代送聲。

甲寅送梁漢佳世侄赴加求學

黃朝朗

七尺氣軒昂。男兒在四方。
一朝發啓德。萬里習工商。
鐵鳥往來急。飇車迓送忙。
臨歧殷握手。榮返報親娘。

自題半面妝小影

封淑英

倚雪衝寒出，幽香陣陣吹，
珠簾風料峭，玉笛響參差。
水照全神好，妝窺半面奇；
冰心和靖外，知者更其誰?!

醉高歌 再步先賢姚燧韻在雪梨作

劉祖霞

晴鳩遠處揚聲。嫩柳庭前弄影。
離人對此添淸興。想起江南媚景。

虞美人 步和封淑英壇主雙星節觸懷

劉祖霞

經年離別些時聚。縱是能重遇。靈烏今夜把河塡。渡得雙星暫會喜無邊。　隔河彼此情何異。一水遙遙繫。癡心只望得相親。那管滿天雲霧阻行人。

蘇幕遮 晚趣

封淑英

日流紅，林鬱翠，片片殘霞沒入滄波裏，天際寒鴉歸隊隊，幾戶人家隱約炊烟起。萬重山，千叠水，堤柳行行拂水絲絲墜，唱晚漁舟聲細細，市酒村邊醉拚沉沉睡。

漁浦淸遊

陳鐵兒

烟水茫茫路已無。蘆林會有隱相呼。
英雄遷客涼涼去。畏與漁樵論丈夫。
漁家蟹舍二王村。回首河山不復存。
我有興亡數行淚。桃花扇底曲中論。
江湖滿地盡漁翁。得入桃源美最曚。
澤畔行吟隨逝水。風雲人物起蘆中。

茫茫銀漢說登天。廿載浮桴自醉眠。
海闊有時聲浪大。江楓漁火照魚船。
臨淵我亦羨漁人。舉網頻頻任笑嗔。
遠望百花零落盡。蕭蕭紅蓼滿江濱。
乾坤日夜有波瀾。無限江山異地看。
欲到鷗群閒處話。新潮興起滿沙灘。
浮沙漠漠倘三家。壯士不還聽暮鴉。
爲訪釣臺何處是。客途秋恨在天涯。
浪遊遯世己興吳。抱道英風范大夫。
諸葛過江爭漢鼎。創開口舌戰羣儒。
一葦航來可問津。楚河漢界有遺民。
隔江商女歌聲唱。不是鄉音也動人。
響窮彭蠡雁驚寒。風景不殊仔細看。
有客潯陽題句後。烟波江上作詞彈。

前題

朱敬安

廻塘十里放輕舟。水荇牽風綠意稠。
翻浪不驚魚自樂。誠檣嬉舞燕無愁。
亂山倒影波心畫。蜃氣凝雲海上樓。
苦覓桃源甘避世。何如擊楫向中流。

前題

盛獻三

尋幽久歷山林勝。避暑今宜水國遊。
泛泛灣沿航始泊。垂垂網罟眼中收。
晚霞冉變聞歌唱。新月徐昇動詠酙。
飽蜒魚蝦醉村釀。人生得樂更何求。

前題

張香圃

武陵當日泛輕舟。一悟源中不計秋。
欲語涌雲迷幻影。寧隨烟雨任浮游。
水難細辨淸兼濁。星可遙看斗與牛。
幾度滄桑成往事。江湖只合侶沙鷗。

前題

梁志超

浮烟野水澹晴空。櫂唱聲傳荻港東。
白鳥斜飛江渚碧。幽人閒步夕陽紅。
看山搜句饒淸興。滌暑披襟挹爽風。
一幅天然好圖畫。武陵源裏有漁翁。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鬪格調・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苕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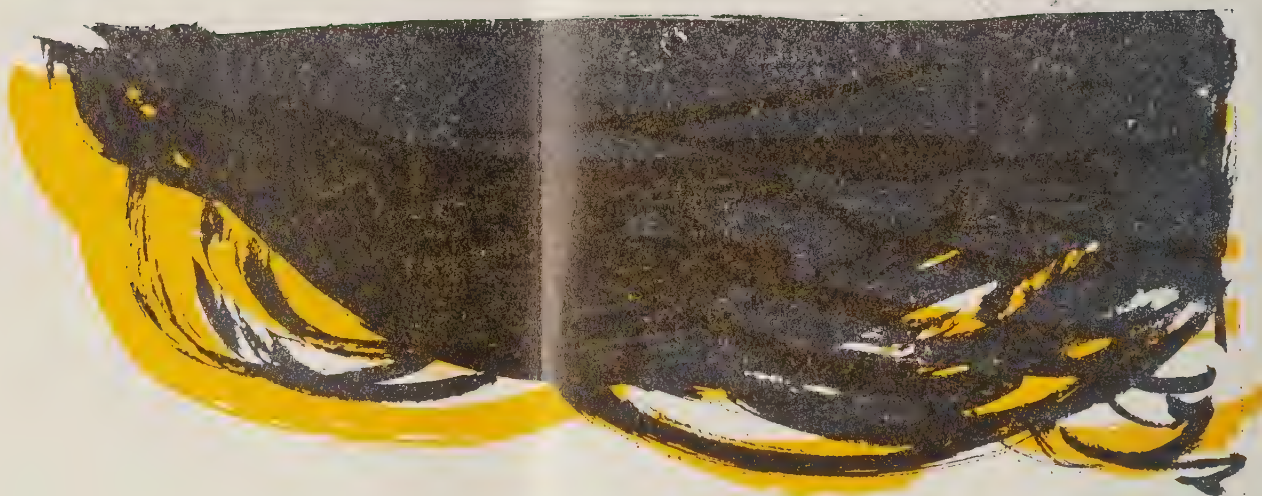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二期 新125)





「密雲，山中有驟雨！」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二期(新125)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為背景，真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二期(新125)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一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誰在編造「荒誕不經的故事」？

十一月二十日本港「文滙報」一版根據「中國新聞社」十九日發自北平的電訊，以「專稿」形式發表一篇「貝時璋談中國科技現代化」的宣傳文字。篇首還刊登了這位所謂「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的照片。在這篇「專稿」，無非是「歡欣鼓舞，激情滿懷」和什麼「毛主席關懷」以及「年逾七旬幹勁更大」一類政治八股。其實，專門對華僑進行統戰的「中國新聞社」，本身就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騙人機構。它不像「新華社」在強詞奪理、顚倒黑白中有時在政治方面還或多或少地照顧到「立場」和「原則」，而「中國新聞社」的稿子在大陸上根本上就不發行，從這一點就可看出：名義上是什麼「中國新聞社」，實際上則是「中共造謠社」。

說它造謠是假的嗎？且看「中國新聞社」十一月十九日發自北平的有關談「知識分子」問題的「編者的話吧」！這個「編者的話」一開頭就說：「廣大讀者對生活在社會主義祖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對他們所熟悉的老一輩知識分子現在的思想，學習，工作和生活等情況，是很關心的。過去我社播發的有關知識分子的稿件，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從今天起，我社將比較集中地繼續在這方面作些報導」。

可以看出，這是中共繼「戰犯回台」和「釋放特務」等政治統戰把戲遭到可恥失敗和弄巧成拙落得個妄費心機後，又搞出的另一套騙人把戲。那就是利用經過二十多年折磨尚在苟且偸生的御用「知識分子」，由該「中國新聞社」以「現身說法」的手段，編織一些美麗的謊言企圖在海外騙人上鈎。

該「編者的話」復頗有「先見之明」地說：「當然，這類報導，對於一小撮蔣幫來說（按：是凡在海外反共的中國人，中共統稱之爲「蔣幫」），是不會舒服的。他們一定會炮製種種荒誕不經的故事，造謠誣衊」。大概是怕人不信吧？所以，又補充一句說：「他們過去是一貫這樣做的」。

這叫作「作賊心虛」，完全是一副「惡人先告狀」的咀臉。

在大陸上的「知識分子」，眞的能得到左派人士口中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和中共的「關懷」嗎？好！那麼就談談「荒誕不經故事」吧：

一、北平「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物理化學教研室講師葛佩琦，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該校黨委舉行的座談會上說：「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爲『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說：「舊知識分子都有一種高傲的氣質，自尊心很強，『上可殺，不可辱』，多年治學的老教授，在大庭廣眾之中，一次次檢討了或在火力很強的羣眾大會上被鬬爭，有時人家原是熱愛國家的，而指着臉罵人家是反命革，使人抑鬱難平」（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北平「光明日報」）。

如果翻開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中共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這類北平政權歧視、侮辱、打擊知識分子的眞實反映實在多得不可勝數。前述兩個例子是抄自北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概「中國新聞社」不會說是「造謠誣衊」吧？

可能，「中國新聞社」會說：這是多年前的事，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改變。其實，中共壓制知識分子的「政策」，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都不會改變。在「文革」期間，中共把知識分子列在「地、富、反、壞、右」和黑幫，走資派等等之後列爲第九，故稱爲「臭老九」。老舍是不是知識分子，爲什麼被迫而自殺？巴金也該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吧？但自「文革」以來卻長期「失踪」。

請問「中國新聞社」，是誰在「炮製種種荒誕不經的故事」？



新聞以外

廉政公署為功為過見仁見智

民間寃情疾苦仍是投訴無門

劉人傑

廉政公署肅貪工作雷厲風行，可是矯枉過正，好做唔做，管埋一些雞毛蒜皮小事，致貪污層出不窮，黑幫依然。因此，廉政公署今後的工作方針，實有重新檢討必要。姬達許下宏願，三年之內貪污絕迹，老萬肯定他必然損鑊，謂予不信，且拭目以觀之。

廉記開鑼・葛柏之功

為什麼香港沒有設置安庒市民專員而設廉政專員呢？可以說是葛柏所造成。當葛柏逃返英國，新左派乘着民意憤激機會，發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這一槓正開中一般不滿現實的市民的口胃，當然得到不錯的反應。香港政府以為這是廣大民意反應，感到民意不可違，因此由廉政專員全力搞掂引渡官司，不惜工本，花了一兩百萬，才把葛柏搞回香港，審判定罪，平息民憤。

廉政專員姬達自以為葛柏案對香港立下大功，自此更意氣風發向警察部門大開殺戒。廉政專員公署成員，初期大部分由警察部門調任，他們對警察內部的情形特別熟悉，要在警察部門找案件自是易如反掌；而且在葛柏案後，乘勝追擊，自然更能取得民心。因此，此後一段時間，廉政專員在警察部門的反貪行動，有如風乘火勢，瞬即燎原。

無可否認，警察部門的集體貪污行動，是公開的秘密，要將這種貪污行動剷除，是全民的願望，沒有人反對；但如果要嚴格的根究起來，連過去十年二十年前的舊案都翻起來，服務警界多年的人，幾乎沒一個不受到嫌疑，在他服務的悠長歲月中，誰能保證自己沒有涉及貪污的嫌疑？也即是說，每一服務警界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廉署的調查，也因這原故，使到警務人員個個有後顧之憂，不知什麼時候禍起蕭牆，因而大都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士氣受到影向是必然之事，警務人員士氣低落，自然使

過去老萬論及廉政專員的工作，認為在警察部門作翻天覆地的反貪污行動是應該的，但必須維持「既往不究」的原則，不可效法共產黨三反、五反運動，追究三代，應以目前貪污行動為整肅的目標。在反貪污運動雷厲風行中，仍然貪贓枉法，無疑是必須予以嚴懲，甚至把他們永遠監禁、槍斃，也沒人反對，他們明知故犯，不值得原諒；但過去的錯誤，基於數十年積習和不良的風氣養成，有值得網開一面的理由。如果不論新舊，一概揪鬬，後果不堪想像。

雖然港督麥理浩在立法局會議中大力讚揚廉政專員的成就，但民間另有看法。有些人感覺廉政專員不管有多大成就，對市民影响不大；廉署的工作，與他們痛癢無關；一部分人認為廉政專員權力太大，有類獨裁國家的秘密警察，不只公務員受影响，民間亦受影响；更有人感覺廉署辦事，矯枉過正，好做唔做。

廉政專員公署過去所辦的若干案件中，很多的確小到無可再小，正所謂雞毛蒜皮般的事情，要勞動領高薪的廉署調查員去辦，極不化算。

小題大做・浪費公帑

數目的賞錢，這一類賞錢大都出於「行賄」者自願。老萬對服務好的郵差，每逢過時過節，一定給他十塊錢賞錢。因為老萬的掛號信特多，差不多一天兩次派信都有，有時甚至一大堆。郵差態度好，服務週到，往往超出他的責任以外，因此十多年來我們已建立了交情，我家再多的信件也沒問題，即使信封上寫錯，也派到手上，老萬覺得這一點點賞錢，不但沒有「行賄」意味，並且未足表達對他優良服務的謝意於萬一。

如果因為郵差「貪污」五塊錢而判坐牢，於法可能是對，但在人情上說，實在很令人同情，尤其在華人社會，感謝別人服務週到的唯一方法，是給予一點金錢或禮物，但在廉署「大公無私」下，變成對他的禍害，給予他好處的人，便是罪過。

又如一家大酒店門前的印籍車僮，也受檢控，原因是他要的士司機給予好處，才讓進入接客。不過，他所要求的，不過一元幾毫。在法律上，不管貪污數目多少，都得構成罪名。但在人情上說，不算過份。因為這種工作工資極微，主要收入是靠賞錢，客人上車落車，未必給賞錢，的士來接生意，他職權所在，抽點油水，等如經紀介紹費。經紀收介紹費是天公地道，絕不會坐牢，但他被指為「利用職權收取金錢」，罪名可不小。

收取回佣・構成罪名

諸如此類的案件，廉署辦了不少，這種案件的

影響。雖然說，私人機構的收佣問題，是得到投訴才予處理，可是有此一例，難免天下大亂。

最近，無線電視三名高級職員被控八十項罪名，也成爲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其實，私人機構的佣金問題，讓他們自己本身處理，似較合理；經官動府，使人有小題大做之感。

貪污舞弊．弄玩權責

廉政專員公署另一受批評的，是該署上下人員，一律高薪，最近一次立法局會議中，港督還提出增加廉政專員公署經費，姬達幾十萬年薪，羨煞不少公務員。有位主管單位的公務員對老萬感慨地說：如果香港其他公務員向廉署人員看齊，大家拿那麼多薪水，廉署恐怕也沒有設立必要。拿到高薪，一來生活過得好，不必貪污也很豐裕；二來待遇這麼優厚的職業，如果丟了，十分可惜，大家會盡力保住職位，不敢輕犯貪污罪嫌，貪污不肅自滅，廉政署也沒有存在價值。本年三月三十日，姬達在新界上水鄉事會席上發表談話，表示：公務人員薪金過低，有導致貪污的可能性；而職位高的，也往往會形成玩弄權責而進行貪污。

大概政府把廉政專員公署的工作人員薪酬定得那麼高，是怕姬達說的，薪水低恐防導致貪污；但防範不了權力過大，也會利用權力進行貪污。廉署成立迄今，本身人員犯貪污事件已有多起，由此可知，肅淸貪污，不是一樁簡單的事。貪污是有人類就有，而且貪污的界定不容易，請人飲一杯咖啡也構成「行賄」及「貪污」罪，如果「嚴格執行」，人人可能成爲罪犯。

公家汽車．接送家人

舉例說，去年十月中，社會福利署一名行政官，被控詐詞騙取港府舟車費四百一十九元八角，這屬於「貪污」案件。但法官范耐理判決「無罪省釋」。他這樣判決是根據一項英國的法例。據指出：如一個人受到上司影響，迫得遵從命令而致違反法例的話，法庭對此種情形表示滿意而接納，即可獲撤銷控罪。事實經過是這樣的：前社會福利署秘書）上司後，叫馬在工作時間用汽車接送克地的兒子由九龍區學校到大埔寓所，或送到克地的辦事處。馬同時也協助接送其他職員（包括一名女職員）到克地的住所，替他工作。周在簽署證明馬所申請的四張舟車費表格時，不知道所塡是虛僞的，遂呈交克地查閱。

在我們外人看起來，這些事情無非反映香港政府部門一些「眞實」情況，不少機關也有此情形，在政府的龐大政費中，市民也不會關心四百多元的一點點小數目；卻不免使人引起題外的感想。

貪污罪案．孰輕孰重

隨便抓着一位市民，試問他：「你希望香港貪污絕跡，抑或刦案絕跡？」相信十個有十個答覆是希望刦案絕跡。道理很簡單，因爲刦案使市民直接受害，而貪污，作爲一個守法市民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最普遍的貪污據說是包賭、包毒。過去，許多環頭探長，除了入私囊外，許多開銷靠派片維持，諸如孝敬上司、收買線人等，都從這些收入開支。大檔對社會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如果說影響如何巨，未免過甚其詞。大檔本身是違法的，到大檔賭博的人，都非善類，當然其中也有因嗜賭而被誘惑的，但有自制能力的人誰也不可以強迫他，不賭錢，如何派片、如何貪污，都與他無關。

從韓德回憶錄中，可知道販毒者與警方勾結的實情。毒品誠然害盡不少人，但如果不吸毒，這類貪污也與你無關。

值得詛咒的是向小市民收規的一類有勒索性的貪污，身受其害的正是市民大眾。爲了解決生活，沒法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付出了，便使利潤減少。不過，在某些情形下，有人寧願他們肯接受，多負擔一點，還可搵兩餐，比被趕絕好得多。

部分市民．歡迎貪污

更有一種人是歡迎貪污的，比方，建好一幢房子，公事公辦，經過所有各項檢驗，樣樣合格，才發給入伙紙，往往等一年半載，利息的負擔，是驚人數字；如果花一點錢，把這段時間縮短，當然很早開與遲開三幾個月，一進一出，數目非常龐大。花一筆茶錢，早在預算內，所以他們是樂意付出。至於「有水放水」那一種貪污，是無可饒恕的，可說乘人之危，法律上的懲處，應有分別。這類貪污，是最惡性的，非處以重刑不可！

不過，無論貪污問題如何嚴重，對人們的影響還不及刦案劇增可怕。在報紙上，我們常常看到的是銀行大刦案，械刦解欵車之類，動輒數十萬，更有多到七百萬，但這類刦案，遠不及不大見諸報章的籮頸刦案、梯間刦案、巴士刦案等之直接危害市民。銀行的大刦案，差不多都購有保險，追不回來，也沒損失；但小市民被匪徒籮頸，掠去一百幾十元，對他們可能是個很大的打擊。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香港社會許多症候中，貪污不算是病入膏肓一種。有位熟悉東南亞國家情況的朋友說：香港確有貪污情況存在，不過比起一些東南亞國家，還算得貪污有能，至少比貪污無能的國家尚勝一籌。當然，能根絕貪污最好不過；採取緩進方法，逐步改善，也符合理想。香港的貪污已根深蒂固，要一下子改變過來，可能性不大。操之過急，不但不能收效，還會導致社會混亂。廉政專員公署成立以來，雖然反貪雷厲風行，而且得港督嘉許，可是，香港的貪污是否已因此絕跡？熟悉香港社會情形的人都知道實際情況沒改善多少，最大改變是由過去集體貪污一變而爲化整爲零的個別貪污，不但不見歛跡，且變本加厲，比前普遍，還顯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君不見，各處大檔未見歛跡，且益見蓬勃；跛豪下獄，道友的黑糧依然供應無缺；船舶車輛違例，一樣茶錢搞掂。要各事進行順利，熟性還是不二法門，只是收取賄欵較爲審愼，不如前時的公開而已。因此，姬達三年內根絕貪污的宏願，肯定不能達到。韋恩法官慨嘆廉政專員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他的話是有感而發。當然，打老虎並不如拍蒼蠅簡單，打老虎往往牽連很大，也許連手執上方寶劍的姬達也頂唔順，不打老虎而拍蒼蠅，當然有其苦衷。（下轉第十一頁）

林邁可爵士曾在華府執教多年，為美利堅大學教授，現已退休。林邁可教授與中共淵源至深，對中共對外宣傳統戰伎倆了解至為透澈。他的生平及他早期協助中共到近幾年成為中共最嚴厲批評者之一的過程，本刊另有專文介紹。（編者）



在寫以中國讀者為對象的文章時，也許應先說明只有少數美國人偶爾對中國有興趣，雖然這少數人還是比在英國或西歐的少數人為多。同時，即使是在那些有興趣的人裏面，也常可以發現極端無知之輩。一九七三年，我聽過一個自稱為專攻中國史的研究生的演講，他曾經隨「關心亞洲學者」的訪問團去訪問過中國大陸。他放了一些紫禁城的幻燈片，並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紫禁城不對外開放，因為皇帝住在裏面。

在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人士之間，我們可以發現對中國大陸的觀點極為歧異。美國對此見解之分歧，比其他國家為大，而就所能估計的平均而言，其因時而異的變化也比其他國家厲害。

在別的國家，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人很快便確認中共政權設法防止外國人取得關於大陸的正確或客觀資料。在大陸上，所有出版品均為共黨所控制；只有少數外國訪客獲准去訪問，而他們獲取資料的機會受到限制。

中共對訪問的政策，在不同的時期，有相當大的差異。但過去二十五年的大部份時間，最有資格獲取資料的人士，最難得到簽證。這種管制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初放鬆；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前及一九七○年初期，也稍微放鬆。在其他時期，除少數例外，只有兩類人易於取得進入中國大陸的簽證。第一類包括那些相當可靠的共黨同情者，他們訪問後必然會撰寫對中共極有利的報告。第二類包括那些不懂中文，對中國又沒有背景知識的人，他們只能透過中共所派的譯員來與別人接觸，也不會查證中共所告訴他們的過去情形。

中共從第二類訪客中取得有利報導方面，只算部份成功。一個敏銳的觀察家，即使只能透過中共指派的譯員去搜集資料，只要一路追問也可以獲有許多斬獲。在中共與印度官方關係還算良好的時候，幾位印度去的訪客寫了對中國大陸情況極帶批評性的報告；我曾經碰到一位印度學者，他成功的愚弄過中共當局。當他申請簽證的時候，他說他不懂中文，那倒是真的。可是，他接着便努力學中文，約一年以後，他得到簽證時，他已能聽懂許多話，但並不露形跡。因此，他能經常聽出他的譯員欺騙他。當他被帶到一處公社訪問時，他問一位老農喜不喜歡公社制度。譯員把他的話譯成「這位客人帶來印度人民向你的致意」。老農自然微笑，並請向印度人民致意。這又被譯成老農說，他認為公社制度好

美國人民對

前，美國政府禁止其公民訪問中國大陸。

許多有關中國大陸的知識，可以從文獻中獲得，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把中國大陸報章雜誌譯成英文，使這些資料更廣泛流傳。然而，想從這些資料裏面取得任何有趣的情報，就需要在解釋中共文件的技巧上有些經驗，並肯下苦功夫。研究者一定要閱讀大批文件——其大部份均枯燥無味——以尋找偶爾出現的帶啟發性的小消息或片段，這些片段可能看起來並不重要，但把它與其他類似的消息湊在一起，便可推演出中共當局到底想隱瞞什麼。例如，有一陣子，中共均未發表工資情形。一位研究者在一篇文章中發現一段說工會的會費是工資的百分之一；在另一篇文章找到工會會員的總數；在第三篇文章中發現工會會費收入的總額。把這三項資料湊在一起，便可求出平均的工資來。

這類研究產生了一些有趣的書籍和登在學術性刊物上的文章，但很少見諸報紙。一般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便覺得美國政府在避免讓他們對中國大陸有更多的瞭解。他們所要的是個人對中國的印象，不是學術性的研究報告；而美國政府設的尼龍簾子使他們無法看見中共管制的更實質之竹幕。其結果乃是民眾對少數能一再進出中國大陸的美國人，如格林（ Felix Greene ）和史諾（Edgar Snow）者流的報告益感興趣。

格林是旅居美國的外國人。他因赴大陸訪問而被吊銷再入美國的簽證，但利用他到從未被申請滿的英國人移民美國之配額，取得移民簽證。中共同意他拍攝影片，作電視訪問：這些節目他在美國可以賣得好價錢，他則以此替中共作宣傳。

史諾得以訪問中國大陸乃是因為美國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同意讓新聞記者去大陸。幾乎所有其他持有同樣准許訪問中共之護照者申請簽證均被拒，只有史諾以中共舊友之身份獲准。他不象格林那麼不誠實，但從他的報導可以看出來，如果他問太尖銳的問題，或在報導中過於偏離中共的宣傳路線，他將不能再獲准去中國大陸訪問。

即使是那些應該所知較多的學者，也受到因為美國政府限制他們訪問中國大陸之自由所造成之怨氣的影響。他們並未從他國的經驗獲知他們取得中共簽證的機會極微，而且，即使是取得簽證去大陸，他們獲准挖掘許多資料的機會更小，他們只是沉湎在可能到中國大陸可以作研究的幻想中，只要他們政府准許他們去就好了。

這積累下來的結果，乃是有更多人開始對中共有好的觀感。而美國對中共的批評者經常因為誇大反破壞其陳述，從又助長輿論之改變，如果有人想藉訴諸感情以說服人，則誇張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藉激動情

大陸的錯覺

利之意見者，獲簽證的機會較佳。許多認眞的學者在他們想與中國的同行討論問題，或作些研究時，卻被帶去作特定地區的觀光，而甚感失望，但是他們面對一個暗示性的威脅：太過挑剔的訪客，將得不到另一次簽證。結果，有許多人私下談話對中共大爲抨擊，公開發表的文章卻大加捧場。

重要的新聞記者或政治人物，均受到特別奉承，使他們覺得對這些善待他們的人加以批評是禮貌的（證據顯示約瑟夫．艾索蒲便是受這套把戲的影響）。即使是這樣，有時也有威脅的因素。賈克遜參議員在北平等待良久，以謀與周恩來一談，因爲這對他在美國的聲望很重要。

一般要與中共妥協的慾望，導致有些美國人能忍耐很不合理的待遇。例如，費城交響樂團試了幾個月，想與中共當局討論他們演奏會的節目。當他們經過長途、疲倦的旅行，在深夜抵達北平以後，中共「官員」要求立刻談論節目。樂團經理不但不說中共已經延誤此項討論數個月，應該可以再等十來個小時，他反而同意立即討論，並把奧曼地（**Eugene Ormandy**）從床上拉下來參加會商。美籍華裔所受到的招待至爲有趣。中共對他們也是有選擇性的發給簽證。有許多想與在中國大陸上之親屬一晤的人，設法申請簽證，努力多年也未成功。

在許多方面，曾訪問過在大陸上親戚的華裔美國人，最有資格報導大陸上人民的環境和感觸，但是他們的報導因受威脅而被有效的抑制。在美籍華人社會中，人們一再聽到曾訪問在大陸之親友者所作的描述，他們的親友懇求他們回美國之後，不要對中共作任何批評，因爲這可能給他們的親戚惹上麻煩。

有一小撮美籍華人，純粹由於民族主義的動機，倒是眞正親共產黨的。如果有人跟他們辯論，便會發現他們欽佩中共在中國經過一世紀民族的羞辱之後，恢復其強國地位，這股情緒強烈到使他們可以寬恕中共政權的任何缺陷。對這種立場，可用兩個月有效的辯論予以駁斥：第一，正如在一九三〇年代許多德國人所採取的親納粹政權之立場，他們極力主張——而且也有些道理——凡爾賽和約置德國於羞辱之地，接着，希特勒上台，德國站起來，重獲其國際地位。也因其如此，他們對集中營，殺害猶太人及其他納粹之罪惡，便視若無睹。第二的辯詞是只有那些生活在共黨政權下的一般人民，才有權利說中共恢復中國國際地位，使中共政權所強加諸中國人民頭上的犧牲成爲正當；住在自由、舒適之非共地區的人，沒有權利作此評斷。

雖則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使一些美籍華人親共，如果有人與歐洲後裔的美國人辯論，也會發現他們親共乃是因爲鄙視中國人。當前有一種可以稱爲「左翼種族主義」的態度廣泛流傳。它認定優越的北美及歐洲人珍視自由及法治，能實施立憲政府，而劣等的亞洲人對自由不感興趣，只要他們有足夠的東西吃，他們生活在集權制度下也很滿足。這類種族主義對蘇聯與中共也表現不同的態度。許多對於蘇聯迫害自由表示憤慨的人，到目前爲止對中共全面迫害自由卻

更採懷疑之態度。美國人最近已更願意抵禦中共的壓力。當中共設法從一個訪問團名單中排除波多黎各市長珊朱安時，美國市長訪問團即取消訪問中國大陸之行，曾經訪問過中國大陸的美國人，現在常抱怨他們訪問時所知者極有限，也願談論中國大陸教育水準之低，他們所會晤的中共幹部之愚昧無知，及大陸上科學及醫學工作水準之低落。主要報紙已登載更多記者撰寫的批評性報導，包括多倫多環球郵報駐北平記者柏恩斯（**John Barns**）所發的專電。

柏恩斯的一些文章，在證明中共組織內部不惜一切手段以爭取金錢利益之「資本主義傾向」極爲強烈，這一點特別有意思。中共幹部在與外國公司共同使用的航線上，把生意搶給中共自己的航空公司之手段，可以與洛克斐勒王朝第一代建立獨佔的標準石油公司時的資本主義時期相比擬，但那種伎倆在許多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屬非法。其對外國公司或政府所課征的過份服務費，事前毫無討價還價餘地，那就像下等夜總會的鄙劣作風，在那裏不小心的客人可能飲一杯酒便被敲掉美金五十元。

中共一直努力在美國較小的城市，特別是大學城，建立其宣傳機構。「中美友誼組織」負責尋找可能的成員，他們主要是在中國學生之間找，但同時也兼及工人。如獲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批准，這些新會員即被招待到中國大陸去旅行一次，等他們回到美國，便獲得充份經費替中共宣傳。

中共的這些努力現已開始受到抗拒。台灣來的學生，以前只專心讀書，但已發現這一來使整個宣傳落入很少數的中共同情者之手。現在他們發覺必須組織起來，與親中共之宣傳競爭，雖然他們需要更多的幫助。

在今年春天的一次演說旅行中，內人與我曾和留美的中國學生晤談。他們大部份是支持中華民國的。從台灣來的學生對中華民國政府有所批評，但大部份人都說他們計劃完成學業之後回到自己的國家服務。少數支持中共政權者，對共黨政權作毫無批判性的歌頌，但我們從未碰到任何人計劃到中國大陸工作和定居。雖然他們堅稱中共政權對其人民提供幸福和有意義的生活，他們自己實際的選擇都是留在他們指責爲墮落之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

只有幾個與「中美友誼協會」有關係的人願嘗試以理性的辯論爲中共政權辯護。當他們起而辯護時，對近代中國略有知識者即可輕易將之駁倒。他們所慣用的伎倆是完全以人身攻擊來設法詆毀中共政權的批評者，或以破壞會場以抑制批評意見之表達。內人與我幾天前曾定妥在威斯康辛大學發表演講，但由於親中共組織以造成暴動作威脅而告取消。

雖然美國一般民眾現已漸轉向反對中共，在美國學術界親共的氣氛仍然很濃。因此我將準備寫一文討論西方知識份子輕易上共黨宣傳之當的理由。（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於華府）

Michael Lindsay 林邁可

時事評論

獨·裁·者

林定

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將軍與死神搏鬪了一個多月，終於本月十一日與世長辭。佛朗哥謝世，世人對他觀感不一，毀譽參半。在西班牙，舉國哀痛，馬德里街頭到處飲泣，遠在倫敦競選世姐的西班牙小姐，也因哀傷過度而棄權，足見西班牙人衷誠熱愛他們的領袖。

然而，西班牙以外的世界，特別是西歐國家，對佛朗哥之死，顯得十分冷淡，甚至表現幸災樂禍。他們對佛朗哥的蓋棺論定，有毀無譽。如流亡在莫斯科的西班牙共產黨人高舉香檳酒慶祝；意大利人說西班牙會隨佛朗哥死亡走向民主；里斯本報紙刊登佛朗哥已死，西班牙萬歲；法總統僅向佛朗哥遺屬吊唁而不提其功績；英工黨議員說佛朗哥之死毫不足惜，他是歐洲無人追悼的死屍。西方國家如此痛恨佛朗哥，甚至比對共產專制還更切齒，這未免敵友不分了。儘管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缺乏民主，但它必竟是自由社會，不像共產國家，絕對失掉民主與自由。倘使西班牙沒有佛朗哥，它可能早已成爲蘇聯附庸，或者派系蠭起，以致動亂綿延不絕，民不聊生，變成今日的葡萄牙第二。民主國家的頭號敵人是共產主義，遺憾西方國家的矛頭卻指向自己同路人。可見，目前這個世界，只講功利，不重是非。

今年九月佛朗哥處決五名殺害警察的城市游擊恐怖分子，引致西歐國家強烈抗議，掀起一次反佛朗哥的狂潮，他們搗毀西班牙使館，撤回駐西使節，甚至教宗保祿也加以公開譴責。西方國家盲動排西，使共產國家樂不可支，以往凡遇此類事件，叫囂干涉必是共產國家，此次卻由自己人動手，實叫人親痛仇快。佛朗哥是天主教徒，原打算赦免五名死囚，但由於外國的無理抗議，藉人道主義打擊佛朗哥，皆是迫他改變初衷，堅決處決五名暴徒成爲人道，對南越共產政權槍決前西貢官員卻熟視無睹；梵蒂岡對西貢天主教徒被害粒聲唔出，對西班牙處決暴徒則大聲疾呼。難道我們這個時代眞的是對敵人仁慈對自己殘酷嗎？此次佛朗哥逝世，外電說教宗保祿要稍後才發悼電，可見教廷對佛朗哥歧見之深。一個天主教國家領袖，自身又是虔誠教徒的佛朗哥，上帝竟然對他這麼冷淡，太不公平了，但願他日無神論者的毛澤東或布里茲尼夫暴斃，教廷不會火速吊唁吧！

佛朗哥用鐵腕政策統治西班牙三十六年，對內對外堅決實行反共。他既不像近代投機政客如埃及納塞、菲律賓馬可斯之流，對外親共對內反共；也不像西歐國家對內對外既不反共也不親共，因而共產國家對他恨之入骨，說他是法西斯獨裁者。又由於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缺乏西方國家一般民主，因此也被人們視爲獨裁者。不過，平情而論，西班牙雖不大民主，但卻相當自由，比起共產主義國家的無民主無自由不知好上多少倍。西方國家卻鮮稱毛澤東爲獨裁者，毛澤東殺害中國人何止千萬，西方人從沒有譴責過，似乎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惜佛朗哥不是共產黨人，否則他所處決的五名暴徒，斷不會遭受民主國家的強烈聲討，或許，他還成爲西方所景仰的英雄呢！

在西班牙，人民有充分自由，絕不像中國大陸，既沒有遷徙自由，也沒有擇業自由。西班牙人可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西歐各國人民的生活毫無兩樣，甚至比他們過得更美滿幸福。西班牙工農業雖不十分發達，但經濟穩定，物價低廉，沒有受到通貨膨脹及失業浪潮衝擊，因此，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西班牙能有今天的國泰民安，物阜昇平，社會安定，沒有戰爭，沒有共黨暴亂，沒有工棍挑動工人罷工，黨棍唆擺學生破壞社會，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埋頭工作累積社會財富，使西班牙人長期過着自由繁榮生活。無怪乎佛朗哥去逝，西班牙人如喪考妣！

佛朗哥的遺囑說，希望國人團結，維持和平，不要忘記西班牙的敵人，爲祖國及西班牙人爭取最高利益。可見佛朗哥是一個眞正愛國家愛民族的領袖，像這麼一個爲國爲民的「獨裁者」，跟一個滿口爲人民服務，而視人民爲芻狗的四個偉大領袖相比，不知好上了多少倍，若果要中國人民選擇，肯定絕大多數是選擇前者。

佛朗哥逝世，中共新華社於次日報導此消息，但不加評論，朱德以人大委員長身份致電哀悼。中共一向對佛朗哥沒好感，長期罵他爲法西斯獨裁者。此次一反常態，不咒不罵，並致哀唁，暗送秋波跡象明顯。

西班牙地處歐洲西南端，緊扼直布羅陀海峽，與北非摩洛哥構成地中海出入大西洋孔道，在西歐軍事上佔着極重要地位。由於鄰國葡萄牙已被蘇聯勢力滲透，中共惟恐佛朗哥死後，西班牙出現動盪局面，使蘇聯有機插手，扶植西共，重施在葡萄牙的故技；另一方面又恐卡洛斯王子改變佛朗哥反共政策，與蘇修好。因此，不惜違背共產黨人立場，哀悼法西斯獨裁者，其最終目的，當然是爲了反蘇。顯然，在中共心目中，寧可西班牙保持佛朗哥的反共政策，也不要讓蘇聯勢力入滲西班牙。所謂堅決支援國際共產主義兄弟黨革命運動，其荒謬無原則性，莫過如此。

說到獨裁者，論惡名昭彰者，自是數希特勒、斯大林，然他們對其國人生活頗表關懷，甚至不惜向外掠奪，也要供國人生活之需。二次大戰時，歐洲最幸福的小孩是德國的。毛澤東呼斯爺爺時，滿載中國土特產的列車，日夜不停地駛往西伯利亞，蘇聯人有口福了。而我們的獨裁者毛澤東，卻打腫臉充胖子，對大陸人民敲骨吸髓，左剝右刮，把人民勒緊肚皮所剩出的糧食，學濶佬施捨叫化子，送

防止戰爭與澄本清源

繆山

今日國際防止戰爭辦法，只見有一途，就是敵對雙方謀求「和解」。這種辦法，當然不算錯；不過，如雙方根本缺乏一個共同遵守的絕對道德標準，那就很難達成所謂「和解」。如就目前正進行中的美蘇「和解」、以埃「和解」看來，雙方明明皆在互施詭計，如美蘇之試核彈，以埃之拉後台、購軍火。這分明是在備戰，還談什麼「和解」。老實說大戰誰也是畏懼的，有的只是虛張聲勢，欲不戰而使對方屈服；有的是理性埋沒的人，口口聲聲喊大戰，靠本國人眾，死了數億，還可剩餘一兩億，比一般小國人仍多。以上兩種非詐則癲，只能促進戰爭，而決談不上防止。

如何眞能防止戰爭？個人以爲必須從消滅古今思想的毒素下手。腦指揮手，歷來戰爭皆是由於惡性思想而觸起的。我國有道統，數千年來，自堯、舜、禹、湯、周公、孔子、孟子直至唐韓愈、宋二程、朱熹、明儒，所有學說，皆主張人性善，以仁義爲本。西方也有道統如柏拉圖、霍布斯、馬克維里、黑格爾、尼采、陸倫斯登、拉薩爾……等人思想，或多或少可以說皆是主張性惡說者。如柏拉圖主張公安、共產。他的理由是，愛自己家族勝於愛國家，愛自己財產勝於愛國家財產，故如欲完全統一國家，不得不廢除私有財產，實行共產主義，柏拉圖的政治理論出發點，即因他認定人性惡、自私。霍布斯在西方是著名的性惡論者。他認定人是自私的，和知利己而不顧他人。故他主張對人羣統治，必須嚴加干涉，實行極權政治。

馬克維里這個人，是文藝復興時代著名人物，他的「帝王論」成爲西方政治學經典，其理論可以說幾與韓非的思想完全相同。他當然是主張人性惡者，他的「帝王論」簡單說，就是教帝王如何控制人民的一種手段。

黑格爾以唯心辨證法有名於世，馬克思的唯物辨證法就是模仿黑格爾的唯心辨證法形式而反用之；正如模仿達爾文的有機自然發展定律而想出他的唯物史觀一樣。黑格爾當然也是性惡論者故對政治也主張極權主義。

尼采的思想受黑格爾影响很大，他認爲人只要是堅強的意志，從意志中發展爲行動，天地間任何大事，皆可辦得到。從法西斯、納粹的各種文獻中，皆可看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思想，即完全來自尼采。故他二人直把「尼采文選」當做獨裁政治經典看。一次墨索里尼生日，希特勒送的禮物，就是「尼采文選」，更可爲證。

陸倫斯登他寫過一本「近代法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內中所講階級鬭爭的情形與理論非常詳盡，馬克思讀過很多次，該書主要意旨，無非伸論勞資雙方利潤的分配問題，因資本家剝削了工人的工資，故兩階級必須鬭爭。由工廠勞資鬭爭，更演而爲貧富階級鬭爭。但陸倫斯登的結論，卻認定無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皆不能實行，因爲財產一旦變爲公有，爲勞動的分配、工作的指導，還要有人監督。這個監督就是新統治階級，這與舊社會還不是一樣。所以他主張「社會改良」，使無產階級也有取得資本的可能。

拉薩爾、恩格斯皆是馬克思的好友，且皆是以金錢屢次幫助馬克思的恩人。但因拉薩爾成名早，聲名幾與俾斯麥不相上下，因此馬克思嫉妬他，精神上逼馬氏寫出「資本論」，終與拉氏絕交。「共產黨宣言」一書，原是馬、恩、拉三人合撰，因此出版時就把拉氏大名撤去。此人也是大經濟學家，著述正多，如「勞工論」、「價值論」、「國家社會主義」等，統是名著。他的學問、天才、能力可能居馬克思之上，尤其在作人方面，他頗富於正義感，度量大肯幫助人，可惜思想偏激，主張暴力，故能與馬克思同流合汚過。總括以上諸人的性惡道統，遂滙合而成後世的法西斯、納粹、共產主義。今日世界的災禍、瘋狂，在馬克思主義派看來，皆認爲是由於資本主義所造成。事實上，這絕對是一種偏見、錯誤的觀察。思想支配行爲，絕對公道說，這完全應由馬克思負其責。馬克思實是集西方毒性思想之大成者。上述諸大學說由來，或因環境所迫，或因個人一時偶感，只能當做楊雄的「劇秦美新」之論，決非行之百世而不悖的眞理。殊不知到了野心家馬克思手裏，卻變爲他的邪說資料、基礎。馬克思原是一哲學家、經濟學家，並無政治組織天才，他比拉薩爾在社會運動上，相差太遠了。假使無第一次大戰發生，就不會冒出來一個領導俄國革命的列寧。無列寧，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顯揚於世界，若然，馬克思只能永留在哲學家、經濟學家的崗位，那麼，他的思想毒素也就不會禍害世界如此的厲害。

道家思想本來主張虛靜無爲，也即尚自然、自由的，不料到了法家商鞅、韓非手中，就建立爲極權主義，用以助秦，造就出來一個秦始皇。如與西方性惡說比較之，柏拉圖頗似老子，誰料他的偶感—「公妻」、「共產」的幻想，竟造就出一個列寧。古語有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故出言不可不愼也。這個世界，好像百疾纏身的病夫，決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便可挽救。良醫皆是先診斷病夫的病源，然後方可對症下藥。這個世界的病源在何處？我以爲完全是由思想毒素在作祟，所謂毒素，自柏拉圖到拉薩爾的思想皆具毒素，馬克思不過是一個總製毒機構，列寧可說是一大毒梟，其他共產頭目，只是各區的分銷人而已。故如欲澄本清源，必須把每一種毒素，逐個加以消滅，追溯到馬克思以上諸人。這種工作雖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卻是一勞永逸的防止戰爭的良方。

林邁可爵士與中共交往的故事（上）

——從晉察冀邊區與延安時代共甘苦到對中共的批判

施克敏

十年前，林語堂博士在他一篇散文——「談中西書法之交流」裏，有這麼一句話：「抗戰時，我看報上發表延安播音，英文極自然純熟，不像中國人擬的。後來勝利後才知道，果然是英人林德賽（Michael Lindsay牛津老名教授之子）所擬發。」林語堂博士所提到的林德賽，就是現在一般所熟知的林邁可爵士Lord Lindsay of Birker。

書香世家．承襲父爵

林邁可出自英國書香世家，承襲乃父爵位，早年即與中國結緣，抗日期間八年，全在烽火遍地的中國渡過。從北平燕京大學經濟教授，經任晉察冀邊區聶榮臻的通訊顧問，到中共延安時代後期的新社顧問及所謂「解放區救濟協會」顧問。中共領導人毛、朱、周等，曾異口同聲稱他爲「國際友人」，但是經過八年與中共交往和共事，及至中共政權成立後再三度往訪，他的評語是：「任何人，如果從人類尊嚴及自由的價值上來衡量，中共可說是個最受壓制的社會！」

論早年與中共關係之深，爲其效力過的外人，連北平當局似乎也挑不出一位來，與林邁可爵士相提並論。那位在毛文裏被大捧過的白求恩大夫，只在晉察冀邊區就了不到二年，即一命歸天。以「西行漫記」等書走紅一時的史諾，到頭來，只是個有聞必錄的宣傳工具，他自一九三七年起，每走延安一趟，就可以寫出洋洋數十萬言的巨著，但這類人，從歷史的眼光看，只是個幫閑的洋文客，既未曾與中共共患難過，更未曾與其共事過，對中共的瞭解，自是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在北平領導階層眼裏，史諾只是具傳聲筒而已。一九七〇年毛、周共以「乒乓外交」手腕勾搭美國時，毛澤東還曾牽着這位過氣的美國記者鼻子，在天安門上亮相，利用他向中共大陸的人表明，從此要搞親美外交，就是個明證。只有林邁可這個人，還保持了西方知識分子風骨嶙峋的節操，不斷批評中共。

很多不瞭解林邁可的人，老問他爲什麼在一九四〇年代捧中共，到一九七〇年代反而無情地批評中共？實際上，在晉察冀邊區時代，他就批評過聶榮臻手下的效率差；延安時代末期，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他返英定居時，就曾寫過一篇臨別贈言，題爲「延安有什麼不對？」分贈中共高級幹部，批評延安的官僚習氣和教條化；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大陸，他再返中共區時，就曾批評毛澤東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將爲中共帶來災難。及至韓戰爆發，接着中共大搞「抗美援朝」，派兵入韓，死傷無數中國人，林邁可爵士更向中共當局指出，這是「一面倒」政策的惡果，也是個大錯。一九五四年他寫了「中國（中共）與冷戰」一書，對中共當局一再背信，未與英國修好，表示厭惡和失望，……這一些，都不是靠捧中共大賺其錢的史諾知道而肯講的，這就是爲什麼北平的領導人，大捧史諾，而冷遇林邁可。

一個人的言行，是世家和教育背景的縮影。林邁可爵士在草莽中與中共共患難，但卻成爲中共政策批判最烈的人，他未爲勢刼利誘，顯然是他的家世和教育起了作用。

導師制度．介入燕京

林邁可爵士的父親，誠如林語堂博士所說的，是英國的名教授，名Alexander Dunlop Lindsay，曾任牛津大學政經學院 Balliol College 院長，且兼任過副校長，著作等身。母親也出自世家。祖父Alexander Dunlop 是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政壇風雲人物，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攻打中國清廷時，Dunlop 是下議院議員中反對攻打中國的領袖人物。林邁可從他的父系和母系，承襲了西方知識分子，獨立思考不與世浮沉及維護良知和道德的超人勇氣。

一九三七年北平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文藻（謝冰心丈夫）訪英倫，認識牛津大學政經學院副教授亞當斯，有意把牛津大學的導師教學制，介紹到燕京。便由亞當斯介紹，認識院長，也就是林邁可的父親，這成了牛津與燕大之間的合作計劃，由庚子賠欵設立的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支助，推介兩位英國教授到燕大教學，一位已定了，是位名戴德華George Taylor的學者，此人就是後來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所任主任的戴德華（現已退休）；另一位就找上了院長之子林邁可。

林邁可爵士回憶說，當時他只有廿八歲，從牛津大學碩士班畢業已三年，先後在南威爾斯工人教育協會及工學調查研究所，講授經濟學及現代史，並任研究所助理主任，正在另謀教職。他父親告知他，有個機會可以到中國燕大任教，儘管他對中國一無所知，但覺得那一定是個很有意思的工作，便一口答應了。這就決定了他一生走中國路線的命運了。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中國獨力展開對日全面戰爭，燕大前途堪憂，

好在因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享有治外法權，日本人還不敢動，燕大弦歌依舊。秋末林邁可取道美國，携同他父親的介紹信，到哈佛大學見了名教授艾理歐William Elliott（他父親學生），參觀哈佛導師教學制，又到芝加哥大學及史瓦瑟莫大學參觀同一學制，遂踏上了前往中國旅途，他在加大溫哥華登輪，途經日本橫濱、馬關、韓國、滿州而到了北平。旅途中，他邂逅一同船旅客，也要前往中國，就是毛文裏吹捧過的白求恩Norman Bethune。白求恩是位加拿大籍的大夫，也是共產黨員，曾在西班牙內戰時，幫助西班牙共產黨對抗佛朗哥，後來事敗逃出西班牙，準備前往幫助中共。

林邁可爵士說，他和白求恩雖同往中國，但兩人目標旣異，終站尤殊。因爲白求恩是位共產黨員，他到中國是要爲他的信仰工作，而他本人則是要幫助中國人，提高大學教育水準。再則，白求恩大夫是要到中共控制區去，而他本人則是要到日本人佔領下的北平去。兩人在加拿大太平洋航運公司客輪上一面之緣，沒有想到，一九三八年和三九年，林邁可在燕大任教時，和戴德華等外籍人士，暗中支助中國人抗日，兩度冀中之旅，又在中共佔領區見到了白求恩。林邁可形容白求恩，是位熱血有餘，但成熟不足的共產黨員，他們在山西五台山再度見面時，曾爲馬克思所謂工人在資本主義下愈來愈窮之說，辯得面紅耳赤。林邁可當時年方卅，仍血氣方剛，他指斥此說謬誤，因他本人大學畢業，在南威爾斯工會有關機構任教，就目覩英國工人生活年年改善。他問白求恩，爲何像他這樣的外科醫生，偏偏要做共產黨員，白說，那是他有一次訪問蘇聯，深爲蘇聯治療肺病的成就所感動，就入了共產黨。不久以後，白求恩因爲中共傷兵開刀，割了自己的手。以破傷風去世。

五台山上·力斥邪說

話說林邁可到了燕大，當時的校長是抗戰勝利後轉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他描述司徒校長，在對付日本憲兵隊，是個手腕極爲高明的人，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司徒做些少讓步，但原則問題，對日本人卻非常強硬。譬如說，爲了防止日本兵闖進燕大校園，校門前掛了個牌子，用日文註明，那是美國人財產，不許進入。日本人看了當然光火，因爲用日文寫，分明是對付日本人的，日本當局抗議了，這牌子才改爲日、英、中三種語文。但是碰到原則問題，司徒校長老向日本人說，他雖無力阻止日本人封閉學校，但原則問題不能讓步。有一度，日本當局要求北平外人辦的大學，允許日本學生入學，其實這只是個烟幕，目的是要把日本奸細安進這些校園，監視反日行動以向日本陸軍部報告，這成了一大頭痛事，輔仁大學就在日本人壓力下讓步。但司徒校長想出辦法，證明學校看卷子的教授，看入學試卷時，無法知道看的是誰的考卷，然後告訴日本人，入學考試需要相當流利的中英文程度，他舉出來，最少有五十個名落孫山的中國學生，成績要比日本考得最好的學生還好，怎能說是不讓日本人入學。這使抗議的日本當局，啞口無言。就這樣，燕大能拒絕日本勢力的侵入維持到珍珠港事件爆發。

識李效黎·結爲夫妻

在燕大，林邁可和戴德華既然把導師教學制移植在校園裏，在教學上，當然與傳統的美式教學方法，大異其趣。參加導師制實驗班的學生，要經考試競爭和挑選。教實驗班的教授，必須要經過高度的教學訓練，才不致在討論會，爲學生的問題所難倒。林邁可教授了解經濟學，邏輯學和科學方法論，他的學生中，有一位來自山西的，後來成了林邁可夫人，她就是李效黎。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結婚，四個多月後，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宣戰，燕大失去了美國在日本佔領區治外法權的庇護，林邁可夫婦迅即逃離日人掌握，投入晉察冀邊區，幫助聶榮臻，對抗日本。

一九三八年初，林邁可首度有冀中之旅，也是他和中共打交道的開始。那是在當時美聯社駐北平記者漢森報導了冀中抗日情況以後，引起燕大三位年輕的外籍教授的興趣，相偕冒險通過日本佔領區，前往訪問，其中之一，就是林邁可。他們以腳踏車代步，經保定，向北平南面行走一百五十哩，到了呂正操（後任中共鐵道部長，文革期間被鬬）的控制區，當時呂手下部隊，還不敢自稱「八路軍」。據林邁可說是一般民眾不信任共產主義的緣故。不過他們手臂上帶有臂章，寫明「冀中人民自衛軍」。是年夏，林邁可又與戴德華教授深入晉察冀邊區訪問，到了山西五台山聶榮臻總部，聶手下人員對這兩位外國稀客，非常客氣，使林邁可覺得，中共人員要比英國的共產黨員好些，因爲他初出大學，在南威爾斯工作時，早領教過英國共產黨員，對他們厭惡之至。那些人非常教條化，滿嘴主義，和他們辯論任何問題，都會令人氣炸。從這些地方看，中共早年對外人的僞裝和善，是做得相當週到。

一九三九年夏，林邁可再度深入各省旅行，同行的是燕大另一外籍數學教授賴樸吾Ralph Lapwood等四人，他們到了平西蕭克的大寨，又跋涉山川，前往山西五台，會晤白求恩和聶榮臻，而後又攀登一些山林，到了「八路軍」神經中樞地，見了朱德，然後續向國軍控制區推進，乘火車前往西安，途中在潼關附近步行了約十里，飽受黃河北岸日軍砲轟。在西安，好不容易獲得了一機位，飛往當時中國抗戰的陪都重慶，又從重慶飛往香港，從香港乘船經上海到天津，返回北平燕大校園。此行使林邁可在燕大的課，耽誤了一個多月，很多同事和同學以爲他在途中遇難了。他父親曾從英倫打了電報給司徒雷登校長，追詢他的行止，而毫無結果。實際上，林邁可曾在西安打了封電報到英倫，向他父親報告行踪，惜因烽火戰亂，始終未能收到。

經過這次旅行，林邁可廣泛與中國人接觸，也體會了重慶精神，對中國人抗日大業，益增信心，他預定日本終將陷入侵華戰爭，無力自拔。自此，他以外僑身份爲掩護，更積極暗中支援抗日。但是在這次旅行途中，他獲知個壞消息，歐戰已經爆發，他一回燕大，知道從一九四〇學年度起，在庚子賠欵下從英倫滙給他的薪水，將告中斷，好在此時英國駐華大使Sir Archibald Clarke-kerr，請他出任重慶英國大使館新聞專員。

越毛關係展望

岳騫

南北越共黨統一大會已經閉幕，決定通過普選進行統一，閉幕後，河內電台始宣佈未來國都設於河內，從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南北兩越共之間有相當大歧見，在西貢陷共之初，大家都以爲南越共只是北越共的分支，西貢既然陷共，兩共便合而爲一，那會有統一問題，但是，到了半年後的今日，人們才發現南北越共之統一是如此不簡單，不但雙方對壘旗幟鮮明，其中顯然還有外來的因素，但南越共無論力量及號召力均不如北越，更由於大勢所趨，最後非贊成統一不可，統一後的越南，眞正當家作主的仍是北越一羣共黨頭目，到時越毛共之間衝突便將表面化。

關於越毛共之衝突，實在有其歷史根源，誇大些說，自從馬援征交趾便已存在。在清代，所有周圍藩屬漢化最深的是安南與朝鮮，這兩個國家用漢文，說漢語，用中國制度開科取士，安南停科舉尙在中國之後，筆者尙有幸獲交一位安南進士張老先生，大約十年前在港去世。

但安南與中國之間，卻並不似表面的融洽，中國朝廷對安南並無所求，只要求稱臣納貢，不侵不叛就算了，但安南人看法不同。首先，他們自認是珠江流域土著，今日之雲貴兩廣，福建甚至部份浙江，皆其祖宗舊壤，大概自戰國時越王勾踐統治過的地區，安南人認爲皆是大越族舊土，被漢族所侵佔，時刻想收復失土。

其次，安南人會想到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安南便永遠受漢民族的欺侮，秦始皇帝與明代永樂帝兩次夷安南爲郡縣，此外馬援，張輔屢次征交趾，均深入其境，所以在海禁未開之前，安南人心目中除非沒有外侮，如有，就是來自北方。

到了清初，中國與安南之間還發生了領土問題，在鎭南關外，中國尙有四十里才到邊界，但安南硬說雙方以鎭南關爲界，當時正當清朝鼎盛時期，安南又稱臣納貢，自不敢向中國用武，只是一味哀求，歪纏，派使臣到北京投訴，上表自辯，由康熙朝鬧到雍正朝，雍正帝要算是中國歷史上最精明的皇帝，最後竟然被安南王纏敗陣，下詔把安南王（不記其名）教訓一頓，大意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指安南王）若好言相求，朕又何惜此數十里之地，王既然悔過，自知有錯，朕當將此關外之地賞王子孫世守。

就這樣鎭南關外數十里之地，硬生生被安南王滾了去，這種外交成就，在歷史上尙未多見。

安南亡國之後，到二次大戰又獲獨立，改國號爲越南，中間只有幾年，我政府便番遷台北，大陸淪共，越南亦分爲兩部，北部越共與毛幫當初在史大林統一指揮下，自不會有衝突，以後南北越戰局惡化，美軍介入，越共亟需毛幫援助，雙方自不會發生爭執。但南越政府與我國政府卻時有齟齬。

第一次是吳廷琰當政時逼華僑入籍，此事引起中越兩國正面衝突，以後由於美國調處，我方讓步，事情乃不了而了。第二次是阮文紹派兵登陸西沙羣島，與毛軍大戰，此次雖然中越未起正面衝突，但對我國之損害，亦不下於吳廷琰逼華僑入籍。

中越在當時風雨同舟，協力共濟尙感不足，何以偏要找自己麻煩，乍看實在難以理解，以後有朋友去西貢旅行，回來說當地民情，筆者始恍然大悟，朋友告訴我，越南兒童從小學教育時就灌輸一種歷史，卽中國南部各省皆大越族失土，越南必須要收回這些失地，國家領土才算完整。其情況一如我輩讀小學時，老師講台灣、澎湖、東四省失土，因此，越南兒童自幼皆有反華意識。

但問題之妙尙不止此，朋友又去參觀一間孔子聖廟，由於越人敬孔子，可證中越文化同源，應當可以和睦相處了，誰知聽到廟祝一談，他更加目瞪口呆，據廟祝說，孔子本是越人，到中國傳道，爲中國人刼持，拘禁在山東不敢回國，以孔子之教，教化漢人，卻恩將仇報，因禁孔子，此亦越人難忘之深仇大恨。朋友聽到這番妙論，從西貢笑回香港，但看到該廟祝之言，並無半點開玩笑性質，始感覺問題不簡單，回到香港同筆者談起，認爲中越邦交，前途多難，非一時一事所能化解。

之間不僅牽涉到領土問題，且發生了俄毛之爭，更加複雜。

越共與美軍作戰時，自不能得罪毛幫，但越共始終偏俄，一九七四年俄共在莫斯科召開一次非正式會議，日共、韓共均未派代表出席，越共卻派黎筍參加，雖然黎筍回時經過北平，與周恩來曾作長談，當是解釋越共不得已立場，求取毛幫諒解，越共毛幫之間，芥蒂更深一層。

在南越全部淪入鐵幕之前，越南有兩個共黨政權，北越共偏俄已成事實，毛幫乃向南越共黨政權下工夫，給予多項援助，並邀請南越共黨頭目去北平，如南越共黨政權女「外長」阮氏平，便是毛幫經常邀請的貴賓，江青出面招待，綢繆備至。

可以想見，南越全部淪入鐵幕後，人人皆以為統一問題可一夜解決，竟然拖了半年始開第一次會議，而照第一次會議看，統一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不說別的，連國號、國旗、國都發生問題，要留交下次談。雖然閉會之後，國都問題得到解決，但國號、國旗怎會成問題，局外人實不能解，南越共黨政權自稱是臨時政府，北越共黨政權雖未為舉世自由國家所承認，但成立已將二十年，北越共黨所打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旗號，南越共黨政權似不能否認，則合併後當然應以北越共黨政權國號、國旗為準，此事何以開一次會議未能解決，竟成懸案，顯而易見有外人從中發蹤指使，此一外人，除去毛澤東、周恩來之外，似乎也沒有別人了。

最近尚有一重要線索，即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赴北平，未見到周恩來，同鄧小平談了一次，會談之後沒有片紙隻字公報發表，逕回越南。會談何事，一般人均估計到越共向毛幫要求西沙羣島主權，此當是應有之事，還有一點未見外人提起，筆者推測黎筍到北平，可能要求毛幫協助南北越「統一」，為毛幫所拒。

因為西沙羣島主權，越共要爭也要在統一之後

黨臨時「政府」，還輪不到北越出面。黎筍去北平，最大目的是希望毛幫同意越南統一，不要從中作梗。

如果黎筍碰到的是周恩來，縱然談不攏，「生意不成，人情還在」，但遇到了鄧矮子，一貫作風是硬梆梆，對毛澤東尚且如此，何況黎筍，一開口定把毛幫對此事的打算，全部倒出，而且沒有迴旋餘地，黎筍一怒之下，匆忙回河內，召開緊要會議商談此事。

從以後迹象看，可以看出北越共黨對此事採取雙管齊下，對內盡量向南越共黨讓步，如雙方各派出同數目代表，會議地點在西貢，北越派出在越共黨內坐第二把交椅的長征任代表團長，所提條件都低到出乎意料，如前面所說國號與國旗問題都要從頭討論，乍看眞以為是同阮文紹政府和談，北越共黨此舉先否定了自身所稱的「越南合法政府」地位，犧牲不為不大，但北越共黨頭目深知非從根本讓步，不可能得到南越共黨合作。

對外，北越共黨則求助於蘇俄及東歐共黨集團，黎筍回河內後不久，即去東歐訪問，且首先訪問半獨立之羅馬尼亞，然後去莫斯科，黎筍剛離開莫斯科，蘇俄就抨擊毛幫「侵佔」南沙羣島，顯然是在為北越共黨撐腰。

目前北越共黨所致力的是統一，統一之後再說下一步，但依現在情況看，南越共黨實在已受到毛幫影响，其中不少親毛分子，這批人在統一後的越共政權中，必然要佔據一重要席位，對越共政策，不免有牽制。

但熟悉共黨情況人皆知道，共黨是以鬭爭為主，即使一個組織也要分裂鬭爭，何況是兩部份合在一起，一旦北越共黨能控制全局，必然要對南越共黨進行大整肅，越共本身將經一場血洗，不要看此日在南越作戰拚命立功的共軍將領，將來首先是整肅的對象。

屆時可能出現俄越兩共黨夾擊毛幫的情況發生，屆時毛幫將陷於嚴重包圍。因為越南一向抗拒中國，但另一方面卻又君臨中南半島各國，事實上高棉與寮國之國力與越南又不成比例，越南共黨政權一旦統一全國，棉、寮共黨很難不聽越共指使。

毛幫對此危機不是看不到，應付之道是南越滲沙子，又拚命拉緊高棉共黨，不惜以巨額援助，最近泰國與高棉得到和解，並建立邦交，可以想見是毛幫從中促成，但泰國與寮國之間兵戎相見，寮國拒絕談判，泰國指責北越主使，毛幫則不置一辭，可以看出中南半島情勢，毛已拉住高棉，北越則控制了寮國，一旦北越統一了南越，高棉也必然要背毛投越，毛幫在中南半島全局皆墨，對俄鬭爭將更艱苦，毛幫如何應變，相信毛周也很難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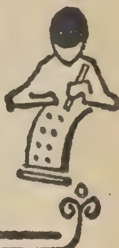
三年肅貪・拭目以觀

（上接第三頁）

據說泰國前總理他儂下台時，帶走二百億泰幣，雖然說泰幣不值錢，伸起港幣也有五十億，算得是龐大可驚的數字，他如印尼的蘇加諾等，都是抓了二大把才走。歷任港督離任時，有沒有帶走大批財物？根本沒人懷疑過，因此，老萬認為香港的貪污比不上其他國家，這就是一個事實的例子。

因「反貪污、捉葛柏」而興起廉政專員公署，雖雷厲風行，但離全面肅清貪污之期尚遠。姬達三年內「貪污絕跡」的許願，看來必然損鑊無疑。

我們並不苛求貪污絕跡，只求相當程度的減少，於願已足，更不在乎他定下的期限。三年也可、六年不太遲、九年完成很合理，甚至長期反貪，也沒人有意見。三年肅清貪污，是姬達自訂期限。老萬認為姬達很笨，三年能勝利完成，廉署再沒有用場；姬達到時也要炒魷魚；不能肅清的話，又太過失威，姬達許下這願，實在不智。



認識中國

「希望寄托在街頭讀者」

柳以青

李一哲的大字報，就其序言已經是超過一萬多字了。所討論的大陸現實問題，既眞切，又熱誠，特別是他們解釋：何以「他們的體系」使到人們大驚的七個原因。而這七個原因，一一地都是從大陸上中共統治下所產生的經過，以及以前後對比的方式來發揮的。

張鐵生的「反潮流」

這篇只談兩件事，起碼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似的。

張鐵生交白卷的事件，曾經哄動一時，而又爲大陸上的中共所控制的傳播界，大打傳播一番。

那是刊登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東西，題目是「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而後，上海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七四年七月，把這篇文章收入燙金封面的「喜看今日工農兵大學生」一書，放置在第三篇。這本書厚二百零九頁，共選了四十一篇文章。

在刊登這篇文章時，「人民日報」的編者，曾經加了一段這樣「按」語：「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爲題，刊登了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並爲此加上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鬭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毛主席關於『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發表已經五年了。教育戰線的鬭、批、改，正在繼續深入。我們要認眞學習和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搞好無產階級教育革命。」

接着，「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的編者「按」語，稱：

「這裏刊載的是張鐵生同志在今年大學招生考核試卷背面寫的一封信。張鐵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共青團員，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東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工人、農民、上山下鄉知識青

。同時，也必然會遇到各種舊的思想，舊的習慣勢力的阻力。大學招生，在羣眾評議、羣眾推荐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檢查記住記多少中學課程？錄取的主要標準，是根據他在三大革命運動實踐中的一貫表現，還是根據文化考試的分數？是鼓勵知識青年積極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再教育，努力鑽研和完成本職工作，還是鼓勵他們脫離三天革命運動實踐而閉門讀書？今天，我們發表張鐵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於請大家討論，研究這些問題，歡迎關心教育革命的同志發表自己的看法。」

接着就是張鐵生的那封信。其主旨有以下幾點：

一、他是下鄉青年，熱衷於生產，「每日工作十八小時的繁重勞動工作」，又不允許他「搞業務複習」，因此，在兩天之內，接到通知要他考，所以他不會。」

二、可是，他對着偌多不努力工作的「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是「不服氣的」，大學被這些人們給「壟斷」了。

三、他自認，他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淸白」，尤其是在「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說是一個飛躍」，但卻因此考不上大學。

四、深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上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荐之下」參加學習班。

自從「張鐵生事件」發生後，曾有一個時期，頗影響到本港的一些所謂大學教育專家們的「贊揚」，而且還不斷地發「偉論」，似乎要把本港的大學向大陸的所謂大學學習一般。

曾幾何時，現在這出現了批判「張鐵生事件」的大陸青年們的心聲。兩相比較一下，眞可以看到某些所謂學者專家們的淺薄呢！

如果要想隨「大陸風」的話，恐怕自己一定被捲在「旋風裏」。因此大陸上的一切，所吹的是「無定向風」呢！

對「張鐵生事件」，我們可以看看「李一哲大字報」的這一段：

「談到教育路線『反潮流』的問題，我們提到過張鐵生，張鐵生反的是什麼潮流呢？據說是所謂『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回潮的回潮。實話說我們從他的答案除了能夠找到他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妥協的證據外，是找不出挑戰的證據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頭政治冲擊一切』，在教育戰線的表現潮流，雖然這個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現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數掛帥』，但

可以利用來作爲一九七二年後『復辟』回潮的活據罷了。」

眞的，從「遼寧日報」的編者「按」；到「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諸如此類的「按」來「按」去，生活在大陸上的青年們，恐怕是已識穿官方傳播工具的「手法」與「花招」呢！

「儒法鬪爭」的煙幕

在「李一哲大字報」中，還有一段談到了秦始皇和儒法鬪爭的，很有意義。他們說：

「儒法鬪爭史的評判正在深入展開，對秦始皇封建制的肯定已經開始變得有了原則了起來。……毫無疑問，法家先驅者們對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所引起的歷史作用是偉大的。然而，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的建立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歐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嗎？既然我們那麼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爲什麼對地主階級的秦始皇是非要看得那麼光明呢？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必要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這是我們這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仍然面臨着的反封建任務所決定的。」

我不知道，讀者們如何了解這段，很明顯地，大陸這一代的知識青年，由於受到中共篡改歷史，胡說歷史的教育，把整個的中國歷史發硬要套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無神的歷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所以，這方面的蒙蔽，不能一下子弄得清清楚楚，可是，李一哲他們，已經發現了其中的疑點與問題。

一、從一個時期到一個時期的轉載，其在當時的「進步作用」那是無可置疑的。唯獨談到「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時，只把「歐洲近代革命史上」的情形大加敍述，並舉例，這原因可以看出一點主旨來。然而，在後面的一段中才提出了孫中山先生。此可注意之點一。

二、在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產生時，而不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前後「唯物史觀」的定律上來的，而只是說：「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由此可見，大陸上中共所強調的「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及什麼的「改造世界觀」等，都已經沒有驗證的史實來支持，同時，當然也失卻了能力與效力。

三、對秦始皇卻有點懷疑，他們總是不停的在問，何以「對地主階級的秦始皇是非要看得那樣光明呢？」這恐怕更該是中共所口口聲聲所強調的「階級觀念」的破產。

我曾在一期的明報月刊上，讀到了一位從外國寫來的「讀者投書」，似乎全篇信中，總是讓人家對中共的「階級」史觀多加研究與注意。似乎這位讀者，很欣賞中共所強調的兩條路線中的「階級」；同時，毛澤東更大言不慚地說，「階級」分野也者，是從「人性」上就開始的。這些，將來好好地寫他一篇批判。不過，中共所統治下、專制下的大陸上的青年們，像李一哲等，已經知道了這「階級」也者，又是一套騙人的烟幕而已。

因此，在他們的大字報上，就有這樣的一段「古」與「今」或者「昨」和「今」的對比：

「很可以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發現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與現在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存在着多麼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動派和機會主義頭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無論是吳晗筆下的海瑞，還是田漢筆下的武則天那個不是法家呢？然而對他們的批判確確實實變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既然吳晗說海瑞是『愛護人民的』，曾經遭受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命革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麼，現在又有人說，『法家是愛護人民』，這豈不眞是嚇死人的『回潮』麽？海瑞無疑是個法家，而且是一個歷史上難得的少數民族出身法家。現在有人從秦始皇到孫中山，羅列了一大堆『落實政策』的名單，可是爲什麽對海瑞卻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實政策』，最近還有報上臭罵幾句呢？這說明罵法家的人還是有。

「我們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鬪爭，爲什麼有人總要在『愛國』還是『賣國』這些歷史上很不嚴密的概念圈子裏打主意在？他們到底想把火往那裏燒？」

夠了，從這幾段大字報中所透露的消息，我覺得：中共就是用了「三頭六臂」和「唇槍舌箭」，也無法爲自中共統治大陸以來的蒙蒙騙，蓋蓋瞞瞞的政策做解釋了。

因爲，只要是謊言，總有被識穿的一天；只要是欺騙，總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大陸上的這一代的青年，已經開始揭穿了中共的假面具了。也就是爲此，李一哲等就毫無顧忌的說：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顯然，我們讀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只不過是對全國人民——我們總算是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革命發展發示我們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試一試違了報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會怎麼樣？也是算以身『禮』吧！然而，我們把受益的期望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們給我們提出批評指正意見，特別希望街頭理論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學家、批評家、觀察家們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這不啻是一個壯烈，有爲的街頭宣言呢！

惜乎在香港的青年們，他們總是坐在房子裏，沒有嗅到來自大陸各地每個街頭上來的「風氣」！還是對住中共的欺騙，專制的「糖衣毒藥」而如痴如醉呢！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有所不談

朱□晦□翁

日前逛書局，見有台灣正中書局新版「朱子語類」，綠面精裝八大冊。問書局中人，全套約售港幣二百六十元。約在十年前，岳騫先生猶任職某書院圖書館，與書商有聯絡，又喜扶掖後進，常以批發價代買各種書籍。筆者家中書櫥的正中書局本「朱子語類」，也是請他代購的。該書紅布面洋裝，亦爲八大冊，卷首有胡適博士「朱子語類的歷史」手稿影印。現在所見的新版，殆應爲舊版的第二版，所不同的是，第八冊之末，附有由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文學博士岡田武彥及其他數名學者，根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覆成化本「朱子語類」，校勘正中書局本的「朱子語類」所成的勘誤表。此外，書末又附有由日本學人編造的人名書名地名索引。書固是好書，可是索價殊不簡單！

學生時代買書，常恨袋中沒錢。現在袋裏畧有餘錢，但要購買的東西卻不只書籍一味。距今十四五年前，當時身份仍是個老學生，靠獎學金支付學費及生活費。那時一次過購書支出的最大手筆是一百大元，買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朱子大全」，線裝六十冊，計包括晦翁文集一〇〇卷，續集十一卷及別集十卷。朱晦翁文章，包羅殆盡。

現在，「朱子大全」已有人影印，洋裝分釘成數鉅冊。目前柯式電版技術日見進步，頗使一些專視絕版書爲奇貨的舊書商爲之洩氣。就以「朱子年譜」說，筆者案頭的一套是「粵雅堂叢書」本，線裝五冊，內文無標點。台灣的世界書院卻出版了翻印本，洋裝一厚冊，墨色雖不算好，但有句點，定價不過十五塊錢。

讀「朱子年譜」比較讀其他人年譜困難得多。清人王懋竑（白田）讀朱子書數十年，根據李古冲（明人）和洪去蕪（清康熙時人）兩本朱子年譜重新考訂、增删，成爲我們今日閱讀的「朱子年譜」。一般人的年譜於年月下繫大事，白田的「朱子年譜」，於年月所繫的數集語錄特詳，因而增加閱讀者的負擔。又，朱子爲一思想家，三十七至四十歲前後

友張欽夫書信往復，討論的大問題是中庸中的幾句說話：「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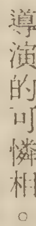
由中庸「已發、未發」之義所牽涉到的心性關鍵，就是朱子在以後幾年來窮力思索的問題。此即所謂「苦參中和」，其中經過三個反覆階段，是朱子一生爲學最

評「夜車姦殺案」

這一期電影，舊片重映佔了大部份，如羅拔韋納與珍納李主演的的「華倫王子」距本港首映期大約有二十年了，雖然是庸俗的純情電影，但比起今日首映的片子，內容是干淨得多了。

本期的西片有柯度拉圖導演的「夜車姦殺案」，是歐洲獨立製片公司出品，可有點反映現實的味道。國片中李翰祥的變態色情作品「捉姦趣事」看出導演才氣不凡，也看出此時此地的才氣不凡的大導演的可憐相。

「夜車姦殺案」不只是阿飛爲非作歹的片子，電影中的主兇，實在是溫文有禮，人生經驗豐富的中年人。「夜」片導演，仍然本着三十年代的敍事手法，每個出場人物，都費了很多筆墨來介紹。一個名醫的兩個女兒，去慕尼黑渡假，購聖誕禮物送給慕尼黑的外祖母，然後回意大利家中與父母渡聖誕。電影又介紹那位慈父醫生忙着替受傷的人施手術，家中妻子爲了籌備請丈夫的朋友回家聚餐忙的不了。電影再介紹兩姐妹去搭火車，介紹兩個流氓青年在火車站附近欺負老年人取樂。接下是兩個與少女被姦殺的兩個中年人出場，一個中年男子，送他的太太上火車，與愛妻吻別。一個中年紳士，有私家司機駕車送他到火車站，有妻子及三個小兒女來送行，電影的後段才揭出這兩個中年男女，都是禽獸不如的人物，他們比青年阿飛聰明之處是做了壞事容易脫身，不必負責任。



從導演柯度拉圖的慢節奏手法，未知這位仁兄是否屬老一派導演，不過從只用一個狹小的火車廂房環境，上演一幕令人髮指的姦殺戲，充滿驅迫才暈而並沒有乘機賣弄下作噱頭，只以劇情取勝，可見這位導演，才氣是不凡的。

「夜」片先是寫這一對名醫的女兒，先是擠在沒有座位的客車裏，很不舒服，後來又傳火車上發生炸彈，兩姐妹下車打電話後中途轉換到一輛冷靜的卡車去，找到一個舒服的房間。在火車上，那個先介紹出場的中年太太，進入厠所時被一阿飛跟踪進去戲弄，他卻與汚辱兩姐妹取樂，另一邊，那個先行介紹出場的紳士，偶然發現兩少女被汚辱時，他不但不加援手，反而乘人之危，參與汚辱那可憐的姐妹，及見弄出命案，男紳士機警走了，女太太參與毀屍滅跡趕盡殺絕的善後工作。電影的後段，編導完全走進舊戲的偶因律去，寫兩個殺了醫生女兒的阿飛與那位太太因太太受了腳傷，被接車接不到女兒的醫生接回家中醫傷，然後醫生妻子從兇手的頸巾及領帶發現是女兒的東西，再從收音機報告女兒被殺，醫生悲憤莫名，親自追殺兩阿飛，這一段電影表現得很殘

易從中把握住朱子「過關」的要領。

多年前，牟宗三教授有「朱子苦參中和」的論文（今收入於其精心鉅製「心體與性體」一書中），以現代語言，概念層層剖釋朱子「過三關」的經歷。但那篇論文亦不易驟懂，且稍縱卽逝，差以毫釐，卽謬以千里。

撇下那艱難，抽象和枯燥部分，年譜中亦儘有許多輕鬆風趣事情可以一說的。

事

丁冬

朱子二十四歲時，第一中子弟的學風加以整頓，有以下一妙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

至此一頓，正猶我們今日這番意思：「如果長此下去，會考卽可以『派士』，倒也罷了。」可是，朱子續曰：

「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

這是翻進一層說。科舉與學問，是兩會事，在年青時期的朱子，卽已有此認識。但當日的士人非通過舉業，不能出身任事。這是社會制度如此。所以，朱子到底亦不得不作有限度的妥協。「年譜」引「語錄」云：

「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

又云：「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有一個故事說，蘇東坡應考時，在文章中隨便胡謅二句話，託是帝堯說的。試官歐陽修，本是博覽羣書飽學之士。一時亦想不到那二句話的出處。但東坡文章極好，因此中式。等到他拜謁「座師」時，歐陽修才問他那說話的出處。東坡笑道：「那有出處，想當然耳！」年青人對學問之道難免會輕侮的。以朱子這位道學大家，早年時代也有過類似的表現。「年譜」於三十一歲下引「語錄」：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某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

這條語錄記載的年月，約距朱子去世前六年，朱子時年六十五歲左右，對門人徒眾，坦誠有如此者。「年譜」所引有關朱子一生趣事，不止上述數條，以後有閒，當再詳說。

人還手段毒辣，這一連串特別強調，卻是相當深刻的。電影彷彿說：青年犯罪是表面的，中年人的罪行才是製造今日多少人爲災禍的原因。換句話說：如果將來世界突發核子戰，絕對不是青年人做的，而是中年人做的。比如今日拍壞意識電影，販賣壞影響力的製片家與導演，多數是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爲了賺其造孽錢而投資去拍的。

李翰祥的「捉姦趣事」分四段故事，一段是中國古代將軍府的誘姦故事，一段是民初裝的小市民社會的通姦故事，一段是發生在今日日本京都的

姦趣事」

林巽

軍底的誘姦故事拍的最大膽，影電中一位影后（不忍提她的芳名）與另一位被提拔的女主角，演出非常大膽，全身赤裸，男的壓在裸女身上，性交表情舌頭撫弄等動作都用不少特寫拍下，坐在我後面幾個青年打趣說：「就與看小電影沒分別」，另一位說：「精采過小電影，小電影導演沒法拍得這樣有味。」一位說：「看來做大明星與做『雞』沒有什麼分別了。」散場時，在下樓梯時，又聽到一個青年說：「如果請我演楊志卿這角色，不但不用收酬金，再叫我貼出五百元都制㗎。」說的滿樓梯嘩然大笑。

不可否認，李翰祥說故事本領是高的，戲劇效果與氣氛也很好，日本式通姦一段在二男一女離別時重覆地拍兩男一女的九十度敬禮，充滿挖苦日本人虛僞造作。寫民初時代一段丈夫給妻子哄過，送姦夫下樓，在眾目睽睽中大說是一場誤會，而姦夫的褲鈕還是大開的，這也是很富幽默感。

「捉」片的情趣不如李翰祥過去的寫如何通姦而是寫女人與別人通姦以後被丈夫發覺如何製造假故事將丈夫騙過，這是通姦加上騙術的故事。

無疑地像「捉姦趣事」的電影是賣座的，而且在製作方面，仍然是大手筆，雖然將軍府的姦情及韓國姦情一段，可以看出是利用現成的「傾國傾城」佈景拍的。不過這並不是李翰祥進步了，而是退步了，只要想想如許氏兄弟的「天才與白痴」如吳思遠的「廉政風暴」，如黃霑的「天堂」並沒有販賣這麼多變態色情的東西，也輕輕鬆鬆的拍成賣座電影，反而李翰祥卻沒有這份本事，他拍主題嚴肅的作品就不賣座，拍變態色情片就賣座，難道這是觀眾的錯嗎？事實只是他尚沒法好好地掌握到拍有份量有內容而又能賣座的片子的門路，要是他能好好地檢討，細心的思索，相信拍好而賣座的片子不但是有的，而且很多，只要本身不以爲自己才華已到最高峯，並認爲觀眾不接受，有內容的電影，先抱定絕望主義思想，他仍然可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的。





一葉知秋

向晚

天地間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壯老，當然一種政權也不會逃出此原理，即萌芽期，長成期，發展期，衰老期。不過，春夏秋冬四季，是永遠一定的，尤其中國北方，這四季是絕對分明的。然人與政權不同，人壽國祚長短卻相差甚遠。人壽有數日，有一二百年，國祚也有極短極長。統一六國的秦朝，只三十二年，五代時各朝也只有十餘年或二三十年。然羅馬帝國卻亘千餘年。

人的壽夭因素很簡單，一在遺傳或曰命運，一在環境，生在醫藥衛生進步、氣溫適居環境者，壽長，反之則短。國祚長短因素，那就複雜多了，一要地利，如今日的美國，二要有崇高的立國意識形態，三要有合情合理的制度，四要有道德英明的領袖人才。以上四條件缺一不可，但中共卻缺其三，只佔祖先留下的地利，可惜它又把蒙古獻於蘇聯。

今日是中共政權生存日第二十六周年，不禁引起我對它過去與未來的一些感想。老實說，我對它過去，實無好感，勉強說也只有兩件事：㊀是當抗戰初期，它對百姓之沽名釣譽，取物歸還，可惜時間甚短，一旦稍稍得勢，便大露兇相，濫殺百姓，強奪財物不必說，還要綁票，須以槍械、布匹、馬匹來贖，否則殺害之。百姓財物既被其「共」了，怎可能再拿出上述財物品來贖？中共不是比強盜還惡嗎。中共罵軍閥，他們怎麼配呢。㊁是在中共佔據北平、南京時，

遣返也要逃，何則，因逃尚有一線希望，不逃只是絕望。一個國家有土地，必須有人民，無人民還成什麼國家。㊁是鬧水災，中共常宣傳幾大「建設」，其實皆是騙人的，根本只講外表，決不重實際，故黃河水庫，建成僅五年，便迅即崩潰。這次北方大水災，即其明證。㊂農業不修，中國是大農業國家，百姓竟食無一米，迫得須向「美帝」購買（凡共產國家皆如是）。㊃共幹欺壓百姓，他們變成新八旗，新貴族階級，不勞而享受，每個大小機構首腦皆是小獨裁者。

次談外交，過去中共外交目標，一是在孤立國府，殊不知今日世界與國府有實質外交關係者，竟達一百五十餘國，各國元首時來華訪問。一是向落後國家發展勢力，結果賠錢而並得不到真正友情，因中共不居好心，被人看破，到頭來不是反目，就是轉而他國如美蘇及中華民國此類轉向者，以非洲國家爲最多。

現在因受「老大哥」威脅日益加深，所以一轉彎，大力宣傳第三次大戰，欲以挑起美蘇大戰，以轉移蘇修鋒頭，中共在聯大呼籲什麼美蘇大戰，西歐國家提防蘇聯，皆可證明中共當局六神無主，方寸大亂，失掉政治立場，胡說亂道。

中共基礎，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之上，獨裁專政暴虐，這種政權當然絕難持久。二十六年本已超越過想像之外，所以這次「國慶」，在北平三個大小頭目皆已不敢露面。在海外凡與中共有關機構，無論籌備與出席人數也皆零零落落，無精打彩。中共盛暑已過去了，現在到葉落時節，正象徵中共壽命，今年渡過這次「十・一」，不知明年又怎樣，怎不教大小嘍囉灰心喪氣。



征服力與影響力

・霍雲霄・

人類的文明發展史，是由征服力量的不斷變動及文化的影響力不斷變動演化出來的。文化影響力與征服力量的本質是對立的。每一股征服力量都註定要作短命鬼，由強盛到衰老只是一段時間。文化影響力卻是直線的

來，就是影響力的作用不斷發展，征服力的作用不斷落伍。直到征服力量完全被人否定之後，便去世界大同不遠了。

當生存問題出現岔子時，人會自動犧牲自由去求生命的苟安，但這只

沒有留下。反之凡依靠影響力起家的，將影響力發展到極峯，將反省力量發展到澈底的聖哲人物，一定享受不朽，對文明進步所締造下的功力，亦是既深且遠，難以估計。其眞正奧秘是，凡販賣影響力起家的人，沒有損害到人的自身尊嚴與自由。必要時是苦行與犧牲作示範。

凡是眞正抱着以天下爲己任的人，都必須承認人是一個具有完美的特性的生命，某些生命本質是沒法消滅的，你能夠憑着壓制，叫人一個時期失掉自己，但你不能憑着壓制，叫人世世代代忘卻自由，你更不能利用懼怕的弱點，叫人澈底拋棄自己對生命的尊嚴，你不能不通過別人的內心選擇，只控制了生存條件就叫人貼貼服服。這種事，過去歷史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有，因爲人是需要自我創造的，沒有自由，便不能享受到創造的樂趣。

不可否認，征服力量是加速改變歷史面貌最實際的方法，但，要是征服者缺乏遠大的抱負，在征服階段渡過之後，立即自動結束征服行爲。然後將一切美好而具有影響力提升出來，這個征服者才能有希望將他的基業建立在長久的幸福上，如唐貞觀時代，如美國獨立戰爭時代，都是結束了戰爭之後出現嶄新的文化提升時代。絕對不拖延征服的痛苦，當征服一結束，新的時代立即出現，再沒有人發現掌握權勢的夢魘。

征服力量只能消除敵對的障碍，影響力卻能影響人正常生活，深入人心，成爲重建倫理文化的力量。因爲人是不容易因壓制而眞的改變，只有自覺的，反省的才容易改變自己的。

收買佬與墮子

古鶴翔

—— 堅決支持新亞書院的正義青年

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有五十位正義青年聯名貼出大字報，抗議學生會濫用學生會費搞所謂「中國週」。同學們認爲這個所謂「中國週」與他們全無關係，但學生會卻濫用他們辛苦得來的金錢搞政治活動。

原來從美國「邀請」前來的趙浩生「教授」及何炳棣之參加「中國週」決不是「愛祖關社」，而是被收買！這兩個黃皮膚，黑眼睛的墮子早已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他們的祖國應該是美利堅合衆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禍國。

這兩個美國人爲了每人獲得一萬元的收買費，竟然不惜揚棄了他們美國的自由傳統，而成爲中華人民共禍國的傳聲筒，爲獨裁政權張目。

中大學生會不單送給這兩個墮子每人一萬元，還送給他們來回機票，並且吹捧不是教授的墮子趙浩生爲「教授」。

墮子們到香港走一走便騙了這麼一筆錢，他們到北平一趟，究竟得到多少錢呢？那就很難知道了。

的確，中華人民共禍國雖然盡力剝削中國人，對於美國人及墮子們卻是重視的。墮子到共區一趟，中國的老百姓便苦上加苦，墮子的荷囊脹了：怪不得墮子對共黨的罪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反而把醜惡說成美好，把黑暗當作光明！

中國人一向重視道德、重視人格，有修、齊、治、平的理論，所以文天祥、史可法等英烈層出不窮。

共產黨之痛恨儒家學說，就因爲深受儒學薰陶的人決不會做墮子。

不久以前，中大學生會也悍然地把中大的校訓「批」掉了。反孔的目的，就爲了要培養和收買墮子！

筆者的孩子現在中文大學讀書，統計四年來，已繳交了二百八十元學生會費！（第一年一百元，其餘三年每年六十元。）

老實說，這二百八十元是被搶去的，不是筆者及青冥自己同意繳交的，因爲校方強行代學生會收欵。遠在新亞同學反對學生會濫用會費前，筆者和青冥便多次發出反對學校代學生會搶刼的呼聲。

我們認爲：把會費擲入維多利亞海中，起碼不會害人，而把會費送給職業搞手，實在是對中國人民及香港社會的損害。

我們支持新亞同學的正義呼聲，中大同學必須團結起來自救救國。

最後，我們可以從收買佬及被收買者的行爲中看出職業搞手及墮子的無恥。

吧。還有極端反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寅初，篤信儒家思想的梁漱溟以及主張自由民主的馮友蘭等，至今還未聽說被殺害，也算毛澤東一點功德。

至於中共二十六年來，對中國人民的害處可就太多了，人人皆知，大可不必再費筆墨，今所欲言者，只就其內政外交兩方面約畧言之。先談內政，㊀是民不聊生，逼得人冒死往外逃，有向蘇修逃者，有向金門逃者，而以向香港逃者爲最多。百姓逃，共幹，紅衛兵也逃，明知幸而入港必被

典型。因爲自由是人生的一部份，當它失掉了自己選擇時，那被壓抑的衝動自會轉化成反叛力量，只要反叛者具有自我保衛的做作智慧，他便學會以僞裝來掩護自己的內心反叛。反叛心理的發展，會巧妙的掩藏着，久而久之，它所產生的消極反抗作用，自會造成征服力量的衰竭。

歷史的消極作用是紀錄征服力量的轉變，積極力量是紀錄每一次反叛征服力量的成果。前者依靠實力，後者卻依靠影響力，人類可見的美好將

因爲人是天生理性動物，所以自由並不只是一種空洞的尊嚴，而是不斷選擇不斷追求新知欲望。自由因此只能解釋爲人性的原因，並不是人性的結果。只是一把尺子，不是一股能力。只有一種本質，並不包含欲望，欲望是從接受誘惑中給培養起來的。

過去文化歷史，留下給我們多少偉大的教訓：凡依靠實力起家，將征服力量發展到極峯，將統治功能作到最澈底的統治者，當他的實力烟沒之後，總是烟沒得乾淨利落，連灰燼也

與西北風

余秋人

題爲「統一祖國是解放台灣的唯一途徑」。內稱：「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中國經歷過一次翻天覆地的大變化，驅除了歷史上最後一個反動封建王朝蔣介石集團，勞動人民當家作了主人，建立起爲無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二十五年後的今天蔣介石殘餘分子依然騎在祖國領土台灣省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造成了所謂的台灣問題……從中共中央委員會到地方都有台省籍的成員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台灣民謠和祖國同胞懷念台灣的歌曲，到處風行，海外同胞與祖國同胞廣泛地交流意見……」

內容除惡意攻訐國府，極力頌揚中共外，以反擊台獨之排斥統一論調爲主，首期編者的話即稱：

「理論鬪爭是學習與批判的有力武器，目前，有些打着『左』的旗號販賣台獨觀點的論調，我們認爲這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有必要在提出討論，針對這種落後思想作堅決的鬪爭。」

西北風

十六開手抄印刷，不定期刊物，年訂費三元，由西北大學中國學生所辦。立場左傾，第十五期「保衛南沙一致對外」一文稱：「我們知道目前對南沙負責的是台北國民政府……我們不但看不到一點抵抗的行動，連抵抗的決心也看不到一點，對外是軟弱退讓，對內是欺騙掩飾」。同期更載轉左派「羣報」之「青年軍官棄暗投明」一文，更極盡誣蔑謾罵之能事。



人物春秋

岳武穆

在國家民族危亡之初，有些人經不起考驗而變成了墮了，有的則死硬到底；死而後已！岳飛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當金人陷落南京之後，守將杜克投降了金人，而作爲杜克老友記的岳飛，則明是非，知廉恥，對杜克恨極了，就跟他一刀兩斷，獨自率領一支人馬，向廣德轉進。湊巧，金兵也取道那裏進攻杭州。岳飛立即指揮人軍前去襲擊，和金兵打了六場大仗，六次都獲得了大勝，一共俘虜了好幾千名金兵，連那金兵的猛將三權，也給他活捉了過來。在俘虜裏面，夾雜着不少漢人，岳飛安慰他，並放了他們回去。

唯世如此，那些被金人強迫去充砲灰的漢人，便非常感激岳飛，而越發憎恨金人！有一晚，岳飛領軍去偷襲金兵大營，那些漢人獲悉是岳軍，即在營內响應，放火焚燒營寨，使到無兵大亂，自相殘殺！岳飛乘機猛攻，殺得金兀朮走投無路！那些金兵望見岳飛的旗幟，都驚惶地說：「是岳爺爺的軍隊啊！」於是紛紛携搶帶馬，前來投降。金兀朮因爲陷于岳飛的虧，只好收拾殘餘，退回江北，一路逃，一路遭到岳軍的窮追猛打，當他從常州逃到南京時，岳飛又在南京的牛頭山附近地區，神出鬼沒，佈下天羅地網。他派了幾百精兵，穿着黑色的服裝，混進了金營。半夜裏突然猛襲金兵，一時殺聲震天，後面的岳軍則乘機進攻，把金兵打得全軍覆沒。金兀朮亡命奔逃，岳飛那裏肯放鬆這個傢伙，在後面大喝一聲，道：「你想往那裏跑？」這一聲幾乎將金兀朮嚇下了馬來！

第二天，岳飛輕而易舉地光復了南京。金人被岳軍打得慘敗後，那狡猾的兀朮，便想出了一個收買漢奸的好辦法來。由於高宗做了南京王之後，朝廷裏面就有了一個大臣叫做秦檜，他曾經被金人俘虜過，後來被釋放回來做了南宋的丞相，就暗中從事賣國的勾當！一天到晚，將向金人屈辱議和，作爲朝廷的大事。那昏庸的高宗，他只想做皇帝，如果有一個偏安的小朝廷，無人不再來打他，他的哥哥欽宗又不會回來搶他的王位，那就什麼都可以答應了。他對於漢奸秦檜的主張：屈辱議和，覺得正合乎自己的心意。

岳飛是堅決反對投降的，他激憤地上書高宗：請准他揮軍收復中原失地，他一定能夠令金人向宋朝稱臣。高宗當然不理睬他，秦檜更恨岳飛入骨，從此就想謀害岳飛了。可是屈辱的議和，終於實現，由雙方決定，以黃河南北，作爲兩國分界。金人把佔去河南的土地歸還與宋，宋朝把黃河以北的土地送給金人；還要對金稱臣，由金主封趙構做宋國皇帝，每年還要向金人進貢二十五萬兩銀子，絹二十五萬匹。這樣過了一年，金人就背報了盟約，由兀朮率領數十能金兵，分四路向南進攻，聲勢非常兇猛，如入無人之境，情勢突告緊張，高宗頓時「赫得要命，怕得要死」！秦檜也啞口無言，只得暫時讓步，叫岳飛領軍前往抵抗。

將「龍虎大王」、「蓋世大王」拚命來攻。岳飛則派他的兒子岳雲直衝敵陣，並告誡他說：「你如果不勝，就先斬了你！」岳雲雖很年輕，卻勇冠三軍，他拿着兩個八十斤重的大鐵錘，在敵陣中左衝右殺，把金兵殺得七零八落，屍橫遍野！殘餘者則狼狽逃竄。部將楊再興，也單槍匹馬地窮追金兵，甚至於金兀朮也差一點被岳雲抓住了。

第二天，兀朮又率領了一支騎兵來犯。據說這是金人的「王牌」部隊，號稱「拐子馬」的。所謂拐子馬，並非純粹的馬匹，而是人馬都披着鎧甲，刀槍不入，每三匹馬用繩索結爲一聯，後面則置有拒馬木擋住，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十分厲害！岳飛率領他那特別訓練的「盾牌軍」出擊，一聲令下，盾牌戰士便英勇地衝上敵陣，揮舞着蔴扎刀，專砍馬脚，那拐子馬是三馬相聯的，只要一馬被砍，其餘兩馬就不能行動，不是被岳軍殺死，便是被其他的拐子馬所踏死！這一仗，金兀朮的一萬五千匹拐子馬，幾乎全部被岳軍所消滅。金兀朮大敗回營，不禁流下淚來，並說：「我自從攻打宋國以來，一直是靠拐子馬取勝的，現在已被岳飛破了！」岳飛乘勝追擊，金兵東逃西竄，已潰不成軍，金兀朮只剩得「孤家寡人」一個逃回開封。而岳飛的大軍，則浩浩蕩蕩，長驅直入，距離北宋的故都汴京（開封）只有四十多里了。

岳飛這次打敗金兀朮，破了他的拐子馬，整個中原都被震動了，各地的人民，紛紛响應起義。開封城裏的老百姓，都挽車牽牛，載了乾糧，預備在路旁歡迎岳飛的凱旋。他在勝利中，本來想渡過黃河，繼續殺敵，直搗黃龍而後已！不料突然奉到高宗的金字牌聖旨，這金字牌聖旨，一道來了又來另一道，在一天之內竟連接了十二道。這時的岳飛很感到彷徨，如果就這樣回去的話，那末，前功盡棄；不回去嗎，卻又違抗了君命；本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岳飛畢竟是一位赤誠愛國的大將，於深思熟慮之餘，乃決定暫時遵命班師回朝。當老百姓知道岳飛班師回朝的時候，沿途居民都要挽救岳飛，個個痛哭失聲，差點連大地都被震動了！

岳飛回到臨安（浙江杭州）後，高宗和秦檜；則乘機收回岳飛和韓世忠，張浚等三個大將的軍權，並派他們做明升暗降的閑差。金兀朮知道岳飛等人的兵權被削，初步目的已達，但爲了要報復岳飛打敗他的耻辱，乃又率領大軍從開封出發攻打過來，侵佔了很多地方。秦檜忙向兀朮講和，兀朮寫了一封信給他說：「如要講和，必須殺了岳飛！」同時，秦檜也認爲：岳飛一天不死，和議就一天不成。於是把良心一橫，乃千方百計地陷害岳飛。他知道樞密使張俊妒嫉岳飛的戰功，而王彥也跟岳飛有私怨，就暗中設法收買了他們來做幫兇；又使用陰謀，煽動跟岳飛有仇怨的諫議大夫萬俟卨，和買通了張憲的部下王俊，從事其一連串的勾搭，處心積慮地做成了一個陷害岳飛的圈套，叫他們揑造種種的罪狀和證據，出面控告岳飛，硬是一口咬定岳飛勾結金人，存心造反！目的在害死岳飛父子！

秦檜把陷害岳飛的圈套佈置妥當之後，他就派其心腹人物的殿前司

……害死的

上，也都帶着枷鎖，手腳也分別加上鐐銬，且其遍體鱗傷，在那兒痛苦呻吟！傷在他們的身上，痛在岳飛的心裏，他這時已開始明白當前是一種什麼陷阱！於是他的眼淚，不禁地像雨一般涔涔而下！他心想：「我一生忠心爲國，捨生取義，爲什麼今天也會弄到這步田地？」

岳飛被押關在牢獄中的期間，受盡了種種的酷刑的磨折，可是他始終未爲屈打成招。而秦檜等奸人也知道岳飛的個性，早就料到他不會認罪，也無罪可認，但他們所設的陷阱旣已得手，自然不能放鬆岳飛，非置之死地不可！於是秦檜派遣他的爪牙何鑄做初步的審問後，何鑄表面上也按照法律程序，將秦檜事先揑造的罪狀，清楚地讀給岳飛聽，問他有何解釋？岳飛聽了，認爲全部胡說，滿紙寃枉！卽使解釋申辯也無補於事的。因此，他只說了這麼一句：「我被奸賊秦檜陷害，一切都完了，還有什麼可說的？」說完卽合上了自己的兩隻眼睛，任其獄卒拷打，皮破血流，一聲不响。

秦檜見岳飛是個強硬漢，不肯低頭，也不招認，更覺得憤怒，就派遣爪牙從四方八面去搜集岳飛的短處的資料，並吹毛求疵地把芝蔴菉豆般的事，誇張擴大爲不可饒恕的通天大罪！當一個舊的罪狀被岳飛駁倒後，另一個新的又揑造了出來，一心一意地要將岳飛父子都置於死地，斬草除根！當然，每一個朝廷中都有好心人和壞人，爲當時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等人，都覺得岳飛委實寃枉，認爲沒有法律根據，來定他的罪。同時大理寺卿周三畏，也感覺到沒有辦法再審問下去了。韓世忠這時候已被解除了兵權，聽到岳飛會被誣處死刑，內心憤憤不平，便去質問秦檜道：「聽說岳飛將可能被處極刑，究竟他犯了什麼罪？到底有什麼眞憑實據？」

秦檜很乾脆地答道：「這事情莫須有。」（據癸巳存稿岳武穆獄論曰：「莫須有者，莫，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遲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詆檜之妄」。又宋史岳飛傳載秦檜萬俟卨等誣奏飛罪下獄事云：「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韓世忠很生氣似地進一步問秦檜：「莫須有三個字，怎能夠說服天下人呢？」秦檜只冷笑了一聲，不理睬世忠。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拖了兩個多月，任憑秦檜怎樣千方百計地揑造岳飛的罪狀，但終沒有一件可以定岳飛的死罪。

時間過得很快，眨眨眼就到了那年的腊月（卽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亦卽大除夕的晚上。秦檜回到家裏，和他的老婆王氏一家圍爐吃年夜飯，在飲酒的時候，爲了岳飛的案子還未了結，因此，感到悶悶不樂，食不甘味。沒想到王氏也是一個兇狠的女人，她向丈夫秦檜表示：「搏虎容易縱虎難」，若不小心，則可能遭受老虎的反噬！一句話，如果不把岳飛殺掉，後患無窮！於是獻計叫秦檜下毒手殺死岳飛！

秦檜聽了老婆王氏的毒計，頗以爲然，馬上寫了一張字條，藏在一個黃柑裏面，送給承審岳飛案件的萬俟卨。萬俟卨是秦檜的同黨，他奉了秦檜的密令之後，使在最後一次審問岳飛的時候，乃把心一横，強迫岳飛在一張僞造的供狀上面，寫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意思是說：我對國家民族是一片忠心，蒼天日月是會知道的。」

就在這一天晚上，岳飛就被秦檜暗中派人將他毒死在大理寺的風波亭。其子岳雲、部將張憲等，也同時被秦檜所殺。當時岳飛年僅三十九，岳雲只有二十三歲（據說岳雲係岳飛養子，因之，岳飛父子的年齡僅相差十六歲）。

後人爲了紀念岳飛的忠勇事蹟，乃在杭州西湖修建一座岳王廟。他的堅貞不屈，和忠勇爲國的精神，人們將永世不忘，而在岳飛墳墓兩旁，則有兩個用鐵鑄成的秦檜夫婦的跪像，永受人們的唾罵！惟有毛澤東則十分同情秦檜，因此，大陸變化後，毛澤東首先下令將秦檜夫婦的跪像移去，蓋物傷其類也。

岳飛的養子岳雲，宋史謂「雲年十二，卽以勇力鬭，從飛刀戰，數立奇功，官至左武大夫。秦檜旣殺飛，並誣雲罪，棄市，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官，以禮附葬」云云。由是觀之，岳飛岳雲父子都死於秦檜之手，可謂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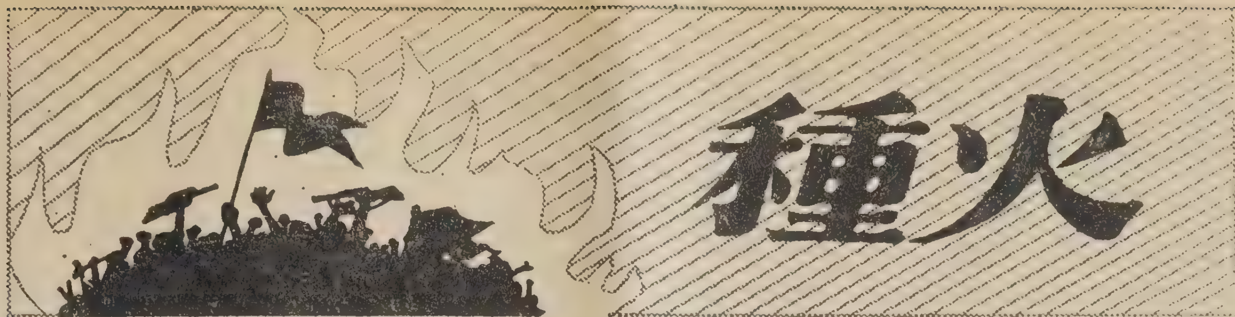
但是若干史家則認爲：岳飛之死，秦檜只能說是其中與謀者之一，而實際上，則岳飛死於徽、欽二宗與高宗之間的矛盾成份居多。認爲高宗是南渡的皇帝，徽宗的第九子，欽宗的弟弟。據宋史載稱：「高宗名構，始封康王，徽、欽爲金人所虜，乃卽位於建康（南京），後定都昭安，相秦檜，殺岳飛，乞和於金，稱臣納幣，遂成偏安之局，是爲南宋。……」換言之，逃亡皇帝希欲偏安而主和，不容反對者。

況南宋初期，大抵仍襲北宋遺風，卽嚴格的元首極權制，而非責任內閣制；秦檜只是高宗的幕僚長，而非最高決策者。故史家認定殺岳飛的主謀爲高宗，而獻計者實則奸相秦檜也。假定岳飛果眞「直搗黃龍」，那末，南宋將很可能出現三位皇帝，對於高宗絕對的不利，但對於秦檜卻沒有太大的不利。他可以安安穩穩地由戰時內閣的地位，一轉而爲戰後的宰相，豈不是比偏安的小朝廷的丞相更爲威水嗎？這樣的說法，倒並非完全爲秦檜洗脫，而是不想只拿着一個幫兇罷了，而讓正兇逍遙法外。理由是：秦檜只是高宗手中的一件工具，假定秦檜得不到高宗的幕後支持，他怎能一日之內降十二道金字牌？淸人所輯「岳忠武集」中載稱：「忠武之死，除高宗秦檜之外，武人中之張毅公，亦參與其事。……」

張毅公卽張俊，成紀人，少爲盜，有才氣，後仕宋，與金人戰，屢立奇功，累友樞密使，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時稱韓、劉、張、岳。當秦檜主和議時，張俊揣附其意，首謂納兵柄，秦檜引爲心腹，盡罷諸將兵權付俊，封益國公。

岳飛寬獄，俊助檜成之（見宋史）。在利害上言，岳飛之死，對張俊本身更有利，所以，一般認爲：害死岳飛的正兇是高宗，而第一個幫助該是俊張，秦檜則是第二幫兇。

胡養之



火種

〔九十〕

林學政

王先永笑笑。

「還不是一樣，這忽兒你看人家吃，等他們吃完了，得看我們吃了。」

有人輕聲歡呼起來。

「來了，來了！」

林宇民提着飯菜匆匆向這邊走來，他臉上露出歉疚的笑容，把東西往中間木板上一放，說道：

「我今天遲了，眞對不起大家。」

丘世發幫着他分飯。

「沒有關係，小兄弟，遲點早點一樣吃得到的。」

飯砵子是用三寸直徑的竹皮子做的，把竹竿就節子下面鋸斷，截成五寸來高，削掉外皮。煑飯時，把米和水放在裏面，放在大鍋上蒸，吃這樣的飯，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道特別好。只是他們的口糧只十六兩，而且一半是地瓜絲，胃口好的人，吃兩頓都不夠，分三頓吃，自然要差一大截了；地瓜絲不抵事，吃進肚裏一下子就沒了。

竹罐子上面都編着號碼，寫着名字，錯不了的；同時煑飯時，地瓜米經過精確的量秤過，幾兩幾兩，誰也別想多吃一粒米，一根地瓜絲。分菜比較困難，像今天這樣的蘿蔔干還容易分，一個兩條或者三條，大小搭配，一定要分得很公平，事實上辦不到。有的時候是芥葉或者竹筍，起分來難免有多有少；雖然這多少之間，相差極微，但是「極微」的一點，正是大家爭論不休的癥結。勞敎場所的伙伴們，對吃的事情，每個人都表現出極端的自私，就是一段菜葉子，一小片筍皮，也不肯輕易放棄。

每年規定可吃四次豬肉，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元旦，還有農曆除夕，每人每次可以吃到二大兩。不過這是一種劇烈的戰鬪，吃進去的二兩肉，還沒有在爭論中所化的精力多。雖然規定是二兩，但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小出入，肉塊的形式也不一致，厚一點的小一點，薄一點的大一點，有的是精多肥少，有的是肥多精少；大家是爭的，最主要是都想揀那肥一點的吃。

就是這一年的元旦，第二組裏爲了爭肥肉而打起架來，結果他們全組人都吃不到肉。這以後，場裏規定，凡是吃肉的時節，由管敎幹事負責親自分發，這樣一來，誰大誰小，誰精誰肥，都不敢吭氣了。

林宇民還沒有分好蘿蔔干，先領到飯的人已經把飯吃完了，他們拿着兩條小蘿蔔干，慢慢嚼着當點心吃；也有人藏在袋子裏，到田頭做工時再吃。

吃好早飯，林宇民又把各人的竹罐子收到籃子裏，送去伙房，檢回扔在外邊的洗臉盆，還不曾休息一下，牛角聲又響了起來。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了，跟過去一樣，十幾個武裝士兵已經端着槍站在草房前面的小平地上了。大家迅速地拿起了斗笠、簑衣，奔出營舍去排隊。

場裏的兩個幹事，早已站在那裏了，他們不迭地催促着：

「快點，快點！」

第二組的吳樹春，已經跑到營舍門口了，忽然想起忘記了帶斗笠，又跑回去，等他到外面，人家已經排好了隊。

馬偉才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腳，罵道：

「半死不治的，你還想人家用轎子去抬你不成！」

吳樹春沒有提防，一個蹌踉，跌倒地上，他那副深度近視眼鏡掉了，慌慌張張的摸到眼鏡，連忙爬了起來，趕緊排到隊伍裏面，也許是過於緊張，他莽頭莽腦的擠到第三組的行列裏來了。他們第二組的生產組長連忙把他拉到他自己的地方去。

馬偉才趕上來又給了他一拳頭。

「我看你是失了魂了，這是什麼地方，也許你調皮搗蛋！」

全場沒有一點聲響，一組一組的端端整整排在那裏，生產組長排在最前面，學習組長殿後，等候場裏的生產幹事發施號令。

馬偉才兩手插在腰上，在隊伍前面巡視一遍，鼓着腮巴子，狠狠的瞪着大家，好像肚子裏還有點火氣沒有發作完似的。半響，才對杜祖光點了一下頭，站到一邊去了。

杜祖光是掌理全場生產事務的，他對大家分配

了工作任務：

「第一組到嶺前砍田埂，梯田上的草今天要斫淨。第二組在那裏翻土，每組今天必須完成三畝任務。第四組去開嶺腳的山坡地，把昨天沒有開出來的地全開來。」

然後，警衛的士兵到自己負責押隊的那一組去要他們報數後，由生產組長帶着去領工具，出發。

生產組長和學習組長都是教勞分子，由場裏選擇成分好、錯誤輕的人擔任。這份差事很不好搞，太積極了，組裏的伙伴不諒解，不積極呢，立刻受到場裏的批評。當然也有一心想邀功的人，希望幹得有聲有色，表現好，自然可以得到好處，右派分子可以早點摘掉帽子，一般的刑事犯，可以早點得到處理。但是他們也不敢做得太過火，不好惹的人很多，弄得不好，組裏幾個人串起來反咬他一口，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第三組的生產組長丘世發和學習組長王先永，算是全場幾個組長裏面最得人心了。丘世發是忠厚人，沒有害人之心；王先永是老幹部，他知道怎樣去應付場長和幹事，大家都信任他，變成了小組的靈魂人物。

也是林宇民的運氣好，他們兩個組長都很關照他，分配工作時，他總是要佔便宜。「他還小嘛，」他們總是這樣對組裏的伙伴說：「他還是個小孩子呢。」

到了田裏，大家的精神比較輕鬆一些，剛剛吃過東西，肚子一時還不會餓，每個人都有一點精神，尤其是「班長」只坐在梯田旁邊的山坡上監視，沒有跟着到田裏來，大家少聲點說話他聽不到，只要不講反動的話，也不怕別人去彙報。這樣一來，幾個比較談得來的人，自然而然會湊在一起，手裏邊用鋤頭把稻根一棵棵的翻過來，嘴裏邊就天地南北的扯了開來。這有個很大的好處，可以使自己的心情得到鬆弛，暫時的忘記飢餓和疲乏，也可以使日子過得快一點。

當然也有相反的一面，它容易使人想起一些不應該去想的事情。

林宇民就是這樣的，他雖然很堅強，但也善感；他時常會觸景生情的想起家，想起學校中的師友，尤其在他想起傅黛時，他就感到心裏陣陣隱痛，毋寧說，這反而變成一種磨難。

明知多想無益，明知這只是自找苦惱，但是一經開了頭，思潮就像怒濤那樣一波接着一波的撞擊着心靈，他是完全被那種無法遏制的「往事」所俘擄了。

媽媽跟姐姐怎樣了，媽媽的身體一直不大好，她經經受得起這個打擊嗎？他自從在學校裏被打成右派之後，他們就不准他離開校門一步了，他怕老人家吃驚受嚇，只是寫了封信回家，說是忙着期考，沒有時間回家；他不敢告訴她自己碰到的壞消息。那時候，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心裏都有一個同樣的想法，黨的懲罰是免不了的，大不了是留校察看，或者是開除學籍，不管怎樣，黨是愛護青年的，黨應該了解他們對黨的批評，完全是基於一片愛國愛黨的熱情，即使過份一點，也不致於把他們當作敵我之間的矛盾來處理問題。等運動結束，塵埃落定，他們就可以重獲自由，回家的回家，留校的留校察看。林宇民寧可等有機會回家時，自己向媽媽解釋，他估計自己所受的處分一定比較嚴重，書是讀不成了，不過那沒有關係，他對物理已經有了基礎，他可以自修，有時間可以去找張教授。後來，他從人民日報上看到國家處理右派分子的措施，並不如他自己所想的那樣簡單，可能要嚴重得多。他很惶恐與焦急，不是爲了自己，而是他應該怎樣寫信去告訴媽媽。後來傅黛的信來了，他也回了她，對他來說，傅黛這裏的問題算是解決了，剩下來的，是媽媽方面，他下定決心，也提起筆，可是每次開了一個「親愛的媽媽」的頭，就再也寫不下去了，但是他沒有機會向媽媽寫信了，從那天晚上被叫到人保科去之後，他澈底的明白了自己的境況，這正是該是向媽媽把事情說明白的時候，但是他卻被當作一件什麼東西似被搬來搬去的搬動着，他沒有時間，也不知道跟外邊寫信會不會跟場規抵觸。

他確信媽媽已經知道他的遭遇了，他可以想像到自己在離開學校後的第二或者第三天，那個顯得非常和氣親切，卻令人懷着戒心的派出所戶籍警濟，一定會去告訴她：

「老娘，你的孩子怎麼搞的是右派呀，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那會呢，同志，這孩子很乖，讀書也很用功，老師一直在稱讚他……」

「黨還會弄錯嗎，老娘？他在學校外面還有沒有什麼談得來的朋友什麼的？」

「同志，不會有的，他除了去學校，從小就不愛外邊亂跑。他現在……同志，現在怎樣了？如果他眞的是右派，我不會原諒他，黨對我們這樣好，恩重如天呀，他怎麼可以去做右派呢？同志，上面會不會……」

「當然是眞的右派，黨會誣賴好人嗎，是不是？不過你可以放心，大娘，黨對他很寬大，現在把他送去勞動教養了，等他有好的表現，思想搞通，馬上可以回來的。」

誰都知道「勞教」是怎麼回事，媽媽說不定會立刻暈倒；她有頭暈的老毛病，她參加過幾次羣衆大會，有次在會場上執行槍決幾個反革命分子，她當時昏厥了，回家病了好幾天。

到這裏之後不久，他寫過一封信回家，免得她爲自己牽腸掛肚，把這裏的情形寫得跟學校一樣好。他告訴媽媽，他是在接受「勞動教養」，而不是「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只是一種思想上的輔助性的矯正教育，只要表現好，馬上可以解除教養回家就業，所以「媽媽可以儘管放心」，他一定會很快的回家團聚。千萬不要急壞她自己的身體。場裏准許大家有限度的跟親屬通信，當然你得有足夠的郵資，同時要由他們加封和付郵，如果你想私自托人帶去寄，查到後問題十分嚴重。

信是寫了，你知道沒有什麼用，姐姐也不是很堅強的女人，她的人生樂趣已經被不幸的身世磨蝕光了。林宇民閉上眼睛，就可以看到兩個女人在無告地相對哭泣；除了哭泣，她們還能爲他做些什麼呢！

然然，他想到的，不單是媽媽、姐姐，還有關振宗跟應文龍，關振宗送進精神病院之後，一直沒有他的消息了。

掠去，激起愛國學生憤慨，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有兩萬多人發起遊行，搗毀新華日報及民主日報。

據當時報紙記載經過詳情：

重慶市各大中小學生以東北問題日益嚴重，切盼蘇聯忠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並擴大宣傳，喚起全國同胞注意，確保東北領土主權完整，特組織重慶市學生愛國運動遊行大會，於昨日舉行愛國大遊行。

參加學校，依遊行列次序，計有國立中央大學、中大附中、中大附小、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中央工業專科學校、中工分校、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樹人中學、蜀都中學、重慶市立中學、四川省立重慶女子職業學校、國立重慶大學、東方語言專科學校、湘雅醫學院、兵工學校、大公職業學校、私立新中中學、南開中學、南開經濟研究所、國立造紙印刷專科學校、中正學校、扶輪中學、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國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交通大學等校，中大教授會、助教會、重大教授會、助教會，及各校教職員工友，亦均熱烈參加。進行行列計二萬餘人，大隊於二月廿二晨六時許在沙坪壩小龍坎集合整隊，七時開始出發入城。

沿途馬呼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蘇聯應切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澈查張莘夫慘案，中共應澈底實行停戰協定中對東北之協議，新疆是中華民國的新疆，國土不容分割，主權不容侵害，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反對分化內蒙，不容任何藉口割據東北，我們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恥辱，蘇聯應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全國團結一致對外，拯救東北同胞，東北是我們的生命線，擁護政府採取強硬外交，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不容所謂「東蒙」特殊化，剷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權，剷除一切傀儡組織，絕對擁護政府接收東北，擁護蔣主席領導和平建國，黃帝子孫們拿出良心來，中共應該愛護祖國，所謂民主聯軍不應存在，遵守聯合國憲章，維護世界和平，東北問題解決世界才有和平，反對蘇聯一切新要求，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並散發下列七種宣言：（一）告全國同胞書，（二）告全世界人士書，（三）質中共，（四）慰問東北同胞書，（五）告東北同胞書，（六）致蘇聯抗議書，（七）致蘇聯史達林委員長抗議書。及中央大學教授會暨助教會發表之：（一）致蘇聯政府電，（二）致英美蘇政府電，抗議雅爾達秘密協定，（三）上國民政府電，爲東北事件告各黨各派書。中央大學救國運動遊行會發表抗議雅爾達秘密協定宣言。重慶大學教授會暨助教會發表之：（一）致蘇聯政府電，（二）致英美蘇政府電，（三）上國民政府主席書。

晨曦初上，記者即停候化龍橋側，冀得先睹此抗戰勝利以來陪都各校學生二·二五遊行後最偉大熱烈之遊行。大隊由四人荷一大牌前導，上書「重慶市各校學生愛國運動遊行大會」，各校學生依次繼之，並高舉各種大小旗幟、標語、圖書、地圖、歌曲、張莘夫烈士遺像。大會糾察組、衛生組同學，乘坐自行車、汽車，往來巡查照料，宣傳組所置之廣播車，沿途作清晰廣播，尤爲遊行生色不少。各校員生精神煥發，沿途以悲壯激昂音調呼喊口號，並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其中以「拯救東北同胞」「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及「新疆是中華民國之新疆」「中共應該愛護祖國」等語，最爲發人深省。路側觀眾皆報以熱烈掌聲，且有燃放鞭砲者，是知此次遊行已激起陪都百萬市民愛國之共鳴。中大附小學生雖僅髫齡，亦奮力舉步，與各校白髮老教授領隊邁進，適相輝映，深使人感動。大隊通過完畢，費時約一點鐘，途經牛角沱、上清寺、中三路、中二路、中一路，繞精神堡壘，折至林森路、南區馬路，秩序井然。旋於南區公園休息，並進午膳，三時經兩路口、上清寺循原道回校。

吴三桂·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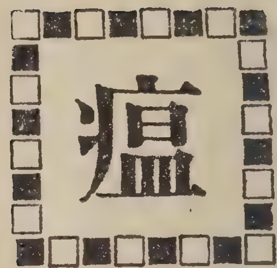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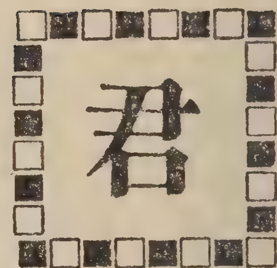
先降后反　同是汉奸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在政協會議時，由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與馬歇爾所組成之軍事三人小組會，亦在交換意見中。政協閉幕後，二月十四日，舉行首次會議。

在軍隊國家化原則之下，終於將「關於軍事改編及共軍整編為國軍之基本原則」達成協議，於二月二十五日簽字公佈。方案中規定：最後將國軍編為六十個師，政府軍佔五十個師，共軍佔十個師，合為二十個軍，各軍所在地亦明白規定。黨派應與軍隊分離。

軍隊整編統編方案要點：

㈠國民政府主席為海陸空軍最高統帥。最高統帥有任免所屬軍官之權，但在整編軍隊過程中，撤免中共軍隊之高級軍官，應派政府中共黨代表所提名之軍官遞補。

㈡陸軍之編組，每軍轄三事師，每師人數不得超過一萬四千人。十二個月終了，全國陸軍應整編為一百零八個師，編為二十個軍。

㈢整軍方案公佈後十二個月內，政府應將九十個師以外之各部隊復員，共產黨應將十八個師以外之各部隊復員，復員應立即開始。在協定公佈後三個星期內，政府應擬具所保留九十師之表冊，及最初兩個月部隊復員之次序（按：此項表冊，政府於三月二十六日送軍事小組）；

在同期內，共產黨應擬具其部隊之詳細表冊，說明其性質、兵力、武器、旅以上司令官之姓名，及各單位之駐地，此項報告並包括所保留十八師之表冊，及最初兩個月復員之次序（按：此項表冊，共方迄未送軍事小組）。

上項文件表冊，均應送交軍事小組，本協定公佈後六星期內，政府與中共均應向軍事小組送交所復員各部隊之全部表冊。

㈣各軍之配置，十二個月終了時，為東北方面共六個軍，內包括政府軍五個軍，共產軍一個軍。華北方面共十一個軍，內包括政府軍七個軍，共產軍四個軍。華中方面共十個軍，內包括政府軍九個軍，共產軍一個軍。西北方面五個軍，華南方面四個軍，全屬政府軍。

第十八個月終了時，東北方面共五個軍，內一個軍由共軍一師政府軍二師組成，四個軍全為政府軍。華北方面共六個，內三個軍由政府一師，共產軍二師組成，一個軍由政府軍兩個師，共產軍一個師組成，兩個軍全為政府軍；華中方面共四個軍，內一個軍由政府軍一個師，共產軍二個師組成，三個軍全為政府軍；西北方面三個軍及華南方面二個軍，全為政府軍。

㈤各省得酌設保安部隊，其數額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裝備以手槍、步槍及自動步槍為限。

㈥政府及任何政黨或派系組織，不得保有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獨立性之武力。

就在此方案公佈之前三日，爆發了愛國的二二二大遊行，因為蘇俄佔據東北，阻撓接收，又夥同中共殺害中國最有成就之工礦專家，撫順煤礦接收委員張莘夫，蘇俄又將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之機器

中國抗戰實錄【54】

辛亥革命與日本

此外，日本的第十三師團設置於高田，是在蔣總統入伍兩年之前——一九〇八年。自那時以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高田以被稱「軍都」爲榮。很多軍事設施的舊地址，現在還是爲日本自衛隊所繼續管理使用。

從駕馭軍馬學起

當時的第十三師團長爲長岡外史（註：長岡外史，一八五八——一九三三年）日本山口縣人，陸軍中將。甲午戰爭時任大島混成旅團參謀，日俄戰爭時任大本營參謀次長。其後歷任第十三、十六師團長。有「騎了將軍」之稱。退役後，曾當選國會議員，並爲日本「國民飛行會長」，推動航空事業的開創發展。）野砲兵第十九聯隊長爲飛松寬吾，負責直接指導留學生的是陸軍上尉小山田三郎。他們在訓練和紀律方面督教綦嚴，毫不寬容姑息；但日常的接觸，則相當和融。

長岡師團長的回憶

[illegible]

引人注意。據師團長長岡外史後來回憶：「留學時代的蔣君，才能膽略，內蘊不露，說不出有出人頭地的表現。」長岡外史對於蔣總統的重新評價，是在一九二七年。當時，蔣總統已經出任了統一全中國任務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因對共產黨問題而下野，來日本訪問。

這時，長岡與他見面，感到以前大不相同——「英姿煥發，像是一個青年外交官」。蔣總統對於長岡外史仍舊和以往一樣尊稱「師團長閣下」，並且親自揮毫寫出「不負師教」四字。長岡外史的論評是「像蔣君這樣不忘恩義的人，實在是非常難得。在日本留學時代，未見放射任何異彩；而今天躋於這樣的地位，就是基於這種茁長自心地上的美德。我對於不忘恩義的蔣君，懷有無限的尊敬。」

還有，長岡外史的長女朝吹磯子（現年八十四歲）在她所著的「八十歲生涯」中，對於當時的印象，也有如下的紀述：

「來原宿（長岡東京住宅的所在地）訪問的客人，使我留有清晰記憶的是蔣介石，他曾受家父在高田師團長時代的薰陶。他於一九二七年來日，到父親家裏拜候，我正好也在原宿家中，他寫字時，我替他研墨，在絹紙上寫了『不負師教』。歡談了一些時間歸去。」

一天要做兩次擦馬

在野砲兵時代的重要日課之一，是照料軍馬。野砲兵戰鬥能力的優劣，在於機動性；這也就是說，要看如何能夠迅速地將戰砲運送到目的地爲定；而在那個時代的戰砲，是要靠軍馬來搬運的，然而在中國，一般人平時和馬接觸的機會不多，所以必須要從駕馭和照料軍馬的初步知識學起。

我們（蔣總統）洗了臉之後，官長就帶領我們進到馬廐去擦馬，要從馬蹄、馬腿擦到馬背，經過馬背擦到馬頭、馬尾；這馬的每一個關節、每一部肌肉，都要用禾草來盡力的磨擦。這樣大概經過一小時，將馬的渾身擦熱了，馬的血脈流通了，而我們的本身，亦因用勁擦馬，雖在這樣冷天，不僅不覺得寒凍，而且身上和手足都發熱，有時候還要流汗。

這是我生平最大的學業。到如今仍覺以苦爲樂、不畏艱險的精神，自認爲完全得力於此。

等到馬擦完了之後，再將牠牽到廐外[illegible]馬槽去飲水和餵料。等到馬傍好了，我們自己才能回營房去吃早飯。

到了傍晚，再要同樣的到馬廐去擦馬一次，然後才吃晚飯。」（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據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六日「高田新聞」以「初次馭馬」爲標題，作了如下的報導：

「他們（清國留學生）在振武學堂的時候，固然大致鑽研了一些軍事學，可是就連進入騎兵隊的學生在內，沒有一個嫻熟馭馬的人，因此之故，他們全體在目前都得要忍耐的決心。」

提到了馬，蔣總統有一個不愉快的童年回憶，就是在十三歲的時候，因挑弄馬而被咬倒，受了重傷。這一次的經驗，倒是在學習照料馬匹方面的一個教訓，因爲馬是絕對不能任性驅策，而是要加以愛護的動物。



一九二七年總統訪日，拜訪留學時代的日本第十三師團長長岡外史，親自揮毫寫下「不負師教」四字。展視這幅墨寶的是長岡外史之孫忠一。

被稱爲「鬍子將軍」的長岡外史。



愛護騾馬的道理

我常常看見騾馬在路邊停息的時候，所有馱載仍舊壓在牠的背上，不替牠卸下來；這在外國就不然，他們的騾馬走了一段距離的路程，就要卸下馱載，且必放鬆肚帶，讓牠休息，恢復牠的疲勞……所以人家的騾馬走一星期的路程不覺得疲勞，而我們的騾馬只走一天路程就要倒下來；人家騾馬用上一年二年不會生病，我們的騾馬用不到一月就病倒了……愛護騾馬和愛護士兵，實在是同樣的重要！（註：蔣總統——「興隆山軍事會報訓詞」，一九四二・八）

馬的問題，也就是一個國家力的測量器：

我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再往日本考察的時候，日本所產的馬匹還是很矮小；但是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我再到日本，相差不過十五年，而日本全國的馬匹都高大起來了！不僅馬匹如此，所有的牲畜，都比從前精壯。我們如果能改良牲畜，發動獸力，來推進生產事業，就不知道可以發生多大的力量。（註：蔣總統——「戰時內政要務和各級政府辦事的要領」，一九四一・十二）

軍事教育要訣

以「粗糲」著稱的日本軍隊伙食，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是中國留學生們所未曾經驗過的。但說起來，這也就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

日本軍隊裏面，每人每餐規定只許吃一中碗米飯，每星期要吃幾餐麥飯。

飯的上面，有時是三片鹹蘿蔔，有時是一塊鹹魚，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點豆腐青菜和肉片；無論你吃飽，吃不飽，每人的飯菜就只有限定的這一點。我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內，這點飯實在是吃不飽，肚子裏常常覺得饑餓；白天毫無辦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軍營裏的酒保——俱樂部——買餅干來充饑。但是餅干也有定量限制，不能任意購買的，每次最多是兩三片，而且去遲了還買不到，餅干的質料又非常粗糙，在平時我們在家庭與學堂裏是不要吃的，但在饑餓之餘，吃起來就覺得津津有味了。

這種生活過到兩週以後，就漸漸成了習慣；到了第三星期，雖不到酒保去購買餅干，也就不覺饑餓了。（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三一洋食店

在「高田市史」中，也提到了伙食問題。據說：清國留學生不大愛吃魚，因此，在部隊裏常會給他們吃點肉；還有，日本士兵雖然吃麥飯，但對於清國留學生則讓他們吃米飯，特別加以照顧。每到禮拜天，則由長官率領他們到市內的三友旅館或三一洋食店，讓他們吃點油重的菜肴，安慰他們寂寞的心情。

當時三一洋食店經營者渡邊長五郎的長女テ儿（現年七十八歲）到今天還記得蔣總統等清國留學生的一些情況，最近談到她的回憶如左：

每到禮拜天，多數清國的士兵們來到店裏，常常帶來食油和麵粉，自己做菜，像煎炒一類的料理，的確是手藝滿高明，我非常佩服，問起他們「怎麼會這樣能幹？」有一位答復我說「我們的國家太大，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發生內亂，所以要學會自己能夠做菜。」

在他們爽朗喧鬧的一羣人之中，蔣介石總統卻有點不同，他很少開口，給予人以一種堅毅的印象。記得他好像畫了一幅石蘭，並且題了欵，說是要贈送給長官。

節制飲食有益身體

習慣於粗糲，食不過量，對身體健康非常有益，更是一種新的知識，這也是在高田時代親身所受的教育中體認得來——

我們一般留學生，原先在振武學校讀書的時候，吃飯並無規定，普通人總要吃三、四碗。到了聯隊裏，突然要減少食量，大家豈不是要肚餓嗎？事實上在初入伍的時候，大家也都感覺吃得不夠，但到了一個月之後，習慣成自然，就都不感覺不足了。而且他們一般士兵，體格非常強健，衛生上並沒有發生什麼缺陷。這個限制食量的辦法，從前我們雲南講武堂也曾試行過，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在食量沒有限制之前，學生患病的很多；等到食量限制經過三個月之後，患病的人數反而沒有了。由此可知我們中國人的患病，多半是由於飲食沒有節制，吃得太飽的緣故。外國人吃飯，都是說要吃夠，沒有聽說要吃飽。（註：蔣總統——「興隆山軍事會報訓詞」，一九四二・八）

這是當中日戰爭正酣、軍糧補給問題嚴重的時候，曉諭軍人們的一段談話；因爲節制飲食也就是對於事物的一種忍耐工夫，並且和社會教育、精神教育有其共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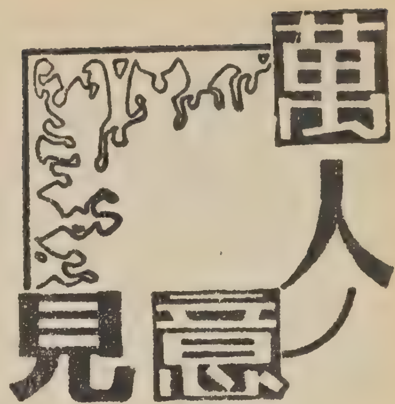
精神教育細微處做起

在日本軍隊裏的精神教育是極其嚴格的；兵營內的規律，及於日常生活的每一角度，都充滿了緊張感。

軍隊長官檢查寢室講堂的時候，一進門，必先察看室內的四角，是否整潔；再看門的背面有無塵土，並且帶了白手套在門的橫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塵埃，卽是內務整潔尙未作到實在，必須重新作過。



長岡外史的長女磯子（現姓朝吹）在學生時代的照片。



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生李一哲
關於社會主義的法制與民主
大字報一出．哄動整個大陸．統治集團喪心膽寒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法制與民主」大字報，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廣州市北京路口張貼，共用白報紙六十七張，文長兩萬七千餘字，立即哄動整個大陸各階層，被中共統治集團評為「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的反面教材文章。

李一哲身份不明，一說是以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生李正天為首的一羣青年集體化名，李正天武漢市人，年三十歲；另一說是廣州美術學院理論小組集體名稱；再一說是廣州退伍軍人與下放知青組成的團體代號。姑勿論其是否為個人或團體，這份「打着紅旗反紅旗」批判中共特權階級的大字報，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反映出大陸青年已不再受共產主義理論痲醉。下面轉載的是該文序言，共一萬三千字，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嚇人，首先是我們討論的這個題目本身。

據說，稍微有一點馬列主義常識的人是不會討論什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我們算是連一點馬列主義常識也沒有的，但是，我們知道六十年代以來世界上的幾件事情：一是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了；

二是在我們中國出現了曾經並且至今還為許多人很不理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三是毛澤東同志總結了半個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提出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我們必須全文抄錄在這裏：

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鬭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鬭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於是，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它並非盡善盡美，它在那麼多國家打不過新資產階級，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和在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實就是明證，無產階

段」中，進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會主義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幾點，不算馬列主義常識。然而，我們卻可據此斷言，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異端邪說」有什麼可怕？眞理是同謬誤作鬭爭中發展起來的。

列寧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相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個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引自列寧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頁）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為我們在一年以

事實和基本路線的啟示，提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以及同他們作鬭爭的問題。

正當我們的文章對於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的闡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評的時候，一個處於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中的青年以賈寶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氣叛逆了出來。雖然鍾志民（按：利用特權「走後門」進入南京大學的學生）學生退伍的行動，不過是李慶霖（按：他上書毛澤東，說知識青年下鄉生活，報酬太低。）憤怒的呼喊，在特權階層中引起的微弱的回聲，但是在人民羣眾中這個回聲卻引起了連鎖般的震動，這一叛逆行動嚇壞了一些人，鼓舞一些人，有人切齒痛恨，有人衷心歡迎，這些互不相同的反映，不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階級矛盾狀

新資階級・化公爲私

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爲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關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分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

這種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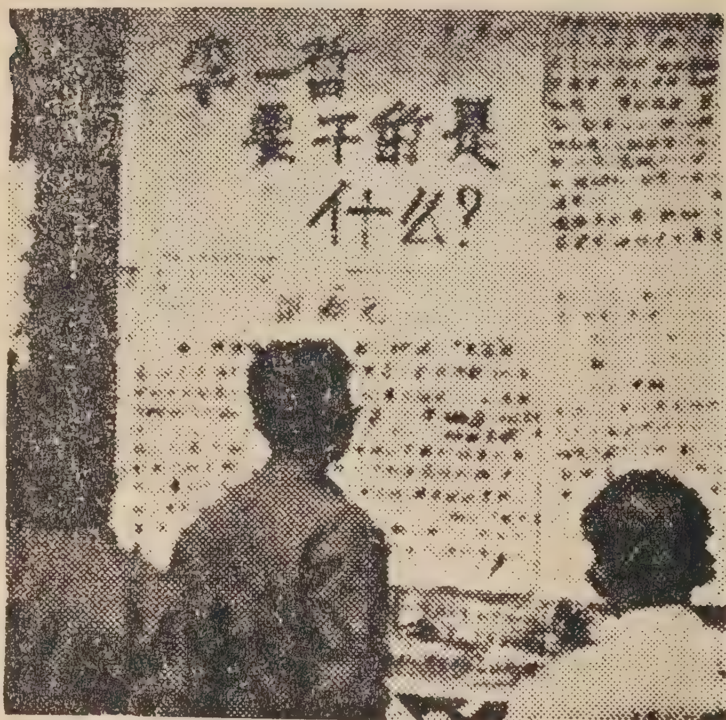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爲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爲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羣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爲我們稱之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我們在本文裏提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基礎是從特權中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意思。

按照基本路線所警告我們的，在今後幾百年內，新的資產階級分必然一代一代地產生，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承認不承認這個新生資產階級（以黨內走資派爲代表）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點，乃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水嶺，是肯定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你今天不承認，可以，因爲有錢守維、黃國忠們幫忙，還有瘆×幫經常派人來，二十年不承認，也許可以，勉強維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又怎麼辦呢？總歸還是要承認的。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第三，是我們斷言：「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把握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這豈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嗎？這樣的斷言有什麼根據呢？



廣州市民站在街頭看批判李一哲大字報

對《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

文 集 宣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南大门——广州市的大街上李一哲抛出了一张洋洋两万余言的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及其《序言》（以下简称《民主与法制》）。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自称是"全面""自我暴露"的李一哲"体系"。这个李一哲"体系"，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从反面教育了革命的人们，在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中共稱李一哲大字報爲反面教材。

新當權派・禁大字報

當我們再次面對這篇文章的時候，廣東的革命羣眾運動又一次興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爲它的序幕和武漢幾乎一樣，撕大字報和貼大字報的鬬爭。（按：指去年上半年「反潮流」運動後的政治情形。）

在外國人眼裏看來，中國是完全不應該有這樣的鬬爭的。當埃塞俄比亞的皇宮前面出現貼在牆上用大字寫成的傳單時，西方通訊社毫不猶豫地把它稱之爲「中國式的大字報」。

可是，「中國式的大字報」在中國卻遭到了災難，前幾年不說，今年五月，廣州市委組織的「政治市容清掃除」已經裝備好水龍頭和掃把，隨時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現的大字報清除乾淨。如果說他們終於沒有清除乾淨，這只是因爲前仆後繼的大字報的不斷湧現罷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還在繼續嗎？誰會經宣佈過大字報使命的完結呢？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裏關於大字報「應當永遠使用下去」的那段論述不也是「最高指示」，應當「堅決執行」、「堅決照辦」的嗎？可是當被鎮壓下去的革命羣眾從地下爬起來，企圖繼續運用這個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線，並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鬬爭的時候，他們卻首先要爲自己本來已有的民主權利本身作一番苦戰哩！正當廣州街頭貼——撕——貼大字報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十八號文件下來了，毛主席又一次地爲大字報表了態。在林彪路線淫威下，萬馬齊瘖幾年之後，大字報重新被宣佈爲合法，十八號文件的深遠意義，至今還沒有完全向人們展示出來，但人們要是看不到這一點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的權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而十八號文件正是爲這種人民的管理權和批評權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即使人們對這場革命羣眾運動再次興起原來所抱的期望絕大部份沒有達到

，他們獲得了十八號文件本身便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如果說，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沒有完成任務」的結論爲時過早，我們是樂於承認的，因爲現在在大革命第八個年頭結束的時候，人民羣眾絕對的無條件的使用大字報這個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權利，畢竟由歷史性的十八號文件確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認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第八年呢？卽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說了話，也是沒有承認的，這其中不是包含了複雜的內容嗎？

林彪體系・禍害人民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第四，是因爲我們提出了「林彪體系」，並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確立的事實。

什麼是「體系」？就是事物有聯屬關係的全體——全部系統。林彪體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辦法、黨風、學風、文風、作風，在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對抗黨中央、毛主席、禍害人民、流毒全國的東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體系」的確立，無疑破壞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絕對不可調和的表現）以後，才開始顯著地逐步破壞、拋棄林彪那一套，歷史事實難道不是這樣麼？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林彪體系「鼎盛」時期的情景吧！

我們沒有忘記代替一切，獎懶罰勤的突出（空頭）政治，唸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僞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教禮義——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上下交接班、買賣東西、寫信、打電話、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總之，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而這個「好」那個「好」的運動，則是「左！左！左！」的比賽，「……最……最……最」的競爭，不計其數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假、惡、醜、行徑的博覽，「一本萬利」的賭場。

廣東一省・屠殺四萬

我們也沒有忘記那損害工農羣眾基本利益的「公產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黨風，鼓吹「有用就是眞理」、「立竿見影」的學風，提倡講假話的「新八股文風」，「小節無害」論所鼓勵的腐敗惡棍的作風，以及「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

我們更沒有忘記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鬪爭「說教」、「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三十」、「六・二三」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羣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鬪的革命幹部、羣眾上百萬人。

然而，有人卻閉眼不承認林彪體系曾經確立的這個有八億人見證的事實，厚着面皮硬說「時時處處」（按：指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佔主導地位，這豈不是等於說，血腥的屠殺，長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線」決定的麼？

如果不曾有林彪體系的確立，爲什麼落實政策（按：大概指替一些「黑幫」「平反」，解放「黑幫」的政策）的號召發出五年多，經過三十次中、五十次令，才落實到賀龍同志那裏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體系的確立，爲什麼會發生「廬山大笑話」呢？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發誓不讓被他們打下去的共產黨人再從地上爬起來。爲此，他們找到訣竅，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對他們危害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及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壞頭頭」、「五、一六」、「現行反革命份子」、「叛徒」等等。長期監禁、肆意虐待，到什麼也打不成的時候，就把本來很清楚的問題，弄得似乎永遠也搞不清楚，以此藉口，長期掛着，等待時機，捲土重來，難道大量的事實不正是這樣麼？

天才史觀・以禮治國

林彪體系的產生，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我們中國是直接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到社會主義的，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不僅在舊民主主義時期，而且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都沒有給予摧毀性的打擊。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深入於羣眾乃至於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難道不是這種情況才提供了林彪體系的以風靡一時的條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麼，難道不是這種情況，使得林彪黨徒在其勢力所及之處，以鎭壓人民民主來宣告「全面勝利」的麼？

我們說林彪體系，我們同時還指出「天才史觀則是其理論綱領」卽思想上的綱領。爲什麼呢？幾百、幾千年出現了一個「天」，無限崇拜「天才」意志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這不是一條極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線麼？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對任何一種問題「問一個爲什麼」，「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

現在，人們看得很淸楚了，他們從天才史觀出發，搞了那一套「體系」，這是一套現代的「禮」。他們就是拿了這一套「禮」來「治」黨「治」國、「治」軍的，這就必然把我們的黨「治」成君臣父子黨，把我們的國家「治」成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把我們軍隊「治」成袁世凱北洋軍閥那樣的軍人，可不是麼？林彪在北京有他的馮、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軍，那些「大將」、「督軍」除了沒有來得及帶兵打到北京以外，別的他們幾乎樣樣都幹出來了。

沒有敵人・沒有鬪爭

人們會問：旣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反而曾經確立了林彪體系而且至今未被淸算」，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什麼積極成果可言呢？

我們回答說：不？我們說林彪體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得到了確立，但這並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絕對地被它所取代。我們說那時候似乎是出現了一種暫時的二元狀態（這是兩個司令部的存在決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確立了儒家的地位並沒有馬上停止了漢武帝的法家路線一樣。

而且，在我們斷言林彪體系會經確立了的同時，已經指出：「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在這裏，我們想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革命向前進展並爲自己開拓道路，不是由於它獲得了悲劇式的勝利反而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和堅強的大革命，由於它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黨只有在和這個敵人鬥爭中，來發展成了眞正的革命黨」。（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法蘭西階級鬥爭」）

這就不用我們囉嗦了。

在林彪體系統治十分嚴密，顯得似乎會永世長存的那些日子裏，忠於馬克思指示冷靜地觀察着這一歷史現象，知道它是暫時的，他們滿懷着必勝的信念進行着不屈的鬥爭。

現在我們看到了，從一九六八年以來，我們黨和林彪體系這個新式的敵人之間進行的這場空前激烈、複雜的鬥爭，對於黨的今後的發展何等重要啊！沒有空前強大的敵人，就沒有空前的激烈鬥爭，就不會造成空前強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會完成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空前艱巨的革命任務。歷史的辨法就是如此。

新的禮教·形左實右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們涉及了林彪路線是右還是「左」的問題。

「九·一三」事件後。全黨、全國人民根據他們的切身經驗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這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們批了林彪「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宗派路線，批了「政治衝擊一切」，批了「公產主義」，批了「巔峯論」（按：林彪說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巔峯。）和「絕對論」，這一批，批到了林彪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頭上了。於是有人出來說，不許批了，「批了羣眾了。」羣眾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鬪，沒有人出來說一句話，保護一下。現在突然有人說，不許批極「左」了，羣眾一下子有了保護了，眞是受寵若驚！這裏，我們倒確是很想和這些保護羣眾不挨批的理論家們討論討論。

理論家們問：「林彪路線的實質是『左』還是右呢？」這一問眞是荒唐得鄭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無論其表現形式是「左」是右，其實質都是右，因爲它們結果都必然導致革命的損失甚至失敗。這裏是沒有「左」和右的區別的，難道我們的理論家們眞的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可是，歷史上那個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表現過時「左」時右呢？

理論家們，林彪不是宣揚孔孟之道麼？怎麼說極「左」呢？可是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報紙和文件上，我們怎樣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號召我們學習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們要使人們學董仲舒，也要人們將毛澤東思想當作宗教來禮拜哩！我們認識林彪的封建性，難道不正是以新的禮教原則——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來表現的麼？作爲劉少奇、周揚一類非常仇恨毛澤東思想的人的對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麼？

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鍋煑，越煑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紀要」只能說明林彪集團是反革命匪幫，怎麼說明他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

必須把反革命兩面派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與他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區別開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作過這樣的區別（參考毛選一五二、一五三頁註三〇），毛主席對張國燾作過這樣的區別（參考毛選二五八頁註一〇），爲什麼對林彪卻可以不作這樣的區別呢？

這是明目張膽的偷換概念，混淆兩類矛盾，這本身就體現了林彪在黨內的形「左」實右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了那些參與了「五七一」計劃陰謀，響應政變的死黨，以所謂的「路線錯誤」逍遙法外，而不少僅僅在某些方面執行了劉少奇、林彪在黨內貫徹的錯誤路線的好幹部卻繼續被當做敵人加以無情打擊。這樣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發人深省麼？

馬克思說：「如果說現象形態和事物實質是直接合而爲一的，一切科學就都成爲多餘的了。」（資本論）。

我們的理論家們，你們爲什麼對林彪成爲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推行的實右而形極左路線那個形左的問題諱莫如深呢？我們能舉出一百個、一千個現象形態來說明林彪的「左」而你們能舉出多少林彪作爲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在黨內表現的現象形態的右呢？

「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紅樓夢」第一回太虛幻境掛這幅對聯卻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哩！

黑格爾在一處說過：「一切巨大的世界歷史事實和人物，可以說都出

萬人協會秋季郊遊 卅日舉行歡迎參加

萬人協會舉辦秋季旅行郊遊活動，節目豐富，歡迎報名參加。

旅行日期定在本月卅日（星期天），準於上午八時卅分出發，旅遊行程包括：青山紅樓、青松觀、泰園漁邨、勒馬洲，回程經鶴㠭、鹿頸、新娘潭瀏覽風光，再由大埔、沙田、石梨貝水塘返九龍。

中午在青松觀會餐。並在各勝地展開集體遊戲，歌唱、抽獎、攝影等活動。

每人收費十五元（包括餐費、車費在內）。歡迎萬人協會會員，萬人日報及萬人週刊讀者攜眷及邀約親友一同參加。

報名領券地點：㈠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

現兩次，他們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笑劇出現……」（馬克思「路易波巴霧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對李立三的「左傾」是第一次的話，現在誰又高興來扮演第二次出現的王明呢？

鮮血淋淋・殺氣騰騰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們對「反復辟」、「反回潮」口號的評論。但是，我們去年在評論中所作的判斷已經被證實了。

什麼時候發生了「復辟」，什麼時候發生了「回潮」呢？今年以來某些大人物和權威性的文章（例如「評湘劇園丁之歌」）告訴我們，「復辟」和「回潮」發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廣州日報」頭版頭條大吹特吹的市一醫院的那張「反潮流」大字報裏，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說成是「熱血沸騰」、「火紅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後便幾乎是進入了「復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為什麼林彪不垮台到處都是好好的「一片紅」了，「全面勝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復辟」了，那裏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大紅了，熱血也不沸騰了。這倒是咄咄怪事！

難道第十次路線鬥爭中，一九七一年秋的偉大勝利（按：指「九一三」事件後對林彪集團的清算）導致的直接結果，不是人民的進一步解放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相反倒是為「復辟」和「回潮」開闢了道路嗎？這是對第十次路線鬥爭的嘲弄。

毫無疑問，人民羣眾是反復辟的，但是他們親眼看到的鮮血淋淋的殺氣騰騰的復辟行動是開始於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並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為接班人達到高潮。（這便是某些人「熱血沸騰」的東西），經過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的決戰，隨着林彪垮台，這種復辟行動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來，從而開始人民羣眾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這種人民的反抗說成是「復辟」，因此，他們的「反復辟」，實際上是反反復辟。顯然，高呼「反復辟」的口號有兩種人反是截然相反的內容。但是，「反復辟」這個口號的實際效果比我們原來預料要好，因為人民的革命不能對革命的口號容易發生懷疑的，他們一般沒有對一九七二年開始「復辟」、「回潮」，這種提法發生大多數的敏感，於是，盡管魚龍混雜，糾纏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反復辟」畢竟還是成了人民羣眾向林彪及其黨人作鬥爭的旗幟了。

復辟回潮・歷史倒車

現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為什麼那些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在林彪垮台後，在「禮崩樂壞」的形勢下要高喊「反復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們現在的地位，是隨着林彪的體系確立而確立的，動搖了林彪的體系無疑是動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叫喊「反復辟」，乃是他們對一九六九年「全面勝利」的規定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現實矛盾尖銳化的反映。

他們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那些「光榮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他們在「全面勝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權……乃至驅打奴隸的鞭子，全都是閃着聖光的寶貝，不容許奴隸有一點褻瀆，那時候中國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天堂裏的社會關係絲毫不可改變，如果林彪不允許「右派勢力抬頭」，那麼他們也不允許。

因此，一九七二年後，當寶貝的聖光越來越暗淡，奴隸們的態度越來越放肆，「天堂」裏的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唸「緊箍咒」也越來越不靈，（「金箍」在「全面勝利」時套在奴隸們頭上）的時候，他們急了。於是，他們口中念念有詞，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寶，叫做「反復辟」！

在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看來，九屆二中全會後，特別是「九・一三」後，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們開歷史倒車，先是想開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後來想開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現在無可奈何開到七四年三月以前，當然，他們是絕不甘心放棄倒退四年的目的。可笑的是他們卻指斥人民為「復辟派」、「回潮派」。這裏，我們倒要問問他們：難道被林彪一伙破壞了黨的軍隊的、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不要恢復嗎？難道被林彪一伙破壞、拋棄了的「三大作風」，我軍的優良傳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要恢復嗎？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黨史、軍史要不恢復其本來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壓、抓、打、殺代替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與「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要不要恢復？被林彪一伙「從客觀到主觀」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創作方針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政治衝擊一切代替了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踐踏了黨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政策、幹部政策、知識份子政策、上山下鄉政策、華僑政策、各項經濟政策……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觀壓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復呢？難道林彪一伙泡製的從中央到地方成千上萬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嗎？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不應該再使用了？鄧小平、趙紫陽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應進入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呢？即使給他們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羣眾」手裏，隨時準備給他們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看來，我們在這裏以老大不敬的態度提出一連串「挑衅性」問題本身就是「復辟」、「翻案」的證據，更不用說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廣東怎麼辦？」、「星火燎原館的始末」……，還有什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夠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資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於是他們哀嘆：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來，中國人民確確實實看到了一些「彷彿是向陳舊東西的回答」（列寧）的東西，可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規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規律）向前發展的，歷史車輪不可抗拒，它是不會照顧什麼人的面子的。「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會相識燕歸來。」我們奉勸那些狂熱追隨林彪而今還保有「高官厚祿」的大人物，不妨把這對聯徘徊吟咏，深入領略領略其中的意味吧！

黃帥鐵生‧空頭政治

那麼，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沒有任何「回潮」呢？我們說存在着各種修正主義路線的各種表現，但決不能說是「回潮」。因爲「回潮」這種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體系確立的時期，把它說成是沒有修正主義的「無差別境界」。（按：一九六四年，中共批判周谷城「無差別境界」藝術論。）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當然也決定教育路線和文藝路線。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線是反動的，他們的教育路線、文藝路線也不會是革命的。如果說張玉勤事件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表現，不如說林彪路線在教育戰線的反映。難道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是以死人爲基本特徵的嗎？被林彪路線整死的人何止萬千，年過半百，久經風霜的老革命幹部尚且被逼死，何況十五歲的女孩子？黃帥（按：北京某小學學生）的老師整黃帥的那一套，是從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那裏繼承來的，還是更多的從林彪路線那裏來的？後來，「黃帥」對革命同志王亞卓（按：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某團政治處幹部）的不同意見那樣無限上綱，氣勢洶洶，把他罵成「復辟勢力」，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難道誰反對我就先給人家扣個帽子然後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風，是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嗎？

談到教育路線「反潮流」的問題，我們提到過張鐵生，張鐵生反的是什麼潮流呢？據說是所謂「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回潮的回潮。實話說我們從他的答卷除了能夠找到他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妥協的證據外，是找不出挑戰的證據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頭政治衝擊一切」，在教育戰線的表現潮流，雖然這個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現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數掛帥」，但它還遠遠沒有形成潮流呢！於是張鐵生之所以成了幸運兒，不過是某些人爲了可以利用來作爲一九七二年後「復辟」「回潮」的活證據罷了。

秦始皇朝‧也要批判

我們的「體系」頗嚇住了一些人，第七還因爲我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態度。但現在看來這沒有什麼可怕了。儒法鬭爭史的評判正在深入展開，對秦始皇朝封建制的肯定已經開始變得有原則了起來。「文滙報」剛剛開展着很有意義的討論。毫不疑問，法家先驅者們對中國社會由奴隸制轉變所引起的歷史作用是偉大的。然而，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的建立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歐洲近代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嗎？既然我們那樣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從克倫威爾到羅伯倫斯庇爾，從「百科全書派」到別、車（按：俄國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從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按：蘇聯戲劇家），爲什麼對地主階級的秦始皇朝非要看得那樣光明呢？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這是我們這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面臨着的反封建任務所決定的。

歷史人物‧評價矛盾

很可以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發現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存在多麼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動派和機會主義頭子都是遵儒反法的」，可是無論是吳晗筆下的海瑞罷官還是田漢筆下的武則天那個又是法家呢？然而對他們的批判確確實實變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

我們認爲，今天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確實有了更多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這是革命深入的結果。

但是，既然吳晗說海瑞罷官是「愛護人民的」，曾經遭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麼，現在又有人說，「法家是愛護人民的」，這豈不眞是一個嚇死人的「回潮」麼？海瑞無疑是個法家，而且是一個歷史上難得的少數民族出身的法家。

現在有人從秦始皇到孫中山，羅列了一大堆「落實政策」的名單，可是爲什麼對海瑞卻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實政策」，最近還要在報上臭罵幾句呢？這說明罵法家的人還是有的。何況我們對秦始皇還沒有罵！

儒法鬭爭‧愛國賣國

我們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鬭爭，爲什麼有人總要在「愛國」還是「賣國」，這些歷史上很不嚴密的概念圈子裏打主意呢？他們到底想把火往那裏燒？爲什麼不可以聯繫一下林彪一伙多年無法無天，橫行殺人，搶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實際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對世卿世祿，反對任人唯親，反對枉法徇私，反對走後門，反對刑不上大夫，我們現代的革新派怎麼就不可以拿來聯繫一下這些實際呢？難道今天這等事還少麼？聯繫一下這些，對於獲得人民的擁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很有實際利益麼？不論林彪禍害的實際，侈談儒法鬭爭史，於民何益？

在我們看來，既然封建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那麼批林批孔問題除了應當研究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線鬭爭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以外，應當着重地批判經過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專制的思想體系。

如果「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徹底的反封建口號，那麼我們今天的批孔運動就應該是在思想政治戰線上徹底的實現反封建的任務了，我們不應當如某些人那樣，在批判地主階級保守派的同時，卻極力謳歌地主階級的所謂革新派，他們根本忘記了秦、漢以後的所謂儒法兩家都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的鬭爭實質都是維護封建制這一基本事實，而忘記了這一點，他們不也就忘記了我們今天應當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批孔的根本任務了麼？

民主自由・不同解釋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最後還因爲據說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右派的餘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號是右派分子高呼過的。可是自從一九六六年以來，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羣眾所呼喊的右派呼喊過的口號難道還少麼？「炮轟黑省委」、「反迫害、反鎮壓」不是至今還使那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視爲「右派翻天」麼？李慶霖信件（按：指上書毛澤東的信件，說知識青年下鄉落戶收入太低，生活很苦，高幹子女卻可以逃難「下放」。）的「右派言論」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我們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爲什麼「民主」「自由」的口號在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會經集合起來了反革命，而同樣的口號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羅的海南岸卻成了波蘭工人階級戰鬪的旗幟了呢？

爲什麼一九五六年蘇聯出兵匈牙利，會遭到了我國右派分子的反對，而一九六八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卻遭到了中國人民的抗議了呢！

批評我們的朋友完全沒會根據基本路線對六十年代以來國際和中國的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作一番分析，他們不明白五十年代後期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從舊社會包下來的資產階級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後，這個主要危險則是黨內走資派了。似乎同樣的口號，反對的卻是不同的內容。

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羣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按：指「資本主義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面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他們的目的則是爲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道理應當是不難懂得的。（下畧去一小段）

期望寄托・街頭讀者

對我們這篇冗長的序言，如果讀者們竟能夠看得下去，不覺得索然無味，我們只能感到高興，現在再寫幾句就可以結束了。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顯然，我們讀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我們在這裏，只不過是爲了對全國人民——我們還總纂是其中一份子——的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革命發展表示我們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試一試違了報上「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會怎麼樣？也算是以身試「禮」吧！如果我們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論權威的特別關照，我們只能認爲是好事，必定會從他們那裏得到更多的教益，雖然我們並不怎樣期望他們。

地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給我們提出批評指正意見，特別希望街頭理論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學家、批評家、觀察家們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深信：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鮮血澆灌的土地上，應該是生長鮮花的時候了。

代郵

翁明源、林長振、張耀琪、何志堅、葉東照、羅亞才、吳金桂諸君，請示地址，以便聯絡。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夜坐 雪梨 蘇伯楷

燈前獨坐夜眠遲，月上東窗花影移；
屋角蟲鳴山寂寂，郊林風動草離離。
清砧漸暗江頭笛，殘夢時牽故國思；
萬里遙遙關外路，今生難卜訂歸期。

遣懷 前人

園無俗樹乖人意，室有詩書任我研；
晴日看雲崇嶺外，陰時賞雨大江前。
茶餘開卷因消暇，午後垂簾爲住烟；
城北郊居何所事，惟溦吟咏寄閑天。

步封壇主「隨感」元玉敬和 林復生

且安幕上暫爲家，須用快刀斬亂厤，
夜越黑時將見日，珠多磨處益生華，
孤高自是無雙品，清瘦何傷第一花，
天與才人詞筆健，不妨吟嘯傲烟霞。

海心亭感賦之二 楚雁

海心亭畔景清幽，曲檻廻欄任去留，
天上行雲生百態，江中流水滌千愁，
漁舟蕩槳衝前浪，嬌女偎篷唱晚秋，
縱目鯉魚門外望，鄉關渺渺思悠悠。

調笑令 青草 劉祖霞

青草△青草△不似紅花易槁△風吹雨打依然。周鋪大地綠氈。氈綠△氈綠△覆遍神州可足△

南歌子 遊何斗燦醫生沙田別墅翠霞洞 前人

久住喧嘩市，欣遊僻靜鄉。層層石級倦猶忘。一路鳥歌花笑達山莊。　返照明遙望，松風送晚涼。佳餚食罷未昏黃。且坐翠霞仙洞話滄桑。

漁浦清遊 蕭勁草

水邊踐約狎閒鷗。爲愛江村景色幽。
可有清流堪洗耳。更無高壋碍游眸。
行吟不覺過漁舍。載笑相將下釣舟。
市得銀鱗三五尾。歸來同上酒家樓。

前題 張震圖

連日積陰暗曲廊。悶人天氣引情傷。
驀然今午見晴態。急訪水濱漁者莊。
聯袂清遊歌且嘯。灘邊沙浦鷺鴦颺。
彩霞飛舞天空麗。磅礴放懷踏夕陽。

前題 麥友雲

鶯花歷亂春光老。鷗鷺逍遙水國寬。
閱世漸知隨俗苦。浮家應作絕塵看。
東城路遠來偏易。南浦情深別也難。
愧我未能描一幅，青簑人醉白沙灘。

前題 前作意有未盡再賦一律 麥友雲

半日乘舟到水隈。高風懷想子陵臺。
清波網罟雖如畫。村市魚蝦卻是災。
秋浦生潮人欲去。暮雲催雨雁方回。
同遊雅詠多才筆。獨我遲吟罰飲杯。

前題 張方甫

畫船向晚盪輕波。詞客清吟漁父歌。
綠樹陰陰環外合。白雲渺渺眼前過。
尋幽載酒情何勝。寄傲臨流興不頗。
收拾奚囊夜歸去。一輪明月起東阿。

前題集句 邱壑

蓮葉舟輕自學操。（秦系）更須留眼看銀濤。（蘇過）半江落日明漁浦。（馬臻）雙鳳扶雲立海鼇。（文天祥）紫閣丹樓分照耀。（王勃）碧岩深洞恣遊遨。（王感化）清風朗月長相憶。（徐鉉）古塔凌空玉筍高。（僧修禪）

前題 陳乃殷

茅舍臨流四五家。遠山一抹暮天霞。
揷篙小艇蹲烏鬼。編竹疎籬見綠瓜。
破網縱橫篷背晾。裸童追逐樹頭譁。
清遊偶過漁村浦。比似桃源祗欠花。

前題 梁朗秋

秋來水國最宜人。烏桕丹楓覆白蘋。
豈必垂綸臨丙穴。何妨放棹向南津。
日斜但見林歸鳥。潮落從知網得鱗。
頳尾買將非竭澤。烹鮮佐酒味堪珍。

前題 衞燕山

紅蓼黃昏綴綠波。放船烟浦入漁梭。
江天一色秋多少。塊壘重澆酒若何。
與我鷗盟遲月上。是誰水調扶風過。
今宵半醉邨灣外。情怯催吟嫩碧蘿。

「詞」漁浦清遊 調寄醜奴兒 劉雲閣

鳴鷗招我移船去。浦溆東灣。葦岸蘆灘。指點漁村夕照間。　江楓霞染翻如醉。爲駐童顏。月上纔還。消得浮生半日閒。

前題 調寄漁家傲 蕭勁草

並立江頭溦遠眺。碧波萬頃群山小。耳畔忽聞歌水調。聲漸杳。漁磯惟見人垂釣。　槎起微瀾風裊裊。仰天昂首舒長嘯。放浪形骸君莫笑。吟未了。晚潮落盡餘殘照。

前題 調寄虞美人 朱濟川

扁舟掉向橫塘去。荷芰叢中住。風來水面雜幽香。疑是廣寒宮裏放清涼。　漁舟唱晚歸帆近。一抹殘霞暈。浮家泛宅避塵囂。且向烟波深處暫停橈。

前題 調寄鵲橋仙 潘學增

槎頭障水，罾罾截港，九罭百囊四達。閒來乘興漫遨遊，便知到漁家生活。　良宵月夜，燈光星耀，不見鮪鱣發發。此時萬籟寂無聲，又豈在波瀾壯闊。

前題 調寄好事近 歐一鷗

一櫂出紅塵，泛入滄瀾遼闊。搖亂波光船影，看漁燈明滅。　長堤籟爽好風來，芰荷送香澈。今夜卻忘歸去，臥水天雲月。

更正：上期蘇伯楷詩第一句濛字誤植摯字，特此更正。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眾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鬥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茗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C21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三期 新126期）



贈閱 萬人雜誌
17 DEC 1975 LIBRARY CHUNG CHI COLLEGE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三期(新126)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〇。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一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週刊（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三期(新126)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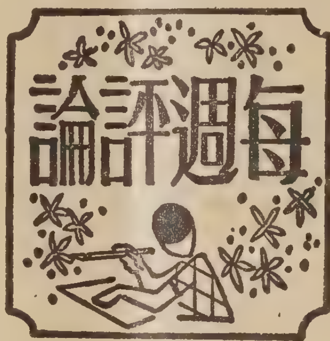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大陸謠言滿天飛

每當一個政權失盡人心搖搖欲墜的時候，在它統治下的各色人等，就會繪聲繪影造成種種謠言，以發洩心中的不滿。不過，這些謠言有的是接近事實的。俗語不是說「無風不起浪」嗎？

自林彪一伙摔死後，周恩來「順理成章」地坐上了中共中央的第二把交椅。如果毛「始皇」一旦「龍馭賓天」，周就是北平政權的頭號首領。問題是這位「恩來同志」是個從不堅持「原則」的天字第一號大滑頭，如果讓他接班，可能在毛死後不久，繼取消所謂「毛澤東思想」後，接着就對毛鞭屍，並迫使江青一伙爲毛殉葬。陰險毒辣的鬥爭老手毛澤東，那裏會看不到這步棋？所以，自中共「十大」後，比前更爲露骨地扶植他的「愛人」江青以及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所以，大陸諷刺說：「戰友親同志親不如愛人親」。

中共「十大」後，宮廷派繼高喊「反潮流」後，於去年初開始「批林批孔」，鬥爭矛頭集中指向了周恩來。目前，周雖然倒下去了，但鄧小平卻繼承了他的衣砵。取代周的一些大權後，「解放」大批「黑幫」分子，加上又有「二野」集團的支持，所以，能有足夠的力量與宮廷派分庭抗禮。「四屆人大」以來，毛江集團雖連續針對鄧小平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後又開展評論「水滸」、批判「投降派」運動，然由於中共幹部和老百姓對毛完全失去信心，對江青又無好感，所以，一直打不倒鄧小平，於是，江青也就扶不起來。對此，大陸傳出了「穩健派」對宮廷派鬥爭的「三讓三不讓」策略：「中央讓地方不讓，文權讓財權不讓，黨權讓軍權不讓」。

這個謠言很接近事實。也就是說，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把持了中共中央和文化宣傳以及黨組織的權力。然因「穩健派」擁有財權、軍權和地方黨政的權力，所以，江青一伙另起爐灶組織「城市民兵」，妄圖削弱共軍方面的力量，但卻失敗了。如果單看「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的文章和消息，宮廷派眞像是「形勢大好」，然不管什麼「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黨中央的文件」，發到地方後，卻不能得到「貫徹執行」。宮廷派沒有財權，所以「批林批孔」剛剛興起就被大陸工人怠工、罷工所粉碎了。造成這種後果的原因，就是「穩健派」利用銀彈攻勢征服了作爲「批林批孔」的「主力軍」工人所致。

毛澤東不遺餘力扶植江青是鐵一般的事實，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只要他不死仍會是如此。然她的那個班底實在太差了，眞使老毛有「死狗扶不上牆」之歎。在大陸上，關於王洪文的傳說非常多。據說：毛有一次找張春橋、王洪文談話，問他們對中共黨內派系鬥爭（中共美其名曰「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意見。

張春橋說：鬥爭已開始，並非常激烈，將來誰勝誰負還無法估計。

王洪文卻說：毛既「英明」又「偉大」，將來毛的「革命路線」一定勝利。

據說：毛同意張的說法，不同意王的說法，並告訴王洪文「還要多多學習」。

又有一傳說：「蘇聯在內蒙邊境施用化學武器，把三萬中共邊防部除一下子都給弄瞎了。毛「統帥」立即召鄧小平、王洪文二人進「宮」商討對策。據說：王洪文主張增兵對蘇軍來一個「圍而殲之」。

毛說：「若都瞎了怎麼辦」？

鄧小平則主張投原子彈。毛說：「我們多次宣佈不先使用核武器，豈不是食言」？

鄧說：在中國境內，就說是「試驗」。據說，毛很同意鄧的主張。

當此中共積極備戰，並指「社帝」也是「紙老虎」之際，大陸竟有這種「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謠言，可見，老百姓爲了「變天」，對蘇聯進攻是歡迎的。

這些謠言表明：大陸上的幹部和老百姓不喜歡宮廷派，更仇恨中共的極權統治。然而爲了避免被「摒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取消「毛澤東思想」並遭鞭屍，所以，他還非扶植宮廷派接他的班不可。如果毛的老命還能拖上一年兩載，宮廷派的勢力自然比現在要大。但毛死亡後，又有誰捧江青他們幾仔嘢呢？於是，在兩大派勢均力敵情況下，進一步必是內戰的爆發。一個政權到了「怪事多、謠言多」的地步，證明人心思變，可以斷言：中共就快走上絕路了。

新聞



以外

肅貪倡廉是港府當務之急
杜絕官相衛的官僚作風

葉人傑

華爾雅當核數署長時，發表報告書，曾特別指出漁農處使用車輛有流弊。其時漁農處長為祈達，亦即今日廉政專員姬達。現在，華爾雅已出任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處長，成為姬達的得力助手，他曾指責過的事情，不但沒採取行動，甚至提都不提，這究竟是什麼道理？使人不免有官官相衛之感。

兩局議員與安庇專員有別

有位讀者來信說：老萬，你說香港沒有安庇專員，大概忘記「兩局議員辦事處」了。

老萬並沒忘記，市民有什麼冤屈，的確可到兩局議員辦事處請求援助。可是，這辦事處和安庇專員的性質有很大分別。

兩局議員辦事處經常在報紙登廣告，發報新聞，表明他們的工作，免費投訴。可是這辦事處雖不收費，幫襯者寥寥可數。是不是香港市民沒有冤情可訴？並不，香港市民冤情多得很，他們不到兩局議員辦事處求助，是因當知道辦事處只是傳達性質，本身並沒無任何權力，向他們投訴，往往毫無結果。可是，如果香港有一個如小組委員會所擬報告書中建議的安庇市民專員，情形便不同。他有如今日的廉政專員一樣，是欽差大臣，有上方寶劍在手，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市民會覺得有安全感，即使受到委屈，也投訴有門。

太蔑視市民利益

有了安庇市民專員，是不是就可使香港的政治更民主？並不，香港政治最大特點是沒有人民參與與，即是說，在立法上沒有民意代表，所謂非官守議員，由政府委派，他們在會議中提出的、所說的全是政府授意，不過是政府的傳聲筒。政府也藉此作為民主表面，內裏一切，早經決定。這樣的政府，

立法局設置民選議員，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過，不幸這建議香港政府、英國政府反應都非常冷淡；從訪問香港的英國議員口中，認為此事「沒有可能」。沒有可能的理由何在，未見說明，不過不說也自明了。

香港環境特殊，在一個共產大國邊緣，住在這裏的，又十九是中國人。如果容納了民選議員，這些議員若代表了隣邦利益，香港政局便不啻受隣邦控制，至少也受其影響。

中共要在香港設辦事處所造成的後果，也與此差不多，所以香港政府盡力打太極，直到今天，辦事處之議已消淡，民選立法局議員也被認為有「危險性」，難有實現機會。那麼，安庇專員更不可缺。當日戴麟趾爵士不採納安庇專員的建議；後來的麥理浩爵士又設立了廉政專員，這兩任港督都太蔑視市民利益了！

專管鷄毛蒜皮小事

兩局議員辦事處曾經受到輿論界的冷嘲熱諷，最顯著是去年十月份英文南華早報星期刊登載的一

據說這位RH是南華早報主筆魯賓・赫謹的筆名，憑南華早報的地位，赫謹的評論經常影響政府政策。

他在評論中指出：過去一年兩局議員辦事處接到市民投訴共達二千八百一十二宗，數目不少，但大部分是小到無可再小的瑣屑事情，諸如某大廈沒有沖厠的水，車主用私家車作新娘車，因等候太久而彼交警派了牛肉乾，要求兩局議員幫助及主持公道。更有些人遺失身份證，也找兩局議員想辦法補領。

雖是小事，兩局議員能幫助他們順利解決的只有四分之一，百分之四十七只能解決一部分，其餘部分無計可思；百分之二十七案件根本毫無辦法。

因此，赫謹認為非官守議員們辦這些芝蔴綠豆般的瑣事，未免大才小用，他主張市民應將這種小事先向有關政府機關投訴，倘不能獲得有效解決，則向民政署各區辦事處投訴；仍不能解決，最後才可向兩局議員辦事處申訴，由他們插手處理。

廉政安庇權責並無衝突

赫謹指出的，部分有道理，部分老萬未敢苟同。也許赫謹很少機會接觸香港政局各部門的低級公務員，如果把上述這類事情向他們投訴，希望獲得解決，幾乎不可能。到底民政署辦事處和兩局議員辦事處，情形或較理想，但也不易獲得滿意解決。如果他們有這麼大權力，就等如安庇專員了。如港

報紙批評赫諱的論點，認爲兩局議員辦事處對這些市民投訴的小事情不能忽視，因爲，大人先生們雖認爲是小事，市民身受者覺得是一樁大事，有人幫助解決，他們和政府間隔膜會消除。年來政府極力搞好官民關係，相信安庇專員將是一條最理想的橋樑。政府雖設立廉政專員，但和安庇專員的權責並無衝突，不是有了廉政專員便不可設立安庇專員，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當局有重新考慮必要。

華爾雅的報告書

華爾雅任核數署長時曾發表一項報告書，這是極有價值的官方文件。這份報告書包括六十項，內容廣泛。如政府肯根據他的報告書，正視流弊，加以改善，華爾雅的報告會發生大作用。可惜後來華爾雅雖出任廉政專員公署防止貪污處處長，卻未見採取行動，有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踪。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局外人無法知之。老萬覺得這時提出重溫一次，很有意義。

報告中指出，有某政府部門經常用公家車輛在辦公時間前後接送官員，在使用紀錄中，則說是收發公家郵件。因爲辦公時間以外工作，政府要付出巨額逾時工作津貼給司機人員，故訛稱收發郵件。如此這般的浪費公帑，核數署長既然特別指出，數目一定相當驚人。

報告又說：政府各部門的官員往往假公濟私，用公家車輛接送子女上學、太太上街市。報告書特別指出漁農處使用車輛有此流弊，其他機關也必然有同樣情況。政府對公家車輛始終不肯採取有效的管制，不知其故何在。

很早以前，核數署長曾建議增設運輸監督，使三千多部公家車輛獲得適當管理。可是政府對此並不熱心，因而這項提議被束之高閣，若干年來，提也沒有人再提。

政府的浪費與流弊

報告書指出：政府以巨欵興建宿舍，卻未予充份利用，單是警務處轄下的宿舍便有四十間，落成後空置三年，直至華爾雅的報告書發表時，仍然沒

的租金。

報告書又說：工商管理處一九六七年籌備舉辦紡織許可證核發程序電腦系統，當局跟一家商辦的電腦公司接洽，公司報價六萬元，政府認爲工商處能更經濟地推行上項工作，因此沒有委託該公司。

這項電腦計劃本擬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完成，後來遭遇不少困難，一再改期，技術上無法解決，迫得將全部計劃放棄。這項計劃的籌備，花掉二十萬，結果一無所成。

到一九七二年，工商處長又請求重新聘請另一家商辦公司主持探測研究，單是研究費花掉兩萬。

諸如此類的浪費，確不勝枚舉。不過，有關這些流弊，有一些是查不出的；也有因某些原因不便查的。政府的浪費與流弊，和本港納稅人有切身關係，作爲納稅人的我們，豈可視若無覩？

有幸有不幸

老萬曾在本文述及前福利署秘書克地，命其下屬用公家汽車載送子女上學，下屬被控貪污公家車費，但法官引用英國判例，判定被告無罪。這英國法例是：如一個人受到上司影響，迫得從命而違反法例，法庭對此種情形表示滿意接納，可獲撤消控罪。可是雖有此「判例」，事實上往往有幸有不幸。記得報紙曾刊載一項消息，一家建築公司的工程部經理行賄被判入獄，其實他此舉也是受上司的影響（據說該公司有董事局主管業務），可是未見引用此項英國判例，是不是分別在其一是公務員，另一名則是私人機構的職員，因而在法律上也受到不同待遇？

使人引起疑問的還不只此，既然「迫得遵從命令而違反法例」法例情有可原，可以撤消控案；那麼，「迫別人遵從命令而違反法例」者爲什麼卻反可逍遙法外？是法律不對，抑或人爲不對？相信要「平反」也唯有向「安庇市民專員」投訴吧？

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說到「用公家車輛送子女上學」，老萬憶起一樁舊事。大家知道，現任廉政專員姬達，也就是以

政專員後，防止貪污處處長華爾雅，成爲姬達副手。

華爾雅出任防止貪污處處長前是核數署署長，在任內曾發表了一九七〇至七一年的報告書，指出：「政府各部官員假公濟私，用公家汽車送子女上學、送太太上街市，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他的報告書雖指明是「漁農處」車輛使用的流弊，其他政府部門也難免有同樣情形。

政府車輛共有三千多部，每年消耗於汽油和司機薪俸上的金錢達三千一百萬元，如堵塞了這漏洞，可節省大筆公帑。

華爾雅既有報告於前，在核數署署長任內，縱或沒有權力對付；當了防止貪污處處長，便該可進行，何以直到現在要辭去這工作崗位時，仍沒有人對此進行調查？爲節省政府公帑，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爲維護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法案的尊嚴，根據「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法案」的規定：「有權調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之常務及辦事程序」，建議加以改良，以消除貪污的機會，爲「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善於運用計，應採取主動行動，追究到底，相信比「捉葛柏」更具吸引力呢。

兩局議員辦事處的廣告

報紙上常常看到一則廣告說：「政府事務令你發生困難嗎？市民對政府事務有所不滿，可向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申訴。一切申訴，均代守秘密。來函請寄香港郵政總局郵箱五七二號。歡迎親到香港德輔道中皇室行四樓該辦事處面陳，或撥電話五——二三三九四二、二四三〇六〇、二三〇六九、二三七五一〇、二三七三二一或二四九八二二諮詢。」此外，可投訴之門很多，如：爲官民「橋樑」的「民政署」。市民也可以向㈠布政司、㈡港督、㈢港督會同行政局等投訴、伸寃、請願。更可向經常發表言論，爲民請命的議員——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和市政局議員，還有就是傳播界人士（包括報紙、刊物、電台、電視台），社會賢達等，他們都可「爲民請命」。

（下轉第十頁）

廣州地區於去年十一月間出現了一組轟動一時的大字報，此卽當地一羣以李正天（李爲武漢市人，三十歲，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初期靠中共津貼大學畢業生費用維持生活，獲分配工作後，因在單位內部搞「思想革新」遭數個單位排斥，當時住在廣州新港路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卽原廣州美術學院）爲代表的反毛反共青年，聯合以「李一哲」名義張貼的大字報。

論廣州李一哲

項林

此一大字報題爲「關於社會的民主與法制」其初稿爲「李一哲」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撰寫完成，並於前年十二月十二日完成二稿，內容包括「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關於林彪體系」、「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談反潮流」及「對四屆人大的希望」等六部份。此一於去年十一月十日以大字報形式張貼在廣州北京路（永漢北路）口者，爲去年十一月七日完成的定稿（卽第三稿），除重寫了第六部份（卽「對四屆人大的希望」）及對其餘五部份作了少量修改外，並增加了一萬三千多字的序言（按：本刊四二二期已刊登），共有六十七張白報紙，二萬多字。

「李一哲」張貼的此一大字報係以「白心紅蘿蔔」的姿態出現，「打着『批林的幌子，披着『社會主義』的僞裝，裝着『關心羣眾』的樣子，耍着兩面派的手法」，以對「李一哲『體系』的「全面」「自我暴露」，對毛澤東、中共中央、「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及「批林批孔」運動，進行了一系列「極其惡毒」的攻擊，並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法制、鼓動大陸同胞在大陸掀起「匈牙利事件」式反毛反共抗暴活動。

因此中共肯定此一大字報是「反對和擺脫黨的領導，妄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大字報」，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遂於去年十二月三日拋出了一篇由署名「宣集文」者所寫，題爲「對『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批判」的大字報，針對「李一哲『體系』」的「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攻擊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汚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及「極力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法制、妄圖糾集牛鬼蛇神，煽動羣眾，在中國重演『匈牙利事件』」等四個「問題」進行批判，以對「革命的人民」進行「反面教育」，並爲中共「壯膽、打氣」。

由於李一哲所貼大字報以「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方式，對中共暴政多所揭發，道出了大陸人民的心聲，而且大字報內容措詞尖銳，筆鋒犀利，一針見血的大揭中共的瘡疤，因此名聞遐邇轟動廣州，除引起當地人民紛紛圍睹、傳抄，一時途爲之塞外，並導致了當地大字報大量出現，分別站在擁護或反對此一大字報的立場互相批評攻擊。廣州共黨當時因不敢肯定此一大字報是否具有「反動思想」，乃立卽將此一大字報內[illegible]

共中央批覆穗共當局後，廣州公安機關乃立卽將李正天逮捕拘禁於廣州河南區美術學院內，並以其作爲「反面教員」，每隔數日必解赴各單位，由各單位成員予以批鬪，並規定此等成員於批鬪後，須撰寫批判心得繳交上級。下面是李一哲大字報序言與正文內容分析：

一、「李一哲」所代表的是大陸各地自覺追求眞理的年輕一代，他們擁有豐富的鬪爭經驗，對中共暴政的殘虐親身感受認識極深，不但毫不懼怕，而且敢於與共黨鬪爭。「李一哲」自我介紹說「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李一哲」撰寫此一大字報的動機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除了以大陸人民一分子的身份表達他們的心聲外，並且也是「試一試違了報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看看究竟會怎麼樣？」。他們深信撒在大陸人民心中對中共暴政不滿反毛反共的種子，「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鮮血澆灌的土地上，應該是生長鮮花的時候了」。

二、「李一哲」在此一大字報序言中，首先指出「李一哲『體系』」是中共給他們扣的帽子，是他們的一些「朋友」把「體系」作爲一種嚇人的東西」贈給了他們。「李一哲」認爲他們的「體系」令中共感到「嚇人」與「害怕」的原因有八點，現分別分析如次：

㈠他們討論了中共所忌諱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這個題目，他們根據「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一百多個黨多數不信馬列了」，及在大陸出現了「曾經並且至今還爲許多人很不理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客觀事實，以及毛澤東提出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謬論，認定中共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它並非盡善盡美」，因此他們敢於提出此一「異端邪說」，敢於與中共作眞理與謬誤的鬪爭。

㈡他們根據「嚴酷的階級鬪爭事實和基本路線的啓示，提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以及同他們作鬪爭的問題」。指出「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爲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份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爲政治和經濟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

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羣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這是影射攻擊毛澤東濫用親友及扶植「文革派」，為了維護其「立黨為私」而在歷次鬪爭中大肆整肅「異己分子」的惡行。

㊂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斷言「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為它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攻擊中共廣州市委在去年五月組織「政治市容清潔隊」，清除當地人民在大街小巷張貼的大字報。

㊃他們否定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是「時時處處」均佔統治地位，提出了「林彪體系」並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確立的事實」。指毛澤東導演九、一三事件」是被「逼上梁山」，並指出由於「林彪體系」的存在使共黨成為「君臣父子黨」，使中共政權成為「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使共軍成為「袁世凱北洋軍那樣的軍人」。

㊄他們否定批判林彪是「路線鬪爭」中「左」與「右」的鬪爭，只是「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因此產生「那些參與了『五七一』計劃陰謀，響應政變的死黨，以所謂的『路線錯誤』逍遙法外，而不少僅僅在某些方面執行了劉少奇、林彪在黨內貫澈的錯誤路線的好幹部卻繼續被當做敵人加以無情打擊」。

㊅他們指「反復辟」、「反回潮」的口號是對中共第十次「路線鬪爭」的「嘲弄」，指出「那些狂熱追隨林彪而今還保有『高官厚祿』的大人物」，「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那些『光榮的日子』，因而對人民羣眾在「林彪事件」後對「林彪體系」的反攻「說成是『復辟』，因此，他們的『反復辟』，實際上是反反復辟」。

㊆他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態度」，指出「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有少有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打擊」。

㊇他們被指為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喊過的「民主」、「法制」的餘唾。揚言「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羣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反資線，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面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但實質上「李一哲」所反對的仍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三、「李一哲」在此一大字報本文中分為六段分別敍述大陸人民關心「新憲法」的原因，現分別分析如次：

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指出「新的問題就是劉少奇集團特別是林彪集團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今天中共所實行的正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因此強調指出「既然社會主義革命到今天的特點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企圖是搞封建

報序言及正文

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為了鍛鍊人民羣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由於「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因而使「社會主義法制跑到那裏去了呢？據說，它沒有用了，因為這是舊人大的憲法，而新人大還沒開，現在是無法無天了」，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人民的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的路線，否則，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務，相反將會為資產階級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羣眾獲得的只是新的枷鎖」。

㊂「關於林彪體系」：指出「路線鬪爭」是不存在的，「中央的鬪爭無非是會社鬪爭的集中表現罷了」，無論是「左」還是「右」凡是損及人民羣眾的利益，均將遭到人民羣眾的反對，「人民羣眾為了維護和爭取自身的利益，總是要以各種形式（甚至包持消極或『反動』的形式）去進行抵制和反抗」。

㊃「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指出大陸人民在「林彪事件」後已經覺醒，他們「要求繼續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指楊榮國是一個「眞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禮治』的秘密，『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楊榮國同志控訴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而中共所實行的正是這種「禮治」，因此他們不敢觸及「農民為什麼要反對秦始皇」的問題，強調「幾千年來凡是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終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這就叫做奴隸們創造歷史」。因此「李一哲」認定目前「第十次路線鬪爭尚在繼續深入。也許在這種深入中，它還孕育着第十一次路線鬪爭」。

㊄「談反潮流」：指中共壓制人民要求「民主」、「法制」的潮流，王洪文號召「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死』了」，大陸人民沒有地方可去。反潮流」，誰「反潮流」，等待着他們的就是「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

㊅「對四屆人大的希望」：指出大陸人民對「四屆人大」的希望是：

(1)「要法制，不要『禮治』」：反對中共透過共黨「一元化領導」所實行的壓迫人民的「禮治」，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鬪，組織陰謀集團份子必復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羣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2)「界限特權」：由於中共黨員中正產生和形成「新貴族」和「新的資產階級」等的「特權階層」，而「特權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因此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

(3)「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由於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已經變質，因此要求規定人民羣眾對共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應有監督權，並

且明白規定「當某些幹部（特別爲中央機關的高級幹部）失去了廣大人民羣眾信任的時候，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的』」。

(4)「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制裁反動派」：指出中共「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所規定的「人民民主權力」無法貫徹，要求「對鎭壓人民者實行鎭壓」，要求「四屆人大」應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夬』們的條例」。

(5)「落實政策」：指出近年來由於「路線鬬爭」的激烈，中共政策無法「落實」，導致「政策的多變，甚至『朝令夕改』」，要求「四屆人大」應通過立法「對於那些嚴重破壞黨政策的人」進行「嚴肅處理」。

(6)「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指出工農勞動羣眾的許多合理的經濟利益遭到剝奪，「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了，而且還取消了曾作爲他們工資一部份的合理獎金」，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

中共對「李一哲」此一大字報進行批判，更明確的說明「李一哲」此一大字報是攻擊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及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澈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法制，結合廣大反毛反共羣眾，在大陸發動「匈牙利事件」式的抗暴活動。中共對此一大字報的批判，完全罔顧大陸人民受中共暴政迫害的客觀事實，只是基於中共壓迫大陸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法制的主觀願望，而對此一大字報的本意橫加汚蔑、謾罵。但於此也使他們可更加清楚的認清中共殘暴的本質，及「李一哲」此一大字報精神所在。

「李一哲」此一大字報顯示大陸人民經過中共政權二十多年來的殘暴統治，已經普遍覺醒，他們認識到自由、民主、法制的可貴，也認清了中共殘酷壓迫人民的眞面目，因此發出了爭取自由、民主、法制的怒吼，並號召掀起一場「匈牙利事件」式的反毛反共抗暴活動，打倒毛澤東個人獨裁統治。因此，毛澤東不得不在今年初親自發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企圖通過理論學習，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淸洗大陸人民心中的反毛反共思想，以苟延其殘酷統治。

世界大局看一九七七

——從福特去北平說起——

岳騫

美國總統福特不顧各方勸告，終於去了北平，此一行動並未引起任何方面震驚，我國朝野雖然循例有所抗議，但只是例行公事，政府與人民均未將此事放在心上。世界各國不論親華，袒毛抑中立，也無人對福特此行作較高評價，以爲福特或有任何出乎意表的行動。

毛幫對福特之行，自然歡迎，因爲毛幫在恐俄日亟時，認爲福特到北平，總可以增加毛幫反俄的聲勢，但骨子裏毛幫對福特去平，已不如對尼克遜之重視。

福特本意在造成一種形勢，增加一九七六年總統競選的形勢，所得結果竟如此，福特及其謀臣自不免失望。福特所以鼓盪不起一陣旋風，因由於福特不如尼克遜，但另一方面也是時機不同，惟英雄

福特這次去北平，所以不受重視，實因爲他未動身之前大家已經摸清了底牌，猶如打撲克，五張牌全讓別人知道，無論你手上是好牌是壞牌，都不會引起別人驚異。

以福特此行而言，中國問題不能談，福特已經聲明在先，事實上福特的環境，個人能力，美國目前的國情，都不可能突破尼克遜訂下的框框。在福特動身之前，美國眾議院有二一四名眾議員簽名支持中華民國，距離一半多數票只差四票，如果福特有任何不利於中華民國的議案在眾院提出，只要未簽名者有兩人棄權便被否決，但可以斷言眞有此類議案提出，棄權者應不會少於二十人。福特出身眾議院，對眾院情況自較任何人都了解，自不敢冒大韙與眾院爲敵。

不合。因此，毛幫也不願提出，美毛之間最大問題是中美邦交，美毛既然都不願提議改變中美正常的邦交，便少了一個重大的議題。其次，有關中南半島問題，在尼克遜去北平時，中南半島戰事正酣，尼克遜一廂情願希望能得到毛幫支持，解決越南戰爭，事後雖證明是幻想而且上了當，但尼毛之間畢竟還有一個議題，此時福特自不會再與毛幫談中南半島問題了。又少去一個重要議題。

既然中國問題不能談，越南問題已沒得談，福特去北平到底有什麼正經事，不但我們猜不出，即使福特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惟一的問題則是撫慰毛幫，說明美國雖然蘇俄進行和解，但絕不致聯俄攻毛，福特主要任務如此而已。但這麼一件事，是不是需要美國總統親跑一趟北平？美國前副總統阿格紐當福特動身之日，恰以商務關係到香港，有記者詢問阿格紐有關福特去北平事，阿格紐不以爲然，認爲尼克遜去過一次，毛幫應有大頭目到華盛頓

福特是好人，全世界無人否認，但僅憑好人是否能以治理國家，治理世界第一大國，又當時局最混亂之際，實在大成疑問。中華民國五年，袁世凱病死，副總統黎元洪繼位，黎元洪是有名忠厚長者，全國都慶得人，以為可導國家進入太平盛世，名學者嚴復獨不以為然，嚴復撰文說：

吾讀中西歷史，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嘗不失敗！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風濤，冒鋒鏑，各具手眼，以濟以勝為期；能濟能勝而後為羣眾所託命。道德之於國君，譬之如財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節，而非其全能也。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闇故！故遍讀中西歷史，以謂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闇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葸者也！又況今日邦基隉杌，其能宏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僅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足以集事！

以後局勢演變，完全為又陵先生所言中，今日之福特正是黎元洪第二，其人不但不能創造，即守成亦難，以他這一次無緣無故跑一趟北平而言，才智似尚在黎菩薩之下。整個世界局勢似已拖到盡頭，逐漸進入轉變階段，但局勢大變不會在今年明年，一九七七年將是世界轉變大關頭，因為屆時美俄皆有新人登場，今日勉強造成的均勢，可能打破。

先說美國，美國一九七六年大選，新總統一九七七年元月就職。下屆美國總統誰屬，雖未可知，但福特的希望似乎不大，在黨內，朗奴列根已出面競提名，也許此一關福特能通過，因為他是現任總統，如果決心競提名，大佔上風，朗奴列根之行動，也許有意逼福特自退，但福特已騎上虎背，未必還能退得下，福特堅不肯退，朗奴列根便非退不可，即使真的鬬爭到底，在提名大會上表決，福特勝算仍然較高。但第二關就難說了，民主黨力量本大過共和黨，去年中期選舉更大佔上風，已在野八年，亟欲執政，共和黨自阿格遜、尼克遜相繼辭職，結果則在福特任內。所以來年大選，民主黨勝利成份較大，除非民主黨又推出麥高文，或者是華萊士，但此種可能性實等於零。

民主黨由何人出馬尚未可知，但所有躍躍欲試的候選人，沒有一個守成者，除非民主黨能推出韓福瑞，韓福瑞若能當選，較為老成持重，此外無論愛德華甘迺廸，穆士基，傑克遜皆屬少年好事，一旦上台必然要打破現狀，此是美國方面。

再說蘇俄，蘇俄最近召開中全會，第一書記布列日涅夫因患病一年多，政策又受到黨內人士反對，此次可能去職，即使能繼續留任，也不會太久，因為布氏身體太差，終年臥病，黨內不罷免，也未必幹得下去。布列日涅夫之後，蘇俄第一號頭目將是何人，自難斷定，較熱門者推總理柯錫金與「元首」波哥尼，也許更有新人接管。

俄共現行政策似不致因布列日涅夫去職而改變，但是蘇俄對毛立場，可能因新人不能克制，而發生戰爭。俄共有意對毛用武，已非秘密，所以只拉弓未放箭，當基於幾項因素。第一，美國極力反對此一情況，即使美國不會聲言為毛不惜與俄作戰，但俄方不能不擔心一旦俄毛戰爭擴大把美國牽入漩渦。第一、二兩次大戰，美國開始都是置身事外，以後不得已而參戰，俄方不能不估計此項因素。第二、俄方希望在毛周死後，毛幫政策能轉變，重新「一面倒」。第三、俄方也要顧到戰爭後果，在台北中國政府反俄國政策永不會改變，如果蘇俄進兵一舉摧毀了毛幫中央政權，佔據了黃河以北，則華中以南毛軍將領，如各「大軍區司令員」，無路可走，必然紛紛反正，請求中國政府出面收編統一指揮，屆時將由俄方膺懲其共黨叛徒之戰，一變而為中俄大戰，俄方想到日本人下場，也不能不躊躇。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但以上三項是主因，布列日涅夫執政既久，行動自趨於保守，盱衡全局，沒有勝算決不肯發動戰爭，但其繼任人，若是新人，可就難說了。

最後再說毛幫，毛周兩人即使撐得過今年，也絕對熬不過明年，毛周一死，毛幫未必即刻亂，但一定開始醞釀大亂，此一形勢可以推想到，屆時將閥一定抗命，形勢一如袁世凱死時，由輕視中央，不聽命令，割據自雄，漸演為軍閥混戰。

此日言紅色軍閥混戰，許多人一定不以此言為然，認為共軍受政委控制，不可能自己打自己，但毛軍能與蘇俄軍在珍寶島發生戰爭，又豈是十年前一般人所能預料，實則毛軍自相殘殺事，已經發過過，所知者是在文革時期，江西袁州軍分區曾公開抗命，與派去鎮壓毛軍發生激戰。還有一項傳說，當時羅瑞卿下令調在山西的一師毛軍去北平，但晚了一步，被林彪系的三十八軍佔了上風，羅瑞卿被困，羅系一個師在山西沒有調出來便被解決。

對於毛軍而言，本來派系重重，此疆彼界，截然分明，過去所以不易發生火併，是由於共產主義教條所約束，最近兩三年來毛澤東為了抗俄，外而求取國際同情，內而想獲得人民支持，不得不以民族主義作為幌子，但這一轉變便把共產主義扔進了垃圾箱。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決不能並存，民族主義如太陽，共產主義便是星星，太陽一出來，星星便消失，此是自然之理。過去的共產黨渠魁自列寧，史達林一下皆致力於鎮壓民族主義，其故在此，毛澤東並非不明這個道理，但病急亂投醫，終於抽掉了最後一塊墊腳石。目前尚能維繫住共軍不致火併的已不是主義，而是靠毛澤東的惡，共軍大頭目在毛澤東手下幾十年，深知毛澤東手法之陰毒殘忍，防不勝防，與其在毛澤東生前反抗，輸贏尚未可知，不如待毛澤東身後，從容起而收拾，此所以毛管區目前尚寧靜，實則人人都在等待那一天。

毛死周在，也許尚可維繫短時，但周必然死在毛前，已成定論。周毛相繼死後，要靠江青，鄧小平控制全部紅色軍閥，是絕對作不到的事。

所以時局到一九七七年必有大變，但整個轉變表面上未必與我們有利，我們要想將不利轉為有利，就要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埋頭苦幹，分別輕重緩急，務期奠立不敗基礎，以待國際局勢，大陸局勢有變，國家命脈，民族存亡就決定在兩年時間，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必須付出自己所能付出的力量，遵照故總統蔣公的訓示，「以我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朽之根基。」

林邁可爵士與中共交往的故事（下）

——從晉察冀邊區與延安時代共甘苦到對中共的批判

施克敏

林邁可說，在重慶任英國外交官期間，儘管他過去在晉察冀邊區結識不少中共幹部，但他從未與周恩來設在重慶的連絡辦事處，有何交往，這主要是：那段時間，英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非常壞，因爲是時納粹德國與蘇聯締互不侵犯條約未久，雙方還是蜜月時期，中共看在莫斯科主子的面上，飭令在重慶發行的新華日報，經常對歐洲盟國肆意攻訐，而只對希特勒作些無關痛癢的批評，這使英國駐華大使非常惱火，曾就此事囑林邁可數度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再回燕京·資助抗日

林邁可一離燕大，燕大自豪的導師制，受到了相當挫折，原因是戴德華在一九三九年就離開燕大到美國，出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所主任，林邁可又走進了宦途，導師實驗制兩要角都走了，無形中輟。司徒雷登校長要使這新制度延續下去，在美國湊了筆基金，商請英國駐華大使同意，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又把林邁可請回去。

前後在重慶躭了半年多，林邁可臨行依依，他說當時中國人在重慶充滿的那股愛國情操，使他永生難忘，這也是中國能在最困苦的情況下，支撐八年之久，而終獲勝利的原因。

四〇年秋重返燕京後，林邁可支援地下抗日活動以及和他的學生李效黎的戀情，雙雙大力進行。

他常常借用司徒雷登校長的座車，暗運物資，資助北平郊外的地下抗日分子。有一次，他受托用他的摩托車，把一位化裝成燕大學生的中國人，經北平城門日軍的檢查站，帶進城裏，後來他才知道，此人是晉察冀一帶日軍控制區的情報工作負責人。這類工作，他的學生李效黎幫了很多忙。

一九四一年，李效黎做了六月新娘。林邁可和她在廿五日結婚，婚後他們在燕大校園甜美的日子，可說在時局的緊張氣氛中渡過。

這個美國教會在北平辦的大學，在該年最後幾個月，已能體會到美日宣戰，已不可避免。林邁可曾想到，如果英國能在晉察冀一帶，組織一情報組，把當地情況報告給英國陸軍當局，必大大有助於英國瞭解遠東戰區情況，於是他與英國駐北平軍事情報代表希爾上尉商妥，並獲聶榮臻同意，但英國陸軍情報部懷疑其可能性，而告作罷。

另一方面，在燕大校園，司徒雷登校長已在談論遷校計劃，他計劃把燕大遷到成都去，但必須經過晉察冀一帶相當長的困頓旅程。林邁可代表司徒校長召集外籍教授會商，惜曲高和寡，因一般的看法是，美日一旦火併，美國在幾個月之內，必能擊敗日本，他們寧可在日人控制下挨幾個月，而不願在隆冬裏，到中國內陸鄉下去，沿途逃難受苦。但仍有兩位外籍教授願逃出北平，他們是新聞系的猶太教授羅文達 **Rudolf Loewenthal** 和物理系教授班德。

那驚天動地的珍珠港事件，終在十二月爆發。林邁可從德國設在上海的一個華語電台收聽到，美、日雙方已宣佈全面戰爭，他迅即携槍收拾簡單行囊，駕駛司徒雷登校長座車，衝出日軍控制區，逃向中共控制區，同車的還有他太太和班德教授。十分鐘後，日本憲兵隊進佔燕大校園，逮捕幾位外籍教授，但他們找不到林邁可。

在日本佔領區前後住了將近四年，加上戰後翻閱了日本保留的一些原始文件，林邁可爵士始終認爲，二次大戰期間，盟國，特別是英美兩國，對日本關東軍的實力，沒摸清楚，否則，戰後的歷史，特別是在遠東和中國，或將是另一個局面了。因爲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中，以中國的重大利益爲犧牲，換取史達林同意，向日本開戰，希望藉助俄在遠東的軍力，消滅關東軍，以期戰事早日收場。而實際上，關東軍在二次大戰後期，軍力已大大削弱，林邁可形容爲「三流的後備部隊」，但是美英早年情報不確，判斷錯誤。

老毛邪說·前後矛盾

林邁可等一行，幾經逃難。終在一九四二年元旦那天，抵達平西，蕭克（後任中共「農墾部副部長」）對他們禮遇備至。林邁可隨身携帶的一「萬能表」和計算尺成了寶物。所謂萬能表是探測電子裝備的儀器，是保養和修護通訊設備的利器。林邁可雖專攻經濟及國際問題，但是個業餘的電子工程專家，因而他幫助蕭克佔領區，架設通訊台，修護通訊設備，訓練通訊人員，旋又轉到聶榮臻及楊成武控制區，擔任通訊顧問，舉辦訓練班，訓練更多電訊專門人員。林邁可後來在一九七三年重訪大陸時，曾發現他當年訓練的中共通訊兵，現

在均已在大陸交通及電訊部門，位居要津。

林邁可說，他抗戰期間八年在後方到處走，重慶也去過，從沒有聽說過中國軍人向日本投誠的，只有在幫助楊成武（後任中共「副總參謀長」，文革時被鬬）那段時間，聽說了這種怪事。原來說，楊成武手下通訊部門主管，因寄居在一民房，拐走了這家人的一女孩子，又在購買通訊器材時舞弊貪錢，後來逃向日本方面投誠。但是楊成武還是派了特務，追到宜興，把此人暗殺掉。

在晉察冀邊區楊成武的第一分區，就到一九四三年，林邁可又應邀轉往黃永勝（後任中共「總參謀長」，林彪事件時被整），再轉往呂正操下，幫助他們改善通訊設備，可說走遍了山西、察哈爾及河北中共控制區一帶。

林邁可記得，在呂正操總部時，有一次「政治部」一位主管，遞給他一本書看，是毛著辯正唯物論，他覺得很有意思，因爲毛本人在書中居然同意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所談論的科學理論和哲學。一九四九年林邁可重訪中國大陸時，會要一些幹部幫他找一本書，這些人並沒有否認有這本毛著，只是推說找不到，當時林邁可想，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延安出的書，到一九四九年，是很可能找不到，他不疑有他，想不到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史諾寫了一篇訪毛專文時，報導毛堅決否認寫過這類書。這件事，林邁可始終覺得很奇怪，他的解釋是，毛本人後來大概發覺，要從辯正唯物論來談一點令人信服的東西，並非正統的馬列主義，只好自己矢口否認了。

林邁可認爲，以他與中共交往的經驗，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還是不敢隨便違反中國人尊重歷史文件的傳統，但以後就胡來了。比如說，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毛著「新民主主義論」，毛就寫道，中國與英美結盟時，只有對付蘇聯時，才結得成，對付日本是結不成的，但是一九五一年出的新版本，把這些話全删掉了。

美國調處・犯了大錯

一九四四年春，林邁可覺得他在晉察冀一帶所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大打折扣，一則那一帶雖還能提供盟國一些日軍情報，但已處於完全孤立狀態，二則他傳授通訊課程的器材，已全部用光，三則日軍在這一帶的掃蕩戰，也已威脅到一些通訊功能，因乃向聶榮臻建議，把通訊單位遷往延安，聶迅即同意。在這以前，林邁可也慢慢覺察到，中國戰爭的危機，因爲國軍胡宗南將軍的部隊在延安以南部署時，中共立即調動賀龍的部隊到延安以南佈防，要防備胡宗南將軍的部隊，而不是日軍，另外又調了呂正操的部隊到山西及綏遠一帶共黨控制區，深怕支持中央政府軍的民兵佔領。另一方面，早在一九四三年夏天，中共已在晉察冀一帶，發動羣衆大會，攻擊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稍後且誣控一些國民黨地方組織的負責人通日。

一九四四年四月，林邁可一行，和中共一個訓練團，輾轉前往陝甘寧邊區，到達延安。不久，林邁可遂經朱德任命爲「十八集團軍」通訊部技術顧問，開始在延安的工作。

林邁可覺得，延安的環境及物質條件，比起晉察冀一帶，要好太多了，他決心以現成的材料，架設一發報機，力足以把新華社的消息，傳播到美國西岸，起初，中共領導人相當懷疑，因通訊部門的主管早已試過，而無法架設一發報機把消息送到國外，後來他們還是讓他試了，這在八月試成了，近可至印度，遠可至美國舊金山。這是第一次，新華社能把消息傳到美國。

外籍記者訪問延安，林邁可夫人李效黎相當忙，她充任翻譯，跟着周恩來到處走，林邁可說，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高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曾提到，中國政府之所以讓外籍記者訪問延安，是孤立中共政策的一種改變，高思認爲，中國政府希望讓外籍記者訪問延安後，可以中止他們對中共的幻思，並印證中共部隊不打日本人而對中央政府軍採取敵對行爲的說法。

美國陸軍觀察小組抵達延安，是早年美國與中共接觸之始。起初雙方關係顯得很親密，中共爲迎合親美政策，曾在延安成立訓練班，訓練大批翻譯，李效黎曾在訓練班中教英文。

林邁可認爲，在高思之後出任駐華大使的赫爾利，起初在調停國共間問題時，犯了些大錯，譬如說，赫爾利大使與中共當局一談，即照單接受中共的全部要求，包括成立聯合政府，聯合指揮部，承認所有與日本作戰的共軍均分美國的軍事援助，這些條件當然不可能爲中央政府所接受，但赫爾利大使一面說他不能代表他政府做完全的承諾，而自己又在文件上簽字。結果中央政府一反對，給人的印象是，中央政府不合作，美國政府背信，使周恩來在談判時，振振有詞。

延安氣氛・詭譎猜忌

在「十八集團軍」通訊部完成使命，林邁可轉任新華社顧問，當時社長是秦博古（秦邦憲），對他甚爲禮遇，也很尊重他的意見，比如，林邁可很反對新華社稿件中對中央政府官員及國民黨的謾駡，因爲這有反效果，秦博古採納了。有一次，在延安的美國人，借給他一本雜誌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推測，中共在和談中態度已變，因爲新華社又在大駡了，結果林邁可一查，原來是有一段時間他生病了，新華社又恢復舊貌。

抗日勝利是來得那麼突然，在延安的人當然更是做夢也沒想到，這時，聶榮臻又想把林邁可請回晉察冀，到張家口去，但林邁可覺得，他在亂世裏，離鄉背井已久，雖說在中國八年，自己已經成家，並生育一男（現在智利任澳大利亞駐智大使館一等秘書）一女，但思鄉心切，亟欲返英探訪雙親，加上當時中共與中央政府已到決裂階段，他不願捲入戰爭，便決心離華返英。臨行，曾應邀和毛澤東長談，江青也在座，當時江青還不干政，她坐在一旁，始終沒有講話，毛則一再強調，要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問題。在林邁可離華前不久，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赫爾利大使曾邀毛到重慶會談，當時延安的意見分歧。林邁可曾應請表示意見，他的看法是，如當時毛悍然拒絕，在宣傳上，對中共是件極不好的事，中共當局同意的。

林邁可對延安的印象是，雖然物質條件超過晉察冀，但一般的組織與精神面貌卻差了很多。官僚習氣和官樣文章尤多，且充滿了詭譎與猜忌的陰霾氣氛。他的這些看法，後來美國陸軍觀察組一位高級官員，也表示同意，因爲他聽說一些共黨幹部從前線返回延安時，經常私下埋怨這種事。林邁可臨離延安前，曾把這些事寫成一臨別贈言「延安有什麼不對」，分送中共幹部，使中共開始對他有了芥蒂。

一九四九年林邁可重返中國大陸，正是中共趾高氣揚之時。他在北平期間，毛澤東發表了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聲明，強調蘇聯共產黨是中共的導師，蘇聯是中國的榜樣，在國際事務中中立是不可能的，中共必須向蘇聯一面倒。後來林邁可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本人，告訴他向蘇聯一面倒，將帶給中國大災難，但當時親蘇政策，已成教條，林邁可非常失望。

英國工黨．責毛愚昧

一九五〇年劉寧一率領一「友好訪問團」訪英，但除了與英國共產黨推荐的人交談外，對其他英國各界人士，非常冷漠，不願與人深談，有時態度傲慢且粗魯，論壇報就指出這是歷來訪英的外國團體中，態度最惡劣的。曼徹斯特市長請他們在簽名簿上簽名留念，劉說這是對他們的侮辱。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以餐會歡迎，且有幾位部長在座，這對一個非官方訪問團是一種極高的禮遇，但劉寧一在飯後宣讀一事先擬好的聲明，大罵英國政府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傀儡。林邁可在場，爲之尷尬不已。

一九五四年林邁可隨英國工黨訪問團，再訪北平，團長是曾任英國首相的艾德禮，其他全爲工黨大員，有幾位曾任部長，這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首次有機會與西方國家的政要接觸，但在十七天訪問中，與中共領導階層的會談只十二小時，扣除翻譯所佔時間，實際只有六小時，與毛澤東及其他高級幹部的一席談，還是英國方面要求才安排的。在會談中，毛問，爲什麼工黨不和英國共產黨合作，是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兩個政黨，要緊密合作呢？曾任衛生部長的沙莫基爾說：「你知道如果共黨當權，一定先清算我們這種人，你怎能期待我們和共黨合作呢？」後來談到中歐及東歐問題時，毛說，英國工黨一定中了反蘇宣傳之毒。工黨秘書長菲力普說，他任工黨秘書長，負責與各國其他民主社會黨合作，他有太多的經驗，可以講出很多國家社會黨領袖被清算和被迫「選舉」親共政治人物的詳情。

一位工黨團員問毛，歷史證明，二次大戰後的英國工黨，對英國工人生活，改善很多，爲什麼中共老說，只有共黨才能改善工人生活？毛說，列寧會說過，一個非共黨政權所以能改善工人生活，是因爲他們剝削了殖民地人民。這時艾德禮忍不住說了話。他指毛此說，對英國來說，可說是引喻失義，即使不以英國爲例，北歐國家如挪威、瑞典和丹麥等，都沒有殖民地，但卻能改善一般人民生活。毛只好改變話題。

工黨訪問團返英經香港時，艾德禮在記者會上說，中共領導階層給他的最大警惕，是他們昧於世局。

專做壞事．壓制人民

一九五八年林邁可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執教時，曾申請再訪北平，本來已獲簽證，適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林白樂（國父顧問之子）正在澳大訪問，問林邁可何不到台灣看看，他覺得，另一個中國也該看看，不過怕中共不悅，一訪後會吊銷他簽證，便寫信問喬冠華，喬說無所謂，林邁可在台灣訪問了四個禮拜，曾批評劉少奇是個極端教條化的人，不久，他們前往香港，預定轉往北平，不意到了邊境，獲知他的入境簽證已被撤銷了。他折回香港，打了個電報給毛本人，電報上上有八個中文字：「共事草莽，拒見在朝」。

但北平採取親美政策，門戶開放後，一九七三年林邁可夫婦又去了一次大陸，這次訪問，他們對一度在苦難中協助過的中共，已從失望到了絕望。

他們要求訪問四一年到四四年住過的晉察冀邊區，但只獲准到延安去看了一趟，林邁可見了一位在延安認識的幾國醫生，獲准和兩位研究中共黨史的人交談，但這兩位教授問林邁可的問題，比他問他們的還多，「中國旅行社」不願替他安排訪問研究中共黨理論的人。李效黎經過一番不客氣爭吵，才獲准看了幾位親戚，回山西老家看了一下，她傷心透了。回程上，他們對中共下了兩個結論：第一、現在中國大陸上任何好事，都是中國人做的，任何壞事，都是共產黨做的。

第二、任何人只要在人類尊嚴的自由上衡量就可發現中共是個最受壓制的社會。

市民還是渴望「包青天」

（上接第三頁）

可是，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對這些「可以投訴」的地方和人物都不感興趣，更缺乏信心，他們仍希望有一位我國古代的「包青天」出現。他們深嵌腦際的思想認爲只有包青天這類人才可消除冤情疾苦。並不能完全怪他們思想頑固，事實上許多情形使他們對這些機關或個人缺乏信心，除非他們獲得以下保證：㈠忠誠提供資料的人士，沒有受到法律起訴之虞；㈡代守秘密，確保安全，不致遭受報復；㈢改革現行的調查程序；㈣虛心接受建設性的評議；㈤主動採取行動，替民申冤、解困；㈥杜絕官官相衛的官僚作風，以事實證明除惡務盡，肅貪倡廉，維護市民應有的權益與尊嚴。㈦以聯合國一九四八年通過公佈的「世界人權宣言」及我們「禮運大同篇」爲目標，促成實踐，發揚光大，務使市民眞正得到「天下爲公」與「大公無私」的待遇，並非徒託空言——口惠而實不至美麗謊言；㈧人人有權糾正當局行政錯誤，嚴懲缺乏責任心、敷衍塞責或玩弄權責的官吏，讓他們明白，並非「朕即天下」高高在上的統治小民，不必躭心被罷免或撤職查辦；㈨主動徹查追究濫用職權，讓他們明白「公僕」的意義。以上九點，如港府能實踐，安庇市民專員設立之議，也就不必束之高閣。

時事評論

落難王孫

林定

據曼谷法新社廿六日電，寮國總理傅瑪親王次子賓雅王子，為逃避巴特寮拘捕，泅渡湄公河逃亡泰國。當時賓雅身無一物，手上僅攜約值二百餘美元的寮幣。他逃抵泰境說：我父親同意我離開，寮國糧食短缺，永珍已實施食米配給。寮國局面不安，相信不久便爆發內戰。並透露其父傅瑪及寮王華哈納已被巴特寮監視。

這一條王子落難消息，香港人反應不強烈，也許「偷渡逃亡」事件，在香港司空見慣，港人見怪不怪，何況賓雅是外國人，缺乏親緣共鳴感情，要是劉少奇兒子泅水抵港，可能又不同。因此，寮王子裸泅泰境新聞，遠不如本地傻仔爲肉彈「殉情」來得聳動。

一個王朝覆亡，禍延子孫，中外史上屢見不鮮，似乎這是一條必然的歷史規律。在我國歷史上，僅滿清宣統皇帝例外；歷朝末代王孫，都是難逃悲慘結局，明崇禎帝在煤山自殺前對女兒無限感慨地說：願世世代代勿生帝王家。確實道出了沒落統治者國破家亡的悲哀。

共黨革命，強調階級流血鬭爭，統治者倘不及時出走流亡，必遭殺身之禍，而其家族也難逃株連，像俄沙皇尼古拉二世，遭共黨滿門抄斬，連稚齡小孩也斬草除根。巴特寮的階級仇恨可能沒有布爾什維克強烈，但傅瑪的命運並不比尼古拉好多少，目前他與寮王同被軟禁，等於政治上宣判死刑，對一個政治家來說，這比判處肉體死刑還更痛苦！

傅瑪親王今天的遭遇，可說自取其咎，雖然寮國赤化的主因是由中南半島的劇變所引致，然而，倘使他早年堅決反共，不與寮共和談，建立堅強反共部隊，即使中南半島如何變化，巴特寮斷不會不費一槍一彈便囊括永珍。可惜他一向採取中立偏左的機會主義路線，對外與共產國家修好，對內向巴特寮妥協，縱容其日益擴張勢力，以致今天藉中南半島之變而席捲全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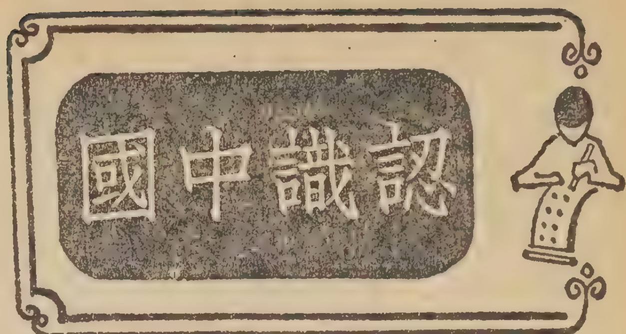
傅瑪親王擔任寮國首相前後廿年，一向以中立偏左姿態出現。他曾三度組閣，成爲寮國的不倒翁，主要是依靠他與巴特寮及中共之間的微妙關係。由於中共是寮國解放陣線後台大老板，故積極與中共打交道，爲周恩來的座上客；而他的同父異母弟蘇發努馮親王又是寮國解放陣線領袖，兄弟間的妥協讓步，自可減輕國內摩擦；再加上他個人威望及其在右派中所具影响力，因此，永珍小朝廷得以保持暫時平靜。孰料人算不如天算，抽傅瑪後腿的不是中共，而是小老板北越。當越共囊括整個南越時，傅瑪還在發白日夢，認爲河內進行越戰，旨在統一越南，而南北越統一，至少也要五年時間，在此期間，河內須有中立的寮國作爲緩衝區。結果寮共在北越的支持下，傾覆了寮王朝，此是傅瑪意想不到的。可見，凡是希圖與共黨合作，依賴共黨勢力來維持自己統治，到頭來必自食其苦果！

寮共沒有經過武裝鬭爭而奪取政權，既不是祖師爺列寧遺教所說的，無產階級政權建立，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的武裝部隊，與資產階級進行流血鬭爭，最後奪取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意共的修正主義者陶里阿蒂所說的，無產階級政權建立，可以通過議會鬭爭，由資產階級專政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另創一格，把列寧與陶里阿蒂合二爲一，一方面與傅瑪政府和談，組成聯合政府，但卻以示威手段，趕走內閣中的右派閣員，到時機成熟，則進一步要求解散聯合政府，罷免總理傅瑪親王，迫使寮王宣佈退位。另一方面，乘共黨在中南半島得勢餘威，把寮北共軍向南推進，佔領右派陣地，控制寮王部隊，最後在永珍宣佈解散聯合政府，接管全寮。寮國的覆亡，給世人教訓，特別是警惕東南亞國家：對內絕不與共黨妥協和談；對外也不與共產國家共處。若能堅持這兩個原則，肯定不會被共產黨輕易埋葬。

傅瑪對共黨好討，結果不旦使自己陷入痛苦深淵，而且也給寮國人帶來無窮盡的苦難生活。賓雅說，寮國糧食短缺，永珍已實施食米配給。寮共沒有經過內戰而接管政權，按理不會馬上出現缺糧現象。寮共實行食米配給，顯然是爲了控制寮人。這種利用糧食作爲鞏固政權的工具，泰半師自中共，因爲糧食定量配給，可以使反對者動彈不得，沒有糧票，有錢也沒飯可吃，自必然聽命於寮共。中共便是用這一條絕招控制八億人民，再加上嚴密戶口管制，大陸百姓已被緊緊地束縛在一條無形的鐵鏈上。相信寮共繼糧食配給後，接着便實施戶口管制，限制遷徙自由。倘使寮國人不趁寮共陣腳未穩之際，爆發內戰，把寮共擊敗，那麼，寮國人將步中國大陸人民的後塵了。

賓雅逃出天生，除了不願生活在共產制度下，主要爲逃避進入集中營洗腦。寮共說他擔任寮國航空公司首腦時貪汚二千萬美元，準備把他送去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共產黨專有名詞，也是一個外表動聽的名詞。但曾親歷過思改的人，一聽這名詞無不談虎色變。思想改造最難過的一關，並不是自我思想檢查，而是日夜疲勞的思想鬭爭大會，許多捱受不起的人，只好偷偷地解下褲頭帶上吊自殺。因爲在思改期間，被鬭爭者是不准携帶任何有可能自殺的工具，甚至連剃鬚刀片也不准，唯有用褲頭帶來解脫人生。倘賓雅被送去改造，只要寮共向中共偷師三成，不用洗上一個星期腦，這個貴胄公子便要自動向閻王報到了。

賓雅的逃亡，給此間的中間偏左分子，親共墮子，捧周派，紅色肥貓，以及思想左傾的青年學生，當頭一棒。假若再執迷不悟，對共黨抱着奢望，到頭來，也不可避免像賓雅一樣，穿了一條底褲跳進維多利亞海去，因爲，共產黨絕不因你曾投機，便對你刀下留情。



假作眞時眞亦是假

柳以青

「李一哲大字報」所牽涉的大陸內幕與情形特別多，而這些情形與內幕，除非深受辯證法，熱讀馬列毛的知識分子不能看出，同時，在看穿之後，又非得用中共慣用的技巧來寫作表達不爲功。但是，眞正敢公開表達的人，又非得有大無畏的精神，置生死於度外勇氣的人們，簡直是不可能。

也就是因此，當李一哲的大字報貼出、印出，公開流傳之後，就掀起了發自人民內心的共鳴。同時，更掀起了大陸各地青年們的熱烈討論。

雖然，在中共的當權派們，也集合了一些人士加以反駁和批判，也大加張貼大字報來反擊。可是，這些似乎都不能產生效力，原因是，誠如「李一哲大字報」中引「紅樓夢」中的一句對聯的話：「假作眞時眞以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監禁不產生效力；鎮壓不發生作用，只從文字工夫上發動宣傳，那已經早已成了等閒事了。這情形究竟如何解決呢？我不知道。然而，我卻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普遍性，因爲這一「李一哲大字報」所揭發出來的東西，都是中共當權派們的眞相與事實；也都是大陸所有老百姓們耳聞、目睹和親嘗親受的實情。

這裏，我想根據「大字報」舉出幾個事實來。

「假作真時真亦假」

人們讀大陸上的宣傳與文字，總是會抽離事實的「很欣賞」那些宣傳文字者的用「字」、用「字」與用「句」。

事實上，那些字句、詞語，都是很美麗的。使人產生「壯觀」與「好感」的。

可是，如果把這些所有美麗、壯觀、好感的字句與詞語，不要抽離出來去了解，而配合了具體事實的話，那就會發現更大更多，更深更廣的意義的。

同時，幾時一發現了抽象文句與具體事實的對待，就立刻產生問題。這問題的產生，就不是文句的美麗、壯觀和好感所要湊效的了。

我不知道「新聞學」或「宣傳學」中有沒有討論到被新聞、被宣傳的人士在過度渲染後，所產生的反應該是什麼；或者，更好說，當在「新聞」與「宣傳」上所運用的美麗、壯觀、好感的文字，被發現其具體的事實與經過，並不是美麗、壯觀、好感的話，更況，所發現到的，或者是所體驗到的是不只不美麗，反而是醜惡；不僅不壯觀，反而是殘酷；不僅不好感，反而是反感而嘔吐的話，那種情形該是如何呢？

是閉眼不看這類的文字或文章，還是起來向這些文字和文章來攻擊？抑或是「擺事實，講道理」，來揭穿這些美麗的謊言；這些假造的壯觀和這些引人嘔吐的好感。

不看、不讀、不討論，在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是沒有「不」字的。這是共產主義專制統治的狠毒手法之一。因此，第一種情形不可能產生。

向這些文字來攻擊的話，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很容易被扣上帽子。因爲在大陸，帽子也者是最廉價的，任何人都會被扣上的，但是，只要一被扣上帽子，無論是那一種，都是與「千萬人頭落地」有關，當然能避則吉。

於是，最可行的辦法，就只有第三類了。這第三類的作法，不但可以「暢所欲言」，同時，又能掀起老百姓的「共鳴」與「再教育」。

據說，「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們，雖然是採取了第三類的辦法，但仍然是「準備被捕、被判、被審、被示眾、被砍頭的決心，人們手中都携帶了與自己生死的毛巾、衣物，在做等待呢！

我不敢說這是那麼「悲壯」、「慷慨」，但是，我從心中都覺得另有一番滋味的。我可以從這一代大陸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出了一絲國家民族前途的希望。

不信的話，讓我們看看「李一哲大字報」的這一段話：

「今年三月，『廣州日報』頭版頭條大吹特吹的市一醫院的那張所謂『反潮流』大字報裏，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說成是『熱血沸騰』、『火紅的年代』，而把一九七二年後便幾乎是進入了『復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爲什麼林彪不垮台到處都是好好的『一片紅』了，『全面勝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復辟』了，那裏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大紅了，熱血也不沸騰了。這倒是咄咄怪事！」

對嘛，中共當權派，似乎是來給大陸的青年的這一代有個交代的。不交代如何能了解。不交代如何能自圓其說，不交代，那麼這樣的騙局，如何再能騙下去？

眞不啻是：「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亦無」了。「紅樓夢」的這個對聯，眞是派上用場了。不但派用場，而且也形容的維肖維妙，維眞維實。

共產主義的騙術，就不能拆穿一點，如果一經拆穿的話，也就整個的，全

部的破產。大陸上受中共統治了二十六年的人士，特別是這一代的青年，就如此的突破，點破，而使之破產了。這一內部看穿、識破的浪潮，恐怕是中共這一時期是最難挨的吧！我在想。

「似曾相識燕歸來」

接下來的一段「大字報」，所形容的情形，更値得我們注視：

「很淸楚，他們（按指所有的中共當權派）現在的地位，是隨着林彪的體系確立而確立的（按那就是奪權），動搖了林彪的體系無疑是動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叫喊着『反復辟』，乃是他們對一九六九年『全面勝利』的規定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現實矛盾尖銳化的反映。

「他們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那些『光榮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他們在『全面勝利』中得到一切——地位、特權……乃至驅打奴隸的鞭子，全都閃着聖光的寶貝，不容許奴隸有一點褻瀆，那時候中國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天堂裏的社會關係絲毫不可改變，如果林彪不允許『右派勢力抬頭』，那麼他們也不允許。

「因此，一九七二年後，當寶貝的聖光越來越暗淡，奴隸們的態度越來越放肆，『天堂』裏的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念『緊箍咒』也越來越不靈（『金箍』在『全面勝利』時套在奴隸們頭上）的時候，他們急了。於是他們口中念念有詞，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寶，叫做『反復辟』！」

假如我是中共的當權派們，讀了上面「大字報」的內容，會想到什麼呢？

假如我是爲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不斷地吹噓，以爲是驚天動地的大進步，大創新；人類歷史上的一頁最了不起的創舉時，我該如何想呢？

假如我是生活在海外的自由地區，面對了中共海外的宣傳與海外的統戰，我該產生什麼想法呢？

又假如我是這一代的海外青年人，滿腔的熱血與熱誠，預備爲國家民族的前途而效力；爲全體中國老百姓們的福利而獻身的話，我讀到了大陸上在中共統治下的同文、同種、同族與同胞的青年人的「大字報」，我在想什麼？

這些問題，我都無法越俎代庖的爲之答覆，同時也不知道他們如何想法，以及如何做法！

但是，在這裏，我可以說說我自己的意見。

「無可奈何花落去」

如果依照中共所欽定的「唯物史觀」，我以爲：奴隸時代已經是歷史的陳跡了，如何能再有奴隸生活在中共號稱「社會主義祖國」的大陸呢？

然而，李一哲的大字報，就以「宗教」上的用詞來悲痛的表達了。這裏，我們看看他們的用字：

一、用「天堂」而不用「天國」：

那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稱爲是「天堂」，而這「天堂」是建立在「中國社會」的，但不是爲了中國老百姓，而是爲了「一小撮」有「地位」與「特權」的共幹們。

或許這些作者們，在中共的統治下，只接觸過「天堂」這一名詞，而沒有接觸過「天國」這個名詞。

又或許，他們厭憎這個「國」字，連「天國」也還成「天堂」。因爲中共濫用「國」字太厲害，使這一代的青年人們，一提起「國」字，似乎沒有安寧與安全感似的。這只是我個人的推想，並沒有實證。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陸上男女老幼，對「社會主義祖會」的「國」字，已經成了口頭禪，甚至連作夢時的囈語，也是「祖國」、「祖國」的不停呢！

二、不用「人民」而用「奴隸」：

因爲這些人「光榮的日子」到來時，其條件是「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於是「人民」也者，乃是他們「驅打奴隸的鞭子」，而揮動鞭子的人，則「全都是閃着聖光的寶貝」，「不容許奴隸有一點褻瀆」他們所擁有的「中國社會」的「天堂」。

三、用了「社會」與「社會關係」來說「天堂」：

最主要的是：中共的當權派們，在「閃着聖光」，揮動「驅」、「打」「奴隸的鞭子」時，就是強調了「天堂裏的社會關係」——「絲毫」——「不可改變」；可是，客觀環境並不是以主觀的主意而轉移的，於是這「中國社會」的「天堂」內，「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

這「不穩」的情況，並不因爲「念緊箍咒」就可以了，並不，而是「念『緊箍咒』也越來越不靈」。

於是「他們急了」，就「祭起法寶」——「非常革命的法寶」……但是，有沒有作用呢？在我來看一定是無用的。

最主要的原因：這一代的大陸青年們，在又紅、又專、又熱、又火的千錘百鍊中，已經鍊了一身工夫。他們知道：「法寶」，又知道「祭起法寶」；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知道：「法寶」上又可以加上「革命」兩個字，同時，也知道，在「革命」之上，再加上「非常」兩個字。

人世間那裏有騙術的「法寶」呢？

眞理就是眞理，不是「法寶」；幾時到用「法寶」兩個字，那是沒有擁有眞理的明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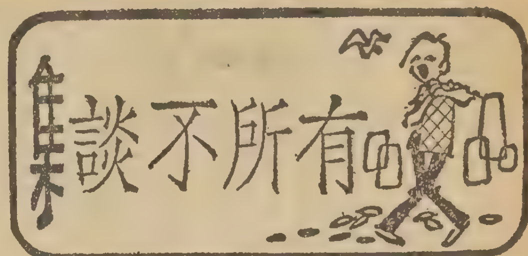
眞理不是深奧的，所以不能是「法寶」；眞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所以是極平凡的。

唯獨中共以馬、列、毛的假理當「法寶」，現在可以看得出來，已經到了無用之地了。這不是一個具體而大的證明嗎？

無怪乎「李一哲大字報」中就再引了一句詩詞稱：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了。

共產之「花」卻是在凋零了，而身爲候鳥的「燕子」恐怕也該是歸去的時候了。



兩 * 宗 * 糊

讀朱子年譜，朱子五十三歲時，得到當朝宰相王淮的推薦，任兩浙東路提舉，職務是管轄所屬州縣的糧食供求，物價，及檢舉官吏的過失。在這期間，朱子表現得很有成績。第二年的春天，他出巡紹興府屬縣婺州和衢州。據年譜引「朱子行狀」說，「（朱子）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眾，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

在這期間，朱子先後彈劾衢州太守李嶧和台州太守唐仲友。關於後者，引起了很大「風波」：後來的好事文人，藉着這一宗案子，混雜些野語，筆記，做了一篇小說，中傷這一代大賢朱晦翁。

明朝人凌濛初撰的「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爭閒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說的就是二個有關朱子的故事。一個是講朱子早年做崇安知縣時的事，另一個是講他任浙東提舉期內的事。兩件事都與判案糊塗有關。現在先行依次引述這二個故事如下：

話說朱子做福建崇安知縣時，有豪門富戶和小民爭奪祖塋，告到朱子的衙門去，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朱子早先有了個成心，認定那富戶見葬地風水好，才與小民爭奪，於是帶了二造人等親往那祖塋察看，果然是「山明水秀，鳳舞龍飛」。富戶指着那新墳說，一應鉅大工程都是新的，如何說是他人的墳？那小民反駁說，上面的新工程是他的，底下老土原是自己的。朱子叫人用鋤頭在墳前挖土查看，在鬆泥底下，發現一塊青石頭，畧有字樣，用水洗淨，果然刻有小民祖先的名字。朱子於是把那墳地判歸小民，把富戶問了個「強佔田土」之罪。殊不知這次是小民弄的詭計，預先把青石埋下，騙過了朱子。

後來朱子辭了官，隱居武夷山，偶然經過一個地方，才想起這個風水土就是當年二造人爭奪的處所，葬下去是該大發人家的。他順便訪問附近人家，那人家不知底蘊，把小民當日的詭計說：「此地若發，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晚上，雷雨交加，到了第二天，看看那小民所爭回來的墳墓，已變成一潭水，連尸棺都不見了。可知聖賢有時可欺，但天理是不泯的。人要欺心，天地也不容。

上面的故事，只是第二個故事的引子。

台州是浙東提舉管轄範圍。太守姓唐，名與正，別字仲友，年少高才，風流文采，還有府中開宴，例召官



評「華倫王子」

筆者寫此文時，曾經在五十年代拍攝的霍士公司出品，亨利夏打威導演的「華倫王子」已經映了兩星期，現在還在公映中。這一部片子，可說是五十年代的商業噱頭片，以今天觀眾感受說：是有點落伍的，但它竟然如此收得，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此外還有一部是現七十年代形式的商業噱頭電影，導演是曾經執導過「殺手龍虎鬬」賣座的德西奧泰沙利，這部片子反而賣座情況很慘。為什麼五十年代的商業噱頭片子賣座，七十年代商業噱頭片子反而不賣座，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要勉強找出一個道理的話，只可這麼說：「華倫王子」是突出明星地地位的電影，「毒龍怪客」是非突出明星地位電影。雖然這可能只有部份因素而不是全部因素。

「華倫王子」是一古老傳奇故事，可以看出是當年霍士公司為了捧紅羅拔韋納而拍的，電影中有幾個很有趣的鏡頭，那是羅拔韋納追着一個武士的坐騎，從馬屁股後面雙手一拍飛身跳上坐騎，這個鏡頭利用特技倒拍不可能會如此迫真，深信是羅拔韋納為了拍此片而苦學的「功夫」。除此之外一切噱頭只存在在表現為愛情而勇敢，為救父母而反叛以及表現古式政治陰謀與古式戰爭而存在的噱頭。

「華倫王子」是動作片，愛情情節並不佔太多份量，雖然可以看出當年的珍納李是一質素很佳的演員。

「華」故事寫中古歐洲的挪威國王因遭弟弟奪位，王子奉父命投英國，但因英國內部的圓桌武士統領（占士美臣）正想推翻英王，便接受挪威叛王的政治賄買，打算刺殺華倫王子以爭取叛國外援，電影便將羅拔韋納放進三次圍攻行刺失敗之中，最後一次被刺客箭傷然後獲鄰邦公主幫助，傷愈之日，又來一套鄰邦皇帝將公主由比武招親方式擇偶，羅拔韋納不但比武失敗。也犯了武士法規，被判監禁，可是他接到挪威叛王捕了父親的消息，立即逃獄救父，落入奸黨手中，後來如何得忠貞臣民幫助，外呼內應推翻了叛王，並再去英國幫英王除掉奸賊，成了大英雄，獲得美人成為佳偶。

故事都有類似的故事格式，它除了捧出一個英雄人物之外，多了一樣東西，就是情操感之美，而這種情操感的被誇張卻剛好是今日任何電影所最欠缺的。

羅拔韋納拍「華倫王子」時只二十三歲，也許有些上了年紀的影迷，想看看這位舊偶像，不過座上觀眾青年人仍佔了大多數。於是我想：拍由情操感產生娛樂情趣的電影，也許仍是有可為的，因為情操感屬人性的東

案 *

丁冬

覺得唐仲友的歡心，但限於官箴，不敢胡爲。婺州永康縣的一個秀才陳同甫，和仲友相好，也和朱子友善。他雖然看不起理學家，但對朱子卻是一生佩服。仲友卻與他不同，極輕薄朱晦翁，說晦翁一字也不識。

有一回，陳同甫看中一妓女，要爲她脫籍，請做太守的仲友幫助。仲友一時好意，在那官妓跟前偶爾透露同甫家中經濟情況。那官妓聽了，就此萌生反悔之意。同甫後來探知了底細，對仲

而去，往尋朱晦翁。朱子是時正在婺州，見了同甫，順便問及台州的仲友。同甫說，「小唐說公尙不識一字，如何做得監司。」朱子聽罷怫然道：「他是我屬吏，敢如此無禮！」遂立心巡歷台州。此一着突如其來，唐仲友一時迎接不及，使朱子以爲他確有怠慢上司之意，於是追取了太守印信，具本向皇帝參奏，說仲友「不存政體，褻妮娼流。」至於那官妓嚴蕊，也一併下獄，接受查訊與太守的奸情。

唐仲友也非弱者，宰相王淮是他的同鄉，經他轉奏皇帝，反控朱子「酷迫倡流，妄汚職官。」孝宗皇帝看了兩人的奏本，自然向王淮查問原委。王淮說：「此乃秀才爭閒氣耳，一個說譏他不識字，一個說來不及迎候他。其餘語言是增添的。」於是，這案便不了了之，仲友也安然無事。至於那嚴蕊，卻有鐵石般性子，任令千錘百拷，也不承認與仲友有奸情。朱子只好把她痛打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紹興太守爲了奉承朱子，對嚴蕊不肯放過，把她騰折了一番收監。等到朱子改調後，嚴蕊才恢復自由。經此一役後，她的義氣倔強爲四方人士所知，連孝皇帝也說：「若聽了一面之詞，貶謫了唐興正，卻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沒申訴處！」

上面判風水地的案子，任令說書人怎樣說，也無傷大雅，隨着而來的那個朱唐交惡故事，卻是有損陰騭之至，亦足見說書人的無聊作孽處。他在本節前還說了這幾句話：「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述些異聞，圖個好聽。最有益的，論些無情，說些因果，等聽了的觸着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個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卻從不曾講着道學。」眞虛他還如此說，筆者相信，讀了他上面兩故事的人，對朱晦翁是不再會有好感的。筆者當年讀過的那本「二刻」，是左派書局出版，在那「出版說明」中，編者果然把上面「硬勘案」的故事提出來，對理學家嘲罵得狗血淋頭。這筆帳算起來，自然是淩濛初爲始作俑者。筆者當時讀完那個故事，心裏一直狐疑，總覺得朱晦翁人品當不至如此不堪，但既苦無證據，又不想爲小說家言去傷腦筋，寫反案文字，只一直悶在心中，成了懸案。



龍怪客

林巽

像一毒龍怪客」那樣，可是這部同期公映的「毒龍怪客」卻賣座奇慘。

德西奧泰沙利導演的「毒龍怪客」，除了色情欠奉之外，它有不少現代的商業噱頭，如：特務打鬭，電鋸殺人，剃刀殺人，失憶症，販毒梟雄，加上最壞的由頭到尾都在欺哄觀眾以爲他是好人，到了最後才露出本來面目等等。導演手法也不錯，全片的神秘氣氛及最後一場的驚險刺激，效果也很佳。但觀眾反應不好，散場時

宵夜好了。」其實電影效果並不使觀眾反應不好，只是因爲所有材料都是過去動作片常見的，「毒」片本身早已是沒有眞摯感的，只加上一大堆近來常見的熟口熟面的大併湊，它便成爲吃力不討好。

「毒」片先是寫一個名彼得的男子因汽車失事而失掉記憶，經心理醫生醫治多月，一點效力也沒有，後來遇着一個叫非臘的男子告訴他，他的眞正名字叫泰勒，家中有妻子名拉莎，可是這個人說了不多就被暗殺了，接下泰勒從一封電報找到他的妻子，又從幾個神秘追踪的男子口中知道過去曾經虧負他的妻子，知道他腦中有收藏價值百萬美元的毒品的儲藏處記憶，神秘人要他說出儲藏處，他又記憶不起來，神秘人恐嚇要殺他與他的妻子，他爲了自衛，經過一場打鬭之後殺死了神秘人。接着又有另一神秘人來追踪他，將他擄俘到一間大廈中拘禁起來。電影中段加插莎拉有一個醫生追求她，一個鄰居的天眞活潑的八歲孩子愛上她，莎拉的愛狗給人殘殺。莎拉決定與失憶丈夫赴美國時忽然在一次汽車失事中傷了腳，醫生朋友替莎拉醫治，舖上石膏，電影後來才揭出醫生才是百萬毒品的持有人，他爲了要誘使同謀者現形，一一先將他殺了，才利用這失憶的丈夫作餌，一切順利，他正想帶莎拉到美國去，誰知最後給莎拉無意發覺了醫生的陰謀，醫生才不得已要殺莎拉滅口，幸而失憶丈夫泰勒及時掙扎脫險回來將醫生殺了。

要是電影中的情節不是現代電影常見的，可能被觀眾以爲電影匠人具有巧思而加以激賞。可是因爲材料已有別人用過，它得到的便是反效果。

從「華倫王子」與「毒龍怪客」兩部電影的映出效果衡量，我們不能這麼說：古老商業噱頭又重新冒出頭了，現代的電影噱頭又沒落了，其實只要是除了噱頭之外，內容同是空洞的，它不論是古老噱頭或時尙噱頭同是靠不住的。最靠得住的噱頭，應該是噱頭後面的東西。譬如近期重映的「仙樂飄飄處處聞」它雖然有唱歌，作爲欣賞音樂的觀眾是滿足的，又如「奪標」寫體育活動是噱頭之一，但上面兩部電影的吸引觀眾還是由於藝術匠人通過角色的塑造突出主人翁如何從困境中掙扎出來。如何具有接受挑戰的精神。而且在挑戰精神的渲染上必是現實的而非傳奇的。這本來是一條很淺顯的數，但那些只着重傳奇不着重人物氣質上渲染劇力的匠人，是永遠找不到這條淺顯數答案的。



工商業發展的精神與文明

□□□ 霍雲霄

聽一位在電台工作多年的離職朋友談當年，引起我很多思索。電台與電影一樣，同是我們這一代販賣影響力最有效的文化事業，現在有了電視，電台的影響力比較衰退了，但它的影響力仍然是存在的。

電台的最高決策人，也是對別人影響力的決定者，其次在電台節目主持人也是販賣對別人影響力的人。這其中涉及人事的權勢與藝術方面。有時兩者的立場是對立的。

一家商業廣播機構，差不多一切節目的效能，都放在能否吸引廣告上，於是影響力的首要任務便放在取悅廣告客戶，無形中它的影響力的主調，已成爲待價銷沽者。人們的娛樂含義，亦被越弄越空洞。

從廣告一涵義看，彷彿看到今日工商業的發展與精神文明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前者是不擇手段刺激消費的，容許說謊的，鼓勵人人少做功夫多嘆世界的。後者是着重眞善美的，鼓勵人人勤儉的，節制的。前者是叫人忘卻現實的，鼓勵人多多消費的，後者是叫人正視現實的。前者是用金錢代價可收購到的，後者卻是只需要每一個人去自覺的。前者被限制在金錢勢力之下發展，後者卻只許生活在等待人們自覺的幻想之中。因此前者已注定作現實社會的當權派，後者只許注定作被支配者。

有權勢的人，在他的命運中，已經有一種驅迫力量在跟隨着他，那就是他在別人心中，如果不是一個有功

，當他們談人類危機時，往往會想到人口膨脹，大氣受汙染，大國不斷儲積龐大的核子毀滅力量。但他們還想不到工商業的一窩蜂爲了自私自利的生活風格，每天每夜，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不斷地散播對人類文明精神有壞的影響力，散播從說謊手段引人消費及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使文學藝術失掉了崇高的生存據點之後，文化工作者亦紛紛向功利社會低頭，爲求生存而妥協。人生的意義，便只爲短暫的向別人炫耀而生活，這的確是可悲的。

我們不知今日的工商業的企業世界再發展五十年，那時人的品質會變成怎麼樣，但總可以看出那時代是人口最多又可能是每一個人最爲孤立無援的時代，那時眞善美的含義，彷彿已成爲古老故事，所有的人們，不但不懂得眞正的快樂而且已經麻木，彷彿只活得如舞台上的角色，登場耀武揚威一番然後退下，過程只是一連串的空洞與無意義。

如果想避免這種悲劇繼續下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有識之士，得不斷地去促進人類的普遍覺醒的一途。當然那並不是空洞的覺醒，而是應該研究些辦法防止今日可看到的未來的悲劇。如何使人們重新重視精神生活，不必只從炫耀空洞的物質生活來表示自己的存在價值。

人類的文明進步，本來就是不斷出現新的困難及解決新的困難的經驗累積出來的。智慧如果沒有通過某些作爲是不能在文明歷史上被紀錄下來的，所以說：人時時受到可以解救的危機衝激是比完全沒有危機幸福的。

紅頭蒼蠅與萬歲爺

青冥

紅頭蒼蠅

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比」自然是「比喻」。寫文章很難不用比喻。岳騫先生稱共黨頭目爲「蟻」，又有人稱他們爲「毛蟲」，這都是「比」的手法。

我曾經三夜不寐，搜索枯腸，只求得到一個比喻獻給左派分子，終於想到「紅頭蒼蠅」四字。我不知道從前是否有人用過這譬喻，但自己爲它很貼切地繪出了中共的嘴臉。

漢朝大經學家鄭玄說：「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毛派分子正是混淆黑白，顚倒是非的專家，最配得上「蒼蠅」這個雅號。近日在[illegible]，就是很好的例子。

自由民主的悲哀

樓次環

余於一九五〇年在香港「自由人」曾發表一篇「我爲自由民主國家就憂」，今不幸而言中了。

現在世界上只有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兩條陣線，大家勢不兩立，鬭個你死我活，但是共產極權，無論其內部意見如何分歧，如何鬭爭，惟其目的是一致的，萬變不離其宗，要埋葬自由民主國家（或稱資本帝國主義），而自由民主國家就不同了，各有意見，各有主張，各走極端，而且各人之意見幼稚天眞，常爲共黨張目，如此正合共黨利用，而猶自以爲得意，自詡是進步的，適合時代潮流的，政府如此，言論界亦如此，共產黨派兵入別國鎭壓，無人敢出聲；民主國家派兵到別國協助抵抗強暴，說是侵略他國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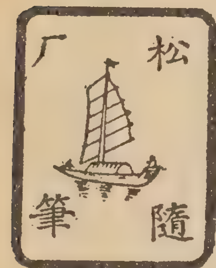
第二次大戰，美國幫助我們抗日，我們是很感激的，乃馬歇爾史廸威戴維斯謝偉志等，又極力偏袒共黨，要積極裝備共黨，以毛澤東替代蔣介石，幸得羅斯福有明見，極力壓止，及羅斯福死後，顢頇之杜魯門，竟又派共黨之同路人馬歇爾做特使來華，調停國共，共黨失敗，即制止國軍進攻，國軍失敗，則裝聾詐啞不理，及至緊要關頭，遂發表白皮書，一筆勾

劉禹錫陋室銘

爲了躲避敵機的轟炸，南京被疏散的公務人員，多遷到附近小市鎮，我也如是，去追隨老友翟溫橋到和縣城。翟是住在他的當地人家中，我就住在他的過堂。每日閒得無聊，便獨自在這小城遊蕩，城內街道都是小石子路，兩旁房舍皆很簡陋，和北方農村差不多。一人行行復行行，突然看到一座木牌坊，上書「陋室銘」遺蹟五個大字，內心不禁大喜，我總算不虛此行，被我發現陋室銘的所在地。

我朝着牌坊方向北走，不多久，便看到一處平房，坐北朝南。這所平房，像是一個小土地廟，只未寫「土地廟」，而寫的是「陋室銘」。從小柵欄門向裏望去，見小院中有一株小樹，樹北有一小平房，內中寂無一人，只好在柵欄門外佇立默想小學讀的「陋室銘」一遍，也算是一種精神上享受。今日和縣卽唐時的和州，陋室銘地址也許未變，「室」當然不知改易若干次了。劉禹錫是唐代大詩人，做過許多高官，也被貶謫過不少地方，和州也就是被貶謫的地方之一。他有一篇自傳「子劉子自傳」，述其經歷甚詳。

不僅劉禹錫居室「陋」，而整個和縣城也無不「陋」。在唐代也許不是這麼陋。然這城雖「陋」，但該縣卻有極著名的歷史古蹟，一是項羽自刎於烏江畔的烏江；一是「虞姬廟」，惜太遠未去憑弔。另外，還有一故事，那是抗戰時事，我來港後從日本「讀賣新聞」看到的，南城門樓有一無名女英雄，她獨自能保衞該城達一週之久，後因她在淸晨熟睡中，始被日寇活捉住。多年前曾在某報詳細報導過，茲不復贅。



向晚

愛廸生靈感樹

在自然界中可愛者甚繁，惟我獨愛樹，如北方的白楊、垂柳，南方的紅棉、影樹，皆極可愛。然以上這些樹，只能供人欣賞，對文化並無什麼幫助，愛廸生靈感樹不同，它對近代文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故値得一記。

靈感樹現植於美國底特律、德爾本、綠田村的愛廸生紀念館中。一次我隨朋友訪問福特汽車總公司時，進入這個紀念館，這個館像一個住宅，有圍牆，從大門進入，先看到一塊綠茵草地，右方見許多遊人圍觀一棵矮的叢木，我見別人圍觀，其中必有緣故，所以我也站在旁邊細看，這棵叢木高不過五尺，周圍兩人可以合抱之，既無花也無果，而樹葉更不茂盛，且有枯萎的樣子，實在沒什麼好看。然而竟有許多人圍觀不忍去。心想，其中必有古怪，再仔細看看，在叢木下放了一小木牌，上面寫着：「這是愛廸生先生當年時繞該叢木深思的紀念物」，這才恍然大悟，這就是常聽美國人所說的「愛廸生靈感樹」

愛廸生與亨利・福特是好友，故愛廸生逝生後，福特便把有關愛廸生最有價値的紀念物，從東部愛廸生原籍移到綠田村來，專闢一愛廸生紀念館，以供文化人士參觀。

，這類人如果是一個成功者，他的功過並不比有權勢的人遜色，因爲這類人物本身是一種對別人散佈影響力的人。

當工商業巨子的權勢代表了一切，販賣影響力也不再顧及具有促進文明進步的內涵。這種趨勢，一直發展下去，可看出人類的前途是相當悲觀的。

有些科學界與哲學界的憂時之士

萬歲爺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歲！」這位老作家扯直喉嚨喊「萬歲」，可惜最後依然逃不過萬歲爺的毒手！

每當我打從「中國銀行」總行走過，抬頭看見「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時，便想起可憐的老舍，與中共的萬歲爺。

中共向來自稱「進步」，反對一切「封建的」和「保守的」。由此可知，「萬歲」二字非常「進步」。古時士大夫在皇帝面前三跪九叩，三呼萬歲，於是龍顏大悅——這正是「進步」的表現。可惜當時沒有什麼宣傳媒介，「萬歲」之聲不夠普遍，實在令人痛心。現在，作家、人民、黨員、收音機和報章一律得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發揚了我國的「優良傳統」，眞是猗歟盛哉，好一個「新時代」！

長大了。美國就要受到兩大國家之威脅，又是自食其果。況且中俄同是共產國家，毛澤東死了，可能合作，到時他們已佔世界大半人口，大半資源，試問自由國家，如何對付。

共產黨無論其內部如何不和，但其絕不會拆自己之台以助敵人，因其目的是一致的，自由國家就不同了，如西班牙內戰時，蘇聯助共黨打佛朗哥，是理所當然。乃英美法亦助共黨打佛朗哥，則豈有此理！佛朗哥平定共黨後，平定無事統治幾十年，近年因社會風氣不好，暴亂時起，風氣所及，暴徒打死總理及警察，自然要執法以繩，乃有些國家政府竟然不惜干犯人家內政而表示干預，說是過於殘忍，而共產黨國家，無年無日無時不殺人，總不見有人出聲說是殘忍。

麥克阿瑟欲打過鴨綠江，竟被撤職，吳廷琰力排眾論，堅決反共，竟被製造政變而犧牲，龍諾、阮文紹、而正打得有聲有色，又以和解爲餌，竟縱容共黨加強滲透，然後袖手旁觀，而任由共黨席捲印支半島，弄到友邦離心離德，各走門路，成爲引狼入室而亦不自顧。眼看泰國、馬來西亞、緬甸很快又要成南越高棉之續。甚至葡萄牙之共黨亦見獵心喜，出而篡位，現在局勢尚未可逆料。

試問貧窮小國逐個被共產黨吃掉，自由民主國家，尙有何能力自保，無怪史大林會有謂：「無需槍械，因爲敵人國家，我們也有人在裏面，日子久了，他們自會送過來。」和解之輩，是不是在做此工作？自由民主國家，應該猛醒了。

（寄自美國紐約）

人物春秋



佛·朗·哥·與·西·班·牙

胡養之

以鬪牛馳名世界的西班牙，本來是一個極端反共的天主教國家，它在老牌獨裁者佛朗哥元帥的鐵腕統治之下，儘管萬分陰險狡詐的共黨特務份子，也是難以施其技的。可是，那位給西國帶來將近四十年安定局勢的國家元首去世以後，一般觀察家們則認爲：未來的西班牙，很可能會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由於佛朗哥元帥患病以來，共黨恐怖組織就蠢蠢欲動，年輕的西班牙新王卡洛斯是否有充分控制的把握，頗成疑問。

遠在四十多年以前的西班牙，也像咱們中國一樣被共黨的恐怖陰影所籠罩。自西元一九三〇年，前西班牙王阿爾方朔八世被迫退位之後，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猛烈抬頭，而佛朗哥與若干保皇黨份子，則暗中留置於共和政府中，共和派人士本來企圖革除佛朗哥的，可是當任的西班牙軍政部長阿柴將軍，卻曾堅決地加以反對。這樣一來，給予佛朗哥有出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機會，培植出來不少的反共幹部；接着佛朗哥擔任了西國陸軍師長，掌握了軍事實權。後來因爲左派人士組閣的緣故，所以，佛朗哥卻被削除了軍權而調任地方職務。而共黨份子乘此機會，隨之滲入了西班牙的各階層。

一九三一年當西班牙國會選舉時，因爲右派獲勝而發生了爭執，乃有一九三四年的政變運動，於是佛朗哥開始被任爲右派的陸軍總司令兼內閣參謀總長等最高軍事職位；就從那時起，他馬上採取了行動以鎮壓那次的政變運動。可是沒有想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的西班牙總選舉中，左派的「人民陣線」，則轉敗爲勝，獲得多數選票，從而接收西班牙政權，以致右派人士全部被迫流亡國外，甚至於身居西班牙最高軍事要職的佛朗哥，也懷着無可奈何的心情，去到加那里亞羣島擔任衛戍司令了。

幸而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那天，西班牙醞釀已久的內戰終於爆發了。這場戰爭，起初原本是一種兵變的性質；可是發展到後來，卻已成爲意識形態的國際性的衝突。當時的德國獨裁者希特勒，與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幕後支持佛朗哥的國民軍；而蘇俄的共黨頭子史達林則援助左派的「政府軍」。當戰爭進行到第一年中，雙方已死亡達五十萬人，這種慘烈的內戰流血悲劇，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而西班牙內戰的反應之所以迅速發展到世界各地，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這種鬪爭，在情緒方面業已變成爲世界性的鬪爭；換句話說，即是共產黨意識與宗教感情的衝突，亦卽西班牙國民爲了對內謀生存，對外求獨立的反共戰爭。如果就當時的雙方實力而論，那末，左派的所謂「政府軍」的力量的共和黨、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工團主義者等各種左翼武力。但是在左派的所謂「政府軍」裏面，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下級軍官，都紛紛投附了佛朗哥的「國民軍」，故左派的「政府軍」畢竟失敗了。

不過在內戰爆發之前，西班牙的共產黨勢力，還是微不足道的。西國的議會中共有四百七十三席，共黨議員僅佔十六席，而親共的社會黨及工團派，在西班牙急進派中的勢力，則是最大的。由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那天，馬德里曾經變得天翻地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西班牙內閣曾經改組三次——平均每八小時改組一次；最後由社會黨頭子加巴勒羅，出組其新政府，就很快地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大量援助，因此，左派的勢力便迅速地膨脹起來。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政府軍」方面，則以共產黨的武力爲最大，可是，所有左翼的反動勢力都要聽從共黨的指揮。同時，莫斯科方面的軍火與經濟援助，也絡繹不絕地陸續運到了馬德里，以作屠殺西班牙人民的武器，令到那一場慘烈的內戰，從一九三六年七月開始，直到一九三九年方告結束。

在西班牙那次的三年內戰裏面，馬德里、巴塞羅納及多萊托城等好幾處地方的恐怖事件，簡直彼伏此起，不一而足，慘絕人寰！由於以上各地的民眾，顯然受了共黨特務的煽惑；加上潛伏着的左派恐怖份子，因而瘋狂地把所有的教堂刼掠焚燬，凡是神父、修女或教士人等，都遭屠殺殆盡！於是國民軍中的發言人拉諾將軍會提出警告：「如果共黨恐怖份子屠殺無辜一人，則將殺死其全家五人以上，作爲抵償！」實際上，國民軍於一九三九年獲致全面勝利之後，數以百計的左派頭子，均被判處重刑；而其餘的共黨頭子，則多數逃亡法國，並組織「流亡政府」，企圖捲土重來。另一批左派「政府軍」將領如金俾仙奴等人，則到了莫斯科後，不獨未曾得到過俄共政權的支持或庇護，反而認定他們是不中用的敗將，都被下放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去服苦役。故此，後來他便寫了一本關於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慘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西班牙曾經發生一宗暴力綁架西德領事拜爾的恐怖事件，且其綁架的性質，一如加拿大分離份子之綁架英國前駐魁北克貿易專員克羅斯。由於多年以來，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義份子，一再企圖脫離西班牙而獨立，猶之乎魁北克的法裔，企圖脫離加拿大聯邦。但強硬的佛朗哥政府，則進行大力鎭壓，並逮捕了一批號稱「游擊隊」的巴斯克民族主義恐怖份子，予以軍事審訊，分別判處重刑。因之，左派便大力煽動恐怖組織，必須以暴力方式來對付佛朗哥將軍的政府。

原來西班牙的居民中，多爲拉丁族的西班牙人，跟希臘、羅馬、條頓、摩爾、凱爾脫等族的血統混合；只有巴斯克族人則另成一系。他們全部住在西國的北部，與法國交界的北部、豐斯西部山地，而聖塞瓦斯坦市，則等於加拿大

圍則包括北部的維多利亞、畢爾巴鄂、羅哥羅諾等城市。由於西班牙位在伊伯利安半島，面積僅五十萬三千方公里，人口也不過二千七百萬。可是全國的行政區域卻分為五十個省，九千二百五十五個市或鎮，其中除馬德里、巴塞羅那兩城市的人口超過一百萬之外，其餘多如小型市鎮。

至於西班牙人種複雜的原因是：因該國有許多年代都曾做了別國的附庸，自紀元前九世紀起，西班牙便為腓尼基人所據有，紀元前七世紀中葉，又被羅馬所征服；紀元前四世紀之後，便有日耳曼人侵入，建立了西哥德王國；直至紀元後七百十一年，始被阿拉伯人所滅亡。過了三個世紀，又分為許多個小國家，巴斯克郡即為其中之一。迄至一四七九年，阿拉岡王斐廸南多與加斯德勒的女依利薩伯結婚後，於是西班牙王國才開始統一，成為蔚然大國從而向海外發展其勢力，分別征服了若干小國，成為它的屬地。

十九世紀初，西班牙曾被拿破崙所征服；一八一二年，公佈了著名的卡廸新憲法。一八六八年發生革命，一八七五年再度恢復帝制；一八九八年，由於古巴叛亂，引起了美、西戰爭，結果西班牙大敗，先後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賓等海外屬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西班牙保持中立，而努力從事國內整頓，以致各方面都有進步。但到一九二九年的世界不景氣，卻蔓延到了西班牙，造成其經濟動盪，引起了一九三〇年的政變。

正因為這樣，西班牙的人種便成為條頓、摩爾、凱爾脫、巴斯克等民族的混合種，而其宗教信仰則以天主教為國教，文化導源於拉丁、法文和義大利文相通。由於紀元前七世紀當羅馬帝國佔領西班牙時，就有了私塾；其後教會興辦學校日多，科目有文法、倫理、修詞、算字、音樂、天文學等等。公立學校則於阿拉伯人入主時期才開始建立，並設有圖書館。到了中世紀，因為西班牙非常強盛，故擴殖事業發展的很廣，後來雖藩邦盡撤，惟西班牙文仍為當今世界重要語文之一。

現在西國的最高學府有國立科學研究院，另有大學十四所；其中最古老的各薩爾曼大學、法耶多利大學、雪維亞大學，都是在十三世紀創立的。全國大學學生共有四萬七千人；中學一百九十所，學生共二十五萬人；小學三萬五千四百所，學生共三百四十餘萬人。初等教育為義務教育，中等以上學校由政府設立許多奬學金，使貧苦學生也有升學機會，因此，在全國二千七百萬人口中，學生幾佔五分之一。

談到我國與西班牙的邦交由來甚久，直到西班牙內戰，馬德里危急時，我國錢公使才奉調他遷，以致無形中停頓了下來。由於一方面是當時我國抗戰已經開始，政府西遷重慶的關係；另一方面則由於佛朗哥剛奪得政權，國內百廢待舉，也不願捲入國際戰爭漩渦而宣告「中立」。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班牙差不多被世界各界所遺棄，特別是在外交方面，更陷於孤立。當時咱們中華民國雖被列為五強之一，但是對於友邦向來持着諒解態度，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國于斌主教經歐洲之便前往西班牙，西國給他三十名留學生的學額緊急，未能作進一步的計劃，致復交事宜又告擱淺。雖然中、西當時未能恢復正常關係，但自一九四九年起，卻有了一個新的轉變，正如前面所說：西班牙送了我國三十名免費學額，于斌主教回國後，便選拔了一部份天主教修士前往西班牙各大學就讀，並在馬德里組織了一個「留西學生會」。而中、西文化協定談判的時間很久，直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中旬，由於當時我國前外長葉公超赴歐之便，順道報聘西班牙，並對該文化協定簽了字；同時，西國駐華大使孔德亦於同年二月杪來華呈遞到任國書，從此，中、西兩國便恢復正常關係。

最後談談佛朗哥這人吧，他以一八九二年出生於加里西海港，童年時歡喜釣魚、游泳、航海，原來他打算學海軍，後來卻進了步兵學校。一九一〇年畢業，正值摩洛哥戰爭開始，他被派往作戰時在志願書上塡着：「願到最危險的地方去！」他在摩洛哥戰場過了三年半的槍林彈雨生活，最後因腹部中彈才退到後方療養。據說當時跟他一起服役摩洛哥的軍官們，百分之九十戰死沙場，他是鮮血和頭顱培植出來的戰鬪英雄。他的一生特長，是他的勇敢與好戰，從來不畏死亡和危險，一生中，曾經參加過一百五十二次戰役。

佛朗哥雖然是一個天主教徒，但他在年輕時也像普通的年輕軍官一樣有許多艷遇，他一生中只跟一個女子——他夫人法爾廸斯結婚，但不久後又邂逅一名叫卡以薩凡透的女子，彼此一見鍾情。一九四〇年，又有一個名叫鮑溫納的女子，她是德國的特務工作人員，到西班牙去作秘密活動的，使佛朗哥政府接受德國的一個軍事計劃，讓他們假道攻擊直布羅陀。接她後位的是義大利女子西西里卡司基，後來送給這女子一座華麗的別墅。戰後又跟另一位義大利女子發生關係，她是墨索里尼情人克拉賴披戴加的姊妹。

佛朗哥統治西班牙有三十六年之久，自原有的憲法被廢止後，一直沒有憲法，只有許多已經公佈的法令，如一九三八年的勞動約法，一九四五年的地方政府組織基本方案，人民權利義務狀，公民複決法和一九四七年的元首繼承法等。其中人生權利義務狀的內容，和普通國家憲法裏所列舉的人民的各項權利及義務，頗相類似。而元首繼承法，則甚為別緻，它規定從新恢復西班牙傳統的天主教君主政體，議會對皇室握有支配大權；並曾規定：如果佛朗哥一旦逝世，則三天後，西班牙國王後裔會議馬上提議擁護一位皇室血統的人出任統治國家。這議案係根據西班牙法律而向佛朗哥提出的；同時繼承會議所舉出的君主人選，即卡洛斯親王，一九五四年才十六歲。其父曾企圖傾覆西國政府而遭佛朗哥放逐海外，僅將卡洛斯送返西國求學。卡洛斯從那時起就很受佛朗哥寵愛，是故決定由他繼承西班牙的統治權。

卡洛斯於二十年前在西班牙求學時的日常生活是：每晨八時起身，晚十時就寢，除每日接受體格檢驗外，日夜二次彌撒也照常參加。他的同學伴侶共有十四人，都是西班牙貴族子弟。他很歡喜運動，在學校空地，時常踢球騎馬，所有一切活動，都在保安警察保護之下。直至二十年後，始達到繼承王位的目的。



火種

〔十二〕

林學政

這樣倒還好些，至少，他可以不必再受侮蔑，不必爲自己的前途憂心，不必痛苦地去惦念什麼人，這一切對他都變成沒有意識的了。還有應文龍呢？他怎樣了，被遣送到一個不爲人知的什麼地方去了？那張大字報是他寫的，就是不寫那張大字張，他也逃不了這一關，他太想改變自己的家庭成份了，一個澈澈底底舊封建制度下的家族主義者，跟自己一樣，命定要倒楣的。

他也時常想起張教授，還有他那個天眞無邪的女兒小珊，在會議桌上拿幾個糖菓，變成了偸竊人民財物，這未免做得太沒有面子了。這樣看來，黨是在故意的貶剝知識分子的尊嚴；像張教授那樣有成就的科學家，應該是國家的瓌寶，鬬爭大會上卻批判得一錢不值，好像他罕有的成就，就是使他成爲右派的罪狀。爲什麼呢？是不是黨中央被執行幹部矇蔽了，如果是這樣，黨還不是沒有希望。如果這是黨的最高政策呢，那麼中國共產黨到此爲止，它的精神已宣告死亡，那麼黨一直在向人民炫耀的社會主義以及新中國美麗的遠景，是一個歷史上最大的騙局。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當作仇人，而且言之無信，蓄意羅織，黨挖掉了自己的牆腳，顯然不是爲着國家的秘密，也不是眞正解放了什麼人。

林宇民一進入師院，就十分的尊敬張教授，他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科學研究上，能夠到達張教授那樣的造詣，然後把自己貢獻給這個年青而前途光明的新中國。但是，張教授現在在那裏？他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樣的丟棄了一身實學，在什麼地方吃竹罐飯，下田幹活，或者跟自己同樣的遭到毆辱侮弄？

自己的日子本來就很不好過，但林宇民一直惦念着這位誨人不倦的老師，爲他感到難過和不平。

也因爲他想到像張教授那樣有價值的科學家，也難逃厄運，那麼他，小小的林宇民，吃這點苦，又算得什麼呢？

林宇民情感上最大的包袱是傅黛，在他寫好給後一封信的時候，他以爲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從此結束了。他是以訣別的心情寫那封信的，而且也是下定了很大的決心，以後不再思念她；他知道思

悲慘、黑暗的日子裏，再加上情感上的負荷，他必須以全部生命的力量，面對那個可怕的將來，就像他第一天挑磚頭的情形一樣，他十分堅決的不要使自己在任何艱難的情形中倒下去。

是對生命的執着？還是企圖等待什麼？他並不全然了解自己何以對這一點會如此的頑強。

就是經過了鳴放與反右兩個運動的鍛鍊，林宇民變得十分成熟了；誰也無從想像，他那瘦瘦矮矮的身軀，斯文孱弱的外型裏面，有個鐵石一般堅強的靈魂。

但是鐵石不是不能溶化的東西，一旦思緒的觸角緒碰到記憶中那個少女的形象，他就感到了莫大的痛苦。

到勞教場後不久，他開始稍稍能適應新環境之後，他知道，要想忘掉傅黛是件困難的事情。

她怎樣了？她很機伶，大概可以保住自己，但是當她接到他那封訣別的信之後，她是怎樣想呢？他了解她，傷心是用不着說的，要她忘掉自己，也並不見得辦得到，那麼她怎樣安排對他的情感呢？

她不致於傻到痴痴的等着他呢？

傅黛會嗎？

會的，會的，傅黛就是那樣的一個女孩子，她會永無盡期的等待……

天啊，爲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到身上呢？爲什麼？爲什麼？

像一把刀子刺進他心坎……

三

王先永雖然是三組的學習組長，照樣的要參加勞動。

他跟林宇民在田裏並肩工作着。

大夥兒正在細聲討論着馬偉才早上打人的事，打人不是新聞，只是一大早脾氣就這樣壞，不會沒有別的緣故。

「這傢伙呀，多半是昨天晚上沒有跟他老婆搞好，火氣才那麼大。」

歌窮開心，想得要命呢！」

「好當然好，老馬給她當點心也不夠，你們看她那雙眼睛，水汪汪的桃花眼，瞟來瞟去儘想揀野食，你們這些小伙子可要當心，給她看中準死！」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說給大家聽聽。」

「我知道，就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的殺壞，跟她鬼鬼祟祟的好像有一手。」

丘世發有所顧忌的看看四週，說道：

「別扯談，完不了任務你們中午不要想回去吃飯，鬼才信你們，肚子餓得咕咕叫，還會去想那種事情。」

辜蔭民插上了一句：

「組長，話又不是這麼說的，你沒吃飽，她可天天吃雞，壯着呢！」

大家輕聲笑了起來。

「以後大家不准再談這件事，丘世發認眞的說：「我不願意有人替組裏惹麻煩，現在把話講開，誰要是再提這件事，我就去彙報。不要再說話，班長已經在向這邊踏腳了！」

聽說班長在踏腳，大家不再開口，裝出專心工作的樣子。

不知道從那裏透漏出來的消息，說是馬偉才的老婆是解放前從窰子裏拐來的。她倒是眞的很風騷，時不時的要馬偉才派人去舂舍附近去整地什麼的，馬偉才年紀比她大一截，好像有點怕她，她說了，他就不敢不從她。

分場的幹事，都是從鄰近縣裏的鄉村幹部遴選來的，分場場長也不過是由區級幹部中選拔的，他們都沒有什麼文化，只是成份好，政治覺悟高，對黨忠誠不二。

好在勞動教養不是學校教育，除了勞動沒有別的，有沒有文化水平都是一樣；同時，經過鳴放，黨對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信心，就是黨員中受過舊社會教育的，也懷着疑心，黨寧可將這部份重要的思想改造工作，交給沒有文化的無產階級基層幹部去執行，即使稍爲有點偏差，也不會出毛病。

意很久，發現他今天的神情特別的沉重，伙伴們在談笑時，他連頭都不抬一下。

王先永轉頭看看遠遠地在監視他們的班長，他正坐在那裏，把步槍放在大腿上面，手裏拿着一根竹鞭子，無聊地拍擊着山坡。

「小林，」王先永輕聲的說：「你又在想家了？」

林宇民像吃了一驚似的抬起頭，他碰到了王先永眼睛流露出來的誠摯與關心，無奈的笑了一下，說道：

「想又有什麼用呢！」

「男子漢大丈夫，不這該這樣多愁善感。你要知道，你是中國最年輕的右派，最年輕的政治犯，這是值得驕傲的事情。你想，單就這四個勞教分場中，要算我們的分場規模最小，合起來就有一兩千人，一兩千人裏面你算得了什麼，陳方野是長征老幹部，鄒天池是理工博士，還不是跟我們一樣吃竹罐飯。再看看全國，那更不值得一提了，斯太林文學獎得主丁玲，聞名世界的科學家錢偉長，曾是風雲人物的『六君子』章乃器、章伯鈞……不計其數的在黨內外有成就，有地位的人，還不是在某個地方挑大便，睡統舖，他們跟我們一樣的吃不飽，想又有什麼用呢？」

辜蔭民轉過頭來，好奇的問道：

「組長，你們在談誰？」

王先永對他笑笑，沒有睬他，對林宇民說道：

「你看，還有歸國華僑？」

辜蔭民撇撇嘴，不高興的說：

「什麼歸國華僑，他媽的，是歸國受罪！你們還提呢。」

辜蔭民的性子很急，性子一來，黝黑的臉上泛出血色，變成暗紅，第一次看到很唬人，不過不是壞人，他最大的毛病是心直口快。

這幾天，辜蔭民的情緒很好，他的愛人剛從南安來探望過他，在場裏耽了一夜。他們送了不少東西給場長和兩個幹事，才准辜蔭民跟他愛人在招待室裏同宿。他們家裏還有點錢，手面就大方，送點

他最惱人家提起「歸國華僑」的事，要是前些日子，他會跟王先永吵一架，今天卻顯得很隨和，嘟嚷一陣子也就完了。

辜蔭民是在十二歲那年，跟他父親去印度尼西亞的，那時，對日戰爭還沒爆發。他們在僑居地經過一番堅苦奮鬪，開了一家小店，搞得十分出色。他讀到高中畢業，娶了一位廣東龍門籍的華僑少女，養了三個孩子，生活過得很愜意。不料一九五五年印尼發生了排華事件，他們在那裏站不住腳了，又碰巧死了父親，在雙重打擊下，他決心離開僑居地。

在黨的宣傳下，他們知道祖國正在走向繁榮富強大道，一片大好形勢。辜蔭民抱着滿腔愛國熱忱，帶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回籍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回到福建後，透過僑聯的安排，把他們安置到南安華僑農場。由於他僑居海外多年，滿腦子的是民主，自由思想，他發現現實生活和他在印尼所聽到的有着很大距離，對那種一黨統治的社會制，總覺難以適應，生活上格格不入。黨開門整風，他看到說話的人很多，於是他也開口了，「黨把人管得太死。」他這樣說：「做什麼都要請示報告，連大小便也同樣要請示報告，一個人黨只有放屁管不着，其他的都給管死了。」

就這樣一句話，他的「歸國華僑」金字招牌被搞掉了，被全農場的歸僑鬪得頭昏眼花，交代和坦白了自己的思想，仍舊過不了關，戴上右派帽子送到這裏來了。

王先永對辜蔭民的性格很了解，所以也能容忍他，有時還要找機會故意刺他一下，讓他發作發作，這完全是爲了娛樂組員。生活中沒有調劑，這種日子誰也過不下去。

「你還怪別人，」王先永調侃他說：「老辜，大概你是老右派，連放的屁也有右派味道。你問所有的人，有那個是因爲放屁而被遣送勞教的？」

林宇民不禁笑了起來，過了一會，他問王先永道：「組長同志……」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重慶愛國學生大遊行之後，各地戰場並未認眞停戰，共軍力量強大之處仍然向國軍進攻。但眞正戰鬬卻由戰場搬到了會場。

政協會議閉幕後，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討論政協決議，國民黨許多曾與中共合作過的中委，看到政協各項決議認爲又是共產黨佈下的一個陷阱，與當年容共如出一轍，而今日之共已非民國十三年之共，容了之後很快就會被共黨吃掉，紛紛發言提出反對，反對的焦點更着重於「五五憲草」的修改，五五憲草是抗戰前由國民黨指派憲法專家草擬的，完全根據五權憲法，到了政協會議，以五五憲草爲藍本，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修改後的政協憲草，仍然是英美式的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監察三權，考試與司法徒有虛名，國民黨只認爲是不可忍。另一方面，共黨雖然參加政協，聲言停戰，但實際上又不是這麼一回事，許多地區仍然進行慘酷的清算鬬爭。國民黨中委張繼、湯森、郝王夫、苗培成等紛提議案，經中全會通過決議：

抗戰勝利以後，和平建國，爲舉國一致之嶄求，尤爲本黨繼承總理遺志，實現三民主義應完成之歷史使命。爰由國民政府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冀以政治方式，消除一切糾紛，保障和平統一，完成建國之大業，故在協商進程中，凡屬國家民族利益所在，本黨均不惜以最大之容忍，爲多方之退讓，委曲求全，俾底於成。其所協議諸端，本黨秉爲國爲民之夙願，自當竭誠信守，努力實踐，惟是體察當前之情勢，與立國永久之大計，關於左列各點，特別致殷切懇摯之願望。

一、國民政府既須改組，容納各黨派分子參加，各黨派均應一本忠誠爲國家之和平統一、民主建設而共同努力，尤其屬望中國共產黨，切實依照協議，在其所佔區域內，首須停止一切暴行，實行民主，容許人民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及各黨派公開活動，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則，不致因任何障礙而不能普遍實現。

二、軍隊國家化，乃和平建國之先決條件，此次軍事小組所訂之「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爲國軍之基本方案」，中國共產黨務須切實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衝突，恢復交通之成議，必須迅確實現，封鎖圍城、征兵擴軍及軍隊之調動，必須即刻停止，俾全國秩序得以恢復，人民痛苦得以解除，「軍隊國家化」之障礙，得以首先掃除。

三、三民主義爲建國最高原則，早爲全國所遵奉，已爲此次政治協商會議所共認，而五權憲法乃三民主義之具體實行方法，實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權能分職，五權分立，尤爲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本黨五十年來領導革命，悉爲實現此最進步之政治制度，以建立國家而奮鬬，絕不容有所違背，所有對於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正意見，皆依照此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基本原則而擬訂，提由國民大會討論決定，得以永久奠定。

總之，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以和平建國爲目的，則於各項協議之實施進程中，凡有足爲和平建國之障礙者，胥必力爲排除，乃能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而躋人民於康樂之境，本黨矢以貞恆，勁盡職責，並願各黨各派共體時艱，相與開誠協力以赴之。

國民黨二中全會於三月十七日閉幕，發表宣言

，其中屬於政協部份有關「五五憲草」及「軍隊國家化」有所說明：

第三要說明我們對於貫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誠意與堅持五權憲法的決心，我們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協議，經過了詳密而鄭重的檢討。我們鑒於國內和平安定與精誠團結的必要以及同胞痛苦的必須解除，國家基礎的必須穩定，對於政治協商會議各項協議，都願以最大的誠意，與各黨派社會及人士精誠相與，協力一致，以促其實行。但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就是憲法草案的修正，必須符合於五權憲法的遺教。這因爲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是不可分割的，放棄了五權憲法，則三民主義便不能完全實現。

總理在政治制度上這一個偉大精深的發明，是借鑑於歐美的憲法，斟酌我們的國情，爲國家立長治久安的根本。今後我們國家政治組織的健全與鞏固，需要有一部完善可行的憲法，如果憲法的內容違背了五權憲法，在實際行使的時候，扞格難通，必致陷國家於不利。所以本黨對於五權憲法必當遵奉保持，始終無間，這實在是爲着國家久遠的利害。希望各黨派和社會人士明瞭我們的立場，了解我們的主張。

第四要貫澈軍隊國家化以立和平統一的基礎，軍隊國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條件。惟有軍隊國家化，軍令政令能夠貫澈，國家獲得了名實相符的統一，才可以眞正實現民主。武力割據是反主的。任何國家都不應該有這種現象。如果軍令政令不能統一，地方秩序到處擾亂，人民最基本的安居樂業尙無保障，更何從實施建設。政府所頒佈的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以及最近軍事三人小組所議定的整軍和統編方案，必須全國一律遵守，全部貫澈，才不負我們爲國忍讓以求和平團結的苦心，才可使胞經痛苦的同胞，獲得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小會議檢討當前的事實，不能不堅決要求中共部隊，卽速停止繼續攻擊和妨礙統一的行動，使和平建國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行實現代民主才不致託記空言。

國民黨二中全會宣言發表後，當日延安方面就有了反應，新華社發表專電：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稱：國民黨內許多有力人士，現在試圖改變政治協商會議的若干原則決定，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此舉將不能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是各黨派全權代表共同協議，一致同意的結果，凡所決定都切合國家的需要與人民的期望，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尤得國內外與論一致讚美，認爲非此決不足以奠定國家民主化的基礎。在政協會議中，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親任會議主席，蔣氏曾於一月卅一日閉幕致詞中鄭重聲明，說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各種方案，本人雖然不能出席參加，但是時時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覺得各項方案的內容都是大家竭誠洽商的結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卽當分別照案實行。」現在距該會閉幕之日僅一個半月，國民黨方面忽然對於憲草原則等項決議提出修改意見，實使人們不勝驚異。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氏與國民黨的諸言素極重視。對於信守政府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更認爲是各政黨政治信譽與國家百年大計所關，因此中國共產黨決不動搖，並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準備爲此神聖的任務進行嚴重的奮鬬。

同一日，重慶新華日報又發表周恩來談話，對二中全會作強烈攻擊，重點就在憲草問題，周恩來說：

更重要的是關於憲草問題：憲法關係中國今後是民主或仍是一黨獨裁的大問題。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是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全體起立通過的，對這些原則如有任何變動，一定要經過政協各方代表的一致協議。國民黨中有些人特別指責憲草修改原則，不合於五權憲法，我們且不說這些修改原則是在蔣主席主持下，經政協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內）全體起立贊成通過的。卽從五權憲法本身來說，五權憲法，第一是主張五權分立，孫先生是反對中央集中權於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權，某些權應歸中央，某些權應歸地方，故孫先生主張實行省自治並得制定省憲。可見政協的修改原則是以孫先生的五權憲法原則完全符合的。至於根據這些原則，如何規定政府組織，那就要因時間與條件而定，過去的辦法不一定適合現在。如說孫先生遺教的一個字也不能修改，那麼，國民黨今天所做的，所違反了建國大綱，根據建國大綱的程序先實行縣自治，然後實行省自治，在全國有過半數省自治後，才可以召開國大，實行憲法。現在政府並沒有照這樣程序做，可見政府的組織程序是可以變動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與國民黨協商。爲了減少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的人士在其黨內所遇到的困難……反而增加了頑固派的囂張。二中全會對於憲草通過了五點修政原則（見十七日各報），所增加之兩點半關係至大，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不受政協拘束。另外吳稚暉先生又提出了三點反對意見（見十七日報）立卽在二中全會上成爲決議，他主張五五憲草，政協協議事項，二中全會決議……。一併提交國大參考，這是與政協決議完全相反的，按政協決定，只能將憲草審議委員會的修正案，提交國大，並無其他，國大代表個人雖自由，但各黨派要負責約束其自己的黨員，使這個民主的憲草得以通過，這樣包括十年前一黨包辦的舊代表的國大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還是要保證能通過一個眞正民主的憲法，所以在國大的問題上，各黨派曾向國民黨作了極大的讓步。但今天，國民黨卻想利用各黨派承認的國大，反轉反對政協決定的憲草修改原則，來動搖民主憲法的產生。這種違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中國抗戰實錄 【55】

辛亥革命與日本

其次再檢查痰盂，不僅要察看其是否清潔，而且連到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求合乎規定——限定其容積量三分之一，這種常識是他們一般學生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實作到的。

這些事情，一般人看起來以為無關宏旨，我看這就是日本軍事教育成功要訣之所在。他們施教，凡是越細微、越容易為人所忽畧的事情，越加注意。對於細微易忽之處尚且如此，則其他一切教育辦事之精神貫注，認眞務實，就可想而知了。

過去我們舉行清潔檢查，檢查官照例只到房中看看，而對於屋角四周，全不注意，所以一般營房宿舍，表面雖然整潔，但實際一切黑暗隱蔽之處，完全成了藏垢納污之所，試問這種教育，怎麼能達成建軍的目的？（註：蔣總統——「軍事教育的要務」，一九四〇・十）

日本人刻苦勤儉

像這樣在日本軍隊生活的教訓中

在中日戰爭時戰勝日軍，無論在行動、精神、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到以能夠超越日軍的程度為目標。

一般說來，軍隊所具備的應有型態，是滙集了一個民族的特性；在日本軍隊中的閱歷，也就是對於日本民族的體察。

日本人雖然口裏沒有提出「禮義廉恥」來講，但是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動，在有形無形之中都合乎禮義廉恥，他們以這樣的教育幾十年教下來，然後才造成今日這樣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一九三四年）要建立新的國家，要報仇雪恥，不要講什麼強大的武力，就只看在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個樣子。

早晚一定洗冷水臉

我只舉一兩件極小的事情來說：日本人全國上下無論什麼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臉，全國已為一種普遍的習慣；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為野蠻，不愛國。常常洗冷水臉，可以使人精神奮發，頭腦清醒，又

最要緊的，不致躭誤時間。所以這個習慣，事情雖小，益處卻極大。所以日本人全國如此。

試問我們中國，無論是軍隊裏、學校裏、家庭裏，有幾個人能終年用冷水洗臉？普通那一個不是非熱水不洗臉……

我們和日本人不必在槍林彈雨之下來衝鋒陷陣，就只對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曉得高低強弱。

所以我們要復興民族，報仇雪恥，不必講什麼槍砲，就先講洗冷水臉；如果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勝過日本人，其他的講什麼……我從小以來每天第一次洗臉一定用冷水，這並不是我自己要宣傳……

一般人每天吃冷飯

日本人除洗冷水臉之外，還有一個習慣，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飯。普通比較富裕的人家，早晚燒兩次飯；窮的人家，就只早晨燒一次，日中出去工作，就帶一包冷飯。

這些生活習慣，是什麼？這就是最基本的軍事訓練與軍事行動。他們從小在家就養成這種刻苦耐勞的習慣，就是一切生活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

不然，打仗的時候，你要等水燒

敵人已經對你包圍，還了得嗎？（註：蔣總統——「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一九三四・二）

治軍如治家

更進一步來說，當時日本是「治軍如治家一樣」，民間一般生活和軍隊生活比較，在質的方面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日本的部隊在平時，眞是一錢當作二錢用，一時當作二時用，一套服裝要穿到三、四年，團長、連長如果看到士兵的衣服有一點破綻，立刻就要他們補好；房屋有一點滲漏，立刻



總統留日時代，為一家蔬菜水果店所寫的招牌。

就要修理——可見他們治軍，眞是如治家一樣，何等用心，何等省儉：：

在日本聯隊，士兵星期日出外的服裝，一定要到當天吃過早飯才許換上；傍晚歸隊之後聯隊長就來催大家立卽脫下收存，惟恐穿着吃晚飯汚壞了，這是何等節約，何等惜物！

「從前我們家庭裏面，也是這樣，外出的衣服，母親決不許我們在家裏輕易的穿着。可見無論治軍治家，第一要注重節儉。大家如果能養成這種美德，那不僅在軍隊裏面可以作一個好的軍官，就是將來回到家庭，也可以作一個好的家長！」（註：蔣總統——「與隆山軍事報訓詞」，一九四二・八）

廢物利用的習慣

日本原來是很小很窮的國家，人口不及我們，力量不及我們，財富更加不及我們，但是何以在很短時間就能有今日之富強呢？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一般國民無論男女老幼都有「廢物利用」的習慣。

日本人小學教科書中，特別有一課，就是講「廢物利用」。所以日本人無論那一個，統統有這四個字在腦筋裏；一件東西壞了，他們隨時隨地還能想法子利用，所以他們國家能夠一天天富強起來：：：

日本人拿「廢物利用」的本領，把我們台灣、琉球、東四省都可以侵佔去，而我們中國人還睡在鼓裏，不知道是什麼道理。他們那樣小那樣窮的國家，因爲能利用廢物，只有五十年工夫就能如今日之富強。如果我們中國個個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我相信只要十年工夫，一定可以比今日的日本還要富強！所以能夠刻苦忍耐，能夠在「廢物利用」四個字上用功，我們就可以興家、立國！（註：蔣總統——「合作人員的革命責任」，一九三三・九）



高田三一洋食店店東的長女，憶述早年我國留學生在該店用餐的情形。

體驗軍事教育

蔣總統到高田野砲兵第十九聯隊入伍的一九一〇年，是在日俄戰後的第五年，正當日本軍隊矜誇隆盛的時代。憑藉軍事力量的日本，越發顯露出侵畧中國大陸的野心。她在這一年的七月，和俄國締結了劃分東三省利權分界線的第二次日俄秘密協定；八月，簽訂了「韓國併合條約」（此時韓國又改稱朝鮮）。

於是，在日本軍隊中受訓的中國留學生們所特別關心的一點，當然就是在探索日本軍隊致於強盛的秘密所在。

過去在日本學習軍事的留學生們，千方百計想去發現他們的秘密；有人在日本的圖書館裏找到一部「巴爾克戰術」，就以爲是無上的珍寶，最大的秘密；殊不知「巴爾克戰術」在德國是早已公開了的一個戰術論著，而日本軍事教育的秘密並不在此。（註：蔣總統——「軍事教育的要務」，一九四〇・十）

軍隊就是完整的社會

日本軍隊之所以強盛，一如前面已經談過，就是在於其基本精神；假定特地要指出他們有什麼秘密的話，那就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缺畧的一切事務，都可以由士兵們自己擔當起來，而不須要假手於外人——炊事固然不用說，就連理髮、洗濯甚至於營舍設備以及裝備機械之修理等等，都包括在軍隊本身的權能範圍之內。軍隊這個組織，可以說就是一個在運行着的完整的社會。



三一洋食店的店址。

下級幹部居樞要地位

因此，其所以能夠達成重大任務的條件，乃在於由上而下的組織所具備的應有機能；而在這種組織之中，其下級幹部則居於樞要地位。

日本士兵的小動作，都由班長負責蒙練，所以他們軍隊的基礎是班長。班長是職業軍人，並不退伍，所以軍歷較深。

其實外國的軍隊通常都最注重下級幹部的訓練。軍隊重要的技術和動作，都由營、連長召集下士，切實講授。

然後要他們去管理和教練士兵。他們對班長所講習的動作和業務，都不教外國學生，以致許多留日學生不明白他眞正秘密之所在。蔣總統——「整軍的目的與高級將領的責任」，一九四六・四）

中共內部文件實錄：治安學習材料

抓住苗頭，多做轉化工作，減少行兇殺人因素

無錫市公安局

（編者按）海外墮子替中共吹噓，說大陸沒有青少年犯罪，事實勝於雄辯，請看下文。

一九七一年，我市發生兇殺案件八起，其中有的是因男女關係，家庭糾紛等未得到及時正確的處理，由內部矛盾激化成爲殺人的惡性案件。一九七二年我們開始做這些矛盾的轉化工作，效果比較好。據統計，去年以來，全市共有這類案件的苗頭六十三起，經過工作，矛盾已解決的十九起，佔百分之三十，矛盾已緩和正向好的方面轉化的二十四起，佔百分之三十八，矛盾還沒有緩和，需繼續做教育工作的二十起，佔百分之三十二。由於抓住了發生惡性案件的苗頭，抓緊做轉化工作，使兇殺案件大幅度下降，去年發生一起，比前年減少百分之八十七點五，今年上半年發生一起，與去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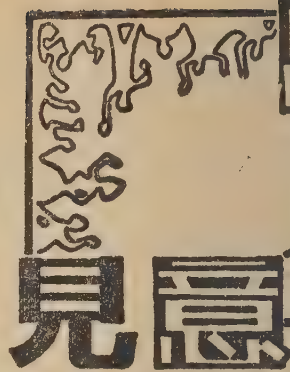
最近，我們開了總結會議，介紹了這方面的經驗。實踐證明，只要認眞學習黨的基本路線，依靠黨委領導，相信和依靠群眾，做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採取針對性措施，許多兇殺案件的苗頭是可以抓住的，也是可以避免發案的。

一、狠抓路線教育，提高自覺性。開始部份同志對這些惡性案件苗頭認識不足，認爲男女關係，家庭糾紛，打架鬬毆等，是「經常遇到小事，可以不管」，「這類問題雖小，處理則很痲煩」，乾脆不理睬。爲了消除思想障礙，在批修整風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中，我們引導大家認眞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掌握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互相轉化的規律，提高「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自覺性。糾正思想上的片面認識。這類問題雖是一般的糾紛，但如果不及時處理或處理不當，矛盾的性質就會起變化，就有可能因矛盾激化而出現殺人案件。有的同志說：「我們公安保衛人員，處處要對人民負責。搞好社會治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是我們的責任。要迎着困難而上，研究矛盾、解決問題」。各分局都把這項工作當作嚴肅的政治任務來抓，切實掌握動向，對可能引起惡性案件的苗頭，及時向黨委彙報請示，採取措施。有的區還對這類苗頭進行普查，列表登記，做到心中有數，基本做到：問題發現快、深入調查快、採取措施快。

二、依靠發動群眾，做耐心細致的轉化工作。

㈠專門工作與群眾工作相結合。惡性案件的苗頭有很強的時間性，拖延往往會造成嚴重後果，針對這一特點，分局、派出所發現這類問題，都不失時機地發動周圍群眾做工作，首先使矛盾緩和下來，而後再做解決矛盾的工作。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山北公社憲豐大隊前龍生產隊張樹興、張順興兄弟因分家鬧糾紛，張樹興吃酒添凶，手持菜刀，要殺弟弟張順興夫妻二人，「準備進東門（看守所）吃官司」。分局立卽派民警會同公社特派員和大隊幹部連夜找張談話，發動社會對其教育幫助，使張樹興認識了錯誤，進而妥善地分了家，消除了矛盾。解放西路四百九十號插隊知青許旭泉，因與一個女青年腐化，其父勸阻，久諫成仇，揚言：「有他沒有我，有我沒有他」，磨刀準備殺父。分局、派出所發現後，爲防止事情惡化，首先動員許的父親暫住單位，並會同單位、居委會和發動鄰居群眾對許進行教育，指出其錯誤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使許提高了認識，交出兇器，迅速返回鄉村參加勞動。

㈡個別教育與辦家庭學習班相結合。奸情、家庭糾紛、打架鬬毆等矛盾，情況比較復雜，採取措施必須有針對性，方法也要適當，否則，有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在深入調查研究，弄清情況的基礎上，採用個別教育與家庭學習班的方法，收效較好。復興巷二十三號葉紹興，平時虐待妻子，一九六九年插隊農村後，懷疑妻子作風不正派，多次毒打，去年十二月準備用「樂果」毒害其妻，分局和派出所作了多方調查，證實其妻作風正派，勞動積極，單位準備發展入黨。用這些事實教育葉紹興，指出其懷疑和虐待妻子是錯誤的。在此基礎上，又配合單位辦了家庭學習班，啓發子女做思想工作。他的兒子說：「你平時管我們要老老實實，多做好事，你無根據的說母親做壞事，進行毒打，這是什麼行爲」。葉紹興深爲感觸，認識了毛主席並保證要主動搞好家庭關係。㈢思想教育和解決具體問題相結合。爲了促進內因起變化，使糾紛徹底解決，在教育的同時，必須注意解決一些具體問題。亮壩上八十一號王致英的妻子顧定遠與同宅林正祥發生通奸，以致夫妻關係破裂。今年一月王致英準備用匕首刺死林正祥。派出所得知後，及時找林、顧談話，指出其錯誤。對王致英也進行了教育，交出兇器。同時替他們調換住房，調整工作班次，妥善地解決了問題。㈣經常教育與果斷處理相結合。對已暴露的問題，要經常注意做教育工作，有針對性地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但當矛盾有可能激化時，就要立卽果斷處理。郊區公安分局的案件苗頭按期進行復查，對麼些已有好轉的繼續做教育鞏固工作，對那些問題未解決，甚至有惡化可能的，都採取果斷措施，除動員群眾注意動外，直接找當事人進行守法教育，幫助他們提高認識，這樣，絕大多數兇殺犯罪的因素都被消除了。



李一哲大字報正文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之二

㈠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
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㈢關於林彪體系
㈣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
㈤談反潮流
㈥對四屆人大的希望

人們都在關心着四屆人大的召開，尤其關心着與每個中國人命運，密切相關的國家法制。

人們為什麼這樣關心呢？二十多年來的革命動盪，發生了一些什麼新的問題使得人們必須關心新的國家法制這個四屆人大的產兒呢？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已經進行了兩次大鬥爭：一次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與劉少奇集團的鬥爭，一次是與林彪集團的鬥爭。

鬥爭的實質是要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過去的反右和社教運動也進行了這樣的鬥爭，所要解決的也是這個問題，那麼新的問題又是什麼呢？

新的問題就是劉少奇集團特別是林彪集團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

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反革命演變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復他們的貴族世襲就是證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黨全國人民警告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這樣的國家發生復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他說：「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十年過去了，中國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難道不是林彪路線給人民帶來的禍害才幫助人們真正開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嗎？

既然社會主義革命到今天的特點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企圖是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那麼革命人民應當拿起什麼武器去反對他們呢？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在對當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發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形式上說，實際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而是防止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武器。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與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為了鍛鍊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還有什麼能比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精神振奮，意氣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為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風發的議論國家大事，批評錯誤路線更能成爲生產力解放的標誌呢？

上了憲法的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都在這場大革命中眞正實行起來，並得到了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支持，這就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沒有過的，生氣勃勃的，這是革命的奇勳。

但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群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會主義的法制「突然不靈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靈了起來。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冤獄。社會主義法制跑到那裏去了呢？據說，它沒有用了，因爲這是舊人大的憲法，而新人大還沒開，現在是無法無天了！

這是在我國進行的一場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演習，演習的總指揮是林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毛主席憤慨地發出這樣的質問。

林彪爲什麼要鎮壓人民的民主呢？他們不是還鼓吹過「天然合理」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麼？

把林彪體系當作正統的毛澤東思想來崇拜，這是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不可避免的歷史錯誤。

林彪及其黨徒把人民的革命運動當作他實行篡權復辟的「借用力量」，於是對待「天才」的態度這個準則代替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準則。「共誅之」、「共討之」和「誰反對就衛對「天才」絕對崇拜的上方寶劍。當他的地位一經確立由黨刊宣佈以他的地位的確定作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標誌時，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這方面，他還有他的董仲舒哩！

什麼「新秩序」？就是「最後勝利論」、「四大過時論」、「政權卽鎮壓論」、「軍黨論」，總之，就是把我黨我軍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關係的社會法西斯論。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人民的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的路線，否則，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務，相反將會爲資產階級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眾獲得的只是新的枷鎖。

（三）關於林彪體系

什麼是林彪體系？這是指林彪已成爲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的時期，他在黨推行了那一整套對抗毛主席，流毒全黨、全國的東西。這就是哲學領域的唯意志論，歷史領域的天才史觀，政治領域的政權卽鎮壓論，經濟領域的「公產」論和對外關係的大國沙文主義等等，天才史觀則是其綱領。

毛主席一開始就和林彪體系發生了矛盾，當林彪體系尚未確立時，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便是這一矛盾的表現，而林彪體系一旦確立，並使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臨着巨大危險時，這個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銳起來。

如果我們不懂得毛主席對林彪法西斯主義鎮壓人民民主的深惡痛絕，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款十元或十元以上，卽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廬山提出了「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的問題呢？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廬山的大鬬爭所反映的整個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呢？我們又怎麼能懂得廬山的大笑話所應當給予我們的教訓呢？

「路線鬬爭不可知」的說法和「路線鬬爭不過是中央內部的權力之爭」的說法之所以錯誤，是因爲它站在唯心史觀的基礎上，否認了一切錯誤路線，無論是「左」還是右的所以獻給人民群眾的利益所帶來的直接損害，人民群眾爲了維護和爭取自身的利益，總是要以各種形式（甚至包括消極或「反動」的形式）去進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鬬爭無非是社會鬬爭的集中表現罷了。

（四）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

林彪體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點，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動，卽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是在這場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啓發下逐步地懂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林彪垮台以來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漲，更形成了他們的群眾基礎，他們大多數是林彪體系的受害者，他們對林彪體系有着切齒之恨，他們要求繼續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

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歷史的外衣出場了，哲學家作了新的政治變革的前導，這個人是楊榮國。

當「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頸上的深痕尚未消癒，楊榮國和它的助手們甚至是在「牛隊」裏就開始了他們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這位白髮蒼蒼的教授是一個眞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禮治」的秘密，「他們

的意志就是法律」，楊榮國同志控訴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

楊榮國反覆地控訴「禮治」，反覆地控訴孔子殺少正卯，少正卯有什麼罪？他無非是「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罷了，這樣就該殺了麼?!

毛主席支持了楊榮國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聲，給李慶霖那封到處謂之「反動告狀書」的覆信，是多麼大的鼓舞了人民群眾啊！眞的，一九六八年以來，沒有見過人民群眾「這樣的興高采烈」。「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是把多少人民群眾壓抑在心裏頭的對林彪法西斯主義仇恨的呼聲喊出來啊！

但是，興奮很快就過去了，伴隨而來的是對李慶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鎖、恐嚇和鎮壓，李慶霖的遭遇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同情和躭心。他們在說：「幸虧信讓毛主席收到了」，他們在想，是什麼壓制着他們的民主權利呢?!

林彪的垮台，並不等於他的體系的完結。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群眾。清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他們耍了一個詭辯，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體系實質的極右說成是什麼「右傾」，或者迴避林彪在成爲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對抗毛主席流毒全國的東西，用林彪那些見不得人的反動言論來掩蓋林彪見不得人的蠱惑言論。他們站在要求批判林彪體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熱騰騰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們罵人民群眾是「復辟派」「回潮派」，他們的旗號是「反復辟」「反回潮」，好像他們就是革命，動他們不得。

可笑的是他們也來批孔，他們千方百計地掩蓋被楊榮國揭發出來的「禮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禮治」說成一種假仁假義。肯定焚書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們自以爲有了可乘之機，他們無原則地吹捧秦皇朝的封建專制，非歷史主義地鼓吹要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對派，這實際上是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他們不敢觸及秦皇朝面臨的兩個否定：即來自六國舊貴族的反動否定和來自大澤鄉農民的革命否定。農民爲什麼要反對秦皇朝？秦滅六國時，農民「莫不虛心而仰上」，不都是擁護它的麼？因爲秦皇朝終於損害了農民。人民群眾爲什麼要反對林彪體系？當年橫掃一切的紅衛兵運動不是高喊着林彪「誰反對就打倒誰」的口號去作英勇的戰鬬的麼？也因爲林彪體系終於損害了人民群眾。幾千年來凡是損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終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這就叫做奴隸創造歷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罵所謂「復辟派」「回潮派」要復舊，是的，人民群眾中也許有不少人在林彪體系面前產生了一種懷舊情緒，但這只是因爲前林彪體系直接損害了他們，他們客觀上要求進步，主觀上卻不懂得進步而已，這幾乎是一個歷史規律，被毛主席稱爲天才的陳勝、吳廣，不都是自命扶蘇，自號楚王，在反革命復辟的旗號下，舉行了他們的革命起義麼？既然我們無產者對這樣打革命旗號的農民起義都要給予他們以歷史上崇高的地位，爲什麼今天廣大人民群眾在批林鬬爭中有了一些錯誤的懷舊情緒，就非大興問罪之師而不可呢？更何況否定之否定，「彷彿是向舊的事物的回復」，不也是列寧的辯證法麼？革命的道路要筆直而筆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學，對革命作辯證的否定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歷史的前進。

當然，如果眞正的反革命復辟派孔鮒之流可以混進從大澤鄉出發的革命隊伍，今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的反攻倒算和辯證否定，便更可魚龍混雜。我們必須反對反攻倒算派，以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當前批林的主要危險，是在「反復舊」的旗號下維護林彪體系的錯誤潮流。

總之，批林以來的形勢縱橫觀之，鬬爭是激烈的，批林整風仍是首要任務。第十次路線鬬爭尚在繼續深入。也許在這種深入之中，它還孕育着第十一次路線鬬爭哩！

(五)談反潮流

「十大」廢除了林彪塞進「九大」的「共誅之」「共討之」的原則，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則。這是「十大」的一個大功績。

然而，現在情況是一個口號响亮了，人人都來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個張鐵生的也出來「反潮流」了麼？結果一是沒有殺頭，二沒有坐牢，三也好像沒有老婆要離婚，反倒是扶搖直上，據說到什麼學府深造「反潮流」的奧秘去了。可是，那些爲反對林彪體系作了眞正戰鬬的革命者，不少的情況是殺了頭，頭還是殺了，坐了牢的，仍舊坐着，罷了官的，照樣罷着，他們那麼優哉、游哉？「你們是爲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們是『571』不對」。林彪的「571」不過是企圖把受他的體系損害的人民群眾，當作一種「借用力量」去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罷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損害的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眾不是阿斗，他們深知所受的根源，他們攻擊的鋒芒是向着林彪體系，他們誰沒有表現出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們憎恨那歪曲和阻撓，這個路線和政策的林彪及其體系的得到利益者。他們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眾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什麼？你們要民主？你們是反對派！因爲你們是反動派，所以不能給你們民主。他們振振有詞，喜歡引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關係的一段話。

但是反動派的頭上是沒有「反對派」三個字的。「只給人民以民主」很對。可是，你們還爲林彪體系大喊、大叫時，又給了反對這個體系的人民群眾那怕一點民主沒有呢？給他們的只是殘酷的鬬爭和拘押！「不給反動派以民主」，應該這樣。但不要忘了林彪體系風靡一時，甚至廬山成百個中央委員跟着跑，不就是爲反動派服務的民主麼？這個民主不用你給他也有，一他有權，二他有革命的旗號

；你不給人民群眾，他就沒有，一他沒有權，二他有時也打不出革命的旗號。

歷史教訓我們，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派有時被認爲是反動派而沒有民主，甚至出現到革命派遭到鎭壓，反動派青雲直上的反常局面。我們必須對誰是革命派，誰是假革命派，誰是反動派，誰是被打成的「反動派」作認眞的分析。分析的標準只能是看誰社會的實踐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對待所謂「天才」的態度。

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對階級的民主作過許多論述，他們是把整個的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來加以對立的考察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人民內部的派別鬪爭的反映的階級鬪爭的經驗，把派別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願意研究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因爲反映這個階級鬪爭的雙方者應當有民主的權利。一派壓一派是不靈的。這種後遺症至今難道不少麼？於是，它使我們懂得，若不把革命隊伍內部現在可稱之「爲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間，過去那種壓制被壓制，甚至鎭壓與被鎭壓的關係，改變基於團結的批評與反批評的關係，階級的民主則是不會存在的。人民民主專政將成人民派別專政，這個專政派別是「正確」它不能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它若是錯誤的，便將是社會法西斯開始。

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尙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但是，林彪體系壓矜着他們，「忠」字化森嚴禮儀在束縛着他們，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

一九六八年以來的中國現實這樣嚴酷地向人們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死」了麼？

（六）對四屆人大的希望

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曾經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所給予中國社會深刻震動和它的深遠意義，必將影響我們今後的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

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它將怎樣反映被人們稱之爲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那麼，它所要制定的國家根本大法——新憲法裏。它將怎樣表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呢？

現在人民群眾在想些什麼？要求什麼呢？他們對「全國人民」的代表大會抱着怎樣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禮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以「造資反線的反」「奪走資派的權」爲其基本內容的。但是可以說，鎭壓（人民民主）與反（資反線）鎭壓貫串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鎭壓下去之後，林彪體系才得以確立，他們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進一九七〇年的「新憲法」（草案）中。

這個基本事實說明了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

我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社會主義的，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所形成的傳統，頑強地盤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

劉少奇，特別是林彪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嗎？

還有什麼能比「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更能成爲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呢？名爲樹人，實爲樹己。如果林彪能夠名正言順地能夠上台的話，豈不是誰反對林彪就打倒誰了（實際上他是已經實行了）嗎？而且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佈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群眾，便決不能成爲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如果我們不去反對這種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禮治原則，我們能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鎭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法治眞正實行起來嗎？

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一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群眾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鬪爭的權利呢？這是擺在「四屆人大」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不用說對黨的領導當細心傾聽群眾的意見，也不用說人民群眾對黨的各級領導實行革命監督的權利，更不用說對走資派造反有理了，既使群眾的意見是錯誤的、過火的，或者對黨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發生不滿，難道就可以說「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麼？而且，香花與毒草，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革命，又常常不是那麼容易鑑別的，要有一個過程，要經歷時間的考驗，因此，我們不應當怕光明正大的反對派界限是服從紀律不要搞陰謀詭計。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鬪、組織陰謀集團分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二、界限特權

承認不承認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劉少奇、林彪等不過是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罷了）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

必須首先指出我們的黨員多數是

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是，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所不以人們的意志所轉移而產生的。

「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的現實從那裏來？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高級的驚人享受，是從那裏來的？相當的部分高幹子弟理所當然有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從那裏來的？新資產階級佔有方式和維護這種佔有方式的政治手段憑藉的又是什麼呢？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似乎每個被人們稱之「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為特權顯聖的場所。

難道我們不可以說蘇聯演變是從蘇聯的高級幹部實行了高薪制而向資產階級專家看齊的麼？在我們中國，對據說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幹部實行某種特殊的照顧，即使是傳統所允許的，老百姓也沒有表示多大異議的話，但是我們能夠輕視對政權的腐化作用和對新的社會關係帶來的影響麼？我們能夠對正在產生和形成的新貴族、新的資產階級熟視無睹嗎？

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承認我們社會現階段存在着種種差別，它並不是一個法令能完全消滅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自身發展的規律，不是要擴大這些差別而是要消滅這些差別，更不允許這些差別擴大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特權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為什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為什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

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

一九六九年的「新黨章」、一九七〇年的「新憲法」（草案），把林彪這樣一個法西斯魔王法定為接班人的事實，使中國人民看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陰影。同時，也給人民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保證我們黨和政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呢？無產階級專業接班人應當怎樣才能「千千萬萬」地湧現出來呢？

使「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廣大人民群眾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滿宗教情緒的「活學活用」（即投機取巧）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條，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條。在林彪體系得到了確定的那幾個年頭，幹部的選拔和培養，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條。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從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選的。還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在階級鬬中湧現的呢？這個問題直到如今理論和實際還是多麼矛盾啊？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我們的幹部不應是當官做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是權力是能腐蝕人的，一個人的地位改變了，是最能考驗他為大多數人謀利呢？還是為少數人謀利。能否保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眾的革命監督。而群眾運動是一個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豐富的源泉。

應當怎樣規定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權利呢？並且應當怎樣明白規定，當某些幹部（特別是中央機領的高級幹部）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信任的時候，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的」呢？

「四屆人大」應當回答這些問題。

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制裁反動派

我們的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的民主權力嗎？是的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擊報復」，「嚴禁逼、供、信」。可是事實上都是經常不能保障。卻是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群眾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關、殺的殺，製造假案，甚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就是「嚴禁」不了？

中國人民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根本任務，在正確路線指引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可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綱領，在反動派的手裏就變成為對群眾的革命意圖的諷刺，從而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手中最厲害殺人武器。

不懲辦一些堅持反革命路線，變無產階級專政為法西斯專政、血腥鎮壓和屠殺革命群眾的民憤極大的蔣××，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是確立不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鞏固的，必須對鎮壓「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

五、落實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經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落實（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經三年了，為什麼許多重要黨的無產階級政策落實不了？

同時近年來，政策的多變，甚至「朝令夕改」（有認識上的原因但主要反映了路線鬬爭的激烈）加上土改政策層出不窮，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甚至對黨懷疑。我們認為「四屆人大」重申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那些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應長期實行的政策，並應通過法以適當的形式體現出來。政策和策畧，是黨的生命，對於那些嚴重破壞黨的政策的人應當嚴肅處理。

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後，由於政治

上的民主權利的壓制，特別是林彪法西斯的組織路線，他們任人唯親和對逆己勢力採取，罰懲主義的人事調動，搞大換班，使得「各盡所能」、「任人唯賢」的原則受到了破壞，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了摧殘。

我們在看到特權膨脹的同時，同樣清楚地看到了工農勞動群眾在所謂「公產主義」的口號下，他們許多合理的經濟利益遭到了剝奪。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了，而且還取消了會作爲他們工資一部份的合理獎金，而農民群眾在無償的「忠」字糧，高徵購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運動中，遭到了更大的損害。這個林彪的極「左」路線所帶來的危險性，現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現出來了。

列寧不是歡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爲「偉大的創舉」嗎？中國的勞動人民在革命戰爭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湧現了無數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的革命英雄麼？這正是極爲寶貴的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絕對化，認爲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了，顯然這是極其荒謬的，它必然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它也已經遭到了懲罰。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反對了高工資、高獎金、高報酬，但是我們應當絕對否定獎金的作用麼？一個比較積極、認眞負責、超額完成任務或者有所發明創造的工人，爲什麼不可以比他的同級工資多得些適當的獎勵？一個業餘從事寫作或者對某一專業有發現，新發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爲什麼不可以得到適當的物質鼓勵呢？空頭政治的原則是獎懶罰勤的原則。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下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調動和保護人民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原則，而且認眞實行這個原則，也是對特權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

我們對「四屆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希望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開成一個反映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廣大人民群眾統一意志和願望的大會。

但是，毛主席在與林彪反黨集團激戰的關頭引亢唱悲壯的國際歌，已經深深地震動了廣大人民群眾。他們知道，新憲法的規定只是再次給了我們一個武器，要眞正實行還必須靠廣大人民自己的鬬爭。

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不是也規定過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毛主席不是還多次說到：「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麼？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爲代表的鎭壓人民的反民主勢力；另一方面也由於人民群眾自己對這個民主權利運用得太少了（這是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根深蒂固，也由於我國生產還比較落後，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因而比較缺乏民主精神的緣故），毛主席指出了多年的「造成一個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

正如一個南方水鄉的客人來到沙漠中才覺得水的可惜一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也是在遭到剝奪的時候，才更感到民主權利的珍貴。儘管一九六八年把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眾）殘酷地鎭壓下去了，但是「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股逆流。」一個徹底摧垮林彪體系的群眾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到來，他們必將重新恢復和發展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我們打算將此文油印，懇切希望廣大革命同志在紙張上給予我們支持，多多益善，少少不拘。若願意幫助的，請與廣州新港路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原廣州美術學院）李正天聯繫。）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思親節

雪梨　蘇伯楷

鞠育劬勞大似天，深恩欲報報難完；
將雛愛切長扶立，舐犢情殷永惜憐。
昔有黃香席溫後，今無文帝藥嘗先；
蓼莪吟到因而動，節定思親豈偶然。

中秋有感

前人

廿度客窗見落花，更聞塞外奏胡笳。
歸情時起江前淚，去意常思海上槎。
眼有淚珠緣頰下，身無鳳翼逐空過。
今宵聊賞天邊月，一片冰心戀老家。

蓮花

雪梨　林康

伊人宛在水中央，微步凌波潔素裝；
玉立亭亭風骨冷，檀飄習習淚痕香。
莊嚴寶相如來座，正直清華君子章；
佳藕前身情愛種，綠雲日夜護鴛鴦。

採蓮

前人

艄船短棹擊浮光，驚夢聲聲詬誶狂，
賽似情郎眞妙語，願逢大士化慈航。
繞紅搖綠方迷向，仰色挹芬夜未央，
覓得蓮心牽藕臂，調冰邀月話清涼。

愛衣

封淑英

軟紅無所貴。何以謝相知。莫若取丹霞。
爲君編錦衣。天路高且遙。欲上維難飛。
丹霞徒夢想。吾意美於詩。好應申此意。
一縷復一絲。麗以心中血。機杼織成之。
燦然有異彩。人言全世稀。丹霞固絢艷。
綺緒更瑰奇。製就昌華服。獻君其勿辭。

淚冠

封淑英

至寶何方有。求諸世上難。吾欲採繁星。
與汝作華冠。微軀不六尺。銀漢寧可攀。
繁星雖未得。吾淚亦堪觀。積來千萬點。
盈盈滿玉盤。明珠輸朗潤。仙露遜清寒。
串綴爲冠飾。光芒別一般。此中涵至性。
須用慧心看。

滿庭芳

劉祖霞

目斷遙岑，心縈遠水，更當婆北深秋。椰風蕉雨，陣陣惹人愁。已覺閒花礙眼，何山鳥聒耳無休。黃昏候，歸帆片片，難認舊同遊。　回頭。思往事，襄王夢醒，楚峽雲收。儘亂蛩似笛，殘月如鉤。看破人生幻戲，將煩惱一筆全勾。從今後，花朝月夕，不再上層樓。

漁浦清遊

何敏公

青山紅樹畫境。川漲波如鏡。野圃秋花發，高吟助，清遊興。斜照前村迴。千帆影。晚唱聲相應。　漸天暝。還思秉燭，陰晴來日無定。一番風雨，寂寞魚龍驚醒。行樂人生貴適性。幽徑。縱橫屐印堪認。

香港竹枝詞

賴定中

九龍到處見人龍，道左分排站幾重。
等是哥哥行不得。上班時屆急昏儂。
郊遊小歇入中區。吃角機多設路隅。
如要停車可在此。但教郎記納時租。
風月當年話石塘。華燈初上鬪新妝。
燈闌細語香巢裏。第一溫心是我郎。

餞筵

董希濬

客中送客最銷魂。朋舊天涯骨肉恩。
一霎風雲翻定局。幾行涕淚對離尊。
途修莫接輪蹄跡。晝寂如聞鼓角喧。
回首江南佳麗地。荒烟殘照立黃昏。

孤雁

董希濬

黃花時節又逢君。撩亂秋心已十分。
訴月聲遲風惻惻。投林葉冷露紛紛。
徘徊倦羽成單影。斷續寒砧愴暮聞。
未到衡陽腸亦斷。江天長此感離群。
數聲淒切向寥天。水宿雲飛只自憐。
去國宮妃初出塞。征胡漢將永囚邊。
能銷遊子魂千縷。更惹嫠雛慮百煎。

池上鴛鴦梁上燕。一班禽鳥幾般緣。

吳山山店獨酌書所見

董希濬

到眼春歸當作寒。冷風入檻客衣單。
引杯酹向江流遠。搔首愁從酒力殘。
已分青衫籬下老。早拚紅粉鏡中看。
罏頭莫誤渠儂意。不遣來踪繼墜歡。

盤栽

蕭子光

屈蟠老樹吐青葱。鶴骨虬枝一缶中。
最愛幽香來砌外。敢矜繁蕊寄籬東。
移根妙諦窮生理。分種機心奪化工。
舉目漫傷非故土。藏身猶許挹清風。

己酉季秋詩畫琴棋雅集

蕭子光

冷香籬菊傲霜叢。晚節猶存藝苑風。
喚起國魂強不息。闡揚詩教道無窮。
胸羅星斗才華著。思入江山藻繪雄。
宴集英京有今日。揮絃博奕樂融融。

香江卽事

蕭子光

層樓高聳覺天低。五色橫斜眼欲迷。
似此笙歌何處謐。酒帘遙送夜鶯啼。
八方轃輻若游龍。電掣風馳道上衝。
漫說當車逞螳臂。人間無處究窮兇。
交通如貫達東西。昕夕從公苦自擠。
隧道天橋成底事。總教人作觸藩羝。
黌宮次第控三台。題目艱深費苦猜。
休笑當年老科舉。今朝險勝狀元來。

問秋

蕭子光

廿載乘桴海上過。家山北望渺蒼波。
黃花老傍東籬下。畢竟秋光剩幾何。
西風何事惹愁多。楓已飄紅鬢已皤。
知否有人思故國。登高惆悵舊山河。

中秋雨

蕭子光

月朗何堪陣沛然。瀟瀟徹夜奈何天。
幾回疑是嬋娟淚。滴碎鄉心悵未眠。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眾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鬭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17 DEC
LIBRARY
CHUNG CHI COLL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風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二樓B座萬人日報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四期 新127期）

「大有收穫？」



贈閱
萬人雜誌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四期(新127)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四期(新127)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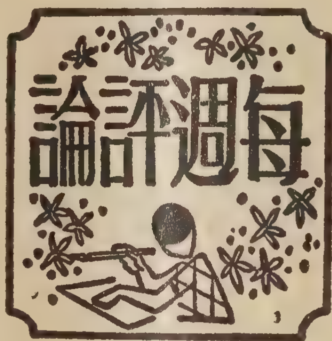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



鄧小平地位不穩

目前，在自由世界有些急功近利的國家看好鄧小平，認爲：毛死後他極有可能成爲接班人而掌握大權。尤其是美國，在福特總統一行訪問北平前夕，美國情報官員，特別提醒福特，要他注意鄧，因爲，「可能」他是未來中共的首領。

福特偕其妻女以及毛澤東的「乖仔」基辛格一行，在訪平期間，其會談對手確是鄧小平，然與「美帝頭子」打交道，並不等於鄧小平的地位已經穩固，甚至將來一定能夠接老毛的班；因爲，儘管鄧小平在今日中共政權中有不少「有利」因素，似乎足以構成「下流小人」鄧小平步步登高的條件，然不可忽畧的兩件事是：一、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林批孔」是整周恩來，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評論「水滸」、揭發「投降派」，淸楚地可以看出：那是針對鄧小平。二、以江「娘娘」爲統帥的宮廷派，除了王洪文躲在上海外，其餘如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等人，都沒有失勢的跡象。

不錯，鄧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復兼任尚未證實的共軍「總參謀長」。一時倒眞像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架子。

在他的「基礎」方面，自亦不同單靠「圓滑」維持不墜的光棍「總理」周恩來。在軍方「二野」分子不少人掌握有軍權。在黨政方面，後「解放」的「黑幫」分子，如果在江靑和鄧小平二人中挑選一個頭頭的話，當然多數投鄧的票。

這是今日鄧小平在北平撈得「風生水起」的基本本錢。然若與毛「皇帝」作一比較呢？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被鬬的幹部都恨毛澤東，但說實在的，只要他一日不登腿瞪眼去見他的「祖宗」馬、恩、列、斯，包括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在內，還沒有一個人膽敢公開向他挑戰。目前，老毛雖已來日無多，但千萬不要忘記，鄧只是生得矮，而年齡也已七十多歲了。

美國總統福特訪問北平時，與毛「會談」爲時達一小時又五十分鐘，這證明老毛的健康還能「頂」一個階段，他爲了避免死後被「摒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並遭到鞭屍，看來，他在有生之年已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非把鄧小平幹掉，把江青一伙扶上台不可。中共「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於十月十九日收場，在「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叫囂高唱入雲之際，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十一期「紅旗」雜誌，應該以「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和「一九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等爲主要內容，然實際上該期「紅旗」的重點文章卻是評論「水滸」，批判「投降派」。

也就是說：所謂「大辦農業」，雖然是「落實」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措施，然在「政治掛帥」原則下，毛、江絕不能讓鄧集團玩弄「以生產壓政治」的花招，所以，連一步都不放鬆以「現代宋江」鄧小平爲對象的「反修鬬爭」。毛、江連續推動評論「水滸」運動向前發展，就是有力的證明。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大特務頭子汪東興於九月二日在廣州會對當地黨政軍領導幹部發表一次講話。他對反毛的「修正主義分子」指責說：「他們不斷變換手法，用一個傾向掩蓋着一個傾向，接過革命口號，用合法的手段施陰謀、放暗箭。一方面高喊團結，一方面卻在暗地裏結黨營私，招降納叛，有計劃有步驟地準備叛黨叛國，投降社會帝國主義」。

在今日北平統治集團中，能用「合法的手段」，搞毛、江的鬼，除了鄧小平之外還有誰呢？

本來，中共內部的派系鬬爭是連續不斷進行的，這是它們的「傳統」。最後，誰勝利誰的「路線」就「正確」，誰失敗誰就成了該殺的「叛徒」。在汪東興的講話中，已隱然指出：鄧集團已「準備」投棄蘇聯。「帽子」已經高高祭起，如果毛短期不死，鄧小平能逃避再度被整的命運嗎？除非有什麼奇蹟。

可哂的是：今天的美國竟看好鄧小平。如果白宮在政治上對中共作出賣盟友的冒險，極有可能鬧得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

新聞以外



為了鞏固「殖民地」統治 香港的「民主」受到限制

萬人傑

英國不願放棄香港這塊肥肉，不會自動退出；要揩點油可不能太民主，因此香港政府的作風，最多只能做到半民主，如果對他期望太大，必然失望。不過，港府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劣果，早為社會人士詬病。儘管我們視香港為暫時的避難所，也不希望他一天天腐爛下去！

公務員崇洋為勢所迫

社會人士對公務員的印象，每每認為有太重的「洋奴」氣質而鄙視之。其實，香港公務員「崇洋」大多是「為勢所迫」，情有可原。

目前，香港制度有所謂「機密年報」，這些「年報」由上級所寫，公務員的「升級」「調職」「革職」，直接受到此一紙「年報」影響。

因為事屬「機密」，完全憑上級主觀批評，可以用「莫須有」的罪，使到某一公務員前途盡毀，永無升遷希望。各機關最高主管當然是「洋人」（儘管他用中國化的名字），公務員都希望上級在年報上把他寫得好點，因而對洋人無法不盡力討好，甚至諂媚。當然「崇洋」的人不是沒有，但大部分是無可奈何的。他們所以「埋沒良心」，無非為生活設想。如果不崇洋，無異跟自己飯碗鬬氣。

因為人人阿諛奉承，不免造成洋人及上級的優越感，實由於制度不健全，及貧富懸殊（薪給距離太甚）所致。因此，老萬認為對這些小公務員，應予同情，不該過份苛責。

這種制度殊不合理，如有人提出加以檢討、改革，相信絕大多數公務員都會舉起雙手贊成。

不健全制度下的劣果

在這種不健全的制度下，會產生極惡劣的後果

上達等等，這種情形，在香港官場中早已經存在。

政府機關內的這種弊端，當局一向「歡迎」甚至「獎勵」舉報。可是，「呼籲」、「歡迎」、「鼓勵」是一回事，事實上，「下屬」敢於舉報「上級」的究有幾人？

「不敢」的癥結，在「機密年報」上。上級若在這方面予以「報復」，誰也吃不消。

況且，如果經過調查後，認為不能確定「貪污」有據，或僅是「常務及辦事程序」或「行政上」或「人為」錯誤或不當，則交回該有關部門處理（在姬達的報告中會提及），廉署若作如此處置，舉報的人將落到怎樣的田地，不堪想像！

雖然，不是沒有接受批評和認真處理的主管長官，可是，暗暗採取報復行動的，不可不防。黨同伐異，事所必然，亦有前例可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

有「密機年報」的制度存在，就成為上級控制下屬的秘密武器，別說叫你開車送他的子女上學，送他太太上美容院，做任何別的事也只有唯命是從。

英國絕無僅有的殖民地

體，事實很難辦到，但舊式殖民地統治惡習，非逐步剷除不可！

二次大戰後，英國已陸續放棄所有殖民地，一一讓他們獨立。香港是剩下來絕無僅有的一塊英國殖民地。

如果香港不是處於特殊政治環境下，英國也沒有獨留這塊殖民地的必要。由於中國政局劇變，整個大陸赤化，所有在大陸反對共產黨的人，或在大陸活不下去的，紛紛逃亡到香港，使香港人口劇增，也因為這個原故，香港有充足的勞動力，成為工業發展的有利因素。因此二十多年來，香港賴低廉工資的有利條件，使本地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一席地。由於工業迅速發展，也給香港帶來空前繁榮，成為東南亞一個暴發地區。香港繁榮的另外原因，一是國內精英人才，都來到這小地方，香港可說人才集中；其次部分資產階級來港都帶了大批資金，香港在人力、物力培植下，發展確是一日千里。今天，香港與任何現代大都市相比，毫無遜色。

實行民主揩不到油水

也基於兩個原因，英國放棄其他殖民地，卻無法放棄香港。一來、香港成了巨大政治庇護所，如果改變香港的地位，將之「交還」中共，香港四百多萬中國人，恐怕大半成為中共鬬爭、清算對象，使英國感覺無法在這時退出。二來、由於香港迅速

放棄」。譬如，眾所週知的儲備金；目前成為討論熱門的軍費負擔問題，四億不是小數，將來還須以通貨膨脹幅度而增加，這筆進帳很不小。在目前來說，有了香港這樣一塊殖民地，對英國的經濟有幫助，因此英國不像葡萄牙，葡國在澳門得到的「利益」，遠不如英國之於香港，除非迫不得已，否則英國不會放棄這塊肥肉。

英國「失去」香港的可能性有兩個：其一是「解放」，中共「收回」；其二是失去完全控制的能力。如果香港走民主路線，則英國要從香港搵着數便不容易。目前香港的預算案及興建公共事業的決定，權力操之財政司一人，所謂立法局二讀、三讀，僅是形式。若行民主，勢難順利通過，因此儘管不斷有人提出設立立法局民選議員席位，卻迄難實現。

高級低級之間待遇懸殊

許多民主國家，高級公務員與低級之間，待遇相差不遠。在美國，一名清道伕月入一千多美元，開公共巴士也超過一千；作為機關主管，不過二萬元年薪左右，其他津貼，大致相同。亞洲國家中，制度最好是台灣與新加坡，在新加坡當一名校長與當教員，只不過少幾十元。這種制度，不會製造特權階級，也不會使低級人員產生自卑感。

可是，香港情形大大不同，高級公務員與低級公務員的待遇，簡直判若霄壤，打邊爐與打屁股之分。香港是殖民地，英國人是統治者，所有各機關首長，自必是英國人，高級人員須高薪，低級人員接受可恥待遇，是讓英國人多得到好處。戰後香港政府作風有點改變，過去重要職位極少由中國人擔任，今日位居高職的中國人不少，他們拜傳統之賜，也拿到優厚待遇，下級的人，薪水比他們少得多。不過，因為香港政府冗員太多，低級公務員很多每天行行企企，打打牙較，沒事可做；有些機關做到腳軟，造成勞逸不均現象。

香港公務員待遇，有那麼大差別，不要說姬達這種特殊人物年賺幾十萬，便是一般月薪四千九百

覺這個社會貧富懸殊的特質太過明顯。

每個人的起碼生活本應差不多，高級的好一點，低級的差一點是應該，但不能有太大差距，否則會使他們產生不平情緒，這種情緒的潛在，將引致惡劣後果，猶如定時炸彈。

名堂多多的津貼

一位退休公務員告訴老萬，一般高級公務員除了拿到優厚薪酬外，還有名堂多多各種津貼，他舉出：

㈠房屋津貼——高級公務員一部分住在政府租下來在半山區高級住宅的洋房，一部分住私人物業者，每月可獲政府津貼一千五百元到二千九百元不等，這筆房屋津貼已多過低級公務員的全部收入。

㈡傢俬津貼——高級公務員無論住在政府或私人樓宇，一切傢俬，不論是床、沙發、地毯、櫥櫃，都由政府供給，人人有份。

㈢冷氣津貼——香港夏天氣溫炎熱，夜不能寢。香港政府大概愛惜他的高官們，讓他們起居舒適，特地撥出金錢，在他們公館裏安裝冷氣機，每人每年大約可以獲得二千至三千元不等。

㈣旅費津貼——從外地聘來的高級公務員，每二年半可取得為期約三個月的假期。假期一到，便攜同全家大小一齊渡假，所有陸海空旅費，全部皆由政府負擔。

㈤酒店費津貼——高級公務員初到香港，或者渡假歸來，政府一時未替他們安排好洋房住所，就讓他們住在一流酒店，全部由政府睇數。

㈥兒女海外教育津貼——表面上，這項津貼適用於所有的公務員，但由於個別經濟情況不同，因而成為高級公務員的專利。這項津貼包括繳交學費、雜費及每年回港渡假的旅費。子女動身到外國前，要籌一筆準備金才可成行，一般低薪公務員沒有能力辦到；高級公務員比較容易，因而這項津貼便變成單為高級公務員而設。

生活在不同兩個世界

眾，上述六項津貼，每年超過一億元，加上他們的底薪，便更可觀。不要說姬達這種特殊人物的特殊薪酬，就以銓敘司史恪的待遇來說，他一九七〇年來港，目前每月底薪為一萬三千元，加上上述各項津貼，政府花在他身上的鈔票，每月至少二萬元。

老萬並不反對公務員收入好，何況很多人認為，如果公務員收入好，就不會貪污，照這邏輯，提高公務員待遇，就是反貪污最有力的武器了。

可是我們不能光看天之驕子的高級公務員，也要看看低薪文員，他們得到怎樣的待遇？一個助理文員月薪起點為五百餘元，十年後才可達到頂點，那時的薪金為一千一百元左右，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升至二級，很多人就此終其一生。二級公務員比較好點，薪金起點是六百多元，十年後加到一千七百元左右。但他們要升為一級文員，機會同樣渺茫。其實，文員是政府結構的基層、骨幹，一切政令的推行，少不了他們。可是他們所得到的待遇，跟高級公務員相差太遠，因而使他們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一樣。他們將人比己，那有心情工作？用數字計算，一名高級公務員的收入，往往數十倍於低薪人員，難道他們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可抵得上幾十人的人力總和？近幾年來，文員迭次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可是政府用拖字訣，一拖再拖，並沒有施行的意思。

留待明年再談

香港政府低級文員，數年前提出要求改善待遇，政府一味拖延，直至去年文員實行「按章工作」，政府才覺得情況有惡化可能，卒之同意跟文員共同組織了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的報告書，日後雙方共同遵守。

本年二月，委員會作出報告書，內容改善文員待遇，可是過了幾個月，政府突然宣稱，由於「財政困難」，本該由今年四月開始的加薪，一筆勾銷，要「留待明年」再談。

世界經濟衰退，誠然是事實，許多國家都用「

（下轉第六頁）

和·解·不·

引言

今日世界正像中國古代的戰國，全世界政治家必須特加警惕。蘇洵對戰國局勢分析的最爲透澈。他說：「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勝，罪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人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六國論）

上述暴秦，正如今日共產國家。齊、楚、燕、韓、趙、魏六國，正如今日民主國家。「賂」正如今日民主國家之對共產國家「和解」、「安撫」、軟弱、獻媚。

和解之害

自蘇聯起，所有共產國家（或政權）的建立，可以說皆由以美國爲首的民主國家所造成。言必有據，玆可從以下史事證之。㈠俄國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後，成立蘇維埃政府，因沒收外國所有資產，禁止教會傳教，遂引起各國反對，主要國家爲法、英、美、日，她們乘俄內亂，乃實行出兵干涉，如對南俄、北俄、及西伯利亞各地區，以上四強皆曾派兵佔領其地。以四強之兵力，對付一正當內亂的赤俄，本爲易如反掌之事，不料結果卻是大失敗。原因很簡單，即一是四強皆企圖瓜分俄國，劃爲自己殖民地；二是四強不能合作團結，皆企圖多佔領土地，怎能談合作。三是無一偉大的意識形態，假使四強有一共同遠大方針，爲扶持民主黨派，成立全俄自由民主政府而戰，若如是，一方固可以團結了四強，另方也可號召俄國反共的各黨派合作。這件事如做到，列寧一派自然被消滅，世界上豈不是根本無「共產政權」這樣一個名詞。

㈡蘇贊尼辛說，蘇聯的經濟一直是「困難重重，決非其本身所能解決，五十年來所有一切困難，皆須仰仗西方國家供應。」例如一九二一年，伏爾加大飢荒，餓死六百萬人，加之共黨又打內戰，幾乎要把俄共產政權摧毀，列寧設辦法，乃趕緊向美國求援，打電報說：「美國爺爺，懇求你們救濟救濟我們災民罷！」美國無條件的答應列寧，如乞予之，結果呢，蘇聯共黨人卻抨擊美國，說美國救濟總署「是一個狡猾的美帝間諜組織」。當時美國假使提出條件：一、救濟糧食，須由美國監督

價值，俄人對美國總還會留下一深刻印象，庶不致事後完全被俄共一手欺瞞、毀謗。

㈢二次大戰，納粹軍把蘇聯軍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飛機、坦克盡毁，全仗美國軍援，始能勉強支持。最初俄國人民把納粹軍「視爲解放俄國而來」，皆大歡迎，故一致不抵抗，後始覺悟納粹軍是爲侵略而來，乃開始作戰，當時美英法盟軍，如一聽納粹與蘇聯軍繼續打下去，讓他們以毒攻毒，兩敗俱傷，豈不痛快。不料盟軍，忽然急於開闢第二戰場，在諾曼第登陸，以解救了蘇聯滅亡，結果造成了蘇聯共產大帝國主義，讓它佔領了無法估計的大片疆域，奴役了數億歐亞人民。假使稍遲一個月，納粹軍可能會佔領莫斯科，俟德蘇雙方皆已精疲力竭，不能再戰時，始開闢第二戰場，豈不是得一總解決，即兩種極權政權皆被毁滅。

㈣希特勒政權崩潰後，當時美國本有一部分有遠見人士，主張盟軍乘機解放俄國，成立民主政府。但這種主張，卻被美國當權派反對，竟謂留下蘇共政權，成立世界中間勢力，可免使美國單獨警衛全球，負擔加重。可是今日蘇聯反爲成爲美國最大敵人，它要征服整個世界，他們要「埋葬美國」了。

㈤韓戰時如依麥克阿瑟的主張，美軍本可攻入鴨綠江以北，但被杜魯門反對，且把麥帥撤職，結果雖暫時保持住南韓，但卻留下南北韓對峙局面，至今無以善其後。

㈥越戰問題，美軍既已介入，且與越共直接交火，但美軍受到他們政府命令，只准作「防禦戰」，不求「勝利」，歷任總統好像皆是杜魯門門徒，眞愚不可及。到今日共黨又吃了中南半島一大片土地，面積之廣，差不多比整個西歐還大。假使美國不如此愚蠢，南越、高棉自然還可保持。泰、菲也不會脫離民主陣營。

㈦蘇贊尼辛提到列寧的演說：「同志們，不要灰心，當情況危殆時，我們會送給小資產階級一條繩子，讓他們自縊。」有人問：那裏來那麼多繩子？他答：「他們會把繩子供給我們的。」尼克遜、基辛格這兩個昏人，就是供給共黨繩子的人，中共用雜技團就把美國套上了，他倆上了中共的圈套，硬把忠實的多年盟邦中華民國排除於聯國之外，而以中共代之，以增強共黨聲勢，令全世界民主國家皆爲之寒心。結果造成今日美國在聯國的孤立，排斥猶太人，即對美國一種很大打擊。至今福特還不知悔悟，在上下齊反對下，卻仍一意孤行，要訪問中共，可笑也可恥。

堅持之益

蘇贊尼辛說，蘇聯所謂「和解」，即「埋葬」的代名詞，只是赫魯曉夫與布列茲尼夫用字不同而已。

單，只要合縱以抗秦，卽應聽蘇秦的合縱，而不可被張儀欺騙——連橫。照目前情勢說，卽民主國第一不可再對共黨國家讓步，要劃出敵友界限，如南越陷共後，泰、菲馬上就對中共、越共、寮共拉關係，但僅兩三月，泰國便先吃到苦頭，越共支持寮共正在進行侵畧泰國了。這正是泰國引狼入室，不吃你才是怪事；好在泰國居然竟起而反抗，前途尚未知。然印尼，因過去吃過共黨大虧幾乎亡國，故堅持不再與共黨國打交道。星加坡態度也如是，所以該兩國皆能平靜無事。馬來西亞過去每企圖與中共拉關係建交，以爲可以鎮壓國內的共黨，殊不知馬共以爲獲得後台支持，反而對馬政府大施威脅，居然偷炸吉隆坡警署，所以馬來西亞最近對中共也減少勾結了。從越共、寮共對泰國的野蠻態度，想來馬來西亞對共黨態度，恐怕必也受影響，菲律賓最近雖然未再見有何媚共的活動，但也會猶豫起來，踟躕不前。日本因此受蘇聯威脅，對中共訂約的霸權問題，可能無限期延宕下去。

最顯明的幾件堅持生效事件，一是一九三九年芬蘭以孤軍堅持抵抗蘇軍的進侵，以獲得多年和平無事。二是一九四八年柏林問題，美國抱定不再退讓的堅持精神，也未引起大戰。三是一九五〇年，美軍在韓國抵抗共軍進攻，如杜魯門不阻止麥帥計劃，可能打過鴨綠江以北，蘇聯也未敢出兵。一九六二年，那是甘廼廸總統時代，美國堅持要蘇聯撤走在古巴佈置的飛彈，否則便是大戰，蘇聯也居然聽命，忍氣吞聲地把飛彈撤走了，也未見蘇聯有與美國一拚的勇氣。從以上史事說明，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共產國家是欺善怕惡，彌愈示弱它愈兇；反之，你堅持起來，它便萎縮下去。共產黨與納粹黨不同，前者無眞本領，只靠陰謀詭詐、打游擊，他們的基本戰術不過是「你進我退，你退我進」。他們的陰謀詭詐如狐狸，耐心如貓，貓要捕鼠，能等兩三小時不動，共產黨也能潛伏十年二十年不作聲。納粹軍不然，他們有眞本領，能打硬仗，故不可以對納粹軍眼光對共軍。

眞正強國的意義

一國的強弱，不在試核爆，放人造衞星，更不在靠宣傳吹牛，而一在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安逸；二在制度合理，人民皆誠心愛護政府。故文王以百里能昌，紂王雖千里而亡。世界有不少的小國，人口不過數千萬，國土僅及中國一省之大，但歷經大戰，仍然安如磐石，其原因卽在此。但共黨國家則反是，它們正像「黔之驢」，除大叫外無他本領。蘇贇尼辛說得可信，蘇聯立國以來五十年，第一經濟永未搞好，凡共產國家經濟，並照樣有通貨膨脹以及糧食不足，工業落後。蘇聯雖也發展太空活動以及核武器，但那是二次大戰時，俘虜德國科技人才所造，現在又靠美國科技製成品之輸入。第二，凡共產國家，由於尙鬬爭，壓迫人民，人民百分之百皆持反政府態度，蘇聯立國雖已五十年，但

持

動已有三十年歷史，如在外的蘇贇尼辛，在內的沙哈洛夫卽其著名分子。因此，我們又得一結論：蘇聯、中共兩大共產國家，不僅是「黔之驢」，形大而實脆弱，且也是一大騙局，你若堅持起來，它們便會退縮，如你愈表示懦弱，向它討好，它便愈兇惡，貪求無厭。

故今年六月三十日，蘇贇尼辛在華盛頓對美國勞工聯盟發表演說，一再強調抗議美國對蘇聯不可再退讓了，當然是有他的理由的。他最後向聽眾呼籲說：「讓我們中止對侵畧者作這樣無意義、不道德及無止境的退讓罷！」

縉山

美國需要一個意識形態

以上所述的對象，皆指的是美國，美國人，故最後須再對這個對象一談。多年前，有一美國人寫一本書叫「醜陋的美國人」，讀者萬勿誤會，以爲指美國的形象醜陋，不，而是批評美國人在外交上無能，處處敗於共產黨手下。

又是多年前，有兩個人寫一本書叫「美國人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美國人在科技方面，頗顯得有天才，高人一等；在商業方面，也極了不起，但是，他們對於政治、外交，卻是非常低能。這本書正是教導美國人，怎樣認識道德重整的意識形態。

該書教導美國人說：「我們發現意識形態，是能夠把握民族和國家的一種信仰。它會給你一種哲理，一種熱情，和一種改造世界的計劃，並且還能發動人民的力量，來實行它。」

「思想是現代的決定力，人類的前途，是要看那一種思想，能把握住億萬人的心靈。例如納粹主義，由一種民族統治世界。一個共產主義，由一個階級統治世界。」

「今天，我們不但要手中有槍，我們還要腦中有思想，心中有答案。老實說，不發一彈而被人征服的，不是已經有了許多國家嗎？」

「現代戰爭，是國家必先由於思想失敗，而後才作戰失敗。」

「要擊敗一種思想，你不能光是反對它，不理它，或射擊它。你惟有用一種超越的思想去對付它。」「這種越超思想，是不問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才是對。」簡單說，這就是指的「天理、良知。」孔子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威廉・潘恩說：「人必須崇奉天理（西方稱神）管理，否則，便是有自投於暴君的統治。」

布克曼認定人格性能改變，國家經濟能改變，世界歷史能改變。以達到新人、新國家。

如此說來，若與馬克思主義比較，他們只企圖「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感到太渺小了。（上文引述Amerian Needs an Ideoloy 及 Where do we go from her）

自由鬥士與福特「覲朝」毛幫

1 自由鬥士與滅共復土大業

最近政治部破獲了一個反共組織，並拘留了四十名愛國志士，文滙報還說要「斬草除根」。其實要「除根」云云，只是中共的妄想，因爲七億中國人都是反毛反共的「根」，除非將七億中國人都「斬」了，否則反共活動是決不會停止的。據說反共志士已滲入左派組織，試問這「根」怎能淸除？也許高呼「斬草除根」的人，便是反毛反共者。君不見林彪？當年高舉「紅寶書」，獨叫「四偉大」，竟然「打着紅旗反紅旗」！

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大陸以後，海外同胞都渴望早日反攻，由於時機尚未成熟，至今大陸仍然被赤色毒蛇盤據着，因而有些同胞感到悲觀失望，更有些意志不堅定的人竟然向左轉。趙浩生、鄭棟材、李卓敏、任之恭、王浩、田雪之流，即是代表。其實滅共復土大業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決定以再革命，再北伐的方式來達成這崇高的目標。

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決不僅僅是「一聲令下，三軍齊舉」便可滅共勝共的。要消滅共黨，必須以組織對組織，以仁慈對暴政，以民主對極權，以革命對反動。

在大陸，到處都是反毛反共的老百姓，到處都是離心離德的共幹，他們需要組織，需要支援。因此，中華民國的地下工作人員正在以全力潛入共區，爲滅共復土大業而

反共鬥士的活動是越來越活躍了，中共是越來越惶恐了，於是要勾結「美帝」、「日帝」、「德帝」、「英帝」、「叛徒」狄托，以至「獨裁者」佛朗哥。在佛朗哥逝世後，朱德竟然致電「哀悼」。

四十名愛國志士的被捕，誠然是滅共復土大業的損失，可是反共鬥士的活動是永不會停止的，一俟時機成熟，中華民國的海陸空軍即將配合大陸的反共組織，光復中華！

2 我們抗議福特訪問北平！

美國總統福特已往北平「朝覲」毛幫。

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共只是一個流寇集團。它對內殘殺奴役人民，對外有時脅肩諂笑，有時窮兇極惡，有時僞裝和平。

福特是否忘記了毛幫高呼「蘇聯老大哥」的往事？福特可知道「抗美援朝」的歷史？其實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指責美國，並且在「和平」聲中，赤化了整個越南。尼克遜妄想毛幫協助在南越停戰，妄想毛幫可以使他提高「聲望」，結果仍然不能保持總統的寶座，反而將南越拱手奉送給共黨！

尼克遜訪共，仍有南越問題可以和毛幫「斟盤」，福特訪問北平，究有何事可談？在福特心目中，大概以爲「朝覲」毛幫，可以增加他「聲望」。

福特訪平，是對七億中國人民的挑釁，也是對美國人民的侮辱。自從美利堅合衆國建立以來，便以自由作爲立國的基礎，福特是世界最強大國家的領袖，竟低頭於現代秦始皇，豈非自取其辱！

肯定的，福特雖然不會因爲訪問北平而與我國斷絕邦交，但一定會做出對中共政權有利的事，一定會損害七億中國同胞的利益。

美國人民大都同情中華民國，這已經從民意測驗中表達出來了，最近在衆議院中聯署支持我國的議員也有二百多人，這是制止福特和基辛格嚴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保證。然而，我們必須莊敬自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人，必須以滅共復土，消滅暴政作爲我們生

古鶴翔

（上接第三頁）

樽節開支」來應付危機，但大多數賢明的政治領袖都以不影响低薪者的生活爲原則；若干政府首長還自動減薪，共渡難關。

香港文員當時會提出建議，願意暫停加薪，但希望政府同時把高級公務員的津貼取消，將這兩筆欵項設立失業救濟金，救濟因經濟衰退而致失業的市民。

據說：取消五百二十四名高級公務員的津貼，可省下一千七百九十餘萬元，加上文員應加的一千〇七十多萬，便有二千七百多萬，以之辦理失業救濟，會有相當效果。可惜這建議不被接納，甚至不予考慮。

不患寡而患不均

作爲一個有信用的政府，怎可以片面撕毁共同簽署的協定？香港政府的表現，太過蔑視低級人員，也太維護高官，使他們形成特權階級。

政府一方面說「財政困難」，既不加薪，也不加人，甚至警察部門、醫療人員，最急切的也在緊縮之列，只有廉政專員公署增加經費，招兵買馬，難道當前最迫切的事是「反貪污」而不是「鞏固治安」？

大家勒緊褲帶，共渡經濟難關，誰都有責任，誰也不會反對。可是香港政府每年花掉那麼大一筆金錢讓高官們過奢侈生活，極不合理。不患寡而患不均，港府如此措施，如何服人？

文員雖受盡委屈，卻因按章工作而不爲一部分社會人士所諒，但他們未敢採取更激烈行動，主要是爲了生活問題。萬一和政府僵持，很大部分的人可能連兩餐也成問題，有什麼辦法堅持下去？政府可能看準他們的弱點，所以膽敢撕毁協定，一再使用拖的一招，就因爲他們沒有造反條件。比起高官大官，香港政府的低級文員實在可憐，也是值得同情的一羣。

時事評論

茅台填鴨宴

林定

了跟毛澤東密斟一輪，與鄧小平說說相聲外，沒有給自由世界帶來什麼益處，此行可謂枉作小人。

以前尼克遜紆尊降貴，親往北平朝聖，一顯美國佬不擺架子的民主作風，因屬首次，倘情有可原，無可厚非。但在老尼作了開路先鋒後，福特便不應再來這一套，起碼要等老毛「禮尚往來」回訪，在華盛頓吃過熱狗後，才能前往。否則，只能叫副車洛克菲勒代走一趟，這才符合美總統不亢不卑之身份。可是，福特急不及待，親自出馬，雖說不失決決大國風度，卻喪盡了一流強國大總統之尊嚴。

再說，倘使福特在北平機場親得毛澤東迎迓，像當年老赫，一落座機，毛澤東馬上衝前互相擁抱，這也罷了。可是福特也像其他小國的王侯將相般，沒有受到這種禮遇；且還要自己跑到中南海毛府（毛應在懷仁堂接見），宛若以前安南王、高麗王前往紫禁城朝拜大清皇帝，福特不但丟盡了美國人之架，同時也羞辱了超級大國霸主之稱號。

本來，中國是禮義之邦，中國人向來對訪客熱誠接待，不論遠近來客，主人例必迎於門堦，送客時，也必親送門外，絕不會叫一位後輩代行。毛澤東廿多年來，除對「老大哥」時代的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訪平，才以主人身份欵待，可惜奴才相十足。以後的什麼元首、總統、王帝之類，都不放在眼內，擺起主子架子，叫周恩來或鄧小平引進毛府覲見，給人以「天可汗」之感。

毛澤東這副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嘴臉，一半是由於滿腦子「朕即天下」的帝王思想，模仿封建帝王作風；另一半是師自紅色彼得大帝斯大林。當年毛澤東飛往莫斯科，斯大林足不出克里姆林宮，僅派莫洛托夫往機場迎接；毛澤東走時，老斯也不送行，可見當時斯大林多麼輕視毛澤東。但毛澤東卻認爲當世「天下英雄惟斯君與毛」，故斯大林暴斃後，毛澤東便把自己看成共產國際掌門人，排名在馬恩列斯之後，所以有一時期，大陸常出現馬恩列斯毛口號。

福特訪平，雖沒有跟中共發表什麼「聯合公報」之類的撈什子，然對他本身來說，有助於增強競選下屆總統寶座聲望，所以北平這頓茅台填鴨飯吃得很化算；當然，最大的收獲還是北平統治集團，請一次茅台填鴨宴，便可達到嚇唬蘇修目的。福特與老毛在「友好的氣氛中」作了將近二小時「就廣泛的問題進行認眞的，有意義的交談」，故弄虛玄，使蘇聯不知

天的多次會談後，福特含蓄地說：「其中一點是雙方同意不對別人稱霸，並且根本反對別人把霸權強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顯然，福特不但表明自己不稱霸，因美國常被中共臭罵爲世界兩大霸之一；而且也反對別人稱霸，相信主要是指蘇聯及中共。鄧小平則一針見血說：「今天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正是和平經念的最起勁的那個國家。」鄧小平的意圖是希望美國與北平站在一邊，共同對抗其死敵蘇聯，他鼓其三寸不爛之舌，說什麼「當前擺在中美兩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更爲重大的問題是國際形勢。」似乎美國人與大陸中國人已面臨蘇聯入侵威脅，非聯合一起抵禦敵人不可了。其實受蘇聯威脅的，只是北平的統治集團，蘇共與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人民看來都是一丘之貉，要是他們鬼打鬼，大陸人民可能有翻身之機會。至於蘇聯軍事力量威脅美國人安全，目前來說，倘言之過早，且美蘇的和解，儘管彼此間互存不信賴，但表面上已取得妥協，起碼暫時不會突起惡化，故實用不着鄧小平遠隔重洋替美國佬杞人憂天。鄧小平目的，分明是利用一個超級大國去制衡另一個超級大國，現在慫恿美國跟自己一起去對抗仇敵蘇聯，正如早年依賴蘇聯老大哥去對抗美帝紙老虎一樣，這是中共勢單力薄時，對付敵人一貫所採取的伎倆。

以目前的國際局勢來說，不論美國或蘇聯，是沒有可能像中共所強調的由於對世界霸權的爭奪，將會導致新的世界大戰。如越戰、中東戰爭，美蘇都插手，但打了這麼多年，仍然是局部地區戰爭，可見中共的危言聳聽，只不過想在世人面前孤立打擊蘇聯，不然，它絕不會大聲疾呼反對美蘇和解了。

不過，蘇聯也絕不是善男信女，不要因中共反對它而對它改變觀感。今天危害自由世界的安全，主要力量還是來自蘇聯。當然蘇聯不會採取直接軍事擴張手段，而是透過其控制的共產國際支部，在各國進行顚覆活動，如歐洲的葡萄牙、亞洲的中南半島，都是聽命於蘇共的。因此，美國實不應過份重視與共產國家和談，以和解代替對抗，或許保持了美國與共產國家間的共處，但保不了美國盟友一個個被赤化。

福特大陸之行，倘若與鄧小平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對大陸人民來說，多少有一點好處，可惜福特老遠跑來，爲的只是替毛鄧扮演反蘇「樣板」，給中共用來嚇唬蘇聯，未免令人失望了。從新華社的傳眞照片看到，福特與穿着嶄新藍色呢絨中山裝的共黨貴族，圍坐在開放暖氣的人民大會堂，面對山珍海錯，高舉茅台，大嚼填鴨，不免使人想到大陸城鄉的飢寒交迫老百姓了。想不到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今天大陸現實生活的寫照。這個時代的大陸人，眞是生不逢時了。

汪東興在廣州的一篇內部講話

項樸

最近有關單位蒐獲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今年九月二日在廣州對當地黨、政、軍負責幹部的講話紀錄，這裏面透露了當前中共黨內部鬭爭的嚴重情況，以及毛澤東號召批「水滸」的眞正目的。茲將該文內容簡析如次：

汪東興承認當前中共黨內部權力鬭爭情況嚴重，如他說：黨內部當前「鬭爭的性質仍然是政權的鬭爭。這種鬭爭的表現，有時激烈，有時和緩，有時則呈波浪型，特別激烈表現在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部的路線鬭爭」。「混進黨內、軍隊內、和政府裏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代理人，他們之所以能同革命力量相對抗，一次又一次頑抗正確路線的執行，甚至於阻撓、抵制和破壞，是因爲他們有着一定的社會基礎、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他們或明或暗的受到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的支持。直到目前他們人還在，心不死，而且隨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顯得更瘋狂、更陰險。」

汪東興還透露上海和西安兩地會經發生過這種鬭爭，毛澤東曾對「上海和西安市的問題」發出過指示，說：「敵我問題易處理，人民內部問題難處理，人民內部中混入敵我問題處理更宜審愼」。

汪東興還說：「目前所出現的地區性事件，都有關聯性，絕不是偶然的事件，要聯繫的看，不要孤立看而認爲是局部而無關聯的事」。這就透露了目前大陸上這類性質鬭爭和社會變亂的普遍性，並不只是上海、西安和廣州而已。

汪東興透露，目前大陸上的反毛勢力「他們不斷變換手法，用一個傾向掩蓋着一個傾向，接過革命口號用合法的手段施陰謀、放暗箭。一方面高喊團結，一方面卻在暗地裏結黨營私，投降納叛，有計劃有步驟的準備叛黨叛國，投降社會帝國主義。」

「我們過去說，有些幹部『一打就倒，一轟就跑』，現在慢慢我們才發現，他們是慫恿人來打，鼓吹人來轟，一打一轟，把一個個砲口最後轟上中央，轟上主席（指毛澤東）。」

「一小撮自命爲共產黨的人，竟然暗中鼓吹兩個議會制、黨派輪流執政論，甚至於提司法、立法、行政相立又相恃、軍隊脫離黨的領導，離開政治路線獨立存在的觀點。」

「利用反修正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實行全面無產階級專政的運動，把矛頭對下不對上，實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提出『在政看廉潔，在黨講純潔』、『不問根源，不看罪行大小』……三句話沒說就拿起『中央』這個尙方寶劍革人家的命，卻偏革不了自己的命。在中央弄一弄，在地方搞一搞，搞了什麼名堂？眞正修正主義根子還是沒有拔掉。相反地損傷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人人自危，革命、生產抓不起來。這一小撮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階級敵人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隙，有時抓住我們的困難，有時利用我們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在上拆台發難，在下挑撥發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恢復舊制度，推翻新政權。」

「他們打着反修防修的旗號，把地方上一些犯有嚴重錯誤，以致個別蛻化變質分子的問題，擴大爲黨內整個已受資產階級分子腐蝕的問題，並提出『嚴重的問題不在被腐蝕的程度和貪污的個別罪行，而在於這是普遍性的存在。黨的任務應該是毫不留情的清洗，事情的大和小、上和下的關係，應該不必去重視，性質是一樣，在於處理要堅決』的論調，混淆視聽，藉此又拉又打，把廣大羣眾和幹部對錯誤領導的善意批評和鬭爭，引向邪路上去反黨和反中央。他們陰謀利用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挑動事端，製造分裂，破壞生產，利用『打擊一大片』的錯誤路線製造混亂，孤立中央一些堅持正確原則路線的同志。」

「劉少奇、林彪以及目前還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準備投降社會帝國主義，並在國內復辟資本主義，以資產階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使社會主義的國家變色，使我們的黨成爲法西斯黨，這是一套反馬列主義的投降路線和政變計劃。」

汪東興還透露反毛分子的另一些口號：「放下鞭，落下帆」、「射人不射馬，斬尾不革頭」等等。

汪東興還透露：毛澤東在今年六月間「發現了這個問題，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上下內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國外，這裏就是有黑司令部，紅黑分明，黑線斬不了，有人搞鬼』。並指示各省在處理基層幹部的問題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檢討……』。」

汪東興透露說：「針對着當前階級鬭爭新形勢下的新特點，毛主席發出『

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粉碎他們的投降路線和政變的陰謀，挖掉這一小撮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根源。」

「批判『水滸傳』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親自領導下，一次極其深入、廣泛的政治運動；是一場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嚴重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

「主席說：『水傳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都知道投降派』。這一句話直接打中了混在中央和地方中大大小小的宋江式人物。主席用宋江的叛徒面目比喻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投降，揭穿他們的投降本質。就希望同志們看清反革命投降派的面目。」

從汪東興這些話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毛澤東發動這次「批水滸」的運動，主要就是要從中共中央和地方挖出「大大小小的宋江式的人物」。

因為「批水滸」運動在共黨當前內部權力鬥爭中如此重要，所以中共中央領導這次運動也有一定的重點。汪東興在講話中透露，「批水滸」運動有四個重點，即：

(1)「批水滸要與認清蘇聯反動本質、揭穿新沙皇侵略行徑，和其在國內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實質聯繫起來，在反修防修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2)「要通過歷史上這本反面教材做為借鏡，透過現象看本質，通過過去看現在，不要為批判而批判，要警惕階級敵人誘使我們陷入純學術批判圈套。」

(3)「要理論聯繫實際，對照當前階級鬥爭的實際，抓住幾個關鍵性的東西進行深入批判：

㈠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看周圍，往上追，追這種人今天有沒有？

㈡宋江與高俅的鬥爭性質要弄清楚……全國最近刮起一股翻案風，打倒劉少奇，大為地方主義喊冤；打倒林彪，又為劉少奇一夥叫屈，把同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之間的派別鬥爭，說成是正確與錯誤路線的鬥爭。這事全國有，廣東也有，廣州也有。

㈢擺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主席說：有人搞鬼，不要大團結，搞小集團，施小恩，攏絡人心，封官許願，招降納叛，陰謀一起來。他們架空誰，宋江的缽，共產黨裏頭也有人接班。

㈣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裏頭這樣搞的大有人在，表現不反修不革自己的命，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他們對地、富、反、壞、資本家、階級異己分子，叛徒特務、托派、修正主義分子、國民黨分子施仁慈；但對我們廣大羣眾幹部，對黨內正直敢於同一切錯誤傾向鬥爭的同志卻恨之入骨，竭力排斥打擊，造謠中傷，殘酷鬥爭，無情圍攻，其何毒也。」

(4)「要從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各個領域去批判。」

汪東興還透露，這次「批水滸」運動，「要打活老虎，別死抓死老虎」。「抓住閻王，放掉小鬼，不要鍾馗抓鬼，要孫悟空打玉皇」。「要有妥善的安排，有統一的領導，發揮黨組織的戰鬥作用，充分地發動羣眾，要羣策羣力打人民戰爭，集中火力打殲滅戰，步步深入各個擊破，防止一盤散沙，或獨斷專

汪東興的講話中，還透露了一些其他情況，如：

(1)「一些地區（指南方幾省）確確實實領導上有一些問題，工作搞不好，加上水災，生產任務沒有完成，農業收成不太理想，具體方面有困難。」

(2)「黃永勝在這裏（指廣東）搞了自己的一套，增加同志們一些困難，我看大家努力總是行。」

後面這一段話透露了廣東的反毛問題還沒有解決，汪東興事實上是鼓勵「大家努力」繼續對廣東的宋江進行鬥爭。

汪東興目前是毛澤東身旁最親近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他是專門替毛澤東搞權力鬥爭的。汪此次廣州之行，決不是遊山玩水，他不會無緣無故去廣州，也不會無緣無故在廣州做此報告。他來廣州必有一定目的，要解決一定問題。

廣東是林彪勢力的大本營，黃永勝的老巢。「林彪事件」後，林彪的親信黨羽原廣州軍區政委、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立即被調往四川，廣東的當權職位則讓給林系另一重要黨羽原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這是毛澤東解決廣東問題的第一步。後來在一九七三年末，毛澤東又調動八個大軍區的司令員，把丁盛調至南京軍區，而把許世友調來廣州，接掌林系部隊。雖然如此，但是廣東的林系部隊仍由孔石泉掌實權，起着核心團結作用。有關消息反映，許世友到廣州雖近兩年，但仍不能確實掌握部隊，許多事情他都做不了主。毛澤東雖然「解放」了與林系共軍有矛盾的趙紫陽，恢復他的廣東黨政第一把手的地位，以便與林系共軍勢力起制衡作用。

據息：趙因得不到共軍的支持，一切工作都推展不開，問題解決不了。最近中共中央被迫不得不把趙調走，另調原掌廣西大權的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接掌廣東黨政的第一把手。韋資格老，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很顯然，毛澤東是希望藉此來建立廣東方面的黨權，求取黨政軍的協調一致。汪此次來廣州，大概是與最近廣東的人事調動有關。

趙紫陽的出處，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資料。趙雖然可能作了廣東黨、軍權力鬥爭（或是毛、林的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但據說他已調中共中央負責工交方面的工作，可見並沒有被整肅，只是被擠跑而已，從汪這篇講話看，廣東的問題並未解決，汪講話中否定黃永勝，並鼓勵繼續鬥爭。對誰鬥爭呢？當然不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趙紫陽，而是在廣東根深蒂固的林系勢力，也就是黃永勝的餘黨。

按現在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和政委華國鋒，一個常年在廣西，一個在北平，廣州軍區的政委權力就落在林系餘黨的孔石泉手中。因為廣東的部隊都是「四野」的，都聽命於孔，許世友的光桿司令員在廣州是一籌莫展。現在韋國清調來廣州，又兼掌廣東的軍政大權，事實上就等於先從上面削弱了孔石泉的權。相信韋調廣州後，廣州軍區的人事還會有進一步的調整調動，這是毛澤東解決廣東林彪殘餘勢力的一個重要步驟。汪東興這篇講話，不僅反映了中共在廣東地區當前的內爭情況，也反映了全大陸其他各地區當前的鬥爭形勢。

東南亞形勢漸趨穩定

岳騫

自從四月三十日越共軍攻下西貢，越南繼高棉之後淪入鐵幕，東南亞國家凜於倒骨牌理論，一時人心惶惶，各國當政者更競相媚毛自保，一時整個東南亞均淪於赤化邊緣。經過半年之後，雖然寮國名實俱亡，中南半島三邦全部淪共，但在鐵幕外的國家驚魂甫定，已逐漸站穩腳步，經過一番佈署，又形成抗共的新形勢，加之俄毛互鬪，越棉相殘，東南亞國家若能認清事實，自求多福，也許不會再有一隻骨牌倒下去。

東南亞形勢轉穩，基於三點：

第一、印尼終於出兵東帝汶。東帝汶本葡萄牙屬地，在東南亞地區雖然落後卻甚平安，儼然世外桃源。但自葡萄牙政變成功，政府急劇左傾，共產黨隱握大權，於是海外殖民地也頓時向左轉，非洲的安哥拉，亞洲的東帝汶，情況完全相同。帝汶共黨軍隊在以武力奪取首府帝力後，即宣佈成立共和國，選出總統、委出閣員，儼然具有政府的雛形。

如果宣佈獨立的是非共的政黨，獨立也許可能成為事實，因為帝汶最大的鄰邦是印尼，其次是澳洲，包圍在這兩大國之間。澳洲自從准許東新幾內亞獨立，已無殖民地，自不會再去侵佔帝汶。印尼對帝汶不能說沒有野心，因為西帝汶便是印尼領土，但蘇哈圖與馬立克為人都很穩健，不敢也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果帝汶不成立共黨政權，甚至共黨一開始不表現得窮兇極惡，在帝力殺人越貨，印尼不能忍受了。因為印尼經過一九六五年九卅政變，高級軍官九人中七人被殺，一人重傷，只有蘇哈圖幸存，對共黨有切膚之痛，自不能允許臥榻之旁，出現一個共黨國家，其出兵勿寧是必然的事。

但印尼直到福特總統到耶加達與蘇哈圖總統會談之後，始向帝汶出兵，可能也取得美國默契，帝汶共黨在退出帝力後，大罵基辛格也未嘗沒有半點理由。

印尼軍攻下帝力之後，仍然向前推進，一定要全殲島上共軍。照目前形勢看，印尼的打算是全殲共軍之後，恢復島上和平，然後將政權交還四個親印尼的政黨，屆時是獨立，還是歸併印尼，也要看內外形勢而定，如果自由世界大部份國家都提出反對，尤其是澳洲也提出異議時，以蘇哈圖的穩健性格，也許會讓東帝汶暫時獨立，過一個時期再說，事實上東帝汶即使獨立，也離不開印尼，仍然等於

印尼出兵佔據帝力之後，東帝汶共黨政權已經崩潰，士兵大部放棄抵抗，其國防部長兼陸軍總司令，內政部長均去里斯本求援，目前共黨方面零星抵抗雖有，但已不足挽回大局，東帝汶共黨政權便如曇花一現，水流花謝了。

東帝汶共黨政權崩潰，對自由世界自是絕大好事，雖然印尼手段不太合法，但英美法均未置評，如果照西方國家的標準看，自然是侵略，是干預內政，但歐美大國均未開腔，美國當時總統，國務卿均在耶加達，事前自然知道此事，不必再發言，英、法、意、德、加均未提出批評，可見西方國家如何重視此事，又如何感到欣然。

澳洲是東帝汶第二鄰邦，不能裝胡塗，也只是發表一篇聲明，表示遺憾。當印尼軍在東帝汶登陸時，共黨政權會致電澳洲政府求援，澳洲未予理會，僅報以遺憾了事。

各國反應如此平靖，必然大出印尼外長馬立克意料之外。由此可見，東南亞各國已逐漸認清現實，知道喊空頭口號，說風涼話，不是害人，最後只是害己。

表現得激烈的是葡萄牙，宣佈與印尼斷絕邦交，印尼也立時驅逐葡萄牙在印尼外交官出境。但葡萄牙的行動，仍然是虛張聲勢，因爲葡萄牙左傾勢力仍大，葡萄牙政府不能不予以敷衍。只看葡萄牙政府一面向印尼提出嚴重抗議，斷絕邦交，一方面卻下令盡撤在東帝汶葡軍返國，已表示撒手不管，一任印尼處理。

最有趣的是蘇俄同毛幫了，蘇俄是苦在心裏說不出口，毛幫則是假支持，眞高興。

東帝汶共黨政權失敗，對蘇俄在亞洲戰畧是一大打擊，因爲葡共完全倒向蘇俄，東帝汶共黨事實上是葡共一手扶植，俄共、葡共、帝汶共可說是祖孩三代，一脈相傳，東帝汶共黨如果成功建立了政權，便等於蘇俄在南太平洋增加了一處根據地，目前蘇俄環球戰畧，就是在南太平洋確少一個點，東帝汶恰好補充這一缺憾，帝汶經濟價值很低，但軍事地位卻很特殊，在葡萄牙手中，成者併歸印尼均無大作用，只有落入蘇俄手中，南太平洋將不能太平，因此，印尼斷然出兵，始能獲得一致支持。

但蘇俄對此很難置喙，第一是不願開罪印尼，兩國邦交剛有好轉跡象，不願因此鬧翻，第二，印尼出兵藉口是應東帝汶人民之請，維持當地秩序，避免流血。此種口吻，完全學自蘇俄，蘇俄血洗匈牙利，蹂躪捷克，都自稱是應該國人民之請，印尼只是向「老大哥」學習，蘇俄若有半字相責，印尼便會反唇相稽，蘇俄不敢置詞，也許顧慮及此。

至於毛幫，實在感到高興，毛澤東若不是睡在床上不能動，聽到這個消息眞要打個飛腳。毛幫目前對蘇俄的態度，正如毛澤東的「語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反對」，尤其是鄧矮子公然在

產集團，對各國共產黨的態度，要以是否親俄定出親疏，葡共最親俄，毛幫便視同仇敵，一貫稱之爲葡修，最近一次葡國左派軍人在里斯本政變失敗，毛報更鼓掌叫好，甚至葡共在政變後，召開羣眾大會，毛報都報導葡修不甘失敗，又圖蠢動。觀乎毛幫對葡共的態度，可以測知毛幫對帝汶共黨決無好感。何況葡共的勝利只對歐洲有威脅，東帝汶共黨如東眞的建立了一個親蘇俄的政府，則受威脅的主要還是毛幫，所以毛幫對東帝汶共黨政權的崩潰，雖由「新華社」發出聲明，譴責印尼，實際正是作戲，勿寧是逼蘇俄出頭與印尼決裂。

總之，印尼出兵東帝汶，就法理而言自屬不合，但針對目前世界情況，印尼此舉確實安定了南亞，畧迹原情，應予肯定。

其次說到澳洲，澳洲本是南太平洋反共重鎮，過去凡是有關自由世界與共黨集團的鬬爭，澳洲一定走在尖端，聯合國入韓參戰十六國，澳洲在內，而且出兵一旅，數量僅次於美英，美國出兵援越，號召盟邦參戰，出兵者七國，澳洲也在其中。外交方面，澳洲與我一向友好，總理高登曾至台北訪問，在聯合國更盡力維護我國代表權。不幸是三年前一次大選，執政達二十年的自由黨與鄉村自治黨聯合政府敗下來，工黨上台執政，全世界的工黨與社會黨除去英國的工黨之外，無一不犯左傾幼稚病，澳洲工黨似乎更甚，工黨領袖韋林組成內閣，立時作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反美親共，撤回在越南澳軍，與毛幫「建交」，把共黨瘟疫病帶進了一向清淨的大洋洲。

但工黨與社會黨也有共同的特色，即是按照社會主義政綱施政，必然是國家社會日趨貧困，澳洲在工黨執政三年後，百物昂貴，民不聊生，工黨少數議員也對現行政策不滿，因此，政府提出預算案送交國會竟被否決。在此情況之下，工黨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總辭，或者解散國會，但這位工

棧豆，被總督下令免職，由反對黨領袖組織看守內閣，本月舉行大選，照澳洲民意測驗，工黨失敗已成定局，反共的自由黨定必捲土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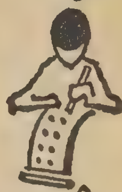
最後再說紐西蘭，紐西蘭情況與澳洲完全相同，過去是反共陣營中堅，派兵參加過韓戰，參加過越戰，一向由國民黨執政，對華友好，中紐邦交非常密切。三年前，也在選舉中被工黨奪得政權，走向澳洲同一路線。但上月大選，國民黨已獲得勝利，組織新政府，政策立時向右轉，前任政府拒絕我體育代表團入境，新政府立時解禁，並申明願同自由國家維持友好關係。雖然中紐復交尚非短時期事，但紐西蘭重回自由陣線，對南亞自有巨大影響。

綜合印尼、澳洲、紐西蘭三國情況，可以看出未來的局勢，將逐漸形成以印尼爲中心，澳紐爲輔翼的東南亞反共中心，此一中心必然要吸引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泰國參加。這一組織可能是無形的，也可能有個名義，事實上七國中除澳紐之外，其餘五國便是東南亞協會會員國，要澳紐加入東南亞協會便可以了。

如果美國能予以支持，由印尼挑起大樑，重新編組東南亞反共集團，俄毛兩方因互相勾心鬬爭，彼此牽制，都有所顧忌，誰也不敢過份與東南亞各國爲難，提防各國不能支持時，會倒向另一邊，在此情形下，未嘗不可出現小康之局。所謂倒骨牌的理論，也就是倒到了寮國爲止，泰國、馬來西亞能屹立不墜，東南亞便安如磐石。

至於中韓兩國爲反共前哨，自不能與東南亞各國密切結合，但由於彼此立場相近，在文化，貿易方面仍可彼此交流，中韓兩國扼守了東南亞的大門，眞正有識的政治家不會看不到這一點，彼此沒有絲毫衝突，卻有共同利害關係，不團結也不成。

至於我國同澳、紐關係，應當積極聯繫，倘能爭回澳、紐外交關係，則逆勢中的外交，將會爲之一變，只不知外交當局有沒有這個打算。



認識中國

「民主」與「不怕殺頭」

柳以青

從「李一哲大字報」的內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這問題就是在大陸上所提出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

為生活在大陸上的這一代青年，當然是飽受了中共的各式各樣的教育與學習，頭腦中當然不會像似我們所了解的「民主」與「法制」問題。

可是，儘管如此，就他們在「馬、列、毛」的教導下，以及中共所宣傳的「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法制」下，他們仍然看出中共的當權派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大陸中共統治下的問題，而這問題，他們總結為「民主」與「法制」的。

這裏，我們先看他們如何提出這一問題。

「有人為了說話而不怕殺頭」

首先，他們提出了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意識的了解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形式上說，實際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武器。

「從戰畧的觀點來看，與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為了鍛鍊人民羣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還有什麼能比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精神振奮，意氣風發的議論國家大事，批評錯誤路線更能成為生產力解放的標誌呢？

「上了憲法的人民羣眾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都在這場大革命中眞正實行起來，……這就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沒有過的，生氣勃勃的，這是革命的奇勳。」

從這些話來看，李一哲們就是很欣賞「文化大革命」時期那些「人民民主」的精神與作風。

可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據李一哲們說，由於「林彪體系」而大大的危害了「人民民主」。因此，在他們的大字報中就說：

「一九六八年夏季……『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靈了起來。在範圍廣大地區「他們（按指人民）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羣眾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什麼？你們要民主？你們是反動派！因為你們是反動派，所以不能給你們民主。他們振振有詞，喜歡引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關係的一段話。

因此，李一哲們在嘗到了以前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民主」的滋味，再遇上了「林彪體系」的鎮壓與蠱惑、詭辯、與歪曲，於是就倡言聲明說：

「人民羣眾為了維護和爭取自身的利益，總是要以各種形式（甚至包括消極或『反動』的形式）去進行抵制和反抗。……林彪垮台以來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漲，更形成了他們對林彪體系有着切齒之恨，他們要求繼續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權。……

「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古往今來，中國總會有人為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靈幽，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但是林彪體系壓脅着他們，『忠』字化的森嚴禮儀在束縛着他們，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

這在李一哲們的文章中，所表達的「人民民主」中的「人民羣眾」言語自由發表的權利，可以看出是多麼的嚴肅，以及多麼的壯烈。

在這一連串的幾段中，我們可以這樣的來了解。

一、他們已經分清了或是發現了人民羣眾的「自身」，與擁有「政權」者的迥異身份及截然不同的兩個階層。姑無論李一哲們如何用「林彪體系」或以前的「劉少奇集團」等，這些都是一種代名詞，而實質上是直指到當權派的集體、體系或那一小撮人士們。這一分野與發現，卻是很明晰地看出了大陸上整個統治階層與人民羣眾間的問題。

不但此也，他們也都眞正體驗了這些「當權派」對「人民羣眾」如何的摧殘、作賤，而導引了「人民羣眾」如何該挺身而出的為「維護和爭取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同時，也已經知道了「當權派」們用盡各式各樣的見不得光的方法，來「歪曲」、「誤解」、「嫁禍」和「扣帽子」，從這些歪曲、誤解的說辭中，已經無法使人信服而發生效力了。這一發現，為被中共統治的大陸上的老百姓，特別是由毛澤東教養出的青年人士，最重要、最突出最具影響力。

史上，找到一條歷史文化精神的線索，那便是：「古往今來，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

這一句的眞正意義，也就是在中共層層的馬列毛的主義與思想的蒙蔽下，使他們突破了這些只知「來」與「今」的現實主義雲彩裏，上溯到「往」與「古」的優厚的傳統文化精神之所在。雖然，他們沒有在「人」上標明什麼，但是，他們卻是知識分子；同時，他們又接着以「魯迅」爲榜樣。起碼，他們要表示在大陸上所宣傳的魯迅，就是一個有「硬骨頭」的「讀書人」了。

妙是妙在，他們對魯迅的批判：固然他們不懷疑魯迅是一個「不怕殺頭」的人，但是，他們表面上似乎是在欣賞，實質上是給予批判的話：魯迅的發言和寫文章，還是托庇在「日本朋友」那裏的，他們在懷疑，假如魯迅沒有日本的朋友，是否會就像目前所見到的魯迅全集中那麼「英勇」，那麼「多產」？

可是，李一哲們就大不相同了。他們沒有可托庇的地方——這方面可見大陸中共當權派們的統治是多麼的嚴密。然而，他們卻比中共所歌頌的魯迅更高更大了。他們就是拿着頭顱來發言的，除了他們所相信的眞理外，或是所發表的眞理外，他們並沒有其他可以托庇的地方。因此，當他們發言時，他們根本知道，同時，也在「等待着」中共當權派所預備給他們的：「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呢！

對這一抱有「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李一哲們，我從心中掀起了欽佩。這欽佩之情不是由於他們言辭的內容，而是他們在這大字報背後所擁有、具有和握有的精神。

「人民民主與權利」

三、又從李一哲們的大字報中，他們所要求的權利，可以分成言論權，人身權和革命權。

這言論權，很明顯的，絕對不是人云亦云，上行下效的背誦式、口號式、教條式的言論權。而是來自他們自己對於馬、列、思的理念，再加諸於中共統治現況的反省後的批判權。也可以這麼說：他們是那麼的了解馬列毛，而就不能在具體地事實和現況裏，看到偌多「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當權派錯誤作風。

在這方面，我很原諒大陸上的這一代青年們，他們由於長期來的馬列教育，使他們仍然無法突破馬列毛的謬論，起碼，在目前他們還不具有能夠開朗地從其他各種不同的思想理念中，並存的客觀環境，使他們可以突破出來。否則的話，他們也就不會總是在馬、列、毛思中打轉了。然而，就是從馬、列、毛中打轉，也已經可以實驗中說的一套與做的一套南轅而北轍呢？

似乎到現在，中共仍囿於這一「打轉」層次，永遠不去公開地懷疑一下所謂馬、列、毛本質上的錯謬與缺點，只是僵化的以之爲現實上「兩條路線」的鬥爭呢！無怪乎林彪們，只有在這上面，大喊「活學活用」了。

的問題，只不過是守口如瓶，以免招致殺身之禍而已。然而，在我的了解中，馬、列、毛主義思想的破產，爲時已經不遠了。

奇怪的是：生活在海外的青年們，已經具備了各種學說思想並存共流的客觀環境，有的人反而以爲馬列毛眞是他們所嚮往的「天國」呢！人類和世界，恐怕都會在幻想中尋生活的，到頭來，總會落得「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這方面，似乎我除對他們竊笑外，還付出一腔的哀憐之情。其他的，我只能說：那是他們的自由選擇了，如果「咎」來時，我也只好說聲：咎由自取呢！

所謂人身權，所表現的意義更是深沉而悲慟的。由此而了解到的中共當權派們，對大陸上的人民羣眾，總是在抓、壓、殺，絲毫沒有「人身保障權」，眞不諦是「人類芻狗」的景象。

無怪乎李一哲們就大聲疾呼的說：究竟有多少冤獄，到現在一直的關着；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枉的殺死了。究竟有多少人，人身權不但沒有保障，同時也已經蕩然無存呢！

在這裏，我卻發現了中共對外宣傳、統戰的一個大秘密：何以前一時期放出了關了二十多年的戰俘？又何以最近又釋放了「反共救國軍」的敢死隊人員？這些，我懂了：一方面是向大陸人民宣佈：當權派既然可以把最敵對的人士給予「大赦」而釋放，足以證明大陸並沒有扣壓「人民羣眾」，那只是「李一哲大字報」的造謠而已。這方面的推論一定正確。另方面是在以釋放俘虜爲向國際方面宣傳，特別想影響美國福特總統的訪問以及對中共的條件來做「法碼」。這一舉兩得，一石二鳥的設計，大概是可以說雖不中，不遠矣。

所謂革命權。這可以說是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所遺留下的一個中共政權的致命傷。

以「革命」來推翻什麼，同樣地也會被另一次「革命」來推翻。因爲：革命也者，並不是只屬於一小撮人的。

以從事革命的青年爲「反動」而來鎮壓，到頭來這些鎮壓者，也必被別人扣上「反動」的帽子。林彪就是目前的典型。以林彪體系做現實教材，只要代入什麼人物的話，都是一樣。

這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所遺留下的中共政權的痼症。不信的話，我們看李一哲的這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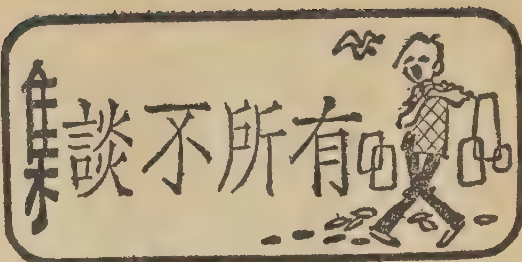
「那些反對林彪體系作了眞正戰鬪的革命者，不少的情況是殺了頭，頭還是殺了，坐了牢，仍舊坐着，罷了官的，照樣罷着。……

「而且，香花與毒草，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麼容易鑑別的……。」

「應當怎樣規定人民羣眾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權利呢？」

嘩，難道說中共的當權派們，也害怕着「人民民主」了嗎？但是，人民羣眾們卻是非要不行呢！中共當權派們，如何應付和招架？

下篇談李一哲大字報中所說的「法制」問題。



審結朱唐案

丁冬

上期關於朱晦翁爲明朝小說家所誣枉，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譜」及「年譜考異」均擯而不載，亦無一語致辯。大抵認爲小說家言不値得認眞。不久以前，筆者在一本中學生刊物中讀到一篇某人對中學生講演辭，他攻擊朱子，所用的藉口和武器正是借自那段誣枉故事，既現成，又好使好用，看它字裏行間流露的得意之色，彷佛可見那講者當時如何義憤塡胸，聽者如何動容。小說之入人心目，由此可見。

講到那小說家凌濛初，說他是慣於造謠的輕薄人，倒也未必。他是明末時人，年少時鬱鬱不得志，應考累累失敗，只好以刻書與著述爲業。時流寇李自成爲患，他當了何騰蛟（明史有傳）的幕客，守徐州。賊兵攻城，他矢誓與老百姓死守，曰：「生不能保徐，死當爲厲鬼殺賊。」終於壯烈犧牲。臨死時血流被體，再三大呼「無傷百姓」。二刻拍案驚奇一書，只不過是他一生著述中一部分而已。

「二刻」所載的許多故事，部分是有所本的。至於上面那節與朱晦翁有關的故事，亦不是他憑空杜撰。宋朝人李密的「齊東野語」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及卷二十「台妓嚴蕊」就是他寫那故事的主要素材。

現節引「朱唐交奏本末」於下：

「……蓋唐（仲友）平時恃才，輕侮晦翁，而陳同甫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甫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同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如何？答曰，唐謂公尙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寃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信付之次官

證」，偶然讀至他辨證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提要一條，不禁拍案稱快。原來朱子被誣枉歷九百年，始有余「大律師」者出，代爲平反。按余氏此條辨證，固然不是針對凌濛初的「二刻」，亦不是針對周密的「齊東野語」，而是專對紀曉嵐「四庫提要」中「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一書的「提要」而發。

紀氏提要畧云：「（唐）仲友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罷，故宋史不爲立傳。惟王象之輿地紀勝，稱其博聞洽識，尤尙經制之學。又朱右白雲稿，有題宋濂所作仲友補傳云：在台州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創浮梁以濟艱涉，民利賴焉。則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構。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蕋（與蕊通——丁冬）一條，其事蹟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由上文可知，紀氏的「提要」立心爲唐仲友講幾句公道話。他舉出朱石的「白雲稿」及周密的「齊東野語」兩本書，證明朱唐二人蓋先有心病，始有後來的劾奏事，言之頗若成理。二百多年後，復有「余大律師」者出，亦要爲朱晦翁說幾句公道話。經此一役後，朱唐公案才正式了結。紀氏列舉二書的資料力訴仲友無辜，余大律師也同樣的舉出另外二本書：「夷堅志」和「雪舟脞語」作爲證據，彼此扯平。該二書亦嘗紀載宋唐事件而兼及嚴蕊下獄事，但全未涉未陳同甫狎妓和構陷一節。因此，同甫與仲友或有嫌隙，但與「朱唐互申」無關！

姑讓一步說，誠如余大律師所陳，「同甫雖與仲友有夙憾，然並無狎妓囑仲友爲脫籍之事。仲友欲與嚴蕋私，且縱子弟通賄賂。同甫據實以告朱子，並非憑空誣構。朱子身爲監司，既知所屬郡守之貪淫，自當按劾，亦非挾嫌報復也。」——這是余大律師爲朱子平反的第一步，先把陳同甫在一干人中開釋，可說是乾淨俐落之至。

大律師更進一步指陳，朱子文集中載奏劾唐仲友狀共六通，第四狀確記仲友與嚴蕋關係，亦載嚴蕋供詞甚詳。後來轉輾傳聞，到了周密的「齊東野語」中，大部分已變質，且把嚴蕋說成「抵死不肯攀誣仲友」的義氣女子。余大律師於是侃侃陳說：

「……宋之名臣，多有眷懷樂籍，形之歌詠者，風會所趨，賢者不免。仲友之於嚴蕋，事之有無

神」談

出身電影武術指導的劉家良，首次執導「神打」，賣座情況意外之佳，電影風格也夠新奇，雖然這電影不過屬遊戲文章一類貨色，不過可以看出導演的潛質也有一些的。另一部是由瓊瑤原著張美君導演的「在水一方」，這部電影是瓊瑤公式故事，拍得夠美，內涵仍是薄弱的。作爲娛樂性電影看，上面兩部片子雖然沒有什麼特殊成就，但也不失爲一部內容乾淨的電影。

「神打」的導演劉家良，過去是張徹的班底，除了在張徹的電影中當武術指導外，還擔當過副導演，也曾經在很多電影中當打仔演員。因爲他本身不是當主角的小生材料，所以這部「神打」比王羽執導的電影便靈活得多，因爲他不必在電影中集中力量來表現自己。

由於「神打」的收得，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劉家良與張徹兩人導演功力的比較來。最特出的是劉家良有搞喜劇的功力。張徹卻欠缺這項才能，不可否認，電影是娛樂品也

如此大，但本身缺乏搞喜劇那份幽默感，那是美中不足的，張徹的作品風格，受日本電影影響很大，日本民族卻是最欠缺幽默感的民族。還有電影中的打鬪，本是屬於古代競技招式之一，遊戲作用很突出，如果用它在戰場上成爲大型打鬪，效果一定很差。張徹

吏役小人承望風指，故甚其辭。且按治贓吏，縱不得直，亦於朱子無損。……」

此節辭鋒甚勁，所向披靡。至是，朱子已立於不敗之地了。余大律師復曰：

「然後之與理學爲仇者，因不滿於朱子，遂一反其所爲，極力爲仲友開脫。據周密一人之詞，以爲平反。一若周密著書，動成信史；朱子按狀，純構虛詞者。……」

這幾句正好擊中自周密以次，而宋濂，凌濛初，紀曉嵐等人的要害。大律師以下所列舉朱子按劾仲友的不法罪狀，卻又是他們聞所未聞或不敢接觸的。余大律師云：

「朱子劾仲友所支公使庫錢數萬貫，雖據庫子等所供，然皆有簿書可憑，則未必盡出深文。而仲友於婺州本籍，開有綵帛鋪，魚鯗鋪，書坊，以二千石而躬爲市井之事，固已非士君子之所當爲。……謂其「立身有本末」，且進而許爲君子，不亦過乎？至朱子謂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飢民；而朱右謂其「發粟賑饑，抑奸拊弱」。朱子謂仲友造置浮橋成了，專置一司，以收力勝爲名，攔截過往船舡，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節搜檢；而朱右謂「造浮橋以濟艱涉，爲民所利賴」。各執一詞，動相矛盾。然朱子之劾其催稅嚴峻，則有人戶論訴可據，劾其就浮橋收力勝錢，則有簿歷可照。是卽坐兩造於庭以折斯獄，亦當以人證爲斷，不可以空言爭也。不知宋濂朱右輩之爲仲友平反者何所據耶？」

案情至此，經已大白。大律師更進而傳召一特殊證人登堂。他是曾與朱子論學不協的陸象山，殆朱陸先後逝世，其門人弟子竟至不相往來者。陸象山的供辭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

就「四庫提要」而論，余氏的「辨證」是紀曉嵐的「功臣」，亦爲畏友，所謂入其室而操戈者。今觀余氏辨析數百年來「朱唐交訟」疑案而益信。

的故事，雖然這故事可以拍上好多集，不過依我看來，打上二三集就不行了，因爲飾演「神打」的汪禹，作弄別人的招法是有限度的，這倒不如「大哥成」或「黃飛鴻」這類故事容易拍很多集而能保持觀衆趣的。

「神打」故事大致寫兩個騙子拳師與拳師的小徒弟，他們除了學會一套拳術眞本領外，並發明一些魔術道具，利用那些道具作掩眼法，煞有介事的表演其吞燒熱的炭，手摸燒熱的鐵枝，利用特製的鋼刀尖的木刀，表演其刀槍不入，被鎭上民衆視爲半仙。後來師傅因騙術被揭穿給拉去坐牢。他的徒弟汪禹便到處表演騙術騙人，這小子是有正義感的，有時也卽興地做點打抱不平，濟弱鋤強的好事，贏得鎭民愛戴，並與一個孤女林珍奇成爲旅途伴侶。又收了大批徒弟，後來遇着兩個江湖大盜揭穿汪禹的西洋鏡，一班受騙的土豪也乘機向他報復，幸而最後警方來捉去大賊才替汪禹解圍。

「神打」雖屬鬧劇，但因爲被丑化的是

「在水一方」

林巽

演的「烏龍教一」之類電影實高明得多了。從人物配制與情節安排上說，它幾乎與不久前在本港上影的另一部瓊瑤小說原著，白景瑞導演的「一簾幽夢」差不多。「在」片中的作家秦漢在氣質上與「一」片中的秦祥林同是一個人，所不同者只是職業，那是前者是作家，後者是工程師。「在」片中的谷名倫與「一」片中的謝賢，也是同一個人，所不同者，前者是電視劇作家，後者是富有的商業巨子，至於女主角的家庭，林青霞與恬妞兩姐妹與「一」片中的甄珍與綠萍，幾乎是原莊不變的一種類型的中等人家的女兒，所不同者只是姓而已。兩部電影中，同樣是個個男人向女主角追求，一個是情場浪子，一個是性情內向而穩重的男人，女主角不愛那個穩重的男人而偏去愛上那個情場浪子，結果是吃了很多苦，那些吃苦矛盾的中段卻是戲的重心了。

記得粵片黃金時代，有一位導演笑談他可以一生只拍一部「茶花女」就夠了，可以變換兩個角色的身份寫一萬個不同的故事，茶花女可以寫成舞女、歌女，尼姑，青年寡婦，黑社會頭子的外室，男主角阿蒙大可以寫成教員、演員、神父、窮小子，只要兩人身份不同，從兩人不同身世背後產生的壓力就自然迫出來了。像這樣的電影，拍出來當然內容乾淨，可以大量搾取廉價眼淚，但唯一缺點是沒法反映現實，也沒法突出它的文藝價值。當導演與作者不斷重覆自己時，觀衆看得多了，就覺得它無意思，受歡迎的程度也必大大衰退的。

不過這類故事改編電影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使演員有表演深度情感的機會，像電影中的秦漢與谷名倫，很容易使觀衆留下深刻印象，反而林青霞與恬妞公式一點，因爲那是編織情節的主位，完全在兩個男角身上。

林青霞在「在」片中，已從幽鬱的氣質中跳出來了，她看來比幾年前的甄珍更開朗，這是可喜的形象，但願我們的藝術匠人不要只讓她純粹爲了作愛情工具而存在。讓她也沾上一點反映現實人生的氣息才好。

我想要拍一部有份量的文藝片，只盡量在情節上繞圈子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好的內涵，應該是從反映現實而來。而不是從曲折離奇的情節而來的。走筆到此，又想起二十多年來反覆重映賣座依然不衰的「亂世佳人」。這部作品的偉大是眞眞實地紀錄一個時代。從歷史觀點看，美國的南北所爭中代表正義方面的應該屬北軍，但作者並不因爲這個立場而抹殺人性的眞實一面，使讀者走進小說境界去，到處有眞摯的感受，而不致爲公式的片面是非觀念所操縱。這一點是異常了不起的。





因果報應

向晚

今人一提到因果報應，常嗤之曰「迷信」，殊不知這其中卻有大學問。迷信也可分兩方面講：一種是有害於社會的，如河伯娶妻故事，不僅不可信，而且應早日剷除之。一種是有益於社會的，即因果報應——這種「迷信」，實在能幫助禮教、法律之不足，而大有裨益於世道人心、社會安寧。因此，筆者不承認它是迷信，而視為冥冥中看不見的天道或天理。

從中外史書看，因果報應故事，可說不勝其數，證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確實的，只有少數例外，算是漏網之魚。就如太史公說的善人伯夷、叔齊、顏淵之餓死或早夭，惡人盜跖竟以壽終，他因之「甚惑」，我則以為大可不必，因報應有遲有早，早者及其本身，而現遲者往往待之二代或數代。某城隍廟有一聯云：「為善必昌，子孫不昌，祖先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為惡必殃，子孫不殃，祖先必有餘德，德盡則殃」。就是此理。先從外國說，亞力山大只活三十四歲病死。愷薩只活五十二歲，被同僚亂刀刺死。拿破崙也只五十多歲被砒霜毒死，再就現代說，墨索里尼被游擊隊員先槍殺後倒吊死。希特勒自殺死。第一次大戰末期，俄國最末一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機槍射殺死的。史大林是被親信謀殺死的，一說被猶太醫生毒死的，他倒地後，親信貝利亞繞其屍旁跳舞。以上皆是世界史上大書流氓政客，禍國軍閥，卻個個及身而滅，縱然有後，也不會成人。

最後，再舉一民間故事，一屠夫活到五十多歲，過大年時忽然失踪，尋之，原來他蜷屈死於大鍋內，自蒸而死。

就以上所舉例證，實足以證明：因果報應並非迷信，乃是「歷史定律」。當今世界大亂，盜賊橫行，禮教、法律既已失效，故最好應大力宣傳因果報應，亦算不失為滅罪辦法之一。



香港的現

有一位自稱「現實主義」的仁兄，看到近期有一部販賣色情變態大導演的作品收得了，又對我大談他的現實主義的大道理了：「看你老兄有一個這麼靈活的頭腦，卻不肯向現實低頭，可惜可惜。」跟着他重提一些本港過去的專欄文章，「看，人家連賭博、公娼合法化也有勇氣提出來了。這就

你問一名即使是第九流的教育家，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理想主義重要，還是現實主義重要？他一定認為理想主義重要，因為任何教育工作都是為了下一代的。

現實是什麼？將它直解起來，不外是現在的實際情形，現在的實際情形不一定等於過去的實際成形，更不一定等於未來的實際情形，但它卻可能產生連帶關係，可能完全將一個時空完全孤立起來。一個小商人及一間小工廠的老板，要是他只重視一個孤立的現實，他就不理會一切用不擇手段方法去賺錢，甚至因此不講信用也所不計。反之，這個小商人，小工廠的老板，如果他重視現實與未來的延續關係，他會一面用勤與儉來充實自己，一面重視建立個人信用，重視主顧及與自己事業有關的人對自己的反應，並且將這一切置在利潤之前。同時他更要從一些歷史性的教訓，用過去的現實來檢查現在的現實，作為自己對人對事抉擇的啓示。

任何「現實」都只是長遠歷史階段中的一段過程，它所以不被孤立，就因為有符合理性標準，如果那段過程的現實，是重視利害而反理性的，它便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它的現實，只是孤立的現實。在軍事擴展上，拿破崙與希特勒同樣瘋狂，但因為拿破崙比希特勒講理性，拿破崙失敗後，至少有一部「拿破崙法典」留下來，今日還被法國人作為法律根據，拿破崙的造型像還被用來作為白蘭地酒的商標，希特勒卻過去之後，連德國人也不願再提他的名字。那只為希特勒當年講的「現實」，是只講利害不重理性的現實，這種現實，在歷史上便註定只是孤獨的一段現實。

所謂「寧為鷄口，莫為牛後」，這只可看成魔鬼的格言。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的陰毒之處，就是將「時務」兩字孤立起來看，叫人不必思想，這個「時務」的過去或未來。然而時間是無情的，等到這個「時務」永遠過去了，你嘗到的只是苦果，而你自己的生命機會，你的工作意義留下的成績，一旦成為過去了，就永遠過去，它不會再回頭的。因為你所掌握的並不是與過去及未來發生連帶關係的現實。

本港近十多年來先是有一股來自日本的電影歪風，造成血腥暴力打鬪的國片天下，接着又有一股來自歐洲大陸的變態色情歪風，更被我們的藝術匠人活學活用，使多少「好此道」觀眾，可以抱着看小電影的心情去欣賞，居然也有被影評人大讚「完美」。那些「現實主義」者可以笑了。但他們笑完之後，只要虛心地思想電影這東西是今日全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東西，那就好了。

美國中右中文刊物簡介

東風與石溪通訊

余秋人

宋之亡國，卻也十分悲慘！朱元璋推翻蒙元，固是一大英雄，值得尊敬。但他暴戾殘忍，卻應該咀咒，明軍統一中國後，復派兵把蒙元最末一個皇帝追至蒙古多倫諾爾，這還不在話下，且把那最末皇帝全家也一齊殺掉，這未免過火吧。所以，南明永曆帝父子也遭同一命運。明之亡主要由於君主昏庸，聽信閹黨，卒至引起李自成、張獻忠的叛亂，明亡，而李張兩賊也皆被殺。滿清入關，因文字獄固然殺了我漢民族甚多，但當康、雍、乾三朝對漢人卻也做了不少好事，稱得起「國泰民安」。以後各代君主，或當權者，除西太后外，雖非明主，但也不暴君，故到滅亡時，並不像宋明兩代那麼悲慘。最末一代皇帝溥儀，雖受盡恥辱，但還是病死的，並未被中共槍斃，不能不說是幸運。

最後說到毛朝，他們殺死人民最多，當然逃不掉因果報應，就已應驗者說，劉少奇至今生死未明，縱然活着，也非好話。林彪橫死已成定論。周恩來入醫院十八個月，今已不敢再見人，眞有「生不如死」之嘆，且無子女，以八十八九歲老人，還有什麼希望，無希望而絕望。毛澤東總算有一兒子名岸英，但韓戰時，宣稱「戰死」，然今據尖鋒漢城報導，卻說死於北朝鮮農民之亂棍打死（因他強姦民婦，見本刊四一三期）。也就是說，毛周兩人皆斷子絕孫了。相反的孔子，他的後代卻傳至今日民國，數千年來，依史記載每代皆有他後人不是任官職，便是大學者，而且凡姓孔的，人人皆尊敬之。下之如曾國藩，他的後人多爲學人或教育家、科學家，在「昭」字輩中我也認識了不少。但那批

那位仁兄靜住了。面上的尷尬表情，倒給我一個希望，這人到底還是有得救的。

霍雲霄

今日好些自以爲是現實主義者，其實一點也不現實，他們的現實，只是主張向實力低頭的辯辭。據說本港一間大學，爲了向實力低頭，連「博文約禮」的校徽也換了新裝，其理由是聯合國因爲害怕中共不會交會費也要向實力低頭了，我爲什麼不可也得因害怕搞事學生搗亂而向現實低頭？

「實力」這東西，在文化歷史上並不是永遠不變的「現實」，這東西，也會跟實力轉變的。個人以爲如果

廿多年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着依舊帝國主義和買辦政權壓迫的台灣同胞！這種被壓迫被剝削的血海深仇與刻骨的深恨，中國人民最能瞭解也最爲關切，因爲未解放之前中國的七億同胞遭受着同樣的悲慘命運，同樣程度的苦痛啊！」內容頗雜，政治、經濟、社會、小說、散文皆有之，推其目的無非是在貶我揚共。

石溪通訊

（**Stonybrook Newsletter**）月刊，八開手抄印刷，期出約十頁，爲 **Stonybrook** 大學親共學生所辦。

此刊爲中共張目情形，由其第三十五期刊載美毛人民友好協會石溪分會十月二日在石溪 **Lecture Hall** 舉辦中國日慶祝中共政權成立二十五週年之經過可知概要。

第三十三期「中國武術觀後」一文內稱：

「看過以前的瀋陽雜技團和這次的武術團的演出，我深深的爲中國政府努力整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精神感動不已。」

另第三十五期「從『國磬』談起」一文內稱：

「多少年來人們還是喜歡幻想……不戰而卻人之兵」──○分軍事，十分政治這麼一來，他們可以省下一筆向外國買飛機大砲彈的錢，也不必談什麼『枕戈待旦』的話了──誰不喜歡在家裏睡覺。」

崇基同學支持珠海學生

今年「聯合學生報」候選編輯陳同學向同學們表示：「科學、思想潮流、主義、甚至『民主』、『開放』等概念，都是學術版討論的對象。」這裏的「甚至」二字，眞是可圈可點，令人興起了「甚至毒蛇猛獸」的聯想。自從五四以來，有志之士一直爲民主、開放而奮鬬，「甚至」萬歲爺毛澤東也要打起「新民主」的幌子，以廣招徠。誰料本港的「愛國學生」不單樂意做奴才，還公然蔑視民主，鄙薄開放，實在令人嘆爲觀止，可惜這些「愛國學生」不能禁止新聞自由，只好拚命造謠，以圖蒙騙同學。

最近十二名理工「學生」在珠海書院鬧事，激起了公憤。「崇基學生會」奉詔詆譭珠海書院，於是在「學生中心」張貼大字報，說珠海同學首先「語出粗言」，侮辱一名理工「學生」，然後將他圍着，「拳腳交加」。「學生會」並把這十二只紅頭蒼蠅的「聲明」貼了出來，算是事情的「眞象」。我當時氣憤不過，馬上提筆在大字報旁寫了七個字：「『學生會』造什麼謠！」

「崇基學生會」這一趟可謂倒霉透了。我罵了它之後，同學們也紛紛發表反對「學生會」的言論。有些同學說：「學生會是否憑這批理工學生的報導而肯定這就是『眞象』？抑『眞象』而有其他意思？」「十二位（理工）同學的意見，絕不能說『眞象』。」同學們要「崇基學生們」「讓珠海書院的同學發表他們的意見」，希望「邀請珠海學生會舉辦一個座談會。」梁浩泉、黃思博、曹鴻輝、黃源進、梁文德五位同學更聯名指出：「在報告板上，標明爲珠海事件眞象，其文卻偏重理工學生會所提供之資料……我們對於學生會之態度極之不滿。」此外，還有人嘲笑「崇基學生會」不負責任，說它「所寫的與大公報報導相同，文筆亦一樣」──「學生會」碰了一鼻子灰！紅頭蒼蠅雖然痛恨民主和開放，但中大學生是不甘心在沉默中被悶死的。新亞同學已經揭起了反對「中國週」的義旗，現在崇基同學也起來爲眞理而戰鬬了。發揚五四精神，打倒職業學生，此責吾曹欲讓誰？

青冥

福·特·政·府·的·兩·名·新·貴

續伯雄（寄自美國）

十一月二日突如其來的白宮政治風暴，美國政要，星移斗換，升沉互見，升起來的人中，又以倫斯斐特別爲人矚目。

倫斯斐今年才四十歲，去年八月九日，才隨着福特之就任總統，自歐洲遄返留職白宮，協助處理新舊政府的交接事務，一個月後，成爲福特總統內政方面的特別助理，再三個月後的十二月十八日，升任總統府秘書長，到今年的十一月三日，還不出一年，就掌管了足與國務卿基辛格爭短長的國防部。說起來，倫斯斐從一個被前任白宮幕僚長哈德門放逐在外的「大使」，回撲上國防部長的寶座，總共才不過十五個月間的事。

白宮政治風暴發生的第二天，華盛頓有關倫斯斐的謠言已在滿天飛。有些人相信，洛克斐勒之拂然求去，可能與他有關，新聖報導中甚至率然指出，倫斯斐可能爲了想取代洛克的位置而促成洛克斐勒的不競選。由倫斯斐與福特的關係往深處看，這種說法的可靠性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的。

凡與倫斯斐同過學，共過事的人，都能直覺的感到，這個身高五呎九吋來自伊利諾州的小伙子，是一個具有「多目標野心」的精明政客。他有討人喜歡的儀表，見微知著的才能，深沉穩練的性格，與察言觀色的天賦，他之有今天，是無數認識他的人所早能預見的。伊利諾州的前眾議員普辛斯基更大膽預言：「總有一天，他要成爲美國總統，我對此絕無任何懷疑。」倫斯斐自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曾服役海軍，做了三年半的飛行員，之後即轉入政界，從此不會浪費一分一秒，因爲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是先有計劃的，同時並在完成第一件事情以前，又預將後一步計劃安排妥貼。他的太太嬌茜（Joyce）就說：「唐（Don，倫斯斐小名）一生最『黑暗的』時期，就是任職海軍飛行員的三年半期間。」她的意思是說，從倫斯斐踏進仕途後，就一帆風順，而飛黃騰達。

實則，倫斯斐就連在普林斯頓大學與服役海軍的那段時期，也不曾一日虛擲。普林斯頓大學的足球、籃球等享譽全國的運動，憑他五呎九吋、一百六十磅身材，自然不夠格問津，可是，他勤練不受體格限制的摔角運動，卒能成爲摔角冠軍。到華盛頓服役海軍之際，他又利用晚間去喬治城大學攻法律，這對他以後從政所需的法學基礎，大有助益。

這個人一生只做「有用」的事，絕不對任何事，或任何人浪擲精力與感情，也不說無關宏旨的廢話，但開尊口，必含深意，但有所爲，必有作用。他處世待人，溫和沉靜，除了笑以外，不妄動聲色，他的笑，在政界是出名的。

根據他的朋友普辛斯基跟費德曼說，倫斯斐就跟一部靈巧的紡織機器一樣，能將一堆破棉花或亂麻，在默默轉動中就織成一匹紋路明晰的布料。他的這份天才，正是當年尼克遜手下亨哈二將哈德門（白宮幕僚長）與艾立克曼（白宮主管內政助理），對他疑忌不容的主因，一九七一年倫斯斐擔任尼克遜的顧問時，哈德門就怕他太接近尼克遜，而建議將他的辦公室移去白宮隔街的行政大樓。

他紡織破棉亂麻的能力，一九六四年在任職眾議員時期，就曾顯露過一次，而他今天的政治地位，正與他那一次畧施小計有着直接關聯。那一年眾院改選兩黨領袖，來自密歇根州的共和黨議員福特，出馬跟印第安納州的原任少數黨領袖霍勒克（Charlie Halleck）角逐，倫斯斐熟思再三，決定爲福特助選，結果不出他的料測，福特成功了。那時他才三十三歲。

倫斯斐所擔任過的大小工作，今天回顧起來，十九證明是圓滿的，有先見的。只有在一九五七年與一九五九年連續兩次爲俄亥俄州的丹尼遜（David Dennison）助選時，功敗垂成，第一次差九百五十票，第二次差一千票，他自己檢討，也認爲是「小疵」，因爲俄亥俄不是他的家鄉。一九六一年他決心自己競選時，就一舉成功。

他跟福特在眾議院一起共事了近八年，由於他曾協助福特膺選少數黨領袖，兩人自然結爲好友。不過，倫斯斐的野心與注意力是多目標的，他除去每年參加福特的生日慶祝會外，那段時期，他並不顯得與福特十分親近。到了一九六九年尼克遜主掌白宮後，尼克遜論助選功績昇以一個冷衙門——就業處（OEO）處長，這個處的工作重點在反貧窮，是早年詹森政府時期的產物，歷任處長多吃力而不討好，尼克遜的手下大將都對之興趣索然，福特也曾勸他不要爲那個撈什子機構放棄多年國會基礎，可是，就業處的衙門雖小，卻也是他夢想中的晉階必經過程之一，他還是接受了，而且，他又成功了，那個死衙門經他說服國會，繼續撥欵，擴大計劃，幹成了活生生的惹眼機構。

一九七一年，他改任生活消費指導委員會（COLC）主席，又幹了兩年，跟他在OEO任職兩年的情形一樣，目的只在着意整頓組織，策進工作，而後依計行事，絕不橫生枝節，牽涉到任何足以影響他政治清譽的麻煩，他常說：「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許引起外間的不艮批評。」主要因爲他個人在心理上，都將這些「不關痛癢」的職位，視爲政治生命走向巔峯的歇腳站，對於過渡性的工作，他從不咯血瀝汗全力以赴的。

一九七三年，水門事件的發展急轉直下，倫斯斐

斐身爲尼克遜顧問，他警告自己，不能跟着淌這次混水，他了解白宮內部的情況，深知哈德門、艾立克曼這批人，察言觀色，幾乎可以料見最後的結局，於是，他自請外放，去到遙不可見的布魯塞爾，擔任有名無職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大使，別人都說他終於被哈德門放逐了，他保持沉默，靜悄悄的帶太太嬌茜、兒子尼柯與女兒瑪賽，離開了愁雲密佈的白宮。

一九七四年，他預知的結局明朗化了，幾乎除了他與海格以外的所有尼克遜高級幕僚，有案無案，都先後隨尼克遜而去。尼克遜宣佈辭職的同一天，他正在法國南部海灘渡假，接到了白宮的電話，催他「回家」，協助老友福特調理交接事宜，就這樣，他做了福特的顧問、幕僚長、國防部長。

如果外間對他的傳言無誤，明年此時，倫斯斐做上副總統的第二把交椅，也不會令人感到驚奇。他在OEO的老同事都知道：「倫斯斐的奮鬪方向，一直不會改弦易轍，是奔向副總統、總統的目標的。」

制度上，中央情報局並非衙門，局長一職，當然不是官位，尤不能與國防部的閣員相比。可是，職位是死的，人是活的，斯勒辛任職中央情報局兩個月，就擢升上國防部長的地位，前例不遠，布希更非池中之物，這是可以先下結論的。

✽ ✽ ✽

布希這個人，我們國內的外交界，知他識他的人很多，那是因爲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地位，是在他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期間失去的，對他的印象特深。此人儀容不凡，口若懸河，雖在出任聯合國大使以前，絕無外交經驗。可是，尼克遜與基辛格都很欣賞他在聯合國的表現。

他其後受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又是一把未開口的利斧，嫩葦新芽，幹得也處處生風，以至艾格紐被尼克遜罷黜時，便已有提名布希爲副總統的呼聲。說起來也眞是因緣前定，那時尼克遜若然提出的是布希，而非福特，布希豈非早已坐在白宮風光十足了，何需再去北平，又繞到中央情報局來兜這樣大」一個圈子。追究起來，福特野心不大，令尼克遜了無居高自危之感，反是佔盡了便宜了。

一九七三年美國駐北平的聯絡辦事處成立，次年布魯斯功成自退，尼克遜亦適罷黜，但福特卻想到了他，這時，他已在聯合國有過維護中華民國席次的外交經驗，出使北平，已屬外交上斲輪老手，自是很適當的人選。不過那時期，有人會說此人的活動能力太強，放在共和黨總部，對福特言，功高震主，遲早必起風雲，不如遠放東半球，將之「關入」鐵幕，磨練一下他的心志。此說是歟？非歟？事過境遷，已是無關宏旨。

不過，布希的條件，確然是一塊上好的政治材料，他口齒伶俐，頭腦清新，長於演說，喜歡羣眾。他有接近人的技巧，說服人的本領，三教九流，無不可成朋友。而且此人，做什麼，像什麼。幹議員，言出有聲，選民爲之喝彩。辦外交，才華外溢，友敵均感信服。理黨務，任勞任怨，糾紛化除無形。所以，黨內黨外，都交口推崇布希是一等一的公共關係長才，說他能言善道，有化戾氣爲祥和的天性本能。

誰都知道，現在的中央情報局，對外的公共關係簡直是糟透了。記者們挑毛病，國會找麻煩，外國人討厭，國內人又不喜歡，一言以蔽之，CIA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搞好公共關係，是今天CIA萬務之首要，福特認爲，CIA能不能替他搜集到國內國外的重要情報，跟他明年的競選大業全然風馬牛不相關，只要搞好了CIA與國會，新聞界的公共關係，競選前途必可呈現光明。福特曾不止一次譴責國會，對於CIA的業務不曾給予公允的質評，原因就是CIA只顧「暗中弄手腳」，忽畧了「明裏搞關係」。

布希油商從政，可想見的，絕無搞特務的經驗，以致福特此項任命，飽受批評。三十年間，CIA歷任首腦，包括斯勒辛格在內，都多少主管過與情報有關的事務，特別因爲布希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政客，他過去的背景與他將來的動向，都被認爲絕不適宜以出掌CIA。所以有人說，福特把布希推到特務機關去，用心可能就是要布希從此與「政治」絕緣，蓋CIA這個單位，傳統上不許可政治化，是一個「敏感性強」而「政治性弱」的純技術機關，布希如果受任斯職，先決條件就需斷絕一切政治交通不可，是故統特爲此，曾頗費一番唇舌對外解釋。唯布希不可能自甘寂寞的，憂心CIA從此將蛻變本質，捲入政爭的人，都大不以福特的「亂命」爲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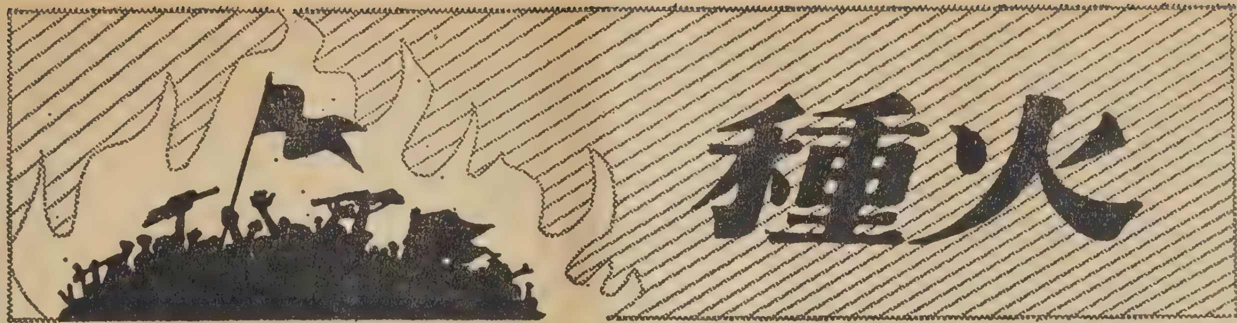
布希任命發表當天，國會就有騷動，主持調查CIA案的民主黨參議員邱池，就對福特以CIA酬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之舉，大加譏諷，他說：過去執政黨酬答有功，都畀以郵政總監一職，蓋此職敏感性少，政治性高，今福特大出怪招，竟將絕少政治性卻敏感性極強的中央情報局，畀予黨內功臣，誠匪夷所思也。

眾院負責審理CIA案的派克議員，也對CIA案調查中途，走馬換將的人事更表示不滿，聲言該案決仍以柯比爲調查對象，不接受那個半中間冒出來的門外漢。

議會並且已醞釀着要刁難布希的新命，他們最需弄徹底的一點，就是要福特政府保證，布希今後不得涉及任何政治或政黨的活動。

國會對布希任命的反應，無疑令福特倍感尷尬，他蓄意開革柯比，基本上就爲的是柯比知道得太多，在國會說了許多他認爲不該說的話，找布希來，當然就是要「借重」布希是門外漢之優點，一問三不知，庶幾可拖過眼前的大選。今國會洞悉其情，擺明了不吃這一套的態度，福特便不能不裝成無人一樣，善納民意，答應留柯比繼續作證，以迄布希之任命獲參院通過爲止，易言之，就是要等國會對CIA案之調查滿意結束之後，福特說「等布希任命通過」，只是話說得好聽一些而已。

不過，無論布希的任命案在國會行使同意權的階段有無困難，布希掌管CIA的期間，一般相信，必然是過渡性的，什麼時假記者們不再對CIA挑剔，國會不再找CIA麻煩，布希的使命即屬完成，他一分鐘也不會多等，立刻會跳出那個死衙門，加速向「政治性強」的高處爬竄。明年此時，如果他從一個特務頭子搖身一變而成爲福特的副手，當也算不上是新聞也。



〔二十一〕

林學政

「你不要叫我同志，我是黨員，怎麼能夠跟右派分子做同志呢？不行。」

林宇民笑笑，不做聲了。

「怎麼，小林，你怕了？」

「我從來沒有怕過誰，第一天來的時候他們把我打得那麼兇，我也不怕，我倒是眞的怕你。」

「爲什麼，怕我彙報你嗎？」

「不是的，組長，你雖然曾經是黨員，但跟他們完全不一樣，你是道道地地的知識分子。其實說怕，並不恰當，那應該是尊敬，像尊敬我的老師，尊敬我的哥哥一樣。」

「看不出你這個小右派，還會灌米湯呢，那麼你到底想說什麼呢？」

「這不是米湯，我也同樣的尊敬我們的生產組長和組裏每一個苦頭比我吃得多的伙伴，不過你是。……」

「跟人家不一樣，是不是？」

「是的，你說對了。我很想知道像你這種有見解，有領導能力的黨員幹部，爲什麼也會到這種地方來的？」

王先永像是猝然受到致命的毆擊，臉色變得非常難看，好半響，怔怔地看着林宇民，一語不發。

林宇民看到他的樣子，感到一陣歉疚，他一定刺痛了他心靈中某一部份創痛了。

在勞教場裏面的人際關係，是十分脆薄的，由於工作與食物變成人與人之間最尖銳的利害關係，因此全副精神置於如何完成或者減少自己的工作以及如何爭取更多的口糧的鬭爭上，有時爲了增高自己的勞動評比成績，或者貪圖增加口糧，任何不利於人的事都允許去做。這裏，沒有道德、品格、人性、公平可言，每人必須用自己的方法保護自己的利益。處於這樣的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友善、信任，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這裏，是一個獨立的，與外界隔絕的社會，誰也不必想在這裏找到一點同情與憐憫。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那份心情與時間去了解別人的問題。也沒有會傻到隨便向人談自己的問題，大家在遵守着一個不成文的原則，自己的事情，別人知道得愈少愈好，萬事安全第一，如果在勞教場裏再被別人抓住小辮子，那眞是有死無生。

不過第三組的情形不一樣，他們在第二分場中自成一幫，組員間彼此都能了解，兩個組長也有人情味兒；因爲大家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認識，誰也揭發不了誰，好像是禍福串在一起，倒反而日子好過多了。

王先永很少，甚至根本不談自己的問題，大家只知道他曾經是個黨的幹部，在舊社會的大學裏唸過書，爲此而已。林宇民跟他比較接近，知道得比大家多一點，他是上海人，好像還是資產階級出身。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被打成右派，似是順理成章的事。

林宇民有時幾次想問問他的過去；在這個地方，好奇心是件危險的東西，多看少問，是金科玉律，如果你想什麼都問，什麼都知道，那麼要不了多久，你對你自己突然有一天在大會上被叫到台上去鬬的原因，都沒有地方好問。

但林宇民對自己的學習組長有着很大的好奇心，他的氣質、度量，與眾不同，他有能力，而且機警，做事情有氣魄，對幹部不亢不卑，像這樣的一個人，怎麼也會落到這地步？

今天是問他的一個好機會，他先向自己解勸，向他提問題，應該是可以得到答案的。

大出林宇民意料之外，他的表情，顯得那麼痛苦。我不該多此一問，林宇民很後悔，在心裏責備自己。

但是王先永說話，說得很輕很慢。

「小林，我的事情沒有什麼好說的，現在不是時候，遲早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

「你說不說都沒關係，組長，如果你不願意，就不要說。只是我想，有些事情藏在肚子裏，是一種情感上的負擔，說出來會舒服一點，你相信嗎？你剛才勸我想開一點的話，正是我到田裏之後一直在想的事，但我想不開，經過你說了，我卻從你的話裏得到了新的意義，突然覺得自己正該驕傲。」

王先永笑了，笑得很誠懇。

「到時間，小林，我會把自己的事情全盤告訴你。我比你年紀大，閱歷多，我還能自制，不會像你那樣鑽牛角尖的，你放心。」

太陽在慢慢的往上爬，大概是在十點多了，早上吃進去的那點東西，已經耗光，大家的肚子要開始唱戲了。

平常不愛開玩笑的生產組長，這時候看看大家，笑着說：

「我是一個澈底的無產階級，兩分田傳了好幾代，到我父親手裏連兩分田都保不住。我全身充滿革命幹勁，就是這個肚子老是鬧反動，黨能把我的肚子改造好，我就全心全意的願意跟着黨走。」

王先永接着說：

「你願意？你知道黨是不是願意？你太頑固，要多學習毛澤東思想，把肚子裏的那個階級敵人挖出來，晒乾，加點鹽，蒸一蒸，給大家加菜。」

大家都想笑一笑，但是早上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誰也沒心情樂了。

辜蔭民拿眼睛向四週覷了一下，慢慢的靠近丘世發，指點着肚子輕聲說：

「組長，你要不要把它壓一下？」

丘世發不解地看看他。

辜蔭民對他神秘的笑笑，從衣服裏面掏出地瓜餅，只露出半個讓他瞧。

「老辜，鎮壓你自己的吧。」

辜蔭民於是一邊鋤着地，一面慢慢的向邊移動位置，使其與大家保持一點小小的距離，背着他們，取出地瓜餅，乘着鋤頭落地的時候，咬一小口。

地瓜餅是他愛人來看他時帶來的，把地瓜磨成粉，用水揉緊，蒸熟，很紮實，甜甜的也可口，而且熬餓。

勞教分子允許在家屬探望時帶食物，大家都知道這些人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所以即使是家庭環境最惡劣，探望親人時總要帶點吃的來，炒豆子、炒米、地瓜餅、米糕等，以能夠允藏不壞為原則。這樣，他們可以在出工時隨身帶一點，等肚子餓壞了，拿出來擋一陣子。沒有人會把這些東西當人情送人，從來沒有這種事情，也不會有人向你乞求分一點給他。這幾乎成了勞教場裏的定規，那怕你在一邊饞死餓死了，他吃他的，瞄也不會瞄你一眼。

像辜蔭民問丘世發要不要吃地瓜餅的情形，是很凸出的事例，丘世發幫了他不少忙是一個原因，他老是口不擇言亂講話，丘世發卻當是沒有聽到，從來不彙報和揭發他。同時，他愛人這次帶來好些吃的東西，有地瓜餅，還有米糕，他可以吃好些日子。

營舍裏小偷很多，牙粉、肥皂等小東西固然不要說，有時連襪子、內衣也偷，後來防不勝防，連襪子上也得寫上自己的名字。做記號是沒有用的，你看到自己做了記號的襪子穿在人家腳上，對他說這是「我的記號」，偏巧他說他也是這樣一個同樣的記號，做這種事情的人都有聯手，他立刻可以要到見證人，證明那是他的記號。寫上名字就不同了，沒有兩個人同一個姓名的。

有一個大家遵守的無形的約定，瑣雜的小事情，大家儘可能避免反映到幹部那裏去，不論事情大小，有理或者沒有理，一到幹部手上，原告被告一律挨批評，說不定大家都挨揍。這倒還沒有什麼，就怕幹部從這件事挖到那件事，挖個沒完，這才使大夥兒有得避的了。

他們很少人知道，黨對勞教分子有個不成文的政策，就是儘量讓他們在窩裏起鬨，他們內鬨得愈厲害，所表現矛盾也愈多愈尖銳，幹部才好瞧着辦事。

不過偷東西沒有比竊取別人的食品更來得嚴重了，食品是大家最珍貴、最值錢的財產；那怕是一小把炒豆，半塊米糕，在他們眼裏，簡直可與黃金等量齊觀。偷的人眼睛跟老鼠一樣厲害，集中目標在有家屬來探視過的伙伴身上，想盡辦法要把他的東西挖出來，有食物的人，也就千方百計的想把東西保藏得萬無一失。有的人把東西都塞在貼肉的內衣裏面，寧可讓它被汗水垢浸蝕得走味，也不肯隨便放在營舍裏。

辜蔭民是「洋」派作風，除了每天上午出工時帶着吃的外，其餘分好幾個地藏匿着他的寶貝，枕頭和單墊子下面是不能放的，他好幾次回去發現那個地方被人家翻動過了，他才不傻呢。

辜蔭民很有道德心，對組裏的難友也頗講交情，他在每要吃東西，就儘量跟大家拉開一點距離，如果用不着面對班長的時候，也儘可能的背着大家，免得被大家看到。有些傢伙不像辜蔭民那樣想到人家，家裏送了東西來，故意在大家面前吃得嘖嘖的，讓看的人眼熱嘴饞直嚥口水，這是一種很殘忍的行為。

他吃完了一個地瓜餅，抹抹嘴，然後又慢慢挨到伙伴們旁邊去。

丘世發看了他一眼，沒有一點忌妒或者不滿意的樣子，輕聲說道：

「老辜，這忽兒大家都不成了，你又要幫大家的忙多着點力呀！」

「當然，有力氣留着也沒有用，我盡我的心就是了。」

別看是一個小小的地瓜餅，到真抵事，辜蔭民的手腳比伙伴們活路多了。

看看日頭快要挨到中午了，三組的哥兒除了辜蔭民，臉兒都拉得長長的，吊着下巴，沒一點兒勁道，早上剛出來時那股子活躍樣兒早就沒了，連最沉得住氣的王先永，也閉緊嘴半天沒說話了，大家都拿眼睛溜瞅着班長，他有手錶，該知道什麼時候收工，只要看到他闌闌珊珊的站起身，伸個懶腰，揮去衣服上的泥土，準是差不多了。

等着，等着，時間像是磨掉齒的鋸子在鋸木頭，拉呀拉呀拉的沒見一點兒吃進去，飢餓跟一把火似的在肚子裏燃燒着，先是一陣子一陣子的發燒，逼出冷汗；然後火頭過去了，人也虛脫了，腸子有若一股勁兒的在自相揉搓，胃在抽搐；一句話，五臟六腑搬了位，整個循環系統全給搞亂了，眼睛裏爆出火星，手腳變得軟軟的，一把鋤頭像是不止一千斤重。昏倒田裏的人每天都有，也有實在熬不住了，隨手抓一把田駁上的嫩草放在嘴裏嚼，碰到是水田，看見小田螺什麼的，就弄掉殼往嘴裏一送。

天可憐見，他們終於看到班長在行動了，他們不敢站着等他發施號令，一邊還得假裝在幹活，耐心地等他站起身，伸懶腰，打哈欠，揮泥土，然後他提起步槍，開始吆喝：「好啦，收工啦！」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重慶愛國學生大遊行之前，輿論已對中共及蘇俄提出譴責，當時中共喊得最起勁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民營大報「世界日報」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表「軍隊必須首先國家化」的社評，揭穿中共的虛僞宣傳，社評說「這幾天共產黨的宣傳機關，正在傾全力以淆亂國人的耳目，說：『大多數人都認爲政治民主化爲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同時認爲地方自治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礎』。他們所提的辦法，是『由政治協商會產生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作爲臨時性質的中央政府，在這個中央政府下，由解放區開始實行民選地方政府，漸及於全國，並同時進行全民普選國民大會代表，然後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而產生民選的正式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

「這些話，驟聽之，其言似辨；然細繹之，即知完全爲共黨代表葉劍英談話的註腳，意思是說軍隊決不交出，第一步只能組織聯合政府！我們在二十一日的社評中曾力斥其非說：『中國現在尙無國會，所謂聯合政府究竟對誰負責？萬一這聯合政府爲因了彼此政見不合，而不能聯合時，將何以善其後』？現在姑退一步，承認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以兩個各擁有重兵的政黨，來平分政府的職位，這如兩個獨立國家所組成的「聯邦」，這個政府，不僅隨時可以拆伙，而且可以隨時以兵戎相見，在這樣的政府統制工作之下，人民永遠得不到蘇息，而國家也永遠得不到和平。

「共產黨第二步辦法，是在解放區實行民選地方政府。這是把武力割據的地方，蒙上一件民主的大衣！因爲所謂解放區，實際上就是他們武力佔領區，這個區域的軍隊，不許調動，理由是：『共產軍隊都是從地方人民中產生，河北人民的部隊就該在河北，河南人民的部隊就該在河南』。槍桿底下的民選，其結果不問可知。有了這種『人民部隊』割據下的『民選政府』，還談什麽軍令統一、政令統一？你如果動其毫毛，便是破壞了民主！而且軍隊現都以『人民的部隊』，誰還敢來歸編爲國軍？

「但是國家是人民的，人民不許任何團體或個人私利來破壞國家，老百姓的心都是雪亮的，決不會永久受你們欺騙，現在國家已經破碎不堪，老百姓也已無法再忍，我們認定沒有和平，便沒有民主，所以軍隊必須首先國家化，這是解決當前糾紛，維持永久和平的唯一步

究竟谁是资产阶级!?



驟，我們希望國人一致的呼籲，我們復希望馬歇爾元帥正視這個意見」。

中共眼見國軍進入東北為不可抗拒的事實，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中共又發表聲明，提出「改組東北接收機構，承認東北抗日武裝（東北民主聯軍），承認東北地方自治政權，限制開入東北的國軍」等「四原則」，引起舉國憤慨，二月十八日重慶大公報向中共提出質問：

「國軍在東北遭遇如許困難與限制，請問共產黨的軍隊是怎樣進入東北的？這是佔據在人人腦中的一個疑問！新華日報對此問題有了答覆，據本月十六日新華日報社論說：『由於蘇軍的協助，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部隊的努力，已經在東北肅清了敵偽，逐漸在許多地方建立起民主政府』。這幾句話很可注意，八路軍新四軍在東北的行動以及地方民主政府的建設，是『由於蘇軍的協助』！果如新華日報所說：我們認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發生了問題！中蘇盟約的第一個換文訂明：『蘇俄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質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看今天東北的情形，並讀新華日報的文章，豈不正與中蘇盟約規定的相矛盾嗎」？

就在這時，蘇俄在瀋陽的司令高夫堂公然宣稱蘇俄撤走東北機器是根據美英蘇「三國協定」，反責中國愛國學生示威為反蘇。

消息傳出，美國首先否認，國務卿貝爾納斯在記者招待會中聲明絕無這回事。英國外相也在下院聲明沒有這個承諾。三月九日英國政府向蘇俄提出抗議，聲明「斷難承認」蘇俄政府將「中國東北工業設備擅自運走。」

三月九日重慶世界日報發表社論說：

「既無三國協定，又非根據中蘇條約，那末搬走機器設備是怎樣一回事？蘇俄說是戰利品，可是戰利品的範圍在隨時擴大……現在不但搬走的機器戰利品，是連日本在東北所經營的工礦企業都成了戰利品……凡是搶得到拿得住的都是戰利品，則戰利品豈不成了任何搶奪的一個名詞？如果蘇俄不撤退東北的軍隊，東北領土也是蘇軍的戰利品了！英國下議院裏，有人問：除開中國之外，是否還有別國政府也有權自中國境內運走任何物件？中國境內的物件，若可以這樣運走，則這個世界豈不成了一個強盜世界？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是已經給予蘇俄以種種的經濟權利嗎？大連開為自由港，蘇俄享受例外的權利，長春鐵路由中俄兩國共有共管，鐵路之外還有鐵路的附屬事業，這是中蘇經濟合作，也是中國換取蘇俄友好態度的代價；中蘇盟約並未提及中蘇兩國共同管制東北的重要工業！中蘇經濟合作，既已有條約規定的範圍，為什麼要在條約規定範圍之外要求經濟合作的對象？是否等到整個東北經濟事業完全由中蘇共管，才算中蘇經濟合作成功？以前日本曾經高唱中日經濟合作，但是中國人民曉得：日本所謂經濟合作，實是經濟侵佔；難道友邦的蘇俄除了恢復帝俄的權利之外，還要承繼日本所謂經濟合作的政策」？

同時針對蘇俄在中國東北濫發軍用票一事，三月二十五日重慶大公報社論對此提出指責：

「談到東北的金融情況，那可說是軍用票的世界：俄軍入我東北，使用俄軍總司令部印製的軍用票，這種軍用票，將來要由中國收回，所以俄軍在我東北的軍費是完全由中國負擔。俄軍在我東北發行的軍用票有多少呢？俄方卻未告訴我們……沒有人曉得發行的數額。使用者不需償還代價，大量的使用出來，大量的流入民間，東北的金融情況可知！

「東北原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東北金融如此，不僅影響了東北民生，也影響了全國的金融，最近黃金漲價的狂潮，固然有推波助瀾的投機家，而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平津黃金的源源出關，東北何以用高價吞購黃金？也是以軍用票輾轉變為黃金，流入東北的黃金，難保不出口，而民間也不免購藏，一般心理自然信任黃金，而不信任鈔券，平津京滬物價之漲，上海工潮之波動，與黃金潮及東北金融情況，都多多少少有直接間接關係」。

两条路线斗争！



中國抗戰實錄【56】

辛亥革命與日本

橫暴行爲成爲弱點

不過，像這樣強盛的秘密，實則也就是他的弱點之一；這一點，也是在日本軍隊生活中所得來的教訓。譬如說：上級對於下級在維持規律和實施訓練的名義之下，所表現的橫暴行爲。

在進入聯隊的當時，我只是一個二等兵。二等兵之上，就是上等兵；上等兵之上，有下士，有中士，有曹長，有特務長，特務長之上才是正式的軍官。這許多軍官士曹，一級一級的管着我們。加之，日本軍營裏面的習慣相當粗野，新兵要替老兵洗衣服、擦皮鞋，有時還要替他補被服。二等兵就要受上等兵的使喚、當差，稍不如意，他們不是罵就是打；所以在日本軍營裏面，當時上級的長官打罵低級的士兵，是常見的事。我當時認爲日本軍隊的弱點就是在此。（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不用說，像日本軍隊這樣的野蠻作風，也算是一種「反面教師」。

我看到日本軍隊的下級幹部用對奴隸牛馬的方法來打罵士兵，當時就覺得這種軍隊能夠打仗嗎？我們中國軍隊更應嚴禁官長打罵士兵與虐待士兵，遇事必須耐心教育勸導，使他們受到感化。（註：蔣總統—「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一九四二·九）

高田時代的蔣總統，雖說是一個軍事留學生，但並非僅止於學習軍事技術，而是在學習日本人的精神。一如在本章開始時就已經提到過，他對於「大和魂」、「武士道」，有其自成一家的看法，他指出這個日本精神的來源，得向中國的陽明學去追求。他在後來曾經提到：「本來是中國的優良精神和哲學，中國人自己不能保存、應用，而被他人（日本）竊取了一部分，就要用它來滅亡中國，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恥辱。」

寫招牌的故事

蔣總統爲了了解日本人，所以在高田和當地人交往的幅度很寬。現在介紹當時爲一家「八百屋」（蔬菜水菓店）書寫招牌的故事：

這家蔬菜水菓店有「クタ屋」。其舊址在現在新瀉縣上越市公所的旁邊。當時的老板橋場增吉（已故），比蔣總統年長兩歲，新婚之後剛剛開店不久。蔣總統好像和他滿合得來，不時走到店裏閒聊。

這家商店已經不復存在。但據橋場老板的義女橋場卜乇（現年五十五歲）說，曾經聽到義父在生前談起過下面的一段話：

某一天，有一位親戚爲了祝賀橋場新婚和新店開張，送來一面櫸木招牌。碰巧蔣總統也在樓上，橋場想到中國人的書法一定不會差，便開口說：「替我寫個招牌吧！」

蔣總統卻不肯揮毫。

脾氣急躁的橋場大爲光火地說：「在日本，招牌就是商人的性命，你眞是毫不給我的面子！」

蔣總統重新察覺到橋場的「商人氣質」，於是帶着有點扞格的微笑說：「哎！老兄，不要這樣生氣嘛！爲了你，我就寫上吧！」含着笑容，拿起筆來，大書「靑物雜貨」四個字；接着，又把一個大碗倒扣在招牌的正中，沿着碗邊劃上一個大圓圈，然後再在圓圈內寫上一個代表店招的八字。

這塊招牌，據說一直到二次大戰之後都還存在，但現在已經失去。

軍隊精強的要素

一九一〇年，是在日本的天空最初出現飛機翱翔的一年。當蔣總統在高田入伍還不到兩星期的時候，便看到了由日野熊藏、德川好敏等人試放成功的新聞報導，由於和軍事有關而感到興趣，於是便很快地把關於飛機資料的日文書籍翻譯成中文，這篇譯稿於翌年寄給在北京的友人夏尊武，託其校正；但因爲接着發生了辛亥革命，譯稿被失落了。

在日本的最初試飛，是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由日野熊藏上尉駕駛格拉第（據日文音譯）式單葉飛機升高十公尺，飛行距離六十公尺。繼之，在同月十九日，由德川好敏上尉駕駛安利法爾曼式複葉飛機升高七十公尺，飛行距離三公里成功。蔣總統的上司日軍第十三師團長長岡外史就是提倡導入飛機的主要人士之一。

最初有飛機參加中國革命，是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五月在山東省舉兵之際，由日本志士萱野長知包租了兩架飛機，飛來中國。當時蔣總統正擔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在山東指揮作戰。

至於日軍方面，則早在二年之前——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初由海軍出動飛機攻擊駐在靑島的德軍。

蔣總統像這樣地在高田的軍隊生活中多方面得來的體驗和教訓，不僅在革命軍的活動時代，而且直到後來自一九二四年出膺首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養成革命軍人，爲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乃至於和日本軍閥爲敵的

長期抗日戰爭，和戰後對共產黨軍的戰爭——在連續長時期的軍事活動中，都被活用着。

現在，重新就「高田教訓」再來作一個總結：

由我在日本聯隊一年中所過的生活和所得到的經驗，使我想到一個國家要他軍隊精強，必有幾個要素不能缺少的。

服從命令天經地義

第一、是軍隊官兵須認爲服從國家的命令是軍人天經地義的義務。因之，他乃能嚴守紀律、執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從法令、嚴守紀律，那結果就是一盤散沙；這樣沒有紀律的官兵，臨到作戰，沒有不失敗的道理。

政治倫理認識徹底

第二、是政治訓練和中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個軍隊的官兵能夠勇敢堅強，就是他軍事教育對於政治與倫理的認識徹底。尤其是要他對本國歷史地理的理解正確，使他士兵人人能夠增強其對國家的責任心。各國軍隊決死精神之所以養成，可以說就是這種政治訓練的功效。軍隊裏面一般士兵有了這種政治訓練和中心信仰，所以他到了戰場上面，能夠不惜犧牲，不怕危險；能夠忠勇奮鬪達成使命。

軍隊猶如職業學校

第三、一般士兵都認軍隊爲他最優良的職業學校。軍隊本來是一切軍事學術的專門學校，聯隊裏的教育訓練，就是一般軍事學校最基本的學術課，而且比一般學校的教育還要重要，還要實際。因爲在普通軍官學校裏面，所講授的只是一些戰術、戰略和戰史的理論，至於軍事基本常識和動作，以及軍隊生活的精神與制式，都是要從軍隊裏實際生活上來學習、來體驗得到的。而且他們一般士兵在軍隊裏面，一定要就在性之所近，學習一種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藝。例如他未入伍之前，本來是作木匠的就叫他實習木工，作過裁縫的就叫他實習縫工，作過鐵匠的就叫他實習鐵工。所以他們軍隊裏面，自從速記、錄事一直到剃頭、洗衣、炊飯乃至種菜、畜牧以及司號的、看護的和服務的，無一不是由軍隊的士兵學習以後，挑選出來的。這樣，不僅他對已經學過手藝技術的人，因材利用，不使遺忘，就是沒有學過手藝的士兵，也要他認定一種技術，利用業餘的時間來學習。如此，他一方面軍隊裏面一切生活所需要的固然不必假手軍隊以外的人民，同時士兵退伍之後，更不致於失業，而流爲社會的游民。而且一般士兵既受過軍隊的訓練，則其體魄格外強健，常識格外豐富，又明瞭軍隊組織的技術，所以他回到社會之後，就可以成爲民眾的領導，社會的中堅。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現在世界列強之所以能成爲有組織的國家、和有組織的社會，可以說完全得力於一般退伍的士兵，以軍隊的精神普及社會的組織。現代國家的基礎，就是在此。（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在高田的兵營生活時期，蔣總統就是這樣一心一意地把精神用之於「吸收日本」，把身體委之於「軍事訓練」，而暫行停止了在部隊裏公開的革命活動。

不過，在中國國內的革命運動，則正與日俱增。至於留學生們無論其是否贊成革命，總之，他們的關心都集中在由新聞報導等方面所傳播來的國內動態。

據高田市史「分發在高田的中國留學生，三分之一屬於清廷方面的滿人，三分之二爲漢人，兩者感情對立，就連在休息或外出的時候，也都不交談。」

第十次起義

在繼續作最後掙扎的清廷，爲了收攬國內人心，表面上揭櫫出所謂「不分滿漢」的新政策，於一九〇六年頒佈宣告「預備立憲」；一九〇八年頒佈「憲法大綱」，預定九年後召集國會。然而在實質上卻沒有任何具體作爲，民心只有越發背離。

民心背離的表現之一，就是「立憲派」要求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

清廷加緊行中央集權

當清廷發表憲政大綱的不久之後，光緒帝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下世；七十四歲的慈禧太后也於翌日（十五日）相繼撒手。日薄西山的清廷，遭遇到這樣的變故，乃更加速了沉沒的趨勢。

由於光緒帝沒有嫡嗣皇子，乃以其胞弟醇親王載灃的三歲兒子溥儀繼承帝位，年號宣統。他是自清太祖努爾哈赤以來的第十二代，也是清朝最後一代的皇帝，在辛亥革命之後被廢，後來又被日本軍閥立爲僞「滿洲國」皇帝。

宣統即位之後，以攝政王地位掌握了實權的醇親王載灃，以過渡到實行憲政爲藉口，意圖在皇族控制之下，加強中央集權體制。



溥儀之父醇親王載灃任攝政王，掌握實權。



夏完淳的忠貞事蹟

胡菱之

中國的青年人，自來血氣方剛，愛國熱忱，無以復加；特別是一般明大義，辨是非的青年學子，爲了民族氣節，更往往不惜任何犧牲，全力以赴。明末有神童之稱的夏完淳，因反抗滿清入主中原而毀家輸難，至死不屈！其完整人格、品德、學識以及忠貞事蹟，實屬可歌可泣，足以垂千古而不朽。

夏完淳，江蘇松江人，字存古，號靈胥，別署玉樊堂。生於明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其父夏允彝，便是明末東林黨的人物，他的節義文章，很爲當時的國人所景仰。明史稿會經這樣稱譽他說：「學務經世，歷朝制度及曠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名既高，四方人士爭走其門。書簡往來，酬答無暇晷。好獎勵後進，有片善，稱之不絕口，多因以成材。」

從上面的文字看出了夏允彝不僅本身的學務經世，而且一位善於誨人的青年導師，怪不得有其父必有其子，完藍受了乃父的薰陶，成爲「青出於淳不勝於藍」！據說完淳還是允彝的妾侍所出，不過完淳的嫡母，也意之如己出。他除了接受父親的教導之外，他這兩位母親，對於詩文都頗有造詣，且其性情又都溫婉賢淑，所以，夏完淳幼時，於兩位母親的愛護教導之下，在剛會說話的時候，就開始誦讀詩文了。加上完淳天資過人，記憶力既強，又有超人的悟性，五歲時便已讀完了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便爲江南著名的文人陳子龍（明末華亭人、字臥子、號大樽，崇禎進士，陷官兵科給事中，京師陷，事福王於南京，乞歸，南都破，遁爲僧。隨後通魯王，結太湖兵謀起事；事洩被逮，乘間投水死！自少好學，博貫經史，其子恢閎恣肆，駢體尤精；其詩華豔沈雄，與吳梅村齊名；詞則綿芊娟秀，以妙麗著稱）所賞識，並收他爲門生。後來完淳受他的影响最深，他也是完淳生平最佩服的一人。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完淳七歲時，他父親夏允彝北上應進士試，攜着完淳同行；在北京時他曾見到著名的詩人錢謙益（牧齋），錢謙益看見他，對他的才學大加讚賞；並且有「贈夏童子端哥」詩一首以紀，這是他第一次和當朝名人接觸。他在京師停留了一年，這一次的旅行對他的影响很大，至少了解許多當時的局勢。

由於北方那時的蝗災與旱災相繼，饑民遍野，流寇四起，政府的苛捐雜稅既奇重，而剿匪的官兵又苦擾民間；加以山海關的滿洲，聲勢一天比一天強大，明朝的國土上，一塊一塊地被侵割，而明廷派兵出戰的結果，幾乎每一回都遭受到挫折。這種理象，顯然激發了夏完淳的愛國心；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也逐漸在他的心靈中孕育而生根了。於是，在回到江南之後，他開始閱讀地理和兵書，也愛在賓客之前談論時事。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一次在客人面前，他談論邊防、匪警，涉及官利吏徇私兵將低能，抨擊不稍留餘地。他的父親夏允彝微笑而不言，他的伯父夏之旭則大不以爲然，於是出面干涉他說：「有許多客人在座，你小孩子怎樣可以這樣放肆呢？」

不久，夏允彝出任福建長樂縣知縣，也帶完淳同去，這時完淳已經訂了婚，女家係嘉善望族，女名錢秦篆。他的岳丈錢彥林，在江南也算是一位不尋常的讀書人。允彝於走馬上任之際，特別帶同兒子到嘉善去拜見未來的岳丈。見面時那位老丈人，立刻被年幼的女壻難倒。因完淳於拜見寒暄之餘，接口就問：「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讀何書？」這樣劈頭一問，把他丈人問得手足無措，煞費躊躇，才勉強回答說：「我所重與所學的都與尊大人差不多。」總算敷衍了過去。實際上，當時北方的局面比以前更壞了，以張獻忠爲首的流寇，出入北方各省，烽火遍地，國家遭遇到的危難，是開國以來所從未有的。因此，天眞無邪而滿懷憂傷的夏完淳，到了岳家之後，看見丈人仍是過着絲竹詩書的閒逸生活，而感到有些不滿，故大膽地提出了上述問題，弄得允彝也不好意思。

允彝在長樂前後做過五年知縣，至崇禎十二年（一六四三），以丁母憂回家（古時做官的人死了父母，必須辭官在家守制）；完淳也隨父奔喪，回到江南，他那時已是十四歲了。完淳在長樂這五年期間，一直在父親身邊，文史性理諸學，都由他父親親自教授；同時，他也寫了不少的詩文。而且已有兩卷詩文集：一名「代乳集」，寫在九歲之前；一名「玉樊堂集」，則是駐長樂的作品。前者現已失傳了，後者則收藏在他的全集中。當年這兩種書雖未刻印，但傳抄本已經很多，江南人教育子孫，經常都以神童夏完淳來作榜樣。其時完淳年紀雖小，而思想已經成熟；「孤雁行」一詩，膾炙人口。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李自成攻陷了北京，思宗帝已自殺！接着吳三桂借清兵入關，明朝因內憂而招致外患，夏完淳那年才十五歲，他眼巴巴地看到明廷的舊臣，紛紛出降闖賊的情形，覺得異常痛恨！便結集了一批江南少年，組織了一個集團，在南京頻頻集會，發表政見，對降官大張撻伐，以申張紀綱，砥礪氣節；此外，他們又會分組去拜訪江南的鄉紳們，請求他們捐錢組軍，北上勤王。可是江南的士紳們，對國事毫不關心，儘管他們痛哭陳詞，仍然不爲所動；於是他們又上書史可法，陳述北方情勢，請史可法發兵北上勤王。就在這時候，在故鄉守制的完淳之父夏允彝，也因爲國家大變而出來了。

他到南京，立刻去謁見史可法，請他號召長江南北的軍隊，興師北伐。但是，那時候朝中傾軋，又兼思宗崩後，羣龍無首，史可法雖擁有兵馬，也正因爲內外的形勢都很雜複，舉棋不定，動止皆無法自主，這使他們父子大爲沮喪，一時無法可想，便留在史可法的軍中，爲顧問與參謀人員。不久，福王卽位於南京，史可法因與馬士英等在政治上的對立，以兵部尙書外調江北的重鎭揚州督師，允彝見南京沒有中興氣象，失望地帶着完淳返回故鄉。在南京的一段時間，完淳因爲父親的關係，而接識了候宗朝、陳定生，冒辟彊這一批人。

回鄉時，完淳已十五歲，便跟錢彥林的女兒錢秦篆結了婚。這位錢秦淳小姐要長夏完淳一歲，他們小夫妻婚後的生活，連一百天的太平也沒有，清兵就渡江南下，福王（弘光帝）也被俘去了。當南京陷落之時，夏完淳正在嘉善岳父家裏，聞悉惡耗，立卽趕回松江故鄉。那時他的父親激於民族大義，正聯合了同里的沈猶龍、陳子龍等人，商議募集義兵，對抗滿清的鐵騎。夏完淳立刻參與其事，他先送妻子回岳家去暫住，然後又去太湖聯絡豪傑之士，希望配合松江義兵，一舉光復蘇州。因爲單由允彝率領一支義兵，力量是很薄弱的，以松江一地的人力，欲對抗滿清的鐵騎，失敗自在意料中，故非得到援兵不可。

事實上，允彝舉兵僅一個月，就碰到訓練有素的清兵七八千人來攻。那時松江的義兵不過二千多人，既缺乏訓練，武器又不如人只有堅守城池不出。可是，孤軍苦戰而無外援，在苦戰了十天後，終於被清兵攻破了城。沈猶龍率領殘兵繼續作戰，力竭被殺；夏允彝則自殺殉國了。臨死前，留下絕命書，實則是一首詞，慷慨激昂，詩曰：「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愧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他最後的遺言華完淳繼承其遺志。松江城被破之時，夏完淳正在太湖招兵，當兵敗消息傳來，他匆匆趕回故鄉，爲父親料理喪事。他父死是爲國而死的，他爲了要繼承父志，於是料理喪事之後，卽把家事委托了伯父夏之旭，又去岳家與愛妻訣別，再返太湖招募義軍。爲着增強號召力，夏完淳又去四方訪尋松江城破後，他那失了踪的老師陳子龍。結果，他在嘉禾鄉下的水月廟裏，找到了子龍。原來陳子龍在松江兵敗之後，因爲有一個九十歲的祖母無人奉養，他就換了便裝和姓名，佯做和尙逃亡了。當夏完淳找到他時，陳子龍的祖母剛巧去世了。夏完淳對老師逃避世外去做和尙，非常不滿，因此，在初見之時，他就寫了一首詠伯夷叔齊的詩，來諷諫老師道：「遺恨殷郊大白旗，黃虞千戴更無依；當時尙有頑民在，何事西山獨采薇？」陳子龍自然明白這首詩的意義，於是向他說明自己的化裝逃亡，並非逃避責任，而是爲了祖母的緣故。現在祖母既死，心無牽掛，便可以再出來反清復明招兵起義了。由於子龍的名氣較大，召兵自比年僅十五歲的夏完淳容易得多。因此，他們師生二人便分工合作，陳子龍入太湖召兵，夏完淳則回松江設法籌餉，和若絡散處江南各地的士人，再圖起事。

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的春天，他們連攻蘇州的結果，一戰而敗；繼續再以全力向嘉善進兵，又被漢奸出賣，受到清兵的伏擊，一敗塗地。陳子龍一夜逃命，逃到松江，先躲在夏完淳的伯父夏之旭家裏，後來以官府緝捕甚急，再逃到嘉定夏完淳姊丈家裏。這兩家人後來都因曾經匿藏陳子龍的緣故，受到清兵極殘酷的刑戮！夏之旭是被迫自縊於松江文廟的顏回神位之旁；而嘉定侯像（完淳姊夫家）則一門全遭斬殺，至於陳子龍本人，則是在候家被捕獲的，於被押解去南京途中，子龍乘間投水自殺而死！

嘉善之役，完淳因爲去了太湖以西的山區聯絡義軍，沒有直接參加，當他得知兵敗步息，認爲在太湖區域已無可作爲了。這時，他聽說由河南方面退下來的李自成殘部，有幾萬人集中在湖南的洞庭湖區域，而那一批人又曾一度歸於南明巡撫何騰蛟的旗下，是一支反清的武裝，於是他便想去那邊遊說和組織這支人馬，馳騁湖廣。於是十六歲的夏完淳悄然回鄉別母，帶了幾卷書，一柄劍，爲着復國大業而走上長途。他由江蘇入安徽，轉向湖南。在路上，曾遇到一次攔路截刼的大盜，他有一首「遇盜自解」的詩云：「淚跡烽烟獨自身，天涯孤客淚沾巾；綠林滿地知豪客，寶劍窮途贈故人。無復青氈王氏舊，自憐犢鼻阮家貧；逢人莫訴流離事，何處桃源可避秦？」從這首詩的紀事來看，可知完淳在旅途中的辛勞與感傷：一身僅存，烽烟滿地，中興的希望渺茫，不免於落寞矣！加以禍不單行，中途遇盜，雖無損失卻感慨萬千！他和那綠林俠客，還有過一番傾談，且以自己貧而無贈爲憾。

但那次遠走湖湘，完淳得到的卻是失望！原來李自成的殘部於投降何騰蛟之後，在湖北與湖南邊境遇着清軍的主力，幾次敗退之後，力量幾全部喪失了。湘鄂間祗有綠林豪客，而用眞正的復明義士。這一失望，使到完淳悲哀極了！他有詩記述那次的流離云：「去年人送短長亭，一片烟波入洞庭；江海無情人不見，芳洲青草爲誰青？」又有一詩弔屈原道：「毅魄歸來風雨多，瀟湘春盡晚生波；可憐屈宋詩門誼，空月招魂弔汨羅。」後來，他在大哀賦中講到那次可悲的旅行，也曾提到：「……國亡家破，軍敗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絃。」從字裏行間，看出他那時心境的悲愴！

湖湘之行，既一無所成，他只得再回到故鄉來，不敢到松江舊家，先在嘉善的岳家飯居。不久，他又和地下的革命力量聯絡上了。這次，他的同志是蘇州孝廉顧盛正，長洲的進士劉曙，松江的舉人董佑申、袁國楠，以及上海謝堯文等人。他們又設法聯絡了在浙東的南明殘餘力量，並說服了滿清上海提督吳兆勝，企圖起兵復國。再又聯合上表給舟山的魯王，報告江南的情況，並追述這幾年各地義軍抗清故事及死難者節畧，希望魯王封贈，以鼓勵江南的人心士氣。順治四年春，魯王的詔命到了江南，謚完淳之父爲文忠，完淳被封爲中書舍人，其餘的人也都得到封贈。因之在這年四月，這些反清義士聯合上表謝恩，並與魯王約期响應起事。表文便由完淳執筆，遞送則由上海謝堯文擔任。但當謝堯文自上海赴崇明島，準備乘船赴舟山時，行事不密，爲崇明島上的守軍所捉，縛見守備陳可，一經用刑之後，謝則完全招認了；同時，那道表文也被搜出，陳以案情重大，乃將全案移送給上海提督吳兆勝辦理，吳是準備起義的人，怕事情洩漏，便提前行動，可惜他的準備不夠，起事僅一日，卻遭部下刺死，於是上海重陷滿人之手！

萬人意見

廣州貼出「宣集文」大字報
李一哲藉批林攻擊毛澤東

「李一哲」大字報的要害，是它指出了毛澤東個人崇拜流毒無窮。今天中共所有的採用殘酷鬥爭以排除異己和鎮壓人民，對工農群眾實行超經濟剝削，以及民權被剝奪，黨權被獨佔，軍權被私用，種種邪惡現象的存在，其根源無不在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被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故意抬高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林彪生前，確實玩弄過藉神化毛澤東使自己掌握絕對權力的把戲；但是，「林彪體系」已因林彪之死及其集團的瓦解而消亡。現在是「毛江體系」當令。「毛江體系」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而出現，到「林彪體系」瓦解之後，即躍居唯一的代表「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正統和主流的地位，其權力且爲「林彪體系」所不及。「李一哲」當然了解這種情況。由於他們不能攻擊「毛江體系」，而中共直到今天還在批判林彪，所以他們就可以說林彪雖死，「林彪體系」還是存在，還在流毒造禍，還需要徹底予以批判肅清。

「李一哲」說：「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這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就是『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的「一些秀才」、「筆桿子」，也就是江青集團。江青是毛妻，她不必像林彪那樣叫喊，只要在毛生前死後，誰敢反毛「就共誅之」「共討之」、誰反毛就打倒誰的口號，她的所作所爲，都會得到毛的全力支持。「李一哲」所謂「宣佈自己是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化身」，使自己「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大人物」，除了江青還有誰？今天的江青，正是依靠神化毛澤東而取得了「社會法西斯專制」的權力，打着「毛澤東革命路線」旗號，殘害幹部和人民，殘酷凝削工農群眾。由於人民成爲被踐踏被損害的奴隸，於是官權伸張，產生了一個特權階級。「憲法」、共黨中央文件和毛的「教導」「指示」中關於保障民權的規定或文字，不僅統統變成具文，而且人民適得其反。敢於據「法」力爭的人，無不或關或殺，沉寃難伸。這些事實，到處多有，還在不斷地發生，難道不是「毛江體系」所使然的嗎？

毫無疑問，「李一哲體系」是「毛江體系」的對立物，毛江集團不會看不出「李一哲」所指控的「林彪體系」，其實是「毛江體系」，因而也不會放過這張大字報。「李一哲」大字報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貼出以後，十二月初，廣州市就出現了另一張大字報「對『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批判」，署名「宣集文」，也是一個寫作組的名稱。

「宣集文」大字報說：「李一哲」「這張反動大字報在『批林』的幌子下，對毛主席、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進行了一系列的極其惡毒的攻擊。它還極力鼓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圖糾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動群眾，製造混亂，重演『匈牙利事件』。」它「是蓄意破壞毛主席關於要安定、要團結的指示，破壞四屆人大的召開」。



「宣集文」把「李一哲」大字報「分爲四個問題，進行批判」：

一、「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攻擊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證據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叫嚷着『我們對秦始皇不表示尊敬的態度』」；「把毛澤東思想污蔑爲『封建性』的『新的禮教原則』和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攻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

二、「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證據是：「污蔑各級黨政領導是『特權階級』、『新貴集團』，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說當權的各級領導已經「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

三、「惡毒污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證據是：「李一哲別有用心地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相反，是『確立了林彪體系』；『革命死了』！批林批孔是千方百計地掩蓋『血淋淋的』『禮治』的『秘密』，『實際上是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

四、「極力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法制，妄圖糾集牛鬼蛇神，煽動群眾，重演『匈牙利事件』。」證據是：「李一哲『體系』看來，就

是應該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以『民主』、『自由』，不准對他們實行專政；相反，對這些進行顛覆活動、散播反動言論的人，應該得到『法制』的保護。

這就是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制』的實質所在。」

這樣的批判，既是曲解事實，又是強詞奪理；唯一正確的，就是它指出「李一哲」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名爲批判「林彪體系」，其實是在數說毛江集團的罪惡，即所謂反毛反黨。凡「李一哲」大字報之所言，都是擺在人們眼前的事實，他們對於「尊法反儒」、「批孔揚秦」的不同觀點，豈是曲解和狡辯的所謂「批判」所能駁倒的？「宣集文」開口閉口離不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如何如何，適足以證明「李一哲」的「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論斷是正確的。

「李一哲」大字報是眞正的人民語言，它說出了人民心裏的話，它也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敢於堅持正義而不畏強暴的光輝傳統。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字報，自貼出以後即在大陸上廣泛流傳，人人都想先睹爲快，「宣集文」連連說它「惡毒」，就因爲它深刻地擊中了毛江集團的要害。

九兄弟組成旅行團 回國紀念蔣公誕辰

渴望已久，希望到自由祖國去看看的願望，終於在十月二十五日爲祝蔣公誕辰而成行了。滿懷興奮的心情，踏上了九時十分起航的中華班機。我們九弟兄組成一團。接近祖國上空望見了蒼翠碧綠的山光景色，整齊片黃的田疇，眞是太美了，相信到過祖國的同胞們都會一樣的感覺。大約十時半抵達松山機場，安頓了行旅住處，是日剛好是週末，沒有節目，自由活動，可以探望親友。

台北市民．輕鬆安祥

初到自由基地的中華民國的台北陪都，台北好大呀！不分東西南北，無法起步，只好搖個電話與在台北市內叔侄們連絡，他們二十年前來台灣，都打下了生活基礎。在與久別重逢的叔侄們指引下小遊台北市，看見市容的整齊清潔，綠化了的寬濶馬路，似乎台北市似都市，又是個公園，空氣清新，不覺感到心廣神怡，來往的仕女們，出入的公車都顯得很安祥輕鬆，沒有一點緊張的氣氛，我們叔侄在熱烈的空氣中歡聚了一晚。

二十六日，星期日休息一天，和親友們多歡聚了一天說不盡的悲歡離合，訴不盡往事如雲。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分別拜候各機關首長，黃埔先期老大哥、老師們，他們都盛意拳拳的招待，很自然的表現「親愛精誠」的校訓，並詳細講解祖國各方面，軍、經建設的進步情形，給我們小弟無比的鼓舞與興奮。

蔣公精神．長相左右

三十日，參加來自全球三千多僑胞，九十二部旅遊車龐大陣容的車隊，前往慈湖恭謁蔣公靈寢，在秩序井然下輪流禮拜。緬懷蔣公一生獻身祖國，爲保衞國家民族獨立，爲自由民主、三民主義固有文化而奮鬪終生，經過艱苦的東征、北伐、抗日、剿共，大好神洲不幸給國際間短視政治掮客們出賣給漢賊毛澤東手上，把我們億萬同胞關進鐵幕內，過着比自由世界監獄不如的非人生活的地獄境界裏。倘幸我們自由基地的寶島，在蔣公提倡莊敬自強，一切在我的艱苦經營之下，所有一切都堅強地站起來了。所有國民享受到自由自在，幸福康樂的生活。雖然蔣公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已永遠和我們長相左右，代表全世界的回國僑胞今年回國參加慶典的特別多，就代表我中華民國政府得民心的愛戴和擁護，據官方統計差八十三人就足二萬人數字。在總統嚴公和蔣主席領導之下我們海內外四千萬同胞團結只有一條心，萬惡毛澤東，壓搾下雖有七、八億人口，但他們有七、八億條心。所以我們是無敵於天下的。古訓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民無信不立，故中共覆亡的日期是不會遠的了。

三十一日，全體僑胞參加蔣公誕辰紀念會於國父紀念館，總統嚴公訓示勉勵我們要遵守蔣公遺志，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我們必須益堅此百忍非達到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終止。在沉重的心情下離開會場，每個人心裏都在誓言爲政府後盾和支持者。

空軍表演．掌聲不絕

十一月二日，全體三千餘同僑南下高雄工業區，我們搭上第一班火車，全程八小時。經過一片平原經海岸線，美麗的山光水色，眞是「山山碧黛綠油油，處處阡陌片片黃」。

到達車站當地平民，炮竹彭彭，鑼鼓鼕鼕，舞獅歡迎我們，我像回到大家庭一樣，處處感到溫暖，處處感到熱情，這樣濃厚的人情味，恐怕也只有我們自由祖國才有。

三日，參觀陸軍演習，全體於八時半抵達軍官學校大操場，地面分列式，儀隊操練，節目繁多，樣樣精彩，戰術現代化科學化，戰技爛熟，士氣如虹，隊伍有如鋼鐵，我們離開時各得一份紀念品。

四日，八時許到達空軍基地，參觀空軍表演，又是多姿多彩的節目，空中管制目標指示，小角度射擊，火箭射出，汽油彈攻擊，都是百發百中的驚人技藝，博得僑胞們掌聲不絕，尤其特技表演，以五架一隊戰機，以距僅數英尺，倒翻身、翻筋斗，動作一致，好像一架機一樣的動作，一個炸彈開花，在三、四秒鐘內直衝高空數萬尺以上向東西南北分開，噴出的氣體，成一朵美麗的花朵，在天空中久久不散，眞是嘆爲觀止，如此精良戰技，無怪乎揚名世界，下午參觀世界最大船塢之一的百萬噸級船塢，兩架八十五公尺高巨形起重機，合併使用可舉七百噸重量物體，其高度比康樂大厦還高，由美國某大石油公司定製四艘四十五噸級油輪之一艘，正在

工作中裝製龍骨，聽說民六十六年可交貨，大煉鋼廠就在附近，工程完成後，年產粗鋼一百五十萬噸，可以配合造船，眞是相得益彰，高雄市佔十大工程中之二，無怪市面朝氣蓬勃，生意繁榮。我們的工業又邁進一大步了。

五日，參觀海軍登陸戰鬭演習，節目中有蛙人操演，莒拳道操演，純熟精良，博得僑胞們掌聲不少，登陸演習戰技之純熟，各方之配合恰到好處，已達世界水準，十一時十分離開海軍基地，返回高雄午餐，餐畢，搭上一時半火車返台北，是晚九時許抵達台北，卽晚獲悉通知六日赴金門前綫參觀，弟兄們得悉後均雀躍鼓舞。

金門高粱・開懷暢飲

六日，五時半起床，六時半抵機場，天陰微微細雨畧進小餐後，七時餘起航，原來與賴參謀總長同機，他和我們同學一一握手，很親切的下問對祖國觀感，並訊問僑居近況等，交換意見，八時半安抵金門，賴總長有事與我們握別另有去處。我們在連絡官領導下，開始我們的旅程，第一個目標莒光樓聆聽金門小姐在沙盤上詳解敵我炮位陣地概況，及各方一般情勢。完畢後卽赴古寧頭戰場，參觀曾埋葬共軍二萬餘人的地址，在感覺上我們這班老兵也覺到無限光榮。現在防衛更加鞏，火力更加充足，恐共軍不敢再嘗試侵犯了。一時半到梧江招待所應金門縣盧縣長午宴，他以本地佳肴海產肥鷄，本地特產美酒高粱款客，弟兄們個個狼吞虎嚥，開懷暢飲，相互碰杯宴畢後，每人獲贈紀念章一枚，稍事休息我們去第一線馬山，是最接近大陸距離約二千碼，該處用望遠鏡可清楚看見共軍一切行動，有女戰士們給拍照作為紀念，經榮湖到金鷹炮處，巨炮對向大陸三十里半徑，炮戰時期該炮曾怒吼過，打翻了不少共炮陣地立下不少功勞，戰士們以熟練動作操演發炮，動作迅捷無比士氣高昂。然後我們到大湖榕園區觀看大湖人工湖，除風景優美外兼作灌溉作用，又參觀農試所、陶瓷廠、酒廠等，盧縣長四川人，年輕能幹，上情下達，下情上達，軍民一片，商民安詳地工作做生意，農民優閒地工作，並不覺得有戰爭氣氛，出產品除自給外，仍有多種產品外銷，治安方面已達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三民主義的模範縣了，他們在海上花園的世外桃源中過活，下午四時半乘原機又與賴總長同回台北，是晚七時承各首長歡宴於三軍俱樂部，聆聽長官致詞慰勉，隨後在輕鬆隨意的氣氛下，我們頻頻與首長們乾杯，賓主盡歡而散，臨別每人獲送金門高粱酒一瓶。

七日，承賴總長茶會招待，在輕鬆氣氛中，歡叙交換各方面情況，每人各獲贈一份蔣公最後墨寶『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總長精心傑作以黃銅鑄造二公寸長半公分厚，可作案上文札意義深長。茶會後我們赴故宮博物院，參觀我國數千年歷史文物，由甲骨至周殷而至明清玉器，一切進化情形，無不工品細膩，各國實難以相比，惜時間匆促，走馬看花，但領益良多。

莊敬自強・繁榮幸福

八日，參觀後勤司令部所屬兵工廠，由自動步槍，至大炮自動武器均自己製造改良，其中多種新武器未便公開，在一切自我之下，已在現實情況下蓬勃發展生產，據云武器外銷賺了不少外滙，定單源源不絕，南韓武器外銷和我們競爭，其中有幾樣品種趕不上我們，故外銷爭不過我們，他們曾派員前來參觀，那幾種東西，我們列為保密品，並未陳列出來。參觀完後我們每人獲羅司令致送一份紀念品，『袖扣領卡針』製作精良美觀。離開兵工廠後我們也就結束了二週天的旅程了。

九日，中午登上中華航機返港，在返港途中，每個人的腦海裏都深深印上美麗而堅強的祖國，繁榮幸福康樂的自由祖國，每人都眷戀着捨不得離開他。

（曾應華）

萬人旅行花絮

寒梅

▲像驚濤巨浪的呼嘯，像勇猛的雄獅怒吼！萬人協會秋季旅行團的全體團員，屹立在勒馬洲山頭，面對深圳河的那岸，磨拳擦掌的高呼「打倒中共極權暴政、消滅毛澤東統治集團！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震長空，震撼鐵幕。眞是氣壯山河！

▲這次旅行團的策劃人，是由萬人司儀岑嘯雷「掛帥」。憑着他多年的行政經驗，對萬人一家的大小集會及活動，向來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這一次旅行居然跌碎眼鏡。他事前估計五輛巨型巴士足夠使用。結果報名還有一天截止，車位已亮「爆棚」紅燈。臨時又無法加租車輛，使許多電話登記的會員親友，望車輿嘆！可見萬人號召，畢竟不同凡响！

▲原定早上八時十五分集合登車的，可是七點鐘未到，會員暨讀者的親友，已爭先恐後的，扶老攜少，從四方八面，滿懷高興的湧來了。個個樂在心頭，喜上眉梢，逢人見面，倍感親切。

▲執委吳少雄，擔任旅行團總領隊，責任心重，大天光早就趕到集合場，展開最週到的服務，熱誠感人。

▲青鋒社和自由青年協會的青年朋友，以同一陣綫的戰友身份加入萬人旅行的行列，好像回到自己的大家庭一樣，在集合場自動自發的，協助老少上車，而且自動讓座位，彬彬有禮，獲得旅行團員一致好評。

▲由於事前計劃週詳，登車秩序井井有條，如果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充分表現出萬眾一心的整體精神。

▲旅行團準時九點出發，五輛巨型巴士浩浩蕩蕩的駛向郊區，青年的朋友唱出歡樂的歌聲，長一輩的談笑風生，每一輛車，每一個人充滿了歡樂，歡樂的歌聲、笑聲、掌聲交响一片，盪漾長空，士氣如虹！

▲車隊先到紅樓，團員瞻仰國父紀念碑、國父書房、國父塑像致敬後，就在附近展開遊戲活動。下棋、打

乓、騎自行車、唱歌、跳舞，各適其適，樂也融融。

▲活力充沛的青鋒社社員，在精樓草坪展開集體遊戲，高歌「團結就是力量」，雄壯激昂，動人心絃。

▲「找朋友」和「母鷄帶小鷄」的舞蹈，掀起又一次歡樂的浪潮。由一群小朋友組成的童子軍勇奪冠軍，後生可畏，充分顯示出反共的潛力。

▲日正當中時，萬人旅行團的車隊，又到達風光如畫的青松觀，愛好攝影的團員親友，三五成群的攝影留念，在難忘的腦海裏，留下美麗的回憶！

▲青松觀的素餐是有名的，由於籌劃旅行團的執委關係好，人面熟，這一餐豐富的齋菜、汽水、啤酒，無限量的源源供應，在會餐時還有抽獎助興，樂得大家笑逐顏開。都是異口同聲說：光是豐富的素餐，就值回雙倍票了！

▲泰園漁村的自由活動，更是多姿多彩，有人玩水上單車、有人划艇游河、有人全神垂釣、有人玩室內駕駛，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各得其樂。漁村內亭台樓閣，在初冬的陽光照耀映下，絢燦奪目。青鋒社和自由青年協會的朋友們，則圍坐在柳樹蔭下，輕彈心愛的結他，和合着動人的歌聲，誠人生一樂也！

▲夕陽西下時，車隊又駛到勒馬洲。團員們站立在勒馬洲的山頭，面對着鐵幕低垂的故國山河，那岸傳來，盡是飢餓的呼喚，貧病的呻吟，想到故國父老的慘況，又禁不住悲憤塡胸！

▲青鋒社的青年朋友，忍不住心頭的反共怒火，高歌一曲「我的故鄉」，歌聲悲壯而憤激。團員們多以滿眶眼淚，代替滿懷國恨家仇的心聲：⋯⋯。

▲萬人行列的每一位成員，不分男女老少，渾身都是反共的細胞，每一個和共黨都有一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大家的視綫越過憂鬱的深圳河，越過層層的鐵絲網，鐵幕邊緣的中共碉堡，想到中共統治下百姓毫無自由，心頭就燃燒起憤怒火焰，忍不住高呼打倒共黨口號，像雄獅怒吼，像驚濤澎湃的聲浪，震撼鐵幕，足使牛鬼蛇神聞風膽寒！

▲歸途中，萬人行列的每一位成員，對這一次「歡樂的星期天」旅行，在腦際中留下最深的感受，就是早將此間自由的歡樂帶回大陸去，和故國父老共享歡樂，應該是萬人同心的願望！

▲萬人旅行團的征途還沒有正式開始，萬人旅行團的車隊，還要飄揚青天白日旗，高唱凱旋歌，駛向白雲山！

中共誇稱紅軍長征
實質當年兵敗逃竄

中國的文字：是有一定的章法、句解、釋義，其他猶有應守禮制的章句，不能亂用，例如關於尊、卑輩不可顚倒，關於官堦上下不可僭越，故有「下殺上謂之弒、上伐下謂之征。」這個「征」字，中共冒稱濫用多時，筆者一向當共產黨人，不懂文法，今讀林定宗兄時評，中共紀念「長征」，使鄙人不能緘默，居於中華民國立場，都要說：用征字的起源，是軒轅黃帝征蚩尤，周公征管、蔡，至漢武帝用衛青爲將，征匈奴，蜀漢諸葛亮征南蠻，延至隋征高麗，唐太宗征東、征西，至宋眞宗親征匈奴，出擊古北口。宋仁宗用狄青爲將征西平南，楊文廣征蠻。以上列朝皆是奉上伐下，所以用「征」以討不臣。中國共產黨爲流寇，受國府此攻而彼竄，曳兵而走，至計廬舍丘墟，被其焚殺，所謂「長征」是共軍冒居人民上面。強行橫征暴斂，欺搾人民，那有政府授命共黨長征，其對象是征誰？征中國愚民！抑或出「征」俄羅斯？中共用「二萬五千里長征」話句，是起源於美國記者史諾訪中國共黨，毛澤東向史諾說是長征，冒不諱自高話，此位美記者，不明白中文征字的意義，亦照樣發表出來，則一直傳留至現在，而其中當然有不少明知不對，但爲事非關己，部份人們則認爲身非從政，言亦何益，有何補救？然中共誇大成性，大言不愧，反以自豪，事實中共到處流竄，則爲恰當。但這句「二萬五千里長征」是會成爲讖話的，如明朝初期，有一鐵冠道人，作歌曰：「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下署，明太祖及劉基國師，亦無所云何事，至後來李自成與張獻忠東、西兩股流寇發難，政府兵力不夠應付，搞致亡國，皇族南奔，天南數盡，二三百年後應驗。今日二萬餘里「長征」會在十，或週甲，百歲後實現，亦未可定。聽在下說來罷；

我們中國東北的大埠，哈爾濱，與俄國中東事件發生地，是西伯利亞鐵路由該處點，直通俄都聖彼得堡（後改列寧格勒）路長二萬里，火車行十二日抵達，後來事，大有可能是，中華下一代未得和平待遇，爲保國族長存，國內男女同胞團結起來抗俄，由哈埠沿車路長征蘇聯，進駐俄都而解放達東德柏林，正是二萬五千里路程，因由聖彼得堡，至德國柏林，地在俄之西南，車行二日抵達，五千里程，這就是全中華民族長征的實現，望諸位勿以爲河漢耶。

林哲齋草於雪梨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歲次乙卯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册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明報爲中共統戰宣傳 麻醉反共人民的鬬志

十月十二日，承認中共政權是「中國政府」的「中立報刊」明報發表了一篇響應中共「統戰」騙術的文章，題目是「打打殺殺，和和氣氣」。

這篇文章的作者利用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本性，說：「談總比打打殺殺來得好」。我們承認，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絕不喜歡打打殺殺。然而，當七億同胞都在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時，當反共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時，當中共一而再地施行「統戰」騙術，企圖緩和反共革命運動的今天，所謂「和談」，便是爲中共政權服務的，其監的是麻醉反共人民的鬬志，瓦解反共革命大業。

明報說：「從厦門出海的六十名前特務，坐的是中共方面的船隻，新華社的圖片，還顯出了船上所漆的番號。這六十人是在船隻航行到一半航程時轉登國民黨派來接載的另一艘船，還是坐了這艘中共的船直駛大膽島，外界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總有一個移交這六十個人的地點，而在這一個地點，陸上也好、水上也好，總有『蔣幫』的人和『中共』的人直接接觸的機會和必要。雙方接觸時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景，確實是局外人士頗想知道的。最可能的一個鏡頭是：雙方嘴上不作一聲，但實際上卻在合作着，不論是在海面上船靠船，或者是碼頭旁船靠岸，或者是用小船從大船上接下來再送上大船，或者直接送到上岸，『蔣幫』的人和『中共』的人，總得用船篙扣住了船，或者用繩子綁住了船，這樣才不致使這六十人掉下海去。這已經已沈默的合作了。」

明報還說：「事實上在新華社宣佈有六十五人自願返台之後，『反共救國軍』就宣佈了在金馬設立四個接待站。跟着，五人到了香港，六十人卻去了厦門。這又何當不是合作？這從中國人的立場來說，絕對是現象。從『蔣匪幫』、『毛匪』、『匪區』改稱爲『蔣幫』、『中共』、『共區』，已經代表了一種降級。厦門金門海上的那一幕，可以說是更降了一級。繼續的降下去，應該是所有中國人都喜見樂聞的事。」

明報社長及該文作者王士廸躲在香港，享受着「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自然可以不負責任地響應「和談」，響應中共的「統戰」陰謀。可是，明報憑什麼資格代表「所有中國人」？生活在中共共區的大陸同胞，卻完全不同意明報的結論。這並不是古某一人的意見，請看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中央社的報導罷！

「中央廣播電台最近接到許多大陸聽眾的來信，反映了當前大陸的動亂情勢。也顯示了滿腔悲憤的大陸同胞，在中共殘酷統治下，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終於引發了心頭的怒火，毅然行動起來，爲爭生存、爭自由，展開波瀾壯濶的反極權鬬爭。」

華中地區一位工人身份的知識青年給中央廣播電台的信悲憤地指控中共說：「在這個社會中，勞動人民就像牛馬一樣的勞動，還是吃不飽，穿不暖，還要挨鬬、搞運動。這明明是緊壓勞動人民，怕勞動人民造他們的反。但是有了不少的同志，不怕犧牲自己的一切，和他們作徹底的鬬爭」

中央廣播電台還舉出一位由共軍轉業的工人的來信，他竟然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時，還要經常接受責罵」他表示要參加「反毛反共的組織」。

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宣佈：六十名返台人員；將繼續爲反共復土而戰鬬。「和談」論者，醒醒罷。

（古鶴翔）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夜步　陳居霖

羣動漸向寂。春泥印屐痕。
月昏驚吠犬。燈露乍疑村。
敗木棲鴉定。荒山野燒溫。
更尋舊鄉老。把酒共深言。

宿花縣鄭江堂村　陳居霖

茅屋靜人事。客懷眠未能。
數聲村外柝。一粟佛前燈。
夜短夢難續。天寒風有稜。
敲詩還起坐。心跡似壺冰。

舟發白坭河　陳居霖

村居未數日。出門復悵惘。曉發白坭河。
河水平如掌。雞啼眾山應。月墜諸籟爽。
殘夢續未能。推蓬看潮長。吹袂微風生。
搖篙亂石響。野梟飛翱翔。沙際立三兩。
艇轉曲汊間。漸出空江廣。岸闊繫纜難。
流逆縛雙槳。捩舵若挽車。不愼遭覆仰。
因歎波濤害。世路乃可想。

春雨曲　陳居霖

東風著意吹簾幙。小樓欹枕聽花落。
數行碧樹鵓鳩啼。新漲前溪添幾尺。
冪冪陰雲作嫩寒。朝來乍換袷衣單。
柴門剝啄無人至。春雨一天行路難。

香港東華醫院百年紀念　黃朝朗

廣福祠開越百春。當年華路備艱辛。
西方甘露東方洒。後世難忘各縉紳。

康寧樂　乙卯元旦作　未老翁

㈠

七八高年未老翁。堪稱視聽兩玲瓏。
青春自喜如常在。保得康寧不怕窮。

㈡

漫說高齡即老爺。仍堪媲美簇新車。
可無死火兼呔滑。開得三波上落斜。

曉雨書聲　雪梨　蘇伯楷

[illegible]
迷濛遮斷千山路，垂柳遙牽故國情。

臨江仙　劉祖霞

歲暮更增懷舊感，北望烟水濛濛。倚闌無語正愁濃。一帆歸細雨，雙燕趁輕風。
縱是新來多美酒，怎消離恨千重。寂寥庭院草蓬蓬。再無遊蝶到，惟有落花紅。

自題痴立小像（調寄虞美人）　封淑英

痴魂有夢郎邊去，此願天如許；仙山欲渡泛仙槎，獨惜虛無難覓我君家。
悠悠不盡樓前水，大半離人淚，春來莫道不消魂，最是嬌慵無語立黃昏！

節夕蒙邀宴於青山新築賦謝主人　董希濳

㈠

漠漠秋容亦自妍。盡刪煩慮赴賓筵。
明燈華屋銷金地。細雨輕烟鬪酒天。
海接樓台波浩瀚。山環村落樹鈎連。
風光足已酬佳節。冰鏡何須更上懸。

㈡

已撤瓊筵興未闌。教移棐几傍朱欄。
聯吟句有珠璣妙。好客人如伉儷難。
酒攪詩腸頻激盪。雲藏月魄自團欒。
良宵此會堪稱勝。賓主相忘始極歡。

戲和某公賀女伶登台詩　董希濳

桃花扇裏記同名。異代風華又此生。
更比當年高一着。紅氍毹上試新聲。
況有才名繼富名。劉郎端的勝侯生。
儂家亦自情難禁。九轉柔腸繞彩聲。

詩人節　董希濳

遠稽古昔無斯節。取代端陽只近年。
聊藉壺觴消暇日。略同香火祀先賢。
騷壇海內開生面。名士人間値幾錢。
剩有千秋搖落感。枉分盧後與王前。

[illegible]
山川靈氣餘歌詠。花月勝情入夢思。
但使歲時成雅集。不須里社有蒙祠。
九天九地紛憑弔。敬酹仍宜在水湄。

望月思鄉　董希濳

溶溶夜月瀉瓊輝。照見人間百事非。
隔海戈矛虛北指。覆巢烏鵲端南飛。
家園松菊更番盡。驛路音書掩抑欷。
無限烟波江上感。啼鵑休喚不如歸。

花月痕題詞　陳其浩

索隱尋章互勘之。韋韓同化一鬚眉。
廿年淚跡風流夢。八律懷人絕妙詞。
游幕青衫珠有幾。憐才紅粉命如斯。
留痕花月堪回味。最是秋心院裏時。

不倒翁　陳其浩

伊誰妙想錫嘉名。搖擺佯狂未解酲。
豈之地心憐挽倒。何須人力爲扶傾。
身經酒困寧耽臥。足被坭封不欲行。
面面俱圓今世免。祝鮀有佞自聰明。

吳季扎　陳其浩

賢哉季扎願爲臣。位讓僚王義且仁。
觀樂知音明指掌。聞歌見舞妙通神。
振振公子交遊廣。僕僕他邦歷聘頻。
心許徐君終掛劍。千秋愧煞背盟人。

登樓　陳其浩

相呼暇日上江樓。酒後茶餘借箸籌。
越戰議和徒幻想。良機停炸豈良謀。
心懷故里荒三徑。目極長空小一陬。
紛濁頻遭逾歲月。仲宣賦讀惹新愁。

滿城風雨送重陽　陳其浩

準擬登高載酒行。胡來瀟颯攪林聲。
無辜雞犬災難免。多事牛蛇亂未平。
敗興租催人意懶。釀寒帽落客心驚。
茱萸欲插還應避。敢祝佳辰爆竹鳴。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鬪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孚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二樓B座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二四五期 新128期)



2 DEC 1975 LIBRARY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為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五期(新128)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斥陳依範的無恥謊言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擁有六億餘農奴，所以，它對收買統戰走卒絕不吝惜刮自它的農奴——大陸同胞身上的「人民幣」。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中共極懂得這個道理，不過它所收買的「鬼」完全是無恥之徒，說謊騙人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這次我們所要談的是一個名叫陳依範的騙子。

香港「大公報」於十二月七、八日兩日連續刊出署名「胡廉」寫的以「陳依範談中國農村變化」爲題的一篇「美國航訊」。據說：十一月十一日在美國有個什麼「會」，講演者是陳依範。據該「通訊」介紹說：陳某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西印度羣島）華僑，在英國及蘇聯受大學教育。他是一位作家、新聞記者和藝術家」。中國大陸赤化後的「一九五〇年回國擔任『人民中國』雜誌的編輯，在中國工作二十多年，一九七三年受聘於美國紐約州教育廳，現任康奈爾大學遠東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在中共地區從事「文化」工作二十多年的陳某，「思想」一定「前進」，「立場」也很「靠得住」，不然中共不會派他到美國去搞「教育」和「研究」工作。大概這是尼克遜訪平後與中共進行「文化交流」的產物。

該「美國航訊」說：陳某是個「藝術家」，這一點無人不同意，不過應該說明的是：他只是一個最懂騙人這門「藝術」的「藝術家」。怎見得？且看他以「中國農村生活」爲題的講演吧。

他說：「解放」前中國「人民生活痛苦已達極點」。在上海「滿街乞丐，游民窮人穿着破爛的衣服，挑着沉重的擔子在大街上的人，警察當街毆打人民。那實在是令人震驚的事實，使我覺得中國實在是一個貧窮、飢餓、蕭條的國家，沒有自由，人權毫無保障」。至於中共統治下的所謂「新中國」呢？他說：「過去那種消沉頹喪的表情，都已消失，眞的『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這些謊言，可能欺騙到少數對中共一無所知的美國人。事實又如何呢？過去，在上海只有「乞丐、游民、穿着破爛的衣服」，而今日整個中國大陸上，除了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中級以上幹部外，人人都是「穿着破爛的衣服」，因爲一年十多尺的「布票」，縫了夏衣就沒有棉衣，裁了襖就沒有褲子。過去「警察當街毆打人民」，這個「人民」可能是扒手、搶刧犯。而今日中共的「人民警察」，可能不當街打人，但卻利用夜間抓人。所抓的人，最多的是什麼「破壞批林批孔」、「誣衊黨」或「毛主席」的所謂「現行反革命」。說穿了可能只是不小心說了一句或兩句不滿中共暴政的話。抓去以後，極有可能就此「永遠失踪」！這就是陳某所說的「自由」和什麼「人權」吧？

陳某還說：過去中國「農民要繳交收入百分之七十地租給地主，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剩下來的有多少給農民生活呢」！而在中共統治下據說「一到年底把所有農業生產，除了福利金、衞生及常用的維持費」和「對國家交百分之五的稅以外」，剩下的就「分配」給農民。



據中共自己報導說：大陸連續十四年「豐收」。若照陳依範的說法，大陸農民眞的可以豐衣足食了。事實上卻完全不是如此。有誰看見過大陸農民寄給海外親人一兩米、一錢油，甚至幾十粒豆，一手心芝蔴？人所共知的是：香港大小郵局天天排隊，往大陸寄麵粉、生油、奶粉、肥皂、毛巾和西藥、衣針等等食品和日用品。

大陸連年「豐收」，糧食、棉花等等都那裏去了呢？說穿了，幾乎是全部交給了中共這個「天下最大的惡霸地主」。既或中共徵收的「農業稅」爲百分之五，然交完「農業稅」還要照中共規定的價錢和數量「買餘糧」。

賣完「餘糧」，又要交「集體」的「儲備糧」。都交完了，正如陳某所說「剩下來的有多少給農民生活呢」！

大陸學大寨的「根本經驗」，有一條是「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發揚這種「風格」，就不能「愛」及自己的肚皮。無恥的陳某倒也說了一句「就不會有穀賤傷農的現象」這樣的良心話。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糧食「統購統銷」，如果在糧食方面搞「投機倒把」，那和自由世界大量走私海洛英一樣，要被處以極重的徒刑。又那裏會有穀貴穀賤的問題呢？

值得慨嘆的倒是美國這個國家，像陳依範這樣的統戰特務居然可以在美國公開集會講演，相反地，跟福特到北平採訪的美國記者卻完全不能自由活動。

新聞以外



四百萬市民企望攪好治安
使香港成為可以安居之地

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政治地位不會改變，現狀可以維持，在避秦的人原可安居樂業。最可怕的是治安不靖，盜賊如毛，市民沒有安全感。如果使香港社會秩序重納正軌，是當前香港當局面臨的課題。恢復死刑雖遭英倫否決，但警察部門如能提高工作效能，也有助於鞏固治安。

劉人傑

使香港成為更好的安居之地

港督麥理浩返英倫渡假時說，他在留英期間，將與英國政府官員對有關香港事務，包括明年駐港英軍軍費負擔比率問題，交換意見。港督渡假中仍不忘為香港市民爭取利益，其關心民情，值得敬佩。記得當年麥理浩爵士蒞港就任總督時，就職典禮中會發表其主要政策，使人難忘的是「使香港為一更好安居的地方」一語。香港市民大部分視香港為亂世避難所，但不能作長遠打算，大家抱着「有路可走便走」的主意，在香港獃下來，慢慢計劃着尋找更長遠的居留地，因此，有些人申請往美國、加拿大移民；有的到歐洲英、荷等地開餐館；有的到台灣定居。留下來的，大都是沒法走動，或認為在香港賺錢機會多，謀生較易，一動不如一靜。

使他們不敢作長遠打算，最大原因是政治因素。新界租約期滿之期越來越近，期滿後香港前途如何，是一個問號。與其等待到時揭盅，不若早為之所，遠走高飛，不願在這前途難卜的地方獃下去，其次，促成人們另覓枝棲的原因是香港越來越缺少安居條件，特別是治安不靖，使人感到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寧願跑到海角天涯，以待日月重光。

攪好治安為第一要着

麥理浩爵士「使香港為一更好安居的地方」的諾言，正是千千萬萬市民渴望期待的。即使許多人

目前，政治上的因素似再沒那麼使香港人躭心，因為澳門能「維持現狀」，使人相信中共在可預見的將來，絕不會把香港關在鐵幕後面。因而香港的「安定」，就成為第一要着。

香港黑社會勢力的迅速擴展，鋌而走險的人越來越多，要把香港秩序重納正軌，不是簡單的事。人們力爭「恢復執行死刑」，即使如願得償，也不會馬上使兇徒斂跡。如何使警務人員發揮更大功能，如何用更重的刑罰懲治犯罪者，都是重要一着。

港督麥理浩乘渡假之便，與英倫交涉港英間的問題，足見愛民若赤。不過，香港問題不單只軍費負擔過重而已，還有關係香港安定與民生的許多問題也應尋求解決，否則香港更難使人產生安全感。

外國有錢佬被刦

近日兩宗案件使姬達大跌眼鏡，一是鍾世傑案；一是呂芷英案。他以為十拿九結的案子，結果卻無法入罪。這兩宗案子，也許使廉署人員顏面全無，卻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廉署今後辦案，應吸取教訓，不要動手太快，必須拿到充份證據才可採取行動。一旦審訊，犯人無詞可辯，這樣，才可把廉[illegible]

，發表其遇刦的感想時，要求治安當局盡力應付匪徒。其實，祈德尊爵士這要求也是全港居民當前最急切的要求。希望治安當局正視現實，負起責任。祈德尊爵士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時，並未提過應如何如何攪好治安，現在被刦，受了傷，才作亡羊補牢之計。不過，這樣也好，否則高高在上的人，永遠不會關心香港治安問題；匪徒的目標，一直在窮人身上打主意，箍頸、電梯打刦，把婦孺的三幾十元也搶走，太可怕了。打刦山頂區有錢佬，在隧道口截刦解款車，動不動是幾十萬、幾百萬，這些案件，受害的不是窮人，不會累他們紥炮，有錢佬被刦，而且受了傷害，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對付，若由此重刑懲治，當澤及小市民。在重刑之下，戢止了匪風，大家都可過安定日子了。

豈獨嚇阻中國人而已

不久前，簡悅強爵士夫人在跑馬地被匪徒搶手袋，香港匪患，連高等華人也不能免，不是老萬幸災樂禍，對香港小市民來說，這確是好事不是壞事，否則外國人和高等華人可能永遠也不關心此事。

鍾士元議員終於在立法局發出呼籲，他也「順應民意」，提出要「恢復執行死刑」；可惜措詞大有問題，強調「死刑是阻嚇中國人犯暴力罪行的最有效手段」，認為是「由於東西方風俗習慣不同」。是否中國人才怕死刑，外國人不怕死刑？恢復執行死刑只為阻嚇中國人犯罪殺人？大有疑問。

既然鍾世傑對人類心理反應特別有興趣，最好由他「研究」，找出結論來。

贈予一百萬元

以百里渠為首的電話調查委員會寫成的巨冊報告書，在報上看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有許多「重要」而不為人們所注意的，陸續被發現。

從這「報告」中，調查委員會雖未作出「結論」，我們卻不難找出癥結所在。

先說前任總經理美路部分。一九七三年美路退休時，電話公司贈予一百萬元。當時，電話公司正在經濟拮据中，何以董事會這麼慷慨，事後又取償於電話用戶，實行作倍數的加價？

據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說：美路退休時所取得的一百萬元，電話公司有特別紀錄在案，根據職員薪水表透露，一九七〇至七一年度，美路共收得薪金、花紅及燃料津貼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元。一九七一至七二年度共二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元。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度共一百三十萬〇七千九百元。其中薪金十七萬三千九百元，花紅十三萬五千元，退休酬庸二十萬，特別酬庸八十萬。

調查委員會指出，「退休」和「特別」兩項酬庸，是董事局決定給予美路的。電話公司董事局主席利銘澤有一封信給秘書威爾遜，吩咐他將一百萬元存入銀行作定期存欵，為期九個月，存欵人為電話公司及美路。利銘澤在信中更指出：九個月後，一百萬連同利息，轉入美路的銀行戶口。

工作良好的表現

調查委員會會將此事向電話公司現任總經理華爾詢問；他和利銘澤討論後，答覆是：一位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服務多年，工作有良好表現，應該給予特別酬庸的。

美路在電話公司任職前後不過三年多，在電話公司的帳面上已拿走了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多元，平均六十二萬多元一年，每月收入五萬多。這樣的收入，當然羨煞許多人，他一年賺的鈔票，很多人一輩子也賺不了。利銘澤說他有「良好的工作表現」，年替公司賺幾千萬，當然應該給他一點額外報酬，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不過是「街外錢」。可是對「良好的工作表現」這個「評語」，老萬頗有懷疑。不明白利銘澤和華爾是指那一方面而言，如果指公司的業務，既有良好表現，為什麼要勞動已退休的百里渠老先生跑回香港來調查呢？如果利銘澤所指的是另一方面的「表現」，那我們電話用戶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一年後才發現的信

電話調查報告書在立法局提出，曾使社會人士嘩然的電話公司龐大負債問題，從報告書中得到解答。長達二百四十頁的報告書，詳細內容雖無法讀到（即使老萬有充裕時間，但報告書全部英文，老萬的程度未足以了解其內容），不過，在報上扼要讀到，從這些要點，使人不禁有所感慨。像電話公司這樣龐大的機構，其業務關係廣大市民，他們烏龍或處理失當，都直接造成市民損失。

報載：滙豐銀行早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便去函電話公司前總經理美路，指出電話公司的現金週轉可能有問題，但美路並未將此事通知董事會，直到他離任後，董事會主席才於一年後發現該信。

在正式發表的電話公司調查報告書第十六章中，委員會指出，假如電話公司董事會在一九七三年九月知悉滙豐銀行有此項警告，了解到該公司的資金流動會出現問題，或許當時就可以採取補救措施，挽狂瀾於未倒；可惜美路隱瞞此事，造成今日的殘局。

傳而不到拒絕作供

百里渠在報告書中透露，該委員會曾不斷接到投訴，有關電話公司的若干高級行政人員，在購買電話公司機樓設備時，私下收回佣，涉嫌貪污舞弊。不過，百里渠表示，調查有關貪污舞弊的指陳，不屬於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但在調查過程中，也有把此點「記在心上」。

百里渠說：調查委員會並無搜集到任何證據足以指控過去或現在與電話公司有任何關連的人士涉

察及執達吏；㊂對阻礙調查者有權判囚一年，罰欵一萬；㊃作供證人受法律保障，不負其他訴訟責任……。

從這些報導，不禁引起人們疑問：既然調查委員會有偌大權力，連港督及任何公務員都有權傳訊；而該公司的前總經理美路卻無法傳訊，是什麼道理？難道他不包括在調查委員會有權傳訊的「任何人士」之內？或者說，美路傳而不到，但調查委員會還有一道殺手鐧，他們有權動用警察及執達吏將之「拘捕歸案」，何以廉政公署人員卻不在他們有權動用之列？美路的「拒絕作供」，算不算是妨碍調查？調查委員會輕輕放過這麼一個重要人物，實在使人難以了解。不見得警察部門或工務局有貪污情事才影响我們市民老百姓；公共事業舞弊，也直接受損。否則，我們到一九七七年，還不需再增加百分十五的負擔呢！

架床叠屋畫蛇添足

香港政府的浪費，還不只冗員太多、高級公務員津貼太多、薪酬太高，而且不少機關部門性質相同，所做工作也差不多，辦起事來，要嗎就是搶生意；要嗎是你不幹我也不幹。這些一而二、二而一的機構，實有架床叠屋、畫蛇添足之弊。

舉個例說：溝通官民關係的機關，除各區民政署外，警察部門有所謂警民關係科；另外又有一個叫做青年事務組，屬社會福利署；又有教育司署體育組的各區康樂組。

民政署的工作人員，閒得發慌，幾乎可以說無事可做；也可說可做可不做；最「主要」的工作，可能是區內一些社團有什麼集會，民政主任便去參加，講講話，聯絡一下街坊首長、社團領袖感情，弄張相片在報紙上出出風頭，這就算最盡責、最有工作表現了；警民關係，也是拉攏官民感情的，同樣是社團集會的必然嘉賓。

至於青年事務組，也許唯一分別在「青年」兩字，以示他們的工作限於「青年」而不是一般性；教育司署的康樂組，顧名思義，也做羣眾工作。

（下轉第六頁）

評今年後半



由於去年「批林批孔」運動的失敗，引發了大陸工人、復員退伍軍人和知識青年的反共動亂，破壞了大陸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造成了中共政權新的政治危機。今年年初，開過四屆「人大會」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反對新、老資產階級」的號召。這幾項運動，一方面是針對以工人階級爲主的大陸反共人民，另方面則是針對隱蔽在背後的中共黨內的反毛共幹。這樣就使大陸上的動亂如同火上燒油，形成了燎原之勢，更加擴大了中共政權分裂變亂的危機。

今年九月四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號召共幹和大陸人民批評「宋江」；十月十九日，又在全大陸擴大紀念所謂「紅軍長征四十年」。在此時此刻先後開展這兩項運動，肯定是與中共當前的危機有關。所以有必要對它的目的與作用進一步分析。

自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及九月號「紅旗」雜誌發表「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的短評後，全大陸立即全面展開了對「宋江」的批判。批判的重點主要在下列幾個方面：

㈠揭露所謂宋江執行「投降主義路線」，出賣農民革命。

㈡批判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㈢批判宋江「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

㈣指「宋江同高俅的鬭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鬭爭」。

這幾個主題，都有其不同的作用。譬如用宋江與高俅的鬭爭來說明林彪雖然也會反對過劉少奇，但他們同是「一丘之貉」，只不過是「同一階級中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鬭爭」而已。至於林彪則是「鑽進農民隊伍中的宋江，用反革命兩面派手法，騙得了梁山的領導權，然後又用他同高俅的鬭爭來掩蓋他們同屬地主階級的實質。」

「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主要是指所謂宋江「對農民起義路線的修正，也就是搞修正主義」。這也就是對外指赫魯曉夫背叛「馬列主義」搞「修正主義」，把中共摒除於蘇聯集團之外；對內指劉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義」，把毛澤東架空起來，摒除於他們的「黑幫」之外。

所謂「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指今年中共黨內部的鬭爭，各級共幹只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主要是鼓勵一般共幹和羣眾要反「皇帝」，要反到上層當權共幹的身上。

但是主要的重點，還是在反對所謂「投降主義路線」。中共說：「搞修正主義必然要當投降派，出賣革命，充當反動派的走狗。這是一切修正主義者的特點。劉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就是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從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面目」。在毛澤東看來，現在中共黨內中央和地方的當權人物，很多人都可能成爲宋江。這項運動也就是針對這種懷疑而發。也許毛澤東這種懷疑就是事實。

中共透露，這次批「水滸」的運動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動的。它的目的「不但是對古典文學研究，而且對於文學、哲學、歷史、教育各個領域，對於黨和人民，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我們要從『水滸』這部反面教員中吸取教訓，總結歷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鬭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線，知道什麼是投降派。」

毛澤東此時此刻發動這項運動，第一、透露了大陸反毛共幹的反毛鬭爭，正是利用這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用同高俅鬭爭來掩飾其地主階級的本性」的手法；第二、毛澤東已自知他死後的不得人心的政策路線必被「修正」，必然要出現「投降派」，必然要把他拼除於「一百零八人」之外，換句話說，也就是必然要遭到鞭屍。這是毛澤東最恐懼的事。爲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所以他現在瘋狂地想在他生前清除黨內可能出現的所有的「宋江」。這就是他發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的。

一九三四年，經國軍五次圍剿，毛澤東在江西經營的赤化地區，面臨澈底潰滅的危機，被迫離開了江西根據地向西流竄，在沿途各地遭到國軍的追剿和截擊下，狼奔豕突，途經十一省區，其中毛澤東親自率領的一小股，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逃抵陝北吳起鎮，與原在那裏的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共稱這次長途逃跑爲「長征」。今年十月十九日，是毛澤東率二千殘兵敗卒逃抵吳起鎮的四十週年。今年中共特別擴大紀念，這是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從未有過，也是特別值得注意研究的。

中共這次擴大慶祝，主要有下列幾項作用：

㈠以古喻今，肯定毛澤東的路線「正確」。如兩報上統一刊載的口號，其中一條的重點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的聯合社論中也說：「回顧長征的歷史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無論革命的道路多麼曲折，執行毛主席的路線革命就勝利，就向前發展；離開了毛主席的路線，革命就受挫折，就失敗」。在當日一篇題爲「偉大的長征」的資料文章中這樣總結說：「長征是非常生動、豐富的兩條路線鬭爭的教材。長征的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它具有偉大的戰畧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以後的鬭爭歲月裏，又不斷的克服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以豪邁的步伐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奮勇前進」。這就是企圖用毛澤東過去的路線「正確」，來證明和肯定當前的路線仍然

是「正確」的。

肯定毛澤東路線，同時也就是否定王明、張國燾、劉少奇、林彪的路線。肯定毛澤東對內路線正確，同時也爲難以爲共幹接受的毛澤東當前的對外路線作辯解。在「紅旗」雜誌上一篇題爲「四渡赤水之戰是體現毛主席戰畧思想的光輝範例」的文章中說：「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卻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到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爲了防禦而進攻；爲了前進而後退；爲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爲了走直路而走彎路，保證了紅軍北上這個大方向的最後實踐」。這和今年年初周恩來在中共四屆「人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所說的「我們把金錢和武器給強盜，主要是爲了將來更便於捕捉和槍斃強盜」，有異曲同工之妙。

㈡希望能有助於「團結」。中共的四分五裂和共黨幹部的反毛，是當前中共內部危機的根源。既然肯定毛澤東路線「正確」，就應該在毛澤東的「一元化領導下」團結起來。前引兩報的社論中說：「搞團結還是搞分裂，是長征中兩條路線鬬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王明搞宗派，以我爲核心；張國燾恃仗人多槍多，另立中央，他們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不得人心，不可能不垮台。毛主席提倡『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那個山頭、那個方面軍的，不管是北方、南方的，都要在共同的革命目標下團結起來，正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團結了各路紅軍，長征才以敵人的失敗和我們的勝利而告結束」。「堅持革命隊伍的團結，這是保證長征勝利的重要歷史經驗」。當然，所謂歷史經驗都是針對今天的情況講的。

㈢另一個突出的作用，就是反所謂「投降主義」和「投降派」。在前引兩報的社論中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張國燾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鬬爭，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鬬爭。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自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王明，先左後右，最後叛國投敵，當了修正社會帝國主義的走狗。張國燾反對北上抗日，主張南下逃跑、最後投降國民黨反動派，當了可恥的叛徒，劉少奇、林彪走的也是這樣一條路，這就告訴我們，要搞馬克思主義，就要堅持對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鬬爭，就要反對投降派，當然這裏所指的也不是老投降派」，而是當前中共隊伍中的現實的「投降派」，或未來可能的「投降派」。

今天大陸上的動亂，主要仍要靠軍人的力量來平息，中共搖搖欲墜的政權，也要靠共軍來維持。「林彪事件，尤其是八個大軍區司令員調動後，共軍四分五裂，對毛澤東均懷不滿，這次擴大慶祝「長征」四十年，首先肯定了共軍在歷史上的地位，尤其是目前原「四方面軍」出身的共軍幹部多居當權和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數目上也佔優勢，這次的活動也帶有安撫和籠絡這些人作用。

因此，今年下半年毛澤東發動的這兩次運動，雖然其作用並不完全相同，但其目的都是爲了解決當前共黨高階層的權力鬬爭的，而當前中共黨內部權力鬬爭的癥結主要是：㈠支不支持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問題；㈡反對分裂恢復

共黨內鬬爭

團結的問題；㈢另一個就是毛澤東最怕的所謂「投降主義」和「投降派」的問題，因爲共黨從此分裂下去，很快就會潰亡；同時毛澤東路線如被否定，尤其是他的「反修」路線被否定，他必與史大林一樣被鞭屍，或和晁蓋一樣被摒於梁山一百零八人之外，他的一切將在歷史中被一筆勾消，這是一個垂死的獨裁者所最怕的。

但是，這三項問題的根本在毛澤東的不得人心的路線政策，尤其是遭到所有共黨老幹部反對的「接班人」的安排，因爲共黨老幹部對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知之甚詳，儘管毛澤東一再篡改歷史，但一手仍無法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就以這次宣揚毛澤東功績的「偉大的長征」這篇資料文章來說：文中說：一九三四年紅軍自江西逃出後，「由於毛主席及時提出放棄繼續向湘贛進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的正確主張，才免於全軍覆滅的危險」。

按當時共黨中央「軍委主席」是周恩來，逃竄計劃都是由國際顧問李德與周恩來二人所決定，毛澤東根本沒有發言權，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

實際上，當時毛澤東只從周恩來手裏篡奪到軍權，黨權仍在國際派手中。因爲遵義會議的新人事當時尚未得到第三國際的批准，毛澤東當時爲了取得第三國際的支持，實際上與國際派妥協合作，這種合作一直維持到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因條件已成熟才發動，全面整肅國際派勢力的運動。這些都是與當時的實情不符的，從整體來說，講所謂「長征」是「以勝利而結束」也是帶有諷刺性的，紅軍撤出江西時總兵員在七萬人以上，但一年後毛澤東到達陝北吳起鎭時，只剩下殘兵敗卒二千餘人，加上原任在陝北的「紅十五軍團」的七千人，總數尚不足萬人，以後朱德、張國燾也率殘部到來會合，人數才有增加，只是後來爆發了抗日戰爭，遂使共黨坐大，不然的話，共軍的全部殲滅只是旦夕間的事。

這種情況共黨老幹部豈能全部忘卻，所以，所謂「毛主席路線一貫正確」這項結論，對共黨老幹部來說，是不會被接受的，這幾年大陸的混亂使共黨的新幹部也對毛澤東路線發生懷疑。毛澤東如不能建立其路線政策的威性，其它的「安定、團結」等等問題就無法解決。所以毛澤東心勞日拙，這些辦法都對他幫不了什麼忙的。

同時毛澤東這兩項新運動，不僅不能起「安定」的作用，還會起反作用，譬如教大陸人民重讀「水滸」，他們會領悟「官逼民反」和「逼上梁山」的道理，這會進一步助長大陸人民抗暴革命運動的激化，教共幹重溫所謂長征的歷史，會更激發他們的自尊心和對共黨的責任感，會更堅定他們反毛和反「宮廷派」的決心，所以相信毛澤東這一招也會弄巧成拙的。

中大正義青年

古鶴翔

近日各界人士對中文大學產生了一個不很正確的印象，認爲中大學生是「左仔」。這印象，對中大同學的前途是不利的。究竟中大同學是否「左仔」呢？肯定的，本港的大學生諸君決不是無知的人，不會盲目地追隨在「馬恩列斯毛」的屁股後面。

有一位已畢業的中大同學憤怒地對青冥說：「由於投機教師及職業學生的操縱，我們中大同學的名譽受到污染，我們的前途受到不良的影響！」

是的，在中大校園內，愛好自由民主的同學究竟佔多數，可惜的是，正常的學生大都埋首於研究工作，他們沒有組織，也沒有時間和職業搞手鬬爭。試問一個正常的學生，誰願爲了搞政治而多讀一兩年書？而職業搞手卻不但不怕留級，還歡迎留級，甚至有人在甲大學甲系畢業以後，又轉入乙大學乙系「攻讀」。難道他們眞的「爲學術而學術」麼？當然是爲了宣傳「毛思」而「求學」！

現在，我想抄引「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生會」出版的「聯合通訊」第九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盲目」。這篇文章說：

「近來聽到一種論調，就是在認識中國問題方面，未認識清楚前必須予以肯定和信任，更有把『政府』和『國家』兩個不同的實體混而爲一。」

該文作者「文期」先生明智地指出：「這種『先信後認』的態度，由於個人徬徨而急於依賴也尙可同情，但是有一種更不負責任的言論，就是提倡認識現今共產政府領導下內地的情況時，只應接受，不應批判，似乎批判便是反共反華，甚至只會促成『港獨』。這種所謂認識無疑是盲從，宣揚這種論調的人無疑是作教條主義式的黨派宣傳，這對個[illegible]

林建發、張紹棠、劉華瑛在「致中大學生報」作者林建發、張紹棠、劉華瑛在「致中大學生報文藝版編輯的公開信」中說：

「我們每個人，血管裏流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液，我們和大陸上的人民骨肉相連，對祖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物，耳濡目染，都會有一個概念，難道這不是認識祖國的一個途徑嗎？」

林建發等三位繼續說：「祖國實在存在着很多不足之處，但是一部份的人們，對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將之當作『特殊例子』便輕輕放過，一面提倡從整個地去深入探討，認識祖國，對於某些醜惡的事物卻避而不談，算不算求眞的態度？」

林建發等三位眞理的追求者宣稱：「在中國的大地從來沒有一個給人民，給作家認眞檢討中國現況的機會。我們身爲在海外的中國人，應該肩負起祖國發展的責任，而不是聽別人的號令，做別人的傳聲筒。」

林建發等三位說：「今天我們看到，一篇向目下存在着的不合理現象提出控訴，揭『大官』的醜惡臉孔的文章，卻被編者懷疑其觀點、立場、態度，甚至譏爲『士大夫的迂』！我們要求編輯的同學，假如認爲投稿人的立場，『並不站在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利益立場上』的話，應該堂堂正正的站出來，擺事實，講道理，讓大家討論，辯個明白。」

林建發等三位指斥中大學生報文藝版編輯的起因是：中大學生報第七卷第五期刊登了「凡民」先生的一篇文章，這文章的題目叫做「不是雜感」，而編輯老爺卻「壓抑貶降投稿人的意思」。

爲什麼編輯老爺要「壓抑貶降」「凡民」先生的文章？理由是「凡民」先生的文章這樣說：「我佔馬那条村凌富谷，也一家五口，每天到有三餐飯

正吃飯。他十七歲的大女下田工作，每日才能賺得一毫六分的工資，莫說買餸，單就買自己所需的米也不夠。（凡民按：國內很多農村的工資都是半年結算一次，工資主要是用來換取食米。）但二叔說他們那條村並不貧乏。說到衣着，從來就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那條村沒電供應，到八點鐘天黑下來，便上牀睡覺。我在那裏住了幾天，便感到莫名的孤寂與悽愴！」

上面引述了一些正義青年的文章，可知中大同學中，絕大部份是有正義感的！

浪費公帑莫此爲甚

（上接第三頁）

這些機關，名義上有別，工作上如嚴格劃分，也不是沒有界限；但實際說來，大同小異，工作的人，也很容易撈過界，爲避免「越界」之嫌，即使有一股工作熱忱，也不敢大開拳腳，寧可縮住縮住，支乾薪好過受人彈，招人誤會。因此，這些機關的工作表現，如以政府原來期望而言，可說等於零。可是，這些工作人員的薪水、機關的經費，都落在我們納稅人肩膀上，如此浪費，政費不出現赤字才怪。

也許，政府所以設這麼多的溝通官民關係的機關，是苦心孤詣的要把政府與老百姓之間的感情打好；可惜這一切的努力，常常被粗暴的公職人員破壞。譬如，幫辦一而再毆打新聞記者；小販與警員的衝突；應可告誡而動輒抄牌，不可一世，態度囂張的PC，都是把警民關係惡化的絕大因素。有這些因素存在，政府即使多設幾十個這類機構，也不可能攪好官民關係。

除冗員外，還有那麼多的性質相同的機關，香港政府的浪費，簡直已到病入膏肓的病態，非下絕大決心剷除病源不可。政府設置那麼多同類性質的機關，如果眞的能把官民關係攪好，還値得；可惜一方面用一班人攪，另方面

新的希望

林定

讀了廣州「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給我第一個感覺：中國大陸有得救了。

李正天、陳一陽、黃希哲說：「古往今來，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尙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按：指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罷官、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但是，林彪體系威脅着他們，「忠」字化森嚴禮儀在束縛着他們，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這段不畏強權文字，使我益加堅信中國共產主義制度，在不久將來，必然埋葬在這班熱血青年的手裏！

據說「李一哲」大字報被中共印成小冊子，分發給中共中央委員，人手一册，以供批判。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閱讀後說：「河南省找不到這樣高水平的反面人物」。可見「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力多麼巨大，它使中共統治集團戰慄，像一枚定時炸彈，在適當時期，就會在每一個中國青年的心靈中爆炸。

中共席捲大陸後，共黨運用殘酷階級鬬爭手段，一個運動緊接着另一個運動，把大陸人民的脖子牢牢握住。那時，大陸人民面對着強暴的中共統治集團，不敢怒也不敢言，他們被每一次運動中的慘烈鬬爭、公開殺戮嚇破了膽，日夜提心吊膽，惟恐大難臨頭，只有小心翼翼，誠惶誠恐地過活，比之抗戰淪陷區難民在日本鬼子鐵蹄下戰戰兢兢生活，好不了多少。

中共集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之大成，以恐怖殺戮手段鎮懾民心，在「鎭反」運動中，差不多每一個月都要公開集體屠殺一次，有時人數竟達廿多人。他們在屠殺前，例必驅使羣衆前往觀看，甚至強迫被害者家屬前往刑場參加鬬爭大會。有一次，一連槍決十多人，其中兩名女性，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五花大綁背插標籤押往刑場，一字形跪列在草地上，後面站着提槍劊子手「公安軍」，然後由黨委書記用擴音器向着被發動去觀看的學生、工人、幹部、街坊羣衆訓話，足足半個鐘頭，才命令執行槍決。這是最慘無人道的行爲，也只有共產黨人才這麼狠心，要死囚在死亡前接受精神折磨。

在農村，「土改」運動的殘酷鬬爭，給醇樸善良農民抹上一層可怕的陰影，所謂地主、惡霸，一個個在血泊中倒下，農民面對這種慘象，又有誰敢起來反抗？

在城鎮，「三反」、「五反」運動，無數大大小小的資本家、商人倒下來，他們不是死在自己手裏，便是在「打虎隊」的拳頭下變成可憐蟲。那時，一間商店老板跳樓自殺了，僅引起附近居民一陣詫異，當血跡被水冲洗後，街市依舊太平，像根本沒有發生過悲慘事件一樣，人們並不是鐵石心腸，而是害怕共黨的淫威。

還有，知識分子的「思改」運動，也不知多少教師在思想改造中熬不過來，上吊自盡或跳樓自殺了。

這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的事，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黃金的時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權力最鞏固的年代，也就是今天海外捧周派所贊揚的「穩健派」橫行霸道的年代。但對大陸人民來說，這是一個黑暗的年代，一個恐懼的年代，一個殺戮血腥的年代。

在此期間，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沒有人敢對共產黨說一個不字，甚至對至親友好，也不敢說一句不滿共產黨的話，因爲，誰也不能保證他日鬬爭時被迫「坦白」出來，那時便株連自己了。

一九五七年，知識分子的早春來臨了，人們大着膽子把積壓多年的苦悶心聲透露出來。可惜，中了毛澤東的陽謀，共產黨設下的陷阱，知識分子上當了，一批批的右派分子送往勞改場，在卡賓槍下像牛馬般幹活，晚上還要思想檢討，他們完全失去做人的權利，變成一羣被侮辱被迫害的可憐動物，即使他們不在勞改中死去，他們的前途也永遠斷送了。

「反右」運動，又給共黨政權注射一口強心針，誰反對它，誰便會像右派分子一樣。於是，人們又得變得緘默起來，爲了明哲保身，只有聽命於共黨。所以，中共在一九五八年以後儘管經歷了大飢荒，以及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仍然屹立不倒，就是沒有人敢挺身而出鼓動羣衆起來反抗。

一九六六年，中共政權的厄運來臨了，毛劉籠裏鷄作反，被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羣衆藉此時機起來了，特別是青年學生，他們由馴服的羔羊一變而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衛兵」，儘管他們是受毛江指使，但他們敢於衝擊共黨官僚集團，把騎在人民頭上的大大小小紅色黨閥拉下馬，使他們不能再長期作威作福。

誠然，紅衛兵是爲毛江的權力鬬爭賣命，但它必竟開創了敢於造反、敢於向統治者挑戰的精神，使大陸人民不再害怕共產黨的殺戮。李一哲他們不怕殺頭，不怕鎖銬、鐵窗、皮鞭和子彈，便是從「文革」中鍛鍊出來。因爲在「文革」時，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流血犧牲了，死對他們來說，再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相反地，更加促使他們勇敢堅強站起來。因此，可以肯定，今後大陸青年，將必前仆後斷地去反抗共產政權，像清末的林覺民一樣，爲了自己理想，拋頭顱，洒熱血也在所不惜了。

王炳南與對外友協

俞思園

在「文革」期間，以「裏通外國」罪名被整肅的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經過長期檢討、反省、再教育之後，最近已獲得「解放」，並在今年八月中旬以後，正式以「對外友協」會長身份公開出現活動。

眾所週知，中共進行國際統戰的機構，可概畧的分為行政機構與社團機構兩大類。前者工作是公開的，後者工作是隱蔽的。而所謂「社團」機構，表面上看起來是獨立的，實際上它完全要通過各社團中的黨組織，接受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部門的領導。故它的工作，是在共黨的統一策劃下，與行政機構互相配合和互相呼應的。因此，中共任命王炳南為「對外友協」會長新職，是值得注意的。

王炳南其人其事

王炳南係陝西省三原縣人，民前三年生。曾由楊虎城保送德國留學。在德期間，即與蘇聯特務組織發生關係。並參與德國支部宣傳、翻譯等工作。一九三六年偕妻王安娜經蘇返國，仍回到楊虎城部工作，曾加入楊虎城秘密組織和參與「雙十二」的西安事變，深得毛澤東、周恩來的賞識和信任。

抗日戰爭期間，在沈鈞儒的掩護下，從事間諜活動。一面與蘇聯情報系統聯繫，一面又擔任周恩來秘書，竊取國民政府機密。一九四九年後，歷任「外交部」辦公室主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中共中央國際聯絡部副部長、「外交部」部長助理等要職。

一九五五年一月，調任中共駐波蘭大使，同年七月，擔任中共在日內瓦與美國舉行的「大使級會談」代表和華沙「中（共）美大使級會談」代表。一九六四年四月調回，改任「外交部」副部長。「文革」初期，被批鬬撤職。

王炳南外貌似忠厚，實極陰險奸詐。精通德、法文。且對德、法兩國國情了解頗詳。其父王寶珊為楊虎城之謀士。其妻王安娜，係德籍猶太人，巴黎大學畢業，乃共產國際間諜，能識俄、英、法、德、波、中等國文字，曾任宋慶齡秘書。故王炳南的身份十分突出。

南的資歷，要比現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高得許多。何況，在「文革」期間，王炳南又以所謂「裏通外國」罪名遭整肅。其子王黎明亦以「組織及操縱九一六反動組織」，並夥同所謂「投敵叛國分子」劉允若（劉少奇之子），以「形左實右的面貌，實行新反撲，為其父賣命」等罪名，與劉允若同時被捕。因此，我們認為王炳南是在毛澤東別無選擇的矛盾心理下啓用的。否則的話，似不可能任用一個與劉少奇有勾搭的叛徒來擔任斯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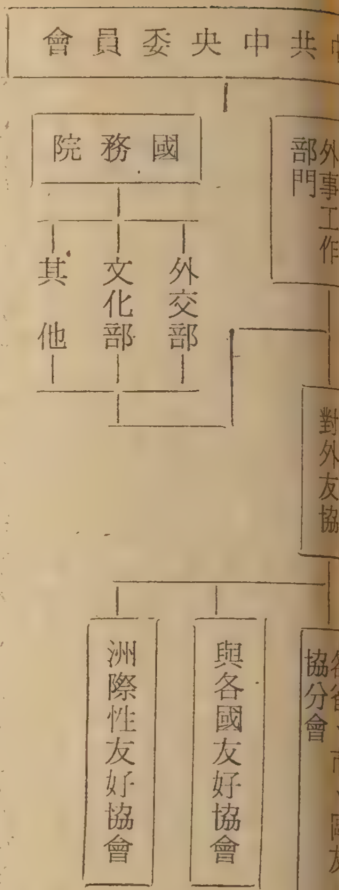
對外友協的組織概況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是「對外友協」的前身。它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北平成立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為了適應工作需要，改組為「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簡稱對外友協）」，會長仍由楚圖南擔任。「文革」期間，楚圖南「靠邊站」，「對外友協」亦從此未見活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開後，中共為配合其笑臉外交的需要，遂將「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國與非洲人民友好協會」、「中國與拉丁美洲人民友好協會」等所謂「人民團體」陸續予以恢復。「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即係這個時期在原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的基礎上改組而成。改組後的首任會長由王國權出任。一九七三年五月，王國權改任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後，會長一職，由柴澤民接任，現柴澤民去職，中共啓用王炳南接任此一職務。

據查，該「協會」是以發展中共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促進「文化交流」為目的。其主要工作有三：㈠通過互派代表團、互辦展覽會、紀念會、表演會、交換資料和出版刊物、通訊聯絡等多種方式，向各國人民介紹中共「文化方面的成就」，並向大陸人民介紹各國人民文化方面的成就；㈡與各國對中共「友好協會」、「對外文化協會」或其他有關社團進行聯絡；㈢其他有關發展中共和各國人民之間文化友好關係的工作。由此可見，該「協會」的工作性質，就是一般人常說的所謂「國民外交」工作。

「對外友協」是中共與各國友好協會的總管機構。直接受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部門的領導。並在各省、市、區設立對外友協分會，作為它的分支機構。其



一九六六年四月，對「外文協」（卽「對外友協」的前身）舉行常務理事會。除改組機構，通過新的組織章程外，並推選了正、副會長、書記處書記，「對外友協」的理事也作了新的調整。爲便於參考起見，謹將改組後的「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的會長、副會長、書記處書記名單列如下：

會　長：楚圖南

副會長：丁西林、于光遠、王崑崙、王照華、許　立、任映侖、宋一平、李　琦、蕭賢法、狄子才、陳忠經、鄒大鵬，吳全衡、周一萍、周而復、張　彥、孟用潛、羅　俊、武　衡、楊　純、郝德青、勇龍桂、趙樸初、趙毅敏、黃　中、黃辛白、崔義田、崔繼瑗、曹醒華、謝鏜忠。

書記處書記：任映侖（兼）、林　林、宋常華、李希庚

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後，「對外友協」作第三度更換名稱。將原先的「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改稱爲「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並作了人事上的調整。名單未見透露。但它組織形態仍保持會長、副會長、理事、常務理事、秘書長等職稱。而無書記處書記之設置。這是唯一不同之點。

目前該「對外友協」的主要負責人，計爲：

會　長：王炳南　曾任中共駐波蘭大使、「中（共）美大使級會談」代表、「外交部」副部長。

副會長：丁雪松　曾任「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與拉丁美洲友好協會」理事。

林　林　曾任「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有」委員、「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非洲人民友好協會」常務委員、「中國與日本友好協會」副秘書長、常務委員。

楊　驥　曾任「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常務委員、副秘書長。

秘書長：丁雪松（兼）

王炳南出任新職後的活動情況

馬尼亞友好協會今天舉行電影招待會，慶祝羅馬尼亞解放三十一週年」。應邀出席招待會的，除羅共駐中共使館臨時代辦道洛班楚和大使館外交官外，並有譚震林、韓念龍、陳潔、韓宗正、胡煒等重要共幹參加。王炳南首次以「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的身份主持了這次招待會；同月二十六日，王炳南以又「對外友協」會長名義會見並宴請了馬爾他工黨議員莫蘭等；二十八日，他又與文化部部長于會泳到北平車站迎接「朝鮮平壤雜技團」的訪問。凡此都說明了王炳南一出任新職便顯得很活躍。

從「對外友協」活動情形來看，它所邀請訪問北平的對象，包括各國的議員、「文化團體」、「友好人士」、國際知名人士，乃至「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陣線」等組織，都在邀請之列。並多由王炳南親自設宴招待。同時陪同會見有關重要共幹。僅短短的一個月內，它邀請了馬耳他工黨議員、比利時「友好人士」、蘇丹「婦女聯盟」執委、日本「朋友」西園寺公一、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夏爾·貝特蘭、「巴勒斯坦法塔赫革委會」成員艾哈邁德·阿法尼、「阿扎尼亞泛非主義大會」代理主席波特拉科·勒巴洛、斯里蘭卡自由黨聯合書記蘇瑪蒂巴拉·賈亞瓦特那、美國「朋友」洛伊斯·斯諾夫人、「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陣線」政治局委員阿布·阿比德、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寧、荷蘭國際知名電影導演尤·伊文思和法國電影工作者瑪·羅麗丹等。在另方面，還邀請了「阿爾巴尼亞繪畫展覽」、「澳大利亞風景畫展覽」在北平等地展出等等。凡此說明「對外友協」活動的範圍非常廣泛，且滲透到民間每個階層。至於活動的內容，從未公開透露，這是使局外人莫測高深的地方，也是值得吾人注意之所在。從王炳南的重要經歷來看，他是中共現階段難得多見的「外交人才」。他不但國際知識豐富，而且工作經驗也很熟練，無論對蘇、對美鬬爭，都曾參與其事。因此，王炳南之所以出任新職，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欲借重王的工作經驗，來擴展對各國的滲透工作。

由於王炳南精通德、法文，且對德、法兩國國情了解頗深，加上其妻王安娜，爲德籍猶太人，曾留學法國，故王炳南出任「對外友協」會長新職，其工作重點，將放在與西歐國家的「文化交流」工作方面。如八月十六日和十九日，先後由丁雪松宴請了以讓·保爾·杜朗德爲團長的「法中友協訪華代表團」和以烏爾思·維特寧爲團長的「德中友協代表團」全體團員；九月五日，王炳南亦設宴招待了「法中友協」執行主席夏爾·貝特蘭及其家人。稍早，卽今年五月，由鄧小平率領一個所謂「政府代表團」到法國訪問。諸如這些蛛絲馬跡，都足以證明「對外友協」今後工作的趨向。

最值得一提的，正當中共極力反對蘇聯於八月初在芬蘭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之際，「對外友協」重新調整人事，把柴澤民拉下來，將王炳南扶上去，其意義頗不尋常。因爲「歐安會議」的召開，是蘇聯想藉此次會議來穩定歐洲，然後將其力量轉移到東方來，以塡補美國在東南亞調整部署的空缺。中共有鑒於此，乃不得不將它的對外統戰機構作人事上的調整。又因爲柴澤民下台以後，並未派任新職，至今仍在北平出現，這說明柴澤民是不適應「對外友協」今後工作的需要遭免職。因此，中共的此一人事安排，值得注意。

毛周死後的中國大陸

岳騫

毛周將死，已是舉世共見之事，毛周死後，毛政權如何，也成為全世界人士關切的問題。據台北報紙報導，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已着手編成書，書名即毛周死後之中國大陸，日文版十一月十五日在東京出版，中文版不久將由台北某月刊出版，該書由中美日三國六位專家執筆，已知者有吳元黎博士，李嘉是否在此六人之中，不得而知。由於此一問題人人關心，許多人也都對此費過思考，筆者願就此事，說出個人的看法，當然其中有些觀點，也是大家談過的。

觀察毛周死後的中國大陸，分別從中央，地方及人民三個方面來看。

先說毛幫中央，毛幫中央目前受人注視的只有兩個人，即江青與鄧小平。

江青是毛澤東刻意扶植的接班人，江青這些年所積聚的力量有多大，在海外說法也不一。照筆者看法，江青在中央勢力遠遠大過鄧小平。目前可以數得出的江系要角，在北平握有大權的，如王洪文，名義上是毛周之下第一人，如果毛周即時死去，毛黨中央又未能推出新任主席時，王洪文便是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至於代理得多久，能否眞除，又是

目前由於王洪文久久未回北平，福特至平時，王洪文並未露面，因此，有人揣測王洪文已失勢，此說尚難證實，王洪文留在上海，可能負有更重要的任務。自從杭州發生工人罷工事件，東南方面一直在醞釀反抗暴政，尤以大都市為甚。王洪文由上海起家，留在上海鎮壓工人的抗暴行動，自較別人適宜。此外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在上海佈署武力，準備毛周死後，以上海作為根據地，對抗其他山頭。江青在大陸推行的「城市民兵」，便以上海為起點，也以上海的民兵訓練，裝備最優，王洪文留在上海，也許為了加強對城市民兵的訓練、統率。

再向深一層想，如果毛周突然倒斃時，鄧小平、陳錫聯想乘機發動政變，打算一舉逮捕江青與宮廷派重要頭目，但王洪文尚在上海，擁有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頭銜，手上且有相當數目裝備優良的民兵，鄧小平、陳錫聯便不敢妄動。所以王洪文留在上海，也許又是毛澤東的「錦囊妙計」預埋一支預備軍，作犄角之勢。

此外要數到張春橋，張春橋名義上職務是毛幫「國務院副總理」，毛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黨內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情況可能主持黨內工作，一如「文革」前鄧小平曾任內總書記，至於毛黨中央是否尚有總書記之名，則不得而知，但張春橋當是秉承毛江意旨控制黨務，因此，可以說中共中央組織大權全操於江系之手。

另一個值得注目的便是華國鋒，此人升遷特別快，在文革初期還是不見經傳的人，以後雖然升為湖南「革委會主任」，也不太受人注意，不知何事受知毛江，一路扶搖直上，「十大」之後，已升至「國務院公安部長」，雖然此時的「公安部」與羅瑞卿時代似不能相比，沒有直接指揮的「公安軍」，但在北平城內，公安部固然震懾人心，即在全國各地，公安人員也使民眾聞而生畏，「公安部長」總是毛幫最有權力的工作，加上汪東興領導的秘密警察，兩人一黨一政，成為江青手下特務組織的兩翼，北平大小頭目皆在汪東興、華國鋒兩人密切監視下，動彈不得。

至於鄧小平方面，最突出的還是鄧小平自己，鄧小平此人有才幹，無論敵友皆承認，但鄧小平在被定了罪之後，何以能翻身又爬上第三四把交椅，在海外，沒有看到任何專家能對此事作出合理的解釋。但鄧小平之復出，不論是毛的意思還是周的意思，必然是毛江周三人一致同意決定的。因此，鄧小平初出的時候，對江不會構成威脅，否則，毛江

安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權力鬬爭，有時也不由得當世人作主，鄧小平到了今天，確實逐漸形成一股勢力，尤其在周恩來病危，不能見人，一切政務均由鄧小平處理，所有不滿江青的大頭目，也就自然而然團結在鄧小平的周圍，鄧小平也將是毛周死後，唯一與江青爭奪領導權力的人。

但是，局勢發展到今天，毛江想剪除鄧小平，並不簡單，這不是說鄧小平有足夠力量可以反毛，而是除鄧之外，已沒有足以挑大樑的人，江青、張春橋對行政工作經驗不夠，王洪文更無論矣。如果毛幫情況一如文革前，閉關自封，不與外界辦交涉，把各國在平的所謂「外交人員」一律打跑，江青未嘗不可當「總理」，張春橋也可以當「外長」，但此時情況不同了，毛幫向全世界進行統戰，始而爲了謀我，目前則兼要拒俄，鄧小平在聯大已自承爲第三世界「國家」，今後更要加強向亞、非、南美各國活動，此一角色便非江青、張春橋所能勝任了。鄧小平所以得到重用，勢力日漸澎漲，其故在此。

但到了福特去平後，鄧小平顯然有了痲煩，因爲福特此去是與鄧小平會談，鄧小平已成爲毛政權的當政者，福特回到華盛頓又大贊鄧小平是毛幫「強人」。至此，鄧小平已威脅了江青地位，江青自不肯接受，最近半月來，大陸毛報毛刋刋出幾篇頗有份量的文字，強調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發揚「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與鄧小平立於相反地位，如果文化大革命被肯定，鄧小平便要被否定，江青一系適在此時重提文化大革命，顯然是在威脅鄧小平，爲將來鬬鄧埋下伏筆。

目前可以這麼說，如果毛周在半年內斃命，毛幫中央將是集體領導之局，由江青系主黨，鄧小平主政，葉劍英領軍，名義上或者推出一個老邁頭目擔任黨主席，而由江青或張春橋任總書記。若是毛仍能苟延一年，也可能正式由江青系全面接班。

但有一點要指出的，毛周斃後的毛幫中央，無論誰任何職，均不能與目前相比。打個比仿，今天的毛幫中央，畧等於袁世凱逝世前的北京政府，雖然各省軍閥已隱然自主，但對袁世凱發下的命令還不敢公然抗拒。到了袁死黎繼，號令便難出九城，成爲名符其實的「北京政府」。今日情況亦復類似。毛澤東統御力雖然日漸減低，但毛澤東的命令各省頭目仍不肯公然反抗，此正是袁世凱的末年，向下去就要進入黎元洪時代了。

次說地方，毛幫由於是「槍桿子出政權」，內亂時全憑軍人打天下，所以軍人權力特重，而且一開始就形成割據之勢，重要軍事頭目在某一地區擔任「軍區司令員」，不遷不調有長達二十年者，到了毛澤東正式「移藩」時，所有被調動的大軍區「司令員」，除武漢的曾思玉之外，任職均在十年以上。此一割據情況的形成，其根源有二：

第一、毛幫在叛亂之始，便由各股拚湊而成，因地區被隔絕，各大頭目彼此並不相識，以後逐漸合併，到了長竄時，形成三大股，卽「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這三股，「紅一方面軍總指揮」由朱德兼任，但朱德並無基本部隊，下轄「第一軍團」林彪、「第三軍團」彭德懷。這一股到陝北後，不久抗戰，共軍投誠改編，彭德懷任國民革命軍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未再直接帶兵，軍權全歸林彪，所以這一系可稱林彪系。在林彪當權時，此系勢力特別澎漲，幾佔毛軍全部二分之一。自林彪垮後，已經削弱，但是毛澤東所能整肅的仍然限於隨林彪在北平工作的「京官」如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等，在外省者均未受株連，唯一被牽連的是周赤萍，大概已垮，此外還有韓先楚，近來亦不見蹤踪，但並未公開清算，相信不久還要冒出來。

「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這一股便是賀龍系，在三股中，這一股力量最小，團結力最強，因爲賀龍駕馭部下不是用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用的哥老會幫規，所以別的派系大頭目一垮，下面的頭目爲了自保，一定要爭先恐後鬬爭大頭目，只有賀龍被淸算鬬爭時，所有手下重要的頭目無一人出面鬬賀龍，甘願與之同垮，此種義氣是哥老會傳統，不是共產主義的教條。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這一股由於張國燾出走，部下各找出路，有的隨張國燾逃走，有的向毛澤東投降，最初已潰不成軍，但在毛軍三大股中，以這一股人數最多，也最驃悍，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到了文革前夕，據地方要津者也以此系最多，計有許世友、陳錫聯、秦基偉、詹才芳、李天煥、李德生、陳再道、鄭維山、程世才，毛幫十大軍區，「司令員」此系竟佔五人，文革雖然受到打擊，但到了今天，除去鄭維山因站在林彪一方面被整，其他均又出頭，有人且官復原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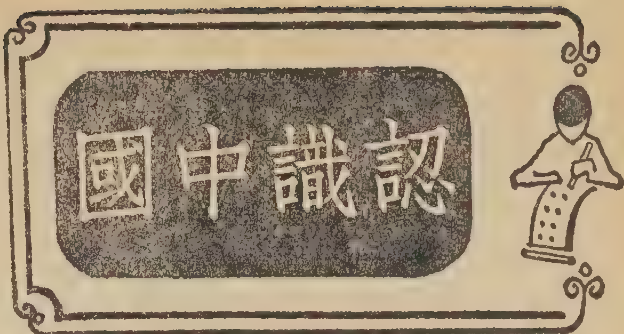
除去以上三大股，另外一股便是抗戰期間崛起的「新四軍系」，這一股主力是毛幫中央離開江西向陝北逃竄時，留在江西的一批頭目，重要者項英、陳毅之外，尙有粟裕、譚震林、張鼎丞，以後勢力日漸澎漲，毛幫又調派一批頭目前往，著名有黃克誠、許世友、王建安、王必成等，就連李先念一度也屬於「新四軍」，擔任毛澤東委派的「新四軍第五師師長」。

因爲各股之構成皆有其歷史淵源，盤根錯節數十年，已無法拔除，割據之勢便不可改變。

第二，毛幫政權成立二十六年，國家建設固然一塌糊塗，經濟情況仍然一窮二白。奇怪的是毛澤東對「建軍」也未認眞着手，如果一開始就創辦軍事學校，畢業學生派到各部任下級幹部，經過二十多年時間也可以獨擋一面了。但毛澤東並未從此處下手，仍然任由各山頭割據，細查一查各「司令員」級的大頭目，無一不是從內亂開始便投入毛幫，歷經圍剿，「長征」，叛亂各役，非此不能當「大任」，也許毛澤東以爲這些人可靠，不知這正埋下了毛政權計時炸彈。

總之，這批紅色軍閥已經形成，毛周一死，他們始而不聽中央命令，繼而互相衝突，變爲戰爭。北洋政府時代的舊事，六十年後又要一幕一幕上演了。

最後再說到民眾方面，民怨之沸騰，已有逃到海外的難胞證實，火山所以未爆發，是由於缺乏引線，一旦有變，立時就會星火燎原，憤怒工農加上下放的青年，構成一股無可抗禦的力量，毛政權將在羣眾反抗的烈火下燒得淸光，此一情況將不會超過十年，大概五年左右便可實現。



「法制」、「體制」與「禮制」

柳以青

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終於爆發出要求「法制」的呼聲，這是李一哲大字報所侃侃而言，滔滔而論的。這一要求「法制」的呼聲，已經普遍於大陸上每一個角落，同時，也反映到全大陸的所有傳播工具中。

誠如要求「民主」一般，一如上篇所談及的。這裏，我們先看，李一哲大字報何以那麼迫切地要求「法制」——雖然他們所生活的大陸，是被中共所宣稱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們就稱之爲要求建立「社會主義的法制」。

二十多年來，難道中共的統治沒有「法制」？這似乎首先應該從李一哲大字報中要得到線索的。

從大陸青年要求「法制」談起

「我國是從半建設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社會主義的，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所形成的傳統，頑強地盤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劉少奇，特別是林彪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封建性與宗法性，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嗎？

「我們的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民主權力麼？是的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擊報復』，『嚴禁逼、供、信』。可是事實上都是經常不能保障。卻是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羣眾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關，殺的殺，製造假案，甚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就是『嚴禁』不了。

「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不是也規定過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毛主席不是還多次說到：『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爲代表的鎮壓人民的反民主勢力；另一方面也由於人民羣眾自己對這個民主權利運用得太少了（這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根深蒂固，也由於我國生產還比較落後，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因而比較缺乏民主精神的緣故）。……正如一個南方水鄉的客人來到沙漠中才覺得水的可珍惜一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羣眾的民主權利也是在遭到剝奪的時候，才更感到民主權利的珍貴。儘管一九六八年，把廣大人民羣眾（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羣眾），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是『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股逆流』。」

不過，事實上，在李一哲的大字報中，還特別提出了不少違害「法制」的具體事實。這些具體事實，也只有在大陸上生活着的老百姓們，才眞正體驗箇中辛酸的滋味。他們一是特權；二是假造形象。

先說中共幹部們的「特權」吧：

「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高級的驚人享受，是從那裏來的？相當的部高幹子弟理所當然有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從那裏來？新資產階級佔有方式和維護這裏佔有方式的政治手段憑藉的又是什麼呢？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人們稱之『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爲特權顯聖的場所。……

「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承認我們社會現階段存在着種種差別，它並不是一個法令能完全消滅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自身發展的規律，不是要擴大這些差別而是要消滅這些差別，更不允許這些差別擴大爲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特權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爲什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

有關大陸上中共幹部們的特權問題，從一年來大陸上出版的各種刊物中，都不停地揭發和報導，這不能在說正是李一哲們大字報廣泛影響的因素之一。這一廣泛影響，不是指發現了特權，事實上，中共的特權根本是與中共政權的建立，同時樹立的。只是中共當權者們在日將月逐中，不斷地發生鎮壓的各種項目而使人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共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主題之中，而骨子裏所霸佔各種特權方面反而爲人所忽略了。或者，雖然這些特權的獲得與擴充，老百姓們是洞若觀火的，唯是格於中共幹部們的淫威，不敢公開指出來而已。

可是，由於文化大革命後的「千萬人頭落地」，身爲紅衞兵的人們，已經置生死於度外，於是就公開地大爆其內幕了。而這一大爆內幕，公開指摘的風氣，也就觸及了所有的大陸上老百姓深藏內心的一切對特權事實的不滿，此起彼落的一一地從心底浮上表面來。

事實上，那裏有特權，那裏就很難有法制。而這些特權如果只是封閉於一小撮中共的當權派之中，那就必然產生所謂的「封建性」和變相的「宗法性」。也就是因此，舉凡揭發、反對這些特權人士們，也必然被擁有特權的人士們，藉助很多種的手法與方法，「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

同時，又得假借許許多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這理由爲李一哲們，稱之爲「禮制」，而狠狠地嵌在反對中共當權派人們的頭上，說什麼「君臣父子，不

因此，李一哲們更深入地了解到這方面的「極大矛盾」：

「一方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可搖動，一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

究竟該如何解決呢？李一哲們提出了「界限特權」的解決辦法。一方面是明文規定各階層、各職位的權限，以明文規定者爲據；另一方面就是「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他們說：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我們的幹部不應是當官做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是權力是最能腐蝕人的。一個人的地位改變了，是最能考驗他爲大多數人謀利呢？還是爲少數人謀利。能否保持爲人民服務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羣眾的革命監督。而羣眾運動是一個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豐富的源泉。應當怎樣規定羣眾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權利呢？並且應當怎樣明白規定，當某些幹部（特別是中央機關的高級幹部）失去了廣大人民羣眾信任的時候，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的』呢？」

這就接觸到國家法制、體制，甚或是禮制的本質了。不過，由於中共二十多年來的宣傳，使到這法制、體制與禮制，弄成了三樣不同類型的東西，他們總以爲「禮制」也者是陳舊的、封建的東西，只要一提到「禮」，就引起人們的反感，再加上「制」的話，那就得非反抗，非詆毀不可了。

至於「體制」，他們總是以爲是屬於「一小撮」人士們所建立的「獨立」、「獨斷」、「獨裁」和「自私」的王國。他們以爲所謂的「體」只是屬於少數當權者的。

很可能他們所接觸的是法、是律、是規定、是條欵，因此，他們以爲「法制」才是他們所嚮往的。於是就大大地主張建立「法制」，以反對厭憎的體制」和封建的「禮制」。

精神與形式的制度

難道說：禮制眞是那麼封建嗎？體制眞的與「一小撮」的私心形影不離嗎？而法制也者眞的是那麼無往而不利嗎？

這三方面，三名詞所以引致的不同感受，特別是爲大陸上的青年人們，那只是虛象而已。實質上，這三種分野並不如此，只可惜是他們無法在觀念上突破而已。這除了囿於他們所受的教育影響之外，還是他們的思想上總是在「定於一尊」的情況下發生而已。

事實上，在他們所面對的實際情況下，他們卻是突破了這方面的範疇，同時也給予實事、實情的揭發了。可惜的是：在觀念上，由於受到中共在思想上的馬、列、毛的教育，就不能突破出來。

因此，對於法制，他們就事論事的，也給予某部份的懷疑：他們說：

「我們的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的民主權力麼？是的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可是事實上都是經常不能保障。卻是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羣眾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關，殺的殺，製造假案，甚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就是『嚴禁』不了？」

這段話不是很好的明證嗎？

竊以爲：無論禮制、體制與法制，不只是外表形式的表現，當然也包掀了外在文字的表達，同時，最重要，最本質的是：這一禮制、體制與法制的基本精神。

這裏，我並不否認外在文字限制與規定的重要性和必需性。可是，徒具外表與形式，而不檢查所基於的內容原則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眞理性，那恐怕都是不得其道和不得其實的。

就我國過去的禮制來說吧，禮制的外在規定與限制，常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但是，禮制之創設的內在精神，更大於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不同場合的規定，而是以人之爲人，人之與人，而突出了人的尊嚴與人性普遍要求的。

幾千年來，人們之所以不時地掀起反對禮制，只是囿於禮制的外在形式與表象而已。並不反對禮制背後所欲、所必與所要表達的原則。這方面我們可以以過去幾千年來倡導改革禮制者的言論爲根據，就可以洞若觀火了。可是，近百年來，受到西方的文化冲擊與影響，特別是自五四以來的崇洋媚外，倡導一面倒的洋化，以洋爲師，同時，極力打擊禮制的內在基本精神，致使下來的中國人們，大多數都或多或少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企圖完全否定中國傳統一切。

例如：他們以「禮教吃人」應該打倒，這是指禮制外在的形式與表象，可是，他們竟同時把禮的基本精神也一掃而光了，到今天大家都發現到這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極端洋化的中共，二十幾年來，就出現了像這一代青年們如李一哲等的「大字報」所吐露的內容了。這一事實，卻是值得所有當代的中國人，以及關心中國傳統文化人士們反省與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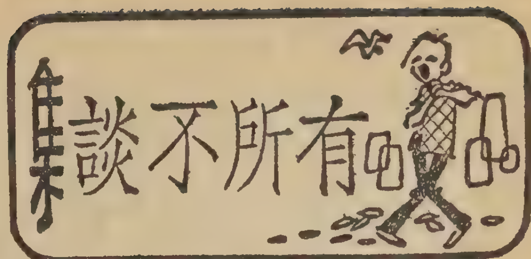
所謂體制也者，不在體制的外在形式，而是在於體制創建背後所本着的精神，精神不同，外在形式一樣也是無濟於事的。

最後，談談法制吧！似乎這一名詞在今天總是爲人所樂道的。

但是，一如禮制與體制，如果它所遵循、秉承和基於精神，不是普遍性、眞理性和合乎人性的話，所有的外在形式與文字說辭，也是無能爲力的。

就目前大陸上所聲稱的，或者就是以李一哲大字報所披露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爲其「法制」精神之所本，這所本是來自馬、列、毛的主義與思想的話，其本身的眞理性就是不能驗證的，當然更說不上是普遍性和合乎人性的了。

因此，在李一哲們這樣的一個基本精神上來要求建立法制，恐怕那又該是緣木求魚之類了。然而，這爲深受中共自小教育的青年們，又如何能立刻在這一層觀念上加以突破呢？然而，他們能夠公然提出：人民的力權力──對中共幹部們的監督權以及言論自由權，那已經是該大書特書了。



夜話

丁冬

晚飯後，朋友一家人到訪，他們的兒子見了客廳角落的電視機，連說要看電視，看「一個燈、二個燈」的節目。我們的大女兒急忙跑過去按住電視機的門，說看不得，電視機壞了。那孩子不相信，撥動了開關，果然見螢幕一片模糊，連聲音都沒有。他看了大概覺得掃興，說要回家去。朋友也覺得有點詫異。我說一家人沒看電視已二個月。他提議介紹修理員來看看，我說不必了，那老爺機器，修不勝修，讓它去好了。朋友的太太對於我家的電視冷感，表示驚奇，說他們的孩子，每天少看一個節目，便魂不守舍似的。

我想在這方面，他們不瞭解我們，亦正如我們不瞭解他們一樣。看電視可以為現代都市人生活的一部份，但為什麼非如此不可的呢？一樣東西或一個生活模式，當它由無至有之後，是否一定要永遠存在着，或維持下去的呢？幾年前，有一個很長時間沒進過電影院。後來偶然陪一位從外地回來的朋友看過一齣影片，往後的許多天，忽忽如有所失，像上了癮似地，連續多天獨個兒去看電影。事後每想起來，都為自己的「不爭氣」而生氣。

看電影自然不是件壞事。但到了非看不可，不可一日無此君的時候，卻是一件不妙的事。有一次孔子說他從未見過有「剛」德的人。有人對他說，申棖不是個剛者嗎？孔子答道：「棖也慾，焉得剛！」我個人的理解是，人只要有陷溺，都是慾。有慾而不予超拔，總是不妥當的。以前有一個皇帝（記不起是否漢武帝），迷戀內宮美色，三天不上朝辦公。到了第四天，乃疾推懷中美人而起，出朝理政。人是血肉的動物，無往而不受形氣的拘限與梏桎（如飢思食，渴思飲，寒思衣之類，是最粗淺易

月內），但有許多方面卻未嘗不可以逆形氣而行的

境界喪滅殆盡，而淪於一般的動物。人逆形氣而行，對於在人生過程中所遭逢的各種坎陷，殆有克不勝克之苦！但這又有什麼辦法？人人都說要成德，成德的過程或道路就是這麼的辛苦與艱難。

話說得太遠了，且回到斗室裏的那具電視機吧。其實家裏的人，只有我才看電視，且最多亦不過一個或半個小時，收看的節目總是那幾個歐西偵探片集或「首映名片」之類。近一年多，女兒連電視碰也沒碰過。她下午上學，放學回來，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晚飯後的一段時間是她最吃緊的做家課，溫習的時刻。做媽媽的料理完畢廚裏的工作後，又兼作孩子的補習教師。到了九時十時，二人都疲倦了，也就雙雙休息。所以，儘管有人說，要為廣大的觀眾製備些什麼特別電視節目，它們都沒有我的份，更沒有坐在書桌旁邊的媽媽和女兒的份。

二個月前，電視機沒有了聲音，這就罷了，正如窮苦家庭中的老人家離開人世，是那麼自然，無聲無闐地。當時也嘗想過弄一具播彩色的回來，但想起重新敷設新天線時帶來的煩惱，便立刻打消這個念頭，最後連播黑白的機器也不要換了。此外，尙有一個原因要立心戒斷看電視的。妻常說我每天晚飯後，非看電視無法消遣一小時的光陰。旁人一句話使我為之悚然。我也要學學那皇帝，從第四天起振作一番。

最初的幾個晚上確然不大習慣，腦子裏常常想起螢幕裏的世界：凶殺組的哥倫布督察又在傷什麼腦筋，身上的那襲乾濕褸有沒脫下；麥美倫局長辦案不忘嬌妻，他倆又怎樣的調情；五零密探隊的阿麥隊長，是否仍然是那副硬繃繃的臉孔；又有那幾套「首映名片」是沒有看過的？……二個星期以後，情況好得多了，白天讀報，居然漏看了當天的電視節目表。在辦公室裏，同事們講電視節目時，也再沒有自己插嘴的餘地。基督教聖經說，上帝創造

亂」談

最近十多年來，看到不少由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都經過重拍或不同國家改編拍攝：如「雙城記」、「幾度山恩仇記」、「苦海孤雛」、「羅密歐與茱麗葉」、「戰爭與和平」，只有一部最賣座的電影「亂世佳人」沒有重拍，不重拍的原因可能是該片每隔幾年來一次重新印本發行，它同樣像新片那樣轟動。

「亂世佳人」的原著小說，經中國譯本是「飄」這意象與原著的「隨風而逝」的原名很貼切。「飄」是美國女作家瑪格麗·密契爾的作品，密契爾本來是個出色的新聞記者，她出生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三十多年，小說材料中的南北戰爭都是從她訪問老兵與用自己想像寫成的。據說這部小說曾經使她化了十多年時間，其中有些章節及人物構思，曾經修改重寫過二三十遍。小說出版第一年就銷售一百三十七萬冊，到了一九三九年才由美高梅公司購版權拍電影，由域陀費林明導演，該電影還是戰後才在中國公映，然後每隔幾年公映都同樣賣座。

「亂世佳人」最近又在本港公映，我為了寫影評文章又得再看一遍，有幾個首次看到的年輕朋友，曾經問我一些類似的問題：「亂世佳人」是不是一部偉大的電影，它好在那裏？」我只得說：「它並不是一部偉大的

北戰爭時都是南方人，一個是大地主的富家女施嘉麗，一個是雷德船長，他們同樣對戰爭沒有興趣，只對自己的愛情有興趣。這兩個人物是個浪漫人物，他對他生存的社會，有時很自私，有時也妥協，但對世事絕不關心，有如今日的香港人。但作者為他們強調一點就是對愛情很認眞。施嘉麗從少女時代就愛上那個平凡而固執的表兄安希萊，然而安希萊並不愛她，她卻一生一世愛着安希萊

看自己居然能置身事外，也不禁得意起來，要說聲好。

以後每當我們一家人晚飯，偶爾也聽到從隔壁飄來的一二聲電視台的音樂，知道有人快要讀新聞了。那久違了的清癯、冷漠的男報告員，借問是否依然瘦生如昔？再晚一點，又或許要聽到連聲「晚安」，又約畧知道一個晚上的「鬧劇」又過去了。

戒絕了晚間的電視癮，自然可以早一點回到自己的房間去。如果加上小女兒的合作，不需要大人啉哄，自己跑到小床上吮着姆指睡覺，那就上上大吉，因爲這個晚上的幾小時便屬於自己的了。談到調護小孩子，又要想到大文豪魯迅。儘管那仁兄筆利如刀，凶悍狠毒，但當他放下他的毛錐，也不免要替他自己小孩子換換尿布，讓孩子撫摸他那粗勁如戟的短髭——好一派父親的模樣。至是，儘管你不喜歡他的刻薄冷酷的罵人文章，也不好再說什麼。——又扯得太遠了。

白天工作日的九至十小時——七小時工作加舟車往返約二小時，光是爲了博取報酬，作爲生存的資具。晚飯後的幾個鐘頭，每一分一秒卻可自由調度。因爲自己是個僱員，也是個老板。只奈近來接入的定單太過龐雜，就算超時工作，也沒法應付。計開：定期寫兩篇短稿，又承攬了一單數萬字的翻譯，又計劃短期內重新整理以前的一篇論文，每晚謄鈔五百字，也須排期三個月以後才可以交貨。想起以前在工廠裏工作，目覩工人們和行政人員因不擅處理原料而致浪費與糟塌的情形，不覺寒心。現在，每週每月按期收入的書報，都堆在案頭，一直無法「清理」，至於大部頭的和借來的，更不在話下。這也是浪費和糟塌「原料」的另一種方式！

當人在極度困倦的時候，時常這樣的反問自己：如此勞頓究竟爲的是什麼？於是，就在偶爾的洩氣和鬆弛之下，拋開書，放下筆，倒在床上，蒙頭大睡。有時午夜夢迴，書燈猶在放亮，乃倒來一杯濃茶，嘗點餅餌，找尋少許「物質的刺激」，然後復工。我這家工廠，就是這樣的缺乏「工作日程」，正符宋儒所謂「牽補度日」者。可是莊生說過兩句話：「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我姑暫作是一頭偃鼠吧。

她不惜爲她奔走營救甚至自我犧牲。而故事構思是異常酷殘的，最後安希萊的妻子死了，人已到了中年，但安希萊仍然拒絕她的愛。另一個人物是雷德船長，他是一個不支持南方戰爭的南方人，他愛上施嘉麗，也如施嘉麗愛安希萊一樣，同樣願爲她犧牲，後來雖然得到她，不過最後當安希萊的妻子死了，他誤會她會與安希萊結合，所以離她而去。電影中的南北戰爭，場面很大，但並不強調誰屬正義的一面。也許因爲南北戰爭之後，美國並沒有勝利者與失敗者的「後遺症」，所以小說不必強調什麼正義，反之小說中的北軍也有殘酷的。南軍也有失敗的痛苦者，幸運的是國家並不因戰爭而分裂。因此電影中強調好些因戰爭而使人喪失理性的小插曲，如北軍的搶刼意圖強姦而被柔弱賢慧的梅蘭妮用槍將獸兵打死，也寫戰後美國三K黨的活動。

顯而易見，作者所表達的是對戰爭的懼怕，於是整個故事便成爲施嘉麗與雷德船長的爲愛情作戰以及美國南北戰爭的平行式蒙太奇。兩者並不交融，但兩者則併行而混合在一起。唯一可取的，是施嘉麗與雷德船長的精神是可嘉的，因爲他們都是失敗而不氣餒的人物。由於這種人物氣質的特殊，所以

與「拍案驚奇」

林巽

芒的。

本期電影中有一部「拍案驚奇」是由朱牧導演的李翰祥式小品電影，由三段短故事組成。第一段「麻將」是通過兩個朋友由太太的麻將講到自己打麻將的遭遇，抗戰時在淪陷區打麻將被日軍虐待的故事以及講麻將爲發明歷史，大可當一則掌故故事看，這是李翰祥慣用的即興說故事方式，就像寫一篇散文，東寫一段西寫一段不必作爲完整的一個故事來轉合，短故事到了這種境界，的確是啓用散文體電影的新奇構思，雖然電影除了表現趣味性外並沒有什麼內涵可言。

「拍」片第三段「有口難言」是一則感應篇式因果報應故事，電影敍述一個花花公子，喜愛亂搞性關係。有一次用錢買通一個女牙醫與看護，給一位看牙病的富家太太打了迷針，讓花花公子迷姦，富家太太告知丈夫，丈夫大怒，於是再差富家丈夫通過牙醫叫花花公子到富家太太家中去，富家太太與花花公子接吻時咬斷了花花公子舌頭，富家太太的丈夫便拿着花花公子的舌頭趕到牙醫家中，殺了牙醫與看護，將花花公子的斷牙放入牙醫口中，花花公子因此被控姦殺罪，判了死刑。電影又通過暴露鏡頭，渲染牙醫與看護的同性戀。這類鏡頭在歐洲色情片雖然時時看到，有點見怪不怪，不過在國片看來，總覺得有點噁心，加上富家太太與丈夫那種報仇方式，也很殘忍，電影像是肯定了它，有些影評文章以爲電影中的花花公子之死，有收大快人心之效，我可不同意這一點，而且認爲這意識上極不健康的報仇方式。

「拍」片第三段是現代故事，寫英女皇訪問香港時一位紳士因爲借了一名流的名貴馬褂去充門面，唯一條件是要紳士做名流的磅友，名流說了謊言，得罪了別人時，紳士必替名流將不近情理的事解說成合情合理，電影構思有點像中世紀歐洲文化社會中的詭辯學者的浪漫風格，電影題材雖然誇張得太開，但倒不失爲有現實諷刺性的一段。尤其是最後那個飾演紳士的何守信，無法再說謊下去時，只得除掉褂子交還對方，一走了之，以表示自己的覺醒，還算有點含意。

朱牧對人物的處理與鏡頭的運用已經相當圓熟，如果他是一個有抱負的導演，選擇一些有內涵的題材來拍，深信是可以成爲一個有自己風格的導演。至少他比羅維更懂得敍情。而且他表現喜劇手法也不錯，大致都能控制在輕鬆而不胡鬧中，也沒有反效果。

□電影 □評論





沒有全盤接受的新事物

霍雲霄

從古老的宗教歷史、佛教、基督教，它們傳入了另一個國家之後，必然發展成各自不相同的宗派。至於現代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產生後，即使在西方、英國、法國、德國，他們的文化如此接近，而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風格也各有不同。我們如果從這一點看事實，可以想見，只要民族文化背景不同，所有被認為理想主義的東西傳進去，一定要經過該民族文化的混和作用及重新塑造，才能有根基，才能成為該民族文化所接受的基本信仰。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舊文化與新事物永遠是一種混合。人的創造性智慧；有時忽然冒出新的創造靈感來，那靈感不會是憑空而來的，它必須是從過去的知識記憶在腦中不斷活動時觸發出來的。因為任何思想都是聯想，個人藝術風格所以獨特，就是因為藝術運用與他本人原有的內在力量，與新的事物感受發生混和作用而後才能重塑出來的。沒有自己獨特風格的人，一般說來都屬於沒有自己一套做人原則的人，也是沒有珍視自己過去的知識的人。

因此，既然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宗教思想或政治理想混和進去，它必須經過重塑。後，仍得由一個最強的集團來領導，他們以為不同文化背景的混和與重塑是反黨與叛逆，這必然會出現每一個國家集團都以為自己才是信仰正確的，由此鬪的你死我活，終究必自取滅亡。

國家的實質應該為了保衛自身不同文化背景而存在的，任何外來理想，只有混和、重塑而沒有全盤接受的任何一個有文化的民族沒法擺脫自己的過去，過去的一切是智慧發展的源頭，過去的一切是自己的精神財富。而且是不能消滅的。

過去文化歷史中，有過野心家企圖利用武力或政治高壓手段將固有文化消滅的事例，但結果都是失敗的，將來的也會如此。

想像中未來的世界大同日子，不可能是武力征服或者是用一個統一的政治理念去重塑全世界的同一形式的政治觀點，它應該是百花齊放式的。

文化永遠影響着政治，文化永遠是活着的，文化也永遠影響着宗教，反過來政治手段不能改變文化，宗教信仰也不能改變文化，極其量只是混和與重新塑造，只有獨特風格的出現，不可能有全盤接受這麼一回事。反之一個外來信仰如果不與自己原有的文化理念，好好地起混和作用，永遠互相排斥，這個外來信仰必然會被文化力量的排斥以至於被消滅，其作用與人體內的白血球差不多。

一個知識分子，如沒有自大狂及自卑感，對於好的新事物，不論是外來的或自己的，只要透過自己理知的判斷，認為是屬於未來的需要，那麼他不會是排斥或全盤接受而是在理解自己的文化社會可否接受的情形下，好好地先做混和工作，不論多好的事物，不經過混和階段，便沒法紮下根子。任何只單純地否定別人或否定自己的作風，必然會阻礙社會進步的。



以毒攻毒 以柔克剛

·晚向·

飄風」、「驟雨」，依自然法則說，皆不可能久持。

另一可以西漢反秦暴政證之。嬴秦施行的法家商鞅、韓非之學，嚴刑重罰，苛薄寡恩，至秦亡漢興，遂一反法家之學，而改奉黃老道家，實行「虛靜無為」，「歸直返樸（自然）」，劉邦不學無術，當然談不上什麼學術。漢初首倡黃老學，是蕭何、張良、曹參諸人。

道家主張「以柔克剛」，正與嬴秦崇法家政策相反，然卒造成文景之大治，足與三代之美，這不能不說道家之學，自也其相當價值。

如照眞理只有一個說法，如甲是，乙必非；如乙是，甲必非，斷無兩者皆是之理。但從上例以觀，似乎發生矛盾。但以上兩者皆是「術」，並非眞理。術是視形勢而施，如意、德的極權主義用於西漢，必失敗；反之亦然，道教思想用於意、德，也必不會成功。

漢初何以用黃老以成文景之治？有的人不免把黃老之學推崇太過，我以為有兩大原因：一是人心思靜，大亂之後，誰也不願再多事，這即謂動極思靜心理？

另一是新勢力自然有新朝氣，如明末大亂，賊匪橫行，簡直已到不可收拾地步，但滿清入關後，賊匪便再也不見了，這是何故？因八旗子弟初入關時，猶如猛虎出柙，個個精神飽滿，皆想找事做，而無不為，賊匪根本無可乘之機，所以他們一入關，社會秩序便立刻改了樣。

今所欲談者，是整個世界的秩序，如西方執政者思想不改變，仍以過去舊觀念，只顧高唱人權、自由、民

劇

民主政治理想本來不是侵犯性的，沒有爭端可言，不過有些先進國家在幫助發展中的國家時，先進國家如果漠視他們所幫助的文化背景只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對方，不承認混和與重塑是一種必然的過渡時期。這個幫助者可能因爲作出錯誤的批評而製造出人家內部分裂，搞得天下大亂。

至於共產主義的基本構思是獨裁式的，他們理想將來世界革命完成之

、遊行、罷工、罷課、罷市，正所謂火上加油，抱薪投火，然後乘火打刼，以抓取政權。兩國民主政府，只能以民主方式，開會討論，約搞事者協商。

這明明是無法協商的，問題遂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而引起暴動、搶刼。在這時當然人人會怨恨政府，於是有野心家遂利用時機，乘勢而起，登高一呼，號召羣眾，便推翻了政府

產黨，且向外侵畧，在世界特創立一股勢力，成立德、意、日三軸心，欲與英、美、法、俄，重瓜分世界。現在共產黨嘗吹噓他們在世界上有多少共產國家，豈不知在那時候，法西斯固也有三十七八個之多；而信仰法西斯主義者，在世界上恐怕比現今共產主義者還多。但經過二次大戰後，這股勢力遂也隨砲火爲之風流雲散，古語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共產主義正猶法西斯主義，皆是「

居然各方皆服服貼貼無話可說，楊文明、阮高祺不知到何處，何以不再爭總統名位呢？

文化人皆慣於飲淨水，但遇到無水用時，不僅河水可喝，自己尿也要喝了。河水、尿明知是不潔淨的，然不得已也要飲，當權者反對死刑，明明是假慈悲，殺人犯不處死，謂之爲人道，留他活不是讓他再殺人嗎？何人道之有！政權留在這種頭腦僵化手中，世界怎會太平。

香港托派「十月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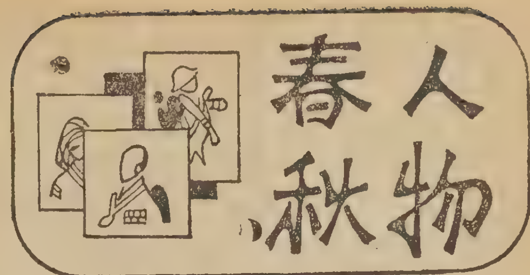
黃裔

國際共產黨內部的分裂，使共產主義的理論基本上發生了搖動。現在，蘇共抨擊毛澤東是托洛茨基分子，是教條主義主義者，是馬列主義的叛徒。中共則抨擊蘇共是修正主義、新沙皇、社會帝國主義。雙方都根據具體的事實，不斷揭露對方的瘡疤，這給予世人深刻的印象，不論蘇共與中共，其統治及社會制度，都存在了致命的弱點，不啻宣佈共產主義的破產，解除了共產黨員的精神武裝。

在香港，有一份打起托洛茨基主義旗號名叫「十月評論」的刊物，經常對中共展開猛烈的抨擊，而蘇共又指中共爲托派，這就愈加顯示共黨內部思想的混亂。本年十月份出版的「十月評論」，發表題爲「杭州發生了什麼事」爲題的文章，對中共工人路線提出嚴厲的批評，文章指出：「工人之被迫怠工罷工，實在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造成的。工人的工資待遇，長期以來都絕少得到提高，但生產任務卻被層層加碼，工人由於無法忍受統治者無饜的要求和長期的困苦生活，只有以怠工罷工來爭取生活的改善」。文章進一步指出：「杭州的工潮只是長期來發生於中國的無數工潮之一。它再次清楚地表明工人階級與官僚統治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對立，也表明官僚統治者在憲法上的罷工自由，和其他民主權利一樣，都是騙人的空頭支票，是掩飾官僚獨裁統治的外衣」。就事論事，這些批評實在是抓到了中共的癢處。

「十月評論」在另一篇文章批判中共的「不斷革命論」，同馬列主義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根本沒有共同之處，對待工人階級來說，實際上只是「不斷任務論」，把重重的任務壓在工人階級的頭上。文章批判在中共的統治下，久已生長了一個新興的官僚階層，這個階層以中共的幹部爲主，憑藉着黨的力量，對羣眾發號施令，將羣眾的民主權利完全剝奪，與羣眾處於極度對立的地位。這些官僚，已不是舊社會的殘餘，而是從新社會中誕生的，他們自詡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自認自己的意見先驗地正確，中國革命應以他們的意見爲轉移。於是，不經過羣眾眞正代表制機構，依照羣眾意志去制訂國家政策，而將人代會、職工會、工廠委員會當作民主裝飾品，眞實的決策機構，是中共中央的幾個頭頭。在金字塔式的官僚機構底下，那些決定任務，監督實施的人，自然要高居在羣眾之上，雖然他們也裝模作樣下放與羣眾一起生活，但他們仍然具有優越感與特權。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根本無視生產力水平約制的客觀道理，採用戰畧中所用的「人海戰術」，無限制提高勞動時間和強度，使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比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加以勞動者的負擔更爲沉重。這就使中共官僚階級與大陸工人階級經常處於矛盾的對立狀態。

在國際共黨派別中對於中共的批判，不論蘇共也好，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好，他們雖具有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但他們針對中共反工人羣眾利益所作的嚴酷譴責，若干地方是一針見血。然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看問題，我們認爲當前大陸的工人反毛運動，是自發性的反對超級法西斯統治，反對奴役制度的革命行動，工人羣眾在新的剝削制度下，已經瞭解到所謂共產主義的天堂，乃是一個大騙局；工人既反對毛式的共產主義制度，當然也不會接受從馬列主義脫胎出來的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制度。這就可以理解到，中國大陸已經面臨到大革命的前夜，對於大陸的工人革命運動，應給予高度的評價，海外的中國人，尤須給予精神上和實質上的支援。



夏玉樊一門忠烈

胡蒼之

本欄上期叙述明末神童夏完淳的故事，不僅筆者餘興未盡，還有不少關於他的事蹟，再加報導以饗讀者。自上海提督吳兆勝死後，各地的反清義兵便有羣龍無首的感覺；那時夏完淳等人，尙不知道魯王的表文被刼的消息，一見吳兆勝事敗，他就暫時隱藏不動。

到了順治四年（一六四七）的五月，滿清的江南總管巴山和巡撫土國寶至江南查案，檢出了謝堯文一案；並牽連到大漢奸洪承疇和土國寶，巴山認爲這案極爲嚴重，便奏聞清廷，以洪、土二人無佐證，未加追究，但是謝堯文身邊的表文上列名四十餘人，在這年的二月初，被清恐以迅雷的手段加以逮捕了。

與此同時，夏完淳和他的老丈人錢彥林也被捕。完淳在被捕的一刻，自知必死，於是縱容地入內房辭別母親，他禀母蓋說：「此去唯有一死以報國，萬無生理！」請求母親節哀順便，而他也曾勸慰母親，並告以「媳婦錢秦篆已有身孕，將來生下孩子，可以繼承夏家香火。」他拜別了親人之後，在吏卒們的監視之下，又到書房收拾了一些未完成的稿件與行李綁在一起，自己揹着，平靜地走出家門，步入松濤縣牢。這時候的夏完淳，還是一個祗十七歲的少年呢。相傳在監牢中，完淳的心情極爲平靜，寫了「大哀賦」、「六哀詩」及「六君詠」等作品。按大哀賦是摹擬庾信「哀江南賦」的體例，而追記南明覆沒之禍！六哀詩則悼念他自己的父親及五位師友——吳志葵、徐石騏、候峒曾、黃蜚、魯之嶼等五人。這些人連他的父親在內，都是抗淸復明的忠貞同志，他對他們的死表示悼惜，對他們的人格志節則表示無限的敬仰；可是，他在「六哀詩」中，也曾批評這些同志們在復國運動中的缺點，如對吳志葵，他批評他：「持重客一發，謀斷苦不早。」至於「六君詠」，所詠的則是史可法、黃道周、劉宗周、徐洲、金聲、祁彪佳等六位殉國的忠烈。他之所以分而爲「六哀」、「六君」，並非前六人與後六人的生平事蹟有什麼不同，而是「六哀」的六人，跟他的關係較密切，「六君」的死節者，跟他的私誼較淺也，或竟無一面之緣的原故。

同年七月，他被起解之前，曾以詩拜別母親道：「孤兒哭無淚，與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高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覺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起解路過他老師陳子龍的墓前，作了一首「細林野哭」的詩以挽之。詩中叙述自己從湖湘返鄉，準備再舉而被捕的經過，詩云：「我欲歸來振羽

網且莫哀；公乎！公乎！爲我築石傍夜台，霜寒月苦行當來。」

從松江起解到達蘇州屬縣的吳江，他被暫時覊押在吳江獄中，他遇到同時因同案被捕的岳父，錢彥林，翁壻獄中重逢，錢彥林是悲愴而感傷的；而夏完淳則若無其事。那天正好是七夕，他有步難友「蠡水先生韻」一首云：「忽然秋滿地，愁裏度良辰；有酒還同醉，無衣豈獨貧？月明河鼓動，露落海圍新；欲問君平卜，升沉數未眞。」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到完淳心懷的坦蕩，他對個人的際遇並不介意，在這方面，他比他岳父要高許多。由於當晚錢彥林寫的七夕紀事一詩，則表示悲痛！詩云：「對泣南冠度綺霄，江鄉千里客愁遙；雙星若識人間事，也應悽然罷鵲橋。」

夏完淳在蘇州遇見的朋友杜登春，是他們自幼相識的。完淳因爲離家日久，所帶的錢早已花光，只好向杜登春求助，杜傾其所有的給了他，並置酒款待押解完淳的差官。完淳卽席對杜登春有所交代：「我此去必無倖免，我妻已有身孕，將來生下的若是男孩，就給你作女壻；若是女孩，則給你做媳婦；如果育不成人，千萬別立嗣子，就讓它絕了嗣罷！」隨後，又托杜登春照顧老母。臨別之時，他口占一詩贈杜登春道：「竹馬交情十五年，飄零湖海更誰憐？知心獨上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山鬼未回江上夢，楚囚一去草如烟；高堂弱息憑君在，回首鄉關更惘然！」在他與杜分手後，途次武進，他又與另一位朋友宋徵輿相遇。宋徵輿這時已靠攏了滿清，做了新貴。完淳雖然瞧不起他，但爲着舊日私誼，臨別時也寫一首詩作爲永別，詩云：「宋生裘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爲君問古今。風塵非昔友，湖海變知音；酒盡窮途淚，關河雨雪深。」

到了南京近郊，遠望着巍峩的紫金山，他感嘆地說：「我能夠葬在高皇帝（明太祖）的孝陵旁邊，還有什麼遺憾呢？」初到南京時，大漢奸洪承疇一心想籠絡他們，誘致他們投降，因此，對他們頗爲優待。最初，他們被拘禁於前朝皇城之內的一個太監家裏，建築龐大，四十多名反清復明者，分拘在數院，都未上刑具。稍後，這批忠貞人士由洪承疇派人陪同去拜謁明太祖的孝陵。

他們被拘押了一個時期，洪承疇就親自來審訊他們了。洪知道夏完淳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不僅很喜歡他、憐愛他、甚至佩服他，很想開脫他，救他的性命。所以，在審訊時，洪承疇故意試問他說：「小孩子沒有知識，怎樣能夠稱兵作亂呢？必然是受了別人的誘惑。如果歸降清朝，我可以替你設法，弄一官做做好吧。」完淳明知上面坐的就是洪承疇，卻厲聲地回答道：「我常聽說亨九（洪的別號）先生是本朝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松山、杏山之役，使滿賊膽寒，亨九先生就在此寺殉了國，先皇帝（指明思宗）爲之震悼！他的忠熟，誰不

佩服？我雖然年輕，可是對於殺身報國，卻不敢後人。」

按洪承疇，明福建南安人，萬曆進士，崇禎末曾任楡林、寧夏、甘肅三鎭總督，明崇禎十四年，奉命去遼東總督薊遼軍務，在錦州附近的松山，被清兵所敗，死守松山城達一年之久，因部屬夏成德變了節，半夜引清兵入城，洪承疇遂被生擒了。清太宗皇太極見捉到洪承疇，親自在獄中看他。這時的洪承疇一心求死，不願投降，皇太極見洪衣裳單薄，忙把自己穿的貂皮袍子脫下，披在洪身上，問他：「先生還冷嗎？」對洪很有禮貌。洪爲他的這一番舉動所感動，於是降了滿清。

當洪承疇被俘之初，誤傳他已殉國，明思宗大爲痛悼，曾爲他輟朝三日，並命在都城外建立專祠，與巡撫邱民仰等一班忠臣並列祠內；思宗並御製祭文，準備入祠親奠時，卻傳來洪承疇降清的消息，令到朝廷上下，大爲尷尬！完淳這時當了洪的面，故意裝作不認識，而譏諷他，左右的人悄悄的對他說：「上面坐的就是洪經略。」他聽了更加氣憤，高聲叱道：「亨九先生早死在松山，天下人誰不知道？先皇帝曾親自祭奠他，滿朝文武都爲他哭泣哀悼。你們這些逆賊，敢汚辱亨九先生的忠魂嗎？」因而暴跳如雷，痛罵不已！洪被他罵得狗血淋頭，啼笑皆非！但仍想救他，便去勸他岳父錢彥林歸降，錢的意志有點動搖了，完淳則高聲對錢說：「當初岳父與陳子龍世伯及我三人，同時歃血爲誓，上表皇上，在江南集結義士，高舉反淸復明的義旗，江南的人，無不遁逢相從。現在岳父與我慷慨就義，別了九泉之下，見到陳世伯，我們不都是奇男子大丈夫嗎？」這幾句話，終於感動了錢，拒絕投降，於是他們四十多人都被判處死刑。經過洪承疇的審訊後，完淳自知生存的日子是越來越少了，便在獄中寫了上母書和遺夫人書各一通，內容措詞悲壯，相信百世而下，讀者猶爲之嗚咽感嘆？

㊀獄中上母書：「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酷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寃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邺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去年之擧，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與慈君託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往九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立後，會稽大望，至今零落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之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終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勿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北塞之擧矣。勿悲！勿悲，托託之言，愼勿相互。……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

完淳於上母書後並附有一詩云：「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生若敝履；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㊁遺夫人書：「三月結褵，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喩。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吾今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一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烟；同氣連理，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喪偶，才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煢煢一人，生意盡矣！嗚呼，言至此，肝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平生爲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爲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積蔴，身後之事，悉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吾累汝，吾誤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

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九月十九日，完淳等一班江南義士在南就義時，他年僅十七歲。赴刑場途中，他與劉曙手挽手，神色自若，走上刑場；並向監斬官索取紙墨，寫下兩首詩，一首給愛妻錢秦篆：「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狹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胞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惜腹中兒！」另一首是他的絕命詩云：「城上鍾山色，松山照翠微；朝光羣鳥散，溟色二龍飛。璧月沉銀海，金風剪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輝。」

據說臨刑時，劊子手命他跪下，夏完淳圓睜雙目，厲聲斥責，自稱是「前朝忠烈，豈有向胡虜跪而就刑之理！」接着又高呼：「高皇帝！高皇帝！」後，才引頸就戮的。那位在蘇州和完淳相遇的杜登春，和另一位朋友沈士霄，趕來南京替他收屍，並以詩祭他：「玉樊（完淳別號）王佐才，少小薄章句；生不辭黨魁，死不辭刀鋸。虎阜前致詞，徘徊淚如雨，俎豆有餘馨，悲哉大哀賦。」這是朋友對他的哀悼。

此外，還有他的生母，在完淳死後也有一首追悼他的詩云：「錦瑟蒼涼憶舊蹤，芳年行樂太怱怱；焚香簾幕圖書靜，得月樓台笑語通。人並玉壺丘壑裏，才分彩筆黛螺中；只餘華志魂歸去，夜夜星辰夜夜風。」

完淳死後，夏家陷入淒涼境地。嫡母早就遁入空門，生母與幼妹則回到娘家寄住。遺妻三月後生一男孩，由他生前老友王明先秘密收養，旋而王又遭禍，這苦命的遺腹子交給另一朋友徐方平撫養，先天不足的嬰兒，經不起風波而不到半歲卻已夭折了！錢秦篆也遁入空門，了此殘身。一門忠熱的夏家，就這樣在人世間消逝了。

就夏完淳一生而論，死年僅十七歲，但他不僅是一個神童，詩文俱佳；尤其是節義可風，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能明辨是非，最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不像現在青年學生的盲從，竟把那認賊作父，高呼蘇俄大鼻子爲爺爺的毛澤東視作「東方紅」；誤認那由史達林一手豢養成長的毛政權爲「中國政府」！這一來，毛澤東的傀儡政權是蘇俄私生子，對傀儡政權認同的中國青年們，便是私生子的私生子。豈又與那深明民族大義的夏完淳同日而語呢？所以我們希海外的華僑青年學生們，必須了解毛澤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勾當，而切勿矇查查啊！



〔二十二〕

林學政

多半他們會加上「你們這些傢伙」或者「懶骨頭」之類的字眼，以表示他的權威。

一聲吆喝，等於是皇恩大赦，腿上不知道從那裏跑出勁道來了，大家很快的到班長前面去集合，跟來的時候一樣，生產組長在前，學習組長在後，列隊回去，到營舍前面報過數，班長相信人都是齊的，就解散準備吃中飯。

這時候，全分場的幾個小組差不多都到齊了，營舍裏外顯得鬧哄哄的一片。

四

林宇民早上領飯領遲了，雖然大家沒說什麼，心裏總有些不自在，所以一回來把鋤頭交給王先永看一下，就先到廚房發飯的那個小窗口去等。他走近廚房時，聽到裏面有人在大聲說話，好像在吵架什麼的。這是很難得的事，裏面除了幹部有特權可以大聲吆喝或罵人，勞教分子是不允許叫嚷，即使說話說得高聲一點，也是被禁之例，怎的今天有人在吵架，誰的膽子有那麼大？

林宇民貼近小窗口，向裏面張望一下，原來陳文野在跟馬偉才頂嘴。

陳文野在場裏很受到優待，參加勞動只很短時間就被調到伙房，擔任燒火，洗竹罐和分菜的任務。這樣的好差使幾乎是每個人夢寐以求，但是沒有大的來頭或者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打動幹部，一輩子也休想獲得美缺。

伙房裏的人，起得比大家早，睡得比大家遲，他們不勞動，但每天晚上的小組會議或者大會，照樣要參加。此外他們比較自由，輕鬆，休息的時候可以打個盹。

掌廚的不是大司務，燒菜是廚房裏最經便的事，一餐規定用一瓢油，不論是什麼菜，放點鹽在鍋裏，拌熟了就好。主要色角是量米的人，都是定好量的，他們做了好多好多大小不等的竹罐子，從米跟地瓜絲的一兩到十兩，各應俱全，比如病號組的每人每天的主食是六兩，那就是一頓二兩，一兩米與一兩地瓜絲；量米的人就用定量一兩米的竹罐舀平平的一罐，再用量地瓜絲一兩的罐子舀一罐，兩相混合，裝在那個有病號的名字的竹罐中，加上羮成稀飯必要的水，放在大蒸籠裏蒸。

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不是細心和有計算的人是不行的。同時這個差使與幹部們的福利有關，所以多半是由他們親信擔任的。

陳文野雖然派在伙房裏，但並不能使他心服，二三十年來衝鋒陷陣，爲黨打下了天下，眼見得長征的伙伴個個都飛黃騰達，自己仍舊只是個營級幹部，難免要發發牢騷，說說怪話。他平時依老賣老，把上上下下都弄煩了，湊着反右運動的好機會，總算把他送進了勞教場，他怎麼忍得下這個？

到明溪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每天只要一有空，就纏着幾個被整肅了的幹部或者黨員，請他們替他寫信給毛澤東、陳毅、羅瑞卿等中央領導同志去告狀。他有幾個親近的戰友，都在當師指戰員，或者是師政委，他請這些人去中央替他平反，至於反他的右派臭知識分子，他是不屑於求教的。被整肅了的本身處於勞教改造的困難下，誰願意多事給他擔這個風險？再說，果眞有人照他的意思寫了，場裏會給他寄出去嗎？

萬國清跟馬偉才、杜祖光對陳文野的問題研究了很久，他們對他實在有點頭痛，他們知道陳文野不是在說大話，中央領導同志他不是不認識，中、少將的朋友不是沒有，過份難爲他，怕將來他摘掉帽子出去後，他們就吃不消。同時他們也躭心中央或省級來視察的高幹中，要是碰上一個陳文野舊時同僚的話，他們也必倒楣。三個臭皮匠研究之後，暫時把他放到伙房裏，一方面減輕他的勞動，好讓他不要再發牢騷，一方面把他與其他勞教分子隔開，免得別人受到他的壞影響。

但是陳文野一點也不體諒他們的苦心，日思夢想的妄圖中央的平反，他很惱火人家不肯替他執筆，自己又沒有文化水平，除了歪七歪八的寫得出自己的名字外，別的字認不到幾個。他派到伙房後的一兩個月之後，突然發出異想，既然裏面這些腐爛了的黨內走資派不願意替他寫信，明溪縣城裏，一定可以找到一位公正，有正義感的同志幫忙，於是

他就向馬偉才請假，說要到明溪有事情去。

場規有請假這一條，但一定要勞教分子的直系親屬和配偶死亡或患重病，而且區政府、公安分局以上機關的聯合證明者才行。分場的管教幹事當然也可酌情辦理，但是像陳文野那樣的人出去就不行，他到外邊亂彈琴，會出亂子的。

陳文野的假一直沒有被批准，他就天天盯到催，把馬偉才弄火了，反映到萬國清那裏。

「不必太顧念他了。」萬國清也想不出好辦法。「要是他眞箇不知好歹，讓他吃點苦頭，一切你看着辦！」

馬偉才巴不得分場領導有這樣的指示，他受陳文野的氣也受夠了。

那天中午，馬偉才到伙房作例行巡視，陳文野就攔住他，很不高興的說：

「幹事同志，今天下午我可以去嗎？」

「不行！」

「爲什麼不行，規定可以請假的，爲什麼不行，同志？」

「你不是我的同志，我說不行就不行！」

陳文野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額頭的青筋暴了起來，他磨磨牙齒，狠聲的說：

「姓馬的，你不要跟我吹鬍瞪眼，老子跟毛澤東鬧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那個小姑娘的肚子裏呢！今天老子倒了楣，有一天平反了，我要活剝你的皮……」

馬偉才蹦一下跳了起來，咆哮着道：

「你放屁，你混蛋，你擺什麼老資格，我這新革命就要整你老革命！你想平反，等着再投胎轉世。從現在起，你給我滾到勞教組去，看你還強不強，哼，敬酒不喝喝罰酒，還想剝人家的皮呢，你在做春夢！」

「姓馬的，你少得意，只要我陳文野活一天，就有你瞧的，這裏公安廳的副廳長從前就是我連裏的排長，看你敢對我怎樣！」

馬偉才怒氣冲冲跑出廚房，大聲叫道：

「楊慶山！楊慶山！」

一個人高馬大，滿臉橫肉，四十多歲的粗漢子跑了過去。

「幹事，在這裏。」

「楊慶山，你給我把陳文野揪到教管組去，好好的幹他一場！」

「好的，幹事，沒有問題。」楊慶山應了一聲，左手摩擧着右手緊握着的拳頭，大步走進廚房，用大嗓門叫着：「誰是陳文野？」

他怎麼會不認識陳文野，只是在故意的裝腔作勢。

陳文野站在那裏，冷冷的說：

「怎樣？是我！」

「好，我現在認識你了！」

楊慶山話沒說完，冷不防的朝他臉上狠狠的一拳。

兩道鼻血從陳文野鼻孔裏流了出來，他被打得不迭倒退，不是草牆擋住，就會四腳朝天的跌個好跤。

陳文野靠在牆上喘着氣，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抹了滿臉滿手的血，他憤怒地瞪着楊慶山，含糊不清的說：

「你們還打人呀，我要跟場長同志談一談，這……」

楊慶山過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領，拖着就往外邊走。

「你要找場長？好，我們先到組裏去研究研究。走呀，解放軍同志！」

陳文野掙扎着，楊慶山就用另外一隻手臂拍拍他的耳光。

廚房外面擠着看熱鬧的人，他們讓出一條路讓楊慶山拖着滿臉滿身鮮血的陳文野過去。

馬偉才遠遠的站在營舍營門口，厲聲喝道：

「你們看什麼？還不給我滾開去！」

大家嚇了一跳，不聲不響的迅速遠開了，領飯的領飯，大部份回營舍去等飯吃。

特教組就是新成立的特別教育小組。

今年初，分場裏打來了一批勞教分子，其中少數的一部份是知識分子和幹部，大多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壞分子，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他們比較不易馴服。而原來這一批已經慢慢的變成老油條了，開始有消極怠工的情形。總場鑒於情況嚴重，爲了保證生產能夠順利進行，所以指示各分場在原來編制的小組外，成立特別教育小組，凡是調皮搗蛋的，一貫抗拒改造的，消極怠工的，以及逃跑等等表現壞的人，都要在特別教育小組接受特別教育，一直到這個人有了良好表現之後，再由幹部決定，調回原組。

特別教育組在大營舍側邊一個小草房裏面，爲了小組能不受干擾執行特別教育，所以在分場裏是獨立，與其他小組完全隔離。這個小組在管理方面特別嚴格，他們要比人家早起床半小時，打掃環境衛生，倒刷各營舍中的小便桶，然後跟大家一塊兒出工；睡覺時也要比別人遲半小時，得在煤油燈下面製作各種竹罐或另外上面交辦的工作。這一組人在收工以後不准外出走動，必須老老實實蹲在小草房裏面。那麼在草房的地舖上靠一下總行吧，不成，沒話兒幹時要規規矩矩的坐在自己床舖上；要想動一下，要先喊報告。星期天人家可以不出工，洗洗衣服，或者由生產組長帶着種種菜什麼的，特教組是例外，他們還得照樣的去田裏勞動。

別的小組是生產與學習分開了的，由兩個小組長領導，特教組卻只由一個小組長一手包辦了生產與學習，因此，這個小組賦有很大的權力，他甚至可以管到別的組裏去。

特教組的小組長是楊慶山，天生是一個做這小組長的材料。

楊慶山是江西雩都人，白軍紅軍他都幹過，是個十足的流氓頭子，解放後表現得很積極，不防三反、五反時給黨內幹部揭發了，原來紅軍撤出蘇區時，他投誠了白軍，而且陷害了很多同志。他事先得到消息，就離開原籍到處流竄，結果在南平的車站上因爲沒有證明而被抓了起來，當作無業流民處以勞教。他的氣力很大，又粗又壯，動不動就打人，可是他粗中有細，很有點心計，拳頭不是隨便亂伸的，可以打的人才打，該奉承的人就拍足馬屁。具備了這些條件，他才被場裏的人選中擔任這個小組長。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由於中國朝野對蘇俄在東北暴行的痛恨，愛國人士反俄形成一股新的浪潮，蘇俄向中國政府要求取得東北經濟權利又爲中國堅拒，史達林乃決心扶植中共擴大叛亂。

毛澤東也正爲東北局勢不安，擔心政府與蘇俄取得協議，蘇俄將會出賣中共，就在這時，狄其諾夫又從莫斯科回來，下機就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看狄其諾夫不知是福是禍，仍然熱烈陪笑握手。

狄其諾夫說道：「主席，恭喜，史達林大元帥有一封指令要我當面交給你。」

毛澤東心裏更驚慌，忙問道：「你知不知是什麼事？」

狄莫諾夫說道：「知道是知道一點，不過，命令我未敢看，因爲保密，寫的中文，你自己看好了，說過遞過來。

毛澤東戰戰兢兢接過來，打開一看，上面寫着：

「毛澤東和朱德同志：我命令你們接受美帝派遣馬歇爾到中國來調處，我們應該和蘇俄駐延安的顧問團，以及蘇俄駐重慶的大使館保持密切的聯繫，運用你們的天才機智，把握機會，擴大戰果。

看了史達林的命令，毛澤東頓時喜從天降，說說：「這眞是好消息。」說了又縐下眉頭：「只是爲什麼又添上朱德的名字。」

狄莫諾夫笑道：「添上他的名字，要他共同負責不好嗎？」

毛澤東說道：「這項命令要轉告周恩來。」

狄莫諾夫笑道：「據我知道，史達林大元帥已通知駐華大使彼得羅夫，主席應通知周恩來同志，就近接受彼德羅夫同志領導。」

毛澤東笑道：「這還用說嗎？他當然要接受彼德羅夫同志的領導。」

狄莫諾夫問道：「主席打算派誰去重慶傳達史達林大元帥的命令呢？」

毛澤東說道：「我想叫陸定一去，儘快要他動身。」

狄莫諾夫因爲有事，未同毛澤東喝酒，便匆匆離去。

次日政府有架飛機來延安，陸定一便乘機去了重慶，將命令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看了大吃一驚，卻不動聲色，當晚就先通知了張治中，張治中也就把周恩來報告轉上去，最高領袖曉得蘇俄沒有和平意圖，乃決心向東北進軍，收復失土。

彼得羅夫接到史達林命令的副本，於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在重慶枇杷山蘇俄大使館召開會議，出席蘇俄大使館館六十二人，中共方面有周恩來、鄧穎超、陸定一等共計十人。由大使館隨員馬克沁擔任翻譯，當場議決四項。

一、組織暗殺團，由商務副代表阿節業夫及中共陸定一主持，暗殺對象爲政府各級首長，包括部次長在內。

二、組織破壞組，由三等秘書雪列勃頁谷夫及中共吳玉章主持，擔任破壞動力廠、兵工廠、及各種軍事性行政性設備。

三、組織謠言製造局，中傷各國外交使團，並毀謗政府官員名譽。

四、組織煽動爭取部，由隨員狄托夫夫婦及周恩來妻鄧穎超負責主持，專門煽動羣眾，製造風潮，並爭取同情份子。

由於蘇俄支持，毛澤東的膽也大了，當中國政府宣佈將派兵進入東北時。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爲「駁蔣介石」。對蔣委員長極力詆毀。引起了舉國公憤。大公報發表社論認爲中共的宣傳太不顧事實，詆毀國家元首，對他們並無好處。

重慶世界日報更在三月九日發表社論，題爲：「政黨？暴徒！」社論說：

『新華日報昨日所轉載的解放日報社論，其言論實荒謬絕倫！此種態度，不僅失去政黨應循的常軌，而且已完全失去了人類天賦的理性！我們讀過

這一篇言論之後，覺得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不是由中國人所組織的國內政黨，而完全是在替外國執行第五縱隊職務的一羣暴徒！每一個有正確觀念的中國人，現在對他們已由深惡痛絕，而變感受威脅！這一羣暴徒如果一旦奪到政權，則不僅整個國家社會被攪成天翻地覆，國家的獨立主權要無形中拱手讓人，而且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亦都要完全被剝奪！因爲只要你的意見和他們的稍有出入，則隨時可以請你「開花」「生芽」「望中央」……他們過去把自由民主的口號喊得響徹雲霄，大家都明白這是對着糖衣的毒素，然而究還給人一種幻想，現在這一層糖他們自己剝去了，赤裸裸地露出了猙獰面目包，異黨的代表可以罵人家是「沒有常識」，對一國的元首可以拿一切醜惡的詞句加以詆毀，則一旦大權在握，在所謂鎭壓反動勢力的傳統政策之下，我們老百姓還能有一息於生存嗎？天天在刀光劍影之下還有什麼民主和自由可言麼？

『他們對蔣主席的詆毀，主要的，他們一口咬定：接收東北主權，就是「進攻東北民主聯軍，屠殺東北人民」……

『我們眞想不到以「國家第二大黨」自命而又天天在高唱自由民主的中國共產黨，竟會這樣的下流！竟會拿一種村婦罵街，流氓打架的態度來詆毀自己的國家元首，而這一個元首不僅爲全國人民所擁護，全世界人士所推崇，並且亦是中共口口聲聲的說「擁護蔣主席領導抗戰建國」，及毛澤東親口喊過「萬歲」的同一人！現在爲了根據條約，根據政府職責，乃至根據停戰協定去向外人接收主權，竟忽然成了「嗜殺成性」的劊子手，成爲「令人作嘔的僞善」。是非竟可以這樣顛倒，理性竟可以完全泯滅，態度竟可以這樣猖狂，這除了請政府整肅紀綱，請社會發動與論以制裁這些暴徒外，還有什麼話可說』？

政府得到周恩來的報告，知道戰事已不可免，蔣委員長乃命令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迅速向瀋陽以北推進，國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以瀋陽前方之四平街與後方之本溪湖爲目標，展開兩翼進攻。

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所部吉遼野戰軍區周保忠主力，配合遼東（程世才）、遼熱（呂正操）兩野戰軍區各一部，約十萬之眾，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中旬，乘蘇軍撤退，國軍主力尚未到達之際，襲陷四平，俘持接收人員，據有遼北各要地，陳重兵於鐵嶺迄四平間，積極構築工事，圖阻國軍北上，東北保安長官部奉命迅速收遼、吉主權，恢復地方秩序，乃決以主力由瀋陽沿中長路攻擊前進，以有力之各一部，分沿中長路東西兩側地區施行夾擊，攻略四平後，迅速進出吉、長地區，殲共軍於松花江南岸。

依據上述作戰方針，分三項部署：

一、右翼兵團「新六軍（轄第十四、第二〇七師、新編第二十師）、配屬第八十八師」：由本溪鐵道輸送至開原，經西豐、平崗迂迴四平側背，協力中央兵團攻略四平後，分沿伊通、海龍向永、吉合擊。

二、中央兵團「新一軍（轄新編第三十、新編第三十八師、第五十師），配屬第一九五師」：由瀋陽沿中長路攻擊前進，佔領四平後，速向長易追擊，進出於松花江南岸，與右翼兵團連繫，將共軍壓迫於松花江而殲滅之。

三、左翼兵團「第七十一軍（轄第八十七、第九十一師）欠第八十八師」：於秦皇島登陸後，由新民經法庫攻擊四平側背，協力中央兵團攻略四平後，沿四洮線向遼源攻擊，阻止共軍熱、遼軍之增援，掩護主力左側背，使右、中兩兵團作戰容易。

三月十九日，國軍中央兵團首按既定部署，由瀋陽沿中長路北進，二十三日克鐵嶺，二十七日克開原。以時值天候漸暖，寒冰乍解，遍地泥濘，沿途橋樑復遭共軍澈底破壞，共軍更藉堅強工事頑抗，致國軍進展遲緩。乃飭甫自秦皇島登陸之第七十一軍（欠第八十八師）任左翼兵團，由新民經法庫向昌圖、四平側擊，並抽調遼南，第五十二軍之第一九五師，加入中央兵團正面作戰。四月四日，國軍分克昌圖、法庫、繼續推進，惟共軍憑既設工事，死力拒守，相持於牛拉山、舊四平、八面城之線。迄二四日，國軍中央兵團雖排除萬難，並藉空軍協力，攻佔牛拉山；左翼兵團亦攻克舊四平、八面城，對新四平形成三面包圍。惟共軍已乘蘇軍撤退之際，以優勢兵力猛犯長春，守軍保二、保四總隊，孤軍苦戰四日，以眾寡懸殊，卒於四月十八日陷落。共軍陷長春後，乃傾其主力南下，圖乘國軍兵力未集中前，由西豐迂迴開原、鐵嶺，以遮斷中央兵團之後方連絡線。而中央兵團亦以沿途苦戰月餘，兵員彈藥消耗過鉅，攻擊力量大減，遂與共軍形成僵持之局。時遼東共軍復乘機在本溪方面蠢動，幸新六軍以神速之行動，不一週即將本溪方面共軍主力擊破，迅速移師北指，擔任右翼兵團展開四平之最後攻勢，僵持之局始獲打開。

五月十四，我右翼兵團由本溪鐵道輸送開原集結完畢，即發起從右側進擊四平之行動，十七、十八兩日，連克西豐、平崗，進出赫爾蘇，迂迴共軍側後。左翼兵團亦超越梨樹夾擊共軍側背，至是共軍全線動搖。十九日，我軍中央兵團遂藉空軍之掩護，一舉突破共軍陣地，克復新四平，共軍狼狽北竄。國軍乘勝追擊，右翼兵團於二十一日克復西安、伊通，二十四日克復東豐、海龍，二十八日收復永吉，三十一日續克小豐滿、樺甸，迄六月六日進駐拉法，進展極速。

五月廿一日，我中央兵團克復公主嶺，二十三日收復長春，連續於二十八日攻克德惠，三十日攻克農安，進至松花江南岸。六月六日更渡江佔領陶賴昭要點，向哈爾濱挺進。翌日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國軍乃中止行動。

五月二十三日，我左翼兵團亦除以一部向伊通、公主嶺東進外，主力推進至雙山、遼源，至此松花江南岸要地均告收復。國軍之追擊行動，旋於六月七日遵奉第二次停戰命令即行中止，而我接收遼、吉地區之任務，亦告一段落。

是役，國軍收復重要城鎭二十八個，鹵獲共軍步槍三千六百五十六枝，手槍三十七枝，機關槍九十三挺，火砲二十四門，擲彈筒一百零門，馬六十七匹。共軍傷亡四萬名，被俘二千三百八十三名；國軍傷亡官兵六千八百六十八員，損耗步槍一千三百零四枝，機關槍一百零三挺，衝鋒槍一百八十四挺，火砲八十九門，槍榴彈筒九十六門。

中國抗戰實錄【57】

辛亥革命與日本

載灃的作法是首先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組織「禁衞軍」，親自統率。繼之，於翌年——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以「足疾」的理由將北洋軍閥之雄的軍機大臣袁世凱（漢人）開缺，着其退隱河南彰德，以這樣猛烈的手段抓到了軍權。袁世凱自直隸總督時代開始，組訓最精銳的新軍，自成系統，建築了以他本人爲極峯的「軍事王國」。而清廷對於漢人掌握軍權，當然會感到恐懼。

各方要求速開國會

一九〇九年十月，清廷打出了爲過渡到立憲政體的一項措施，就是命令各省設立諮議局（省議會的前身），辦理構成諮議局的議員選舉；結果，當選者多數是漢人。固然，諮議局的地位實際只不過是總督、巡撫的諮詢機關，可是膺選議員的漢族人士們，則以此爲立足點，推進「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

在十一月間，迅即由江蘇諮議局的張謇發起而有十六省諮議局的代表集會於上海，組成「速開國會同志會」。翌年——一九一〇年一月，派代表三十三人抵達北京，提出「速開國會請願書」；清廷雖則一度諭令不允所請，但畢竟壓制不住羣情高漲的國民運動，乃勉強於同年十一月決定一九一三年「召開國會」，並允許設立責任內閣。

在這樣混亂的政治局勢之下，發動了第十次起義——「黃花岡之役」（一九一一年陽曆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這一次起義，是經過了半年審愼計劃，才決定斷然實行的大規模行動；雖說歸於失敗，但卻是邁向「辛亥革命」極重要一步。

黃興指揮黃花岡之役

「黃花岡之役」的策畧，是以黃興爲總指揮，率領「選鋒」（突擊隊）八百人，首先佔領在廣州的總督衙門、水師行台、槍砲局等處；然後和潛伏在清廷新軍內部的同志呼應，編成革命軍，北上大陸中部地區；進而由湖南、湖北指向南京方面。其準備工作，是先於這一年的一月，在香港設立總機關部，着手製造炸彈。起義經費以十萬元爲目標，由孫先生在歐美各國，胡漢民、鄧澤如在南洋各地分別籌募。以及向日本、安南購買槍械八百餘枝及彈藥；在廣州市內開設兩家米店爲機關部，並分設了三十八個據點。而且由於開米店的關係，更便於將武器藏入糧袋中搬運。

未料，籌欵活動卻被清廷所偵知，加以保皇黨告密，故而清廷戒備綦嚴；而經費和武器的籌應也緩不濟急。然而由於培育在清軍內部的同志們將在四月底期滿退役，所以黃興等人乃在明知準備不夠充分的情況之下，到了將屆限期的四月二十七日，只得率領了一百三十八人去突擊兩廣督署。

革命軍雖然攻佔了督署，但已經是一所空房子，因爲總督張鳴岐得到了情報，早已逃避；並且出動了大部隊，反而對革命軍採取了包圍戰術，黃興等人，乃分開三隊，打算脫圍而出。

以大南門爲目標的黃興等部隊，在中途和數百清軍遭遇。其實這一支清軍的哨長陳輔臣、哨官溫帶雄等人是決定要倒戈投向革命軍方面的，但因保守秘密，故而尚未佩帶同志標識的白布臂章，便與革命軍碰上了頭。革命軍方面首先開火，不幸最初發出的槍彈就擊中了前來呼應的溫帶雄，於是，兩軍發生混戰，自相殺傷。

同志犧牲半數以上

預定當城內的選鋒隊開啓戰端之同時，便由城外攻進來接應的姚雨平（由小北門）、胡毅生（由大南門）、陳炯明（由大北門）三支部隊，以及由趙聲、胡漢民所率領來自香港的增援部隊，也都沒有趕得上發難的時機。結果，這一次起義的參加同志犧牲了半數以上，而終告失敗。

清廷將這一次戰死的革命黨人遺體集中在寺廟裏，一共七十二具；同志們和寺方談好將之埋葬在紅花岡（其後改稱黃花岡），後來才樹立了紀念碑，加以追祭。殉難者人數，以後再經調查，又增加了十四人，實際是八十六人。

國定紀念日垂之永久

直到今天，中華民國也還是以這一天——三月二十九日（將當時的陰曆日期作爲陽曆）定爲革命先烈紀念日，又稱爲「青年節」。每年都有國家紀念節日的活動。

「黃花岡之役」的新聞報導，也傳播到了日本高田聯隊。在參加起義而殉難的烈士之中，就包括有曾經在日本留學的同志八人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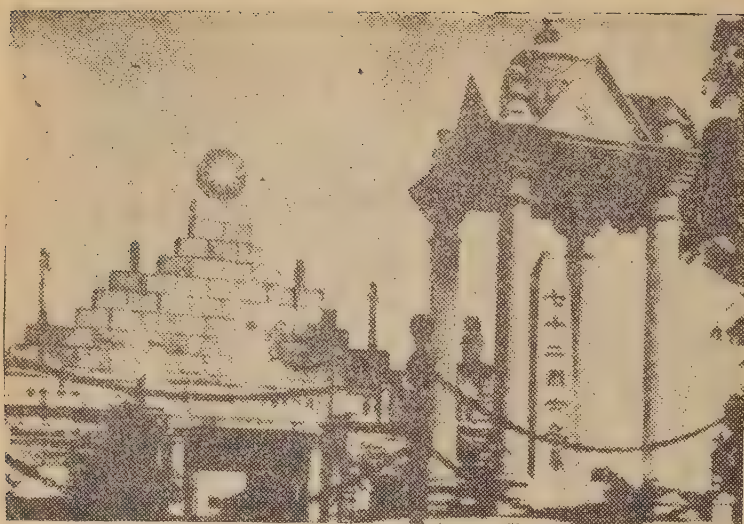
在高田學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們，縈念着在故國河山灑下鮮血的革命先烈，已經悄悄地在沸騰着趕快歸國，參加革命戰爭行列的情緒。

保路運動

黃花岡之役，也給予了清廷以極大的衝擊。這一年——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清廷以慶親王奕劻出任總理

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但是其閣僚則自總理大臣奕劻到民政、度支（財政）、海軍、農工商共五位大臣都是皇族，協理（副總理）那桐等三位為滿洲貴族，而漢人則只佔了另一協理等四個位置，簡直是清廷的傀儡。多數國民為此而失望，自不待言。

當時，推進國會請願運動的「立憲派」分子張謇，便曾慨嘆地說：「政府以海陸軍權及主要各部均任親貴，非祖制也。復不更事……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像這樣的政治改革，當然不能歛服羣情，故當責任內閣成立之後，「國會請願運動」仍然繼續不停；後來，清廷逮捕了一個請願分子，發配新疆，意圖用嚴厲手段將運動鎮壓下去，但實則反而招來立憲派的反感，使很多人對清廷絕望，轉而傾向於主張顛覆滿清皇朝的革命派。



廣州黃花岡之役七十二烈士之墓。

所謂鐵路國有政策

新內閣在這個當口，更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在新閣組成的第二天所宣佈的「鐵路國有」政策。這個決定，惹起了民間的「保路運動」，促使滙集了支持辛亥革命的羣眾力量。這真正是清廷親手敷設了駛向毀滅前途的路軌。

被宣告為「國有化」的，是當時正在建設中的民營「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兩條路線。

推進「國有化」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曾經將漢冶萍煤鐵公司的鐵砂，以破天荒的廉價長期供應日本，締結借款協約，可見他是一個主張借貸外債的人。由於「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先後敗北而需要支付鉅額賠款的清廷，面臨了非常嚴重的財政危機。為了突破困難，所以決定要將主要的幹線鐵路收歸國有，意圖強化中央集權體制和增加國庫收入。

又進行向列強借債

清廷最初的借款目標，是英、法、德三國（一九〇九年）。這三個國家，一向對於日、俄兩國在遠東的發展投以警戒的目光，故而和清廷的貸款交涉頗為順利，並且組織了三國銀行團，進入具體洽商的程度。

可是，聽到這個消息的其他列強國家，便難安緘默；因為借款必然會伴隨着與利權有關的相對報酬，要想不讓三國獨佔，就得設法參加一份，才好分享一杯羹。

於是，第一個擠進去的是美國。美國早就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曾經有過為謀對抗日本獨佔「南滿鐵路」而在一九〇九年提議「東三省鐵路中立化計劃」，但因受到日本政府反對以致未能實現；今後為了加強在中國方面的發言權，自有積極參加這個「借款團」的必要。三國之中，英國雖曾表示反對，不過到了一九一〇年五月，還是讓美國參加進去，成立了「四國銀行團」。又在這個交涉之外，美國單獨組成銀行團，於同年十月為應清廷整頓幣制的需要，借給了五千萬美元。

至於日本方面，當然也不會袖手旁觀，乃經過單獨和盛宣懷的商洽，於翌年——一九一一年三月，由橫濱正金銀行（現在的東京銀行）出面簽約，供給一千萬日元的鐵路借款。

四國銀行團方面的借款案，附帶地要求任用外國人為財政顧問，因之一時停擱；及至見到日本一國搶先應允鐵路借款，於是各國都着急起來，乃先後於四月十五日簽訂以應整頓幣制及興辦實業需要的借款一千萬英鎊，五月二十日簽訂粵漢、川漢兩條鐵路國有化的借款六百萬英鎊。

列強各國，假借款之名而在利權上的鬬爭，一直繼續進行未輟。實則和四國銀行團簽訂的一千萬英鎊借款，是以在東三東擴展工業為重要對象，故而提供該地區的烟酒稅、產銷稅等收入年額約二百五十萬兩為擔保。

日本察覺到這個情況，於是便和俄國共同對於借款契約所訂「如借款不敷應用，需考慮再借款時，以四國銀行團為優先」一節，向美國提出刪除或修正的要求。可是，就在轉眼之間，清廷已因辛亥革命而覆亡，這個爭執也就自然告一段落。

宋教仁發表責難言論

像這樣的借款，對於運退時衰的清廷，不啻落井下石，更不能不說是對中國的間接侵畧。宋教仁聽到向日本借來一千萬日元，便曾在三月三十日的上海民立報發表了激烈的責難言論：「嗚呼！吾國近日發生一極危險之事件，其影響較之俄窺蒙古、伊犂，英佔片馬，而猶重大十倍，直可使吾國變為埃及、朝鮮……是一以經濟力為先驅的變相侵畧政策……似此借款，吾國財政將益枯竭……並將進而被其干涉，甚或監督之矣！」



清廷派督辦漢、川鐵路大臣端方（坐者）及張彪（左立身穿軍裝者）率兵入川，鎮壓保路運動。

珍·貴·的·國·父·家·書·五·件

本刊

【編者按】國父全集中，函電類計收集一千八百六十五件，家書不足二十件，而致其哲嗣哲生先生者，僅電報五件，均屬簡單公事。台北國史館收藏哲生先生所贈送家書五件，談及讀書、修養、爲人處世，以及應付時局等，親切而嚴正，且外間甚少知者，殊屬珍貴。

第一函

科兒知悉：父離省城後，到汕頭，往前敵三河壩大營，會陳炯明。往返約兩禮拜。再由汕頭乘船，過厦門，到台灣基隆港轉船，到日本門司登岸，與天仇、漢民三人乘火車到箱根。此地離東京約三四點鐘車程，所以便東京朋友來會談也。在此住了四日，已見過三數最關切之朋友。日本政情，亦稍知一、二矣。其後忽患眼疾，遂往西京大學就醫。據醫生云：係急性結膜炎，十日內外可全癒。同時得孫夫人由上海來電，云：已與法國領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遂於六月二十三日由神戶乘船，二十六日抵上海，平安登陸。現住上海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眼疾至今始完全好清，現在身體康健如初，可勿爲念也。

對於現在之時局，擬暫不過問。廣東已派有代表到滬，勸就政務總裁之職，但此事父並無成見，已付之同志多數之意見裁決施行，而已如果必要就職，亦不過派人代表，父決不能再來與此輩爲伍也。兒以後宜着媳婦與兩孫回來，在港澳地方居住，以待時局之變，父想不日必可於吾黨有好機會也。若時機適宜，父當回鄉一住以遂多年之望。

宋子文之住址如下：「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四九一號」，彼與孫夫人二人，兒當致函，以弔唁其父可也。父示。七月四日。

第二函

父近日熱病初全，經已起手著書，或於數月可成一書也。兒有暇，當從事於譯書、讀書，或從事於實地考察種種學問，切勿空過時光；蓋出學堂之後，乃爲求學之始也。林子超先生回粵，父交他帶回新購之書十本，若汝已有此種書，便可將重複者寄回上海，以便交回書店可也。父近日由日本洋書店購數百種新書，現尚未付到；倘付到時，再當寄一書目過汝，汝要看何種，可由郵局轉換寄來。汝日前與我之宗教破產一書，殊爲可觀；父自讀Dr. White's War of Science and Theology之後，此書算爲超絕矣；其學問考據，比White氏有過之無不及。父看過後，已交孫夫人看，彼看完，再傳之他人矣。近日父得閱一書爲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其思想爲極新，駕乎近時學者之上。待孫夫人看完，我當寄來汝；汝可譯之，亦可開中國學者之眼界也。今日媳婦與二孫到來，我順與他等一齊到宋太夫人處；蓋我到上海以來，尚未去過。去後回來晚飯，飯後孫夫人與媳婦往外賣物，並送他落船。我留家，剛有暇，故順筆書此。餘事托仲愷先生回粵面言；汝接此，當往省一見仲愷先生可也。此示，父字。七月二十六日書。

第三函

科兒看：七月三十一日並八月六日兩書已得到。李君公武帶回之欵，據加拿大來函已止絕銀行不交，因渠父在旅行中也。尚有一千元未有止絕，如李君已收到此千元，可着他寄上海可也。

戴季陶先生近在上海擬設立股票交換所，云有信叫你來相助。此事或比往萬呢拿爲好，你可酌量也。媳婦之症，服魚油極合。近有一種新出治本之藥，乃用以注射入皮膚者，可以清除肺病，你一查西醫或日本醫，皆知其藥之用法。聞此法可以斷根云。父字。

再明日葉夏聲先生回粵，父托他帶回西書八本，皆父已過目或從前重買者，中有一本Government by all Peoples，父甚欲你譯之，有暇可速從事，因中國極需此種智識也。八月十二日。

第四函

科兒知悉：今早在博羅城得接你加封寄來朱和中一信，其中所慮，皆去事實千萬里之遠。此時爲危急存亡之秋，正宜開誠佈公，同心協力，以共扶危局；若彼此互相猜忌，妄相付會，則愈想愈灣矣。財政計劃非軍事解決，必無辦法；軍事非我親臨前敵，必難速行解決。故望你大家一心，竭忠盡力，維持目前之要需：第一兵站之費，務要使東江無絕糧之虞；第二海軍之餉，不可失信，致復生變。此二事如果大家同心一致，必可辦到，則目前之困難可抒，而東江軍事必能達所期目的。東江目的一達，則各種財政計劃皆有希望。故此漢民縱不能代我辦事，必能代我任過；否則，各種之過皆直接歸在父一人身上矣。漢民之用，其重要者此爲其一，故萬不能任彼卸責也。但恐我數日不回，彼必走人

，則我必要直當各路之衝，則更不得了矣。但漢民見得毫無辦法，亦恐難留也。父已盡力設法留之矣，然猶恐無濟。外間已有成見，你與彼成爲兩黨，想你兩人或亦不免有此意見；故留漢民仍以兒爲最相當之人。爲大局計，爲父此時負責任過計，你不得不留之，不得不懇切以留之；而留之必要留住斯可矣。否則父同時要任種種之過，要當各方之衝，則必不能專注意於軍事；軍事一敗，大局便崩，無可救藥矣。故漢民去留，甚有關於大局之得失成敗也。你須注意，勿忽爲要。至幸！至幸！父示。六月七日。

第五函

科兒知悉：現在之成敗利鈍，全在兵站能源源接濟前方，使兵士無絕糧食而已；故當集全力以籌兵站之欵，望你與各機關同人以此爲急，首先注意，竭力設法爲要。前西岩許以入城費二百至五百萬，卒未踐言，吾猶優容之；不意今日彼竟有匿印不交之事，殊失所望，此實不能再容，當以違令嚴辦之。至其欠欵，已着將官產扣還，新人接手，亦當照辦，而彼尙有違命之事實，曲在彼也。又王國璇屢次行騙，既誤造幣廠，又失信五十萬借欵；至延誤種種，亦應有以懲之。須由王棠勸之速行補過；否則，勿謂無情也。此時惠州尙未攻下，東江軍事仍然緊急，望吾兒勸告各同仁，務要一心一德，共維危局。此示，父字。六月十二日。

以上五件均有月日，而無年代，國史館許師愼先生考證，首三件在民國七年，後二件在民國十二年。他註釋說：

第一函在民國七年七月四日。國父於是年五月廿一日，以軍政府改組，通電辭去大元帥職，即日離粵，先赴汕頭。廿六日蒞三河壩，會晤故總統蔣公及陳烱明（是時任粵軍總司令）。六月一日，再由汕頭至廈門，並經台灣，在基隆轉船往日本，於二十六日抵上海。此信書於抵滬八天後。故前段詳述離粵經過。在日宿箱根，接見友好後，得孫夫人函，已向法領事洽定居留事，遂即返國，住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是時宋子文之父宋嘉樹先生在滬病故，宋嘉樹即民前十八年函促國父返國革命上海同志宋躍如，民元曾任國父全國鐵路督辦公署總務主任，卒年五十五。

第二函爲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父目疾已於前信中敍明痊癒。未幾又得熱病，故第二函有熱病初痊之語，可能爲國父肝癌最早之現象。是函國父諄諄以讀書、譯書爲囑。時哲生一人在粵，哲生夫人及二孫均已至滬。國父之岳母倪太夫人亦在滬居，故敍家事甚詳。函首有「經已起手著書」，當係撰述孫文學說——心理建設。原函所用紙，與學說原稿紙亦相同。是日可作國父撰學說之始，歷十月，至八年五月付印出版。

第三函爲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亦用文稿紙，函中所提李公武，爲華僑同志，後任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員。「萬呢拿」則爲馬尼剌之譯音。

第四函爲民國十二年六月七日，用大本營公用牋紙。國父於六月一日赴東江前線督戰，六日至博羅。國父年譜載：

「六日，先生以博羅甫告克復，乃往視察，蔣中正隨行。宿滇軍胡思舜營中。令廖行超、王三珩二旅出水北，與范石生師聯絡，定三日內施總攻擊」。

大約是日因聞胡漢民將離粵，乃函哲生先生勸留。十五日，國父即任命胡爲大本營總參議。

第五函距第四函僅五日，亦用大本營公用牋紙。國父於六月七日赴惠州，八日返石龍，駐節大南洋輪，此信當在舟中所書。在粵海軍於五月底曾謀叛離，國父下令免海軍總司令溫樹德職，改委各艦長，由大本營直接指揮。在上述國父手令中，即有發伙食費及公費等三紙。函中所提楊西岩，原任財政廳廳長。五月三日僅借到毫銀十萬元，至五月七日改任內政部次長。王國璇於是年四月二十六日任廣東造幣總辦。國父全集載「十二年五月十日國父任王國璇爲廣東財政廳長」，係周仲良所集墨寶，未見諸公報。年譜中亦未採引。當係下手令後發覺王行騙及失信而未予發表者。至五月十八日，乃有任命鄧魯爲財政廳廳長之手令。王棠於是年三月十二日任大本營會計司司長。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鄧矮子會向外透露一項消息，說毛、周不能見面。當時鄧矮子所謂不能，不知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還是兩人「病不能興」，因之不能見面。但無論什麼原因，毛、周不見面自是事實，去北平的外國人，會見毛、周是一分爲二，周從未陪人去見毛，毛當然更不會去看周，於是毛、周間便不能見面。

周恩來目前住在兵營內，靠槍桿子保護，若是一旦見了毛，可能就會被汪東興抓住殺死，然後再宣佈周恩來要乘機外逃，毛澤東這套手法周恩來看的明白，所以賴在軍營內養病，不肯出來。但這樣情況不能維持太久，是可以想見的，左派又要靠毛澤東照寶，毛澤東若是過幾個月不出來，各地大小頭目都以爲毛澤東已斃，該起事的一定要趁早起事。在周恩來這方面毛一日不死，周恩來一日不敢出院，但是毛病已如風中之燭，隨時會息的，若果周恩來不見毛出來亮相，一定會以爲毛已去見閻王，周系人馬可能會立刻向江青展開攻擊，因此，江青必須時刻要把毛拿出來給人看看，表示毛尙未死。

毛澤東目前情況，說話已不成句，他的頭腦是否還能發揮作用，出壞主意，都很成疑問，只看江青最近一年來所發起的運動，最後皆無疾而終，可知毛澤東的影響力已經下降，各地方毛幹已經不把毛澤東的指示看在眼裏，正是廣東話「當佢死嘅」。

現在基本問題還是毛周誰先死，如果毛死在周前，在毛管區也許不會立時動亂，但是周再一閉眼，馬上就土崩魚爛。若是周死在毛前，毛一死便要亂，但無論如何亂，江青一系人馬還有廻旋餘地，必要時也可以駕機出走，因此，江青及其裙下人馬眞正要爭的是這一個局面，爲了達到目的，必須想盡辦法整死周恩來。

方劍雲

萬人意見

中共採取遠交近攻聯美反蘇 和解政策加上長期戰爭

評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高幹會議上秘密講話

和解政策．長期戰爭

今年九月初，有機會看到中共「外長」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及我國對外政策」講話的全文。匆匆一讀之後，深感喬冠華已非當年在「新華社」作為一御用的新聞記者時可比，他分析時勢，討論問題，無不基於「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具有堪稱高水準共產黨徒戰略與策略、修養，且能將所謂毛澤東思想十分自然而貼切地融會於造句遣辭之中，無怪其為毛周賞識，當此中共對外事務十分繁難而緊張之今日，被拔擢為「外交部長」。

據悉，此一文件乃國府情報人員傳抄而來。文件來自傳抄，少量的訛誤在所難免。然而此或有的訛誤，絲毫無損於此一文件的價值。茲當中南半島棉、越、寮三國淪失之後；東北亞防衛初備，東南亞各國正猶豫徬徨，未能決定其今後應取的道路。此時而蒐獲喬冠華有關對外政策的講話，揭露於世界全眾，對於今世一切決策者而言，應不失為最珍貴亦最具警惕

筆者曾繼續就此一文件細心閱讀，深覺喬冠華此次講話，實已為中共在西方和解政策下所制定的長期有限戰爭戰略，勾畫出明晰的輪廓。人們若將今春中南半島變局視為亞洲形勢一轉變的關鍵，則諸如此一慘變所以造成的原因，中共繼此變局後在亞洲及全世界所將採取的政策與作法，均不難於其間發現端倪，極有借鑑與參考的價值。尤其是，自和解政策推行以來，得失利弊，現已臨至必須重作檢討的關頭。中國兵家將伐謀、伐交、伐兵列入戰爭的範疇。伐謀、伐交失敗，較一次有形戰爭的失敗尤為悲慘。我深信凡今世一切有責任感的政治家或謀略家，倘能獲讀此一文件，並客觀而冷靜地加以探討，必能從中獲致極多的啟示和裨益。

當然，喬冠華之所以在一次地區性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有此講話，自亦有其內在的原因。長期以來，共幹對無限制援外的措施存在有不滿與懷疑，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去年二月對上海「工交戰線」各級領導幹部講話時曾謂：「還有一些同志抱怨我們只顧拼命支援兄弟國家，而搞窮了

朝鮮的尼龍紗，阿爾巴尼亞的小樓房，越南的槍和炮，西哈努克的金飯碗，抽乾了我們的血和汗，還要我們下鄉去放羊』」，其懷疑與不滿可見一斑。此不過舉一端而言，若就喬冠華講話背景加以觀察，目前中共幹部對反「美蘇兩霸」而又聯美以制蘇的政策、對是否支援金日成南侵的政策、對於菲、泰、馬來西亞建交而「和平共處」的政策、對是否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奪取政權的政策、對放寬華僑出境限制及促使華僑歸化僑居國政策、甚而對所謂三個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整個國際統戰策略，均不能完全理解，而存在有莫大的懷疑。喬冠華所以作此講話，其主要目的應即在澄清此種懷疑，並促使中共各級幹部，各在其本身工作崗位上，服膺並配合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至於此一文件終被國府情報人員蒐集獲傳抄而公之於全世界，當非其始料所及。

筆者無意就喬冠華此一講話的內容一一加以剖析，為聊盡作為一知識份子的責任，期能有助於國人及國際人士對中共之再認識與再估價，謹願深望能藉此引起各方的注意，使今世專家碩彥，更為廣泛深入加以探討。

第三世界．互相鼓舞

美國七十年代的外交政策，皆在化兩極對立為多元均勢，在此均勢的基礎上建立一整個世代的和平。

促使美國採取此一政策有多種原因：核僵持是原因之一，美國既無望於擊敗蘇聯，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盟主，就只能在承認客觀現實的前提之下，盡可能鞏固其自身的地位，繼續充當與其自身條件相適應的角色。越戰的長期消耗及其在國內所引起的經濟與政治的困難，是另一更直接的原因。基辛格一九六九年發表於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越南的談判The Vietnum Negotiations」，為結束越南戰爭所提出的主張是：「美國不能接受軍事失敗，或容許外來軍事力量改變南越的政治結構。一旦北越侵略的壓力消除後，美國即無繼續用武力維持西貢政府的義務」。此即美國越戰越南化政策及巴黎和平協定的由來。基辛格一開始就認定美國應集中全力於雙方撤退外來兵力的問題上

人自己去解決。

七十年代外交政策的形成當然另有其客觀的因素。蘇聯、中共兩個的分裂會對美國的決策者發生極大的影響。珍寶島事件使他們相信蘇聯與中共都不再是一個眞正服膺馬列主義的「國家」，它們不再以毀滅現行國際秩序爲共同的職責，轉而從事於彼此權力的爭奪。此外，西歐與日本，都已經從經濟到政治形成獨立的體系，儘管二者和美國之間還存在有重要的聯繫，但彼此權利與義務的關係則已較前大爲削弱。

目前我們還無法獲得確實證據，證明中共三個世界的策畧乃導源於基辛格的五中心權力論，但卻可肯定地判斷，所謂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線，乃以美國七十年代外交政策爲敵對的目標，二者針鋒相對，且不同於基辛格的估計，雖然與蘇聯分裂，中共卻未放棄其毀滅現行國際秩序，實現共產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首先，美國所標榜的以談判代替對抗及越戰越南化的政策，被中共視爲美國的敗退和衰落。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提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畧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號召。毛澤東在此舉世熟知的「五、二〇指示」中強調：「美帝國主義者看起來是一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強國能打敗弱國，小國能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鬭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中共對蘇聯的基本政策一向是反

主義」路線之後恢復二者的團結與合作。珍寶島事件和捷克事件，使中共一時混淆了反蘇與反修的界限，但林彪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政治報告中，仍爲對蘇關係的改善預留地步。他一方面斥責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指蘇聯「加緊勾結美帝，鎭壓各國人民的革命鬭爭，加緊控制和剝削東歐各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緊同美帝爭奪中東和其他地區，加緊對我國的侵畧威脅」，另一方面仍繼續強調「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蘇聯的廣大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政治報告中對蘇態度有了改變。他首次指出：「蘇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從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這二十年來已經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爲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而指蘇聯與美國之間的妥協和解，「是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伙分贓」。而中共之尋求對美關係正常化，卻是「爲了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殺強盜。」

在周恩來報告中，開始強調「天下大亂」，認爲「第三世界，同歐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鬭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說明「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三個世界」完整的理論，卻在六個月後，初見於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大

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基礎上的舊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壞和衝擊，國際關係激烈變化，整個世界動盪不安」。而「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有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此三個世界的理論，構成中共長期有限的戰爭戰畧基礎。

一個世界．五種力量

喬冠華以「一個世界、兩家子、三分天下、四種矛盾、五種力量」，形容當前國際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形勢，是中共現行世界政策，亦即其長期有限戰爭戰畧，所以形成的系統性的綜合說明。

凡對共黨理論與策畧稍有研究的人們無不熟知，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乃唯物辯證法的基礎。毛澤東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認定，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換言之，即每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皆存在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依基辛格觀點，世界權力關係由兩極的對立變爲多元的均勢，此純屬對客觀現實的認定。他只看到此世界權力關係方面所謂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實質的內涵。當然，即使基辛格察覺今世各種矛盾的存在，他的政策也旨在將矛盾化解，此所以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逐漸實現一長期穩定的均衡。在共黨方面則不然。共黨從事革命運動，以分析現社會——國際社會或國內社會的各種矛盾爲起點，而後辨識在

一定的歷史階段，何者為主要的矛盾，何者為次要矛盾，據以制定戰畧與策畧，從而進行「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結合的革命運動。

喬冠華所謂「一個世界、兩家子」，是以二分法對目前的世界作單純的階級劃分：「談階級就只有兩家，那就是剝削階級及無產階級，沒有第三家」。但他卻引用毛澤東的話，着重於當前世界的四種基本矛盾：㈠「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內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及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矛盾」——指美蘇兩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㈡「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帝國國家之間的矛盾」——即以美國為首的各西方國家之間及各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矛盾。㈢「被壓迫被奴役國家和人民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世界亞非拉及其他地區各開發中國家和人民與美蘇及其他西方開發國家之間的矛盾。㈣「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即歐亞美三洲各共黨國家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及蘇聯之間的矛盾」。依喬冠華講話，中共正是根據此一對當前世界基本矛盾的分析，決定其團結第三世界、爭取或中立第二世界以孤立打擊第一世界的國際統戰策畧，並以「反帝、反殖、反霸」作為現階段組織動員「革命力量」的口號。

在基辛格心目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世人共同的願望是消弭戰爭，實現和平，此所以他的政策乃旨在獲致一種安定的國際秩序，並認為此項國際新秩序的獲致，為世界和平的必要

會中思想與信仰有很大的重量，共產黨人的自信，是由於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可以作成一種歷史性的了解，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只認識客觀的因素，而不重視個人的善意，（見基辛格著「國內結構與外交政策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一九六四）但他畢竟沒有認識到較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尤為瘋狂惡毒的毛澤東思想。無論有關戰爭的恐怖與和平的美好被鼓吹得如何熱烈，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共，一貫認定在當前世界的基本矛盾作用之下，緩和是暫時的，爭奪是永久的，世界戰爭終必無法避免，而共產黨人的任務是如何「以戰爭製造革命」、再「以革命消滅戰爭」，而「使三分天下成為共產主義的紅天下」，「把紅旗插遍全球，照亮五洲四海」。此即毛澤東長期有限戰爭的最終目標。

反蘇反美．聯美制蘇

喬冠華講話中有若干與當前世局具有密切關係的實質問題有待深入探討。

其一是反美蘇兩霸而又聯美制蘇的問題。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澤東就說過：「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聯美制蘇是文章的上篇，將美蘇「兩霸」一起埋葬是文章的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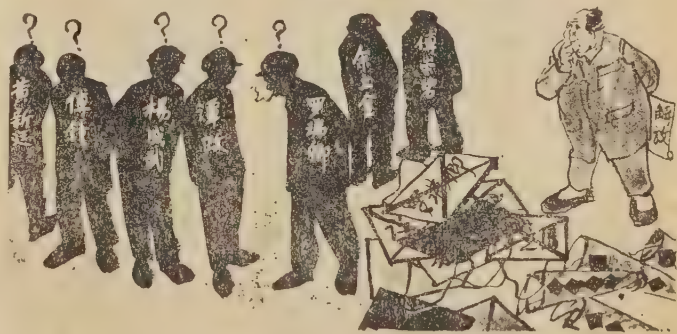
喬冠華引西漢末年的三國政事喻今日世局，強調劉備和孫權如果聽孔明、魯肅的話，聯手共同對付曹操，曹操就斷不敢南侵。又說中共前外交部長陳毅早在十幾年前就有「穩住西方、連橫抗俄」的主張，頗受毛澤東

是為了當前對蘇的主要矛盾行暫時緩和對美之次要矛盾，以免「腹背受敵，還要上喜瑪拉雅山。」

喬冠華會就此有更坦率的解釋：「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遲早要滅亡，三分天下總歸要成為共產主義的紅天下，這是必然的趨勢，擋也擋不了。但要實現全球一片紅，並不是我們說了不動它就會自己來，這就要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和人民，不僅要有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方向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還要有正確的政策、策畧。……現在拋開國內不談，看看整個世界，就看清了應該從那個方向去努力。當前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先去對付共同的敵人——也就是美蘇兩霸。但在兩霸中又要區別開來，要不，逼人太甚，就會把兩霸逼在一塊，那就棘手。所以要分主次，這叫各個擊破」。

分主次先後而各個擊破的統戰策畧，即所謂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在實踐上的結合，乃人人盡知之事。但在當前國際具體事務上卻仍存在有問題。例如喬冠華在一般原則上，並不願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有過多的「衰退和敗落」，一如蘇聯所希望的「讓美帝把骯髒的手縮回密西西比河去洗淨」。因為那樣就等於「趕走了虎豹，引來了豺狼」，讓蘇聯「三分天下得其二」，「代替霸主的地位」。但是一接觸到實際問題——例如朝鮮半島問題，喬冠華就不能不改變他的態度，今年四月中南半島變局中，金日成訪問北平，顯然與北韓是否南侵的決策有關。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後，北韓金日成政權逐漸疏毛親蘇，讓修

「又怕蘇修，不敢得罪」，又想保持與中共的「傳統友誼」；「又怕貿然進軍，打不垮美帝和南朝鮮朴正熙集團；又擔心逼出小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喬冠華的上項談話，充份顯示中南半島變局中金日成訪平時的心理背景。但同一時期中共亦存在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必須對金日成表示積極的支持，以免北韓又重走上疏中共親蘇的道路。一方面中共又自顧並無足夠的力量支援金日成南侵，且亦不願駐韓四萬二千名美軍倉卒自朝鮮半島撤出，使蘇聯有機會填補因美軍撤出所造成的真空。於是它只能以天時、地利與人和等條件說服金日成採取穩健的步驟，「打是要打的，先安排好再出手」，「今年聯合國大會，先解決韓國復興委員——按即聯合國指揮部——的問題，這一關過了，美軍就沒法掛聯合國旗號……那時不怕美國國



由此可證，中共驅逐美國勢力出亞洲與西太平洋的目標並未改變，只是在它力未能接替美國的地位以前，不欲蘇聯的勢力來填補因美國撤退所留下的眞空。「不希望美國急於撤出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只是策略的運用，是暫時性的」。此所以中共對美國的基本策略是「讓你走你就走，不讓你走你就別溜」，而「現在我們是先打外圍戰，先掃清外圍據點，把能拔掉的暗樁、明樁都拔掉，最後再來一次總決戰，把帝、修、反徹底埋葬」。此即世人所謂之中共的長期有限戰爭的戰略。有待注意的是：中共在此「一個一個吃」的長期戰爭中正存有機會主義的等待，此即「曹仁力戰東吳，孔明巧取荊襄，以逸待勢，立於泰山觀虎鬬」。判定「美蘇在全球爭霸，勢必導致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李靈均）

江青昔陽農寨會講話
大陸農業遭六大困難

有關方面獲得一份江青今年九月十五日在大陸「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其中招認了中共農業正面臨六大困難。

這個名爲所謂「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是在山西省昔陽縣舉行開鑼式。當天江青會出席，並以代表毛澤東的口氣講話。她的講話內容，「新華社」等宣傳單位在報導這次會議的新聞時，僅稱江青「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沒有據實發表其內容。

有關方面說：江青講話的內容，當時已製成錄音帶，隨後即分別交給省級「農業學大寨會議」中播放傳達，在播放時，被有關方面獲得其要點。

這名現任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江青說：「目前，各地農業生產所受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一、資本主義在農村十分活躍。二、有些地區的基層黨委對於農業學大寨的運動，還存着不重視、不努力發動羣眾，甚至消極抵抗。三、某些地區的領導（權）還掌在一些壞人手裏。四、一部份同志還缺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熱情。五、階級敵人在陰溝裏興風作浪。六、農民還存在嚴重的小農的經濟思想。對於資本主義在農村十分活躍的嚴重性，江青在談到上述六點之前，即曾指出。她說：「當時『全國』農業生產是受到一定的困難，這中間除了自然災害之外，還受到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的危險，自然災害是可以克服的，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是存在一定危險，這是劉少奇修正主義流毒在農村還未徹底剷除。」

江青所講「自然災害是可以克服的」，就是承認「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的危險」是不容易克服的。因此，她提出六點困難之後，強調「必須發動全民性的羣眾整風運動」。她說：「在發動人民羣眾學大寨，把自己所屬縣建成大寨式的昔陽縣中就必須發動全民性的羣眾整風運動，這種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必須搞重點問題。」

這名「文革派」的頭目在講話時會批判共黨內部「某些領導同志」和「幹部」，在「文革」後這幾年中，又忘記了毛澤東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鬬爭」的教導，緊接着她並供出：「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鬬爭已經反映到我們黨內，昔陽縣經驗證明，黨內必須隨時整風整黨，及時把壞人及他們的代理人清除出去……農村中歷年來存在的多少留的經濟分紅政策，必須立即糾正，如果是黨員帶頭領導分光吃淨，應給以黨紀處分。」

「萬人協會」簡訊（七十二）

上月（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正，本會執行委員會假座本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召開第四次執委會議，會議由會副會長主持，主要內容着重於報告事項，宣讀及通過上期議案，主要責成康樂部在最近期間內將要組織發動一次秋季郊外旅行，并聽取了財務部的財政收支及吳少雄團長的關於本年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的情況報告，同時最近參加的新會員黃英、林冲、何洛等也列席參加，并即席介紹彼此認識，執委們極熱烈鼓掌歡迎，討論事項集中於有關「金馬風光」大型彩色紀錄片放映招待會員事宜的討論，議決將由康樂部負責籌劃一切，康樂部負責人即席表示將組織專辦人員籌辦之，會議還設有臨時動議，議決了今後將於每月第二個星期四爲召開執委會日期，（每隔一期爲執委會務部主任會議）散會後各人集資聚餐，娓娓暢談。

同月三十一日早晨八時三十分，康樂部會組織專辦人員舉行郊外旅行團，一行二百六十四人分乘五部旅遊車前往青山紅樓、青松觀、泰園漁村、勒馬洲、新娘潭等地旅遊，極盡歡怡愉快情況，詳情已見十二月七日萬人日報萬人論壇刊登鄭秀堂編寫的「萬人協會秋季旅行」及寒梅撰寫的旅行側記刊登於上期的萬人雜誌週刊上，關於放映「金馬風光」大型彩色紀錄片招待會員情事，於十二月七日康樂部特召集有關人員詳細商討進行事宜，事體如何將再行在萬人日報及工商日報、香港時報、萬人雜誌週刊等處刊登。

秘書處供稿
十二月六日

遷址啓事

新址：九龍窩打老道四十號寶翠大廈九樓一座（即彌敦道口永安人壽保險公司隔鄰）

電話：三—八八八九〇一

上午贈醫兼贈藥

贈診時間：上午九時半至十二時

傷科針灸中醫張仲仁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五十步笑百步
自己同胞紮炮
嘲蘇吃黑麵包

編輯先生：

根據中共七四年內部（黨員）學習文件稱：蘇聯全年鋼鐵產量一億三千萬公噸，人民生活貧困，吃黑麵包頭。大陸全年鋼鐵總產量二千三百萬公噸，人民如何「豐衣足食」。准此，中共嘍囉們心中有數，兩相比較，喃喃自語：產量相差五倍，人口三與一比，尙且吃麵包頭，中國大陸人口，（此據發出布票計算，不包括共軍在內）生活眞不敢想像。

又報稱：七四年稻穀總產量二億五千萬噸，算作「最豐收」的一年。由此推算，平均每人可得零點三一二五噸口糧，照理可以溫飽，也符合五十市斤留糧，除去扶助棉、越、寮叛亂，支援「世界革命」，以及儲備糧外，剩餘幾何，再勒緊褲帶過社會主義啊！嘍囉們也騙不了，何況掩遮外界。

尙有事實粉碎中共謊言，如惠陽縣被劃分爲兩縣，良化白芒花以上爲惠東，人口四十八萬，以下便是惠陽，人口四十萬。二十多個「公社」中，良井、永湖、三棟三個社缺糧最甚，良井地少人多，每人不到一畝地，三棟原屬永湖「公社」，每人三畝地，因惠淡河之隔，常年水浸受旱，幹部懶閑，生產落空，社員貧困，而致鬧分社，現屬惠州市郊「公社」，依然如故，除非學農業大寨，由粵共暗中津貼，否則永世在餓而不死邊線。難怪廉溪人怨氣說：「輪到廉溪失收。」所以有個生產隊長夫婦倆兒女六個，梯級般二至十歲，逼得鬻子而食，何其悽慘。

奉勸中共文奴們，不要一味死板照抄，今年鋼錢產量達到三千萬噸指標，糧食「再豐收」，沒有自己的主見，是無濟於事，應深入「公社」實地採訪，寫得比較生動些。此祝

編安

川水流

共黨勒刼同胞真貌

台北戴文復

一

魔掌秦庭揭屠場；
中原滿目盡豺狼，
儘教豐年長枵腹，
剩有良宵亦斷腸；
暴虐空前更絕後！
賊人兒女作梟戕!!
清光已任邪氛蔽，
恐怖橫施正茫茫。

二

饑餓策又清算鞭，
無止鬬爭刼連連。
白頭棧道憐奔馬，
娥眉厄困破國傷；
夜難安寢驚曉夢，
朝不保夕膽戰寒。
窮兇極惡無人性，
忍看秦灰幾度霜？

三

江山滿目祗興哀，
全民疾楚共禍栽；
暴政必亡有史記，
人心滅敵無徘徊。
民主多緣扶正氣，
反人政治詐術賣；
信有誤親共產客，
更認大陸勒刼災。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秋眺 尹遜盦

綠莎紅葉一天秋，碧島蒼嵒翠欲流，
疊巘浮青荒草潤，層巒聳秀暮雲幽，
丹楓自覺容顏老，紫桂誰知氣韻優，
更喜煙霞饒野趣，無窮美景不勝收。

詠菊 前人

婀婀娉娉獨秀身，明明白白顯天眞，
菁菁郁郁超凡卉，皎皎清清脫俗塵，
鬱鬱葱葱三徑晚，蓬蓬勃勃滿園春，
芬芬馥馥含生意，古古今今悅雅人。

重九遣興 前人

秋高氣爽話重陽，酒釀黃花旨且香，
那怕滿城風雨近，不妨一徑菊英芳，
龍山消暇閒情遠，鳳嶺尋幽逸興長，
三五暢懷酣醉樂，渾忘身在鄭公鄉。

養氣 封淑英

殺賊雄圖未盡空，養將寶劍氣如虹，
災星沖去全天白，好日懸來滿地紅，
出匣那時能刺虎，韜光此刻且雕蟲，
詩壇忝就傳詩教，力反邪風復正風。

閨情 封淑英

苦事難休樂事休，人生如夢歲如流，
眉山長壓千重恨，眼水常凝萬點愁！
空有淚泉爲洗面，更無花使代梳頭；
薔薇院內薔薇下，獨自徘徊獨自遊。

海角書感 雪梨 蘇伯楷

白頭猶記黑頭時，幕幕從頭出現之；
煩惱易教杯酒洗，姓名難得世人知。
生平溫飽今何有？海角棲留覺去遲；
怕聽杜鵑啼此日，聲聲唱出誤歸期。

客窗夜月 前人

花影客窗牆壁東，熒熒星斗佈天空；
幽人無語凴欄久，銀燭生輝向晚紅。
犬吠村中砧斷續，鶯啼枝上月朦朧；
幾番觸起離愁緒，枕淚多如露滴桐。

醉春風 劉祖霞

花鳥撩人意。風雨驚人睡。休言往事易朦朧，記記記。明月高樓，斜陽遠樹，幾番同醉。　空有重逢志。未得相逢計。可堪回首細尋思，否否否。水綠山青，縱然依舊，只供憔悴。

調笑令 紈扇 封淑英

紈扇，紈扇，徒自與人方便，秋來人便相捐，篋笥生愁斷緣，斷緣，斷緣，日候薄情不見！

憶王孫 清愁 封淑英

天河雨洗月華收，幾點漁燈江上浮，望雁懷人長倚樓，怕抬頭，無限相思無限愁！

諸葛武侯 賴定中

早定三分策。難匡六尺孤。心原思王漢。志不欲吞吳。故縱蠻終服。常憂賊未誅。出師遺表在。一讀幾唏吁。

荊軻刺秦 賴定中

渡水歌還壯。圖秦事已非。人謀天意外。心力豈相違。

四君子憶詠有序

先君子聘韜公，有花草林泉之癖好。村莊後蒔花蓮苑。植果成林。尤以古香樹。（詳順德縣志）丹桂花。黃橘。荔枝等擅勝。暇當專文以紀之。近者春秋社刋第四集。余苦無新作。乃倉卒成梅蘭菊竹四詩。殿充吾份。噫。蓼莪孺慕。詎誇喬木於家門。棠棣孔懷。尙有辭根於道路。此詩但寄情寫憂。必邀仁人君子之諒也。

尙憶洋軒月。南窗溢唔香。曾看花幾著。還映讀書堂。「梅」

高標手杖過。柚下葉婆娑。句得題王的。芳鄰委夜魔。「蘭」

東籬采漸繁。闌砌傲霜盆。技許花公日。詎糟旱鴿園。「菊」

蒼翠疑棕竹。金黃認範筠。匡州橫枕席。犢麓勒荊榛。「竹」

芭蕉 賴定中

綠滿紗窗幾樹遮。中心舒捲發新葩。翦裁莫向西風急。采葉成衣願易賒。

危樓聽雨 賴定中

層樓清夜雨侵尋。秋氣新涼滌俗襟。最是敲窗聲淅瀝，蕭疑客緒起長吟。

寒江釣雪 賴定中

疏林斷岸泊孤舟。亂葦迴汀起白鷗。未向熱中頻下釣。披簑勝似著羊裘。

木棉花 賴定中

南邊花木此稱雄。如爵如鈴釀暖風。直幹撐天殊氣勢。丹心曾映滿江紅。

趙飛燕 賴定中

一朝歌舞入宮門。妹也昭儀惑至尊。底事身輕飛不去。賊恩猶啄漢皇孫。

陳劍英大家歲朝瓶桃盛放爲題二絕句 賴定中

一枝買得武陵春。綠萼飛花映帶頻。入座更疑聞好鳥。高堂日永歲華新。
瓶散清芬鳳尾開。菊花香襯絳雲堆。流霞滴翠無雙豔。喜見春風笑語來。

扇 賴定中

靜坐輕搖處。涼生兩腋風。繪誇紈素巧。製擅羽毛豐。螢撲閒軒外。塵遮鬧市中。應憐秋未至。冷氣早爭功。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鬥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孚：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抛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
高士打道
二七五號
二樓B座
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六期 新129期）



-5 JAN 1976
LIBRARY
COLLEGE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六期(新129)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六期(新129)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⑬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幾個政治娼妓的無恥表演

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報」二版刊出一篇「特稿」，題目爲「商震老先生廣州會見記」，下面署名「南園」。在該「特稿」一開頭就說：「前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商震先生，九月底回到祖國作第二次訪問，於十一月初來到廣州，與葉南、袁曉園夫婦旅途相逢，特約晤暢敍」。顯見這篇「特稿」是由葉「南」和袁曉「園」二人寫的，在「大公報」上刊出騙人，並向他們主子中共政權交差加邀功。

八十多歲「老而不」的商震和葉、袁夫婦在「會見」時所談的，用兩句話就可包括一切，就是：中華民國不好，毛澤東政權好。那麼人們不僅要問：商震爲什麼不早脫離中華民國政府，竟然作到「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葉南據他自己說曾任軍事部門的什麼「副廳長」，如果他的父親葉楚傖死而有知，亦當慨嘆竟生下了這樣的豚犬兒郎。交際花出身的袁曉園，思想既然「進步」，當年又何競選國大代表？

說穿了，這些人渣有的是中華民國政府通緝有案的罪犯，有的則是與中共勾結事敗而不敢回國的賣國賊。値得「稱讚」的倒是張口「人民」、閉口「進步」的中共政權，竟對這類人人皆欲殺之的無恥叛徒廣泛拉攏，大事收買。當然，它是懷有不可告人的統戰陰謀的，但卻擺脫不了「垃圾政權」這個雅號。

中共這個「垃圾政權」蒐羅的形形色色的腐爛發臭的「垃圾」——如商震、葉南、袁曉園等人，騙人是他們的職業，所以，他們所說的話極盡其歪曲事實的能事。

在「特稿」中說：商震認爲今天的中共政權，「不論在民族、民權、民生那方面，都已經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奮鬪四十年所欲達到之目的」。這簡直對國父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基本精神的無恥歪曲與誣衊。以民權主義言，國父指出：「簡言之，即如選擧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在今日大陸上，老百姓連遷徙的自由都沒有，遑論其他？胡說八道，太離譜了。

他們在「暢敍」中還胡謅什麼今日大陸「眞是體現着愛國一家，全國人民不分黨派，都是爲着祖國統一」在「努力奮鬪」。在中共統治下不是「不分黨派」，而是都要絕對屈服於毛澤東政權的淫威，「黨叫幹啥就幹啥」。

一九五七年「鳴放」時一些所謂「民主黨派」的頭頭，只是發了幾句牢騷，結果卻都在「右派」大帽子下被壓得死的死，關的關了。

商震於談及見到無恥叛徒張治中、傅作義和程潛等人的老婆後他說：使他「深深地感覺到人民政府對待國民黨舊人照顧得無微不至。老朋友和他們的家屬都是無憂無慮地享受康樂的晚年，眞是幸福」。商震所見的「老朋友」，當然都是中共統戰部門事先安排好他見面的，他們敢對商震說心裏話嗎？從他們身上和談話中所體會到的「眞正幸福」，那正是商、葉、袁三人共同編造的謊言，刊在香港「大公報」上希望收到騙人的作用。

中共既然「對待國民黨舊人照顧得無微不至」，那麼，二十多年來它所進行的「鎭反」、「肅反」和「三反、五反」等數不清的大屠殺中殺害的數千萬人，難道都是中共的自己人？至於什麼張治中老婆、邵力子老婆和程潛老婆等，那都算是賊公遺留下來的賊婆，那裏算得上是什麼「國民黨舊人」？

在「特稿」中還談到：「台灣當局過去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說成是鐵幕竹幕，現在擺在面前的事實，到底那裏是鐵幕？那裏沒有自由」？意思是說中華民國是「鐵幕」，也「沒有自由」。好！中國大陸不是鐵幕，爲什麼大陸同胞不許隨便出入邊境？大陸有自由，爲什麼成千上萬同胞冒死逃亡？烏鴉的翅膀遮不住太陽的光輝，正告商、葉、袁等無恥敗類，中華民國的反共國策不會變，更不是幾隻癲狗的狂吠就會把中華民國的臉抹得漆黑。

是凡投共媚共的過氣政客，都喜歡自稱是國父的「信徒」。國父曾說：「我既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即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而商震之流只配當政治娼妓，根本算不上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如謂他們也有「精神」的話，那就是認賊作父，投敵叛國。





軍費問題已獲「協議」

香港負擔增一倍還作三級跳

萬人傑

香港駐軍維持八千名，以之吃閒飯，人太多；以之抵禦外來攻擊，人太少。但署理港督、三軍司令、立法局議員、社會名流，都說香港非有駐軍不可，因此，這筆龐大的軍費，香港便「理所當然」的要負擔。港英簽署了一項「協議」：香港第一年負擔二億二千五百萬元，第三年三億七千五百萬元，協議為期七年，期滿可續訂五年。這個數字，即是由明年起支出增加一倍，以後還要分三級遞增。差不多是完全依照英國的方案，香港得到的唯一「甜頭」是七幅軍地發還港府。

十萬兵與沒有一個兵

香港負擔軍費，是最熱門問題。英國要香港負擔二億二千五百萬港元，以後還要三級遞增，全港居民嘩然，這負擔確太沉重，這龐大的軍費，嫁在四百萬市民身上，每一居民每年要負擔五六十元，能說不重嗎？

有位議員認為：香港一分錢也不該負擔。原因是香港根本用不着英軍。這說法和老萬兩年前在牛馬集所談，意見一樣。香港是不設防城市（不須設防），有十萬兵和一個兵也沒有，最後結果並沒兩樣。

香港設防，防什麼呢？除了中共，沒有什麼需要防的。假若中共向香港用兵，朝發可以夕至，香港有十萬駐軍，挺多不過把中共軍事進展延緩一時，絕不可能保住香港不失。因此，香港駐軍多少沒關係，香港的「安全」，並不繫於駐軍多少，防守力多大，而在乎國際形勢。前者俱對香港有利，香港可維持現狀；設若國際形勢改觀，大陸權力鬬爭有變，則香港雖有十萬大軍，也無濟於事。

老萬頗傾向這位議員先生的說法，香港實在不需要一個兵，每年花幾億元軍費，未免寃枉。

讓他們搵點着數好了

不過，我們「反加軍費」的時候，必須冷靜的想想，儘管中共死口不認是「殖民地」，香港今天究竟仍是在英國統治下，如果一塊殖民地對他毫無好處，他為什麼要背起這個包袱？我們應作假設：今天四百萬中國人落難到香港，苟延殘喘，托庇於米字旗下，猶之寄居於逆旅，房錢雜費，不能不付，每年一百幾十元，作為托庇的代價，可不必視之為軍費。

在香港長期獃下來的居民，每人負擔一百幾十元軍費，難免心有不甘。

設若對大陸同胞宣佈：誰人願到香港，每年付一百幾十元代價，相信誰也不會考慮，立刻把香港擠到陸沉。

因此我們不要直覺地反加軍費，可視之為小販做街邊生意，派片十元八塊一天，為了生活，這筆負擔無法不付。

社會上有許多類似的不合理事情，譬之黑社會勒收保護費，人們無可奈何，只好照付。英國人要在香港搵點着數，我們何必太吝嗇？他得不到好處，可能「蒡包一杓。

不可以「國」相比

有人說：香港一年政費四十多五十億，付出兩三億軍費，佔不到全部政費百分之十，不算多。許多國家國防經費佔總預算百分之四十以上，比較起來，我們的負擔很輕了。

但有一點，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根本沒有「國防」可言，怎可和一個國家比較呢？

香港和英國的「關係」，有時使人感到十分困惱，把香港譬之為英國的兒子吧，他要這個兒子既有本事、又聽話、更要孝順。要香港繁榮蓬勃；要香港一切依從英國，英國不設死刑，香港就不可以執行；香港有錢剩，交給老豆保管；兒子賺到錢，孝敬老豆，而且不是你給他多少他受多少，卻是他要多少你得給他多少。

蠻不講理的「老豆」

即使眞是他的兒子，有這樣蠻不講理的老豆，也會漸漸使兒子忍受不住而駁嘴、而反抗。因此英國佬如果一意孤行，難免造成香港混亂。

如果想兒子孝敬，不能由老豆話事，兒子只有依從。今天已不是「父命難違」的時代，許多兒子遇事會和老豆講道理，沒有道理，老豆也難勉強兒

子就範。人的關係尚且如此，何況是四百萬人在這裏「求生」的殖民地？如果老豆太霸道，諸多需索，鎮日囉唆，即使孝義仔也漸感不滿。

當然，這兒子沒法造反的，既無自立生存的本事，更怕離開家庭，有個流氓堅稱是親生老豆，迫使跟他去做流氓，那會比前更糟。

在如此情勢下，香港人慘矣！看來，儘管香港人憤怒地反對，這筆軍費香港納稅人還是非照付不可。

危機從內部爆發

睇得開的人，正如老萬說的道理，在別人屋簷下求庇，難免要滿足對方某些要求，付出這些代價，能保一個時期安定生活，也就算了。可是不少人看不開，形成一股怒潮。這股怒潮對香港是個可怕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發。

有人說，香港的危機，並非自外邊來，而是從內部爆發。

除非有修明的政治，減少民冤，才可平息民間怒潮。香港保持了一部分駐軍，雖是擔負安全的保障，可是內部爆出的危機，軍隊應付不了的。

民間不滿已非一日

從表面看，香港政府乎似相當尊重民意，如交通、教育等等，都會發表綠皮書，徵求民意。其實，政府此舉，等同具文，從未真正採納過，一切政策，早經決定，未因民意有所改變或修正。要聽命英倫的恢復執行死刑問題固不待言；即微如小販認可區問題，也與民意相違。

雖然，民間表達的意見，也往往只代表某一些人的立場，未必是大部分市民的見解，總也有參考價值。政府政策的制訂，應以大多數居民利益和合理公意所在為依歸，雙方捐除成見，才可使政府的施政為市民所信服。

香港今天還沒有真正民意機構，民間意見，只可通過報章，或以投訴方式表達。但不論報章、投訴都未獲政府認真考慮，不論大事小事，政府我行我素，民間舌敝唇焦，呼籲頻仍，未能改變政府既定政策分毫，其引起民間不滿，已非一日。

議員何嘗代表民意

市政局本有「民選」議員，理論上，民選議員應代表市民意見。市民有意見反映，作為民選議員該在市局會議中為市民力爭。但我們的民選議員並未站在市民立場，因此只能視之為「官方」議員，非真正代表市民的。

大的事情不說，即以「星期三停掃」一事而論，市政局的措施，可謂不通之極，而居然未見我們投票選出的議員們肯替我們說半句話。香港雖花了論千萬經費攪「清潔運動」，但因未嚴格執行，也沒有較重罰則，因此日久玩生，熱潮過了，情況依舊。市面所見，仍是一片髒亂，過去的清潔運動的宣傳，花掉的大筆金錢，形同虛擲。

星期三不掃街

如果清道伕勤力一點，多掃幾次還好點；如今實施「星期三不掃街」的「試驗」，使香港比未推「清潔運動」前更骯髒。星期三到馬路上跑跑，大街小巷，到處是紙屑廢物，百分九九是垃圾蟲，地上越多垃圾，他們越不在乎，隨便亂抛，更有不少人把屋子裏的也搬到街上，實在不成體統！

香港人總希望變成新加坡那麼乾淨，可是他們不知道新加坡對拋棄廢物的人如何懲罰，更沒有「星期三停止掃街」這回事，人家有這麼好成績，因為人家有決心、有辦法；為了達到清潔目的，不惜立法嚴懲，這才可收實效，單靠宣傳，人們猶如耳邊風，誰也不會放在心上，那裏辦得出成績來呢？

增加非官守議員

去年十月，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在會議上提出建議，非官守議員議席增加到二十席，港府應從廣泛的社會階層，委任有識之士為議員，以保證議員更能代表全港人士意見。

鍾士元的建議並非主張容納民選議員，只是把非官守議員名額增加。如所週知，所謂非官守議員，不過沒有在政府機構擔任職務，他們出任立法局議員是由政府遴選委派，可肯定的是：政府遴選立法局議員的先決條件是相信這人不會與政府作對，才加委派，如果是「反對派」，不會有機會的。

政府授意發言

更有一項不少人知道的秘密，非官守議員的發言，往往是政府授意，譬如鍾士元議員也提過「加稅」建議，不會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是政府借他的口，試探輿論反應，財政當局發現輿論反應強烈，便知實行起來有很多阻力，就不會死牛一便頸付諸實施；可是市民不諒，當時社會各階層，一致對鍾士元大事抨擊，其實他很可能吃了死貓。

既然民選議員發言不由自主，那麼，他是代表官方多於代表市民了。非官守議員不能代表市民發言，則只有一個席位與一百個並無分別。為了表示香港決心執行民主政體，非官守議員必須民選，才能保證他真正為市民利益發言。

老萬認為，鍾士元提出這建議，無非用以對抗「民選立法議員」之議，實際是為政府發言。如果「民選立法議員」的呼聲強烈起來，政府可能用鍾士元的方案來對抗。

等如「猪仔議員」

鍾士元的建議相當具體，他說：政府應從低級工廠及商店組織中選任增加的非官守議員，並給予他們財政津貼，以使他們專心獻出時間及精力為市民服務。

鍾士元所以建議從「較低級的工廠及商店組織中選任」，是因為「目前非官守議員皆由資產階級人士中選任」，認為他們不能代表較低層人士的意見。鍾士元的意見無疑是很好的，但忽視了現實的情況。一位非官守議員，在現今情況下的立法局中能產生多大作用？如不作政府的傳聲筒，能有多少真正的意見發表？發表了的高見，又有多少能為政府採納？何況，一位來自「較低級工廠或商店組織」非官守議員，由政府「給予經濟津貼」，便等如由政府備價收買的猪仔議員，他能保持不變質，真的能「專心獻出時間精力」去「為市民服務」嗎？

試論人及其等級・缺陷

縉山

人的定義

我們生而爲人，但何謂人，定義並未十分確定。中國有句古語：「人爲萬物之靈。」這句話當然不算錯，但太籠統了。西方人重視科學，應該早有明確定義，但遍閱古今西方學人對人的定義，卻多是只依個人觀點去下定義。例如柏拉圖說：「人是無羽毛的兩足動物。」亞力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基督教說：「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來的。」富蘭克林說：「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康德說：「人是會使自己完善化的動物。」叔本華說：「人是鬬爭的動物。」尼采說：「人是有權胡說亂道的動物。」「病態動物」、「怪獸與超然獸。」以上諸人所下定義，可說皆是各依其個人偏見而定，只是爲他們本人所下的定義，而決非對一般客觀的人所下定義，而不是爲合於科學的定義。究竟有無一種完善、合理、合科學的定義呢？當然是有的，那就是德人宋巴特所研究的。一、他是從古代語文下手：他說：希臘語中的人，有「向上看」之意，又有「容光煥發」之意。猶太與羅馬語中的人字，有「肉體物質」之意，希伯來文中的「亞當」，可作「土地」解釋。印度語與德語中的人字，有「精神」之義，其義爲「天賦能思想之人。」不錯，宋巴特總算找到門徑，向上、佔有土地、能思想這幾點應該是人的特徵。

不過，若專靠這幾點特徵還不夠，於是他又進一步，二、從人的行爲下手，即研究人的舉動、行事、態度的特徵，以證明人之所異於宇宙間的一切生物。照他意思說，人的行動是依目的，而動物則是依本能，人立於自然界（天然界）之外，而自己指導自己；動向則是處於自然之中，爲自然中之一體，無意識而行動。伸言之，一方面是擺脫自然的人（如佛教徒），另一方面是被自然所束縛的動物。（參張丕介譯宋巴特著「人學」）

從上述人的宗源與人的行爲觀察，我們可得到以下人的定義：人除具動物的本能外，而是能向上、有思想、依目的行事、能擺脫自然的一種靈物。

若依此定義而論，過去生物學家，謂人是由人猿演化而來，顯然是錯誤了；因爲人的特徵，人猿是絕對所無的。還有，人每指皆單獨能屈能伸，而人猿不能，故總括而論之，人是人，是天生的一種靈物，決非人猿變成。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是依據達爾文的，達爾文的理論既被否定，馬克思主義當然便失掉了根據。

人的等級

人的等級分類，因觀點不同而異其分法，如古希臘人因分貴賤而有貴族、奴隸；中國人因職業而分士、農、工、商；蒙元因職業而分爲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這種分法，一在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一在依蒙古人的好惡，另一方面，他們又依關係的遠近，而把中國大陸分爲四等：第一等爲蒙古人、第二等爲色目人、（西域人、歐洲人）第三等爲華人（包括北方漢人、契丹人、女眞人、高麗人），第四等爲南人（即中國南方漢人）。滿清入關後，他們依民族分爲滿人（旗人）、漢人。現今共產政權，又從階級分爲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或稱地主、貧農，或稱資本家、工人。

以上分類，皆極不合理。然他們何以如此分呢？一因他們根本不懂「人生而平等」的最高哲理；二因他們過分自私，三因他們心性狹隘，有己無人，四因是由於報復心理作祟。人的等級，我以爲應該人的品德學識、能力分別：第一等爲聖賢；聖與神常接近，這裏所稱的神，是指天理、良知，因他們的思想、行爲皆仰承天理、良知而來，是絕對純潔正確的，而決無一絲自私雜念。這種人在中國可以孔子爲代表。反動分子故意侮蔑孔子，謂孔子曾殺少正卯，殊不知那是後世法家存心破壞揑造之事，（今人唐君毅已有極詳細考證。）再說，記載孔子言行最周到最可靠的是「論語」，如果眞有其事，「論語」中必有提及，既不見提及，當然是不可信的。在印度代表人，是釋迦牟尼，這個人，我以爲比孔子更接近神，因孔子結過婚且生子，釋氏不然，雖形式上結過婚，但未成親便出家了，後來且勸他名義上妻子也出家。在西方代表人是耶穌。這個人比釋氏更突出，他根本未結婚，故非眾人，而稱爲「神六子」，當然最接近神。

第二等是賢人，這種人直接接近聖人，而間接接近神，賢人爲數較多，很難指何人爲代表，如孔廟中的十哲當然皆是賢人，此外歷代賢人可說不勝枚舉。在希臘代表人爲蘇格拉底；在印度代表人爲聖雄甘地，在美國代表人爲威廉‧潘恩；這個人知者不多，他是美國開國思想上的領導人，華盛頓、傑佛遜受他的思想影響甚大。

第三等是偉人。偉人是指對國家、社會有功的人。在中國的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以及近代的孫中山先生皆是代表。在美國可以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威爾遜、布克曼（Dr. Frank Buchman）爲代表。在英國可以伊麗莎伯，法國以路易十四爲代表。土耳其有凱未爾，在第一次大戰後，他把一弱國變爲新興強國，實行立憲政治。土國之有今日國際地位卽靠此人。他雖也實行獨裁，是爲國爲民，而非爲自私。他是很愛護他的人民的，故人民皆擁護他，死後尊爲國父，決不必顧慮「鞭屍」。在德國有史偉哲，他不僅是一醫生，而且是音樂家、哲學家、神學家。他爲實踐博愛，特遠赴非洲爲黑人義務治病，他只肯接受當地黑人所送的土產，以度日，他自己並未宣傳，但全世界人婦孺皆知，意國統一運動的三傑瑪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皆是偉人，而最後者且是英雄。還有普魯士威廉一世及俾斯麥，他們統一了德意志，改造德國民族，德國之有後日威望，是皆此二人領導之功。

第四等是英雄，英雄是指膽氣、武功而言。但這種武功，必須對祖國、人民有益，如愷撒、亞力山大、墨索里尼、希特勒、及共產黨諸頭目，只能算是國賊、民賊，不能稱英雄。中國的英雄，最著者有劉邦、朱元璋，他二人皆是以平民身份，驅逐了異族強敵，以光復我中華，而且在劉朱氏統治下，不僅保持了中華傳統文化，而人民也享受過相當時期幸福安寧的生活。英國有兩英雄，一是納爾遜，他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而戰死。另一是威靈頓，他與普國布魯協打敗了拿破崙，從此大不列顛帝國揚威世界。西方亞力山大與拿破崙皆視爲英雄，實則他二人只是野心家、好戰者，不應予以英雄尊稱。二次大戰時，美國統帥艾森豪威爾、英國蒙哥馬利打敗了虎狼一般的納粹軍，當然是英雄。英雄並不限於武功，探險家也是英雄，如哥倫布、麥哲倫固也是英雄，前者發現新大陸，後者則開創了航繞地球一週，對世界影響皆同等重要。

第五等是眾人。這種人固然頭腦簡單，但並不是幼稚生，思想也很複雜，他們特徵：㈠是衝突，遇事只要有人領導，他們多肯參加，各國革命運動，就全靠他們。㈡是盲從，既不研究事實眞相，也不考慮後果，只覺得見有人如此做，所以自己也如此追隨。例如北平執政時代，俄特徐謙領導的請願慘案，徐謙把羣眾領導到執政府大門口，他先逃入俄國使館，卻忍心讓追隨者遭衛兵射殺。受害者只有極少數人是共黨人，大多數卻是盲從者，他們根本不知被共黨人出賣。香港數年前暴動事件也如是。㈢是好奇心，多年前我由北平回鄉渡寒假，鄉人告及不公事。我若「可以到縣府依法請願啊！」不料這一句話竟惹起一場大示威，數日之間要求參加者竟達千數百人之多。我在大學是讀法律系的，「依法請願」應不會錯。殊不知那個縣長只是馮玉祥部隊一軍官，他以爲我們暴動了，竟調動兩連大兵包圍請願老百姓。幸而百姓聽話，未發生慘事，但事後卻判我爲「禍首」，把姓名揭貼於縣署門首以洩憤。

第六是敗類。土匪、響馬、地痞、流氓小偷，固是敗類，其中也不乏讀過書的野心家、「亂臣賊子」。如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一流人，就是讀過書的人，起碼能看七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不僅能看小說，也會寫似通不通的文章。因爲他們很懂得眾人心理，故能善於利用眾人。他們利用百姓的生命，去建築他們的賊王匪帝的高位。這種敗類，結局當然是很悲慘的，然暫短的虛榮，總算達成；因爲他們根本從未預料未來。

人的缺陷

造物主創造這個宇宙，固然是極其偉大，而創造人，也非常完善、奧妙。但可惜留下又缺陷——自有歷史以來，人永遠互相爭鬪砍殺，從來能和平相處，眞是人類大悲劇。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解釋：一是世說，由於人性惡，如自私。私有性，本是所有動物共通性，如鳥有巢，獸有穴，人當然也應有私有物，皆是自私。不過，自私應有限度，逾過限度，便成貪婪、侵略，勢必演爲爭鬪或戰爭。另一是說，是由於「人的墮落性」，布魯門巴赫於一八〇六年出版「自然史」說：「人是眞正的家畜。」極端反達爾文學說的華萊斯也說：「整個人類，連原始人在內，從生物學上去看，都處於與馴化動物相同的地位。」該二人雖是大學者，但他們解釋卻很難令人同意。我認爲那並非「人的墮落性」，乃是人的進化，卽由野蠻人進化入文明人；否則人如不馴化，彬彬有禮，那不是與野獸一樣。人的缺陷，故應以前說（人性惡）爲是。

造物主爲何不把人創造全是善性的呢？若如是，人類豈不是和善性動物牛羊一樣，便可以常與同類和平共處。對此問題，亞力士多德則認爲，那是由於自然的失敗。天然、造物主，上帝名詞不同，其實一也。他說：「各人之行爲，往往出於意外，自然活動亦然。吾人的意外，說是出於偶然，自然活動如不合於目的，只能說是出於自然。自然是無可見的原因而發生者，是一種怪異現象，違背自然律而發生者。」（參馮友蘭「人生哲學」引證亞力士多德的「政治學」）。簡單說，這種缺陷，是天命，乃無可奈何之事。

亞力士多德的說法，是古代人的見解。但現代生物學家的見解則異是。他們認爲弱肉強食，惡性獸之食善性獸，是爲求「生存平衡」。如善性動物（卽食草動物）如不被惡性動物吞食，人類糧食勢必盡被其裹腹，人類則無所食。如此言之，造物主並未「失敗」，是仍照其目的活動。

以上學說，皆是西方人思想，站在東方人看來，是絕對相反的。印度佛教教理，主張戒殺生，根本不允許食肉，魚也在內。中國儒家雖不絕對戒殺生，如豬、羊之類也可食，但尙仁愛，奬勵「恩及於禽獸」，對同類更不必說了。

究竟這個缺陷應如何解決？儒家主張「與人爲善」，卽自己改變，也盼別人改變。西方是主張民主主義，以投票代武力鬪爭。此兩者皆不失爲解決良方，可並行不悖，只有共產主義最不得，因他們根本主張鬪爭、暴力。

外蒙古「獨立」的法理問題

岳騫

新界讀者彭先生來信詢問外蒙古「獨立」經過，談及看到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新亞輿地社出版之「中國分省精圖」，在蒙古部份註明：「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五日，我政府通知庫倫蒙古政府承認其獨立，詳確疆界尚待實地勘定。」彭先生希望筆者能對此有所解釋。照彭先生來信看，是一位好學青年，所提問題非常中肯，此一問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確實相當模糊，有加重述的必要。不過，彭先生來信所寫的民國二十五年，當是三十五年，若非筆誤，便是彭先生看錯，但新亞輿地學社到了民國四十四年出版，對外蒙的獨立問題尚如此解釋，也就未免太陳舊了，茲分別加以說明。

關於中俄之間有關外蒙問題的爭執，如果認為敘述，可能寫本超過百萬字的書，因為時間太久，牽涉太廣，應當修一部專史。筆者在二十多年前寫過一本「中蘇關係史話」有簡畧敘述，以後吳相湘教授在台灣出版一本「俄帝侵華史」，當在四十萬字以上，有關中俄之間交涉，均有詳細敘述論斷，為一部權威之作，至今尚無人可及。但對外蒙部門，也只能畧予說明，因為外蒙古只是俄帝侵華的一個環節，而非全部，深盼將來有人能寫一部「俄帝侵我外蒙史」，對此可全面記述。

本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從二次大戰後有關外蒙獨立的問題談起。

外蒙的獨立，實在說是從民國元年便開始，但當時尚沒有蘇俄，是由帝俄主使，蒙古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活佛哲巴尊丹巴是外蒙眞正的統治者，便由活佛是「國家元首」，中間又經過歷次交涉，至徐樹錚入蒙，蒙古又撤銷獨立，重歸中國版圖。

到了民國十三年，赤俄政府已成立數年，根基漸穩，訓練出的蒙族共黨回到外蒙逐漸掌握權力，活佛又在是年病死，於是外蒙共產黨人便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自未為中國所承認。

民國十三年蘇俄派遣加拉罕以大使身份在北京，與北京政府外長顧維鈞，中俄交涉督辦王正廷在北京會談，中間歷經波折，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十五條，其中有關外蒙的是第五條：

第五條：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

所謂第二條是兩締約國政府允於本協定簽字之後一個月內，舉行會議，按照後列各條之規定，商訂一切懸案之詳細辦法，予以施行。此項詳細辦法應從速完竣，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過目前會議開始之日起六個月。

但蘇俄並未認眞履行中俄協定。外蒙依然保持獨立狀態，國民政府成立後，因忙於應付日本侵畧，無暇顧及外蒙，就暫時放下。

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蘇俄與外蒙「總理」喬巴山在莫斯科簽署互助協定。

這一協定於三月十二日，由蘇俄與外蒙正式簽字發表後，四月二日，蘇俄駐華大使即以這一文書面交我外交部，我政府當即提出嚴重抗議，指出依照中俄協定第五條：外蒙係中華民國之一部，任何國家自不能與之締結任何條約或協定，茲「蘇聯政府不顧其對中國政府所為之諾言，而擅與外蒙簽訂上述協定，顯係侵害中國主權，違犯中俄協定，中國政府斷難承認，並不受拘束」。

九日，俄國答覆，竟謂「對於中國政府抗議不能認為有根據」！並強辯：議定書內容條欵均無絲毫損害中國主權之處，該議定書並不容許亦不包含蘇聯共和國對於中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有任何領土之要求，議定書之簽訂，於中國及蘇聯共和國間，及蘇聯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間，至今存在之形勢的或實際的關係絕無變更；蘇聯之簽訂互助議定書認為對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簽定之中俄協定並無損害，且仍保持其效力，「蘇維埃政府茲特重行確證，上述協定就蘇聯方面言，仍保持其效力以及於將來」，並再三強辯這一行動是援奉俄協定的先例。

十一日，我政府再向俄大使提出抗議，對於蘇

俄政府於此重行確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該領土內之中國主權，表示業經閱悉；惟對俄蒙訂約之事項解釋，「並無充分理由，所引奉俄協定，尤不能作為先例，因奉俄協定原為俄違犯國際慣例之不合法行為，經中國政府糾正」。

所謂奉俄協定是民國十三年九月加拉罕在瀋陽與盤據東北的軍閥張作霖私自簽訂，本是非法，蘇俄卻引非法的先例作為合法的依據，國際外交上尚無此先例。

當時全國上下一致抨擊蘇俄與外蒙訂立協定的不當，中共卻獨排眾議說：

「國民黨的報紙說：日本佔領滿洲，英國佔領西藏，蘇聯佔領外蒙；蘇聯必須將外蒙歸還南京政府。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西藏及中國其他廣大領土，這是事實。但是外蒙古呢？外蒙古的羣眾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人民共和國，外蒙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有友誼關係，那是極自然的事情，國民黨要求蘇聯歸還蒙古，眞是無恥之極」。

一個國家的合法政府進行收復失地，抵抗侵畧竟是「無恥之極」，反過來說，高倡一面倒，自居「兒子黨」，反而是「光榮之極」了。

不久抗戰爆發，外蒙的事更只有放下不提了。勝利後，蘇俄乘火打刼，根據雅爾達協定與中國談判中蘇友好條約，其中重要之點，便是外蒙獨立的問題。中俄在莫斯科開會，中國方面由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率領，隨員有傅秉常、胡世澤、沈鴻烈、蔣經國、卜道明。俄方史大林出席，助手有外長莫洛托夫，次長羅索夫斯基，駐華大使彼得羅夫。

按照「雅爾達協定」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宋子文認為中國政府認為「外蒙古現狀」，是維持現在所有的狀況，蘇俄曾在一九二四年宣佈過尊重中國在外蒙宗主權，這即現狀之一，中國不能變更這個現狀。但史大林以為協定原文中所謂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六字擺在括符裏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一名詞後，其意義乃說明外蒙的現狀，即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這種現狀，就是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的「現狀」，就是中國必須承認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並且說明要求中國承認外蒙古的獨立，是基於下列三項理由：

一、外蒙對西伯利亞東部的防守，處於非常重要的戰畧地位，蘇俄應有自衛的法律權。

二、外蒙不願加入中國，亦不願加入蘇聯，故應獨立，中國無代表在外蒙，外蒙亦無代表在中國，故中國應承認其獨立。

三、蘇俄在東方的國防計劃，懸想日本在二十年之後，將恢復其力量；蘇俄目前在遠東防止日本再恢復其力量之準備，實嫌不足：正在建築彼得羅夫羅夫斯克和脫卡斯脫里兩個軍港，及由該軍港至西伯利亞鐵路幹線的鐵路，以及在貝加爾湖以北的鐵路，估計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時間，才可以完成；因此蘇俄需要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和外蒙的法律權。

同時史大林更鄭重表示：雅爾達協定「係蘇俄之方案即係莫洛托夫起草者，彼等（指羅斯福、邱吉爾）僅照式簽字而已，這句話我可以在邱吉爾面前重行聲明」！以表示解釋協定的權威為蘇俄，藉加重「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要求的立場。

在七月二日、七日兩次談判中，宋子文遵奉政府電令，再三拒絕承認外蒙獨立的要求，但史大林亦堅持這一問題不解決，則協定不能簽訂。並且強調指陳：波茨坦會議即將開始，如中俄兩國間問題不能解決，出兵問題就無法商討，以脅迫中國。史大林且特別延遲赴柏林日期，以候中國方面的最後答覆。

宋子文不敢作主，電政府當局請示，最高領袖乃命蔣經國單獨去訪問史大林，探詢其眞意，蔣經國以後敍述此事經過說：

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很劇烈：第一、根據雅爾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畧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後來，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決不肯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和史大林談判；要我以個人資格去見史大林，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資格去見史大林，史大林問說：「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他獨立？」我說：「你應當了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要把失土收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售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我說完之後，史大林就接着說：「你這段話還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說時態度非常倨傲，露骨的表現帝國主義的眞面目。我也就開門見山的問他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他乾脆的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畧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着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俄進攻，西北利亞鐵路一被截斷，俄國就完了。」

我又對他說：「現在你用不着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作為侵畧蘇俄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俄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則三十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史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來佔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

（下轉第二十二頁）

近年大陸的宗教活動

項楚

中共是師承馬列教條的無神論者，對宗教一向持敵對態度，認為一切宗教活動皆屬迷信，它是「支配階級」控制「被支配階級的工具」，必須澈底加以消滅。因此，在中共佔據大陸初期，普遍破壞及封閉寺廟教堂，沒收宗教單位財產、殘殺宗教領袖及傳教士、迫令僧尼還俗，並對參加宗教活動人民拘捕訊辦。另成立中共「御用」的「三自（自傳、自養、自立）革新會」，對內結合馬列主義控制宗教，對外則藉此宣傳大陸尚有宗教自由。

「文革」期中，中共更驅使「紅衛兵」在「破舊立新」口號下進一步迫害殘餘的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士，此時，大陸宗教活動一度陷入最低潮。迨至一九七〇年以後，中共要為了加強對外統戰的需要，又修復了文革時部份被破壞的寺廟，極有限度地恢復了少數地區的「御用」宗教活動，其最終目的，是在全面消滅宗教活動，由於共產主義與宗教思想積不相容，在其認為宗教必須消滅的要求下，遂一面採取暴力摧殘政策，一面縮小、限制宗教活動範圍，甚至禁止教徒參加宗教活動，篡改教義等等，企圖澈底消滅宗教於無形。在中共此舉之下，目前大陸一般居民家中已都見不到宗教性物品，中共並將所有教堂塔頂及聖像，予以拆除，原來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改為白色玻璃窗，教堂則改為學校或工廠。在西藏，中共為消滅藏胞宗教思想，嚴禁人民膜拜佛像誦唸佛經，同時迫令人民崇拜毛澤東及讀毛語錄，致該地人民不滿中共之言行時有所聞，反毛反共抗暴行動此伏彼起。一九七二年間中共對該地人民信奉之喇嘛教，除保留部份寺廟供作宣傳之用外，其餘有關宗教之建築、佛像及儀式等實際已消滅殆盡。此外，西藏山南地區洛紮美利桑朵爾寺之九層佛塔雖仍存在，惟因該寺之喇嘛均遭中共迫令還俗或下放勞動，同時中共禁止人民前往燒香拜佛，致佛寺及佛塔均滿壁塵封，處處雀巢。其餘各地留存之寺塔亦復如此。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為澈底摧毀拉薩「噶丹等」，將五百年前之西藏宗教革命家及創立青康藏黃教始祖「宗喀巴」遺體塔挖開予以焚燬。

拉薩色拉寺、招蚌市、噶丹寺等三大寺之阿多康巴喇嘛，於一九七一年間均被中共強迫還俗，遣返原籍參加生產，寺內佛像聖器，均被搗毀或搬運一空。素負盛名的拉薩大昭寺業已被改為機關公舍及倉庫，寺內釋加迦牟尼佛殿，已被封閉，禁止人民進香膜拜，對一般僧侶往往因「從事反革命活動」或「鼓動人民逃亡」等罪名，加以殺害或遣送勞改。

北平對回教徒管制甚嚴，文革後迄一九七〇年間，該市除東四牌樓尚留有清眞寺一所外，其餘回教寺院皆被中共封閉，改裝作其他用途。每逢每期五主麻日及回教節日聚禮時，除巴基斯坦國及其回教國家使館人員參加外，當地回教徒僅有該寺阿洪二人及雜役一人參加，一般回教徒被中共禁止不敢前往禮拜，若在家中偷偷禮拜，被中共發覺後均遭批評或處分。

西藏拉薩、日喀則、山南澤當等地原有回教徒約三千五百人，其中中國回教徒二千四百人，印度回教徒一千人，尼泊爾回教徒一百人，分屬清眞寺大寺，拉薩北郊蓋葛墳院清眞寺，以及籍屬印度回教清眞寺四座——拉薩小清眞寺、拉薩西郊甲達崗墳清眞寺、日喀則清眞寺、山南澤當清眞寺等。中共於一九七一年五月間將拉薩清眞寺及阿壩林中國清眞寺予以廢除，改為大禮堂，寺內禮拜堂改為跳舞廳、教長室、阿訇室、學生宿舍改為辦公室或會議室；除印度回教小清眞寺尚保留外，其餘清眞寺均改作「人民食堂」或倉庫，並禁止回教子弟習阿拉伯文，強迫學習「毛語錄」。

上海對天主教、基督教極盡迫害能事，該地教堂經已絕跡，牧師、傳教士均被迫擔任苦工，據該地去年二月六日寄出函件稱：「這裏已沒有禮拜堂了，牧師、和女傳教士都已改行做苦工，教徒無處去做禮拜，只得不拘形式，隨時隨地在心中禱告。」

天津市人民公園附近之萬聖教堂，已被中共改為「紅星人民工廠」，惟工廠門外並未懸掛招牌，亦不准人民前往參觀，生產產品不詳。據悉：該市在工廠地下室設有隧道，直通海河共軍碼頭禁區，產品與原料運送均由隧道進出。

中共於「文革」期間對宗教極盡迫害之能事，惟自笑臉外交後，一反以往猙獰面目，積極着手整修各地遭受紅衛兵搗毀之寺廟並闢為觀光勝地以供外賓參觀，利用宗教做為統戰工具對外遂行統戰。

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七一年間指示駐印度、尼泊爾及阿拉伯回教國家之大使領館，秘密調查駐在國人民對中共政策之反應情況。據悉該等國家人民對中共消滅宗教暴政普遍感到恐懼。為此，中共遂採取偽裝宗教信仰自由之策畧，企圖欺騙該等國家人民，自一九七三年以來卽在西藏大力宣傳給予藏胞宗教信仰自由，對寺廟採取保護措施，並將過去搗毀寺廟，消滅宗教之罪行歸咎於劉林二人，同時積極展開整修寺廟、清理布達拉宮及諾布林卡，揚言達賴行將返藏

掌理西藏政教，一面在印度積極展開誘致達賴返藏工作，期使該等國家人民相信大陸亦有宗教信仰自由，從而改變對中共觀感，以便俟機進行滲透顛覆。

中共計劃在近期內將發動一項「佛教外交攻勢」，以籠絡東南亞及日本等佛教國家，尤以爭取泰國為重點。惟中共鑒於目前大陸佛教界領導人物多於「文革」期間遭受批鬬，惟一具有影響力者僅有達賴喇嘛，故中共認為如能促使達賴返藏，不僅有助於發動「佛教外交攻勢」，且可使毛印關係恢復正常。因此，最近在西藏大事修葺佛寺廟宇，以圖造成其他佛教國家人民對中共產生錯覺，誤認已給予藏胞宗教信仰自由，而在不自覺中為中共利用。

中共中央為遂行對外統戰陰謀於一九七二年間頒佈保護各地文物指示乙種。規定各地中共對當地原有寺廟應予保護，對荒廢者並應着手加以整理，凡無和尚之寺廟均應招考和尚或尼姑主持。規定應考人員之條件如次：㊀政治上可靠，思想進步，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之在職幹部或青年。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能理解毛澤東及黨各項政策，並做好宣傳工作者。㊂身體健康者。據悉：中共規定各地考取之黨、團員和尚，每日除唸經外並須學習宗教史、辯證唯物論及毛澤東著作；每週有一個下午政治學習課程及過兩個小時組織生活。此外彼等工資規定每月為人民幣六十元，少數民族地區則按等級給予工資額百分之五的津貼，以示優待。由於此等和尚與尼姑均可以結婚，一般黨團員均認為遠較幹部生活舒服，故多樂於應考。

廣東自一九七〇年起整修「文革」期間被紅衛兵破壞之各地寺廟，截至一九七三年十月間大部業已修復，並開放供外賓及人民參觀，惟中共禁止人民前往燒香、拜佛。廣東省各地修復之寺廟如次：⑴肇慶七星岩：中共曾動員工人一百餘人，歷時三年，耗用人民幣廿餘萬元，將該地名勝古跡恢復舊觀。該處原有朱德、郭沫若等之題詞亦予以修復，並將原有廟祝覓回負責管理事宜。⑵肇慶鼎湖慶雲寺：中共雖予以修竣，然該寺原有佛像、藏書等已在「文革」期間散失殆盡，無法找回。現寺內僅供有少數佛像供人參觀，並派有十餘人負責管理。⑶廣州六榕寺、大佛寺、光孝寺等數十座寺廟亦予以修復，並開放供外賓及一般人民參觀。穗共近成立廟祝委員會，其成員係由各地學校抽調年在卅歲以下，政治表現良好，且有高中程度，諳英語或其他國家語言且對經典有研究之學生擔任。彼等主要任務為向前往參觀者進行介紹與解釋。該等並非僧侶故可以結婚。中共為利用宗教對外統戰，自一九七三年九月起，將廣州市「文革」期間被封閉之天主教法國遠東傳教會所建之石室教堂予以重新整修開放；目前已准許經過「三自」運動改造之華籍神職人員及教徒星期天在該教堂內舉行宗教儀式及傳道。前往該寺觀光之外籍遊客經常被帶往參加宗教儀式，且擬將該座教堂交還法國遠東教會接管。

汕頭地區之天主教總堂原由法籍神父主持，中共佔據大陸後乃將該教堂外籍神職人員予以驅逐出境，並將該教堂闢為手工藝工場。近年為利用宗教進行統戰活動，重新指派華籍神職人員主持該教堂，恢復宗教活動。

福建福州，中共為對外進行統戰，於一九七二年間撥欵人民幣十六萬元重新整修該市著名佛教寺院湧泉寺，以供外賓參觀，目前該寺僧眾除負責管理寺廟及為參觀人員作嚮導者外，其餘均須參加勞動生產，遇有外賓往訪或寺廟特定開放之日，始返寺從事誦經等宗教儀式，至於接受外賓訪問，均須經批准。

福建同安近重修該地寺廟，並允許和尚向華僑及外籍遊客托砵化緣，進行宣傳。例如該縣縣城以北約五十華里處之梵天寺（建自明代，供有大佛數尊），「文革」期間在中共「破舊立新」口號下有部份遭紅衛兵搗毀。一九七三年起中共改變政策，不但重修各地被破壞之廟宇，並允許和尚向入大陸華僑及外籍遊客化緣，藉以宣傳中共宗教信仰自由。該縣另一名剎梅山寺亦動工大事整修，以圖恢復昔日香火鼎盛之舊觀，俾供外國遊客及歸僑參觀。

浙江杭州靈隱寺位於自杭州往錢塘江方向之郊外，該寺分前、後兩殿，寺內供有如來佛、觀音菩薩、十八羅漢、四大金鋼等大尊神像，惟像前均無香案，了無祭拜跡象。中共原禁止人民前往該寺遊覽，自一九七一年九月起，開放該寺供遊客參觀，並由北平僧尼訓練班調來，十六至二十歲和尚二百人入住，迨一九七四年間除整修該寺外並進一步闢為觀光勝地，供人前往參觀。不收門票，寺內並駐有導遊員兩人，負責引導與解說。一般前往參觀者不似昔日為膜拜而來，而係抱持觀賞古跡之態度，一履斯地而已，該寺已毫無宗教意識存在，間有少數外籍遊客來寺觀光。中共在「文革」期間厲行破舊立新，強迫僧侶遷離寺廟還俗成家，部份並被下放農村勞動。一九七二年起該地為配合「笑臉外交」政策，邀請海外華僑及外籍人士入大陸觀光，各地寺廟均在安排參觀之列。廣西梧州共黨為落實該項政策，曾要求該市林園寺原被下放、還俗之僧侶攜同家眷返回該寺，以免貽人有廟而無和尚之譏。據悉，該地共黨還設法將已婚僧侶之家屬另行安排住處，俾恢復各寺廟過去之清淨氣氛。

廣西桂林為消滅人民宗教信仰，「文革」前即嚴禁當地佛寺活動，規定各寺院不得吸收弟子，並迫令卅歲以下僧尼還俗，對民間一切宗教儀式均予禁止，市面上亦不准售賣香燭等祭祀用品。文革期間，當地著名寺院均遭紅衛兵搗毀。一九七一年中共展開笑臉外交後，當地即着手修葺文革時期被毀之寺廟古蹟。一九七三年間更積極培訓具有黨團員身分之中學畢業男女學生，安排在各寺廟與僧尼混合編組，加強宗教活動。據悉，該市共黨統戰部所屬之文史館文物科係專負管理該市寺廟及古蹟之單位為該市革委會外事科並有專責接待外賓之共幹卅人，一有外賓抵達該市即帶往棲霞寺，月牙禪院及觀音堂等三個寺院參觀。另悉：中共招待外賓向以「國際人士」列為第一優先，國際人士及海外華僑次之。凡有上述人士至該市參觀，該市文史館統必人員隨即通知該寺院準備，此時寺院內僧尼均停止生產勞動，換上袈裟進行誦經拜佛，以掩外人耳目，偽裝宗教自由。湖北宜昌各寺廟在「文革」期間均遭紅衛兵破壞，僧尼多數被迫令還俗返鄉，其中部份無家可歸者將之安排於該市毛巾廠參加勞動生產，一九七四年間該市為發展觀光事業，着手重新修葺東山寺，並決定於修復後供被安排在毛巾廠工作之一百四十餘名僧尼居住，藉以裝點門面，招徠遊客。惟規定該等僧尼仍須參加勞動生產。

時事評論

泰國這張骨牌

據泰國難府十七日合眾社電：當地居民指出，北越軍由毗鄰的寮國越過邊界，與本地的泰國叛亂分子併肩作戰，這些報導使那些仍然相信共黨擴張這張骨牌倒下理論的人，獲得證據。

這確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自南越、高棉、寮國相繼陷共後，泰國便面臨內憂外患，隱藏骨牌隨時倒下的危機。泰國一倒，跟着可牽連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也難自保，使北越實現它夢寐以求成爲整個印度支那半島的霸主。胡志明的野心，比埃及納塞統一阿拉伯世界，毫不遜色。

泰國能否倒下，這要看曼谷的執政者如何，倘泰國當局繼續採取與共黨和解、姑息、妥協政策，那麼它必定倒下來，暫時不倒，僅是時間而已。

當南越陷共後，泰國總理庫立馬上採取親共政策，對內縱容左翼分子活動，對外與中共修好，親自朝拜毛澤東，希望透過中共向河內施加壓力，以確保泰國的安全。結果中共保不了庫立，反使泰北共黨更趨活躍。庫立中立左傾政策，是把寮國傅瑪那一套照搬過來，如今傅瑪已變作堦下囚，不知庫立的感想如何？

庫立訪平時，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應付泰共，毛澤東對他說：第一，你不要對他（泰共）作反宣傳；第二，你不要派兵到森林中去打他；第三，你捉了他，不要殺他；第四，我也沒有管他。毛澤東四點教路，庫立若全盤受落，即使北越不虎視眈眈，泰皇朝也會滅亡。但凡一個國家，除了國家軍隊外，尚容許黨派私蓄軍隊，特別是由共黨控制，那麼這個國家永無安寧之日，最終必被它逐漸吃掉；倘若只有政黨而沒有軍隊，即使能上台執政，也不會長久統治。前者如傅瑪政府，被掌有軍隊的寮共吃掉；後者如智利共黨政權，一變色馬上被智利人民趕走。毛澤東對此看得非常透澈，他視軍隊如命根子，在重慶時寧可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也

據估計，目前泰國境內共有約八千五百名由泰共領導的游擊隊，其中約有一千名是在難府。而在泰國南部，泰共的活動已達到印支陷共以來的頂峯，且在某些地區建立鄉委會及影子政府。這些共軍，在過去十年來，中共和北越均以武器支持，及派員加以訓練，可見泰共軍並不是一支不堪一擊的部隊。目前又在北越的蓄意支持下，不斷在泰北啓釁，嚴重威脅曼谷政府安全。泰國當局若不全力把泰共徹底敉平，而只採取「談談打打」方針，或依靠大國調停，勢必讓泰共在戰火中成長、發展、壯大，最後使自己走上西貢、永珍的老路。

庫立在共黨氣焰壓逼下，處處表現出一副懦弱、畏縮的可憐相，最近泰柬邊境衝突，數人傷亡失踪，歸咎前高棉總理英丹手下所爲，下令驅逐流亡曼谷的英丹出境，以博取跟柬埔寨和談，緩和邊境緊張局面。庫立此種舉措，無異替共黨樹立威風，無論在國力、人力物力財力上，泰國都比柬埔寨高一籌，庫立無須向柬共屈膝乞求，庫立的軟骨卑賤，實有辱泰人的強悍民族性。由此，不禁想起小小的阿爾巴尼亞，不能因其共黨而廢言，它敢於抗拒南斯拉夫，確令人肅然起敬。

泰國這張骨牌不能再倒下去，今天的泰國前途，不旦是泰國本身的問題，也是亞洲的問題，更是關係整個自由世界的問題。泰國若然一倒，自由世界對抗共產勢力擴張，將倍加艱辛，後果也不堪設想。因此，泰國當局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針對當前形勢，作出有效措施，防止共黨的傾覆活動。

泰國絕不能忽視泰共本身的力量，雖然在過去十年內，泰共僅能在北部山區進行騷擾活動，未能構成較大軍事威脅。但目前泰共的處境已不同，在北越支持下，戰爭物資可源源由越寮邊境輸入泰北，「插起招軍旗，自有吃糧人」，再加上共黨在中

故今後泰共是有力量向南方推進，公開向政府軍進攻。因此，泰國目前首要之務，是圍剿泰北共軍，乘泰共此時尚未形成強大軍事力量之前，調動精銳部隊，深入泰北山區，把叛亂分子敉平，不要讓它有一刻喘息機會。另一方面，堅決取締共黨一切活動，特別是加強對共黨同路人左翼分子、學生進行制裁。經驗告訴我們，對左翼投機分子講求民主，無異給自己身上火上加油。過去中國所謂民主人士、南越的狗肉和尚之教訓，便是最好殷鑑。

與進行清共的同時，泰國也要改善泰民生活；特別是泰北農村，它所以成爲共黨的溫床，乃是貧困之過。泰國農村很貧窮，曼谷的私娼大多是來自農村，最近發生多宗泰女被騙來港結婚之事，並不是她們貪慕虛榮，而是爲了生活，不得已離鄉別井。農民的生活艱苦，便很容易跌進共黨設下的陷阱，所以應對農村實施適當土地改革，儘量減少由少數人控制農村經濟。這一來可以使農民生活改善，二來可以消除泰共煽動叛亂的藉口，使清共剿共的工作更容易進行。

在國外，不要對蘇聯及中共存有任何幻想，倘抱着「遠交近攻」政策，與蘇聯或中共修好，希圖它們抑制泰共叛亂，那是過於天眞了。自從美國在中南半島退卻後，蘇聯勢力便馬上塡補眞空，並且派遣大量特工人員滲入泰國各地，進行指導泰共顚覆活動。由於蘇聯勢力入侵，中共不能不好討庫立政府，表面上看來是泰國的好朋友，其實眞正目的是對抗蘇修。這種「友誼」絕不可靠，一旦中蘇共「和解」或泰共接受中共指揮時，遭殃的肯定是曼谷政府。在今天，泰國應緊密地與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等國結交，共同組成反共聯盟，才是最實際的外交方針。這些國家，與泰國的命運息息相關，脣亡齒寒，泰國保不了，他們也不會長多久。與其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蘇聯或美國身上，倒不如自己聯合起來，建立堅強反共體系，確保自己安全來得有效。最後，泰國必須把庫立趕下台，另組一個堅強反共政府，即使像西班牙佛朗哥一樣的政府，也是好的，因爲像庫立這麼一個中立偏左人物，不馬上給泰國帶來傅瑪式的投降，

下流小人的作風

方劍雲

鄧小平是下流小人，八個字不是方劍雲說的，是出於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之口，是在鄧小平去聯合國開會時，基辛格與鄧矮子初次會晤，給予這種評語，也就因爲這句話，使基辛格第八次去北平時，與鄧小平面對面談判，受到鄧小人的冷嘲熱諷，幾致翻臉，因此，美報勸基辛格今後出言謹慎些，不要逞一時口快而誤大事。

基鄧兩人爭吵事，筆者沒有興趣理會，但對於基辛格給予鄧小平評語，覺得頗有意義，值得一說。

嚴格的說，共產黨大頭目都是小人，如果能由一個普通黨員，爬到金字塔尖上，君子絕對作不到。共黨過去的大頭目，陳獨秀是個君子，但就因爲君子，雖是開山祖師，老頭子（是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一羣小頭目對陳的稱呼），竟被手下徒子徒孫擠下寶座，開除黨籍，又密告政府逮捕入獄，想置之於死地。

及至抗戰時出獄，蟄居江津，一無所有，此時毛澤東已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還放不過他，造謠說陳獨秀是托派，托派卽漢奸，要求政府逮捕陳獨秀治漢奸罪，政府未予理會，陳獨秀不久鬱鬱而死。

第二代教主瞿秋白雖然不能說是純正君子，但其人決非小人，結果又被擠下第一把交椅，假政府之刀殺掉，中共政權成立後封之爲「烈士」，遷葬北平八寶山大頭目公墓，文革時又被搗毀。

所以說共黨大頭中，絕無君子人立足之地，有些人雖然不是君子，但小人味道輕一些，也站不住脚，例如朱德就比較（是比較）忠厚，彭德懷比較爽直，賀龍比較義氣，結果朱德長年坐冷板櫈，也許因爲年紀太老（今年九十）幸免一死，彭德懷與賀龍就眞慘了。

這些且不說它，只說鄧小平，鄧小平的爲人，張國燾在港時，有一次筆者向其詢問劉、鄧爲人，張先生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說，他說：「在中共內部，人人都知道，被劉少奇批評或者處分了，沒有關係，事過卽了。如果被鄧小平處分了，或者在某一件事被他記在心裏，便永遠不能翻身。」張先生未作月旦，只就他提供的這份資料，已可知道鄧小平是一個道地小人了。

小人自不會上流，但基辛格一口咬定鄧小平是下流小人，也一定有所根據，就筆者所知，鄧小平由一個二級頭目爬進最高金字塔，就得力於出賣了高崗。這次劉、鄧同時被整，他又能鹹魚翻生，得力於臨陣倒戈出賣了劉少奇，就此而言，實在下流之極，基辛格之評語，將來民國史修流寇列傳時，可作「鄧小平贊」。

又北平最近流傳一種口語「鄧小平作風」，此要算是一件新興辭彙，以前未會有過，是自鄧矮子鹹魚番生，成爲中共領導之後，始予人此種印象。

何謂「鄧小平作風」，未見有人作過解釋，照筆者推想，大約包含三點，卽毛澤東之惡，林彪之橫，周恩來之奸。

鄧小平脾氣暴躁，在中共大頭目中是出名的，雖然經過一九六七年的清算鬪爭，飽受折磨，但似乎舊脾氣未改，他這次重新登台之後，有沒有同其他大頭目發生過爭執，未見有消息透露，但是，他同基辛格的一次會談，確實不歡而散，基辛格離開北平後恨恨罵他是下流小人，也就因此。又有一次鄧矮子同日本去北平代表團也鬧得不愉快，鬧事原因是由於鄧矮子催促日本趕快簽署反霸權的「日毛和約」，日本代表團自不能一口答應，因爲此事畢竟不是小事，三木尚且拿不出主意，何況一個代表，鄧矮子爲此又與日本代表爭吵，好在日本人奴顏婢膝慣了，尙未發生大衝突，此等處足見鄧矮子之惡。鄧矮子作事有他一套想法，他自己的想法非常堅持，自然他爬上中共最高塔金字治統之後，就不斷與毛澤東發生摩擦，最顯著的有兩件事。

一件事是一九五六年「八大會議」時，鄧小平起草黨章，在序文中載明廢除個人崇拜，條文中加入必要時得設置「名譽主席」，這兩項可以說全是對毛澤東來的，前者當然是受到「赫伯伯」（卽以後的「赫修」赫魯曉夫）清算「史爸爸」的影響，但是公開載入黨章，就大使毛澤東難堪，等於毛未死就鞭屍了。後者更是爲毛而設，因爲擔任名譽主席的人，一定曾經擔任過主席，毛黨大頭目中只有毛澤東一人夠資格，等於公開告訴毛澤東，你再胡鬧就推你當名譽主席，迫毛就範。以後紅衞兵鬪鄧時，把這一條舉出，雖然陳毅挺身而出代爲證明，黨章是經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並非那一個人的意見，但是主其事者還是鄧矮子。

第二件便是文革時毛澤東罵他，兩人住在步行只要五分鐘，鄧矮子卻成年未向他報告過政務，其人之橫，林彪亦不及。

至於其人之奸，張國燾在港時曾告筆者，共幹們皆知道，若犯錯誤被劉少奇罵了，事過卽可不必擔心，若是被鄧小平罵了，便永世不得翻身，其陰沉奸詐又在周恩來之上。

一人而兼三短，便聚成鄧小平作風，此一作風若非毀滅自己，便要葬送中共政權。



認識中國

假象製造與戳穿

柳以青

根據「李一哲大字報」所透露的是：中共二十多年來，似乎不斷地在製造假象。

假如生活在大陸上的老百姓，發現了中共不斷的製造假象的話，那問題就不簡單了。

李一哲大字報所例舉的假象是什麼呢？很多很多？都是充滿在這一大字報中的。

這裏我可以大體上分爲兩大類。一是指明「林彪」的，一是不指任何人而通着來論的。

我不知道「林彪」竟落得如此的下場，究竟還有什麼更深一步的內幕與解釋。然而，當文化大革命時，林彪們卻是如日中天的一夥，其意氣風發的程度，簡直是無以復加的。雖然在中共的「九大」中，林彪的發言與態度，總是使人有「望之不似人君」的感受，可是，萬萬想不到當他的「飛機失事」消息傳出後，林彪及其一夥人竟成了眾矢之的，想翻身似乎就不太容易了。

現在，我們就根據李一哲的大字報，看看李一哲如何地在把所「製造的假象」，給予「戳穿」。

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戳穿

經過自一九六六年所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後，大陸上的中共，總是引用毛語錄中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可是，這句語錄所製造的假象卻是變成了「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無產階級專政」；而李一哲則根據他們的親身體驗，這些都是假象，原來眞正要搞的卻是「封建性社會法西斯專制」。

這一節的「戳穿」很重要，同時，他們也給了解釋說：

「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反革命演變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復他們的貴族世襲就是證明。」

假如我們一直注意着近兩年來的大陸出版的報章雜誌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中共的文章對於黨內的資產階級的產生，總是解釋成由於潛伏着的資產分子的再度浮出的緣故。似乎總是忌諱說出是「特權所孵化出來」的。同時，更否認「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所產生的。而李一哲們，就那麼坦誠地直截了當的指出來，那是由於中共所直接統治的「現代中國社會中」而來，特別是共幹們的「特權所孵化出」的。

這是假象的戳穿，我的了解是：

中共的當權派們，已經沒有勇氣來自我教育和自我反省了。因此，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最多就是來自中共的宣傳部，猛找其他的原因，或是尋找待罪的羔羊。

其他的原因，已經是不能再一次次地湊效了；而可憐的代罪羔羊，要不是李一哲公開指出來，恐怕又是凶多吉少了。雖是如此，事實上，目前在大陸上，中共的當權幹部們，卻是從村、鄉、鎮中，一定要找出代罪羔羊來批、鬬的。可憐的善良中國老百姓。

其次，中共的當權派，面對了這一假象的戳穿，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有效的辦法，來解決這方面所掀起的風浪。如果承認的話，偌多的當權共幹們都會受到影響，請想握住了權力的人們，如果想把他們的「特權」取消，實質上就是要他們放下權力而已。要知，中共的權是奪來的啊！你爭我奪！

特權與權力是無法分開的，因爲那是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而專有的條件而已。誰人有權，就必然會有生活上以及一切上的「特權」，同時就會擁有一切，這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特質與特點，相信連共產黨人士也是不能否認的。

所以，李一哲的「戳穿」，正是指出是由「特權孵化出來」的。可惜的是李一哲們，仍然無法突破所謂共產主義與特權產生的必然關係。這方面還需要大陸上的這一代青年們再深入的思考與驗證才行。這裏有兩條路可行，一是從中共所謂的黨內十大鬬爭的實質與結果來尋思，不必囿於中共的說辭，以之爲右傾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以及什麼投降主義的「假象」就昭然若揭了。不信的話，可以看出何以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打入黑幫的人士們，在打倒他們的人士失勢、失權之後，就會一一的「復辟」出來了。

這「復辟」與「反復辟」；「潮流」與「反潮流」等，只是誰人在掌權，要掌權的文雅的代名詞而已。也就是爲此，中共就創造了一個名詞是在「專政」上加入「無產階級」而已。這「無產階級專政」聽起來多好，以之與「資產階級專政」來對比的。事實上，如果認眞地去分析所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分野的話，那又會發現到所訂的標準，根本不是一個標準，只是一頂任意加上的一頂帽子而已。而在大陸上所加給人的帽子，不叫帽子，而稱之爲「階級」。

因此，李一哲就戳穿出來了一些。

對「文化大革命」的戳穿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共以毛澤東爲首所領導和推動的，總是認爲是，或者宣傳是：「實際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然而，李一哲就落實地戳穿說：

「與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爲了鍛鍊人民羣衆自己解放自己革命民主精神。」

同時，李一哲又進一步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戳穿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人民的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的路線，否則，革命非得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務，相反將會爲資產階級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羣衆獲得的只是新的枷鎖。」

最後，李一哲又進一步的戳穿說：

「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動，即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是在這場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啓發下逐步地懂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們。他們大多數是林彪體系的受害者，他們對林彪體系有着切齒之恨，他們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

最後，李一哲又戳穿假象的結論說：

「歷史教訓我們，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派有時被認爲是反動派而沒有民主，反動派有時會被認爲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現到革命派遭到鎭壓，反動派青雲直上的反常局面。我們必須對誰是革命派，誰是假革命派，誰是反動派，誰是被打成的『反動派』作認眞的分析。分析的標準只能是看誰社會的實踐代表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對待所謂『天才』的態度。……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人民內部的派系鬪爭的反映的階級鬪爭的經驗，把派系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願意研究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因爲反映這個階級鬪爭的雙方者應當有的民主的權利。一派壓一派是不靈的……。

於是，它使我們懂得，若不把革命隊伍內部現在可稱之爲『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間，過去那種壓制被壓制，甚至鎭壓與被鎭壓的關係，改變基於團結的批評與反批評的關係，階級的民主則是不會存在的。人民民主專政將變成人民派別專政，這個專政派別是『正確』，它不能團結廣大人民羣衆，它若是錯誤的，便將是社會法西斯開始。」

從以上的幾段所徵引中的「戳穿」，起碼表現了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內，產生了眞的「新生事物」。

這裏，我可以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何以自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中共的與論界，總是向國際方面的情形大加鼓吹、誇張和指摘。這就是想藉用了對外的關係及一切，來誤導大陸內部的糾紛，或者是想把人民怒憤遷移到對外，而不對內。

因此，中共總是暢言國際情勢，同時指責霸權，反對蘇修及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以及美國的帝國主義及霸權主義，以及世界各地的動亂，總是在文字上點燃而提出反對的新殖民主義，和經濟跨國公司以及文化沙文主義等等。

更有甚者，也就在中國大陸的各個邊境上，製造或誇大了與各國的邊境糾紛，企圖把中國大陸內部人民羣衆的反抗心理，在透過對外的各種通路來昇華一下。這裏，我並不否定其他外國可能乘機挑戰，惹事生非，但是，在這時的惹事生非，總是有利於中共當權派借之而遁的——逃避內部的人民羣衆糾紛。

除了這一邊境的各種糾紛外，又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外國各種高層人士的到訪，中共也就用了這一方式，來帶領人民羣衆的信心喪失，重新以外國賓客的到訪來建立信心。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外國賓客的到訪，姑毋論他們表面上是打着什麼旗號，骨子裏都是私心重重的，而中共的當權派們，恐怕也爲了鎭壓、討好大陸內的人民羣衆的反抗情緒，而會做出有損大陸人民意願的決定的。事實上，無息代欵和無私的援助，都是有害於大陸人民經濟生活素質的提高的。

然而，妙就妙在李一哲的大字報，並不言及國際方面的問題，而只是對準國內的惡劣情況來發言的。特別提出的是「社會的法西斯主義」。

很多人，特別是海外的人士很軍視中共在國際方面的各種發展，或許他們是生活在自由與安樂的社會中吧，實則，中共的問題，不在國際，而是在國內。不是在中共如何來搞國際關係與統戰，而該是中共如何對待了他們治下的八億老百姓的政策。

有時候，我固然不反對突出國際層次來談中共政權，但是，我卻以爲：如果忽畧或不理會到中共對待大陸老百姓的政策的話，我直覺的就會懷疑，那些只強調中共的國際關係的話，如果不是用了外國人的觀點與立場，便是國家民族中的最不負責任的縱橫家言。如果說他們民族主義者的話，那是一種最不妥貼，最離開根本的民族主義一詞的誤用、亂用，甚或有意混淆的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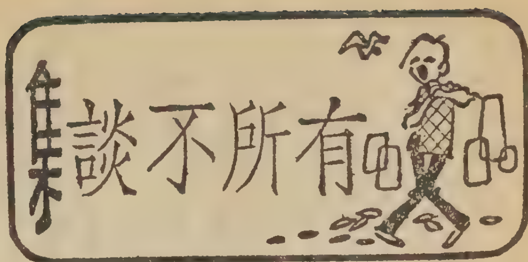
請想：假如任何一個國家，而這國家機器的政權，不是爲人民大衆服務的，效命的——這服務與效命，不是常掛在嘴邊的口號，而只該是實際上的行爲，一如李一哲大字報內所指出的。這個政權一定是一個腐化自私地的一小撮人士的獨佔特權呢！這特權二字也是李一哲的大字報所特別提出來的。

如何才能使國家機器的政權，以及參與這政權的各色人等保持其眞爲老百姓服務與效命，唯一的保證就是把主權放置在老百姓的手中，讓他們不但監視，同時也該是由他們推舉出來委託的。

李一哲已經發現了中共的當權者們，都是些魚肉人民、鎭壓人民的工具，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廢置這些工具們，讓人民羣衆眞正的當家作主。

李一哲們，就是這樣的主張的，這一主張也深深地在大陸上的所有老百姓中，都在熱烈的關切討論中。

這一假象的戳穿，是走向民主的大步。



談·夜·讀

丁冬

偃鼠的話還沒有完，現在且讓牠繼續說下去。

以前讀高小的時候，有一次作文課，國文先生帶來了一本作文範本，朗誦其中一篇文章，題目叫「夜讀」而她吩咐我們做的文章，也正是這個題目。現在還記得起首的二句是這樣的：「我愛夜，我愛夜的寂靜與淒清」，結筆的一句彷彿是，「我現在要翻開×××的第一頁了。」我們聽罷，都覺得它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放學後，我偕同幾位同學跑到書局買了那本作文書。以後逢上作文課，都把它翻幾翻，希望找點靈感，並從此成了習慣。每一次提起筆作文，全着了那書的迷，腔調都不是自己的。人說「眼高手低」，在那個時候，眼力固然不高，出手則實在低下得很。從書中偷來的東西，總沒法用自己的料子去配襯，正如小偷把富有人家用的銀餐具抓來，放入自己的廚房，看去總不順眼。

作文時先要翻翻作文範本，這個習慣一經養成，要想擺脫就很為難。不過，在這方面且慢嘲笑初學作文的小子。到現在還每每見大人們寫文章前，仍依靠他人的書本或文章，憑裏面的一些話頭去引發文思的。亦有些專欄作家，案頭經常放有笑林廣記一類的書，當他要動手作文而適值文思不暢時，那就要乞靈於笑話了。辦法是先從那類書中選出一二個故事，再造作一番新事近事去湊合，造得好的彷如無縫天衣，一般讀者對他的博學自然非常佩服。又有一些聰明的學者，腦筋是一流的，平日從老師（或古人）的言談或著作中抓到點引而未發的「微言大義」，然後煞有介事的予以詳說、闡發，遂成儻儻論文，還博得老師心中一句「孺子可教」或「傳道有人」的讚美。其中較慧黠的，索性連微言大義的出處都隱去了，或倒過來把它用作自己論文

國文老師對我們推薦那篇文章，我們當時也以為它很好。但過了幾年後，我慢慢地不再覺得它好了。因為憑自己的體驗，夜間讀書的況味全不與它相應，且因而認為那文章說的是一派花巧，不真實的話。我後來這樣想，讀書的時、地和週遭的環境，及所讀書的種類等等，統是「外緣」；讀書的各種外緣與讀書之樂趣並無必定的關聯。許多人偏喜歡講究這種外緣的，他骨子裏不是真在讀書，只在玩弄光景。這正如同一些終日講究圖書版本的人，與他是否真正把書由頭到尾讀畢，是完全兩回事。

有人視讀書為玩樂——今晚沒應酬，難得興緻好，且讀幾頁書吧。這樣子的夜讀，且不要說它。或者說——明天要應付考試，今晚定要熬個通宵，於是吩咐家人預備咖啡……這種讀書法也不要提它。至是，剩下來的恐怕多是已經以讀書作為生活的一部分，以讀書為一種責任的人。對這一類人說，前面提到的各種讀書「外緣」大抵是用不上的。至於翁森所謂「四壁圖書中有我」、「瑤琴一曲來薰風」、「數點梅花天地心」等等，也是太奢侈了。這些以讀書為生活一部分，以讀書為人生的一種責任的人，要是從讀書中得到樂趣的話，我想應該是指在「讀書過程中能層層超化他自己」所獲得的「滿足感」。

不記得是那個古人的詩：「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金丹換骨」正就是一種「超化」。於是詩人笑了。這區區十四字可抵得過連篇累牘的談讀書樂文章！

以前在鄉居生活時，晚上讀書，為了逃避蚊蟲的侵襲，把書燈移入帳內。但由於蚊帳殘舊，帳孔

談「生龍活

這一期的電影映期是一年一度聖誕前夕的大淡期，青年男女觀眾的錢都紛紛留下作聖誕開消，加上突然而來的一個整整一週的嚴寒，對於電影事業的打擊是相當大的。西片院線有幾部舊片推出重映，因為舊片有部份看過的觀眾起回味作用及推介作用，情形倒比新片穩定。

國片中有兩部都是青年導演的電影在這時推出，一是吳思遠的「生龍活虎小英雄」，另一部是何藩的「長髮姑娘」，雖然這兩部片子沒有什麼新意，但從新的一代努力掙扎的觀點着眼，倒也有值得一談的必要。

由日本血腥暴力的打鬥片，盲俠片，發展到張徹的模仿日式打鬥片，胡金銓與王星磊的突出民族節義的武俠片，到李小龍的突出真實武功技法的打鬥片，這一風潮在國片中風起雲湧，捧出不少打仔明星與打仔導演。及李小龍逝世後，打鬥片就開始走下坡，往日張徹的片子推出，多是輕輕鬆鬆的超過百萬，李小龍死後，張徹的片子推出，賣座百萬已很感吃力了，於是好些大大小小打仔明星與打仔導演，也同樣掙扎得那麼吃力。不過據所知，直到今天仍無意改變打鬥片的，除了張徹、胡金銓之外，還有一個吳思遠。

這一期推出的「生龍活虎小英雄」，正是打鬥片走下坡時期的逆水扒船之作。這部電影，仍然本着過去吳思遠藉「蕩寇灘」捧陳星的手去捧梁小龍。這部片子看來並不覆

本港影評人給予好評，但我個人倒認為吳思遠在此片的成就，比「蕩寇灘」還高。本片塑造梁小龍這個角色，也有點「蕩寇灘」中的陳星的影子，它寫一個中國人，在抗戰時與我方並無任何聯絡，也不間接受任何委任，但當他發現中日間諜在澳門鬥個你死我活時，他就毫不懷疑的站在中國人一邊，為這個任務犧牲自己。電影中的梁小龍，看來是一個不務正業武藝高強，品質上屬無可救藥的人物。但卻因為國家需要他，他便激發起愛國心，慷慨奉獻上自己，這種奉獻因為是純潔的，所以魅力也相當強烈。容易使觀眾

夜雨讀書詩，最後兩句是：「忍聲燈前求一笑，蛙喧疑報五更天」，記得當時是務要從上面「夜來一笑」的意思翻出。詩稿呈請教授改削，此二句獨蒙赦免不改，一時頗覺得意。

遷進城市後，晚上讀書即不再需爲防範蟲蟻蚊蠅的侵擾而分心（鄉居屋頂時有小鹽蛇直墜書桌，樣子猙獰可怕），但仍覺得不是件愉快的事。特別是我們這種在白天另營別事的人，往往早就掏空了筋力，晚上觀書常感力不從心，許多時只是「聊盡心意」的，是象徵式的。憑經驗而知，燈前倚枕觀書，效果最劣，每每一葉未終，即已夢入華胥，或即使人尚清醒，耳目不閉，但書中情節到第二天卻忘個乾淨。

所以，要是希望在晚間做點「自己的事兒」，非先有個決心和安排不可。首先。在晚上不要太浪用心力腦筋於別的事情，如搓麻雀，看電視之類。那麼，起首的二個小時內，人的精神還大致不差的。觀書時千萬要挺起脊樑直坐。我房間剩有一只單扶手沙發，因爲還較完好，不捨得棄去，平日倚可坐坐，到了晚上卻不敢用它。前人的經驗說：「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一點沒有錯。聽講古人要焚香讀易，想是表示端重和專一。人能端重專一，心志凝斂，閱讀效果自然增進。但如果能始終直坐二小時，亦算難得。然後，人馬當已開始困乏，可是仍有方法一鼓餘勇的。例如，做點四肢運動，倒來一杯熱茶（茶濃或不濃沒大關係，反正對長久夜睡的人早失去刺激力），剝吃幾枚花生米，洗洗臉，到窗邊吸點夜空氣等等。於是，這隊「轉進有利陣地」的軍隊，經過一番整補，又可以上戰場了。

斯時，床上的軟枕可以倚倚了。因爲斜躺故，腦筋不適宜運思，所以可改讀較「軟性」的書，如小說、策記之類。

這種轉換思想方法不是我先想出來的。有一次在唐君毅教授家中，見沙發上放有「藝文叢考」的雜書。唐教授即指此告訴我說，他是以讀雜書作消遣，兼恢復腦筋的疲勞，且此類書的知識亦不可少也。他這番話，我卻學得到家，書桌上橫七豎八都是雜書，要那一天才能衝出重圍，眞不簡單，但這又與「夜讀」題目無關，就此打住吧。

留下深刻印象。

「生」片故事很簡單，它寫抗戰時期，一架日本間諜飛機在中山縣境被我方游擊隊擊落，我方從飛機殘骸中取到了日本南侵太平洋的計劃書，我方游擊隊，立即將日本人的計劃書帶到澳門，並與遷都在重慶的國府當局聯絡，國府派出一個由黃元申飾演的能幹的特工來到澳門。另一邊日本也派一個特務頭子南宮勳帶整個特工組織來澳門，千方百計要將日本軍方失掉的「南侵計劃」奪回去。

在鬬智與鬬力方面，編導極力在比對上將日本特工的智力、勢力，犧牲精神提升到最高，他們甚至連我方的聯絡暗號及入境的特工身份也查悉，我方人員勢力很弱，處境很險，電影就從這些不相等的比對上突出正面人物的強烈愛國心。結果是用情操感戰勝了強大的實力。

本來寫間諜鬬智的電影，不必用打鬬片形式表現的，可是看出編導對打鬬招式的表現，以及着重表現梁小龍的武功，所以整齣電影的間諜鬬智，也都從突出打鬬方式去表現。打鬬方式，在今日正在走下坡，所以導演與演員便成爲吃力不討好了。除開這一點之外，筆者認爲它不失爲一部內容相當嚴肅的電影。

「英雄」與「長髮姑娘」

林巽

從藝術攝影，實驗電影到演員的何藩，導演過「血愛」、「春滿丹麥」、「宮中少爺」，雖然沒有什麼突出的成就，但可以看出他是有藝術潛質的導演，尤其是「春滿丹麥」將一個過去只演職業打手，阿飛的伊雷，塑造成喜劇演員，要不是具有藝術潛質的導演，恐怕是不容易的。但看了他的「長髮姑娘」卻不禁使我失望。「長」片完全沒有什麼創意，只是從近年來常見的歐洲色情片的類似材料湊合成的。

國片色情片的源頭，應從李翰祥的風月片開始，因爲李翰祥是有才華的，所以他的風月片便有一定的票房紀錄，於是便有一班人羣起模仿，如呂奇、張森、陳浩、朱牧等，紛紛大拍色情片，這種跟風，可有如當年張徹的打鬬片一樣。由此可見一個大依靠循正路而成功的人，他如是有才智的，就可能成爲開風氣之先的人。「長」片沒有什麼情節，只寫一對渡假的夫婦到泰國去渡假，遇着一個登徒小朋友，勸他瞞住太太出外面去玩女人，電影便由此開枝散葉似的，表現了種種色色裸體少女的花樣，因爲何藩擅長攝影，所以電影中的一大堆賣弄蒼白的色情畫面，倒也拍得有些美感，因此，它所產生的害處也很大。

筆者對於呂奇、張森、陳浩拍的色情電影，都抱着見怪不怪的態度看之，但對於李翰祥與何藩的拍色情片，卻認爲是非同小可的，只要在一般青年觀眾心中，以爲他們是有藝術潛質的，很容易使青年觀眾產生錯覺，以爲這就是藝術，弄到色情變態與藝術也無法弄清楚，這才害人不淺。

從情節方面看，「長」片的長髮姑娘，有如一個影子，神秘而空洞，電影中說她是一個富豪的黑市夫人，至於男主角韋弘卻是有婦之夫，兩人由渴望到苟合，由現實到夢境，彷彿又是歐洲色情玩意的一套，強調性慾與愛情分開，爲什麼性慾要與愛情分開，它的道理只是爲了要求更多的性刺激，我想除非等到人完全成爲麻木的機械，否則性慾的刺激，並不是沒有破壞家庭生活和諧的副作用的。而這些電影並不是只爲了純粹販賣娛樂性，它在意識上所可能引起的壞作用是存在的。

雖然「長」並沒有強調心理變態之類的材料，它所涉及的只是一段浪漫時光，而且電影的最後還夾上一條僞君子的尾巴，表現一些報應，其實那是非常無聊的賣弄。





文化復興的眞正作用

霍雲

要是現實世界的一切人和事的失敗，都可看成有如運動場上被淘汰的運動員那樣，那麼失敗的涵義，應該是有積極作用的。對於不肯認輸的人，失敗正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人無論遭遇到何種失敗，失敗不同死亡和被毀滅，因爲死亡和被毀滅是絕望的。失敗卻只是雖然被淘汰，價值被否定，但本身生命活力依然存在，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還是可以捲土重來的。因爲人是有不可估計的潛在力量的，一個民族文化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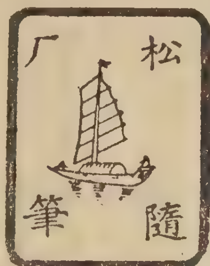
從新與舊的觀念中，是新的新得非常突出，舊的在比較上變爲褪色，因而被曲解，價值被否定，或者舊的因爲與新的無法銜接而漸漸僵化之時，而舊的生命潛力依然存在，那麼有識之士，如何重新將舊的價值發掘出來，那可稱爲「復興」。復興並不是爲了與新的對立，不是否定了舊的，而是將新的原素注入去，使僵化的生命更適合於現在，也更適合於將來。因此復興的意念，可以解爲由新舊的時期，本質優美的東西表層漸漸褪色，那並不能視作根本的退化。表層燦爛的東西，也不能視作本質的燦爛。

前天偶與一個大專學生談起中華民國的文化復興的問題，該青年不客氣的說：台灣的文化復興，只是針對中共文化政策的政治口號，他看不出有什麼特殊意義。他認爲中國有一個文化復興的時期是早在三十年代。我告訴他，在三十年代的文化運動，有部份因爲給外人眩眼的科學技術與民主觀念的眩惑而迷失了方向的。我又說：假使沒有中共對固有文化的摧殘，中國也必須來一次眞正的文化復興。因爲從專制帝王觀念到民主時代，整個文化形貌必配合時代需要而來一次大翻新，更需要吸收西方的新知識來一個大統合，使一個幾乎僵化而停滯不進的文化生命重新活潑起來。

舊的文化觀念只是屬於一個民族的，民族文化對外來的東西都是排斥的，新的文化應屬世界性的，如果我們的文化只活在一個民族中，它必然漸漸失掉了存在價值。這有如聖經上敍述的以色列的舊約時代，那時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只活在以色列一個民族中，到了新約時代的一次大翻新，這個民族宗教文化便推廣成爲世界性了。今日我們講文化復興，以色列的新舊約時代又是一個生動的文化史例。

到此我們不得不矯正自己，今日的中國文化復興，並不單是爲中國人需要而作，而是爲使它奉獻出全世界而作。從這一意義着眼，中國文化復興工作在海外應該比在國內重要。因爲我們自本世紀初，從西方吸收的學術知識非常豐富，我們也要有同樣的東西奉獻出去，才可以造成未來時代的大統合，要是西方人對我們學術的認識不夠，也會使吸收西方知識過多的我們下一代同樣誤解了自己。

除此之外，還有一特別因素，我們從本世紀外移民到外國的人大約有二千萬左右，他們的外貌是沒法改變的黃種人，他們如果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可能因此曲解自己是來自低等民族的人種，這份自卑心理，是可以影響到他們一生的。



狐狸精種種

向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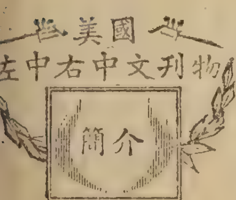
精者仙也，鬼也，魔也。北方多大山，歷史悠久，故這類事傳說特多。聊齋一書故事，並非香港人寫小說，閉門造車，那是蒲松齡坐在茶館或街邊聽取父老講述的鄉間舊聞，然後一一整理成篇。鬼怪之事本不可信，如把螢光當做鬼火，把地面反映的海

慢走出一對黑白小貓，身裁比普通貓小一倍，很美麗。我兩眼盯住牠們，經過大黃狗面前而過，然後走入東南房。這時，我才感到異樣，兩腳一跳，轉瞬不見了。東南房是一庫房，門一向是關着的。回頭看看大黃狗，牠明明睜着眼睛看看我，並未睡呀。大

至今記憶猶新，如昨日事。病人既未動手術，也未服藥，但從此不藥而愈了，這該怎麼解釋？

世界上不止有上述四條腿的狐狸精，也還有兩條腿的狐狸精，所謂狐狸精，並不一定指的是妖魔鬼怪，凡變化無常，爲非作歹者，普通也皆以狐狸精目之。如共黨組織，當它不能戰時，必要求講和，待簽字後你以爲可以和平了，殊不知它休息後就又來攻擊你。它今日罵你個狗血淋頭，明日卻又會多方向你獻媚，你以爲它改變了，不，它是在耍鬼八卦呢。華人、越人皆吃了它的大虧，現在卻輪到美國人身上。美國前國防部長賴德於本年九月八日訪華時在台北午餐會上演說稱：「禁核協定第四條、第六條規定，兩國不准發展反彈道飛彈系統，但蘇聯卻繼續作這方面的試驗，不只一次、二次，而是十四次之多，直至完成了他們的試驗才停止。關於攻擊性武器，他說在六年前，美蘇兩國發射核彈頭的力量相若，然現在蘇聯的力量卻已超過美國……。」

法西斯是眞強盜，但心口合一，故仍不失爲人，共產黨不然，它是兩條腿的狐狸精，是絕對不能談「和解」的。依過去事實證之，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只有兩途：一是武力，硬碰硬；另一是「超越的意識形態」。



·余秋人·

月刊，八開手抄印刷，期出十八頁，由密西根大學國事習社及底特律國是研討會聯合發行。

每下愈況

——毛澤東・基辛格・田雪

古鶴翔

從前我以為毛澤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人，因為他可以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又可以毒罵蔣介石；可以高呼「為人民服務」，又可以極力摧殘中國同胞；可以高呼「倒向蘇聯老大哥」，又可以大罵「蘇修」；可以痛斥「美帝」，又可以勾結「反動頭子」尼克遜。

自從基辛格詐肚痛到北平喫塡鴨以後，跟着便出現了所謂「巴黎停戰協定」，再跟着便是南越的全部淪亡。——南越陷入了苦海，印支三邦全部淪亡，基辛格卻死抱着「國務卿」的職位，而且不退還「和平獎」，更企圖違反美國人民及中國人民的意志，向日本反動派學習與毛幫「建交」的方法。

基辛格的無恥，似乎比毛澤東又勝一籌，實在可以稱為「基賤格」！

誰知毛澤東、基辛格之外，快報又出現了一個等而下之的田雪！

在十二月八日，田雪竟然指責美國總統在北平逗留期間，不以全力向毛幫獻媚，認為這「是不禮貌的。」

福特以大國元首之尊，降格訪問一個壓迫人民的獨裁者，這實在是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奇恥大辱。可是田雪竟然躲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章中大肆叫囂道：

「福特這次訪問北京，中共對他們的欵待不可謂不隆，但他在短短的五天訪問期內，卻把大部份時間用於處理美國政府的內部事務。正如甲先生設了鮑翅全席恭候賞光，而乙先生欣然赴宴卻心有旁騖，並且還流露於表面。不論福特故意或無意，總之極不禮貌。」

如所週知，由尼克遜以至福特都萬里迢迢的趕往北平，而毛幫竟無一名比較重要的頭目到美國回拜，甚至福特抵平及離平，毛澤東也不到機場迎送，僅僅送福特到住宅門口。這實在是福特及美國人民的奇恥大辱。

可是，田雪仍以福特未向毛幫叩頭為憾。

田雪啊田雪，為什麼你如此諂媚毛幫？既然你「一心向着紅太陽」，為什麼又死賴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自由報章中工作？

現在我才知道了：毛澤東固然無恥，但比不上基賤格，更比不上田雪！

。史記「鄒陽傳」中敍述的我國春秋時代的王石專家卞和在山中獲得一塊璞玉獻給當時的趙厲王，因為朝中沒有人賞識這塊璞玉，卞和被指為欺騙皇帝，被判斬去一腳。到了趙武王登位，卞和又再獻璧一次，再被斬了一腳。誰知趙文王登位後，卞和又再獻璧，這使趙文王驚奇不已，只得令良匠將璞玉修理審查，這才發現原來是天下無價之寶。卞和的故事，可說是復興觀念最生動的例子。

一切優良的東西都是屬本質的，一切時尚的東西都是屬表層的，一個

以備初一早餐用，這是過年的一件非常重要節日，正如西洋人之吃聖誕大餐一樣。但據二家姊告，某年初一，她婆家兩大菠蘿餃子竟遍覓不得，這可把一大家人急死了，大年初一不吃餃子怎得了？於是全家大小遂一齊到房處搜尋，原來那兩大菠蘿餃子搬到房上了。人是無辦法搬上房子去的，於是就睬到狐狸精身上。這件事並非只出在她們一家，別家也有過。

某年回故里渡暑假，我獨自住最後院東房，因天氣不能安眠，欲出門，不料剛一開門，突然看見自北房慢

要那麼多事。」

更奇的是見親戚家捉妖事。親戚家有年輕病婦，已病年餘百藥罔效，羣認是狐仙作祟，乃從遠地邀請一捉妖者來治病。病人衰弱不堪，早已不能起身，孰知捉妖者一入屋，她馬上便能坐起來，捉妖者指揮四長工把她制服，就把燒紅了的三寸長的鋼針刺進病人眼角，然後命她先後跪在司命爺（灶王）、天地爺神龕前發誓，其初不肯，但禁不起捉妖者施法力，她才發出重誓。當時我只七歲，這一幕看來卻是驚心動魄，煞是有趣，故

報月

報刊上的材料和大陸實況。這些消息是大多數同學與僑胞很難直接讀到的。我們深知這些材料對於讀慣了台灣、香港或西方國家報紙的人是極不習慣的，尤其是國民黨積年累月用謊言編組的大蛛蜘網，要掃除乾淨，也一時不易，道路雖然曲折，前途卻是光明的，只要我們能肯定一個立場，那就是一切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主，也就是『為人民』，相信從『為人民』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披荆斬棘找到眞理所在」。



華光

一九七三年十月由紐約大石溪校區中國留學生創辦，八開手抄印刷，期出四十餘頁，售價三角。

第三期社論「中華女兒必須反對共產暴力」稱：「我們確信暴力革命是歷史的一種病態，絕不能任其蔓延下去！馬列教條在中國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毛澤東的唯暴力主義更會把我中華民族帶入同歸於盡的悲慘結局！

中華兒女讓我們一同大聲呼籲，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都應站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站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寬厚仁愛，團結合作，羣策羣力，期早日結束這個共產惡夢。」

內容除揭發中共暴行外，對附共分子之讕言亦常有駁斥，素質較一般同類雜誌為佳，惟自前年十月出版迄今僅見三期，對若干已發生重要問題的評述似有明日黃花之嫌。

人物春秋



巾幗英雄秦良玉

胡蓁之

一般男性們總以爲女子是男人的附屬品，她們只能坐在家裏抱孩子，打料家務工作，誠如前德國希特勒所說：「把女人統統趕進廚房間去！」其實，這種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殊不知女人非但不是弱者；且其愛國行動不讓鬚眉！有詩爲證：

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蜀錦征袍自剪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領將鮮血代臙脂；凱歌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

憑將箕箒掃匈奴，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上列的四首絕句是明朝崇禎皇帝（思宗），爲了表彰女將軍秦良玉的勳勞，便御筆親題賜給他的詩。這時良玉的贊揚備至，因此，她就成爲咱們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娘子軍」。由於我國有史以來，有關女子執干戈以保鄉、衞國的史實雖然不可勝數；然而，以一個女子親自指揮部隊，列入國家的正式編制，配以番號，取得將領地位的，數千年來恐怕也只有秦良玉一人了。

如所周知，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民間頗爲流傳，雖開女將的先河，可是正史並無記載，無從考證，有唐開國之初，高祖女平陽公主，跟她夫壻柴紹，曾組訓女兵，助太宗平定天下，號稱「娘子軍」。今山西平定縣有葦澤關，也稱「娘子關」，卽當年平陽公主一度駐兵之地；這是裝備較爲完整的娘子軍。東晉時苻堅寇梅州，刺史朱序之母韓氏，帥侍妾及城中女子築斜城於西北隅以抗敵，寇退後，襄陽人士追懷功績，謂之「夫人城」。我認爲女子有築城禦寇的能力，其屬於娘子軍的臨時編制，殆無疑義。而女子參預軍界及作戰生活，亦當以晉、唐兩代爲最盛；又據魏崧台是紀始有云：「晉王厭起兵，以顧深母孔氏爲軍司馬，以己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冀，以衞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起義，奏授爲果毅將軍。」由這樣看來，女子非弱者，實在不是偶然的了；尤其秦良玉，局限於西南一隅，訓練出一支精銳，轉戰南北，更屬難能。

因爲秦良玉，以明神宗萬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生於四川的忠州（今四川忠縣）城可樂天鎭鳴玉溪的一個士人之家。她父親秦葵是一個頗不得志的讀書人，於不滿於朝政的腐敗，而遷到鳴玉溪來隱居的。秦葵一共生有三男一女，長邦屛、次邦翰、良玉居第三，下面還有一個弟弟民屛；良玉的名字卽因這一條鳴玉溪而來。抗戰期間，筆者經過忠縣，憑弔過良玉的故居。這兒地濱長江，接近三峽，山高水深，地勢險峻，良玉生在這樣一個地理環境中，再加上她父親的勤於教誨，她自己又具有天生智慧與勇力，所以她長大之後，不僅善於馳馬射箭，且能通曉中國文學，能作詩詞。明史上說她：「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可知她不獨是文武兼備，還具有一稱典型的中國女子嫻淑的儀表。

良玉於雙十年華，便嫁給石柱縣宣撫使馬千乘爲妻。良玉雖爲女子，因其深通兵法，故在她們結婚後，便協助丈夫在石柱訓練了一枝精銳的軍隊，號稱「白桿兵」。所謂「白桿」，卽削白木爲桿，上配以鈎環，俾使登山涉水之用，而適應四川的地勢。後來她們就憑着這一枝訓練有素的隊伍，爲國家立下許多戰功，而秦良玉的英名亦因此而傳播遠近。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秦良玉芳齡二十七歲。當時播州（今貴州道義縣西）宣慰司楊應龍造反，糾合了九股苗人數能，分五道並出，進攻江津、南川、綦江一帶地方，大事搶掠，官兵多被擊破。朝廷乃派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南、貴州各路軍務，督師進剿。李化龍到重慶後，發生火急文書，飛調各路兵馬平亂，石柱亦在徵調之列，於是馬千乘便偕同秦良玉擢選了五百餘名白桿兵，應調馳援。

她們首次與賊兵戰於鄧坎（今貴州鳳泉縣南），良玉一馬當先，衞入敵陣，生擒了賊將先鋒楊朝棟，殺得賊兵落花流水！良玉乘勝追擊，一連便攻克了桑木、烏江、河渡三關，直達婁山關（今貴州道義縣九十里）下。那婁山關爲賊兵非守不可的據點，楊應龍率領苗民主力，拚命死守，但終於一場激戰後，楊應龍又遭到慘敗！他率其敗將殘兵，逃往海龍囤（今貴州道義縣城北），據險頑抗，良玉亦率兵緊追，首先登城，官兵亦隨之相繼而上，楊應龍就無法脫逃，於是闔家自焚而死，而播州的亂事乃告平定。

在這一役中，石柱的白桿兵戰功之大，被列爲川南路第一。不幸的是，在平定亂事，回石柱途中，馬千乘竟染暑疫死去，朝廷以良玉作戰立有大功，就開亘古以來未有的特例，以她繼任了丈夫的官職，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女帶兵官。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九），今東北地方的滿淸興起，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之後，親率步騎兵二萬餘人大舉侵犯明朝。撫順（今遼寧撫順縣）游擊李永芳投降，廣寧總兵張承蔭戰死，明神宗知滿洲兵志不在小，乃詔令以楊鎬爲遼東經畧，率兵抵禦。誰知楊鎬集合朝鮮及各地兵力，號稱四十七萬（其實不足此數，遼東實錄謂只有八萬八千人），分四路進兵，結果竟全軍覆

沒。

遼東局勢非常危急，朝廷檄調全國兵馬赴援。萬曆四十七年，良玉接奉朝廷征調命令，就親率精兵三千人兼程北上馳援。

宋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良玉的哥哥秦邦屏，於渾河一役戰死，弟弟民屏被困，她聞訊親率部屬，殺入重圍，救出了民屏。此後，她便奉命把守榆關（今山河關），一天，努爾哈赤派遣悍卒，携帶弓矢，意想偸渡榆關，不料遇見秦良玉把守雄關，防守嚴密，好像金城湯池，淸兵無法越過，就只有將弓矢對關上亂射，良玉的兒子馬祥麟不幸被流矢射中了眼睛，祥麟忍痛拔出後，拉開鐵弓射着淸兵連發三矢，殺死了淸兵三人。淸將見守軍射技如此精妙，乃率領殘兵逃回，再也不敢來關窺探了。於是，這座雄偉的榆關得以保全不失，深得朝廷的嘉奬。以後因滿淸的暫時停戰，良玉才又率領部下返回四州原籍去了。

良玉返抵家門還不足三日，成都永寧都司奢崇明作亂，先竄陷了瀘州、遵義、興文、合江、納溪等地方，不久又攻破了重慶，殺死巡撫等官吏達二十餘人，並派了携帶金銀厚禮與良玉聯絡，請他參加作亂。良玉嚴詞拒絕，並會同友軍發兵西上。奢崇明西竄，改圍成都，四川布政司見賊兵來勢猖獗，急調良玉馳援。良玉一面派其弟民屏，領兵四千馳援成都；一面自己率領所部西行，一戰收復了重慶。

重慶府署的官員們，爲了慶祝良玉收復重慶的功勞，大家設宴慶賀她。席間，一位府官因迷於良玉的姿色，在桌下伸過一隻「怪手」來，緊拉住良玉的衣襟不放。良玉對這種齷濕的舉動，覺得很厭惡，便不動聲色，從容拔出佩劍，把府官拉住她那塊衣襟割去，嚇得那位府官驚慌失色！舉座的人也爲之大驚！從此以後，大家都知道良玉雖有男子般的豪氣，但並不是一個隨便的女人。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其時良玉已近五十歲，儘管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可是在三百六十年前的中國婦女，五十歲左右的女人已屬於老婦，自然沒有再醮的野心了；何況她的兒子馬祥麟已達二十七歲，她自己又兼任了宣撫身份，精神早有寄托。

可是，一個女子的聲望太顯赫，屢立戰功，卻難免不引起其他將領的歧視與嫂妒。良玉那時幾次都跟總兵李維新並肩作戰，有一次，李維新吃了敗仗回來，秦良玉以「親密戰友」的立場，特去拜訪他，一方面是表示慰問，另方面也想知道一點關於賊兵的部署和那次前線作戰的情況，不料李維新也許因打敗仗而在女人面前有點羞恥，或者是誤會了秦良玉的來意，以爲她幸災樂晤，所以，他只得閉門不納，拒絕會晤。

但良玉則覺得自己是一番好意，反遭到他的冷落，於是一怒之下，便上奏皇帝道：「李維新以六尺鬚眉男子，不思建功立業，效勞國家，盡其殺敵保土的天職，只知嫉妒一個巾幗婦人。良玉雖爲女子，亦頗知大義，目前當國家多難之時，理當和衷共濟，力圖挽救，不容互相傾軋，自成水火，破壞大局，貽聖上宵旰之憂，良玉個人，何關輕重，但爲國家前途着想，不得不上摺陳明，試令該總兵靜夜自思，能不愧死？」當時她處境的惡劣，從這一奏章裏可以想像得到。熹宗皇帝見此奏章，大爲震怒，立時詔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於是她的處境，才多少改善了一點。

奢崇明亂事平定後，朝廷論功，升良玉爲都督僉事，仍兼石柱總兵。接着貴州的安邦彥在水西反叛，自稱羅閻王，攻陷了畢節、安順、平壩等地，貴陽以西數千里地方，幾全爲安邦彥所佔有，良玉又率師討平了安亂，並殺死安邦彥。在這一役中，她弟弟民屏不幸戰死，其子佐明、祚明雖奮勇殺出了重圍，但他們也都各負重傷！至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滿人於攻佔蒙古後，自龍井關（今河北遵化縣北），越過長城，進逼遵化，擊敗沿途守軍。山海關守軍趙率教，聽到淸兵入侵，率軍四千馳援援，又爲滿兵所敗，趙率教戰死，全軍覆沒！巡撫王元雅據城固守，也因城破自殺而死！

不久，滿兵越過了薊州，馳向通州，京師震動，明思宗一面起用孫承宗，固守通州；一面詔以兵部尙書督師遼薊的袁崇煥率兵入援；又詔令各省勤王。秦良玉在石柱接奉詔書後，知道淸兵迫犯京城，國勢危急，立即將全部家財獻出，以輔助軍餉；自己率領白桿兵，隨同四川副總兵劉可訓兼程北上。

崇禎三年的春天，良玉的軍隊才抵達京師。當她的部隊至北京，滿洲兵已侵入北京永定門，經略滿桂戰死，北京朝野驚懼！盛傳滿洲兵旦夕即將入城之時。良玉來不及安營，便下令進擊。她的兵是久經訓練，百戰百勝的勁旅，一戰便擊退了淸兵，收復了灤州，並乘勝光復了永平等三城，解了京城之圍。思宗帝獲悉捷報，對這位赤誠爲國，不辭艱苦，馳驅南北，率兵勤王的女英雄，十分欽佩，特在金殿的平台上召見她，本文前段引的那四首詩，即思宗在這次召見時，親筆題以賜給她的。

京師之圍既解，各省勤王之師亦紛紛返防，秦良玉的白桿兵返川。至崇禎七年到十三年間，流寇張獻忠一再竄擾四川，燒殺搶掠，殘暴無比！良玉助川撫邵捷春兜剿，予賊重創，最後她率領的三萬部卒，在竹菌坪之役死傷殆盡，良玉向邵求援，請求將石柱附近的兩萬溪峒兵調出，並願捐出所有家產，供給一半軍餉，另一半請邵捷春補助，以抗賊兵。但邵爲一書生，不懂兵事；加上他與督師楊嗣昌意見不公，他認爲良玉是嗣昌的屬下，故不願援助。過了不久，良玉又把全蜀形勢給成地圖，建議巡撫陳士奇，添兵堅守十三要隘地方，則賊兵就難以流竄了，陳也沒有接受；良玉再求助於巡撫劉之勃，劉雖以爲是，卻仍無兵可撥。到崇禎十七年，全川大都陷入賊手，大勢已去，良玉只有退守石柱家鄉以求自保了。

良玉對部眾族人宣佈：「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豈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於是約束部下和忠州各族大司，有從賊者，殺無赦。忠州各族苗人對她都極信服，沒有一個敢違抗她的命令，直到張獻忠敗亡，流賊始終不敢踏入忠州，明亡後，良玉於永曆二年（一六四八，淸順治五年）五月二十日，憂憤而死，享年七十有五。一代巾幗英雄，以身殉國。



火種

〔二十三〕

林學政

碰到陳文野這樣的硬骨頭，是陳文野自己倒楣，那怕是毛澤東今天落在他手裏，他照樣不管你是什麼鳥主席，先把你揍個夠；他只認識一個人——馬偉才，他只聽一個人的命令——馬偉才；這個時候，只要馬偉才的眉毛一動，他就巴巴的拿出顏色來。

那個小組要是跟特教組在一塊兒幹活，那只有自認晦氣。他這個小組長只負責「教育」，不必勞動，田裏幹活時，班長只能遠遠的在一邊監督，發現有人偷懶，只能在岸上叫喊咒罵，他不會脫掉鞋襪下田揍人；老油條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他也拿大家沒辦法。楊慶山就不同，他手裏拿着竹鞭子，在田裏跑來跑去，如果稍爲幹得慢點，或者他看不順眼，就當場抽你幾鞭。有時，他還管到別的小組裏去，對別的小組裏的人，照抽不該，那些小組長和勞教分子都怕他三分，他可以隨便跟馬偉才說話，誰也惹不起他！

特教組的人把他當作閻王，他把大家的命根子一把抓在手裏。他有權通知伙房扣你的主食。誰不老實幹，他一開口，第二天領到的竹罐子裏，馬口稀飯，或者比原來少了一大截，情節比較輕的，他就交代組裏領飯分菜的人，「那傢伙的菜扣下來」，那你只有吃白飯的份了。

分場裏自己種菜以後，每人分到蔬菜的份量比過去多，雖然沒有油水，定的量也可抵補一部份不足的主食，扣了菜，等於扣了口糧。

特教組裏也有少數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死硬派，偶然的當你蹲在小草房裏幹活時，碰上幹部去巡視，於是向他申訴一番。

幹部的回答一律是：

「不管什麼問題，你向組長講去。」

「黨的政策是不准打人的，但我們的小組長打了我。」

「聽好，我沒有打你，我也沒有叫你們組長打你呀！」

這就是告狀的結果，以後的幾天，這個人不要想有好日子了，不是扣飯，就是扣菜；要不，加重工作任務。

楊慶山像是鐵桶江山，誰也休想打倒他。

中午吃飯和休息本來有一個小時的時間，飯後大約有三四十分鐘可以在床上靠一下，歇歇力，差差神。但今天陳文野一鬧，飯發得遲，吃過飯已沒有多少時間可以休息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能歇會兒總是好的。

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事情恰巧發生在三組。

辜蔭民藏在茅草牆壁裏面一小包米糕不見了。

這包米糕，是他所藏匿的食品中的一部份，他原準備下午到田裏去吃的，伸手到牆壁的茅草夾縫中一摸，沒有啦！

「組長，組長，有人偷了我的東西！」

他大聲的叫了起來。

王先永走到他床邊，冷靜的說：

「別大聲叫，今天馬幹事的心情不好；你丟了什麼，老辜？」

「丟了什麼？組長同志，我被搶刧了，這不是搶刧一樣嗎，我的米糕丟啦！你們大家看，各位同志，這算是小事嗎？」

王先永皺着眉頭，說道：

「老辜，要你別嚷，聽到沒有？你的米糕是藏在什麼地方的？」

「這裏，這裏，很大一包，有三塊！」

辜蔭民指點他床頭上方的草牆，他眞是很聰明，那個地方不顯眼，外邊遮着茅草，除非是通天眼，誰會想得到呢，可是偏給人家摸走了，氣數之極。

辜蔭民的舖位在組靠右邊最末後的地方，他旁邊是四組的那位厦大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出身的理工博士鄒天池的舖位。

這位博士有五十多歲，頭髮都白了，很乖僻，整天把自己躲在深度的近視眼鏡片子後面，不跟人家搭訕，好像對什麼人都存着一份戒心。其實他很善良，馴服得像一隻老綿羊，他們組裏要他做什麼，他就不聲不響的做了，要他瞧着西邊，他不會拿眼睛去溜瞅西西北，或者西西南。人家都懷疑他神經有點不太對頭，所以不把他當作回事，好像他只

是個沒有實質的影子。

鄒天池被打成右派眞是天大的冤枉，一個道道地地的書獃子，除了各式各類奇奇怪怪的方程式，有時他左右都搞得不太清楚。解放了八年，他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說成中華民國，把李濟琛、程潛那幫投機分子搞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面幾個字省掉，簡稱中國國民黨。鳴放時期他是撵上架的鴨子，組織上一定要他發表一點對黨的意見，他因爲鄉下的老家在土改時給沒收了，於是發了一點牢騷，又提起他從前在美國時的情形，把外國的政治制度跟「我們『中華民國』」作一比較。

這個可鬧大了，反右整風時一下子就扣實了他的罪名。他有個小孩在美國上學，老婆一急，中了風，半身不遂。總算是黨寬大處理了他，遣送他到這裏來勞教改造。

林宇民看到他，就會想起張教授，因此對他有分異常尊敬和關注，每天下午放工後總要找機會跟他聊一下。

「鄒先生，今天好？」

「很好，很好，最好也沒有了。」

「你們組裏今天怎麼搞的，這麼早就會回來了？」

「同志，你不能隨便刺探人家組裏的事情，我們兩個組長都交代過，組裏……」

「鄒先生，我跟你同樣的情況，我想找時間向你討教有關理工方面……」

「不，不，同志，黨要我們參加勞動，我們就該老老實實的去勞動。這是對的，我在學校裏也跟學生說過，猴子不勞動，牠們怎麼能進化變成人呢，是不是？毛主席這次的政策決定實在很偉大，我們要從勞動中改造自己，那麼我們是猴子嗎？是的，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說到後來就有點不像話了，如果再說下去，被一個不安心的人聽到，就會造成怪話，大家都不方便；林宇民就憐憫地看看鄒天池，不再去干擾他了。

鄒天池也有十分理智的時候，只是總是對人抱着懷疑態度，尤其他似乎對「學生」有種特別的畏懼感，一提到學校教學方面的問題，就立刻顧左右而言他，甚至直接了當的閉緊嘴不再說話；他的樣子，可以使人想像到，他在某一階段中，吃過很大的苦頭。

跟林宇民一樣，場裏的知識分子都對他懷着同情的態度，大家能夠照應他的地方，就儘量的照應他，不過所謂照應，也只是精神慰藉而已，大家都在爲自己的生存掙扎，要想在生活的實質方面照應人家，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辜蔭民在叫嚷着的時候，好些人聚了攏來，七嘴八舌在談論着這件事情。很顯然的，大家並不同情辜蔭民，誰要他額外的食物呢，人人都餓，他一個人有東西吃，這當然是不公平的；不過每個人都已經有，或者將來也會有獲得額外食物的機會，所以在理論上，還是該責備偷竊的人，那麼到底是誰偷的呢？

丘世發也過來勸他道：

「算啦，老辜，人家已經吃到肚子裏去了，你找誰去？」

「不行，組長同志，我要追查，有三塊，早上出去時還好端端在那裏，一個上午吃不完那麼多的！」

人羣裏有人在說：

「哼，三塊，你拿三十塊來，看我是不是吃得下去。」

「譬喻自己吃了，還查個屁！」

自己嘴邊的食，給人家搶走了，怎麼能譬喻自己吃了呢，這不是扯淡！反正他們事不關己，落得說說風話。

不是很有趣味的新聞事件，聚攏來看熱鬧的人漸漸散了開去。

辜蔭民在開始叫嚷時，鄒天池正想躺到床上靠一下，頭還沒有落枕，聽他一叫，似乎嚇了一跳，立刻坐了起來，不時的挪動着身體，顯出不安的神情。王先永似乎已經發現了一點什麼不對的地方，就用力的想把辜蔭民拉扯開去，但他堅持着要追出偷竊他米糕的人。

「我要報告馬幹事去，一定是附近……」

辜蔭民的眼睛掃到鄒天池臉上，看到他阢隉不安的神情，突然不說話，把眼光緊盯着他。

鄒天池像是受到了震動，惶恐地說：

「我……我沒有……我……」

辜蔭民沒說話，跳上床，把頭放在鄒天池枕頭上往他藏米糕的地方一瞧，蹦的一下跳起身，接着鄒天池的鼻子破口大罵：

「就是你這個老混蛋，還說沒有，你躺在那裏仔細看，就可以看出個光景來，沒有？虧你還是博士，是大學教授，不要臉偷人家的東西吃！沒有吃完的給我拿出來！」

王先永拉住他的手，辜蔭民用力一揮就甩掉王先永的手，他不等鄒天池說話，就去掏他的口袋。果眞，辜蔭民從他口袋中掏出用紙包着吃賸下來的一塊米糕。

「哼，捉賊捉贓，現在你這老賊逃不掉了！」

就在這個時候，鄒天池突然轉過身，背朝着大家，雙手掩住臉，把頭靠在草牆上，像小孩子一樣的哭了起來。

他這個動作，使大家怔住了，辜蔭民也意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感到手足無措。

王先永橫了辜蔭民一眼，冷冷的說：

「你也是讀過書的人，不該這樣傷害老人；老辜，今天的事情，我不會原諒你！」

辜蔭民轉過頭，碰到了丘世發帶着責備眼光。

他不說一句話，上床走到老人身邊，把那塊米糕放回鄒天池口袋中，然後默默地下床，走出了營舍。

整下午，三組在田裏工作時，都感到很沉悶，沒有人說話，大家都好像有心事似的。

每天晚飯後，場裏規定不是小組學習，就是開大會作政治報告或者鬪爭什麼人。今天晚上，是聽管教幹事馬偉才報告。

全分場百來個勞教分子，席地坐在當作禮堂的大草房裏，馬偉才在講台上說話。

剛被納入特教組的陳文野也瘸着腿來了，他臉上的血跡已經洗掉，但棉軍衣前襟上還有一塊塊紅色的汚斑，他一直保持着十分嚴肅和憤慨的神色。

（上接第七頁）

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我就追問他說：「爲什麼呢？」他答道：「天下什麼力量都會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不會消滅的；尤其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佔領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我又接着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局總是會起來的；倘使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我說：「給美國人管，五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的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經的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畧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是史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畧我們，還是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當中俄兩國堅持各自立場，致使談判空氣趨於緊張時，美國總統特使哈里曼氏，以雅爾達協定當事國關係，極力斡旋。據美國官方的記述說：

「在談判時，宋博士之主要注意，爲獲得蘇聯承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此在多年前，在事實上卽早喪亡，雖有一九二四年中蘇條約，蘇聯自一九二〇年起，已爲事實上之控制權力；宋博士顯然願意同意其他重要之讓步，以爲外蒙古之交換條件；經過若干困難後，哈里曼先生始勸服其接受實質以代替形式」。

中國政府接受哈里曼的調解，忍痛承認既成事實，電令宋子文向蘇俄說明，其有關外蒙古部份如下：

外蒙：中國政府以外蒙問題既爲中俄兩國關係癥結之所在，爲中蘇共同利害與永久和平計，願於擊敗日本及上述三項由蘇俄政府接受之後，擬採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後，中國政府當宣佈外蒙之獨立；外蒙之區域範圍，應以原疆界中國之舊地圖爲準，中國政府深望蘇俄政府能明瞭中國政府極大之犧牲與誠意，切實諒解，藉以獲得兩國久遠而根本之合作」。

這一所謂公民投票方式，自然必須在自由狀況下舉行，其結果是足以證實蒙古人民一再表示的獨立願望眞實性的；以光明正大的自由投票方法推翻蘇俄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卽「外蒙現狀」的矇哄欺騙手段，在當時實爲解決外蒙問題的合此途徑。同時我國代表在談判時並堅持必須蘇俄聲明確實尊重外蒙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中國始可採取必要措施。經史大林鄭重表示承認後，我國代表又特別提出明確劃定外蒙疆界問題，並堅持以我國舊地圖作基準，但史大林恐其以前使用詭譎侵畧手段將我阿爾泰山區上地劃入外蒙，以及其將原屬外蒙之唐努烏梁海併入蘇俄領土的事實，將完全顯露於世界，故始終不肯接受我方提議，並根本拒絕討論外蒙疆界問題，致使談判又數度陷於僵局；至最後史大林始同意我方提出「以其現在之邊界爲邊界」的提議——我國這一提議在表示中國政府，不承認民國初年外蒙一度侵佔我土地爲外蒙疆土，同時根據這一原則規定，我有保有實行勘定外蒙疆界之權。遂將這些協議作成換文，以爲條約附件之一。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蘇條約互換批准書後，蘇俄卻亟亟促請我國政府履行條約換文（二）有關外蒙古的諾言，經我政府詳細研討一切技術問題後，特派內政部次長雷法章率領蒙藏委員會、外交部、軍政部等代表，於十月十八日由重慶經北平，飛抵庫倫，參觀外蒙古公民投票情形。

其時，外蒙政府早已決定十月二十日爲公民投票日期，雷氏等一行抵達前，外蒙各地由蒙古獨立公民投票委員會發動的大規模宣傳運動，已如火如荼。至投票日，外蒙全境十八個盟部，大體上以戶爲單位，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公民不分性別，均於每戶所屬區內舉行投票——採取記名投票法，選票上須塡寫姓名，再就贊成獨立與反對獨立兩欄分別劃線。

投票工作至二十日午夜完竣，二十四日，蒙古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席蓋倫柴勃卽就選票整理結果發表報告：「根據各盟委員會的名單，全共和國內應有（合格公民）四十九萬四千零七十四人參加投票，今投票贊成獨立的共計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九十一人，卽佔全數百分之九十七，其餘爲棄權者，這四十八萬多人完全投票贊成蒙古獨立，沒有一個人投反對票」。

這一「沒有一個人投反對票」的結果，可以說是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想像到的。因爲將近四十五年的蘇俄武力的壓迫，再加蘇俄特務人員的遍佈四境，蘇俄卵翼下「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腐蝕蒙古人心的工作，一般蒙古人那裏有自由意志或反對的自由呢？採取記名投票就是「不自由選舉」的具體表現；何況雷法章次長參觀投票後歸後的報告又是這樣說：

「我抵達庫倫……與外蒙古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兼大元帥喬巴山晤談多次……喬巴山曾經於正式投票前很自信的對我說：『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民投贊成票』。結果不出所料，足見他們組織嚴密，控制徹底了。

「外蒙的政府官員三四十歲的，大都不懂我國國情，他們的學生當然更是茫然」。

由是可見這一外蒙公民投票，完全是在蘇俄特務嚴密徹底控制之下舉行的，這與中蘇條約簽訂時我方主張的「自由投票」精神是完全背馳的。而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與人民會議（卽大國民會議）及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的有關獨立決議案文中又有云：「蒙古人民之獲得主權與獨立，也是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慷慨援助蒙古人民的賜予，蘇維埃政體創設者列寧和史大林愛護蒙古人民的結果」！更足以見這一「共和國」的本質了。

這一投票結果，既是在不自由的情形下產生的，而有投票權的公民中又有一萬零七百九十三人棄權，可見蒙人對蘇俄的控制，仍然不盡實服，只有以棄權作無言抗議了。

外蒙雖有獨立之名，卻完全受蘇俄控制，其他不談，只說外蒙以俄語爲官方語言，便知這個獨立國獨立到什麼程度了。

我政府退守台灣後，鑒於蘇俄違反中蘇友好條約，支持毛幫竊據大陸，乃於聯合國第六屆大會，由我外交鬬士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教授提出控蘇案，其有關外蒙古條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間所訂各項協定，使蘇俄在中國東北攫得了各種特殊權益，以致使其居於置遠東該最重要地區於掌握之下的地位。遵守並支持各該協定想總應該對蘇俄有利，但是不幸蘇俄的胃口卻越來越大。在戰爭結束後，蘇俄更對中國北部逐步展開吞併。

外蒙古西北部份地區稱爲唐努烏梁海，亦稱唐努土文，面積十七萬方公里，約當奧匈兩國面積的總和。

一九二七年的中俄恰克圖劃界條約訂明該區爲中國領土之一部。該區人民在宗教上和生活方式上均接近蒙古人民，其領袖亦願加入外蒙。

蘇俄在大革命後即向唐努土文滲入，極力壓制當地人民的親蒙情緒，並設立一個所謂「唐努土文人民共和國」。

一九四八年三月，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在討論其憲法修正案時，即會通過一項決議，將唐努土文併爲蘇維埃共和國六自治區之一。該項決議即爲關於其憲法第十四條之決議，目前該憲法仍將唐努土文列爲共和國六大自治區之一。

中國政府隨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經由中國駐蘇大使就此事對蘇提出重嚴重抗議。但此一抗議從未經蘇方置答。我們眞不知道蘇俄還想吞併多少其他類似唐努土文的所謂「人民共和國」。

吾人從此可以得到蘇俄如何從他國割取土地的手段的一個實例，其方法即爲先將該地區設法置爲「人民共和國」，最後則將該「人民共和國」併入蘇俄。

唐努土文先被從外蒙割離成「唐努土文共和國」，而外蒙則同樣地被一九五四年的中蘇協定割離中國而變成「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今日外蒙事實上業已被併爲蘇俄的一部份，雖然就吾人所知，此項合併的形式尚未實行。

中國政府會據報，目前蘇俄政府在外蒙政府各部門中，都派有顧問及其人員，在外蒙軍每一單位中，也派有顧問。蘇俄軍官甚至還實際參加外蒙軍作戰。蘇俄政府對於外蒙的國際貿易，亦經由其派駐外蒙的人員予以獨佔。

蘇俄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蘇條約所附換文中，曾保證「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主席先生，此一保證現已被破壞無餘。

當經大會通過，時在一九五二年二月，我政府亦宣佈廢除中蘇盟約。是外蒙古之獨立，已失去法律根據。

到了一九五五年，又發生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被蔣代表舉手否決，此爲中國在聯合國運用否決權之首次，蔣氏當時談到外蒙古的情況說：

外蒙古的情形可以簡畧一述如下，即：

外蒙是中國的一部份，蘇俄侵奪後，虛予獨立之名，而利用其以進一步侵畧中國與韓國。像這樣一個國家，有資格做聯合國的會員國嗎？本人已經說了中國代表團對於普遍性原則所持的態度。本人已根據法律、政治及道義的考慮，反對任何整批入會的辦法。其中大部份是引用各位代表所說的話，這些名言讜論，我們自應予以重視。本人對於提出於本委員會的這項整批入會辦法，其中所已言及所未言者，皆已詳加研究。本人想問的是，在新會員國入會問題上，是什麼使聯合國陷於目前的困境？何以許多國家的態度會有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其答案十分簡單明白：都是因爲蘇俄在安理會中濫用否決權的結果。根據本人的統計，蘇俄代表團已對申請國行使過廿五次否決權。這完全是一種敲詐和勒索。聯合國在經過這末多年的奮鬬之後，竟有一項聯合提案主張付給蘇俄所提的勒索，本人認爲這無異是聯合國對於蘇俄的無條件投降。主張如此大開方便之門的理論，是基於此項建議可使十三個自由國家進入聯合國。在安理會幾次認爲日本、錫蘭、約但、葡萄牙、義大利及奧國等十三國爲合格申請國時，中國亦每一次均投票贊成他們的入會。至於西班牙，中國外交部長早在九月二十八日，即在大會中宣佈中國代表團將支持西班牙進入聯合國。事實上，中國代表團會竭盡一切努力，以期這些國家得以參加聯合國。

但是，如果我們允許他們和另外五個在我們看來沒有資格做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同時進入聯合國，雖然本人承認聯合國之組織可因此擴大；但聯合國的根基亦將因此趨於軟弱。

如果我們努力擴大其組織的結果是摧毀聯合國，這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所以關於外蒙獨立問題，我們是承認過，但在撤銷中蘇盟約後，我們已否定了外蒙獨立，一旦光復大陸自然要包括外蒙在內，實現五族共和之國策。

岳騫著「瘟君夢」第二集
「毛澤東走江湖」已出版

岳騫著在工商日報連載之「瘟君夢」第二集「毛澤東走江湖」，已由激流出版社出版，總經銷：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均有代售。每册定價六元。

中國抗戰實錄【58】

辛亥革命與日本

民間租股竟遭強奪

　對於鐵路國有化政策準備竣事的清廷，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於五月二十二日命令停止四川、湖南兩省「鐵路租股」。所謂「租股」，是以地主佃租的百分之三按租抽股而累積下來的股權。政府批准鐵路民營以來，已歷四年歲月，民間籌積的租股和認股已達二千餘萬元金額，線路的勘察也已經完成，在宜昌方面，且已築有十多公里路基。然而清廷收歸國有的方針，卻是對於過去累積的股權，不償還現金，只發給債券。

　民眾們雖然還不會詳細了解由外國借來的欵項，就中國的將來而論，究竟會有何種影響，但對於用自己的金錢和勞力來建築的鐵路，竟被清廷所強奪，當然會不問情由，羣起反感——民眾運動，乃因而高漲起來。

成都民眾請願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由設於四川成都的川漢鐵路公司向護理總督王人文要求奏請清廷撤回鐵路國有化的決定為開端；六月六日，廣東鐵路公司舉行股東大會，決議反對國有，堅持民營。

四川組成保路同志會

　比較起來，受到國有化打擊特別嚴重的，是租股較多的四川省。六月十一日，四川鐵路公司舉行臨時股東大會，參加者數千人，涕泗橫流，訴說：「鐵路完了，四川也亡了！」大會之後，為謀有組織地進行反對運動，而組成了「保路同志會」。

　在這個時候，值得注目的，是清廷的封疆大吏竟然也有站在民羣一邊的，抗拒清廷命令。

　湖南巡撫楊文鼎，根據湖南省諮議局呈請代向清廷上奏：「湘人力能自辦鐵路，無須借欵。目前因政府虧信用，失民心，以致民心驚疑，罔知所措，尤恐釀成意外之變。」

　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也向四川省民表明「為川人負責盡力」；並且奏劾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喪失國權太大，欺君誤國」——責難向外國借欵，並要求撤回鐵路國有的決定。

　是則連地方行政機關，也對民眾的苦難看不過去，而開始背離清廷。

清廷仍然強行壓制

　實際說來，由於連續幾年的通貨膨脹，國民生活已經疲敝至極；列強掠奪、貿易入超、紙幣濫發、物價騰貴的惡性循環速度，日益增加，以致人心冷漠，土地荒廢。上年由湖南長沙擴展到長江流域各地的糧荒，今年（一九一一年）又在江西發生。日益貶值的紙幣，不受民間歡迎，在廣州持紙幣兌換白銀的人們湧到銀行，因騷動而派出了軍隊。加上長江中流一帶，六、七月間，淫雨成災，死人數千。清廷對於極度窮困的民眾呼聲，充耳不聞；到處張貼着「不聽命令，格殺勿論」的告示，強行壓制。

　外交方面，自四國借欵、日本借欵開始，連續失敗——在雲南省和緬甸的國境問題上與英國的紛爭，表現出可以將片馬地區以租借方式割讓給英國的軟弱態度。外蒙古方面，也因得到了滲透進來的俄國勢力撐腰，而發生了「獨立運動」。還有駐英公使劉玉麟、駐法公使劉式訓相繼報告，就在這一年的四月，日、俄、美、英、法五強代表在巴黎舉行瓜分中國之祕密會議的情報。這個瓜分計劃是要使清廷的領土只限於陝西、河南兩省；東北及福建等四省屬於日本，其餘由俄、英、法、德四國分割，但因美國反對而打消。

　由於在內政、外交兩方面這樣的失敗，於是進行國會請願運動的「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乃於六月三十日發表宣言（告全國各界書），列舉清廷的對外借欵、鐵路國有、外交政策等六大罪狀，向國人訴說清廷不足信賴。

　事態已經是演進到了無可收拾的程度。

　然而，清廷的強硬態度，還是堅持不變，且將傾向於民眾的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免職，以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署理，嚴令不惜憑藉武力，以拒絕保路運動的要求。同時，為防制保路運動擴大，命令各省電報局「禁止收發」有關鐵路問題的電報。

成都集市榮縣起義

　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同志們，目擊這些情況，認為是革命的大好時機到到。以鐵路股東代表之一的身分進入了成都的同盟會員朱之洪，聯絡軍中同志，並召開民眾大會；八月二十四日，更在成都發動全體商店罷市，以及拒絕納稅。此外，又策劃以重慶為根據地的獨立運動。同時，在榮縣則有王天杰率領百餘民軍，佈告起義。

趙爾豐逮捕保路首領

　新任總督趙爾豐，感到事態已經嚴重，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壓制下去，乃上奏清廷，建議「暫准繼續民營」；不料清廷到了這個時候，還是指示

「格殺勿論」——決定極力鎮壓到底；並且命令督辦大臣端方率領軍隊入川。

唯恐保路運動形成長期化的趙爾豐，得到了支援力量，乃於九月七日，在成都將保路運動的領導人全體逮捕，被捕者有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倫、保路會會長鄧孝可、股東會長顏楷等九人。趙爾豐有意將這些人立即處刑，但被成都將軍玉崑所勸阻。

得到了這個消息的民眾，爲懇求釋放被逮捕者，陸續不斷地聚集到督署門前，達數千人之多，其中夾雜着有許多老弱婦孺，現在擔任國史館館長的黃季陸，那時還是一個小學生，也擠在人羣之中。

下午，天上飄着小雨，羣眾們都渾身濕透，到了天黑還是不肯散去，紛紛跪在光緒皇帝的牌位前，點着香，祈求德政。就是到了如此地步，羣眾們也都還沒有把清廷推翻的念頭。

清兵開槍請願成血案

夜晚，總督趙爾豐命令趕散羣眾，但是眼看着他們不僅不服從，而且有拿起牌位前面的香火打算向督署放火的情勢，趙爾豐乃命令警衛軍隊開槍。最初的槍聲發自轅門，接着固守四週要處的衛兵一齊開始射擊，羣眾蜂湧四散，逃進附近的商店等處避難，背後的彈雨猛烈地發射過來。


盛宣懷

這一次死難者，確知姓名的有二十七人，包括自十五歲的少女到七十三歲的老人。

因請願而受到以彈雨爲答復的羣眾，終於肇成了暴動，整個成都府城陷入了大混亂的局面。

武漢準備起義

成都民眾，將各處的電線剪斷，並且設置了關卡，遮斷和其他地區官廳的聯絡。

「水電報」沿江而下

居民們用「水電報」將成都的情勢，傳達給其他地區民眾。這個聯絡方法，是將流血事件的經過情形及呼籲其他地區戒備的意見等等，寫在木片上，塗以桐油，放到河流中流出去。有些內容是：

「請看！請看！官逼民變，制台造反，百姓遭難。」

「趙爾豐先捕蒲（殿俊）、羅（綸）；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成都的河流岷江，是經由川西南下，注入長江的。秋天水位升高，木片順流而下；在下游接到水電報的人，就重新抄寫在另一塊木片上，一塊接着一塊接力式地傳遞下去。像這樣，成都的情況，很快就傳達到了四川省的西、南地區各地。

同盟會員龍鳴劍、王天杰等人，立即與長江一帶的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等聯合，在殘殺事件的第二天——九月八日，便組成了「保路同志軍」；九日，清廷會下令將他們消滅，但清軍官兵卻同情他們，雖然向他們發射了數百發砲彈，但都取掉信管，不會爆炸。在這個當口，加入「保路同志軍」的民眾逐漸多了起來，聲勢爲之大增。清廷終於決定了由華中地區最大新軍根據地的武漢，調派援軍入川的方針。

民軍蜂起與清軍對峙

民眾奮起的情勢，由成都向鄰近地區擴展——十月三日，在成都南方的榮縣，有千餘民眾宣言獨立；井研、仁壽、威遠等附近各縣，也陸續響應；只是這四個縣就編成了超過三萬人的民軍，在各地和清軍形成戰鬪態勢。

民軍打着四面一組的旗幟，旗上寫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很清楚地揭櫫出同盟會的口號，這是由於民軍的領導分子就是同盟會的會員。

武漢的革命組織

此時，同盟會已經與在湖北的「文學社」（武昌）和「共進會」（漢口）舉行了聯合會議，決定在武昌互相響應，舉兵發難。

「文學社」是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陰曆正月初一日）在武昌黃鶴樓成立的一個秘密革命組織。以社長蔣翊武、文書部長詹大悲、評議部長劉復基（堯徵）爲領袖。

「文學社」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一九〇四年組成的「科學補習所」。科學補習所成立不久，當黃興計劃在湖南起義時，便準備發動響應，但結果失敗；然而其支流則由「日知會」所接續，一再穿越過所遭遇到的彈壓困厄，由「湖北軍隊同盟會」、「羣治學社」，以至於「振武學社」、「文學社」，一路改變名稱，繼續活動下來。


趙爾豐

「文學社」的特徵，是在湖北新軍中伸展勢力。湖北新軍以常備軍第八鎮（師）、常備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旅）爲主力，根據地在武昌。在各省新軍中歷史最久，是受過日本式訓練的精銳部隊。

武昌，在長江和漢水的滙合點，鄰接漢口、漢陽，合稱武漢三鎮，自古以來爲軍事要衝。唯其如此，所以清廷在這裏加緊訓練新軍；而更重要的是長期間擔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熱心推動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因之培養出留學的才俊頗多，他們爲海外的文明所覺醒，以及受到孫先生等人革命思潮的影響，回到國內就獻身於革命陣營。

影響所及，在湖北新軍中的「文學社」社員便達到了約五千人之多，佔了湖北軍隊一萬五千人之中三分之一的力量。這些社員後來在武昌起義中大爲活躍，佔了爲革命犧牲者之中的大半人數；及至革命成功之後，乃與同盟會合流。

我對蔣公的懷念

大陸逃港知青 韓梅芳

敬愛的人走了，那份生離死別的哀傷，絕非筆墨所能形容得了的。特別是心眼中景仰的「聖賢範楷，英雄偶像」之殞逝，更令人有世界末日降臨的感覺，失落、淒涼、愴楚、惆悵，久久不能自己。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那種風雨交加的凝重氣氛，似乎自古以來就是清明節的「特色」，總是教人風雨懷「故」人，滋長了絲絲的哀思，掀起無限的感觸。這一天，是個不平凡的日子，足令我畢生難忘——這一天，我爲這不尋常的一天戴孝三十天。眼淚縱橫，狂歌當哭，有生以來算是第一遭。我是一個大陸逃港的知識青年，對蔣公的由衷愛戴與擁護，除了那份愛國愛領袖的情操外，還有無限的希望寄放蔣公身上。在大陸時，就天天等着蔣公揮軍北上，解放人間地獄，拯救水深火熱中的我們。想將起來，寧不教我悲慟落淚！

回想孩提的時候，常常追問祖父，爲什麼毛澤東爲首的共產黨徒要天天不遺餘力地攻擊、侮辱蔣總統？祖父總是避而不答。問得多了，祖父就拿岳飛的故事講給我聽。稍大，我慢慢悟通秦檜陷害岳飛的緣故，同理可證，蔣總統便成了我幼小時候的英雄偶像。雖然在大陸上我們所接觸的事和物，無非是中共劃定的「小圈圈」，能知多少人間事！而所讀的教科書及所謂歷史，則幾乎沒一句一字不是黑白顚倒，矛盾百出的。甚至連五十年的歷史，也似是而非般變成中共的「革命史」哩。然則，俗語說得好，紙是包不住火的。從長輩的嘴裏，我們多少總能套出些實情來。那些中共視爲「階級兄弟」的農民，也會自言自語地說：「沒有高山看不到平地，孰是孰非，想想過去，看看眼前，嗚呼哀哉！」那些街談巷議，點點滴滴的收集起來，無疑給了我瞭解「舊社會」的充實資料。從而使我初步知道了何謂三民主義，對國父和蔣公，也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從那時候起，我對蔣公產生了由衷的愛，一個國民對領袖誠懇的愛戴，有了愛便有擁護的決心。我家在潮汕，北伐前蔣公跡遍潮汕，那裏的同胞，上了年齡的津津樂道蔣公在潮汕的故事，說來娓娓動聽。我常常遐思：蔣總統又橫戈躍馬，來了潮汕……想到這裏，我會喜上眉梢，手舞足蹈之。

中共的陰謀伎倆只能瞞騙人於一時，絕不可能欺騙人一世，中共妄圖一手遮天篡改歷史，歪曲蔣公救世的豐功偉績，愚弄、欺騙八億大陸同胞，事實勝於狡辯，中共是絕對無法得逞的！縱然殺盡所有懂事的大陸同胞，也達不到滅口的陰謀！中共恬不知恥的說，年青的大陸同胞是食中共的「奶水」長大的，然而，身爲中國人的我們並未泯滅良知，雖受中共毒化教育，但不會「有奶便是娘」的！

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四清運動」和「大鳴大放」，而「文化大革命」和「一打三反」，新近的「批林批孔」，毛澤東不只一次地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一張張無限期的「空頭支票」，中共的信用早就掃地。在大陸，我們常常喜歡背誦小學裏唸過的『狼來了』一文，用以諷刺中共，也是一種變相的抗議。黎晉偉教授說得對，「上山下鄉」的知青將是中共的埋葬者。「上山下鄉」使千千萬萬大陸青少年覺醒，我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那苦難的日子，我不只一次地鼓舞自己說：等待機會，準備迎接蔣總統！從鄉村「倒流」到城鎮，所接觸的「盲流者」——難民，都計劃着投奔自由，投入蔣總統領導的自由祖國懷抱裏。我更期盼早日到達自由祖國，奢望一睹欣慕已久的領袖。如今是生不相逢，卻是千里迢迢來台瞻仰他的遺容，匍伏奔喪，伴着淚兒泣訴心聲。負責照料我們的救總，乃蔣公基於胞愛精神和人道主義，呼籲之下而告設立。如今，我們受到救總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我感謝救總，更勾起了對蔣公的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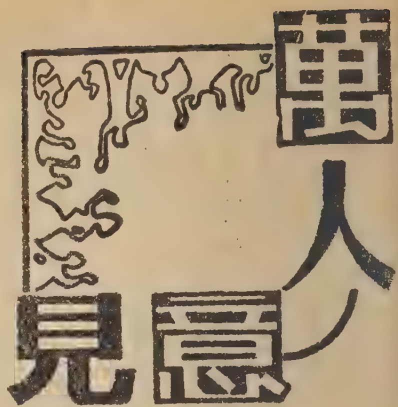
我愛他，千百倍於愛自己，假設人的壽命能自行安排交換的話，我也有曉風教授相同的想法——我們多麼願意將我們的歲月都給他！

孤臣孽子，敬愛領袖的赤誠，可以用另一種變通的方式去奉獻，也許能稍減哀痛懺悔。

細讀「蔣總統秘錄」，使我看到一部血淚交織的中國近代史，每一頁每一句每一字的記載，幾乎全是蔣公革命救國的奮鬪紀錄。如今蔣公是走完了人生的旅程，這八十八年的漫長歲月，浩刧是接踵而來，爲了國家和他的子民，他吃盡最苦的苦頭，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翻開歷史，前所未見，焉不教人爲之肅然起敬啊！

西貢淪陷，休戚相關，看那難民逃亡的悲慘鏡頭，寧不感觸傷心。特別是我們這一羣虎口餘生的大陸難胞，更有一股同病相憐的哀傷。彼此都是忍痛離鄉別井走天涯的難民，所不同的是他們從此有家歸不得，恐將在鐵幕下渡餘生，我們何幸，穩如泰山的自由祖國政府和同胞，不但給予我們溫暖和親情，抑且給予我們回老家去的希望和信心。這，都是領袖蔣公所賜！我想，除了喪心病狂的親共媚共分子之外，定然不會有人否定我的說法吧！

痛定思痛，作爲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領袖蔣公的崇拜者，怎可在淚中倒下來！相反的，應該是從淚的洗禮中堅強地站起來，奉主義爲無形之總理，矢志遵奉蔣公遺訓，策勵自己，朝着蔣公所指示的奮鬪目標，踏着革命先烈先賢的足跡邁進，做自己能做的事，那怕是一點一滴，只要有益人羣，有利社會就行。我更要呼籲所有反共義士，眼淚乾了，該是行動的時候了！千萬不可因生活的安定而滿足、苟安喪志，自己雖重獲再生，須知我們的親戚朋友依然在鐵幕中呻吟、哀號。而反共聖業，不但是一場報仇雪恨的鬪爭，更重要的是一場國民革命對漢奸毛澤東思想的、文化的、生活的鬪爭（蔣公生前昭示的）！先賢方廷實曾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中國之天下。」反共復國，是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義不容辭的，大家一起團結奮鬪，中國一定強，蔣公在天之靈得慰矣！



鼓勵華僑歸化全力輸出革命 各個擊破將帝修反徹底埋葬

續評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高幹會議上秘密講話

其次，是對東南亞各國的態度問題。

東南亞國家最大的特點，是存在有全世界爲數最多的華裔和華僑。中南半島變局前後，中共對華裔華僑採取兩項政策：㈠放寬被誘回大陸華僑出境的限制。㈡鼓勵華裔華僑取得僑居地的國籍，向僑居國歸化。中共所以採取此兩項政策，目的乃在於使東南亞及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華僑，一概成爲革命的種子，「支持、參加甚至於領導」當地的革命。

喬冠華在其講話中對此會有露骨的說明，並謂放寬華僑出境限制乃出自毛澤東的指示：「來，歡迎，去，歡送」；周恩來也作了「八點指示」。認爲「革命嘛，不一定在中國革命。也不見得今年他不革命或思想落後，就一輩子不革命，是落後。革命不分地點，也不分先後」。「說不定將來東南亞各國都解放，裏面還不少放寬出國政策時放出去的呢」。

華僑歸化・革命輸出

鼓勵華僑向僑居國歸化的政策，則與中共形式上否定革命輸出而實質上全力輸出革命的作法有關。喬冠華在其講話中會力言雙重國籍之非計，如印尼一九七一年代排華時，其所頒行的十號總統法令，曾在接僑、安置與教育問題上爲中共造成極大的困擾。所以「四屆人大」後決定裁撤華僑事務委員會，鼓勵東南亞各國華僑加入當地國籍，取得合法公民權，並在與馬來西亞、非、泰建交時作爲協議的一部份列入建交公報。此在中共言之，即所以「化消極的因素爲積極的因素」：「愛國並非加入了美國籍也一樣可以愛國，如楊振寧等，加入了美國籍也一樣可以愛國。相反的，他們因爲加入美國籍，擁有美國公民權利，並可以用這種權利，替我們做許多宣傳工作，而且作用更大。如果上千萬華僑都加入外國籍……不用多，一個華僑花上十幾年做上十個當地居民的思想工作，而受影响的十個人每人又做上十個人的工作，這就成爲十幾億人的力量。把這力量加上我們八億人口，加上我們千、萬、億朋友，大家算算看，這裏面是多少人呢？全世界佔一大半的人口都佔在我們一邊，不管是明的暗地，試問對世界革命有多大作用？……解決這個問題以後，一些華僑由於受馬列主義、毛澤思想的教育和影响，毅然參加革命的行列，拿起槍桿子參加當地的革命武裝鬬爭，我們也不用怕人家說……這不叫做革命輸出，因爲他不是我們派出去的人，名正言順」。

有待指出的是：喬冠華有關華僑政策的一段講話，再次顯示中共所謂「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而又特別着重於「人民要革命」的眞實涵義。而華僑被作爲「輸出革命」的工具，其本身的安危是從不被考慮的，那是因爲，依喬冠華的說法，「革命就難免不流血犧牲」。

中共一再批評蘇聯的「國際大家庭」和「有限主權論」以及以軍隊鎭壓捷克自由化運動是「社會帝國主義」，其實，中共既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而自認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黨，並以「把紅旗插遍全球、照亮五洲四海」爲目標，在本質上它亦同爲帝國主義。

依喬冠華講話，在中共心目中，東南亞各國無論在軍事、政治和社會結構上，均爲不屑一顧的弱者。喬冠華這樣說：「東南亞國家，要不了半年、一年全部解決。越南打十年，柬埔寨打五年，給我們解放軍，用不了一年就太夠了。泰國軍隊和麥克阿瑟、李奇威的軍隊比得了嗎？緬甸加上馬來西亞比辛克——按辛克乃毛印戰爭時的印度指揮官——耐打嗎？菲律賓和印尼能比得上國民黨的新一軍、新五軍加上七十四師張靈甫的軍隊嗎？」中共其所以自估在半年、一年中力能「全部解放」東南亞各國而不採取行動，乃純基於利害的考慮：「戰無不勝但還得師出有名，戰爭除了要鬬力還要鬬智，師出無名就要被動，就要遭到反抗」。此所以中共之長期有限戰爭間接路線的戰略，比蘇聯更爲兇狠。

中共非但在軍事上對東南亞各國加以蔑視，在政治上更認定東南亞各國具有革命自發的充分條件。請看當菲律賓、泰國領導在北平「人民大會堂」與中共頭頭舉杯互祝時，中共對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採取什麼觀點：「東南亞國家實在難找出一個不貪污腐敗的領導人。這些人不管怎麼樣，他們只要還有一點民族意識就算不錯了，再高的要求是辦不到的。這一點在最近我們將與菲律賓、泰國等建交時，大家要首先明白」。據傳菲律賓馬可斯總統夫人訪平會與江青訂爲手

帕交，看似友好親密之至，然則中共對馬可斯夫婦的實際評價又如何？喬冠華在此一講話中曾謂：「好像菲律賓總統夫人是菲律賓選美會選出來的美人。試想選美本身就是資本主義腐朽制度的產物，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玩弄女性、婦女處於不平等地位、被視爲花瓶供統治階級玩賞的一個典型事例。從這一點來說，大家都可以清楚菲律賓總統和他的夫人所代表的是什麼階級的利益。『什麼樹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這是無庸置疑的事」。

至於中共對於東南亞各國政治情況所作的評估，則依喬冠華所說，是「饑餓、貧窮、死亡、貪污、腐敗、社會分配不均」，一言以蔽之，即這些國家具備「人民要革命」的一切必備條件，最宜於將革命輸出。

自力更生・不反外援

中共對於輸出革命有其狹隘的解釋：「只要我們沒有派兵去侵畧別國，沒有派人像蘇聯一樣揮舞指揮棒淩駕於兄弟黨頭上，就不存在有革命輸出的問題」。中共的革命輸出是採取支援各國人民起而革命的方式。喬冠華對此曾多方加以闡釋，如謂：「我們支援當地的革命鬭爭，是我們國家的制度所決定，改不了。要能改，我們就不姓『馬』，早就姓『修』。又謂：「只要他們人民起來革命，我們一定支持，一定大力支援，假若他們國家人民沒有起來，革命時機未成熟，我們絕不會派人去顛覆，派兵去干涉，放軍艦去侵畧別國領土。我們向馬來西亞總理所作的保證，就是這一點。過一些日子菲律賓總統來，也同樣是這樣的保證。再來的也依樣葫蘆」。

如人們所知，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在與中共建交時，均希望能因與中共政權關係正常化，割斷中共與各該國共黨的聯繫，並片面地以中共將不再支持各該國共黨叛亂爲與中共建交的最大收穫。筆者無法獲知，馬、非、泰等國政府首長究曾獲得中共何種保證，但喬冠華作爲中共的外交部長，他對內所作的解釋卻是：「馬來西亞和我們建交，馬共和馬來西亞解放同盟，仍然可以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建交不過是一種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形式，並不能通過建交就改變制度」。正相反，建交卻有利於這些國家制度之改變。喬冠華論述馬、非、泰等國與中共建交前後的情況時說：「由於這些國家內政腐敗，社會貧富懸殊，城市農村、工農業畸形發展和複雜民族問題的困擾，加上地理上有利條件，交通不發達，大部份地區尙未開發，就給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帶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些階級鬭爭的激化，好像一把乾柴，使點着的火慢慢蔓延」。依喬冠華觀點，中共竊據下的中國大陸，正是那已燃的熊熊烈火，何況那些被中共估計爲「愛國」而又取得當地國籍的華人，更將此熊熊之火引向那一把乾柴。此所以喬冠華對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竭其嘲笑之能事：「借人民反美的情緒，來一個以當然反美領袖身份出現，搞親華，又耍一個騙局。回去可以說『共產黨，你們看我已經和中國友好了，他們不會支持你們了，我們已反美，大家可以一起來革命了』。從反革命到革命，介乎一夜之間。但他們忘了，人民還是吃不飽，貧富還是一樣懸殊，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從與中國建交以後，人民看得更清楚，一切的災難不是什那革命輸出，什麼中國侵畧顛覆干涉帶來的，而完全是本國大地主、大資本家、外國壟斷財團和他們的代言人——反動政府賜給他們的。被挑動的民族矛盾下降，階級矛盾就上升，革命就來得更快」。因此，喬冠華的結論是：「和東南亞反共國家建交，對中國的人民和這些國家人民的互相了解有好處，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更有好處。以後他們更可以師出有名，這樣東南亞的革命至有希望，再加上我們的支持，不就水到渠成，功在眼前了嗎？」

此所以中共強調「自力更生，但不反對外援」，「內因是根本，外因是作用」，因爲「內因」原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尙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將帝修反・徹底埋葬

長期有限戰爭的勝利在於堅持到最後。一九七一年基辛格初訪北平，是中共就看出美國急於從越南撤退，是「丢卒保車」的作法。當時，中共存在有比美國更多的困難；「七〇年初期就很感棘手，再拖下去，這場仗可以說勞民傷財很難打，當時我們又忙着對付蘇聯的侵畧，很難全力以赴」。所不同的是，美國分次投入兵力，既不求全勝，就失去的戰畧的目標。中共卻自始就有着打持久戰的計劃，所以毛澤東當時指示：「我們很困難，爲何不耐心地再拖一拖，看一看。」在此拖與看的決定之下，終於拖出了中南半島的變局，將高棉、越南、寮國，一舉而關進鐵幕。於是，如喬冠華者，乃得意忘形，倡言「這一勝利要論功，美國應該領獎章。尼克遜給他金的，福特給他銀的，其他國會

議員和將軍論功行賞。我看這很公平吧。為什麼呢，因為這勝利是拜山姆大叔所賜」。這一段話，不知美國朝野聽來作何感想。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所認識到的長期有限戰爭目前尚未終結，美國及自由世界各民主國家應如何對付中共長期有限戰爭的戰畧。

一如七〇年代初期一樣，中共自身亦存在有困難，毋寧說較七十年代初期存在有更多的困難。問題在於，美國及自由世界各民主國家如何利用中共的困難？或反而在實質上予中共以協助，使將此等困難一一加以克服和解決？

中南半島變局後，由於蘇、毛兩共爭相吞食「勝利的成果」，因而促使二者關係全面惡化，是中共今日所臨的困難之一。迄今為止，蘇聯與中共在東南亞爭奪的結果是：「印度支那三國四方面」形成分裂，中共控有高棉，蘇聯控有寮國，陳錫聯訪問河內，黎筍訪問北平，顯示中共與河內的關係十分緊張，中共能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先後建交，但蘇聯在新加坡、印尼的勢力則在繼續發展之中。赫爾辛基會議後，歐洲的形勢暫趨穩定，蘇聯乃得轉而東向，在軍事上，亟謀由印度洋、亞洲次大陸出麻六甲海峽，在南中國海尋求一海空基地，（金蘭灣是最理想的目標）藉以完全對中共的弓形戰畧包圍。在政治上，正全力推銷其所謂亞洲集體安全計劃，企圖進一步將中共封鎖與孤立。這是兩共相爭的局面，問題是，美國是「坐山觀虎鬭」，抑繼續「養虎為患」，終於為虎所噬。

基辛格均勢主義一向存在有這樣的構想：中、蘇共之中，中共較弱，且迄今並未對美構成直接威脅，扶毛即所以抑蘇，由此而達成均勢制衡的局面。若就短程的利害言之，無人能謂其不當。然而目前事實證明，中共有其長程的計劃——「將帝、修、反徹底埋葬」以實現毛式共產主義紅天下的計劃。中共明說為執行此鐵程的計劃，有其目標的嚴肅性和策畧手段的靈活性，「分階段進行不斷革命」，「各個擊破，一個個吃」。是則美國無論如何對中共加以扶持，亦無非在蘇聯之外扶持了另一敵人，而絕難使中共為美國及自由人類之友。基辛格及美國當政者曾一再聲言，無意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更無意使中、蘇共因其彼此矛盾的激化而演變為戰爭。姑無論此說是否出自眞誠，退一步言之，即或美國一如中共，有效「曹仁力戰東吳，孔明巧取荊襄」的動機，若自國際共黨的共同本質加以估量，在美國未被埋葬前，中、蘇共亦少有火併的可能。基此，基辛格的均勢主義和解政策正所以為中共的長期有限戰爭，提供客觀可行的基礎。美國今日所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蘇聯和一個正日益趨向於壯大的敵人中共。假以時日，中共將因其「外圍戰」的勝利而與蘇聯同樣強大。屆時，無論蘇聯與中共為分為合，美國均將居於以一對二的劣勢。在兩不同社會制度絕對無法併存的前提下，又將何以肆應未來這一變局？基辛格曾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論述政治家必須有遠見。他曾說：「在一九三六年，無人能知希特勒是一位被誤解的民族主義者還是一個瘋人，等到可以確實斷定時，卻已經付出了千萬人的生命作為代價」。（見基辛格著：「國內結構與外交政策」），希望基辛格及美國的當政者能三復斯言。

中南半島變局後，中共對於東北亞的形勢，亦正陷於極大的困擾之中。前已言之，它對於駐韓美軍之是否撤退，存在有矛盾的心理——美軍一日不撤，北韓金日成即一日難於統一全韓；一旦美軍撤出，又恐蘇聯乘虛而入。喬冠華對此曾有坦率的說明：「蘇聯想在朝鮮借個地方建立空軍和海軍基地，以便向太平洋擴張勢力，美其名是替朝鮮防禦外來侵畧，援助兄弟國家，背後卻包藏禍心。」

日本今後的動向，亦同為中共所注意。中共對日本的潛力懷有極大的戒心。喬冠華曾如此估計：「小日本別小看他，這幾十年發展特別快。我和總理有一次接見日本來賓後，就和一也同志說，日本要使軍國主義復活，頂多半年，就可以用它的工業潛力，裝備一百個師的現代化擁有有限數量核武器的部隊。它要孤注一擲時，可以從日本本土把商船排到朝鮮半島，用不上半天，就把部隊送上朝鮮半島」。喬冠華表示，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我們不能坐視不管，美國自也不能置之不理，蘇聯也是一樣」。此語之含義非常明顯，若日本單獨運用其工業潛力從事再武裝，並插手於東北亞事務時，結果就是戰爭。

筆者十分同情美國有關東北亞新防禦體系的構想：全力支援大韓民國強化其地面部隊，使日本依此一地區防衛所必需發展海空軍，更益以美國的核傘，一如美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月初東行所作的部署。然而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任何東北亞新防禦體系的建立，必須有中華民國參加。中華民國的陸海空三軍兵力應予充實，此不但為鞏固此一地區安定和平所必需，抑且亦所以制衡日本軍國主義的過度發展，並對中共形成更具政治和心理作用的牽制力量。

停止姑息・團結反共

最後我想引用基辛格在「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書中所說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他說：「共產主義的諷刺，是它所歸之於資本主義的罪惡，雖然有若干是眞實的，但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其中大部份反而變得更擴大和更不易消除」。因此，基辛格將共產主義稱之為「工業時代的封建主義」。他說：「共產黨的管理階級，像封建諸侯一樣，集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於一身。他們的權威同樣為其下面的人所反抗」。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所以中共政權並不穩定。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二十六年，統治者的權力年有膨脹，及今還要假藉取消資產階級法權的名義，來加緊對工農生產者和知識分子的迫害與剝削。此所以導致各地工農羣眾和知識分子的普遍反抗，雖再次動用軍隊的暴力，也難於壓服，其政權本身反而日益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二一至四二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深陷於分崩離析的權力和路線鬭爭之中。

對於這樣一個工業時代封建主義的政權，無論它憑以對外宣傳的口號是如何美麗而動聽，自由人類亦全無畏怯的理由。即以東南亞各開發中國家而論，雖然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有待改進之處甚多，但比起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社會面貌，總還存在有人性的尊嚴和自尊，還存在有理性、有客觀價值判斷，因而就有求其合理改革的可能。只有中共統治下僵化而又嚴重分裂的社會，才表現為兩敵對階級——統治與被統治階級、壓迫與被壓迫階級、剝削與被剝削階級永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最後只有也必然經由一次革命來加以解決。因此，東南亞各國絕無採取毛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理由，亦無理由對這樣一個政權心懷敬畏，首先就做了中共精神上的俘虜。以均勢和解政策對付毛式長期有限戰爭，其結果並不定如基辛格所設想地那樣出現三種結局：㈠有限的勝利，㈡有限的失敗，㈢僵持。如果有限的勝利永久屬於中共，而自由人類永久居於失敗的一方，那表面上的僵持就必有被打破的一日，而使人類的文明重返於黑暗時代。為今之計是立即停止姑息，停止退縮，從中共長期有限戰爭全程的戰爭認識它的陰毒和危險，重整反共陣營，加強凡一切可以團結而共同反共的人們的團結！

萬人日報雙喜臨門
一迎一送喜氣洋洋

（李靈均）

▲萬人日報於本月十三日，舉行了一次「雙喜臨門」的聯歡餐會。一喜是總編輯李勇出任萬人日報駐美國特派員，一喜歡迎旅美的萬人主筆馬森亮「歸寧」，歡迎歡送，眞是一團高興，喜氣洋洋。

▲李總編輯是老萬的得力幫手，萬人日報從籌劃開始，老萬在用人唯才的原則下，慧眼識英雄，以徵召的方式賦與老總的重擔，替老萬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事業，向創業維艱四個字挑戰。終於排除萬難，使萬人日報如期在七月七日創刊。

▲李總編輯是一位傑出的名記者，在台灣內采訪圈內，更是十項全能，他跑過社會、影劇、軍事、國會、外交，可說是無孔不入的能手，倚馬千言，不但寫得快、寫得好，而且見解獨到，字裏行間，才氣縱橫。

▲在萬人日報創業初期，李老總帶領了一群珠海書院新聞系的高材生，作為萬人日報打江山的義勇軍，在老萬的領導下，群策群力，使萬人日報創刊以來，業務蒸蒸日上，一紙風行，李老總建樹良多。

▲李老總是一個全身充滿反共細胞的鬭士。一、四版頭條，多出自李老總手筆，對揭發中共暴政罪行的報導，李老總必然是親自上陣，對媚共親共份子的筆戰，更是身先士卒，窮追猛打。

▲無論是公私場合，為了駁斥媚共言論，李老總必定是據理力爭，不惜摔茶杯、推桌椅，對媚共份子絕不饒恕！

▲李老總熱愛自由祖國，他家庭用具；一定要使用台灣產品，就連肥皂、衛生紙，也是台灣民生物產公司的長期顧客。有一次友人請吃飯，無意中叫了一瓶「土炮」老酒，李老總一聲不響的，執起「土炮」酒瓶往地一摔，離座而去。

▲李老總這次前往美國，是為正在籌備中的美國世界日報開荒，仍兼任萬人日報駐美特派員。十三日下午他偕同夫人，兩位公子及一位千金出席餐會時，臨別依依，袍澤深情，使這位反共鐵漢，也忍不住英雄淚下，他說：他要將萬人日報反共的戰鬭精神帶到美國去，並和老萬許下諾言，保證他的稿源不斷，而且要在美國創辦一家萬人日報的分店，將萬人筆陣，在美國擺設擂台，瞄準媚共的牛鬼蛇神，打到「佢地仆街」為止。

▲旅美的名作家馬森亮「歸寧」，也是萬人筆陣大喜事。馬森亮和老萬是多年來，一直併肩作戰的「戰友」，在萬人週刊的陣地上，萬人傑、張贛萍、馬森亮、岳騫四支健筆，在讀者心目中，是鼎鼎大名的反共神槍手。

▲馬森亮是七年前移民美國打天下，初時自稱是「風雪夜歸人」，原因是為了養家活口，自謙是夜晚去替人「掃地」，做到午夜才回家，風雨無阻的埋頭苦幹，捱了好多夜粥，才腳跟站穩。

▲馬森亮自稱「斯文掃地」，白天照樣寫他的反共文章。由於他的讀者多，他的文章特別吃香，但他不亂寫、也不隨便寫，寫的文章一定是有血有淚、有骨有肉。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寫逢迎討好的文字。他說：靠掃地搵食，自己落力些，世界唔會餓死人㗎！

▲馬森亮靠着自己埋頭苦幹，在文壇上的鋼鐵招牌，終於步步踏實，奠定了立足基礎，不再被飢寒威脅，在知足常樂的日子中，保持他的型格。

▲馬森亮畢竟不是「池中物」，他原替一家報館寫專欄，給予千字二十美元稿酬，由於他的專欄叫座，報紙銷路日有增加，但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中，有句「他的稿費偏高」的話傳進馬森亮耳朵，老馬一氣之下，自動停筆，將那家報社的專欄撤銷，自己單槍匹馬，在三藩市獨力創辦一家華僑報，和老萬創辦萬人日報一樣，獨具風格，一紙風行，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支持。

▲本月初旬，中華民國邀請旅美報人回國觀光。馬森亮愛國情殷，而且旅美七年，故國戀情亦與日俱增，毅然放開忙得不可開交的業務，加入回國觀光團，並飛函香港老萬，約好行程在美麗的寶島「喜相逢」。可見老馬和老萬的交情，眞是歷久彌深！

▲馬森亮回到自由祖國，參觀了各方面建設進步的實況，並獲行政院長蔣經國的約見座談。他最高興的，老萬如約趕到台北，兩個老友秉燭西窗下，他認為是人生一大樂事。尤其是兩個人的反共筆尖，越磨越利！

▲馬森亮結束了回國觀光的行程，特別轉來香港「歸寧」，下了飛機

先到快報探望張贛萍的夫人，第二步就趕到萬人日報社，他入門第一句話就是「馬森亮回娘家，我來也！」

▲老萬見到老馬「回娘家」，樂得心花怒放，馬上執筆寫了一篇「外嫁女歸寧」牛馬欄，以饗讀者。並特別於十三日下午，舉行一個雙喜臨門的聯歡餐會，歡迎李老總外放特派員以壯行色，歡迎馬森亮「歸寧」與萬人家族吃餐團圓家常飯。

▲這是一餐親情比酒濃的家常飯。由編採部門一群年青的「義勇軍」下廚，在老萬公館的廚房忙了大半天，連老萬的傭人三婆也落力幫手。報社同仁每人投資十銀，不足之數由老萬「包起」。這個餐會兩點鐘開始，有豬扒、雞翼、鴨腳、三文治、意大利粉，盤滿缽滿，任食唔嬲。

▲老萬陪同夫人親切接待，沒有致詞講演的官式應酬，純粹是家人團聚，從天南地北談到家常，大家肝膽相照，樂也融融！

▲由美國「歸寧」的馬森亮入門忘記帶「利是」孝敬家人，當堂拍荷包，負責供應洋酒，而且大拍胸膛，無限制供應！這一次又迎又送的聯歡餐會，最值得向讀者告慰的，就是出任萬人日報的李老總，保證他今後的專欄稿件不斷稿，而且儘量發掘獨有的新聞，儘快向萬人讀者報導。

▲深受萬人讀者歡迎的馬森亮，也表示回到三藩市之後，立即將他的叫座專欄「搖鈴集」，在萬人日報推出。

▲老萬最感欣慰的，就是萬人筆陣的人才外放，是萬人的戰鬥精神擴張，喜見有華僑的地方，就是萬人的讀者，也有萬人筆陣的鬥士，揮舞鐵筆，掃除壞事做盡的牛鬼蛇神，為中興復國反共大業，戰鬥到底！

逃亡泰國雲南青年稱 萬人是大陸同胞喉舌

（寒梅）

最敬愛的萬主編大鑒：

我是一個大陸青年，為了尋求理想和自由，自一九七〇年初由雲南邊境瑞麗縣越境到緬甸，後又輾轉來到泰國，現在泰國美斯樂山寨教書為職（美斯樂是滇緬游擊隊的根據地）。

來到海外，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渴求聽到的是對大陸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正義呼聲！然而面對強權和利慾，許多人違背良心，親共媚共，眞使我感到痛心！然而在徬徨和迷茫中，看到您所主編的「萬人雜誌週刊」，就像黑暗中的一盞明燈，使我看見方向，得到了安慰和鼓舞！

您說出了大陸同胞的心裏話！「萬人雜誌」是七億大陸同胞的眞正喉舌！大陸同胞一定會擁護和愛戴「萬人雜誌」的！

「萬人雜誌」立場鮮明！血氣方剛，骨頭最硬，凡是外逃的大陸難胞，相信最愛「萬人雜誌」！喜聞「珠江水猶寒」已出版，在泰國邊區還買不到這本書，不知可否請麻煩萬主編賜代郵購一本？有勞精神！

順頌

文祺！

最尊敬您的晚輩曾焰敬呈

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明報社評胡言亂語 主筆像寫武俠小說

翻閱十月十五日明報的社評，看見下面這一段陰狠的話：「幾個月前中共釋放了十名內戰期間所俘虜的國民黨將領來港，台灣當局拒絕入境，最後結果是各方面都不愉快。一般人士多數覺得這十名戰俘很不幸，慘成內戰雙方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他們被囚禁了二十餘年之後，一旦獲釋卻無法與親人相聚，連見上一面也不可得。在自由世界中，就算是窮兇極惡的謀殺犯，被判死刑改為終身監禁，在獄這許多年後，也已早獲釋放。多數人覺得中共釋俘就眞正的釋俘，不必在這事上大做政治宣傳，用他們作為動搖台灣人心、打擊國民黨政權的工具；而台灣也不應當對這十個老人如此害怕，始終嚴拒他們入台，完全不顧人道，甚至聽說十名戰俘的在台家屬也受到若干歧視與不便。等到戰俘之一的張鐵石在港自縊身亡，上述對雙方的批評更加嚴峻了。結果餘下的九名戰俘迄今也未得入台。」

明報這篇社評，表面上對主筆心目中的毛「主席」、周「總理」和我們心目中的中華民國各打五十板，事實上是混淆黑白，顚倒是非，散播謠言，為明報心目中的「中國」宣傳。

必須指出：明報所謂「一般人士多數覺得」及「多數人覺得」云云，究竟有何根據？明報是否大規模地作過調查？也許，主筆以為寫社評可以像寫武俠小說似的胡言亂語？

最可恥的是，明報全無根據的用一個「聽說」來誣衊中華民國，而絕不引述具體的資料。如果不詳述資料的來源，只用「聽說」作根據，那是武俠小說，還是「社評」？

倘若只用「聽說」來含血噴人，誰都可以「聽說」主筆正在幹着見不得光的勾當……。明報對十名釋俘確實關懷備至了，可是我國政府決不願受主筆心目中的「主席」和「總理」支配，理由很簡單：只要對滅共復土大業有利的事，我們就幹；只要不利於滅共復土大業的事，我們就反對。我們決不跟着中共和主筆的尾巴走！

主筆是否知道，這十名戰俘中，已有人返回大陸搞統戰工作？主筆是否知道，十名戰俘中，已有人走到美國，並且在中共安排之下投書西報向國府「索薪」？我們希望主筆也向左報「索薪」，因為根據戰俘向中華民國政府「索薪」的規律主筆實在很夠資格向其舊日的老板「索薪」，並且要求毛「主席」和周「總理」「人道地」准許主筆回歸「北京」辦報！

（古鶴翔）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中共上海樂團演出 無羶生氣面目呆板

中共的上海樂團經港演出，首兩晚包了電視台最貴廣告費的時刻兩個多鐘點，作即場無間斷播送，並用最近鬧四角戀愛的劉家傑擔任旁白，所費不靡，同時各大陸百貨公司及銀行的櫥窗，左派報章和雜誌都不遺餘力為這樂團大力吹噓，人家既然肯不惜工本，耗資費力來做宣傳，我也不妨犧牲幾滴墨水，寫篇小品來贈慶。

開場白聲稱，這次演出令港人一新耳目，對只要你看到那幾個演唱者，就會覺得這話沒有講錯，雖然他們是各自出場獨唱，可是他們在台前站立的形態，演唱時的動作和表情，都是一模一樣，活像個用無綫遙遠控制的機械人，這種定型的演唱，不讓歌唱家發揮自己的技巧，這不止令人耳目一新，還能令人作吐。

女高音林明珍的扮相，令我想起和路狄斯尼製作那套「白雪公主」卡通片裏那位惡毒的母后，當她唱出那首「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時，極似一隻豺狼對着小羔羊唱安眠曲，假如我是個台灣人，就會有不寒而慄的感覺，舉世皆曉得台灣同胞，豐衣足食，居住舒適，行動自由，反觀大陸的人民，衣不足以蔽體、食不足以養生、居不安、行不得，憑什麼去唱「解放」台灣同胞，簡直不當世間有羞恥事，不如乾脆地唱：「要把台灣同胞的財產刮個清光。」

開場之前，小息之間，出現一段廣告，推銷中共出產的「英雄」牌鋼琴，跟着是演奏「黃河鋼琴協奏曲」，那位播導仁兄，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竟把演奏所用鋼琴的牌子，搬上螢光幕，為時約半分鐘，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原來是日本出產的「山葉」牌，剛才還自吹自擂地說：「英雄」這樣好，那樣好，自己卻不肯用，這樣無異叫禿頂的人去推銷生髮油，有誰相信，那段廣告簡直是白費的，不知他們會不會耍電視台回水。

這種事情，在我們看來只不過得啖笑，但在他們看來就認眞唔講得笑，因為他們可能因此事而被鬪垮鬪臭，成為反革命份子，永不翻身，理由安在，且聽我道來，「愛祖國、用國貨」的宣傳標語，到處都可以看到，這回他們在螢光幕上，廣大觀眾眼前，做出不用國貨，不愛祖國的行動，這些罪證，以足夠把他們送進牛欄裏去有餘。

寫到這裏，我想起一件有相同性質的事，順便一提。年前我會看過一套中共宣傳片，介紹長春汽車廠，製造轎車、貨車，每分鐘有一輛出廠，生產率和日本豐田汽車廠不分伯仲，可是在港中共大亨所用的轎車，和各大陸機構所用貨車，無一輛是長春汽車廠的產品，可見在港的所謂愛國人士和機構，都是不用國貨，不愛祖國，我想以後他們會把標語改為「愛祖國、不用國貨。」

看過電視即場轉播的觀眾都會覺得，該團的團員絕大多數都是面目呆板，無羶生氣似的，這也難怪，因為他們都曉得從前來港演出那群名聞國際的音樂演奏家，如「文革」時的劉詩錕、顧聖嬰等的悲慘收場，想到不久自己也會遭遇到同樣或更可怕的命運，他們實在如待決之囚。又怎能有寬容的面口。

總結一句，這次演出，用電視轉播是最大的敗筆，觀眾看演唱者的機械表情，個個都是一律作瞪眉突眼，皮笑肉不笑之狀，又認識到他們所謂「愛祖國、用國貨」的虛偽宣傳，這都是拜電視機的近攝鏡所賜。

（嚴正）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一)

錢塘十景（題詞二首）

譚震歐

當年湖畔駐征驂。斗酒沽來倚半酣。
九里松雲迎萬壑。一輪桂月印三潭。
玲瓏畫舫笙歌起。縹緲蘭台碧落參。
正好騷人觴詠地。何妨長住在江南。

(二)

醉邊低裊玉鞭長。行踏六橋望八荒。
風捲越雲歸葛嶺。船從浙水下錢塘。
孤山霽雪屏初疊。靈石晴虹錦乍張。
安得江郎一枝筆。盡收風景入篇章。

六橋烟雨

前人

錢塘芳草綠迢迢。好趁湖光盪短橈。
柳浦烟花次第賞。苕溪魚鳥共相邀。
雲含遠樹罨孤嶼。雨帶殘陽下六橋。
一幅蒼茫新畫本。何當倚棹聽漁簫。

浙江秋濤

前人

之江浩蕩激奔湍。八月秋空勢鬱盤。
滾滾洪濤浮宇宙。悠悠騷客倚闌干。
鐵花捲入雲千疊。銀雪翻隨月一團。
四照樓頭追勝賞。盡驅風景入毫端。

冷泉猿嘯

前人

何處猿聲碧落齊。起看湖水向人低。
松吟古寺縱金鐸。竹蔭荒苔繞石梯。
踰嶺遠尋寒樹宿。驀山深入冷泉啼。
忽然來到峯亭下。霜染丹楓雪滿溪。

九里雲松

前人

迤邐叢林別有天。暇時乘興着遊鞭。
蒼松映日亭亭直。翠柏吟風細細傳。
千尺雲屯龍嘯雨。幾層勢趁鶴盤烟。
此中景物堪留戀。縱覽毋須付一錢。

北關夜市

前人

碧障四圍花滿城。珠旂寶馬照江明。
西街萬簇樓臺影。北關三更鼓吹聲。
燈映青帘沽酒市。鞭垂畫閣看棋枰。
未能抛得餘杭去。徹夜流連逐月行。

葛嶺朝暾

譚震歐

葛嶺朝陽出海濱。依稀風景望金眞。
翻同五色精芒射。祇覺層巒盪漾頻。
大澤龍蛇微掣影。斷橋楊柳共搖春。
湖山佳處疑圖畫。急就詩成句未新。

靈石樵歌

前人

景下錢塘已寂寥。有人倚倚碧山樵。
松排靈石巖千疊。雲繞清溪路一條。
幾處高歌穿谷出。分明餘響逐風飄。
詩情畫意無窮妙。回首南屏暮色饒。

孤山霽雪

前人

武林山水不厭看。又值春深雪意闌。
晚霽淡浮雲漠漠。晴嵐凝照嶺盤盤。
不奇松際虛涵白。却愛楓邊豔襯丹。
頓洗煩襟塵幾斛。歸來斜日送金鞍。

兩峯白雲

前人

半明騎馬出杭城。一片風煙未放晴。
畫嶂層層新翠合。輕陰叠叠曉山橫。
雲籠鷲嶺峯頭色。水援鼉江雨外聲。
看到此間奇絕處。正宜高咏寄豪情。

西湖夜月

前人

西湖濃淡雨初晴。夜倚樓船看月生。
皓魄倒摩雙鏡影。寒濤傍湧萬珠聲。
分明處處星河接。指照蒼蒼島嶼橫。
三十六灣秋水碧。臥聽漁笛弄輕清。

生朝述懷

蘇樹聲

行年七十二。猶有孩子氣。見惡輒批評。
絕不留餘地。肆口指瑕疵。昧知忤人意。
嫉俗佯顚狂。豈眞失理智。惟對人生觀。
不著眼名利。閒身似閒雲。逍遙適其志。
尋幽山水間。窮探造物秘。時或邀友朋。
論文析疑義。吟詩舒雅懷。把酒添情思。
忽聽猿鶴鳴。觸我悲世事。天下多英雄。
禍亂益無既。堯舜今難逢。空勞望盛治。
客謂雞蟲爭。應視同看戲。吾儕一介民。
管他怎變置。何如再傾罇。與子拚一醉。

上元燈

葉惠波

兎歲當元夜。家家氣象新。
九華輝似錦。萬樹耀如顏。
月暗偏生色。花光韻入神。
願燈長不滅。留照未歸人。

「詞」南鄉子 瀹茗

劉雲閣

吟嘯出瓶笙。蟹眼旋從雪浪升。篆縷浮甌騰碧霧。芬馨。鷹爪春芽最擅名。
一呷醉魂醒。款款涼風腋底生。三碗搜腸神愈旺。通靈。詩思泉流韻倍清。

金錯刀 陳琳畫師以芙蓉小鳥一幀見贈賦謝

前人

嫻繪事，自題詞。人天才調早欽遲。神傳花鳥饒天趣，墨染雲煙入化機。
張粉壁，映書帷。閒窗靜對總情移。一枝冷豔秋江外，振翼長空自在飛。

「詞」多麗 憶荔灣

麥正本

畫橈輕，紛紛掉出吳舲。浸苔痕，半篙澄碧，薰風晚逐潮生。送斜陽，繞林鴉噪，驚薄暝，抱樹蟬鳴。黛淺鉛勻，絃徐管疾，回眸人已過前汀。漸堤畔，柳條疎處，蟾影自娉娉。浮雲外，紅樓海角，燈火儕星。到更闌，舟橫野渡，何如酒侑溫馨。駐流鶯，昌華院落，飛舊燕，王謝門庭。聊引瓊觴，懶敲檀板，唱來玉樹不堪聽。倏卅載，低徊淹旅，飛夢黯無聲。輪蹄鐵，爲誰銷盡，底事飄零。

更正： 上期尹遜盦「秋瞅」詩第三句讞字應爲獻（山旁）。封淑英「調笑令」詞「斷緣，斷緣」應爲「緣斷，緣斷」。特此更正。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 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鬭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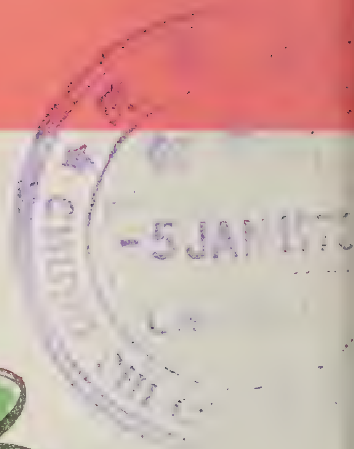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二樓B座萬人日報

C31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二七期 新130期）



但願今年好

本期要目

黃漢臣著

「一個勞工滄桑的自述」已出版

本書是作者親歷生活的寫照，內容絕無虛構，所述人物現均健在港台。作者不但是著名法國餐洋廚師，而且有「香港國劇丑王」之稱，對國劇有深厚造詣。

作者以平淡、細膩手法，描寫一個平凡勞工，在動盪年代裏的苦難遭遇，有血有淚，忠實感人。全文十萬多言，每册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二七(新130)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二七(新130)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聯毛制蘇」禍患無窮

在今日世界上，因蘇聯、中共由「脫離父子關係」進而成爲仇敵，且有火併之勢，所以，把這所謂「友好關係萬古長青」的共產集團弄得四分五裂；以致不能形成一個分工合作「輸出革命」的整體，這在自由世界來說，實在是天大的好事。問題是以美國爲首的自由國家，卻昧於大勢，看不到中共與蘇聯間的互噬，是在「主義」不變的情況下「稱霸」競賽，也是侵畧競賽，是當前世界上最危險的禍亂根源；同時，也低估了中共一直存在的只是不太顯明的危害人類的禍患和危險。

中共大喊大叫「反霸權」，實際上它是企圖建立霸權。好像它是在針對蘇聯而言，並表現出自己不止是受威脅者，甚至是「受害者」。這套手法首先引起了美國白宮當局的同情，投機而倒運的無恥政客尼克遜在毛澤東心愛的走狗基辛格的安排下，於一九七二年訪問北平並與周恩來共同發表所謂「上海公報」，造成了基本錯誤，且將其實已經在產生極爲惡劣的作用。

尼克遜的繼任與福特，日前訪問北平以「下流小人」鄧小平爲對手，當然他和他的軍師基辛格都談不上什麼人格問題，但對於降低美國國格問題實爲愚蠢之至！就因爲美國熱衷於中共進行所謂「正常化」，自然引起國際間只要金錢不顧後果政客加商人對中共「貿易」的興趣。去年十二月中旬英國勞斯萊斯廠與中共簽訂一份合同，把該廠噴射引擎製造技術和設備提供予北平政權。這是西方國家除對南斯拉夫外，首次向共產政權出售精密的軍事設備。

據各方面透露，英國國營勞斯萊斯廠與中共簽訂合同前，曾與有關國家進行磋商，並得到美國等有關國家的默許。這些飲酖止渴國家的短視當局，目的在於使中共能製新式飛機，俾可對抗來自蘇聯的空中挑戰；因此，不惜出之於「聯毛制蘇」的手法。這種「策畧」是完全錯誤的。因爲，中共「反霸權」是假，企圖稱霸世界是眞。

中共已看透了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恐懼心理，所以，不斷叫囂「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並一再指稱蘇聯的攻擊目標首先當是歐洲。於是西歐一些自由國家，普遍患上了「恐蘇病」，由於這種「病」嚴重地影響了心理的正常，所以，益爲增加了對中共的親近，甚至對中共進行施捨。

近年，西方國家沒有深具世界眼光的像邱吉爾那樣的偉大政治家，加以「貿易掛帥」、「金錢第一」，這就更爲容易受中共所欺騙，爲自己爲人類埋下了禍患無窮的計時炸彈。當俄共攫得政權之初，邱吉爾就已看出它必爲禍人類，所以主張「把這個怪物扼殺在搖籃裏」，可惜曲高和寡，終至演變成爲今日世界性的浩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缺乏眼光的羅斯福與邱吉爾持相反的意見，一方面全力支持蘇聯增強軍力，一方面在西歐開闢新戰場，結果使蘇聯坐大，並扶植中共攫據了整個中國大陸。

雖然今日蘇聯與中共勢成水火，但它們「本是同根生」，且都是自由人類不共戴天的死敵。關於對現代戰爭方面，蘇聯知道一旦爆發其破壞性實不堪想像，所以較爲審愼。而中共這個迷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戰爭解決問題」的窮兵黷武政權，卻十分起勁地「加強戰備，準備戰爭」。

目前，好像中共備戰是爲了「防禦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然當它在西方國家的幫助下羽翼豐富，而「反修」的「毛澤東思想」一旦跟着毛本人埋進墳墓，大陸出現與蘇聯重新携手的局面，中共的攻擊目標難道還會是蘇聯嗎？

是否如某些人頭豬腦的西方政客的「理想」，使中共充當與蘇聯火併的工具？

中共內部的親蘇勢力並沒有根絕，相反地卻大有人在。只是在當前中共「反修防修」叫囂中不敢公開出面充當「賣國賊」而已。然毛澤東還能活多久？他的什麼「思想」、「路線」在大陸上到底有多少人欣賞？可以看出：毛死之後，中共與蘇聯間的劍拔弩張局面必由緩和而恢復「友好」。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可能馨香禱告，願老毛眞的「萬壽無疆」。不過，那是不可能的事。希望所有自由國家，不要助桀爲虐，因爲，玩火者終必自焚。



新聞以外



廉政公署雖然大刀濶斧
香港嚴重貪汚事實仍然存在

保利一案以後，廉政公署聲威大振，也博得社會好評，認爲廉署之「反貪」，確是盡了很大的力。不過，無可否認，香港嚴重貪汚事實，仍然存在。大有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概。如所週知，權力越大，貪汚機會及可能性越多。今天，廉署在香港已成爲權傾一時的機關，用人質素如果稍差，便難免引起毛病。

萬人傑

廉政專員・港督指派

香港沒有憲法，有時仿效英國，有時自作決定，港督會同行政局，便什麼法律都可推翻，什麼新例可以樹立。譬如香港在法律上並未廢除死刑，但港督可赦免死刑；對不歡迎的人物，港督也有特權將之遞解出境。又譬如香港原本沒有廉政專員公署，是一九七四年「港督指派」的，根據第五條規定：專員須由總督任命，並規定專員負責有關該署之管理及行政工作，只須聽命於總督及受其管轄。

又第八條規定：專員有權任命總督認爲需要之人員，以協助其工作。又專員爲維護公署之利益起見，可無須說明理由而終止任何一委任。有關任用該公署人員之條件，須先經總督批准。

第十條規定：專員所授權之人員，有拘捕及羈留權。

第十二及十三條：列舉專員之職責及權力，規定專員不獨有權調查涉嫌違犯防止賄賂條例之罪行，同時亦有權調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之常務及辦事程序，並建議及改良其常務及辦事程序，以消除貪汚機會。

爲了使專員、副專員及公署人員不包括在公務員叙用委員會條例之適用範圍內，特將公務員叙用委員會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修訂。

權力之大・無以倫比

這個廉政專員公署的權力之大，任何機關無法與之比擬的。它只在港督一人之下，除了港督，任何人它都有權調查，雖然治罪須經過司法程序，提出控告，要法庭作「公正」的審訊後，確定罪名成立，才會判刑。

可是，在廉政公署「進行調查」當中，他們有權命令被調查的人每天「報到」，不能離港，如果發現要出外「渡假」的話，可將之扣留，同時，可以「繳去」他的旅行證件，這個被調查的人，還只能領半薪。

一個貪汚舞弊、利用職權詐財的人不値得同情，社會人士也都主張嚴懲，可是在「調查」時，他只不過是一個「嫌疑犯」而已，當時並未確定他貪汚，以一個犯人的待遇來對他似乎不太公平。廉政公署之受人批評原因在此。一個公職人員經過「調查」之後，他的前途已被毁滅，除非他有足夠的本錢改行從商，自己做老板，還可混下去，否則此後生路已斷。

以呂芷英爲例，經過調查、審訊後，結果是「無罪釋放」，似乎，呂芷英很幸運，她已逃過厄運。可是，她精神上、名譽上的損失，實無法補償。

從事暗訪・勝於明查

廉政專員公署對貪汚嫌疑者的調查工作確有改善必要。先行停職、支半薪、每天報到、扣留旅行證件等等行動，都使受調查者精神上產生很大威脅。如果他是貪汚有據，當然罪有應得；如果廉政公署只根據一些不負責任的匿名信從事調查，最後又找不到被調查者犯罪的證據，則對受調查者是無法補償的損失。

老萬曾提及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調查方法，値得參考。調查局執行的職務，主要部分和廉政公署相同，都是和貪汚作戰，所不同的一個是明查，一個爲暗訪。事實卻證明暗訪勝於明查。

調查局獲得投訴，或有情報說某人有貪汚嫌疑，便暗中對他進行調查，搜集證據，直到需要的證據都拿到手上，調查局認爲足夠提控的條件，才把當事人請到局裏來，把所搜集的證據，全部擺在當事人面前，問他還有什麼話說。

在這階段中，大多數人只有俯首認罪，因爲這些證據，使他無法推翻，要不承認也不成。如果香港廉政公署也用這套手法，有了證據，當然不怕難以入罪。

證據足夠・俯首認罪

最近廉政公署跌了兩交，主要因爲抓不到有力證據，或「明查」時間太長，使涉嫌的人有時間妥爲佈置，輕輕就把罪名打甩，這對廉署的威信是個大打擊；如果這些案子落在調查局手上，他們會用

較長時間從事暗查，也必抓到更重要證據才會採取行動，送上法庭時，十拿九結有足夠證據。

不過，要做到暗訪而又有足夠證據，並不容易，必須負責調查的人員有本領才可辦到，否則打草驚蛇，徒增工作上的許多困難。

調查局的調查是從大學畢業生中考選的，每年幾千人報名，只考取幾十名；取錄後還要經過嚴格訓練，因此每個人能力都很強，待遇並不特別好，他們都抱着為國家做事的目的，有了目標，辦起事來，情緒當然不同。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廉署的工作，也並不為了「國家」，自難免使他們覺得沒多大意義。勉強說有意義，就是為了這個社會吧，因此，廉政公署的調查員都拿高薪，為了這份薪水而工作，也可成為理由吧。

調查局的權力不比廉政署大，但工作效率卻有太遠的距離。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對調查局只有敬畏，從沒有認為不當；不會像廉政公署那麽怨聲載道，即使被定了罪的人，也沒法不佩服他們查案的精明。

匿名投書·兩種原因

廉政專員公署接到投訴的信，大部分是匿名的。匿名的原因，大致上是怕惹麻煩。在什麼情況下投訴會惹來麻煩？根本沒有這麽回事，存心報復，揑造事實誣告，如果廉署查明眞相，誣告反坐，自然惹來一身蟻，所以誣告只能匿名。可是儘管是匿名信，廉政專員公署也不能置之不管，還是要進行調查，而且調查工作更加困難。廉署調查員薪水極高，為了這些匿名信，相信也花掉我們納稅人不少金錢。另一種情況是：投訴人恐怕事機不密，他的投訴洩漏出去，為他指控的人知道了，不免要採取報復行動，自必麻煩多多。

第二類匿名信是情有可原；第一種心存惡毒，最要不得。如果廉政專員公署處理得當，使投訴者有了安全，自可使匿名信漸漸減少，大家對廉政專員公署也有了信心。

可是，廉政專員公署接到投訴後怎麽辦呢？據廉署發言人說，他們處理辦法之一，是把投訴交還各機關自行處理。這樣的方法，實是天大笑話。

自行處理·天大笑話

比方老萬是稅務局公務員，知道稅務局長如何營私舞弊，便向廉政公署投訴，但廉署沒有按照所投訴的進行秘密調查，卻把投訴各節，交還稅務局調查，稅務局長知道有人投訴告密，即使是匿名，也可能憑情度理，仔細推敲，查出是那一個人「出賣」他，這投訴的人會吃到苦果。

老萬不相信年薪六七十萬的廉政專員，頭腦竟如此簡單，那豈不是有官官相衞之嫌？設這廉政專員又有什麽作用呢？

有位朋友告訴老萬，姬達先生常鬧這樣的笑話，一次，他訪問一些漁民，問及他們有沒有人向他們貪汚、受賄？漁民都不敢說話，原因是隨同這位欽差大臣訪問他們的，是一位漁農處的官員，由他擔任翻譯。各位聰明的朋友想想，在這樣的情形下，漁民們那裏有膽對姬達先生說出實情呢？

從這一樁「小事」，可反映出，把各項投訴發還原機關辦理的事，絕對眞確（其實廉署發言人早已證實），如此而希望「反貪」辦得有成績，簡直夢想。姬達表示「期以三年」，一定可「根絕貪汚」，老萬卻不敢樂觀。

證據充份·才可投訴

廉政公署發言人說：今後要有充份證據才可以投訴，否則廉政公署將不受理。這一宣佈，大概因為該署成立以來，所接投訴，大部分是匿名信件，眞假難辨，因此作出這呼籲。

但很多人認為，如果投訴都要有充份保證，必須投訴函件落到廉政署手上時，絕對不會外洩，全部由廉署百分之百保密，人們才敢放膽揭發。

可是廉署「交還原機關處理」這處理方法，使有意投訴的人有所顧慮。比方，某甲在社會福利署任職，如以眞姓名投訴廉署，指出一些可能成為貪汚的門徑，廉署卻把投訴信件交給署長處理，這個位子豈不危乎？

要市民投訴「有充份證據」，廉署必須改變處理方法，接到投訴，不可直截地交與原機關處理，須給予投訴者必要的維護，人們才敢投訴。

最近廉署起訴的案件。不少因抓不到充份證據而敗訴。廉署的敗訴，表示他們的調查工作不夠完善，出現很多漏洞，因此經辯方律師一反駁，便使涉嫌貪汚的人得免於罪。也許因這些案子的失敗，廉署乃有要市民提供充份證據的請求。

如此反貪·只竟半功

其實，市民投訴，只提供事實，如何找尋證據，證實他們的罪行，該是廉署的事。廉政公署用了那麽多人才，擁有那麽大的權力，本來可以根據市民投訴事實，抽絲剝繭地找出罪證，控之於法。廉署要人提供充分證據，即是要省卻調查工作。

如果市民的投訴都有充份證據，廉政公署豈非可以不設調查員？廉署的這一呼籲，也可證明調查無能，只能靠市民的提供。

法官曾譏諷廉政公署只拍小蒼蠅，不打大老虎。其實，他們連調查小蒼蠅的罪證也沒能力，更何況找證據袞死大人物？

看來，廉署唯一殺手鐧是放一個打一個，即是釋放一個有罪的犯人，作為控方證人，袞死其他一個。即使這個手法成功，市民也不願見到犯有罪嫌的「證人」從此可逍遙法外。

廉署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說法還是不對，即使拍蒼蠅，也只能拍一半，其他一半的「蒼蠅」做了證人，便拍不到他們。因此，市民對廉政專員姬達「三年肅清貪汚」的宏願，只能看淡，有一半的貪汚人員存在，肅貪工作仍然未算已竟全功啊！花了香港納稅人太多金錢，應該對他們有點貢獻。

栽贓嫁禍·水洗唔清

目前警務人員最感困擾，相信是對廉政公署的調查員派到警察部門臥底一事。一向只聽過特務人員有臥底一回事，如今廉政公署人員採取國社黨「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的一套，你身邊的人，可能就是秘密警察，你的言行稍有差池，皆會惹來殺身之禍。

（下轉第六頁）

中共共青團「十大」何以難產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日，中共在北平分別召開了「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各籌備組的第一次會議。研討有關工、青、婦代表大會起草工作報告的問題和修改這三個組織章程的問題。決定「在進行適當的準備以後，召開工、青、婦『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的領導機構」。嗣後，中共各地共青團組織相繼召開會議，傳達和研討「全國」籌備會議的決議，以及協商選拔出席的代表。在去年的「五四」活動中，大陸各地亦一致強調：「在各條戰線上做出優異成績，迎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共青團創立於一九二〇年，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組織幾經演變，中共佔據大陸之後，由「新青團」到「共青團」，至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組織「紅衛兵」替代共青團，作爲他打擊政敵，重樹領導權威的鬬爭工具。共青團組織在實質上幾全瓦解，但因「紅衛兵」的暴亂，造成不良的影響和後果。爲此，一九六八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在「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社論中，乃提出：「在整頓黨組織的同時，共青團、紅衛兵、各革命羣眾團體，都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進行整頓」。這是「文革」後中共重整共青團的首次「指示」。於是，中共結合整黨建黨，由下而上，層層運行整團建團工作。惟在一九七二年，這一段時間內，由於「林彪事件」影響，共青團的整建工作一度停頓，直至一九七二年底始完成基層組織整建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上海市共青團首先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建立新的領導機構，接着，各省、市、自治區共青團亦先後召開「團代會」，截至同年七月上旬，全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共青團已完成了組織重建工作。

按共青團團章規定：團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四年召開一次，但自一九六四年六月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至今已整整十一年尚未召開，其間雖爲「文革」動亂所拖延，但其基本因素卻是共青團在組織上存在着許多複雜問題。

去春以來，中共從團內到團外，積極籌備「十屆團代會」的召開，尤以四五月間，從某些跡象看來，似乎已到密鑼緊鼓的階段。諸如：各地團組織選拔出席「十大」代表，即連遠在邊區的西藏也在準備代表的選拔工作。去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部分省、市級的共青團負責幹部均在平參加慶祝活動；共青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也已復刊；七月下旬，山東、西藏共青團已召集代表舉行地區會議，準備出席「十屆團代會」。但至八月中旬，據西藏團委宣佈：「團代會」（即「十屆團代會」）暫不舉行，何時召開，另行通知」。截至目前爲止，共青團「十屆代會」的籌備工作已近八月之久，仍無顯著舉行之跡象，究其原因不外是共青團本身存有困難，在客觀上受到大陸各地動亂的影響，致使「團代會」一再拖延，遲遲難以舉行。

幹部是關鍵性問題

中共一向強調：幹部決定一切。因此，共青團「十屆團代會」的舉行，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如何安排和解決該團的幹部問題。按共青團中央一級主要負責幹部，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團中央領導機構被奪權之後，因相繼遭受批鬬而停止活動。至一九六八年中共提出：整團建團任務，隨着整建組織的發展，以及中共幹部政策的改變，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共青團前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首次出現在陳正人的喪禮中，嗣後又出現於一連串地類似場合（如鄧子恢、何偉、章士釗、王稼祥、董必武等人的喪禮），成爲殯儀館的大忙人。同時，一九七二年九月三十日亦曾出席了「外交部」舉行之招待會，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北平各界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四十八週年紀念會以及同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十·一」慶祝聯歡活動。一九七五年「十一」，胡耀邦則以「國家機關負責人」名義出席鄧小平主持的招待會，顯示胡耀邦不僅已被「解放」並安排了工作。

此外，共青團另一些重要負責人，如胡克實會以「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陸平、路金棟以國家機關負責人名義、廖承志則以中共中央委員名義出席了今年「十一」招待會。這些都說明了共青團原來中央一級負責幹部將相繼「解放」並被安置工作。那末，共青團「十屆團委會」是否仍選用這批老幹部重擔重任，這是一個疑問。因爲，這些老幹部在思想上曾經對毛澤東有過抗拒，而他們在共青團組織內又具有一定影響力；其次，共青團爲一有年齡限制的青年組織，雖然上層負責幹部可以例外，但在選用幹部時卻不得不愼重考慮。誠然，在「文革」中，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所掌握運用的青年幹部，特別是在下放知識青年中竄起的青年幹部，他們不僅在已整建完成的各級團組織中佔有一定地位，在未來共青團「十屆委員會」中，亦必有一定的席位。但這些新幹部在共青團內，從歷史關係到經驗能力均感不足，能否確實擔承共青團的領導工作，如果老中青結合，是否能協力同心，這些都是中共在人事安排上一個極爲困擾的問題。

基層組織不健全

共青團省以下各級組織，雖已整建完成，但從各種情況看來，大多徒具形式。尤以基層組織更爲渙散，它主要問題表現在下列兩方面：

一爲抗拒黨的領導。本年一月十六日，中共「河北日報」社論「進一步加強黨對羣眾組織的領導」，重申毛澤東所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並稱：「實踐證明，只有加強黨的領導，各種羣眾組織才能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三大革命鬥爭中做出貢獻」。而在共青團所舉行的各種工作和學習會議，以及中共報刊所發表的文章中，也一再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要求各級共青團組織，特別是領導幹部，要不斷增加黨的觀念，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顯然各級團組織對於中共的領導存有抗拒傾向。

二爲派性發展的嚴重，由於重建後的共青團組織領導機構，是由老、中青三結合拼湊而成，因此，「文革」中造反派所形成的派性，重新帶入了團組織，各有「山頭」，各有偏見，以致團的工作難以推展就如在「批林批孔」運動各地撰貼「大字報」的浪潮中所表現的那樣。「大字報」本來是中共開展羣眾運動的一項主要武器，但在運動中也成爲各敵對派系用以互相攻擊的工具。顯示青年羣眾組織內部的分裂，派性活動常常干擾了運動的方向，又如江西省樂平縣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中所稱：「縣委的工作擺脫不了被動局面，主要一條就是資產階級派性的干擾，班子不能形成一個拳頭，工作不協調，革命生產搞不上去」，又說「班子裏有了派性，就會使團結渙散，步調不一致」，正是由於共青團幹部由中央至基層均有大量問題急待解決，因此也就使得該團的「十屆團代會」遭到干擾而一再拖延。

青年反毛反共情緒高漲

「文革」以來，在大陸青年中，一種明顯的趨向，就是從共青團員到一般青年大眾，在思想上已由初期的受騙親共，在實際生活體驗中的仇共發展到反共，在行動上亦由「大鳴大放」時期的一哄而起、幼稚而天眞的反共行動，逐步發展到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並且掌握了鬥爭技術的反共抗暴運動。尤以近年來，大陸工農抗暴鬥爭的激烈，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動亂，威脅着中共統治之局面，更增強了青年反毛反共的信心和決心。如本年五月間，福建漳章市公安局研討當前大陸青年「犯罪案列」，認爲多具「三特化」的特質，即：「由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爲敵我矛盾」，「由刑事犯轉化爲反革命犯」、「由偶然性轉化爲一貫性，並具政治背景」。這就說明，當前大陸青年的反毛反共鬥爭已出現一種新的情勢。

再如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間，廣州市大街上出現了一張署名「李一哲」，而實際上是一羣知識青年集體創作，題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洋洋兩萬餘言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不是一篇派系鬥爭的攻擊文字，而是一個反毛反共的政治綱領，是一份用事實揭發毛澤東路線的反動性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欺騙性的控訴書。這一羣青年採取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大字報的副題寫着的是「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表面上「擁毛忠黨」，大事指控「林彪體系」，實際上他們所指的「林彪體系」就是毛澤東體系。這篇大字報在序言的結尾中特別指出：「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我們讀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我們在這裏，只不過是爲了對『全國人民──我們還總算是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革命發展表示我們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試一試違反報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會怎樣？也算是以身試『禮』罷！」這張大字報正文之後，還登了一則啓事，希望廣大的革命同志在紙張上給予支援。『李一哲』這張大字報，不僅代表了大陸知識青年的心聲，也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敢於堅持正義而不畏強暴的光輝傳統，更表示了大陸青年一代反毛反共的決心和信心。這正是當前大陸青年反毛反共鬥爭一種新的發展。

此外，再如大批下放知識青年的冒死外逃投奔自由，被下放而逃回城市的青年所進行的偸竊、搶刼、打殺等活動，以及在一般下放青年中，普遍存有「變天」思想；有人「希望倒施乾坤的那一天快些到來」，有人想：「只有忍着萬苦渡過黑暗，才有還我自由的一天」，有人經年累月處在運動鬥爭的逆流中，「現在明白了，不斷的鬥爭只是在爲一個人賣命」。非常明顯，以上的情況，給予中共以莫大的困擾，也是共青團「十大」難產的另一原因。

一連串學習運動的阻撓

如所週知，在逆今爲止的短短一年多時間內，中共連番展開了「批林批孔運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運動」和批判「水滸傳」運動，而在這些運動中，中共皆要求共青團團員必須發揮「帶頭作用」，各級團委，在中共黨組織領導下，均必須深入基層，「聯繫階級敵人爭奪腐蝕青年的事實」，展開活動。去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新華社」並宣稱：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以來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同時，宣佈會議的目的：「總結交流全國各地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經驗，總結交流農業機械化的經驗。研究普及大寨式的縣，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但事實上，這一會議的基本精神，及其眞正目的，是在如何加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問題，如何對大陸農民進行更多的壓搾，加強鎭壓，「鞏固」及「保持」中共對大陸農民的超剝削特權的問題。而這一連串地政治運動，共青團不僅要帶領團員和青年，進行理論上的學習，並且要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去。凡此種種運動，在精神、時間和工作上的困擾無疑地，直接間接皆影響到共青團「十大」的準備工作，以致使會議一再拖延。

旋乾轉坤在今年

岳騫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將是中華民國國運否極泰來之日，中華民族逐漸脫離水深火熱的深淵而步上坦途之日。此說並非故作樂觀，而是有歷史紀錄與現實情況作爲根據。

民國五年北京袁世凱政府與今日在北平的毛政權，雖然事隔六十年，其間一切變動，完全是一個模式印出，只看過去，便知未來。茲將袁、毛兩人所處的形勢作一比較。

一、袁世凱本是北洋軍的創始人，當小站練兵時，各營官兵皆供有袁宮保「長生祿位」，視袁世凱爲衣食父母，官員皆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清室。以後袁世凱被清廷勒令休致，但北洋官兵對袁宮保之向心力並不稍懈，適辛亥革命一起，清廷便非起用袁世凱不可，拱手把政權讓與袁世凱。

如袁世凱與北洋將士始終團結一致，雖未必能千秋萬世統治中國，但北洋政府決不會在十七年就徹底崩潰，袁世凱也不會到民國五年就急怒而死。

袁世凱與北洋將領之分裂，世人皆以爲源於帝制，實則並非如此，北洋將領眞正反對帝制者只段祺瑞一人，其他諸將大半贊成袁世凱稱帝，已則可封公封侯，傳之萬世。北洋將領之所以反袁，是由於袁世凱創立模範團，以袁克定主其事，想在北洋軍之外，另組一支新軍，激怒北洋將領一致反對，及至帝制成立，大部將領均已貌合神離。故雲南首義，蔡鍔統兵北征，北洋將領幾無一人願爲袁世凱出死力。

今日毛澤東處境亦復類此，毛幫一級大頭目所以反毛，導源於毛要扶江青爲接班人。在毛之本意以爲江青接班可免鞭屍，事實是否如此，姑且不論，但江青之紅衛兵，城市民兵與袁克定之模範團所造成之影响完全相同。今日毛幫軍事頭目無人不反毛，其種因便在此。

二、從民國四年起，袁世凱對各省軍人已是尾大不掉之勢，爲將湖北將軍段芝貴與奉天將軍張錫鑾對調，便受到兩省實力派反對，結果張錫鑾未能到任，袁世凱不得不任命反對張錫鑾到任的第二師師長王占元爲湖北將軍。段芝貴雖然勉強到任，幹了幾個月還是被奉天地頭蛇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趕跑了，袁世凱也只可任命張作霖爲奉天將軍。

毛澤東今天情況亦復類似，自從文革開始，毛江便靠林彪的槍桿擊敗劉鄧，從此大權落於軍人之手，林彪死去已經五年，毛澤東、江青所致力的就是如何削奪軍人權力，削藩已不可行，乃改爲移藩，一九七四年元旦，一舉宣佈調動了八個「大軍區司令員」，但此舉是否眞的削弱了軍人實力，大成疑問。最近一年來又致力於調動二級頭目，但此舉最多只能削弱部份一級大頭目權力，不能動搖軍人割據的形勢，各省大權依然操於軍人之手。

以上是說的袁毛生前，再說袁毛死後。

三、袁世凱因稱帝眾叛親離，氣憤而死，時在民國五年六月五日，毛澤東十之八九活不過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五日。袁世凱死後，也出現了集體領導局面，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補選江蘇督軍馮國璋爲副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黎、段兩人系統不同，段個性又剛愎專權，黎元洪也不甘心作空頭總統，兩人便由暗鬬變爲明爭，是卽有名之「府院交惡」，總統與總理鬬爭，根據憲法總理自居下風，段祺瑞便引軍人自重，於是在袁世凱死後形成割據的軍人便插足中央政事，使本來復雜的情勢更爲複雜。

毛澤東、周恩來均不能活過民國六十五年，毛澤東、周恩來死後，毛幫自然也出現一個集體領導局面，形勢上也許有幾個人，實際上將是江青與鄧小平平分秋色，江青系在北平將稍佔優勢，鄧小平爲了抗衡江青系的壓力，只有拉攏地方軍閥，如此，則各大「軍區司令員」身在地方將隱操中央大權，一如民國五年至民國八年情形。由於各大軍區紅色軍閥坐大，最後必然要發生互相火併。自民國九年直皖戰爭起，至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攻下北京止，北洋軍閥經過八年混戰，終於同歸於盡。

以上說法一定有人以爲太機械論，世間安有如此巧合之事，筆者也有同感，以上所舉各點只是大的方向，並非是完全相同。毛幫今日處境尙有不如北洋軍閥處，故其崩潰必較北洋政府爲速，顯著者亦有幾點。

一、毛幫靠共產主義邪說煽惑徒眾，鼓動叛亂，而荼毒中國，爲患世界，共產主義自是邪說，但其本身也確能自成一家言，故一個世紀來，不知有多少人，都是有知識有抱負的人，爲它獻身奮鬬。因此，成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禍患。

但自史大林死後，共產大帝國逐漸解體，各國共黨頭目知道馬列邪說已不足欺騙國人，乃改弦更張，轉而利用民族主義，自稱愛國，希望取得民眾擁護，結果，由於各國大頭目各愛各的國，不再愛無產階級祖國蘇俄，乃致糾紛叢生，狄托叛離於先，阿爾巴尼亞反抗於後，東歐各國匈牙利曾有流血事變，東德、波蘭、捷克均有武裝反抗，羅馬尼亞更公然携貳，最後毛幫又打起了叛旗，蘇俄當局一直無可如何，此一情況如果從表面看，自是一羣附庸國的勝利，但向深一層探討，已成了全世界共黨

的癌症。

現在只說毛幫，前面已經說過，毛幫靠民族主義大旗擋住蘇俄政治攻勢，但毛幫內部卻因此起了變化，所有毛幹不論文武一致反蘇俄社會帝國主義，說來好似辭嚴義正，但蘇俄既是帝國主義，共產主義也就失去了騙人的依據，毛幫反俄更反過了頭，乾脆退出共黨集團，自認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如此一變，毛幫便整個揚棄了共產主義，所以毛幫目前不但不是一個黨，連一個幫會都說不到，因為幫會還有幫規，毛幫今天什麼都沒有，唯一用以維繫大小頭目的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了，「毛澤東思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自己也說不上來，因為既然稱為思想，總有一個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何在，一年前說的話到今天就要作一百八十度改變，世間安有這種「思想」，實在今日控制大小共幹的是靠毛澤東幾十年的積惡，人人都知道，反毛一定要吃虧，因此，不得不隱忍待時，等待那一天。一旦這一天來到，大小頭目便如開籠之鳥，各自高飛，就算毛澤東的接班人比毛澤東更惡，更有本領，也沒有辦法驅鳥回籠，屆時各「大軍區」必然成為獨立王國，非北平總案所能控制，時間稍久，這些獨立王國必因爭權奪地而發生戰爭，逐漸走上北洋軍閥混戰之途。

二、毛澤東天才發明了「下放」，把知識青年下放了一千二百萬，這是埋在農村的定時炸彈，一千二百萬陳勝，吳廣將來首舉義旗的必然是這批下放青年。毛幫對大中學畢業青年不安排其就業，只是下放。本來在整個毛管區，地方如此之大，如果銳意建設，知識人才只有缺乏，決不致過剩，但毛幫二十幾年來除去修了幾條鐵路，重要建設一點未作，農村不但仍用牛馬耕種，有些地方因缺乏牛馬，用人拉犂，這樣的農村社會，人才自然用不上，只有勞力才可以派用場，毛澤東便有此天才發明，把知識青年一律驅去農村種田，不論是在學校讀物理系還是化學系，到農村就要去挑糞施肥，拉犂種地，古今中外無此荒唐事。知識青年對毛澤東之憤恨，可想而知，一旦局勢有變，這批青年必然四面揭竿而起，屆時毛軍若不是控制，或毛軍與起義青年合流，則毛政權之崩潰，將較預料為早。

三、袁世凱時代，西南三省雲南、貴州、廣西當局雖非袁之嫡系，對北京政府命令陽奉陰違，但三省尚不敢不奉中央命令，袁世凱雖未明令更換將軍，卻派出與將軍地位平行之巡按使就近監視，當時雲南巡按使任可澄，廣西巡按使王祖同皆袁世凱所委派，唐繼堯、陸榮廷均不敢抗命，可知袁世凱時代，尚是統一的中國。

今日毛澤東所處情況則不同，毛澤東不但對內有許多陽奉陰違的紅色軍閥，對外更有一個正統合法的政府存在台灣，這個政府不但在法理上勝過毛政權，對人心的號召更非毛政權可及，只看每年十月國慶，即可知人心之向背，這一支巨大力量，袁世凱沒有遇到。袁世凱稱帝後雖然引起雲南發難，先後獨立的有七省，但在名義上仍然服從北京政府，只是不承認袁世凱為國家元首而已。其聲勢決不能與在台北的中國政府相比。毛澤東所面對的壓力，自比袁世凱重得多。

總之，無論從天時人事那方面來看，毛政權都到了不戰自焚之境。國家復興的機運將開始在今年。但是，勝利也並非可以坐待的，仍然要流血流汗去爭取，不說別的，一旦大陸有變，我政府要派兵馳援，但是單獨的軍事行動，即使打勝了，也不能解決問題，必然要有一大批政治人員配合，隨時推行政令，撫綏地方，這批人才儲備得如何？因為這種工作光是有熱情不夠的，還要有辦法，辦法是從經驗得來，今天在台灣的政治工作人員對大陸太陌生了。這一問題便不易解決。

其次，再說經濟問題，我國目前對外貿易額，國民生活水準列為世界十七位，亞洲第二位，國庫有贏餘，財政穩定。但台灣局面究竟太小，如果一旦軍隊登上大陸，毛管區一窮二白，部隊給養要自己帶去不算，更要運糧接濟收復區難胞，這筆開支，以目前國力能否負擔。此僅是大者，其他小事更經緯萬端，不知從何說起。我們政府特設有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集合全國俊彥已設計二十六年，對此當有完善設計，但我輩小百姓總覺得放心不下，不能不提出來以提醒設計委員諸公及政府當局。

（上接第三頁）

警察部門既有廉署人員臥底，警務人員隨時有成為階下囚的可能。雖然說，只要本身沒有貪污行為，怕什麼他們臥底？斷不可能加以莫須有的罪名。但要知道，今天廉署檢控，往往翻起多年舊案，服務警界幾十年的人，可能連他自己也不復記憶到這幾十年來有沒有直接或間接參與過貪污活動，很可能臥底的人找到一點點證據，即使未必能入之以罪，也會受到停職、監視的麻煩。因此警務人員對臥底的廉署人員，準備盡力將之全部揪出。

可以理解的，警察部門內部，特務式的戰鬬正在展開。既然要「用盡一切方法」，可能就是「不擇手段」。於是，栽贓嫁禍，拖埋落水等等的詭計，亦將在運用之列。

譬如，發現某人是廉署臥底人員，可在他身上插贓，造成貪污證據。負責調貪污者本身貪污，警方人員便振振有詞。又如：一樁集體貪污行動，把臥底的人也拖進裏面，可能弄到他「水洗唔清」，由此，自然會引起許多多的衝突。

光明正大・何必臥底

在我們市民的立場，不願見到政府部門內有這種互相傾軋、互相攻訐，來一個你死我活的鬬爭。一個組織健全的政府，絕對不必運用秘密警察控制方式。廉署努力調查貪污，肅清貪污是他們職責內的事情，原未可厚非。但調查與肅清的手段，值得檢討。這不是一種地下工作，如果廉政公署樹立了公正嚴明的威信，貪污、賄賂者自必歛跡。

臥底是不大光明的行動，如果關係國家安危，以臥底來打聽敵國情報，會被視為一種英雄的行徑；但如果為了一些遠年舊案，尋求證據，不惜臥底，這便太過份了。

我們市民老百姓感到躭心的是：由於廉署人員的臥底，必然引起警務人員反感，他們雖不能明面反對，但必然採取報復或還擊行動。廉署和警察若有衝突，殊非市民之福。因此，臥底這一着，並不高明，還要看以後的發展，才能確定其影响之深遠。

大陸人民所得

本文作者係現任賓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於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至二月廿八日參與賓州州立大學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歸來後之報導。主要資料來源爲作者與其所參觀工廠、公社及大學之革命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江蘇省革委會農業局長、上海郊外之朝陽（Chaoyang）工人住宅區居民等私人談話紀錄及其在上海及北平兩地所作零售店及百貨公司之物價調查。作者訪問大陸時間不及一月，且在訪問期間適逢「批孔批林」運動高潮，作主人之中共，急欲以有關所得與物價資料，提供作者，以證明林彪「國富民窮」之說之謬誤。本文既以上述資料爲主，其與大陸上實際情況不無出入之處，自在意中。玆摘要刊出，以供參考。

——本文原載 Asian Survey 月刊一九七五年三月

一、所得

作者於註腳中指出「近代化工業」與「統傳式工業或手工業」之不同，前者係指利用機械大量生產之資本密集性工業，後者係指少用機械小量生產之勞力密集性工業。大陸近代化工業工人之工資包括：

1 紅利

自文化大革命以還，工人及管理人員之紅利業已不復存在。紅利制度取消原因之一則在減輕一般對個人物質上之誘惑，再則在強調集體政治意識。過去紅利係於生產超額或對技術有所改良時分配之，目前則對此種超額或改良視同應有之社會責任，因而對蘇聯現行「物質動機基金」（Materials incentives fund），譏之爲修正主義及新資本主義。大陸之計件工資及超時工資均已取消。大陸工廠每日分二批三批開工，每批八小時，工人則每週工作六日，每日工作八小時。

2 社會福利

大陸退休年齡男人爲六十歲，女人爲五十五歲。退休者可得其舊工資七成。工人之不願退休者，如取得工作機構之同意，亦可繼續工作。但大多數退休者現仍從事不同性質之社會服務工作。

大陸工人，包括退休人員在內，均有醫藥保險，全部免費或僅收少量費用。作者所訪問之二個農村人民公社（作者自註：無疑爲大陸上之最佳者），每人每年僅納費相當於美金五角之數。社中有一小型醫院，每一生產大隊有一診療所，每一生產小組有一醫務處。生產大隊之診療所有若干「赤腳醫生」（或紅工醫生），生產小組之醫務處有若干公共衞生人員。

此外尙有意外保險、分娩假期、託兒所、育兒院、幼稚園等福利。如上海機械零件廠女工有分娩假期五十六日。工人患病在最初六個月內支全薪。因工作受傷者在病期內支全薪。

上海朝陽工人住宅區育兒院每月（包括膳費）僅收費二元（美金一元），但由政府津貼每月七元。上海機械零件廠之育兒院免費，附屬醫

溫，但所受教育側重政治思想之注輸。

蘇州絲廠工人每人每年作全身檢查一次，尙未發現任何與職業有關疾病。據作者之觀察，大陸工廠中最嚴重之問題爲職業性之安全，大多工廠中鐵片橫飛，並無任何安全設施。

3 其他福利

有關公共食堂、房租津貼、交通津貼、休假日期、娛樂設施、旅行津貼等所獲資料減少。但高級官員可乘坐飛機、頭等車、及有司機之轎車，大多數人民走路、騎自行車、乘坐公共汽車，亦屬顯而易見之事。

4 基本工資

中共近代化工業工人之工資，按經歷年資分成自第一等之練習生至第八等之專業熟練工人八等，但此種等別自文革以後已不復存在。技術與管理人員之薪級則另有規定。據作者所獲之印象：大陸工人工資及物價不常調節；即或生產力增加，但對工資物價之調節亦歷時甚久。男女工人雖屬同工同酬但女工都屬輕工業工人，她們的工資則較重工業工人爲低。據調查，工資之差別有如下表：

廠名	工人數	最低工資(元)	最高工資(元)	平均工資(元)
上海機械零件廠	六、〇〇〇	四二	一二四	六八
南京石油化工廠	三、八〇〇			
生產工人		三五	九七	五三
技術工人		五〇	一五〇	八〇
管理及行政人員		四〇	一四〇	
蘇州絲廠	一、六〇〇			
生產工人		三〇		五〇
技術工人		九〇		
蘇州刺繡研究所	二〇〇			
生產工人		五四	九四	
北平手藝所	一、三〇〇			
生產工人		三五	一〇二	六〇
三名最佳技工		（四〇	二〇〇	—）

別之比率約爲四比一。按美國標準最低工資每月四八〇元（每週四十小時，每小時最低工資以三美元計），最高工資每月爲一、九二〇美元。以大學中之教授而論，最高薪水爲三百元，最低爲二百元。講師最高爲一百卅元，最低爲七十元。助教高薪七十元，最低薪五十三元。中學教師最高一百四十元，最低五十元。大學之行政權由革委會控制，而各系之行政權則由助教掌握。教授大多有名無實，老教授外表及行動均顯示衰頹。

大陸享受最高薪水者爲高級官吏，每人每月約四百五十元。據作者估計，大陸現在工人五億，其中五千萬屬於近代化工業工人，五百萬爲技師，另五千萬爲勞務、專業人員、政府及黨務行政人員。上述工薪大約適用於此一億人員。大陸其他八分之七人口卽農人或傳統式工業工人之所得則遠較近代化工業工人爲低。

作者謂彼所參觀之二個人民公社，無疑地爲大陸中之最佳者，如蚌埠（Pengpu）公社全家每家之收入爲九百五十元。紅星中朝友誼公社每家全家之收入約爲四百至五百元。但極大多數農民之收入約爲每人每月十二元。中共招待人員雖竭力漠視私用地（約佔公社中可耕地之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之額外收入，蔬菜鷄鴨等副產品僅供每家過年過節消費之用，但此種私用地所產額外收入對農民之重要性顯而易見。作者在短暫之訪問期間雖已發覺大陸上農民收入低微，但並未指出，毛澤東雖以農民運動起家，廿五年來對農民之生活並無多大改善。

二、物價

大陸之糧食、菜油、醬油採定量分配制。食糧約爲每人每月四十至五十磅，菜油、醬油約爲每人每月三分之二磅。糧價歷年來甚爲穩定，但仍賴政府津貼。政府之收購價格自一九五〇年每斤五分增至一九七二年之一角一分。各地零售店之供應量似甚充分，難免有排隊購物者，但並不擁擠。計米價爲一角五分一斤，鷄蛋八角五分一打，四季豆三分一斤，洋山芋六分一斤，上等豬肉一元另三分一斤，次等豬肉九角五分一斤。據作者估計，一個五口之家——一對有工作夫婦，一小孩及已退休之父母——每月收入約爲一百七十元（夫婦之平均收入每人爲五十元，退休老夫婦之收入爲每人卅五元），支出約爲七十五元一角五分（二個房間公寓之房租爲五元四角五分——廚房廁所公用，燒飯用煤氣二角七分，水費四角，電費一元，膳食費五十九元六角，托兒所二元，個人健康衞生費用二元五角，交通費一元五角）。又據估計單身非熟練工人每月收入約四十元，支出約十五元八角五分（食宿——五人共住一室，一角五分，膳費十五元，個人健康衞生費五角，交通費一角）。此二種估計僅指食、住、行三項而言，衣服娛樂及其他用具等費用皆不在內。

全家或個人收入如有剩餘，則可購其他物品，如腳踏車每輛約爲一百二十至一百七十元，腳踏縫衣機每座二百元，電動縫衣機每座二百五十元，九吋黑

價

美 Jan S. Prybyla 著

劉思漢 譯

，鬧鐘每只十到十七元三角，電鐘每只廿九元，乒乓球每個一角至二角二分，網球拍每個自一元九角四分至四元四角，嬰孩推車每輛廿四元七角，牙刷每只三角六分，理髮每次六角，廿枝裝香烟每包自二角七分至一元五角四分，羊毛毯每張自十九元六角至卅八元，男用棉襖每件廿八元三角，女用棉襖每件自卅八元至四十七元，女用冬大衣每件一百五十三元，男人皮鞋每雙自十二元九角五分至廿元，男用眞皮帽每頂爲一百五十至二百元，男用襪子每雙自二元九角五分至三元七角。

值得我們注意者爲大陸有手提英文打字機，每只三百七十五元，飛魚牌辦公室用大打字機每只七百卅元，手錶 **Rolex** 每只九百十八元，**Omega** 每只自七百九十八至八百六十一元，**Novado** 每只五百四十元，其他手錶每只自八十五元至二百九十元，照相機每只自十九元八角至四百五十元。棉布亦係定量分配，每人每年約爲十五至廿尺可製棉襖褲兩套。

因訪問時間之短暫，以上物價之確實性自待商榷。作者認爲因生活習慣之不同，甚難以美元與人民幣之購買力作一比較，現行滙率爲美金一元折合人民幣二元。但渠認爲大陸上之實際購買力應爲人民幣一元相當於美金二元。大陸人民所得每月最低者爲十二元，最高者爲四百五十元。近年來中共當局雖曾有意減低平均所得之差距，但所得懸殊之情況依然存在。因此作者認爲每人衣着顏色相似，而質料則可能大不相同。

最後作者引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台北新聞局發表蘇武義士在北平第廿四高中教書時家庭每月收支數字與其本人在上海朝陽公社工人家庭之官方報導每月收支數字作一比較：

蘇武家庭	收入	支出		剩餘
薪水	九四元	房租電費燃料	一五元	18元供衣食及其他消費品
		交通費	七元	
		托兒所費用	五四元	
		合計	七六元	

朝陽公社工人家庭	收入	支出		剩餘
薪水	一〇〇元	房租電費煤氣	九・五八元	八二・九二元供衣食及其他消費用品
		交通費	一・五〇元	
		托兒所	四・〇〇元	
		雜用	二・〇〇元	
		合計	一七・〇八元	

作者謂中共官方數字並不比難民報導數字爲更可信，其中未曾回答及不可能回答之問題甚多，但蘇武所提托兒所費用似屬過高，如能以朝陽公社工人家庭每月僅付四元計算，則蘇武家庭亦有剩餘六十八元供衣食之用。不過作者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大陸上各地情況不同，其所參觀之朝陽公社只是一個特殊「樣板」例子。

紅朝氣數

林定

閱十二月二十八日「萬人日報」鐵嶺遺民先生「沐猴而冠望之而不似」一文，談及本港掌相學家黃掌原先生從電視上替北平紅色貴族睇相，結論是：紅朝江山大概不久了。筆者對掌相學一竅不通，但並不認爲是無稽之談，因這種玄學是數千年先人經驗累積下來的，所以一向抱着「信不信由你」的態度來看待它。

黃先生說北平頭頭出席康生大喪電視鏡頭中，張春橋、江青福薄，鄧小平兇相，王洪文相貌較好，不似兇相，可能有晚遇，將來反正的正是此人。又說毛劉周朱雖惡，但相貌堂堂，故能竊據江山。而第二代則個個福薄，滅亡指日可待。

說到睇相，港人稱「照田雞」，有靈有唔靈。應驗的如芝翁先生記戴笠殉難一事，說勝利後戴笠由重慶飛南京前，曾赴友人家告別，適一相士在，待戴走後，相士問主人訪者何人，主人告謂戴笠，相士說戴滿面烏雲，殺氣冲天，數日內必遭殺身橫禍。當時主人不以爲意。果三天後戴笠座機在岱山失事。又如鐵嶺先生爲旁證「看相決定國運」之事，特舉清末一例說：「清末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兵部侍郎于式枚到小站校閱，閱兵之後，回到北京向幾位親近朋友說：『天下可能有變，不出十年。』別人問他什麼原因，于式枚說：『我這次到了小站，看見袁慰廷部下，好幾人具有帝王之相，至於王侯將相更遍處皆是，天下可能要易代了。』果然清室遜位，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七年，北洋政府七元首，除黎元洪、張作霖之外，五人出自小站，即袁世凱、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至於任內閣總理、總長、疆吏的共有數十人，別人始佩服于式枚的相法。」而不應驗的，例子很多，最突出的莫過「文革」初「南天王」陶鑄，當時陸定一剛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至今生死未卜。又如徐向前八字眉，在戲台上扮演乞丐不用化裝，此是貧賤之相貌，一生命運坎坷，然徐向前相反，卻貴爲「十大元帥」之一，雖然官運不十分得意，但總算能安度晚年。至於賀龍的相貌，威嚴英氣，所有紅色大小軍閥無一能與他比擬，相家說他能由一把雙刀剪徑的土匪做到威震四方的大帥，全靠他的相格。這種貴相，理應福壽雙全，誰又想到他的晚年落得如此悲慘。再如汪精衛與周恩來都是玉樹臨風人物，但結果兩人都沒好下場。所以相學之玄，確使人難於理解。

不過，黃先生替北平新貴看相，認爲紅朝氣數已盡，雖然基於形而上學觀點，但與實際情況也相去不遠。筆者認爲，毛澤東的江山由他親手創建，也由他親手摧毀，在他死後，大陸必然出現分崩局面，那時黨不能指揮槍，地方軍閥勢力坐大，北平中央政府徒擁虛名，一如周朝天子不能統馭各地諸侯，形成春秋戰國時代。本來北平政權是相當鞏固的，他們若不內鬨，按照毛劉周朱陳林的排位去接班，相信中共政權可以延續一百幾十年，但共產黨人都是野心家，他們生存的目的是爭權奪利，「文革」一役，把繼承權的排位次序一筆勾銷，老軍閥老黨棍的「威望」掃地，再不能成爲人民心目中的「傑出領導者」，新倔起的造反派又不夠資格擔當「國家」大任，且四面楚歌，只單靠毛澤東個人庇蔭，過得一日也過不了第二日，因此中共第二代的領導層必然出現眞空，結果導致地方軍閥與省級黨棍互相勾結，割據稱霸，繼之火併。杜牧「阿房宮賦」「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用在毛澤東身上，再恰切不過了。

目前北平的領導層，正在醞釀一次新的內鬨，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以鄧

派失勢，毛澤東死後的天下必屬鄧小平無疑。其實這是文革派裝下的彈弓，留待他日清算周、鄧叛國、投靠美帝的最好材料。當鄧小平與福特在北平大會堂飲了茅台填鴨宴後，鄧小平便遭受毛江集團的一連串攻擊，他們首先向鄧小平拍檔教育部長周榮鑫開刀，這是「文革派」射人先射馬獨步單方，一如鬥爭劉少奇時先向他的死黨彭眞下手，鬥彭眞時又先向他的死黨陸定一等人下手。周榮鑫在「國務院」的資格相當老，擔任秘書長，爲周恩來的親信幕僚，「文革」時被江派鬥爭，停職長達八年之久，前年才「解放」，雖不能說他是鄧小平心腹，但他們「同病相憐」，自然走在同一陣線上，且周是鄧的下屬，執行鄧的方針政策，毛江集團炮轟周的教育部，實際上是炮轟鄧的教育方針，周只不過是過河的跳板而已。

毛江集團除在清華，北大張貼批判教育部的大字報，尚在「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上發表羅思鼎、兪彤、梁效、洪城等人文章，攻擊周榮鑫的教育部執行修正主義的教育方針，企圖復辟封資修的教育制度。而清華革委副主任張維則公開對外國記者批判周榮鑫支持恢復文革前的課程和制度，倘張維沒有後台老板支持，他怎夠膽向洋人炮轟自己頂頭上司，不怕通敵叛國罪嗎？

毛江集團繼批判「水滸」的虛構古人後，又向太平天國的眞實古人開刀，人民日報發表「太平天國時期投降與反投降的鬥爭」，說韋昌輝發動反革命武裝復辟政變，企圖推翻洪秀全的核心領導；石達開採兩面手法，打起勤王旗幟，竊取軍政大權，企圖以反革命另一手，篡奪最高領導權；李秀成罪名則鎮壓農民，走投降主義路線，並特別指出洪秀全痛斥李秀成招降納叛的罪行。從這篇借古諭今的文章中，不難看出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是影射林彪、周恩來、鄧小平。林彪被罵復辟政變，周恩來耍兩面手法，鄧小平「招降納叛」，解放牛鬼蛇神，在大陸上人人皆知，文革派這一招，一針見血，不像批判宋江那樣模稜兩可，證明他們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

目前，文革集團與官僚集團雖在理論上進行鬥爭，但可以預見，在毛周死後，消失個人獨裁主宰

敬悼駱用弧前輩

古鶴翔

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筆者和同事們參加了革命老人駱用弧前輩的出殯大典。這天世界殯儀館的大禮堂裏，擠滿了哀悼的人；其中有革命前輩，有教育先進，有紳商名流，更多的是青年學子。

在瞻仰遺容的時候，駱老前輩的遺骸上蓋着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兩面國旗和駱老前輩慈祥的遺容彷彿告訴我說：「中華民國一定勝利，反共復土大業必定成功！」

我是怎樣認識駱老前輩的呢？確實的日子記不淸楚了。我只記得，自從逃出生天，回到澳門以後，在澳門教了幾年書，跟着便帶了長子和靑冥來港。孩子們都到了潮商學校讀書，我自己卻在一些私立中學任教。課餘之暇，我曾在本港的一些自由報章寫稿，希望爲反共復土大業盡一點國民應盡的責任。

有一天，長子回來告訴我說：「駱老師常常叫同學們看你寫的文章呢！」

又有一天，長子告訴我：「最近駱老師知道你是我的父親，他想和你做個朋友。」於是，我和駱老師在高陞茶樓第一次見面了。駱老師知道雖在私立中學任教的待遇很差，曾經想過介紹我轉入較好的工作崗位，事雖不成，但駱老師給我的幫助，實在使我永誌不忘。

現在回想起來，駱老師對我的關懷，應該是「同志愛」罷，因爲我們都是堅決反共的同志。

我在私校任教了幾年，便進入師訓班「受訓」，「受訓」期滿，成爲「檢定教師」了。這時候，我本希望進入津貼中學任教，但既無人事關係，又不善鑽營，只好到青山某津小工作。每天天還沒有亮，便要過海，並乘小巴向青山前進。在颱風襲港，但未正式宣佈放假時，更是苦不堪言。

有一天，駱老師通知我說：「我校小學部需要教師，你不妨申請。」於是，我進了潮商小學任教。做一個津小教師，生活雖然不很好，但也勉強過得去了。我得免於長途奔波，應該感謝駱老師。

在一個多月以前，駱老師病了，並且進了那打素醫院。我得這消息後，立卽趕往探視。當時駱老師的病似乎已經痊癒了，他的腿已消腫了。

我知道駱老師的經濟情形不很好，便強迫他收下一點小款，誰知駱老師竟然雙淚直流。看見駱老師這樣，我哽咽着離開了醫院。

在駱老師住院期間，長子也曾前往探望，並告訴我：「駱老師快要出院了！」

駱老師終於出院了，並且已回學校上課。他的臉色仍然不很好，而且醫生限制他的飲食。

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馬天明先生和我一同帶領了一隊小朋友到香港仔，駱老師也帶領了一隊中學生前往領獎，這天天氣十分寒冷。

我問駱老師說：「你還需要打針麼？」我見他身體還不很好，想介紹他到一些做醫生的朋友處注射補身針，可是駱老師說：「不必打針。」

駱老師又對我說：「很感激你對我的關懷，遲日到府上拜候。」我連忙說：「不敢勞駕，千萬小心保重！」

這天中午，駱老師和我一同回到潮商學校門前，我叫小朋友各自回家，駱老師卻帶着中學生叫門入校內。這是駱老師生前給我的最後印象。誰知隔了四天，即十二月十八日凌晨一時三十分，駱老師竟然在那打素醫院逝世！

駱老師生平待人，十分謙恭有禮，他的三位公子，都先後由大陸泅泳來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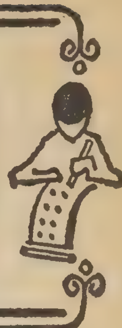
現在，駱老師已魂歸極樂，曾受駱老師教育的青年，都應該獻身於反共復土的大業！

最近，有一位女孩子寄了一張聖誕咭給我，上面寫着這幾個字：「祝早日掃除毛幫！」

看見這聖誕咭，我便想起覆蓋在駱老師遺體上面的莊嚴的國旗。中國有這樣的革命老人，有這樣的少年，中國一定勝利的！

最後，我要向駱老前輩表示：知我助我，公竟無言；滅共復土，此志彌堅！

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寫於滅共齋



一褒一貶兩人物

柳以青

在李一哲大字報中，提到了最近幾年來在大陸上出現的人物，一是楊榮國，一是王洪文。

對楊榮國，李一哲們給了很高的評價；但對王洪文則並沒有表示出太多的欣賞。這方面，就閱讀李一哲大字報來說，可以說是很有意思的。不但有意思，同時也有深情。

對於楊榮國我曾寫過幾篇東西，那是針對他胡亂地在「批林批孔」，批林嘛，那是中共大陸上的現實，批孔就顯得兒戲了。有時所謂的「孔」，不是孔夫子的「眞孔」，而是他們爲孔夫子的理論所製造的「假孔」而已。因之，我那時就指出：把孔夫子捲入大陸的政治鬬爭中，是一個歧途，同時也是一個以之爲工具的利用，學術界中人的學術尊嚴，確實是給破壞和剝奪了。

然而，這次在李一哲大字報中所表達的意義，他們對楊榮國所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起碼他們就看深一步的是「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也就是在李一哲們所透視到的「批新孔」上，我就會知道他們一定要大褒特褒楊榮國的。由此，更可以知道，李一哲們的程度，無論是思想哲學，現實政治以及整體地大陸上的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也者，都能有一深刻的看法與本質了解。

給予熱誠的「批新孔」

首先，我們先看李一哲對楊榮國的意見：

「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歷史的外衣出場了，哲學家作了新的政治變革的前導，這個人是楊榮國。」

這是把楊榮國的地位確定了。以之爲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披了歷史的外衣」，以哲學家的姿態來「作了新的政治變革的前導」。

這「前導」兩個字用得不錯。接着，李一哲說：

「當『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頸上深痕尚未消癒，楊榮國和它的助手們，甚至是在『牛隊』裏就開始了他們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這位白髮蒼蒼的教授是一個眞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禮治』的秘密，『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楊榮國同志控訴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

「楊榮國反覆地控訴『禮治』，反覆地控訴孔子殺少正卯，少正卯有什麼罪？他無非是『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罷了，這樣就該殺麼！

「可笑的是他們也來批孔，他們千方百計地掩蓋被楊國榮揭發出來的『禮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禮治』說成是一種假仁假義。」

楊榮國本身有無厠身於「牛鬼蛇神隊伍」，我不知道，手頭上也沒有可供檢查的資料，然而，楊榮國的「助手們」，雖然沒有點出了姓名，肯定的是有不少是厠身於「牛隊」的。也就是因此，很獲得李一哲很欣賞。由此可以了解的是：李一哲並不太反孔，而反新孔卻是肯定了的。

在這裏，相信讀了上面的「大字報」的徵引中，爲擔心孔夫子地位在大陸老百姓心中會有問題的人士，可以大放其心了。因爲他們所最關心的是反新孔呢！

這樣的一個肯定，不是空穴來風。不信的話，可以看看李一哲如何引用了楊榮國的「控訴」說：

「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

孔子所說的禮，當然不是如此的。而李一哲所了解的楊榮國對孔子所說「禮」的誤解，竟又推陳出新了。無怪李一哲要大讚特讚楊榮國了。

對於楊榮國誣蔑了的「少正卯」事件，爲李一哲更覺得敏感與有機可乘，於是就很坦然的說，少正卯的問題，李一哲沒有去指摘孔夫子，而指出是「禮治」。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明。

最重要的是李一哲所指出「少正卯」所犯的「罪惡」，乃是：「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李一哲對此所提出的控訴是：「這樣就該殺了麼」？

從這三方面的「控訴」內容，起碼在李一哲的感受裏，被鎭壓、遭殺頭的原因，就是他們所從事過的事情，而使他大惑不解的是：既然是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聯絡「人民」卻成了殺頭的「罪狀」；在這裏可以有這樣的兩種了解：一是中共所稱的「人民」是用來被控制和被鎭壓的；一是只有中共的黨組織才能聯絡「人民」，其他的各色人等，都沒有這種權利，更沒有這類的資格。

「自由集會結社」也是罪狀，問題出在「自由」兩個字。整個的大陸總是整天價在「集會」和「結社」呢！問題的這類的「集會」與「結社」是奉命而做的，不是任老百姓們「自由」來做的。由此，我們又可以知道：在大陸人民

或老百姓是沒有集會與結社自由的。否則的話，「自由集會結社」怎會是中共所羅織的殺頭證據呢！

「亂批評當局」，最妙的是那個「亂」字。因為照中共的對內、對外所宣傳的「批評」政策，似乎是很開放的，可是，開放是一會事，而批評的可與不可，在於是不是「亂」。

雖然中共常說的一句話：「天下大亂，愈亂愈好」，可是對大陸上老百姓對當權的中共批判就不能「亂」了。

批評之所以「亂」或「不亂」如何能鑒定呢？本來這是一個很難下斷語的問題，然而，為中共的當權派們就很容易地訂立一個或幾個標準。一是所評批的「亂」，就是中共當權派沒有授意；一是所批評的「亂」，就是真的揭發了中共本質上的黑暗面。

所授意的批評，是否還可以稱為批評，我已經懷疑了，相信讀者們也是會懷疑的。在這裏，我總會覺得：舉凡那些由於授意而掀起批評的人士，其熱情愈大，其所陷愈深，到頭來真正受損傷的大概還該是這些人士。

至於能夠在批評裏揭發本質而被稱為「亂」批評也者，我從心裏散佩與尊重。這一散佩與尊重，不是看於他們揭發了本質，而更是因為從內心裏說了老實話。而說這老實話的時候，他們知道他們會被扣上「亂」的帽子。然而，他們的良心裏，驅使他們非說老實話，而這老實話的表達，不是為了自己或自私，當然更不是為了要去接受人家為之預備的「亂」的帽子了。

我可以這麼說，他們只是為了為民請命，為民主而奮鬪呢！也就是為此，李一哲就對楊榮國大褒特褒了。

唯一值得懷疑的是：楊榮國以老邁之年，竟能大江南北的奔走而鼓吹批孔反孔，其背後是否有撐腰者和授意者呢？我到現在仍不能釋去疑念。

置於冷淡的「報告」

其次，再談李一哲大字報中有關王洪文的一段：

「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

這段簡短的話，說得很清楚，同時也表達了對王洪文的看法與意見。我的了解是大貶特貶的。貶在沒有寫出來的地方。這裏，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王洪文的崛起，卻使很多人傳說紛紜，同時也使人驚奇不已。到頭來，事實就是事實，對於這一事實的背後說辭，似乎也無人再去追究、研討了。

可是，王洪文崛起，或者更好說是平步青雲的話，對大陸上的老百姓們，或者更好說對大陸上的年青一代該是如何看法，如何想法呢？

李一哲的大字報，只用了上面所寫出的六十九字來形容了一下而已。

請想，如果中共既是強調了「工人當家」，而這一理念又該是為所有大陸上工人階級所服膺而又認為對的話，實應該對以工人出身的王洪文的「脫穎而出」而興高采烈的。

但是，事實上的反應並不如此。

李一哲的大字報是如此，而在大陸上民間的流傳更是如此，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別人的想法和看法，我想用李一哲的大字報所吐露的意見來分析一下。

對於王洪文報告中所涉及的「五不怕」。為所有讀到的人士，以為真是「了不起」。這「五不怕」是對住如何「反潮流」的，它們是：

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坐牢；四、不怕殺頭；五、不怕離婚。

有人說，王洪文的「五不怕」是有所本的，那是由一九五八年成都會議毛澤東所說的「六不怕」而來。那「六不怕」中，王洪文就少引用了「一怕」，便是毛澤東所說的「不怕扣為機會主義」的帽子。

這一遺漏很重要，因為無論是「撤職、開除黨籍、坐牢、殺頭、離婚」等，其本身都可以成為獨立而「不怕」的英勇行為。可是，這「五不怕」如果是被扣上了一頂帽子的話，所謂的英勇，都立刻變成懦弱了。所謂的「頂天立地」，也就都變成「一無可取」了。所謂的「為民請命」，也就變成「私字當頭」了；所謂的「正派正統」，也就變為「旁道邪門」了。所謂的「赤誠良心」，也就變成「汚穢黑心」了。所謂的「大無畏氣慨」，也就變成「小人味私情」了。

李一哲很清楚，也更洞悉這一「王洪文的報告」的內涵是什麼，如東就他們的了解，那是「雷聲大，雨點小」；那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那更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玄虛的故弄。

無怪乎李一哲就直接了當的說：「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同時，他們更提出了反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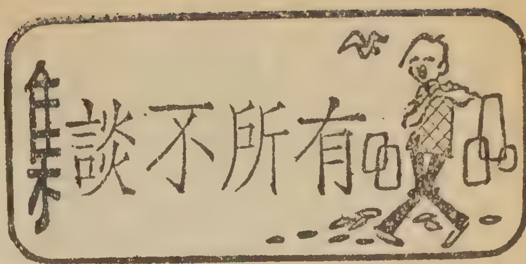
「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因之，他們更深刻地感觸到他們自己的感受。當然，這一感到仍是李一哲無法在思想上所受了有生以來的中共的宣傳所致，這方面我是可以理解與諒解的，那便是他們覺得他們才是「無主」的「幽魂」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了。

從他們的行徑——「李一哲大字報」的張貼，到他們對王洪文那一篇「慷慨激昂」的「報告」的冷淡而不經意的反應，我們就知道他們的意見了。

是的，在李一哲大字報中，牽涉到不少的「人物」，這裏只舉出兩人物來看李一哲的意見而已。

不過，在這裏，我似乎隱約的觸嗅到：李一哲所代表的大陸青年們，是傳統歷史中的「治統」與「道統」的一些問題了。



韋里：那疲倦的人呀！

丁冬

韋里先生是一個救危扶傾的「大國手」，挾一億五千萬元侵股的不可抗拒的勢力入主喝記中樞，憑着過往挽救一家瀕於死亡邊緣的機器公司的臨床經驗，開始對身罹大患的喝記大施針藥。

據早先診斷的結果是：脈息浮滑、感染風邪、又復飲食不節，遂成內外交侵之症。上則頭昏目眩、中則四肢麻痺、下則黃白俱無。若更蹉跎失理，不出一年半載，人即枯竭至死。急救之法，應先用巴豆狂瀉湯三大劑，然後緩圖固本養息。乃於一日之間，宣佈裁撤無利可牟的駢技機構百餘家，差符梁山泊好漢之數。消息傳出後，萬千海內外股民彷如放下心頭大石，莫不深慶中樞得人。股價即日報升，且屬方興未艾焉。

針藥施畢，大國手已累得滿頭大汗，一邊脫下身上的白袍，一邊又忙不迭的提出忠告，說洋行董事長大泡和爵紳是個「疲倦的人」，宜及早爲計，作急流湧退。從報章中所見的大國手，目光如矩，一臉精明，難怪能道人所未道，及言人所不敢言者。庸才如丁冬之流，亦知所景仰不置，於欽敬之餘，又不禁後起另一家大機構裏一個「疲倦的人」。

話說前數天，與友儕大伙兒共話，座中有現任大學講師甲與乙。話題蓋即由喝記之拆爛污漸轉到目前正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的大學改憲事件和它的發起人。先是，有人以大學校長的貴庚爲問。丁冬率爾應曰「七十五」。此語一出，眾人嘩然。講師甲逕指爲造謠，認爲憑情論理，七十五之數絕不可信。除開極權國家的總理、主席之流，以無憲法規定退休年齡外，任何機構似不應許容七十五高齡的領袖長期戀棧而不致仕者。有之蓋自美國前二任聯邦調查局胡佛局長開其端。這位臉如老虎狗的局長，歷仕七八朝（總統），拒絕退休，但死於任內之年，似仍不過七十。人多已謂胡局長爲一專權

朋友丙曰，誠如甲君所說，此乃僅憑情理推測，但有時所謂情理，只可施諸他人，不適用於自己的。譬如說，大學規限僱員至五十五歲時，校長有權促令退休。但此規限只適用於一般僱員，而不可用於「自己的人」（用福特總統名言）身上。君不見搞金石學的李老聃，年在「耳順」和「從心所欲」之間的境界，依然逍遙校園之中，月以高薪娛晚景！至於丁君之云「七十五」，想亦有根據者歟？

丁冬應曰：我不懂情理，僅憑普通算術加減法而知之。記得數年前有人示我一學生刋物，其中載有訪問校長記錄。據報，校長面對學生大談當年參與「五四」事件活動。讀罷不勝感動，亦有大開茅塞之暢快。因爲就平日所認識的學者大師之中，以爲只錢穆、梅貽寶諸老才有資格談參與五四，唐君毅、牟宗三教授已屬晚一輩人物。事緣「五四」事件生於一九一九年，由北京大學生發端。大學生姑以十九歲算，到現在仍健在者，當有七十五歲。如謂那天才大學校長年齡實在未至七十五，則他對學生的談話是謊話，二者必居其一。如說校長當日爲中學生，則年齡不妨姑減三四歲，今年亦應爲七十。如當時只爲小學生，則只配隨人腳跟，拍拍手，喝喝歌，一切不分皂白，未可誇言「參與」也。

於是，話題漸由老人、退休而進至老境問題。講師乙說，老人有老境，辦事懵懂在所難免。朋友丙曰，人老不一定入老境，即上面所提錢、梅、唐、牟諸老，到今日何嘗露老態？其精進又豈一般養尊處優之後輩講師所能企及？只有長期以來精神處於盤馬彎弓、勾心鬭角狀態下，氣鬱不舒者，才易於衰老。此亦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

丁冬曰：「天若」句比喻不合，應訂正爲「心勞日絀」。正是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問不是領導材料，實在不宜強作出頭。講師乙在旁一直不開

「孤雛」談

聖誕前的電影，國片沒有一部是值得寫影評文章的，西片中可談者倒有好幾部，本期選出兩部片子來分析一下，一是曾經在一九五八年公映的「孤雛血淚」，那是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典型文藝悲劇，雷電華公司出品，雅倫里斯拿導演，主演的六個童星已經長大成人，男主角金馬倫美曹與女主角姬蓮妮鍾絲也早已在影壇上消失。但用今天電影標準說：「孤」片就使是當年的純粹商業電影，但仍有值得一談的價值。另一部是七十年代觀念的政治諷刺喜劇，「光棍走天涯」薛尼眞夏易士導演。在賣座情況上，「光」片比「孤」片差勁得遠，前者是舊片重映，後者是新片公映，要是從兩片內容尋找一個對比，卻是前者能將眞摯情感投入去，後者所賣弄的祇是機械式的笑料。電影雖然煞有介事的作諷刺政治狀，但全無情感熱度可言。大可視作失敗經驗的一課。

「孤雛血淚」是一部人與命運搏鬪，上一代被惡劣的命運打倒了，但電影的最後，仍然突出下一代繼續苦鬪的意念。它是美國拓荒時代的故事，也是美國式文藝悲劇，它所以不同國片文藝片，就是不套入三角戀愛以及奇逢偶合的公式，劇中人並沒什麼遠志，只是忠於生活及作爲人父、爲人母、爲人兄長的一連串責任，每個人都爲責任感而活着，電影的表現形式，美國的廣濶的野與美麗的雪景，對於一部文藝悲劇氣氛襯托得相當美。也將人物意志襯托得那麼堅韌與不屈。

「孤」故事從聖誕之夜，一個十二歲的少年用雪車送着他的小妹妹到一鄰家轉送給鄰人收養起；敘述這少年的父母來自蘇格蘭，時代是十九世紀中業，這對夫婦在荒野中建立家園，作伐木與修理船維生，妻子也做裁縫，夫妻倆在貧苦中生了六個兒女，由於

，無是圖個長治久安之計吧了。丁冬亦覺不耐，戟指講師乙曰，眞人面前不可說假話，這裏沒有外人，還說混帳話作甚！老實說，君既已得實職，還有何顧忌？卽使誓不著迹，亦不見得會受減薪；罵罵校長，也不見得要捲舖蓋。

講師甲說，新調查委員會可能是個公正人，在各造中作調協，使各方面都好過。我們似不宜太過抹煞人家。丁冬曰，快不要這樣天眞。那委員會的任務不是來打圓場的。它是改憲派的生力軍。反對派一向喜歡以十二年前的那本委員會報告書作爲聯邦精神誓言證物。好了，寫報告書的人現在來到跟前了，只要他老人家一搖頭，任何信誓都化成泡影。講師乙曰，人家居爵紳高位，豈易因受到壓力而背信？朋友丙曰，他們的委員會，在第一個工作日中便已急不及待的說要改憲，又借他們祖家大學爲例，說改革是得到政府撥欵的條件。還有什麼話比這更明白的？

丁冬亦曰，總之，反對派陳說的是第一義的道理。對手說的永遠是第二個層次的道理。任何事一經滑入第二個層次，橫說直說都無不可，也很動聽。改憲報告書儘管起草人學貫中西，也不外說得第二個層次的理，斯理也實足以「惑世誣民」。至於撥欵之人，手裏拿的個算盤，而不是天平。他要通過錢孔看世界、看眞理，只要是與撥欵過不去的，有抵觸的，統統都要犧牲。當年要辦聯合大學，是迫于形勢，要圖省錢，只好因勢利導，才樂意彈彈令學者們聽了覺得悅耳愜意的聯合樂章。十年後，所謂聯合精神，一方面固然沒人懂得珍惜愛護，另一方面又有人作無休止的戕伐與斲喪，早經敗壞殆盡，淪落變質爲「防碍學校進步」的條文。於是，改憲又似乎正合「孤意」，好像百貨公司裏的新欵廉價時裝——你說它不稱體，不耐穿着，不切身份，但他卻說新裝便宜呀！你取其禮，他取其羊。

推遠一步說，卽使大憲是改了，但那行憲的最高負責人與他那副德性仍在，不奪不厭，是猶如湯換了，藥不換，病人還是奄奄一息的。安得一教育界的韋里先生出，於芟夷積弊之餘，復向那「疲倦的人」敦勸幾句，使之買棹言旋，這才是個斧底抽薪的辦法。

與「光棍走天涯」

林巽

親，父親不幸死了，十二歲的長子要得出去做學徒，但不到二年，母親也因過度勞累而病死。然後故事中的十二歲長子便與弟妹一起商量，分別選擇可以收養他們兄弟的家庭，將弟妹送給鄰人收養，剩下十二歲的兒子，繼續在父母遺下的屋子中，繼續自吃其力。電影寫一個家庭之外，也寫美國拓荒時代來自各地的移民那種守望相助的精神，頗富有感動力量。電影中六個童星，都有不同的性格，所以也突出不少充滿人情味的輕鬆笑料。

「孤」片觀眾席上，有家庭主婦帶兒童來看的，但大多數仍是青年觀眾，從觀眾反應上看，我發現也有青年觀眾抹眼淚的，情形與一九五八年時並沒兩樣，心中有禁產生一個奇想，也許因爲近二年來不少舊片重映，說不定會重新揭起拍正宗文藝電影的新風氣，那未嘗不是一件美事。

從不同生活背景看，「孤」片中的美國移民刻苦地爲下一代勞累及犧牲的精神，多少與今日香港一般小市民父母是相同的，電影是提高一種悲慘遭遇下的不屈鬬志。我想此時此地的電影藝術匠人要發挖同樣的題材應該是有的，何況像「孤雛血淚」這類電影，並不是唱高調的電影，它只是一齣平平實

薛尼夏易士的「光棍走天涯」是利用近年一種小國家時時鬧政變的影象湊合出來的電影，這類電影本來是有時代性的，不過電影編導用的是開玩笑的挖苦方式，因爲是非觀點被混淆了，觀眾沒法找到情感寄托據點，劇中人物又沒有一個是令人敬愛的，只有好笑時才令觀眾笑笑，笑笑之後什麼也沒有，這種電影的不受歡迎，過去已有不少同樣的例子。

「光」故事寫一在太平洋一個海島上渡假的美國水兵，與有夫之婦偷歡，被丈夫發現追殺，因逃命而誤了船期，卻被一神秘老人誘捕，迫他做一艘老爺船的船長，偷運軍火赴北愛爾蘭，又值當地發生革命，這神秘老人遭遇很多困難，後來總算逢兇化吉。逃出生天。「光」電影是近來流行的機械式鬧劇，一艘機件時時出毛病的老爺船正是導演利用製造笑料與危機的道具。至於劇中的水手查理，他的遭遇可有如占士邦，但查理並不如占士邦那樣有週身法寶，他每一次歷險只憑運氣脫險。

電影中那個神秘老人，雖然是爲了他自己的革命而存在的人物，但他卻不是一個勇敢的人，遇到困難只有誘別人去打頭陣，自己卻膽小如鼠，電影這類人物的行爲，雖然製造好些笑料，但對現實社會所起的諷刺作用是有的。所謂「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人物在我們的社會上正是隨處可見的。

男主角杜麥蓋利外型有點像謝利路易，女主角希利米露絲在過去是一個出色的童星，現在演青春少女的角色，她雖然是好演員，但看來並不十分理想的喜劇演員材料。

像「光」片這類電影，並不是適合香港大部份青年觀眾欣賞的，對政治電影，不論是寫實的或胡鬧方式，它在香港大部份青年觀眾中都沒法提高興趣。不過在南美洲或西歐，這類電影可能會比較適應的。「光」片在製作方面水準並不很低，但喜劇效果並不十分理想，不理想並不是編導的低能，而是它所運用的材料沒法使本港青年觀眾產生親切感。

通常悲劇電影比喜劇電影容易引起觀眾共鳴，就是因爲悲劇的材料是屬於倫理愛情的，在生活形式上雖然各有不同，但因爲劇中人的行爲卻能從性格上發揮，就使在不同民族中出現，也容易爲觀眾所理解。喜劇如果屬於機械運作，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從「孤雛血淚」至「光棍走天涯」兩部作品的觀眾的反應看，那是最明顯不過的。



文學藝術必須超然獨立

霍雲霄

在餐室寫稿子，給隔座三個青年的談話擾亂了文思，三個青年看樣子如大專學生，一個說：文學不能爲政治服務，另一個卻堅持文學一定要替政治服務。反對文學爲政治服務的青年說：文學是可以永恒的，政治只是一個時期的，如果文學爲政治服務，文學便失掉它的永恒性，成爲政治的裝飾品與陪葬品。主張文學替政治服務的卻堅持着說：有了文學替政治服務，政治便不會只是一個時期了，政治可以偕文學一起進入永恒。我聽了這位文學爲政治服務的牽強理論，幾乎要笑出來。這位主張文學爲政治服務的青年，他可能忘記了他所認定的政治本質只是一種純粹權力的架構。世界上是絕對沒有永恒權力的。過去沒有，將來也沒有。

文學藝術應該是一種生命力的光輝，它的眞正作用不是權勢的依附者而是一種啓示。啓示這辭彙，在宗教領域中是一項很重要的前進的嚮導力量，沒有它，宗教本身便沒法擴展，甚至僵化。政治是人本的領域，但它同樣需要啓示，沒有啓示，它本身也會僵化。而政治的啓示源頭，應該是來源於文學藝術。文學藝術不但啓示政治，也啓示了每一個人的生活，觸發所有創造者的動機，是一種引導人類進步的工具。

純粹的一種生活方式，以及純粹的一種權力的執着，它在某一段代表現在的時間中是孤立存在着的。因此，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任何一種權力執着，都沒法跳出那段代表現在的孤立時間之外。它最多做到與某一個生命作伴而陪伴到這生命終結，不幸的人還會中途爲權力所淘汰，將執着者拋棄。至於純粹的生活方式與權力的執着，如果沒有外來的事物介入起啓發作用，它可能永遠不知進步爲何物。人的悟性也是爲了利用啓發作用而存在的。

可以這麼說，代表一段時間是政治，啓發政治進步的是文學藝術。文學作品中的關雲長品質那麼完美，戲劇中的包青天那麼完美，「皇子復仇記」中的漢姆雷德那麼瘋狂，白居易與杜甫的憂時，李白的純眞與浪漫，這一切都是由歷史文化智慧泉源蛻化出來的神奇生命，但經過文學家的再塑造，它已經變成一種本質超然的東西，它的存在價值，不應該是爲某些現實存在的事物作美化工作，因爲任何現實都要消逝的，它應該成爲一種啓發的力量，給後世人塑造一種可模範的對象，或者使生活在現實中的人由它的存在而發現自己的病態。

在人的靈性世界裏，沒有文學藝術的自由，等於生活在一個沒有鏡子的世界中，你是當權者，只能利用一些人對你描述你的面孔如何美，但你永遠沒法發現你的面孔眞相如何，你的面孔如果是醜惡的，但你卻是當權者，文學藝術必定替你服務，它怎會敢向你的權力挑戰。如果文學藝術的地位是超然的，像一面反映一切眞相的鏡子，它會使你發現自己的缺點，或者使你得到新的啓發。

從人的知識發展方面說，自然科學啓發出機械科學。文學藝術成爲歷史的解剖刀，它永遠啓發每一時代的人類的現實生活與現實政治，它本身不是權力，卻叫一切具有權力者有自知之明。它是鏡子、良藥，也給一切新創造事物提供了最好的動機，它並且豐富了宗教，改變人的內在氣質，爲人類尋找精神安頓之所。然而，它的地位必須是超然的，不必依附什麼。越是超然才能越成功地扮演啓發者的角色。超是依附權勢越沒有啓發作用，只是一種純粹的宣傳品，當權力過去時，它的價值也同樣消失，人如果生活在一個沒有啓發也不需要新的啓發的世界裏，這種生命自然也是會逐漸僵化的。





曾國

古語云：「蓋棺論定」，但就曾國藩與洪秀全來說，就未必適用，因爲他倆死後，今已百餘年了，社會間對於他兩人的是非，卻仍未見定論，毀譽極其不一。

爲何得不到一個定論？因爲這其間纏繞着兩個

穌爲「天兄」，自稱「天弟」。向下看，見孔子跪在腳下，這就看出洪秀全是什麼心機。後來，他就利用「天兄」的名義，四處招收信徒，他說動了燒炭伕楊秀清、落魄秀才石達開等等，就準備造清室之反。只因當時清廷太腐敗，地方官太無用，遂使他在廣西造成一股勢力，清廷只把他看做爲一小股匪幫，不予理會，因此使洪楊坐大，順江而攻入南京，眞令他初料不及，所以便把南京改爲「天京」，自己做起「天王」矣。落第秀才做

也有人說，曾國藩是一儒者，儒者決不會做出那種不擇手段投機之事。他究竟是漢人，當然也有民族主義思想，反清可有兩種方式：㊀是造反、倒戈，㊁是和平轉變。曾國藩是採取後者，平洪楊亂後，漢人勢力逐漸抬頭，軍政大權，原由滿人掌握者，漸移於漢人手中，誰能說曾國藩不反清。

曾國藩不僅桐城派文學家、清代政治家、軍事家，也是道德家、理學者。他能做到朱柏廬治家格言的每句格言。我們可從他的家書中，看到他的一切思想、生活。他夠得上晚清大賢，故死後能謚「文正公」。因他一生積德行善，故至今他的子孫滿天下，皆有相當成就。歷史上，青史上通稱「曾左李」，然就德行方面說，無論如何，左宗棠、李鴻章是比不上他的。他眞是近代中國的偉大人物，值得後世人欽敬。

洪秀全蓋棺未論定

向晚

國傳統文化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命脈。曾國藩是維護中國傳統文化者，洪秀全是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者。

站在前者的立場，當然毀曾而譽洪，反之，當然就毀洪而譽曾。所以至今仍很難下斷語。

如專從問題表面上的名詞去辯論，當然可說皆對，難分高下。然如從問題實質上去探討，那就容易下判斷。所謂「不是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是對」。什麼是對呢？這就是要從實質上去探討。實質是什麼？我以為這要看探討曾國藩與洪秀全兩人的動機、曾洪兩人的行為，及結局的影響。

從動機說，即誅心論，古今中外，任何大事，可以肯定說，凡動機光明正大，其手段又合理者，必定勝；反之則必敗。這是一條歷史定律，未有例外。雖然也有的不合於此定律，而能成功者，那也只是一時（暫短的）的僥倖，結局還是慘敗。這就指的吳三桂、洪秀全。

洪秀全原本是一追求清室功名者，只因兩次考秀才不中，才反而詆毀孔子，又因急於追求個人出路，恰遇到街邊散傳單的耶穌教徒，因此便信耶穌教，他想利用耶穌教的勢力，以期發展個人的野心。夢是醒時的心理反映，他做夢，謂夢見上帝，坐在中央，他與耶穌站在上帝兩旁，他認耶

湘軍打太平軍，並非為擁護清室，其檄文說得很明顯，是「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因為洪楊大力破壞傳統文化，崇信外來的耶穌教。故曾的檄文一發出，太平軍內部也為之動搖，故終於失敗，洪楊兩「王」皆橫死。

太平軍何以能得勢？我以為有三因：㈠清廷太腐敗，軍隊不堪一擊。㈡洪楊依靠上帝的精神支持，猶如北方的義和團然。㈢為目的不擇手段，殺人如割稻草，這很像今日的共產黨。這就是說，洪秀全動機卑鄙，而手段又毒辣，所以終於全盤失敗。

一般人對曾國藩的批評，多指其不反清，在他敉平太平軍後，手握大權，如欲推翻滿清，如折枝之易，然

舍，主辦單位為什麼會有這種安排呢？這就得回到以前我所談到的「對上對下嘴臉」。學人不但已『名成業立』，說不定還隨時可能會『官癮大發』返台投效一兩年，說不定剛好被安排做他們的頂頭上司。思及此，主辦人員豈敢不戰戰兢兢地好好『巴結』一番。……第二個問題是，到底誰才有資格參加研習會？右派人士？國民黨員還是那位負責提名的老兄夜半夢醒，睡眼惺忪時，隨手在通訊錄中圈出幾位來敷衍了事？……那研會至多只不過是一羣不具任何代表性的烏合之眾罷了。……在政府方面又有幾個是真正想聽取較好意見的？不唯唯諾諾說些好聽的話上下敷衍的人物？假如學人政府兩方面所能想到的只是吃吃喝喝，出出風頭，做做表面功夫最後以「圓滿結束」四大字輕鬆了結的話，那我認為不如取消研習會，省下這筆經費，用於其他更迫切的事情上。否則我們回去參加研習會，豈不等於是剝削我同胞們的血汗錢？……」但其基本立場反共，十四期「中共的運動」一文稱：「共黨取得政權之後，以各式運動為其清算鬥爭，維持政權之手段。運動無日不行，鬥爭無處不及，穩固中共政權，卻苦了八億同胞，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靠『運動』暫時穩定政權的人們能不慎乎？」該刊對象為美南十三州之華籍學子，也兼及加國學府之報導。

朱・毛・之・怨

方劍雲

朱德大毛澤東七歲，今年已九十一。兩人自民國十六年在井崗山合股，到現在已四十九年，這將及半個世紀中，朱毛之間一直在互相敵對，隨時鬬爭，居然能共存到老，也算是奇跡。

朱毛鬬爭，有資料可查，較為顯著者有以下幾次。

毛澤東上井崗山落草較早於朱，朱德上山時陡然兵力只有一個團，但比毛澤東的梭標隊要強得多，毛澤東擔心自己成了王倫，怕朱德來一次血染忠義堂，一方面加緊防範，一方面就向朱德一股挖牆角，被毛澤東看上的是朱德手下的林彪，其中過程已不得而知，三年後，朱德向龔楚說：「由井崗山轉移到福建時，我們紅四軍曾鬧過擁朱反毛，擁毛反朱的笑話，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那個壞傢伙，他竟公開反對我，我當時以最大的忍耐，才沒有使局面破裂。」我與紅軍二六六頁。

以後朱德使陳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告狀，檢舉毛澤東在蘇區不法情事，因而引致周恩來赴蘇區座鎮，對付毛澤東，免去毛澤東軍權。

由江西向陝北逃竄時，共軍分為左右兩股，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為一股，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徐向前為一股。毛澤東因本身力量弱，又怕被張國燾吃掉，就在徐向前拚命打開一條通路後，不知會張國燾一股，丟下了同股的徐向前，自率彭德懷、林彪，脅持周恩來、張聞天（時任總書記，即今日之中共中央主席）自行北逃，朱德乃與張國燾合而向南竄，自組「中央」。

一九七六年文革達到高潮時，朱德也受到攻擊，被指為大軍閥，遍貼大字報，對朱德死去多年的母親，也罵得不堪，此事中共今日可能賴在林彪頭上，但主其事者仍是毛澤東。

中共號召「九大」時，坐在台上的大頭目，當閉幕時，都舉起手上「紅彤彤」的「小寶書」揮舞，筆者留神細看，除毛澤東之外，只有朱德一個人端坐不動，既未喊口號，也未高舉「毛語錄」。

今年中共由江西竄至陝北四十週年紀念日，發表獨眼龍劉伯承一九五九年在「八一雜誌」上撰的「回顧長征」，删改增添甚多，獨眼龍舊文提到當年張國燾南下事，為朱德洗刷，其中有一句恭維朱德有「偉大的氣度」，「人民日報」再發表時，把這五個字也删去了，可見朱毛之怨，到死都不解。



中共特務頭子康生

胡菱之

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平已翹了辮子的康生，算是毛集團中最能適應現實環境的特務頭子；一般認爲：除有「不倒翁」之稱的中共「總理」周恩來以外，康生在中共的大特頭子中，也是死在最後的一人。由於中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許許多多老一輩的高級領導層人物如劉少奇、林彪、彭德懷、賀龍、陳毅、李富春、陳雲、薄一波等人，都已死的死了，失踪的失踪了，苟且偷生的也早被鬥垮鬥臭！甚至著名的王首道、李克農、潘漢年、李維漢、羅瑞卿、章漢夫等一羣中共各式各類的特務頭子，也多半被鬥、被整、被殺或已先後死去而風消雲散了！因此，康生一度成爲中共特務「元老」的碩果僅存者。

康生又是中共的五名「副主席」之一，他的原來姓名爲趙容，康生是他當特務的化名。一九〇一年出生於今山東省的諸城縣，現時恰好是七十五歲。據「鐵幕人物」中報導，關於「殺人王」康生的一般歷史資料，無不令人覺得異常恐怖；同時也認爲他的行爲異常卑汚！他早年一度留學德國，但爲時甚暫，旋而又轉到俄都莫斯科去「學習」，據說他就在那時候加入了共產國際；大概在一九三〇年代返國以後，卽潛返於上海，和任弼時等人活動入於了「上海大學」擔任助教或講師一類的職位，從而給予他們以發展的機會。

由於一九二一年當中共成立以後，卽以上海這個國際都市作爲它們地下工作組織的大本營，首先設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執行部」，一開始便由康生、陳雲等人負責，於是康生設法滲入了「上海大學」。這個年輕的留俄學生，在當時一般老一輩的學者——包括着前上海大學校長于右任等人——看起來，還以爲康生是一個沉默寡言、外表斯文、彬彬有禮而畧帶洋氣的小伙子；但當他們在上海的地下特務工作一經展開之後，卽竭力主張推行「暴力革命」！尤其是在國民黨忙於進行北伐期間，康生與陳雲等人，都認爲千載難得的機會，於是先後煽動了上海學生三次大暴動。就在這一時期之後不久，便有許多死得不明不白的國民黨人及共黨的反正特勝份子，也是康生的恐怖組織所實行暗殺的！所以，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這段期間，上海會一度被喻爲「白色恐怖區」，而康生的「殺人王」渾號，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傳出的。

本來，中共「中央」實際指揮全國行動的所謂「總部」，便設在上海，由周恩來、王明（陳紹禹）等人所主持。可是這個「行動總部」卻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既沒有固定的地方，又缺乏聯絡的設施；加以紹與師爺周恩來和國際共黨王明兩人的目標較顯明，不便公開露面。因此，所謂「全國行動總部」的職權，實際上便由當時負責「上海執行部」的康生、陳雲等人所替代了。而其「上海執行部」之所以能夠展開活動，也完全係得力於康生。原因是由於一九三〇年間，當康生等人領導學生第三次大暴動失敗之後，康生不僅未曾逃離上海；並且化名投考上海的工部局，說也湊巧，他這一投考，便獲得了該工部局華人董事實虞洽卿的賞識，錄用他擔任了虞的私人秘書。因虞洽卿是當時的上海聞人，足以掩護康生的身份，於是康生便利用了虞洽卿的公舘，作爲中共「中央上海執行部」的主要活動據點。同時，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王明的老婆孟慶樹等，也是非常活躍的人，她們在上海擅於「走內線」——經常跟虞洽卿的兩個姨太，以及其他上海聞人的老婆打痲將或玩小牌，以掩護康生等人的地下活動。一九三三年，當中共「中央上海執行部」被警方破獲的時候，周恩來、王明一批人的處境非常危險，終於獲得了康生假虞洽卿的名義掩護，着他們分別脫逃。

中共特務那次在上海的失敗是，由於一九三一年四月間，中共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一名特務頭頭顧順章，以中共毫無人性，乃決定投奔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方面，因爲他的告密，令到當時潛伏於上海、南京一帶的中共重要特務份子，多半被國府的保安人員所逮捕。其中包括一名中共的上海黨書記和陳伯達等人在內。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南京衛戍總部的軍事法庭，就判處了那名「黨書記」以槍決，而陳伯達因張貞擔保並由他本人寫了悔過書之後，則加以解放。可是顧順章留在上海的家屬一共十人——包括他的外父、外母、太太、小姨、兒女及一名厨子——數日後則全部宣告失踪了！因此，上海一度鬧得滿城風雨，巡捕到處搜查，並曾懸紅八萬銀洋，通緝兇手歸案，進一步地搜集了各方的有關資料加以鑑別後，認定有多名中共高級特務頭子在幕後主持，結果查出嫌疑最重的是周恩來、康生、陳雲、王明等人，也都是屬於嫌疑犯中的次要人物。只有康生，因爲他在名義上是工部局董事虞洽卿的秘書，所以他仍苟延下去。中共盤據在井崗山那段時期的特務機構是：以獨立系統垂直領導。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以後，由於國軍分數路進剿井崗山，令到中共的山寨發生動搖，而它派在全國各地的特務工作者——尤其是在京滬一帶的高級共特，因爲長期得不到接濟，而紛紛向國民政府投誠；毛澤東於不得已的情況下，又派周恩來重返上海領導，再度與康生合作，暗中對反正的共特們施行毒手，因此，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前後，京滬一帶，到處發生暗殺的恐怖事件！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中共受不了國軍進剿，乃決定遷徙其老巢爲妙，於是分頭向西北流竄，在中途舉行了所謂「遵義會議」之後，中共的特務雖然有了一些改變，確定其各級公安機關的置於黨中央或監督之下；在「國家」系統

方面的也實行了雙重領導。其目的在減少彼此間的相互磨擦；可是到了延安以後，中共特務互相磨擦的現象，不獨未能避免；且更為明顯。例如：當時李克農的「社會部」，周興的「邊區保安處」，陳雲的「中央組織部」，與康生的「敵區工作委員會」等等，彼此間都存有極大的矛盾。而中共當時的最高特務領導權，仍由周恩來與王首道二人分別加以掌握着。

至延安新區開闢，毛澤東便決定進行第三次整頓，即將其特務領導機關改設在延安；並將多頭領導而集中為中共的「中央」領導。從此，中共的特工組織已漸漸地走上了軌道，可是老毛對於那批特工頭子們的工作表現仍不滿意，乃進一步地實行其第四次大改革；把「中央特工部」改名為「白區社會工作部」，及「中央政治保衛局」等名稱。周恩來則另調職務，而其特務工作的領導權，則分別移交王首道與康生負責。一九三七年，王首道被調職之後，康生更大顯身手；他除了接替「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外，並實行其殺人的計劃，使中共政權一時變成了特務恐怖政權；甚至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幹特務工作，成為整個的特務集團，其工作強度，也隨之擴展開來。

經過五次大改組之後，中共特務組織便確定其最高領導機構為「中央社會部」，它的權力更為龐大，以控制軍、政機構為其工作重心，直接管轄各軍、政區域的社會，下設分站、支站、小站及各別探員等等。其中又以工作小組的單位為最多，這種小組的編制最基層不過五人，而其力量則可直接滲透到各黨、政、軍機構的心臟，層層節制恰像一條鞭子式似的集中到中共的「中央社會部」。而中共的特務組織，則從各「省委」、各「軍政委」、各「縣委」以下的「社會委員」及「社會幹部」等等，都屬於「社會分部」所領導。這些花樣，據說都是康生向毛供獻的詭計。

一九三八年起，康生更獲得毛澤東的信任，從而取代了王首道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由於一九三七年春間，性喜刺激的風騷女明星藍蘋（即今毛妻江青），由西安輾轉到了中共的大寨——延安，自此並與中共特務頭子康生搭上了關係。原來藍蘋也是山東諸城人，她們以同鄉的關係，乃由康生介紹她參加了中共組織；並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去學習。藍蘋畢業後，即調到了「魯迅藝術學院」去工作，起初跟該學院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徐一新（曾任中共政權外交部副部長）鬧過戀愛，旋而實行了閃電禮婚，這是藍蘋的第五次結婚。可是，那次的婚姻不美滿，婚後不久，藍蘋一度以藝人的身份到過重慶。當時國民政府剛從南京西遷到重慶還不過一年多，據說那次是康生派她從事特務工作，刺探國府情報的。

一九三九年，藍蘋從重慶返回延安，仍在「藝術學院」工作，湊巧的是毛澤東那年也在「藝術學院」兼課，因而藍蘋便與毛澤東吊上板子，加以康生的的竭力撮合，使藍蘋跟毛澤東做了朋友。不久，適逢毛澤東與前妻賀子珍鬧家庭糾紛，因而藍蘋乘虛而入。在一次話劇中，藍蘋扮演一個風騷蕩婦角色，向台下的毛老大頻送秋波，弄到風流成性的毛澤東晨昏顛倒，讚不絕口！認為她的歌舞都夠水平，於是替她改了個名字叫江青，取詩句「江上數峯青」的意義。這就是藍蘋改為江青的由來，從此便不許任何人再叫她藝名了。這時的毛澤東，無疑已做了江青的俘虜。而精於心理攻勢的特務頭子康生，靈機一動，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進身之階，乃設法替毛、江撮合這段姻緣，於是由中共「組織部」出面打圓場，以江青過去一度管理過圖書舘，而毛澤東藉口需要一個協助整理書籍資料的同志為理由，便把江青從「藝術學院」調去「軍委會」工作，自此毛、江雙宿雙棲了。與此同時，康生的權勢也日益膨脹，一身兼任了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央政治保衛局長」及「白區社會工作部長」等要職，潘漢年、曾希聖則分任他的「副主任」及「主任秘書」，成為延安炙手可熱的人物。他為了實其恐怖的特務政權計劃，首先協毛澤東整肅「四方面軍」的主要幹部，穩定了毛對黨的領導地位；特別是當時對於「敵區」的地下鬬爭行動，更為積極，毛澤東以康生富有經驗、有駕馭和組織的才能，便決定由康生主持其「棗園訓練班」（訓練地下工作領導幹部）。因之，康生又多兼了一個重要職務。所以這個以「毛舅」自居的大特務頭子，每次出巡，他們身邊至少有五、六個警衛員，有時比毛澤東更「威水」！

事實上，康生獲得江青對毛澤東的枕邊吹噓，使他在中共組織上的地位根深蒂固。因此，一九四五年康生就被升為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九四八年當中共在華北得勢時，毛澤東便指定康生擬定一個準備竊奪全國政權的計劃——叫作「康生計劃」。這計劃的主要特點是：「先以寬大來誘騙全國人民，然後實行殘酷鎮壓」！頗獲毛澤東的嘉許。然則康生為什麼到了一九五一年以後，會突然消聲匿跡，甚至一度被開除「中共政治委員」呢？由於一九五一年台灣國防部次長吳石的共特案被國府破獲之後，便嚴重地打擊了康生，他幾乎受到「反革命案件」的牽累！因此，韓戰爆發後，中共展開的「鎮壓反革命份子」運動，便由羅瑞卿和彭真所主持。而羅、彭二人則聯手攻擊康生那項所謂「寬誘騙人民，殘酷鎮壓」的計劃為矛盾與錯誤。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共「人民日報」便刊出了彭真、羅瑞卿等人，向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報報告說：「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作了錯誤的片面了解，發生了寬大無邊的偏差，以致姑息養奸，遺害人民。……」

一九五二年八月，毛澤東為息事寧人，便將康生外放山東省任「省長」兼「山東分局書記」。但一九五五年七月，當羅瑞卿主持清算前中共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及楊帆時，再度打擊康生，尤其到了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中全會」中，康生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更為消沉，一九六〇年，康生曾出席莫斯科召開的東歐共黨國家高峯會議。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中，康生始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恢復其「政治局委員」。一九六六年中共推行「文革」運動，康生為了報復而與江青合作，首先整垮了彭眞、羅瑞卿，以洩十年前的心頭大恨！在此期間，毛澤東和老婆江青曾訂有一個秘密計劃，即以康生替前彭眞主管的「公、檢、法」系統，加以徹底改組，建立了新的特務統治秩序，以維護毛澤東的皇權利益，其後康生更做到中共五名副主席之一呢。



〔二十四〕

林學政

今天似乎對馬偉才也不是一個愉快的日子，從早到晚都顯得脾氣煩躁，說話的樣子也很粗暴，一開口就先罵人。

「你們這些臭知識分子，黨內走資派，不要以為你們有文化，就非常了不起，我就是大老粗，沒有文化，偏偏就要管你們。你們都不想黨對你們寬大，不老老實實的改造自己，甚至還有人公開說，勞改比勞教強，勞改有期，勞教沒有期限，告訴你們，對你們這些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就要這樣，越管得嚴格，管得越長越好。你不服氣，你去告好了，哼，還想造反嗎？

「你們這些傢伙，在這裏還不想好好改造思想，要等什麼時候？眞要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帶着反動思想去見上帝？那好，看你有多少能耐，那怕你就是花崗岩腦袋，我也要把你鑿開來！你要死，死去算了，像你們這些傢伙，留着也是害人民，死了還好。

「告訴你們，我們不怕你們調皮搗蛋，不怕你們頑抗到底，你們愈頑固、愈調皮，我們怎好把你們當作活靶子來打，當作反面教員，來教育人民，我們就怕你們老老實實的接受改造，那樣我們才拿你們沒有辦法。

「現在已快春耕時期，全國農民都在趕兩頭黑幹活，從鷄叫幹到鬼叫，中午都沒有休息。你們這些反動傢伙，都躲在這裏享大福，睡懶覺，天下那有這樣好的事情。明天開始，早上提早半個鐘點，五點鐘起床，下午六點半鐘收工；兩次工間休息時間都取消，中午每組派一個人來厨房領飯，挑到田頭去吃，要飯到才收工吃飯，飯後也沒有休息，吃了就幹。聽到沒有？」

只有幾個組長在回答：

「聽到！」

馬偉才又大聲重複的問道：

「聽到沒有？」

這次多了幾個人在回答：

「聽到！」

「從明天開始，每天晚上要開生活檢討會。每一組都評一下，那幾個人今天勞動積極，完成生產任務，思想有進步，能檢舉揭發壞人壞事，能對壞人壞事展開無情鬭爭。那幾個人消極怠工，發牢騷，亂彈琴，散佈反動言論，不遵守場規制度進行破壞活動。這些好的壞的，你們每天晚上都要評出來；不准包庇，不准講溫情主義，如果有發現的情形，要加重處分。對於那些表現壞的，把他的飯扣下來，中午晚上都可以，每餐扣一兩或二兩；把這些扣下來的米，加給那些表現好的人吃。多勞動多吃，少勞動少吃，這是我們很公平的原則。你們各組明天先把每人的定量表拿來，然後再在晚上評定那些人該扣，扣多少，那些人該加，加多少。我們是講民主的，怎樣扣，怎樣加，由你們小組民主評定。評好後，記下來，送到我這裏。第二天就開始執行！聽到沒有？」

有幾個聲音在回答：

「聽到！」

五

很突然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場時，林宇民發現新遣送來分場的十多個勞教份中，有他所熟悉的人。

石斌！

就是把這個人燒成灰，他也認得出來。

他們師院的同學，物三甲班的團總支部組織委員，反右運動中在系裏出盡風頭的大人物，曾經在宿舍三〇五室裏監管了他好幾個月，怎麼他也會被弄進這個地方來呢？

石斌當然是知道學校裏的人事動態，林宇民很想找個機會跟他聊一下，問問張教授他們的近況，但一直不成，他們飯後就要開評比會，一組組的進入會場，散會後又一組組的被帶回營舍上床，沒有一分鐘可以自由行動。

石斌分遣到第二小組。

林宇民雖然沒有跟他說話的機會，但是兩人面對面錯肩而過的有好幾次。石斌依然是學校裏神氣活現，不屑理人的樣子，碰到了大巴巴的看他一眼，像是根本不認識他似的。

這個人眞是不可救藥，到勞教場所了，還端黨

團員的臭架子，林宇民是不會先去理他的，一方面是基於每個勞教分子自保的安全信條，即使是碰到熟悉的人，也要裝出陌生的樣子。因爲你不明白他犯的是那一種錯誤，問題是不是很嚴重，你還沒有摸清楚他的底子，莽莽撞撞的像是異地逢鄉知那樣跟他熟絡起來，給場上幹部看到，說不定你會揹上一個大黑鍋。同時，林宇民瞧不起石斌，功課差，憑着政治活動的積極性，在學校裏混，這種貨色，在眞正想在學校裏獲得學識的學生眼中，是教育界中的垃圾，一錢不值。

林宇民他們被打成右派，石斌這幫垃圾當然是出了大力。這幫人將來必定會自作自受，原是意料中事。但出乎林宇民意外的，報應竟會如此快，還不到一年，這些黨的功狗，也難不了被宰的命運。

林宇民不是喜歡打落水狗的人，但他卻困在這個死衚衕裏碰到石斌，是件値得安慰的事；算算之中眞理是存在的，多作不義必自斃，他從石斌身上得到了印證。

第二天吃晚飯的時候，林宇民無意間，與石斌背靠背坐在床上，石斌爲了讓避一個碰他面前走過的人，上身往後一仰，就撞在林宇民背上。三組領飯早，已經開始吃了，幾乎把林宇民的竹飯罐撞倒床上。

林宇民沒有發作，只是很不高興的回頭看了一眼；石斌連忙道歉：

「對不起，同志……咦！你……你不是……是……」

等到兩人鼻子對着鼻子，他才發現這裏還有個熟人，只是記不得是誰了。

「是林宇民，你眞是貴人多忘。」

「對，對。老林，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碰面了。怎樣，思想狀況進步了不少吧？這是一種鍛鍊，我來了只一天，就覺得從勞動中獲致了很大的啓示。」

「你是……」

「我犯了錯誤，向組織全部坦白交代了，黨寬大處理了我的問題，而且應允我經過改造後納入組織。老林，你在這裏有多久了？」

「我離開學校就到這裏了。」

「那你一定有很多心得，有空時，我要向你學習學習勞動的先進經驗。」

「這種經驗要靠你自己體驗，是沒有辦法學習的。」

林宇民不想再理他，轉身繼續吃，又被他拉住了。

「我看你樣子有點消極，這不好，你得承認這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只要你好好改造自己，將來我可以介紹參加團組織……」

石斌像個熱心的傳教士，連他們組裏要分給他飯吃的事都忘記了。那分飯的人們不耐煩的叫了起來。

「喂，你這個傢伙是怎麼搞的？你不要吃飯是不是？」

石斌連忙放開林宇民，慌慌張張的接過人家遞過去的竹罐子，說道：

「要吃，同志，肚子的確有點餓子，怎麼會不要吃呢，謝謝，謝謝。」

「什麼同志啊，半吊子？右派同志還是反革命同志？這裏少來這一套，懂嗎？你有屁就放在褲子裏，別叫人捏鼻子。」

第二小組那個人好好的教訓了他一頓，他才不聲不響的蹵着臉吃自己竹罐裏的飯。

吃過飯王先永問林宇民：

「小林，剛才那個傢伙是那裏來的？」

「我們師院的同學，此馬來頭可大着呢，你看他到現在還是氣勢不凡。」

林宇民把師院他們系裏反右運動的經過說了一下，王先永不屑的地說：

「要是我，我先給他兩拳頭，你還有那麼好的心情聽他亂扯。」

「我只是想從他那裏探聽一點學校裏的事情，揍了他，他還說？」

他以後跟石斌每天都有機會見面，卻很少有說話的時間，碰到時，僅僅只能作很短促的交談。經過一段日子，他才對學校裏發生的事情，有個概括的了解。

據石斌說，那些右派教授，有的降調爲圖書館管理員，甚至下放當工友的，一部份被遣送勞動教養。張俊臣教授也是被遣送勞教之一，不過他很快就獲處理，調到學校的實驗農場參加勞動，他的右派帽子沒有被組織摘掉。右派學生大部份去勞教，情節輕的是開除學籍，遣回原籍勞動。

關振宗的神經分裂症一直沒有痊癒，據說是沒有希望復原了。應文龍被送去勞教，在什麼地方石斌不知道，好像被弄到很遠的邊疆去了；他被處理得比較遲，正好那邊需要勞動力，福建大部份學生都被集中起來運送了去。

談到石斌自己，他就顯出茫然的樣子，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他怕林宇民誤解他的意思，立即加以說明：

「當然，我一定有錯誤，黨對我的處理完全正確，我澈底檢查了自己的思想，在鳴放期間我承認自己有點偏右，反右整風期間有點偏左，我當時不知道，周崗同志幫助了我，使我認識自己犯了機會主義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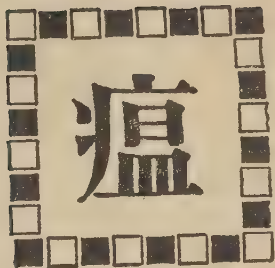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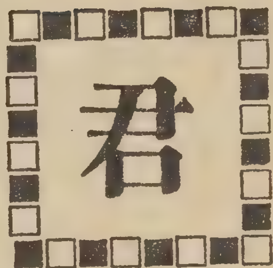
「是中文系的周崗？」

「就是他，周崗同志現在是中文系黨支部的組織委員，還在校黨委書記辦公室兼了保衛組的幹事。你還記得去年來學校的中央工作組的領導嗎？他對周崗同志有相當的了解，就是黨委書記很尊重他的意見，你認識周崗同志？」

「談不到很深刻的認識，我們有好幾次見面的機會。」

林宇民跟周崗在一次校刋編輯委員會的座談會上認識的，周崗是中文系代表之一，林宇民是物理系的代表。他對周崗最初印象，是覺得他很有見地，並具組織和說服人的能力，尤其他那靈逸的氣質，很吸引人。據他跟周崗接觸幾次後的了解，認爲周崗對政治興趣不大，怎麼一下子就搞到支部委員了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關係，老林，周崗同志今年就要畢業，肯定是留校服務，將來擔任支部書記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他對我們物理系黨團組織好像有什麼意見……。」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此一戰役經過，戡亂戰史評論說：

按本戰鬪地區，有中長路由瀋陽迄松花江岸兩側，分屬遼河、松江平原，而以公主嶺為分水嶺，地勢平坦，河流縱橫；四平街首居要衝，為遼北省會，當中長、四洮、四梅鐵路交點，為東北交通及工業要地，亦軍事上之重鎮；其東北郊層巒重疊，西南郊河渠交錯，形勢險阻，易守難攻。在日、俄戰爭末期，俄軍曾集結十九個軍團約百萬之眾於此，圖最後背城借一而未果。其間公主嶺居長春、四平中央，扼南北交通之咽喉，形勢頗為險要。奸匪竊據後，更利用日軍殘存諸軍事設施，積極加強，並得蘇軍之掩護，行軍、作戰、補給均較便利。且亘作戰全期之天候，除末期進入仲夏，風和日暖，便於行動外，其餘作戰初期，堅冰乍解，濘洗沒脛，低窪地有若汎濫，進展頗為困難。中期季候風南來，整日狂嘯，沙塵瀰漫，觀測射擊頗受形响，幸賴我軍裝備訓練均優於共，且常取攻勢，作戰恆立於主動地位，故官兵之作戰精神較易振奮。而四平之得失，上下均深知關係東北接收之成敗至鉅，故不惜以全力與共搏戰，尤以我新一軍將共主力吸引膠着。鏖戰匝月，消耗其戰力之大部；嗣經我第七一軍、新六軍[illegible]，共[illegible]，全線崩潰，造成國軍在東北立足之基礎。獨惜戰鬪初期，我新一軍於佔領開原後，未能乘勝追擊，予共以喘息重整之機，且未放膽滲透迂迴，專事平壓式之正面攻擊，遂致曠日持久，頓兵挫銳。尤以該軍第五十帥所屬之步兵兩連，曾一度突入四平市區，指揮官未能迅速利用此一成果，該兩連被迫退出，演成爾後久攻不克之僵局，誠亦美中的遺憾。

就整個作戰方針而言，國軍因受政畧之影响，專注重城市及交通之佔領，忽畧殲滅共軍之主力，故選定遙遠之松花江南岸為殲共之目標，而未逕以分進合擊包圍共於四平街附近以行殲滅。爾後再向松花江南岸進出，殊為可惜。再本案之作戰方針與兵力部署，亦似未盡吻合，即兵力之使用，有陷逐次使用之嫌，以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後增加兵力，亦未嘗着重在四平附近殲滅共軍之措施，迨既攻下，即為離心之推進，而成為廣泛之驅逐，故終未能捕捉而殲滅共軍。復次，我軍於作戰初期，因兼顧遼東、遼南之作戰，僅以新一軍擔負攻畧四平及解長春圍困之雙重任務，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長春淪入共手；爾後次第以第七十一及新六兩軍加入，雖獲得四平最後決戰之勝利，然已遷延兩月以上之時間，使共從容脫離戰場，貽爾後東北戡亂軍事以無窮之後患，此亦四平戰鬪之失着。

但杜聿明攻下四平街，予林彪打擊至大，林彪當時雖然號稱三十萬大軍，已潰不成軍，奪路奔走。杜聿明攻克四平街之後，即召開軍事會議，商討方畧。

副司令長官鄭洞國主張慎重，逐步向前推進，以免中了共軍詭計。尤其是關內兩次失利，史澤波敗於上黨，馬法五敗於漳河，都是前進過速，陷入共軍包圍。

杜聿明道：「兩地情況不同，晉東南與豫北為共軍盤據八年，地形熟悉，民眾在其威脅下，不能不為其利用，因此，國軍一入此區便處處陷於被動。東北不同，共軍比我軍不過早到兩個月，地方毫無基礎，應當乘其新敗之後窮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機會。」

大部將領皆贊成杜聿明計劃，即刻出動全軍，扇形推進，一路遇到共軍就打，毫無顧忌，林彪退卻時，本來留了一些掩護部隊，但禁不起國軍砲火猛烈，鬬志旺盛，畧一接觸就紛紛逃跑，國軍毫無阻攔，一路推進到松花江岸，重要城鎮均告收復。

毛澤東在延安接到林彪敗退消息，大為着急，毛澤東不擔心劉伯承失敗，內心倒希望獨眼龍步項英後塵，被國軍捉到殺掉，但林彪是毛澤東的真本錢，林彪垮了，毛澤東就失去本錢，劉伯承，陳毅更不聽話。毛澤東越想越急，就打電話找狄莫諾夫到棗園商談。

狄莫諾夫逢毛澤東相邀一定來得快，因為有美酒佳餚，又可藉機會親近江青。所以電話打過不久

，狄莫諾夫就騎了一部腳踏車趕來，看見毛澤東站在窰洞外相候，狄莫諾夫才感到事情嚴重。走過來同毛澤東握手。問道：「主席，有什麼急事找我。」

毛澤東說道：「老狄，我們部隊在東北崩潰了，老大哥再不援手，最後恐怕要退入蘇聯了。」

狄莫諾夫說道：「主席千萬禁止他們退入蘇聯，為史達林大元帥惹上麻煩。」

毛澤東拉着狄莫諾夫進了洞內，問道：「老狄，這樣說，我們四十萬大軍不是要死在東北。」

狄莫諾夫說道：「你們既然有四十萬大軍，為什麼被國民黨軍隊打得望風而逃。據我方所知，國民黨軍隊到東北的只有十多萬人。」

毛澤說道：「因為他們的武器精良。」

狄莫諾夫說道：「你們的武也器不太差，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已把關東軍武器全部交給你們。」

毛澤東苦笑道：「老狄，拿着武器不見得就能用，總要經過一個時期訓練。我們現在要拖延時間，讓林彪能在東北喘口氣。」

狄莫諾夫說道：「這件事，史大林大元帥無能為力，你們要利用馬歇爾，由他出面勸告國民黨停戰。」

毛澤東恍然大悟，說道：「不錯，不錯，老狄，你真是智多星，來！好好喝一杯，飯後就給周恩來打電報。」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電報，不敢躭擱，立時把第三方面偏左的一羣，張瀾、沈鈞儒、張申府、章伯鈞、黃炎培、羅隆請到周公館，備了一桌盛饌，三砲台、白蘭地一概俱全，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更笑臉迎賓，鄧穎超今天也特別和氣。

黃炎培一看這個陣仗，哈哈笑道：「恩來先生，今天有何喜事，如此盛設。」

周恩來讓一羣人入座，舉誰酒杯說道：「今天請諸公光臨，有急事相煩。國民黨派軍進入東北，向解放軍發動攻勢，松花江以南全被攻陷，我解放軍為避免自相殘殺，已退過松花江，國民黨軍仍然進逼，此舉實在違反政協方案，諸公必須出面主持公道。」

一夥人聽了這段話，覺得今天的酒不容易喝下去了，周恩來這段話只能關上門說，任何人如果在全場說出，立時就成過街老鼠。

幾分鐘沒有人說話，還是沈鈞儒老奸巨滑，看出了風色，問道：「恩來先生，你既然找我們來，你一定有個辦法，最好說出來，叫我們作什麼？我們照作就是了。」

周恩來舉筷讓客，說道：「大家用菜，我們邊吃邊談。」

就在一羣人如狼似虎大吃時，周恩來繼續說道：「目前必須要制止國民黨軍隊進攻，請蔣先生下停戰令。」

沈鈞儒愕然道：「這事我們作得到嗎？」

周恩來章道：「諸位當然作不到，但諸位可找馬歇爾。」

沈鈞儒說道：「找馬歇爾就要努生兄帶頭了，他同馬歇爾比我們熟。」

周恩來看看羅隆基，說道：「努生兄，你要多賣力，毛主席同江青同志都托我問候你。」

羅隆基一聽說江青問候，頓時眉開眼笑，說道：「恩來兄，請轉告毛主席與江青同志，兄弟一定盡力就是了。」

飯後羅隆基、章伯鈞就去找馬歇爾，請馬歇爾出面勸止國軍渡松花江進攻哈爾濱。馬歇爾剛從美國回來，不明究竟，聽了羅隆基的傾訴，立即求見蔣主席，要求頒下停戰令，蔣主席又去瀋陽實地看了一次，也不忍三十萬共軍被趕去長白山活活凍死，當即頒下停戰令。共軍獲得死裏逃生的機會，不久又捲土重來。以後蔣總統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提到此次經過說：

正在此時，馬歇爾特使，初由美國返華，遂與我進行商討如何停止戰爭與繼續和談的方法。我乃於五月二十一日，親飛瀋陽，視察戰局，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黨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黨在此創鉅痛深之餘，苟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從瀋陽致馬特使函，表示國軍在東北可以接受停戰的決心，只要中共能實踐其停戰協定與恢復交通辦法，以及實行統編方案等條款。我回到南京與馬特使討論數度之後，乃於六月六日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頒發第二次停戰令，並將已經越過小松花江停止在雙城附近的追擊部隊，乃復調回至陶賴昭與德惠縣一帶，仍取守勢，以待和談解決。同時並發表聲明如下：

「余刻已對我東北各軍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政府採取此一措施，絕不影響其根據中蘇條約有恢復東北主權之權利。」

中美雙方與中共之間，在這十五日之內，對於東北停戰與整軍問題，以馬特使「結束東北之戰爭」方案為底案，反覆商談，未能得到協議。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佈，將停止前進攻擊的命令延長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為止。

但在這八日之內，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條件，以致商談毫無成就。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一關鍵。

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竄的共軍，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軍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軍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軍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四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散，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這不僅是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鬪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澈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中國抗戰實錄

【59】

辛亥革命與日本

另一方面，「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的一個別派，於一九〇七年秋季在東京成立。以孫先生爲最高領導人，居正、劉公、孫武等人爲主要幹部，重視和其他會黨「共進」，也就是重視協力關係，以顯示十八省鐵血聯合的「十八星旗」爲軍旗。一九〇九年，由日本歸國的孫武等人在漢口設立總機關部，與長江流域的革命組織保持着聯繫。

同盟會考慮到和這兩個組織強固地聯繫起來，乃於一九一一年二月自香港派遣譚人鳳到達武漢，和共進會的居正、孫武等協議，並且提供了八百元運動經費，由於有過這一次的聯絡推動，乃使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組織的協力關係爲之強化。

決定以長江流域爲重點

陽曆四月間（陰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失敗之後，同盟會再度研討起義方針。這時，提出了三個方案——一是和北方新軍協力，以東三省爲後援，在中樞地區發動革命，攻擊行政心臟部位的北京，號召全國，此爲上策。中策是首先在長江中游地區樹立政府，以此爲根據地，揮軍北上。至於像以前在兩廣、雲南邊陬地帶的革命行動，則屬於下策，不再重視。討論的結果，決定採行中策，以長江流域爲重點；而且基於這個決定，由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統轄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分會。還有，在保路運動中領導民眾活躍的四川分會，也是成立於這個時候。

在同盟會中部總會方面，和武漢當地的文學社、共進社團結一致，爲建立發動起義的組織，業已準備就緒。

起義計劃準備完成

進入九月，文學社和共進會連日舉行會議，討論起義計劃。

九月十二日，決定組織「臨時總司令部」，推行文學社蔣翊武爲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孫武爲參謀長，以及其他主要任務的負責人選，計算好在二十一日之前將有關起義的具體計劃準備完成。

蔣公歸國效命

在日本新潟縣的高田，也不斷地傳聞到在內政和外交兩方面都已失掉作爲的清廷和喘息於痛苦之下的中國民眾的情狀。

當四川省掀起保路運動的一九一一年夏季，高田的軍事留學生們，正好獲得了較長期間的休假。

蔣總統立即回到上海，往見陳其美；雖然假期不多，但在這個時候還是參了營救被關於牢獄裏的同志張恭，和計劃暗殺出賣了張恭的劉光漢、何震夫婦。

劉光漢在日本時曾經擔任同盟會喉舌「民報」的編輯，看來是熱心的中堅活動分子；然而，劉妻何震卻首先被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跟着劉光漢也就成了端方的間諜。

一九〇八年，陳其美爲了要在江、浙兩省發動革命而設置秘密機關於上海，籌商起義計劃，突然被租界警察搜查，當時，陳其美剛好不在那裏，得免於難，但張恭則因而被逮繫獄。這是由於劉光漢將集會的情況向端方告密，端方乃要求上海租界的警察當局進行取締所致。

「暗殺行爲」，在革命行動來說，是不可避免的進帶工作。胡漢民等人曾經有一段時間肯定地說：「此不止爲復仇計，亦以寒敵之膽，而張吾軍。」然而，孫先生則加以否定，他認爲：縱使能夠殺掉一個敵人，我方也只會是犧牲一個人去拚掉對方的命，並不能打倒敵人的勢力；權衡之下，因暗殺而犧牲優秀同志，甚且有招致影響其他整體計劃的後果之可慮。特別是孫先生當時在美國從事籌款活動，唯恐美國人對於暗殺會發生拒絕反應，故而與同志們聯絡勸告對於暗殺要愼重節制。

結果，蔣總統由於暑假期限已近，乃中止暗殺計劃，於十月間再度回到高田聯隊。

未料，衝擊性的新聞報導，就像追蹤一樣，也接踵而來。

十月十日，革命軍在武昌武奮起發難，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終於點燃了決定中國命運的辛亥革命戰火。

革命軍佔有優勢的消息，傳播來了！

在一夜之間，奪得武昌，樹立軍政府；翌日，漢口、漢陽相繼光復。

軍人效命之時到來

時間迫不及待，上海陳其美發來十萬火急電報，催促蔣總統返國，因爲革命軍亟需要訓練有素的實戰指揮官。

這一年我正是二十五歲，我覺得這是我們軍人效命的時候到了，於是立即從日本回國，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開始獻身於革命事業。直到現在，都是爲了貫澈我當初從軍報國的一念。我在青年的時候，能夠立志從軍，而且千方百計，不顧一切的挫折困

苦，達到了我從軍當兵的志願；如今回想起來，實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註：蔣總統——「對從軍學生訓話」，一九四四・一）

請得短假毅然就道

爲了歸國，向師團長長岡外史提出了請假報告。長岡外史表示：「因受陸軍省委託管理，不能許可擅自歸國」而予以拒絕。不得已，乃和聯隊長飛松寬吾洽商。好不容易得到了四十八小時的短假，這是聯隊長職權範圍內所能核准的最大時限。一同請假的同學，有張羣、陳星樞（後來在山東從事革命）兩人。

正式奉准的假期，雖然只是四十八小時，但從此離營馳赴革命的實情，已爲同僚和長官所週知，長官們且曾悄悄地爲之設宴惜別，賀其邁向人生的旅程。



湖北新軍，孕育着革命的勢力。

主持別宴的日本軍人，高舉着酒杯說：「日本軍人，在道別時，飲水乾杯。這種水杯，是日本武士訣別之際，傳杯共飲，誓不生還的表現。」

當時的情況，眞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差不多有將近一年的日本陸軍生活，到此結束。

抱有捨生就死決心

在那個時候同行的張羣，對筆者（古屋奎二）回憶當時歸國情況說：

「由高田乘火車，首先到了東京，總統是浙江人，我（張羣）是四川人，分別向本省同盟會的東京支部領取旅費，也都換了衣服，總統穿和服，我穿日本學生服。

「如果在四十八小時內不能歸隊，便會被當作逃兵，由憲兵開始查緝；爲掩蔽身分，故而換了衣服。

「連毒藥也都買好了，這是準備在萬一之際，就得自殺，的確是有捨生就死的決心。

「然後，再度乘火車前往長崎，登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在東京的時候，把軍服和佩劍收拾乾淨，用郵政小包寄回高田聯隊。這不僅是爲免揹上「盜走公物」的汚名，而且更是對於受教很多的日本軍人生活，在最後要作一個很恰當的總結。

日軍當局，對於在過了四十八小時之後，未見歸隊的蔣總統等人，視同逃亡，出動憲兵隊查緝。

其後，日本陸軍省給予蔣總統等人以「退隊」的處分。這次歸國的留學生，在野砲兵十九聯隊方面，有蔣總統、張羣、陳星樞三人；此外，陸軍砲兵學校學生、陸軍經理學校學生、士官學校學生等合計有二十三人，也都被處以「退學」處分。陸軍大臣男爵石本新六於十一月八日以公文將處分情形通告外務大臣子爵內田康哉：「似此行動，在我軍紀嚴肅的陸軍中，最爲嫌忌；彼等雖屬清國人，但隸籍於我陸軍部內，則不能輕易置之不問。」十一月十一日，又照會了清廷駐日公使。在這個時候，蔣總統是初次出陣，光復浙江成功。對於蔣總統等人的行動，當地的高田新聞於十一月十二日以「野砲兵決起」的標題報導：「日前請假奉准後回國的三名學生，尙未就歸隊之途……」



聞知武昌起義，蔣公偕張羣毅然自日返國效命。

辛亥革命序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間七點多鐘，駐紮在武昌城內的工程第八營，夜晚點名剛過。在第八營的士兵們之間，總好像是盪漾着有點和平時不大相同的氣氛。因此，長官們在點名的時候雖經仔細注意，但卻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的跡象，點名後，士兵們各自回到宿舍就寢。

逮捕金兆龍的一幕

後隊二排排長陶啓勝，帶了兩名護兵來到營房二樓的二排宿舍，臉上浮現着微笑，徐徐地察看了一週，向着躺在床上的部下金兆龍招招手說：「有話要和你談談」；金兆龍是參加了革命派的人，在被陶啓勝突然招呼的一瞬之間，顯得有點緊張，但是看他的表情，不像是有什麼盤問的樣子，想到他也許是商量參加革命的吧，於是便不戒心地走到門口。

剛一出門，陶啓勝的面色突變，扭緊金兆龍的雙腕，大聲叱喝地說：

「好小子！你的膽量可眞不小，竟敢革命造反？」陶啓勝一面叱喝，一面命令隨行的護兵「把這小子給我綁起來。」第二排的士兵們，因這樣意外的喧鬧，都起來了。

陶啓勝的一個弟弟叫陶啓元，也隸屬於第八營，擔任第一排的副班長，其立場和乃兄相反，而是屬於革命派，爲了避免和同胞骨肉相爭，所以在當天曾經向陶啓勝透露革命行動快要出現，勸他早點逃避；不料，陶啓勝怒火中燒，反而向乃弟責問革命派人士的姓名，結果，金兆龍被暴露，而有當晚前來逮捕的一幕。

中共內部文件實錄

「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講話

〔編者按〕中共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山西昔陽縣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中，江青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出席並以代表毛澤東口氣講話。其講話內容，未據發表，但錄音帶已分別在各省農業學大寨會議中播放傳達，下面刊登的，是據錄音帶紀錄。

江青

同志們：您們好！

今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能勝利召開，是在黨中央、毛主席關懷下獲得成功舉行的。今天我是代表毛主席、黨中央來和各地代表談談幾個問題，重要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和華國鋒同志已經和同志們說了，我在這裏所講的是一般性問題。

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今天在昔陽縣召開，這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會議，二十多年前，大寨的舵手陳永貴同志，在這七溝八坡一塊地的山溝，用人民的雙手和智慧，改天換地，開出一塊塊良田，長出一片片莊稼，克服了各種自然災害，一年比一年取得豐收，現在昔陽縣是全國第一個大寨式的縣份，今年的糧食產量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這是一個先進水平，如果在今後五年內，全國有三分之一的縣都改變成昔陽縣一樣，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五年計劃一定能提前完成。

當前全國農業生產是受到一定的困難，這中間除了自然災害之外，還受到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的危險，自然災害是可以克服的，全國不是出現很多紅旗渠嗎？這就是全國各地同志戰勝旱災的最好證明，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是存在一定危險，這是因爲劉少奇修正主義流毒在農村中還未徹底剷除。據說在某些地方的生產隊還存在着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政策，這眞是咄咄怪！據江西同志的滙報，該省某些縣份對於中央的農業政策不甚了解，對中央第五個五年計劃中的五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有所懷疑，產生這種保守作風也是阻礙農業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另外，有些同志反映中央，對於發展農業經濟，依靠農業銀行是否行得通？我在這裏再告訴同志們，一切發展農業生產，都必須遵照毛主席「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教導，不要靠農業貸欵去搞生產發展，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才是最根本的辦法，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在困難中取得勝利。目前，全國各地農業生產所受到的普遍困難是多方面的：㈠資本主義在農村十分是躍。㈡有些地區的基層黨委，還存在着不重視，不努力發動群眾，甚至消極抵抗。㈢某些地區的領導還掌在一些壞人手裏。㈣一部份同志還缺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熱情。㈤階級敵人在陰溝裏興風作浪。㈥農民還在嚴重的小農經濟思想。以上所講的幾項，今後在農業整風運動中必須批判和改正。

我國的農業生產到現在爲止，還是半機械化狀態，農民對農業機械化還不適應。所以在縣級的農業單位中，應多多舉辦機械訓練班，從農村中選調一大批知識青年去學習，培養他們掌握農業機械化的本領，爲農業機械化做好準備。在來山西前，主席曾希望我轉達他的意思：「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的偉大目標，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奮鬥，期望在一九八〇年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個奮鬥目標是一場新的偉大運動，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選拔一批優秀人材，去掌握現代的農業機械，是發展和鞏固大寨式的縣份必須做的工作。在發動人民群眾學大寨，把自己所屬縣建大寨式的昔陽縣中，就必須發動全民性的群眾整風運動，這種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必須搞重點問題，通過全民式的整風運動，把廣大幹部和群眾在批鬥資修主義中所激發出來的共產主義熱情，引導到農業生產中去，把精神變物質，大幹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在開展全民性整風運動時，知識青年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是一種重大力量，廣大的幹部必須團結他們，一同去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把全民整風運動進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後這幾年中，我們的幹部和黨內的某些領導同志，又忘記了主席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已經反映到我們黨內，昔陽縣經驗證明，黨內必須隨時整風整黨，及時把壞人及他們的代理清除出去，確保黨內的純潔，對於那些沒有革命熱情的老好人，要耐心教育，對那些堅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必須堅決支持。

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是群眾運動，應該把過去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抓回，不要讓資本主義歪風繼續生長，城市中的勞動部門也要把過去收容的農村流散勞動力送回農村，農村中歷年來存在的多分少留的經濟分紅政策，必須立即糾正，如果是黨員帶頭領導分光吃淨，應給以黨紀處分，過去的農業生產六十條政策所規定的某些政策，主席說有修改的必要，不過還要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主席說時機成熟會在短期內訂出幾項新規定。最後一個問題是普及大寨的問題，中央計劃在五年後普及大寨縣，這就需要今天到會的全體代表同志，回去後努力檢查目前存在的困難，大批劉修遺毒，樹立大幹社會主義的雄心，到基層去蹲點，搞重點，然後普及全縣，能不能做到？就看你們這些帶路人，一定要思想及行動一致，才能解決問題。

中共在高等教育領域掀起激烈的鬥爭運動

北大清華大字報攻擊教育部長周榮鑫

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中共提出「農業學大寨」和「普及大寨縣」的全面號召以來，大陸的教育界也環繞着此項運動，發表了許多有關農學院、工學院、「五七中學」、「七二一大學」的科研成果，及「開門辦學」的「成就」。

據最近一連串發表的，即有「河北工學院」、「四川農學院」、「上海市中國五七中學」、山西「五·七農校」、福建「三明市第二中學」所謂「先進單位」的辦學成果，大倡學習「朝陽農學院經驗」、「推展大寨典型」，並重提毛澤東的所謂「五七」與「七二一」指示，再度提出「教學、生產勞動、科學實驗」三結合的教育方針，特別強調「社來社去」，加強意識形態上的改變，以「培養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使他們安於定居農村，安於在荒野地安家落戶。

但在這喧嘩的背面，卻暴露出了大陸高等教育領域中新的鬥爭狀況。

最近大陸內部正掀起所謂「在高等教育中保持『毛澤東路線』的運動」。「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學生，紛紛在校內張貼大字報，攻擊「教育部長」周榮鑫，和「北京大學」校長及其他的一些教授。大字報指稱：「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了，但在教育界眞正的改革卻很少」，更嚴重的是，那些當權者還在推行「資產階級路線」鼓吹「修正主義」。

正在此時，中共重要報刊連續發表了幾篇有關「教育革命」的長文，間接透露了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這些文章，計有：十二月號「紅旗」雜誌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所撰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竄攻」；人民日報，本月八日發表「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茁壯成長」一文，並加了「編者按」；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學員所撰的「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一文；新華社報導「北京大學廣泛進行教育革命，學校面貌發生變化」一文。

以上諸文，主要是共同指出當前大陸高等教育界存在着幾種中共所謂的「奇譚怪論」：

㈠指責「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

㈡指責「教育戰線當前最主要的危險是不學文化」，也就是所謂「不講學文化，實踐、實踐、實踐」。

㈢主張教育應由「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實質上是反對「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駐校」，反對「外行領導內行」，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學校」。

中共為了反擊以上這些「奇譚怪論」，特組織了一些「工農兵學生」分別撰寫了大致相同的文章，重複如下的論點：

㈠是說要「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須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

㈡是說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使「工農兵學員沿着又紅又專的方向」，「在德、智、體諸方面全面發展」。

㈢是說在教師的任用上，要堅持「工農兵上講台」的原則，改造原有教師，使「走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

㈣是說要加強工人階級對學校的領導，並在「鬥爭中不斷鞏固和加強」，亦即強調要由「工宣隊」長駐學校，領導學校。

㈤是強調「教育與三大革命密切結合」，並建立起「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的新體制。

中醫施建冲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為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六)是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佔領域」。

總之，也就是複述毛澤東的教條，要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前提下，由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更從而「改造大學」，使高等教育更徹底地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但正遭受高等教育工作者的不滿和抗拒。這是當前大陸內部新的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激烈尖銳的反映，值得重視。

李一哲何以這樣大膽
他們深信春暖花開了

李一哲大字的初稿寫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完成二稿，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大字報的序言比正文還長，從時間上看，大字報的初稿和二稿，——一九七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是中共召開「十大」後，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而遭受抗拒和干擾的時候；定稿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則是「批林批孔」引起社會和工業交通系統發生嚴重暴亂，因而轉入以思想教育為主的低潮狀態的時候。「李一哲」的大字報就在這個時候出現，它不是一篇派系鬥爭的攻擊文字，而是一個反毛反共的政治綱領，是一份用事實揭發毛澤東路線的反動性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欺騙性的控訴書。

「李一哲」採取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他們的大字報的副標題是「獻給毛主席在四屆人大」，表面上「擁毛忠黨」，大事指控「林彪體系」，實際上他們所謂的「林彪體系」，就是毛澤東體系。他們在序言的結尾說：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我們讀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我們在這裏，只不過是為了對『全國人民——我們還總算是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革命發展表示我們的希望的信心，也是試一試違了報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會怎麼樣？也算是以身試『禮』罷！」（編者按：「禮」及後文的「禮制」、「禮治」，在這張大字報中大有深意。中共「批孔」，說孔子的「禮」是「奴隸制的社會制度」；「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李一哲」認為中共所實行的，是一種新奴隸制度。）「我們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不僅如此，「李一哲」還在大字報正文之後登出一則啟事說：「我們打算將此文油印，懇切希望廣大革命同志在紙張上給予我們支持，多多益善，少少不拘。若願意幫助的，請與廣州新港路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原廣州美術學院）李正天聯繫。」

「李一哲」何以這樣大膽？因為他們「深信：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鮮血澆灌的土地上，應該是生長鮮花的時候了。」所謂「烈士」，就是林彪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所指出的被毛澤東所利用、所犧牲又被作為替罪羔羊的紅衞兵。可見「李一哲」在不顧個人安危，公開張貼大字報的時候，不僅抱有決心，對大陸人民反毛反共的前途，也有堅定的信念。——他們的信心的來源，就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即大字報初稿至定稿這段時約一年的期間內，中共內部分裂的深刻化與大陸社會群眾反共暴亂的嚴重化。

據「李一哲」在大字報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張貼序言」中說，他們這篇大字報文章被「一些朋友」認為是他們的「體系」。可見在此以前，大字報的正文曾經張貼過或在某一單位內部張貼過。他們不以被稱作「體系」為忤，但要辯明「不是異端」，「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系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認真的清理」。「張貼序言」的撰作，目的即在於辯明，在於予攻擊者以反擊。

「序言」提出，他們的「體系」「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嚇人」，有下列八點原因：

第一、他們的大字報以「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為題，觸犯了中共的忌諱。李一哲說：「六十年代以來」，「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一百多個（共產）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了」，在中國大陸「出現了曾經並且至今還為許多人很不理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還存在着階級鬥爭」；可見「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問題，包括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

第二、他們根據事實提出了：「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分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實際的世襲地位」，形成「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以至於「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特權的人民群眾。」「這樣就完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

第三、他們斷言：「這場無產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為它並沒有使人民群眾牢牢掌握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明顯事實之一，就是「被鎮壓革命群眾」的大字報遭到了「水龍頭和掃把」的清除，而毛澤東卻說過大字報

「應當永遠使用下去」。

第四、他們提出了「林彪體系」。「林彪體系」就表現在「突出政治」、「天天讀」、「講用」、「表忠」，把一切「都塗上宗教色彩」，「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按：這是罵林彪罵毛江。所謂「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天天讀」的是毛語錄，「講用」的是毛思想，「忠」也是忠於毛，全是林神化毛的把戲。林死後雖說停止，實際「是名亡實存」，由江青集團繼續推行，只是不喊林所用的口號而已。）藉口階級鬭爭進行史無前例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群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鬭的上百萬人。」此種「血腥的屠殺」，證明「林彪體系曾經確立」。正是由於「林彪體系的確立」，才會「發生『廬山大笑話』」。（按：指一九七〇年中共在廬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林彪、陳伯達在會上建議設置國家主席，毛認為林想要此職位分他的權，故痛斥陳「反黨、分裂黨」。「李一哲」稱之為「大笑話」，含有鄙視之意。）才會有許多「革命同志」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壞頭頭』、『五・一六』。」（按：即「五・一六兵團」。它是「文化大革命時」一個以江青為後台的組織龐大的紅衛兵團體，後因得罪軍人，毛為安定軍心，將它宣佈為「反革命組織」，並整肅領導人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長期監禁，肆意虐待。「林彪體系」的理論綱領就是「無限崇拜『天才』，絕對忠於『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按：這些話原是林彪用以頌毛並表示對毛效忠的。）「這就必然要把黨『治』成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的國家，把軍隊『治』成袁世凱北洋軍那樣的軍人。」

第五、他們提出了「林彪路線的表現形式時『左』，時『右』，『其實質都是右』。『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報紙和文件，查不到林彪『號召學習孔孟之道的指示』，他要『人們學董仲舒，也要人們將毛澤東思想當作宗教來禮拜』。『認識林彪的封建性，難道不正是以新的禮教原則——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來表現的麼？作為劉少奇、周揚一類非常仇恨毛澤東思想的人的對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麼？』」

第六、他們指出：「某些大人物和權威性的文章」說：「『復辟』和『回潮』。（按：『復辟』指『資產階級的復辟』，『回潮』指『修正主義路線的回潮』。）發生在一九七二年」。而「林彪垮台是在一九七一年秋」。「為什麼林彪不垮台到處都是好好的『一片紅』了，『全面勝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復辟』了，『回潮』了，年代也不紅了，熱血也不沸騰了。這倒是咄咄怪事！」事實是到一九七二年，人民群眾開始反攻。「某些人正是把這種人民的反抗說成『復辟』」。「高喊『反復辟』『反回潮』的就是那些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那些人「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光榮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在『全面勝利』中得到的地位、特權，乃至驅打奴隸的鞭子，全都是閃電着聖光的寶貝」。「一九七二年後，當寶貝的聖光越來越暗淡，奴隸們的態度越來越放肆，『天堂』裏的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念『緊箍咒』也越來越不靈的時候（『金箍』在『全面勝利』時套在奴隸們頭上）」，那些人急了，「於是口中念念有詞，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寶，叫做『反復辟』！」

第八、他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態度」。他們同意「肯定秦始皇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但認為肯定以後還要「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面臨着反封建的任務」。現在強調「一切反動派和機會主義頭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無論是吳晗筆下的海瑞還是田漢筆下的武則天，那個不是法家呢？」「既然吳晗說海瑞是『愛護人民的』，曾經遭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評。（按：指姚文元奉毛之命發表批評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麼，現在又有人說：『法家是愛護人民的』，這豈不真是一個嚇死人的『回潮』麼？」「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對世卿世祿，反對任人唯親，反對枉法徇私，反對走後門，反對刑不上大夫，現在的革新派怎麼就不可以拿來聯繫一下這些實際呢？難道今天這等事還少麼？」



第八、他們提出：「民主」的「法制」口號，被認為是「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餘唾」。（按：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所有發表反共言論的人都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並宣佈「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實際上，「似乎同樣的口號，反對的卻是是不同的內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群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那種面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

以上八點，多為借揭發「林彪體系」及其堅持者的罪惡和陰謀以攻擊毛澤東、江青一小撮。其指出紅色官僚是一個新貴集團，人民並未掌握民主武器，反對神化毛澤東運動，控訴屠殺群眾和異己，譴責強迫「無限崇拜」毛澤東而「取消了八億個大腦」，「治黨、治國、治軍」都是為私，揚言林彪並未宣揚孔孟之道，「反復辟」、「反回潮」的實質是反人民，為吳晗和田漢伸寃，以及表示提出「民主」、「法制」的口號是要「反對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主義」，這些「林彪體系」的具體內容，無論與林彪有沒有關係，都是毛江集團的罪惡。

國府在秘密基地中嚴格訓練特工人員

香港是自由世界，不分華人西人，每個人的思想信仰享有充分自由。反共的人不一定就是特工，最明顯的是隨着難民潮湧來香港的中國人，先後泅水逃亡來香港的中國人，反共都出於人性良知，他們從事反共活動最積極，不能說他們都是特工。

眞正的特工人員，身份不易暴露，所接受的訓練，本身就充滿神秘性，甚至連自己的教官和連座的同學，見面都不相識。

如果不是基於任務需要，用秘密方法取得連絡時，天天生活在一起，不一定知道對方原來是併肩作戰的「戰友」。

思想、體能、作業、專業四項訓練

一位曾在×處訓練反共特工的秘密基地上聽過訓練簡報的讀者告訴說：從事反共特工的人，從考選、接受訓練、實習，以至派遣任務，眞不知要經得起多少驚險考驗，受盡多少艱辛鍾錬。

考錄的標準，必須受過大專教育，不但筆試能過關斬將，更重要的是口試的應付，還要有強健的體格，刻苦耐勞的毅力，不屈不撓的意志，才有希望入圍。

他們訓練包括有思想、體能、作業、專業四大重點。

思想訓練是忠貞不二，爲反共而生，爲反共而死，不受任何威迫利誘，堅定反共立場，不惜犧牲。

體能訓練，着重心、腦、眼、手、口、身，使能配合運用，排除肉體上及智慧上可能遭遇之困難。

作業訓練要能配上武裝、使用各種有助於情報工作之工具。用槍如神，有一副矯捷如閃電的身手。

專業訓練更是出神入化，他們能在短短幾秒鐘內將自己化裝成從青年到老年，由富豪變成赤貧。

他們僞裝逼眞，使大智變成大愚，精明變成傻瓜，除自己會化裝及僞裝外，還要學會反面工作，任何化裝及僞裝，只要他們運用一些技巧，便使對方的原形畢露。

從訓練到工作都充滿刺激

他們要熟悉使用各種工具。懂紅外線照相（包括各種科學技巧的攝影）、駕駛、騎術、竊聽、偵測、錄音、指紋、跟踪（步行及機動跟踪等）。

他們在工作需要上，必需有豐富的學識，心理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一般政治知識，國際問題等，均須力求充實。

所謂一封情報百萬兵，特工從訓練工作的生涯是充滿刺激的。

特工訓練不像普通的學校教育或一般軍隊的訓練，他們的人數究竟有多少，除了主管人事的幕僚心知肚明外，教官和同學是很難知道，也不便過問的。

他們上課或從事裝備使用研究時，是採取個別教授方式，電化教育是在暗室裏實施，有教官作旁的指導。通常在白天隔間授教，彼此都戴上一副化裝面罩，千變萬化的化裝藝術，使他們天天碰頭也是陌生人。

在秘密訓練基地上，設有各種不同的訓練場地。有叢林地帶，有崇山峻嶺，要訓練他們像「人猿泰山」一樣，能在任何環境下適應生存。入水又如同浪裏白條，可以翻江倒海。所謂鐵腳貓眼神仙肚，是他們必須具備的條件。

他們要經過寒帶熱帶的生活訓練，寒帶訓練的地方，春夏秋冬都滿佈冰雪，爲使他們派到寒熱帶地區工作也能適應自如，溫度的調節是一度度增加上去，因而有人打趣說：受過訓練特工身上的皮，本身就是調節器，能冷也能熱。

外面的訓練也非常重要

特工教育不但在課堂研究室裏面，要虛心的研習，在外面的訓練也是非常的重要。說不定在一個能見低度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一個密令下來，遵照命令所示的身份，隨帶有關裝備，坐上飛機去，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會張開降落傘，降落一處深山野嶺的叢林，既要留神敵陣的步哨發現，又要清醒的頭腦判斷身處環境的地形方位，分分鐘還得防避猛獸的侵襲，步步驚魂，說不定要在深山野嶺中待命行動，忍受好幾天的饑寒。

他們對敵陣重要據點的位置，以及地形地物地貌，通常在沙盤及模型上，已瞭如指掌，甚至進口出口的通道，哨崗位置，閉起眼睛都可以描繪出來，問題是紙上談兵和千變萬化的情況，是要高度的機智去沉着應付的。因此，他們在訓練期間，被教官事先佈署的假設敵人，以大吃小的方式圍捕回去，來個通宵嚴刑拷打的迫供，是經常嘗試的滋味。

從容赴義視死如歸

特工要記着滿腦子的通訊密碼，還要在千變萬化中運用自如，有許多會意諧音的暗語，外人聽來以爲一句禮貌的對話，很可能是「身陷重圍」的暗示，儘快設法脫離現場。

別人看來是一隻普通打火機，在特工手上可以攝影、錄音、連絡信號。生死關頭，又會發出一團黑烟濃霧，使對方眼淚直流，他在剎那間衝出重圍了。

他們經得起強光迫供，疲勞審訊，饑餓折磨，灌辣湯，堅不吐實的考驗。

他們每次執行任務，要作不惜犧牲的宣誓，寫下遺書，儘可能死裏求生，在最後關頭，從容赴義，視死如歸。

他們要神出鬼沒的縱橫敵後，收集情報，進行爆破，或是護送軍火支援敵後組織，這是屬於突擊性，機動性的任務。在訓練期間，還要接受潛伏，留置敵後，各種不同身份的歷練。

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

以技工訓練爲例，在基地上完成了各種基本訓練後，教官會要他去應徵一家工廠招聘的工人，可能要碰好幾個釘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學徒工作，他就要從學徒生活開始，以工作表現，慢慢升上技工、領班，以至管理員，直到廠長助理。不管是輕工業或重工業，都要學到不外行。這種生活體驗和技能訓練，沒有時間的硬性規定。

他們的信條是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因此，一個大專學生和工人在一起生活，他要將自己的身份保密得天衣無縫。

為了適應各種不同的身份做掩護，他們要接受各種不同身份的訓練和考驗，會講各種身份的行家話，才能適應生存。

他們要會使用特工配備的種軍火武器，對每一種武器的性能，要有充份的了解。在秘密的訓練基地上，他們不但用圖解、模型，還用眞刀眞槍做研究作業，將眼睛用布紮起來，來盲目的分解結合，熟練到運用自如，才不至於臨時發生危險意外。

犀利武器對付敵人

反共特工配備的武器，雖然犀利無比，但他們的對象是主要的敵人。

以爆炸性的地雷和炸藥來說，是配合戰畧戰術的運用，遲滯敵人的軍事行動，或爆炸敵人庫倉輜重補給，削減敵人戰力和主要用途。至於輕重機關槍一類，顯然是裝備和支援敵後反共組織，特工的任務是輸送。因此，他們在秘密的訓練基地上，還要接受許多神出鬼沒的訓練。

他們不但會使用各種不同的武器，每個人還接受多門中國功夫的武藝，在赤手空拳的形勢下，使出幾度散手可以衝出重圍。他們也訓練「點穴」的絕招，防身或攻擊，都有不凡的身手。

使用編號代替姓名

在秘密基地上，接受特工訓練的，是一羣胸懷大志的無名英雄。他們每一個人都用編號代替眞實姓名，這是顧慮在馬有失蹄時，敵方會根據姓名了解到多方面的縱橫關係。他們離開基地執行任務時，如果是單槍匹馬，不是在生死關頭的必要時，在地面或地下的戰場上，他們的心理是舉目無親的，但他們都充滿得道多助的信心。

在基地上接受訓練的特工，要弄成吃別人不能忍受的吃苦習慣，還要培養鬭志不鬭氣的恒心和毅力。爲了任務，不惜犧牲的戰鬬精神。

二十多年來，不知多少特工離開秘密的訓練後，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回歸大陸，默默播種耕耘，去展開有利反共的工作。也有不少英勇的無名英雄，抛頭顱，灑熱血，在敵後的地下戰場犧牲了。可是他們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因爲他們反共的熱血流在地上，會滋長出更多的反共的種子，更堅強壯大。

這個秘密訓練基地，只是無數個秘密基地之一，這個基地訓練出來的特工，正怒潮澎湃，從天空、從海洋、從地面地下，湧向敵後，滙成一股反共的巨流，爲反共復國，從事自強不息的戰鬬。

（轉載萬人日報）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冊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中共大搞教育革命
軍人駐校強迫推行

跡象顯示，中共左右兩派，圍繞在「教育革命」方面的鬬爭，已達到激化程度。

目前的形勢是反「文革」的右派，由於人多勢衆佔了優，並且實行「釜底抽薪」的辦法，這所謂「新生事物」採取多項破壞行動。

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右派提出「今不如昔，新不如舊」的口號下，把各校過去與工廠所「掛」的「鈎」實行「脫鈎」，並紛紛從學農基地「撤點」，即取消了學工學農，不讓學生參加生產勞動。

但據北平市「第十三中學黨支部」在「紅旗」雜誌上說：這種反「教育革命」的潮流，在北平市亦相當洶湧，該校就發生了相同的「脫鈎」和「撤點」的破壞。

在派系鬬爭下，目前大陸各地學校尤其是中學一片混亂，雙方只是忙於貼「大字報」開「批判會」，互相攻訐，陷於半停課狀態。

由於多數教師憎惡「教育革命」，對所謂「新生事物」百般挑剔詆譭，中共左派也作出一連串反撲的措施，一方面藉口「支持教育革命」，陸續調派當地共軍進入各學校，壓制反抗局勢的發展。

另一方面從工廠中調派工人擔任中小講師，迫令原任教師「下放」勞動，而美其名爲「鍛鍊」。

據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在報導中舉出「上海市南市區豆類製品廠」爲例說：這個只有六百多人的小廠，滬共也從該廠派出六十七名工人到本區七所中學和十一所小學擔任講師，另外還派出二十多名工人，經常到大、中、小學講課，並負責糾正和「改造」偏離「教育革命」方向的人。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五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知青稱毛澤東做阿爺 下放青年到處受歧視

編輯先生：

最近親人回鄉，發現大陸青年暗中稱毛澤東爲阿爺，這是背後反對毛澤東的一種表示。

「阿爺」解釋「爺」字是代表老幼尊稱，如「阿公」、「阿爺」等。大陸淪共初期，中共一面倒稱蘇聯爲老大哥，斯太林爲「爺爺」。這裏的便衣警探，人們對他有個號稱「老爺」；又如本地三山五嶽人馬，人們通稱「惡爺」。

我國文字十分奧妙，很多同文不同義，看你用在什麼文體語氣、動機；比喻「老爺」媳婦稱家翁是尊敬，這裏有的市民背稱便衣警探爲「老爺」，指含有一種權力存在的，解法完全迴異。

報章常見批評港府措施不當的文字，在適當辭句下寫上一句「官老爺」，這個「官老爺」意思是：你是官，我們是民，涵有一種獨斷獨行的權力諷刺。

當今大陸「下放」青年，雖不敢明槍反對中共，只能用自嘲來幽默它，就算共幹聽到也無奈他何，可說「阿爺」是尊稱解得通，不怕有反對之嫌。最近「下放」青年同毛澤東起了這個「阿爺」稱號，確是煞費苦心。相信各位已知阿毛的「阿爺」怎樣解法。「下放」青年若有什麼困難，有人會叫出一句，高叫「阿爺思想」便搞掂。「下放」青年，不論你去到北大荒，或海南島，要帶足半年糧食，自置農具，蓋搭茅房居住，有的還要自己開荒，兼之還要適合各地鄉村水土，山嵐瘴氣等。

初到客境，百事待舉，有如新置的家。如果不幸生病，慘矣！因醫藥缺乏，小病變大病，大病便擺命！

「下放」青年，大多插隊於各地農村，農人糧食大多數猛猛緊，甚至廣東附近算是富庶縣的社隊，也有很多不夠口糧分配。

因此，「下放」插隊的青年無形中分薄了當地農人產量，暗中還受到當地農人奚落，個中苦況，實不足爲外人道，這個矛盾，是誰造成呢？

同在一個大地主奴工下，還有什麼好說！因此，「下放」青年無心工作。華南以上的冀望戰爭、變天。廣東沿岸的大多數整天想着設法逃亡。

誰無父母？誰無妻兒？處此天寒地凍，流亡途中，哀鴻遍野，家長何安！兒女何安！這又是誰人造成呢？

田二尹上

流離情懷

台北戴文復

㈠
一往情深許見知，
每從閒寂更想思；
年年花落空相憶，
句句詩新但有悲。
綺語不妨群小慍，
吟痴眞欲訴離離；
多緣有愛情難拔，
直到愚公力盡時。

㈡
夜也闌珊夢也消，
雨絲風片可憐宵；
別無新致愁萬轉，
尙有舊思情千繞。
滄海曾經如昨日，
關山難越又今朝；
蒼涼最是荒雞唱，
似爲離人繫寂寥。

㈢
一片飄烟廻暮愁，
離鄉歲月悵淹留；
昨非漫許成今是，
佳夢何堪敵隱憂；
欲語性情喉吐鯁，
淡亡心事尙悠悠；
世情已併幽芳損，
客淚征衫灑未休。

萬人詩壇

封淑英主壇

蔣公總統冥壽紀念　黎民輝

追念元戎倍感傷，幾回低首痛肝腸，
長存浩氣於千古，承繼三民及四方。
史冊留名親抗敵，功勳在國計安良，
自持莊敬人皆法，勤勇推前更富強。

月夜書見　雪梨　蘇伯楷

城北幽居不計年，逍遙塵外寄胡天；
清風叩戶詩懷雋，明月臨軒畫意妍。
碧海潮音添逸興，空階蟲語惹情牽；
無端又阻歸鄉夢，開眼終宵未得眠。

烟雨漁舟　前人

連朝微雨暗江天，古寺鐘聲到枕邊，
片片輕帆隨浪後，羣羣小鳥逐風前。
四圍遠嶼飄花霧，一曲清灣繞草烟；
釣遍寒溪深淺水，消磨歲月賴斯船。

情帶　封淑英

上珍下塵少，申敬費躊躇，都緣一切美，
皆子德之餘，端合剪霓虹，結帶束金軀，
青鸞安可致，助我凌清虛？霓虹知難剪，
我念長如絲，雖柔力不斷，綿綿無絕時，
爛熳於雲霞，芬芳逾蘭芝，織紉以爲佩，
因風好寄伊，伊人邇實遠，各在水一湄，
未許長相接，但許長相思！惟物可親近，
贈此表心期，胡爲羨霓虹，高情尤瑋琦，
願常繫腰間，相伴勿相違！

浣溪沙（贈天光酒家）　劉祖霞

休道婆洲地僻荒。蝶蜂終歲爲花忙。椰風蕉雨晚生涼。
幾個深交談世故，一輪明月照紗窗。何妨共醉到天光。

冬怨調寄虞美人（回文）　封淑英

浮香嫩蕚梅開半。積雪樓東滿。冷風寒月小燈昏。靜院悄垂簾幙繡帷新。
清歌當哭長愁遣。夜夜傾樽淺。火爐挑漫擁輕裘。落寞夢廻驚斷意悠悠。（回讀如後）

悠悠意斷驚廻夢。寞落裘輕擁。漫挑爐火淺樽傾。夜夜遣愁長哭當歌清。
新帷繡幙簾垂悄。院靜昏燈小。月寒風冷滿東樓。雪積半開梅蕚嫩香浮。

香江八詠　葉玉超

旗山夕照　前人

輕浮暮靄黯晴空。小立山頭對晚風。
雲擁爐峯雄氣象。水環香海碧迷濛。
野花無主常含笑。霜葉知秋自染紅。
俯瞰鯉門村外景。歸颿點點夕陽中。

望夫山石　前人

千古貞心化石留。爲誰憔悴立山頭。
望夫負子情何切。恨別傷離淚未收。
吐露灣前歸棹杳。瀝源村外暮雲浮。
愁腸曲比清溪水。長向車公廟後流。

船灣煙滸　前人

十里湖光壩上分。輕籠香霧薄凝雲。
水泉如瀉流難斷。風翦無聲水有紋。
清影一灣休放棹。綠華六幅許拖裙。
澄心處世猶宜淡。願傍斯鄉避俗氛。

屏山塔影　前人

斗垣光射向屏山。倒影侵雲意自閑。
儘有梵音傳佛國。久留聖跡在人寰。
銀缸夕映沙江外。金鐸風搖碧漢間。
勝地流連忘俗慮。利名於我不相關。

吉慶古園　前人

五百年前一古村。鄧家閥閱沐皇恩。
濠清長照青牆影。門固深留鐵鎖痕。
吉慶名曾傳異國。泰康蹟已賸殘垣。
漫遊莫問興衰事。風月林泉仔細論。

獅山蹬道　前人

月電聲雷白澤奇。吼時掉尾見雄姿。
山稱獅子名何妬。徑曲羊腸步較遲。
雲氣深將雙屐染。晚風勁向短衣吹。
望窮天外峯前立。心繫家園有所思。

汾流漁浦　葉玉超

扁舟向晚漾波光。幾處漁歌韻遠揚。
汾浦合流分涇渭。珠江相對望蒼茫。
長親簑笠忘何世。且共絲綸老此鄉。
身在水雲秋色裏。自甘淡薄隔名場。

瀝源水雨　前人

遊絲繫處品奇葩。小憩沙田認酒家。
古樹繽紛花作雨。斜陽掩映水流霞。
紅添滿店春生色。綠綴成茵草已芽。
遙向道風山上望。暮雲四合亂歸鴉。

高陽臺（記別）　許筱明

楚雨含情，湘波照影，隔江人望芙蓉。萬轉千廻。難忘色色空空。記曾惜別依依外，細思量，意在言中。淚凝紅。欲說還休，欲訴無從。
輕顰淺笑拈裙帶，豈心心相印，息息相通。黯爾銷魂，盈盈水翦雙瞳。年年如是花開落，莫因循，辜負東風。願重逢。應在瑤臺不在珠宮。

行香子（戊申清明）　前人

斷碣煙籠。荒塚泥封。杜鵑啼三月殘紅。落花無語，風絮無踪。正日崦嵫，雲暗淡，霧空濛。
草際聞蛩。山外聞鐘。立斜陽流水橋東。幾多春色，如許春容。是一分塵、一分土、一分風。

臨江仙（餞春）　前人

花落花開千萬樹，年年辜負芳春。不勝感慨是因循。黃鸝啼隔葉，碧水漲前津。
聞道江南難趕上，也應憐我憐君。且將杯酒獻殷勤。願憑多少力，留得二三分。

香港督憲府賞杜鵑花　陳其浩

弛禁轅門兩日開。居民爭賞杜鵑來。
任教司馬夫人妒。珍重皇家總督栽。
閬苑觀光難入室。商山携酒好登臺。
洛陽花下今爲客。拾翠何辭帶兩回。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鬬格●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茗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FLAT B, 1st FL., HOI TO COURT,
275,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二樓B座萬人日報



